

續修四庫全書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五六・經部・詩類

毛詩(敦煌殘卷)

.....一

毛詩音(敦煌殘卷)

〔晉〕徐邈撰

.....五

詩集傳二十卷

〔宋〕蘇轍撰

.....九

放齋詩說四卷首一卷

〔宋〕曹粹中撰

張壽鏞輯

.....一九九

詩辨妄一卷附錄四種

〔宋〕鄭樵著

顧頡剛輯點

.....二一九

詩序辨說一卷

〔宋〕朱熹撰

.....二六一

詩解鈔一卷

〔宋〕唐仲友撰

.....二八七

毛詩要義二十卷譜序要義一卷

〔宋〕魏了翁撰

.....二九三

2-273/09

咏
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1

毛詩音

五

假樂上行婦女
保右子其
匪解取責堅香

公劉特壯力通乃
場石哀果糧力張素洛囊乃輯主成楊

上倉啓行下
錢于嶽牛
離冷珠
傳補踏
半俾乃依

亦及節展應
乃造到飽交搏承
各反煖三單
度安度
率魯率
銀魯率

東夾其上皆
瀾墨邇速
房鞠九隩
永六反又焉報
洞酌上宜
瑯道餅

鑄志尺力故及尔華
銛銛銛銛
七郭漢王壘虛概
慨清秦卷阿上

負票風上以
則猥罪伴
毛音半反愛
毛呼乱繼施
是首即由又

字敗板彭
弗弗弗
有馮冰豫撰狀
蓄顯元印
我令聞

冀翹會
藹蓋亦傳
付撫擾治萃
道孔友又

民勞重穀托
封穴先
汽氣不
汽失動
詭收課不成

遠能乃登部
叔擊
讓擊交反
王休敬
以近新小
惕列

泄世盈造
終丘覆
玉汝仕
板凡扶
嚴平子
庫早
話快
蹶

京世以
沓徒輝
羊五高反
不雅云誓言
五莠偏福說
文革新

灌古
躡其略及說文云
耄英
燭香約反
憐前夸
快比類須

卑殿見尿音伊反
雅中也
結連
堦况
荒直孔易
辟

行戴羊
立辟易
上亦掣
世介人拜
蕃南垣
元翰恒
進

辟駿峻
誌市是梧
蒲滔湯已
御懃宜類反說
攘而祝之

誼訓則訓恩訓交訓休訓又訓休訓彭訓亨訓考訓健訓其訓無訓背訓蒲訓陪訓蒲訓洵訓民訓沉訓林訓
 式訓號訓高訓呼訓故訓綱訓竟訓塘訓唐訓蟬訓市訓然訓蟪訓晚訓內訓吳訓平訓秘訓及訓亦訓覃訓徒訓人訓
 忱訓又訓音訓太訓陟訓張訓虎訓戶訓佈訓直訓之訓揭訓東訓揭訓木訓什訓芳訓佈訓拔訓八訓揭訓
 見訓刑訓折訓傷訓上訓繫訓小訓柳訓道訓皆訓詳訓羊訓詰訓人訓上訓訐訓于訓謨訓道訓荒訓湛訓
 南訓都訓克訓共訓烘訓洒訓生訓買訓一訓掃訓赤訓老訓及訓逢訓姪訓瀝訓生訓用訓遏訓天訓歷訓及訓郎訓侯訓
 度訓各訓話訓還訓殆訓丁訓鐘訓良訓毋訓易訓盈訓捫訓門訓不訓憚訓市訓由訓脚訓甲訓翁訓歆訓
 肩訓詒訓勅訓笑訓立訓子訓日訓會訓看訓詬訓笑訓病訓於訓夏訓吐訓言訓相訓在訓亮訓上訓息訓於訓屋訓馬訓
 及訓郎訓而訓罪訓殊訓矧訓忌訓可訓駁訓羊訓辟訓以訓卑訓咸訓上訓并訓不訓諧訓金訓林訓及訓猶訓摘訓
 直訓虹訓工訓潰訓憤訓紉訓武訓諧訓祖訓於訓鳥訓乎訓咸訓否訓水訓提訓甘訓擗訓芳訓借訓日訓
 上訓將訓而訓莫訓夢訓莫訓不訓諄訓朱訓顏訓利訓取訓辟訓譬訓適訓必訓
 素訓采訓萬訓厚訓親訓反訓說訓莞訓雅訓集訓均訓司訓須訓持訓虛訓其訓劉訓力訓瘼訓莫訓爆訓范訓
 燦訓各訓柔訓儒訓厚訓充訓人訓茂訓井訓垂訓及訓於訓暴訓蒲訓倉訓亮訓元訓沈訓填訓宜訓倬訓都訓騷訓
 已訓摧訓不訓泯訓實訓以訓蓋訓進訓止訓疑訓凝訓梗訓皆訓天訓俾訓宜訓瘠訓武訓園訓言訓焚訓兵訓
 兄訓濯訓角訓愁訓秋訓饒訓遂訓云訓上訓八訓務訓積訓鄭訓作訓咆訓鳥訓谷訓及訓郭訓食訓人訓
 詳訓蟲訓蟻訓痒訓半訓侗訓主訓贊訓朱訓弓訓其訓相訓毛訓息訓牛訓生訓大訓風訓上訓隧訓遂訓
 中訓垢訓到訓悖訓補訓赫訓呼訓灰訓石訓善訓背訓佩訓善訓罟訓力訓雷訓漢訓遇訓裁訓則訓
 早訓惕訓蘆訓威訓文訓及訓說訓蟲訓徒訓東訓及訓又訓塵訓耗訓到訓歎訓路訓可訓推訓主訓雷訓
 達訓所訓有訓子訓列訓不訓相訓見訓子訓摧訓毛訓存訓雷訓節訓任訓可訓組訓慈訓炎訓榮訓榮訓除訓

瞻仰填宜瘵介蠡莫罍古瘵勅瘵客枸恭懿應集古鵠
 尸攸仁僵陽如賈工倍蔭朱絳壞奉種朱以食詳人絳素介
 狄毛鄭天歷反痒果跌勤威并沸弗檻下先星後胡龍晉鞏
 奉天忝卑郤卑臾靡癘丁訂元胡工豚竹靡共恭胡潰胡通客畢
 古此訾將窳密孔填直甚隊傳不潰毛胡憤反毛作捷星直
 林沙反稿告之疾恭裨彭糲郎遠反倉頓篇之率危鑿和自
 在和反又糲責糲云脫粟米也之率危鑿和自

詩集傳卷第一

周南關雎

文王之風謂之周南召南何也文王之治周也所以爲其國者屬之周公所以交於諸侯者屬之召公詩曰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日辟國百里言其治外也故凡詩言周之內治由內而及外者謂之周公之詩其言諸侯被周之澤而漸於善者謂之召公之詩其風皆出於文王而有內外之異內得之深外得之淺故召南之詩不如周南之深周南稱后妃而召南稱夫人召南有召公之詩而周南無周公之詩夫文王受命稱王則大妣固稱后妃而諸侯之妻固稱夫人周公在內近於文王雖有德而不見則其詩不作召公在外遠於文王功業明著則詩作於下此理之最明者也然則謂之周召者蓋因其職而名之也謂之南者文王在西而化行於南方以其及之者言之也東北則紂之所在文王之初所不能及也毛詩之叙曰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也故繫之周公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繫之召公然則二

南皆出於先王其深淺厚薄二公無與而強以名之可乎

國風

孔子編詩列十五國先後之次二南之爲首正風也邶鄘衛王鄭齊魏唐之相次亡之先後也秦之列於八國之後後是八國而亡也陳之後秦將亡之國也檜曹之後陳已亡之國也豳之列於十四國之後非十四國之類也嘗試考其世次而論其亡之先後後亡者詩之所先而先亡者詩之所後也魏唐晉也諸侯之亡者莫先於晉周安王之十六年而田氏滅齊二十六年而韓魏趙滅晉齊之亡也先晉十年而齊詩先晉何也晉之失國自定公始自定公以來者韓魏趙之晉也齊之失國自平公始自平公以來者田氏之齊也定公之立先平公三十年矣孔子自其失國之君而以爲亡焉故諸侯之先亡者晉其次齊也鄭之亡也當安王之子烈王之年元則齊晉之亡也久矣周之亡也盡於烈王之曾孫王赧之五十九年則鄭之亡也亦久矣衛之亡也當秦始皇帝之二十七年則周之亡

也亦久矣後亡者常先秦最後亡而列於八國之後以爲非特後之而又兼是八國而有之也春秋書諸侯之會王之大夫必列於上王之世子必列於後秦之所以後於八國者猶王世子之後諸侯也蓋以爲異焉耳陳之亡也當周敬王之四十一年孔子卒之歲而陳亡然則孔子之編詩也陳將亡矣知其將亡而不以列於未亡之國蓋以亡國視焉此陳之所以後秦也檜之亡也當周幽王之世鄭桓公滅之曹之亡也當周敬王之三十三年宋景公滅之檜先而曹後因其亡之先後而爲之先後焉以爲已亡矣無所事先而知其後亡也此檜之所以後陳而曹之所以後檜也嗚呼數十百年之間國之存亡孔子預知之讀其詩聽其聲觀其國之厚薄三者具而以斷焉是故可以先焉而無疑也良醫之視人也察其脉而知其人之終身疾病壽夭之數其不知者以爲妄言也其知之者以爲猶視其面顏也夫國之有詩猶人之有脉也其長短緩急之候於是焉在矣邶鄘者衛之所滅也魏者晉之所滅也檜者鄭之所滅也檜詩不

爲鄭而邶鄘爲衛魏爲晉何也邶鄘魏之詩作於既滅其詩之所爲作者衛晉也是以列邶鄘魏於前而以衛晉終之雖主衛晉而其風不同故邶鄘魏不可沒也邶鄘之詩學者以爲衛矣何也叙以衛也而魏詩不爲晉何也叙不以晉也雖不以晉亦不以魏然則是不舉其國耳凡叙之不舉其國者文之所不及也以其不及而廢其爲晉則學者之陋矣汾沮洳之三章而三稱晉官焉非晉而何季子觀樂於魯至於歌魏曰泂泂乎大而婉儉而易行以德輔此則盟主也夫亡國之詩而季子言之若此乎蓋以爲晉矣非亡國之詩也至於檜風檜之未亡而作矣幽之非十四國之類何也此周公與周大夫之所作也蓋以爲幽耳非幽人之詩也非幽人之詩而言幽之風故繫之幽雖繫之幽而非幽人之詩故不列於諸國而處之其下此風之特異者也以其特異而列之亦理之當然也季子之觀樂也既歌齊而繼之以幽秦魏唐何也曰孔子之未編詩也太師次之以幽爲秦之有也而繫之秦以秦晉之強相若也而不能決其長短

意天下之諸侯將歸於此二國至孔子而後定
蓋非太師之所能知也

關雎后妃之德也

孔子之叙書也舉其所為作書之故其贊易也
發其可以推易之端未嘗詳言之也非不能詳
以為詳之則隘是以常舉其略以待學者自推
之故其言曰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
智夫唯不詳故學者有以推而自得之今毛詩
之叙何其詳之甚也世傳以為出於子夏子竊
疑之子夏嘗言詩於仲丘仲丘稱之故後世之

三

詩一

五

庚

為詩者附之要之豈必子夏為之其亦出於孔
子或弟子之知詩者歟然其誠出於孔氏也則
不若是詳矣孔子刪詩而取三百五篇今其亡
者六焉亡詩之叙未嘗詳也詩之亡者經師不
得見矣雖欲詳之而無由其存者將以解之故
從而附益之以自信其說是以其言時有反覆
煩重類非一人之詞者凡此皆毛氏之學而衛
宏之所集錄也東漢儒林傳曰衛宏從謝曼卿
受學作毛詩叙善得風雅之旨于今傳於世隋
經籍志曰先儒相承謂毛詩叙子夏所創毛公

及衛敬仲又加潤益古說本如此故子存其一
言而已曰是詩言是事也而盡去其餘獨采其
可者見於今傳其尤不可者皆明著其失以為
此孔氏之舊也

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關關和聲也雎鳩王雎鳥之摯者也物之摯者
不淫水中可居者曰洲在河之洲言未用也逑
匹也言女子在家有和德而無淫僻之行可以
配君子也

參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

三

詩一

六

庚

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輾轉反側

荇接余也左右助也流求也服事也后妃將取
荇菜以共宗廟必有助而求之者是以寤寐不
忘以求淑女將與共事也

參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參差荇
菜左右芣之窈窕淑女鐘鼓樂之

芣擇也求得而采采得而芣先後之叙也凡詩
之叙類此窈窕淑女不可得也苟其得之則將
友之以琴瑟樂之以鐘鼓琴瑟在堂鐘鼓在廷
以此待之庶其肯從我也此求之至也

關雎三章一章四句二章章八句

葛覃后妃之本也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萋萋黃鳥于飛集于灌木其鳴喈喈

葛者婦人之所有事也方葛之盛時黃鳥出於谷而集于木鳴喈喈矣詠歌其所有事而又及其所聞見言其樂從事於此也覃延也萋萋茂盛貌也黃鳥搏黍也灌木藂木也喈喈和聲也或曰黃鳥之集于灌木猶婦人有嫁于君子之道也言女子在家習爲婦功既成則可以適人矣

三十七

詩一

七

長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莫莫是刈是漙爲絺爲綌服之無斁

莫莫成就貌也漙漙之也精曰絺麤曰綌斁厭也

言告師氏言告言歸薄汙我私薄綌我衣害澣害否歸寧父母

言辭也春秋傳曰言歸于好師女師也婦人謂嫁曰歸言其告教於師氏也則告之以適人之道矣薄亦辭也汙煩澣之也澣濯之也私燕服

也衣禮服也此女師所以告之之言也害澣害否古者言常自潔清以事君子也常自潔清以事君子則可以歸寧父母矣

葛覃三章章六句

卷耳后妃之志也

婦人知勉其君子求賢以自助有其志可耳若夫求賢審官則君子之事也

采采卷耳不盈頃筐嗟我懷人寘彼周行

采采不已之辭也卷耳苓耳也頃筐畚屬也卷耳易得之物頃筐易盈之器而不盈焉則志不

三十八

詩一

八

長

在卷耳也今將求賢寘之列位而志不在亦不可得也

陟彼崔嵬我馬虺隤我姑酌彼金罍維以不永懷

崔嵬土山之戴石者也虺隤病也姑且也將陟

險而馬病不求良馬以任之徒酌酒以自慰不

以爲深憂也則終不免矣譬如爲國之難知小

人之不足任而不求賢以自助亦無以濟也

陟彼高岡我馬玄黃我姑酌彼兕觥維以不永傷

此章意不盡申勸勤也凡詩之重複類此山春

曰岡玄馬病則黃兕觥角爵所以爲罰也

陟彼砠矣我馬瘠矣我僕痡矣云何吁矣

石山戴土曰砠瘠痡皆病也馬病而不知擇至於人又病也則無及矣亦吁嗟而已

卷耳四章章四句

樛木后妃逮下也

南有樛木葛藟荒之樂只君子福履綏之

木下曲曰樛木以樛故葛藟得纒之而上后妃以逮下故衆妾得叙進於君子室家既和故其君子無所憂患而能安履其福祿苟其不和雖有福祿而不能安也

三十一

詩一

九

良

南有樛木葛藟荒之樂只君子福履將之

荒奄也將大也

南有樛木葛藟荒之樂只君子福履成之

縈旋也成就也

樛木三章章四句

蠡斯后妃子孫衆多也

蠡斯羽詵詵兮宜爾子孫振振兮

蠡斯蚣蝑也不妬而多子一生八十一子詵詵衆多也振振仁厚也言后妃子孫衆多如蠡斯也

蠡斯羽薨薨兮宜爾子孫繩繩兮

薨薨群飛聲也繩繩戒慎也

蠡斯羽揖揖兮宜爾子孫蛰蛰兮

揖揖會聚也蛰蛰和集也

蠡斯三章章四句

桃夭后妃之所致也

桃之夭夭灼灼其華之子于歸宜其室家

夭夭少壯也灼灼盛也婦人甚少而盛不以色驕其君子而以宜其室家此后妃之德所致也桃之夭夭有實其實之子于歸宜其家室

二十五

詩一

十

良

實大貌也

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

始言其華中言其實終言其葉言其容德皆盛也

桃夭三章章四句

兔置后妃之化也

蕭蕭兔置掾之丁丁赳赳武夫公侯干城

蕭蕭敬也兔置兔罟也丁丁伐木聲也干盾也置兔之人野之鄙人也野之鄙人禮之所不及也禮之所不及者其心無所不易人而無所不

易則其於妻妾也無所復敬矣今婦人能以禮自將敬而不可慢故其夫雖置兔之鄙人而猶知敬之夫人知敬其妻妾則無所不敬是以至於採芣而猶蕭蕭也趙趙有力之貌也置兔之人則趙趙之武夫也世未嘗患無武夫獨患其不知敬而不可近今武而知敬故可以爲公侯干城也桃夭言后妃能使婦人不以色驕其夫而兔置言其能使婦人以禮克君子之慢故桃夭曰致而兔置曰化夫致者可以直致而化者其功遠矣

二八十八

詩一

十一

良

蕭蕭兔置施于中逵趙趙武夫公侯好仇

仇匹也

蕭蕭兔置施于中林趙趙武夫公侯腹心

丁丁人之所聞也中逵人之所見也中林聞見之所不及也非人之所聞見而猶蕭蕭則其敬也至矣

兔置三章章四句

采芣后妃之美也

采采芣苢薄言采之采采芣苢薄言有之

采芣馬舄馬舄車前也宜懷任焉室家和平故

婦人皆樂有子是以采之不厭也有藏也

采采芣苢薄言掇之采采芣苢薄言捋之

掇拾也捋取也

采采芣苢薄言結之采采芣苢薄言禡之

結執衽也禡扱衽也

采芣三章章四句

漢廣德廣所及也

南有喬木不可休息漢有游女不可求思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潛行曰泳方拊也思辭也文王之化行於南國

二八十五

詩一

十一

良

雖江漢之游女皆有廉潔之行不可犯以非禮

譬如喬木不可就以休息江漢不可得而方泳

也

翹翹錯薪言刈其楚之子于歸言秣其馬

此知女子之不可犯而思以禮道之之辭也楚

薪之尤翹翹者也取薪之尤翹翹者以言欲取

女之尤高潔者也然猶不敢斥言取之故曰於

是子之嫁也我當秣其馬以示有意焉耳

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翹翹錯

薪言刈其萋之子于歸言秣其駒漢之廣矣不可

沐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萋草之尤翹翹者也

漢廣三章章八句

汝墳道化行也

遵彼汝墳伐其條枚未見君子惄如調飢

墳大防也枝曰條幹曰枚惄飢意也調朝也是時紂猶在上君子久役于外故婦人遵汝而伐薪勞苦而念其君子也

遵彼汝墳伐其條肄既見君子不我遐棄

斬而復生曰肄

三十一 詩一 十三 良
魴魚鱗尾王室如燬雖則如燬父母孔邇

魚勞則尾赤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事紂周德雖廣而紂之虐如將焚焉民之被其害者如魚之勞於水也然而有文王以爲之父母可以無久病矣雖婦人而知文王之可歸此所謂道化行也

汝墳三章章四句

麟之趾關雎之應也

麟之趾振振公子吁嗟麟兮

麟仁獸也其於仁也非有意爲之其資之也天

矣關雎之時人君與其后妃皆賢故其生子無

不賢者夫公子之賢非其身則爲之父母之所

以資之者遠矣是以信厚振振而不自知猶麟

之於仁也毛詩之叙曰關雎之化行則天下無

犯非禮雖衰世之公子皆信厚如麟趾之時夫

關雎之化行則公子信厚公子之信厚如麟之

仁此所謂應矣未嘗言其時也捨麟之德而言

其時過矣

麟之定振振公姓吁嗟麟兮

定題也

三十二 詩一 十四 良
麟之角振振公族吁嗟麟兮

麟之趾三章章三句

召南鵲巢

國風

鵲巢夫人之德也

維鵲有巢維鳩居之之子于歸百兩御之

鳩性拙不能自爲巢而居鵲之成巢國君積行

累功以致爵位夫人起家而居有之如鳩之託

鵲巢非有德誰能安之毛詩之叙以鳩爲鵲鳩

言夫人如鳩鳩之均一乃可以配焉說雖無害

而鳩非鵲鳩也百兩百乘也御迎也諸侯之子

嫁於諸侯送迎皆百乘

維鵲有巢維鳩方之之子于歸百兩將之
方據也將送也

維鵲有巢維鳩盈之之子于歸百兩成之

鵲巢三章章四句

采芣夫人不失職也

于以采芣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

芣皤蒿也沼池也沚渚也公侯之夫人執芣采
以助祭

于以采芣于澗之中于以用之公侯之宮

宮廟也

被之僮僮夙夜在公被之祁祁薄言還歸

被首飾也僮僮竦敬也祁祁舒遲也公事也其
在宗廟之事則竦敬其還歸則舒遲言各獲其
宜也

采芣三章章四句

草蟲大夫妻能以禮自防也

嘒嘒草蟲趯趯阜螽未見君子憂心忡忡亦既見
止亦既覯止我心則降

草蟲常羊也阜螽螳也二者皆蝗類覯以禮遇

也草蟲鳴則阜螽躍而從之婦人之於君子猶

二物之相從其性然矣然其未見也常自憂不
當君子故每以禮自防至於既見而後心降也

陟彼南山言采其薇未見君子憂心惓惓亦既見
止亦既覯止我心則說

薇薺也陟南山而采薇豈有不得者乎然而常
憂不得也婦人之從君子亦豈有不見禮者乎

然而常憂不見禮也憂不見禮而後乃見禮矣
陟彼南山言采其薇未見君子我心傷悲亦既見

止亦既覯止我心則夷

薇山菜也夷平也

草蟲三章章七句

采蘋大夫妻能循法度也

于以采蘋南澗之濱于以采藻于彼行潦于以盛
之維筐及筥于以湘之維錡及釜于以奠之宗室
牖下誰其尸之有齊季女

蘋大萍也藻聚藻也方曰箬圓曰筥湘烹也錡

金屬也宗室大宗之廟也此所謂教成之祭也
記曰婦人先嫁三月祖廟未毀教于公宮祖廟

既毀教于宗室教成之祭牲用魚芼用蘋藻奠

於牖下何也戶牖之間也昏禮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主人皆筵於廟中戶西西上右几以爲女子外成者也祭禮主婦設羹今使季女設焉所以成其婦禮也幼而習之既嫁而奉祭祀則終身行之此所謂能循法度也

采蘋三章章四句

甘棠美召伯也

甘棠言美召伯江有汜言美媵何彼穠矣言美王姬魚麗言美萬物盛多皇矣言美周或言正詩不言美因各爲此五詩之說夫五詩言美則

三十一

詩一

十七

良

正詩未嘗不言美矣未嘗不言而爲不言之說此皆近世之浮說也

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

蔽芾小貌也甘棠杜也茇草舍也召公巡行邦國重煩勞百姓蔽棠而舍國人思之而愛其棠不忍伐也召公之爲二伯武王之世矣而詩稱召伯思者之辭也

蔽芾甘棠勿剪勿敗召伯所憩蔽芾甘棠勿剪勿拜召伯所說

拜拔也說舍也

甘棠三章章三句

行露召伯聽訟也

厭浥行露豈不夙夜謂行多露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獄雖速我獄室家不足誰謂鼠無牙何以穿我墉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訟雖速我訟亦不女從

厭浥濕意也行道也速召也二南當文王與紂之世淫風之被天下如露之濡物召南之女被文王之化能以禮自保故其稱曰行者未嘗不欲夙夜也謂道之多露是以不敢女子未嘗不

三十一

詩一

十八

良

欲從人也謂世之多強暴是以不可女子之所以自保如此然猶不免強暴之獄故其自辨曰謂雀之無角信矣今而穿墉則雀有角矣謂鼠之無牙信矣今而穿墉則鼠有牙矣謂強暴之無室家之道信矣今而召我以獄則強暴亦有室家之道矣雖召我獄然而知其室家之道不足而終不之從者召公明於聽訟也

行露三章一章三句二章章六句

羔羊鵲巢之功致也

毛詩之叙曰召南之國化文王之政在位皆節

儉正直德如羔羊夫君子之愛其人則樂道其車服是以詩言羔羊之皮而已非言其德也言其德則過矣

羔羊之皮素絲五紵退食自公委蛇委蛇

古者大夫羔裘以居素絲以英裘紵組絲以飾縫也皆婦人所為實功也委蛇自得之貌也言召南之大夫服其羔裘自公而退食於私家無所不自得也夫君子能治其外而內無良妻妾以和其室家雖欲委蛇而不可得也此所以為鵲巢之功致也

二八二

詩一

十九

良

羔羊之革素絲五紵委蛇委蛇自公退食羔羊之縫素絲五紵委蛇委蛇退食自公

絨總皆縫飾也

羔羊三章章四句

艸其雷勸以義也

艸其雷在南山之陽何斯違斯莫敢或遑振振君子歸哉歸哉

雷聲隱然在南山之陽耳然而不可得見召南之君子遠行從政其室家思一見之而不可得如是雷也故曰何哉吾君子去此而從事於四

方不敢安也既而知其義不得歸也則曰振振君子歸哉歸哉言不可歸也

艸其雷在南山之側何斯違斯莫敢遑息振振君子歸哉歸哉艸其雷在南山之下何斯違斯莫或遑處振振君子歸哉歸哉

艸其雷三章章六句

標有梅男女及時也

標有梅其實七兮求我庶士迨其吉兮標有梅其實三兮求我庶士迨其今兮標有梅頃佺既之求我庶士迨其謂之

三九四

詩一

二十

良

標落也墜取也盛極則落者梅也女子之盛時猶是梅也方其七存也迨其吉而後嫁焉可也及其三也及今焉嫁之可也失今則過矣及其既盡頃佺而取之也謂之娶則嫁之矣七而擇其吉三而及其今盡而聽其謂此所以各及其時也凡詩每章有先後深淺之異如此詩及中谷有推晉無衣之類固自有說若樛木蠹斯之類皆意不盡申艸勸而已欲強求其說則迂雜而不當矣

標有梅三章章四句

小星惠及下也

嘒彼小星三五在東蕭蕭宵征夙夜在公寔命不

同

嘒微貌也三心也五噉也正月噉在東方三月
心在東方命禮命也諸妾從夫人以次叙進御
於君所猶小星之從心噉也蕭蕭宵征夙夜在
公寔命不同云者妾自謂卑賤不敢與夫人齒
之辭也

嘒彼小星維參與昴蕭蕭宵征抱衾與裯寔命不
獨

三六五

詩一

二五

裯帳也猶若也

小星二章章五句

江有汜美媵也

江有汜之子歸不我以不我以其後也悔

決復入爲汜江則有汜適則有媵而之子之不
我以何哉其後則必悔矣蓋不敢怨而疾其悔
耳夫不敢怨者悔之道也故小星欲求衆妾
之不敢齒我而不以貴賤臨之蓋使之得進御
於君而妾不敢與我齒矣江有汜欲求適之悔
過而不以怨言犯之蓋事之不失而適自悔矣

此則善原人情也

江有渚之子歸不我與不我與其後也處
水岐成渚處止也

江有汜之子歸不我過不我過其嘯也歌

書曰岷山導江東別爲沱嘯歌以言其不怒也

江有汜三章章五句

野有死麕惡無禮也

野有死麕白茅包之有女懷春吉士誘之

誘道也野有死麕有欲用之猶以白茅包之而
後行今有女於此思以春適人亦必得吉士以

三六六

詩一

二五

良

禮道之而後可疾時不然也古者昏禮以歲之
隙自冬及春皆其時也孫卿子曰霜降逆女冰

泮殺內

林有樸檉野有死鹿白茅純束有女如玉

樸檉小木也將取樸檉死鹿以爲用猶知以白
茅純束而取之況於有女如玉而可不以禮成
之哉

舒而脫脫兮無感我悅兮無使尤也吠

脫脫舒遲也悅佩巾也尤狗也奔走失節則佩
悅動非禮相陵則狗吠

野有死麕三章二章章四句一章三句

何彼穠矣美王姬也

漢儒之言詩者曰王道衰詩人本之衽席關雎作仁義陵遲鹿鳴刺焉而近世學者又因此詩稱平王齊侯則遂以二南爲東周之詩無疑矣子讀儀禮觀其燕饗之樂風雅之正詩無不成在蓋關雎鹿鳴之作也久矣非復衰世之詩也夫平王者周之先王豈文王歟譬如商人謂湯武王蓋亦當時一號也至於齊侯則武王之世太公望得稱齊侯矣且周頌之言成康猶不得爲成康子孫之詩而此詩獨不得爲文王之詩哉

何彼穠矣唐棣之華曷不肅雍王姬之車

禮猶戎戎也唐棣核也王姬之美盛若是華也肅敬也雍和也人之見王姬之車者則相告曰曷不肅雍乎此王姬之車也人之見其車者猶知肅雍則王姬之敬也至矣

何彼穠矣華如桃李平王之孫齊侯之子其釣維何維絲伊緡齊侯之子平王之孫

魚之深釣而得之者由絲緡也王姬之貴娶而

得之者由禮也

何彼穠矣三章章四句

騶虞鵲巢之應也

彼茁者葭一發五豝吁嗟乎騶虞

茁出也葭蘆也豝牝曰豝人君雖有恭儉之志而室家不聽則殆不行今召南之夫人能順其君子無所不敬雖葭之微於其生也而有不傷之意焉故能使物無不蕃者於君之射也一發而虞人翼五豝以待之此蕃之至也然猶不敢盡取之一發而已故曰吁嗟乎騶虞騶虞仁獸言仁如騶虞也此所以爲鵲巢之應矣彼茁者蓬一發五豝吁嗟乎騶虞豕生三子曰縱

騶虞二章章三句

詩集傳卷第一

詩集傳卷第二

邶柏舟

國風

邶鄘衛本紂之畿內其地在禹貢冀州太行之東北逾衡漳東及兗州桑土之野武王克商以封紂子武庚使管叔蔡叔霍叔監之謂之三監及成王幼三監與武庚叛周公伐而誅之患商人之思舊而好亂也於是改封微子於宋以奉商後而以其餘民封康叔於衛以邶鄘封他諸侯其後衛人并邶鄘而有之頃公之世變風既作而邶鄘衛皆自有詩各以其地名之

柏舟言仁而不遇也

毛詩之叙曰此衛頃公之詩也變風之作而至於漢其間遠矣儒者之傳詩容有不知其世者矣然猶欲必知焉故從而加之其出於毛氏者其傳之也其出於鄭氏者其意之也傳之猶可信也意之疎矣是以獨載毛氏之說不敢傳疑也

沉彼柏舟亦汎其流耿耿不寐如有隱憂微我無酒以遨以遊

有仁人而不用譬猶以柏爲舟而不以載使與

衆物皆汎於流而已

我心匪鑒不可以茹亦有兄弟不可以據薄言往愬逢彼之怒

茹入也逢迎也鑒之於人美惡無所不受惟擇其可而後受故雖兄弟而有不據也愬不仁必於仁人今愬之於不仁此愬所以爲迎其怒也蓋朝無善人矣

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威儀棣棣不可選也

石雖堅尚可轉席雖平尚可卷言我心之堅平

過於石席也棣棣富而閑習也選擇也小人之惡君子曰何爲斯踴踴涼涼然君子不以其故自改也此所謂不可轉與不可卷也

憂心悄悄愠于群小覲閔既多受侮不少靜言思之寤辟有標

閔病也辟拊心也標舉手貌也

日居月諸胡迭而微心之憂矣如匪澣衣靜言思之不能奮飛

月當微耳日則否豈有日月更代而微者歟君子與小人常迭相勝然而小人而不得其志者

常也君子而不遂如日而微耳是以憂之不去於心如衣垢之不澣不忘濯也憂患既深思奮飛以避之而不能矣

柏舟五章章六句

綠衣衛莊姜傷已也

綠兮衣兮綠衣黃裳心之憂矣曷維其已

綠間色黃正色以綠爲衣而黃爲裏言妾上僭而夫人失位也莊姜齊女美而無子莊公之嬖人生子州吁母嬖而州吁驕故云

綠兮衣兮綠衣黃裳心之憂矣曷維其亡綠兮絲

兮女所治兮我思古人俾無詵兮

詵過也治絲而綠之者汝也綠非所以爲衣旣已綠之而又以爲衣此則我之所詵也古之人爲是上下之分所以使人無所詵耳

絺兮綌兮淒其以風我思古人實獲我心

以綠爲衣惑者不知其不可也若夫絺綌之薄而以禦風其弊立見矣譬如小人而重任之涉患難而後知其不可也古之人所以爲是君子小人之辨者誠得我心之所憂也

綠衣四章章四句

燕燕衛莊姜送歸妾也

莊姜無子陳女戴嬀生子莊姜以爲己子莊公薨立而州吁弑之戴嬀於是大歸

燕燕于飛差池其羽之子于歸遠送于野瞻望弗及泣涕如雨

燕燕馭也春則來秋則去知有所避也燕將飛而差池其羽猶戴嬀之將別而不忍也禮婦人送迎不出門遠送至野情之所不能已也

燕燕于飛頡之頡之之子于歸遠送于將之瞻望弗及佇立以泣

將送也頡頡左右顧也

燕燕于飛下上其音之子于歸遠送于南瞻望弗及實勞我心

陳在衛南

仲氏任只其心塞淵終溫且惠淑慎其身先君之思以勗寡人

仲戴嬀字也任大也塞瘞也淵深也

燕燕四章章六句

日月衛莊姜傷已也

日居月諸照臨下土乃如之人兮逝不古處胡能

有定寧不我顧

莊姜賢妃也莊公惑於嬖妾而不禮焉及字立而不能終故其自傷曰君夫人日月也奈何捨我而逝不復其故處乎雖然捨我而能有所定尚可也苟爲無定何用不顧我哉石碯之諫莊公曰將立州吁乃定之矣若猶未也階之爲亂莊公不從故及於禍此胡能有定之謂歟

日居月諸下土是冒乃如之人兮逝不相好胡能有定寧不我報日居月諸出自東方乃如之人兮德音無良胡能有定俾也可志

之而已

日居月諸東方自出父兮母兮畜我不卒胡能有定報我不述

畜養也呼父母而訴所怨也述循也

日月四章章六句

終風衛莊姜傷己也

終風且暴顧我則笑謔浪笑敖中心是悼

終風終日之風也風靈暄雷皆以喻州吁之昏暴也

暴也

終風且霾惠然肯來莫往莫來悠悠我思

霾雨土也州吁往來皆不可常莊姜雖思之無益也

益也

終風且暄不日有暄寤言不寐願言則嚏

暄陰也古有又通嚏或作寤寤也寤而思之則不寐願往從之則若有跽制而止之者言不欲往耳

暄晴其陰虺虺其雷寤言不寐願言則懷

懷安也安於其所不欲往也

終風四章章四句

擊鼓怨州吁也

擊鼓其鏜鏜躍用兵士國城漕我獨南行

漕衛邑也南行伐鄭也莊公之世鄭人伐衛州吁既立將脩先君之怨於鄭而宋公子馮在焉

鄭人將納之故使告於宋與陳蔡共伐之是時

民有爲土功於國者有城漕者我獨南行伐鄭

去國遠役爲最苦也

從孫子仲平陳與宋不我以歸憂心有忡

孫子仲者公孫文仲伐鄭之帥也

爰居爰處爰喪其馬于以求之于林之下

民將征行與其室家訣別曰是行也將於何居
處於何喪其馬乎若求我與馬當求之於林之
下蓋預爲敗計也軍行必依山林求之林下庶
幾得之

死生契闊與子成說執子之手與子偕老

契闊勤苦也成說歷數之也然猶庶幾獲免於
死亡故曰執子之手與子偕老

于嗟闊兮不我活兮于嗟洵兮不我信兮

闊遠也洵信也不務活其民而貪遠略故曰于
嗟闊兮不我活兮告之以誠言而不吾用故曰

于嗟洵兮不我信兮

擊鼓五章章四句

凱風美孝子也

凱風自南吹彼棘心棘心夭夭母氏劬勞

衛之淫風流行雖有七子之母猶不能安其室
子欲止之而不忍言也故深自責而已凱風南
風也棘難長之木也風之吹棘心而至於夭夭
也勞矣母之於子其勞如是風也而不能使留
焉則子之過也

凱風自南吹彼棘薪母氏聖善我無令人

棘薪言其成也

爰有寒泉在浚之下有子七人母氏勞苦

浚衛地其下有寒泉泉在浚下而浚蒙其澤我
曾此泉之不若也

睨睨黃鳥載好其音有子七人莫慰母心

睨睨好貌也鳥猶能好其音以說人而我獨不
能說吾母哉

凱風四章章四句

雄雉刺衛宣公也

毛詩之叙曰宣公淫亂不卹國事軍旅數起大

夫久役男女怨曠夫此詩言宣公好用兵如雄

雉之勇於鬪故曰不忤不求何用不臧以爲軍
旅數起大夫久役是矣以爲并刺其淫亂怨曠

則此詩之所不言也

雄雉于飛泄泄其羽我之懷矣自貽伊阻

雄雉勇於鬪飛而鼓其翼泄泄然不顧也宣公
之時大夫久於征役以公爲猶雉耳故自咎其
懷於衛曰我之懷矣自貽伊阻

雄雉于飛下上其音展矣君子實勞我心

展誠也思得信厚之君以事之而不可得故勞

也

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

征役既久思歸而不得之辭也

百爾君子不知德行不攸不求何用不臧

攸害也宣公好害而多求國人苦之故告其君

子曰吾不知孰為德行苟不攸害不貪求斯可矣何用不之善哉

雄雉四章章四句

匏有苦葉刺衛宣公也

匏有苦葉濟有深涉深則厲淺則揭

三十八

詩二

九

陳辛

春秋傳曰苦匏不材於人供濟而已恃苦匏而涉深濟未有不溺者也而況於無匏乎有人焉曰深則吾厲淺則吾揭無不渡也則亦不畏不義不忌非禮之人也宣公烝於夷姜而納伋之妻昏亂甚矣故云

有瀾濟盈有鷺雉鳴濟盈不濡軌雉鳴求其牡

鷺雉聲也軌軌前也飛曰雄雉走曰牡牡有瀾

濟盈而視之以不濡軌有鷺雉鳴而反求其牡

衆之所謂不可而不顧之辭也

雝雝鳴鴈旭日始旦士如歸妻迨冰未泮

雝雝鴈之和聲也納采用鴈旭日始旦大昕之

時也自納采至請期用昕親迎用昏冰之未泮

昏姻之時也宣公淫昏而國人化之故此章為

陳昏禮之正也

招招舟子人涉卬否人涉卬否須我友

卬我也人皆輕涉而操舟者獨招招然不肯從言衛人相率為亂而其君子猶待禮而後行不

得其偶不行也

匏有苦葉四章章四句

谷風刺夫婦失道也

三十九

詩二

十

陳辛

習習谷風以陰以雨龜勉同心不宜有怒采芣采菲無以下體德音莫違及爾同死

谷風東風也風行於陰雨而不廢其和夫婦龜

俛同心憂樂共之而何怒之有對須也菲芣也

人不以其下之不善而弃其上之可食譬如婦

人德音不違而足矣

行道遲遲中心有違不遠伊邇薄送我畿誰謂荼

苦其甘如薺宴爾新昏如兄如弟

畿門內也荼苦菜也行道而有所違者其行遲

遲而不忍去今君子之弃我曾不如是行道之

人也其送我止於餞而已故其心苦之而不知
荼之苦也

涇以渭濁湜湜其汙宴爾新昏不我屑以

湜湜水見底也汙小渚也屑絜也涇水入渭渭
清而涇濁涇以渭故人謂之濁耳然其汙湜湜
然上下如一婦人自言修絜如此奈何以新昏
之故而遂不吾絜也

母逝我梁母發我笱我躬不閱遑卹我後

梁笱皆所設以取魚逝人之梁而發人之笱因
人之成功之謂也新昏因舊室之成業不知其

三十八

詩二

上

陳子

成之難則將輕用之我雖見奔倘憂其後之不
繼也故告而止之既而曰我躬且不容何暇卹
我後哉知告之無益之辭也閔容也

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淺矣泳之游之何有何
亡黽勉求之凡民有喪匍匐救之

此章言其深淺有無無所避者民之有喪猶將
匍匐救之況於事君子而有不盡乎

不我能慙反以我爲讎既阻我德賈用不售昔育
恐育鞠及爾顛覆既生既育比于毒

情養也夫婦之親而至爲仇讎故雖平生之德

義皆鬻而不售育生也鞠窮也昔者生於恐懼
鞠窮之中及尔顛覆而不顧今亦既生育矣而
比于毒毒者人之所弃惡也

我有旨蓄亦以御冬宴爾新昏以我御窮有沆有
漬既貽我肄不念昔者伊子來暨

旨美也蓄聚也沆沆武也漬漬怒也貽遺也肄
勞也暨息也蓄美菜者所以御冬月之無也
今君子亦以我御窮而已及其富樂則不我以
不念昔者由我而獲此安息也

谷風八章章八句

三十八

詩二

上

陳子

式微黎侯寓于衛其臣勸以歸也

黎今黎陽也

式微式微胡不歸微君之故胡爲乎中露式微式
微胡不歸微君之躬胡爲乎泥中

式試也狄人迫逐黎侯黎侯寓于衛衛不能納
而不歸其臣尤之故曰君子之所以觀其人者
於其微耳是以試之於微而不可則止今君之
寓於衛久矣而衛不吾勤其不吾納者可見矣
而胡爲不自歸乎衛人非君之故之爲而胡爲
久於其地乎中露泥中言其暴露而無覆藉之

者也

式微二章章四句

旄丘責衛伯也

衛侯爵時爲州伯故稱伯歟孔氏之叙詩也自爲一書故式微旄丘之叙相因之辭也而毛氏之叙旄丘則又曰狄人追逐黎侯黎侯寓于衛衛不能修方伯連帥之職黎之臣子以責於衛其言與前相復非一人之辭明矣

旄丘之葛兮何誕之節兮叔兮伯兮何多日也

前高曰旄丘誕闊也叔兮伯兮同姓之國也旄

二八十三

詩二

十一

陳子

丘之葛其節雖甚闊也然而無以其闊節而謂患不相及苟斷其一節而百節廢矣譬如諸侯雖異國而相爲蔽苟黎亡則衛及矣奈何久而不救哉

何其處也必有與也何其久也必有以也

夫豈無故而久處於衛哉以爲與衛同患勢之所當救也

狐裘蒙戎匪車不東叔兮伯兮靡所與同

蒙戎亂貌也久留於衛裘已弊矣非吾車不能渡河以告東方之諸侯也以爲東方諸侯無與

我同患者耳是以止於衛而不去蓋是時衛猶在河北黎衛壤土相接故狄之爲患黎與衛共之

瑣兮尾兮流離之子叔兮伯兮褻如充耳

瑣小也尾末也流離褻也其子長大則食其母狄之虐始於黎衛人以狄之微而不忌譬如流離之養其子不知其將爲己患也然告之而不聽褻褻然如或充其耳其後衛人遂有狄難

旄丘四章章四句

簡兮刺不用賢也

三九十八

詩二

十四

陳子

毛詩之叙曰衛之賢者仕於伶官皆可以承事王者夫此詩言賢者不見用而思戀之天子故曰去誰之思西方美人知周之不足戀故曰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毛氏既以西方美人爲周而又以彼美人爲衛之賢者曰所謂西方之人者言其宜在王室也可乎

簡兮簡兮方將萬舞日之方中在前上處碩人俱俱公庭萬舞

簡擇也萬舞千舞也方且萬舞而勤於擇人言其盡心於舞而不知其他也日中而舞未止言

無度也在前上處居舞者之前列也俱俱壯大貌也俱俱之碩人非所宜舞於中庭也

有力如虎執轡如組左手執籥右手秉翟赫如渥赭公言錫爵

組織組也織組者總紕於此而成文於彼善御者執轡於上而馬馳於下如織組也言有力而善御者可以禦侮矣而使之執籥秉翟赫如渥赭卿大夫之容也而錫之以一爵記曰祭有界

輝胞翟閭寺者惠下之道也惠不過一散山有榛隰有苓云誰之思西方美人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

榛栗屬苓大苦也山則宜有榛也隰則宜有苓也傷碩人之不當其處也賢者仕於諸侯而不得志則思愬之天子西方周之所在也周衰而天子不能正諸侯雖復知其賢亦將無如之何矣故曰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言其不能及遠也

簡兮三章章六句

泉水衛女思歸也

凡詩皆繫於所作之國故木瓜雖美齊桓而在

衛猗嗟雖刺魯莊而在齊泉水載馳竹竿皆異國之詩而在衛者以其聲衛聲歟記曰鄭音好濫淫志宋音燕女溺志衛音促數煩志齊音傲辟喬志蓋諸國之音未有同者衛國之女思衛而作詩其為衛音也固宜猶莊舄之病而越吟人情之所必然也

瑟彼泉水亦流于淇有懷于衛靡日不思變彼諸姬聊與之謀

瑟流貌也淇衛水也變好貌也泉水出於他國而流于淇女子嫁于異國父母終思歸寧而不

得是以思衛之諸姬將見而與之謀也夫思歸情之所當然也不歸法之不得已也聖人不以不得已之法而廢其當然之情故閔而錄之也出宿于泚飲餞于禰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問我諸姑遂及伯姊

始有事於道者祖而舍輟因飲酒於其側曰餞禮畢遂行宿於近郊泚禰所由適衛之道也書曰導沈水東流為濟入于河溢為榮春秋傳衛及狄戰敗于榮澤故濟水及衛衛女思歸而不獲故言其所由以歸之道以致其思之至也既

言其所由以歸之道則又言其可以歸之義曰
婦人有出嫁之道遠於其宗故禮緣人情使得
歸寧因以問其姑姊今曷為不得哉

出宿于干飲餞于言載脂載車還車言邁遄臻
于衛不瑕有害

于言亦所由適衛之地也脂脂車也車設車也
還車還旋其車而試之也遄疾也害何也言其
至衛非有瑕疵也而易為不許哉

我思肥泉茲之永歎思須與漕我心悠悠駕言出
遊以寫我憂

所出同所歸異曰肥泉蓋以自況也須漕皆衛
邑也知其不可是以出遊以寫其憂而已

泉水四章章六句

北門刺仕不得志也

出自北門憂心忉忉終窶且貧莫知我艱已焉哉
天實為之謂之何哉

君子仕於亂世如出自北門背明而向陰也仕
而不見用者君也而歸之天知命者之辭也

王事適我政事一埤益我我入自外室人交徧謫
我已焉哉天實為之謂之何哉

適之也埤厚也天子之政令既以適我國之政
事復并以厚益我已事而反則其處者爭求其
瑕疵而譴謫之言勞而不免於罪也謂之室人
者在內而不事事也

王事敦我政事一埤遺我我入自外室人交徧摧
我已焉哉天實為之謂之何哉

敦敦迫也

北門三章章七句

北風刺虐也

北風其涼雨雪其雩惠而好我携手同行其虛其

邪既亟只且

邪讀如徐北風而又雨雪其虐甚矣故其民苦
之而相告曰苟有惠而好我者與汝携手同行
而從之昔之虛徐者今亦並為急刻之行矣尚

曷為不行哉

北風其喈雨雪其霏惠而好我携手同歸其虛其

邪既亟只且

喈疾貌霏甚貌

莫赤匪狐莫黑匪烏惠而好我携手同車其虛其
邪既亟只且

未有赤而非狐黑而非烏者言其君臣爲惡如一也

北風三章章六句

靜女刺時也

靜女其姝俟我於城隅愛而不見搔首踟躕

衛君內無賢妃之助故衛之君子思得靜一之女既有美色又能待我以禮者而進之於君思而不可得是以踟躕而求之城隅言高而不可逾也

靜女其變貽我彤管彤管有煒說擇女美

詩二

十九

陳子

陳子

古者后夫人必有女史彤管之法以記過失且以次叙群妾之進御者煒赤貌也樂其有法而後說其美也

自牧歸荑洵美且異匪女之爲美美人之貽

牧田官也荑茅之始生者蓋言宮中無復斯人矣故願得幽閑處子而進之君也苟有以是女進者吾非此女之美乃美其人之遺我者耳蓋求之至也

靜女三章章四句

新臺刺衛宣公也

新臺有泚河水瀾瀾燕婉之求蘧蔭不鮮

宣公納伋之妻作新臺于河上而要之國人疾之而難言之故識其臺之所在而已燕婉謂伋也蘧蔭不能俯者天下之惡疾所以深惡宣公也泚鮮明貌也燕安也婉順也鮮善也新臺有泗河水洸洸燕婉之求蘧蔭不殄洒高峻也殄絕也猶言病而不死者也魚網之設鴻則離之燕婉之求得此戚施將適世子而得宣公猶網魚而得鴻所得非所求也戚施不能仰者也

詩二

二十

陳子

陳子

新臺三章章四句

二子乘舟思伋壽也

二子乘舟汎汎其景願言思子中心養養

宣公納伋之妻生壽及朔朔與其母慙伋於公公使之於齊使盜先待於莘壽以告伋伋曰君命也不可以去壽竊其節而先往盜殺之伋至曰乃我也又殺之自衛適齊必涉河國人傷其往而不返汎汎然徒見其景欲往救之而不可得是以思之養養然憂而不知所定也二子乘舟汎汎其逝願言思子不瑕有害

言二子若避害而去於義非有瑕疵也而曷爲
不去哉夫宣公將害伋伋不忍去而死之尚可
也而壽之死獨何哉無救於兄而重父之過君
子以爲非義也

二子乘舟二章章四句

詩集傳卷第二

詩集傳卷第三

鄘柏舟

國風

柏舟共姜自誓也

衛釐公之世子共伯餘立未逾年而死其妻守
義父母欲奪而嫁之故誓而不許

汎彼柏舟在彼中河旣彼兩髦實維我儀之死矢
靡它母也天只不諒人只

中河舟之所當在也婦人之在夫家猶舟之在
河也旣者髮至眉子事父母之飾也儀匹也之
至也矢誓也天父也

汎彼柏舟在彼河側旣彼兩髦實維我特之死矢
靡慝母也天只不諒人只

特匹也慝邪也

柏舟二章章七句

牆有茨衛人刺其上也

牆有茨不可掃也中冓之言不可道也所可道也
言之醜也

茨蒺藜也葍成也衛宣公卒惠公幼其庶兄頑
烝於宣姜衛人疾之而莫能去譬如蒺藜之生
於牆欲掃去之恐其傷牆也

牆有茨不可襄也中冓之言不可詳也所可詳也言之長也

襄除也

牆有茨不可束也中冓之言不可讀也所可讀也言之辱也

牆有茨三章章六句

君子偕老刺衛夫人也

君子偕老副笄六珈委委佗佗如山如河象服是宜子之不淑云如之何

副者后夫人之首飾編髮爲之笄衡笄也珈笄

言其

詩三

二

齊東野語

飾也象服者象物以爲服蓋榆翟闕翟也書曰予欲觀古人之象能與君子偕老乃可以有副笄六珈委委佗佗緩而有禮如山河之崇深乃可以有象服今宣姜之不善將如是服何哉

玼兮玼兮其之翟也瑱瑱如雲不屑疑也王之瑱也象之瑳也揚且之哲也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

玼鮮盛貌也翟榆翟闕翟也瑱黑也屑絮也疑瑱也瑱塞耳也瑳所以摘髮也揚眉上廣也哲白也以是盛服尊女使如天帝然者非以女有

德可以配君子故耶嗟今無以受之也

瑳兮瑳兮其之展也蒙彼縹緜是紕袷也子之清揚揚且之顏也展如之人兮邦之媛也

瑳鮮白貌也展衣夫人以禮見君及賓客之盛服也縹緜之縹者爲縹袷讀如絆暑服則加紕絆以自斂飭清視清明也顏顏角豐滿也展誠也媛美女也如是人者可以爲邦之媛矣而不爲也

君子偕老三章一章七句一章九句一章

八句

言其

詩三

三

齊東野語

桑中刺奔也

爰采唐矣沫之鄉矣云誰之思美孟姜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

唐兗絲也託采唐以相誘也書曰明大命于沫邦蓋紂都朝歌以北是也

爰采麥矣沫之北矣云誰之思美孟姜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爰采葑矣沫之東矣云誰之思美孟庸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

姜弋庸皆著姓也刺無禮則稱孟言雖長而志

禮也美有禮則稱季曰有齊季女言雖幼而知好禮也

桑中三章章七句

鶉之奔奔刺衛宣姜也

鶉之奔奔鶉之疆疆人之無良我以為兄

奔奔疆疆皆有常匹相隨之貌言宣姜鶉鶉之不若也兄則頑也

鶉之疆疆鶉之奔奔人之無良我以為君

君小君也

鶉之奔奔二章章四句

詩三

四

定之方中美衛文公也

定之方中作于楚宮揆之以日作于楚室樹之榛栗椅桐梓漆爰伐琴瑟

懿公為狄所滅戴公渡河東徙以廬于漕一年而卒齊桓公城楚丘以封文公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始建城市而營宮室百姓說之而作此詩定營室也營室中則十月中也於時可以營宮室矣楚宮楚丘宮也揆之以日揆日之出入以知東西也椅梓屬也爰曰也種此六木於宮者曰後可以伐琴瑟也種木者求用於十年之

後其不求近功凡類此矣

升彼虛矣以望楚矣望楚與堂景山與京降觀于桑土云其吉終然允臧

堂亦衛邑也景山大山也京高丘也文公之將徙於楚丘也升虛而望其高有陵阜可以屏蔽其國降觀其下有桑土可以居民從而卜之而得吉卜其終皆然信善可居也

靈雨既零命彼倌人星言夙駕說于桑田匪直也人秉心塞淵騶牝三千

靈善也倌人主駕者也文公勤於民事雨既止見星而駕以行舍於桑田矣是以民說而稱之曰不直哉是人也其心充實而淵深則宜其有騶牝三千也言富強之業必深厚者為之非輕揚淺薄者之所能致耳馬七尺曰騶春秋傳文公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而此言三千者蓋其可用者三百乘而其牝牡則三千也世之學者曰衛武衛文鄭武秦襄之風宣王之雅皆美之之詩也然猶不免為變詩何也曰王澤之薄也久矣非是人之所能復也昔周之興也積仁行義凡數百年其種之也深而蓄之也

詩三

五

李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厚矣至於文武風俗純備是以其詩發而爲正詩自成康以來周室不競至幽厲而大壞其敗亦數百年其畜之也亦厚矣是以其詩不復其舊而謂之變夫自其正而至于變其敗之也甚難其間必有幽厲大亂之君爲之而後能自其變而復于正其反之也亦難亦必有后稷公劉文武積累之勤而後能今夫五人者其善之積未若其變之厚矣是以不免於變老者之所以爲老爲其積衰也因其一日之安而以爲壯也可乎其由來者遠矣

三

詩三

六

李

定之方中三章章七句

蝮螭止奔也

毛詩之叙曰衛文公之詩也

蝮螭在東莫之敢指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

蝮螭虹也蝮螭之雨暴雨也不待陰陽和而雨矣猶女子之不待父母媒妁而行者也是以國人莫不惡之指之猶且不敢而況爲之乎故告之曰女子生而當行適人矣何患於不嫁而爲是非禮也

朝隤于西崇朝其雨女子有行遠兄弟父母

隤升也崇終也朝有升氣于西終其朝而雨至矣何若不俟而爲彼蝮螭之暴雨也譬之女子之生至於成人則自當行矣何至汲汲於非禮也

乃如之人也懷昏姻也大無信也不知命也

人苟知事之有命也則不爲不義安而嫁之矣

蝮螭三章章四句

相鼠刺無禮也

毛詩之叙曰文公之詩也文公能正其羣臣故刺在位而無禮者

三

詩三

七

鄭

相鼠有皮人而無儀人而無儀不死何爲

相視也視鼠之所以爲鼠者豈以其無皮故邪

亦有皮而無禮耳人之所以爲人者豈以其面

亦以其禮也苟無禮則亦鼠矣

相鼠有齒人而無止人而無止不死何俟

止容止也

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

相鼠三章章四句

干旄美好善也

毛詩之叙曰衛文公之詩也

子子干旄在浚之郊素絲紕之良馬四之彼姝者子何以畀之

九旗皆注旄於干首古者招庶人以旃招士以旂招大夫以旌干旄所以招之也素絲良馬所以贈之也紕縫也四數也既有以招之又有以贈之故人思有以畀之也

子子干旌在浚之都素絲組之良馬五之彼姝者子何以予之

鳥隼曰旌組縫組也

子子干旌在浚之城素絲祝之良馬六之彼姝者

子何以告之

注旄而不設旒旒曰旌祝屬也

干旄三章章六句

載馳許穆夫人作也

列國之詩皆以世爲先後非如十五國風無先後大小之次固當以世爲斷今載馳之一章曰言至于漕戴公之詩也而列於文公之下王之兔爰桓王之詩也而列於平王之上鄭之清人文公之詩也而列於莊昭之間皆非孔氏之舊也蓋傳者失之矣

載馳載驅歸唁衛侯驅馬悠悠言至于漕大夫跋涉我心則憂

衛侯許穆夫人之兄戴公也大夫許大夫之弔衛者也草行曰跋水行曰涉夫人將歸親唁其兄雖大夫之往而不足以解憂也

既不我嘉不能旋反視爾不臧我思不遠

禮國君夫人父母在則歸寧父母沒則使大夫歸寧於兄弟而夫人不行故許穆夫人思歸唁其兄而許人以禮不許夫人以爲禮施於無故而欲歸寧者耳今衛國云矣棄其社稷宗廟而

廬於漕思歸唁之而猶以此不許故曰不能旋反言其執一而不知變也夫將欲止之必有已

之之道今無以已之而欲其止是以其心不肯遠忘衛也然要之夫人終亦不行則知禮之不可越故也蓋爲此詩以致其忠愛而已

既不我嘉不能旋濟視爾不臧我思不閔

閔閉也

涉彼阿丘言采其蟲女子善懷亦各有行許人尤之衆釋且狂

偏高曰阿丘蟲貝母也行道也阿丘之物爲不

少矣獨采其蠹而已然人無有尤之者以人各有所取也今我之懷衛亦各有道矣要以不為不善則已而獨以是禮不許我何哉故曰其尤我者皆衆不更事之人也不然則狂者耳

我行其野芄芃其麥控于大邦誰因誰極大夫君子無我有尤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

極至也夫人思歸行衛之野而觀其麥之有無問其控告于大國誰因者誰至者許人雖尤之而其心不已故告其君子曰無我有尤雖竭爾思慮以為我謀衛不如使我一往親見之也

三八

詩三

十

熊亮

載馳五章一章六句二章章四句一章六句一章八句

或言四章一章三章章六句二章四章章八句以春秋傳叔孫豹賦載馳之四章義取控于大邦非今之四章故也

衛淇奥

國風

淇奥美武公之德也

瞻彼淇奥綠竹猗猗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僖兮赫兮咺兮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

奧隈也猗猗盛也匪斐通有文之貌也瑟矜莊

也僖寬大也赫明也咺著也諼忘也淇之澤深矣然不可得而見所可見者其隈之綠竹也今

淇上多竹君子平居所以自修者亦至矣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日夜去惡遷善以求全其性然亦不可得而見也徒見其見於外者瑟然僖然赫然咺然人之見之者皆不忍忘也是以知其積諸內者厚也子貢問於孔子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歟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

三九

詩三

十一

熊亮

來者孔子告之以貧而樂富而好禮而子貢知其自切磋琢磨得之此所謂告諸往而知來者如衛武公所謂富而好禮者歟記曰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詩云瞻彼淇奥綠竹猗猗

瞻彼淇奥綠竹青青有匪君子充耳琇瑩會弁如星瑟兮僖兮赫兮咺兮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

充耳瑱也琇瑩美石也弁皮弁也會弁之縫中也蓋飾之以玉

瞻彼淇奥綠竹如簋有匪君子如金如錫如圭如

壁寬兮綽兮倚重較兮善戲謔兮不爲虐兮

簣積也金錫圭璧言其既成也綽緩也較兩轡上出軾者重較卿士之車也

淇奧三章章九句

考槃刺莊公也

考槃在澗碩人之寬獨寐寤言永矢弗諼考槃在阿碩人之適獨寐寤歌永矢弗過考槃在陸碩人之軸獨寐寤宿永矢弗告

考成也槃樂也澗也阿也陸也皆非人之所樂也今而成樂於是必有所甚惡而不得已也寬也適也軸也皆磐桓不行從容自廣之謂也弗諼既往之戒不可忘也弗過不可復往也弗告不可復諫也皆自誓以不仕之辭也

考槃三章章四句

碩人閔莊姜也

碩人頎頎衣錦聚衣齊侯之子衛侯之妻東宮之妹邢侯之姨譚公維私

此章言莊姜親戚之盛也頎頎長貌也國君夫人嫁以翟衣衣錦者在塗之服也聚褱也衣錦而尚之以聚惡其文之太著也莊姜齊世子得

臣之妹也邢周公之後也譚近齊後爲齊相公所滅妻之姊妹曰姨姊妹之夫曰私

手如柔荑膚如凝脂領如蝤蛴齒如瓠犀螭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此章言其容貌之好也蝤蛴蝓也犀瓠瓣也螭蜻蛚也頰廣而方倩口輔好也盼白黑明也

碩人敖敖說于農郊四牡有驕朱幘鑣鑣翟芾以朝大夫夙退無使君勞

此章言其車服之美也敖敖長貌也幘馬纏鑣扇汗也人君以朱鑣鑣盛貌也芾車之後幘也

以翟羽爲之禮君聽朝於路寢夫人聽內事於正寢大夫退然後罷夫人始至故爲之夙退也

河水洋洋北流活活施施泂泂鮪鮪發發葭葭揭揭庶姜孽孽庶士有暵

此章言齊之強也河在齊之西北魚罟也葭亂也庶姜同姓也庶士異姓也孽孽衆也暵

壯貌也是詩言有如此人者而君不答則君可責而夫人可閔也

碩人四章章七句

氓刺時也

氓之蚩蚩抱布貿絲匪來貿絲來即我謀送子涉淇至于頓丘匪我愆期子無良媒將子無怒秋以為期此詩前二章皆男女相從之辭後四章皆女見弃而自悔之辭布幣也貿買也託買絲而就之謀為淫亂也頓丘一成之丘也

乘彼坳垣以望復關不見復關泣涕漣漣既見復關載笑載言爾卜爾筮體無咎言以爾車來以我賄遷坳毀也復關氓之所在也體卦兆之體也

桑之未落其葉沃若吁嗟鳩兮無食桑甚吁嗟女兮無與士耽士之耽兮猶可說也女之耽兮不可

三四三

詩三

十四

鄭生

說也桑之落矣其黃而隕自我徂爾三歲食貧淇水湯湯漸車帷裳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

桑之未落也其葉沃沃然為若可依者也鳩食其甚甚美而不能去則將依焉不知其將黃而隕男子之始相得也意厚而財豐亦若可久者婦人喜而從之不知其三歲食貧而至於相弃也帷裳童容也婦人之車所以障者漸車帷裳言其不顧艱難而從之也

三歲為婦靡室勞矣夙興夜寐靡有朝矣言既遂

矣至于暴矣兄弟不知咥其笑矣靜言思之躬自悼矣

靡室勞矣言不以室家之勞為勞也言既遂矣至于暴矣言昏姻既成而遇之以暴也及爾偕老老使我怨淇則有岸隰則有泮總角之宴言笑晏晏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

始也將與女偕老今老而反使我怨淇猶有岸隰猶有泮何女心之不可知也反復也不思復其舊言也

三十八

詩三

十五

鄭生

氓六章章十句

竹竿衛女思歸也

此詩叙與泉水叙同皆父母終不得歸寧者也毛氏不知泉源淇水檜楫松舟之喻以為此夫婦不相能之辭故叙此詩為適異國而不見答思而能以禮者失之矣

籊籊竹竿以釣于淇豈不爾思遠莫致之

籊籊長而殺也籊籊之竿而可以釣于淇猶言誰謂河廣一葦杭之言其近爾淇近則衛近矣非不欲歸也不可得歸也蓋亦父母終而不得

歸寧者也

泉源在左淇水在右女子有行遠兄弟父母

思歸而不可得則以自解曰女子生而有遠父
母兄弟之道矣譬如泉源淇水之不得相入也

淇水在右泉源在左巧笑之瑳佩玉之儺

瑳巧笑貌也儺行有度也知女子之爲必遠父
母兄弟也則自修飭以順事君子俾無尤焉以
慰父母兄弟而已

淇水悠悠檜楫松舟駕言出遊以寫我憂

柏葉松身曰檜二木之相爲舟楫也不自從其

言

詩三

十六

本

類而從非其類物則固有然者何獨女子也所
以深自解也

竹竿四章章四句

芄蘭刺惠公也

芄蘭之支童子佩觿雖則佩觿能不我知容兮遂

兮垂帶悸兮

芄蘭萑也雖有支然不得所依則蔓延於地而
不能起童子雖佩觿然不能如我之多知也觿
所以解結成人之佩也人君治成人之事故雖
童子而佩觿容容刀也遂遂通佩玉也帶紳也

悸悸有節度之貌也言德不足以稱其服也

芄蘭之葉童子佩觿雖則佩觿能不我知容兮遂

兮垂帶悸兮

觿決也能射御則佩決甲狎也

芄蘭二章章六句

河廣宋襄公母作也

宋桓公之夫人衛文公之妹也生襄公而出思
之而義不得往故作此詩以自解

誰謂河廣一葦杭之誰謂宋遠跂予望之

杭渡也河廣矣宋遠矣以爲一葦可度而跂可

言

詩三

十七

本

見所以緩說其思宋之心也蓋曰雖在衛猶在

宋耳

誰謂河廣曾不容刀誰謂宋遠曾不崇朝

刀小舟也崇朝行崇朝也

河廣二章章四句

伯兮刺時也

伯兮揭兮邦之桀兮伯也執殳爲王前驅

君子上從王事不得休息婦人思之而作是詩

伯其字也揭武貌也殳長丈二而無刃

自伯之東首如飛蓬豈無膏沐誰適爲容

婦人夫不在無容飾

其雨其雨杲杲出日願言思伯甘心首疾

君子當至而不至猶欲雨而得日也思之而不得見是以甘心於首疾

焉得諼草言樹之背願言思伯使我心痠

諼草令人忘憂背北堂也痠病也

伯兮四章章四句

有狐刺時也

有狐綏綏在彼淇梁心之憂矣之子無裳

綏綏正行貌衛之男女失時喪其配偶婦人自

傷不若狐也

有狐綏綏在彼淇厲心之憂矣之子無帶

厲深也

有狐綏綏在彼淇側心之憂矣之子無服

有狐三章章四句

木瓜美齊桓公也

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匪報也永以為好也

桓公城楚丘以封衛遺之車馬器服衛以復安

衛人德之故曰雖投我以木瓜我將報之以瓊

琚瓊琚之於木瓜重矣然猶不敢以為報也永

以與之為歡好而已

投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瑤匪報也永以為好也投我以木李報之以瓊玖匪報也永以為好也

木瓜三章章四句

詩集傳卷第三

詩集傳卷第四

王黍離

國風

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周公營之既成祀其先王而還居西都以爲宗周近於西戎周衰子孫不能及遠而文武之德未弃於天下其勢必有遷者洛陽遠於戎狄而其旁國無當興者唯是可以復立故城以待之而時以會東諸侯焉其後十一世幽王失道申侯與犬戎攻而滅之晉文侯鄭武公立其太子宜咎是爲平王遂徙居東都其地在禹貢豫州太華外方之間北得河陽漸冀州之南自平王東遷而變風遂作其風及其境內而不能被天下與諸侯比然其王號未替故不曰周黍離而曰王黍離云

黍離閔宗周也

宗周鎬京也

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心搖搖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平王東遷而宗周爲墟宗廟宮室盡爲禾黍過者閔之彷徨不忍去而作是詩靡靡猶遲遲也

彼黍離離彼稷之穗行邁靡靡中心如醉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行者見黍稷之苗而及其穗且實蓋行役之久也

黍離二章章十句

君子于役刺平王也

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曷至哉雞棲于埘日之夕矣

牛羊下來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

鑿牆以棲雞曰埘君子行役而無至期曾雞與牛羊之不若柰何勿思哉

君子于役不日不月曷其有佻雞棲于桀日之夕矣

牛羊下括君子于役苟無飢渴

佻會也雞棲于桀曰桀括至也

君子于役二章章八句

君子陽陽閔周也

君子陽陽左執簧右招我由房其樂只且

陽陽自得也簧笙也人君有房中之樂此賤事

耳然君子居之又且相招而樂之則以賤爲樂矣君子以賤爲樂則其貴者不可居也雖有貴位而君子不居則周不可輔矣此所以爲閔周矣

君子陶陶左執翿右招我由敖其樂只且

陶陶和樂也翿舞也舞者之所翳也敖舞者之位也

君子陽陽二章章四句

揚之水刺平王也

揚之水不流束薪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申懷哉懷

哉曷月予還歸哉

揚之水非自流之水也水不能自流而或揚之雖束薪之易流有不流矣水之能自流者物斯從之安在其揚之哉周之盛也諸侯聽役於王室無敢違命及其衰也雖令而不至平王未能使諸侯宗周而強使戍申焉宜諸侯之不從也其曰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申周之戍者怨諸侯之不戍之辭也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久戍而不得代之辭也申平王之母家在陳鄭之南而近楚是以戍之

揚之水不流束楚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甫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揚之水不流束蒲彼其之子不與我戍許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

蒲蒲柳也申甫許皆諸姜也

揚之水三章章六句

中谷有蓷閔周也

中谷有蓷嘆其乾矣有女仳離嘔其嘆矣嘔其嘆矣遇人之艱難矣中谷有蓷嘆其脩矣有女仳離條其歎矣條其歎矣遇人之不淑矣中谷有蓷嘆其濕矣有女仳離嘔其泣矣嘔其泣矣何嗟及矣

蓷離也嘆燥也仳別也脩長也草長遠地則易枯中谷之蓷旱之所難及也今也旣先燥其生

於乾者又燥其生而長者及其甚也則雖其生於濕者亦不免也旱及於濕則盡矣譬如周人風俗衰薄其始也人之艱難者弃其妻耳其後人之不善者弃之矣及其旣甚至有無故而弃之者故其以艱難而見弃者則嘆之嘆之者知其不得已也以不善而見弃者則條條然而歎歎者怨之深矣及其無故而見弃也則泣而已泣者窮之甚也

中谷有雉三章章六句

兔爰閔周也

毛詩之叙曰桓王之詩也

有兔爰爰雉罹于羅我生之初尚無爲我生之後逢此百罹尚寐無吪

爰爰緩也吪動也兔狡而難取雉介而易執世亂則輕狡之人肆而耿介之士常被其禍其曰尚寐無吪寧死而不欲見之之辭也或曰羅所以取兔也兔則免矣而雉則罹之天下之禍首亂者之報也首亂者則逝矣而爲之繼者受之

二日四十六

詩四

五

李杲

非其所爲而反受其禍是以寐而不欲動也

有兔爰爰雉罹于羅我生之初尚無造我生之後逢此百憂尚寐無覺

罕覆車也造亦爲也

有兔爰爰雉罹于羅我生之初尚無庸我生之後逢此百凶尚寐無聰

量覆也庸用也

兔爰三章章七句

葛藟王族刺平王也

或曰刺桓王

縣縣葛藟在河之滸終遠兄弟謂他人父謂他人父亦莫我顧

縣縣長也水厓曰滸王謂同姓曰叔父葛藟生於河上得河之潤以爲長猶王族之託王以爲盛也王今弃遠兄弟而謂他人父彼非王族亦安肯顧王哉

縣縣葛藟在河之涘終遠兄弟謂他人母謂他人母亦莫我有

涘厓也謂其夫父者其妻則母也

縣縣葛藟在河之滸終遠兄弟謂他人昆謂他人

二日四十六

詩四

六

李杲

昆亦莫我聞

夷上洒下滸聞與聞吾事也

葛藟三章章六句

采葛懼讒也

彼采葛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彼采蕭兮一日不見如三秋兮彼采艾兮一日不見如三歲兮

朝有讒人則下不敢有所爲采葛所以爲絺綌采蕭所以供祭祀采艾所以攻疾病耳雖事之無疑者猶不敢行畏往而有讒之者是以一日不見君而如三月之久也

采芣三章章三句

大車刺周大夫也

大車檻檻芣衣如芡豈不爾思畏子不敢

大車諸侯之車也檻檻車聲也芣衣子男之衣

也芣衣之屬衣績而裳繡其青者如芡天子之

大夫有以子男入而爲之者古者大夫巡行邦

國以聽男女之訟其聽之也明而止之有道民

聞其車聲而見其衣服則畏而不敢矣非待刑

之而後已也蓋傷今不能矣

大車嘽嘽芣衣如瑀豈不爾思畏子不奔

嘽嘽重遲貌也瑀蘋也

穀則異室死則同穴謂予不信有如皦日

穀生也生則有內外之別而死則同穴夫婦之

正也古之聽男女之訟者非獨使淫奔者止也

乃使其夫婦相與以禮久要而無相弃也

大車三章章四句

丘中有麻思賢也

毛詩之叙曰莊王之詩也

丘中有麻彼留子嗟彼留子嗟將其來施施

子嗟當時賢者留其氏也隱居於丘陵之間而

殖麻麥果實以爲生者子嗟也民思其賢而庶

其肯徐來從之故曰將其來施施徐也

丘中有麥彼留子國彼留子國將其來食

毛公曰子國子嗟父也將其來食庶幾肯來從

我食也

丘中有李彼留之子彼留之子貽我佩玖

庶幾肯來遺我以善也

丘中有麻三章章四句

鄭緇衣

國風

鄭桓公友宣王之母弟食采於鄭爲幽王司徒

甚得周衆與東土之人是時王室多故公懼及

於難問於史伯吾何所可以逃死史伯曰其濟

洛河潁之間乎是其子男之國號鄆爲大號叔

恃勢鄆仲恃嶮皆有驕倭怠慢之心加之以貪

冒君若以周難之故寄孥與賄焉不敢不許周

亂而弊是驕而貪必將背君君若以成周之衆

奉辭伐罪無不克矣若克二邑鄆弊補丹依疇

歷華君之土也若前華後河右洛左濟主茅騁

而食漆洧脩典刑以守之可以少固公從之幽

王十一年爲犬戎所殺桓公死之其子武公復

爲周司徒而變風始作鄭者其所食采地今華之鄭是也及既得號鄩施舊號於新邑則今鄭是也

緇衣美武公也

緇衣之宜兮敝予又改爲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粢兮

武公爲平王卿士緇衣其聽朝之正服也諸侯入爲卿士皆受館於王室民之愛武公不知厭也故曰子之緇衣敝歟予將爲子改爲之子適子之館歟苟還也子將授子以粢粢飧也愛之

二五八

寺四

九

鄂生

無厭之辭也

緇衣之好兮敝予又改造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粢兮緇衣之蓆兮敝予又改作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粢兮

蓆大也

緇衣三章章四句

將仲子刺莊公也

將仲子兮無踰我里無折我樹杞豈敢愛之畏我父母仲可懷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

武公夫人姜氏生莊公及共叔段愛段爲請於

莊公而封之京祭仲諫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

也公不聽曰多行不義必自斃旣而太叔命西

鄙北鄙貳於己公子呂又諫公曰不義不暱厚

將崩及太叔完聚繕甲兵具卒乘將以襲鄭

夫人將啓之則曰可矣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

伐京而逐之由是觀之莊公非畏父母之言者

也欲必致叔于死耳夫叔之未襲鄭也有罪而

未至于死是以諫而不聽諫而不聽非愛之也

未得所以殺之也未得所以殺之而不禁而曰

畏我父母君子知其不誠也故因其言而記之

三四十

寺四

十

鄂生

夫因其言而記之者以示得其情也然毛氏不知其說其叙此詩以爲不勝其母以害其弟弟叔失道而公弗禁祭仲諫而公弗聽小不忍以致大亂莊公豈不忍者哉將請也仲子祭仲也杞柳屬也異姓而干公族以謀兄弟譬如踰里而折杞也

將仲子兮無踰我牆無折我樹桑豈敢愛之畏我諸兄仲可懷也諸兄之言亦可畏也將仲子兮無踰我園無折我樹檀豈敢愛之畏人之多言仲可懷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

檀強忍之木也

將仲子三章章八句

叔于田刺莊公也

叔于田巷無居人豈無居人不如叔也洵美且仁
叔共叔段也叔之出田也民皆從之至於巷無
居者夫豈誠無居者乎莫如叔之信美而又仁
者是以從之者衆也言叔之爲人多才而好勇
不義而得衆然詩人作叔于田大叔于田之詩
非以惡段而以刺莊公者言莊公力能禁之而
不禁俟其亂而加之以大戮也

三

詩四

十一

焦亮

叔于狩巷無飲酒豈無飲酒不如叔也洵美且好
叔適野巷無服馬豈無服馬不如叔也洵美且武

叔于田三章章五句

大叔于田刺莊公也

二詩皆曰叔于田故此加大以別之非謂段爲
大叔也然不知者又加大于首章失之矣

大叔于田乘乘馬執轡如組兩驂如舞叔在數火
烈具舉禮褻暴虎獻于公所將叔無弼戒其傷女
內曰服外曰驂驂服之和如舞者之中節御之
善也用火宵田也暴徒手搏之也狃習也

叔于田乘乘黃兩服上襄兩驂鴈行叔在數火烈
具揚叔善射忌又良御忌抑磬控忌抑縱送忌
裏駕也上駕馬之最良也鴈行言與服馬相次
也騁馬曰磬止馬曰控捨拔曰縱覆簫曰送忌

辭也

叔于田乘乘鴝兩服齊首兩驂如手叔在數火烈
具阜叔馬慢忌叔發罕忌抑釋棚忌抑鬯弓忌
驪白雜毛曰鴝如手言如左右手之相助也棚
所以覆矢也鬯發弓也田事將畢則馬行遲發
矢希既畢則覆矢而發弓矣

三

詩四

十一

焦亮

大叔于田三章章十句

清人刺文公也

清人在彭駟介旁旁二矛重英河上乎翱翔
文公之十三年狄入衛使高克將兵而禦狄于
境高克之爲人好利而不顧其君文公欲遠之
不能於是久而不召衆散而歸高克奔陳公子
素爲之賦是詩清鄭邑也彭鄭郊也高克之師
皆清人也駟介馬之被甲者也一車而二矛備
折毀也英矛飾也翱翔於河上非所以禦狄也
以禦狄爲名而逐高克也以君而逐大夫不能

而假與師焉以為大無政刑矣故春秋書之曰鄭奔其師

清人在消駟介麋麋二矛重喬河上乎逍遙

消亦鄭郊也喬高也

清人在軸駟介陶陶左旋右抽中軍作好

軸亦鄭郊也將車御者在左戎右在右中軍上將也言御者還旋其車而戎右抽刃以與其將

習為容好而已

清人三章章四句

羔裘刺朝也

羔裘如濡洵直且侯彼其之子舍命不渝

緇衣羔裘諸侯之朝服也侯君也舍施也其裘光澤如濡其人信直而有君德其民稱之曰是出令而不變者言德之稱其服傷今不然也

羔裘豹飾孔武有力彼其之子邦之司直

禮維君用純故諸臣之羔裘以豹飾祛袖

羔裘晏兮三英粲兮彼其之子邦之彥兮

晏鮮盛貌也大國三卿英者才過人也粲衆也

羔裘三章章四句

遵大路思君子也

毛詩之叙曰莊公之詩也

遵大路兮摯執子之袂兮無我惡兮不寔故也

摯擊也袂袂也寔速也故舊也君子去之而欲

留之故願見之道路擊其袂而告之曰無我惡

而去我君雖失德然而不速去者舊臣之宜也

遵大路兮摯執子之手兮無我醜兮不寔好也

醜醜通好舊好也

遵大路二章章四句

女曰雞鳴刺不說德也

女曰雞鳴士曰昧旦子興視夜明星有爛將翔將

翔弋鳬與鴈弋言加之與子宜之宜言飲酒與子

偕老琴瑟在御莫不靜好知子之來之雜佩以贈

報之

夫婦相戒以風興婦人勉其君子曰雞既鳴明

星見矣可以起從外事弋取鳬鴈歸以為肴相

與飲酒偕老而不厭且非特如此而已苟子有

所招來而與之友者吾將為子雜佩以贈之言

不留色而好德也明星啓明也弋繳射也加中

也史曰以弱弓微繳加諸鳬鴈之上宜和其所

宜也雜佩衡璜琚瑀衝牙之類問遺也

女曰雞鳴三章章六句

有女同車刺忽也

有女同車顏如舜華將翔將翔佩玉瓊瑤彼美孟姜洵美且都

太子忽嘗有功於齊齊侯請妻之齊女賢而不取卒以無大國之援至於見逐故國人稱同車之禮齊女之美以刺之禮親迎則同車舜木槿也都閑也

有女同行顏如舜英將翔將翔佩玉將將彼美孟姜德音不忘

詩四

十五

聲

行道也

有女同車二章章六句

山有扶蘇刺忽也

毛詩之叙以爲所美非美故其言扶蘇荷華也曰此高下大小各得其宜云尔然而扶蘇非大木也鄭氏知其不可故易之曰此小人在上而君子在下之謂也然而喬松非惡木而游龍非美草則又曰此大臣無恩而小臣放恣之謂也夫使說者勞而不得皆叙惑之也

山有扶蘇隰有荷華不見子都乃見狂且

扶蘇扶胥小木也荷扶渠也其華菡萏子都世之美好者也狂狂猶也夫苟高而爲扶蘇之槁不若下而爲荷華之盛也忽之爲人自絜而好名非有爲國之慮也莊公多內寵而忽辭昏於齊失大國之援終以見逐譬如扶蘇之生於山其居非不高矣而枝葉不足以自庇不如荷華之生於隰得其澤以滋大故君子以爲絜而害於國乃所謂狂耳

山有橋松隰有游龍不見子充乃見狡童

詩四

十六

聲

上竦無枝曰橋游放縱也龍紅草也充美也狡壯狡也忽之爲人可謂狡童矣未可謂成人也

山有扶蘇二章章四句

蓍兮刺忽也

毛詩之叙以爲君弱臣強不倡而和故曰君倡而臣和猶風起而蓍應也夫蓍兮蓍兮風其吹女此憂懼之辭而非唱和之意也

蓍兮蓍兮風其吹女叔兮伯兮倡予和女

蓍落也木槁則其蓍懼風風至而隕矣譬如人君不能自立於國其附之者亦不可以久也故

懼而相告曰叔兮伯兮子苟倡也子將和女蓋有異志矣

褱兮褱兮風其漂女叔兮伯兮倡予要女要成也

褱兮二章章四句

校童刺忽也

彼校童兮不與我言兮維子之故使我不能餐兮賢者欲與之圖事而忽不與故憂之不遑食也彼校童兮不與我食兮維子之故使我不能息兮食祿也

三百一

詩四

十七

李果

校童二章章四句

褱裳思見正也

子惠思我褱裳涉溱子不我思豈無他人狂童之狂也且子惠思我褱裳涉洧子不我思豈無他士狂童之狂也且

鄭世子忽立未逾年厲公逐之而自立四年祭仲逐厲公而召忽二年高渠彌殺之而立子亹一年齊人殺子亹及高渠彌祭仲又立子儀厲公之出奔復入居鄭櫟子儀十四年厲公入鄭凡鄭亂二十餘年四公子爭立至厲公復入而

後鄭少安故鄭人思大國之正已曰子苟惠而思正吾亂褱裳而可以涉溱洧矣鄭無難入者子苟不我思豈無他人乎吾恐他人之先子也狂童之狂也甚矣不可緩也溱洧鄭之二水狂童忽也鄭之亂忽實啓之

褱裳二章章五句

丰刺亂也

子之丰兮俟我乎巷兮悔予不送兮

丰豐也巷門外道也君子親迎而婦人有以異志不從者既而所與爲異不終故追念其君子

三百六

詩四

十八

李果

云尔

子之昌兮俟我乎堂兮悔予不將兮

昌盛也將送也

衣錦褱衣裳錦褱裳叔兮伯兮駕予與行

錦衣庶人嫁者之服也伯叔君子之字也或曰

錦之爲貴而褱之爲尚將濟其欲者必由禮而

後可也

裳錦褱衣裳錦褱衣叔兮伯兮駕予與歸

丰四章二章章三句二章章四句

東門之墠刺亂也

東門之墀茹蘆在阪其室則邇其人甚遠

除地曰墀茹蘆茅蒐也除地以爲墀則茹蘆在阪不在墀矣女子絮己以居於室其室雖近而其人不可犯以非義如墀之遠茹蘆也

東門之栗有踐家室豈不爾思子不我即

栗女摯也徒取栗以爲禮而可以行室家之道矣非不尔思也子不由禮故不可得也東門鄭之爲亂者之所在也故墀栗皆曰東門又曰出其東門有女如雲

東門之墀二章章四句

詩四

十九

風雨思君子也

風雨淒淒雞鳴喈喈既見君子云胡不夷

風且雨淒淒然雞猶守時而鳴喈喈然譬如君子雖居亂世而不改其度也夷說也

風雨蕭蕭雞鳴膠膠既見君子云胡不瘳瘳愈也

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既見君子云胡不喜

風雨三章章四句

子衿刺學校廢也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縱我不往子寧不嗣音

青衿學子之所服也禮父母在則衣純以青嗣

續也學校不修則有去者有留者而莫之禁故留者念其去者而責之曰我雖不往見子子曷爲不傳聲問我乎

青青子佩悠悠我思縱我不往子寧不來

青佩之組綬也

挑兮達兮在城闕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

挑達往來相見貌去學而游於城闕往來無所爲耳而不來見我使我思之一日而若三月也

子衿三章章四句

詩四

三十

揚之水閔無臣也

毛詩之叙曰忽之詩也

揚之水不流東楚終鮮兄弟維予與女無信人之言人實廷女

揚水以求其能流雖束薪而有不能載矣譬如失衆之君雖其私暱爲之盡力以求興之而衆不與終不可得也是以稱其私相告教之言以譏之終鮮兄弟維予與女失衆之辭也無信人之言人實廷女失衆而多疑之辭也夫苟以人言爲舉不可信則人將誰復親之者此所謂小

人之愛人知愛之而不知所以愛之也

揚之水不流束薪終鮮兄弟維予二人無信人之言人實不信

揚之水二章章六句

出其東門閔亂也

出其東門有女如雲雖則如雲匪我思存縞衣綦巾聊樂我貞

鄭國男女相奔有出其東門而見婦人如雲衆而無所從者曰此非我所思安得縞衣綦巾聊

以樂我哉縞衣白衣男子之服也綦巾蒼巾女

子之服也思室家之樂而不可得鰥寡相見之辭也

出其閨闈有女如荼雖則如荼匪我思且縞衣茹

蘆聊可與娛

闈曲城也闈城臺也荼茅秀也茹蘆所以染也

出其東門二章章六句

野有蔓草思遇時也

野有蔓草零露漙漙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

遇適我願兮

鄭人困於亂政感蔓草之得零露以生而自傷

不及也故思得君子以被其膏澤思之而不可

得故深思之曰苟有是人也必婉然清揚美人

也鄭無是人矣然猶庶幾邂逅而見之以適其

願邂逅不期而遇也故鄭伯享趙文子於垂隴

子太叔賦野有蔓草文子曰吾子之惠也意取

此矣或曰有美一人婦人之謂也然則彼姝者

子何以畀之亦婦人也哉毛氏由此故叙以男

女失時思不期而會信如此說則趙文子將不

受雖與伯有同譏可也

野有蔓草零露漙漙有美一人婉如清揚邂逅相

遇與子偕臧

野有蔓草二章章六句

漆洧刺亂也

漆與洧方渙渙兮士與女方秉蘭兮女曰觀乎士

曰既且且往觀乎洧之外洵訏且樂維士與女伊

其相謔贈之以勺藥

渙渙冰釋而水盛也蘭蘭也訏大也勺藥香草

也

漆與洧瀏其清矣士與女矜其盈矣女曰觀乎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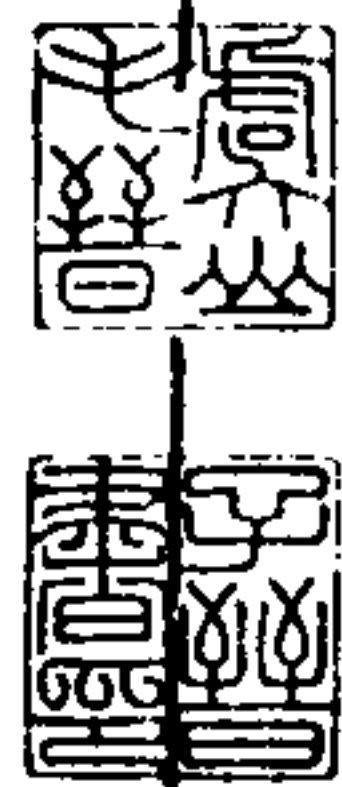
曰既且且往觀乎洧之外洵訏且樂維士與女伊

其將謔贈之以勺藥

瀏深也

漆消二章章十句

詩集傳卷第四



二十四

二十三

呆

詩集傳卷第五

齊雞鳴

國風

齊古爽鳩氏之虛武王以封太公望國於營丘而為諸侯伯其地東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無棣在禹貢青州岱山之陰濰淄之野太公姜姓本四岳之後既封於齊通工商之業便魚鹽之利民多歸之故齊為大國其後五世至哀公而變風作

雞鳴思賢妃也

毛詩之叙曰哀公之詩也

二十五

二十六

齊

雞既鳴矣朝既盥矣匪雞則鳴蒼蠅之聲東方明矣朝既昌矣匪東方則明月出之光

夫人不忘風興故以蠅聲為雞鳴以月出為東方之明

蟲飛薨薨甘與子同夢會且歸矣無庶子子憎

旦明而百蟲作方是時也子豈不欲與子同夢歟然羣臣之會於朝者亦欲散朝而歸治其家事是以為之早作庶其無以我故惡子也

雞鳴三章章四句

還刺荒也

毛詩之叙曰哀公之詩也

子之還兮遭我乎徂之間兮並驅從兩肩兮揖我謂我儼兮

還捷也徂山名也獸三歲曰有儼利也言齊人好田至以還儼相譽而不知恥之則荒之甚也子之茂兮遭我乎徂之道兮並驅從兩牡兮揖我謂我好兮子之昌兮遭我乎徂之陽兮並驅從兩狼兮揖我謂我臧兮

還三章章四句

著刺時也

二十七

詩五

郭生

俟我於著乎而充耳以素乎而尚之以瓊華乎而俟我於庭乎而充耳以青乎而尚之以瓊瑩乎而俟我於堂乎而充耳以黃乎而尚之以瓊英乎而門屏之間曰著禮壻親迎受婦於堂以出揖之於庭又揖之於著於時婦人遂見君子故識其充耳之飾充耳瑱也所以縣之者曰統素青黃三者統之色也尚飾也瓊華瓊瑩瓊英三者皆美石似玉者所以爲瑱也言此者刺時不親迎也

著三章章三句

東方之日刺衰也

東方之日兮彼姝者子在我室兮在我室兮履我即兮東方之月兮彼姝者子在我閨兮在我閨兮履我發兮

日升於東月盛於東其明無所不至國有明君則民之視之譬如日月常在其室家無敢欺之者行則起而從之矣及其衰也明不及民而民慢之行而無有從之者此所以爲刺衰也履行也即從也發起也

東方之日二章章五句

三十九

詩五

三

熊亮

東方未明刺無節也

毛詩之叙曰朝廷興居無節號令不時挈壺氏不能掌其職夫雖衰亂之世蚤莫不易挈壺之職雖或失之而天時猶在何至於未明而顛倒衣裳哉毛氏因東方未明不能辰夜而信以爲然其說亦已陋矣

東方未明顯倒衣裳顛之倒之自公召之

爲政必有節及其節而爲之則用力少而事舉苟爲無節緩急皆所以害政也夫東方未明起而顛倒其衣裳可謂急矣然猶有以爲緩而自

公召之者夫起者已遽而至於顛倒矣而猶有遲之者則政將何以堪之故必將有受其害者然則東方未明尚可以徐服其服而無至於顛倒也

東方未晞顛倒裳衣倒之顛之自公今之折柳樊圃狂夫瞿瞿不能辰夜不夙則莫

夫苟不知為政之節則或失之蚤或失之莫常不能及事之會矣以為尚蚤者為之常緩以為已晚者為之常遽緩者不意事之已至而遽者不知事之未及故其所以備患者常出於倉卒而不精故曰折柳樊圃狂夫瞿瞿為藩以禦狂夫豈不知柳之不可用哉無其備而不得已也此無節之過也瞿瞿狂貌也

東方未明三章章四句

南山刺襄公也

南山崔崔雄狐綏綏魯道有蕩齊子由歸既曰歸止曷又懷止

南山齊南山也綏綏行求匹之貌也人君之尊如南山之崔崔襄公之行如雄狐之綏綏疾其以人君而為此行也蕩平也齊子魯桓夫人文

姜也襄公之妹而通於襄公婦人謂嫁曰歸懷思也

葛屨五兩冠綏雙止魯道有蕩齊子庸止既曰庸止曷又從止

葛屨五兩則屨具於下矣冠綏雙止則綏具於上矣言文姜有匹於魯而襄公有偶於齊曷為又相從哉

蓺麻如之何衡從其畝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既曰告止曷又鞠止

蓺樹也蓺麻者必衡從獵其田而後種之譬如娶妻必告父母成禮而後取之取之如此其重而魯桓曷為不禁使得窮極其邪行哉鞠窮也折新如之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既曰得止曷又極止

南山四章章六句

甫田大夫刺襄公也

無田甫田維莠騫騫無思遠人勞心忉忉

甫大也襄公無禮義而求大功不脩德而求諸侯故告之曰無田甫田田甫田而力不給則莠盛矣無思遠人思遠人而德不及則心勞矣田

甫田則必自其小者始小者之有餘而甫田可
啓矣思遠人則必自其近者始近者之既服而
遠人自至矣

無田甫田維莠稂無思遠人勞心怛怛婉兮孌
兮總角中兮未幾見兮突而弁兮

夫欲得諸侯而求之則失諸侯之道也莊子曰
君自是爲之則殆不成夫總角之童而至於突
然弁也豈其求之哉其道則有所必至也君子
之得諸侯亦未嘗求之矣苟修其身而治其政
令諸侯不來而將安往故夫諸侯之來非求之
也不得已而受之也不得已而受之故其來也
無憂而其既來也不去此求之至也

甫田三章章四句

盧令刺荒也

毛詩之叙曰襄公之詩也

盧令令其人美且仁

盧田犬也今今纓鐸聲也時人以田獵相尚故
聞其纓鐸之聲而美之曰此仁人也猶還曰揖
我謂我儼兮耳

盧重鐸其人美且鬣

重鐸子母鐸也鬣好貌也

盧重鉤其人美且偲

鉤一鐸貫二也偲才也

盧令三章章二句

敝笱刺文姜也

敝笱在梁其魚魴鰈齊子歸止其從如雲

鰈大魚也笱非所以執魴鰈而又敝矣宜其魚
之不制也文姜之歸于魯其從者之盛如雲則
亦魯相之所不能制也

敝笱在梁其魚魴鰈齊子歸止其從如雨

魴似魴而弱鱗如雨多也

敝笱在梁其魚唯唯齊子歸止其從如水

唯唯出入不制也如水亦多也

敝笱三章章四句

載驅齊人刺襄公也

載驅薄薄簞簟弗朱鞞魯道有蕩齊子發夕

薄薄疾驅聲也簞方文席也弗車蔽也諸侯
之路車有朱革之質而羽飾襄公疾驅其車以
會文姜文姜夕發於魯而往會之莫知愧也

四驪濟濟垂轡瀾瀾魯道有蕩齊子豈弟

濟濟美貌也瀟瀟衆貌也豈弟樂易也

汶水湯湯行人彭彭魯道有蕩齊子翱翔

湯湯大貌也彭彭衆貌也言公與文姜會於通

道衆人之中而無所愧也

汶水滔滔行人儻儻魯道有蕩齊子遊遨

載驅四章章四句

猗嗟刺魯莊公也

猗嗟昌兮頎而長兮抑若揚兮美目揚兮巧趨

蹌兮射則臧兮

猗嗟嘆辭也昌盛也頎長也抑美也揚秀發也

三十五

詩五

八

清

揚眉之美也蹌趨之巧也齊人傷魯莊公徒有

威儀技藝之好而不能止其母之亂也

猗嗟名兮美目清兮儀既成兮終日射侯不出正

弓展我甥兮

目上爲名目下爲清正所射於侯中者也展誠

也姊妹之子曰甥

猗嗟變兮清揚婉兮舞則選兮射則貫兮四矢

反兮以禦亂兮

選精也貫習也四矢乘矢也反復其故處也君

子之於射也將安用之亦以禦亂焉耳今莊公

徒以爲技而已

猗嗟三章章六句

魏葛屨

國風

魏本姬姓之國晉獻公滅之以封大夫畢萬其

地南枕河曲北涉汾水舜禹之都在焉其民猶

有虞夏之遺風習於儉約而晉自僖公以來變

風既作及魏爲獻公所并其人作詩以譏刺晉

事如邶鄘之詩其實皆衛之得失故孔子之編

詩列之唐詩之上亦如邶鄘衛之次然毛氏之

叙魏詩則曰魏地陜隘其民機巧趨利其君儉

三十五

詩五

九

李彬

嗇褊急國迫而數侵削役乎大國民無所居蓋

猶以爲故魏詩而不知其爲晉詩也

葛屨刺褊也

糾糾葛屨可以履霜摻摻女手可以縫裳要之褊

之好人服之

糾糾䟽貌也夏葛屨冬皮屨摻摻猶纖纖也女

子既嫁三月廟見然後稱婦裳服之賤也君子

之爲國致隆而極廣焉故其降也猶可以不陷

今葛屨而以履霜及其暑也將安用矣婦之未

廟見也而使之縫裳及其成爲婦也將安使之

矣故曰要之襟之好人服之襟領也要領衣之貴也衣之貴者而使是好人治之猶有降也奈何遂使之縫裳乎

刺
好人提提宛然左辟佩其象揅維是褊心是以爲

提提安諦也宛辟貌也讓而辟者必左不敢當尊也女子始嫁而治其威儀其修如此而可以賤事使之歟然褊者以爲爲是無益故爲其益者而至於縫裳也惟君子則不然懼其不容降矣

三十三

詩五

十

李紘

葛屨二章一章六句一章五句

汾沮洳刺儉也

彼汾沮洳言采其莫彼其之子美無度美無度殊異乎公路

汾水出於晉其流及魏沮洳漸潤也莫酸迷也涉汾而采莫其儉信美矣然而非法非公路之所宜爲也

彼汾一方言采其桑彼其之子美如英美如英殊異乎公行彼汾一曲言采其薑彼其之子美如玉美如玉殊異乎公族

賁水薦也公路公行公族皆晉官也春秋傳曰晉成公立始宦卿之適以爲公族其餘子亦爲餘子其庶子爲公行趙盾請以括爲公族而盾爲耗車耗車戎車之倅也盾庶子也而爲耗車則耗車公行也然則公路公行一也以其主君之路車謂之公路以其主兵車之行列謂之公行耳

汾沮洳三章章六句

園有桃刺時也

園有桃其實之殷心之憂矣我歌且謠不知我者謂我士也驕彼人是哉子曰何其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誰知之蓋亦勿思

三十六

詩五

十

熊亮

園有桃則食桃非其園之所有則不食矣然則不耕者不可以食粟不織者不可以衣帛仁人君子不得坐而治民矣此孟子所謂許行之道魏人則有治此說者也夫必耕而後食小人之所謂難也而有人焉且力行之尚有非之者哉維君子憂其不可而歌謠以告人而人且有謂之驕而詰之者曰彼人是矣子獨謂何乎世皆以夫人爲是而莫知其非者則將舉而從之此

君子之所憂也故曰心之憂矣其誰知之人之不知其非也蓋亦喜其可喜而未思其不可也思之則其不可者見矣故曰其誰知之蓋亦勿思

園有棘其實之食心之憂矣聊以行國不知我者謂我士也因極彼人是哉子曰何其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誰知之蓋亦勿思

棘藎也聊以行國行告人以不可也極中也

園有桃二章章十二句

陟岵孝子行役思念父母也

三六

詩五

十一

熊亮

陟彼岵兮瞻望父兮父曰嗟予子行役夙夜無已上慎旃哉猶來無止

山無草木曰岵孝子登高以望其父而不見則思其將行之戒以自慰猶尚也尚可以復來無止死也

止死也

陟彼屺兮瞻望母兮母曰嗟予季行役夙夜無寐上慎旃哉猶來無棄

山有草木曰屺

陟彼岡兮瞻望兄兮兄曰嗟予弟行役夙夜必偕上慎旃哉猶來無死

必偕必與同役者偕無獨行也

陟岵三章章六句

十畝之間刺時也

毛詩之叙曰其國削小民無所居夫國削則民逝矣未有地亡而民存者也且雖小國豈有一夫十畝而尚可以爲民者哉

十畝之間兮桑者閑閑兮行與子還兮

此君子不樂仕於其朝之詩也曰雖有十畝之田桑者閑閑其可樂也行與子歸居之夫有十畝之田其所以爲樂者亦鮮矣而可以易仕之

三六

詩五

十一

齊生

樂則仕之不可樂也甚矣

十畝之外兮桑者泄泄兮行與子逝兮

泄泄閑貌也

十畝之間二章章三句

伐檀刺貪也

坎坎伐檀兮寘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漣漪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貆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

坎坎伐檀聲也檀性堅忍宜爲車耳伐檀而寘之河上河非用車之處雖使河水清且漣漪而猶

不見用君子之仕於亂世其難合也如檀之於河至於小人則不然不稼不穡而取禾三百廛不狩不獵而縣貆於庭矣君子不得其君不仕小人未可以取而取之矣種之曰稼斂之曰穡百畝曰廛貉子曰貆

坎坎伐輻兮寘之河之側兮河水清且直猗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億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特兮彼君子兮不素食兮

水平則流直獸三歲曰特

坎坎伐輪兮寘之河之漚兮河水清且淪猗不稼

二十七

詩五

十四

郭生

不穡胡取禾三百困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鵲兮彼君子兮不素飭兮

淪竭也

伐檀三章章九句

碩鼠刺重斂也

碩鼠碩鼠無食我黍三歲貫女莫我肯顧逝將去女適彼樂土樂土爰得我所

碩大也重斂以自封猶鼠之食人以自養也貫事也

碩鼠碩鼠無食我麥三歲貫女莫我肯德逝將

去女適彼樂國樂國樂國爰得我直碩鼠碩鼠無食我苗三歲貫女莫我肯勞逝將去女適彼樂郊樂郊樂郊誰之永號

勞勞來也欲適樂郊而不可得故曰誰為樂郊可長號而求之者哉

碩鼠三章章八句

詩集傳卷第五

十五

十五

郭生

詩集傳卷第六

唐蟋蟀

國風

唐者帝堯之舊都成王以封母弟叔虞謂之唐侯南有晉水至于變改爲晉侯其地在禹貢太行恒山之西太原太岳之野晉侯變之曾孫成侯始徙居曲沃其孫穆侯又徙於絳僖公之世變風既作其詩憂深思遠猶有堯之遺俗故雖晉詩而謂之唐以爲此堯之舊而非晉德之所及也

蟋蟀刺晉僖公也

蟋蟀在堂歲聿其莫今我不樂日月其除無已太康職思其居好樂無荒良士瞿瞿

蟋蟀蛩也歲寒則蛩入於堂聿遂也除去也此詩君臣相告語之辭也僖公儉而不中禮故告之曰蟋蟀在堂歲其遂莫矣而君不樂日月捨去矣君曰無乃已太康歟吾念吾職之所居者是以不皇樂也曰不然君子之不爲樂懼其荒耳苟樂而不荒斯可矣君子之於樂也瞿瞿而不違禮耳

蟋蟀在堂歲聿其逝今我不樂日月其邁無已太

康職思其外好樂無荒良士蹶蹶

既思其職又思其職之外蹶蹶敏也

蟋蟀在堂役車其休今我不樂日月其慆無已太康職思其憂好樂無荒良士休休

歲晚則入居於室而役車止慆過也休休樂也

蟋蟀三章章八句

山有樞刺晉昭公也

山有樞隰有榆子有衣裳弗曳弗婁子有車馬弗馳弗驅宛其死矣他人是愉

樞莖也婁亦曳也愉樂也人君有衣服車馬鍾

鼓飲食而不能用譬如山木之不采終亦腐敗

摧毀歸於無用而已

山有栲隰有杻子有廷內弗洒弗埽子有鍾鼓弗鼓弗考宛其死矣他人是保

栲山樗也杻櫨也考擊也保安也

山有漆隰有栗子有酒食何不日鼓瑟且以喜樂且以永日宛其死矣他人入室

永引也

山有樞三章章八句

揚之水刺晉昭公也

揚之水白石鑿鑿素衣朱襮從子于沃既見君子云何不樂

昭公始封相叔于曲沃沃盛強昭公微弱雖欲去之而不可得矣譬如揚水以求其能流雖物之易流者有不能流矣而況於石乎祇以益其鑿鑿耳鑿鑿繫也民知昭公之不振也故將具諸侯之衣以從相叔于沃素衣中衣也襮繡領也諸侯之中衣緣以丹朱領以繡繡

揚之水白石皓皓素衣朱繡從子于鵠既見君子云何其憂

三百八十一

詩六

三

李杲

皓皓白也繡繡領也鵠沃之邑也

揚之水白石粼粼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

粼粼清澈也命相叔之政命也聞而不敢以告人爲之隱也相叔將以傾晉而民爲之隱欲其成矣

揚之水三章二章章六句一章章四句

椒聊刺晉昭公也

椒聊之實蕃衍盈升彼其之子碩大無朋椒聊且遠條且

椒之性芬烈而能奪物者也今其實蕃衍而盈

升則其近之者未有不見奪者也相叔篤碩廣大無有與敵者以相叔之德而傾晉猶以椒之芬而奪物也故曰椒聊且遠條且言信如椒之遠芬也條長也

椒聊之實蕃衍盈掬彼其之子碩大且篤椒聊且遠條且

兩手曰掬

椒聊二章章六句

綢繆刺晉亂也

綢繆束薪三星在天今夕何夕見此良人子兮子兮如此良人何

三百八十二

詩六

四

李杲

綢繆猶纏綿也合異姓以爲昏姻譬如錯取衆薪而束之耳薪之爲物束之則合而釋之則解是以綢繆固之而後可以望其合也三星參也古者昏禮於歲之隙昏而參見於東方則十月也於是昏禮始行矣夫昏姻之難自其納采問名綢繆不已時至而後親迎民之爲之也勞矣故其成也則曰今夕何夕見此良人今夕何夕云者幸之之辭也然而居於亂世室家不能相保既已成昏而懼其失之也則曰子兮子兮如

此良人何子兮子兮云者有所戀之之辭也

綢繆束芻三星在隅今夕何夕見此邂逅子兮子兮如此邂逅何

參在東南則十月之後也

綢繆束楚三星在戶今夕何夕見此粲者子兮子兮如此粲者何

參直於戶則正月也三女曰粲大夫一妻二妾

綢繆三章章六句

扶杜刺時也

有扶之杜其葉湑湑獨行踽踽豈無他人不如我

三

詩六

五

影

同父嗟行之人胡不比焉人無兄弟胡不飲焉

扶特貌也杜赤棠也湑湑盛也踽踽無所親也

晉君遠其兄弟而親異姓譬如扶杜條幹不足

以相扶特盛其葉耳君子欲告之而懼其不信

故告其所與行之人使爲之飲比其兄弟必告

其所與行者庶其無疑之也

有扶之杜其葉菁菁獨行踽踽豈無他人不如我

同姓嗟行之人胡不比焉人無兄弟胡不飲焉

扶杜二章章九句

羔裘刺時也

羔裘豹祛自我人居居豈無他人維子之故

君之處於民上猶豹祛之在羔裘耳豹雖甚貴

而以羔爲本君雖甚尊而由有民以安其居舍

羔則豹無所施而無民則君無所託矣今奈何

不吾卹乎且吾之所以不去非無他人也特以

故舊念子耳子豈反謂我不能去而苦我哉

羔裘豹裘自我人究究豈無他人維子之好

究久也君之所以能久於此者由有民也好舊

好也

羔裘二章章四句

三

詩六

六

李

鵲羽刺時也

毛詩之叙曰昭公之後大亂五世君子下從征

役而作此詩

肅肅鵲羽集于苞栩王事靡盬不能蓺稷黍父母

何怙悠悠蒼天曷其有所

肅肅羽聲也苞稊也相杼也鵲似鴈性不木止

猶人之不安於征役也盬不攻致也怙恃也

肅肅鵲翼集于苞棘王事靡盬不能蓺黍稷父

母何食悠悠蒼天曷其有極肅肅鵲行集于苞桑

王事靡盬不能蓺稻粱父母何嘗悠悠蒼天曷其

有常

行列也

鵠羽三章章七句

無衣美晉武公也

豈曰無衣七兮不如子之衣安且吉兮

禮侯伯七命冕服七章諸侯不命於天子則不成爲君周衰諸侯有不侯王命者武公始并晉國獨能請命于周故曰以晉之力豈不足以爲是七章之衣乎然而不如子之賜我安且吉也豈曰無衣六兮不如子之衣安且煥兮

三章四

詩六

七

葉清

天子之卿六命車旗衣服以六爲節不敢必當侯伯故復稱其次也煥煖也

無衣二章章三句

有杕之杜刺晉武公也

有杕之杜生于道左彼君子兮噬肯適我中心好之曷飲食之

噬逝通杜之生於道左行者之所願休息也而特生寡蔭人是以無往就之者譬如國君士之所願事也而無恩於人彼君子則亦舍我而逝耳尚誰肯適我哉苟誠好之曷不試飲食之庶

其肯從我乎

有杕之杜生于道周彼君子兮噬肯來遊中心好之曷飲食之

周曲也

有杕之杜二章章六句

葛生刺晉獻公也

葛生蒙楚歆蔓于野予美亡此誰與獨處獻公好戰攻君子征役不反故婦人多怨曠者婦人之託君子譬如葛之蒙楚歆之被野耳今予所美亡矣將誰與哉亦獨處而已

三章

詩六

八

葉清

葛生蒙棘歆蔓于域予美亡此誰與獨息域塋域也

角枕粲兮錦衾爛兮予美亡此誰與獨旦

旦朝也物存而夫亡是以感物而思之也

夏之日冬之夜百歲之後歸于其居

夏之日冬之夜思者於是劇矣思之而不可得則曰不可生得而見之矣要之百歲之後歸于其居而已居墳墓也思之深而無異心此唐風之厚也

冬之夜夏之日百歲之後歸于其室

葛生五章章四句

采芩刺晉獻公也

采芩采芩首陽之顛人之爲言苟亦無信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爲言胡得焉

芩大苦也首陽雷首也夷齊居其陽故謂之首陽采芩者皆曰吾於首陽取之首陽則信有芩矣而采者未必然也事蓋有似而非者獻公好聽讒言不究其實而輒從之申生之死不究其實之故也故教之曰人之爲此言以告也苟亦勿信姑置之而徐究其實事苟不然則人之爲言者將何得焉無得而爲之者世無有也然則不禁讒而讒自止矣

三十五

詩六

九

上

采苦采苦首陽之下人之爲言苟亦無與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爲言胡得焉

苦茶也

采葑采葑首陽之東人之爲言苟亦無從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爲言胡得焉

采芩三章章八句

秦車鄰

國風

唐虞之際皋陶之子曰伯翳佐禹治水有功舜

命爲虞官掌上下草木鳥獸賜姓曰嬴夏商之間子孫或在中國或在夷狄商之衰也中涓居於西戎以保西垂其六世孫大維大維適子成庶子非子非子事周孝王養馬汧渭之間馬大蕃息孝王分大維之國爲附庸邑之秦至曾孫秦仲而大戎滅大維之族宣王乃以秦仲爲大夫以誅西戎而秦之變風始作其後平王東遷而秦仲之孫襄公興兵救周平王賜之岐豐之田列爲諸侯遂有西周畿內之地在禹貢荆岐終南惇物之野二十九世而并諸侯有天下故孔子叙詩列之八國之後由此故也

三十六

詩六

十

上

車鄰美秦仲也

有車鄰鄰有馬白顛未見君子寺人之令

秦自非子始封至曾孫秦仲始有車馬侍御禮樂之好鄰鄰衆車聲也白顛的顛也寺人內小臣也士之將見秦仲也則使寺人傳告之凡此皆人君之常禮而秦之先君皆所未有也

阪有漆隰有栗既見君子並坐鼓瑟今者不樂逝者其耄

人君之有禮樂猶阪之有漆隰之有栗也苟不

與人用之則亦為無用之物而已故士之既見秦仲也秦仲則與之並坐而鼓瑟曰今者不與子樂之吾恐逝者耄老而不能用矣

阪有桑隰有楊既見君子並坐鼓簧今者不樂逝者其亡

車鄰三章一章四句二章章六句

駟驥美襄公也

駟驥孔阜六轡在手公之媚子從公于狩

驥驥也阜大也襄公脩其車馬乘四驥以出田其馬碩大而馴服御者以手執其轡而已無所

三

詩六

十一

亮

用巧也於是時也襄公之臣能以道媚于國者寔從公狩言其常與賢者共樂也

奉時辰牡辰牡孔碩公曰左之舍拔則獲

時是也辰時也禮冬獻狼夏獻麋春秋獻鹿豕群獸故虞人翼獸以待公射必以其時於是公謂御者左之以射其左其射也舍拔而獲獸矣拔筈也

遊于北園四馬既閑輶車鸞鑣載儉歇驕

襄公之所以能使車馬調適射中而獲多者於其平居遊於北園也則既閑習之矣四馬乘馬

也輶車輕車也所以驅獸所謂驅逆之車也置鸞於鑣異於乘車也載始也儉歇驕田犬也長喙儉短喙歇驕始之者始達其搏噬也凡此皆遊於北園之所習也

駟驥三章章四句

小戎美襄公也

小戎伐收五檠梁輶

兵車在前啓行者元戎其次小戎伐淺也收軫也兵車之比乘車則前後淺五五束之也檠歷錄也梁輶也輶輶也輶上曲句輶謂之梁輶一

三

詩六

十一

亮

輶而以革束之者五束有歷錄之文也

游環脅驅陰鞞塗續

游環新環也游於服馬之背而貫駢之外轡以禁其出故春秋傳曰如駢之有新脅驅以革為之首屬於輶尾屬於軫著服馬之外脅以止駢之入陰揜軌也在軾前輶上鞞環附焉鞞駢之所引也續續鞞也綴綴於其端塗以白金沃綴也

文茵暢轂駕我騏驎

茵車褥也以虎皮為之謂之文茵暢轂長轂也

青黑曰騏左足白曰騊

言念君子溫其如玉在其板屋亂我心曲

秦之西垂以板為屋襄公屢征而戎而民樂為之用故矜其車馬而不厭雖婦人念其君子而亦無怨也

四牡孔阜六轡在手騏驎是中騊驪是驂

赤馬黑驎曰駟黃馬黑喙曰騊

龍盾之合塗以鰲輈

龍盾畫龍於盾也合而載之以為車蔽鰲在軾前所以繫驂之內轡者以白金沃之輈之內

二八十六

詩六

十三

樂清

轡納於鰲者也驂之外轡則御者執之

言念君子溫其在邑方何為期胡然我念之

君子於何為還期乎何我念之深也

伐駒孔群公矛塗錡蒙伐有苑

以薄金介馬曰伐駒孔群言其和也公三隅矛也錡其錡也蒙雜也伐盾也畫雜羽於盾苑然有文也

虎韞鏤膺交韞二弓竹閉緹縢

虎韞以虎皮飾弓室也鏤膺以刻金飾馬帶也交二弓於韞備折毀也閉縢也緹縢也縢約也

弛弓則以竹為縢以繩約之於弓限以備損傷

言念君子載寢載興厭厭良人秩秩德音

厭厭安也秩秩有序也

小戎三章章十句

蒹葭刺襄公也

蒹葭蒼蒼白露為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遡洄從之道阻且長遡游從之宛在水中央

蒹葭也葭蘆也蒹葭之方盛也蒼蒼其強勁而不適於用至於白露凝戾為霜然後堅成可施

於用矣襄公興於西戎知以耕戰富國強兵而

三

詩六

十四

清

不知以禮義終成之非不蒼然盛也而君子以

為未成故告之曰有賢者於是不遠也在水之

一方耳胡不求與為治哉維不以其道求之也

則道阻且長不可得而見矣如以其道求之則

宛然在水之中耳逆流而上曰遡洄順流而涉

曰遡游

蒹葭淒淒白露未晞所謂伊人在水之湄遡洄從

之道阻且躋遡游從之宛在水中坻

水草之交曰湄躋升也坻小渚也

蒹葭采采白露未已所謂伊人在水之渚遡洄從

之道阻且右遡游從之宛在水中沚

涘厓也右出其右也小渚曰沚

蒹葭三章章八句

終南戒襄公也

此詩美襄公耳未見所以爲戒者豈以壽考不忘爲戒之歟

終南何有有條有梅君子至止錦衣狐裘顏如渥丹其君也哉

終南周南山也條栢也梅栢也錦衣狐裘諸侯之服也記曰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渥丹赤

二四六六

詩六

十五

李彬

而澤也襄公既爲諸侯受服于周其人尊而悅之故曰終南則有草木以自衣被而成其深君子則有服章以自嚴飾而成其尊顏如渥丹其君也哉嚴憚之辭也

終南何有有紀有堂君子至止黻衣繡裳佩玉將將壽考不忘

紀基也堂亦基也終南有畢道其旁如堂之牆青黑爲黻五色備爲繡君子之佩玉非以爲容好而已將使壽考而不忘禮也

終南二章章六句

黃鳥哀三良也

交交黃鳥止于棘誰從穆公子車奄息維此奄息百夫之特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穆公以子車氏之三子爲殉皆秦之良也國人哀之爲賦此詩言臣之託君猶黃鳥之止于木交交其和鳴今三子獨不得其死曾鳥之不若也人百其身者欲以百人贖其一身也然三良之死穆公之命也康公從其言而不改其亦異於魏顆矣故黃鳥之詩交譏之也

三六二

詩六

十六

李彬

交交黃鳥止于桑誰從穆公子車仲行維此仲行百夫之防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交交黃鳥止于楚誰從穆公子車鍼虎維此鍼虎百夫之禦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黃鳥三章章十二句

晨風刺康公也

鴝彼晨風鬱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鴝疾飛貌也晨風鸛也賢者之欲仕於大國猶

晨風之欲止於北林故其未獲見也欽欽而憂君柰何獨忘我而不顧乎

山有苞櫟櫟有六駮未見君子憂心靡樂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櫟柞櫟也駮榆梓也其皮青白如駮言六未詳賢者之仕於大國非特自爲也以爲山則有櫟櫟則有駮可以大國而獨無其人乎故也

山有苞櫟櫟有樹櫟未見君子憂心如醉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棣唐棣也棣赤羅也

二六三

詩六

十七

鄭生

晨風三章章六句

無衣刺用兵也

豈曰無衣與子同袍王于興師脩我戈矛與子同仇

古者君與民同其甘苦非謂其無衣也然有是袍也願與之同之故於王之興師也民皆自脩其戈矛而與之同仇矣傷今無恩於民而用其死也秦本周地故其民猶思周之盛時而稱先王焉

豈曰無衣與子同澤王于興師脩我矛戟與子偕

作

澤褻衣近垢汙者也

豈曰無衣與子同裳王于興師脩我甲兵與子偕行

無衣三章章五句

渭陽康公念母也

我送舅氏曰至渭陽何以贈之路車乘黃我送舅氏悠悠我思何以贈之瓊瑰玉佩

母之兄弟曰舅康公之母晉獻公之女而文公之姊也文公遭驪姬之難未反而秦姬卒穆公

二六三

詩六

十八

鄭生

之納文公而康公送之渭陽傷母之不及見而作是詩也

渭陽二章章四句

權輿刺康公也

於我乎夏屋渠渠今也每食無餘吁嗟乎不承權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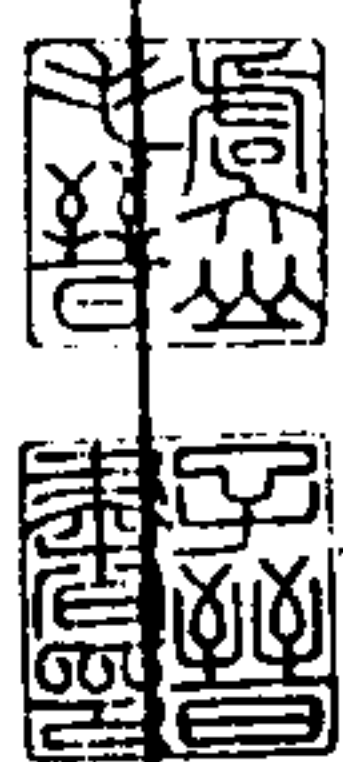
穆公好賢居之以大屋渠渠其深廣至於康公而遇之薄矣食之無餘者故曰不承權輿權輿始也

於我乎每食四簋今也每食不飽吁嗟乎不承

權輿

權輿二章章五句

詩集傳卷第六



五

亮

詩集傳卷第七

陳宛丘

國風



陳太皞伏犧氏之墟今淮陽郡是也昔帝舜之
胄有虞閼父爲武王陶正武王賴其利器用與
神明之後封其子媯滿於陳都於宛丘之側妻
以元女大姬其封域在禹貢豫州之東其地廣
平無名山大川西望外方東不及孟豬大姬婦
人尊貴好祭祀巫覡歌舞之事其民化之五世
至幽公淫荒遊蕩無度國人刺之而陳之變風
始作然原其風出於大姬蓋列國之風皆有所
自起方周之盛時王澤充塞其善者篤於善不
善者以禮自將亦不至於惡其後周德既衰諸
侯各因其舊俗而增之善者因善以入於惡而
不善者日以益甚故晉以堯之遺風爲儉不中
禮陳以大姬之餘俗爲遊蕩無度亦理勢然也
宛丘刺幽公也

子之湯兮宛丘之上兮洵有情兮而無望兮
湯蕩也外高中下宛丘幽公遊蕩無度信有情
矣然而無威儀以爲民望

坎其擊鼓宛丘之下無冬無夏值其鷺羽

坎鼓聲也值持也白鷺之羽可以為舞者之翳
坎其擊缶宛丘之道無冬無夏值其鷺翮

缶蓋屬

宛丘三章章四句

東門之枌疾亂也

東門之枌宛丘之枌子仲之子婆娑其下

東門宛丘為亂者之所期會也枌白榆也枌杆
也子仲陳大夫氏也婆娑舞也

穀旦于差南方之原不績其麻市也婆娑

穀善也差擇也為亂者相告以良日相差擇而

三十七

詩七

二

声

推南方原氏之女原與子仲陳大夫之著也今
而猶然則其民可知矣

穀旦于逝越以駸邁視爾如收貽我握椒

逝往也越於也駸麻總也收苾苾也小草而多

華男女既相告以相差擇今則又相告而往矣

於是遂以其麻行往會之於其會也相諛以收

而相遺以椒相與為淫蕩而莫知恥也

東門之枌三章章四句

衡門誘僖公也

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泌之洋洋可以樂飢豈其食

魚必河之魴豈其取妻必齊之姜豈其食魚必河
之鯉豈其取妻必宋之子

衡門橫木為門也棲遲遊息也泌泉水也夫棲
遲必大屋樂飢必飲食食魚必魴鯉取妻必姜
子此四者誰不欲之然人未嘗必此四者而後
可以為必此四者而後可則終身有不獲者故
從其所有而為之及其至也雖天下之美無加
焉不然雖有天下之至美而常挾不足之心以
待之則終亦不為而已矣僖公自謂小國無意
於為治故陳此以誘之

三十九

詩七

三

清

衡門三章章四句

東門之池刺時也

東門之池可以漚麻彼美淑姬可與晤歌

漚柔也晤遇也陳君荒淫無度而國人化之皆

不可告語故其君子思得淑女以化之於內婦

人之於君子日夜處而無間庶可以漸革其暴

如池之漚麻漸漬而不自知也

東門之池可以漚紵彼美淑姬可與晤語

紵麻屬

東門之池可以漚管彼美淑姬可與晤言

菅茅也

東門之池三章章四句

東門之楊刺時也

東門之楊其葉牂牂昏以為期明星煌煌

牂牂盛極貌也昏禮以歲之隙楊葉牂牂則春

夏之交也時既已晚矣幸其成禮而昏以為期

至於明星煌煌而又不至是以怨之也

東門之楊其葉肺肺昏以為期明星晢晢

肺肺亦盛極也

東門之楊二章章四句

墓門刺陳佗也

墓門有棘斧以斯之夫也不良國人知之知而不已誰昔然矣

陳佗陳文公之子而桓公之弟也桓公疾病佗

殺其太子免而代之桓公之世陳人知佗之不

臣矣而桓公不去以及於亂是以國人追咎桓

公以為桓公之智不能及其後故以墓門刺焉

夫墓門而生棘亦以斧析之則已不然吾恐女

死而棘盛以害女墓也斯析也夫陳佗也佗之

不良國人莫不知之者知而不之去昔者誰為

此乎蓋歸咎桓公也然毛氏不知墓門之為桓

公而以為陳佗故以斧鷄皆為佗之師傳其序

此詩亦曰佗無良師傳以至於不義惡加於萬

民失之矣

墓門有梅有鷄萃止夫也不良歌以訊之訊子不

顧顛倒思子

梅柟也鷄惡聲鳥也萃集也墓門有梅而鷄則

集之梅雖善將得全乎桓公之沒也雖有太子

免以為後而佗在焉求太子之無危不可得矣

訊告也告之而不予顧至於顛沛而後念吾言

矣夫顛沛而後念其言則已晚矣

墓門二章章六句

防有鵲巢憂讒賊也

毛詩之序曰宣公之詩也

防有鵲巢即有旨苕誰侮子美心焉惻惻

防即皆丘陵也苕草也防有鵲巢衆鳥皆得居

之即有旨苕衆人皆得采之朝有讒人而君不

明則君子不保其祿位譬如鵲巢旨苕恐為人

所奪耳併張誑也子之所美謂君也

中唐有甕即有旨鵲誰侮子美心焉惕惕

唐堂塗也甃令適也鵲綬草也唐之有甃衆人所得踐履也叩之有鵲亦衆人所得共采也

防有鵲巢二章章四句

月出刺好色也

月出皎兮佼人僚兮舒窈糾兮勞心悄兮月出皓兮佼人懽兮舒憂受兮勞心慄兮月出照兮佼人燎兮舒夭紹兮勞心慘兮

婦人之美盛如月出之光僚懽皆好也燎明也舒遲也窈糾憂受天紹皆舒之姿也悄慄慘皆憂也思而不見則憂矣

月出三章章四句

株林刺靈公也

胡爲乎株林從夏南匪適株林從夏南

靈公與其大夫孔寧儀行甫淫於夏徵舒之母朝夕而往夏氏之邑故其民相與語曰君胡爲乎株林乎將以從夏南耳非徒適株林也將以從夏南耳株林夏氏邑子南徵舒字也

駕我乘馬說于株野乘我乘駒朝食于株

株林二章章四句

澤陂刺時也

毛詩之叙曰靈公之詩也

彼澤之陂有蒲與荷有美一人傷如之何寤寐無爲涕泗滂沱

陂澤障也婦人之色如蒲荷之美思而不見故憂傷涕泗也自目曰涕自鼻曰泗

彼澤之陂有蒲與蘭有美一人碩大且卷寤寐無爲中心悄悄

蘭蘭也卷好也悄悄猶悒悒也

彼澤之陂有蒲菡萏有美一人碩大且儼寤寐無爲輾轉伏枕

詩止於陳靈何也古之說者曰王澤竭而詩不作是不然矣子以爲陳靈之後天下未嘗無詩而仲尼有所不取也蓋亦嘗原詩之所爲作者乎詩之所爲作者發於思慮之不能自己而無與乎王澤之存亡也是以當其盛時其人親被王澤之純其心和樂而不流於是焉發而爲詩則其詩無有不善則今之正詩是也及其衰也有所憂愁憤怒不得其平淫佚放蕩不合於禮者矣而猶知復反於正故其爲詩也亂而不蕩則今之變詩是也及其大亡也怨君而思叛越

禮而忘反則其詩遠義而無所歸嚮由是觀之天下未嘗一日無詩而仲尼有所不取也故曰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先王之澤尚存而民之邪心未勝則猶取焉以為變詩及其邪心大行而禮義日遠則詩淫而無度不可復取故詩止於陳靈而非天下之無詩也有詩而不可以訓焉耳故曰陳靈之後天下未嘗無詩由此言之也

澤陂三章章六句

三升

國風

三升

詩七

八

集義

檜高辛氏火正祝融之墟在禹貢豫州外方之北滎波之南居滎洧之間祝融氏八姓唯姁姓檜實處其地周衰為鄭桓公所滅其世次微滅不傳故其作詩之世不可得而推也

羔裘大夫以道去其君也

羔裘逍遙狐裘以朝豈不爾思勞心忉忉

緇衣羔裘諸侯之朝服也錦衣狐裘其所以朝天子之服也檜君好盛服故以其朝服燕而以其朝天子之服朝夫君之為是也則過矣然而非大惡也而大夫以是去之何哉孔子之去魯

為女樂故也而曰膳肉不至蓋諱其大惡而以微罪行檜大夫之羔裘則孔子之膳肉也歟此所謂以道去其君也

羔裘朝朝狐裘在堂豈不爾思我心憂傷羔裘如膏日出有曜豈不爾思中心是悼

如膏言光澤也

羔裘三章章四句

素冠刺不能三年也

庶見素冠兮棘人樂樂兮勞心博博兮

庶幸也喪禮既祥祭而縞冠素紕棘急也君子

三升

詩七

九

集義

之居喪皇皇若無所容者此所謂棘人也樂樂者貌也博博憂勞也憂不見是人也

庶見素衣兮我心傷悲兮聊與子同歸兮

除成喪者其祭也朝服縞冠朝服緇衣素裳素衣者素裳也聊與子同歸云者願見有禮之人

與之同歸也

庶見素韠兮我心蘊結兮聊與子如一兮

禮韠從裳色故韠亦以素記曰子夏三年之喪畢見於夫子援琴而弦衍衍而樂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及也夫子曰君子也閔子騫三年

之喪畢見於夫子援琴而弦切切而哀作而曰
先王制禮不敢過也夫子曰君子也子路曰何
為皆君子也夫子曰子夏哀已盡能引而致之
於禮閔子哀未盡能自割以禮夫三年之喪賢
者之所輕而不敢過不肖者之所難而不敢不
勉此所謂如一也

素冠三章章三句

隰有萋楚疾恣也

隰有萋楚猗猗其枝天之沃沃樂子之無知

萋楚銚弋也蔓而不累其枝猗猗而已以喻君

三

詩七

十一

身生

子有欲而不留欲也天少也沃沃柔和也君子
幸其少而柔和不樂其有知而恣也

隰有萋楚猗猗其華天之沃沃樂子之無家隰有
萋楚猗猗其實天之沃沃樂子之無室

隰有萋楚三章章四句

匪風思周道也

匪風發兮匪車偈兮顧瞻周道中心怛兮

周道既喪諸侯為票疾之政非風也而其至發
發非車也而其行偈偈是以顧瞻周道而怛然
傷之也

匪風飄兮匪車嘒兮顧瞻周道中心弔兮
迴風為飄嘒嘒無節度也

誰能享魚漑之金鰲誰將西歸懷之好音

鰲金鰲耳魚煩則碎治民煩則散善享魚者亦
鰲其金鰲安以待其熟耳周之先王其所以治
民者亦猶是也安用票疾之政為哉誠有能復
為周家之安靖民皆以好音歸之矣西周所在
也

匪風三章章四句

曹蜉蝣

國風

三

詩六

十一

清

曹今之濟陰郡武王以封叔振鐸其地在禹貢
兗州陶丘之北雷夏荷澤之野昔堯嘗遊成陽
死而葬焉舜漁雷澤其民化之其遺俗重厚多
君子務稼穡薄衣食以致蓄積介於魯衛之間
又寡於患難未時富而無教乃更驕侈十一世
昭公立而變風遂作

蜉蝣刺奢也

毛詩之叙曰昭公之詩也

蜉蝣之羽衣裳楚楚心之憂矣於我歸處

蜉蝣渠略也朝生而夕死方其生也不知慮死

而自好其羽翼曹君危亡之不卹而楚楚然絮其衣服如蜉蝣也是以君子悲其淺陋而知其不能慮遠憂其國以及其身曰我將於何歸處乎

蜉蝣之翼采采衣服心之憂矣於我歸息蜉蝣掘閱麻衣如雪心之憂矣於我歸說

掘閱掘地解閱也麻衣深衣也諸侯朝則朝服夕則深衣

蜉蝣三章章四句

候人刺近小人也

三八十

詩七

十二

清

毛詩之序曰共公之詩也

彼候人兮何戈與祿彼其之子三百赤芾

候人掌道路送迎賓客而為之衛故何戈與祿夫候人則知何戈與祿而已而君寵之至使之服赤芾者三百人何哉祿受也芾韞也一命緼芾黜珩再命赤芾黜珩三命赤芾葱珩大夫以上赤芾乘軒晉文公入曹數之以乘軒者三百人即此歟

維鵜在梁不濡其翼彼其之子不稱其服

鵜洿澤當在水中求食而已今乃處魚梁之上

曾不濡翼而得魚以為食譬如小人當何戈而役耳今乃處朝廷而服赤芾

維鵜在梁不濡其味彼其之子不遂其媾

味喙也遂達也與小人為婚媾未有達者也

蒼兮蔚兮南山朝隴婉兮變兮季女斯飢

蒼蔚雲興貌也小人朋黨相援並進於朝如南山之升雲蒼蔚而上莫之能止君子守道困窮於下如幼弱之女雖有飢寒之患而婉變自保不妄從人季女者無求於人而人之所當求也

候人四章章四句

三八十

詩七

十三

李果

鵲鳩刺不壹也

鵲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

鵲鳩鵲鳩也鵲鳩之哺其子朝從上下莫從下上平均如一君子之於人其均一亦如是也儀其見於外者有外為一而心不然者矣君子之一也非獨外為之其中亦信然也故曰其儀一兮心如結兮

鵲鳩在桑其子在梅淑人君子其帶伊絲其帶伊絲其弁伊騏

騏或作璫璫弁之結飾以玉爲之帶伊絲矣而弁不璫則爲充於下而不充於上上下下有一不充則爲不一矣君子之行無不充足者故周旋反覆視之而無不如一譬如絲帶而充之以璫弁耳夫無一不然者一之至也德未充而求其能一不可得也既已充矣而求其有一不然亦不可得也

鳴鳩在桑其子在棘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鳴鳩在桑其子在榛淑人君子正是國人正是國人胡不萬年

二〇八六

詩七

古

果

鳴鳩則在桑而已其子則不可常也以其愛之則宜其無所不從然以爲從其在梅則失其在棘從其在棘則失其在榛是以居一以俟之而無不及者此得一之要也

鳴鳩四章章六句

下泉思治也

毛詩之序曰共公之詩也

冽彼下泉浸彼苞稂懷我寤歎念彼周京

冽寒也下泉泉之下流者也苞本也稂童梁也稂非漑草得水則病民之苦於虐政猶稂之得

下泉也懷歎聲也

冽彼下泉浸彼苞蕭懷我寤歎念彼京周蕭蒿也

冽彼下泉浸彼苞蕭懷我寤歎念彼京師芄芄黍苗陰雨膏之四國有王郇伯勞之

芄芄盛也稂蕭著黍皆非漑草而下泉陰雨皆水也然稂蕭著以病而黍苗以盛則下泉無度而雨有節也國之有王事皆非民之所樂也然得君子以勞來之則民不至於病矣郇伯文王之子郇侯爲州伯也

下泉四章章四句

詩集傳卷第七

詩集傳卷第八

幽七月

國風

幽邠之拘邑也昔公劉自邠出居於幽脩后稷之業勤卹愛民民咸歸之周之王迹實始於此故周公遭二叔之難而作七月之詩言后稷公劉勤勞民事致王業之艱難文武受命功未及究而沒成王尚幼恐其不能承以墜先公之功是以周公當國而終成之故七月者道周公之所以當國而不辭也周公之所以當國而不辭者重王業之艱難也然是詩則言幽公而已不及於周公故謂之幽而以周公之詩附之夫幽公之詩一國之風也周公之詩一人之事也以爲皆非天下之政是故得爲風而不得爲雅也昔之言詩者以爲此詩作於周公之遭變故謂之幽之變風夫言正變者必原其時原其時則得其實衛武衛文鄭武秦襄之詩一時之正也而不得爲正何者其正未足以復變也周公成王之際而有一不善是亦一時之變焉耳孰謂一時之變而足以敗其數百年之正也哉七月陳王業也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一之日觴發二之日栗烈無衣無褐何以卒歲

此詩言月者夏正也言日者周正也火大火也大火寒暑之候也春秋傳曰火星中而寒暑退流下也火流而將寒九月而寒至可以授冬衣矣至於十一月風至而觴發十二月寒盛而栗烈苟其無衣與無褐也則何以卒歲乎故九月不可以不授衣九月不可以不授衣則其慮衣也不可以不早矣褐毛也

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同我婦子饁彼南畝田

畯至喜

幽土晚寒正月始脩耒耜而二月舉足以耕於其耕也丁壯無不適野故饁者其婦子也於是田畯來而喜之不譴矣饁饋也田畯田大夫也此章陳衣食之始餘章終之也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春日載陽有鳴倉庚女執懿箴遵彼微行爰求柔桑

倉庚離黃也懿箴深箴也微行小逕也柔桑穉桑也蠶之始生宜之知九月之將授衣故於春日之陽而倉庚之鳴也女子行求柔桑以事蠶

矣

春日遲遲采繁祁祁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

繁白蒿也所以生蠶祁祁衆也古者昏禮於歲之交故女子之處者怨慕悲傷思以是時歸於公子

七月流火八月萑葦蠶月條桑取彼斧戕以伐遠楊猗彼女桑

亂爲萑葦爲葦隋斧戕方登戕枝落而采之曰條取葉存條曰猗猗長也葉盡則條猗猗其長也少枝長條曰女桑知火流之將寒故八月則

采萑葦以備來歲之曲至於蠶盛之月則桑無所不取其遠條揚起不可手致者伐取之少枝長條不可枝落者猗取之於是而桑事畢矣

七月鳴鵲八月載績載玄載黃我朱孔陽爲公子裳

鵲伯勞也五月陰氣至則鳴鵲地晚寒故鳥物之候或從其氣焉績治麻也至是絲事畢而麻事起矣玄黑而有赤也朱深纁也陽明也

四月秀葍五月鳴蜩八月其穫十月隕穽不榮而實曰秀葍未詳蜩蟴也穫穫禾也隕墜

也穽落也四者物成而將寒之候

一之日于貉取彼狐狸爲公子裘二之日其同載績武功言私其縱獻新于公

于貉往搏貉也十一月鳥獸毼毛其皮可取於是擇其狐狸以與公子爲裘至於十二月則君與民皆田以繼武事凡言公子猶言君子也從其貴者言之耳豕一歲曰豮三歲曰豮大獸公之小獸私之

五月斯螽動股六月莎雞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戶十月蟋蟀入我牀下

斯螽蚣蝢也莎雞天雞也蟋蟀暑則在野寒則依人故自七月漸近至於十月而入於牀下言此三物者著寒之有漸非卒來也

穹窒薰鼠塞向墜戶嗟我婦子曰爲改歲入此室處

穹窮也窒塞也向牖也墜塗也改歲十一月周正也十月蟋蟀入伏於牀下知大寒之將至於此是相告以葺其室廬窮室隙穴塞牖塗戶以禦寒之入蓋民之所以備寒者至此而後畢

六月食鬱及薁七月亨葵及菽八月剥棗十月穫

稻爲此春酒以介眉壽

春夏食去歲之蓄至於六月始有果實成而可食鬱棣屬也奠奠奠也剝擊也春酒凍醪也冬釀而夏熟介助也養老者必有酒以助養其氣夏不可以釀故爲此酒以繼之

七月食瓜八月斷壺九月叔苴采荼薪樗食我農夫

壺瓠也叔拾也苴麻子也樗惡木也

九月築場圃十月納禾稼黍稷重穋禾麻苽麥嗟我農夫我稼既同上入執宮功晝爾于茅宵爾索

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

春夏爲圃秋冬爲場故須築以待納禾稼先種後熟曰重後種先熟曰穆同聚也綯絞也乘登也農事既畢故相告以入都邑治宮室晝取茅而夜索之以綴補屋之弊漏井及其私室曰將復始播來歲之穀不暇治屋矣

二之日鑿冰沖沖三之日納于凌陰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

古者藏冰發冰以節陽氣之盛陽氣之在天地譬猶火之著於物也故常有以解之十二月陽

氣蘊伏錮而未發其盛在下則納冰於地中故

曰日在北陸而藏冰至於二月四陽作蟄蟲起

陽始用事則亦始啓冰而廟薦之故曰仲春獻

羔開冰先薦寢廟至於四月陽氣畢達陰氣將

絕則冰於是大發食肉之祿老疾喪浴冰無不

及故曰火出而畢賦人之若大冬也血氣收縮

陽處其內於是厚衣而寒食及其居大夏也血

氣發越陽散於外於是薄衣而溫食不然盛者

將過而爲癘藏冰發冰亦猶是也申豐有言其

藏之也深山窮谷固陰沍寒於是乎取之其出

之也朝之祿位賓食喪祭於是乎用之其藏之

也周其用之也偏則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春無

淒風秋無苦雨雷出不震無災霜雹疾癘不

降民不夭札今藏川池之冰弃而不用風不越

而殺雷不發而震雹之爲災誰能禦之此之謂

也

九月肅霜十月滌場朋酒斯饗曰殺羔羊躋彼公

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

滌掃也於是場功畢國君因其閑暇而勞饗其

群臣朋友

七月八章章十一句

鷓鴣周公救亂也

鷓鴣鷓鴣既取我子無毀我室恩斯勤斯鬻子之閔斯

周公東伐二叔既克而成王未信故為此詩以遺王鷓鴣惡鳥也鳥之有巢者呼而告之曰既取我子矣無復毀我室周之先王勤勞以造周如鳥之爲巢苟取其子而又毀其室是重傷之也管蔡既已出周公矣王又不信而誅周公周公誅而王業壞矣恩愛也鬻子稚子也先王之愛其室家與其勤之者至矣庶幾稚子之閔之而已稚子謂成王也

二章十六

詩八

七

果

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女下民或敢侮予

桑土桑根也爲國者如鳥之爲巢及天之未雨而徹桑之根以綢繆其牖戶矣今女下民乃敢侮予將敗我成業哉

予手拮据予所捋荼予所蓄租予口卒痛曰予未有室家

拮据撻搗也荼荏苒也租亦蓄也痛病也以手

捋荼則至於拮据以口蓄租則至於卒痛予之所以勤勞病瘁而不辭者曰予未有室家故也奈何既成而將或毀之哉

子羽譙譙子尾脩脩子室翹翹風雨所漂搖子維音嘒嘒

譙譙殺也脩脩敝也翹翹危也嘒嘒急也爲室之勞至於羽殺尾敝室成而風雨漂搖之則其音得無急乎

鷓鴣四章章五句

東山周公東征也

二章十六

詩八

八

果

我徂東山惓惓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

惓惓久也周公東征三年而歸勞歸士而作此詩言士之從者既久於外及其歸也則又遇雨士於此尤苦故於四章每言之

我東曰歸我心西悲制彼裳衣勿士行枚蚰蚴者蠋烝在桑野敦彼獨宿亦在車下

勿物通枚一也蠋桑蟲也烝塵也東征之士皆西人也方其在東未嘗不曰歸耳而未可以歸故其心念西而悲其室家於是爲之制其裳衣而使往遺之於其往也戒之使物色其士行求



而人人與之曰彼蠟也則可以久在桑野吾君子豈亦蠟哉而亦敦然獨宿於車下

我徂東山惓惓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果臝之實亦施于宇伊威在室蠪蛸在戶町疇鹿場熠燿宵行不可畏也伊可懷也

果臝括樓也伊威委黍也蠪蛸長跼也町疇鹿迹也熠燿螢火也家無人則五物至矣非足畏也所以令人憂思耳

我徂東山惓惓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鸛鳴于垤婦歎于室洒埽穹窒我征聿至有敷瓜苦烝在栗薪自我不見于今三年

三十五

詩八

九

葉清

垤蟻冢也瓜苦瓜之苦者也鸛好水將雨則長鳴而喜婦人念其君子既歸而又遇雨故歎既而知其將至也則洒埽穹窒以待之瓜之苦者人所不取敦然著於栗薪而不去婦人之從君子當如是也是以自我不見于今三年而不辭也

我徂東山惓惓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倉庚于飛熠燿其羽之子于歸皇駁其馬親結其綯九十其儀其新孔嘉其舊如之何

此章歸士與其室家相說好追道其始昏之禮也倉庚飛而熠燿其羽譬如婦人之嫁而盛其禮也馬黃白曰皇駁白曰駁女之嫁也母戒之施衿結帨九十言多儀也

東山四章章十二句

破斧美周公也

既破我斧又缺我斨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哀我人斯亦孔之將

皇斤也將大也斧破而斨存尚有以為用也斧

破而斨缺則盡矣管蔡流言以危周公周公危

三十九

詩八

十

葉清

而成王安尚可也周公危而成王無與為其國則成王亦危矣故曰周公之東征亦四方是為非以救其身也使周公嫌於救其身絜身而退以避二叔之難則其亂將及於四方如是而周公亦清矣然而未免於小也維不嫌於自救哀人之不治以誅管蔡而後可以為大也

既破我斧又缺我斨周公東征四國是吡哀我人斯亦孔之嘉

錡鑿屬吡化也

既破我斧又缺我鉞周公東征四國是適哀我人



斯亦孔之休

鉢木屬適固也

破斧三章章六句

伐柯美周公也

伐柯如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何匪媒不得

伐柯而不用斧取妻而不用媒豈可得哉今成

王欲治國弃周公而不召亦不可得也

伐柯伐柯其則不遠我觀之子邊豆有踐

用斧以伐柯非謂其能伐之而已以爲執柯以

伐柯其則不遠也治國而用周公亦豈以其能

二五十一

詩八

士

亮

治之而已哉以爲使周公在上而天下化之可

以不勞而治焉耳故人之見周公者亦見其邊

豆有踐而已非有以異於人也惟其所過者化

所存者神爲不可及耳踐行列貌也

伐柯二章章四句

九罍美周公也

九罍之魚鱗魴我觀之子衮衣繡裳

罍罍囊也九罍言其大也鱗魴大魚也衮衣繡

裳上公服也求大魚者必大網見周公者不可

不以上公之服也

鴻飛遵渚公歸無所於女信處

渚鴻之所當在也信再宿也周公居東周人思

復召之而恐東人之欲留公也故告之曰周公

之在周譬如鴻之於渚亦其所當在也昔也公

歸而無所是以於女信處苟獲其所矣豈復於

女長處哉

鴻飛遵陸公歸不復於女信宿

鴻飛而遵陸不得已也周公之在東亦猶是矣

非其所願居也苟其得已則義當復西耳不復

者不復其舊也

二五十二

詩八

士

亮

是以有衮衣兮無以我公歸兮無使我心悲兮

東人安於周公不欲其復西故曰使公居是以

有衮衣可也無以公歸而使我悲也言周公之

於天下無有不欲已得而親事之者也

九罍四章章三句

狼跋美周公也

狼跋其胡載震其尾公孫碩膚赤舄几几

跋躡也震踏也公孫周公公孫也碩大

也膚美也赤舄履之盛也老狼有胡其進也如

將躡其胡其退也如將踏其尾然而胡尾未嘗

能爲狼累也周公之輔成王亦多故矣二叔流言以病其外成王不信以憂其內人之視周公如視狼然前憂其躡胡而後憂其踰尾也然周公居之從容自得而二患皆釋人徒見其履赤舄几几然安且閑而不知其解患釋難之方也狼蹇其尾載跋其胡公孫碩膚德音不瑕

周公既出而作七月未還而作鷓鴣既還而作東山故豳風著此三詩以目周公出入之次而後列周人美公之詩此豳詩之所以爲先後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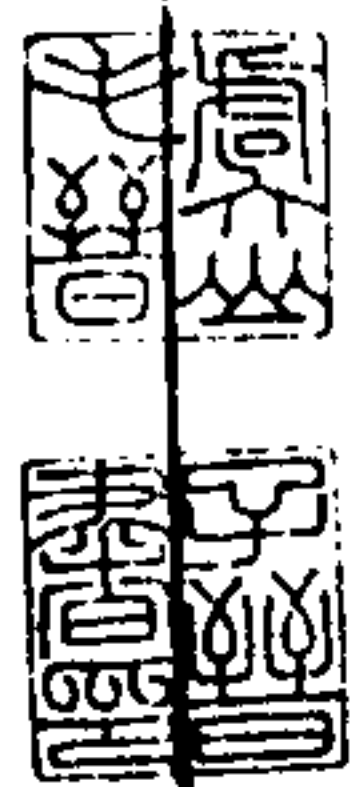
狼跋二章章四句

百七十三

十三

一

詩集傳卷第八



詩集傳卷第九

鹿鳴之什

小雅

小雅之所以爲小大雅之所以爲大何也小雅言政事之得失而大雅言道德之存亡政事雖大形也道無小不可以形盡也蓋其所謂小者謂其可得而知量盡於所知而無餘也其所謂大者謂其不可得而知沛然其無涯者也故雖爵命諸侯征伐四國事之大者而在小雅行葦言燕兄弟耆老靈臺言麋鹿魚鼈蕩刺飲酒號呼韓奕歌韓侯取妻皆事之小者而在大雅夫政之得失利害止於其事而道德之存亡所指雖小而其所及者大矣毛詩之叙曰雅者正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以二雅爲皆政也而有小大之異蓋未之思歟

鹿鳴燕羣臣嘉賓也

呦呦鹿鳴食野之苹我有嘉賓鼓瑟吹笙吹笙鼓簧承烝是將人之好我示我周行

苹藾蕭也烝籥屬所以行幣帛也周忠信也鹿食於野無所畏忌則悠然自得而鳴呦呦矣我有嘉賓而禮樂以燕之從容以盡其歡使其自

得如鹿之食苹則夫思以忠信之道示我矣忠信者可以其願得之而不可強取也

呦呦鹿鳴食野之蒿我有嘉賓德音孔昭視民不忮君子是則是飭我有旨酒嘉賓式燕以敖

視觀也忮輕也敖遊也

呦呦鹿鳴食野之苓我有嘉賓鼓瑟鼓琴鼓瑟鼓琴和樂且湛我有旨酒以燕樂嘉賓之心

苓草也湛樂之久也

鹿鳴三章章八句

四牡勞使臣之來也

詩八

李紱

二

李紱

皇皇者華以遣使臣四牡以勞其來以事言之當先遣後勞今先勞而後遣何也鹿鳴之三常施於禮樂不獨用於勞遣故燕禮鄉飲酒歌焉意者以其聲為先後歟

四牡駉駉周道倭遲豈不懷歸王事靡盬我心傷悲

駉駉行不止也倭遲歷遠之貌也王事無不堅固者是以不獲歸而傷悲也

四牡駉駉嘽嘽駉馬豈不懷歸王事靡盬不遑啓處

嘽嘽喘息也白馬黑鬣曰駉啓跪也處居也

翩翩者騅載飛載下集于苞栩王事靡盬不遑將父

騅夫不夫不祝鳩孝鳥也春秋傳曰祝鳩氏司徒也謂其孝故尔是以孝子不獲養而稱焉騅之飛也則亦下而集于相不若使者之久行不返不獲養父母也將養也

翩翩者騅載飛載止集于苞杞王事靡盬不遑將母

杞枸櫞也

詩九

李紱

三

李紱

駕彼四駉載驟駉駉豈不懷歸是用作歌將母來諗駉駉驟貌也諗告也使若未嘗不懷歸也故君為作此歌於其來而告之以其欲養父母之意獨言將母因四章之文也

四牡五章章五句

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也

皇皇者華于彼原隰駉駉征夫每懷靡及

皇皇煌煌也高平曰原下濕曰隰駉駉衆也煌煌之華生於原隰而不知原隰之異維其所在而無不煌煌者臣奉君命以出而每懷不及事

之憂不忘咨訪不以遠近嶮易其心亦如華之無不煌煌也

我馬維駒六轡如濡載馳載驅周爰咨諏

周忠信也爰於也訪問於善爲咨咨事爲諏

我馬維駒六轡如絲載馳載驅周爰咨謀

咨難爲謀

我馬維駟六轡沃若載馳載驅周爰咨度

咨禮爲度

我馬維駟六轡既均載馳載驅周爰咨詢

陰白雜毛曰駟咨親爲詢

三六八

詩九

四

鄭生

皇皇者華五章章四句

常棣燕兄弟也

春秋外傳曰周文公之詩也蓋傷管蔡之失道

而作之以親兄弟

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

常棣棣也鄂其承華者也未有華盛於上而鄂

不韡韡者也兄弟之相爲益亦猶是矣故曰凡

今之人莫如兄弟以爲小人好以親爲怨而樂

從其䟽也故此詩每陳朋友之不足恃者以正之

死喪之威兄弟孔懷原隰哀矣兄弟求矣

兄弟之相懷不見於其平居而見於死喪之威今使人失其常居而聚於原隰之間則他人相舍而兄弟相求矣哀聚也

脊令在原兄弟急難每有良朋況也永嘆

脊令渠離也飛則鳴行則搖不能自舍人之急

難相救不舍斯須如脊令者唯兄弟也雖有良

朋其甚者不過爲之長嘆息而已況甚也

兄弟閱于牆外禦其務每有良朋烝也無戎

閱很也務當作侮烝塵也兄弟雖內閱而不廢

禦外侮使朋友而相忿也其能久者無爲戎以

三三十一

詩九

五

葉清

害已則善矣尚可望其禦侮哉

喪亂既平既安且寧雖有兄弟不如友生

人居平安之世不知兄弟之可恃而以至親相

責望則兄弟常多過失易以生怨故有以朋友

爲賢於兄弟者夫觀人於平安則不能得其實

其必試之於患難而後得之

儉爾邊豆飲酒之飫兄弟既具和樂且孺

儉陳也飫饜也孺孺也患世之䟽遠其兄弟故

教之陳其邊豆飲酒至飫使兄弟具來以觀其

樂否苟樂也則其䟽之者過矣

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湛

妻子以好相合耳及其和也如鼓瑟琴況於兄弟之以天篤也哉特患不親之耳苟其親之其樂豈特妻子而已翕合也

宜爾室家樂爾妻帑是究是圖豈其然乎

帑子也究深也豈信也小不思慮不能及遠常以爲兄弟之於我無所損益不知兄弟之相親亦所以宜其室家而樂其妻帑者患其淺陋而不信故使之深思而遠圖之以信其然否

常棣八章章四句

伐木燕朋友故舊也

二十五

詩九

六

禁清

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嚶其鳴矣求其友聲相彼鳥矣猶求友聲矧伊人矣不求友生神之聽之終和且平

丁丁伐木聲也嚶嚶兩鳥鳴也事之甚小而須友者伐木也物之無知而不忘其群者鳥也鳥出於谷而升於木以木爲安而不獨有也故嚶然而鳴以求其友況於事之大於伐木而人之有知也哉是以先王不遺朋友故舊以爲非特有人助也鬼神亦將祐之以和平矣

伐木許許醴酒有與既有肥羜以速諸父寧適不來微我弗顧

許許杼杲也以筐曰醴以藪曰湑莫醴酒貌也羜未成羊也速召也伐木至小矣而猶須友故君子於其閑暇而酒食以燕樂之所以求其歡心也

於粲酒棊陳饋八簋既有肥牡以速諸舅寧適不來微我有咎

粲鮮明也天子八簋

伐木于阪醴酒有衍籩豆有踐兄弟無遠民之失

二十五

詩九

七

聲

德乾餱以愆

衍多也民之失德也有以乾餱相譴謫故君子於其朋友故舊無所愛者

有酒湑我無酒醑我坎坎鼓我蹲蹲舞我迨我暇矣飲此湑矣

湑舊之也醑買也有則湑之無則醑之不以有無爲辭也奏之以鼓重之以舞盡其有以樂之也及我之暇而飲我以湑道主人之厚也

伐木六章章六句

天保下報上也

人君以鹿鳴之五詩宴其羣臣天保者豈以答是五詩於其燕也皆用之歟其言皆臣下所以願其君者然古禮廢矣不可得而知也

天保定爾亦孔之固俾爾單厚何福不除俾爾多益以莫不庶

保安也單盡也除開也天之安吾君亦甚固矣使之無不厚者是以無福不開予之使之多受增益是以無物不蕃庶者

天保定爾俾爾戩戩罄無不宜受天百禄降爾遐福維日不足

三十七

詩九

八

声

戩福也穀禄也將使之安有福禄故開其心智使之無所不宜以能受之詩去宜民宜人受禄于天如是然後可以長有其福而日且不足矣此所謂何福不除也

天保定爾以莫不興如山如阜如岡如陵如川之方至以莫不增

興作也言萬物無不作而盛者此所謂以莫不庶也

吉蠲為饎是用孝享禴祠烝嘗于公先王君曰卜爾萬壽無疆

吉善也蠲絜也饎酒食也春曰祠夏曰禴秋曰嘗冬曰烝公先公也君先君也卜予也尸嘏主人之辭也蓋言非獨天助之先祖亦莫不予也神之弔矣貽爾多福民之質矣日用飲食群黎百姓徧為爾德

神報之以福民無為而飲食百官象之而為其德言無有不順也弔至也質成也黎衆也百姓百官也

如月之恒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壽不騫不崩如松柏之茂無不爾或承

三八

詩九

九

辛

天地神人無有不順則其所以願之者如此恒也騫虧也木落則無繼落而有承者惟松柏也

天保六章章六句

采芣遺戍役也

采芣出車杖杜此三詩皆言文王為西伯以紂之命而伐玁狁故其詩曰自天子所謂我來矣天子謂紂也然此詩之作則非文王之世矣故其詩曰王命南仲往城于方王謂文王也文王未王而稱王後世之所追誦也而毛氏以王為

紂故叙以爲文王之世歌此詩以遣勞之夫紂得命文王而不得命南仲故王得爲文王而不得爲紂王不得爲紂則此詩非文王之世之詩明矣

采薇采薇薇亦作止曰歸曰歸歲亦莫止靡室靡家玁狁之故不遑啓處玁狁之故

文王爲西伯以天子之命西伐昆夷北伐玁狁將遣戍役而戒其期曰薇可采而行故於其行而督之曰薇亦作矣可以行矣旣告之以其行又告之以其歸曰歲莫而後反凡所以使民久

三

詩九

十

陳辛

役於外弃其室家而不遑啓處者皆玁狁之故也

采薇采薇薇亦柔止曰歸曰歸心亦憂止憂心烈烈載飢載渴我戍未定靡使歸聘

行者內憂歸期之遠而外爲飢渴之所困亦甚病矣然戍者未定則無以使之歸聘天子是以若是急也

采薇采薇薇亦剛止曰歸曰歸歲亦陽止王事靡盬不遑啓處憂心孔疚我行不來

始言薇作次言薇柔終言薇剛言時日已晚不

可復留也歲之陽十月也不來不反也兵行故有不反之憂

彼爾維何維常之華彼路斯何君子之車戎車旣駕四牡業業豈敢定居一月三捷

爾華盛貌說文作薈常常棣也君子將帥也其車陳於道路如華之盛而其馬業業然壯也豈以是安於遠戍使汝不速反乎亦庶乎一月而三捷以求速歸耳

駕彼四牡四牡騤騤君子所依小人所腓四牡翼翼象弭魚服豈不日戒玁狁孔棘

三

詩九

十

果

騤騤強也腓辟也象弭以象骨飾弓末也魚服以魚獸之皮爲矢服也棘急也將帥之車非獨君子之所依亦小人之所恃以辟患難也且將帥之在軍畏慎翼翼躬服弓矢相戒以玁狁甚急豈獨暇豫哉其勞苦憂患亦與士卒共之耳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行道遲遲載渴載飢我心傷悲莫知我哀

此章深言其往返之勤苦所以深慰之也

采薇六章章八句

出車勞還率也

我出我車于彼牧矣自天子所謂我來矣召彼僕夫謂之載矣王事多難維其棘矣

牧郊也其將北伐也出車於郊而告之曰有至自天子所而使我出征者召僕夫而使之載王事多難不可緩也

我出我車于彼郊矣設此旆矣建彼旄矣彼旃旐斯胡不旆旆憂心悄悄僕夫況瘁

龜蛇曰旐鳥隼曰旃旐干旐也旆旆揚也況甚也君子勇於從事維恐旃旐之不旆旆與僕夫之甚瘁不如其志也

三十一

詩九

十一

李果

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出車彭彭旂旐央央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赫赫南仲玁狁于襄

王謂文王也是時文王末王而稱王者後世之追誦也南仲文王之屬也方朔方也彭彭壯盛也交龍爲旂央央明盛也襄除也文王命南仲往城朔方曰天子以是命我今使南仲爲將以往庶乎玁狁之患於是而除有以報天子矣昔我往矣黍稷方華今我來思雨雪載塗王事多難不遑啓居豈不懷歸畏此簡書

文王之伐玁狁也采薇而行采繁而歸今曰黍

稷方華則六月矣雨雪載塗則十月矣蓋既城朔方六月而出兵十月而還止於朔方來年春而歸也簡書戒命也

嘒嘒草蟲趨趨阜螽未見君子憂心忡忡既見君子我心則降赫赫南仲薄伐西戎

草蟲鳴而阜螽躍婦人之念君子亦猶是矣方其未見也以不見爲憂耳及其既見而後知喜其成功也故其終也則矜之曰赫赫南仲薄伐西戎然則既伐玁狁又伐西戎也

春日遲遲卉木萋萋倉庚喈喈采芣苢采芣苢

詩九

十三

亮

獲醜薄言還歸赫赫南仲玁狁于夷

卉草也訊問也醜衆也夷平也

出車六章章八句

扶杜勞還役也

兵之出也有遣役而無遣率蓋爲軍中之禮也軍中上下同事故遣役而遂遣率及其還也率役分勞蓋爲國中之禮也國中貴賤異數故勞率而後勞役禮曰賜君子小人不同日此之謂也

有扶之杜有皖其實王事靡盬繼嗣我日

睠實貌也君子行役則婦人獨任其家事如特生之杜而負有睠之實言弱而不能勝也奈何王事日夜不已使君子久而不反乎

日月陽止女心傷止征夫遑止

遑暇也春而出征至於十月歸期及矣而猶不至故女心傷悲曰吾君子亦暇矣乎曷為不時至哉

有扶之杜其葉萋萋王事靡盬我心傷悲卉木萋止女心悲止征夫歸止陟彼北山言采其杞王事靡盬憂我父母

二六十一

詩九

十五

亮

山之草木非一也而獨采其杞則山嘗有餘矣今王事靡盬非獨以病行者也又以憂其父母曾山木之不若也

檀車幘幘四牡瘡瘡征夫不遠

檀車以檀為車也幘幘敝貌也瘡瘡罷貌也

匪載匪來憂心孔疚期逝不至而多為恤卜筮偕止會言近止征夫邇止

君子不載不來使我憂心甚病歸期逝矣而不時至徒多為相恤之言而已於是卜之筮之而同曰近矣征夫邇矣言其家念之至也

扶杜四章章七句

魚麗美萬物盛多能備禮也

魚麗于留鱗鯨君子有酒旨且多

麗歷也留曲梁也所謂寡婦之笱也鱗揚也鯨鮓也寡婦之笱而獲鱗鯨者小而得者大也古之仁人交萬物有道取之有時用之有節則草木鳥獸蕃殖無有求而不得君子於是及其閑暇而為酒醴以燕樂之其酒既旨且多言無所不備也

魚麗于留魴鱧君子有酒多且旨

二六十二

十五

果

魴魴也

魚麗于留鰋鯉君子有酒旨且有

鰋鰋也

物其多矣維其嘉矣物其旨矣維其偕矣物其有矣維其時矣

偕齊也多則患其不嘉旨則患其不齊有則患其不時今多而能嘉旨而能齊有而能時言曲全也

魚麗六章三章章四句三章章二句

詩集傳卷第九

詩集傳卷第十

南陔之什

小雅

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

白華孝子之絜白也

華黍時和歲豐宜黍稷也

此三詩皆亡其辭古者鄉飲酒燕禮皆用之孔子編詩蓋亦取焉歷戰國及秦亡之而獨存其義毛公傳詩附之鹿鳴之什遂推改什首予以爲非古於是復爲南陔之什則小雅之什皆復孔子之舊

南有嘉魚樂與賢也

南有嘉魚烝然罩罩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樂

烝塵也罩籬也罩罩非一辭也魚之在水至深遠矣然人未嘗以深遠爲辭而不求雖不可得猶久伺而多罩之是以魚無有不得也苟君子之求賢心誠好之而不倦如是人之於魚則亦豈有不可得者哉

南有嘉魚烝然汕汕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衍

汕櫟也櫟櫟罟也衍樂也

南有樛木甘瓠纍之君子有酒嘉賓式燕綏之

魚非有求於人而人則取之以爲賢者亦如是而吾則強求之歟非也瓜蔓於地是豈可強使從人哉然其遇樛木也未嘗不纍之而上物之相從物之性也豈有賢者而不願從人者哉獨患不之求耳孔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

翩翩者騅烝然來思君子有酒嘉賓式燕又思

父子之相親物無不然者故夫不之鳥常懷其親來而不去君子之事君如子之養父母義有不可已者故曰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蓋孔子歷聘於諸侯老而不厭乃所謂烝然來思者惟莫之用是以終舍而去古之君子於士之至也則酒食以燕樂之故士可得而留也又復也思辭也既燕矣而猶未厭安之也

南有嘉魚四章章四句

南山有臺樂得賢也

南山有臺北山有萊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樂只君子萬壽無期

臺夫須也萊草也國之有賢人猶山之有草木以自覆蓋也君子之長育人才如山之長育草

木多而不厭外則能為邦家之基內則身享壽考之報矣且非獨如此而已至於德音洽於衆聽餘慶及其後人亦未有不由此也故終篇歷言之

南山有桑北山有楊樂只君子邦家之光樂只君子萬壽無疆南山有杞北山有李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樂只君子德音不已南山有栲北山有杻樂只君子遐不作壽樂只君子德音是茂

栲山樗也杻櫨也

南山有栲北山有杻樂只君子遐不作壽樂只君

三六十二

詩十

三

声

子保艾爾後

栲枳栲也杻鼠梓也

南山有臺五章章六句

由庚萬物得由其道也

崇丘萬物得極其高大也

由儀萬物之生各得其宜也

三詩皆亡鄉飲酒燕禮亦用焉燕禮升歌鹿鳴下管新宮射禮諸侯以狸首為節新宮狸首皆正詩而詞義不見或者孔子刪之歟不然後世亡之也

蓼蕭澤及四海也

蓼彼蕭斯零露漙漙既見君子我心寫兮燕笑語兮是以有譽處兮

蓼長大貌也蕭蒿也譽豫通凡詩之譽皆言樂也諸侯來朝其衆且賤如蕭蒿然王者推恩以接之無所不及如零露之於蕭然故其既見天子也莫不思盡其心之所有以告之天子又申之以燕禮於其燕也極其笑語之樂而無間諸侯是以樂處於是也

蓼彼蕭斯零露漙漙既見君子為龍為光其德不爽壽考不忘

三六十三

詩十

四

声

漙漙多貌龍寵也

蓼彼蕭斯零露泥泥既見君子孔燕豈弟宜兄宜弟令德壽豈

泥泥濡貌兄弟同姓諸侯也

蓼彼蕭斯零露漙漙既見君子條華沖沖和鸞雖雖萬福攸同

條鸞也革鸞首也沖沖垂貌也在軾曰和在衡曰鸞諸侯燕見天子天子必乘車迎之於門故云

蓼蕭四章章六句

湛露天子燕諸侯也

湛湛露斯匪暘不晞厭厭夜飲不醉無歸

湛湛凝也晞乾也厭厭久也天子燕諸侯而飲之酒如露之凝於物無不濡足者飲酒至夜非醉而不出如露之得日而後乾也

湛湛露斯在彼豐草厭厭夜飲在宗載考

宗同姓也考成也古者族人侍飲于宗子不醉而出是不親也醉而不出是渫宗也天子之飲諸侯亦然故在同姓則成之異姓則辭之

湛湛露斯在彼杞棘顯允君子莫不令德

露之在草也如將不勝其在木也則能任之矣將言其無不醉故以豐草言之將言其醉而不亂故以杞棘言之顯允君子莫不令德言醉而不亂也

其桐其椅其實離離豈弟君子莫不令儀

桐椅雖實繁而枝不披君子雖飲酒至夜將之以禮禮終而莫不令儀如桐椅之不爲實所困也

湛露四章章四句

彤弓之什

小雅

彤弓天子錫有功諸侯也

彤弓召兮受言藏之我有嘉賓中心貺之鐘鼓既設一朝饗之

春秋傳曰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王於是乎賜之彤弓一彤矢百旅弓矢千以覺報燕凡諸侯賜弓矢然後專征伐彤弓朱弓也召弛貌也大飲賓曰饗其賜之也行之以饗禮一朝饗之言并厚之以大禮也

彤弓召兮受言載之我有嘉賓中心喜之鐘鼓既設一朝右之

載載以歸也右助也

彤弓召兮受言綮之我有嘉賓中心好之鐘鼓既設一朝醕之

綮綮報也醕報也

彤弓三章章六句

菁菁者莪樂育材也

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菁菁盛貌也莪羅蒿也阿大陵也君子之長育人材如阿之長莪菁菁然盛也

菁菁者我在彼中汔既見君子我心則喜菁菁者我在彼中陵既見君子錫我百朋

古者貨貝二貝為朋百朋言其所以祿士之多也汎汎楊舟載沉載浮既見君子我心則休

君子之於人無所不養譬如楊舟之於物浮沉無不載也二雅之正其詩之先後周之盛時蓋已定之矣仲尼無所升降也故儀禮之歌詩其次與今詩合小雅上述文武下及成王然其詩之次皆非其世之先後周公既定禮樂自鹿鳴至於秋杜九篇皆以施於燕勞以其事為次故

三十三

詩十

七

清

常棣雖周公閔管蔡之詩而列於四非復以世為先後也今將辯之則其言伐獫狁西戎者為文王之詩其言天下治安爵命諸侯澤及四海者為武成之詩其餘則有不可得而詳者矣且其言文王事紂之際猶有追稱王者然則武成之世所以追誦文王而非文王之世所自作也

菁菁者我四章章四句

六月宣王北伐也

六月棲棲戎車既飭四牡騤騤載是常服獫狁孔熾我是用急王于出征以匡王國

棲棲不安也常服韎韐也于曰也宣王承衰亂之後獫狁內侵命尹吉甫伐之六月方著而不遑安飭其車馬載其戎服而告其衆曰獫狁甚熾我是以急於出兵且又有王命不可緩也比物四驪閑之維則維此六月既成我服我服既成于三十里王于出征以佐天子

周官祭祀朝覲會同毛馬而頒之軍事物馬而頒之毛齊其色也物齊其力也既比其物而又四驪言馬有餘也閑習也則法也馬既齊矣服既成矣則是出征古者師行日三十里

三十四

詩十

八

葉清

四牡脩廣其大有顙薄伐獫狁以奏膚公有嚴有翼共武之服共武之服以定王國

顙大貌也膚大也公功也嚴莊也翼敬也言將帥之德也服事也

獫狁匪茹整居焦獲侵鎬及方至于涇陽織文鳥章白旆央央元戎十乘以先啓行

匪茹非其所當入也整居言無憚也焦獲周之藪也郭璞曰扶風池陽瓠中是也鎬鎬京也方未詳涇陽涇之北也織文微識之文也鳥章革鳥之章也旆繼旄者也夏曰鉤車先正也商曰

寅車先疾也周曰元戎先良也皆所以啓突敵陣之前行也

戎車既安如輕如軒四牡既佶既佶且閑薄伐玁狁

狁至于太原文武吉甫萬邦爲憲

後視之如輕前視之如軒車之調也佶壯健也

吉甫燕喜既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飲御諸

友魚鼈膾鯉侯誰在矣張仲孝友

來歸曰鎬歸其采邑也吉甫既還燕其朋友而

維也

詩十

九

李果

六月六章章八句

采芑宣王南征也

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菑畝方叔涖止其車三

千師干之試方叔率止乘其四騏四騏翼翼路車

有奭簟茀魚服鉤膺鞶革

芑菜也田一歲曰菑二歲曰新田三歲曰畝涖

臨也師衆也干扞也奭赤貌也金路赤飾鉤膺

樊纓也將采芑者於何取之其必於新田菑畝

而後得之方其治田也則勞而及其采芑也則

佚故宣王之南征則亦使方叔治其軍而後用

之方叔之治軍也陳其車馬而試其衆以扞敵之法又親以身率之士之從之者皆知愛之是以美其車馬之飾而無厭也其車三千爲二十

二萬五千人以荆蠻強盛不得不尔耶

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中鄉方叔涖止其車三

千旂旐央央方叔率止約軼錯衡八鸞瑤瑤服其

命服朱芾斯皇有瑳葱珩

中鄉民居在焉故其田尤治軼長轂也約之以

革錯衡文衡也三命亦芾葱珩

駟彼飛隼其飛戾天亦集爰止方叔涖止其車三

詩十

十

李果

千師干之試方叔率止鉦人伐鼓陳師鞠旅顯允

方叔伐鼓淵淵振旅闐闐

戾至也爰於也鉦所以止鼓所以進也鞠告也

淵淵闐闐鼓聲也振旅治兵之終也隼之飛而

至天甚迅疾戾然必集於其所當止而後可用

言士雖勇而不教則不知戰之節亦不可用也

故方叔命其鉦人擊鼓以誓之士之聞其鼓聲

者無不服其明信也意者方叔之南征先治其

兵既衆且治而蠻荆遂服故詩人詳其治兵而

略其出兵首章之車非即戎之車二章之服非

即戎之服三章之陳師未戰而振旅至於卒章而後言其遇敵故三章皆治兵也

蠢爾蠻荆大邦爲讎方叔元老克壯其猶方叔率止執訊獲醜戎車嘽嘽嘽嘽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殲旄蠻荆來威

猶謀也嘽嘽衆也嘽嘽盛也方叔則嘗征伐殲旄而克之矢況於蠻荆安有不來服而畏之者乎

采芑四章章十二句

車攻宣王復古也

三十九十七

詩十

十一

李彬

我車旣攻我馬旣同四牡龐龐駕言徂東

攻堅也同齊也宗廟齊毫戎事齊力田獵齊足所謂同也龐龐充實也東東都也宣王內脩政事車旣堅馬旣齊則往東都田獵以治兵焉

田車旣好四牡孔阜東有甫草駕言行狩

甫大也田者大刈草以爲防所謂甫草也

之子于苗選徒囂囂建旄設旄搏獸于敖

苗狩皆田之通名也敖鄭山也

駕彼四牡四牡奕奕赤芾金舄會同有繹

於是諸侯來朝王因與之出田赤芾金舄諸侯

之服也金黃朱色也繹陳也

決拾旣攸弓矢旣調射夫旣同助我舉柴

決鉤弦也拾遂也攸手指比也調強弱等也言

射事修備也射夫旣同言無不善射也柴或作

掌積也言諸侯亦助之舉積禽也

四黃旣駕兩騂不猗

猗倚也言御者之良也

不失其馳舍天如破

言射者之良也不善射者爲之詭遇則獲不然

則不能使御者不失其馳而舍矢如破然後爲

三十九十二

詩十

十一

李彬

善射也

肅肅馬鳴悠悠旆旌徒御不驚大庖不盈

兵之出徒聞其馬鳴肅肅徒見其旆旌悠悠言

不譁也不驚驚也不盈盈也驚猶敬戒也

之子于征有聞無聲允矣君子展也大戎

允信也展誠也我必聲之然後人聞之我則不聲

而人則聞之必其實有餘也故曰信哉其君子

矣誠哉其大成矣

車攻八章章四句

吉日美宣王田也

吉日維戊既伯既禱田車既好四牡孔阜升彼大阜從其群醜

伯馬祖天駟也古者將用馬力則禱於其祖從從禽也醜類也

吉日庚午既差我馬獸之所同應鹿麇麇漆沮之從天子之所

差擇也外事用剛日故禱以戊擇以庚同聚也鹿牝曰麇麇麇多也漆沮在渭北所謂洛水也言自其上驅獸而至天子之所也

瞻彼中原其祁孔有儻儻俟俟或群或交悉率左

右以燕天子

言禽獸之多且擾也祁大也趨則儻儻行則俟俟三爲群二爲友率馴也燕樂也

既張我弓既挾我矢發彼小豝殪此大兕以御賓客且以酌醴

壹發而死曰殪燕而酌醴所以厚賓也

吉日四章章六句

鴻鴈美宣王也

鴻鴈于飛肅肅其羽之子于征劬勞于野爰及矜人哀此鰥寡

鴻鴈背陰向陽如民之去危從安厲王之後人民離散譬如鴻鴈之飛四方無所不往徒聞其羽聲肅肅未知所止也及宣王遣使勞來安集之雖鰥寡無不寧息矜人人之可憐者也

鴻鴈于飛集于中澤之子于垣百堵皆作雖則劬勞其究安宅

使者所至招來流民使反其都邑築其墻垣而安處之然後民知所止如鴻鴈之集于澤也故其民雖勞而不怨曰其終將安宅矣

鴻鴈于飛哀鳴嗷嗷維此哲人謂我劬勞維彼愚

人謂我宣驕民復其故居勞而未定如鴻鴈之嗷嗷也興廢補敗不能自靖不知者以爲宣驕耳

鴻鴈三章章六句

庭燎美宣王也

宣王不忘夙興而問夜之蚤晚足以爲無過矣非所當譏也毛氏猶謂雞人不脩其官故叙曰因以歲之過矣

夜如何其夜未央庭燎之光君子至止鸞聲將將央央也庭燎大燭也宣王將視朝不安於寢而

問夜之早晚曰夜如何矣則對曰夜未央庭燎
光朝者至而聞其鸞聲矣

夜如何其夜未艾庭燎晰晰君子至止鸞聲噦噦
艾將盡也晰晰明也噦噦徐也

夜如何其夜鄉晨庭燎有輝君子至止言觀其旂
夜聞其鸞聲而已晨則見其旂矣至此然後可
以視朝

庭燎三章章五句

沔水規宣王也

沔彼流水朝宗于海歟彼飛隼載飛載止嗟我兄

弟邦人諸友莫肯念亂誰無父母

沔水流滿也水流猶有所朝宗而隼飛猶有所
止諸侯獨奈何肆行不顧曾無所畏已哉故告
於兄弟之國與其友邦之君曰爾莫肯念救吾
亂人豈有無父母而能生者哉君臣之不可廢
猶父子之不可去也

沔彼流水其流湯湯歟彼飛隼載飛載揚念彼不
蹟載起載行心之憂矣不可弭忘

湯湯無所入也飛揚無所止也不蹟不循道也
弭止也

歟彼飛隼率彼中陵民之訛言寧莫之懲我友敬
矣讒言其興

厲王之亂而諸侯恣行不可禁止宣王將復繩
之而君子懼其不以漸治久亂而不以漸亂之
激也故告之曰隼舍其飛而循中陵斯已畏矣
民猶將為訛言以誣之不可不懲也今諸侯亦
欲敬矣特畏讒言之興是以不至至而有讒恐
不能自免耳

沔水三章二章章八句一章六句

鶴鳴誨宣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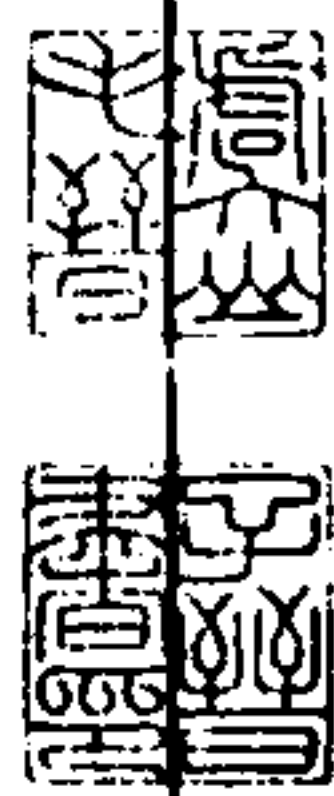
鶴鳴于九臯聲聞于野魚潛在淵或在于渚樂彼
之園爰有樹檀其下維禕它山之石可以為錯
臯澤也禕落也爰曰也鶴鳴于深澤而聲聞于
野魚潛于淵而時出於渚言物無隱而不見也
人之樂之於園者謂其上有檀而下有禕言大
者之無所不容也它山之石以為無用矣猶可
以為錯而攻玉言世末有無用之物也求賢者
亦猶是耳

鶴鳴于九臯聲聞于天魚在于渚或潛在淵樂彼
之園爰有樹檀其下維穀它山之石可以攻玉

穀楮也

鶴鳴二章章九句

詩集傳卷第十



十六

十七

青

詩集傳卷第十一

子雅

祈父之什

小雅

祈父刺宣王也

祈父子王之爪牙胡轉子于恤靡所止居

祈父司馬掌封圻之兵書作圻父宣王之末敗於姜氏之戎爪牙之士爲是怨之歟恤憂也

祈父子王之爪士胡轉子于恤靡所底止祈父置不聰胡轉子于恤有母之口饗

亶誠也尸主也饗祭食也士憂兵敗身沒不得還守祭祀而使母獨主祭也

三十七

一

陳幸

祈父三章章四句

白駒大夫刺宣王也

皎皎白駒食我場苗繫之維之以永今朝所謂伊人於焉逍遙

宣王之世賢者有不得其志而去者君子思之曰白駒人之所願乘也苟其肯食於我場我將繫維而留之今賢者既已仕矣而莫或留之何哉故於其去也猶欲其於是逍遙逍遙不事事也雖逍遙猶愈於去耳

皎皎白駒食我場藿繫之維之以永今夕所謂伊

人於焉嘉客

客亦非執事者也

皎皎白駒賁然來思爾公爾侯逸豫無期慎爾優遊勉爾遁思

黃白曰賁既去矣而猶欲其復來故告之曰子苟來也將待爾以公侯其爲樂顧豈少哉曷亦慎爾優遊而勉爾遁以來從我乎慎戒也勉強也

皎皎白駒在彼空谷生芻一束其人如玉無金玉爾音而有遐心

詩十一

辛

二

辛

來而莫之顧則去而入於空谷甘於生芻人之望之如玉之繫也君子於是知其不肯少留而猶欲聞其音聲故告之曰無貴爾音而有遠去之心愛之至也

白駒四章章六句

黃鳥刺宣王也

黃鳥黃鳥無集于穀無啄我粟此邦之人不我肯穀言旋言歸復我邦族

集木而啄粟者鳥之性也士之願仕於朝而食於祿亦猶是矣今而却之彼亦有去而已矣夫

去非士之患也使天下之士從此而逝則人主之患也

黃鳥黃鳥無集于桑無啄我梁此邦之人不可與明言旋言歸復我諸父黃鳥黃鳥無集于栩無啄我黍此邦之人不可與處言旋言歸復我諸父

黃鳥三章章七句

我行其野刺宣王也

我行其野蔽芾其樛昏姻之故言就爾居爾不我畜復我邦家

此詩甥舅之諸侯求入爲王卿士而不獲者之

詩三

辛

三

辛

所作也故曰行於野而求託雖蔽芾之樛猶可以息於其下而況其非樛也哉人君之用人苟有益於國將無適而不取今王獨弃其昏姻之人而不用何也則亦歸復吾國而已

我行其野言采其蓬昏姻之故言就爾宿爾不我畜言歸斯復我行其野言采其菑不思舊姻求爾新特成不以富亦祇以異

蓬菑皆惡菜也特匹也大臣君之匹也成當作誠宣王弃其姻舊而求新特夫苟可用豈必新之是而舊之非歟雖然如是而獲富可也誠不

以富則亦祇以爲異而已

我行其野三章章六句

斯干宣王考室也

考成也

秩秩斯干幽幽南山如竹苞矣如松茂矣兄及弟矣式相好矣無相猶矣

干澗也猶圖也澗流秩秩窮之而益深南山幽幽入之而益遠既言宮室之盛如此則又言其下之固如竹之苞其上之密如松之茂宣王與其兄弟居之又皆相好而無相圖者是以居之

而安也

似續妣祖築室百堵西南其戶爰居爰處爰笑爰語

似肖也爰於也厲王之亂而宮室敗壞宣王謀所以續其先妣先祖者故築其宮室將於是居處於是笑語焉

約之閣閣椽之橐橐風雨攸除鳥鼠攸去君子攸

約縮版也閣閣上下相乘也椽椽杵也橐橐杵聲也芋大也亦作吁君子於是居焉所以爲尊

且大也

如跂斯翼如矢斯棘如鳥斯革如翬斯飛君子攸

躋

此章言其堂也其嚴正如人之跂而翼翼其恭也其廉隅如矢之急而直也其峻起如鳥之驚而革也其軒翔如翬之飛而矯其翼也君子於此升而聽朝焉躋升也白雉五色曰翬

殖殖其庭有覺其楹噲噲其正噦噦其具君子攸寧

此章言其室也殖殖乎其庭廡之高也有覺乎其楹之直也噲噲乎其正晝之明也噦噦乎其

夜冥之深廣也君子於此休息而安身焉噲噲

猶快快也噦噦猶晦晦也

下莞上簟乃安斯寢乃寢乃興乃占我夢吉夢維何維熊維羆維虺維蛇

莞蒲也簟竹也寢既成設莞簟而寢於其中起

而又占其夢此所以知其國家脩治閒暇之極也大人占之維熊維羆男子之祥維虺維蛇女子之

祥

熊羆毛物陽之祥也虺蛇鱗物陰之祥也

乃生男子載寢之牀載衣之裳載弄之璋其泣嚶嚶朱芾斯皇室家君王

寢之於林尊之也衣之以裳下之飾也弄之以璋尚其德也嚶嚶大聲也天子朱芾諸侯以黃朱子之生於是室者非君則王也是以皆將服朱芾煌煌然矣

乃生女子載寢之地載衣之裼載弄之瓦無非無儀唯酒食是議無父母詒罹

寢之於地卑之也裼褻也即用其所衣而無加也韓詩作褻弄之以瓦質而無飾也儀善也有

二句全

詩十一

六

辛

非非婦人也有善非婦人也唯酒食是議而無遺父母憂則可矣罹憂也

斯干九章四章章七句五章章五句

無羊宣王考牧也

誰謂爾無羊三百維羣誰謂爾無牛九十其牯爾羊來思其角濺濺爾牛來思其耳濕濕

羊以三百為羣其羣尚多也得為無羊乎牛之牯者九十非牯者尚多也得為無牛乎黃牛黑脣曰牯聚其角而息濺濺然呵而動其耳濕濕然

或降于阿或飲于池或寢或訛爾牧來思何蓑何笠或負其鰈三十維物爾牲則具

訛動也何揭也蓑所以禦雨笠所以禦暑物類也異毛色者三十故牲無不有

爾牧來思以薪以蒸以雌以雄爾羊來思矜矜兢兢不騫不崩麾之以肱畢來既升

牧人有餘力則取其薪蒸合其牝牡而牧事盡矣矜矜兢兢堅強也騫虧也崩羣疾也肱臂也

升升牢也使來則畢來使升則既升言其擾也牧人乃夢衆維魚矣旄維旗矣大人占之衆維魚

三句全

詩十一

七

庚

矣實維豐年旄維旗矣室家濔濔

牧人有事于陸耳今又捕魚于水水陸皆有獲焉此所以為豐年也龜蛇曰旄鳥隼曰旗龜蛇

陰物也鳥隼陽物也陰陽備故為室家濔濔濔濔衆也宣王之王雅皆以政事之大小為先後

故首之以征伐田獵次之以官人又次之以宮室畜牧而美刺不與也

無羊四章章八句

節南山家父刺幽王也

家父周大夫也

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憂心
如惓不敢戲談國既卒斬何用不監

節高峻貌也師太師也尹尹氏也惓惓也卒滅
也斬絕也監視也民之視尹氏如視南山言無
不見也見之者皆爲之憂心如藩特畏其威而
不敢言然尹氏卒不知國之將亡至於滅絕而
猶不察也

節彼南山有實其猗赫赫師尹不平謂何天方薦
瘥喪亂弘多民言無嘉慙莫懲嗟

山之實草木是也薦重也瘥病也慙曾也山之

三百十七

詩十一

八

東平

生物其氣平均如一凡生於其上者無不猗猗
其長也尹氏秉國之均而不平其心則人之榮
瘁勞佚有大相絕者矣是以神怒而重之以喪
亂人怨而謗讟其上然尹氏曾不懲創咨嗟求
所以自改也

尹氏大師維周之氏秉國之均四方是維天子是
毗俾民不迷不弔昊天不宜空我師

氏本也毗輔也弔愍也空窮也師衆也尹氏居
高任重而不享天心苟昊天之所不愍則尹氏
宜有罪矣而易爲又窮我衆人哉

弗躬弗親庶民弗信弗問弗仕勿罔君子式夷式
已無小人殆瑣瑣姻亞則無膺仕

仕察也罔欺也夷平也已止也殆危也膺厚也
不身蹈之而欲民之信之民不女信也不知而
不問不審而不察欲以欺之曰吾則能之君子
亦不可欺也曷不試乎爾心而止爾不善無使
爲小人之所危乎凡姻婭之人而必皆膺仕則
小人進矣

昊天不傭降此鞠訥昊天不惠降此大戾君子如
屆俾民心闕君子如夷惡怒是違

三百十八

詩十一

九

辛

傭常也鞠盈也訥訟也惠順也屆止也闕息也
違遠也以爲昊天不常而降此謗訟歟非也君
子如止其爭心則爲訟者之心闕矣以爲昊天
不順而降此乖戾歟非也君子苟平其心則惡
怒者遠矣

不弔昊天亂靡有定式月斯生俾民不寧憂心如
醒誰秉國成不自爲政卒勞百姓

病酒曰醒成平也天不之恤故亂未有所止禍
患之生與歲月增長君子憂之曰誰秉國成者
而不務人人自治其政皆轉以相付其卒使民

爲之受其勞弊而後已

駕彼四牡四牡項領我瞻四方威震靡所騁

畜馬者求其行也今雖有四牡徒好其項領而不爲用非不能行也曰我觀四方威震褊小無所施吾騁矣蓋言小人在上雖有賢者而莫能容無有爲之用者也

方茂爾惡相爾矛矣既夷既懌如相驕矣

茂勉也相視也方其勉於爲惡也如將相賊者視其矛矣及其解也如相與驕驕者小人喜怒之不可期如此是以君子不忍立於其側也

詩上

詩上

詩上

詩上

昊天不平我王不寧不懲其心覆怨其正

昊天不平尹氏之德故使王不獲安然尹氏猶不自懲乃反怨人之正己者言其爲惡無有已也

家父作誦以究王訕式訕爾心以畜萬邦

究窮也訕化也畜養也家父作此詩窮王之所以致天下之謗訟者曰由尹氏不平之故故使之改其心以含養天下以觀其治否

節南山十章六章章八句四章章四句

正月大夫刺幽王也

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孔之將念我獨兮憂心京京哀我小心痲憂以痒

正月夏之四月也將大也京京憂不去也痲痒皆病也四月純陽用事而繁霜降大夫憂之以爲此王聽用訛言之罰也訛言之害大矣然衆不以爲憂也獨我憂之而已

父母生我胡俾我瘡不自我先不自我後好言自口莠言自口憂心愈愈是以有侮

瘡病也莠不實也小人傾詐外爲美言以欺世內爲僞言以害君子反覆無愧使我憂心愈愈

詩上

詩上

詩上

詩上

日以益甚而反以侮我曰何至是

憂心惻惻念我無祿民之無辜并其臣僕哀我人斯于何從祿瞻烏爰止于誰之屋

惻惻獨憂也祿福也幽王刑殺無辜而并及其臣僕君子知人之不堪命故告之曰王視烏之所止者誰之屋歟有以飲食而無畢弋之患烏之所止也奈何以刑御民使無所措手足哉瞻彼中林侯薪侯蒸民今方殆視天夢夢既克有定靡人不勝有皇上帝伊誰去憎

侯維也中林之木莫不摧毀而維薪蒸在焉其

殘之也甚矣幽王播其虐於天下大家世族散
為阜隸亦猶是也民方在危殆之中視天夢夢
若無能為者不知此天理之未定故也蓋天地
之間陰陽相盪高下相傾大小相使此治亂禍
福之所從生也方其未定何所不至及其既定
人未有不為天所勝者申包胥曰人衆則勝天
天定亦能勝人而老子以為天網恢恢疎而不
失不然天豈有所憎而禍之耶適當其未定故
耳

謂山蓋卑為岡為陵民之訛言寧莫之懲召彼故

三十三

詩上

十二

辛

老訛之占夢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

人謂山之卑者為岡陵而已意其不能有所險
阻然岡陵未嘗不為難也譬如訛言之人豈可
以為無害而莫之懲乎然王曾不以是為慮老
成之人徒召而訊之以占夢曰予既聖矣安所
復問得失烏之雌雄形色無辨人莫能知之幽
王君臣皆自謂聖人譬如烏之雌雄也或曰以
山為卑而為岡陵於其上譬如讒人以人罪為
未足而又加之也

謂天蓋高不敢不局謂地蓋厚不敢不踣維號斯

言有倫有脊哀今之人胡為虺蜴

局曲也踣重足也倫道也脊理也蜴蜥蜴也君
子之處於世小心畏慎未嘗敢肆天雖高不敢
不局地雖厚不敢不踣畏其傷之也夫為此言
則過矣然亦有倫理非妄言也哀今之人胡敢
為虺蜴之行曾無所畏哉

瞻彼阪田有苑其特天之抗我如不我克彼求我
則如不我得執我仇仇亦不我力

抗動也仇仇偶也君子仕於亂世而困於羣小
譬如特苗之生於阪田風雨動之如恐不勝者

三十七

詩上

十三

陳辛

故尤之曰方其求我以為法也如恐失我耳及
與之終日相執仇仇相偶曾不力用我也書曰
凡人未見聖若不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
心之憂矣如或結之今茲之正胡然厲矣燎之方
揚寧或滅之赫赫宗周褒姒威之
正政通厲惡也褒國也如姓也幽王之嬖后也
威亦滅也

終其永懷又窘陰雨其車既載乃弃爾輔載輸爾
載將伯助子無棄爾輔負于爾輻屨顧爾僕不輸
爾載終踰絕險曾是不意

輔所以助輻者也輸墮也負益也幽王日爲淫虐譬如行險而不知止者君子永思其終知其又將有大難故曰又窘陰雨幽王不虞難之將至而棄賢臣焉故曰乃棄爾輔君子求助於未危故難不至苟其載之既墮而後號伯以助子則無及矣故教之以無棄其輔益其輻顧其僕以求不墮其載告之而不信故又曰終踰絕險曾是不意

魚在于沼亦匪克樂潛雖伏矣亦孔之炤憂心慘慘念國之爲虐

君子立於衰亂之朝譬如魚之在沼非其所樂雖欲潛伏而無以自蔽矣

彼有旨酒又有嘉肴洽比其鄰昏姻孔云念我獨兮憂心慙慙

云旋也慙慙痛也小人以利相求故其鄰比昏姻相與膠固爲一而君子子然無朋也

此此彼有笙藪藪方有穀民今之無祿天天是祿舒矣富人哀此惻獨

此此小也藪藪陋也舒可也此此者有居藪藪者有祿小人得志之謂也民方無福故天之天

孽並出而祿喪之富人猶可勝也惻獨甚矣

正月十三章八章章八句五章章六句

十月之交大夫刺幽王也

小雅無厲王之詩鄭氏以爲十月之交雨無正小旻小宛皆厲王之詩也毛公作詁訓傳而遷其第因改之耳其言此詩所以非幽王者曰師尹皇父不得並政嬖姦豔妻不得偕寵番與鄭相不得同位此其所挾以爲厲王者也使幽王之世師尹皇甫番與鄭相先後在事嬖姦以色居位謂之豔妻其誰曰不可且漢之諸儒異師相攻甚於仇讎苟毛公誠改詩第則他師將不肯信而韓詩之次與毛詩合此足以明其非厲王也

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彼月而微此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

日食天變之大者也然正陽之月古尤忌之夏之四月爲純陽故謂之正月十月爲純陰故謂之陽月純陽而食陽弱之甚也純陰而食陰壯之甚也交日月之交會也交當朔則日食然亦有交而不食者交而食陽微而陰乘之也交而

不食陽盛而陰不能掩也故君子醜之天變既見君子知國之將亡國亡則民首被其患是以哀之也

日月告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

行道也

燁燁震電不寧不令百川沸騰山冢萃崩高岸為谷深谷為陵哀今之人胡惜莫懲

今善也山頂曰冢萃崔嵬也

皇父卿士番維司徒家伯維宰仲允膳夫聚子內

可矣

詩士

去

辛

史蹶維趣馬橘維師氏艷妻嬭方處

皇父家伯仲允皆字番聚蹶橘皆氏艷妻嬭也嬭嬭也七人者皆嬭之黨故及其嬭而並處於位然六人各有常官而皇父兼擅羣職故以卿士目之周禮有太宰小宰宰夫家伯維宰未詳何宰也

抑此皇父豈曰不時胡為我作不即我謀徹我牆

屋田卒汙萊曰予不戕禮則然矣時是也下荒則汙上荒則萊戕殘也皇父不知為政然未嘗自謂我不是也作而害民民怨之

矣然猶曰予未嘗殘民禮則當然矣

皇父孔聖作都于向擇三有事亶侯多藏不慈遺一老俾守我王擇有車馬以居徂向

向皇父邑也亶信也侯維也慈強也皇父自謂聖矣然其建國而擇三卿信維多藏之人耳以卿士出封而周之老與其富民無不從者言恣而且貪也民富者乃有車馬耳

黽勉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口囂囂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噂沓背憎職競由人

三

詩士

去

辛

罪猶且見讒而況敢告勞乎故曰下民之孽非天之所為也噂沓沓多言以相說而背相憎專力為此者人也而豈天哉

悠悠我里亦孔之瘁四方有美我獨居憂民莫不逸我獨不敢休天命不徹我不敢劬我友自逸里居也瘁病也羨餘也徹通也天命之不通我知之矣然而不敢劬其友之自逸所謂知其不可而為之者也

十月之交八章章八句

雨無正大夫刺幽王也

浩浩昊天不駿其德降喪饑饉斬伐四國昊天疾威弗慮弗圖含彼有罪既伏其辜若此無罪淪胥以鋪

駿長也舍置也淪陷也胥相也鋪徧也幽王之亂民之無罪而被禍災者無所歸咎曰天實爲之天之生物浩然其若無窮者奈何不長其德既已生之而又降喪亂饑饉以斬伐之哉豈天怒之迅烈曾弗之慮而弗之圖乎彼有罪者則既伏其辜矣置而勿疑可也若此無罪而使之相與陷溺無不徧焉何也此其所以爲雨無正

三百六十二

詩上

十

辛

也雨之至也不擇善惡而雨焉幽王之世民之受禍者如受雨之無不被也夫雨豈嘗有所正雨哉此所以爲雨無正也而毛氏不達故序以爲雨自上下者也衆多如雨而非所以爲政此則是詩之所不及也

周宗既滅靡所戾止正大夫離居莫知我勸三事大夫莫肯夙夜邦君諸侯莫肯朝夕庶曰式臧覆出爲惡

周宗姬姓之宗也正大夫大夫之爲官長者也三事大夫三公也戾定也勸勞也幽王暴虐無

親宗族破滅大夫離散獨三公諸侯在耳而亦無肯勤王者君子庶幾王以是懼而爲善然反益爲惡而不知已

如何昊天辟言不信如彼行邁則靡所臻凡百君子各敬爾身胡不相畏不畏于天

辟法也幽王日益不悛君子呼天而告之曰奈何哉法度之言王終莫肯信者如人恣行而忘反我不知其所至矣既已憂之則又告其羣臣使皆敬其身庶幾輔之者衆王猶可得免耳

戎成不退飢成不遂曾我誓御慘慘日瘁凡百君子莫肯用訊聽言則答譖言則退

三百六十三

詩上

九

庚

戎兵也遂進也易曰不能退不能遂誓御侍御也幽王陵虐天下君子知其將有兵難故憂之曰苟兵難既成王雖欲退而休之不可得矣兵連而不解民且不能稼則又將有飢患飢患既成王雖欲進而攘之亦不可得矣此勢之所不免而禍之必至者也然獨其侍御之臣憂之耳羣臣莫以告王者徒告之以道聽之言而求其答之譖愬之言而求其退之耳

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維躬是瘁哿矣能言巧言

如流俾躬處休

言之忠者世之所謂不能言也舒可也常可人意者佞人之言也此世所謂能言也

維曰于仕孔棘且殆云不可使得罪于天子亦云可使怨及朋友

于往也人皆曰往仕耳曾不知仕之急且危也何者幽王之世直道者王之所謂不可使而枉道者王之所謂可使也直道者得罪于君而枉道者見怨於友此仕之所以難也

謂爾遷于王都曰余未有室家鼠思泣血無言不疾昔爾出居誰從作爾室

仕之多患也故君子有去者有居者居者不忍王之無臣與已之無徒也則告之使復遷於王都去者不聽而以無家辭之居者於是憂思泣血患其出言而舉皆疾之無與和之者故詰之曰昔爾之去也誰為爾作室者而今以是辭我哉

雨無正七章二章章十句二章章八句三章章六句

詩集傳卷第十一

詩集傳卷第十二

小旻之什

小雅

小旻大夫刺幽王也

小旻小宛小弁小明四詩皆以小名篇所以別其為小雅也其在小雅者謂之小故其在大雅者謂之召旻大明獨宛弁闕焉意者孔子刪之矣雖去其大而其小者猶謂之小蓋即用其舊也

旻天疾威敷于下土謀猶回遹何日斯沮謀臧不從不臧覆用我視謀猶亦孔之罔

敷布也回邪也遹辟也沮止也罔病也言天禍迅烈遍於下矣而王之邪謀終莫之改也

滄滄訛訛亦孔之哀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我視謀猶伊于胡底

滄滄言相和也訛訛言相詆也底至也伊于胡底未有所定也

我龜既厭不我告猶謀夫孔多是用不集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

卜筮數故龜瀆而不告謀者多無斷而行之者故其功不成故曰謀之在多斷之在獨盈庭皆

言尚誰敢指其是非者哉譬如欲行而不先為行邁之謀隨人而妄行是以終不得其道

哀哉為猶匪先民是程匪大猶是經維邇言是聽維邇言是爭如彼築室于道謀是用不潰于成程法也經常也潰遂也築室于道而與行道之人謀之人心不同而皆聽焉是以不能遂成也國雖靡止或聖或否民雖靡盬或哲或謀或肅或艾如彼泉流無淪胥以敗

止定也政淫則民德無所定廬大也肅艾哲謀聖五者書之五事也雖世亂民辟猶有賢者在

三

詩十二

二

良

焉苟能用之愚者可賴以皆濟也苟廢而不用而使愚者壅之於上則相與皆敗無能為矣譬如泉水苟疏而流之則淤腐者從之而行苟不疏其源而潴畜之雖其流者亦相與陷溺腐敗而已矣

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他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徒搏曰暴虎徒涉曰馮河小人智慮不能及遠暴虎馮河之患近在目前則知避之喪國亡家之禍遠在歲月而不知憂也故曰戰戰兢兢如

臨深淵如履薄冰臨淵恐墜而履冰恐陷善為國者常如是矣

小旻六章三章章八句三章章七句

小宛大夫刺幽王也

宛彼鳴鳩翰飛戾天我心憂傷念昔先人明發不寐有懷二人

宛小貌也翰羽也戾至也明發旦也二人文武也宛然鳴鳩而求戾天難矣小人而責其繼文武之功亦難矣是故君子憂傷而念其先王有懷文武哀其業之將墜也

二

詩十二

三

良

人之齊聖飲酒溫克彼昏不知一醉日富各敬爾儀天命不又

齊正也克勝也彼昏斥幽王也又復也天命之去人不復反也

中原有菽庶民采之螟蛉有子蜾蠃負之教誨爾子式穀似之

菽藿也螟蛉桑蟲也蜾蠃蒲盧也菽生中原民無有不獲采者螟蛉之子蜾蠃負之以為己子無難也今王豈以天下之衆為王有邪亦將有取而教誨之者矣

題彼脊令載飛載鳴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

題視也脊令飛鳴不能自舍君子之勤於事不舍日月者以自況也故告王以夙夜勉強庶幾不忝其父祖

交交桑扈率場啄粟哀我填寡宜岸宜獄握粟出卜自何能穀

桑扈竊脂也率循也填盡也岸亦獄也卜予也或曰卜之言試也君子之不為不義出於其性猶竊脂之不食粟雖欲食而不可得也特以其

三六十一

詩十二

四

良

居於亂世而填盡寡弱無以行賂則其陷於岸獄也固宜曷不握粟而往試之彼桑扈何自能食穀哉

溫溫恭人如集于木惴惴小心如臨于谷戰戰兢兢如履薄冰

此君子遭亂憂懼之辭也

小宛六章章六句

小弁刺幽王也

毛詩之序曰太子之傅作焉

弁彼鷩斯歸飛提提民莫不穀我獨于罹何辜于

天我罪伊何心之憂矣云如之何

弁樂也鷩卑居卑居雅鳥也雅鳥小而好羣提提羣貌也穀養也罹憂也幽王娶于申生太子宜咎又愛褒姒生子伯服立以為后而放宜咎將殺之鳥猶不失其類民猶莫不相養而太子獨不容於王曾彼之不若是以號天而訴之也踽踽周道鞠為茂草我心憂傷惄焉如擣假寐永歎維憂用老心之憂矣疾如疾首

三六十二

詩十二

五

良

廢而不行故其憂之深也惄思也疾病也

維桑與梓必恭敬止靡瞻匪父靡依匪母不屬於毛不離于裏天之生我我辰安在

屬離皆附也辰日月所曾也桑梓久而不斃見父母之所植猶不敢不敬況於父母之無不瞻依也哉然父母之不我愛豈我獨無所離屬乎不然我生之辰不善哉何不祥至是也

苑彼柳斯鳴蜩嘒嘒有漙漙萋萋淠淠警彼舟流不知所屆心之憂矣不遑假寐

蜩蟬也嘒嘒聲也漙深貌也淠淠多也柳茂則

多蟬淵深則多葦言物之大者無所不容而王獨不容其子使漂然如無繫之舟不知其所極也

鹿斯之奔維足伎伎雉之朝雝尚求其雌譬彼壞木疾用無枝心之憂矣寧莫之知

伎伎舒也雝鳴也鹿走而留其羣雉鳴而求其雌物無不有恩於其親者親之不可去非獨以其愛亦以其助也今王獨弃后而逐太子兀然如壞木之無枝而曾莫之顧何也

相彼投兔尚或先之行有死人尚或瑾之君子秉

詩十二

六

良

心維其忍之心之憂矣涕既隕之

相視也投掩也先先投者而覺之也行道也瑾瘞也君子幽王也

君子信讒如或讎之君子不惠不舒究之伐木椅矣析薪枕矣舍彼有罪予之佗矣

太子失愛於幽王有讒之者則受而行之不復徐究如獻酬之無不受也伐木者椅其顛析薪者隨其理猶不欲其摧敗今王之遇太子曾伐木析薪之不若太子無罪而妄加之也佗加也莫高匪山莫浚匪泉君子無易由言耳屬于垣無

逝我梁無發我笱我躬不閱遑恤我後

浚深也由從也山高矣而人猶登之泉深矣而人猶入之今王輕用讒言豈謂人莫獲知之歟將有屬耳于垣而聽之者矣既以此告王又恐褻似伯服之害其成業故告之以無敗梁笱猶谷風之義也

小弁八章章八句

巧言刺幽王也

悠悠昊天曰父母且無罪無辜亂如此慙昊天已威予慎無罪昊天泰慙予慎無辜

三十二

詩十二

七

良

慙大也已泰皆甚也慎謹也君子困於讒人故訴之於天曰天之於人曰父母然今我無罪而遭此大亂何也政已甚虐矣亂已甚大矣予無罪而天不平何也

亂之初生僭始既涵亂之又生君子信讒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

僭不信也涵容也祉福也遄疾也沮止也小人為讒於其君必以漸入之其始也進而嘗之君容之而不拒知言之無忌於是復進既而君信之然後亂成君子以為不幸而至此矣若人君

一日覺悟大有所誅賞如楚莊齊威之事則亂
猶庶幾可止也小惑之頃曰予其懲而後患
莫予荍蜂自求平螫成王周公之釁比下之悟
亦嘗有所誅戮也哉

君子屢盟亂是用長君子信盜亂是用暴盜言孔
甘亂是用餒匪具止共維王之印

春秋之際君臣相疑則盟讒人構其君臣利在
不究其實君遂從之而徒以盟誓相要此亂之
所以日長也盜者伏而得之之謂也讒人之誣
君子曰吾能得其隱衆莫知也而君遂信之此

詩十二

詩十二

八

良

小人之所以恣行也餒進也讒人之言必有以
悅人者人君而味於甘言此小人之所以獲進
也止職也印病也言小人不守其位維爲讒以
病王也

奕奕寢廟君子作之秩秩大猷聖人莫之他人有
心子忖度之躍躍僬僬遇犬獲之

奕奕大也秩秩有叙也莫定也僬僬狡兔也奕奕
寢廟天下之正居也秩秩大猷天下之達道也
居天下之正居行天下之達道他人之心可得
而度也雖有僬僬行於隱伏將有爲我獲之而

至者苟守吾正則天下之情畢見於前矣安用
旁窺而竊伺之以讒人爲己耳目哉

荍染柔木君子樹之往來行言心焉數之蛇蛇碩
言出自口矣巧言如簧顏之厚矣

木之可揉者君子樹之言之可行者君子數之
往可行也來不可行也君子不用也來可行也
往不可行也君子不由也今小人蛇蛇然徐爲
大言徒出於其口而已中無有也巧言如簧顏
雖甚厚其中未必不愧也

彼何人斯居河之麋無拳無勇職爲亂階既微且
植爾勇伊何爲猶將多爾居徒幾何

詩十二

詩十二

九

良

時有是人也水草之交曰麋拳力也肝瘍爲微
腫足爲植猶謀也將大也其謀既大且多其徒
幾何而能然哉

巧言六章章八句

何人斯蘇公刺暴公也

彼何人斯其心孔艱胡逝我梁不入我門伊誰云
從維暴之云

艱嶮也梁橋也暴公爲卿士而譖蘇公蘇公之
友有與偕譖之者從之以過蘇公而不入見故

并譏之此詩主言何人而曰刺暴公者譖出於
暴公而何人與焉以暴公爲不足刺而刺何人
則亦所以刺暴公也

二人從行誰爲此禍胡逝我梁不入唁我始者不
如今云不我可

始謂我可而今謂我不可也

彼何人斯胡逝我陳我聞其聲不見其身不愧于
人不畏于天

陳堂塗也

彼何人斯其爲飄風胡不自北胡不自南胡逝我

二卷三

詩十二

十

良

梁祗攬我心

飄風暴風言其去之速也

爾之安行亦不遑舍爾之亟行遑脂爾車壹者之
來云何其盱

盱病也安行則當止舍速行則不暇脂車矣反
覆究之而不得其情故曰一來見我於女何病
哉

爾還而入我心易也還而不入否難知也壹者之
來俾我祗也

易悅也祗安也

伯氏吹壘仲氏吹篴及爾如貫諒不我知出此三
物以詛爾斯

土曰壘竹曰篴與女義如兄弟和如壘篴勢相
次比如物之在貫女豈誠不我知而譖我哉苟
誠不我知也則出犬豕雞三物以詛之可也

爲鬼爲蜮則不可得有覩而目視人罔極作此好
歌以極反側

蜮短狐也覩姑也姑醜也鬼蜮皆能陰害人而
不可見今與女相視無窮奈何爲此禍哉

何人斯八章章六句

二卷一

詩十二

十一

良

巷伯刺幽王也

巷伯寺人也

萋兮斐兮成是貝錦彼譖人者亦已太甚

萋斐文相錯也貝錦錦之貝文者也譖人之構
君子其所以集成其罪者猶織者縷縷相錯以
成爲錦也

哆兮侈兮成是南箕彼譖人者誰適與謀

哆侈皆張也南箕非箕也因其有是形而命之
耳譖人之誣君子亦必因其近似而遂名之斯
人自謂辟嫌之不審也

緝緝翩翩謀欲譖人慎爾言也謂爾不信

緝緝翩翩多言貌也君子相告以慎言恐譖人誣之以不信也

捷捷幡幡謀欲譖言豈不爾受既其爾遷

捷捷幡幡亦多言貌也遷改也與譖人處苟與之誠言夫豈不受哉既而改之以告人耳

驕人好好勞人草草蒼天蒼天視彼驕人矜此勞人

好好樂也草草憂也

彼譖人者誰適與謀取彼譖人投界豺虎豺虎不

食投界有北有北不受投界有吳楊園之道倚于

畝丘寺人孟子作爲此詩凡百君子敬而聽之

楊園園名也畝丘丘名也倚加也作起也將之

楊園其道必從畝丘以言譖人欲譖大臣亦自

小臣始是以孟子起爲此詩以告君子使皆聽

之以自防也

巷伯七章四章章四句一章五句一章八

句一章六句

谷風刺幽王也

習習谷風維風及雨將恐將懼維予與女將安將

樂女轉棄予

風雨之相須猶朋友之相濟幽王之世天下俗

薄朋友窮達相棄故以刺焉

習習谷風維風及頽將恐將懼寘予于懷將安將

樂棄予如遺

頽風之焚輪者風薄相扶而上亦猶朋友之相

將也

習習谷風維山崔嵬無草不死無木不萎忘我大

德思我小怨

習習之風草木之所以生也崔嵬之山草木之

所以養也然不能使草不死木不萎者天地之

功猶有所不足奈何忘我大德而獨思我小怨

哉

谷風三章章六句

蓼莪刺幽王也

蓼蓼者莪匪莪伊蒿哀哀父母生我劬勞

蓼蓼長大貌莪羅蒿也羅蒿可食而蒿不可食

采莪者將以食之譬如生子者將賴其養也幽

王之世孝子行役而遭喪哀其父母生已之勞

而養不終如采莪者之得蒿也

蓼蓼者莪匪我伊蔚哀哀父母生我勞瘁

蔚牡故也

餅之罄矣維壘之恥鮮民之生不如死之久矣

餅小而壘大使餅至於罄者壘之恥也使民至

於窮而無告者亦上之恥也鮮善也人皆以生

為善孝子之不獲終養者以為不如死也

無父何怙無母何恃出則銜恤入則靡至

恤憂也入而不見則若無所至也

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復

我出入腹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

三十七

詩十二

十四

庚

鞠養也腹厚也

南山烈烈飄風發發民莫不穀我獨何害南山律

律飄風弗弗民莫不穀我獨不卒

虐政之病人如大寒之視南山而聞飄風烈烈

律律其可惡也發發弗弗其可疾也穀養也卒

終也

蓼莪六章四章章四句二章章八句

大東刺亂也

毛詩之序曰譚大夫之所作也

有饒簋飧有捄棘匕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

履小人所視瞻言顧之潛焉出涕

饒滿也飧熟食也捄長也棘匕所以載鼎實也

幽王不恤諸侯賦役繁重下國困竭君子思先

王之世諸侯富足其簋之飧饒然其鼎之匕捄

然當是時也周之所以取於諸侯者平均正直

凡今之君子猶及行之小人猶及見之至於幽

王而遂不然是以顧之而出涕也

小東大東杼軸其空糾糾葛屨可以履霜佻佻公

子行彼周行既往既來使我心疚

糾糾䟽貌也佻佻獨行也既盡也自周視諸侯

三十八

詩十二

十五

庚

皆東也小大皆取於東東人之杼軸空矣然周

人猶莫之恤曰猶有葛屨則可使履霜矣猶

有公子則可使行於周道矣公子國之貴也於

是則盡竭其所有以往盡輸之以來而中心病

之也

有冽沈泉無浸穫薪契契寤歎哀我憚人薪是穫

薪尚可載也哀我憚人亦可息也

冽寒也側出曰沈泉穫艾也契契憂苦也憚亦

作瘳勞也薪已艾矣而復浸之則腐民已勞矣

而復事之則病故已艾則庶其載而畜之已勞

則庶其息而安之

東人之子職勞不來西人之子纂纂衣服

來勞來也言勞佚之不平也

舟人之子熊羆是裘私人之子百僚是試

舟人水居而服熊羆之裘所服非其所有也私

人無籍於王室而試百官所事非其所職也言

紀綱敗壞無不失其舊也

或以其酒不以其漿韜韜佩璲不以其長

有醉於其酒者有不得其漿者然其所厚未必

賢也故曰雖則佩玉盛服而非其長過人也韜

三十一

詩十一

十六

良

韜佩玉貌也璲瑞也

維天有漢監亦有光跂彼織女終日七襄雖則七

襄不成報章昫彼牽牛不以服箱東有啓明西有

長庚有捄天畢載施之行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

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維南有箕載翕其舌維

北有斗西柄之揭

君子告窮而不敢正言故爲隱焉而使自祭之

其言王雖在上而無能明者則曰維天有漢監

亦有光監視也言東人空其杼軸而輸之王王

曾無以報之則曰跂彼織女終日七襄雖則七

襄不成報章跂隅貌也襄駕也自旦至莫七辰

辰一移此所謂七駕也人之織也其緯往而復

反此所謂報章也星之駕也西而不東此所謂

不成報章也言東人盡其車牛以輸其職貢勞

弊於道路則曰昫彼牽牛不以服箱以爲維是

獲免耳昫明也牽牛河鼓也服較也箱兩較間

也言王之百役皆取於東則曰東有啓明西有

長庚啓明長庚皆太白也言東人飲食既竭雖

有其器而無所用之則曰有捄天畢載施之行

畢所以掩捕鳥獸也言其器雖在而皆已破弊

三十九

詩十一

七

良

則曰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維北有斗不可以

挹酒漿言徒有其器而無其實則曰維南有箕

載翕其舌翕合也有箕而合其舌無所揚也言

東人勞苦而爲之西人暇豫而取之則曰維北

有斗西柄之揭斗雖北之有也而西實揭其柄

柄者所操以取也

大東七章章八句

四月大夫刺幽王也

四月維夏六月徂暑先祖匪人胡寧忍予

徂往也四月始夏而六月暑遂往矣言周之治

世未幾而亂作也是以君子自傷生於亂世曰
先祖非人哉而忍生我於是此所謂窮則反本
浩浩昊天不駿其德先祖匪人胡寧忍予一也
皆無所歸怨之辭也其實以爲非其罪也

秋日淒淒百卉具腓亂離瘼矣爰其適歸冬日烈
烈飄風發發民莫不穀我獨何害

腓瘼皆病也夏既徂矣則秋風至而百草病先
王既沒民被幽王之患有亂離之病矣而未知
其終所適歸者故繼之曰冬日烈烈飄風發發
言其末必至是也

二六八

詩十一

十八

良

山有嘉卉侯栗侯梅廢爲殘賊莫知其尤

梅栗有實之木也人以其有實也朝夕取焉是
以廢爲殘賊而莫知其所以獲罪言幽王暴而
剥下下無完民也

相彼泉水載清載濁我日構禍曷云能穀滔滔江
漢南國之紀盡瘁以仕寧莫我有

一泉之水無以紀之則清濁不可常矣幽王失
道諸侯放恣天下治亂莫能相一亦猶是也夫
欲治是也必先自治今我尚日構亂而安能善
彼哉是以思得王者以紀諸侯如江漢之紀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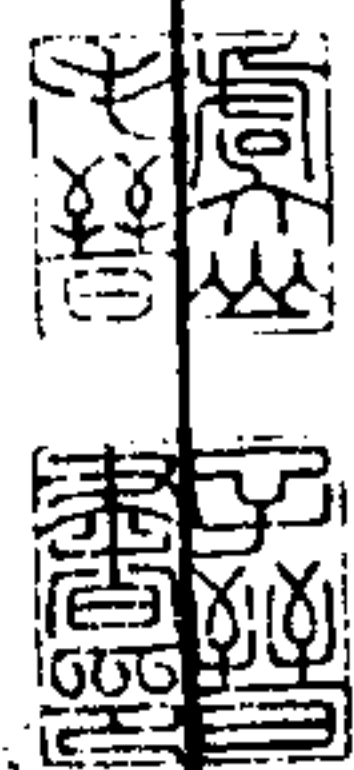
水使天下國有所宗而人有所賴盡瘁以仕而
上有有之者

匪鶉匪鳶翰飛戾天匪鱣匪鮪潛逃于淵山有薇
薇隰有杞棘君子作歌維以告哀

鶉鶉也棲或作美幽王之亂天下逃散非鶉非
鳶而高飛非鱣非鮪而深潛故大夫有退而食
薇薇甘杞美以免於禍者作此詩以告其哀憐
天下之志非以爲其身也

四月八章章四句

詩集傳卷第十二



詩集傳卷第十三

北山之什

小雅

北山大夫刺幽王也

陟彼北山言采其杞偕偕士子朝夕從事王事靡盬憂我父母

此說與秋杜同偕偕強壯貌

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

賢過人也

四牡彭彭王事傍傍嘉我未老鮮我方將旅力方

剛經營四方

嘉鮮皆善也將壯也

或燕燕居息或盡瘁事國或偃息在牀或不已于行或不知叫號或慘慘劬勞或棲遲偃仰或王事鞅掌

鞅掌失容也

或湛樂飲酒或慘慘畏咎或出入風議或靡事不為

北山六章三章章六句三章章四句

無將大車大夫悔將小人也

無將大車祇自塵兮無思百憂祇自疚兮

大車牛車也疚病也將大車則塵汙之思百憂則病及之譬如任小人者患及其身亦不可逃也

無將大車維塵冥冥無思百憂不出于頰

頰光也

無將大車維塵離兮無思百憂祇自重兮

離蔽也重累也

無將大車三章章四句

小明大夫悔仕於亂世也

三十七

詩上

二

影

明明上天照臨下土我征徂西至于朁野二月初吉載離寒暑心之憂矣其毒大苦念彼共人涕零如雨豈不懷歸畏此罪罟

大夫行役久勞而不息故稱天之無不照臨言臣下無賢勞而不察者也朁地名也初吉朔日也行始於二月而載離寒暑則冬矣是以思有共德之人而事之

昔我往矣日月方除曷云其還歲聿云暮念我獨兮我事孔庶心之憂矣憚我不暇念彼共人惓惓懷顧豈不懷歸畏此譴怒

除除陳生新也憚勞也

昔我往矣日月方奧曷云其還政事愈蹙歲聿云莫采蕭穫救心之憂矣自貽伊戚念彼共人興言出宿豈不懷歸畏此反覆

奧煖也出宿不安寢也

嗟爾君子無怙安處靖共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女

穀善也有久勞於外則必有久安於內者矣故告之使無以安處爲常靖共其位而與正直庶乎神之聽之而以女爲善也

詩三

三

生

嗟爾君子無怙安息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

小明五章三章章十二句二章章六句

鼓鐘刺幽王也

鼓鐘將將淮水湯湯憂心且傷淑人君子懷允不忘

幽王作樂於淮上而人疾之故思古之君子焉鼓鐘喈喈淮水淅淅憂心且悲淑人君子其德不回鼓鐘伐鼗淮有三洲憂心且妯淑人君子其德不猶

始言湯湯水盛也中言淅淅水流也終言三洲水落而洲見也言幽王之久於淮上也鼗大鼓也妯動也不猶不若也不若幽王也

鼓鐘欽欽鼓瑟鼓琴笙磬同音以雅以南以簫不僭

欽欽鐘聲也將作樂則鼓鐘所謂金奏也琴瑟在堂笙磬在下同音言其和也雅二雅也南二南也幽王之世風有二南而已故播此二詩於簫言幽王之不德豈其樂非古歟樂則是矣而人則非也

詩三

三

四

生

鼓鐘四章章五句

楚茨刺幽王也

楚楚者茨言抽其棘自昔何爲我藝黍稷我黍與與我稷翼翼我倉既盈我庾維億以爲酒食以享以祀以妥以侑以介景福

抽除也與與翼翼蕃也露積曰庾十萬曰億妥安也侑勸也介助也楚茨傷今而思古之詩也故稱古之人去其茨棘以藝黍稷以實倉廩以爲酒食以享先祖於其享也主人拜尸而安之祝勸尸而食之所以事之無不至者故於餘章

詳言之凡詳言之者皆思而不得見之辭也

濟濟蹕蹕絜爾牛羊以往烝嘗或剥或亨或肆或將祝祭于祊祀事孔明先祖是皇神保是饗孝孫有慶報以介福萬壽無疆

濟濟蹕蹕言有容也剥解之也亨飪之也肆陳其骨體於俎也將奉持而進之也祊門內也孝子不知神之所在故使祝博求之門內其生所以待賓客也於是先祖大而安饗之報之以介福皇大也保安也介大也

執爨踏踏為俎孔碩或燔或炙君婦莫莫為豆孔庶為賓為客獻醕交錯禮儀卒度笑語卒獲神保是格報以介福萬壽攸酢

饗饗饗饗饗也踏踏言有容也俎從獻之俎也其實燔肉而肝炙君婦王后也莫莫清靜而敬至也豆內羞庶羞也庶多也多為之者以為非特以享也將以祭終而燕尸賓焉故及其燕也獻醕交錯而無不徧行禮至卒而無非度笑語至卒而無不得言和而不亂也古者於旅也語酢報也

我孔熯矣式禮莫愆工祝致告徂賚孝孫苾苾芬孝

祀神嗜飲食卜爾百福如幾如式既齊既稷既庀既敕永錫爾極時萬時億

熯竭也禮行既久筋力竭矣而式禮莫愆敬之至也善其事曰工苾苾芬香也卜予也幾期也春秋傳曰易幾而哭式法也齊整也稷疾也庀正也敕戒也極中也於是祭將畢祝致神意以嘏主人曰爾飲食芳絜故報爾以福祿使其來如幾其多如法爾禮容莊敬故報爾以中和應萬物而不匱言各隨其事而報之以其類也

禮儀既備鐘鼓既戒孝孫徂位工祝致告神具醉止皇尸載起鼓鐘送尸神保聿歸諸宰君婦廢徹不遲諸父兄弟備言燕私

於是禮備作鐘鼓以戒在位主人就位於堂下西面祝致主人之意告尸以利成尸遂起奏肆夏以送之諸宰徹饌后徹豆籩既畢歸賓客之俎而燕同姓所以尊賓客而親兄弟也

樂具入奏以綏後祿爾穀既將莫怨具慶既醉既飽小大稽首神嗜飲食使君壽考孔惠孔時維其盡之子子孫孫勿替引之

後祿祭之餘福也將行也惠順也替廢也引長

也祭畢而燕於寢則祭樂皆入以安其餘福穀
羞既行兄弟無有怨者皆慶於君曰神乃歆嗜
飲食將使君壽考既順且時兼盡而有之矣子
孫尚能勿替而長行之

楚茨六章章十二句

信南山刺幽王也

信彼南山維禹甸之嘒嘒原隰曾孫田之我疆我
理南東其畝

甸治也嘒嘒墾闢貌也曾孫成王也疆畫經界
也理分土宜也禹治洪水而成王墾闢汧梁至

三十五

詩三

七

聲

幽王之世其迹皆在而王弗治故君子思古焉
上天同雲雨雪雰雰益之以霡霂既優既渥既霑
既足生我百穀

霡霂小雨也言仁人在上則冬有積雪春而繼
之以雨故百穀無不遂也

疆場翼翼黍稷彧彧曾孫之穡以爲酒食畀我尸
賓壽考萬年

場畔也翼翼脩治也彧彧茂盛也歛稅曰穡畀
予也

中田有廬疆場有瓜是剝是蒞獻之皇祖曾孫壽

考受天之祜

田中爲廬以便田事疆場種瓜以盡地利瓜成
剝削淹漬爲蒞而獻之所以盡四時之異物也
祭以清酒從以騂牡享于祖考執其鸞刀以啓其
毛取其血膋

清玄酒也酒鬱鬱五齊三酒也牲用騂牡周尚
赤也祭禮以鬱壘降神然後迎牲而獻之以告
肥也鸞刀刀之有鸞者也毛以告純也血以告
殺也取腍膋燔燎以報陽也

是烝是享苾苾芬芬祀事孔明先祖是皇報以介

三十六

詩三

八

聲

福萬壽無疆

烝進也

信南山六章章六句

甫田刺幽王也

倬彼甫田歲取十千我取其陳食我農人自古有
年今適南畝或耘或耔黍稷薿薿攸介攸止烝我
髦士

倬明也甫大也歲取十千井田一成之數也九
夫爲井井稅一夫爲田百畝井十爲通通稅十
夫爲田千畝通十爲成成方十里其稅百夫爲

田萬畝此所謂十千也耘除草也耕雖本也疑
疑盛也介助也烝進也疑俊也一成之田而歲
取萬畝以爲國用又將取其陳積以時發歛以
助農夫之乏因此自古有年之法不可廢者也
是以親適南畝而視其耘耔助其勤力止其怠
惰進其疑俊庶幾有年以遵古之成法所謂進
其疑俊者如漢寵力田之類歟

以我齊明與我犧羊以社以方我田既臧農夫之
慶琴瑟擊鼓以御曰祖以祈甘雨以介我稷黍以
穀我士女

三

詩三

九

九

齊六穀也明絜也犧純色也秋成而祭社及四
方報其功也周官仲秋獮田以祀方慶賜也農
夫之慶既蜡而息農夫也御迎也田祖先嗇也
孟春既郊而始耕則祭之所以祈甘雨也周官
祈年于田祖吹豳雅擊土鼓穀養也
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攘其左
右嘗其旨否禾易長畝終善且有曾孫不怒農夫
克敏

攘取也禾易禾生樂易也長畝竟畝也敏疾也
成王之勞農也農夫以其婦子饁於南畝於是

田畯至而喜之取其左右之饋而嘗之以知其
旨否民知成王之勤於農事則盡力於禾其生
竟畝如一庶幾終善且有於是成王無所譴者
曰農夫敏矣

曾孫之稼如茨如梁曾孫之庾如坻如京乃求千
斯倉乃求萬斯箱黍稷稻粱農夫之慶報以介福
萬壽無疆

茨言其多也梁言其積也古之稅法近者納稅
遠者納粟米稼既積乃求千倉以處之萬車以
載之黍稷稻粱言無所不有也

三

詩三

十

九

甫田四章章十句

大田刺幽王也

大田多稼既種既戒既備乃事以我覃耜俶載南
畝播厥百穀既庭且碩曾孫是若

稼種也覃利也俶始也載事也庭直也若順也
田大而種多故於今歲之冬具來歲之種戒來
歲之事凡既備矣然後事之取其利耜而始有
事於南畝既耕而播之其耕之也勤而種之也
時故其生者皆直而大以順成王之所欲

既方既皂既堅既好不稂不莠去其螟螣及其蟊

賊無害我田穉田祖有神秉畀炎火

方孚而始房也阜實而未成也既堅則成矣既好則美矣稂童梁也莠似苗者也食心曰螟食葉曰螽食根曰蟊食節曰賊穉幼苗也仁人在上則虫蝗不作民以爲田祖投之火耳

有渰萋萋興雨祁祁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彼有不穫穉此有不斂穧彼有遺秉此有滯穗伊寡婦之利

渰雲興貌也萋萋雲行貌也祁祁徐也時雨既降民急其上先憂公田而後其私及其成也田

三

詩三

土

李

有餘穀力不能盡故以其餘爲鰥寡之利濟鋪而未束者也秉把也

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來方禋祀以其騂黑與其黍稷以享以祀以介景福

成王之來視其穫也則遂禋祀四方以報其成功騂黑南北之牲也蓋略言之耳

大田四章二章章八句二章章九句

瞻彼洛矣刺幽王也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福祿如茨韎韐有奭以作六師

洛漈沮也泱泱深廣也茨蒺藜也韎韐士之韞也蓋漈之以茅蒐更赤貌也洛之水泱泱其無窮使洛愛其水無所澤萬物於洛無加也而物失其利洛維不愛其水故無損於洛而物蒙其益王者之有爵命猶洛之有水也古之王者以其無窮惠天下之諸侯以結其驩心故諸侯之除喪而未命也服其士服以朝於王王遂命之使將六師焉傷今幽王愛其無窮以失天下之諸侯也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韎韐有珌君子萬

三

詩三

土

李

年保其家室

韎容刀也珌上飾珌下飾也此其所以錫諸侯也諸侯有王者之命乃能安其室家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福祿既同君子萬年保其家邦

福祿既同言與諸侯共之也

瞻彼洛矣三章章六句

裳裳者華刺幽王也

毛詩之序曰古之仕者世祿小人在位則讒諂並進弃賢者之類絕功臣之世原其所以爲是

說者不過以詩之乘其四駱爲守其先人之祿位是以似之爲嗣其先祖其說蓋勞苦而不明如此至於小人讒諂則是詩之所無有是以知其爲曲說而不可信也

裳裳者華其葉湑兮我觀之子我心寫兮我心寫兮是以有譽處兮

裳裳猶堂堂也湑盛貌也君子內脩其身充滿而發於外人望見其容貌而知其君矣譬如堂堂之華而附之以湑然之葉無有不善者也今幽王積其不義其發於外者儼然小人爾是以

三

詩十三

士

尹

君子思見賢君以爲其憂然後樂處其朝也

裳裳者華其葉黃矣我觀之子維其有章矣維其有章矣是以有慶矣

黃色之上也其黃之盛也有章有文也君子之有文粲然如華之盛也

裳裳者華或黃或白我觀之子乘其四駱乘其四駱六轡沃若

華之不黃也則亦白而已君子之不處也則亦行而已處亦君子也行亦君子也故曰乘其四駱六轡沃若言亦不失盛也傷今幽王之不善

無所往而非不義也

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維其有之是以似之

君子左而宜其左右而有其右有者有諸中也中誠有之則其發於容貌者晬然其似之矣

裳裳者華四章章六句

詩集傳卷第十三

三

士

果

詩集傳卷第十四

桑扈之什

小雅

桑扈刺幽王也

交交桑扈有鶯其羽君子樂胥受天之祜

鶯有文貌也胥辭也幽王直情而恣行無復禮

文法度故思古之君子樂循禮義以受天福夫

苟樂之則其爲之也安安則如固有之譬如桑

扈之羽鶯然有文而不自知亦非其強之也

交交桑扈有鶯其領君子樂胥萬邦之屏

領頸也屏蔽也樂循禮義則足以屏萬邦矣

之屏之翰百辟爲憲不戢不難受福不那

翰幹也戢斂也那多也王者屏翰四方而爲諸

侯法苟不以禮自戢難而求肆情焉則亦不足

以受多福矣

兕觥其觶旨酒思柔彼交匪敖萬福來求

兕觥罰爵也旨酒之和柔而兕觥之設所以常

自戢難也

桑扈四章章四句

鴛鴦刺幽王也

鴛鴦于飛畢之羅之君子萬年福祿宜之鴛鴦在

梁戢其左翼君子萬年宜其遐福乘馬在廐摧之
秣之君子萬年福祿艾之乘馬在廐秣之摧之君
子萬年福祿綏之

鴛鴦匹鳥也方其止而取之則盡之矣故於其
飛而取之惟俟其飛而後取故其在梁者戢翼
而安也馬之在牧者無所用之則委之以摧其
在廐者將用其力則加之以秣言君子之於物
將用其死則不忍絕其類將用其力則不敢薄
其養此天下所以願其萬年而享福祿也摧莖
通秣粟也艾老也言以福祿終其身也

鴛鴦四章章四句

頍弁諸公刺幽王也

有頍者弁實維伊何爾酒既旨爾殽既嘉豈伊異
人兄弟匪他焉與女蘿施于松柏未見君子憂心
奕奕既見君子庶幾說懌

頍弁貌也焉寄生也女蘿兔絲也奕奕憂不定
也彼所謂弁者實何物哉徒以人加之首而貴
之耳今王豈謂我自貴而忽兄弟哉爾有旨酒
嘉殽曷不與兄弟樂之也兄弟之於王譬如焉
與女蘿之託松柏耳不見則憂見則庶幾王樂

之王奈何獨不顧哉

有頍者弁實維何期爾酒既旨爾殽既時豈伊異人兄弟具來焉與女蘿施于松上未見君子憂心忼忼既見君子庶幾有臧

忼忼憂盛滿也

有頍者弁實維在首爾酒既旨爾殽既臯豈伊異人兄弟甥舅如波雨雪先集維霰死喪無日無幾相見樂酒今夕君子維宴

雪將降而霰先之故不宴者誅滅之先也君子以是知死之無日相見之無幾無所復賴而相

告曰苟今夕有酒也君子維以相宴而已不知其它矣知不可得免之辭也

頍弁三章章十二句

車牽大夫刺幽王也

間關車之牽兮思變季女逝方匪飢匪渴德音來括雖無好友式燕且喜

間關設車也幽王嬖褒姒以亂政小人並進故君子思具車以逆賢女雖飢渴而不顧庶幾內有賢妃德音之士來會於朝雖無好友以事王姑以奉王燕喜之樂猶愈於小人也

依彼平林有集維鵲辰彼碩女令德來教式燕且譽好爾無射

依茂貌也鵲雉也辰時也林平而無嶮則雉集之王者內無嬖后其心樂易則令德之士將來教之因以奉其燕樂好之終身而無厭

雖無旨酒式飲庶幾雖無嘉殽式食庶幾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

恐賢女之不可必得故曰雖無旨酒嘉殽姑飲食焉可也雖無德以配王姑歌舞以樂之猶愈於褒姒之在側也

陟彼高岡析其柞薪析其柞薪其葉湑兮鮮我觀爾我心寫兮

鮮善也陟高岡而析柞薪為其葉之蔽也褒姒之蔽王猶柞薪耳今誠去之使我獲見王焉則吾憂心庶幾寫矣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四牡騤騤六轡如琴觀爾新昏以慰我心

景大也褒姒之在王側君子無復得進者今誠去褒姒使我見王如仰高山景行得行焉則吾將具四牡調六轡以為王聘賢女而致之以慰

我心然則褒姒苟在雖有賢女而莫敢逆也

車牽五章章六句

青蠅大夫刺幽王也

營營青蠅止于樊豈弟君子無信讒言

營營往來貌也青蠅能變亂白黑故以此讒人

焉樊藩也止之於藩欲其遠也

營營青蠅止于棘讒人罔極交亂四國營營青蠅

止于榛讒人罔極構我二人

榛棘皆所以爲藩也

青蠅三章章四句

卷八十二

詩古

五

李影

賓之初筵衛武公刺時也

賓之初筵左右秩秩邊豆有楚般核維旅酒既和

旨飲酒孔偕鐘鼓既設舉醕逸逸大侯既抗弓矢

斯張射夫既同獻爾發功發彼有的以祈爾爵

楚楚脩絜也穀豆實也核加邊桃梅之屬也旅

陳也偕齊也逸逸往來次序也大侯君侯也的

質也先王將祭必大射以擇士將射必先行燕

禮既安賓然後改縣以避射既旅然後張侯又

弓比其射夫而耦之既耦然後拾發求勝以爵

其不勝

籥舞笙鼓樂既和奏烝烝烈祖以洽百禮百禮既至有壬有林錫爾純嘏子孫其湛其湛曰樂各奏爾能賓載手仇室人入又酌彼康爵以奏爾時

烝進也衍樂也洽合也百禮九州諸侯所獻以

助祭者所謂庭實旅百也壬任也謂臣之任事

者卿大夫是也林君也湛樂也載則也手取也

仇敵也室人宗室也又後也康安也此章言既

射而祭既祭而燕於寢於其祭也先作樂以求

諸陽故秉籥而舞舞者與笙鼓和應以進樂其

祖考以合見其百禮其以禮至者非其諸侯則

卷八十三

詩古

六

李影

其卿大夫也於是神則嘏之以福使其子孫無

不堪樂者祭既畢歸賓客之俎而留兄弟曰將

燕樂於寢故祭樂皆入各奏其能以樂之其燕

也以異姓爲賓膳宰爲主人膳宰賓之敵也賓

取其敵以與宗室皆入於寢而又燕於是酌以

安之而薦之以時物

賓之初筵溫溫其恭其未醉止威儀反反曰既醉

止威儀幡幡舍其坐遷屢舞僊僊其未醉止威儀

抑抑曰既醉止威儀忸忸是曰既醉不知其秩

上二章言先王之正禮故此章言幽王之燕方

其未醉也其禮猶在爾及其既醉則不可知也
反反頤禮也幡幡輕數也抑抑慎密也怵怵
媿也

賓既醉止載號載嘷亂我邊豆屢舞僛僛是曰既
醉不知其郵側弁之俄屢舞僛僛既醉而出並受
其福醉而不出是謂伐德飲酒孔嘉維其令儀
此章申言其亂而終誨之也僛僛不正也郵過
也僛僛不止也

凡此飲酒或醉或否既立之監或佐之史彼醉不
臧不醉反耻式勿從謂無俾大怠匪言勿言匪由

言三

詩

七

果

勿語由醉之言俾出童叟三爵不識矧敢多又

幽王與其下相尚以酒至有以不醉爲耻而強
使醉者故告之曰夫飲酒則必有醉者有否者
爲醉者之不善也是以既爲之監復爲之史以
伺察之而乃反以不醉爲耻哉盍亦勿從而謂
之使皆醉而益怠焉可也故告其醉者使慎其
言語告其不醉者使勿從醉者之言叟未有童
者也俾出童叟深戒之也苟人知所以自戒則
雖三爵而有不敢者況又其多哉

賓之初筵五章章十四句

魚藻刺幽王也

魚在在藻有頌其首王在在鎬豈樂飲酒

魚何在亦在藻耳其所依者至薄也然其首頌
然而太自以爲安不知人得而取之也今王亦
在鎬耳寡恩無助天下將有圖之者而飲酒自
樂恬於危亡之禍亦如是魚也毛氏因在鎬之
言故序此詩爲思武王以在藻頌首爲魚得其
性蓋不識魚在在藻之有危意也

魚在在藻有莘其尾王在在鎬飲酒樂豈

莘長貌也

言六

詩

八

果

魚在在藻依于其蒲王在在鎬有那其居

那安也

魚藻三章章四句

采芣刺幽王也

采芣采芣箚之管之君子來朝何錫予之雖無予
之路車乘馬又何予之玄衮及黼

采芣以爲藿物至微而用至薄矣然猶設箚管
以待之而況諸侯乎故先王於其來也錫之以
車馬重之以衣服不敢忽也玄衮玄衣而衮龍
也黼白黑雜也

甯沸檻泉言采其芹君子來朝言觀其旂其旂淠淠鸞聲嘒嘒載駟載駟君子所屆

甯沸泉始冽也檻泉正出也甯沸之清泉吾將采其芹君子之來朝吾將觀其旂徒視其旂之淠淠而徐也其鸞之嘒嘒而和也吾以是知其有禮矣是以駕而往迎之於其所至言無所不禮也駕者既服而三之曰駟四之曰駟

赤芾在股邪幅在下彼交匪紆天子所予樂只君子天子命之樂只君子福祿申之

赤芾蔽膝也邪幅偏也所以自偏束也紆緩也

君子之所以自教而交於人者如此則天子從而予之矣是以錫之命而申之以福祿

維柞之枝其葉蓬蓬樂只君子殿天子之邦樂只君子萬福攸同平平左右亦是率從

殿鎮也平平辯治也從由也柞之枝其葉尚無不蓬蓬者而況於天子殿邦之諸侯而可以無福祿乎諸侯而有福祿然後能辯治以左右王室矣故曰亦是率從

汎汎楊舟紉纆維之樂只君子天子葵之樂只君子福祿膺之優哉游哉亦是戾矣

紉紉也纆綆也葵揆也膺厚也楊舟汎汎而無所定紉纆可以維而止之天下之諸侯撫之則懷弃之則去亦如舟之無定耳古之明王揆其所然而厚之以福祿則無不至者今幽王安於佚樂而忽遺之則是亦戾王而已無復懷者矣

采菽五章章八句

角弓父兄刺幽王也

駢駢角弓翻其反矣兄弟昏姻無胥遠矣

弓之張也駢駢其調利挽之而體節皆應及其弛也翩然而反節自為處其勢無以相及譬之

如兄弟昏姻親之則合而疏之則離是以告之使無相遠也

爾之遠矣民胥然矣爾之教矣民胥恊矣

上之所為下必有甚者故此詩言幽王之世王族怨望相病亦無有善者

此今兄弟綽綽有裕不令兄弟交相為瘡

綽綽寬也裕饒也瘡病也

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讓至於已斯亡

民之相怨也以一方而已未嘗以自反也受爵而不讓者知尤之矣而至於已則忘其非此所

謂一方也

老馬反爲駒不顧其後如食宜軀如酌孔取

軀飽也孔空也老馬必備其駒必強老馬不自
謂老而任駒之任後將不勝而不顧譬如小人
而任賢者之事不畏其後之不克也故告之曰
譬如食者必以其宜爲飽之節譬如酌者必以
其空爲取之節食而不以其腹之所宜止則病
酌而不以其空之所容止則溢受爵而不以其
量者亦猶是也

母教猱升木如塗塗附君子有微猷小人與屬

三升七

詩古

土

声

猱援屬也附木桴也猱之升木不教而能矣塗
之塗附不力而堅矣王族之屬王不強而親矣
特患微猷之不立無以來之耳

雨雪濛濛見睨曰消莫肯下遺式居婁驕

睨日氣也遺予也雨雪之濛濛盛也見日而消
矣王族之相怨毒王苟有意綏之亦釋然解矣
今王曾莫予之居於其上而屢驕焉而何以化
彼哉

雨雪浮浮見睨曰流如蠻如髦我是用憂

蠻南蠻也髦西夷也言王之視王族如蠻髦之

不相及也

角弓八章章四句

苑柳刺幽王也

有苑者柳不尚息焉上帝甚蹈無自暱焉俾予靖
之後予極焉

苑茂也蹈動也暱近也靖治也極誅也君子之
願底於王譬如行道之人無不庶幾息於茂柳
者徒以幽王暴虐神所不予天意動矣故相戒
以無自暱近日今雖使我爲治後將誅我不可
知也

三升十四

詩古

土

声

有苑者柳不尚惕焉上帝甚蹈無自瘵焉俾予靖
之後予邁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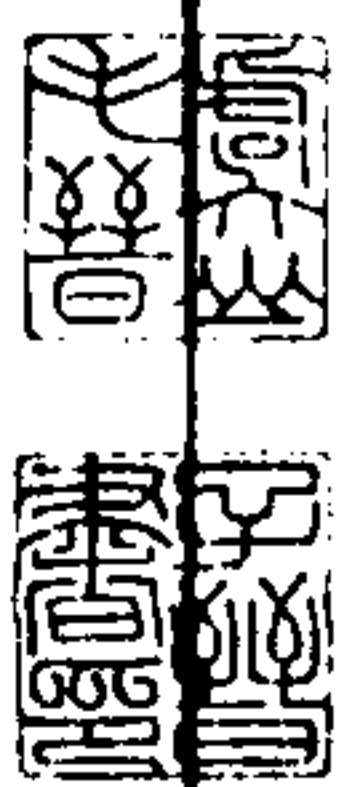
惕息也瘵病也邁行也行則放也

有鳥高飛亦傳于天彼人之心于何其臻曷予靖
之居以凶矜

鳥之高飛亦傳于天則止今王之心不知其所
至曾飛鳥之不若也曷爲使我治之而居我以
凶危之地哉矜危也

苑柳三章章六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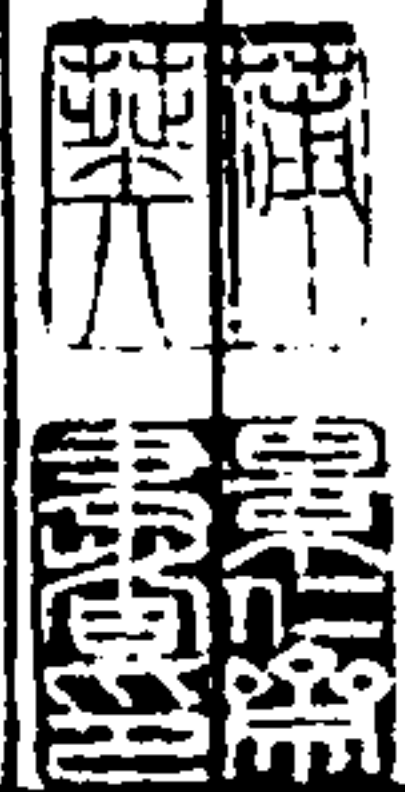
詩集傳卷第十四



詩集傳卷第十五

都人士之什

小雅



都人士周人刺衣服無常也

彼都人士狐裘黃黃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歸于周萬民所望

都美也都人士士之有美人之行者也周忠信也

彼都人士臺笠緇撮彼君子女綢直如髮我不見兮我心不說

臺夫湏也其皮可以爲笠緇撮緇布冠也君子

女女之有君子之行者也髮之爲物疏密如一

而本末無異有常之至也

彼都人士充耳琇實彼君子女謂之尹吉我不見兮我心苑結

充耳瑱也琇美石也實塞也古姑也春秋傳曰

姑吉人也尹氏姑氏周室昏姻之舊姓也人之

見是女者皆以爲尹姑之女言其知禮也苑積也

彼都人士垂帶而厲彼君子女卷髮如蠶我不見兮言從之邁

厲帶之垂者也蠶蠶也其尾上卷

匪伊垂之帶則有餘匪伊卷之髮則有旃我不見兮云何盱矣

旃揚也盱病也帶由其自餘而垂之髮由其自揚而卷之言古之爲容者亦從其自然而非強之也

都人士五章章六句

采綠刺怨曠也

終朝采綠不盈一掬子髮曲局薄言歸沐

綠王芻也局卷也王芻易得之菜終朝采之而

不盈掬意不在所采也婦人夫不在無容飾故

曰子髮曲局矣庶幾君子之歸而沐之言其知

怨思而已不知義也

終朝采藍不盈一襜五日爲期六日不詹

藍染草也衣之前蔽曰襜詹至也五日爲期六

日不至而怨之言非所當怨也

之子于狩言韞其弓之子于釣言綸之繩

綸釣繳也田漁君子之所有事而婦人不與也

今也狩則欲爲之韞弓釣則欲爲之綸繩言無節也

其釣維何維魴及鱣維魴及鱣薄言觀者

此章言其悅之無已故詠歌其釣之所獲於其獲也又將從而觀之

采綠四章章四句

黍苗刺幽王也

芄芄黍苗陰雨膏之悠悠南行召伯勞之

宣王國申伯于謝使召公往營之召公之勞行者猶陰雨之膏黍苗哀今不能而思之也

我任我輶我車我牛我行既集蓋云歸哉

召公之營謝民有負任者有輓輦者有將車者

有牽傍牛者凡行者皆集於謝則召公告之以

歸矣言不久役也

我徒我御我師我旅我行既集蓋云歸處

五百人為旅五旅為師春秋傳曰君行師從卿

行旅從天子之卿視諸侯

肅肅謝功召伯營之烈烈征師召伯成之原隰既

平泉流既清召伯有成王心則寧

土治曰平水治曰清

黍苗五章章四句

隰桑刺幽王也

隰桑有阿其葉有難既見君子其樂如何

君子之在下譬如桑之生於隰其長阿然其盛難然見者無不悅之故曰既見君子其樂如何

隰桑有阿其葉有沃既見君子云何不樂

沃柔也

隰桑有阿其葉有幽既見君子德音孔膠

幽黑色也膠固也

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苟吾心誠愛之君子豈遠我而不告哉苟吾心誠藏之何日而忘之哉吾之所以忘之心不藏

也君子之所以不告吾不愛也

隰桑四章章四句

白華周人刺幽后也

幽后褒姒也

白華菅兮白茅束兮之子之遠俾我獨兮

白華野菅也已漚則為菅取白華而漚之又以束白茅焉言表裏無不絜也今申后之脩如此

幽王遠之而近褒姒使獨居焉何哉

英英白雲露彼菅茅天步艱難之子不猶

天步王者之所履也猶圖也菅茅之為絜也至

矣其生也白雲露之其所受以爲質可知也已
有人如此而王獨弃之曾不圖天步之艱難非
此人莫與共之也

漉池北流浸彼稻田嘯歌傷懷念彼碩人

漉流貌也豐鎬之間其水北流水之性未有不
流於東南者也水流於東南則其所及者遠逆
流而北則其所能浸者稻田而已不及遠矣王
者推其親親之恩自王后始其下將無不蒙澤
者今反其常而愛褒姒故思止於一人而下無
所賴矣是以君子嘯歌傷懷而念碩人碩人申
后也

樵彼桑薪抑烘于熤維波碩人實勞我心

桑薪薪之善者也抑我也烘燎也熤桂竈所以
炤也薪之善者當以爲爨而反以爲炤譬如申
后之賢不獲偶王而弃於外也

鼓鐘于宮聲聞于外念子惻惻視我邁邁

鼓鐘于宮外未有不聞者幽王內有嫡庶之亂
而求外之不聞難矣君子之念王慘慘其憂而
王視之邁邁其不顧言無悛心也

有鶯在梁有鶴在林維彼碩人實勞我心

鶯禿鶯也鶯鶴皆以魚爲食然鶴之於鶯清濁
則有間矣今鶯在梁而鶴在林鶯則飽而鶴則
飢矣幽王進褒姒而黜申后譬之如養鶯而弃
鶴也

鶯鶯在梁戢其左翼之子無良二三其德

鳥之雄者右掩左其雌左掩右言陰陽之相下
物無不然王曾是之不若也

有扁斯石履之卑兮之子之遠俾我疢兮

扁卑貌也疢病也石之施於履者乘石也石之
扁然下者可施於履之卑而不可施於貴譬如

人之賤者可以爲妾而不可以爲后言物各有
所施之不可改也

白華八章章四句

絲蠻微臣刺亂也

絲蠻黃鳥止于丘阿道之去遠我勞如何飲之食
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

絲蠻小鳥貌也黃鳥之止於丘飛行飲食無不
託焉而丘未嘗有厭微臣附於公卿出使於外
奈何曾不飲食教載之哉

絲蠻黃鳥止于丘隅豈敢憚行畏不能趨飲之食

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絲蠻黃鳥止于
丘側豈敢憚行畏不能極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
彼後車謂之載之

極至也

絲蠻三章章八句

瓠葉大夫刺幽王也

幡幡瓠葉采之亨之君子有酒酌言嘗之
古之君子不以菲薄廢禮雖瓠葉之微猶將采
而亨之以爲飲酒之道傷今幽王雖有牲牢饗
餼而不肯用也

言十

詩五

七

果

有兔斯首炮之燔之君子有酒酌言獻之

有兔斯首言一兔也獻主人酌賓也

有兔斯首炮之炙之君子有酒酌言酢之

酢賓酌主人也

有兔斯首燔之炮之君子有酒酌言醕之

醕主人既卒酢爵復酌賓也

瓠葉四章章四句

漸漸之石下國刺幽王也

漸漸之石維其高矣山川悠遠維其勞矣武人東
征不皇朝矣

漸漸高峻也幽王之亂下國背叛王將以力征
服之而不得故告之曰漸漸之石而欲以力平
之乎吾見其高而已不可平也山川之悠遠而
欲以行盡之乎吾見其勞而已不可盡也今諸
侯背叛而欲以武人征之吾亦見其益亂而已
不暇使之朝也孔子曰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
來之遠人可以德懷而不可以力勝武人非所
以來之也

漸漸之石維其卒矣山川悠遠曷其沒矣武人東
征不皇出矣

言五

詩五

八

果

卒崔嵬也沒盡也出出之於亂也

有豕白蹢烝涉波矣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武人東
征不皇他矣

蹢蹄也豕四蹢白曰駭白蹢豕之尤躁疾者也

烝進也畢濁也豕之性好水而畢之性好雨豕

馴則居陸駭則涉水故豕之進而涉波人之過

也畢得月則雨月不至則否故畢之至於滂沱

月之過也譬之諸侯好亂而王又以武臨之是

以懼而深謀阻兵以自救勢之相激其亂遂連
而不解故曰武人東征不遑他矣夫使武人征

之而尚何暇及其他哉蓋亦知誅之而已此亂之所以益甚也

漸漸之石三章章六句

荇之華大夫閔時也

荇之華芸其黃矣心之憂矣維其傷矣

荇陵荇也其華紫赤而繁將落則黃言周室之衰如是華也

荇之華其葉青青知我如此不如無生

言華已盡矣徒見其葉耳

牂羊墳首三星在留人可以食鮮可以飽

詩五

詩五

九

李影

牂羊牝羊也墳大也留曲梁也曲梁寡婦之笱也牂羊墳首言無是道也三星在留言不能久也人可以食鮮可以飽言無暇及飽也

荇之華三章章四句

何草不黃下國刺幽王也

何草不黃何日不行何人不將經營四方

歲暮草黃矣而行者不息言久役也

何草不玄何人不矜哀我征夫獨爲匪民

草黃極則玄久役而弃其室家曰矜

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哀我征夫朝夕不暇有芄者

狐率彼幽草有棧之車行彼周道

芄小貌也棧車役車也車之行道如狐之循草無有止期也

何草不黃四章章四句

詩集傳卷第十五

五二

十

聲

詩集傳卷第十六

文王之什

大雅

文王文王受命作周也

文王在位五十年其始也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商其政行於西南而不及於東北其後虞芮質成於周文王伐黎而戡之東北咸集詩曰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文王於是受命稱王九年而崩書曰誕膺天命維九年大統未集此所謂受命作周也然學者或言武王克商而稱王文王之世紂猶在上則王號

三十八

李彬

無所施之予以爲不然文王之治西南諸侯之大者也故猶可以事人及其行於四方則天子之事也雖欲復爲諸侯而不可得矣是以即其實而稱王紂雖未服而天下去之其所以爲王之實亦亡矣故文王之得此名也以其有此實也紂之失此名也以其無此實也空名雖存而衆不予其存無損於周之稱王而其亡不爲益矣是以文王之世置而不問至於武王紂日長惡不悛於是與諸侯觀政於商以爲紂將改歟則固將釋之釋之非復以周事之矣存之而已

若其不改則將伐之伐之非以成周之王也爲不忍民之久於塗炭而已不然豈文王獨能事紂而武王不能哉從世俗之說必將有一人受其非者此不可不辯也

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有周不顯帝命不時文王陟降在帝左右

文王之在民上其德上昭于天蓋周之有國數百千歲矣至是始受命以有天下君子曰周之德豈不顯而帝命豈不是哉文王行事常若升降在帝左右者蓋聖人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與天如一故也詩於天人之際多以陟降言之

三十九

清六

二

李彬

亶亶文王令聞不已陳錫哉周侯文王孫子文王孫子本支百世凡周之士不顯亦世

亶亶勉也哉載也侯維也文王維不專利而布陳之以與人人思載之是以立於天下者未有非其子孫也文王之子孫適爲天子而庶爲諸侯其祚無不百世者是何故也凡周之士雖其不顯者猶莫不世而況其顯者乎士猶且獲世而況文王之子孫乎此所謂陳錫載周也厲王

之世榮夷公以專利爲卿士芮良夫諫曰夫利百物之所生而天地之所載也而或專之其害多矣人雅曰陳錫載周是不布利而懼難乎故能載周以至于今此之謂也

世之不顯厥猶翼翼思皇多士生此王國王國克生維周之楨濟濟多士文王以寧

皇大也楨幹也士之不顯者猶且翼翼不忘敬也而況其顯者乎言士未有不可用者也是以文王思大獲多士以爲周之幹言無所不容也無所不容此文王之所以安也

三九五

詩六

三

亮

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假哉天命有商孫子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

穆穆美也緝和也熙光也假大也麗數也不億不徒億也天命文王使有商之子孫商之子孫衆矣而維服于周言其德無所不懷雖商人亦無有與之較者也

侯服于周天命靡常玆士膚敏裸將于京厥作裸將常服黼嘒王之蓋臣無念爾祖

膚美也敏疾也裸灌鬯也將行也京周京也嘒躬冠也夏曰收周曰冕蓋進也躬人之來助祭

於周者尚皆服其嘒其臣周也新矣然而文王無不受者言其德廣大無所忌聞也故以告於成王曰王之進臣可無念爾祖哉

無念爾祖聿修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躬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宜鑒于躬駿命不易

聿述也配順也駿大也既告之使修文王之德順天命以求多福則又告之以躬之未失衆也其君皆能配天及其末世維違天以敗故曰宜鑒于躬駿命不易言天命之難保也

命之不易無遏爾躬宜昭義問有虞躬自天上天

三九

詩六

四

亮

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

遏絕也義善也有又通虞度也知命之不易故告之使無自遏絕於天市明善問度商之所以興廢以順天命蓋天之所以欲載者非有聲音臭味可推而知也惟儀刑文王則萬邦信之萬邦信之則天載之矣

文王七章章八句

大明文王有明德故天復命武王也

明明在下赫赫在上天難忱斯不易維王天位躬適使不挾四方

人君之德其見於下者甚明其發於上者其著
故天意之去就難信也世之所謂不可易者天
子也今紂居天位而又殷之適然以其不義故
使其政令不浹於四方天之難信也如是
摯仲氏任自彼殷商來嫁于周曰嬪于京乃及王
季維德之行

摯國任姓之中女自商之畿內而歸於王季行
婦道於周京言文王之賢其所從來者遠自其
父母而已然矣

大任有身生此文王維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
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

大任仲任也懷來也方國四方來附之國也
天監在下有命既集文王初載天作之合在洽之
陽在渭之涘

載成也天既集大命于周於文王之始成人也
則爲作配於洽渭之間洽渭之間太姒父母國
在焉馮翊洽陽是也

文王嘉止大邦有子大邦有子倪天之妹文定厥
祥親迎于渭造舟爲梁不顯其光
倪譬也文禮也昏禮既問名則卜之卜而吉則

納幣以定之造舟爲梁浮梁也
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于周于京續女維莘長子維
行篤生武王保右命爾變伐大商

天既命文王于周京則以有莘之長女大妣適
之以續大任之業其德積厚遂生武王天復保
佑而命之使變和伐商之事

殷商之旅其會如林矢于牧野維予侯興上帝臨
女無貳爾心

矢陳也牧野商郊也紂陳其衆以拒武王然其
衆維武王是爲無不欲武王興者曰上帝臨女
矣無疑不克紂也

牧野洋洋檀車煌煌駟騶彭彭維師尚父時維鷹
揚涼彼武王肆伐大商會朝清明

駟馬白腹曰駟師尚父太公望也涼佐也肆縱
也春秋傳曰使勇而無剛者肆之會於清明之
朝而克紂蓋書所謂甲子昧爽也

大明八章四章章六句四章章八句
緜文王之興本由大王也

緜緜瓜瓞民之初生自土沮漆古公亶父陶復陶
穴未有室家

絲絲不絕貌也瓜瓠瓜近本之實也瓜之近本者常小於其故土居也沮漆幽之二水也齊詩土作杜漢扶風有杜陽杜水南入渭言國於杜與漆沮之間也古公亶父太王也復復於土上也允鑿地也其狀皆如陶然周自不窺奔於戎狄後世國於漆沮之上子孫兼替如瓜之瓠歲以益小至於大王其始猶處於復允無室家之盛及遷於岐周而後大興焉

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

三十八

詩十六

七

生

大王居幽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幣犬馬而不獲免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吾聞之君子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二三子何患無君去之踰梁山邑乎岐山之下幽人之從者如歸市朝早也朝發於幽循水而至岐下及其妃大姜皆來相宅言其妃亦賢人也周原膺膺董荼如飴爰始爰謀爰契我龜曰止曰時築室于茲

膺膺美也董荼也荼苦也契刻也卜者必刻龜而灼之時是也

迺慰迺止迺左迺右迺疆迺理迺宜迺畝自西徂東周爰執事

慰安也左右東西列之也疆畫經界也理分土宜也宜道溝洫也畝度廣狹也自西徂東民之來自幽者也爰於也

乃召司空乃召司徒俾立室家其繩則直縮版以載作廟翼翼

司空掌營國邑司徒掌徒役之事繩宮室之所取直也縮束也載上下相承也始建國者宗廟為先廡庫為次居室為後

三十九

詩十六

八

生

揅之陲陲度之薨薨築之登登削屢馮馮百堵皆興簪鼓弗勝

揅藁也陲陲衆也度投也薨薨聲也登登用力也削屢重複削治也簪大鼓也築墻者桴聚壤土盛之以藁投諸版中而築之既成而削之其聲馮馮然堅也五版為堵擊簪鼓以止衆而不能止言勸事也

迺立皋門皋門有伉迺立應門應門將將迺立象土戎醜攸行

諸侯之宮外門曰皋門朝門曰應門寢門曰路

門天子加之以庫雉家土大社也戎大也醜衆也起大衆必先有事于社而後出謂之宜肆不殄厥愠亦不隕厥問柞械拔矣行道允矣混夷駟矣維其喙矣

殄絕也愠怒也隕隊也問聘問也柞櫟也械白檟也駟突也喙喘也古公之徙於岐周其心豈忘混夷之怨哉徒以國家未定人民未集故不敢失聘問之禮姑與之爲無憾而及其閑暇以脩其政令要吾所植柞械拔而生枚行道允而成蹊凡所以爲國者既已繕完則夫混夷將不較而自服苟猶欲奔突我者則維以自困而已不能害我矣

虞芮質厥成文王蹶厥生予曰有疏附予曰有先後予曰有奔奏予曰有禦侮

大王肇基王迹至於文王其始猶國於岐山之下其地甚狹故孟子言文王方百里起其後既克密須而國於岐渭之間既克崇然後涉渭作都於豐豐在京兆長安而崇在鄠其地既廣其所服從之國亦衆三分天下而有其二然其政猶行於西南而已未能及於東北其後虞芮之

君相與爭田久而不平乃皆朝周而質焉入其境耕者讓畔行者讓路入其邑男女異路班白提挈入其朝士讓爲大夫大夫讓爲卿二國之君愧焉乃以其所爭爲閒田而去虞在陝之平陸芮在同之馮翊平陸有閒原焉則虞芮之所讓也虞芮之訟既平其傍聞之相帥而歸周者四十餘國東北既集文王於是受命稱王質正也成獄成也蹶動也虞芮欲質其成而文王有以動之使其禮義廉耻之心油然而生君子曰文王之所以能至於此者何哉予以爲其臣無所不具其臣無所不具者文王之盛德也率下親上曰疏附相道前後曰先後喻德宣譽曰奔奏武臣折衝曰禦侮

繇九章章六句

械櫟文王能官人也

芄芄械櫟薪之櫟之濟濟辟王左右趣之

芄芄盛貌也械小木也櫟枹生也櫟積也小木而枹生以爲無所用材之矣然猶可以爲薪而積之而況其大者乎文王之官人小大無所遺弃亦猶是也故其在朝也其左右翼然趣之言

官備也

濟濟辟王左右奉璋奉璋我戔戔士攸宜

半圭曰璋諸臣所奉也戔戔盛壯也戔俊也文王之朝奉璋者皆士之俊也

淠彼淠舟烝徒楫之周王于邁六師及之

淠舟行貌也烝衆也能浮而載物者舟也故舟載而已不復事行也使衆人楫之而行淠然矣能得人而官之者文王也故文王官人而已不復爲也六師與之而其所至者遠矣

倬彼雲漢爲章于天周王壽考遐不作人

言九三

詩六

十一

果

天之蒼蒼豈自有章哉則亦有雲漢以爲之章耳文王老矣無所復爲矣然豈不能遠作人使爲我章哉遐遠也不親之謂遠鼓之舞之之謂作

追琢其章金玉其相勉勉我王綱紀四方

追亦琢也相質也文王用人而不爲徒脩其身以御之故外則追琢其章內則金玉其相以爲之綱紀而已綱所以張也紀所以理也綱之紀之而網乃可取然綱紀不自取也

棫樸五章章四句

旱麓受祖也

瞻彼旱麓榛楛濟濟豈弟君子千禄豈弟

旱山名也麓山足也榛栗屬也楛荆屬也濟濟衆多也山作雲雨以澤萬物而麓之草木亦被焉譬之如周之先祖其所以利人者廣故其子孫亦受其福以樂易求福其報未有不樂易者也

瑟彼玉瓚黃流在中豈弟君子福祿攸降

瑟鮮絜貌也玉瓚宗廟所用灌也黃流秬鬯也言其祭也維得樂易君子以奉之而神降之以

言九

詩六

十一

果

福祿矣

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豈弟君子遐不作人

道在我而物無不咸得其性鳶以之飛於上魚以之躍於下而況於人乎或曰天之高也以爲不可及矣然鳶則至焉淵之深也以爲不可入矣然魚則躍焉夫鳶魚之能至此也必有道矣豈可以我之不能不信哉君子推其誠心以御萬物雖幽明上下無不能格小人不能知而或疑之何以異不信鳶魚之能飛躍哉記曰君子之道費而隱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

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不能焉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故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詩云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

清酒既載騂牡既備以享以祀以介景福

載載於器也

瑟彼柞棫民所燎矣豈弟君子神所勞矣

燎謂煥燎所以除草也木苟柞棫則民斯燎之

矣君子樂易則神斯勞之矣皆不求而可以自得之謂也

得之謂也

莫莫葛藟施于條枚豈弟君子求福不回

莫莫盛貌也君子之託於民上如葛藟之施于

條枚非以巧得之蓋民之所樂奉耳

旱麓六章章四句

思齊文王所以聖也

思齊大任文王之母思媚周姜京室之婦大妣嗣

徽音則百斯男

媚愛也京室周室也能以禮齊其家者文王之

母大任也能以德媚其國者周室之婦太姜也

大王始遷於周故大姜稱周室之婦周家比世皆有賢妃而大妣又能繼其德音無妬忌之行以母百男此文王所以能全其聖也

惠于宗公神罔時怨神罔時恫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

惠順也宗尊也恫痛也寡妻猶言寡小君也文王上順其先公推其心以事天地百神而無有怨痛下治其室家推其道以御宗族邦國而無有不順言文王之治遠自其近者始而皆一道也

離離在宮肅肅在廟不顯亦臨無射亦保肆戎疾

不殄烈假不瑕

離離和也肅肅敬也顯揚也戎假皆大也烈業

也瑕遠也文王之在宮也離離其和在廟也

肅肅其敬雖士之不揚陋於威儀者莫不臨省

之士之無射短於技藝者莫不保任之言文王

之用人不求備使士皆獲盡其力故其戎疾無

有不殄而大業無有不瑕者也

不聞亦式不諫亦入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古之

人無斁譽髦斯士

式用也內無所聞知而外不能以告人此士之不學者也然猶獲入而用之故士皆勉於進雖然競作於下成人者有德小子有造古之人亦不自厭弃也然後文王因其譽以取其俊而用之是以下無弃人也古之人猶言昔之人也書曰昔之人無聞知謂老者也

思齊四章章六句

皇矣美周也

皇矣上帝臨下有赫監觀四方求民之莫維此二國其政不獲維彼四國爰究爰度上帝耆之憎其

式廓乃音西顧此維與宅

皇大也莫定也二國夏商也四國四方之國也耆老也廓大也帝觀四方求民之所歸定夏商之政不獲天心天乃究度四方將擇其可者與之然猶須假而養之至其老而不變憎其惡之寢大乃眷然西顧見周德之可依而與居焉言天非私周也

作之屏之其蓄其翳脩之平之其灌其柵啓之辟之其揜其樞攘之剔之其縻其柘帝遷明德串夷載路天立厥配受命既固

木立死曰菑自斃曰翳灌叢生也柵柘也樞河柳也樞櫟也縻山桑也串習也夷平也大王之徙於岐周也伐山川木而居之帝依其明德而遷焉四方之民習其道路夷其險阻而歸之來者載路而不絕蓋天之祐之也久矣自立其賢妃大姜以配之而其受命既固矣

帝省其山林械斯拔松柏斯允帝作邦作對自大伯王季維此王季因心則友則友其兄則篤其慶載錫之光受祿無喪奄有四方

允易直也對配也人君國之配也大王居周而

天祐之至於草木無不省視之者既立之國又與之以賢君故大伯以王季之兄而讓於王季王季因其心而友之厚周之慶而光施於大伯以至於子孫履有天下

維此王季帝度其心貺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邦克順克比比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孫子

春秋傳曰心能制義曰度德正應和曰貺照臨四方曰明勤施無私曰類教誨不倦曰長賞慶刑威曰君慈和偏服曰順擇善而從曰比凡王

季之行雖文王之聖從後視之而無所悔是以其福能施於子孫也

帝謂文王無然畔援無然歆羨誕先登于岸密人不恭敢拒大邦侵阮徂共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按徂旅以篤于周祜以對于天下

畔援猶偃蹇也帝謂文王無爲偃蹇不進已至而不取亦無歆慕好先未至而欲得是二者皆將失之何也退者將以要致之進者將以先取之要之者不知事之已至而先之者不知事之未及故莫若安以俟之也夫惟安以俟之故未

三十一

寺十六

十七

清

及而不求已至而不疑譬如相與皆涉要必我先登于岸易曰介石不終日故文王之於密也赫然征之而無留焉由此道也密密湏也姓之國在安定陰密阮共周之二邑也徂往也按止也旅師也對答也伐密所以答天下之望周也

依其在京侵自阮疆陟我高岡無矢我陵我陵我阿無飲我泉我泉我池度其鮮原居岐之陽在渭之將萬邦之方下民之王

京大阜也矢陳也鮮善也將側也方嚮也密人

之兵依山而侵阮陟其岡而居焉文王之人見者莫不怒之曰安得陳於我陵而飲於我泉哉此皆我有也於是拒之入阮而止不及其矣此所謂以按徂旅也文王既克密湏於是相其高原而徙都焉所謂程邑是歟或曰漢扶風安陵周之程邑也及其克崇則徙居於豐

帝謂文王子懷明德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帝謂文王詢爾仇方同爾兄弟以爾鉤援與爾臨衝以伐崇墉

三十二

寺十六

十八

清

於窮約而忘之於盛大也文王之德不以識識不以智知漠然無心而與天爲徒故無內外之異無窮達之變此天之所以歸之也於是命之克崇自是以有天下焉凡言帝謂文王以意推天也仇怨也鉤援鉤梯也臨衝臨車衝車也臨衝閑閑崇墉言言執訊連連攸馘安安是類是馮是致是附四方以無侮臨衝弗弗崇墉仇仇是伐是肆是絕是忽四方以無拂

閑閑弗弗動搖也言言化化崩也訊問也馘獲也連連安安徐也天子將出征類于上帝宜

于社造于禰禡于所征之地致者致其社稷羣神也附者附其先祖爲之立後也肆縱也忽滅也

皇矣八章章十二句

靈臺民始附也

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

文王克崇而都豐豐鎬之間民始附之於是作靈臺焉靈之言善也孟子曰文王以民力爲臺爲沼而民歡樂之謂其臺曰靈臺謂其沼曰靈沼經度之也營表之也攻作也

二十七

詩六

十九

李紘

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王在靈囿鹿鹿攸伏

言不擾也

鹿鹿濯濯白鳥鵲鵲王在靈沼於物魚躍

濯濯娛游也鵲鵲肥澤也物充也文王之囿雖

麋鹿魚鼈無不得其所者

虞業維樅賁鼓維鏞於論鼓鐘於樂辟雍

植者曰虞橫者曰枸枸上之板曰業業上之刻曰崇牙樅峻峙也賁大鼓也鏞大鐘也論講也因民之樂而講求鐘鼓之度以作辟雍之樂也莊子曰文王有辟雍之樂

於論鼓鐘於樂辟雍鼉鼓逢逢矇瞍奏公鼉魚屬也逢逢和也矇瞍瞽也公事也

靈臺五章章四句

下武繼文也

下武維周世有哲王三后在天王配于京

武迹也先王既没而其迹在下不絕者維周然

耳三后大王王季文王也王武王也京鎬京也

王配于京世德作求永言配命成王之孚

作起也起而求其先世之德以繼之也孚信也

三后之世王迹既兆其孚見矣及武王配天之

三十八

詩六

二十

李紘

命而後成也

成王之孚下土之式永言孝思孝思維則媚茲一

人應侯順德永言孝思昭哉嗣服

侯維也服事也武王既成王業天下咸法則之

其所法者其孝也故人思所以媚之者維順其

德以應之然則武王之孝能嗣其先王之事者

豈不明哉

昭茲來許繩其祖武於萬斯年受天之祜

昭明也許所也繩約也武王昭其孝於來世使

約其祖武而行故能以荷天祿而不替也

受天之祜四方來賀於萬斯年不遐有佐

四方皆來賀之不遠有佐之者乎

下武六章章四句

文王有聲繼伐也

繼文者言繼其文德繼伐者又兼言其武功也
文王有聲通駿有聲通求厥寧通觀厥成文王烝
哉

通述也駿大也烝君也文王之所以有聲者能
述大其先人之聲耳凡求其所以安觀其所以
成無非述之者此文王之所以為君也

三十三

詩十六

二十一

郭生

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豐文王烝
哉築城伊瀉作豐伊匹匪棘其欲通追來孝王后
烝哉

匹偶也來勤也方十里曰成成間有瀉廣深八
尺文王城豐大小適與成偶非以急成其欲乃
以述追其先君之勤孝而已自其克崇作豐而
王業成故以王后名之

王公伊瀉維豐之垣四方攸同王后維翰王后烝
哉

文王君臣相與洗濯脩繫其政故天下莫敢侮

此則豐之垣也四方諸侯相率而歸周無有不
順此則文王之翰也

豐水東注維禹之績四方攸同皇王維辟皇王烝
哉

豐水入渭東注于河豐水之所以東注者禹之
功也四方之所以歸周者武王維君也皇大也
武王之於文王則王業益大矣故稱皇王焉

鎬京辟靡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皇王烝
哉

三十三

詩十六

光二

郭生

鎬京武王之所都在長安鎬水之上辟靡天子
之學也舉其大則自鎬京舉其小則自辟靡其
外無不服者

考卜維王宅是鎬京維龜正之武王成之武王烝
哉

考稽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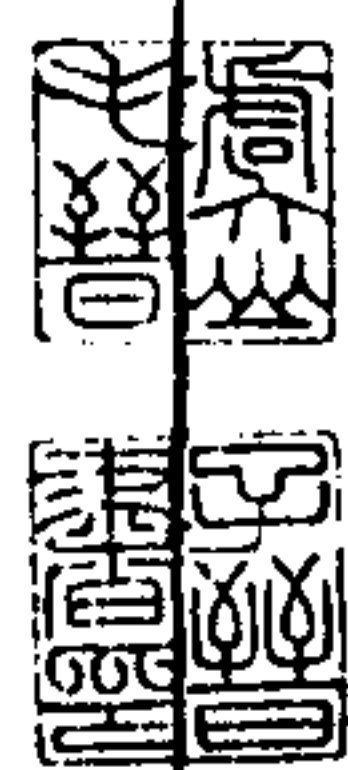
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貽厥孫謀以燕翼子武王
烝哉

芑草也仕事也燕安也翼敬也水之於物無所
事矣然猶以其澤生芑而沉於武王未嘗不事
哉故遺其子孫之謀以安後世之敬者此詩言

文王者先曰文王後曰王后其言武王者先曰
皇王後曰武王蓋文王老而稱王武王即位而
稱王故也文武則其正號矣

文王有聲八章章五句

詩集傳卷第十六



廿三

影

詩集傳卷第十七

生民之什

大雅

生民尊祖也

周公制禮推尊后稷以配天故為此詩言其所
以尊之

厥初生民時維姜嫄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無
子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載震載夙載生載育
時維后稷

禋敬也弗被也武迹也敏拇也介覺也震娠也
夙肅也后稷之母姜氏之女曰嫄為帝嚳元妃

三十九

集

稷之生也姜嫄禋祀郊禱以被去無子之疾見
大人迹焉而履其拇歆然感之若有覺其止之
者於是有身肅戒不御而生后稷蓋此詩言后
稷之生甚明無可疑者然毛氏獨不信曰履帝
武者從高辛行也余竊非之以履帝武為從高
辛行歟至於牛羊字之飛鳥獲之何哉要之物
之異於常物者其取天地之氣弘多故其生也
或異虎豹之生異於犬羊蛟虺之生異於魚鼈
物固有然者神人之生而有以異於人何足怪
哉雖近世猶有然者然學者以其不可推而莫

之信夫事之不可推者何獨此以耳目之陋而
不信萬物之變物之變無窮而耳目之見有限
以有限待無窮則其爲說也勞而世不服古之
聖人不然苟誠有之不以所見疑所不見故河
圖洛書稷契之生皆見於詩易不以爲怪其說
蓋廣如此使後世復有聖人無是固不可少之
而有是亦不足怪此聖人之意也

誕彌厥月先生如達不圻不副無苗無害以赫厥
靈上帝不寧不康禋祀居然生子

誕大也彌終也達羊子也后稷姜嫄之元子也

三十一

詩七

二

釋

既終其月而生其生也如達之易赫然其異於
人此豈上帝不安之哉然姜嫄乃反以其由禋
祀之故居然無疾而生子是以不安而弃之

誕寘之隘巷牛羊腓字之誕寘之平林會伐平林
誕寘之寒冰鳥覆翼之鳥乃去矣后稷呱矣

寘置也腓辟也字愛也覆蓋也翼藉也呱泣聲
也於是知有天異往取之矣

實覃實訐厥聲載路誕實甫克岐克嶷以就
口食蓺之荏苒荏苒禾役穰穰麥穰穰
賦嘽嘽

覃長也訐大也岐嶷嶷峻茂也言后稷之生
其體實長且大其聲則載於路矣及其始甫訕
以就食也其形則已岐嶷矣及其稍壯遂知樹
蓺五穀言出於其性也荏苒大豆也旆旆長也
役行列也穰穰苗好也穰穰苗盛也嘽嘽多實
也

誕后稷之穡有相之道弗厥豐草種之黃茂實方
實苞實種實稂實發實秀實堅實好實穎實
栗即有邵家室

相助也弗荒也黃茂嘉穀也方極畝也苞茂也

三十二

詩七

三

果

種生不雜也稂長也發發管也秀華也穎垂穎
也栗不秴也后稷之爲稷官也稼穡常若有助
之者雖弗穡豐草之地皆能以生嘉穀故堯封
之於邵使即其母之家而居之邵姜嫄父母國
也在今武功

誕降嘉種維秬維秠維糜維芑恒之秬秠是穫是
畝恒之糜芑是任是負以歸肇祀

秬黑黍也秠一稔二米也糜赤苗也芑白苗也
恒徧也任擔也肇始也后稷既封而獲嘉種曰
天實降此於是徧種之既成穫而棲之於畝負

任以歸而始祭天焉

誕我祀如何或春或揄或斂或蹂釋之叟叟烝之浮浮載謀載惟取蕭祭脂取羝以較載燔載烈以興嗣歲

揄抒曰也蹂蹂孰之也釋浙米也叟叟聲也浮浮氣也既治其米以待祭祀於是謀祭之日思祭之備及其將祭則取蕭草與祭牲之脂焚之於行神之位馨香既聞取羝羊之體以祭神又燔烈其肉以爲尸羞然後祀較而往郊所以興來歲繼往歲也此所謂孟春祈穀于上帝

詩七

詩七

四

果

叩盛于豆于豆于登其香始升上帝居歆胡臭亶時后稷肇祀庶無罪悔以迄于今

叩我也木曰豆瓦曰登豆薦菹醢登薦大羹匱信也時是也言非獨其芳臭信能至是也自后稷始祭天而無罪悔以至于今是以天饗之也古者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此禮之不可易者也然后稷堯之諸侯周公周之諸侯也而皆得祭天此何禮也泮水之後民方阻飢后稷教之播種於是民獲粒食天實佑之而錫之嘉種詩曰誕降嘉種維秬維秠維糜維芑又曰貽我

來牟帝命率育及周公遭流言之變成王疑之天大雷電以風禾偃木拔及成王啓金縢之書知其以周公故也將逆周公爲之出郊而天乃雨反風禾則盡起蓋二公之德上昭于天天之所以佑之者如此故堯與成王因天之意而使之祭天非私許之也不然二公之世賢者多矣而皆不得祭天蓋天命之所不及故也

生民八章四章章十句四章章八句

行葦忠厚也

數彼行葦牛羊勿踐履方苞方體維葉泥泥

詩七

詩七

五

亮

敦聚貌也行道也苞本也體幹也泥泥弱貌也道上之葦其爲物也微矣仁人君子將於是何求哉然謂其方且欲生也故崇牛羊使勿踐之而況於人乎故王者內則親睦九族外則尊事黃耆凡以無逆其性而非有所望之也此所謂忠厚也

戚戚兄弟莫遠具爾或肆之筵或授之几

戚戚相親也爾近也肆陳也少者肆筵而已老者加之几

肆筵設席授几有緝御或獻或酢洗爵奠斚

緝續也御侍御也畢亦爵也兄弟之老者既陳之筵又設之以重席既授之几又有相代而侍之者主人獻賓賓酢主人主人洗爵而醕賓則賓受而莫之不舉也

醢醢以薦或燔或炙嘉穀脾臠或歌或嘏

醢醢之多汁者也薦禮非趙則醢醢燔肉也炙肝也臠函也脾函所以爲加也歌者比於琴瑟徒擊鼓曰嘏

敦弓既堅四鍬既鈞舍矢既均序賓以賢

敦弓畫弓也鍬矢也鈞參亭也均四隅均也賢

射中多也此將養老而以射擇其賓也

敦弓既句既挾四鍬四鍬如樹京賓以不侮

句發通射禮摺三挾一既挾四鍬則徧釋矣不侮敬也

曾孫維主酒醴維醕酌以大斗以祈黃耇

曾孫謂成王也醕厚也大斗其長三尺祈告也

酒醴既備則以告於黃耇而養之

黃耇台背以引以翼壽考維祺以介景福

台鮐也大老則背有鮐文引導之也翼左右之也祺吉也

行葦八章章四句

既醉太平也

既醉以酒既飽以德君子萬年介爾景福

周自文武至於成王而天下平無所復事故君子作此詩曰王與羣臣祭畢而燕於寢旅酬至無筭爵醉之以酒而飽之以德臣之所以願其君者反復而不厭此所謂太平也

既醉以酒爾般既將君子萬年介爾昭明將行也昭明顯著於天下也

昭明有融高朗令終令終有倬公尸嘉告

融和也倬始也昭明而能和高朗而能終終而復始福無窮也尸以是無窮之福倬於成王王者以卿爲尸天子之卿有以諸侯爲之故曰公尸

其告維何邊豆靜嘉朋友攸攝攝以威儀

尸之所以倬主人者以其邊豆靜嘉君臣相敕以無違禮故也朋友王之友臣也攝檢也

威儀孔時君子有孝子孝子不匱永錫爾類

君子之事神其禮無不時者故神錫之以孝子孝之施於人無窮故又能錫其類

其類維何室家之壺君子萬年永錫祚胤

壺廣也能錫其類則室家之廣皆將化之則其

胤嗣無不賢者矣

其胤維何天被爾祿君子萬年景命有僕其僕維

何釐爾女士釐爾女士從以孫子

僕屬也釐子也天之所以屬之者子之以女子而有士君子之行者也子之以女士而其子孫無不賢者矣

既醉八章章四句

鳧鷖守成也

三

詩十七

八

生

鳧鷖在涇公尸來燕來寧爾酒既清爾殽既馨公尸燕飲福祿來成

守成者守先王之成法而無所損益之謂也故此詩言祭畢而燕尸絜其酒食而特之以敬不失其故而已尸之在廟也其容安詳鳧鷖之爲物也愿而遲其貌似焉鳧鷖皆水鳥也涇水名也

鳧鷖在沙公尸來燕來宜爾酒既多爾殽既嘉公尸燕飲福祿來爲

爲助也

鳧鷖在渚公尸來燕來處爾酒既滑爾殽伊脯公尸燕飲福祿來下鳧鷖在渚公尸來燕來宗既燕于宗福祿來降公尸燕飲福祿來崇

渚水會也來宗來尊也崇重也

鳧鷖在壺公尸來止熏熏旨酒欣欣燔炙芬芬公尸燕飲無有後艱

壺山絕水也熏熏和說也欣欣樂也芬芬香也

鳧鷖五章章六句

假樂嘉成王也

假樂君子顯顯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右命

三

詩十七

九

形

之自天申之

假嘉也春秋傳作嘉樂申重也言天之於成王反覆申重而不厭是以保右而命之也

千祿百福子孫千億穆穆皇皇宜君宜王不愆不忘率由舊章

成王千祿而得百福故其子孫之蕃至于千億適爲天子庶爲諸侯無不穆穆皇皇以遵成王之法者

威儀抑抑德音秩秩無怨無惡率由羣匹受福無疆四方之綱

無所不容故無怨無所不矜故無惡從衆之欲而已不自爲是以能受無疆之福爲四方之綱之綱之紀燕及朋友百辟卿士媚于天子不解于位民之攸暨

燕安也暨息也成王綱紀四方而臣下賴之以安故百辟卿士思所以媚之者曰維不解于位不解于位故民獲休息也

假樂四章章六句

公劉召康公戒成王也

篤公劉匪居匪康廼場廼疆廼積廼迺倉廼裏廼糧

詩七

十

李彬

于橐于囊思輯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啓行

后稷始封於郃傳子不窋而失其官犇於戎狄之間再世不顯其孫公劉復脩后稷之業始居於豳故召公稱之以教成王言公劉之在西戎也不康其居外則治其疆場內則積其倉廩內外繕完則裹其餼糧思以輯和其民而光其先祖於是用兵於四方以啓敵之行陣而豳國於是始立篤厚也戚斧也揚鉞也

篤公劉于胥斯原既庶既繁既順乃宣而無永嘆

陟則在嶽復降在原何以舟之維玉及瑤鞞琫容

刀胥相也宣導也舟奉也公劉之相其田原也其民則已繁庶矣公劉又能順其所欲而後導之以事故其民勞而不怨公劉則與之陟嶽而降原民滋愛之於是相與進其玉瑤容刀之佩以帶之愛之至也

篤公劉逝彼百泉瞻彼溇原廼陟南岡廼觀于京京師之野于時處處于時廬旅于時言言于時語語溇廣也京大陵也直言曰言論難曰語公劉之

三千

詩七

十一

清

營京邑也審矣自下觀之則徃百泉而望廣原自上觀之則陟南岡而觀京師審其可處矣則經畫以定之曰此可以居居民此可以廬賓旅此可以施教令此可以議政事蓋自遷豳至此而始有朝廷邑居之正焉

篤公劉于京斯依蹕蹕濟濟俾建俾儿既登乃依乃造其曹執豕于牢酌之用匏食之飲之君之宗之

公劉依京以營邑宮室既成其士蹕蹕其大夫濟濟皆會於朝公劉則命設几筵而饗之賓登

席依儿乃造其羣牧搏豕而亨之以爲飲酒之
穀穀用豕酌用匏新國殺禮也

篤公劉既溥既長既景廼岡相其陰陽觀其流泉
其軍三單度其隰原徹田爲糧度其夕陽廼居允
荒

宮室既成則治其田原既廣且長矣於是考之
以日景參之以鳥岡以相其陰陽寒煖之宜水
泉灌溉之利辨其土宜以授野人古者大國三
軍以其餘卒爲羨自周之遷而其民未集丁夫
適滿三軍之數而無羨卒故曰其軍三單度其

三十七

寺十七

十二

清

原隰之田以徹法頒之一夫百畝則三單之民
適皆給足於是又度其山西之田以廣之而廼
人之居於此益大什一而稅曰徹山西曰夕陽
允信也荒大也

篤公劉于豳斯館涉渭爲亂取厲取鍛止基乃理
爰衆爰有夾其皇澗遡其過澗止旅乃密芮鞠之
即

宮室既成田野既治則營其邑居其營邑也事
有其備物有其處至於厲鍛之微皆有所取之
亂絕流也厲鍛石之可以治斤斧者也基邑之

所在也言其始爲之基也則已順其理矣故其
成而居之則益衆而益有其居有夾澗者有遡
澗者皇過二澗名也旅衆也其後所居之衆益
密乃復即其澗之芮鞠而居之水之內曰芮其
外曰鞠或曰芮水出吳山西北東入涇芮鞠芮
水之外也此詩言公劉之在豳其業甚微其功
甚勤所以深戒成王使不忘敬也

公劉六章章十句

洞酌召康公戒成王也

洞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饒饒豈弟君子民之

父母

詩十七

十三

審

洞遠也行潦流潦也饒饒也饒酒食也流潦水
之薄也然苟挹而注之則可以饒饒言物無不
可用者是以君子之於人未嘗有所弃猶父母
之無弃子也或曰雖行潦汙賤之水苟挹之於
彼而注之於此則遂可以饒饒孟子曰雖有惡
人齊戒沐浴則可以事上帝此所以爲戒成王
也

洞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濯壘豈弟君子民之
攸歸

壘所以盛酒

洞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濯漑豈弟君子民之攸壘

壘息也

洞酌三章章五句

卷阿召康公戒成王也

有卷者阿飄風自南豈弟君子來游來歌以矢其音

卷曲也風之爲物無所不入未有能禦之者維曲阿卷然當道則風自其南而去無自入之矣

頁六十

詩十七

古

聲

小人之能得其君亦如風然雖欲多方以拒之然其入也有道維得樂易之君子而與之游彼見其容貌聞其聲音而自去矣子夏曰舜有天下選於衆舉伊尹不仁者遠矣

伴奭爾游矣優游爾休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似先公苗矣

伴奭縱弛之意也彌終也似肖也苗就也人君伴奭優游無所事者維得樂易君子以終成其性則能肖先君而就其業矣性之於人莫不固

有之也然不得賢者則不能自成

爾土宇畋章亦孔之厚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百神爾主矣

畋大也章著也人君土宇大而且著其厚甚矣維得君子以成其性而後山川神祇咸主之也爾受命長矣弗祿爾康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純嘏爾常矣

弗多也嘏福也人君受命既長百祿既康維得君子以成其性而後能常享此福也

有馮有翼有孝有德以引以翼豈弟君子四方爲則

頁七十

詩十七

古

果

在前則有馮在側則有翼孝著於內德施於外以此引翼其君而爲四方則維豈弟君子爲能當之耳

颙颙卬卬如圭如璋令聞令望豈弟君子四方爲綱颙颙卬卬高明也如圭如璋純潔也遠之則有令聞近之則有令望亦維豈弟君子爲能當之鳳皇于飛颙颥其羽亦集爰止藹藹王多吉士維君子使媚于天子

颙颥羽聲也藹藹衆多也鳳皇之飛而能集於

其所止者衆羽之力也然而用羽者鳳也不得其用羽者則亦安能至哉王之吉士亦衆矣然必有君子以使之而後能媚天子也

鳳皇于飛翾翾其羽亦傳于天藹藹王多吉人維君子命媚于庶人鳳皇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萋萋萋萋維維喈喈君子之車既庶且多君子之馬既閑且馳矢詩不多維以遂歌

山東曰朝陽鳳之性非梧桐不棲非竹實不食故鳳皇鳴于高岡將欲得而畜之則植梧桐於朝陽以待之使梧桐之盛至於萋萋萋萋也則

三州

詩十七

上六

果

鳳皇鳴於其上雖雖喈喈矣維君子亦然其德有以絕於衆人而衆人待之則將不至故其所以載之者車必庶而多馬必閑而馳以此待之庶曰苟至焉成王之朝蓋有是人而王不知歟故召公爲此詩其所陳者不多也維告以遂用之而已

卷阿十章六章章五句四章章六句

民勞召穆公刺厲王也

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無縱詭隨以謹無良式遏寇虐惓不畏明柔遠能邇以定

我王

汔幾也中國京師也詭隨者不顧是非而妄從人也人未有無故而妄從人者維無良之人將悅其君而竊其權以爲寇虐則爲之故無縱詭隨則無良之人肅無良之人肅則寇虐無畏之人上然後柔遠能邇而王室定矣

民亦勞止汔可小休惠此中國以爲民速無縱詭隨以謹惓惓式遏寇虐無俾民憂無弃爾勞以爲王休

速聚也惓惓亂也爾勞勞舊也

三九十二

詩十七

十七

清

民亦勞止汔可小息惠此京師以綏四國無縱詭隨以謹罔極式遏寇虐無俾作慝敬慎威儀以近有德民亦勞止汔可小惕惠此中國俾民憂泄無縱詭隨以謹醜厲式遏寇虐無俾正敗戎雖小子而式弘大

惕息也泄去也厲惡也戎女也王雖小子自遇然用事於天下甚大不可不慎也

民亦勞止汔可小安惠此中國國無有殘無縱詭隨以謹繾綣式遏寇虐無俾正反王欲王女是用大諫

繾綣小人之固結其君者也王欲玉女欲使王德純備如玉也

民勞五章章十句

板凡伯刺厲王也

凡伯周公之後為王卿士

上帝板板下民卒瘁出話不然為猶不遠靡聖管管不實於亶猶之未遠是用大諫

板板反覆不定也瘁病也管管無所不事也亶誠也天之禍福反覆不定厲王一失其德而民皆不安告之以話言則不信聽其自為謀則不

三

詩十七

十八

清

遠自非聖人而欲無所不事不自實於其所誠能而止君子知其將敗而幸其謀之未遠故作此詩以大諫之

天之方難無然憲憲大之方難無然泄泄辭之輯矣民之洽矣辭之懌矣民之莫矣

難艱難也蹶震動也憲憲猶軒軒也泄泄猶沓沓也輯和也莫定也厲王暴虐恣行故告之曰天今方為艱難以震動周室無為是軒軒而不顧沓沓而不已是不能以服民祗以速亂而已民之不順非有異志也畏王之無厭而求以自

免耳苟無欲害之之心而出好言焉民今洽而定矣

我雖異事及爾同寮我即爾謀聽我言維服勿以為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

君子欲諫王則又以告其寮之信於王者庶幾王信之而其言易入囂囂行不顧也服服行也天之方虐無然詭譎老夫灌灌小子蹻蹻匪我言耄爾用憂譎多將煢煢不可救藥

譎譎戲侮也灌灌款誠也蹻蹻驕貌也煢煢熾盛也言天方將為虐以敗王安得以為戲而不

三十三

詩七

七

宋

信哉老者知其不可而盡其款誠以告之少者不信而驕之故曰非我耄而妄言乃女以憂為戲耳夫憂未至而救之猶可為也苟俟其益多則如火之盛不可復救矣

天之方濟無為夸毗威儀卒迷善人載尸

濟怒也夸大也毗附也小人之於人不以大言夸之則以諛言毗之或夸或毗而威儀迷亂則雖善人將相從尸其禍矣

民之方殿屎則莫我敢葵喪亂蔑資曾莫惠我師殿屎亦作唵呻吟也葵揆也民方愁苦呻吟

莫測其所欲方世之喪亂困竭又曾無以惠之者變之興也何日之有

天之牖民如堦如筮如璋如圭如取如攜攜無曰益牖民孔易民之多辟無自立辟

聖人之導民如暗者之願明而爲之牖焉導其天也是以託之於天堦筮以言其和也圭璋以言其合也攜取以言其易也然其導之也攜之而已不求多於民是以前導之也甚易今厲王求之已甚民尚安肯從王哉方世之治也天下咸聽其上而有一不從故刑足以勝之今天下皆不順雖有刑辟尚何從立之哉故於次章教之使懷來其羣臣

介人維藩大師維垣大邦維屏大宗維翰懷德維寧宗子維城無俾城壞無獨斯畏

介大也大人衆所服也大師大衆也大邦大諸侯也大宗強族也宗子同姓也此五者皆王之屏蔽以德懷之則合否則離散無以自安矣人皆曰無俾城壞城之壞也則知畏之五者之蔽有甚於城而莫知畏其壞也所謂小人務知小者近者而已

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

王往也旦明也天之明也人未有行而不從者奈何不畏也

板八章章八句

詩集傳卷第十七

李

光

亮

詩集傳卷第十八

蕩之什

大雅

蕩召穆公傷周室大壞也

蕩之所以為蕩由詩有蕩蕩上帝也毛詩之序以為天下蕩蕩無綱紀文章則其所以名篇非其詩之意矣

蕩蕩上帝下民之辟疾威上帝其命多辟天生烝民其命匪諶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蕩蕩廣大貌也天之廣大下民之所君也今民被厲王之禍咸謂天迅烈無恩而多淫辟之命

何者天之生民其命不可復信莫不有初而無終者言生之於治而終之於亂也

文王曰咨咨女勗商曾是強禦曾是培克曾是在位曾是在服天降滔德女興是力

召公知厲王之將亡故為此詩稱文王所以咨嗟商紂蓋傷周室將有此禍也強禦強梁捍禦不可告教之人也培克培斂克深少恩之人也朝廷之在位服事者皆是人也滔漫也力任也天降是人以妖孽天下女又興而任之何哉

文王曰咨咨女勗商而秉義類強禦多對流言

以對寇攘式內侯作侯祝靡屆靡究

凡秉義以事女者女則以為強禦多怨之人凡民怨讟流傳之言有以告者女則以為寇攘於內至於小人詐偽無實唯以祝詛相要女則不復窮極其情偽而遂受之何也作或作詛

文王曰咨咨女勗商女包休于中國斂怨以為德不明爾德時無背無側爾德不明以無陪無御包休氣健貌也無背無側前後左右無良臣也陪陪貳也

文王曰咨咨女勗商天不湏爾以酒不義從式既

愆爾止靡明靡晦式號式呼俾晝作夜

湏沉湏也止容止也人之沉湏非天使然也凡百不義皆將從是起故既愆爾止則無所不至矣

文王曰咨咨女勗商如蜩如螗如沸如羹小大近喪人尚乎由行內壘乎中國覃及鬼方

蜩蟬也螗蟥也壘怒也飲酒號呼之聲如蜩螗沸羹之亂君臣以是危於喪亡而人猶從之亂止於京師而鬼方皆被其禍言惡之遠也

文王曰咨咨女勗商匪上帝不時勗不用舊雖無

老成人尚有典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文王曰咨
咨女殷商人亦有言顛沛之揭枝葉未有害本實
先撥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

顛什也沛拔也揭發也大木之拔非枝葉之患
所能爲也其本實先自撥矣譬如商周之衰典
刑未廢諸侯未畔四夷未起而其君不義以自
絕於天下莫可救也言商之鑒在夏則周之鑒
在商明矣

蕩八章章八句

抑衛武公刺厲王亦以自警也

三九

詩八

三

亮

宣王十六年衛武公即位年九十有五而作此

詩蓋追刺厲王以自警也

抑抑威儀維德之隅人亦有言靡哲不愚庶人之
愚亦職維疾哲人之愚亦維斯戾

抑抑密也嘿廉也戾罪也天下有道則賢者可
外占而知內譬如宮室內有繩直則外有廉隅
至於亂世賢者不容則毀其威儀佯愚以辟禍
故曰庶人之愚亦其職耳譬如疾病雖欲免而
不得哲人之愚非其質然也畏罪故耳

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有覺德行四國順之訏謨

定命遠猶辰告敬慎威儀維民之則

競強也訓馴也覺直也訏大也辰時也爲國者
得人則強失人則弱循道者民之所順而背理
者民之所叛也故人君必先任賢臣內秉直德
以服天下然後先事而大謀以定政命遠圖而
時告之政事既修又能敬其威儀以爲民則則
所以爲國者略備矣

其在于今興迷亂于政顛覆厥德荒湛于酒女雖
湛樂從弗念厥紹罔敷求先王克共明刑

今厲王作起迷亂之人而任之以政又顛覆其

三二

詩八

四

亮

德荒湛于酒不念先王之典刑而尚何以爲國
哉

肆皇天弗尚如彼泉流無淪胥以亡夙興夜寐灑
埽廷內維民之章修爾車馬弓矢戎兵用戒戎作
用邊蠻方

天不屑厲王之行君子憂之恐其如一泉之流
相陷以就亡竭故教之使修其政事以自救戒
備也戎兵也作起也邊遠也

質爾人民謹爾侯度用戒不虞慎爾出話敬爾威
儀無不柔嘉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

為也

質成也溪度天子所以御諸侯之度也天子苟內失其人民而外慢其諸侯則將有不虞之禍起夫怨不在大言語之不愼威儀之不敬與人失和而禍之所從起也

無易由言無曰苟矣莫捫朕舌言不可逝矣無言不讎無德不報惠于朋友庶民小子子孫繩繩萬民靡不承

捫持也逝發也君子告王使無輕從人之言無曰苟如是而已雖無有持吾舌者然而言不可

三九八

詩十八

五

生

以妄發何者言行之出未有不反報之者也苟能惠其朋友以至於庶民則民思戴其子孫繩繩而不絕矣

視爾友君子輯柔爾顏不遐有愆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無曰不顯莫予云觀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

吾視王所與友者皆求所以和柔王顏而已莫敢正言犯王者左右無正人焉吾以是知其有咎不遠矣苟以為不信曷不視其在爾室者尚且不愧于屋漏況其遠者乎人之不愧于屋漏

也曰莫予見者耳神之至也尚不可得而知之矧可得而厭之哉言人雖莫見而神鑒之也西北隅曰屋漏格至也

辟爾為德俾臧俾嘉淑慎爾止不愆于儀不僭不賊鮮不為則投我以桃報之以李彼童而角實虹小子

辟法也虹潰也人君苟修其德而慎其容止無僭偽殘賊之行則民鮮不以為法矣譬如投之以桃而報之以李不可誣也今王無其實而欲求民之法之則亦譬如童牛而求有角之用人

三九八

詩十八

六

生

誰信汝哉徒自潰亂而已

荏染柔木言緇之絲溫溫恭人維德之基其維哲人告之話言順德之行其維愚人覆謂我僭民各有心

緇被也木柔矣而被之以絲則可以為弓不柔者雖被之不從也故維溫恭之人然後可以入德告之以話言則順之被愚者反謂我欺之耳人心之不同如此此君子所以憂憤而無如之何也

於乎小子未知臧否匪手携之言示之事匪面命

之言提其耳借曰未知亦既抱子民之靡盈誰夙知而莫成

王不知善惡而告之者亦至矣苟以爲尚少而未知數則亦既抱子非少矣靡盈不足也人之才性有所未足獨患不知苟其蚤知則蚤成之矣豈有蚤知而晚成之者哉言王之不能有成由不知也

昊天孔昭我王靡樂視爾夢夢我心慘慘誨爾諄諄聽我藐藐匪用爲教覆用爲虐借曰未知亦聿既耄

詩十八

七

七

七

夢夢昏亂也諄諄款誠也藐藐不入也君子之諫王王非以爲教之也以爲虐之耳

於乎小子告爾舊止聽用我謀庶無大悔天方艱難曰喪厥國取譬不遠昊天不忒回通其德俾民大棘

舊久也止辭也天方艱難周室曰吾將喪其國譬如夏商其類不遠天豈復有差忒不然者哉然王曾不悟益爲邪僻之行使民至於困急而無告也

抑十二章三章章八句九章章十句

桑柔芮伯刺厲王也

芮伯爲王卿士字良夫

苑彼桑柔其下侯甸捋采其劉瘼此下民不殄心憂倉兄填兮俾彼昊天寧不我矜

苑茂也甸徧也劉殘也殄絕也倉悲也兄滋也填久也桑之爲物其葉最盛然及其采之也一朝而盡無黃落之漸故詩人取以爲比言周之盛也如柔桑之茂其陰無所不徧至於厲王肆行暴虐以敗其成業則王室忽焉凋弊如桑之既采民失其蔭而受其病故君子憂之不絕於

詩十八

八

八

八

心悲之益久而不已號天而訴之也

四牡騤騤旐旐有翩亂生不夷靡國不泯民靡有黎具禍以燼於乎有哀國步斯頻

厲王之亂天下征役不息故其民見其車馬旌旗而厭苦之夷平也泯滅也黎衆也具俱也燼灰燼也國步國之動也頻數也畜大物者惡數動之故以國步斯頻爲哀也

國步蔑資天不我將靡所止疑云徂何往君子實維秉心無競誰生厲階至今爲梗

將養也疑定也競彊也動而無所資天不吾養

矣而王尚不求所止定欲行而安往哉故曰王則實然其秉心無強是以不能有所定者夫惟強而能立然後可與止亂而起廢

憂心惙惙念我土宇我生不辰逢天憚怒自西徂東靡所定處多我艱瘠孔棘我圉

此章行役者之怨也憚厚也瘠病也多矣我之遇病也急矣我之捍禦也

為謀為忘亂況斯削告爾憂恤誨爾序爵誰能執執逝不以濯其何能淑載胥及溺

忘慎也王豈不為謀且慎哉然而不得其道適

三九

詩文

九

亮

所以長亂而自削耳故告之以其所當憂誨之以叙爵曰誰能執執而不濯者賢者之能已亂猶濯之能解熱耳今王之所任者其何能善哉則相與入於陷溺而已

如彼邇風亦孔之僂民有肅心聿云不逮好是稼穡力民代食稼穡維寶代食維好

邇鄉也僂嘔也肅進也聿使也君子視厲王之亂悶然如邇風之人嘔而不息雖有欲進之心皆曰世亂矣非吾所能及也於是退而稼穡盡其筋力與民同事以代祿食而已當是時也仕

進之憂甚於稼穡之勞故曰稼穡維寶代食維好言雖勞而無患也

天降喪亂滅我立王降此蟲賊稼穡卒瘁哀惘中國具贅卒荒靡有旅力以念穹蒼

立王王之所恃以立者也瘁病也惘痛也贅獨也荒空也言天下無育不罹其禍而至於空匱者也旅衆也言羣臣無肯并力以念天禍者也維此惠君民人所瞻秉心宣猶考慎其相維彼不順自獨俾臧自有肺腸俾民卒狂

惠順也民人所瞻言無所隱伏也既持其心又

三

詩文

十

亮

博謀於衆而考之於其輔相此所以無不順也今則不然自獨俾臧自謂賢也自有肺腸自用其心也此民之所以不順也

瞻彼中林維維其鹿朋友已譖不胥以穀人亦有言進退維谷

維維衆也朋友相譖不能相善曾鹿之不如是以進退無不陷焉者

維此聖人瞻言百里維彼愚人覆狂以喜匪言不能胡斯畏忌

聖人明於成敗所視而言者百里無遠而不察

愚人不知禍之將至則反狂以喜雖然彼未必不知也乃以畏王而不敢言耳

維此良人弗求弗迪維彼忍心是顧是復民之貪亂寧爲荼毒

迪進也厲王之於賢者未嘗求而進之至於殘忍之人則顧念重複而不能已上之所好下之所趨也故民貪於昏亂安爲荼毒之行以求合王意

大風有隧有空大谷維此良人作爲式穀維彼不順征以中垢

三三三

詩十八

十一

果

隧道也大風之起必有所從來者有空大谷則風之所從起也厲王之不善民之所從惡也征行也垢穢也言善人之作也以用其善小人之行也以播其穢皆發其中之所有於外也

大風有隧貪人敗類聽言則對誦言如醉匪用其良覆俾我悖

風之起也有道類之敗也有自貪人在上則類之所由敗也聽言道聽之言也誦言先王之言也悖逆也由王不用善反使天下皆爲逆德也嗟爾朋友予豈不知而作如彼飛蟲時亦弋獲旣

之陰女反予來赫

君子旣責其君則又責其僚友曰我豈不知爾所爲哉爾自謂莫吾禁者譬如飛鳥誰能執之然時亦有弋而獲之者憂其獲也覆庇而告之奈何反以言赫我哉

民之罔極職涼善背爲民不利如云不克民之回遘職競用力

民之不可測知職汝信用反覆之人也上之害民如恐不勝故民日以邪僻由上用力而競之也

三三四

詩十八

十二

果

民之未戾職盜爲寇涼曰不可覆背善詈雖曰匪予旣作爾歌

戾定也民之未定職上有盜賊之臣爲之寇也女苟信以爲是不可則又曷爲反背詈我哉爾雖曰是非我所爲旣作爾歌矣不可欺也

桑柔十六章八章章八句八章章六句

雲漢仍叔美宣王也

仍叔周大夫也

倬彼雲漢昭回于天王曰於乎何辜今之人天降喪亂饑饉薦臻靡神不舉靡愛斯牲圭璧旣卒

寧莫我聽

雲漢水之精也昭明也回轉也宣王遭旱而懼
夜仰河漢以觀雨之候而不得曰今之人何罪
而罹此禍靡神不舉而莫吾聽也禮國有凶荒
則索鬼神而祭之

旱既大甚蘊隆蟲蟲不殄禋祀自郊徂宮上下奠
瘞靡神不宗后稷不克上帝不臨耗斁下土寧丁
我躬

蘊結也隆盛也蟲蟲熱也殄絕也郊天地也宮
宗廟也上祭天下祭地奠其禮瘞其物宣王憂

三十七

詩十八

十三

清

旱百神無所不尊然后稷不能救上帝不復饗
窮而無告故曰與其耗斁下土寧使我躬當之
無使人人被其患也

旱既大甚則不可推兢兢業業如霆如雷周餘黎
民靡有孑遺昊天上帝則不我遺胡不相畏先祖
于摧

推遷也言王欲以身當之而不能也兢兢恐也
業業危也恐懼之甚如雷霆於其上也天將
不復使我有遺餘胡為尚不相畏哉先祖之業
將於是摧落矣

旱既大甚則不可沮赫赫炎炎去我無所大命近
止靡瞻靡顧羣公先正則不我助父母先祖胡寧
忍予

沮止也旱既不止民咸曰我無所庇死不遠矣
然曾莫有瞻顧之者羣公先正先王之臣也庶
官之長曰正

旱既大甚滌滌山川旱魃為虐如惓如焚我心惴
惴憂心如熏羣公先正則不我聞昊天上帝寧俾
我遯

旱甚則山川草木皆盡如滌去也魃旱神也惴

三十八

詩十八

十四

清

畏也宣王所以祈旱者至矣而莫之答故曰苟
吾之不善不當天心則寧使我遯去以避賢者
無以我故苦此庶民也

旱既大甚黽勉畏去胡寧瘖我以旱憯不知其故
祈年孔夙方社不莫昊天上帝則不我虞敬恭明
神宜無悔怒

始以旱故欲遯去以避賢者既又以為弃位以
避憂患非人主之義故黽勉不去以求濟斯難
畏不敢也瘖病也方社祭社及四方也虞度也
悔恨也

早既大甚散無友紀鞠哉庶正戎哉豕趣馬師氏膳夫左右靡人不周無不能止瞻卬昊天六如

何里
早既甚國用空竭無以紀綱羣臣朋友故歷告之曰鞠矣疚矣然而尚相戒以無所不調無以不能而止宣王遭旱始欲以身當之而不得中欲以身逃之而不敢故於其終仰而訴之於天曰將使我如何居哉里居也

瞻卬昊天有嘒其星大夫君子昭假無贏大命近止無弃爾成何求爲我以矣庶正瞻卬昊天曷惠其寧

昭明也假至也宣王卬以候雨而見星焉故告其羣臣曰明矣至矣爾之無私贏矣然民之死亡不遠無有不調以弃爾之成功且我亦何求爲哉將以定爾庶正而已未有民不寧而庶官定者也於是又卬而愬天曰曷不惠而寧之哉

雲漢八章章十句

崧高尹吉甫美宣王也

尹吉甫周之卿士

崧高維嶽駿極于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維申及

甫維周之翰四國于蕃四方于宣

山大而高曰崧駿大也唐虞之間姜氏實爲四嶽掌嶽之祀嶽神享之下祐其子孫於周齊許申甫皆其後也在穆王之世其賢者曰甫侯宣王之世曰申伯實能弭翰周室蔽其患難而宣其德澤於天下

暨暨申伯王纘之事于邑于謝南土是式王命召伯定申伯之宅登是南邦世執其功

纘繼也謝周之南土也南陽有申城申伯國也召伯召公虎也登成也

王命召伯式是南邦因是謝人以作爾庸王命召伯徹申伯土田王命傳御遷其私人

庸城也徹定其稅也傳御傳王治事之臣也私人家臣也

申伯之功召伯是營有俶其城寢廟既成既成藐藐王錫申伯四牡騶駒鈞膺濯濯

俶作也藐藐深貌也騶駒壯貌也濯濯光明貌也

王遣申伯路車乘馬我國爾居莫如南土錫爾介圭以作爾寶往近王舅南土是保

圭尺二寸謂之介非諸侯之圭故賜以爲寶近辭也讀如彼己之子之己

申伯信邁王餞于郿申伯還南謝于誠歸王命召伯徹申伯土疆以峙其糗式遄其行

王在岐周故餞之於郿謝于誠歸誠歸于謝也召伯之營謝也則已峙其餼糧使廬市有止宿之委積故能使申伯無留行也

申伯番番既入于謝徒御嘽嘽周邦咸喜戎有良翰不顯申伯王之元舅文武是憲

番番勇武貌也申伯既入于謝周人皆曰汝有

良翰蔽矣文武是憲言其文武皆足法也

申伯之德柔惠且直揉此萬邦聞于四國吉甫作誦其詩孔碩其風肆好以贈申伯

揉順也肆極也

崧高八章章八句

烝民尹吉甫美宣王也

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天監有周昭假于下保茲天子生仲山甫

人生而耳目心志莫不固有此所謂有物也人莫不有是物是物莫不有知故耳則能聽目則

能視心則能慮物用其能則知可否此所謂有

則也故民能秉常則莫不好德維其失常乃有

不善天之監周也其明實至於下將保安宣王

乃生仲山甫以佐之凡宣王之所以能全其性而無失其常者皆仲山甫之功也詩曰豈弟君

子俾爾彌爾性

仲山甫之德柔嘉維則令儀令色小心翼翼古訓是式威儀是力天子是若明命使賦

力勉也若順也賦布也

王命仲山甫式是百辟績戎祖考王躬是保出納

王命王之喉舌賦政于外四方爰發

戎女也發發而應之也

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既

明且哲以保其身夙夜匪解以事一人人亦有言

柔則茹之剛則吐之維仲山甫柔亦不茹剛亦不

吐不侮矜寡不畏強禦人亦有言德輶如毛民鮮

克舉之我儀圖之維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衮職

有關維仲山甫補之

輶輕也儀匹也愛惜也衮職王職也上有過失

下莫敢言而獨能補之此以見其能舉德也

仲山甫出祖四牡業業征夫捷捷每懷靡及四牡彭彭八鸞鏘鏘王命仲山甫城彼東方

王命仲山甫城齊祖祭而行其馬業業而健其徒捷捷而敏猶常恐不及事也東方則齊也四牡騤騤八鸞喈喈仲山甫祖齊式遄其歸吉甫作誦穆如清風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

此詩言仲山甫其始曰仲山甫之德柔嘉維則令儀令色小心翼翼古訓是式威儀是力此與漢胡廣趙戒何異其終曰人亦有言柔則茹之剛則吐之維仲山甫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

鰥寡不畏強禦此與漢汲黯朱雲何異胡趙柔而陷於佞汲朱剛而近於狂如仲山甫內剛外柔非佞非狂然後可以為王者之佐當天下之事矣烏乎非斯人吾誰與歸

烝民八章章八句

韓奕尹吉甫美宣王也

奕奕梁山維禹甸之有倬其道韓侯受命王親命之續戎祖考無廢朕命夙夜匪解虔共爾位朕命不易幹不庭方以佐戎辟

奕奕大也梁山韓之鎮也禹貢所謂治梁及岐

者在今同之韓城甸治也禹之治水也九州之鎮山無所不甸雖梁山亦禹之所甸也韓武之穆也將言韓侯故先叙其國曰梁山之下有倬然之道此韓侯之所從朝周以受命者也戎女也不庭不來庭也辟君也

四牡奕奕孔脩且張韓侯入覲以其介圭入覲于王王錫韓侯淑旂綬章簪帶錯衡玄衮赤舄鈞膺鏤錫鞞鞶淺幘偉革金厄

脩長也張大也介圭韓所貢也諸侯秋見天子曰覲淑善也交龍為旂綬大綬也眉上曰錫刻

金飾之曰鏤錫鞞革也鞞式中也淺虎皮也幘覆式也偉革纓首也以金為小鐸而纏撻之

韓侯出祖出宿于屠顯之餞之清酒百壺其餞維何包鼈鮮魚其蔎維何維筍及蒲其贈維何乘馬路車遽豆有且侯氏燕胥

既覲而友國必祖者尊其所往去則如始行焉屠地名也顯父周之卿士也王寵韓侯故使顯父餞之蔎菜穀也筍竹萌也蒲蒲弱也且多貌也侯氏諸侯之與餞者也胥辭也

韓侯取妻汾王之甥蹇父之子韓侯迎止于蹇之

里百兩彭彭八鸞鏘鏘不顯其光諸娣從之祁祁如雲韓侯顧之爛其盈門

汾王厲王也厲王流于彘晉霍邑是也在汾水之上時人以目王焉猶言莒郊公黎比公也蹶父周之卿士姞姓也諸侯一娶九女二國媵之諸娣諸媵也

蹶父孔武靡國不到為韓姑相攸莫如韓樂孔樂韓土川澤訐訐魴鱖甫甫麀鹿嘒嘒有熊有羆有貓有虎慶既令居韓姑燕譽

蹶父以王事行於四方為其子相善處而嫁之

莫如韓之樂者訐訐甫甫大也嘒嘒衆也貓似虎而淺毛慶善也蹶父以此善韓而使韓姑居焉譽樂也

溥彼韓城燕師所宇以先祖受命因時百蠻王錫韓侯其追其貊奄受北國因以其伯實墉實壑實畝實籍獻其貔皮赤豹黃羆

溥大也燕樂也王以韓侯之先因是百蠻而長之故錫之以追人貊人受之以北方之國使復為之伯焉韓侯於是命諸侯各修其城池治其田畝正其稅法以時貢其所有於王墉城也壑

池也籍稅也

韓奕六章章十二句

江漢尹吉甫美宣王也

江漢浮浮武夫滔滔匪安匪遊淮夷來求既出我車既設我旗匪安匪舒淮夷來鋪

浮浮水盛貌也滔滔順流貌也淮夷夷之在淮上者也鋪病也宣王自周而南出於江漢之間

命召公率兵循江而下以伐淮夷行者皆莫敢安徐曰吾之來也維淮夷是求是病言用命也

江漢湯湯武夫洸洸經營四方告成于王四方既

平王國庶定時靡有爭王心載寧

洸洸武貌也淮夷既平遂經營其旁國以告於王

江漢之濟王命召虎式辟四方徹我疆土匪疚匪棘王國來極于疆于理至于南海

極中也王命召公闢四方之侵地而治其疆界非以病之非以急之也使來於王國取中焉耳

召公於是疆理其地至南海而止

王命召虎來旬來宣文武受命召公維翰無曰予小召公是似肇敏戎公用錫爾祉

旬徧也宣布也肇開也敏疾也公事也南方既平王命召公來歸於周以徧治四方而布行其政曰昔文武受命維召康公實為之翰女實肖召公之德開敏於戎事我是用錫汝以福

釐爾圭瓚鉅鬯一卣告下文人錫山土田于周受命自召祖命虎拜稽首天子萬年

釐賜也鉅鬯黑黍酒也卣尊也九命則賜圭瓚鉅鬯以祭文人其先祖之有文德者也既錫之禮命又廣其封邑使受命於岐周用其祖召康公受封之禮焉岐周有先王之廟且召康公所

從受封也

虎拜稽首對揚王休作召公考天子萬壽明明天子令聞不已矢其文德洽此四國

對答也考成也矢施也王命召公用召祖命故虎之答王亦為召康公所以對成王命之辭自天子萬壽以下召康公之遺意也

江漢六章章八句

常武召穆公美宣王也

武不可常也宣王之征徐方王猶允塞而徐方既來兵不勞而民不病則可常也然六月歌尹

吉甫采芑歌方叔而在小雅崧高歌申伯烝民歌仲山甫韓奕歌韓侯江漢歌召虎常武歌皇父而在大雅檠言之則七詩若無以異精言之則在小雅者皆征伐政事而已在大雅者皆君臣同德有不知其所以然而致者此其所以異也

赫赫明明王命卿士南仲大祖大師皇父整我六師以脩我戎既敬既戒惠此南國

宣王命其卿士皇父南征徐方皇父以卿士而兼大師其大祖南仲則文王之所使伐玁狁者

也蓋稱其世功以褒大之

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左右陳行戒我師旅率彼淮浦省此徐土不留不處三事就緒

尹氏尹吉甫也蓋以卿士兼內史故使之策命程伯休父程伯休父於是始為司馬故於兵之出也使之左右陳其行列而戒令之曰往徧淮之上而視徐土無久留處其地以患苦其民使其三有事之臣復就其業

赫赫業業有嚴天子王舒保作匪紹匪遊徐方繹騷震驚徐方如雷如霆徐方震驚

舒徐也保安也作行也紹急也繹徧也騷動也王之南征也人望其赫赫業業之威而畏之曰有嚴哉天子也然王則徐而安行不急不緩而徐方之人莫不震動如雷霆作於其上不遑安矣

王奮厥武如震如怒進厥虎臣闐如虓虎鋪敦淮濱仍執醜虜截彼淮浦王師之所

師行至於淮上則遂布其師旅敦集其陳以待之既戰則多執醜虜王師之所在截然無侵略者

王旅嘽嘽如飛如翰如江如漢如山之苞如川之流緜緜翼翼不測不克濯征徐國

苞本也緜緜靚也翼翼敬也不測不可測知也不克不可克勝也濯大也淮上諸侯既已服從於是始征徐國

王猶允塞徐方既來徐方既同天子之功四方既平徐方來庭徐方不回王曰還歸

猶道也王將大征徐國兵未及之徒以王道充塞而徐人來服矣來庭來王庭也回違也

常武六章章八句

瞻卬凡伯刺幽王大壞也

瞻卬昊天則不我惠孔填不寧降此大厲邦靡有定士民其瘵蠹賊蠹疾靡有夷屆罪罟不收靡有夷瘳

填久也瘵病也夷平也屆極也瘳愈也國有所定則民受其福無所定則受其病於是育小人爲之蠹賊刑罰爲之罔罟凡此皆民之所以病也人有土田女反有之有人民女覆奪之此宜無罪女反收之彼宜有罪女覆說之哲夫成城哲婦傾城懿厥哲婦爲梟爲鴟婦有長舌維厲之階亂

匪降自天生自婦人匪教匪誨時維婦寺

寺寺人也言王不用教誨之言維婦寺是聽也鞠人忒忒譖始竟背豈曰不極伊胡爲慝如賈三倍君子是識婦無公事休其蠶織

鞠窮也忒害也忒變也婦人以其忒忒窮人始妄譖之而終不然亦不自謂不中也曰是何用爲慝哉商賈之利雖三倍君子豈有知之者哉婦人而弃其蠶織以興公事譬如君子而知商賈衆之所共怪也

天何以刺何神不富舍爾介狄維予胥忌不平不

祥威儀不類人之去亡邦國殄瘁

刺責也介大也弔閔也天何用責王神何用不富王哉凡以王信用婦人之故王曾不悟將有夷狄之大患舍之不思而思君子之正王者夫天之降不祥庶幾王懼而自修今王遇災而不弔不慎其威儀君子知其不可復輔於是有逃亡以避禍者天既禍之人又去之求國之不殄瘁不可得也

天之降罔維其優矣人之去亡心之憂矣天之降罔維其幾矣人之去亡心之悲矣

天降禍以執有罪如罔之執禽獸也優多於前也幾近也

觴沸檻泉維其深矣心之憂矣寧自今矣不自我先不自我後藐藐昊天無不克鞏無忝皇祖式救爾後

泉之冽也其源深矣幽王之敗其所從來者亦久矣非今日而然也故君子懼而相戒曰天之藐然遠而難信也無有不自戒敕以求鞏固者庶幾上不忝父祖下不危子孫尔

瞻卬七章三章章十句四章章八句

召旻凡伯刺幽王大壞也

因其首章稱旻天卒章稱召公故謂之召旻以別小旻而已毛氏之叙曰旻閔也閔天下無如召公之臣蓋亦衍說矣

旻天疾威天篤降喪瘠我饑饉民卒流亡我若圉卒荒

篤厚也瘠病也卒盡也居國中也圉邊垂也天降罪罟蟲賊內訌昏極靡共潰潰回遁實靖夷我邦

訌潰也昏極刑餘奄人也潰潰亂也靖安也天

降罔以執有罪使小人為蟲賊以潰其內故昏極羣不恭之人為邪僻之行安然而夷滅其國皐皐訛訛曾不知其玷兢兢業業孔填不寧我位孔貶

皐皐多告訴也訛訛多讒謗也小人皐皐訛訛曾無有知其瑕疵者君子居於其間兢兢業業日夜危懼久而不安猶不能保其位

如彼歲旱草不潰茂如彼棲直我相此邦無不潰止

潰遂也直枯草也人之生於此時者憂患多故

其生不樂如旱歲之草不得遂茂如木上之棲
苴君子以是相其國知其潰叛不久也

維昔之富不如時維今之疚不如茲彼疏斯裨胡
不自替職兄斯引

言先王之世天下富樂其人固不若是窮矣至
於今世人民疲病亦未有若此之甚者蓋指言
幽王大壤之時也疏麤也裨精也兄益也引長
也君子與小人精麤之不同可指而知也小人
曷不自替以避君子而乃自任以長此亂哉
池之竭矣不亡自頻泉之竭矣不亡自中溥斯害
矣職兄斯弘不裁我躬

詩十八

詩十八

卷

影

頻厓也溥徧也弘大也池水之鍾也泉水之發
也故池之竭由外之不入泉之竭由內之不出
今外則諸侯不親內則國人不附其害徧至矣
然小人猶自任以益大此亂維曰不裁我躬則
無所不為曾不顧其害民以及其國也

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曰辟國百里今也日蹙國
百里於乎哀哉維今之人不尚有舊

世雖亂豈不猶有舊德可用之人哉言有之而
不用耳文王之世周公治內召公治外故周人

之詩謂之周南諸侯之詩謂之召南所謂日闢

國百里云者言文王之化自北而南至於江漢

之間服從之國日益衆耳蓋虞芮質成於周其

旁諸侯聞之相帥而歸周者四十餘國然則日

闢百里之言不為過矣楚椒舉有言夏桀不為仍

之會有緡叛之商紂為黎之蒐東夷叛之周幽

為太室之盟戎狄叛之皆示諸侯汰也其後齊

桓盟諸侯于葵丘震而矜之叛者九國由此觀

之闢國以禮寔國以禮皆非用兵之謂也近世

小人欲以干戈侵虐四鄰求拓土之功者率以

詩十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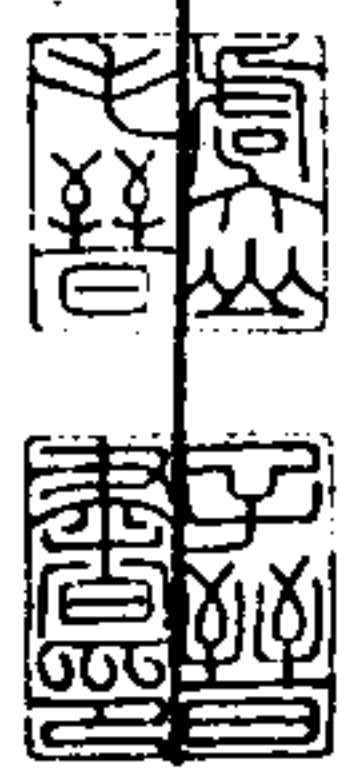
三十

影

召公藉口此楚靈齊潛之事桓文之所不為而
以誣召公烏乎殆哉

召旻七章四章章五句三章章七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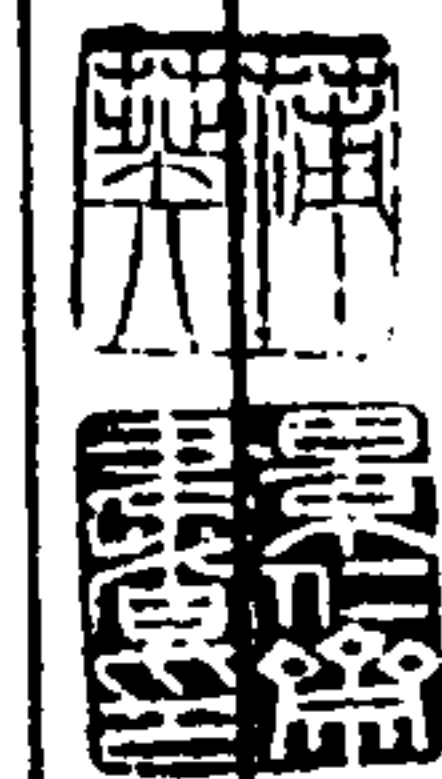
詩集傳卷第十八



詩集傳卷第十九

清廟之什

周頌



周頌皆有所施於禮樂蓋因禮而作頌非如風雅之詩有徒作而不用者也文武之世天下未平禮樂未備則頌有所未暇至周公成王天下既平制禮作樂而為詩以歌之於是頌聲始作然其篇第之先後則不可究矣考之以其時則不倫求之以其事則不類意者亦以其聲相從乎清廟之什禮之大者也臣工之什禮之次者也閔予小子之什禮之小者也然時有參差不

三

陳

齊者意者亦以其聲相從也然不可得而推矣

清廟祀文王也

於穆清廟肅雝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對越在天駿奔走在廟不顯不承無射於人斯

於乎美哉其祀文王於清廟也有肅肅其敬雝雝其和者實來顯相其禮文王沒矣其神在天其主在廟然士之來助者猶不忘秉持其德以對其在天而奔走其在廟者言文王之澤久而不忘豈其不顯不承哉信矣其無厭於人也肅然清淨曰清廟對配也越辭也駿長也

清廟一章八句

維天之命太平告文王也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假以溢我其收之駿惠我文王曾孫篤之文王受命未終而沒周公成王繼之天下大平以為文王之德之致也故以告之曰天命之於周久而不已文王亦既沒矣而其德美不亡以大盈溢我後人我後人收之以成大平天命之不已也如此今將以長順文王之心惟爾子孫世益厚之

三

詩

二

陳

維天之命一章八句

維清奏象舞也

象文王之樂所謂象箏者蓋文舞也文王之舞謂之象武王之舞謂之武將舞象則先歌維清故其序曰奏象舞而其辭稱文王將舞武則先歌武故其序曰奏大武而其辭稱武王記曰十三舞勺勺大武也十五舞象象象箏也武而謂之勺者酌之序曰告成大武蓋因此詩而名之也

維清緝熙文王之典肇禋迄用有成維周之禎

緝和也熙光也周公之治周也事爲之制曲爲之防是以其國無不脩之政政無不脩清也清則其爲之也暇而事之也至是以無不和洽而光明者君子推其所由致之曰由文王之法文王之造周也實始肇祭天地先爲之極焉迄于周公遂以有成其成雖當周公之世然其禎祥見於文王矣

維清一章五句

烈文成王即政諸侯助祭也

古之儒者皆言武王崩成王幼不能踐阼周公

三十八

詩十五

三

詩生

攝天子位以爲政七年而後反余考於詩書無之古者君薨世子即位諒闇而聽於冢宰三年蓋免喪而復成王之終喪也以幼不能聽政而聽於周公七年而復故書稱武王崩三監及淮夷畔周公相成王以黜商有大政令未嘗不稱王命也然則成王旣已即位矣成王旣已即位而周公攝則凡二王者也蓋武王崩成王無所復父不得稱子則逾年即位而稱王雖稱王矣而不能治王事故未嘗即政是以周公當國而治事非攝其位蓋行其事也其後七年退而復

辟則成王於是即政亦非復其位蓋復其事也故此詩之序曰成王即政即政非即位也苟成王有即位有即政則周公之未嘗攝位明矣或曰即政亦即位也然則未終喪而爲詩以作樂可乎

烈文辟公錫茲祉福惠我無疆子孫保之無封靡于爾邦維王其崇之念茲武功繼序其皇之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不顯維德百辟其刑之於乎前王不忘

三十九

詩十九

四

詩生

成王朝享於廟諸侯來助者以祖考之命錫之祉福其曰烈文辟公呼而告之也諸侯能奉順王室則子孫安矣無封以專利無靡以專欲則王尊之矣念其先祖之功則繼其序者益大矣勤於擇人則四方順之矣敏於爲德則百辟憲之矣凡此五者先王之所以不忘諸侯而教之也烈光也辟公皆君也

烈文一章十三句

天作祀先王先公也

祀時祀也周之初時祀猶及先公

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彼徂矣岐

有夷之行子孫保之

高山岐山也大王遷於岐山始荒而有之亦既作之矣文王從而安之文王既逝矣岐周之人世載其夷易之道子孫保之不替也

天作一章七句

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

郊謂冬至祭昊天於圜丘夏至祭地祇於方澤詩稱昊天是以知非祈穀之郊也

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於緝熙單厥心肆其靖之

詩十九

五

清

天將祚周以天下既有成命矣文武受之將成其王業不敢宴也夙夜積德以爲受命之基蓋未嘗求之亦未嘗舍之也未嘗求之所謂宥也未嘗舍之所謂密也宥之也者聽其自至也密之也者欲及其時也文武之所以答天命者如此於乎及其和洽而光明也盡其心矣故能定之也此詩有成王不敢康而執競有不顯成康世或以爲此言成王誦康王釗也然則周頌有康王子孫之詩矣周公制禮禮之所及樂必從之樂之所及詩必從之故頌之施於禮樂者備

矣後世無容易之且詩曰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又曰自彼成康奄有四方成王非基命之君而周之奄有四方非自成康始也

昊天有成命一章七句

我將祀文王於明堂也

此傳所謂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者也記曰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亦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禹商人禘嚳而郊冥祖契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鄭氏以祖宗爲明堂之配而王氏以祖

三十四

詩十九

示

清

宗爲不毀之廟予竊以鄭氏爲不然何者四代之所禘皆其祖之所自出廟之所不及者也其所祖者廟之所自始者也其所郊者先世之有功者也其所宗者近世之有功者也有虞氏繼堯堯嚳非其姓也故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黃帝顓頊之所自出而顓頊舜之祖此其不可易者也堯嚳則舜之所繼而有功者也故舜之將攝也受終于文祖堯之祖也禹之將攝也受命于神宗舜之宗也將以天下予人必告其所從受天下舜之所從受天下者堯也則舜

之以堯爲宗也明矣夏商之所禘祖猶舜也而其所郊宗則其世之有功者也至周亦然其所以爲異者后稷祖也文武皆王業之所自成也故雖以后稷爲太祖而其禘於廟也先公之主禘於稷廟先王之主禘於文武之廟雖其所以禘太祖也雖爲文王之詩故文王亦祖矣文王爲祖故后稷升於郊此其所以異於夏商而已故祖宗之號非所以施於明堂也

我將我享維羊維牛維天其右之儀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伊嘏文王既右饗之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三十九

詩光

七

亮

將奉也享獻也其饗上帝於明堂也奉其牛羊而獻之曰天其尚右我而饗此乎蓋不敢必也故自託於文王庶幾可以致之曰我今儀式刑文王之典以靖天下苟天不遺文王而嘏之其亦既右饗我哉天之難致也如是是以夙夜畏天之威而保文王之法庶幾可得而致也

我將一章十句

時邁巡守告祭柴望也

時邁其邦昊天其子之寶右序有周薄言震之莫

不震疊懷柔百神及河喬嶽允王維石明昭有周式序在位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

王者以時巡行邦國曰天其尚子我哉則曰天實右序我有周矣不然四方之諸侯豈其薄震動之而無不震懼以歸周者我是以能巡守於方嶽柴告天地望秩山川徧于羣神信矣我周王維君矣然我有周豈以是求多於諸侯哉蓋亦次叙其朝之羣臣斂其甲兵而收藏之求有德之人而布之於諸夏以藩屏周室如是而已然後信能保有天下此所謂明也

三十九

詩光

八

亮

時邁一章十五句

執競祀武王也

執競武王無競維烈不顯成康上帝是皇自彼成康奄有四方斤斤其明鍾鼓喤喤聲發將降福穰穰降福簡簡威儀反反既醉既飽福祿來反競彊也武王持其彊心爲而不捨故天下莫能與之競遂成其王業而安之爲天之所君夫周之興也遠矣至於武王成而安之然後能奄有四方使其明無所不至凡今所以能備其禮樂

脩其祭祀以受多福者皆武王之德之致也。嗶，
嗶和也將將集也。穰穰衆也。簡簡大也。反反順
習也。反復也。

執競一章十四句

思文后稷配天也

周頌有祭天之詩三焉。其一曰昊天有成命以
郊祀天地。此所謂禘。魯祀昊天於圜丘而以魯
配之者也。其二曰我將祀文王於明堂。此所謂
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者也。其三曰思文
后稷配天。此所謂郊。稷禘其祖之所自出而以

三

詩十一

九

果

其祖配之者也。此三者其說皆出於鄭氏。古之
論郊祀者莫密於鄭氏。然世或以其怪而不信
予以爲鄭氏近之而不善言之故爲之辨曰。天
一而已。然而天有五行。五行之神而尊之曰五
帝。不可謂無六天也。古之帝王以五行之德迭
王天下。故以火德者曰炎帝。以土德者曰黃帝。
古之帝王以五德相授而有天下。其來尚矣。至
於周而爲木。故以其行王天下。則又特祀其神。
此亦理之當然也。然鄭氏之說則怪矣。曰昊天
者。耀鳧寶蒼帝者。靈威仰赤帝者。赤標怒黃帝

者。含樞紐白帝者。白招矩黑帝者。叶光紀帝王
之以其德王天下者。皆其所感而生也。此尚何
以使學者信之。然鄭氏之所謂感生者。禮之所
謂祖之所自出也。然則記者亦過矣。史稱秦襄
公居西方。自以爲主少皞之神。故作西時以祀
白帝。其後宣公作密時以祀青帝。靈公作吳陽
上時以祀黃帝。下時以祀炎帝。漢高帝曰。吾聞
天有五帝而不足。一何也。於是復作北時以祀
黑帝。其說皆與鄭氏合。故鄭氏之說古矣。而所
以言之非也。若夫王氏之學有昊天而無五行

三

詩十九

十

果

故曰。禮之所謂禘。魯者。大祭於廟而以魯爲祖
也。所謂郊。稷者。祀昊天而以稷配也。所謂祀文
王於明堂者。亦以配昊天也。予竊非之。何者。周
人推其受命之祖曰文王。始封之祖曰后稷。故
周人之廟至稷而止。又推而上之曰后稷生於
姜原。則又立姜原之廟曰先妣。姜原帝嚳之妃
而特立廟則嚳無廟矣。無廟則無主。無主則無
以禘。無廟則無所禘。將禘於后稷之廟。是以父
而下禘於子之廟。非禮也。且夫肅之所謂其祖
之自出者。魯也以魯爲祖之所自出可也。未有

禘祖之父而以祖配之者也王者之祭天地維
外之故爲之配以主之禘祖之父而爲之配是
外祖之父也由是言之學不得與宗廟之禘而
祖之所自出者非學則所謂禘學者誠配天也
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匪爾極貽我來
牟帝命率育無此疆爾界陳常于時夏

堯遭洪水之患黎民阻飢后稷播百穀以食之
然使民復粒食也方是時也天降嘉種以遺之
使徧養於四方無曰此吾疆也彼爾界也布之
於諸夏使常種之而後已立粒通極中也能粒

三千

詩十九

七

聲

烝民者后稷之功也能建皇極者后稷之德也
使稷有粒民之功而無皇極之德物我遠近存
於心則安能陳常于時夏若此其廣乎惟其功
德相濟是以謂之文也不然服田力穡之人而能
使其子孫代有天下八百年不絕乎自后稷以來
世之有功於民者爲不少矣而未見有其德者
是以終不能有天下雖或有天下亦未見若是
其久者也得非其舊曰來牟麥也

思文一章八句

臣工之什

周頌

臣工諸侯助祭遣於廟也

嗟嗟臣工敬爾在公王釐爾成來咨來茹嗟嗟保
介維莫之春亦又何求如何新畀於皇來牟將受
厥明明昭上帝迄用豐年命我衆人序乃錢鏹奄
觀鉦艾

釐賜也茹度也保介車右也月令孟春天子親
載耒耜鎡之干參保介之御間田一歲曰新三
歲曰畚庠具也錢鏹也鏹鏹也鉦獲也諸侯朝
正於王因助祭於廟祭終而遣之遂戒其羣臣
百工曰戒尔公事王既賜爾成法有所不知則
來咨度以定之既又戒其車右曰今既莫春矣
其亦視爾田事問其如何而勸督之昔后稷播
殖百穀天寶降之嘉種大受其明以至于今常
有豐歲尔其亦使衆人具其田器以勸田事其
亦大有刈矣

臣工一章十五句

噫嘻春夏祈穀于上帝也

所謂啓蟄而郊龍見而雩是也

噫嘻成王既昭假爾率時農夫播厥百穀駿發爾
私終三十里亦服爾耕十千維耦

噫嘻歎也天之所以成我王業者既昭至矣我今率是典田之農夫令民無不咸播百穀曰其大發爾私盡三十里而後已既令之民之服其耕者萬人皆出於野言人事盡矣所不足雨耳是以告之天也私民田也上之告民則先其私民之奉上則先其公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交相愛也周官凡治野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塗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萬夫之地方三十二里有半言三十里舉成數也邦廣五十二

邦為耦萬夫故萬耦

噫嘻一章八句

振鷺二王之後來助祭也

二王後祀宋也

振鷺于飛于彼西雝我客戾止亦有斯容在彼無惡在此無斃庶幾夙夜以永終譽

振振羣飛貌也雖澤也二王之後於周為客戾至也言客之至於廟者其容貌之修潔如鷺之集於澤也在彼在國也在此在周也在國無惡之者在周無厭之者然猶庶幾其能夙夜以永

終此譽愛之至也

振鷺一章八句

豐年秋冬報也

報謂秋祭四方冬祭八蜡

豐年多黍多稌亦自高廩萬億及秭為酒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降福孔皆

徐稻也數萬至萬曰億數億至億曰秭烝進也

畀予也皆徧也豐年載其皆非宗廟之詩而曰

烝畀祖妣何也以爲所以能進享先祖者皆方

蜡社稷之功也

豐年一章七句

有瞽始作樂而合乎祖也

始作樂謂周公始成大武也祖謂大祖文王也

有瞽有瞽在周之庭設業設虛祭牙樹羽應田縣

鼓鞀磬祝圀既備乃奏簫管備舉嚶嚶厥聲蕭蕭

和鳴先祖是聽我客戾止永觀厥成

瞽樂官也樹目崇牙上飾也應小鞀也田當作

鞀應鞀之屬也皆在縣鼓之上縣鼓大鼓也周

人始縣鞀鞀鼓也祝柷也圀柷也簫編小竹管

為之管如篴併而吹之

有瞽一章十三句

潛季冬薦魚春獻鮪也

季冬魚絜而美春鮪新來故獻於宗廟

猗與漆沮潛有多魚有鰾有鮪鰾鰾鰾以享以

祀以介景福

漆沮岐周之二水也潛慘也鰾大鰾也鮪鰾也

鰾白鰾也鰾鮪也

潛一章六句

雝雝太祖也

雝宗廟之大祭所謂雝禘禘者也太祖文王也或

言至

詩十九

五

庚辛

言周人以諱事神而此詩有克昌厥後則太祖

非文王也然周之所謂諱者不以其名號之耳

不遂廢其文也諱其名而廢其文者後世之禮

而非周之故疑之過矣

有來雝雝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於薦廣

牡相予肆祀

其來也和其至也敬其助者公侯其薦者天子

也故於其薦大牡也皆助陳其饌言得天下之

歡心也

假哉皇考綏予孝子宣哲維人文武維后燕及皇

天克昌厥後綏我眉壽介以繁祉既右烈考亦右

文母

大哉我皇考文王之安我也其臣明哲其君文

武故能安人以及於天天地神人莫不蒙享其

利故能昌其後嗣安之以眉壽助之以多福然

此非獨文王之致也文母大妣之德亦有以右

我矣大禘之禮先王之臣有與祭者故於是稱

宣哲維人焉

雝一章十六句

載見諸侯始見乎武王廟也

言至

詩十九

六

辛

烈文言成王即政諸侯助祭而載見言諸侯始

見乎武王廟則載見之作也成王未即政歟

載見辟王曰求厥章龍旂陽陽和鈴央央絳革有

鷩休有烈光率見昭考以孝以享以介眉壽永言

保之思皇多祐烈文辟公綏以多福俾緝熙于純

嘏

載始也軾前曰和旂上曰鈴鷩金飾貌也諸侯

始來見王求法度以好其車服從之以祭武王

之廟思介之以眉壽而大其多祐而王之所以

待辟公者則亦以多福綏之使和合於神之所

嘏言君臣相與之厚也

載見一章十四句

有客微子來見祖廟也

有客有客亦白其馬有萋有且敦琢其旅有客宿宿有客信信言授之繫以繫其馬薄言追之左右綏之既有滛威降福孔夷

勛尚白亦仍也言仍勛之舊也萋萋且且敬慎貌也敦琢選擇之也旅其卿大夫也一宿曰宿再宿曰信繫其馬皆愛之不欲其去也追送也左右綏之言所以安之無方也滛大也夷易也

三十一

詩十九

七

影

能威人則能福人矣愛之至故欲其能威福人也

有客一章十二句

武奏大武也

於皇武王無競維烈允文文王克開厥後嗣武受之勝勛遏劉耆定爾功

於乎大矣武王無競之功文王開之也文王既開其迹武王嗣而受之勝勛而止其殺人其成功也老矣武迹也遏止也劉殺也耆老也

武一章七句

閔予小子之什

周頌

閔予小子嗣王朝於廟也

閔予小子遭家不造嬛嬛在疚於乎皇考永世克孝念茲皇祖陟降庭止維予小子夙夜敬止於乎皇王繼序思不忘

成王始見於宗廟自傷嬛嬛無所依怙曰於乎我皇考武王終身能孝維念我皇祖文王以其直心陟降天人之際無有不達今我夙夜敬止則亦不忘此而已蓋周之先君能陟降在帝左右者惟文王也庭直也

三十一

詩十五

六

影

閔予小子一章十一句

訪落嗣王謀於廟也

訪予落止率時昭考於乎悠哉朕未有艾將予就之繼猶判渙維予小子未堪家多難紹庭上下陟降厥家休矣皇考以保明其身

閔予小子成王朝廟言將繼其祖考之詩也訪落謀所以繼之之詩也訪謀也落始也曰予將謀之於始以循我昭考武王之德然而其道遠矣予不能及也將使予勉強以就之猶恐判渙不合也今將紹文王以其直心交際上下常若

陟降近在其家者美哉此皇考之所以保明其身者將何以致此哉

訪落一章十二句

敬之羣臣進戒嗣王也

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無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在茲維予小子不聰敬止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佛時仔有示我顯德行

敬之羣臣所以荅訪落也故戒之曰天命之於人顯矣不可易也無謂其高而不吾察非獨人

君陟降在帝左右天亦常陟降以察其士而況

三十九

詩九

九

良

於王乎王之不可不敬者如此王曰我未能明所謂敬者庶幾日有所就月有所成講之以學使心之光明者和洽而見於外又屬任輔拂使導我以德行可以荅天顯者然後敬可得也佛輔也仔有任也

敬之一章十二句

小毖嗣王求助也

毖慎也慎之於小則大患無由至矣

予其懲而毖後患莫予荈蜂自求辛螫肇允彼桃蟲拚飛維鳥未堪家多難予又集于蓼

荈使也桃蟲鷦鷯也古語曰鷦鷯生鵬始小而終大蓼取其辛苦也成王始信二叔以疑周公既而悟其姦故曰予其懲是以毖後患羣臣勿使予者矣予猶蜂耳苟使予予將螫女昔也始信以爲是桃蟲耳無能爲也及其翻然而飛則大鳥也予方未堪多難而又集于辛苦之地其奈何舍我而弗助哉

小毖一章八句

載芟春藉田而祈社稷也

禮王爲民立社曰大社自爲立社曰王社王社

三十九

詩十九

二十

良

在藉田中藉田所祈也

載芟載柞其耕澤澤千耦其耘徂隰徂畛侯王侯伯侯亞侯旅侯疆侯以有噴有飴思媚其婦有依其士有略其耜俶載南畝播厥百穀實函斯活驛驛其達有厭其傑厭厭其苗緜緜其庶載穫濟濟有實其積萬億及秬爲酒爲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有飴其香邦家之光有椒其馨胡考之寧匪且有且匪今斯今振古如茲

載始也除草曰芟除木曰柞澤澤解散也耘除根株也隰新發之田也畛舊田有術路者也主

家之長也伯其長子也亞仲叔也旅衆子弟也
疆民之有餘力而來助者所謂疆予也能左右
之曰以所謂問民轉徙執事者也噴嗜食聲也
依愛也略利也函含也活生也既播之其實含
氣而生也驛驛苗生貌也達出土也厭然茂甚
也傑先長者也縣縣詳密也庶耘也濟濟人衆
貌也歛椒皆香也以燕饗賓客則邦家之光也
以養耆老則胡考之所以安也且此也振自也

載芟一章三十一句

良耜秋報社稷也

三十九

二十一

清

畎畎良耜俶載南畝播厥百穀實函斯活或來瞻
汝載筐及筥其饌伊黍其生伊糾其鍾斯趙以嫫
茶蓼茶蓼朽止黍稷茂止穫之桎桎積之栗栗其
崇如墉其比如櫛以開百室百室盈止婦子寧止
殺時特牡有捄其角以嗣以續續古之人

畎畎嚴利也或來瞻女婦子之來饁者也俶筥
饌具也糾然笠之輕舉也趙刺也茶陸草也蓼
水草也桎桎穫聲也栗栗精也百室一族之人
也族人輩作相助故同時入穀特牡社稷之牲
也以嗣以續興來歲繼往歲也續古之人庶幾

不替其先也

良耜一章二十三句

絲衣繹賓尸也

祭之明日復祭曰繹所以賓尸也天子諸侯曰
繹以祭之明日卿大夫曰賓尸與祭同日周曰
繹商曰彤毛氏之序稱高子之言曰靈星之尸
也絲衣本宗廟之詩其稱靈星既已失之然又
有以知毛氏雜取衆說以解經非皆子夏之言
凡類此耳

絲衣其紕載弁俶俶自堂徂基自羊徂牛鼎鼎及
三十八

三十九

二十二

清

嘉鼎兕觥其觶旨酒思柔不吳不敖胡考之休
絲衣爵弁士助祭服也紕鮮絜貌也俶俶恭也
堂門堂也基門塾之基也鼎大鼎也嘉小鼎也
吳譁也禮繹於廟門之外其禮薄於正祭故使
士升門堂視壺濯及邊豆降適於基告濯具遂
視牲自羊而之牛反告充已乃舉鼎幕告絜然
後祭祭終旅酬而置爵爵無有譁譁教慢者於
是神界之以胡考之福

絲衣一章九句

酌告成大武也

於鏢王師遵養時晦時純熙矣是用大介我龍受之蹻蹻王之造載用有嗣實維爾公允師

鏢盛也遵循也熙光也介助也蹻蹻武貌也載始也公事也文王有於鏢之師而不用退自循養與時皆晦晦而益明其後既純光矣則天下無不助之者文王於是遂寵受之蹻然起而王之夫文王既造其始矣故其後有嗣之者武王之興也實維文王之事信爲之師夫方其不可而晦見其可而王之此所以爲酌也而毛詩之序曰能酌先祖之道以養天下則是詩之所不言也

三十九

詩十九

廿三

生

酌一章八句

舊說酌九句其實八句耳

相講武類禡也

王者將出征則講武而類上帝禡于所征之地綏萬邦婁豐年天命匪解相相武王保有厥土于以四方克定厥家於昭于天皇以間之

武王克商以安天下婁獲豐年之祥矣然天命之於周久而不厭也故武王相相保有其衆用之四方之不服以定其家其德上昭于天遂

以代商有天下言武之不可廢也皇君也間代也

相一章九句

賚大封於廟也

賚予也

文王既勤止我應受之敷時繹思我祖維求定時周之命於繹思

敷布也時是也繹陳也思辭也文王之勤勞天下至矣其子孫應受而有之然而不敢專也是以布陳之以與人維以行求天下之定而已非

三十三

詩十九

廿四

生

求利也此周之所以命諸侯者於乎其陳之嘆之也

賚一章六句

般巡守而祀四嶽河海也

般般遊也

於皇時周陟其高山隋山喬嶽允猶翕河敷天之下哀時之對時周之命

隋狹長也喬高也猶道也翕河大河受衆水者也哀總也對答也於乎美哉王之巡行天下也陟其山嶽而道於大河思其有功於民是以至

於敷天下無不總答其功者此周之命也

般一章七句

詩集傳卷第十九

二八

九五

詩集傳卷第二十

駟

魯頌

魯少昊之墟而禹貢徐州大野蒙羽之野成王以封周公之子伯禽十九世至僖公魯人尊之其沒也其大夫季孫行父請於周而史克爲之頌然魯以諸侯而作頌世或非之余以爲不然詩有天子之風有諸侯之風有天子之頌有諸侯之頌二者無在而不可凡爲是詩者則爲是名矣古之王者治其室家而後及於其國故以家爲本以國爲末家者風之所自出而國者雅之所自成也其爲本也必約而精其爲末也必大而粗約而精者其微也大而粗者其著也微則易失著則難喪是以文武之詩始於二南而繼之以二雅先其本也方其盛也其風加於天下橫被而獨見則有二南而無諸侯之風其後王德既衰衰始於室家二南之風先絕而不繼國異政家殊俗則周人之風不能及遠而獨爲忝離諸侯之風分裂而爲十一故風之爲詩無所不在也當是時也王者之風雖亡然其所以爲國猶在也故雖幽厲之世而雅不絕至於平

三言

果

王東遷而喪其所以爲國則雅於是遂廢故詩惟雅爲非天子不作也頌之爲詩本於其德而已故天子有德於天下則天下頌之諸侯有德於其國則國人頌之商周之頌天下之頌也魯人之頌其國之頌也故頌之爲詩無所不在也是二者無所不在故其用之於樂也亦然記曰天子之射也以騶虞爲節諸侯以狸首爲節大夫以采蘋爲節士以采芣爲節諸侯相見歌文王大明絲大饗升歌清廟下而管象客出以雍撤以振羽饗鄰國之使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

卷二

詩十

二

果

天子諸侯未有不以風雅頌爲樂之節者也然古之說詩者則不然曰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美盛德之形容而告於神明謂之頌然則風之作本於諸侯而雅頌之作本於天子及其考之於詩而不然於是從而爲之說曰二南之爲風文王之末王也黍離之爲風大師之自黜也魯之爲頌諸侯之僭也及其考之於樂而不然於是又從而爲之說曰天子之樂之歌風下就也諸侯之樂之歌雅上取也既爲一說而不合又爲一

說以救之要將以尊天子而黜諸侯是以學者疑之今將折之莫若反而求其所以爲風爲頌之實曰風言其俗風之實也頌頌其德頌之實也豈有天子而無俗諸侯而無德者哉蓋古之王者慎其德而無失其政使天下之諸侯不善者廢善者不能獨見其化一出於天子未嘗禁其爲詩而其詩亦無由而作也及至王德已衰諸侯國自爲政善惡雜然交見於下雖欲禁其爲詩其勢亦不可得止矣故未嘗爲之制徒一其政於天下則天子之詩獨見於世諸侯之詩

三

詩二十

二

亮

熄矣

駟頌僖公也

駟駟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駟者有駟有皇有驪有黃以車彭彭思無疆思馬斯臧

駟駟腹幹肥張也邑外謂之郊郊外謂之牧牧外謂之野野外謂之林林外謂之坰農利於近而遠不害馬故養馬於坰不以馬害農也驪馬白跨曰驪黃白曰皇純黑曰驪黃驛曰黃彭彭有力有容也諸侯六閑馬四種有良馬有戎馬有田馬有駑馬故此詩四章以次言之僖公推

其誠心以治其國家其思慮無所不及以爲不可徧舉故舉其一曰思馬斯臧苟思馬而馬善則凡其思慮之所及未有不善者也非至誠而能若是乎

駟駟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駟者有騅有騂有騂有騂以車伍伍思無期思馬斯才

倉白雜毛曰騅黃白雜毛曰騂赤黃曰騂倉棋曰騂伍伍有力也才材力也

駟駟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駟者有騅有騂有騂有騂以車繹繹思無期思馬斯作

三

詩千

四

亮

青驪驪曰驪白馬黑驪曰駟赤身黑驪曰駟黑身白驪曰騅繹繹善走也駟獸也作奮起也

駟駟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駟者有騅有騂有騂有騂以車祛祛思無邪思馬斯祖

陰白雜毛曰駟彤白雜毛曰駟豪駟曰驪二目白曰魚祛祛強健也徂行也孔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何謂也人生而有心心緣

物則思故事成於思而心喪於思無思其正也有思其邪也有心未有無思者也思而不留於物則思而不失其正正存而邪不起故易曰閑

邪存其誠此思無邪之謂也然昔之爲此詩者則未必知此也孔子讀詩至此而有會於其心是以取之蓋斷章六爾

駟四章章八句

有駟頌僖公也

有駟有駟彼乘黃風夜在公在公明明振振鷺鷺于下鼓咽咽醉言舞于胥樂兮

駟馬肥強貌也人之於馬也將用其力則致其養以肥強之馬之肥強非有所自用亦以爲人

用而已僖公盡其養以養臣臣盡其力以報君

三

詩十

五

彬

亦猶是也故曰風夜在公在公明明言未始不在公也僖公於是燕之以禮樂士之來者如鷺之集其醉者或起舞以相樂和之至也

有駟有駟彼乘牡風夜在公在公飲酒振振鷺鷺于飛鼓咽咽醉言歸于胥樂兮有駟有駟彼

乘駒風夜在公在公載燕自今以始歲其有君子有穀貽孫子于胥樂兮

青驪曰駒有歲豐年也穀祿也臣安其君故願其富且有後也

有駟三章章九句

泮水頌僖公也

此詩言既作泮宮遣將出兵以克淮夷閔宮言公子奚斯作新廟今考於春秋其事皆不載世有以是疑二詩之妄者予嘗辨之泮宮魯之學也閔宮魯之廟也自魯先君而有之矣僖公因其舊而脩之是以不見於春秋至於淮夷之功予亦疑焉然此詩有之式固爾猶淮夷卒獲有所未獲而欲終之則其所獲尚少也自僖公至於孔子八世事之小者容有失之其大者未有不錄也今此詩之言甚美而大則君臣之辭歟

三四十一

詩十

六

影

或曰以君臣而為此辭可也而孔子錄之可乎曰維可之是以錄之錄其所可而去其所不可此孔子之所以為詩也子貢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孟子曰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以至仁伐不仁何其流血之漂杵夫二子之言信矣然孔子未嘗以廢周書蓋好惡之言必有過者要不以惡為善則已矣此達者之所自諭也

思樂泮水薄采其芹魯侯戾止言觀其旂其旂旒戩聲噦噦無小無大從公于邁

天子之學曰辟雍諸侯曰泮宮辟雍水園如璧

泮宮半之也僖公作泮宮而其民樂之曰吾思樂泮水之上雖無所得聊采其芹而足矣況於往而見魯侯哉戩戩飛揚也噦噦和也

思樂泮水薄采其藻魯侯戾止其馬蹻蹻其馬蹻蹻其音昭昭載色載笑匪怒伊教

僖公之至於泮宮也則好其顏色和其笑語未嘗有所怒也教之而已

思樂泮水薄采其芣魯侯戾止在泮飲酒既飲旨酒永錫難老順彼長道屈此羣醜

三四十二

詩十

七

陳孝力

芣鳧葵也僖公與其羣臣飲酒於泮宮咸願神錫之以難老使之順從長道以屈羣衆夫苟無其人雖有其道不能從也苟無其道雖有其衆不能服也是以願僖公之難老也

穆穆魯侯敬明其德敬慎威儀維民之則允文允武昭假烈祖靡有不孝自求伊祐

烈祖伯禽也僖公信文且武其明至於伯禽故魯人化之無有不孝者

明明魯侯克明其德既作泮宮淮夷攸服矯矯虎臣在泮獻馘淑問如臯陶在泮獻囚

古之出兵受成於學及其反也釋奠於學而以訊讖告

濟濟多士克廣德心栢栢于征狄彼東南烝烝皇皇不吳不揚不告于訥在泮獻功

古狄逃通訥訟也言其羣臣無忿狃之心故於其征淮夷而逃遠之於東南也雖烝烝其衆皇皇其大未嘗有謹譁輕揚相告於訟者是以能成功而還獻之於泮宮

角弓其觶束矢其搜戎車孔博徒御無數既克淮夷孔淑不逆式固爾猶淮夷卒獲

觶弓健貌也搜矢疾聲也束矢百矢也僖公兵戎精繕士卒競勸故能克淮夷甚善而不逆君子於是告之使益固其道庶幾淮夷可以盡得也

翩彼飛鵲集于泮林食我桑黹懷我好音憬彼淮夷來獻其琛元龜象齒大賂南金

鵲惡聲鳥也食泮林之黹而猶以好音歸之況於人安有不化服者哉憬覺悟也琛寶也賂遺也南金荆揚之金也荆揚之貨其至於齊魯也自淮而上

泮水八章章八句

閟宮頌僖公也

毛詩之序曰駉頌僖公也有駉頌僖公君臣之有道也泮水頌僖公能修泮宮也閟宮頌僖公能復周公之宇也夫此詩所謂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者人之所以頌之而其實則未能也而遂以爲頌其能復周公之宇是以和三詩之序皆後世之所增而駉之序則孔氏之舊也

閟宮有恤實實枚枚赫赫姜嫄其德不回上帝是依無災無害彌月不遲是生后稷降之百福

魯以周公故得立姜嫄之廟僖公修而新之閟神也恤清淨也實實鞏固也枚枚蕃密也

黍稷重穋稊稷苽麥奄有下國俾民稼穡有稷有黍有稻有秬奄有下上續禹之緒

先種先熟曰稊後種後熟曰稊洪水既平后稷乃始播種百穀故曰續禹之緒

后稷之孫實維太王居岐之陽實始翦商至于文武續大王之緒致天之屆于牧之野無貳無虞上帝臨女敦商之旅克咸厥功

屆極也敦并之也咸兼也能兼舉先祖之功也

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大啓爾宇爲周室輔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

王成王也叔父周公也元子魯公伯禽也附庸不能自達於天子而附於大國也

周公之孫莊公之子龍旂承祀六轡耳耳春秋匪解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享以騂犧是饗是宜降福既多

莊公之子僖公也成王以周公有大功於王室故命魯公以夏正郊祀上帝配以后稷牲用騂牡

詩千

詩千

十

聲

周公皇祖亦其福女秋而載嘗夏而福衡白牡騂剛犧尊將將毛魚鼈羹豆大房萬舞洋洋孝孫有慶俾爾熾而昌俾爾壽而臧保彼東方魯邦是常不虧不崩不震不騰三壽作朋如岡如陵皇祖伯禽也福衡施於牛角所以止觸也秋將嘗而夏福衡其牛言風戒也白牡周公之牲也騂剛魯公之牲也羣公不毛犧尊尊之以牛飾者也毛魚豚也鼈切肉也羹大羹羹銅羹也大房半體之俎也慶尸嘏主人也其下皆嘏辭也三壽三卿也此二章言僖公致敬郊廟而神降

之福也

公車千乘朱英綠縢二矛重弓公徒三萬貝胄朱綬烝徒增增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則莫我敢承俾爾昌而熾俾爾壽而富黃髮台背壽胥與試俾爾昌而大俾爾耆而艾萬有千歲眉壽無有害

大國之賦千乘兵車之制甲士三人左持弓右持矛中人御朱英所以飾矛綠縢所以約弓也周禮萬二千五百人爲軍魯自襄公始作三軍僖公之世二軍而已二軍而曰三萬成數也司馬法兵車千乘爲七萬五千人而曰公徒三萬

詩千

詩千

十

良

者大國之賦適滿千乘苟盡用之是舉國而行也故其用之也大國三軍次國二軍而已貝胄貝飾胄也朱綬所以綴也增增衆也膺當也承禦也可以當戎狄懲荆舒而莫之禦言其強也此二章言僖公治其軍旅繕其車甲器械故其民無不欲其昌大壽考而託之以爲安也壽胥與試者願其壽而相與試其才力以爲之用也泰山巖巖魯邦所營奄有龜蒙遂荒大東至于海邦淮夷來同莫不率從魯侯之功保有鳧繹遂荒徐宅至于海邦淮夷蠻貊及彼南夷莫不率從

莫敢不諾魯侯是若天錫公純嘏眉壽保魯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魯侯燕喜令妻壽母宜大夫庶士邦國是有既多受祉黃髮兒齒

泰山齊魯之望也詹至也龜蒙鳧繹魯之四山也故春秋齊人歸鄆謹龜陰之田禹貢徐州蒙羽其又嶧陽孤桐魯之疆則止於此四山其餘則其東南勢相聯屬可以服從之國也常許魯之故地而未復者也春秋鄭伯以璧假許田常或作嘗齊有孟嘗豈為齊所侵歟此三章言僖公懷柔遠方至於淮海蠻貊之國莫不服從而

願其壽考以復魯之侵地宜其室家臣庶以保有其所服從之國也

徂來之松新甫之柏是斷是度是尋是尺松栢有馬路寢孔碩新廟奕奕奚斯所作孔曼且碩萬民是若

徂來新甫皆山也八尺曰尋馬大貌也新廟姜嫄廟也脩舊曰新奚斯公子子魚也曼脩廣也僖公上為神之所福內為國人之所安外為鄰國之所懷於是脩舊起廢治其官室寢廟以順萬民之望

閔宮十三章五章章九句四章章八句一章十二句一章十一句二章章十句此詩百二十句舊分八章非也當以此為正

那 商頌

契為舜司徒而封於商傳十四世而成湯受命其後既衰則三宗迭興及紂為武王所滅封其庶兄微子啓於宋以奉商後其地在禹貢徐州泗濱西及豫州孟猪之野其後政衰商之禮樂日以放失七世至戴公其大夫正考父得商頌

十二篇於周太師歸以祀其先王至孔子編詩而亡其七篇然春秋之際大國略皆有變風宋魯獨無風而有頌鄭氏疑而為之說曰宋王者之後也魯聖人之後也是以天子巡守不陳其詩蓋所以禮之也子聞周之盛時千八百國雖後世陵遲力強相吞而春秋所見猶百有七十餘國變風之作先於春秋數世矣而詩之載於太師者獨十三國其不見於詩者豈復皆有說哉意者列國不皆有詩其有詩者雖魯曹之小邾鄆魏之亡而有不能已其無詩者雖燕蔡之

成國宋魯之禮樂而有不能作且非獨此也齊
桓晉文霸者之盛也而皆不得有詩相附於衛
文附於秦皆止於一見衛莊姜齊襄公鄭昭公
事至微矣然其詩屢作而不止蓋事有適然而
無足疑者若夫吳楚之國雖大而用夷且僭周
室則雖其無詩蓋亦學者之所不道也

那祀成湯也

猗與那與置我執鼓奏鼓簡簡猗我烈祖湯孫奏
假綏我思成執鼓淵淵嘒嘒管聲既和且平依我
磬聲於赫湯孫穆穆厥聲庸鼓有數萬舞有奕
我有嘉客亦不夷懌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
夕執事有恪顧予烝嘗湯孫之將

猗美也那多也置植也夏足鼓商植鼓周懸鼓
執鼓皆所以節樂也衍樂也假至也磬玉磬也
庸大鍾也客二王後也將奉也記曰商人尚聲
臭味未成滌蕩其聲樂三闋然後出迎牲故其
祀成湯也取其所植執鼓而奏之以作樂以樂
其烈祖成湯樂奏而湯孫至曰以是安我所思
成之人記曰齋之日思其告處思其笑語思其
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齋三日乃見其所爲

齋者凡此皆非有也而生於其思故謂之思成
於是執鼓管籥作於堂下其聲依堂上之玉磬
無相奪倫者至於九獻之後鍾鼓交作萬舞陳
於廷而祀事畢矣於時王者之後皆來助祭無
不和悅者以爲凡此皆湯德之致也故曰自古
在昔先民成湯造商而遺之子孫我今賴之溫
恭朝夕執事於此而已湯其尚顧予烝嘗哉此
湯孫之所奉者庶幾其顧之也

那一章二十二句

烈祖祀中宗也

中宗大戊也

嗟嗟烈祖有秩斯祐申錫無疆及爾斯所既載清
醑資我思成亦有和羹既戒既平暇假無言時靡
有爭綏我眉壽黃耆無疆約軼錯衡八鸞鶴鵠以
假以享我受命溥將自天降康豐年穰穰來假來
饗降福無疆顧予烝嘗湯孫之將

嗟乎我烈祖成湯有秩秩無窮之福可以申錫
於無疆以及爾中宗之所故中宗猶以其餘福
復興我今既載清酒於尊以畀我所思成之人
又重之以和羹於時百官總至於廟肅然無言

靡有爭者故其耆老黃耆無疆之人咸安於其位修絜其車服以來助祭既至而獻其國之所育凡於我受命者溥且大矣於是天降之豐歲以供其粢盛言人既助之天又應之然後庶幾祖考來格而饗其祭報之以福曰其尚顧予丕嘗哉此湯孫之所奉也賚我思成猶言烝畀祖妣古語質也醴總也

烈祖一章二十二句

玄鳥祀高宗也

祀當作裕古者君喪三年而裕明年春禘自此

詩廿

十六

卷

之後五年而再殷祭一禘一裕裕祭之禮毀廟與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此詩除高宗之喪而始裕之詩也故歷言商之先君至高宗而止又以大禘之詩次之而後繼以時祀高宗之詩高宗武丁也

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宅鄒土芒芒古帝命武湯正域彼四方方命厥后奄有九有商之先后受命不殆在武丁孫子武丁孫子武王靡不勝龍旂十乘大糒是承邦畿千里維民所止肇域彼四海四海來假來假祁祁景負維河躬受命咸宜百禄是何

玄鳥乙也古猶言昔也糒黍稷也景大也負均也契母簡狄有娥氏之女爲帝嚳次妃見玄鳥實其卵而吞之因孕生契堯封之於商十四世而至於湯始受命以正域四方之諸侯四方之君罔不受命遂奄九州而有之其後世世受天命無有危殆以至武丁之子孫以武德王天下無所不勝是以諸侯建龍旂乘車奉黍稷以來助祭夫天子所居畿內千里自是以疆域四方四方諸侯賴之以安故其至者祁祁其多其大而均如衆水之赴河咸曰躬受天命天下莫不

三百十五

詩廿

卷

陳

宜之者宜其能何天祿也此助祭者所以若是其多也

玄鳥一章二十二句

長發大禘也

大禘宗廟之禘也故其詩歷言商之先君又及其卿士伊尹伊尹蓋與祭於禘也

濬哲維商長發其祥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外大國是疆幅隕既長有娥方將帝立子生商

濬深也哲明也京師方之內也諸夏方之外也幅廣也隕均也商之受命深遠而明其祥之見

也久矣唐虞之際禹疏積水以疆理諸夏之國
有娥於是始大上帝則已立其女簡狄之子以
造商室矣

玄王相撥受小國是達受大國是達率履不越遂
視既發相土烈烈海外有截

少王契也相武也撥治也契之為人武而能治
授之以國政無不能達所謂在家必達在邦必
達者也率循也履蹈也契之所循蹈未嘗出中
然其於事能洞視其情而遽發以應之相土契
之孫也

帝命不違至于湯齊湯降不遲聖敬日躋昭假遲
遲上帝是祗帝命式于九圍

商之先祖既有明德天命未嘗去之至於湯而
王業成與天命會焉湯之所以自降下者其敏
而不遲故其德日以益升明假于天然而其心
未嘗汲汲於有天下凡以敬天命而已於是天
命之使用事於九圍九圍九州也

受小球大球為下國綴旒何天之休不競不綈不
剛不柔敷政優優百禄是遒

球玉也小球鎮圭長尺二寸大球琕長三尺天

子之所服也湯既受命執圭搢琕以臨朝會非
以寵其身也所以挈有下國如旌旗之綴旒焉
綈急也適聚也

受小共大共為下國駿厖何天之龍敷奏其勇不
震不動不難不綈百禄是總

共珙通合珙之玉也駿大也厖厚也龍寵也難
疎懼也

武王載旆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曷苞有
三孽莫遂莫達九有有截韋顧既伐昆吾夏桀

武王湯也曷遏通苞本也孽餘也本則夏桀孽

則韋顧昆吾也韋承韋彭姓也顧父昆吾己姓

也湯既受命載旆秉鉞以征不義桀與三孽皆
不能自達於天下故天下截然歸商於是遂伐

韋顧既克之則以伐昆吾夏桀焉

昔在中葉有震且業允也天子降于卿士實維阿
衡實左右商王

自契至湯其間蓋有微弱震動之憂歟信矣天
之子商也降之卿士以左右商王而後商室以
興阿衡伊尹也

長發七章一章八句四章章七句一章九

句一章六句

殷武祀高宗也

捷彼殷武奮伐荆楚深入其阻哀荆之旅有截其所湯孫之緒

捷疾意也深入也哀聚也自盤庚沒而眇道衰楚人叛之高宗懲然用武以伐其國入其險阻以致其衆戮有罪以齊一之使皆即用高宗之次緒易曰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蓋謂此歟維女荆楚居國南鄉昔有成湯自彼氐羌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曰商是常

既克之則告之曰爾雖遠居吾國之南耳昔成湯之世雖氐羌猶莫敢不來朝曰此商之常禮也況於汝荆楚則曷敢不至哉

天命多辟設都于禹之績歲事來辟勿予孺適稼穡匪解

荆楚既服天命諸夏之君凡建國于禹迹者咸以歲事來見於王以祈王之不譴曰予稼穡匪解庶可以免咎矣

天命降監下民有嚴不僭不濫不敢怠遑命于下國封建厥福

天監視商爲下民之所嚴而不僭不濫不敢怠遑故使之制命于下國封建其所當福

商邑翼翼四方之極赫赫厥聲濯濯厥靈壽考且寧以保我後生

諸侯歸之上帝予之故能以商邑爲四方之中心赫赫濯濯光明也後生子孫也

陟彼景山松柏九丸是斷是遷方斲是虔松栢有挺旅楹有閑寢成孔安

天下既治然後伐其松柏而新其宮室既成而無所不安德之至也景山大山也九丸易直也

遷徙也虔褫也挺長貌也旅楹衆楹也司馬遷言宋襄公脩仁行義欲爲盟主其大夫正考父

美之故追道契湯高宗殷之所以興作商頌其說蓋出於韓詩近世學者因此詩有奮伐荆楚

則以襄公伐楚之事當之遂以韓嬰之說爲信予考商頌五篇皆盛德之事非宋之所宜有且

其詩有邦畿千里維民所止肇域彼四海命于下國封建厥福此類非復諸侯之事無可疑者

襄公伐楚而敗於泓幾以亡國此宋之大恥既非其所當頌而長發之詩謂湯武王苟誠襄公

非其所當頌而長發之詩謂湯武王苟誠襄公

之頌周有武王豈復以命湯哉

殷武六章三章章六句二章章七句一章五句

詩集傳卷第二十



庚子淳熙七年四月十九日曾孫朝奉大夫權知筠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營田事 訓重校證刊于本州公使庫

序

曹放齋先生諱粹中定海人李讀易先生莊簡公光之壻也莊簡學於劉元城其學不附會之議退而著易先生則箋詩各以其所長治經會壻間泊如也昔王深寧著四明七觀其於吾鄉經學之士既首推先生而困學紀聞錄其詩說者五詩地理攷取資尤多嚴華谷作詩集雜採諸說獨於先生詩說錄之甚詳段叢桂集解亦取之顧其書雖載於宋藝文志為三十卷而晁子止之讀書志陳伯玉之書錄解題均未之著此書雖所不解者一也不惟宋也則雙湖劉安成羅廬陵所見者亦多為嚴氏所未錄是元時其書固行於世矣由此永樂大典得存之迨清初黃俞邠編千頃堂書目以有明一代為之主而補以宋元之書錄放齋詩說為十卷是黃氏又嘗親見十卷本矣胡亦不傳此書雖所不解者二也清初取大典所存輯為專書者多矣今武英殿活字本可按也何獨於是書則採入欽定詩經傳說彙纂明明尊之重之矣而不為全書之版行至於全謝山既自大典中鈔而序之所謂謀諸梓者宜可見諸實矣胡竟無人任其責乎此書雖所不解者三也嗚呼是豈書之傳果待其時乎今宋元之舊聚幾如鳳毛麟角然大典之散軼於天涯海國者尚夥安知後之學者不更見全書而為之刊刻以傳世乎獨念書雖搜羅鄉獻三十年於茲矣曩時敍宋元之際吾鄉學術竊取深寧之意詩學首推先生及編詩史初稿間采其說未之詳焉今見諸家治詩者引先生之說屢矣豈可聽其泯泯或渙而不為之萃耶爰竭四月之力預斯有益悉鈔內仿馬氏王函韓侯之例編成四卷約二萬數千言亟付諸梓書鋪竊願天下學士大夫搜得全書視此舉為多事不願留此碎玉斷金謂存什一於千百視為抱殘守闕者也若夫先生之說詩博大精深重訓詁抉義理攷地理稽史實謝山之敘既詳言之茲者舊草諸家所錄益當為有目者所共賞無待書鋪之頌美矣雖然校書如掃落葉輯書更難於校書自愧藏書無多遺漏必眾尤望邦人君子補正之民國三十二年三月後學張壽鏞序

放齋詩說序

殘守闕者也若夫先生之說詩博大精深重訓詁抉義理攷地理稽史實謝山之敘既詳言之茲者舊草諸家所錄益當為有目者所共賞無待書鋪之頌美矣雖然校書如掃落葉輯書更難於校書自愧藏書無多遺漏必眾尤望邦人君子補正之民國三十二年三月後學張壽鏞序

放齋詩說卷首

寶慶四明志本傳

曹粹中字純老定海人中宣和六年進士丙科為莊簡公李光壻光與聞紹興國論丞相秦檜欲一識粹中粹中時待次無為校官曰吾已有差遣見丞相何為退謂其妻曰吾觀而父與秦檜者勢不兩立豈久居此者由是仕不偶自號放齋以著書為樂檜死方以舉主脫選調有詩說三十卷行於世

延祐四明志本傳

曹粹中字純老定海縣人中進士第李莊簡公光壻秦檜在相位光時為參政檜知其名欲識之粹中辭曰吾已有差遣見丞相何為語其妻曰汝父必不與相久處光後貶海南粹中不復仕自號放齋有詩說行於世後張魏公力薦於朝廷通判建寧府曾孫孝先李全叛楚州死之子說字習之幼歲痛其父歿絕筆酒婚宦刺血書華嚴法華以報恩五經有解易解分辭象變占後為一儒生所竊街為己作貧不自給復需於松江某家學者尊為泰宇居士詩文三十卷精潔可傳後

鎮海縣志本傳

曹粹中字純老父實贈奉議郎從父實崇寧五年進士官御史中丞粹中學問以躬行實用為先李光聞其賢妻以長女翁壻聞自為知己有冰玉之譽宣和六年粹中登進士第待次無為校

放齋詩說卷首

卷首

官作奉議郎從父實崇寧五年進士官御史中丞粹中學問以躬行實用為先李光聞其賢妻以長女翁壻聞自為知己有冰玉之譽宣和六年粹中登進士第待次無為校丞相何為退語其妻曰吾觀爾父與秦檜者勢不兩立豈久居此者光卒貶海南粹中不復仕自號放齋以著書為樂檜死方以舉主脫選調有詩說三十卷行於世

宋元學案本傳

曹粹中字純老號放齋定海人也李莊簡公光之壻宣和六年進士釋褐黃州教授秦氏欲因莊簡見之先生辭焉私語婦曰尊公其能終為首揆所容乎已而莊簡果被出嘆曰吾媿吾壻先生自是隱居終秦氏之世未嘗求仕莊簡退居著讀易老人解說而先生箋詩各以其所長治經可謂百世之師矣世有修改宋史者當附之莊簡傳中也張魏公晚年入相薦於朝廷通守建寧不久乞身而歸贈侍講

宋史藝文志經類

曹粹中詩說三十卷 曹粹中詩說三十卷 曹粹中詩說三十卷

曹粹中放齋詩說十卷

朱彝尊經義考詩類

曹氏粹中放齋詩說宋志三十卷未見之說見於

姚元圻因樹屋集紀聞輯注

曹粹中字純老定海人所著詩說今四庫書目不著錄蓋已佚矣
鎮海縣志藝文志

曹粹中放齋詩說三十卷

宋曹粹中撰

宋嚴粲詩集引曹氏曰

宋段昌武毛詩集解見曹氏及黃中參詳嚴粲引曹氏

宋王應麟詩攷引曹氏

宋王應麟詩地理攷引曹氏

宋王應麟因學紀聞引曹氏

宋黃震讀書記引曹氏

元胡一桂詩傳纂疏附錄引曹氏

元羅復詩集傳音釋引曹氏

元劉瑾詩傳通釋引曹氏

明何楷詩經世本古義引曹氏

清錢澄之田間詩學引曹氏

清黃中松詩疑辨證引曹氏

放齋詩說 卷首

清黃宗義全祖望宋元學案

清欽定詩經傳說彙纂

清全祖望鮑廷璽

清顧廣譽詩說

清劉燾嚴氏詩補義

清徐敏詩經廣詁

清王梓材宋元學案補遺

略舉十九種凡展轉錄涉於重複者不列即十九種中亦未及徧註其有詳略互異者則必取其精且詳者焉自愧藏書無多後有所得別作補遺

放齋詩說卷一

宋定海曹粹中放齋撰

鄧後學張壽鏞輯

王應麟曰曹氏詩說謂齊詩先采賡而後草蟲

又曰四月秀麥諸儒不詳其名唯說文引劉向說以爲苦蕒曹氏以爾雅本草證之知其爲

連志

又曰旱麓毛氏云旱山名也曹氏案地理志漢中南鄭縣有旱山沔水所出東北入漢

又曰唐棣之華維常之華協車字黍稷方華協塗字隰有荷華協且字曹氏謂華當作黍音

敷蓋古車本音居易曰睽孤見豕負塗載鬼一車來徐徐困于金車其音皆然至說文有尺

遮之音乃自漢而轉其聲

又曰曹氏論詩云詩之作本於人情自生民以來則然太始天皇之策包犧罔罟之章萬天

之八閩康衢之民謠以上五條均

全祖望曰深察王氏解詩多有取於先王之說如據太始天皇之策包犧罔罟之章萬天之

八閩康衢之民謠以爲詩本而瞻彼旱麓以漢書地理志證之知爲旱山四月秀麥以爾雅

本草證之知爲連志又引齊詩以定采蘋草蟲之先後其所引名官尚多有之而完審則意

其不可得見矣忽見永樂大典中有之乃鈔而謀付諸梓因念少時讀深寧四明七觀其於

放齋詩說 卷一

經學首推先生之詩今幸得拜而讀之矣翅南金不徒桑梓敬恭之思也自先生之詩說出

而舒廣平楊獻子出而繼之爲吾鄉詩學之大宗慈湖之詩傳相繼而起咸淳而後慶源輔

氏之傳始至甬上而論吾鄉之詩學者得不推先生爲首座歟

詩大序國史明乎得失之迹

小史掌邦國之志外史掌四方之志說者云志記也國史既掌邦國四方之圖籍則舊章民風

無不通習詩采得之後屬之國史故楚左史倚相聞新招之詩而不知則右尹子革非之

是謂四始詩之至也

四者皆始於文王故謂之四始以其德之不可以復加矣孔子云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

故繫之周公

周即美陽之周原太王之舊都也故繫之周公則由雍州以至荆揚東南之域也

故繫之召公

召即雍縣之召亭故繫之召公則由岐山以至梁益西南之域也武王伐紂有庸蜀羌髡微盧

彭濮八國之人爲助其服周之化久矣召伯能以先王所以教者宣明於其國是以見美也

周南

在河之洲

姑者容受之意鑒應而不減

靜女其姝

游女閨閣貞淑之女不暇隱屏者也故時出於江漢之上靜女則仕族之女常處深閨幽靜之中不可得而見者今亦相約於地隅隱僻之地詩經注疏卷之四

貽我彤管

彤管之管蓋樂器之屬

簞茶不鮮

記文以簞茶爲簞竹席之爲用常仰而不能俯也

鄭風

在彼中河

衛國居河淇之間故邯鄲皆以柏舟發興齊地西以河爲境而衛居河之西父母欲奪共

妾而歸齊則當乘舟渡河而去

君子偕老序與君子偕老乃能居尊位服威服序文類倒非毛意也

沐之鄉矣

沐即妹土衛都所在自鄉而北自北而東言其浸遠也

升彼虛矣以望楚矣望楚與堂景山與京

虛漕虛也升虛以望楚邱與堂邑之間有大山及高邱形勢可依以立國

蝦蟆在東

放齋詩說 卷一

四

淮南子云天二氣則成虹說者謂陰陽相干也蓋陰氣積而上升日光映之乃成虹

女子有行

行出適也

衛風

瑟兮僖兮

瑟續密也如瑟彼王瓊之瑟說文云僖武貌剛毅之意也

赫兮咺兮

咺聲譽之喧傳也

碩人教教

釋文云教出遊也通作遨則教教是優游舒徐之意

靡室勞矣

無爲室家而受如是之勞者

河廣序宋襄公母歸于衛思而不止

禮爲出母期而爲父後者無服襄公爲桓公後嗣夫人見黜於先君則爲絕於宋廟矣義不可

以復至宋也然母子之恩則不可絕

誰謂河廣

自閔二年東徙渡河衛已居河東至僖九年宋襄公之已十餘年矣則自衛至宋不必渡河蓋

取河爲喻

伯兮序刺時也

是役也王爲主而衛人從焉故不專刺宣公而云刺時也

王風

春秋之作始於隱公隱公之元年即平王之四十九年也天下無王而寄元於魯故曰王者之

述德而詩亡

揚之水不流束薪

非薪之強水弱而已

不流束楚 不流束蒲

楚小於薪蒲輕於楚

嘒其嘆矣

嘒嘆聲

萬篇序彙其九族焉

堯典以親九族孔安國以爲高祖玄孫之親杜預以爲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合而爲九族康

成孔穎達從安國說徐安道以類升序言不親九族而詩有甥舅角弓序言不親九族而詩及

婚姻以杜說爲是案周官小宗伯掌三族之別以辨親疏說者爲父也子也孫也三者爲人屬

之正名喪服小記云親親以三爲五以五爲九上殺下殺旁殺而親畢矣說者謂自己而上親

放齋詩說 卷一

五

父下親子三也以父親祖以子親孫五也以祖親高祖以孫親玄孫九也則由一而三由三而

九皆謂同姓之親耳二詩之序推親親而廣之耳

一日不見如三月兮

古語云一日不朝其間容刀

蠶衣如莢

毛公謂大夫服蠶冕以決訟蠶衣冕服也享王於廟及助王祭禩則服之未有服之以聽訟也

彼留子嗟

留本邑名其大夫以爲氏

鄭風

蠶衣之宜兮

玉藻云天子皮弁以日視朝諸侯朝服以日視朝於內朝是天子常朝之服用皮弁諸侯常朝

之服用羔裘玄冠也皮弁以白鹿皮爲冠以狐白皮爲裘以素錦爲衣而裼之其上加朝服十

五升白布爲之衣冠同色故也羔裘以緇布爲冠以黑羊皮爲裘以緇布爲衣而裼之其上加

朝服十五升緇布爲之其裳皆素凡朝服君與卿大夫同今天子之卿而服緇衣者蓋既朝於

天子而退治事則緇皮弁而服緇布衣以聽其所朝之政也

將仲子兮

仲子祭仲足也祭其氏也名仲而字仲足

叔子田序叔處于京
榮陽故東魏國也有京水索水楚漢戰於京索之間即其地也京邑在榮陽縣東教倉鴻溝在
縣西官渡在中牟皆古戰爭處制即成皋舊虎牢也地勢險要

洵美且武

言其有藝也

火烈具舉
王制云昆蟲未蟄不以火田故爾雅謂火田為狩惟冬田乃用火耳若夫刈草以為防驅禽而
納諸防中然後焚而射焉則四時之田皆然也詩經○卷一

三英粲兮

古者素絲以英裘蓋以素絲為組紃以英飾裘纓也三者其數也詩經○卷一

選大路序莊公失道君子去之國人思望焉
莊公殺弟幽母加兵於天子其失道多矣失道之君胡可與久處宜君子之去之也不有君子
其能國乎是以身死而國亂至於公子五爭兵甲不息有由然也

申公白生彊起穆生曰獨不念先王之德歟即此詩欲留君子之意詩經○卷一

放齋詩說

卷一

六

鳥驚解曰鳥野驚

顏如舜華

舜華易落而無實以況有色而德不稱焉

子衿序刺學校廢也

校本夏之學名鄭亦以名學故鄭人游鄉校以議執政地勢

終鮮兄弟

案左傳忽突爭國而子儀子墨更立及至莊十四年忽與子儀子墨皆已死而原繁謂厲公曰

莊公之子猶有八人不得為鮮詩經○卷一

不流東薪

此先楚後薪以見臣之愈懼耳詩經○卷一

齊風

月出之光

哀公以東方明為月出之光

還序刺荒也

書云外作禽荒孟子云從獸無厭謂之荒則荒者謂以出獵而荒棄政事也

子之還兮

還謂馳逐之便捷

放齋詩說 卷一

清夜子猷之閑兮

猶在齊之郊

子之茂兮 子之昌兮

茂謂才藝之茂美也昌謂說者以茂也昌也皆地名詩經○卷一

尚之以瓊華乎而 尚之以瓊瑩乎而 尚之以瓊英乎而

華瑩英皆光采也

東方之月兮

月終魄于東

狂夫瞿瞿

瞿瞿左右視也

萬履五兩

履人辨外內命夫命婦之命履功履散履注云有纁履黃履白履黑履散履謂去飾也所謂五

兩者纁黃白黑散也詩經○卷一

藝麻如之何衛從其政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

齊民要術云種麻得良田耕不厭熟縱橫七遍以上則麻生無葉衛從其政蓋古法也取妻自

納采以至親迎必待六禮備而後成昏夫豈苟哉故必告父母而以藝麻為喻也詩經○卷一

天此詩說義

放齋詩說

卷一

七

析薪如之何匪斧不克

析薪者斷取於彼以供我爨事既析則本根不可復合取妻者取他姓之女以供我中饋既嫁

則於父母兄弟日遠詩經○卷一

盧令序與公好田獵畢弋而不修民事

言田獵以及畢弋則巨細俱舉矣古者禽獸多而人民少或為人害故包氏作結繩而為網

罟以佃以漁本以為人除害而已後世雖廣為四時之田意不異此而因以寄軍政焉皆所以

修民事也詩經○卷一

四驪濟濟

所謂鐵驪也

汶水湯湯

汶水有二許氏以為出琅邪朱虛縣東泰山東至安邱入淮桑欽以為出泰山萊蕪縣原山西

南入濟班孟堅兩存其說閔子騫曰則吾必在汶上矣說者主桑欽義以為在齊南魯北在汶

上者欲北如齊也案琅邪泰山二郡皆齊地所有則汶水在齊境矣詩經○卷一

魏風

葛屨序刺褻也

畢萬畢公高之後也魏晉皆有儉嗇之風然其詩若作在獻公并吞以後則其俗漸已荒侈此

詩每刺勤儉知其在未并晉以前也然序皆不著其時若無得而知之詩經○卷一

言采其寶

采寶以治疾今考釋草別有蒲葦釋云蒲一名爲本草作澤瀉知寶非澤瀉也

以扶伐樞今

四杜檀車樞樞極木堅韌故伐之之聲坎坎然非若丁丁之易也

胡取木三百廩今

三百廩爲田三萬畝以漢志準之畝收一石有半三百廩之所收當四萬五千石下章三百廩其數與三百廩甚相遠絕故知詩人情性之言亦不甚拘於名數也

唐風

鄭譜今日太原晉陽

意唐叔受封之始實在永安至王子受徙居晉水之陽後人遂以晉陽爲唐之故國歟

蟋蟀序儉而用禮乃有堯之遺風焉

班孟堅云參爲晉星其民有先王之遺教君子深思小人儉陋故唐詩蟋蟀山有樞葛生之篇皆思者儉之中念死生之遠季札聞唐之歌云思深哉其有陶唐之遺民乎不然何其憂之遠也

白石鑿鑿

石非浮物終無可轉徙之理

放齋詩說

卷一

八

從子于沃

自桓叔初封曲沃至武公滅晉凡六十七歲

椒聊之實蕃衍盈升 蕃衍盈掬

聊薄略也薄略之實而盈升盈掬蕃衍之至也

綢繆束薪

詩人每以薪喻婚姻如翹翹錯薪析薪如之何是也束薪者析於彼而合於此有婚姻之義焉

三星在戶

戶正南也

獨行賈賈

說文賈賈驚視也獨行多懼故賈賈也

葛生序刺晉獻公也好攻戰則國人多喪矣

左傳莊二十八年晉伐驪戎閔元年作二軍以滅狄滅霍滅魏二年使太子申生伐東山臯落氏僖二年晉師滅下陽五年使寺人披伐蒲冬滅虢又襲虞執虞公六年使賈華伐屈八年使里克敗狄于采桑二十三年之閒凡十一戰宜其喪亡者多也兵猶火也弗戢必自焚獻公嗜殺而不及反禍其子秦皇漢武略同可不戒哉

首陽之顛

首陽之顛

鄭雷首山也夷齊居於其陽因謂之首陽

秦風 漢興六郡夏家子遷給羽林期門以材力爲官名將多出焉故秦詩多言戰鬪田獵之事

有車鄰鄰

密比之意言車之衆

阪有漆

說文阪山脊也漢地理志隴西有隴坻在其西師古曰隴坻隴阪也即今之隴山此郡在隴之西故曰隴西三秦記云其阪九回不知高幾許欲上者七日乃越高處東望秦川然則阪固秦地之所有也

從公子狩

冬田曰狩田之大者也始命而能狩修之也

奉時辰牡辰牡孔碩

祭祀之牲不用牝皆以牡爲貴

駟車鸞鏤

馬動則鸞鳴與車駟之和相應此言御不失節也

小戎倏收

兩服馬駕句衡之下旁有兩驂馬齊於服馬之頸權轡之外出也故以環貫轡之外轡以禁其

放齋詩說

卷一

九

出欲出則此環牽之權轡之內入亂服馬也故以韋二條繫衡與轡護服馬脅以止轡之入欲入則此皮從而約之也

龍盾之合

夏官司兵掌五盾注云五盾千櫓之屬先儒以爲千櫓伐皆盾也其大者謂之櫓中者謂之伐

千盾亦其類也

溫其在邑

言在彼無患苦也

秩秩德音

德音嗣續不失條理蓋有常也

葉葭序未能用周禮

禮者國之幹也有禮則雖弱而猶存無禮則雖強而必亡昔齊桓公欲取魯仲孫湫曰魯秉周禮周禮所以本也國將亡本必先顛而後枝葉從之魯不棄周禮未可動也其後景公患陳氏之僭問於晏子晏子曰惟禮可以己之君令臣恭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禮之善物也然則禮者豈直威儀文辭之末節而已哉蓋有所謂辨上下而定民志者焉是以先王尚之爲國者不可一日而忘也襄公久處戎狄之中以戰爭爲國今始命爲諸侯土地益廣車甲日多而不知以禮漸變其俗其風聲氣習未流益甚專以詐力取勝終以滅亡詩人識微所以刺焉

在水一方

秦地在黃河之西言其僻處西河不與中國通其朝聘孤陋而無與也
終南何有有條有梅
條梅皆良材言終南所有富而且美也

有紀有堂

紀崔靈恩集注作紀曰終南之旁有紀山字當作紀
戴衣繡裳壽考不忘

裏公雖據秦國形勢之壯當盡臣節服其命服以時而來聘享於王庭久而不失其職佩玉將
將然德音有常而無懈乃得長享有秦國壽考不忘矣此戒勸之意

交交黃鳥

黃鳥聲音顏色之美人所愛悅猶三良爲人之所愛也
百夫之防
言其壯勇可禦百夫之侮

王于興師修我戈矛與子同仇
王始曰興師則民已各修其戈矛矣不戒而爭不令而服也

我送舅氏曰至渭陽
地理志右扶風渭城縣故咸陽也其地在渭水之北渡渭而送之至於渭北言其遠也

放齋詩說

卷一

十

瓊瑰玉佩

玉佩珩璫琚瑀之屬

陳風

坎其擊缶

李斯云夫擊缶叩瓶彈等搏舞而歌呼嗚嗚快耳目者真秦之聲也
秦王嘗爲蘭相如擊缶矣楊惲言家本秦地能爲秦聲酒後耳熱仰天鼓缶而歌爲烏瓊

東門之枌序幽公淫荒風化之所行

幽公淫荒遊蕩嘗爲國人之所患苦及其久也民更化之痛哉風俗之移人也
衡門之下

衡門橫一木爲門貧者居之也
東門之楊其葉牂牁以爲期

自九月以後正月以前昏姻正時也楊葉茂盛則春既莫

不遂其媾

達終也

南山朝陽

下泉序思治也
亂極則思治變極則反正故風變之

浸彼苞蘋

田業多荒可知

七月序故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由
不富之居於幽未能國也至其孫公劉始立國焉先公兼指公劉而言也后稷開國在郿幽雖
非后稷之舊而幽公所修者實后稷之業故併以后稷繫之幽其後自幽而岐自岐而程自程
而豐自豐而鎬積累增修而後王業成焉

七月流火

公劉正當夏時所用者夏正也
女心傷悲
預爲離親之感而傷悲亦忠厚也

以伐遘揚揚彼女桑
曰伐曰揚言取之無遺且有法也

放齋詩說

卷一

十一

爲公子裳

祭義云歲既畢矣世婦卒蠶遂獻繭於夫人及夏日夫人蠶三盆手遂朱絲之玄黃之以爲黼
黻文章君服之以祀先王先公敬之至也

四月秀麥

首舉四月者言陰氣之來從微至著蓋有漸也
也其上謂之小革說文云劉向說蓂莢苦謂之苦莢本草云蓬志一名棘苑一名繞莢一名細
草四月采根葉陰乾參訂諸說知莢爲蓬志矣四月陽氣極於上而微陰已受胎於下莢感之
而早秀

曰爲改歲

或曰夏曰歲歲星一行一周也周曰年取禾一熟也此時商人用夏正而於十月則言改歲者
蓋其俗素以禾熟記歲功之成殘歲無復事矣故歲雖未終而謂之改歲也其後周人遂以十
一月爲正蓋本此

入此室處
既皆溫密矣然後以其婦子入處於內
爲此春酒以介眉壽

周人貴親而尚齒也

三之日皤冰冲冲萬壽無疆

冲和也十二月陽氣尚微於是皤冰以達之至二月四陽大壯恐其太過則微陽幾於息滅於是開冰而頌之逮火出而畢賦所以節其過也聖人裁成天地之道有在於此而實食饗祭因以致其用耳獻羔祭司寒也祭韭薦饗廟也

鷦鷯序周公救亂也

周公之志在於卒寧王之圖事成寧考之圖功而已成王惑於流言而疑周公將敗厥功亂孰其矣故作鷽鷽以救之陳鵬飛謂周公之志在於卒寧王之圖事成寧考之圖功而已成王惑於流言而疑周公將敗厥功亂孰其矣故作鷽鷽以救之論管蔡流言之意是矣以爲周公避居於東都則不然蓋羣叔與周公皆文王子武王弟也武王崩時成王方十三管叔於兄弟之次最長而周公身自居中專政乃使管蔡外監商民內懷不平反與武庚謀圖周公遂挾之以叛故祝鮀曰管蔡啓商基聞王室金縢曰云云是周公至東都已誅管蔡而成王疑尚未解故周公作此詩冀覺寤王意則鷽鷽詩固作在誅管蔡後也鄭氏以辟音避謂周公避居東都陳鵬飛取之因謂成王方疑周公周公不宜逞怒於成王遽誅流言之黨故謂東征在成王既迎周公之後其言與金縢序不合且大誥曰三監及淮夷叛周公相成王將黜殷是周公即以王命誅之初無避疑之事也又蔡仲之命曰惟周公位冢宰羣叔流言乃致辟管叔於商金縢之弗辟蔡仲之致辟其爲誅殺一也夫武王與周公共致天下方集大統以全盛之神器付之孺子以有周公故也而羣叔挾仇敵外叛將復反鄙我周邦周公任其顧託豈當畏避小嫌坐視宗社之顛覆哉其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蓋言先王以此顧託於我不討定其亂則無以告我先王

放齋詩說 卷一

十二

苟爲避之而已何用告我先王而東山之役又何用戰士爲哉且成王疑雖未解而太公召公在內與周公同心左右王室且破斧之所以美周公者專言其征四國之亂爲大焉嘉爲休則周公之東爲討罪人無疑也

無毀我室

鳥以巢爲室如雀入燕室也

果臝之實亦施于宇

果臝當蔓生野中今乃延入於宇之內矣

其新孔嘉其舊如之何

新娶者猶甚善其配又況舊有偕老之志久別而復見者乎

四國是道

道聚也

伐柯伐柯 篲豆有踐

誠有斧矣則其所伐短長小大之則當視其所執誠有禮矣則其所陳篲豆多寡之數當稱其所宜踐重疊相踐履之意以見其豐厚也蓋周公之功當享備禮此乃所謂其則不遠者歟

放齋詩說卷二

宋定海曹粹中於齋撰

鄭後學張壽鏞輯

小雅

人之好我

孟子曰畜君者好君也與此好我之好同此蓋因燕樂之際求賢以自助也

視民不眇

視民與視民如傷同義

以燕樂嘉賓之心

君臣相勉以善故久而不荒

皇皇者華序送之以禮樂言遠而有光華也

燕以遣之所謂禮也歌以樂之所謂樂也說者以爲使臣被君之光寵以出遠近高下皆有光華此爲使臣之辭則可以爲君遣之之辭則不可

燕也無戎

燕衆也

陳饋八簋

放齋詩說 卷二

一

八簋言其盛也正義以爲周官掌客云五等諸侯饗皆十二又公食大夫禮用六簋毛云天子八簋者據待族人設食之禮而言耳然序云朋友故舊何止族人此乃文王詩其事猶在商世周禮皆出於周公制作以後豈得拘以爲制哉

兄弟無違

兄弟者同氣之親推而廣之以及其異姓皆得稱焉

乾餱以愆

易曰飲食必有訟

天保定爾

保則不危定則不傾

何福不除 以莫不庶

人臣之福祿出於君人君之福祿出於天

倫祠燕嘗

此詩云倫祠燕嘗蓋追作於成王世耳

薇亦剛止

薇剛則老硬不可食矣

昔我往矣 雨雪霏霏

往時楊柳依依則與首章薇作之候同來時雨雪霏霏則遲於三章陽止之候矣

往城千方

即六月所謂侵鎬及方是也郡縣志夏州朔方縣什貢故城在縣治北即漢朔方縣之故城也詩所謂王命南仲城彼朔方是也漢武帝元朔二年收河南地置朔方五原郡使蘇建築朔方什貢之號蓋蕃語也○音同○地音同

昔我往矣黍稷方華○音同○地音同

復以六月自北徂西而伐西戎也南仲既冀獵杭則思歸矣繼得伐西戎之命不敢或違故曰畏此簡書

赫赫南仲獵杭于夷

西北二虜相犄角為寇故征獵杭則西戎作伐西戎則獵杭平○音同○地音同

日月陽止○音同○地音同

征夫遠止始遣之以楊柳依依之時而出行期以雨雪霏霏之時而來歸今既十月期已至矣故其室家思念之久而至於哀傷也

陟彼北山

以朔而視岐周為南故陟北山以望之

魚麗序美萬物咸多能備禮也

物之生於最多者莫如魚故牧人之夢以衆維魚矣為豐年之兆旨且有

放齋詩說

卷二

二

有言用之而愈有也

南有嘉魚然然罩罩然然汕汕然然來思

以其類自至不待更如嘉魚之初勤勞以求之也初曰然然罩罩然然汕汕未曰然然來思惟其始求之衆故其終能致來者之衆也

南山有桑北山有楊

桑可蠶以為衣楊可為舟

南山有杞北山有李

梓杞也李可食

北山有櫻

官室之良材○音同○地音同

樂只君子遐不作○音同○地音同

凡此皆可用之材成王能得之以為用兼收並蓄巨細不遺國家賴之是以基本堅固事業光華人民有所怙恃而治安疆域名譽發越福祿無窮不止於其身而且有益及子孫是可樂也

零露漙漙

清潤澤也

不醉無歸

不醉無歸則其醉乃出於天子眷顧勤勞之意

彤弓昭分受言載之受言載之受言載之

且藏之也必載之於高燥之處其載之也必藏之以韜藏之物蓋言其甚寶惜之也

載是常服

軍中上下同服韜韜左傳謂之均服此謂之常服其義一也

四牡修廣其大有順

修以言其身之長廣以言其腹背之充順以言其首之大三者相稱所以成其大也

白旆央央

白帛也白旆以絳帛為旆也以帛續旆末為燕尾戰則旆之

獵狁匪茹○音同○地音同

以匪茹之勢敢深入而為寇可以必勝於是始戰則所謂先計而後戰者也

來歸自鎬

吉甫既至太原復往鎬慰撫其民然後歸

薄言采芣于彼新田

曰舊曰新田未成熟也曰會始成熟矣故易曰不舊會言其不勞力而可以享成功也

方叔涖止其車三千○音同○地音同

帝與佩皆非軍中之服路以金路則非戎路馬有和轡則非戎馬所以然者蓋方叔克壯其猶

放齋詩說

卷二

三

如吳起將戰不帶劍諸葛武侯臨陣不親戎服羊祜輕裘緩帶而威著威名杜預身不跨馬而自能制勝故詩人詠其車服之美而已

顯允方叔伐鼓淵淵振振闐闐

王師勇捷無敵而進退作止則惟方叔之命也

方叔元老克壯其猶

凡謀則貴老決則貴壯此善謀而能決也

車攻序宣王能內修政事而選車徒焉

夫自夷厲以後諸侯不朝天子久矣今宣王能先自治而修政事禦外侮而攘夷狄諸侯畏威懷德復來朝會而其儀物之盛等威之嚴如此故詩人美之猶後世所謂不意今日復見漢官威儀云耳

威儀云耳

威儀云耳岐周之地迫近西北二虜鎬方焦獲之地當為其所據

助我舉柴

有餘力者助我舉柴言不爭也

徒御不驚大庖不盈

凡事始乎治常卒乎亂今獵罷而歸終始靜治

漆沮之從

漆沮二水名本太王避狄所徙岐周之地案漢志右扶風有漆縣漆水在縣西東入渭沮一名洛水亦在岐周若漢中郡之沮水則出房陵縣之東山東至郡而入江非此沮也說

且以酌醕

莊十八年左傳魏公晉侯朝王王饗禮命之宥杜預云先置醕酒示不忘古也

鴻雁于飛肅肅其羽

喻大小皆離散

鴻雁于飛集于中澤

鴻雁之趾連蹄不能握木故易以鴻漸于木爲失所不安之象書以彭蠡既豬陽鳥攸居爲得其所

哀鳴嗷嗷維此哲人

民初得其所歸皆嗷嗷然赴訴於使者民稱使者爲哲人見宣王遷任之明也

將將將將 聲聲嗷嗷

將將聲之大嗷嗷聲之微

言旋言歸復我邦族

易曰傷於外者必反其家迫窮禍患害惟天屬之至親乃肯相收

似續妣祖

祖豈后稷歟

君子攸芋

君子雍容於其閒心廣體胖是以大也所謂居移氣也

放齋詩說 卷二

四

大人占之

大人則非占夢之官蓋當時之所尊信也若晉平公夢黃熊入廬門而問諸子產晉文公夢與楚子搏而問諸子犯

正月繁霜

霜者陰之凝也正月建巳之月不宜有霜陽微而爲陰所勝則霜爲之降

十月之交序大夫刺幽王也

鄭氏以十月之交雨無正小旻小宛皆厲王之詩毛公作傳時移其篇章在此而歐陽修蘇轍

陳鵬飛皆以其說爲非證據甚明當從本序

昔爾出居誰從作爾室

君子立於羣枉之中孤立而無與畏禍之深欲其來而助已也

謀猶回遘 亦孔之邇

王者舉錯移陰陽動作關盛衰一賴一笑尚不可不謹而況於謀猶乎謀國之道正直是與古人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公聽並觀擇善而從之無敢不用其至彼小人者謀止其身而不及國謀專於利而不顧義回邪僻遠不知何時而止也謀之臧者出於君子而不見從謀之不臧者出於小人乃反見用謀國如此亦甚病矣

滄滄說說

滄滄然相和者黨同而無公是說說然相毀者伐異而無公非

謀夫孔多是用不集

謀之貴多斷之在獨月諺於衆惟斷乃成今謀夫孔多而事不就者以其愚而無斷也

人之齊聖飲酒溫克

齊則整肅而不亂聖則通達而不惑如是則雖惟酒無量而常能以溫和自克矣

溫溫恭人 如履薄冰

集木則憂摧敗臨谷則憂墮履冰則憂陷溺夫溫則不暴以忤物恭則不慢以侮人備備小心則能下人而事之戰戰兢兢則又常戒懼而不忽然其畏禍猶如此則其危可知矣

悠悠昊天 予慎無辜

昊天人之父母所當以生育長養爲德今人無罪辜也而亂降如此之大故呼天而訴之而怪其悠悠也

巷伯序寺人傷於讒故作是詩也

周官寺人王之正內五人掌王之內人及女官之戒令注云寺之言侍也正內路寢也侍王於路寢之內蓋奄人也巷永巷也內人之所居伯者長也其官爲寺人而職長永巷故寺人而稱巷伯焉

妻兮妻兮

妻如卉木妻止之妻妻如斐然成章之斐

勞人草草

勞人草草

勞人草草

放齋詩說 卷二

五

草草蒞活而言也

鮮民之生 以無怙恃故謂之鮮民言其薄德而寡祐也

民莫不穀我獨何害

周民皆然而乃云民莫不穀者勞苦之民身受其害自以爲夫人而不苦耳

有饒簋飧

人旦則食飯夕則食飧蓋以水澆飯

杼柚其空

杼柚也用杼行緯杼也

維南有箕 西柄之揭

斗七星 此詩緣困於役而傷於財故其所冀望而不足者皆衣服飲食之事

滔滔江漢南國之紀

江漢受百川之水而注之海使無汎溢之患所以紀理南國也此詩指江漢而言盡瘁以漸漸之石之詩攷之幽王時荆舒當叛命將征則征役之事者多矣

隔有杞棘

或出入風議

或出入風議

風謨則任口舌而已

采蕭穫菽

蕭以供祭菽以致養此思歸之心尤切也

爲賓爲客

祭終有燕賓之禮不可以不豫備也

工祝致告

凡祭必欲其饗之故工祝致告宗族具慶皆以神嗜飲食歸美焉

如幾如式

幾者吉之先見也式者常式其所當得也

我疆我理

疆者正其疆界

是剝是殖

殖淹荼也

俾彼南田

言其事顯然也

以祈甘雨

甘猶美也

放齋詩說

卷二

六

攘其左右

攘卻也

大田多稼既種既戒既備乃事

或宜高燥或宜下濕或利先種或利後種

既庭且碩

苗生葉以上皆條直而茂大

曾孫來止

甫田所言省耕時也大田所言省斂時也

以作六師

作而行之也

福祿既同

言受福祿者均也

裳裳者華序絕功臣之世焉

葵邱之盟士無世官禮稱大夫不世爵春秋譏世卿自卿大夫以至於士皆不可世所可世者

祿而已

裳裳者華

召南云何彼穠矣唐棣之華說文以穠爲衣厚貌則所謂裳裳者華亦當如衣裳之穠厚矣

萬邦之屏

屏塞門所以蔽外也魯周禮而齊不敢圖何屏如之有禮則安無禮則危秦襄公未能用周

禮則無以固其國

不戰不難

在秦而不能自戰則放遠而無檢在易而不知思難則輕驕而生患若是則禍不盈皆而禍隨

其後矣

有頌者弁

士之爵弁服之以祭皮弁服之以朝其在王者常朝則服皮弁而燕同姓亦服之所謂皮弁者

以白鹿皮爲冠其衣十五升布其裳素積

蓬豆有楚

楚簋也

舉簋遠遠

遠遠然整而暇

以祈爾壽

求免於罰爵而已

子孫其湛

宗族皆烈祖之子孫

放齋詩說

卷二

七

維柞之枝

柞堅忍之木其新葉將生故葉乃落蓋附著之甚固也

上帝甚蹈

蹈蹂躪之貌

隔桑有阿

桑有衣被人之德

白華序以妾爲妻以擊代宗

擊妾子謂伯服也襄姒所生宗適子謂宣白也申后所生

鼓鐘于宮聲聞于外

鼓鐘于宮雖人之所不見而聲聞于外不可掩也幽王之廢申后必加以難明之罪人之所不

見者而其心本主欲立襄姒則外之所明聞也豈可掩哉

履之卑矣

漢成帝欲用趙飛燕爲后劉輔諫曰腐木不可以爲柱卑人不可以爲主

炮之燔之

新殺則合毛而炮之

放齋詩說卷二

宋定海曹粹中放齋撰

鄭後學張壽鏞題

大雅

其體不儻

麗附也

擊仲氏任

擊仲氏任繫於姓而言之以爲王季之配也

自彼殷商

盤庚復治毫之殷地湯之故居故兼稱殷商

太任有身生此文王

今日太任繫其子而言之以爲文王之母也

有命既集

翔而後集之集言有所擇而就之也

會朝清明

武成云陳于商郊俟天休命孔安國云休命謂雨止畢陳也六韜云武王東伐至河上雨甚雷

放齋詩說 卷三

疾太公率衆先涉然則至畢陳乃雨止而清明

縣序文王之興本由太王也

晉所謂太王肇基王迹是也

縣縣瓜分

不啻值夏后政衰去稷不啻以失其官而奔戎狄之閒三世而至公劉劉以前微弱甚

矣僅能不絕其緒故以縣縣瓜分

乃召司空乃召司徒

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司空之職故先召之致衆庶令徒役司徒之職故次召之

其繩則直

審曲面勢直必以繩

作廟翼翼

此章俾立室家則定其規模而已若其營作則先於廟故其序如此

柞械拔矣行道兌矣

拔遂茂也兌和悅也

虞芮質厥成

虞地地理志河東大陽縣有吳山其上有吳城周武王封太伯於此是爲虞公其後爲晉所滅又

馮翊臨晉縣有芮鄉故芮國是虞芮皆在岐周之東也

左右奉璋

璋以爲瑞柄所以爲禪也

奉璋我執瑞士攸宜

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故二章言祀事三章言戎事

還不作人

作者鼓舞振動之意也商之末世士氣卑弱甚矣非鼓舞振動之爲能自奮而有成哉

瞻彼旱麓

漢地理志漢中郡南鄭縣有旱山沔水所出東北入漢旱山在梁州之境與漢廣相近故取以

興焉

榛楛濟濟

榛可以爲薪

狝其德音

德音名譽也今考狝陌從百柏拍從白

度其鮮原居岐之陽在渭之將

太王邑於岐山之下猶在岐北文王既勝密須於是度鮮原於岐山之南渭水之側定程邑而

遷都焉會頌太王居岐之陽謂岐北非也

放齋詩說 卷三

執訊連連

連連連連也

孝思維則

孝思猶舜見堯於羹牆

文王有聲至 通求厥寧

文王在書稱寧王又稱寧人蓋以其道務在安民而已是以視民如傷

通追來孝

來者嗣續無絕之意

維豐之垣至 王后維翰

垣非翰不立猶四方以豐爲根本而豐以文王爲根本

惟龜正之

周官太卜國大遷則正龜然筮人九筮之名一曰筮更說者謂更爲遷都邑也則武王之遷當

亦用筮而獨言龜者蓋凡國之大事先筮而後卜筮有吉凶然後斷之於龜惟龜正之則筮可

知矣

岐岐克嶷

岐嶷言其能立也

麻麥幪幪

蒙密也
即有邵家室

生民之功本於姜嫄不可弗祀乃特立廟祀之故周禮大司樂奏夷則歌小呂舞大濩以享先

妣而序於先祖之上尊之也

取蕭祭脂取羝以較

內言炳蕭外言釋較則羝祀皆舉矣

載燔載烈

宗廟與較皆有尸燔烈所以爲尸蓋也

上帝居歆

太羹不和陶瓦無文至薄也而上帝則居然歆之蓋自后稷肇祀宗廟社稷以來世世克脩其

業是以上帝眷顧無窮也

方苞方體

體幹也

或授之几

几尊者所憑以爲安

或獻或酢洗爵奠饌

放齋詩說

卷三

三

案文王世子曰若公與族人燕則異姓爲賓膳宰爲主人異姓爲賓者以同姓無相與賓客之

道也膳宰爲主人者以君尊不親獻酒也如是則獻與酢皆非宗族親行之禮惟諸侯以見王

者當亦然耳舉商爵也舉商爵者見周之親親尙矣

四簋如樹

言其巧且久也

介爾昭明

老將至而毫及之古人所病天既錫王以壽考又大之以昭明則受福無窮也

威儀孔時

祭義以爲主人則其親也愬其行也趨趨以數賓客則濟濟漆漆然各致其至故威儀甚得其

時也

鳧鷖在涇

鳧鷖在涇

于于于于

于于于于

順樂從也

逝彼百泉

放齋詩說 卷三

漢朝那縣屬安定郡隋改爲百泉縣屬平涼郡魏於其地置原州唐因之百泉澤原即其處

度其少陽而居介

而在梁山之西其東蓋迫於山乃復自西而度之以益其封域

洞酌彼行潦可以鑄錯

道上行潦濁不可飲然蓄之大器澄停既久挹取其清者而注之於此尙有用也

有卷者阿豈弟君子

豈弟君子樂於循理而已平易近民人君之德也故詩人美人君之德必以豈弟言之

弗豫爾康矣

草多謂之弗豫豫言得福之蕃茂也

鳳凰于飛翾翾其羽

說文云翾翾飛聲也飛而有聲則衆羽也鳳凰希見之鳥不應羣飛之衆如此則翾翾其羽者

乃鳳凰飛而衆鳥從之也說文云鳳飛羣鳥從之以萬數

于彼高岡

高岡衆人所見聞也

于彼朝陽

放齋詩說

卷三

四

向陽而易茂也

民亦勞止汙可小休

自二章而下皆衍而成篇以暢其意不甚相連也

無俾正友

以是爲非以惡爲善一切相反則亡無日矣

靡聖管管

管小物也蔑棄聖人而管管然自用其私智其所見亦小

無然泄泄

泄泄盤樂怠傲之意

天之牖民

說文云在屋曰牖在牖曰音牖

咨女殷商

自契始封於商其地在上洛湯受命於亳殷其地在蒙故後世或謂之殷今曰殷商併舉之也

曾是掇克

斂民財則作威以勝之不恤也

天降滔德女與是力

治生乎君子亂生乎小人而君子小人之生昔人以謂各有天命將治則生君子將亂則生小人天降滔德是將亂而生小人也然而治世未嘗無小人亂世亦未嘗無君子厲王之世天非濁生榮夷衛巫之徒也凡伯召穆衛武皆在焉奈王不用何

哲人之愚亦維斯民
哲人性明本無過惡然而外貌斯須不莊不敬則易慢之心入之矣易慢之心一萌則欲之敗度幾之敗禮何所不至故昔之哲者反化而為愚其罪在此也

用過蠻方
職方氏衛服之外即蠻服也

尚不愧于屋漏
爾雅云西北隅謂之屋漏蓋扉隱之處也凡祭設饌於奧與室之西南隅尊者所居也既畢然後改設饌於西北隅佐食闔戶牖降所以求神於幽也今祭畢而設饌於屋漏扉隱之處禮煩力倦或有墮容人雖不親神實臨之可得而欺耶

實虹小子

虹蜺蜺也

往榮柔木

往榮柔意也

國步斯頻

放齋詩說

卷三

五

國步猶天步也天之所行謂之天步則國步者國之所行也

蘇爾序爵

外之公侯伯子男內之孤卿大夫皆爵也其序則賢者當在上而用事不肖者當在下而聽命有功者當進無功者當退

姪姪其鹿

不如鹿性善羣得食則相呼而共之慮患則環居以禦之也

征以中垢

征猶討也中垢猶內污也蓋以關門之事汚穢之若王鳳之誣毀王商是也

既之陰女反予來赫

陰蓋覆不暴揚之赫以言敗人也

倬彼雲漢

或謂水氣在天為雲水象在天為漢或謂其斗間為漢津雲出漢津謂之雲漢皆非也夫雲合散不常漢則隨天而轉漢之在天似雲而非雲故曰雲漢也史遷云漢者金之散氣其本曰水張衡云水精為漢左傳昭十七年星季及漢梓慎云漢水祥也雨者水之施也天將雨其兆先見於漢故閏雨則望雲漢而占之也天漢起於東方經尾箕之間是為漢津委蛇向西南行至七星而沒此其同旋之度也

昭回于天

雲漢昭回則其非雨之候可知矣

左傳謂天災有幣與牲此諸侯之禮耳若祭法所謂祈禱於以壇寧宗祭水旱皆用少牢天子則有牲矣宗廟讀為榮

薩隆蟲蟲

薩者陽氣之蓄積也隆者陽氣之蟠亢也蟲蟲者鬱積蟠亢之氣熏蒸而病人者也

自郊徂宮

上帝不降
宮之神莫親於后稷固肯臨我而其力不足以勝旱災郊之神莫尊於上帝其力能勝旱災而不肯臨我

寧丁我躬

說文云寧順辭也

靡有孑遺

說文云孑無右臂曰孑言其獨也

昊天上帝

先王自謂不足當天意而庶幾以先祖之靈冀尚存其宗社

祈年孔風

月令云孟冬天子祈年于天宗大割注云天宗謂日月星辰也大割者大殺羣牲而割之也又

放齋詩說

卷三

六

云孟春天子以元日祈穀于上帝注云謂以上辛郊祭天也春官雩章氏凡國祈年于田祖獻

幽雅擊土鼓以樂田畯注云田祖始耕田者謂神農也后稷配食焉夫自去歲之孟冬已祈今

歲之豐稔其祀至於上帝日月星辰神農后稷無不備及可謂風矣載艾春藉田而祈社稷曲

禮云天子祭四方歲徧則方與社亦不莫矣社者祭五土之神主司稼穡者也方者祭五方之

神於四郊也

崧高序尹吉甫美宣王也

尹官也以官為氏

臺臺申伯

封於申而職為侯伯猶召伯也

于邑于謝

漢地理志南陽宛縣有申伯國棘陽縣東北百里有謝城其地蓋相近申伯先封於申宣王使

紹封於謝也

申伯之功召伯是管

申伯之功宜以建國召伯營之得其時制故并美之也

申伯信邁王饒于鄭

祭統曰明君將有德而祿有功必賜爵祿於太廟示不敢專也鄭近岐周先王之廟在岐申伯之受封則冊命於先王之廟故王在岐而飲饒於鄭也江漢言召虎之封亦曰于周受命於此

可見矣

申伯番番

秦晉云番番夏士孔安國以番番爲勇武貌然下文以屹屹勇夫爲所不欲則不當以番番爲勇武蓋番艾之狀也

柔則茹之剛則吐之

漢公孫弘云操曲木者不累日類師古注云操謂矯而正之也蓋柔曲而使之直也

仲山甫出祖

類師古注

類師古注漢書云祖者送行之祭因饗飲爲昔黃帝之子累祖好遠遊而死於道故後人祀以爲行神其祭設於門外是出門而後祖祭故云出祖也

四牡業業征夫捷捷每懷靡及

車徒之行如是其速而山甫每以不及事爲懷蓋言其忠也

仲山甫徂齊

仲山甫奉王命總衆以出當有節度故雖行疾亦有威儀也

奕奕梁山維禹甸之

漢地理志云禹貢梁山在馮翊夏陽縣西北而唐同州馮翊縣有韓城古韓國即步梁也

放齋詩說

卷三

七

治水自壺口循梁山而西

韓侯入覲

周官典瑞五等諸侯各執其圭璧以朝親宗遇會同于王既覲則王班走而復之乃以車馬於服賜之如下所云也

條革金厄

以條皮爲轡其有餘而垂者謂之革也

韓侯取妻于蹇之里

說文曰黃帝之後百鐵姓結后稷妃家也然則蹇蓋其氏也詩人言人之貴必敘其內外親族如碩人之詩是也

蹇父孔武

蹇姑燕喜

此章與碩人卒章意同齊近河韓多山各賦其所有一則美其父母之國一則美其所嫁之國也

薄彼韓城燕師所完

武王初封於韓其時召康公封於北燕實爲司空王命以燕衆城之

有北國因其伯

有北國蠻夷而爲之侯伯

放齋詩說 卷三

江漢湯湯王心載寧

宣王厲志恢復始則北伐獫狁次則南征蠻荆至於常武江漢而夷之居淮南北者悉已討定之矣故召虎於是以前四方之武功告成於王也

千周受命召祖命

自從也召乃康公分陝之采地宣王又以岐周山川益封召虎

對揚王休

洽此四國

宣王以康公之事召虎虎即以康公之事成之使宣王永有令聞而文德普洽是所謂以康公之事成之也

率彼淮浦省此徐土

禹貢徐州東至海北至岱南及淮其地廣人衆矣若淮夷則東夷之種散處淮浦者爾此詩先敘伐淮夷次征徐國蓋先其小而易者後其大而難者用兵之法當然也

不遺不處三事就緒

傳云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故必不遺不處然後三農得以就緒

有嚴天子王舒作保

雖以天子之威靈如此亦安徐詳諦而後動

王猶允塞王曰還師

宣王待夷狄以誠實之道不用詭謀詐計徐方於是服而來歸來未必同也至於上下內外咸

放齋詩說

卷三

八

服而無二心然後謂之同徐方來同則由宣王推赤心置其腹中故也故以爲天子之功宣王北伐獫狁西征羌戎南威蠻荆獨徐方未服今來朝於王庭則四方既平矣於是王命凱旋而行飲至策勳之禮焉

又曰宣王北伐之事大矣然止見於六月之詩其所任者吉甫一人而已至於南征在小雅見於采芣者則命方叔在大雅見於江漢者則命召虎見於常武者則命大師皇父而各言其成功則荆蠻淮夷之作難非一時其所任非一人也

瞻印序凡伯刺幽王大壞也

凡伯作板詩在厲王末至幽王大壞之時凡七十餘年矣決非一人猶家父也

維鴈之階

階者自下而上以漸而升也

維鴈之階

維鴈之階

維鴈之階

維鴈之階

維鴈之階

維鴈之階

維鴈之階

維鴈之階

維鴈之階

維鴈之階

維鴈之階

維鴈之階

維鴈之階

維鴈之階

維鴈之階

維鴈之階

放齋詩說卷四

宋定海曹粹中放齋撰

鄭後學張壽鏞輯

周頌

清廟序祀文王也周公既成洛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焉

洛誥周公告王曰王肇稱殷禮祀于新邑予齊百工倬從王于周則是成王就新邑祀文武周公率諸侯以從之耳明堂位所謂周公朝諸侯踐天子位者皆漢儒之妄也

之義引

對越在天

對越也越揚也對答而發揚之也

維清序奏象舞也

季札觀樂見舞象簡南簫者杜預云文王樂也又見舞韶簡者杜預云舜樂也是象有簡韶亦有簡說者謂以羊擊人曰簡然則執簡以舞猶千舞也執簫以舞即簫舞也文王雖大業未究而本其功德之所起可得而形容也故作樂以象之謂之象舞祭統明堂位文王世子所謂下管象者象即象舞也鄭氏以象舞為專象刺伐然簫非刺伐之物也

文王之典 維周之禎

放齋詩說 卷四

文王之法實啓周之祥也

岐有夷之行

昔者高山之險阻今為坦途矣

昊天有成命

成則不可易

我將我享維羊維牛

以天道事之則盡結以為席陶匏以為器蕭粟之牲墾地而祭所以尊之也以帝道事之則牛

羊以為牲靈簋以為器鼎俎之實其薦用熟所以親之也

時邁序巡守告祭樂望也

諸侯為天子守土其政之得失民之利病不得以周知故天子親自巡省焉巡狩必偏於四嶽每至其方嶽之下則燔柴升煙以告至若其山川之遠而不可至者則望而祭之書所謂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是也

實右序有周

序帝王之傳序也

懷柔百神

祭法云山林川谷邱陵能出雲雨見怪物皆曰神有天下者祭百神諸侯在其地則祭之亡其地則不祭薄天之下莫非王土故巡守所至百神皆祭焉

思文后稷克配彼天

天地能生之而不能養之苟不得其養則亦弗克遂其生矣惟后稷能以粒食養人故其功足以配天矣

立我烝民莫匪爾極

衣食足而後知榮辱會慶實而後知禮節民心罔中惟爾之中而已

言不可舍農事而他求也

如何新畲

凡田一歲曰蓄初反草也二歲曰新田始為田也三歲曰畲乃成熟也

噫嘻成王

所謂吁嗟而求雨也

振鷺序二王之後來助祭也

必存二代之後者亦尊其先世受命之君俾承祀而不廢且示天下公器不主於一姓使時君

常以覆車為鑒兢兢然務修其德耳

振鷺于飛 亦有斯容

鷺之為物羽毛潔白而容止舒閑其警則修潔之君子也振者矜持修飾之意我客戾止亦有斯容則有潔白之德而能文之以禮者也

斯容則有潔白之德而能文之以禮者也

放齋詩說 卷四

在彼無惡

國人安其豈弟也

在此無教

周人惜其將去也

庶幾夙夜以永終譽

微子之命云作賓于王家與國咸休永世無窮與以永終譽其戒之意一也

豐年序秋冬報也

秋冬大享於明堂秋祭四方冬祭八蜡天地百神無所不報而同歌是詩故不言其所祭耳

為酒為醴

酒正辨三酒之物惟清酒以供祭祀鄭氏以謂中山冬釀接夏而成者又辨五齊之物惟醴酒最濁鄭謂成而計滓相將如今之甜酒也

有瞽序始作樂而合乎祖也

周人祖文王而宗武王則祖者文王之廟也

設業設虞崇牙樹羽

蓋橫木為龔飾以鱗屬植木為虞飾以鳳羽之屬又加大板於上形捷然此夏后氏之制也商於龍簋上刻畫為重牙以縣樂絃所謂崇牙也周又畫繒為翼蔽以璧玉垂五采羽於下所

謂植也謂植也

應田縣鼓

足鼓則以鼓承之應田縣鼓

永觀厥成

觀之無厭數也永觀厥成

倚與漆沮

漆沮之水上接涇渭下與河通所以多魚倚與漆沮

燕及皇天

安及皇天則陰陽和而風雨時日月光而星辰靜無錯行妄動之變燕及皇天

戴見辟王曰求厥章

操慶賞刑威以制萬國者辟王也故諸侯來朝就求典章焉戴見辟王曰求厥章

龍旂陽陽

陽陽色之鮮明也

和鈴央央

左傳臧哀伯曰錫鸞和鈴昭其聲也杜預云鸞在鑣和在衡鈴在旂動皆有聲然此乃田車耳

若乘車則鸞在衡和在軾錫音揚馬面當盧有客序微子來見祖廟也

放齋詩說

卷四

三

微子啓紂之諸兄封於微而爲子微蓋商畿內國名微子啓紂之諸兄封於微而爲子微蓋商畿內國名

孰琢其旅

旅微子之卿大夫也

既有淫威

威等威也微子用其先王之車服禮樂其等威之大異乎列國之諸侯矣既有淫威

勝殷過劉者定爾功

伐紂以除害樂其能成武功也

聞予小子

曲禮云天子未除喪曰予小子然洛誥云予小子其退即辟于周蓋成王常以冲幼自處故每

稱之耳

訪予落止

凡宮室始成則落之故以落爲始君子以作事謀始始之不謀終能無違者鮮矣訪予落止

將予就之

將扶將也

莫予肆蜂自求辛螫

成王之遇辛螫也豈有使蜂螫之哉實自求之而已

戴艾戴柞

狄宜維氏掌殺草依繩而艾之除草木是初墾闢而爲田者也其繩則實子成

其耕澤澤

草木之根既去而後耕之土則澤澤然解散矣

千耦其耘

反土之後草木根株有艾柞所不盡者則復耘之其多至於千耦也千耦其耘

謂舊有徑路者之耕也

有噴其鰓思其婦有彼其士

士不辭耕稼之勞而知愛其婦婦不憚饑餒之煩而知依其士有和樂之風焉有噴其鰓思其婦有彼其士

有略其耜

傳曰略利也耜耒首斲木爲之利則入土也有略其耜

俶載南畝

前曰其耕澤澤初反土也今日俶載南畝則將種矣俶載南畝

播厥百穀實函斯活

百穀之性其寒暑濕燥高下早晚各有所宜而水旱豐凶不可豫料故悉種之所以爲備也播厥百穀實函斯活

戴獲濟濟

放齋詩說

卷四

四

衆而整也

有饒其香 有椒其馨

饒椒皆酒醴芬芳之氣

以開百室

百室在六卿爲族而族師掌以歲時校登其夫家之衆寡在六卿爲卿長掌趣其耕耨與其戒

令政事其不同之故使之同時耕耨所以示親睦均有無也

百室盈止婦子寧止穀時傳杜

古之人車其成必思其所自以爲百室盈而婦子寧者社稷之功故於是而報焉地之色以黑

爲正以黃爲美故陰祀用黝往正其義也社稷用特美其功也杜說文書父也爲正以黃爲美故陰祀用黝往正其義也社稷用特美其功也杜說文書父也

續古之人

續古之人則先農先耨之功永承無窮矣

絲衣其紆

絲衣皆用布惟冕與爵弁服用絲大夫以上祭服謂之冕士祭服謂之弁其首服弁則其衣用

絲知絲衣爲士助祭之服也

戴弁休休

雜記云大夫冕而祭於公弁而祭於己士弁而祭於公冠而祭於己注云弁爵弁也冠玄冠也

爵弁冕之次其色赤而微黑如爵頭然其制與冕同而其前不俛

兕觥其觶

旅酬之後恐有失禮者以此罰之○古義曰此酒之類也

不吳不敖

言語則謹默而不譁威儀則恭敬而無敖

般序巡守而祀四嶽河海也

說文云般旋也象舟之旋從舟從反又所以旋也今篇曰般取盤旋之義巡守而徧乎四嶽所謂盤旋也○時適爲武王巡守之頃則般頌成王矣言四岳而不及嵩高嵩高在王畿之內故也○在今襄慶府奉符縣衡在潭州湘潭縣華在華州華陰縣恆在中山府曲陽縣

魯頌

明堂位云成王命魯公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也若魯公果受成王之命則當自伯禽以後踵而行之矣由伯禽至僖公凡十有八世攷諸春秋史記皆未嘗行郊禮而惟僖公行之豈成王之命獨豫加於僖公歟故知其僭自僖公始也夫以諸侯而僭天子之禮天子雖不討而天亦吐之是以僖三十一年夏四月卜郊不從乃免牲宣三年春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成七年春鼯鼠食郊牛角乃不郊襄元年春鼯鼠食郊牛角定十五年鼯鼠食郊牛角牛死皆改卜牛然則天之不歆其祀亦可見矣夫祭天天子之大禮也而猶僭焉則其僭而作頌抑其次也○又曰今以其體觀之分章斷句實國風之流耳

放齋詩說

卷四

五

思無疆 思無期

思無疆言其思之廣也思無期言其思之久也

有駟有騶 在公明明

魯之羣臣乘駟然壯健之馬來朝夙夜在於公所而不敢懈

驚于下

于下其初翔而集也

醉言歸

上章醉言歸以樂成之也此章醉言歸以禮節之也○

在公載燕 于胥樂兮

君民如此治道得矣復何爲哉若自此年穀常登子孫相承力於爲善則無疆之休也○

泮水序頌 公能修泮宮也

泮宮閭宮皆魯所舊有僖公因而修之非大功業故春秋不書

薄采其菲

臨人有菲蒞廟贊以爲朝事之亘

允文允武

載色載笑匪怒伊教所謂允文也順彼長道屈此羣醜所謂允武也

烝烝皇皇

其並進而嚮敵也烝烝然其合衆而爲大也皇皇然其美而大之也

食我桑椹 懷我好音

薄曰桑椹甘而甜鴉鵲食之知鴉食桑則其音變而美也泮林有鴉鵲來食之歸我好音則

淮夷被泮宮禮義之化其有不革面而柔服者哉○

是生后稷 降之百福

后稷以此開國以至子孫爲帝王所謂百福也

龍旂承祀

司常言日月爲常王建之交龍爲旂諸侯建之僖公雖僭郊天之禮而猶以龍旂承祀不建太

常猶不敢全僭天子之禮也而明堂位乃曰魯公乘大路載弧韋旂十有二旒日月之常祀帝

于郊則通矣○

俾爾熾爾昌

俾爾熾爾昌以下皆假辭○

善而好德也

不虧不崩 不震不騰

不虧則如日之常盈不崩則如山之常固不震則如地之常靜不騰則如水之常平○

黃髮台背 壽考黃髮

放齋詩說

卷四

六

老人髮白而更黃背皺如龜魚皮如是者相與試用則不特三壽作朋而已其所用皆老成之

人也○

奄有龜蒙

龜則鄭之龜山蒙則費之東蒙山○

淮夷來同 莫不率從

淮夷來同則淮浦諸夷在魯之南者同來會盟莫敢不率循而順從也

保有龜繯

龜繯二山在鄭之北○

遂荒徐宅

禹貢徐州之地而魯宅之故曰徐宅○

居常與許 復周公之宇

漢地理志魯有薛縣而孟嘗君食邑於薛則當先當屬魯○

商頌

契爲農司徒敷五教賜姓子氏封之於商今上雒商是也在漢屬弘農郡十四世而至湯凡八

遷都湯始居商邱後徙居亳從先王居蓋帝嘗都之也自湯十九世而至盤庚其間又復五

遷盤庚始居河北其後遷河南復居亳之殷地即湯之故都也後世或稱商或稱殷或兼稱殷

商先儒謂商有三亳二在梁國一在河洛之間故殷為南亳湯所都也蒙為北亳亦曰景亳湯所受命也偃師為西亳所謂河洛之間盤庚所遷也案九域志云今南京有亳城古景亳也本帝嚳之墟湯從都之有亳辛城有帝嚳高辛氏廟有湯廟有伊尹冢南京去亳三十里則北亳其是歟其後武王伐紂成王黜殷殺武庚封微子於宋以主殷祀宋即商邱唐火正閼伯之墟契孫相土因之湯亦嘗居焉後雖遷都於亳而商邱實為湯後且合於契初受封之號故稱商云

郡序有正考甫得商頌十二篇

戴公至襄公凡一百五十有一年正考父既佐戴公而能至於襄公之時作頌何其壽耶

猗與那與

言其美之不足故嗟歎而多之也

置我執事

置則方設之而已既設而奏之春官小師掌執祝敔壎箛管弦歌又既陳凡樂事播鼗擊頌磬笙簫皆以執為先鄭康成注大射禮云賓至則搖鼗以奏樂故天子賜伯子男樂則以執將之是以商人亦首奏焉

亦有和羹

和羹羹也

放齋詩說

卷四

七

我受命薄將

諸侯助祭者如此是我之受命大得天人之助也得萬國之懽心以事其先王所謂得人也降康豐年所謂得天也

古帝命武湯

書曰惟我商王布昭聖武長發曰武王載旆有虔秉鉞湯曰吾甚武自號曰武王故此稱為武湯也

長發其祥

契雖未能有天下然其有天下之祥既已於堯舜之時發見矣

受小球大球為下國綴旒

玉藻云笏天子以球玉美玉也周禮典瑞曰王摺大圭執鎮圭注鎮圭尺二寸以四鎮之山為琿飾所以鎮安四方大圭三尺持上終葵首明無所屈也

受小共大共為下國駿斃

小國大國共貢賦所以享上也然皆出於民力惟薄取之而不使其傷財害民則厚下之道也武王載旆

湯以武定亂故號武王

載旆則指所伐之國也

言其兵威神速所謂迅雷不及掩耳也

也

有載其所

王師所在載然無敢犯之者猶常武所謂載彼惟備王師之所也

自彼氐羌

漢志隴西郡有氐道縣氐即西羌之屬也商居河洛之間則荆楚乃國之南鄰而已非若氐羌之極遠也成湯之時氐羌之國近者以時聘享遠者亦來終王氐羌自謂此商之與常也荆楚豈得獨廢之邪日祭月祀時事歲貢終王此所謂與常也

天命多辟設都于禹之績

說命云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則多辟雖受封於天子實天所命也蓋稷云禹荒度土功粥成五服至于五千州十有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則諸侯設都之地皆禹之功也

總論詩序云羔羊之皮素絲五純毛傳謂古者素絲以羔裘不失其制大夫羔裘以居其說如此而已而序云在位皆節儉正直德如羔羊且以退食為節儉其說出於康成毛無此意也

鶴有巢維鳩居之毛傳謂鳩不自為巢居鶴之成巢其說如此而已而序云德如鳩鳩乃可以配焉君子偕老則與傳意先後顛倒矣序若出於毛亦安得自相違戾如此要知毛

服飾之盛宜與君子偕老則與傳意先後顛倒矣序若出於毛亦安得自相違戾如此要知毛傳初行之時猶未有序也意毛公既託之子夏其後門人互相傳授各記其師說至宏而遂著

放齋詩說

卷四

八

之後人又復增加殆非成於一人之手則或以為子夏或以為毛公或以為衛宏其勢然也

也

續修四庫全書 經部 詩類

壽鏞輯曾放齋詩說既成將付印矣適五兒芝聯由燕寄來王侍讀友萊先生所著容膝齋文集中有輯放齋詩說題詞其言曰南宋之初吾邑曹粹中先生著有放齋詩說三十卷嚴華谷王厚齋諸家多稱引之其後流傳漸微惟永樂大典中尙有其書全謝山庶常嘗鈔而序之而康熙朝欽定詩經傳說彙纂所採尤富由是海內佔畢家無不知有先生詩說者光緒己卯余在甯江嘗輯其散見者爲一卷未久而棄去誠以先生全書尙在而余所輯之零章殘句爲不足貴也及余廁身詞館問所謂大典者皆茫然不知所在而全氏本亦未見刊行相傳謝山歿後書歸抱經樓盧氏余嘗借盧實輝孝廉登樓求之亦不可得蓋先生詩說雖未盡湮沒而全書之不易見如此因念乾隆朝編纂四庫全書先儒經說自大典中錄出者不可勝數獨先生書不與其列全氏序既不詳其卷數其注因學紀聞於所引先生詩說亦未證以原書千頃堂書目則稱詩說止十卷豈大典所存非復三十卷之舊抑諸書所採已得其精華而其餘皆可略歟要之先生全書未必無彰顯之一日特以余之衰老優尋恐不能及身而親見之乃復取前日所棄者搜拾成編以備鄉邦之文獻焉凡採諸彙纂者十之八採諸他書十之二遺漏之譏知所不免尙望博雅君子教而正之甲寅季秋望日侍讀諱榮商浙江鎮海縣人光緒丙戌翰林與先君子同官詞曹好學不倦壽鏞弱冠親挹光型今距甲寅適三十年先生墓木久拱其所輯詩說亦未見刊本安得取原稿又相與勘比乎是又壽鏞所望也甲申夏張壽鏞跋

放齋詩說

跋



詩辨妄

一卷 附錄四種

宋鄭樵著

顧頡剛輯點

辨偽叢刊之一

樸社出版

「夫樂之本在詩，詩之本在聲。」「古之詩，今之辭曲也。」「古者三百篇之詩皆可歌，歌則各從其國之聲。」「若不能歌之，但能誦其文而說其義，可乎！不幸腐儒之說起，齊魯韓毛四家各爲序訓，而以說相高，漢朝又立之學官，以義理相授，遂使聲歌之音湮沒無聞。」

「夫詩之本在聲，而聲之本在興。」「凡興者，所見在此，所得在彼，不可以事類推，不可以理義求也。」「鳥獸草木乃發興之本。漢儒之言詩者，既不論聲，又不知興，故鳥獸草木之學廢矣。」

「臣之序詩，專爲聲歌，欲以明仲尼之正樂。臣之釋詩，深究鳥獸草木之名，欲以明仲尼教小子之意。」

詩辨妄 卷頭語 目錄

目錄

卷頭語

張西堂先生序

本書

自序

通論

詩序辨

總說 周南 召南 邶風 鄘風 衛風 鄭風 陳風 曹風 小雅

大雅 周頌 商頌

目錄

葉數

一

二

三

目錄

二

傳箋辨

總說 周南 王風 鄭風 小雅 大雅 魯頌

雜說

附錄一 周孚非詩辨妄

自序

本書（五十一則）

顧頡剛跋

附錄二 通志中詩說

（一）總序

六五

一七

一八

四八

續修四庫全書 經部 詩類

一一一〇

(二)又	六七
(三)六書略第四 三詩之借	六七
(四)六書略第五 論選草	六八
(五)樂略第一 樂府總序	六八
(六)藝文略第一 詩經類 故訓	七一
(七)昆蟲草木略第一 序	七二

附錄三 六經奧論選錄

顧頡剛案語	七九
(一)讀詩易法	八四
(二)關雎辨	八五
目錄	三

目錄	四
(三)國風辨	八七
(四)風有正變辨	八九
(五)雅非有正變辨	九一
(六)亡詩六篇	九二
(七)別詩辨	九三
(八)詩序辨	九五
(九)毛鄭之失	九九

附錄四 歷代對於鄭樵詩說之評論

顧頡剛案語	一〇一
(一)朱子語類(三則)	一〇四

(二)詩集傳大全——詩序	一〇五
(三)直齋書錄解題	一〇六
(四)詩疑	一〇六
(五)困學紀聞	一〇七
(六)章平叔讀詩私記序	一〇七
(七)黃氏日鈔讀毛詩	一〇八
(八)文獻通考經籍考	一〇九
(九)鄭氏詩傳序	一一〇
(一〇)鄭氏詩傳序	一一二
(一一)詩私鈔自序	一一六
(一二)呂氏家塾讀詩記序	一一七
目錄	五

目錄	六
(一三)詩傳通解自序	一一七
(一四)毛詩多義篇序	一一八
(一五)五十家詩義中自序	一一九
(一六)毛詩通義自序	一二〇
(一七)惠氏詩說序	一二〇
(一八)詩說	一二一
(一九)九經古義	一二二
(二〇)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一二三
1 詩序	一二三
2 毛詩正義	一二五
3 范處義詩補傳	一二五

4	王質詩總聞	一二六
5	朱子詩集傳	一二七
6	詩經大全	一二七
7	詩經傳說彙纂	一二八
8	楊名時詩經割記	一二八
9	黃中松詩疑辨證	一二九
10	范家相三家詩拾遺	一二九
11	陳以蘊毛詩說	一三〇
12	鄭樵爾雅注	一三〇
13	周孚蠹齋鉛刀編	一三一
(二)	黃氏詩考序	一三一
目錄	胡培暉	七

目錄	八	
(一二) 困學紀聞集證	屠繼序	一三二
(一三) 毛詩稽古編序	阮元	一三三
(一四) 經學文鈔按語	曹元弼	一三三

序

鄭樵的詩辨妄是攻駁毛詩的一部極重要的著述，因為他力詆毛序之妄，才引起朱子的詩序辨說，這幾百年以來，學者之疑毛詩，能使詩三百篇的真相慢慢地顯露出來，這是不令人想到鄭樵的功勞的。此書傳世不久，不幸就散亡了！十年以前，顧頤剛先生從周孚非詩辨妄等書中輯出許多條來，編入辨偽叢刊，使與世人相見。顧先生又作鄭樵傳，鄭樵著述致，使我們更明瞭鄭氏之生平及其述作，這也是一件極有功於學術的事，自不待我個人揄揚的。這書早經印就，只待作序就可出版，現在國難日亟，本書更望早些出版，顧先生因為忙於別的工作，讓我來作這一篇序。現在我請將鄭氏對於詩經各種問題的見解評述一下，來當作本書的序，藉以請教於顧

先生和本書的讀者。

孔子刪詩的問題，是在詩經學上最為聚訟不決的。鄭氏的詩辨妄專論毛詩之得失，他是否談到刪詩，現在全書既不可見，我們自不敢臆定。但是鄭氏在通志樂略上說：

樂以詩為本，詩以聲為用。仲尼編詩，為燕享祭祀之時用以歌，非用以說義也。得詩而得聲者三百篇，則繁「風」「雅」「頌」得詩而不得聲者，則置之，謂之「逸詩」。(樂略第二)

據此看來，鄭氏對於孔子刪詩是承認的。但是他在六經奧論上說：刪詩之說，與春秋始「隱」終「獲麟」之事，皆漢儒倡之。(刪詩辨)然則他對於孔子刪詩又不承認了。六經奧論這書，「實即「莆陽二鄭先

詩辨妄 序

續修四庫全書 經部 詩類

一一一一

生六經雅言圖辨，其書非出一手，且係鄭氏早年所爲（見古史辨第一冊）。通志是鄭氏死前一年脫稿的（參看鄭樵傳），這話當然可靠多了！大概鄭氏結果還是爲漢儒之說所騙，所以他有仲尼編詩之言。

依我的拙見看來，孔子刪詩的傳說本出於史記孔子世家，而孔子世家上面的話恐怕根本就是後人竄入的。我的理由是：

一、史記宋世家說：「襄公之時，修行仁義，欲爲盟主，其大夫正考父美之，故追道契、湯、高宗，服所以與作商頌。」這裏明說商頌是宋襄公的大夫正考父作的，而孔子世家上乃說：「古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其可施於禮義，上采契、后稷，……」這顯然與宋世家不合，不是「追道契、湯、高宗」的意思。

二、再說「取其可施於禮義」這一句，則如肆夏、采芣、經首、新宮，

序

三

駘，駘所招之類，此又何不可施於禮義而孔子必刪之？朱彝尊在曝書亭集詩論一所告訴我們的話是不錯的。故說孔子刪詩，取其可施於禮義，這話也靠不住。

三、再說「及至孔子，去其重」這一句，如果古詩三千餘篇，刪後才只三百五篇，那是在原本上十重其九，樂師朦朧必不偏爲諷誦，何至等到孔子手裏才去其重才十去其九呢？就情勢而論，這句話已不可信了！再就逸詩來說，現在羣經諸子所引逸詩，據趙翼陔餘叢考及王崧說緯所舉的不過四五十條，而與今三百篇似爲重複的不過五條，——據趙坦孔子刪詩辨，——只是十與一之比，也不像十重其九的（余別有逸詩篇目表附考）。更就史記本身來說，「去其重」不是去其不可施於禮義，「取其可施於禮義」也不止是「去其重」，

就意義上來看，這兩句話也不能並立。如此，史記「去其重」的話也就不可信了。

四、據上述的三個理由，可見史記古詩三千之說在理論上是不足信的！孔子世家述易的一段，康有爲僞經考卷二認爲「序彖繫象說卦文言」這八個字是後人加入的。前面述書禮的一段，崔適史記探源卷六認爲「序書傳」至「編次其事」這十七字親在「曰夏禮」句上。這樣看來，史記本有後人竄入，孔子世家尤有竄亂，在述易述書禮中間的述詩的一段，如是之講不通，又與宋世家不合，恐怕也是後人竄改的吧？

總之，刪詩說出史記，而史記不可信。然而這話無人道破，近如皮錫瑞的詩經通論也還以爲孔子刪詩是「去其重」，魏源詩古微中說：「曰去其重者，

序

五

謂重複倒亂之篇。」更無怪鄭樵一方面不信漢儒，一方面還要說是「仲尼編詩」了！鄭氏生在南北宋之交，他繼續歐陽修等的工作而疑毛詩，但其結果也正如歐陽修一樣，不信詩序，却信刪詩。

序

六

鄭氏最大的功績是攻擊毛序之妄。在本書的詩序辨中，除掉周平非詩辨妄中所駁的（12）（16）（38）幾條而外，差不多條條都很對的，而且有的是清代樺蘅毛序最力的人，如崔述、康有爲等所不能出其範圍的。他說：「設如子夏所傳之序，因何齊魯間先出，學者却不傳，反出於趙也？崔述讀風偶識卷一也是說：「子夏之門人在魯者不乏矣……何以齊魯兩家之詩均不知有此序，而獨趙人乃得之乎？」和他的論調一致。他說：「作序者有可經據則指其其人，無可經據則言其意。」

又說：

諸風皆有指言當代之某君者，惟魏檜二風無一篤指言某君者；以此二國，史記世家，年表，書傳，不見有所說，故二風無指言也。

康有爲偽經考卷十也是說：『國風小序，於史有世家者，皆傳之惡謠；至魏檜之史無世家者，則但以爲刺某君，刺某大夫，而無一謠號世次之可傳會，』與他的主張正一樣。他這種議論真是千古卓識，所以後人都不能出其範圍。朱子說：『鄭漁仲謂詩小序，只是後人將史傳去揀，並看謠，却附會作小序美刺』（朱子語類卷八十）。而朱子詩序辨說中於柏舟序說是「依託名諡，鑿空妄語。」於將仲子序明引鄭氏謂「無與於莊公叔段之事。」於雞鳴序說是「哀公未有所考，豈亦以惡謠而得之？」於蟋蟀序說是「所謂刺信公者，蓋特以證得之。」於宛邱序說是「幽公特以證惡，故得爲游蕩無度」

序

七

序

八

之詩。」（東門之枌，同上；衛門序略同）。下泉序辨說是「序因候人而遂以爲其公。」這些都是明用鄭氏說（頁七）或受鄭氏之影響的。他承受了鄭氏站在歷史的立場上來觀察毛序之妄的結論。

鄭氏說「詩序……皆是村野妄人所作」（頁三）。這句話好像是很過火，很令人懷疑的。朱子也說：「向見鄭漁仲有詩辨妄，力証詩序，其間言語太甚，以爲「皆是村野妄人所作」，始亦疑之」（語類卷八十）。黃震在黃氏日抄上也說：「雪山王質，夾漈鄭樵，始去序言詩，與諸家之說不同。晦菴先生因鄭公之說，盡去美刺，探求古始，其說頗驚俗，雖東萊先生不能無疑。」但我以爲細看毛序所說，並不見得鄭氏的話太過的確，毛序之妄是很多的！現在鄭書既非全豹，我請難用他家之說來證明詩序爲村野妄人所作之不過火。其學華大者，約有十端：

詩辨妄序

（1）雜取傳記。如關雎序用樂記而不及樂記（參看熊朋來無氏經說），抑之序用國語而以爲刺厲王（詳見朱子詩序辨說）。他如鵲巢序出於金縢，都人士序出於緇衣之類（詳見葉夢得衛宏詩序說），都是雜取傳記而不盡合詩意的。

（2）傳會書史。如本書所舉宛邱，東門之枌，蟋蟀諸序（頁七）凡以世次傳會證謠的都是。

（3）不合情理。如朱子所說「卷耳之序以求賢審官知臣下之勤勞爲后妃之志，固不倫矣，況詩中所謂「嗟我懷人」，非后妃所得施於使臣者」（語類卷八十），方玉潤對於兔宜序所說「章章牽涉后妃，此尤無理可厭」（詩經原始卷一）俱是。

（4）妄生美刺。如簡兮本非刺詩而以爲刺（本書頁五），雄雉

序

九

序

一〇

序以爲刺宣公，但詩中亦並無刺意（詳見施際恆詩經通論卷三）。

（5）強立分別。如謂風有「正」「變」（參看本書頁八），以及周南召南分繫二公等說（詳見汪中詩問「風有正變」，二南非繫周公公也）。

（6）自相矛盾。如「於鵲巢序則「天下純被文王之化」，於行露序則反有「疆暴之男侵陵正女」而爭訟，其前後自相抵牾，無所適從」（用歐陽修詩本義卷二語）。

（7）曲解詩意。如本書所云采芣序（頁四），將仲子序（頁六）「凡頌中有「成王」及「成康」字者，例皆曲爲之說」（用朱子辨說語）。

（8）誤用傳說。如日月序以爲莊姜傷己不見答於先君，由於誤解春秋傳文謂莊姜無子由於莊公之不答（參看杜預春秋傳）。

(9) 望文生義。如本書所云雨無正，何人斯，召曼，蕩諸序（頁九）。

(10) 疊見重複。如江有汜，載馳驅序。『詩之序多有重複，惟

關雎爲尤甚』（用毛詩李黃集解李樹說）

毛詩序之謬妄，其大端約爲此十點，而在此十點中，鄭氏已看出五點來，或者他所見尚多，不過本書佚得太多了，我們苦於無由知其詳。即此看來，他以爲『是村野妄人所作』，這話也自有其真實性罷！朱子每說『序之淺拙』，『未識文意』，『首尾衝決，不相承應』，『失是非之正，害義理之公，以亂聖經之本指而壞學者之心術』（詳見詩序辨說）又以爲『不是老師宿儒之言』（見語類卷八十）。歐陽修也曾說過：

至於二南，其序多失，而麟趾騶虞所失尤甚，特不可以爲信。疑此二

序

一一

序

一二

篇之序，爲講師以己說汨之，不然，安得謬論之如此也。前乎鄭氏的歐陽修已指毛序爲謬論，無怪鄭氏更進一步了！

關於詩序的作者，也是歷代紛紛聚訟不決的，我曾計算後儒的推測，約有十五六樣的主張。鄭氏雖以爲『詩序……是村野妄人所作』，但同時又有兩三處說是衛宏作的。他說：

劉歆三統歷妄謂文王受命九年而崩，致誤衛宏言『文王受命作周』也（頁九）。

這裏認定毛序作者是受過劉歆的影響的，當然他不是劉歆以前的人物。鄭氏以爲即是衛宏所作，這話却還有商量的餘地。康有爲僞經考卷九因爲毛序多合左傳，也主張毛序首句劉歆所僞，其下乃是衛宏所續。但是我

看首句下也多用左傳，更有許多用周禮的，如蕤縠序言『未能用周禮』，『東方未明序言』『聖靈氏』之類，這却未見得必是衛宏所作的。因爲：

一、漢志本於七略，已載有毛詩二十九卷，似乎是併序計算的用（經義述聞卷七，詩毛氏傳疏，漢書補注說），然則在衛宏之前已有序了！

二、序中既言『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又喜言美刺，這似乎是治春秋的人，喜言褒貶的人所作的，但衛宏並不治春秋。

三、據後漢儒林傳，衛宏兼治尚書，而今詩序附會尚書處極少。

四、後漢學者喜言讖緯，賈逵略與衛宏同時，也免不了受影響；而今詩序不見有雜引讖緯的地方。

五、據范家相詩譜卷二說，毛序行於新莽之世，衛宏不能明目張胆以作僞。且如果是衛宏所作，在當時必有傳說。

序

一三

序

一四

讀此，可見如果認爲衛宏所作，尚有許多不符合的地方。而且毛序不像是兩人合作的（此據述說），也不好說是劉歆衛宏合作。我以爲劉歆還未必如是之妄，或者是劉歆的黨徒，當時的古學之徒所作的，不過現在難以實證而已！

鄭氏對於『風』『雅』『頌』的見解，直到如今，還是不刊之論。他說：

『風』『雅』『頌』皆聲，如『風』本風雨之『風』，『雅』本鳥鳴之『鴉』，『頌』本頌容之『頌』。

近來學者的主張，如顧頡剛先生在論詩經所錄全爲樂歌中說：『風字的意義似乎就是聲調。』章太炎先生在大正小正說下說：『大小正者，其初泰

聲鳥鳥。」王國維先生在說周頌中說：「風雅頌之別，當於聲求之。」「頌之聲較風雅爲緩。」這些新近的主張都與他的意見相同；而他這幾句話，詞意都很精當。

第一，他論「雅」雖不及太炎先生所說：「正之爲足迹，聲近雅，故爲鳥鳥；聲近夏，故爲夏聲；一言而函數義，」但是雅釋爲迹，便不是以聲別了！如說它是「秦聲鳥鳥」，那與秦風既無分別，也不見得奏雅樂時，正如李斯所說「擊鼗叩缶，彈箏搏髀」那樣子地「歌呼鳥鳥」，只能說是聲近「鳥鳥」而已。只就本義說「雅本鳥鳥之鳴」，那是沒有錯的。

第二，他論「頌」既說是聲，又說是「頌容之頌」，兼有阮元釋頌之意。恐怕頌之所以異於風雅，亦在聲，亦在容。三頌各章雖不

序

一五

序

一六

盡爲舞容，然而確有舞容；他的命名之意當本與容有關。這樣看來，他的措詞雖較含渾，然而沒有瑕疵。他不主張二南的獨立，也是這樣。

他既經主張風雅頌皆聲，則其對於大小雅的分別當然是主音的。姚際恆說：「大小雅之分，或主政事，或主道德，或主聲音，唯嚴氏主辭體者近之。」（詩經通論卷九）其實嚴說：「咏」呦呦鹿鳴，食野之苹，「便會得小雅興趣」；「文王在上，於昭于天」便識大雅氣象」（詩經卷一）說「咏」說「誦」也逃不了聲音的關係。姚際恆之解詩，還是不明白詩在於聲的。

「賦」「比」「興」的意義，以「興」爲最難明白。鄭氏在本書雖有兩處說到「興」（頁四，頁一三）但不及六經與論衡卷首讀詩易法上所說的：

詩辨妄 序

凡興者，所見在此，所得在彼，不可以事類推，不可以理義求也。

興只是一種起頭，本不與下文相關。「雝雝」是魚鷹，與「窈窕淑女」並無相似之點；「鳩」之居「鵲巢」也與「百兩」「于歸」不同。詩之如此作法，是不能拿理義來推測的。詩人的興，往往講不通。例如「凱風自南，吹彼棘心」何以見得凱風只吹「棘心」？如不依馬瑞辰釋「心」爲「刺」（詳見毛詩傳箋通釋）則凱風如何吹到棘的「心」？又如「牆有茨，不可束也」何以見得決不可「束」？「蟋蟀在東，莫之敢指」何以見得無人去「指」？既可以說「山有榛，隰有苓」也可以說「采芣采芣，首陽之顛」既可以說「山有樛，隰有杕」也可以說「東門之栗，有踐家室」。這些都很難拿理來講的。這正如「孔雀東南飛，五里一徘徊」也是興，然而在事實上未必真是五里。又如吳歌中的「螢火蟲，夜夜紅」（吳歌甲集第二十首）

序

一七

序

一八

這也是起興，螢火蟲當然不是夜夜紅的。這樣看來，興與下文固不必相關，就是興的本身也未必合理，只是聲音上的關涉而已。不然，采芣何以要在「首陽之顛」，采苦何以要在「首陽之下」，采葑何以要在「首陽之東」？如何可以這樣地確定呢？既是聲音上的關係，則拿聯想或象徵來解釋興，當然還有講不通的地方；至多只能說偶然的像是聯想或象徵而已。鄭氏說：「詩在於聲，不在乎義」（通志與序）所以他說：「不可以事類推，不可以理義求。」不可以事類推，大概是不贊成以聯想或象徵來解釋興。不過他說：

雖在河中洲上不可得也，以喻淑女不可致之義（頁一三）。這仍不免以事類推，以理義求。他的見解還不能算是澈底咧。

續修四庫全書 經部 詩類

一一二六

他于詩篇時代的懷疑，以節南山，正月爲桓王詩，其是其非，顧先生已在非詩辨妄跋中說過。我常感覺十月之交篇說：「曰予不戢，禮則然矣。」極力詆毀用禮教來壓迫人。又說：「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噂沓背憎，職競由人。」不惟對天的信仰薄弱，而且主張事由人定。像這樣不滿意于禮教，又不認一切由於天定，就這些思想看來，也好像是時代很晚的。毛序既不可信，大概大小雅中有許多詩是平王以後的，不過現在書缺有間，難以質證而已。鄭氏大膽的說法，未見得是失敗罷！

在本書的傳箋辨中，他攻擊毛鄭之失，却遠不及詩序辨中所說的。這也許是他所說的「非害理之甚者」，故不爲周孚所「撮取」。可惜那許多合理的話，現在已無從知道了！

序

一九

序

二〇

他說三家詩比毛詩好，這也未盡然。三家詩解菜告道：「衛人傷夫有惡疾也。」解靜女說：「腰俟迎而嬌作詩也。」（詳見王先謙詩三家義集疏）其誤正與毛氏等。漢人的詩說本來只是一丘之貉，說什麼「事無兩造之辭，則獄有偏聽之惑」！

他信本草，不信爾雅，故謂「鳥獸草木之名，惟陶隱居識其真，如爾雅，錯失尤多」（頁二）。但如「螽斯羽」解爲「螽之此羽」，這話甚屬不詞。方言有「春黍謂之螽蟴」，廣雅釋蟲說：「螽蟴，螽黍也。」陸璣疏說：「幽州人謂之春箕。」郭璞方言注說：「江東呼爲螽蟴。」王先謙說：「螽斯，螽蟴，春箕，春黍，一物數名，竝字隨音變」（俱見詩三家義集疏）。鄭氏錯認了只螽一名了！但他信本草，不信爾雅，這種接近科學的精神和他對於舊說的懷疑，可說是不可多得的態度。

在這幾十條中，當然還有許多是很好的，如說后妃二字的構成（頁四）及六亡詩但有譜（頁一六），以及還有許多很壞的意見，如周孚非詩辨妄所舉的（3）（5）等條，現在不及細說，也不必細說了！

張西堂。

二十二年五月，于武昌珞珈山。

序

二二

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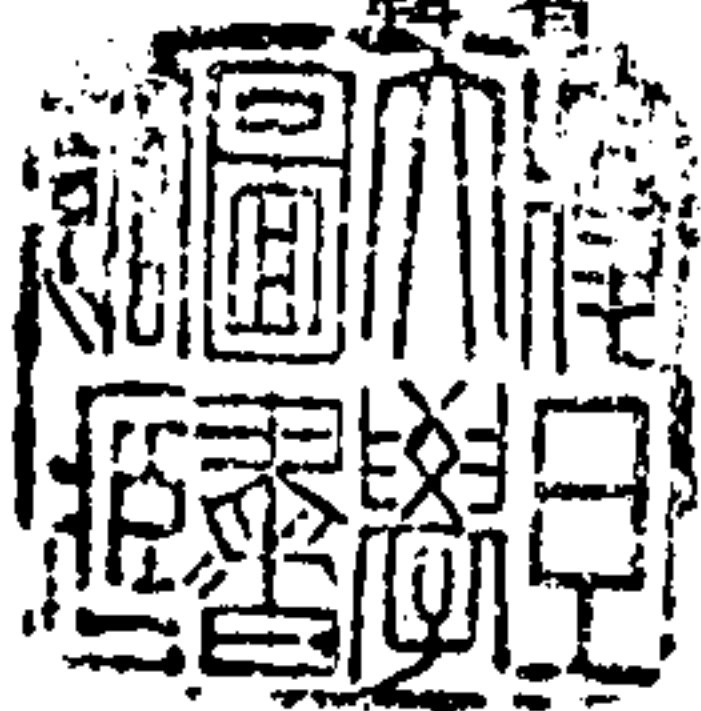
二三

詩辨妄

自序

毛詩自鄭氏既箋之後，而學者篤信康成，故此詩專行，三家遂廢。齊詩亡于魏，魯詩亡于西晉。隋唐之世，猶有韓詩可據。迨五代之後，韓詩亦亡。致令學者只馮毛氏，且以序爲子夏所作，更不敢擬議。蓋事無兩造之辭，則獄有偏聽之惑。今作詩辨妄六卷，可以見其得失。（文獻通考卷一百七十九引）

宋鄭樵著
顧頡剛輯



詩序辨

設如有子夏所傳之序，因何齊魯間先出，學者卻不傳，返出于趙也？序既晚出于趙，于何處而傳此學？

據六亡詩，明言有其義而亡其辭，何得是秦火前人語！裳裳者華，『古之仕者世祿』，則知非三代之語。

作序者有可經據則指言其人，無可經據則言其意。

諸風皆有指言當代之某君者，惟魏檜二風無一篇指言某君者，以此二國，史記世家年表，書傳不見有所說，故二風無指言也。若序是春秋前人作，豈得無所一言。

「詩序……皆是村野妄人所作。」（此條見朱子全書詩綱領引，恐非原文，故加以「一號」）

詩辨妄

三

通論

詩書可信，然不必字字可信。（周平非詩辨妄引，以下出同書者不再注。）

孔子教人學詩者，欲多識鳥獸草木之名也。

夫學詩者正欲識鳥獸草木之名耳。

鳥獸草木之名，惟陶隱居識其真。如爾雅，錯失尤多。

釋詩者于一篇之義，不得無總叙，故樵詩傳亦皆有叙焉。

易有象，象皆出仲尼之後，往往戰國時人作，象自一家，象自一家耳。故

左氏書無象，象之文。

以上總說

凡制文字，必依形依象而立。『風』雅『頌』皆聲，無形與象，故無其文，皆取他文而借用，如『風』本風雨之風，『雅』本烏鴉之鴉，『頌』本頌容之頌。奈何序詩者于借字之中求義也！

關雎言『后妃』，便無義。三代之後，天子之耦曰皇后，太子之耦曰妃，奈何合後世二人之號而以爲古一人也！

以采芣爲婦人樂有子者。據采芣詩中，全無樂有子意。彼之言此者何哉？蓋書生之說例是求義以爲所，此語不徒然也，故以爲樂有子爾。且采芣之作，與采之也，如後人之采菱則爲采菱之詩，采藕則爲采藕之詩，以述一時所采之興，何它義哉！

續修四庫全書 經部 詩類

以上周南

何彼穠矣言「雖則王姬，亦下嫁于諸侯。」不知王姬不嫁諸侯嫁何人？以上召南

幸哉凱風詩也！其詩若不言「有子七人，莫慰母心。」定爲莊姜之詩無疑也。

衛本紂都，周得天下以爲衛國，而黎乃商之侯國，今潞州黎城是。周時且無黎也，何得於此有寓衛之黎侯？

簡兮實美君子能射御歌舞，何得爲刺詩！

以上邶風

詩 辨 妄

牆有茨言淫亂，故以爲公子碩也。

以上鄘風

河廣，衛風，而言「誰謂宋遠，跂予望之。」故以爲宋襄公之出母作也。

以上衛風

「此（指將仲子）淫奔者之詞。」（朱熹詩集傳卷四引。）

此（同上）實淫奔之詩，無與于莊公叔段之事，序蓋失之。

從而巧爲之說，以實其事，誤亦甚矣！（朱熹詩序辨說引。）

以上鄭風

一二二八

宛丘，東門之粉，刺幽公。衛門，謂刺僖公。幽僖之迹無所據見，作序者但本說法而言之。

靈公淫夏姬，此其顯顯者，故以爲言。此據迹而言。

以上陳風

彼以候人爲刺共公，共公之前則昭公也，故以蜉蝣爲刺昭公。昭公之實無其迹，但不幸代次迫于共公，故爲衛宏所實。

以上曹風

詩人之言，燕饗無別，其言燕，猶飲也。說者當有分別。而作序者不識

詩 辨 妄

燕饗異儀，但徇詩爾。

作序者以陟岵之人做南陔，故曰「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

節南山言家父作，家父乃桓王時人。

蓋七十年，何得家父復仕幽朝？

正月亦刺桓王詩，故引古以喻曰「赫赫宗周，褒姒威之。」

遷于王城，故以鎬京爲「宗周。」

繼桓王者，莊王也。

按長歷，「莊王二年，十月，辛卯，日食。」

又春秋魯桓公十七年，書「冬，十月，朔，日有食之。」

莊王二年，歲在丙戌，即桓之十七年也。此甚明白。

亦足以見平王之後其詩皆列雅，亦足以見作序者之謬。

十月之交言「皇父孔聖，作都于向。」

向，東都畿內地也。凡卿士采邑，必于天子畿內。則知此詩不爲西周詩矣。

凡詩皆取篇中之字以命題。雨無正取篇之中義。故作序者曰：『雨無正，雨自上下者也，衆多如雨，而非所以爲政也。』此何等語哉！

何人斯言『維暴虐之云』者，謂暴虐之人也。且『周畿內皆無暴邑，周何嘗有暴公！』

以上小雅

劉歆三統歷妄謂文王受命九年而崩，致誤衛宏言『文王受命作周』也。

召旻詩首章言『旻天疾威』，卒章言『有如召公』，是取始卒章之一字合爲題，更無他義。序者曰：『是（剛案，「是」疑是「旻」誤。）閔也，閔天下無如召公之臣也。』蕩是『蕩蕩上帝』者，謂天之蕩蕩然無涯也。

詩辨妄

九

詩辨妄

一〇

故取『蕩』名篇。彼亦不知所出，則曰：『天下蕩蕩無綱紀文章。』其乖脫有如此者！

或曰：『桑柔，芮伯所作，而子不信，何也？』曰：『如蕩，召旻見于詩，明明如此，尙不可信，況此詩誰以爲然！』

以上大雅

周頌之序，多非依倣篇中之義爲言，乃知所傳爲眞。

按獨斷下篇，宗廟所歌詩名，於維清曰：『秦氏樂象者之所歌。』則如今序中所言『奏象武』者，『奏』實『秦』字，衛宏錯認之爾。（剛案，今何刻

漢魏叢書本獨斷實云：『維清一章五句，奏象武之所歌也。』）

以上周頌

詩辨妄

商家顯君惟湯，中宗高宗爾，故商頌以爲祀此三君焉。

以上商頌

詩辨妄

二

詩辨妄

三

漢之言詩者三家耳。毛公，趙人，最後出，不爲當時所取信，乃詭誕其說，

稱其書傳之子夏，蓋本論語所謂『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

漢人尙三家而不取毛氏者，往往非不取其義也，但以妄誕之故，故爲時人所鄙。

惜乎三家之詩不並傳於世矣！齊魯二家斷亡矣，不知韓氏世有傳者乎？

鄭康成生東漢之末，又爲詩箋，本毛氏；以毛公先爲北海相，康成，北海人，

故傳所書。鄭所以不如毛者，以其書生家，太泥于三禮刑名度數。毛鄭輩亦識理。

一二九

續修四庫全書 經部 詩類

一一三〇

村里陋儒。(剛案，指毛鄭輩。)

亂先王之典籍，而紛惑其說，使後學不知大道之本，自漢儒始！

以上總說

「關關雎鳩，在河之洲。」每思淑女之時，或興見關雎在河之洲，或興感

雎鳩在河之洲。雎在河中洲上不可得也，以喻淑女不可致之義。何必以

雎鳩而說淑女也！毛謂以喻后妃悅樂，君子之德無不和諧，何理？

設若興見鷺鷥，則言鷺鷥，興見鷺鷥，則言鷺鷥。

「葛之覃矣，施于中谷。」此婦人急於成婦功之詩也。鄭以謂（剛案，

「謂」當作「爲」）喻女在母家形體浸浸日長大也。此何等語！

「螽斯斯斯」取二字以名篇爾，實無義也。言「螽斯斯斯」（剛案，「斯」當

詩 詩 安

一三

作「羽」者，謂螽斯之此羽耳。何得謂螽斯爲一物名！

以上周南

詩 詩 安

一四

言王黍離者，亦猶言衛淇澳，幽七月也。王城，即東周也。幽國七篇，關

中人風土之歌也。王國十篇，洛人風土之歌也。豈其諸國皆有風土而洛

獨無之乎！以爲黍離爲「降國風」，何理哉！

以上王風

「隰有荷華」，荷華，木芙蓉也。（山有扶蘇。）

以上鄆風

大東言「東有啟明，西有長庚」，毛鄭以爲一星爾。夫太白不見西方，

何得爲一星！以此見其不識天文。

「有鶴在林」，鶴非食魚鳥。（魚藻之什，白華。）

以上小雅

「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言道中之葦無踐之而後能成以興，兄弟不

遠棄而後能親。

以上大雅

泮宮，即廟也。若是學，則獻囚獻誠于此何爲哉！

以上魯頌

詩 詩 安

一五

雜說

詩 詩 安

一六

周有四伯：周公治洛，實伯江漢之東國；召伯治岐，實伯江漢之西國；韓爲

北伯，主北以西國；齊爲東伯，主東以北國。

六亡詩不曰「六亡詩」而曰「六笙詩」，蓋歌，主人必有辭，笙主竹，故不必

辭也，但有其譜耳。

附錄一 周孚非詩辨妄

自序

周子曰：古之教人者，未嘗有訓詁也。故曰：『不憤不啓，不悱不發，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自聖人沒而異端起，先儒急于贊天下之方悟者，故即六經之書而訓詁之。雖其教與古異，而意則一也。自漢以來，六經之綱維具矣，學者世相傳之，雖聖人起，未易廢也。而鄭子乃欲盡廢之，此予所以不得已而有言也！故撮其害理之甚者，見于予書，而其爲詩之義，則有先儒之傳在。嗚呼！聚訟之學，古人惡之，安知不有以是規予者哉！然予之所不暇恤也。於是總而次之，凡四十二事，爲一卷。

附錄一（非詩辨妄）

一七

附錄一（非詩辨妄）

一八

鄭子曰：漢之言詩者三家耳。毛公，趙人，最後出，不爲當時所取信，乃詭誕其說，稱其書傳之子夏，蓋本論語所謂『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

非曰：斯言也，仲尼亦嘗以稱子貢矣；然先儒不以詩爲子貢叙者，蓋賜不傳詩也。彼商其自傳詩耳，不係乎仲尼之稱也。

鄭子曰：設若有子夏所傳之序，因何齊魯間先出，學者卻不傳，返出於趙也？

非曰：仲尼沒，子夏設教於西河之上。西河，魏境也。趙，魏鄰也。徐波

詩辨妄 附錄一

能及，自魏而趙，理或有之。若以毛公非魯人而疑之，則韓嬰，韓人也，豈躬受教於洙泗者乎！若之何有韓而左毛也！

鄭子曰：鄭康成生東漢之末，又爲詩箋，本毛氏，以毛公先爲北海相，康成，北海人，故傳所書。

非曰：康成自箋詩耳，何預北海相事耶！

鄭子曰：據六亡詩，明言有其義而亡其辭，何得是秦火前人語！
古之仕者世祿，則知非三代之語。

附錄一（非詩辨妄）

一九

附錄一（非詩辨妄）

二〇

非曰：鄭子之所疑者似矣，而說非也。吾以爲不若蘇子之言曰：『是詩也，言是事也，昔孔氏之遺說也。其反覆煩重，類非一人之辭者。』毛氏之學，而衛宏之所集錄也。夫學經而不辨乎真偽，是徒學也。鄭子疑毛氏之所序，衛宏之所集錄，而併廢子夏之序，是猶怒於室而色於市也，其可乎！

鄭子曰：釋詩者於一篇之義，不得無總叙，故歷詩傳亦皆有叙焉。

非曰：仲尼之作春秋也，始於其祖之所追聞。蓋以千歲之後言千歲之前，雖仲尼猶以爲難。而鄭子乃能之，則是其智過于仲尼也！就使能之，亦不過隨文附會之學，吾不欲觀之矣。

鄭子曰：易有象，皆出仲尼之後，往往戰國時人作，象自一家，象自一家耳。故左氏書無象之文。

非曰：孔子之述象也，蓋自爲一篇，題其首曰「象」曰「象」也；其初無「象」曰「象」之文。而後之學者散之卦爻之下，故以「象」曰「象」曰「象」別之。然孔子所謂「象」者，蓋卦辭，如「乾，元亨利貞」之類是也。其所謂「象」者，蓋卦辭，如「乾，元亨利貞」爲風」之類是也；其「小象」指一爻，如「潛龍勿用」之類是也。初不謂已所述者爲象也。而近世學者失之，乃指孔子之言爲象，象不可不辨也。蘇子之說云爾。然則謂孔子贊易之言爲象者，漢魏以

附錄一（非詩辨妄）

三

附錄一（非詩辨妄）

三

來學者之過也。鄭子不歸其失於學者，而致疑於聖人，是敬路人而悖父兄也，知理者固如是乎！

鄭子曰：詩書可信，然不必字字可信。

非曰：斯言也，非六經之福也。鄭子之爲此言，忍乎？

鄭子曰：惜乎三家之詩不並傳于世矣！齊魯二家斷亡矣，不知韓氏世有傳者乎？

非曰：蘇子于十月之交，以爲韓詩之次與毛詩合，于蘇「自土沮漆」以

爲齊詩「土」作「杜」則齊韓之詩，蘇子間見之矣。然卒不敢廢詩序者，慎之至也。鄭子未見齊韓而遽棄毛氏，不幾于邯鄲之學步者乎！宜其誕以惑人也。

鄭子曰：漢人尙三家而不取毛氏者，往往非不取其義也，但以妄誕之故，故爲時人所鄙。

非曰：取其義而棄其書，先儒之於人恐不如是之澆薄也。

鄭子曰：關雎言后妃便無義。三代之後，天子之稱曰皇后，太子之稱曰妃，奈

附錄一（非詩辨妄）

三

附錄一（非詩辨妄）

三

何合後世二人之號而以爲古一人也！

非曰：「后妃」云者，猶古語所謂「君王」云爾，不必以「君」爲諸侯，「王」爲天子也。

鄭子曰：以「采芣爲婦人樂有子者。據「采芣」詩中，全無樂有子意。彼之言此者何哉？蓋書生之說例，是求義以爲所，此語不徒然也，故以爲樂有子爾。且「采芣」之作，與采之也，如後人之采芣則爲采芣之詩，采藕則爲采藕之詩，以述一時所采之興爾，何它義哉！

非曰：采芣，車前也。釋爾雅者，言其子主婦人之難產者。婦人以樂有子故，欲預蓄此以禦疾爾。且「采芣」非常用之物，人何事而采之？奈何

以爲述一時之興說！大抵鄭子之學，其於物理所以異於毛鄭者，以其信本草而非爾雅也。吾之於書則求其是而已矣，豈以異於先儒爲功乎！

鄭子曰：(12) 衛本紂都，周得天下以爲衛國。而黎乃商之侯國，今潞州黎城是。

周時且無黎也，何得於此有衛南之黎侯。

非曰：按左氏傳，晉數赤狄潞氏之罪，曰「棄仲章而奪黎氏地。」安得周無黎侯！

(13)

附錄一（非詩辨妄）

二五

鄭子曰：大東言「東有啟明，西有長庚。」毛鄭以爲一星爾。夫太白不見西方，何得爲一星！以此見其不識天文。

非曰：蘇子以爲諱人之度辭也。其意若曰，東則太白，西則太白，以喻王百役之皆取於譚也。而鄭子乃於中求正義，宜乎其惑也。

鄭子曰：(14) 夫學詩者正欲識鳥獸草木之名耳！

非曰：吾嘗聞仲尼之言詩矣，其義恐不止於是也。

鄭子曰：(15) 「有鶴在林，」鶴非食魚鳥。「隔有荷華，」荷華，木芙蓉也。

非曰：吾嘗詢於野人：鶴食魚；荷華，今之旱蓮也。江南所在有之。爾雅，下渚曰鴈。

鄭子曰：(16) 按獨斷下篇，宗廟所歌詩名，於維清，曰「秦氏樂象者之所歌。」則如今序中所言「奏象武」者，「奏」實「秦」字，衛宏錯認之爾。

非曰：是說也，吾所不喻。設曰，「維清，秦象武也，」何義乎！

鄭子曰：(17) 凡制文字，必依形依象而立。「風」「雅」「頌」皆聲，無形與象，故無其文，皆取他文而借用：如風本風雨之風，雅本鳥鳴之鳴，頌本頌容之容。奈

附錄一（非詩辨妄）

二七

附錄一（非詩辨妄）

二八

何序詩者於借字之中求義也！

非曰：風雅頌之名，其來久矣，非仲尼之所自立也。故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使止借字而無義，則胡不以風爲雅，雅爲頌乎？惟其不可不分，則風雅頌之名必有義焉。其義謂何？曰：言一國之事，謂之風；形四方之風，謂之雅；以成功告於神明，謂之頌。

鄭子曰：(18) 亂先王之典籍而紛惑其說，使後學至今不知大道之本，自漢儒始。

非曰：此古人目睫之喻也。

(19)

鄭子曰：周有四伯：周公治洛，實伯江漢之東國；召伯治岐，實伯江漢之西國；韓為北伯，主北以西國；齊為東伯，主東以北國。

非曰：康王之誥曰：「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周之所以統諸侯者，止聞有二公爾，不聞其有四伯也。

鄭子曰：(20) 鑫斯者，取二字以命篇爾，實無義也。言「鑫斯羽」者，謂鑫之此羽耳，何得謂鑫斯為一物名。

非曰：詩有以「斯」為辭者，如「苑彼柳斯」、「弁彼鵲斯」是也。而以訓鑫斯則不可。蓋鑫斯或謂之「斯鑫」，函詩曰：「五月斯鑫動股。」

附錄一（非詩辨妄）

二九

附錄一（非詩辨妄）

三〇

鄭子曰：(21) 何彼穠矣，言「雖則王姬，亦下嫁於諸侯」，不知王姬不嫁諸侯嫁何人？

非曰：鄭忽之辭婚也，曰：「齊大，非我耦也。」古者婚姻之禮，必國偶而後敢娶。天子非諸侯之所可偶也，故曰下嫁。

鄭子曰：(22) 幸哉凱風詩也！其詩若不言「有子七人，莫慰母心」，定為莊姜之詩無疑也。

非曰：使不言「有子七人，莫慰母心」，亦不可以為莊姜詩。蓋「母氏

聖善，我無令人」，非州吁之所為詩也。

鄭子曰：(23) 第今實美君子能射御歌舞，何得為刺詩！

非曰：信如鄭子之說，則吾將奪之曰：「簡兮，思賢也。」蓋不用傳註，以私意而度詩，則何所不可。

鄭子曰：(24) 猶有美言淫亂，故以為公子頑也。

非曰：衛詩之言淫亂者多矣，何獨以此為公子頑！

附錄一（非詩辨妄）

三一

附錄一（非詩辨妄）

三二

鄭子曰：(25) 何廣衛風而言「誰謂宋遠，跋予望之」，故以為宋襄公之出母作也。非曰：不謂宋人寓於衛而思宋之詩，而獨以為襄公之母，蓋古之傳詩者此說爾，而毛公承之耳。讀書而不考其義，雖多亦奚以為！

鄭子曰：(26) 「言王黍離」者，亦猶言「衛淇澳」、「燕七月」也。

也。函國七篇，關中人風土之歌也。王國十篇，洛人風土之歌也。豈其諸國皆有風土而洛獨無之乎！以黍離為「降國風」，何理哉？非曰：衛、陳、齊、鄭，國名也，故可以冠詩。「王」豈國名哉！周謂東都為洛邑，果如鄭子之說，則曰「洛黍離」，不宜曰「王黍離」。夫王至尊

之稱也，以至尊之稱而下雜於諸國之間，非降而何！若曰：「豈其諸國皆有風土而洛獨無之？」則宋也，魯也，蔡也，皆諸侯之豪傑也，而時不著其風，鄭子於此亦將強通之耶！

鄭子曰：(27) 諸風皆有指言當代之某君者，唯魏、齊二風無一語指言某君者，以此二國史記世家年表，皆傳不見有所說，故二風無指言也。若序是春秋前人作，豈得無所一言！

非曰：檜爲鄭桓公所滅，其事在春秋前。自季子聽樂，而檜已無識矣。況於子夏之時，相去數百年之久，其理雖可推而其世不可知。其理可推，則序其所以作詩之故，其世不可知，則不指名其人，慎之至也！揚雄

附錄一（非詩辨妄）

三五

附錄一（非詩辨妄）

三四

氏有言曰：「書之不備過半矣，雖孔子亦未如之何矣。」此論詩序之說也。何必漢儒然後不知其世哉！魏即晉也，當從蘇子說。

鄭子曰：(28) 宛邱、東門之紛刺幽丘，衡門謂刺僖公。幽丘之迹無所據見，作序者但本諡法而言之。

非曰：安知立諡者不本其行事而後諡之耶？且十二公之間獨以是二君，則其說必有所授之矣。

鄭子曰：(29) 靈公淫夏姬，此其顯顯者，故以爲言。此據迹而言。

非曰：諡法「亂而不損曰靈」。靈公之行應諡矣，使其迹不著，則鄭子又將以幽丘之說難之矣。靈公之行應諡，則幽丘之諡安知其不本迹也！幽丘之諡與行合，則詩序不爲妄言也。

鄭子曰：(30) 彼以候人爲刺共公，共公之前則昭公也，故以檜爲刺昭公。昭公之寔無其迹，但不幸代次迫於共公，故爲衛宏所真。

非曰：向曰「作序者有可經據，則指言其人；無可經據，則言其意」。從鄭子之說，則凡指言其人者，必其有迹可據也。今無經據而又指言其人矣，鄭子患其不通也，故又爲是世次之說。是其意必欲盡廢詩序，而不顧其自相抵牾也。夫兩學之相攻，猶訟也；理直者一言而是，理曲者

附錄一（非詩辨妄）

三五

附錄一（非詩辨妄）

三六

委曲蓋庇而迹愈彰。鄭子之說，訟而理曲者也。

鄭子曰：(31) 詩人之言，燕饗無別；其言燕，猶飲也。說者當有分別；而作序者不識燕饗異儀，但徇詩爾。

非曰：此以禮訓詩也。向曰：「鄭所以不如毛者，以其書生家，太泥於三禮刑名度數。」今鄭子復以禮訓詩，則康成得無辭乎！既詩言燕饗無別，而鄭子則分之，是於詩之外求義也。訓詩而不本詩，吾未見其能詩也。

(32)

鄭子曰：六亡詩不曰「六亡詩」而曰「六笙詩」蓋歌，主人必有辭，笙主竹，故不必辭也，但有其調耳。

非曰：太史公曰：「古者詩三千篇；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三百五篇，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則今之詩皆可弦可歌也。絲竹之音不宜有異，豈笙皆無辭而弦詩皆有辭乎！然則如之何？當曰「六亡詩」不當曰「六笙詩」。

鄭子曰：（33）作序者以陟岵之人做南陔，故曰「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非曰：使鄭子之言然，則華黍胡不擬楚茨，崇丘胡不擬節南山，白華與小雅之白華同，而獨以南陔做陟岵也？是說也，吾欲問之。

附錄一（非詩箋）

三七

附錄一（非詩箋）

三八

鄭子曰：（34）召晏詩首章言「晏天疾威」，卒章言「有如召公」，是取始卒章之一字合爲題，更無他義。序者曰：「晏，閔也，閔天下無如召公之臣也。」「蕩」是「蕩蕩上帝」者，謂天之蕩蕩然無涯也，故取「蕩」名篇。彼亦不知所出，則曰「天下蕩蕩無綱紀文章」，其乖脫有如此者！非曰：此蘇子之說也，申言之何益！

鄭子曰：（35）節南山言「家父作誦」，家父乃桓王時人。當隱桓之時，家父使自幽及桓，蓋七十年，何得家父復仕幽朝！

非曰：此歐陽子之樂說也，何足以曉學者！且魯有兩單伯，安知周無兩家父乎！

鄭子曰：（36）正月亦刺桓王詩，故引古以喻曰：「赫赫宗周，褒姒威之。」且平王東遷於王城，故以鎬京爲「宗周」。

非曰：威則滅爾，非實滅也。且其首章曰：周之正，夏之四月也。桓王之事迹見於春秋。四月而霜，異之大者，而春秋不紀之，何耶？以鎬京爲宗周，蓋當時諸侯朝覲之辭爾，非自平王而始也。

附錄一（非詩箋）

三九

鄭子曰：（37）繼桓王者，莊王也。按長歷：「莊王二年，十月，辛卯，日食。」又春秋桓公十七年，書「冬，十月，朔，日有食之。」莊王二年歲在丙戌，即桓之十七年也。此甚明白。亦足以見平王之後其詩皆列雅，亦足以見作序者之謬。非曰：春秋所書，止曰「冬，十月，朔，日有食之」耳。其不書日，左氏以爲官失之也。則十月之食，自仲尼丘明已不知其日矣。鄭子以長歷之故而信爲辛卯，則是以杜預爲過於仲尼也，其可乎！且此詩所載「燭燭震電，不寧不令，百川沸騰，山冢萃崩」，其異象矣，春秋略不一紀，而獨書此日食，何哉？

鄭子曰：（38）十月之交言「皇父孔聖，作都于向」，向，東都畿內地也。凡卿士

采邑必於天子畿內，則知此詩不爲西周詩矣。

非曰：今之輿地書謂向屬同州。同州，漢之左馮翊，亦西周之畿內地也。鄭子之不從彼者，欲以成其爲莊王詩也。且桓之八年以東都之向陽，鄭後十六年而莊王即位。鄭子謂莊王二年有皇父城向之事，則向屬於鄭十有七年矣，非皇父之所得都也。其所傳如此，殆難以廢先儒之說也！

鄭子曰：凡詩，皆取篇中之字以命題。雨無正取篇之中義，故作序者曰：「雨無正，雨自上下者也，衆多如雨，而非所以爲政也。」此何等語哉！非曰：此蘇子之說也，申言之何益！

附錄一（非詩辨妄）

四一

附錄一（非詩辨妄）

四二

鄭子曰：（40）
何人斯言「維暴之云」者，謂暴虐之人也。且二周畿內皆無暴邑，周何嘗有暴公！

非曰：蘇公，蘇公，蓋外諸侯，入而爲王卿士者，如饒鄭武公之流，非畿內諸侯也。何以知之？曰：蘇，今之懷州，自春秋以來屬鄭矣。

鄭子曰：（41）
或曰：桑柔，芮伯所作，而子不信，何也？曰：如漢，召曼見於詩，明明如此，尚不可信，況此時雖以爲然！

非曰：左氏傳載秦穆公之言曰：「周芮良夫之詩曰：『大風有隧，貪人敗』」

類「」

鄭子曰：（12）
劉歆三統歷妄謂文王受命九年而崩，致誤衛宏言文王受命作周也。非曰：文王受命作周云者，猶曰天命文王以興周云爾，非以受命爲稱王也。舜之受天命，孟柯氏言之詳矣，亦猶是也。謂其受命九年者，劉歆誤讀詩序故爾，非衛宏之過也。

鄭子曰：（43）
「教彼行葦，牛羊勿踐履。」言道中之葦無踐之而後能成以興，兄弟不違棄而後能親。

附錄一（非詩辨妄）

四三

附錄一（非詩辨妄）

四四

非曰：葦之爲物微矣，以況兄弟，何義乎！且以爲比耶，與耶？以爲比，則不類；以爲興，則鄭子又以爲比也。爲詩而不知比興，適足以自惑也。

鄭子曰：（44）
毛鄭輩亦識理。非曰：向曰「村里陋儒」，今日「識理」，理非村里陋儒所能識也！

鄭子曰：（45）
「關關雎鳩，在河之洲。」每思淑女之時，或與見關雎在河之洲，或與感雎鳩在河之洲，雖在河中洲上，不可得也，以喻淑女不可致之義。何必以雎鳩而說淑女也！毛謂「以喻后妃悅樂，君子之德無不和諧」，何理？

非曰：使止以唯鳩爲興，則曰「關關雎鳩」足矣，何必曰「關關雎鳩」？有取於和而舉也。且其言曰：「設若與見鶯鶴，則言鶯鶴；與見鶯鶴，則言鶯鶴。」蓋其所學止於此爾。若如是，則吾何誅焉！

鄭子曰：(46)「葛之覃兮，施於中谷」此婦人急於成婦功之詩也。鄭以謂「喻女在母家，形體浸浸日長大也」此何等語！非曰：此歐陽子之說也，申言之何益！

鄭子曰：(47)孔子教人學詩者，欲多識鳥獸草木之名也。
附錄一（非詩辨妄）

非曰：向者吾既言之矣。
附錄一（非詩辨妄）

鄭子曰：(48)鳥獸草木之名，惟陶隱居識其真。如爾雅，錯失尤多。非曰：鄭子以華蓂萎蕤，即爾雅所謂華蓂也。鄭子以荷華爲芙蓉，可；以爲木芙蓉，不可。取其義而棄其書，鄭子誠忍人哉！

鄭子曰：(49)周頌之序多非依微篇中之義爲言，乃知所傳爲真。非曰：周頌之序以其不依微篇中之義，故鄭子以爲所傳者真。且六亡詩已失，秦漢儒何所依微而能序是也？無所依微而有序，則諸序不出

於漢儒明矣。此吾就鄭子所言而言者也。

鄭子曰：(50)泮宮，即廟也。若是學，則獻囚獻獄於此何爲哉？非曰：鄭子以泮宮爲廟者，不過本詩所謂「昭假烈祖，雖有不孝」之辭也。此魯人頌僖公之語爾，猶書曰「用會紹乃辟，追孝于前文人」也。且其詩曰「在泮飲酒」，然則廟中而飲酒，可乎！

鄭子曰：(51)商蒙顧君，惟湯、中宗、高宗爾；故商頌以爲祀此三君焉。非曰：孟何氏言「商之實惠之君六七作」，不可言唯此三君。
附錄一（非詩辨妄）

非詩辨妄跋

周孚，字信道，濟南人，寓居丹徒。一一六六年（乾道二年）中進士，官真州教授。一一七五年前後（淳熙初）他就死了。他行輩雖較鄭樵稍後，尚可算得並世。他們二人的學問態度，鄭樵是喜歡思辨的，他是謹守古訓的，精神極不一致，所以詩辨妄出來不久，他就做了這部書把他駁了。這書序中說凡四十二事，實在有五十事。

屠繼序在因學紀聞集證裡說：「淳熙間，漁仲書爲周信道序所駁，旋即散佚。」這句話雖未必可靠，但詩辨妄受了他一回攻擊，流行上生了阻礙，確是應有的事。因爲大家正是怕着鄭樵的變古易常，聽得有這一部專門

非駁的書，必定說道，「鄭樵妄作聰明，輕棄古訓，應該有這一個通儒出來把他駁倒！」以保守性質極發達的學術社會，自然該有這部書。有了這部書，自然更可教保守黨增加不少的氣魄。我現在把牠做一個附錄，讓讀者看看最出力反對鄭樵的人的說話。

周孚之於詩學，實在已經不是墨守遺儒的人：他很肯相信前人的詩學，已經敢說詩序不是一人所作（見（4）條）。鄭樵以為詩序的第三句是真的，下面引伸的話是後人續附的。鄭樵生於樵之後，更進一步，連頭句也推翻了，在勢固亦甚便。但周孚的天資不能像他一樣高超，思理不能像他一樣精銳，所以蘇轍的見解就成了他的一重門限，只能退而不能進了。

鄭樵所說的話，勇往而少檢點，錯誤的地方自然也有；但他見到的大體

附錄一（非詩學妄說）

四九

附錄一（非詩學妄說）

五〇

自是不錯的。周孚深恨他的膽大妄為，但竟不能從根本上把他駁了：他不能說出詩學何以必須服從漢儒，序傳及箋何以一定可靠，他們受的聖人之意何以確切不移。他只會零零碎碎在六卷書中提出二千字來攻擊。他的自序中說，「撮其害理之甚者見于予書，」可見這提出的二千字應該怎樣的抓得要領。但我們試把他所說的分析一看，就不得不歎一口氣。他書裏除了（3）（5）（12）（16）（19）（38）數條是有理由可說的外，其餘實在沒有什麼價值。現在排在下面：

（一）只舉了出處而不加可否。如（46）鄭樵說葛覃不是「喻女在母家形體浸日長大」，他的駁辨只是說「此歐陽子之說也，申言之何益！」又如（34）所引原文說召姜和蕩的序不通，（39）說雨無正的序不通，他又是說，「此蘇子之說也，申言之何益！」這些話只是考出牠的來

源，至于意思上有無「害理」一點沒有着落。為什麼申言之無益，他也沒有說及。不曉得他還是認為無可辨呢？還是辨不來呢？

（二）空言搪塞。如（1）（2）說毛詩真是子夏傳下來的，並不

是毛公的假話，但子夏傳詩的證據一點沒有。（20）說「螽斯」即是「斯螽」，但二名所以能顛倒之故也沒有說出。

（三）所答非所問。（21）何彼穠矣的序上說「雖則王姬，亦下嫁于諸侯」，鄭樵因為這句裏的「雖則」和「亦」兩個字合詞用得可笑，所以說「不知王姬不嫁諸侯嫁何人？」周孚沒有弄清楚他的文義，以為他不懂得「下嫁」二字，所以單把下嫁一義說了，其實和鄭樵的話漠不相關。又如（17）鄭樵說風雅頌三名有聲無字，都借字用的，並沒有說從孔子時才借起。他卻回答說，「風雅頌之名其來久矣，非仲尼之所自立也。」

附錄一（非詩學妄說）

五一

附錄一（非詩學妄說）

五二

（四）不通。即如上條，鄭樵說風雅頌三名是借字，周孚要駁他這句話，自然應該說明他所以是本字而不是借字之故。但他說，「使止借字而無義，則胡不以風為雅，雅為頌乎？」他不知道借字也要依原來的聲，並不可以胡亂借用的。又如（36）鄭樵以正月中有「赫赫宗周，褒貶威之」的話，斷為東遷後詩。他駁道，「威則滅爾，非實滅也。」何謂滅非實滅，這個意思真使人不能懂得！

（五）開意氣。（44）鄭樵說毛鄭輩是「村里陋儒」，這是他見到毛鄭輩處而言。又說，「毛鄭輩亦識理。」這是他見到傳箋中尚有可取處而言。從善嫉惡，沒有成見，正可見鄭樵的真性情。但周孚竟不許他沒有成見，按着這兩句話說道，「理非村里陋儒所能識也！」這不過和他開氣罷了。（31）鄭樵說鄭玄訓詩太泥于三體形名度數，這是說他太泥於禮

並不是說訓詩絕對不可用禮。如禮記裏的詩，儘有可以用禮去解釋的，倘能適如其量的加以訓解，他原不反對。但周子因為他既經有非薄鄭玄的話，便須把詩與禮完全隔絕，所以看見鄭說「作序者不識燕饗盡儀」就以爲他違背了平素的主張，指他爲「詩外求義」了。其實詩外求義，真要讓儒獨步！

(六) 通辭。 (85) 鄭據春秋，說家父是東周桓王時人，不得仕于西周厲王之朝。這自是很堅硬的證據。他不能找出西周時刺幽王的家父，又不能證明東周的家父決不是微節南山的，於是說「得有兩單伯，安知周無兩家父乎！」照這樣的達到講不通時就把一人分爲二人，他的辨論還有什麼阻礙！ (23) 鄭說，詩是美君子能射御歌舞，不得爲刺詩。他反對不得，於是說「蓋不用傳注，以私意而度詩，則何所不可！」 (28) 鄭

附錄一（非詩辨義）

五三

附錄二（非詩辨義）

五四

他說陳國幽公二公的事迹無從知道，序中定宛丘等爲刺詩，可見只本于證法。他也不想不出反對的話，只說「安知立證者不本其行事而後證之耶？」下一條又說「靈公之行應證，則幽公安知其不本迹也？」他自已覺得說「安知」不妥當，所以找補一句道「且十二公之間獨以是二君，則其說必有所受之矣。」其實這兩句話，——「蓋不用傳注，以私意而度詩，則何所不可，」「其說必有所受之矣」——只是他自己心裏沒有理由的信條，不能算做駁辨別人的理由。鄭惟其不信序傳，惟其不信序傳之真有所受，所以要做詩辨義。周手書不能說出序傳所受的來歷和牠們本身的真價值來，單把自己的信條背誦而出，則所謂「非」者原不過一種遁辭而已。他說「理直者一言而是，理曲者委曲盡底而述愈彰」 (30) 這便是他對自己的議論的斷案。

(七) 成見。他因為先已把這些信條放在腦中，所以和別人辨難時不必尋證據，也不必講理由，只拿信條出來量度；凡是不合于他的信條的，就可判定爲不對。因此，他的書裏大部分只是成見。他達到鄭不遵古書處，就說「古書是如此的，你那得如彼呢！」所以鄭對於詩序雖是很能殺把他未扯竊取的痕迹切切實實的指出來，但周手書了，終不肯就他所以指出這些痕迹之故去辨駁，單說詩序之文何以如此而不如彼，分明是有來歷的了。這有一個譬喻。譬如一個強盜搶了人家許多東西，當時沒有查穿，他就成了富家，安穩度日。但他既沒有才學可以經營事業，又不是有先人傳下來的遺產可以坐喫，這闊綽的場面從何而來？在有思想的人看見了這種蹊蹺的行徑，就應該促起疑心，留神研究了。沒奈何這一夥的人遇于庸儒，又不肯動天君，看見了他的大門上貼了「忠厚傳家久，詩書繼世長」

附錄一（非詩辨義）

五五

附錄二（非詩辨義）

五五

「的門聯」就確信他是個世家，拜在他的門下的也很多。積了歲年，居然有一位偵探看出他的破綻來了：箱籠上有某家的封條，卷軸上有某家的印章，什物上又有某家的記號。於是斷定他這分家私不是由正當的方法取來的，是竊奪來的；斷定這一家不是世家，是個暴發戶。他鼓了勇氣到外面去宣布。周手書一向佩服這家主人，投身在他的門下的。他聽見了這位偵探的話，大不謂然，也不去細細探聽，密密研究，就說道「這一家，我們和他往來了好久了，我們深信他沒有竊奪的嫌疑；至於這些東西，不在別家而獨在他家，可見是他原有的了！」這種說話，在友誼師情上未始不爲真心幫助，但決不是辨明「非盜賊」的好方法。因為他的說話只從感情上出發，不從理智上出發；只是成見，不是論辨。他儘管自稱「非難」，而偵探的話的價值並不因此而減損。

詩序中，附會得到的就附會，附會不到的就編造。種種花樣，另篇細說。即就周孚所非鄭樵的而論，將有茨何以說為公子頑，乃因其在「指定為文公詩」之前，河廣何以說為宋襄公之母，乃因其為衛國之貴族。照詩序的義例，國風應該是「言一國之事」的，序詩者既要派定一個人，自然就國君貴族中揀選一個近情的人安插下了。鄭樵見到這層，所以把他推翻。周孚有成見梗着，所以就駁他道：

衛詩之言淫亂者多矣，何獨以此為公子頑？（24）

不謂宋人寓于衛而思宋之詩，而獨以為襄公之母，蓋古之傳詩者此說爾，而毛公承之耳。（25）

這就是他表顯他的信條的地方。

鄭樵很有文學的眼光，于關雎采芣兩詩說得極好。他一點理會不得，

附錄一（非詩辨妄跋）

五七

附錄一（非詩辨妄跋）

五八

他的惟一辨駁的理由，只是「使止以關雎為典……」何必曰「關雎為典」？（45）「采芣非常用之物，人何事而采之？」（11）鄭樵因為詩序所下的風雅頌的定義極不妥當，都換過了。他批評不了這新定義，於是又把舊定義搬了出來，但不說一聲所以應當維持的理由（17）。他只會拿信條來壓人，再也講不出道理。最可笑的，他的書裏有兩段矛盾的文字，比較一看，就可澈底了解他的態度。他全書的議論，以（5）條為最好。鄭樵推翻了詩序，卻在自己的詩傳裏另外為三百篇做序。他駁道：

仲尼之作春秋也，始於其祖之所逮聞。蓋以千歲之後言千歲之前，雖仲尼猶以為難。而鄭子乃能之，則是其智過于仲尼也。就使能之，亦不過隨文附會之學，吾不欲觀之久矣！

照我們想，他知道「隨文附會之學」的不好，自可漸漸的引起他對於詩序

的覺悟了。但他臨到講詩序時，又一變了，他對於鄭樵的態度，他道（72）：

論為鄭桓公所滅，其事在春秋前。自季子聽樂而伶已無職矣。況子夏之時，相去數百年之久，其理雖可推而其世不可知。其理可推，則序其所以作詩之故，其世不可知，則不指名其人，慎之至也！

試問子夏「推理」而作的序，和鄭樵的「隨文附會之學」有什麼兩樣？何以鄭樵的便「不欲觀之久矣」，而子夏的乃是「慎之至」呢？這等的批評，不是證明他懷着滿肚子的成見嗎？

（八）沒有歷史觀念。（73）鄭樵根據了杜預的長歷，斷定十月之交的日食為東周莊王二年，即魯桓公十七年；春秋所書的「冬十月朔，日有食之」和詩經的「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即是一事。周孚駁他

附錄一（非詩辨妄跋）

五九

附錄一（非詩辨妄跋）

六〇

道：

春秋……不書日，左氏以為官失之也。則十月之食，自仲尼丘明已不知其日矣。鄭子以長歷之故而信為辛卯，則是以杜預為過于仲尼也，其可乎！

他不知道天文歷法的推算應當後人比前人進步，所以從前官守會失記，後來私家卻能算出，所以孔子雖不能知道二百年前日食的日子，杜預卻不妨知道一千年前。他以為孔子不知道，就不應該再有人知道了，這很可證明他沒有歷史的觀念。

（九）不懂得鄭樵的學問精神。鄭樵歎息於三家之亡（8），他的意思只是可惜和毛詩比較的材料太少了。周孚誤會了他的意思，以為他的詩學要廢毛氏而從三家，所以說，「鄭子未見齊韓而遽棄毛氏，不幾于鄭

之學步者乎！他的意思，以為經學家應當束身在一個家派裡的：從前齊魯、韓、毛四家盛行，學者可以擇其一家；現在三家亡了，只有毛詩，要做詩學的自然只可向毛詩去討生活。鄭樵既要廢棄毛詩，必得皈依三家；三家既亡了，毛詩也就不能廢棄了。其實鄭樵那裡是這樣的一個人，他有自己的思想，想可用，有自己的裁斷，可信；沒有齊魯、韓、毛，他是如此，有了齊魯、韓、毛，他是如此。他原要多收集些研究的材料，周季卻誤會了他，以為他要求別立一個信仰的標準。這是他一個大誤會，他不懂得鄭樵的學問精神根本就在於此。因為他只是信服古書，而鄭樵則必信自己的觀察和研究，所以他攻擊的語處處隔膜。再舉一個例。鄭樵子鳥獸草木之學，所以看重本草而輕爾雅之故，因為爾雅僅取材於六經的傳注，而本草則為從來醫家所習，務在認真，所載自然較為可靠。周季不懂得這層意思，所以于（11）說：「大抵鄭子之

附錄一（非詩辨妄說）

六一

術社會的恥辱。中國學術社會因為有了「信古而不動天君」的大毛病，所以使得二千年來只有因襲的儒術，不能把真的學問發揮光大。雖有鄭樵一輩人把學問的真處見到了，竭力的提倡，但因為和舊習慣衝突，就有許多守舊黨起來，重重阻礙他，使得他志願不能發展，著作不能流傳。這班守舊黨對待學問家的方法，並不是以相等的學識把他駁倒，只是拿因襲的傳說把他壓倒。因襲的傳說在牠的自身固然無甚價值，但自有牠在歷史上積疊而成的力量，不怕不將新發的學問之芽摧殘乾淨。所以鄭樵精心結構的詩辨妄出來不久，就會歸於散失，而周季勉強做成的非詩辨妄則至今流傳。大家看牠，還是歡欣鼓舞的說道：

鄭樵作詩辨妄，決裂古訓，橫生臆解，實汩亂經義之渠魁。南渡諸儒，多為所惑，而平陳四十二事以攻之，根據詳明，辨證精確，尤為有功於

附錄一（非詩辨妄說）

六三

附錄一（非詩辨妄說）

六二

學，其於物理所以異于毛耶者，以其信本草而非爾雅也。吾之于書，則求其是而已矣，豈以異于先儒為功乎！于（48）又說：「取其（爾雅）義而棄其書，鄭子誠忍人哉！」他不知道鄭樵所以非薄爾雅，因為裡邊有「昧於言理」的，又有「不達物之情狀」的（均見附錄注後），惟其他要「求是」，所以不能不為改正。照周季的說法，對於古書一批評，一改正，就算「棄」了；不和先儒兩樣，就算「求是」了。抱了這種淺陋的見解，那裡會得得到一些學問的氣息！更那裏會得明白鄭樵的學問的真相！

從這許多條看起來，他自己既有必信古訓的成見，又不能瞭解鄭樵的不信古訓的精神，在我想，他要作非詩辨妄真無從做起。但他竟是強辭奪理的做了。可憐到了今朝，只留下許多話柄！

我要表揚這部書，並不是為牠足以補正鄭樵的缺失，正要顯顯中國學

附錄一（非詩辨妄說）

六四

詩教。今樵書未見傳本，而平書歸然獨存，豈非神物呵護以延風雅一脈哉！是尤為可寶貴者矣！（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九）

十一，二，八。

附錄二

通志中詩說

顧剛案：詩辨妄雖亡而通志猶在，通志中不少論詩之語，此皆鄭樵治詩之中心思想，足以補亡者也。故輯爲一編，附錄於此。

(一) 總序

樂以詩爲本，詩以聲爲用。風土之音曰「風」；朝廷之音曰「雅」；宗廟之音曰「頌」。仲尼編詩，爲正樂也。以風雅頌之歌爲燕享祭祀之樂。工歌鹿鳴之三，笙吹南陔之三，歌間魚麗之三，笙間崇丘之三，此大合樂之道也。古者絲竹有譜，無辭，所以六笙但存其名。序詩之人不知此理，謂之有

附錄二（通志中詩說）

六五

附錄二（通志中詩說）

六六

其義而亡其辭。良由漢立詩學，韓毛四家博士，各以義言詩，遂使聲歌之道日微。至後漢之末，詩三百僅能傳鹿鳴、騶虞、伐檀、文王四篇之聲而已。太和末，又公其三。至于晉室，鹿鳴一篇又無傳。自鹿鳴不傳，後世不復聞詩。然詩者，人心之樂也，不以世之興衰而存亡。繼風雅之作者，樂府也。史家不明仲尼之意，棄樂府不收，乃取工伎之作以爲志。臣舊作系聲樂府，以集漢魏之辭，正爲此也。今取篇目以爲次。曰樂府正聲者，所以明風雅。曰祀享正聲者，所以明頌。又以琴操明絲竹，以遺聲準逸詩。語曰：「詔盡美矣，又盡善也。」武盡美矣，未盡善也。此仲尼之所以正舞也。詔即文舞；武即武舞。古樂甚希而文武二舞猶傳于後世，良由有節而無舞，不爲義說家所惑，故得全仲尼之意。五聲八音，十二律者，樂之制也。故作樂略。

詩辨妄 附錄二

(二) 又

嗚呼！酒醴之末，自然澆漓；學術之末，自然淺近。九流設教，至末皆弊。然他教之弊微有異刑，惟儒家一家去本太遠。此理何由？班固有言：「自武帝立五經博士，開弟子員，設科射策，勸以官祿，訖于元始，百有餘年，傳業者浸盛，枝葉繁滋，一經說至百餘萬言，大師衆至千餘人，蓋祿利之途然也。」且百年之間，其思至此，千載之後，弊將若何？况祿利之路必由科目，科目之設必由乎文辭。三百篇之詩，蓋在聲歌，自置詩博士以來，學者不聞一篇之詩。六十四卦之易，該于象數，自置易博士以來，學者不見一卦之易。……如此流離，何時返本！

(三) 六書略第四 三詩之信

附錄二（通志中詩說）

六七

附錄二（通志中詩說）

六八

「風」本風蟲之風；「雅」本烏鴉之鳴；「頌」本頤容之容。三詩，五音，皆聲也。聲不可象，並因音而借焉。

(四) 六書略第五 論遷革

「雅」本烏鴉之鳴，借爲雅頌之雅。復有鴉矣，故雅遂爲雅頌之雅。後人不知雅本爲鴉，……「頌」本頤容之容，故从公从頁，借爲歌頌之頌。今人見頌，知歌頌之頌而已，安知頌本爲容。

(五) 樂略第一 樂府總序

古之達禮三：一曰燕，二曰享，三曰祀。所謂吉、凶、軍、賓、嘉，皆主此三者以成禮。古之達樂三：一曰風，二曰雅，三曰頌。所謂金、石、絲、竹、匏、土、革、木，皆主

續修四庫全書 經部 詩類

二四四

此三者以成樂。禮樂相須以爲用。禮非樂不行。樂非禮不舉。自后變以來。樂以詩爲本。詩以聲爲用。八音六律爲之羽翼耳。仲尼編詩。爲燕享祀之時。用以歌。而非用以說義也。

古之詩。今之辭曲也。若不能歌之。但能誦其文而說其義。可乎。不幸。應儒之說起。齊魯韓毛四家各爲序訓。而以說相高。漢朝又立之學官。以義理相授。遂使聲歌之音。湮沒無聞。然當漢之初。去三代未遠。雖經生學者。不識詩。而太樂氏以聲歌肄業。往往仲尼三百篇。皆史之徒。例能歌也。奈義理之說既勝。則聲歌之學日微。東漢之末。禮樂漸條。雖東觀石渠。議論紛紜。無補于事。曹孟德平劉表。得漢雅樂郎杜夔。夔老矣。久不肄習。所得于三百篇者。惟鹿鳴。騶虞。伐檀。文王四篇而已。餘聲不傳。太和末。又失其三。左延年所得惟鹿鳴一篇。每正旦大會。大尉奉璧。羣臣行禮。東廂雅樂常作者是也。古

附錄二（通志中詩說）

六九

附錄二（通志中詩說）
者歌鹿鳴。必歌四牡。皇皇者華。三詩同節。故曰「工歌鹿鳴之三」。而用南陔。白華。華黍三笙以贊之。然後首尾相承。節奏有屬。今得一詩而如此用。可乎。應知古詩之聲爲可貴也。至晉室。鹿鳴一篇又無傳矣。自鹿鳴一篇絕。後世不復聞詩矣。

附錄二（通志中詩說）

七〇

然詩者。人心之樂也。不以世之汙隆而存亡。豈三代之時。人有是心。心有是樂。三代之後。人無是心。心無是樂乎。繼三代之作者。樂府也。樂府之作。宛同風雅。但其聲散佚。無所紀繫。所以不得嗣續風雅而爲流通也。按三百篇在成周之時。亦無所紀繫。有季札之賢。而不別國風所在。有仲尼之聖。而不知雅頌之分。仲尼爲此患。故自衛返也。問于太師氏。然後取而正焉。列十五國風。以明風土之音不同。分大小二雅。以明朝廷之音有間。陳周魯商三頌之音。所以侑祭也。定南陔。白華。華黍。崇丘。由庚。由儀六笙之音。所以

叶歌也。得詩而得聲者三百篇。則繫于風雅頌。得詩而不得聲者。則置之謂之逸詩。如河水。祈招之類。無所繫也。今樂府之行於世者。章句雖存。聲樂無用。崔豹之徒。以義說名。吳兢之徒。以事解目。蓋聲失則義起。其與齊魯韓毛之言。詩無以異也。

（六）藝文略第一 詩經類 故訓

按詩舊惟齊魯韓三家而已。魯申公。齊轅固。燕韓嬰也。終于後漢。惟此三家並立學官。漢初。又有趙人毛萇者。自言其詩傳自子夏。蓋本論語「起予者商」之言也。河間獻王雖好之。而漢世不以立學官。毛公嘗爲北海相。其詩傳于北海。鄭玄。北海人。故爲之箋。毛詩自鄭氏既箋之後。而學者篤信鄭玄。故此詩專行。三家遂廢。齊詩亡于魏。魯詩亡于西晉。隋唐之世。

附錄二（通志中詩說）

七一

附錄二（通志中詩說）
猶有韓詩可據。迨五代之後。韓詩亦亡。致令學者只憑毛氏。且以序爲子夏所作。更不敢擬議。蓋事無兩造之辭。則猶有偏聽之惑。臣爲作詩辨妄六卷。可以見其得失。

附錄二（通志中詩說）

七二

（七）昆蟲草木略第一 序

學者皆操窮理盡性之說。而以虛無爲宗。至於實學。則置而不問。當仲尼之時。已有此患。故曰「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其曰「小子」者。無所識之辭也。其曰「何莫」者。苦口之辭也。故又曰「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此苦口之甚也。一部論語。言他書不過一再。惟詩則言之又再。凡十二度言焉。門弟子有能學詩者。則深喜之。子貢子夏在孔門未

爲高弟，至於論詩則與之；至子夏又發「起予」之歎者，深嘉之也。

夫樂之本在詩，詩之本在聲。竊觀仲尼初亦不達聲，至哀公十一年，自衛反魯，質正于太師氏而後知之，故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此言詩爲樂之本，而雅頌爲聲之宗也。其曰「師擊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此言其聲之盛也。又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此言其聲之和也。人之情聞歌則感，樂者聞歌則感而爲淫，哀者聞歌則感而爲傷。惟關雎之聲和而平，樂者聞之而樂，其樂不至於淫；哀者聞之而哀，其哀不至於傷。此關雎所以爲美也。緣漢人立學官講詩，專以義理相傳，是致衛宏序詩以「樂」爲「樂得淑女」之樂，「淫」爲「不淫其色」之淫，「哀」爲「哀窮窶」之哀，「傷」爲「無傷善」之傷。如此說關雎，則「洋洋盈耳」之旨安在乎！

附錄二（通志中詩說）

七三

附錄二（通志中詩說）

七四

臣之序詩於風雅頌曰：

「風土之音曰「風」，

朝廷之音曰「雅」，

宗廟之音曰「頌」，

而不曰：

「風，風也，教也；

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

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也。」

於二南，則曰：

「周爲河洛，召爲岐雍。河洛之南，瀕江、岐、雍之南，瀕漢。江、漢之間，二南之地，詩之所起在于此。屈宋以來，騷人墨客多生

詩辨妄 附錄二

江、漢，故仲尼以二南之地爲作詩之始。」

而不曰：「南，言化自北而南。」

於王黍離，則曰：

「王爲王城，東周之地；衛爲衛豐，西周之地。

七月者，西周之風；黍離者，東周之風。」

而不曰：

「黍離降國風。」

臣之序詩，專爲聲歌，欲以明仲尼之正樂。臣之釋詩，深究鳥獸草木之名，欲以明仲尼教小子之意。

然兩漢之言詩者，惟儒生論義，不論聲，而聲歌之妙，猶傳於詩史。經

附錄二（通志中詩說）

七五

附錄二（通志中詩說）

七六

卓赤眉之亂，禮樂淪亡殆盡。魏人得漢雅樂郎，僅能歌文王鹿鳴、采芣、四篇而已。太和之末，又亡其三，惟有鹿鳴。至晉，又亡。自鹿鳴亡後，聲詩之道絕矣！

夫詩之本在聲，而聲之本在興。鳥獸草木乃發興之本。漢儒之言詩者，既不論聲，又不知興，故鳥獸草木之學廢矣。若曰：

「關關雎鳩，在河之洲。」

不識雎鳩，則安知「河洲」之趣與「關關」之聲乎！凡鴈鴒之類，其喙扁者，則其聲關關；雉雞之類，其喙銳者，則其聲雉雞；此天籟也。雖鳩之喙似鳥，故其聲如是，又得水邊之趣也。小雅曰：

「呦呦鹿鳴，食野之苹。」

不識鹿，則安知「食苹」之趣與「呦呦」之聲乎！凡牛羊之屬，有角無齒

者，則其聲呦呦；駝馬之屬，有齒無角者，則其聲蕭蕭；此亦天籟也。鹿之喙似牛羊，故其聲如是，又得憂蒿之趣也。使不識鳥獸之情狀，則安知詩人「關關」「呦呦」之興乎！若曰：

「有敦瓜苦，烝在渠薪」

者，謂瓜苦引蔓于籬落間而有「敦然」之繁焉。若曰：

「桑之未落，其葉沃若」

者，謂桑葉最茂，雖未落之時而有「沃若」之澤。使不識草木之精神，則安知詩人「敦然」「沃若」之興乎！

陸璣者，江左之騷人也，深爲此思，爲毛詩作鳥獸草木蟲魚疏。然璣本

無此學，但加採訪，其所傳者多是支離。自陸璣之後，未有以此明詩者。惟爾雅一種，爲名物之宗。然孫炎郭璞所得既希，張揖孫志所記徒廣。大抵

附錄二（通志中詩說）

七七

附錄三

六經奧論（選錄）

顧剛案：是書始刻於明，題鄭樵著。朱彝尊經義考，全祖望歸藏序集及四庫提要皆疑之，以其引「薛常州」（季宣）「晁公武」又稱朱文公，皆在鄭氏之後，而其天文總辨中論及鬼料竅，且云「夾深先生嘗得是書而讀之」，尤爲不可掩之謬。然鄭氏好詆譏前人，不爲學術界所容，積毀銷骨，作偽書者何求而託之於彼？且若有意作偽而託之於彼，亦安肯復稱「夾深先生」等等以自顯其爲述耶？考黃虞稷千頃堂書目，有「車以慶六經奧論六卷」，注云「舊以爲鄭樵著，非」，已明定作者爲車氏。而其下「不知姓

附錄三（六經奧論選錄）

七九

附錄二（通志中詩說）

七八

儒生家多不識田野之物，農圃人又不知詩書之旨，二者無由參合，遂使鳥獸草木之學不傳。惟本草一家，人命所係，凡學之者務在認真，不比他書只求說也。神農本草經有三百六十，以應周天之數。陶宏景隱者也，得此一家之學，故益以三百六十，以應周天之數而兩之。

臣少好讀書，無涉世意，又好泉石，有慕宏景心，結茅夾溪山中，與田夫野老往來，與夜鶴曉猿雜處，不問飛潛動植，皆欲究其情性，於是取陶隱居之書，復益以三百六十，以應周天之數而三之。已得鳥獸草木之真，然後傳詩，已得詩人之興，然後釋爾雅。今作昆蟲草木略，爲之會同，應幾衰晚少備遺忘，豈敢論實學也！

夫物之難明者，爲其名之難明也。名之難明者，謂五方之名既已不同，而古今之言亦自差別。是以此書尤詳其名焉。

附錄三（六經奧論選錄）

八〇

氏」之著作中又有「薛陽二鄭六經圖辨」十卷。福建通志藝文志中有「鄭樵鄭樵六經圖辨」，則所謂二鄭者即鄭樵及其從兄鄭厚也。吳興拜經樓中藏有鈔本六經雅言圖辨（今在北平圖書館），亦題爲「薛陽二鄭先生」，且署云「甲科府教許一鵠家藏，甲科府教方澄孫校正」。吳氏題記云：「劉后村集有『跋許敦一鵠廷對策』……不知即此人否。」斯言而信，則南宋之末已有其書。又吳氏跋云：「予得舊鈔六經雅言圖辨八卷……細玩之，則與通志堂所刊六經奧論名異而書略同，但諸圖與卷次多寡，行款先後微別耳。」其第二跋云：「大約皆二鄭門弟子輩各據其師說，掇拾而綴成之，故書中頗有參差而自相矛盾者。」（附錄均見愚谷文存卷四。）洵如其言，是六經奧論之前身爲六經雅言

圖辨，而圖辨則其門弟子所編錄者也。觀夾案遺稿中獻皇帝書，鄭氏自述其所著，有諸經序一種，不傳於後，倘此又為雅言圖辨之前身耶？又觀明黎溫所作六經與論凡例，云「夾案先生所著是書……特發場屋之資」，則知當時人所需求於是書者，殆如清代之十三經策案之類，非取其論斷之精，乃取其範圍之廣，便於應對耳。知此而後此書之所以流傳與其所以改變之故，可以不煩言而解。故予假定鄭氏作諸經序及身未刻，身後為習舉子業者所利用（正如清代人之以三通序及九通序為場屋之資），竄易增刪為六經雅言圖辨，以其原本鄭氏，故題「蒲陽二鄭先生」，又經車似慶之改編，遂為六經與論。鄭氏之名雖未消失，而低語亦淺淺多矣。又案此書有最奇突之一事，直使人墮入十丈迷霧中者。十三載

附錄三（六經與論選錄）

八二

漢以上文籍問題之繁多，慨然與歎，以為整理之難逾於治琴絲。孰意即南宋之文獻而亦有如此之困難與複雜耶？茲刊印詩辨妄，即從與論中選錄其不與辨妄之旨相背者，又鄭氏於詩學主聲而不主義，又選其議論之與此義近者，凡九篇，列為附錄之三。此蓋冀遇其真，非敢謂所錄者必為鄭氏語也。（如詩序辨一篇中有與與論得說相同者，葉說見文獻通考經籍考五引。葉行輩雖較鄭稍早，然未必鄭助其文以為己有。其未段與周平所引同，信為鄭氏之說，則又不知全篇非真者。疑後人投拾二書為之。）所不錄者，亦未敢謂其必非鄭氏語也。失出失入之咎，我自任之。學者欲見全文，有原書在。他日得暇，當將與論與圖辨合校付印，以備「經學通論」之一格耳。

附錄三（六經與論選錄）

八三

附錄三（六經與論選錄）

八二

前予初輯詩辨妄，檢圖書集成經籍典第一百五十一卷，詩經部總論三，則「宋鄭樵詩辨妄」赫然在焉。凡二十三篇，始於四家詩，終於序草木類聚論詩聲。大喜過望，手鈔出之。越數月，得見六經與論，乃知自第二十二篇以上即與論之第三卷，而末篇則為通志昆蟲草木略之序。當日何以集二書為一卷而題為詩辨妄，實無從索解。疑編集成者錄自永樂大典，然檢大典目錄亦不載。六經與論已久失其本來面目矣，茲又襲之而改題一最早之名（與論第四卷春秋經，集成經籍典卷一八六錄之而題為鄭樵春秋傳，春秋傳亦鄭氏原有著述之一）何也？若謂其書確為詩辨妄，編圖辨與與論者錄之，何以其中有辨妄者，又有護妄者，一卷之書，衝突乃爾？又何以周序所非駁者乃不皆可見？吾人從事校訂之業，常感案

附錄三（六經與論選錄）

八四

民國二十二年六月十三日，顧頡剛記。

（一）讀詩易法

（原則案：此條見卷首，以下各條均見卷三）

淵乎詩易之為書也！有天下難明難象之理焉，不可以口舌求，訓詁盡也。且如乾之初九，第一句曰「潛龍勿用」，是乾之初九一事物也。其在天地人虫之內，天地人虫之外，其象如「潛龍勿用」，不可以千萬計也，皆乾之初九爻所統攝也。如必曰「潛龍」然後可以象乾之初九，他無預焉，「未可以語易也」。

詩三百篇第一句曰「關關雎鳩」，后妃之德也。是作詩者一時之興，所見在是，不謀而感於心也。凡與者，所見在此，所得在彼，不可以事類推，不可以理義求也。與在鴛鴦，則「鴛鴦在梁」可以美后妃也。與在鳩鳴，則

「鵲鳩在桑」可以美后妃也。與在黃鳥在桑扈則「結蠻黃鳥」交交桑扈」皆可以美后妃也。如必曰「關雎然後可以美后妃他無預焉」不可以語詩也。——故舉詩易第一句以明之。

(二) 關雎辨 (爲「作」之義皆樂之聲)

齊魯韓三家皆以關雎爲康王政衰之詩。楊雄曰「周康之時關雎作于上。」楊賜曰「康王晏起關雎見幾而作。」太史公曰「周道闕詩人本之衽席而關雎作。」范曄有曰「康后晚朝關雎作諷。」薛君章句亦謂「關雎詠淑女以刺時。」詳諸上文皆謂作于周衰之文。而不知麟趾乃關雎之應也序亦言「衰世之公子。」季札觀歌小雅曰「其周德之衰乎？」太史公曰「仁義陵遲鹿鳴刺焉。」如此則麟趾小雅鹿鳴諸詩皆

附錄三 (六經輿論選錄)

八五

附錄三 (六經輿論選錄)

八六

非治世音無疑矣。曰非也。蓋詩者樂也古人以聲詩奏之樂後世有不能法祖忘于政者則取是詩而奏之以申警諷故曰「作。」作之爲義如「始作翕如」之「作」非謂其詩始作於衰世也。

孔子言詩皆取詩之聲不皆說詩之義如何。如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夫子嘗譽太師之樂音中度故曰樂矣而不及於淫哀矣而不及於傷。皆從樂奏中言之非以序別其關雎之文義)又曰「師樂之始關雎之亂」皆樂之聲也非謂關雎之義如此。序詩者以爲關雎之義則非矣。

大抵古人學詩最要理會詩之聲。夫子曰「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爲之爲義亦「作」之意。既謂之「作」則翕純儼經有聲有器非但歌詠。而「爲周南召南」之「爲」正如「三年不爲樂」「不圖爲樂之至于斯」之「爲」謂之「爲」謂之「作」者皆樂之聲也。

詩者聲詩也出於情性。古者三百篇之詩皆可歌歌則各從其國之聲。周召王肅之詩同出于周而分爲四國之聲。邶鄘衛之詩同出于衛而分爲三國之聲。蓋採詩之時得之周南者繫之周南得之召南者繫之召南得之王城與衛者繫之王城與衛得之邶鄘衛者繫之邶鄘衛。蓋歌則各從其國之聲。

(三) 國風辨 (歌詩則各從其國之聲)

何彼穠矣之詩何以不列之於王風。蓋爲詩之時則東周也採詩之地則召南也故列之召南。黍離之詩何以不列之於二南。蓋周大夫行役至于宗周之地閱其壞而思其舊其詩雖作於西周其人則東周也故列之王風。平王何以不曰雅。以其地則東周也。幽厲何以不曰風。以其地則我周

附錄三 (六經輿論選錄)

八七

附錄三 (六經輿論選錄)

八八

也。如此則木瓜雖美齊而在衛猗嗟雖刺魯而在齊泉水載馳等詩皆衛詩而在邶鄘召穆之民勞衛武之賁之初筵不附其國而在二雅皆以聲別也。

夫風之詩出於土風而雅之詩則出於朝廷大夫爾。文王之詩見于風者二南是也。成王之詩見於風者邶風是也。平王之詩見於風者王風是也。雅頌之音與天下同列國之音隨風土而異。若謂降黍離而爲國風則斷詩亦可降邪。

大抵詩有三百皆以聲別。古人採詩之時隨其國而係之聖人無容心於其間也。

至于稱其國之名號亦然。如三豎之地自康叔得國已統于衛今其詩之在頃襄文武者亦分而爲三不專曰衛。唐叔封唐在燮父時已爲晉矣至春秋時實有其詩今其目乃爲唐也。七月以後多爲周公作刺朝廷之不知

今其詩乃皆爲新（國大夫爲之。）在盤庚時商已爲殷，故頌有殷武，今其頌乃皆爲商。得於其地，係於其國云耳，聖人何容心哉！

嘗觀夫子之論詩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夫謂「雅頌各得其所」可也，而謂「樂正」者何哉？蓋樂者，鄉樂也；鄉樂，即風詩也。十五國風之中，惟鄭衛其國相近，其聲相似，不比周召王豳猶有隔絕也。夫子平時見魯太師所傳三國之聲時有異同，及其環轡之時，見衛人所歌之聲，從而正之，故鄉樂曰「正」，而雅頌但曰「得所」。其意如此，所以詩有十五。此國風之別也。

（四）風有正變辨

風有正變，仲尼未嘗言，而他經不載焉，獨出于詩序。若以美者爲正，刺

附錄三（六經與論衡）

八九

附錄三（六經與論衡）

九〇

者爲變，則鄭衛之詩，謂之變風可也；緇衣之美武公，騶虞小戎之美襄公，亦可謂之變乎？

必不得已，從先儒正變之說，則當如穀梁之書，所謂「變之正也」。穀梁之春秋，書「築王廙之館于外」，書「諸侯盟于首止」，皆曰「變之正也」。蓋言事雖變常而終合乎正也。河廣之詩曰：「誰謂河廣，一葦航之。」其欲往之心，如其銳也；然有舍之而不往者。大車之詩曰：「穀則異室，死則同穴。」其男女之情，如其至也；然有畏之而不敢者。氓之詩曰：「以爾車來，以我賄遷。」其淫佚之行，如其醜也；然有反之而自悔者。此所謂變之正也。序謂「變風出乎情性，止乎禮義」，此言得之。

然詩之必存變風，何也？見夫王澤雖衰，人猶能以禮義自防也。見中人之性能以禮義自閑，雖有時而不善，終蹈乎善也。見其用心之謬，行己之

乖，倘返而爲善，則聖人亦錄之而不棄也。先儒所謂風之正變，如是而已。

（五）雅非有正變辨（有大小，無正變）

二雅之作，皆紀朝廷之事，無有區別，而所謂大小者，序者曰：「政有大小，故謂之大雅小雅。」然則小雅以蓼蕭爲「澤及四海」，以淇風爲「燕諸侯」，以六月采芣爲「北伐」，「南征」，皆謂政之小者如此，不知常武之征伐，何以大于六月，卷阿之求賢，何以大于鹿鳴乎？或者又曰：小雅猶言其詩典正，未至渾厚大醇者也。此言猶未是。蓋小雅大雅者，特隨其音而寫之律耳。律有小呂大呂，則歌大雅小雅宜其有別也。

春秋襄公二十九年，吳季札觀周樂，歌大雅小雅，是雅有大小已見於夫子未刪之前，無可疑，然無所謂正變者。正變之說不出于夫子而出于序，未

附錄三（六經與論衡）

九一

附錄三（六經與論衡）

九二

可信也。小雅節南山之刺，大雅民勞之刺，謂之變雅可也。鴻鴈庭燎之美宣王，崧高烝民之美宣王，亦可謂之變乎？

蓋詩之次第皆以後先爲序。文武成康其詩最在前，故二雅首之。厲王繼成王之後，宣王繼厲王之後，幽王繼宣王之後，故二雅皆順其序。國風亦然。則無有正變之說斷斷乎不可易也。詩之風雅頌亦然，詩之六義未嘗有先後之別。

（六）亡詩六篇

魚麗之後亡其三：南陔、白華、華黍也。南山有臺，南有嘉魚，魚之亡其三，由庚、崇丘、由儀也。六篇之詩同在一處，不應中間南有嘉魚，南山有臺二詩獨能存也。按儀禮鄉飲酒及燕禮，「笙入于縣中，奏南陔、白華、華黍。」又

曰：「聞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此六詩皆主于笙奏之。商份曰：「所謂『亡其辭』者，今論語『亡』字皆讀爲『無』字，謂此六詩于笙奏之，雖有其聲，舉無辭句。不若魚麗，南有嘉魚，南山有臺，于歌奏之，歌人聲也，故有辭爾。」此歌與笙之異也。

辨曰：古者有堂下堂上之樂，歌主人聲，堂上樂也；笙鐘以間，堂下樂也。謂之笙鐘，乃間歌之聲，皆有義而無其辭。東哲微之補亡六詩，皮日休補肆夏，不知六亡詩乃笙詩，肆夏乃金奏，初無辭之可傳也。

(七) 刪詩辨 (夫子未嘗刪詩)

司馬遷云：「古者詩三千餘篇，夫子取其可施于禮義者三百篇。」孔穎達曰：「按書傳所引之詩，見在者多，亡逸者少，則夫子所錄不容十分去九。」

附錄三 (六經與論語)

九三

附錄三 (六經與論語)

九四

夫詩上自商頌祀成湯，下至株林刺陳靈公，上下千餘年，而詩總三百五篇，有更十君而取一篇者，皆商周人所作。夫子併得之于魯太師，編而錄之，非有意于刪也。

夫「迢迢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如斯等語，亦不悞也。胡爲而刪之乎？將有美，桑中等語至悞，又胡爲而不刪之乎？則知刪詩之說，與春秋始隱終獲麟之事，皆漢儒倡之也。

大抵得其鄉聲則存，不得其聲則不存也。周之列國，如膠、薛、如許、蔡、如邶、鄘等國，夫豈無詩？但魯人不識其音，則不得其詳。季札聘魯，魯人以雅頌之外所得十五國風盡歌之。及觀今三百篇，于季札所觀與魯人所存，無加損也。若夫夫子有意刪詩，則當環轍之時必大搜而備索之，奚止十五國乎？然聖人不欲強備者，何也？蓋以天下情性，美刺諷詠，亦不過是也。刪

詩之說非夫子本意，漢儒孔安國倡之，文中子極筆載之。善乎邵康節詩曰：「自從刪後更無詩。」康節之詩，非謂夫子果刪詩也；蓋謂天下情性不出乎此，求之三百篇之中足矣，不必外有所求也。

(八) 詩序辨 (序作於衛宏)

漢興，四家之詩，毛詩未有序，惟韓詩以序傳于世，齊詩無序，魯詩之序有無未可知。詩(刪案：『詩』上疑有『韓』字)之序大抵與今序異。韓詩得序而益明，漢儒多宗之。如司馬遷、楊雄、范曄之徒，皆以二南作于周衰之時，此韓學也。毛詩至衛宏爲之序，鄭玄爲之註，而毛氏之學盛行，又非韓所敢望也。或者謂大序(即關雎序)作于子夏(王肅、鄭玄、鄭統皆云)，小序作于毛公。此說非也。序有鄭注而無鄭箋，其不作于子夏明矣。毛公于詩第爲之傳，

附錄三 (六經與論語)

九五

附錄三 (六經與論語)

九六

其不作序又明矣。

又謂大序作于聖人，小序作于衛宏。謂小序作于衛宏，是也；謂大序作于聖人，非也。命篇大序，蓋出于當時採詩太史之所題，而題下之序則衛宏從謝曼卿受師說而爲之也。按後漢儒林傳云：「衛宏，字敬仲，從謝曼卿學毛詩，因作毛詩序，善得風雅之旨，于今傳于世。」蓋嘗謂詩之大序非一人之所能爲。採詩之官，本其得于何地，審其出于何人，究其主于何事，且有實狀，然後致之太師，上之國史，是以取發端之二字以命題。故謂大序是當時採詩太史之所題。詩之小序，序所作爲之意，其辭顯者其序簡，其辭隱者其序備；其善惡之微者，序必明著其迹，而不可以言殫者，則亦闕其目而已。故謂小序是宏誦詩說而爲之。

或者又曰：序之辭委曲明白，非宏所能爲。曰：使宏鑿空爲之，雖孔子

亦不能使宏誦詩說爲之，則雖宏有餘矣。意者毛氏之說，歷代講詩之說，至宏而悉加詮次焉。

今觀宏之序，有專取諸書之文至數句者，有雜取諸家之說而辭不堅決者，有委曲宛轉附經以成其義者。

「情動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其文全出于樂記。「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爲詩以遺王。」其文全出于金縢。「自微子至于戴公，其間禮樂廢壞。」其文全出于國語。「古者長民，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其文全出于公孫尼子。則詩序之作實在于數書既傳之後明矣。此所謂取諸書之文有至數句者，此也。

關雎之序，既曰「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意亦足矣；又曰「風，風也，風以動之，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又曰「一國之事，係一人之

附錄三（六經與論衡）

九七

附錄三（六經與論衡）

九八

本，謂之風。」載馳之詩，既曰「許穆夫人閔其宗國顛覆而作。」又曰「衛懿公爲狄所滅。」絲衣之詩，既曰「釋賓尸」矣，又曰「靈星之尸也。」此蓋衆說並傳，衛氏得其美辭美意，併錄而不忍棄之。此所謂雜諸家之說而辭不堅決者也。

騶虞之詩，先言「人倫既正，朝廷既治，天下純被文王之化。」而後繼之「蒐田以時，仁如騶虞，則王道成。」行葦之詩，先言「國家忠厚，仁及草木。」然後繼之以「內睦九族，外尊事黃耆，養老乞言。」此所謂委曲宛轉，附經以成其義者也。

宏序作于東漢，故漢世文字未有引詩序者。惟黃初四年有「曹共公遠君子，近小人」之語。蓋魏後于漢，而宏之序至是而始行也。使其果知詩序出于衛宏，則風雅正變之說，二南分繫之說，羔羊蟋蟀之說，或鬱而不暢，

或巧而不合。如蕩以「蕩蕩上帝」發語，而曰「天下蕩蕩無綱紀文章。」召晏以「晏天疾威」發語，而曰「閱天下無如召公之爲臣。」雨無正乃大夫刺幽王也，而曰「衆多如雨，非所以爲正也。」牽合爲文而取譏于世，此不可不辨也。

（九）毛鄭之失

何彼穠矣之詩，平王以後之詩也。注以爲武王之詩，而謂「平王」爲平正之王，「齊侯」爲齊一之侯。按春秋莊公元年，書「王姬歸于齊。」乃桓王女，平王孫，下嫁于齊襄公，故詩曰「齊侯之子，平王之孫。」斷無疑。周頌作于康王，成王之世（剛案：世疑「後」字之誤），故稱「成王」「成康。」今毛鄭以頌皆成王時作，不應得稱成王康王，故此吳天有成命云「成王不

附錄三（六經與論衡）

九九

附錄三（六經與論衡）

一〇〇

敢康」爲「成此王功，不自安逸。」執競之「不顯成康」謂「成大功而安之。」噫嘻之「成王」謂「成是王事。」惟以召南爲文武之詩，故不得不以「平王」爲「平正之王。」惟以周頌爲成王時作，故不得不以「成王」爲「成此王功」也。

殊不知詩中此類甚多。召南中有康王以後之詩，有平王以後之詩，不特文武時也。甘棠行露之美，召公既沒之後，在康王世也。何彼穠矣作于平王已後，亦猶是也，不必謂武王詩。大雅中，大明之「維此文王，」思齊之「文王之母，」皇矣之「比于文王，」靈臺之「王在靈沼，」絲之「文王既厥生，」皆後世詩人追詠之辭，何嘗作于文王之世。周頌之美成王，亦猶是也，不必謂成王時作。

毛鄭解經，不能無失，就有大于此者。故特舉一二言之。

附錄四

歷代對於鄭樵詩說之評論

顧剛案：前輯詩辨妄時，涉獵所及，曾將歷代評論此書及鄭樵詩說之文字輯錄若干。今當付印，因列之於附錄。明知不勝挂一漏百之嫌，竊自附於窺豹一斑之義。蓋八百年來之人對於鄭氏之毀譽，得此亦可以識其大略矣。若求詳備，待諸異日。

又案：讀虞集序，知詩傳終宋之世未刊，元幹玉倫徒始取刻之。詩辨妄一書或從未一刊，其寫本僅爲周孚朱熹數人所見，故惟有此數人者得舉其文，其他皆依聲學舌而已。頃見明萬歷中沈守正所作詩經說通（北平圖書館藏）其凡例云：「說詩無慮百家，廢序者獨夾漈經說通（北平圖書館藏）其凡例云：「說詩無慮百家，廢序者獨夾漈

附錄四（歷代對於鄭樵詩說之評論）

一〇一

附錄四（歷代對於鄭樵詩說之評論）

一〇二

紫陽耳。聰明競出，頗足解頤。今異同駢錄，使知詩道之廣博也。」其引用書目分「正引」「雜引」兩類，正引中「鄭樵夾漈辨妄」在焉。驚喜之甚，以爲可繼續輯得若干矣。翻覽終卷，曾無所見。偶有一二語，皆前人所常引者耳。乃知此君實未嘗見詩辨妄，欲炫其博，故虛書此名。士之無行，有如是耶！又觀四庫總目歎息於韓詩之亡，謂「自鄭樵以後，說詩者務立新義，以摺擊漢儒爲能，三家之遺文遂散佚而不可復聞。」曾不思鄭氏固主張「事無兩造之辭，則獄有偏聽之惑。」欲藉三家糾正毛氏者。以韓詩之亡，蓋罪於彼，適得其反。從此可知鄭氏詩學，知者絕寡，攀附也，攻擊也，術雖有異，其爲捕風捉影則一也。意者此書之亡，乃在宋季乎？抑馬伯庸齊履謙取稿以去，遂致散佚乎？虞集序云：「閩人刻書，羣印成市，成邑，散

布中外，極乎四海。」以印刷業之發達若此，而五十餘種之稿本終於未刻，徒勞後人之猜想，斯亦不可解也。朱彝尊作經義考，分書籍爲「存佚，未見」三類，其列詩辨妄於未見之中，蓋不知書之究亡與否。吾觀明人修大全，所收錄宋人之說至多，朱熹之詩集傳既爲正注，而其說又承自鄭氏，苟鄭氏之書未亡，豈有不錄者。今既無之，則知當明初已不可見矣。又詩經大全以元劉瑾詩傳通釋爲藍本，變動絕少，乃亦不錄鄭氏之文，則知在元代已不可見矣。况幹克莊但刻詩傳而不刻詩辨妄，亦見彼時傳本已絕矣。至於朱彝尊之世，佚固久矣，不必緩其詞曰未見也。以見者如是之鮮，亡佚如是之早，而其名乃昭垂於天壤之間，雖時受載指之罵，正徵其影響之深，具有疾雷破山之力量。天下固有如是之奮於實而豐於名者乎？此固非鄭氏

附錄四（歷代對於鄭樵詩說之評論）

一〇三

附錄四（歷代對於鄭樵詩說之評論）

一〇四

之所願哉！

民國二十二年六月十七日，顧頤剛記。

（一）朱子語類三則

器之問風雅與無天子之風之義。先生舉鄭漁仲之說，言「出於朝廷者爲雅，出於民俗者爲風。」文武之時，周召之民作者，謂之周召之風；東遷之後，王畿之民作者，謂之王風。」似乎大約是如此，亦不敢爲斷然之說。但古人作詩，體自不同，雅自是雅之體，風自是風之體。如今人作詩，曲亦自有體製不同者，自不可亂。不必說雅之降爲風……（卷八十）

舊曾有一老儒鄭漁仲，更不信小序，只依古本，與墨在後面。某今亦只如此，令人虛心看正文，久之其義自見。蓋所謂序者，類多世儒之談，不解詩

人本意處甚多。且如「止乎禮義」果能止禮義否？桑中之詩，禮義在何處？……（同上）

詩序實不足信。向見鄭漁仲有詩辨妄，力詆詩序，其間言語太甚，以為皆是村野妄人所作。始亦疑之，後來子細看一兩篇，因質之史記、國語，然後知詩序之果不足信。因是看行葦、賁之初筵，抑數篇，序與詩全不相似。以此看其他詩序，其不足信者甚多。以此知人不可亂說話，便都被人看破了！……（同上）

（二）詩集傳大全 詩序

朱子曰：「論法中如墮廢社稷曰『頃』，便得柏舟一人，硬差排為衛頃公，便云『仁人不遇，小人在側。』」鄭漁仲謂「小序只是後人將史傳去揀，并

附錄四（歷代對於鄭樵詩說之評論）

一〇五

附錄四（歷代對於鄭樵詩說之評論）

一〇六

看證，卻附會作小序美刺。」（鄭風柏舟）

（三）直齋書錄解題

陳振孫

夾漈詩傳二十卷，辨妄六卷，鄭樵撰。辨妄者，專指毛鄭之妄。謂小序非子夏所作，可也；盡削去之而以己意為之序，可乎？樵之學雖自成一派，而其師心自是，殆孔子所謂「不知而作」者也。（卷二）

（四）詩疑

王柏

將仲子，序者固妄矣；而蕭田鄭氏謂此實淫奔之詩，而朱子從之。愚謂其有所未盡也。此乃淫奔改行之詩也。仲雖可恨，獨能畏父母兄弟之言，又能畏人之清議，三章六「無」字所以拒絕仲子為甚嚴，與大車營死不相

合者大有間矣。（卷一）

（五）困學紀聞

王應麟

朱子詩序辨說多取鄭漁仲詩辨妄。（全祖望評云：「深寧蓋亦不取漁仲之學，愚案，漁仲最多武斷。」）艾軒謂歐陽公詩本義不當謂之本義，古人旨意精粹，何嘗如此費辭！（卷三）

（六）章平叔讀詩私記序

黃震

詩自衛宏作小序，諸儒往往憑之以說詩。隨其所發，理趣雖精，而詩之所以作，則世遠未必知其果然否也。王雪山鄭夾漈始各捨序而言詩。朱晦庵因夾漈而酌以人情天理之自然，而折衷之，所以開示後學者已明且要。

附錄四（歷代對於鄭樵詩說之評論）

一〇七

附錄四（歷代對於鄭樵詩說之評論）

一〇八

……（經義考卷一百十引）

（七）黃氏日鈔——讀毛詩

黃震

……雪山王公質，夾漈鄭公樵，始皆去序而言詩，與諸家之說不同。晦庵先生因鄭公之說，盡去美刺，探求古始，其說頗驚俗，雖東萊不能無疑焉。夫詩非序莫知其所自作。去之千載之下，欲一旦盡去自昔相傳之說，別求其說於茫冥之中，誠亦難事。然其指桑中漆洧為鄭衛之音，則其辭曉然，諸儒安得同譏而謂之雅音！若謂甫田大田諸篇皆非刺詩，自今讀之，皆蕭然治世之音。若謂「成王不敢康」之「成王」為周成王，則其說實出於國語，亦文義之曉然者。

按明鍾惺毛詩解選黃氏日鈔讀毛詩，題為讀詩一得，即以此為序。

(八) 文獻通考——經籍考

馬端臨

夾祭詩傳詩辨妄，共二十六卷。按夾祭專詆詩序，晦庵從其說。所謂「事無兩造之辭，則獄有偏聽之惑」者，大意謂毛序不可偏信也。然愚以爲譬之聽訟，詩者其事也，齊魯韓毛則證驗之人也。毛詩本書俱在，流傳甚久，譬如其人親身到官，供指詳明，具有本末者也。齊魯韓三家本書已亡，於它書中間見一二，而真偽未可知，譬如其人不到官，又已身亡，無可追對，徒得之風聞道聽，以爲其說如此者也。今捨毛詩而求證於齊魯韓，猶聽訟者以親身到官所供之案牘爲不可信，乃採之於傍人傳說而欲以斷其事也，豈不誤哉！

附錄四（歷代對於鄭氏詩說之評論）

一〇九

(九) 鄭氏詩傳序

朱德潤

莆田林子發氏攜宋鄭夾祭先生詩傳訓詁謂德潤曰：「先生昔在閩中，紬繹之暇，集爲此書。其間摘詩傳之幽隱，辨事物之名義，真所謂發宋儒之所未發者。」於是校正是本，俾德潤讀之。

愚按慈溪黃氏謂文公朱氏因雪山王公質夾祭鄭公樵，去美刺以言詩，又嘗於鄭傳取其切于詩之要者，以備集傳矣。獨惜當時門人學子各宗其宗，而不能參會折衷之，以見全書之有補於學者。噫，漢儒專門訓詁，一經之旨，揚鱗分路，使後世學者莫適，而經之本文亦乖戾破碎。至宋，濂洛諸儒出，然後諸經之旨粲然明白。今考載籍，詩傳自伊川歐蘇諸先生發其理趣，南渡後，李迂仲、張南軒、呂東萊、戴岷隱、嚴華谷諸先生又各自名家。而方今學者咸宗朱氏者，豈非以其義明理暢，足以發詩人比興之旨，辭簡意備，足以

廣詩人賦詠之性情乎！

至於詩篇之可以被之音樂者，仍按周禮太師，謂風、雅、頌者，聲音部分之名；賦、比、興者，作詩之體製也。今觀鄭氏傳引山川草木蟲魚之辨，五音六律六呂之所諧，誠可以發揮後學之未究，而渙明千載之微辭奧義者也。如以「雀無角」爲雀之角，以「龍盾之合」爲二盾之衛，「露被菅茅」非雨露之露，「有豕白蹄」爲江豚之豕，幽之風雅頌爲四器十二器之聲合，其他如國風二雅三頌名物度數，毫分釐析，豈非詩傳之大備者乎！善乎孟子曰：「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爲得之。」德潤於朱鄭之學，有得焉。蓋朱氏之學淳，故其理暢；鄭氏之學博，故其理詳。學者不可不兼該而並進也。理以明之，義以析之，則斯傳也，當相爲引用而諷詠之，茲亦後學之所深願與！（經義考卷一百六引）

附錄四（歷代對於鄭氏詩說之評論）

一一一

(一〇) 鄭氏詩傳序

虞集

聖人之教人，蓋以詩爲學矣。孔子說烝民之詩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彜也，故好是懿德。」「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曾子之所以終身也。「燕飛戾天，魚躍于淵。」子思之所以明道體也。「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爲得之。」孟子之所以說詩也。是以程子之子詩也，嘗點綴一兩字而誦之，使人自解。又曰：「今之學者，未見意趣，必不樂學。欲以三百篇教之歌舞，恐未易曉。欲別作詩，令朝夕歌之，似常有助。」其意一也。聖賢之于詩，將以變化其氣質，涵養其德性，優游歷飲，詠嘆淫泆，使有得焉，則所謂溫柔敦厚之教，習與性成，庶幾學詩之道也。

附錄四（歷代對於鄭氏詩說之評論）

一一二

漢儒有保存遺經之功，而亦不無專門訓詁之失，儒先君子豈不足以知之；而罕見於言者，豈非有得於此，則彼穿鑿纏繞之說，自有所不得行乎？諸經皆然，蓋不止於詩也。齊魯韓詩不傳，而毛氏獨存，言詩之家千數百年守此而已。至宋歐陽子疑詩序之非，而著本義。蘇轍城亦疑而去之，不免獨存其首句。譬諸山下之泉，其初出也，壅塞底滯，而端亦微見矣；漸而清通，沛如江河，後因于先而廓之，而水之源流遠矣，亦有其時也。至於朱子詩傳之出，然後悉屏去大小序，別為一編，存而不廢，以待考辨，即經以求其故，自為之說，而天下學者從之。國家定以為是，然後其說與聖賢之言詩者合，而學者有所用功矣。

集之幼也，嘗從詩師得鄭氏經說，以為大序不出於子夏，小序不出於毛公，蓋斷宏所為而康成之為說如此。心竊異之，欲求其全書不可得。中歲

附錄四（歷代對於鄭樵詩說之評論）

一一三

附錄四（歷代對於鄭樵詩說之評論）
備員勸講，有阿魯叔仲自守泉南，入朝為同官，始得其錄本而讀之。見其說風雅頌之分，蓋本諸音節之異。於比興賦也，訓詁多不得與之說，而為序者掇拾傳會以惑惑乎後之人，鳥獸草木之名，天文地理之說，或疎或繆，非一端也。剖析訓詁之舊，痛快決裂，無復遺蘊，向之所謂纏繞穿鑿者，幸一快焉。恨未久散去，而不得終卷也。

蓋竊感鄭氏去朱子之鄉若是其近，以年計之不甚相遠，門人學者里閭相錯，而不通見于一時，何哉？雖各自為說，而多同者。豈固多賢人學者老於山林，嘗有其說未達於外，而兩家各有所采乎？將二氏之卓識皆有以度越前人，不待於相謀而有合乎？世遠地廣，未之有致也。

西夏韓公克莊嘗以禮經舉進士，如左榜漢生者。考官見其博瞻，疑不敢取；而朝廷知其為明經之士。其食憲淮西也，以項氏易玩辭足補程朱之

遺，說于集也，序其說而刻之。自南行臺而貳閩憲也，以為閩在山海之間，豈無名家舊學，諮詢之暇，思有以表章之。予因及鄭氏之詩。即使錄以來示，且曰：「果可傳也，略為我序之。」故著其說如此。

又曰：「求諸鄭氏之子孫，夾漈之手筆，猶有書五十餘種。故御史中丞馬公伯庸延祐末，奉旨閱海貨于泉南，觀于鄭氏，得十數種以去，將刻而傳之。馬公剔釐清要，出入臺省，席不暇暖，未及如其志而歿。泰定中，故太史齊公履謙奉使宜撫治閩，亦取十餘種，將刻而傳之。太史還朝，不一二年而歿，亦不克如其志。二家皆有子弟，安知無能承其先志者乎？」吾聞閩人刻書摹印，成市成邑，散布中外，極乎四海。其間亦有經妄未經論定，在所當禁者，觀風使者得以正之，而移其工力於博給有用之說，則在于今日矣。（經義考卷一百六引）

附錄四（歷代對於鄭樵詩說之評論）

一一五

（一一）詩私鈔自序

楊守陳

……漢毛公據序作傳，而鄭康成之箋從之；唐孔祭酒之疏，宋呂東萊之讀詩記皆從之。他儒亦莫不尊序如經，無敢有議而違者。至歐陽文忠蘇頌演始皆疑序而嫌傳箋，各出其所見。頌演則例取序之首句，盡去其下文而說之。文忠則於傳箋之善者皆從之，而其間有悖理拂情者始易之耳。獨鄭夾漈深闢傳箋之妄，盡去序而自為之說。或謂其私心自是，殆于不知而作者。

晦庵朱夫子博考諸家，深探古始，以為集傳多主夾漈之說，且斷然以序說謬妄淺拙，實漢儒所作，不當分冠諸篇，因併為一編而詳論其得失。學者莫不信而遵之。奮千古之卓見，以掃百代之陋聞，非命世之大儒其孰能與

附錄四（歷代對於鄭樵詩說之評論）

一一六

于此哉！然其主夾祭而與鄭衛諸風盡斷爲淫詩，則東萊固嘗議之。其後馬氏端臨亦嘗辨之。今雖專門舉子，尙或有疑於此者……（經義考卷一百一十二引）

（一二）呂氏家塾讀詩記序

陸貳

……其書宗毛氏以立訓，考注疏以纂言。剪綴諸家，如出一手，有司馬子長貫穿之妙。研精殫歲，融會渙釋，有杜元凱真積之悟。緣物醜類，辨名正義，有鄭漁仲考據之精。茲余之所甚愛焉……（經義考卷一〇七引）

（一三）詩傳通解自序

黃佐

……子朱子……集傳……論者猶病其違毛氏而宗鄭……蓋毛氏……附錄四（歷代對於鄭樵詩說之評論） 一一七

附錄四（歷代對於鄭樵詩說之評論）

一一八

主序以言詩，樵則斥序之妄，以爲出于斷宏，而盡削去之，遂以己意爲之序。凡詩人所刺，皆斷以爲淫奔者所自作，則非所謂「懲創逸志，施于禮義」者矣……（經義考卷一百十三引）

（一四）毛詩多識篇序

郭喬泰

吾鄉有鄭漁仲先生撰有昆蟲草木志略，其自叙云：「已得鳥獸草木之真，然後傳詩。」則以詩家發興之本在也。標曰志略，精核爲諸家最。而今有林孟鳴先生撰多識篇，篇中主三百篇名物，其三百記事之珠與漁仲先生嘗嘆「儒生家多不識田野之物，農圃人又不識詩書之旨，二者無由參合，遂使鳥獸草木之學不傳。」試讀先生多識篇，材人之窮觀，詩人之逸趣，具是矣！（經義考卷一百十五引）

按：林孟鳴名兆珂，明莆田人，萬曆甲戌進士。

（一五）五十家詩義裁中自序

高承埏

……子夏之序授高行子，傳至大小毛公，以及衛宏。宏學于謝曼卿者也。論其世數百年矣，考其人十有一傳矣，而說者謂序出于宏。然則曼卿以前受之于師者皆無序乎？理之所必無也。明道程子謂詩學必于大序中求，又謂國史得詩必載其事，然後其義可知。伊川則云大序非聖人不能作。其篤信詩序若是。

自雪山王氏夾祭鄭氏乃廢序言詩。朱子用之，作集傳。以「鄭聲淫」爲鄭詩淫也，于是鄭詩出于淫奔者最多。且以鄭衛之音並舉而推及于鄭衛，而王風而齊魯諸國，靡不有淫奔之詩。數傳而魯齊王氏遂欲刪去其

附錄四（歷代對於鄭樵詩說之評論）

一一九

附錄四（歷代對於鄭樵詩說之評論）

一二〇

三十二篇，是以刪詩爲未盡善矣。毋乃賢知之過與……（經義考卷一百十七引）

（一六）毛詩通義自序

朱鶴齡

……古人專家之學代有師承，又非可鑿空而爲之說。漢唐以來，詩家悉宗小序。鄭夾祭始著辨妄，朱紫陽從之，捨擊不遺餘力。集傳行而詩序幾與趙賈之易，張霸之書同廢……抑觀東萊詩紀所載朱氏云云，皆奉古序爲金科。黃東發引降庵新說，亦多從序。然則廢序言詩，特過信夾祭之故，初非紫陽本旨乎……（經義考卷一百十八引）

（一七）惠氏詩說序

田雯

……子夏得孔子之傳，著爲小序，略言作詩之旨，而未有論說。漢儒始句解而字釋之。毛公最晚出，而傳于今，蓋其授受有自也。至唐韓昌黎始疑詩序非子夏作，而歐陽子因之，著詩傳，其說與漢儒異矣；然猶不廢小序也。至朱紫陽刪去小序，另爲一編，又與韓歐異矣；然猶不廢注疏也。同時鄭夾漈王雪山各自立說，并傳注去之，比朱子則加甚矣；然猶間有去取也。自是以後，學者厭常喜新，屏去一切訓詁，而鑿空臆造，雖背于經，畔于道，弗顧也。嗚呼！詩學之廢久矣！惠子元龍常談詩而病之，因著詩說三卷，其旨本于小序……

(一八) 詩說

惠周揚

正變之說出子大序，而文中子取以說斷風。其後諸儒皆從之。鄭漁

附錄四（歷代對於鄭樵詩說之評論）

一一一

附錄四（歷代對於鄭樵詩說之評論）

一一二

仲始倡「風雅無正變」之論，而葉氏（見段氏《集說》）章氏因之。二者反覆，莫能相一。以余觀之，正變猶美刺也；詩有美不能無刺，故有正不能無變。……美者可以爲勸，刺者可以爲懲，故正變俱錄之。編詩先後因乎時代，故正變錯陳之。若謂詩無正變，則作詩無美刺之分，不可也。謂周召爲正，十三國風爲變，鹿鳴以下爲正，六月以下爲變，則序所謂美與刺者俱無以處之，亦不可也。

朱子釋詩，據夾漈之說，凡于鄭風小序「刺時」、「刺忽」、「閔亂」之作，力証其謬，改爲淫奔之詩，其言亦辨而正。然不知鄭國之亂在君臣，風俗之淫猶其小者也。……朱子欲絕鄭，而實寬其大惡，亦弗思矣。

(一九) 九經古義

惠棟

鄭漁仲云：「漢世文字未有引詩序者，惟魏黃初四年有『曹共公違君子，近小人』之語，蓋詩序至是而始行。」棟案：左傳襄二十九年，季札見歌秦曰：「美哉，此之謂夏聲！」服虔解詁云：「秦仲始有車馬禮樂之好，侍御之臣，戎車四牡，田守之事，與諸夏同風，始曰夏聲。」（詩正義引之）又蔡邕獨斷載周頌三十一章，並錄詩序，自清廟至般詩一字不異。何得云至黃初時始行于世耶！

(二〇)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1 詩序

案詩序之說，紛如聚訟。以爲大序子夏作，小序子夏毛公合作者，鄭玄詩譜也。以爲子夏所序詩即今毛詩序者，王肅家語注也。以爲衛宏受學

附錄四（歷代對於鄭樵詩說之評論）

一一三

附錄四（歷代對於鄭樵詩說之評論）

一一四

謝曼卿作詩序者，後漢儒林傳也。以爲子夏所創，毛公及衛宏又加潤益者，隋書經籍志也。以爲子夏不序詩者，韓愈也。以爲子夏惟裁初句，以下出于毛公者，成伯璵也。以爲詩人所自製者，王安石也。以小序爲國史之舊文，以大序爲孔子作者，明道程子也。以首句即爲孔子所題者，王得臣也。以爲毛傳初行，尚未有序，其後門人互相傳授，各記其師說者，曹粹中也。以爲村野妄人所作，昌言排擊而不顧者，則倡之者鄭樵王質和之者朱子也。然樵所作詩辨妄一出，周乎即作非鄭樵詩辨妄一卷，摘其四十二事攻之。質所作詩總聞，亦不甚行於世。朱子同時如呂祖謙、陳傅良、葉適，皆以同志之交，各持異議。黃震篤信朱學，而所作日鈔亦申序說。馬端臨作經籍考，于他書無所考辨，惟詩序一事，反覆攻詰，至數千言。自元明以至今日，越數百年，儒者尙各分左右袒也。豈非說經之家第一爭訟之端乎！……（卷十五）

下同

2 唐孔穎達毛詩正義

孔穎達等因鄭箋爲正義。……融貫羣言，包羅古義。終唐之世，人無異詞。……至宋，鄭樵特其才辨，無故而發難端。南渡諸儒始以拮據毛鄭爲能事。……然朱子從鄭樵之說，不過攻小序耳；至于詩中訓詁，用毛鄭者居多。後儒不考古書，不知小序自小序，傳箋自傳箋，闕然佐闕，遂併毛鄭而棄之。……

3 南宋范處義詩補傳

處義……病諸儒說詩好廢序以就已說，故自序稱「以序爲據，附錄四（歷代對於鄭樵詩說之評論） 一二五

附錄四（歷代對於鄭樵詩說之評論）

一二六

兼取諸家之長。……又稱「文義有闕，補以六經史傳，詰訓有關，補以說文篇韻。」蓋南宋之初，最攻序者鄭樵，最尊序者則處義矣。考先儒學問，大抵淳實謹嚴，不敢放言高論。宋人學不逮古，而欲以識勝之，遂各以新意說詩。其間剔抉疏通，亦未嘗無所闡發；而未流所極，至于王柏詩疑，乃併舉二南而刪改之。儒者不肯信傳，其弊至于誣經，其究乃至非聖，所由來者漸矣！……

4 南宋王質詩總聞

……南宋之初，廢序者三家，鄭樵朱子及質也。鄭朱之說最著，亦最與當代相辨難。質說不字字詆小序，故攻之者亦稀。然其毅然自用，別出新裁，堅銳之氣乃視二家爲加倍。……

5 南宋朱熹詩集傳

……朱子……注詩，亦兩易稿。凡呂祖謙讀詩記所稱「朱氏曰」者，皆其初稿，其說全宗小序。後乃改從鄭樵之說（案朱子改序用鄭樵說，見于詩集傳朱子以爲用歐陽修之說，殆誤也）是爲今本。……楊慎丹鉛錄謂文公因呂成公太尊小序，遂盡變其說，雖意度之詞，或亦不無所因歟？……

6 明成祖敕撰詩經大全

……自北宋以前，說詩者無異學。歐陽修蘇轍以後，別解漸生。鄭樵周平以後，爭端大起。紹興紹熙之間，左右佩劍，相笑不休。迄宋末年，乃古義漸而新學立。……（卷十六，下同）

附錄四（歷代對於鄭樵詩說之評論）

一二七

附錄四（歷代對於鄭樵詩說之評論）

一二八

7 清聖祖敕撰詩經傳說彙纂

……詩序自古無異說，王肅、王基、孫毓、陳統爭毛鄭之得失而已。其舍序言詩者，萌于歐陽修，成于鄭樵，而定于朱子之集傳。輔廣童子問以下，遞相羽翼。……蓋集傳廢序，成于呂祖謙之相激，非朱子之初心，故其間負氣求勝之處在所不免。……

8 清楊名時詩經割記

……是編……斟酌于小序朱傳之間。……其論鄭風不蓋淫詩，而聖人亦兼存淫詩以示戒，論亦持平。而謂鄭聲即鄭詩，力駁鄭樵之說，則殊不然。淫詩可存以示戒，未有以當放之淫聲，被之管弦，可以示戒者也。……

9 清黃中松詩疑辨證

古說「睢鳩」爲離類，鄭樵及朱子則以爲鳬類。左傳云，「鳬鳩氏司馬也。」馮復京引朱傳云，江淮所有，當年恐未入詩人之目，已爲定論。

10 清范家相三家詩拾遺

……隋書經籍志稱「齊詩亡于魏，魯詩亡于西晉，惟韓詩存。」宋修太平御覽多引韓詩。崇文總目亦著錄。劉安世見說之尙時，述其遺說。而南渡儒者不復論及，知亡于政和建炎間也。自鄭樵以後，說詩務立

附錄四（歷代對於鄭樵詩說之評論）

一二九

附錄四（歷代對於鄭樵詩說之評論）

一三〇

新義，以枯槁漢儒爲能，三家之遺文遂散佚而不可復聞。

11 明陳以蘊毛詩說

……自序大旨，謂小序固陋淺拙，詞必徵之事，事必實之人，往往不得其義，則概謂之刺君，非得卜子夏之傳者。又朱子集傳祖夾漈而詆毛傳，亦未盡孟子說詩之法。（卷十七，存目）

12 南宋鄭樵爾雅注

……南宋諸儒大抵崇義理而疎考證。故樵以博洽傲睨一時，遂至肆作聰明，詆謫毛鄭。其詩辨妄一書，開數百年杜撰說詩之捷徑，爲通儒之所深非。惟作是書，乃通其所可通，闕其所不可通，文似簡略而絕無穿鑿附

詩辨妄 附錄四

會之說，于說爾雅家爲善本。……（卷四十一）

13 南宋周孚蠹齋鉛刀編

……末二卷爲非詩辨妄。……鄭樵作詩辨妄，決裂古訓，橫生臆解，實汨亂經義之渠魁。南渡諸儒，多爲所惑。而孚陳四十二事以攻之，根據詳明，辨證精確，尤爲有功于詩教。今樵書未見傳本（案經義考載此書，註曰「未見」），而孚書雖然獨存，豈非神物呵護以延風雅一脈哉！是尤可爲寶貴者矣。（卷一百五十九）

（二二）黃氏詩考序

胡培羣

……自後漢至北宋初，言詩者率宗毛詩小序，無異議也。南宋鄭樵

附錄四（歷代對於鄭樵詩說之評論）

一三一

附錄四（歷代對於鄭樵詩說之評論）

一三二

仲始著書駁序，朱子作集傳亦嘗採用之。後之攻序者遂不遺餘力。而近儒又多闢發毛鄭義以申序說。蓋是經門戶之爭，數百年於此矣。

（新六室文鈔卷六）

按，黃氏名啓與，詩考凡五卷。

（二二）因學紀聞集證按語

屠繼序

朱子詩集傳，其初稿亦用小序；後與呂伯恭相爭，遂改從鄭樵而廢小序。故有辨說攻小序，而集傳未及追改，如豐年絲衣等篇者。淳熙間，漁仲書爲周信道孚所駁，旋即散佚。惟詩集傳自元延祐定科舉法，用以取士，遂承用至今。（卷三下）

(二二二) 毛詩稽古編序

阮元

漢平帝世，毛詩始立于學。高密鄭君爲故訓作箋，先儒無異說。魏王肅注詩，始難鄭箋；而詩序詩傳未有妄肆譏評者。至宋歐陽文忠公作詩本義，乃盡棄毛鄭。而鄭漁仲之徒遂逞其臆見，廢序譚經。周孚駿之不遺餘力，其書不行于世。朱子作集傳，參用其說；然作白鹿洞賦仍從古義。又答門人問曰：『舊說亦不可廢。』蓋朱子作集傳時本用小序，因與東萊論詩相爭，改從漁仲。此乃一時之意見，非盡出本旨也。……

(二二四) 經學文鈔按語

曹元弼

往年十九歲時，過懷縣，君子儒張君聞遠于南菁書院論詩。余謂「朱子詩集傳從鄭樵說，因與東萊爭論，有激而然；紀阮兩文達皆言之。」聞遠

附錄四（歷代對於鄭樵詩說之評論）

一三三

附錄四（歷代對於鄭樵詩說之評論）

一三四

盛然徐應曰：「朱子說詩，千慮一失，固不必曲諱；若云意氣詭激，則必無之。二公此言殆賢者之過，非所以待朱子也。」余深韙其言，氣爲之肅。自是說經不敢苟營先儒云。（阮氏元毛詩稽古編序）

朱子考古音，徵韓詩，實開國朝詩家學派之先，不可以鄭衛諸詩偶用鄭樵說，遂輕議之。學者讀集傳，以伯厚爲法可也。（王氏應麟詩考序）

詩序

朱氏辨說

詩序之作說者不同或以爲孔
無明文可考唯後漢書儒林傳以爲國史皆
作毛詩序今傳於世則序乃宏作明矣然
鄭氏又以爲諸序本自合爲一編毛公始
分以實諸篇之晉則毛公之前其傳已
久宏特增廣而潤色之耳故近世諸儒多
以序之晉句爲毛公所分而推其說云
云者爲後人所益理或有之但其考其晉
句則已有不得詩人之本意而肆爲妄說
者矣況公襲云云之誤哉然計其初猶必
自謂出於臆度之私非經本文故且自爲
一編別附經後又以尚有齊魯韓氏之說
竝傳於世故讀者亦有以知其出於後人
之手不盡信也及至毛公引以入經乃不
綴篇後而超冠篇端不爲注文而直作經

詩序

說序

字不爲疑辭而遂爲決辭其後三家之傳
又絕而毛說孤行則其抵牾之迹無復可
見故此序者遂若詩人先所命題而詩文
反爲因序以作於是讀者轉相尊信無敢
擬議至於有所不通則必爲之委曲通就
穿鑿而附合之寧使經之本文繚戾破碎
不成文理而終不忍明以小序爲出於漢
儒也愚之病此久矣然猶以其所從來也
遠其間容或真有傳授證驗而不可廢者
故既頗采以附傳中而復并爲一編以還
其舊因以論
其得失云

大序

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情動於
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

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治世之音安以樂其

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

其民困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先

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

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

曰雅六曰頌○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

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至于

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

詩序

說序

雅作矣○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傷人倫之廢哀刑

政之苛吟詠情性以風其上達於事變而懷其舊

俗者也○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

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是以一國之事繫

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

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小大故

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

功告於神明者也○是謂四始詩之至也

說見
綱領

小序

國風

周南

關雎后妃之德也

后妃文王之妃大姒也天子之

嘗稱王則大姒亦未嘗稱后序者蓋追稱之亦

未害也但其詩雖若專美大姒而實以深見文

王之德序者徒見其詞而不察其意遂壹以

妃為主而不復知有文王是固已失之矣至於

化行國中三分天下亦皆以爲后妃之所致則

是禮樂征伐皆出於婦人而文王者徒擁

詩序

之言曰先王之政必自內始故其門南豐會氏

以施之家人者必爲之師傳保姆之助詩書國

史之戒珩璜琬琰之節威儀動作之度其教之

者有此具然古之君子未嘗不以身化也故家

人之義歸於反身二南之業本於文王豈自外

至哉世皆知文王之所以興能得內助而不知

其所以然者蓋本於文王之躬化故內則后妃

有闢雖之行外則羣臣有二南之美與之相成

其推而及遠則商辛之昏俗江漢之小國免且

之野人莫不好善而不自知此所謂修身之

故國家天下治者也竊謂此說庶幾得之風之

始也所謂闢雖之亂以爲風化之所由始也所以

風天下而正夫婦也故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

焉說見二南總論邦國謂諸侯風風也教也風

以動之教以化之言則曰風以事言則曰教然

則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南言

化自北而南也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

王之所以教故繫之召公

說見二南卷首關雎

自出也鵲巢騶虞言德者被化而後成德也以其

被化而後成德故又曰先王季誤矣所以教先王即

文王也舊說以爲大王王季誤矣所以教先王即

曰周南召南如乾坤乾統坤承乾也周南召

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天下而二南正家之事

也王者之化必至於法度彰彰禮樂著雅頌之聲

作然後可以言成然無其始則亦何所因而立

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其爲是歟

是以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

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

之義也按論語孔子嘗言關雎樂而不淫哀而

不傷蓋淫者樂之過傷者哀之過獨爲

是詩者得其性情之正是以哀樂中節而不至

於過耳而序者乃析哀樂淫傷各爲一事而不

相須則已失其旨矣至以傷爲傷善之心則不

大失其旨而全無文理也或曰先儒多以周道

衰詩人本諸杜亂而關雎作故揚雄以周康之

時關雎作爲傷始亂杜欽亦曰佩玉晏鳴關雎

歎之說者以爲古者后夫人雞鳴佩玉去君所

周康后不然而故詩人歎而傷之意推之此魯詩說也與

毛異矣但不可知矣但儀禮以關雎爲鄉樂又爲

房中之樂則儀禮不得爲周公之時已以此詩矣若

如魯說則儀禮不得爲周公之時已以此詩矣若

公之書則周之盛時乃無鄉射燕飲房中之樂

而必有待乎後世之刺詩也其不然也明矣且

爲人子孫乃無故而播其先祖之失於

天下如此而尚可以爲風化之晉乎

葛覃后妃之本也后妃在父母家則志在於女功

詩序

四

派古關

之事躬儉節用服澣濯之衣尊敬師傅則可以

歸安父母化天下以婦道也此詩之序皆尾皆

母家者一句為未安蓋若謂未嫁之時即詩中不應遽以歸寧父母為言況未嫁之時自當服

勤女功不足稱述以為盛美若謂歸寧之時即

詩中先言刈葛而後言歸寧亦不相合且不常

為之於平居之日而暫為之於歸寧之時亦

豈所謂庸行之謹哉序之淺拙大率類此

卷耳后妃之志也又當輔佐君子求賢審官知臣

下之勤勞內有進賢之志而無險詖私謁之心

朝夕思念至於憂勤也此詩之序皆句得之餘

知臣下之勤勞而憂之然曰嗟我懷人則其言

親暱非后妃之所得施於使臣者矣且晉章之

詩序五

我獨為后妃而後章之我皆為使臣晉

尾衡決不相承應亦非文字之體也

樛木后妃逮下也言能逮下而無嫉妒之心焉此

稍平後不

注者放此

螽斯后妃子孫衆多也言若螽斯不妒忌則子孫

衆多也螽斯聚處和一而卵育蕃多故以為不

妒忌則子孫衆多之比序者不達此詩

之體故遂以不妒忌者

桃夭后妃之所致也不妒忌則男女以正婚姻以

時國無繇民也序晉句非是其所謂男女以正

婚姻以時國無繇民者得之蓋

此以下諸詩皆言文王風化之盛由家及國之

事而序者失之皆以為后妃之所致既非所以

正男女之位而於此詩又專以為不

免且后妃之化也關雎之化行則莫不好德賢人

衆多也此序晉句非是而所謂莫

不好德賢人衆多者得之

采芣后妃之美也和平則婦人樂有子矣

漢廣德廣所及也文王之道被于南國美化行乎

江漢之域無思犯禮求而不可得也此詩以篇

廣矣一句得名而序者謬誤乃以德廣所及為

言失之遠矣然其下文復得詩意而所謂文王

之化者尤可以正前篇之誤先儒嘗謂序非出

於一人之手者此其一驗但晉句未必是下文

未必非耳蘇氏乃例取晉句而

去其下文則於此類兩失之矣

詩序六

汝墳道化行也文王之化行乎汝墳之國婦人能

閔其君子猶勉之以正也

麟之趾關雎之應也關雎之化行則天下無犯非

禮雖衰世之公子皆信厚如麟趾之時也之時

二字

可

召南

鵲巢夫人之德也國君積行累功以致爵位夫人

起家而居有之德如鳴鳩乃可以配焉文王之

之化行於閨門之內而諸侯蒙化以成德其

道亦始於家人故其夫人之德如是而詩人美

之也不言所美之人者世遠而不可知也後皆放此
采芣夫人不失職也夫人可以奉祭祀則不失職矣

艸蟲大夫妻能以禮自防也此恐亦是夫人之詩而未見以禮自防之意

采芣大夫妻能循法度也能循法度則可以承先祖共祭祀矣

甘棠美召伯也召伯之教明於南國

行露召伯聽訟也衰亂之俗微貞信之教興彊暴

詩序

七

卷之四

之男不能侵陵貞女也

羔羊鵲巢之功致也召南之國化文王之政在位

皆節儉正直德如羔羊也

此序得之但德如羔羊一句為衍說耳

殷其雷勸以義也召南之大夫遠行從政不遑寧

處其室家能閑其勤勞勸以義也

按此詩無勸以義之意

標有梅男女及時也召南之國被文王之化男女

得以及時也

此序末句未安

小星惠及下也夫人無妒忌之行惠及賤妾進御

於君知其命有貴賤能盡其心矣

江有汜美媵也勤而無怨嫡能悔過也文王之時江沱之間有嫡不以其媵備數媵遇勞而無怨嫡亦自悔也詩中未見勤勞無怨之意

野有死麕惡無禮也天下大亂彊暴相陵遂成淫

風被文王之化雖當亂世猶惡無禮也此序得謂無禮者言淫亂之非禮耳不謂無聘幣之禮也

何彼穠矣美王姬也雖則王姬亦下嫁於諸侯車

服不繫其夫下王后一等猶執婦道以成肅雝之德也

此詩時世不可知其說已見本篇但序云雖則王姬亦下嫁於諸侯說者多失

詩序

八

卷之四

其陋然此但讀為兩句之失耳若讀此十字合為一句而對下文車服不繫其夫下王后一等為義則序者之意亦自明白蓋曰王姬雖嫁於諸侯然其車服制度與他國之夫人不同所以甚言其貴盛之極而猶不敢挾貴以驕其夫家也但立文不善終費詞說耳鄭氏曰下王后一等謂車乘厭翟翟者其翟車貝面組總有幄口口公侯夫人翟者其翟車貝面組總有幄與也

騶虞鵲巢之應也鵲巢之化行人倫既正朝廷既

治天下純被文王之化則庶類蕃殖蒐田以時

仁如騶虞則王道成也

此序得詩之大旨然語意亦不分明楊氏曰二

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蓋一體也王者諸侯之風相須以為治諸侯所以代其終也故召南之

終至於仁如騶虞然後王道成焉夫王道成非諸侯之事也然非諸侯有騶虞之德亦何以見王道之成哉歐陽公曰賈誼新書曰騶者文王之囿名虞者囿之司獸也陳氏曰禮記射義云天子以騶虞爲節樂官備也則其爲虞官明矣獵以虞爲主其實歎文王之仁而不斥言也此與舊說不同今存於此

抑

柏舟言仁而不遇也衛頃公之時仁人不遇小人

在側詩之文意事類可以思而得其時世名氏

直指其事如甘棠定中南山林之屬若證驗的切見於書史如載馳碩人清人黃鳥之類決爲可無疑者其次則詞旨大槩可知必爲某事而不可知其爲某時某人者尚多有之若爲

詩序

九

源古關

小序者姑以其意推尋探索依約而言則雖有所不知亦不害其爲不自欺雖有未當人亦當恕其所不及今乃不然不知其時者必強以爲某王某公之時不知其人者必強以爲某甲某乙之事於是傳會書史依託名諡空妄語以誑後人其所以然者特以恥其有所不知而惟恐人之不見信而已且如柏舟不知其出於婦人而以此爲男子不知其不得於夫而以此爲不遇於君此則失矣然有所不及而不自欺則亦未至於大害理也今乃斷然以爲衛頃公之時則其故爲欺罔以誤後人之罪不可揜矣蓋其偶見此詩冠於三衛變風之首是以求之春秋之前而史記所書莊桓以上衛之諸君事皆無可考者諡亦無甚惡者獨頃公有賂王請命之事其諡又爲甄心動懼之名如漢諸侯王必其嘗以罪謫然後加以此諡以是意其必有棄賢用佞之失而遂以此詩子之若將以衛其多知而必於取信不知將有明者從旁觀之則適所以

詩序辨說

暴其真不知而啓其深不信也凡小序之失以此推之什得八九矣又其爲說必使詩無一篇不爲美刺時君國政而作固已不切於情性之自然而又拘於時世之先後其或書傳所載當此一時偶無賢君美諡則雖有辭之美者亦倒以爲陳古而刺今是使讀者疑於當時之人絕無善則稱君過則稱已之意而一不得志則扼腕切齒嘻笑冷語以懟其上者所在而成羣是敦厚之教故予不可以不辨

綠衣衛莊姜傷已也妾上僭夫人失位而作是詩

也此詩下至終風四篇序皆以爲莊姜之詩今姑從之然唯燕燕一篇詩文畧可據耳

燕燕衛莊姜送歸妾也遠送于南一句可

日月衛莊姜傷已也遭州吁之難傷已不見答於

詩序

十

源古關

先君以至困窮之詩也此詩序以爲莊姜之作今未有以見其不然但

謂遭州吁之難而作則未然耳蓋詩言寧不我顧猶有望之之意又言德音無良亦非所宜施於前人者明是莊公在時所作其篇大亦當在燕燕之前也

終風衛莊姜傷已也遭州吁之暴見侮慢而不能

正也詳味此詩有夫婦之情無母子之意若果

燕之前序

擊鼓怨州吁也衛州吁用兵暴亂使公孫文仲將

而平陳與宋國人怨其勇而無禮也春秋隱公

陳蔡伐鄭正州吁自立之時也序蓋據詩文平陳與宋而引此爲說恐或然也然傳記魯衆仲

之言曰州吁阻兵而安忽阻兵無衆安忍無親衆叛親離難以濟矣夫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也夫州吁弑其君而虐用其民於是乎不務令德而欲以亂成必不免矣按州吁篡弑之賊此序但譏其勇而無禮固爲淺陋而衆仲之言亦止於此蓋君臣之義不明於天下久矣春秋其得不作乎

凱風美孝子也衛之淫風流行雖有七子之母猶不能安其室故美七子能盡其孝道以慰其母心而成其志爾此以孟子之說證之序詩亦是但此乃七子自責之辭非美七子之作也

詩序

十一

漢古關

久役男女怨曠國人患之而作是詩序所謂大女怨曠者得之但未有以見其爲宣公之時與淫亂不恤國事之意耳兼此詩亦婦人作非國人之所爲也

匏有苦葉刺衛宣公也公與夫人竝爲淫亂未有其爲刺宣公夫人之詩

谷風刺夫婦失道也衛人化其上淫於新昏而棄其舊室夫婦離絕國俗傷敗焉亦未有以見化其上之意式微黎侯寓于衛其臣勸以歸也詩中無黎侯字未詳是否下篇同

苑丘責衛伯也狄人迫逐黎侯黎侯寓於衛衛不能脩方伯連率之職黎之臣子以責於衛也序詩有伯今二字而以爲責衛伯之詞誤矣陳氏曰說者以此爲宣公之詩然宣公之後百餘年衛穆公之時晉滅赤狄潞氏數之以其奪黎氏地然則此其穆公之詩乎不可得而知也簡兮刺不用賢也衛之賢者仕於伶官皆可以承事王者也此序畧得詩意而詞不足以達之泉水衛女思歸也嫁於諸侯父母終思歸寧而不得故作是詩以自見也

詩序

十二

漢古關

北風刺虐也衛國竝爲威虐百姓不親莫不相攜持而去焉衛以淫亂亡國未聞其有威虐之政如序所云者此恐非是

靜女刺時也衛君無道夫人無德此序全然不似詩意新臺刺衛宣公也納伋之妻作新臺于河上而要之國人惡之而作是詩也

二子乘舟思伋壽也衛宣公之二子爭相爲死國人傷而思之作是詩也二詩說已各見本篇

鄘

柏舟共姜自誓也衛世子共伯蚤死其妻守義父

母欲奪而嫁之誓而弗許故作是詩以絕之事

此
無所見於他書序者
或有所傳今姑從之

牆有茨衛人刺其上也公子頑通乎君母國人疾之而不可道也

君子偕老刺衛夫人也夫人淫亂失事君子之道

故陳人君之德服飾之盛宜與君子偕老也

頑事見春秋傳但此詩所以作亦未可考鶉之奔奔放此

桑中刺奔也衛之公室淫亂男女相奔至于世族在位相竊妻妾期於幽遠政散民流而不可止

詩序

十三

桑中刺

此詩乃淫奔者所自作序之晉句以為刺奔誤矣其下云云者乃復得之樂記之說已畧見本篇矣而或者以為刺詩之體固有鋪陳其事不加一辭而閑情愆創之意自見於言外者此類是也豈必譙讓質責然後為刺也哉此說不然夫詩之為刺固有不加一辭而意自見者清人倚嗟之屬是已然嘗試觀之則其賦之之人猶在所賦之外而詞意之間猶有賓主之分也豈有將欲刺人之惡乃反自為彼人之言以陷其身於所刺之中而不自知也哉其必不然也明矣又況此等之人安於為惡其於此等之詩計其平日固已自其口出而無慚矣又何待吾之鋪陳而後始知其為之如此亦豈畏吾之閑借而遂幡然遠有懲創之心邪以是為刺不唯無益殆恐不免於鼓之舞之而反以勸其惡也或者又曰詩三百篇皆雅樂也祭祀朝聘之所用也桑中濮上之音鄭衛之樂也世俗之所用也雅鄭不同部其來尚矣且夫子答顏淵之問

於鄭聲亟欲放而絕之豈其刪詩乃錄淫奔者之詞而使之合奏於雅樂之中乎亦不然也雅

者二雅是也鄭者緇衣以下二十一篇是也衛者北鄭衛三十九篇是也桑中濮上之音鄭

之詩是也二南雅頌祭祀朝聘之所用也鄭衛桑濮里巷狹邪之所歌也夫子之於鄭衛蓋深

絕其聲於樂以為法而嚴立其詞於詩以為戒如聖人固不語亂而春秋所記無非亂臣賊子

之事蓋不如此無以見當時風俗事變之實而垂監戒於後世故不得已而存之所謂道並行

而不相悖者也今不察此乃欲為之諱其鄭衛桑濮之實而文之以雅樂之名又欲從而奏之

宗廟之中朝廷之上則未知其將以為薦之何等之鬼神用之何等之賓客而於聖人為邦之法

又豈不為陽守而陰叛之耶其亦誤矣曰然則大序所謂止乎禮義夫子所謂思無邪者又何

謂邪曰大序指柏舟綠衣泉水竹竿之屬而言以為多出於此耳非謂篇篇皆然而桑中之類

詩序

十四

桑中刺

亦止乎禮義也夫子之言正為其有邪正美惡之雜故特言此以明其皆可以懲惡勸善而使

人得其性情之正耳非以桑中之類亦以無邪之思作之也曰荀卿所謂詩者中聲之所止太

史公亦謂三百篇者夫子皆弦歌之以求合於韶武之音何邪曰荀卿之言固為正經而發若

史遷之說則恐亦未足為據也豈有哇淫之曲而可以強合於韶武之音也耶

韓之奔奔刺衛宣姜也衛人以爲宣姜鴉鵲之不若也

見
定之方中美衛文公也衛為狄所滅東徙渡河野處漕邑齊桓公攘戎狄而封之文公徙居楚丘始建城市而營宮室得其時制百姓說之國家

殷富焉

蝮螫止奔也衛文公能以道化其民淫奔之恥國人不齒也

相鼠刺無禮也衛文公能正其羣臣而刺在位承先君之化無禮儀也

千旄美好善也衛文公臣子多好善賢者樂告以善道也

定之方中一篇經文明白故序得以不之詩耳他未考也

載馳許穆夫人作也閔其宗國顛覆自傷不能救

詩序

十五

漢古

也衛懿公爲狄人所滅國人分散露於漕邑許穆夫人閔衛之亡傷許之小力不能救思歸唁其兄又義不得故賦是詩也

此亦經明白而序不誤者又有春秋傳可證

衛

淇與美武公之德也有文章又能聽其規諫以禮自防故能入相于周美而作是詩也

此序疑得之

考祭刺莊公也不能繼先公之業使賢者退而窮

處此爲美賢者窮處而能安其樂之詩文意甚明然詩文未有見棄於君之意則亦不得爲

刺莊公矣序蓋失之而未有害於義也至於鄭氏遂有誓不忘君之惡誓不過君之朝誓不告君以善之說則其害義又有甚焉於是程子易其訓詁以爲陳其不能忘君之意陳其不得過君之朝陳其不得告君以善則其意忠厚而和平矣然未知鄭氏之失生於序文之誤若但直据詩詞則與其

君初不相涉也

碩人閔莊姜也莊公惑於嬖妾使驕上僭莊姜賢而不答終以無子國人閔而憂之

此序據春秋傳得之

氓刺時也宣公之時禮義消亡淫風大行男女無別遂相奔誘華落色衰復相棄背或乃困而自悔喪其妃耦故序其事以風焉美反正刺淫佚

詩序

十六

漢古

也

此非刺詩宣公未有考故序其事以下亦非是其曰美反正者尤無理

竹竿衛女思歸也適異國而不見答思而能以禮者也

未見不見答之意

芄蘭刺惠公也驕而無禮大夫刺之

此詩不可考當闕

河廣宋襄公母歸于衛思而不止故作是詩也

伯兮刺時也言君子行役爲王前驅過時而不反

焉

舊說以詩有爲王前驅之文遂以此爲春秋所書從王伐鄭之事然詩又言自伯之東則鄭在衛西不得爲此行矣序言爲王前驅蓋用詩文然似未識其文意也

有狐刺時也衛之男女失時喪其妃耦焉古者國

有凶荒則殺禮而多昏會男女之無夫家者所

以育人民也

男女失時之句未安其曰殺禮多昏者周禮大司徒以荒政十有二

聚萬民十曰多昏者是也序者之意蓋曰衛於此時不能舉此之政耳然亦非詩之正意也長

樂劉氏曰夫婦之禮雖不可不謹於其始然民有細微貧弱者或困於凶荒必待禮而後昏則

男女之失時者多無室家之養聖人傷之寧邦典之或違而不忍失其婚嫁之時也故有荒政

多昏之禮所以使之相依以爲生而又以育人民也詩不云乎愷悌君子民之父母苟無子育

兆庶之心其能若此哉此則周禮之意也

木瓜美齊桓公也衛國有狄人之敗出處于漕齊

桓公救而封之遺之車馬器服焉衛人思之欲

詩序

十七

漢書

厚報之而作是詩也

說見本篇

王

黍離閔宗周也周大夫行役至于宗周過故宗廟

宮室盡爲禾黍閔周室之顛覆徬徨不忍去而

作是詩也

君子于役刺平王也君子行役無期度大夫思其

危難以風焉

此國人行役而室家念之之辭序說誤矣其曰刺平王亦未有考

君子陽陽閔周也君子遭亂相招爲祿仕全身遠

害而已

說同上篇

揚之水刺平王也不撫其民而遠屯戍于母家周

人怨思焉

中谷有蓷閔周也夫婦日以衰薄凶年饑饉室家

相棄爾

兔爰閔周也桓王失信諸侯背叛構怨連禍王師

傷敗君子不樂其生焉

君子不樂其生一句得之其餘皆衍說其指桓王

蓋據春秋傳鄭伯不朝王以諸侯伐鄭鄭伯禦之王卒大敗視聘射王中肩之事然未有以見

此詩之爲是而作也

葛藟王族刺平王也周室道衰棄其九族焉

序說未有

詩序

十八

漢書

據詩意亦不類說已見本篇

采芣懼讒也

此淫奔之詩其篇與大車相屬其事與采唐采葑采麥相似其詞與鄭子

衿正同序說誤矣

大車刺周大夫也禮義陵遲男女淫奔故陳古以

刺今大夫不能聽男女之訟焉

非刺大夫之詩乃畏大夫之詩

丘中有麻思賢也莊王不明賢人放逐國人思之

而作是詩也

此亦淫奔者之詞其篇上屬大車而語意不莊非望賢之意序亦誤矣

鄭

緇衣美武公也父子竝為周司徒善於其職國人
宜之故美其德以明有國善善之功焉此未有據今姑

之從
將仲子刺莊公也不勝其母以害其弟弟叔失道

而公弗制祭仲諫而公弗聽小不忍以致大亂

焉事見春秋傳然甫田鄭氏謂此實淫奔之詩無與於莊公叔段之事序蓋失之而說者又從而巧為之說以實其事誤益甚矣今從其說

叔于田刺莊公也叔處于京繕甲治兵以出于田

國人說而歸之國人之心貳於叔而歌其田狩適野之事初非以刺莊公亦非

詩序

十九

汲古閣

說其出于田而後歸之也或曰段以國君貴弟受封大邑有人民兵甲之衆不得出居閭巷下雜民伍此詩恐其民間男女相說之詞耳

大叔于田刺莊公也叔多才而好勇不義而得衆

也此詩與上篇意同非刺莊公也下兩句得之

清人刺文公也高克好利而不顧其君文公惡而

欲遠之不能使高克將兵而禦狄于竟陳其師

旅翱翔河上久而不召衆散而歸高克奔陳公

子素惡高克進之不以禮文公退之不以道危

國亡師之本故作是詩也按此序蓋本春秋傳而以他說廣之未詳

所据孔氏正義又据序文而以是詩為公子素之作然則進之當作之進今文誤也

羔裘刺朝也言古之君子以風其朝焉序以變風不應有美

故以此為言古以刺今之詩今詳詩意恐未必然且當時鄭之大夫如子皮子產之徒豈無可以當此詩者但今不可攷耳

遵大路思君子也莊公失道君子去之國人思望

焉此亦淫亂之詩序說誤矣

女曰雞鳴刺不說德也陳古義以刺今不說德而

好色也此亦未有以見其陳古刺今之意

有女同車刺忽也鄭人刺忽之不昏于齊太子忽

詩序

二十

汲古閣

嘗有功于齊齊侯請妻之齊女賢而不取卒以

無大國之助至于見逐故國人刺之据春秋傳齊侯欲以

文姜妻鄭太子忽忽辭人問其故忽曰人各有耦齊大非吾耦也詩曰自求多福在我而已大

國何為其後北戎侵齊鄭伯使忽帥師救之敗戎師齊侯又請妻之忽曰無事於齊吾猶不敢

今以君命奔齊之急而授室以歸是以師昏也民其謂我何遂辭諸鄭伯祭仲謂忽曰君多內

寵子無大援將不立忽又不聽及即位遂為祭仲所逐此序文所據以為說者也然以今考之

此詩未必為忽而作序者但見孟姜二字遂指以為齊女而附之於忽耳假如其說則忽之辭

昏未為不正而可刺至其失國則又特以勢孤援寡不能自定亦未有可刺之罪也序乃以為

國人作詩以刺之其亦誤矣後之讀者又襲其誤必欲鍛鍊羅織文致其罪而不肯赦徒欲以

徇說詩者之繆而不知其失是非之正害義理之公以亂聖經之本指而壞學者之心術故予不可以不辯

山有扶蘇刺忽也所美非美然

此下四詩及揚之水皆男女戲謔之

詞序之者不得其說而例以為刺忽殊無情理

籥兮刺忽也君弱臣彊不倡而和也

上見

狡童刺忽也不能與賢人圖事權臣擅命也

昭公嘗為

鄭國之君而不幸失國非有大惡使其民疾之如寇讎也況方刺其不能與賢人圖事權臣擅命則是公猶在位也豈可忘其君臣之分而遽以狡童目之邪且昭公之為人柔懦疎闊不可謂狡即位之時年已壯大不可謂童以是名之殊不相似而序於山有扶蘇所謂狡童者方指

詩序

二十一

汲古閣

昭公之所美至於此篇則遂移以指公之身焉則其外又甚而非詩之本旨明矣大抵序者之於鄭詩凡不得其說者則舉而歸之於忽文義一失而害於義理有不可勝言者一則使昭公無辜而被謗二則使詩人脫其淫譎之實罪而麗於訕上悖理之虛惡三則厚誣聖人刪述之意以為實賤昭公之守正而深與詩人之無禮於其君凡此皆非小失而後之說者猶或主之其論愈精其害愈甚學者不可以不察也

褰裳思見正也狂童恣行國人思大國之正已也

此序之失蓋本於子大叔禪宣子之言而不察其斷章取義之意耳

丰刺亂也昏姻之道缺陽倡而陰不和男行而女

不隨

此淫奔之詩序說誤矣

詩序辨說

東門之墠刺亂也男女有不待禮而相奔者也

此序

風雨思君子也亂世則思君子不改其度焉

序意甚美

然考詩之詞輕佻狎暱非思賢之意也

子衿刺學校廢也亂世則學校不脩焉

疑同上篇蓋其辭意

儼薄施之學校尤不相似也

揚之水閔無臣也君子閔忽之無忠臣良士終以

死亡而作是詩也

此男女要結之詞序說誤矣

出其東門閔亂也公子五爭兵革不息男女相棄

詩序

二十二

汲古閣

民人思保其室家焉

五爭事見春秋傳然非此之謂也此乃惡淫奔者之

詞序誤

野有蔓草思遇時也君之澤不下流民窮於兵革

男女失時思不期而會焉

東萊呂氏曰君之澤不下流通講師見零

露之語從而附益之

溱洧刺亂也兵革不息男女相棄淫風大行莫之

能救焉

鄭俗淫亂乃其風聲氣習流傳已久不為兵革不息男女相棄而後然也

齊

雞鳴思賢妃也哀公荒淫怠慢故陳賢妃貞女風

夜警戒相成之道焉

此序得之但哀公未有所考豈亦以諡惡而得之歟

還刺荒也哀公好田獵從禽獸而無厭國人化之

遂成風俗習於田獵謂之賢閑於馳逐謂之好

焉

同上

著刺時也時不親迎也

東方之日刺衰也君臣失道男女淫奔不能以禮

化也

此男女淫奔者所自作非有刺也其曰君臣失道者尤無所謂

東方未明刺無節也朝廷興居無節號令不時挈

壺氏不能掌其職焉

夏官挈壺氏下士六人挈縣挈之名壺盛水器蓋置

詩序

二十三

汲古閣

壺浮箭以爲晝夜之節也漏刻不明固可以見其無政然所以興居無節號令不時則未必皆挈壺氏之罪也

南山刺襄公也鳥獸之行淫乎其妹大夫遇是惡

作詩而去之

此序據春秋經傳爲文說見本篇

甫田大夫刺襄公也無禮義而求大功不修德而

求諸侯志大心勞所以求者非其道也

未見其爲襄公

詩之

盧令刺荒也襄公好田獵畢弋而不修民事百姓

苦之故陳古以風焉

義與還同序說非是

敝笱刺文姜也齊人惡魯桓公微弱不能防閑文

姜使至淫亂爲二國患焉

桓當作莊

載驅齊人刺襄公也無禮義故盛其車服疾驅於

通道大都與文姜淫播其惡於萬民焉

此亦刺文姜之

詩

猗嗟刺魯莊公也齊人傷魯莊公有威儀技藝然

而不能以禮防閑其母失子之道人以其爲齊侯

之子焉

此序得之

魏

詩序

二十四

汲古閣

葛屨刺褊也魏地陜隘其民機巧趨利其君儉嗇

褊急而無德以將之

汾沮洳刺儉也其君儉以能勤刺不得禮也

此未必爲

其君而作崔靈恩集注其君作君子義雖稍通然未必序者之本意也

園有桃刺時也大夫憂其君國小而迫而儉以嗇

不能用其民而無德教日以侵削故作是詩也

國小而迫日以侵削者得之餘非是

陟岵孝子行役思念父母也國迫而數侵削役乎

大國父母兄弟離散而作是詩也

十畝之閒刺時也言其國削小民無所居焉則其

民隨之序文殊無理其說已見本篇矣

伐檀刺貪也在位貪鄙無功而受祿君子不得進

仕爾此詩專美君子之不素發序言刺貪失其旨矣

碩鼠刺重斂也國人刺其君重斂蠶食於民不修

其政貪而畏人若大鼠也此亦託於碩鼠以刺其有司之辭未必直以碩鼠比其君也

唐

蟋蟀刺晉僖公也儉不中禮故作是詩以閔之欲

詩序 二十五

唐書

其及時以禮自娛樂也此晉也而謂之唐本其

風俗憂深思遠儉而用禮乃有堯之遺風焉東河

地瘠民貧風俗勤儉乃其風土氣習有以使之至今猶然則在三代之時可知矣序所謂儉不中禮固當有之但所謂刺僖公者蓋特以諷得之而所謂欲其及時以禮自娛樂者又與詩意正相反耳況古今風俗之變常必由儉以入奢而其變之漸又必由上以及下今謂君之儉反過於初而民之俗猶知用禮則尤恐其無是理也獨其憂深思遠有堯之遺風者為得之然其所以不謂之晉而謂之唐者又初不為此也

山有樞刺晉昭公也不能修道以正其國有財不能有用有鐘鼓不能以自樂有朝廷不能洒掃政

荒民散將以危亡四隣謀取其國家而不知國

人作詩以刺之也此詩蓋以答蟋蟀之意而寬其憂非臣子所得施於君父

者序說大誤

揚之水刺晉昭公也昭公分國以封沃沃盛彊昭

公微弱國人將叛而歸沃焉詩文明白序說不誤

椒聊刺晉昭公也君子見沃之盛彊能修其政知

其蕃衍盛大子孫將有晉國焉此詩未見其必為沃而作也

綢繆刺晉亂也國亂則昏姻不得其時焉此但為昏姻者

相得而喜之詞未必為刺晉國之亂也

詩序 二十六

唐書

杖杜刺時也君不能親其宗族骨肉離散獨居而

無兄弟將為沃所并爾此乃人無兄弟而自歎之詞未必如序之說也

況曲沃實晉之同姓其服屬又未遠乎

羔裘刺時也晉人刺其在位不恤其民也詩中未見此意

鶉羽刺時也昭公之後大亂五世君子下從征役

不得養其父母而作是詩也序意得之但其時世則未可知耳

無衣美晉武公也武公始并晉國其大夫為之請

乎天子之使而作是詩也序以史記為文詳見本篇但此詩若非武公自作以述其賂王請命之意則詩人所作以著其事而陰刺之耳序乃以為美之失其

旨矣且武公弑君篡國大逆不道乃王法之所必誅而不赦者雖曰尚知王命之重而能請之以自安是亦禦人於白晝大都之中而自知其罪之甚重則分薄賦餉貪吏以求私有其重寶而免於刑戮是乃猾賊之尤耳以是為美吾恐其獎姦誨盜而非所以為教也小序之陋固多然其顛倒順逆亂倫悖理未有如此之甚者故予特深辯之以正人心以誅賊黨意庶幾乎大序所謂正得失者而因以自附於春秋之義云

有杖之杜刺晉武公也武公寡特兼其宗族而不

求賢以自輔焉

此序全非詩意

葛生刺晉獻公也好攻戰則國人多喪矣

采芴刺晉獻公也獻公好聽讒焉

獻公固喜攻戰而好讒倏然未

詩序

二十七

深古閣

見此二詩之果作於其時也

秦

車鄰美秦仲也秦仲始大有車馬禮樂侍御之好

焉

未見其必為秦仲之詩大率秦風唯黃易渭陽為有據其他諸詩皆不可考

駟驥美襄公也始命有田狩之事園囿之樂焉

小戎美襄公也備其兵甲以討西戎西戎方彊而

征伐不休國人則矜其車甲婦人能閱其君子

焉

此詩時世未必然而義則得之說見本篇

蒹葭刺襄公也未能用周禮將無以固其國焉

此詩

未詳所謂然序說之鑿則必不然矣

終南戒襄公也能取周地始為諸侯受顯服大夫

美之故作是詩以戒勸之

黃鳥哀三良也國人刺穆公以人從死而作是詩

也

此序最為有據

晨風刺康公也忘穆公之業始棄其賢臣焉

此婦人念

其君子之辭序說誤矣

無衣利用兵也秦人刺其君好攻戰亟用兵而不

與民同欲焉

序意與詩情不協說已見本篇矣

詩序

二十八

深古閣

渭陽康公念母也康公之母晉獻公之女文公遭

麗姬之難未反而秦姬卒穆公納文公康公時

為太子贈送文公于渭之陽念母之不見也我

見舅氏如母存焉及其即位思而作是詩也

此序

得之但我見舅氏如母存焉兩句若為康公之辭者其情哀矣然無所繫屬不成文理蓋此以下又別一手所為也及其即位而作是詩蓋亦但見晉句云康公而下云時為太子故生此說其淺暗拘滯大率如此

權輿刺康公也忘先君之舊臣與賢者有始而無

終也

陳

宛丘刺幽公也淫荒昏亂游蕩無度焉

陳國小無事實幽公

但以諛惡故得游蕩無度之詩未敢信也

東門之枌疾亂也幽公淫荒風化之所行男女棄

其舊業亟會於道路歌舞於市井爾

同上

衡門誘僖公也愿而無立志故作是詩以誘掖其

君也

僖者小心畏忌之名故以為愿無立志而配以此詩不知其為賢者自樂而無求之意也

意也

東門之池刺時也疾其君之淫昏而思賢女以配

詩序

二十九

陳古關

君子也

此淫奔之詩序說蓋誤

東門之揚刺時也昏姻失時男女多違親迎女猶

有不至者也

同上

墓門刺陳佗也陳佗無良師傅以至於不義惡加

於萬民焉

陳國君臣事無可紀獨陳佗以亂賊被討見書於春秋故以無良之詩與之序之作大抵類此

不知其信然否也

防有鵲巢憂讒賊也宣公多信讒君子憂懼焉

此非

刺其君之詩

月出刺好色也在位不好德而說美色焉

此不得為刺詩

株林刺靈公也淫乎夏姬驅馳而往朝夕不休息

焉

陳風獨此篇為有據

澤陂刺時也言靈公君臣淫於其國男女相說憂

思感傷焉

檜

羔裘大夫以道去其君也國小而迫君不用道好

絮其衣服逍遙遊燕而不能自強於政治故作

是詩也

素冠刺不能三年也

詩序

三十

陳古關

隰有萋楚疾恣也國人疾其君之淫恣而思無情

慾者也

此序之誤說見本篇

匪風思周道也國小政亂憂及禍難而思周道焉

詩言周道但謂適周之路如四牡所謂周道遠遲耳序言思周道者蓋不達此意也

曹

蜉蝣刺奢也昭公國小而迫無法以自守好奢而

任小人將無所依焉

言昭公未有考

侯人刺近小人也共公遠君子而好近小人焉

此詩

但以三百赤芾合於左氏所記晉侯入曹之事序遂以為共公未知然否

鴈鴈刺不壹也在位無君子用心之不壹也此美詩非

刺

下泉思治也曹人疾共公侵刻下民不得其所憂

而思明王賢伯也曹無他事可考序因候人而遂以爲共公然此乃天下之

大勢非共公之罪也

幽

七月陳王業也周公遭變故陳后稷先公風化之

所由致王業之艱難也董氏曰先儒以七月爲周公居東而作考其詩

則陳后稷公劉所以治其國者方風諭而成其德故是未居東也至于鴈鴈則居東而作其在

詩序

書可知矣

鴈鴈周公救亂也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爲詩

以遺王名之曰鴈鴈焉此序以金縢爲文最爲有據

東山周公東征也周公東征三年而歸勞歸士大

夫美之故作是詩也一章言其完也二章言其

思也三章言其室家之望女也四章樂男女之

得及時也君子之於人序其情而閱其勞所以

說也說以使民民忘其死其唯東山乎此周公勞歸士

之詞非大夫美之而作也

破斧美周公也周大夫以惡四國焉此歸士美周公之詞非大

夫惡四國之詩也且詩所謂四國猶言斬伐四國耳序說以爲管蔡商奄尤無理也

伐柯美周公也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也

九罍美周公也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也二詩東人喜周

公之至而願其畱之詞序說皆非

狼跋美周公也周公攝政遠則四國流言近則王

不知周大夫美其不失其聖也

小雅

鹿鳴燕羣臣嘉賓也既飲食之又實幣帛筐篚以

詩序

將其厚意然後忠臣嘉賓得盡其心矣序得詩意但未

盡其用耳其說已見本篇

四牡勞使臣之來也有功而見知則說矣首句同上然其

下云云者語疎而義鄙矣

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也送之以禮樂言遠而有光

華也首句同上然詩所謂華者艸木之華非光華也

常棣燕兄弟也閔管蔡之失道故作常棣焉序得

與魚麗之序相矛盾以詩意考之蓋此得而彼失也國語富辰之言以爲周文公之詩亦其明驗但春秋傳爲富辰之言又以爲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于成周而作此詩二書

之詞非大夫美之而作也

之言皆出富辰且其時去召穆公又未遠不知其說何故如此杜預以作詩爲作樂而奏此詩恐亦非是

伐木燕朋友故舊也自天子至于庶人未有不須

友以成者親親以睦友賢不棄不遺故舊則民

德歸厚矣

天保下報上也君能下下以成其政臣能歸美以

報其上焉

序之得失與鹿鳴相似

采薇遣戍役也文王之時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獫

狁之難以天子之命命將率遣戍役以守衛中

詩序

三十三

樂府

國故歌采薇以遣之出車以勞還杖杜以勤歸

也

此未必文王之詩以天子之命者衍說也

出車勞還率也

同上詩所謂天子所謂王命皆周王耳

杖杜勞還役也

同上

魚麗美萬物盛多能備禮也文武以天保以上治

內采薇以下治外始於憂勤終於逸樂故美萬

物盛多可以告於神明矣

此篇以下時世次第序說之失已見本篇

其內外始終之說蓋一節之可取云

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

此笙詩也諸序篇大名義及其所用已見本篇

白華孝子之絜白也

同上此序尤無理

華黍時和歲豐宜黍稷也有其義而亡其辭

同上然所

謂有其義者非真有所謂亡其辭者乃本無也

南有嘉魚樂與賢也太平之君子至誠樂與賢者

共之也

序得詩意而不明其用其曰太平之君子者本無謂而說者又以專指成王肯

失之

南山有臺樂得賢也得賢則能爲邦家立太平之

基矣

序首句誤詳見本篇

由庚萬物得由其道也

見南

詩序

三十四

樂府

崇丘萬物得極其高大也

見上

由儀萬物之生各得其宜也有其義而亡其辭

見上

蓼蕭澤及四海也

序不知此爲燕諸侯之詩但見零露之云卽以爲澤及四海其

失與野有蔓草同臆說淺妄類如此云

湛露天子燕諸侯也

彤弓天子錫有功諸侯也

菁菁者莪樂育材也君子能長育人材則天下喜

樂之矣

此序全失詩意

六月宣王北伐也

此句得之

○鹿鳴廢則和樂缺矣四

壯廢則君臣缺矣皇皇者華廢則忠信缺矣常
棣廢則兄弟缺矣伐木廢則朋友缺矣天保廢
則福祿缺矣采芣廢則征伐缺矣出車廢則功
力缺矣杜陂廢則師衆缺矣魚麗廢則法度缺
矣南陔廢則孝友缺矣白華廢則廉恥缺矣華
黍廢則蓄積缺矣由庚廢則陰陽失其道理矣
南有嘉魚廢則賢者不安下不得其所矣崇丘
廢則萬物不遂矣南山有臺廢則爲國之基隊
矣由儀廢則萬物失其道理矣蓼蕭廢則恩澤

詩序

三十五

東古用

垂矣湛露廢則萬國離矣彤弓廢則諸夏衰矣
菁菁者莪廢則無禮儀矣小雅盡廢則四夷交
侵中國微矣魚麗以下篇次爲毛公所移而此序自南陔以下八篇尚仍儀禮次第獨以鄭譜誤分魚麗爲文武時詩故遂移此序魚麗一句自華黍之下而升於南陔之上此一節與小序同出一手其得失無足議者但欲證毛公所移篇次之失與鄭氏獨移魚麗一句之私故論於此云

采芣宣王南征也

車攻宣王復古也宣王能內修政事外攘夷狄復
文武之竟土修車馬備器械復會諸侯於東都因

田獵而選車徒焉

吉日美宣王田也能慎微接下無不自盡以奉其

上焉序慎微以下非詩本意

鴻雁美宣王也萬民離散不安其居而能勞來還

定安集之至于矜寡無不得其所焉此以下時世多不可考

庭燎美宣王也因以箴之

沔水規宣王也

鶴鳴誨宣王也

詩序

三十六

東古用

祈父刺宣王也

白駒大夫刺宣王也

黃鳥刺宣王也

我行其野刺宣王也

斯干宣王考室也

無羊宣王考牧也

節南山家父刺幽王也

家父見本篇

正月大夫刺幽王也

十月之交大夫刺幽王也

雨無正大夫刺幽王也雨自上下者也衆多如雨

而非所以爲政也

此序尤無義理歐陽公劉氏說已見本篇

小旻大夫刺幽王也

小宛大夫刺幽王也

此詩不爲刺王而作但兄弟遭亂喪禍而相戒之辭爾

小弁刺幽王也太子之傳作焉

此詩明白爲放子之作無疑但未有

以見其必爲宜曰耳序又以爲宜曰之傳尤不知其所據也

巧言刺幽王也大夫傷於讒故作是詩也

何人斯蘇公刺暴公也暴公爲卿士而譖蘇公焉

故蘇公作是詩而絕之

鄭氏曰暴蘇皆畿內國名世本云暴辛公作墳

詩序

三十七

蘇成公作

蘇成公作麓譙周古史考云古有墳麓尚矣周幽王時二公特善其事耳今按書有司寇蘇公春秋傳有蘇忿生戰國及漢時有人姓暴則固應有此二人矣但此詩中只有暴字而無公字及蘇公字不知序何所據而得此事也世本說尤紕謬譙周又從而傳會之不知適所以章其耳

巷伯刺幽王也寺人傷於讒故作是詩也

谷風刺幽王也天下俗薄朋友道絕焉

蓼莪刺幽王也民人勞苦孝子不得終養爾

大東刺亂也東國困於役而傷於財譚大夫作是

詩以告病焉

譚大夫未有考不知何據恐或有傳耳

四月大夫刺幽王也在位貪殘下國構禍怨亂並

興焉

北山大夫刺幽王也役使不均已勞於從事而不

得養其父母焉

無將大車大夫悔將小人也

此序之誤由不識興體而誤以爲此也

小明大夫悔仕於亂世也

鼓鐘刺幽王也

此詩文不明故序不敢質其事但隨例爲刺幽王耳實皆未可知也

楚茨刺幽王也政煩賦重田萊多荒飢饉降喪民

卒流亡祭祀不饗故君子思古焉

自此篇至車卒凡十篇似

詩序

三十八

其

出一手詞氣和平稱述詳雅無風刺之意序以其在變雅中故皆以爲傷今思古之作詩固有如此者然不應十篇相屬而絕無一言以見其爲衰世之意也竊恐正雅之篇有錯脫在此者耳序皆失之

信南山刺幽王也不能修成王之業疆理天下以

奉禹功故君子思古焉

曾孫古者事神之稱序專以爲成王則陋矣

甫田刺幽王也君子傷今而思古焉

此序專以自古有年一句

生說而不察其下文今適南畝以下亦未嘗不有年也

大田刺幽王也言矜寡不能自存焉

此序專以寡婦之利一句

說

瞻彼洛矣刺幽王也思古明王能爵命諸侯賞善

罰惡焉

此序以命服爲賞善六師爲罰惡然非詩之本意也

裳裳者華刺幽王也古之仕者世祿小人在位則

讒諂並進棄賢者之類絕功臣之世焉

此序只用似之

二字生說

桑扈刺幽王也君臣上下動無禮文焉

此序只用彼交匪敖

一句生說

鴛鴦刺幽王也思古明王交於萬物有道自奉養

有節焉

此序穿鑿尤爲無理

詩序

三十九

漢書

鳩弁諸公刺幽王也暴戾無親不能宴樂同姓親

睦九族孤危將亡故作是詩也

序見詩言死喪無日便謂孤危

將亡不知古人勸人燕樂多爲此言如邇者其臺宅人是保之類且漢魏以來樂府猶多如此如少壯幾時人生幾何之類是也

車牽大夫刺幽王也褒姒嫉妬無道並進讒巧敗

國德澤不加於人周人思得賢女以配君子故

作是詩也

以上十篇並已見楚茨篇

青蠅大夫刺幽王也

賓之初筵衛武公刺時也幽王荒廢媒近小人飲

酒無度天下化之君臣上下沈湎淫泆武公既

入而作是詩也

韓詩說見本篇此序誤矣

魚藻刺幽王也言萬物失其性王居鎬京將不能

以自樂故君子思古之武王焉

此詩序與楚茨等篇相類

采芣刺幽王也侮慢諸侯諸侯來朝不能錫命以

禮數徵會之而無信義君子見微而思古焉

同上

角弓父兄刺幽王也不親九族而好讒佞骨肉相

怨故作是詩也

苑柳刺幽王也暴虐無親而刑罰不中諸侯皆不

詩序

四十

漢書

欲朝言王者之不可朝事也

都人士周人刺衣服無常也古者長民衣服不貳

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歸壹傷今不復見

古人也

此序蓋用緇衣之誤

采芣刺怨曠也幽王之時多怨曠者也

此詩怨曠者所自作

非人刺之亦非怨曠者有所刺於上也

黍苗刺幽王也不能膏潤天下卿士不能行召伯

之職焉

此宣王時美召穆公之詩非刺幽王也

隰桑刺幽王也小人在位君子在野思見君子盡

心以事之

此亦非刺詩疑與上篇皆脫簡在此也

白華周人刺幽后也幽王取申女以為后又得褒

姒而黜申后故下國化之以妾為妻以孽代宗

而王弗能治周人為之作是詩也

此事有據序蓋得之但幽

后字誤當為申后刺幽王也下國化之以下皆衍說耳又漢書注引此序幽字下有王廢申三字雖非詩意然亦可補序文之缺

緜蠻微臣刺亂也大臣不用仁心遺忘微賤不肯

飲食教載之故作是詩也

此詩未有刺大臣之意蓋方道其心之所

欲耳若如序者之言則褊狹之甚無復溫柔敦厚之意

詩序

四十一

汲古閣

瓠葉大夫刺幽王也上棄禮而不能行雖有牲牢

饗餼不肯用也故思古之人不以微薄廢禮焉

序說非是

漸漸之石下國刺幽王也戎狄叛之荆舒不至乃

命將率東征役久病於外故作是詩也

序得詩意但不

知果為何時耳

召之華大夫閔時也幽王之時西戎東夷交侵中

國師旅並起因之以饑饉君子閔周室之將亡

傷已逢之故作是詩也

詩序辨說

何草不黃下國刺幽王也四夷交侵中國背叛用

兵不息視民如禽獸君子憂之故作是詩也

大雅

文王文王受命作周也

受命受天命也作周造周室也文王之德上當天心

下為天下所歸往三分天下而有其二則已受命而作周矣武王繼之遂有天下亦卒文王之

功而巳然漢儒惑於讖諱始有赤雀丹書之說又謂文王因此遂稱王而改元殊不知所謂天

之所以為天者理而已矣理之所在衆人之心而巳矣衆人之心是非向背若出一而無一

毫私意雜於其間則是理之自然而天之所以為天者不外是矣今天下之心既以文王為歸

則天命將安往哉書所謂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所謂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

詩序

四十二

汲古閣

我民明畏皆謂此爾豈必赤雀丹書而稱王改元哉稱王改元之說歐陽公蘇氏游氏辯之已詳去此而論則此序本亦得詩之大旨而於其曲折之意有所未盡已論於本篇矣

大明文王有明德故天復命武王也

此詩言王季大

任文王太

姬武王皆有明德而天命之非必如序說也

緜文王之興本由大王也

誤序

棫樸文王能官人也

旱麓受祖也周之先祖世修后稷公劉之業大王

王季申以百福千祿焉

序大誤其曰百福千祿者尤不成文理

思齊文王所以聖也

二八一

皇矣美周也天監代殷莫若周周世世修德莫若

文王

靈臺民始附也文王受命而民樂其有靈德以及

鳥獸昆蟲焉

文王作靈臺之時民之歸周也久矣非至此而始附也其曰有靈德

者亦非命名之本意

下武繼文也武王有聖德復受天命能昭先人之

功焉

下字恐誤說見本篇

文王有聲繼伐也武王能廣文王之聲卒其伐功

也

鄭譜之誤說見本篇

詩序

四十三

派古閑

生民尊祖也后稷生於姜嫄文武之功起於后稷

故推以配天焉

行葦忠厚也周家忠厚仁及草木故能內睦九族

外尊事黃耆養老乞言以成其福祿焉

此詩章句本甚

分明但以說者不知比興之體音韻之節遂不復得全詩之本意而碎讀之遂句自生意義不暇尋繹血脉照管前後但見勿踐行葦便謂仁及草木但見戚戚兄弟便謂親睦九族但見黃耆台背便謂養老但見以祈黃耆便謂乞言但見介爾景福便謂成其福祿隨文生義無復倫理諸序之中此失尤甚覽者詳之

既醉太平也醉酒飽德人有士君子之行焉

序之失如

上篇蓋亦為孟子斷章所誤爾

鳧鷖守成也太平之君子能持盈守成神祇祖考

安樂之也

同上

假樂嘉成王也

假本嘉字然非為嘉成王也

公劉召康公戒成王也成王將涖政戒以民事美

公劉之厚於民而獻是詩也

召康公名奭成王即位年幼周公攝政七年而歸政焉於是成王始將涖政而召公為太保周公為太師以相之然此詩未有以見其為康公之作意其傳授或有自來耳後篇召穆公凡伯仍叙放此

洵酌召康公戒成王也言皇天親有德饗有道也

詩序

四十四

派古閑

序無大失然語意亦疎

卷阿召康公戒成王也言求賢用吉士也

求賢用吉士本

用詩文而言國為不切然亦未必分為兩事後之說者既誤認豈弟君子為賢人遂分賢人吉士為兩等彌失之矣夫洵酌之豈弟君子方為成王而此詩遽為所求之賢人何哉

民勞召穆公刺厲王也

板凡伯刺厲王也

蕩召穆公傷周室大壞也厲王無道天下蕩蕩無

綱紀文章故作是詩也

蘇氏曰蕩之名篇以首句有蕩蕩上帝耳序說

云云非詩之本意也

抑衛武公刺厲王亦以自警也

此詩之序有得者失蓋其本例以爲

非美非刺則詩無所爲而作又見此詩之次適出於宣王之前故直以爲刺厲王之詩又以國語有左史之言故又以爲亦以自警者得之也夫則其曰刺厲王者失之而曰自警者得之也夫宣王之三十六年不與厲王同時一也詩以敬子目其君而爾汝之無人臣之禮與其所謂敬威儀慎出話者自相背戾二也厲王無道貪虐爲甚詩不以此箴其膏肓而徒以威儀詞令爲諄切之戒緩急失宜三也詩詞倨慢雖仁厚之君有所不能容者厲王之暴何以堪之四也或以史記之年不合而爲追刺者則詩所謂聽用我謀庶無大悔非所以望於既往之人五也曰自警之所以爲得者國語左史之言一也詩曰謹爾侯度二也又曰曰喪厥國三也又曰亦聿既耄四也詩意所指與淇澳所美賓筵所悔

詩序

四十五

汲古閣

相表裏五也二說之得失其佐驗明白如此必去其失而取其得然後此詩之義明今序者乃欲合而一之則其失者固已失之而其得者亦未足爲全得也然此猶自其詩之外而言之也若但即其詩之本文而各以其一說反覆讀之則其訓義之顯晦疎密意味之厚薄淺深可以不待考證而判然於胸中矣此又讀詩之簡要直訣學者不可以不知也

桑柔芮伯刺厲王也

序與春秋傳合

雲漢仍叔美宣王也宣王承厲王之烈內有撥亂

之志遇裁而懼側身修行欲銷去之天下喜於

王化復行百姓見憂故作是詩也

此序有理

崧高尹吉甫美宣王也天下復平能建國親諸侯

褒賞申伯焉

此尹吉甫述申伯之詩因可以見宣王中興之業耳非專爲美宣王

而作也下三篇放此

烝民尹吉甫美宣王也任賢使能周室中興焉

韓奕尹吉甫美宣王也能錫命諸侯

同上其曰尹

據下二篇同其曰能錫命諸侯則尤淺陋無理矣既爲天子錫命諸侯自其常事春秋戰國之時猶有能行之者亦何足爲美哉

江漢尹吉甫美宣王也能興衰撥亂命召公平淮

夷

吉甫見上它說得之

常武召穆公美宣王也有常德以立武事因爲

詩序

四十六

汲古閣

戒然召穆公見上所解名篇之意未知其果然否然於理亦通

瞻卬凡伯刺幽王大壞也

凡伯見上

召旻凡伯刺幽王大壞也旻閔也閔天下無如召

公之臣也

凡伯見上旻閔以下不成文理

周頌

清廟祀文王也周公既成洛邑朝諸侯率以祀文

王焉

維天之命大平告文王也

詩中未見告大平之意

維清奏象舞也

詩中未見奏象舞之意

烈文成王即政諸侯助祭也

詩中未見即政之意

天作祀先王先公也

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

此詩詳考經文而以國語證之其為康王以後

祀成王之詩無疑而毛鄭舊說定以頌為成王之時周公所作故凡頌中有成王及成康字者例皆曲為之說以附已意其迂滯僻澀不成文理甚不難見而古今諸儒無有覺其謬者獨歐陽公著時世論以斥之其辨明矣然讀者往往於舊聞亦未遑肯深信也小序又以此詩篇首有昊天二字遂定以為郊祀天地之詩諸儒往往亦襲其誤殊不知其首言天命者止於一句次言文武受之者亦止一句至於成王以下然後詳說不敢康寧緝熙安靖之意乃至五句而後已則其不為祀天地而為祀成王無可疑者又況古咎聖人制為祭祀之體必以象類故祀天

詩序

四十七

漢古關

於南祭地於北而其壇遺樂舞器幣之屬亦各不同若曰合祭天地於員丘則古者未嘗有此瀆亂厖雜之禮若曰一詩而兩用如所謂冬薦魚春獻鮪者則此詩專言天而兩用如所謂冬薦中方丘奏之則此詩專言天而兩用如所謂冬薦推之皆有不通其謬無可疑者故今特上據國語旁采歐陽以定其說庶幾有以不失此詩之本指耳或曰國語所謂始與德讓中於信寬終於固餘故曰成者其語成字不為王誦之諡而幸昭之注大略亦如毛鄭之說矣此又何耶曰叔向蓋言成王之所以為成以是三者正猶子思所謂文王之所以為文班固所謂尊號曰昭不亦宜乎者耳韋昭何以知其必謂文武以是成其王道而不為王誦之諡乎蓋其為說本出毛鄭而不悟其非者今欲一滌千古之謬而不免於以誤而證誤則亦將何時而已耶或者又曰蘇氏最為不信小序而於此詩無異詞且又以為周公制作所定後王不容復有改易成王

我將祀文王於明堂也

時邁巡守祭告柴望也

執競祀武王也

此詩并及成康則序說誤矣其說已具於昊天有成命之篇蘇氏以

詩序

四十八

漢古關

周之奄有四方不自成康之時因從小序之說此亦以辭害意之失皇矣之詩於王季章中蓋已有此句矣又豈可以其太蚤而別為之說耶詩人之言或先或後要其不失為周有天下之意耳

思文后稷配天也

臣工諸侯助祭遣於廟也

誤序

噫嘻春夏祈穀于上帝也

誤序

振鷺二王之後來助祭也

豐年秋冬報也

誤序

有瞽始作樂而合乎祖也

潛季冬薦魚春獻鮪也

雝禘大祖也

祭法周人禘嘗又曰天子七廟三昭三穆及太祖之廟而七周之太祖即

后稷也禘嘗於后稷之廟而後稷配之所謂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者也祭法又曰

周祖文王而春秋家說三年喪畢致新死者之主於廟亦謂之吉禘是祖一號而二廟禘一名

而二祭也今此序云禘大祖則宜為禘嘗於后稷之廟矣而其詩之詞無及於嘗稷者若以為

吉禘于文王則與序已不協而詩文亦無此意恐序之誤也此詩但為武王祭文王而徹俎之

詩而後通用於他廟耳

載見諸侯始見乎武王廟也

序以載訓始故云始見恐未必然也

有客微子來見祖廟也

詩序

四十九

卷之四

武奏大武也

閔予小子嗣王朝于廟也

訪落嗣王謀于廟也

敬之羣臣進戒嗣王也

小毖嗣王求助也

此四篇一時之詩序但各以其意為說不能究其本末也

載芟春藉田而祈社稷也

良耜秋報社稷也

兩篇未見其有祈報之異

絲衣繹賓尸也高子曰靈星之尸也

序誤高子尤誤

酌告成大武也言能酌先祖之道以養天下也

詩中

無酌字未見酌先祖之道以養天下之意

桓講武類禡也桓武志也

賚大封於廟也賚予也言所以錫予善人也

殷巡守而祀四嶽河海也

此三篇說見本篇

魯頌

駉頌僖公也僖公能遵伯禽之法儉以足用寬以

愛民務農重穀收于坰野魯人尊之於是季孫

行父請命于周而史克作是頌

此序事實皆無可考詩中亦未

見務農重穀之意序說鑿矣

詩序

五十

卷之五

有駉頌僖公君臣之有道也

此但燕飲之詩未見君臣有道之意

泂水頌僖公能修泂宮也

此亦燕飲其羣臣之意詩落成其能修之意

閔宮頌僖公能復周公之宇也

此詩言莊公之子又言新廟奕奕則

為僖公修廟之詩明矣但詩所謂復周公之宇者祝其能復周公之土宇耳非謂其已修周公之屋宇也序文晉句之謬

如此而蘇氏信之何哉

商頌

那祀成湯也微子至于戴公其閒禮樂廢壞有正

考甫者得商頌十二篇於周之大師以那為首

序以國語為文

烈祖祀中宗也

詳此詩未見其爲祀中宗而不言

欲連篇重出又以中宗商之賢君不欲遺之耳

玄鳥祀高宗也

詩有武丁孫子之句故序得以爲

詩矣

長發大禘也

疑見本篇

殷武祀高宗也

詩序

五十一

汲古閣

唐悅齋先生所著六經解一百五十卷見一齋書目朱竹垞經義考則錄其六經解書解詩解孝經解俱稱已佚清道光金華縣志遂別出易解詩解書解等目張作楠氏輯唐氏遺書從悅齋文粹中錄出三十二條別爲一卷并闡明發儒言詩之大旨推唐氏爲詩學正宗邑人有有用活字付印者余恐日久離然就湮據以開雕爰據其匡略于此季樵胡宗楸

詩解鈔序

詩解鈔 序

詩解鈔

宋金華唐仲友撰

續金華叢書

四始六義

周南召南皆文王之詩但其時有先後地有遠近化有淺深故以諸侯王者之風別之而分繫之周召耳其地近其時先其化文王猶淺其地遠其時後其化文王已深隨其所得分周召以繫之也夫聖人之化亦有遠近先後淺深之間乎曰聖人天地也天地猶以久成況聖人乎一念之中萬物無不包覆者理也一氣不頓進一形不頓虧者理之寓於勢也文王之化自始至終難以一毫殊觀而感文王之化以爲詩之風者固自有次第也故召南之末進乎周南騶虞是也周南之末進乎雅麟趾是也雅之末進乎頌魚麗是也王之風周衰也幽之變也遭變而慮周也宣王之雅猶有美刺也復之而未盡焉則亦未離乎變也魯之頌王微而魯抗也商之頌存古也邶鄘唐存其國之舊也季札聽詩之序史之舊也今之次夫子刪詩之所定也

詩解

二南之風也商微而周將興也王之風也周降而詩之將亡也王風而魯頌詩之末也陳靈公弑而楚子入陳則王迹熄矣詩之所以亡也政小故有小雅焉譏小民之得失而其流及上變小雅之體也政大故有大雅焉主王公大人而德逮黎庶正大雅之體也德盛者非言能盡美其形容而已德非可告告其成功而已此四始之大略也大義散見於三百五篇章句之中可以意逆不可以言殫其風肆好穆如清風大雅亦有風雖則如燬父母孔邇周南已有雅有匪君子終不可謏今變風猶有頌采藥賦之屬也關雎興之屬也如燬如王比之屬也作補案經義考作有賦比興以爲風亦有以爲雅頌一篇而二義者有之鶴鳴專於興也其意達於風矣有一句而二義者王室如燬比而雅者也鶴鳴而求之不可以悉數六義之端也夫詩者有感而作心之發也先王之民雖甚卑賤而僻陋者其言猶若是也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夫子刪詩之法也發乎情故有思止乎禮義故無邪詩非必聖人之所作而聖人斷之者也一辭之邪一思之發

也在所刪矣詩亡然後春秋作春秋之稱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盡而不汗懲惡而勸善此非獨春秋也詩也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此非獨詩也春秋也周之興也由召南而周南由周南而雅由雅而頌其衰也頌息於南征之後雅變於監謗之際風降於東遷之餘道之汚隆可具見矣羣叔之流言風猶將變而況於雅乎洛邑之遷頌未可遽復故風猶可正而進於雅也雅存則春秋可以無作奈何其變而遂作稿案經義考此亡也觀夏道而杞不足徵也觀商道而宋不足徵也正考甫之十二篇又亡其七存者可以無錄乎商頌之錄存古也存古所以闕周也闕周所以望後人也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性情不異而俗殊豈民之罪哉王通曰非民無詩職詩者之罪也不然也教化不行而思之邪職詩何與焉知吾說者知通之續詩可以無作

免置 載驪

爲善之至雖幽閒僻陋有所不欺爲不善之至雖通都大邑有所不

詩解

畏肅肅免置施於中林敬之至也魯道有蕩齊子豈弟無忌憚之至也方周之興至善見於微賤及其衰也至不善見於諸侯禮教陵遲如此而主文誦諫之辭盡而不汗以是知先王之澤在民者深

漢廣 野有死麋

漢廣言馬與駒野有死麋言麋鹿先儒以禮儀釋之古昏禮惟用雁幣說者遂以馬駒爲遊女之乘麋爲殺禮與先儒駁或者又謂詩人之託意不可以文害辭詩人發言不可專以託意釋吾謂莫雁特所以行禮至於稍餽苞苴未可執一山不可以魚鰲澤不可以鹿豕禮之順人情物宜者皆如此何獨於馬駒麋鹿疑之

行露 小宛

臨訟以明斷爲主在易雷電交至豐君子以折獄致刑其辭曰豐亨王假之勿憂宜日中明之至也不明以動其能豐乎故明之至者雖疑似之極尚可以察不明之至者雖易見之理猶不能知誰謂鼠無牙何以穿我墉疑似之極也而召公能察之故強暴不能侵凌交交

桑扈率場啄粟易見之至也而幽王不能知故填寡宜於岸獄人固未能皆召公而天下之理可以事驗據粟出卜自何能殺解類長之人豈能欺之哉

騶虞

仁如騶虞說者以爲義獸或以爲文王之問官其於仁如騶虞之義皆可通然天子以騶虞爲節樂官備也從此二說則詩不見官備之義豈首之辭不存采蘋采芣詩義甚著何獨於騶虞不見官備之義是以知騶虞之說未的騶虞二官也騶主御虞主圖翼禽待獲虞之事三騶失前禽騶之事虞不盡物騶不說遇然後合禮不傷文王之仁今也騶虞之仁發於詩人之歎嗟則書所謂其侍御僕從罔非正人者以爲官備之樂不亦昭昭矣乎

氓 谷風

天下之達道五父子兄弟之外君臣夫婦朋友皆人合也天屬猶乖況人合乎近世作詩者多託之夫婦以明君臣觀詩亦可類推氓谷

詩解

風非託也然亦可以爲君臣之喻臣以利事君利盡則離氓之詩可以戒矣君不以道待臣新必問舊谷風之詩可以鑒矣吾讀二詩是以知傳取之死而憫陸贄之忠

谷風

陸贄知裴延齡之得君亦自知其必去德宗之於大臣鮮克保全贊之身危矣而疏論延齡不能自已倦倦然有毋斯梁毋發笏之意彼豈知其身之不慎而違他及者蓋贊之於德宗細大淺深無不展盡所以爲唐計者甚至德宗得以危而幸安垂亡而免皆贊力也德宗一任延齡視贊如弁髦土梗辭氣顏色容貌之間疎贊甚矣曾不念與元奉天之難頃刻不可無陸贄贊猶區區爲唐遠慮贊之賢與舊室等德宗負衛人之類哉三復谷風之詩爲之歎息

王揚之水 鵲揚之水 風揚之水

揚之水皆以喻弱之不能制強也平王不能制諸侯鄭忽不能制權臣晉昭不能制曲沃人皆曰平王以東遷弱鄭忽以無大國之助弱

昭公以方國封沃弱此固強弱之形而未盡強弱之理不撫民而戍母家無忠臣賢士終以死亡昭公微弱國人將叛而歸沃詩人皆深見強弱之本者也師直爲壯曲爲老棄父之讎而戍中直乎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不能與賢人圖事忽有人乎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政荒民散將以危亡昭公得民乎失道則弱得道則強何足怪哉不然成周之疆土豈不大於岐豐之初五爭之亂要皆大國之制命而叔段之禍視曲沃猶有間也觀國之強弱者當以三詩觀之則亦舍其形而論其道焉耳

兔爰

兔陰狡小人之類也雉耿介君子之類也鄭之諸臣其免之爰爰者乎周之君子其雉之離于羅者乎王室而至於此憂未艾也君子何樂其生哉

采芣

采芣之義毛鄭釋之甚精孔氏扣之矣任大者責重勢危者變多其

詩解

理然也故懼讒之詩引喻切而奇意深諷人之言無所不毀而事有輕重緩急則讒有難易懼讒之意亦有淺深葛以喻小蕭以喻大艾以喻急事之序也小以月言大以秋言急以歲言情之殊也爲詩者著其懼讒之情而情之深如此平王之好聽讒可知矣

狡童

狡童指厲公子亶之徒皆忽之弟狡謀以圖忽者也賢臣必不與於童比狡童必不與賢臣謀忽之不能與賢臣圖事疑其貳於己也不知賢而疑之則所信者皆權臣之黨耳制權臣莫口口賢臣不能與賢臣圖事則權臣何憚而不擅命忽之死亡在於旦夕而不知賢臣憂之至於不能食息而忽猶不悟宜其中狡童之計死權臣之手也狡童之刺所以冀忽之悟終不悟而揚之水憫之何嗟及矣賢臣之於忽惓惓如此說者以狡童爲斥忽過矣以其不與吾圖事而被其君以狡童尙得爲賢臣乎哉狡童宜不與吾言吾食者子宜與吾言吾食而亦不能吾能不憂之至於不能食息乎蓋賢臣之詞意如此

詩解鈔

忠厚之至也乃見狡童狂童之狂皆非斥忽之詞

甫田

積善在身猶長日加益而不自知也人則見之矣婉兮變兮總角卅兮未幾見兮交而弁兮積善者所以求之之道非而弁必至之理也

碩鼠

民之可畏久矣草芥冠讎孟子之言人皆以爲已甚觀此詩而後知孟子之言敬齊宜至矣重斂而將去之喻其君以碩鼠而夫子猶取之是思之無邪者實是不忍絕其君垂涕泣而道之者於卒章見之誓將去汝非決辭適彼樂郊非真情不堪命而忿激一至於此其本心則不然樂土之得我所樂國之得我直樂郊宜亦有所得也而有所得則宜忘去國之悲而方且永號又從而丁寧之曰吾爲誰之故而永號如此毋乃爲吾君之故乎忠之至愛之盡如此夫子能不取之哉碩鼠非斥君之辭也言碩鼠之食我黍麥苗人猶不願之可以君而甚於鼠乎三歲貫汝則蠶食之深矣雖以碩鼠喻之猶爲愛君也

詩解

然人君則可以戒矣于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于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皇祖之訓如此三歲貫汝則何止於三失而碩鼠之刺豈止愚夫愚婦而已哉然則序言貪而畏之詩有是意乎告之以適彼樂土是知其畏人也夫不修其政則以千里而畏人況魏之侵削禍小哉因其畏而微之去汝猶冀其悟爾故存碩鼠無害於君臣之大義足以微世刪碩鼠則一人之肆於民上多矣吾是以知尊君卑臣出於焚詩書之後

小雅

鹿鳴四牡皇皇者華采芣出車杜魚麗文武之詩也常棣閔失道伐木言八簋天保稱于公先王其爲成王時詩無疑然則文武不以三者治內歟曰燕兄弟燕朋友故舊朋友故舊下報上文武亦有詩成王易以今詩其辭異其義同雅皆樂章也文武豈闕此二者哉皆以爲周公作則於采芣三詩室矣

伐木

親親以睦友之親者以速諸父是也友賢不棄友之賢者以速諸舅是也不遺故舊伐木于阪驪酒有衍是也有酒醕我則民德歸厚矣詩章之義次第甚明以親親以睦爲常棣之詩則章義乖矣此駁孔穎達小序

出車

出車之五章序其室家之情與草蟲同辭皆述大夫妻之意乃所以勞還率也豈民望王師之辭哉言念君子溫其如玉閔之之辭也赫赫南仲薄伐西戎喜之之辭也秦之婦人猶及此況周之大夫妻乎

魚麗

土敝則草木不長水煩則魚鼈不大氣衰則生物不遂太平而微物眾多豈獨交於萬物有道哉但補案此駁詩傳之說內平外成至和之氣交與於天地之間所感召當然也故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

南有嘉魚

詩解

至誠之心見於卒章嘉賓式燕又思誠之至也舞斯祖常情也式燕又思至誠也

南山有臺 菁菁者莪

成王已太平而曰立太平之基何也太平之業保之在賢此道有父不能傳之子者得賢以維持之則太平可久故得賢所以立太平之基也君子能長育人材則天下喜樂之者非喜樂吾身之得見太平也喜樂吾之子孫有猶得見太平之理也詩人喜樂之情豈目前之見蓋後世之計耳

蓼蕭

四海蕃國之諸侯天子之澤及之至於有譽處六服承德不言可知

湛露

一章天子之均恩二章諸侯之守分夫是以莫不令德莫不令儀

彤弓

易之師曰丈人吉九二曰在師中吉无咎王三錫命象曰在師中吉

承天寵也王三錫命懷萬邦也夫三錫而萬邦懷豈獨一時有敵禦之功哉其丈人之德服人有繫故非九二以剛居中不足當之蓋王者未嘗與小人共功名其命之敵愾固有九二之德者故曰我有嘉賓不稱其功而稱其德詩之三章三錫之義嘉賓丈人蓋一道也上六日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其戒明甚師而用小人則彤弓之賞有所不行而萬邦離矣何懷之有

六月 采芑

南征北伐其事大於常武江漢而列之小雅異於序所謂政有小大故有小雅大雅者何也六月爲吉甫作采芑爲方叔作常武江漢爲宣王作觀其卒章意皆可知太史公曰大雅言王公大人而德逮黎庶小雅譏小民之得失而其流及上此又詩之一說以六月采芑詩意觀之疑其皆勞還卒之樂章

六月

此物四驥言駿也元戎十乘言啟也戎車既安言中也一詩而軍法

詩解

七 夢 還 慶

備詩人之法言也傳曰前茅慮無中權後勁是楚略得用兵之法莊王之爭衡於中國宜哉

采芑

古之兵出於農地政修廢兵力之強弱也周之衰田萊多荒而軍政壞宣王中興而農政修兵復出於農故曰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畱畝又曰于彼新田于此中鄉然則不先修地政而求兵之強者吾未之信也

其車三千兼鄉遂之師也鄉遂十五萬人爲戰車千五百爲守車千五百不言戎車而曰其車者兼攻守也作補案悅齊井田綱領上云乘馬四匹甲士三人卒七十二人車一乘四十二頭卒二十五人鄉遂各七萬五千人攻守自備爲兵車車合三千乘故采芑言防

方叔率師而乘路車佩惠珩受命於廟之服當如此故曰服其命服左氏曰帥師者受命於廟受服於社有常服矣此之謂也蒞者乃會師之初簡其兵器合其卒伍故曰其車三千師千之試以路車有輿

觀之方叔蓋周同姓入爲周之卿士者

車攻

車攻復古之詩言復古非難而保復古之功爲難也宣王能內修政事外攘夷狄復文武之境土可以爲復古矣詩人不於此乎信必其復會諸侯於東都因田獵而選車徒然後信其爲能復古故卒章曰允矣君子展也大成蓋復會東都因田獵而選車徒有以保其修攘之政故也復會諸侯者宣王因會東都修政事矣故復會之以保功也故曰會同有繹繹之爲言繼也祭而又祭謂之繹會之有繹會而又會之謂若曰周之盛時嘗於此會宣王始復會焉則非繹之義矣易之萃曰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既濟曰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常情急於功成則干戈朽斧鉞鈍者有之矣因田獵而選車徒得萃既濟之義矣

田車既好非無徒也東有甫草言車而不言徒易野車爲主也選徒器器非無車也搏獸于敖言徒而不言車險野入爲主也可馬田獵

詩解

之法見於詩者如此尤足以彰宣王之復古

吉日

法能制人於所及見不能制人於所不見至於恩禮之所感則雖幽遠而愛敬之心存君射則有司翼五祀是法也至於臻祖之從天子之所豈法之所能制哉職能拘人之所當爲不能得入於所不必爲至於恩禮之所感則無親疎而愛敬之心同王田則虞人注禽是職也至於悉率左右以燕天子豈職之所能拘哉惟下之奉上如此故上之人得以發彼小疵殪此大兇不自以爲能而以御賓客且以酌醴則謹微接下之道終得有始矣宣王之省徐土平淮夷未嘗不若發犯之中微南征北伐未嘗不若殪兇之制大亦惟謹微接下故無不自盡以奉其上耳故吉日之所美者微而寓意則大

庭燎

仰而思之夜以繼日思而得之坐以待旦其事難故其思深其思深故其勤至周公之於三王如此况宣王於文武之業乎怵惕維厲中

夜以繼日其宜也未央而問夜不爲過中詩人美之喜其勤也因以箴之懼其怠而已

河水

王化之未孚諸侯之貳者不朝懼者進退幸有順者讒言將興王者於此苟以責人則諸侯自此離矣民之訛言寧莫之懲言當與訛言而反求諸己夫豈使之懲訛言哉

鶴鳴

鶴鳴雖全是興義最易曉專是修己任賢之喻鶴鳴于九皋聲聞于野是晦之修身也身修則賢之在遠者至故魚潛淵或在干渚問于天又著於野矣身不修則賢之在位者隱故魚在于渚或潛淵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其下維穀維穠言園能使美惡當其分如此是以可樂王可不使賢否當其分乎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爲錯即立賢無方之義地雖遐人雖賤而用可重王其可以賤以遠棄之哉天下之治亂在信任賢否而賢否之進退在身之修不修聲無小而聞

詩解

行無隱而不形故居室之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居室之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誨君之道孰先於此中庸曰爲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鶴鳴備之矣

右詩解鈔一卷蘇平仲敘錄悅齋書目有六經解無詩解經義考於六經解外別出書解及此書且引戚氏雄論此書解碩鼠篇語殆所據者即六經解中分出別行之本如宋史藝文志於諸史精義中錄其唐史精義數原本久佚惟悅齋文粹第三卷載有三十二條碩鼠一條亦在卷中當即雪崖所見之本矣發儒言詩宗朱氏鄭氏學專行呂氏公孫氏序說至朱子灼見其謬用哦吟上下不加一字之法始還溫柔敦厚之舊自北山何先生基得鄭氏之傳而魯齋王先生相仁山金先生履祥授受相承至白雲許願廢序而逞其臆說勢必先生謙四傳有衍無闕益大以尊顧廢序而逞其臆說勢必至於疑經疑經而說有難通勢又必至於改經如魯齋詩疑移配二南則國風三十二篇是豈可訓吳正傳因許文然不從師說反斥言已放之鄭聲何爲尙存而不刪亦太橫矣

逸齋范氏東萊呂氏悅齋唐氏三家篤信舊文務求實證卓然不惑於新說於娶學爲別派於詩學則爲正宗范氏詩補傳呂氏讀詩記補皆有藏本悅齋書無復存者此三十餘條不過鼎中一櫛然鄭君箴膏肓存者僅二十條發墨守僅四條好古者尙存備一家則此編尤以少而彌當珍惜矣戚雪崖稱此書以碩鼠爲受君真有精思卓識然如以狡童爲指厲公子蠶之徒以會同有繹爲宜王復會諸侯以保功以民之訛言寧莫之懲爲當畏訛言而反求諸己以三揚之水爲皆喻弱之不能制強以鶉鳴爲修身任賢之喻皆有補於經義又如以騶主御虞主固證騶虞爲二官以鄉遂兵制證其車三千以前茅慮無中權後勁證比物四驥爲殿元戎十乘爲啟戎車既安爲中軍以左傳受命於廟有常服證服其命服爲受命於廟之服以易野車爲主險野徒爲主證東有甫草言車而不言徒搏獸于敖言徒而不言車尤證據鑿然殘

詩解

十步 遺 廣

膏肓續沾既多矣今依經比次別爲一卷詩發題云六義四始詩之綱維別具圖說故併錄其六義四始說於卷首以存唐氏詩學之梗概張作楠書

詩解

永康胡宗楹據唐氏遺書本校鈐

魏鶴山先生毛詩要義三卷為

文淵閣著錄所未及通光問儀徵相國採進遺
書亦未之見上海郁泰峰氏乃蒐獲曹棟
亭舊藏宋槧于嘉興士家海內更無第
二本遂早為宜稼堂數十宗槧之冠蓋
同治己丑五月來滬上珍重假讀心神開曠
百慮盡消斷推以游第一快事友芝兄有
詳校毛詩疏于乾嘉諸老所舉中外舊

本異同一覽錄唯未及焉義本他異
必為滬游必換以來更乞假細校通乃
不虛以眼福也獨山莫友芝



索觀在先生於理宗嘉熙元年丁酉
以權工部侍郎時相讀諸州取九經
臣疏刪繁去蕪為要義而六十三卷宋
史藝文志亦載其書當時陳鼎兩家著
錄既稱法博而必載則知此書之可
多見矣 欽定四庫全書只載周魯儀
禮為是金映尚書春秋皆能定本道揚
州阮氏後得尚書三卷而四庫所錄之
卷又禮記世一卷首缺曲禮上下兩卷其
餘四經竟多從在訪矣至辰仲書卷
已闕不惟重復購自京師毛詩要義

首尾完整編手的新西晉楊亨為藏本
首列目錄後諸序又次為義書云義書一
二五六十二至五十七等卷分宋子目的卷及十
九卷外又中下子目其後均依一卷卷目自系
序耳三卷義書原誤之下古者有獨身希世
之秘及也其體裁與周魯等相同有與
疏者連文而義義取三則者列其目
于肩上不復分列於原又錄標目之尤為
簡當者傳等諸辭博與孔氏因義略等
書而正其辭於地也其後不方按曲列
以卷致校故也疏載地也其後不方按曲列

揚其賢，使以經史傳世，而何樂之有？
修不素為形記，而治經者不可不之焉。
崑山石經，為是當時善本，必與今而比。
之幸，乃有外同異，而再為細校，正其訛。
惟郡城金氏藏有宋本，經記音而卷即
阮氏所錄之帙，當於此從中易書，皆二
種，五經皆成，竟有真大快事也。遂以席
豐履厚，而亦以此好紫心，惟古人秘笈，皆
不遺餘力，是為可為已。今擬增何氏集，公諸
同好，庶幾有年，古藉晦而後發，豈有勿
藝林，豈非解哉。因為識此。 鍾玉樹

毛詩要義目錄

譜序 鄭詩譜序

卷一上

關雎葛覃

卷一下

卷耳至騶虞

卷二上

邶鄘衛譜

卷二下

邶柏舟至魏有苦葉

卷三

谷風至一子東舟

卷四上

邶柏舟至衛木瓜

卷四中

王城譜

卷四下

鄭譜

卷四下

鄭縉衣至清人

卷四下

羔裘至漆洧

卷五上

齊譜

齊鷄鳴至猗嗟

卷五下

魏譜

魏葛屨至碩鼠

卷六上

唐譜

唐蟋蟀至采芣

卷六下

秦譜

秦車鄰至權輿

卷七

陳譜

陳宛丘至曹下泉

卷八

幽譜

幽七月至狼跋

卷九

大小雅譜

小雅鹿鳴至南陔等

卷十

南有嘉魚至吉日

卷十一

鴻鴈至無羊

卷十二上

節南山至十月之交

卷十二下

雨無正至卷伯

卷十三上

谷風至小明

卷十三下

鼓鐘至信南山

卷十四上

甫田至桑扈

卷十四下

鴛鴦至賓之初筵

卷十五上

魚藻至黍苗

卷十五下

隰桑至何草不黃

卷十六上

大雅文王至思齊

卷十六下

皇矣至文王有聲

卷十七上

生民至假樂

卷十七下

公劉至板

卷十八上

蕩至桑柔

卷十八中

雲漢至蒸民

卷十八下

韓奕至召旻

卷十九上

周頌譜

清廟至思文

卷十九中

臣工至武

卷十九下

閔予小子至般

卷二十上

魯頌譜

駉至閟宮

卷二十下

商頌譜

那至殷武

毛詩要義目錄終

毛詩譜序

正義始正觀中命孔穎達永徽上成書

上五經正義表臣無忌等言故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孔穎達宏才碩學名振當時貞觀年中奉詔脩撰雖加討覈尚有未周爰降絲綸更令刊定勅太尉揚州都督監脩國史上柱國趙國公臣無忌等上稟宸旨傍撫群書筆削已了繕寫如前謹以上聞伏增戰越謹言永徽四年二月二十四日

歷代諸儒義疏自由毛訖二劉

漢氏之初詩分為四申公騰芳於鄢郢毛氏光價於河間貫長卿傳之於前鄭康成箋之於後晉宋二蕭之世其道大行齊魏兩河之間茲風不墜其近代為義疏者有王綏何胤舒瑗劉軌思劉勰劉焯劉炫等然焯炫並聰穎特達文而又儒雅秀幹於一時騁絕繼於千里固諸儒之所揖讓日下之無雙於其所作疏內特為殊絕今奉勅刪定故據以為本然焯炫等負恃才氣

輒鄙先達同其所異異其所同或應略而反詳或宜詳而更略準其繩墨至意未免勦其會同時有顛躓今則削其所煩增其所簡唯意存於曲直非有心於愛憎謹與朝散大夫行太學博士臣王德韶徵事郎守四門博士臣齊威等對共討論辨詳得失至十六年又奉勅與前脩疏人及給事郎守太學助教雲騎尉臣賈普曜等對勅使趙弘智覆更詳正凡為四十卷

詩之名未知何代詩有三訓

辨典命樂已道歌詩經與言詩無先此者故言詩之道也放於此乎猶言適於此也放於此乎隱二年公羊傳文言放於此者謂今誦美譏過之詩其道始於此非初作謳歌始於此也益稷稱舜去工以納言時而颺之格則承之庸之否則威之彼說舜誡羣臣使之用詩是用詩規諫舜時已然其名曰詩未知何代雖於舜世始見詩名其名必不初紀舜時也名為詩者內則說

負子之禮云詩負之注云詩之言承也春秋說題辭云在事爲詩未發爲謀恬澹爲心思慮爲志詩者爲言志也詩緯含神霧云詩者持也然則詩有三訓承也志也持也作者承君政之善惡述已志而作詩爲詩所以持人之行使不失隊故一名而三訓也 詩譜序疏

四鄭以秦誓語稱文武今無此文

文武之德光熙前緒以集大命於厥身遂爲天下父母使民有政有居正義曰秦誓說武王伐紂衆咸曰孜孜無怠天將有立父母民之有政有居言民得聖人爲父母必將有明政有安居文武道同故并言之

五鄭意風雅定於孔子前孔子定變風雅

正詩昔武王采得之後及成王即政之初於時國史自定其篇屬之大師以爲常樂非孔子有去取也儀禮鄉飲酒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笙入秦南陔白華華黍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合樂周南

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芣采蘋燕禮周樂與鄉飲酒文同唯采蘋越草蟲之篇其餘在於今詩悉皆次比又左傳及國語稱魯叔孫穆子聘於晉晉人爲之歌文王大明綿又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亦各取三篇風雅異奏明其先自次比非孔子定之故譜於此不言孔子其變風變雅皆孔子所定故下文特言孔子錄之春官大師職鄭司農注云古而自有風雅頌之名故延陵季子觀樂於魯時孔子尚幼未定詩書而曰爲之歌邶鄘衛風乎又爲之歌小雅大雅又爲之歌頌論語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時禮樂自諸侯出頗有謬亂不正者孔子正之耳是司農之意亦與鄭同以爲風雅先定非孔子爲之襄二十九年左傳服虔云哀公十一年孔子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距此六十二歲當時雅頌未定而云爲之歌小雅大雅頌者傳家據已定錄之此說非也六詩之目見於周禮豈由孔子始定其名乎儀

孔子誤刻孔子 在四庫未行

權歌召南三篇越乎蟲而取采蘋蓋采蘋在草蟲之前孔子以後簡札始倒或者草蟲有愛心之言故不用爲常樂耳

●變風齊衛爲先當周夷懿王時

變風之作齊衛爲先齊哀公當懿王衛頃公當夷王故先言此也莊四年公羊傳曰齊哀公享于周紀侯諸之徐廣以爲周夷王享之鄭知懿王者以齊世家云周享哀公而立其弟靖爲胡公當夷王之時哀公母弟山殺胡公而自立言夷王之時山殺胡公則胡公之立在夷王前矣受諸耳人是衰闇之主夷王上有孝王書傳不言孝王有大罪惡周本紀云懿王立王室遂衰詩人作刺是周衰自懿王始明懿王受諸矣本紀言詩人作刺得不以懿王之時鷄鳴之詩作乎是以知享之者懿王也衛世家云貞伯卒子頃侯立頃侯厚賂周夷王夷王命爲衛侯是衛頃公當夷王時

●五霸或作五伯鄭云霸末謂威文

五霸之末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善者誰當誰罰紀綱絕矣正義曰此言周室極衰之後不復有詩之意五霸之字或作五伯成二年在傳云五伯之霸也中候霸免注云霸猶把也把天子之事也然則言伯者長也謂與諸侯爲長也五伯者三代之末王政衰微諸侯之強者以把天子之事與諸侯爲長三代共有五人服虔云五伯謂夏伯昆吾商伯大彭豷韋周伯齊桓晉文也知者鄭語注云祝融之後昆吾爲夏伯矣大彭豷韋爲商伯矣論語云管仲相桓公霸諸侯昭九年傳云文之伯也是五者爲霸之文也此言五霸之末正謂周代之霸齊桓晉文之後明其不在夏殷之霸也齊晉最居其末故言五霸之末耳

●變風齊邶爲先陳在後變雅邶其間

故孔子錄懿王夷王時詩訖於陳靈公淫亂之事謂之變風變雅正義曰懿王時詩齊風是也夷王時詩邶風是也陳靈公魯宣公十年爲其

九

史記孔

子錄詩

十分刪

九未可

信

十

書

三百五

篇未見

子學

臣夏徵舒所弑變風齊邶爲先陳最在後變則處其間故鄭舉其終始也史記孔子世家云古者詩本三千餘篇去其重取其可施於禮義者三百五篇是詩三百者孔子定之如史記之言則孔子之前詩篇多矣案書傳所引之詩見在者多亡逸者少則孔子所錄不容十分去九馬遷言古詩三千餘篇未可信也據今者及亡詩六篇凡有三百一十一篇皆子夏爲之作序明是孔子舊定而史記漢書云三百五篇者明其亡者以見在爲數也樂緯動聲儀詩緯含神務尚書璿璣鈴皆云三百五篇者漢世毛學不行三家不見詩序不知六篇亡失謂其唯有三百五篇識緯皆漢世所作故言三百五耳此言訖於陳靈則在魯僖之後藝論云孔子錄周衰之歌及衆國賢聖之遺風自文王創基至於魯僖四百年間凡取三百五篇合爲國風雅頌唯言至於魯僖者據詩之首君爲文也陳靈公非陳詩之首曹昭公以僖七年卒即位在僖之末

十一

詩有不

依次第

者鄭意

在孔子

微

故舉魯僖以爲言也藝論云文王受命而後僖則商頌不在數矣而以周詩是孔子所錄商頌則篇數先定論錄則獨舉周代數篇則兼取商詩而云合爲國風雅頌者以商詩亦周歌所用故得稱之孔子判定則應先後依次而鄭風清人是文公之詩處昭公之上衛風伯兮是宣公之詩在惠公之下者答張逸云詩本無文字後人不能盡得其次第錄者直錄存義而已然則孔子之後始顛倒雜亂耳

鄭自共和訖春秋立譜夷厲以上不明

夷厲已上歲數不明大史年表自共和始歷宣幽平王而得春秋次第以立斯譜正義曰自此已下論作譜之意本紀夷王已上多不記在位之年是歲數不明周本紀云厲王三十四年王益嚴又三年王出奔于彘召公周公二相行政號曰共和十二諸侯年表起自共和元年是歲魯真公之十四年齊武公之十年晉靖侯之十八年秦仲之四年宋釐公之十八年衛僖侯之

十四年陳幽公之十四年蔡武公之二十四年
曹夷伯之二十四年鄭則干時未封是大史年
表自共和始也又案本紀共和十四年厲王死
於彘宣王即位四十六年崩子幽王立十一年
為犬戎所殺子平王立四十九年當魯隱公元
年計共和元年距春秋之初一百一十九年春
秋之時年歲分明故云歷宣幽平王而得春秋
次第以立斯譜鄭於三禮論語為之作序此譜
亦是序類避子夏序名

三欲知風化必以土地之宜始封之主

若魏有儉嗇之俗唐有殺禮之風齊有太公之
化衛有康叔之烈述其土地之宜顯其始封之
主省其上下知其衆源所出識其清濁也

四周召之地皆曰周其召是周內別名

周召者禹貢雍州岐山之陽地名正義曰禹貢
雍州云荆岐既旅是岐屬雍州也縣之篇說大
王遷於周原閼官言夫王居岐之陽是周地在
岐山之陽也孟子云文王以百里而王則周召

周南召
南譜

王季宅
程文王
徙豐
岐之陽

之地共方百里而皆名曰周其召是周內之別
名也大王始居其地至文王乃徙於豐周書稱
王季宅程皇矣說文王既伐密須度其鮮眉居
岐之陽不出百里則王季居程亦在岐南程是
周地之小別也漢書地理志右扶風郡有美陽
縣禹貢岐山在西北周文王所居也皇甫謐云
今美陽西北有岐城舊址是也本或作杜陽案
志扶風自別有杜陽縣而岐山在美陽不在杜
陽鄭於禹貢注云岐山在扶風美陽四北則作
杜者誤也

帝乙命王季西伯紂又命文王兼治南國
周之先公曰大王者避狄難自豳始遷焉而脩
德建王業商王帝乙之初命其子王季為西伯
至紂又命文王典治南國江漢汝旁之諸侯正
義曰以帝乙紂之父準其年世與王季同時早
麓說大王王季之事云瑟彼玉璫黃流在中言
王季受玉璫之賜也尚書謂文王為西伯實是
繼父之業故知王季亦為西伯殷之州長曰伯

謂為雍州伯也周禮八命作牧殷之州伯蓋亦八命也如旱麓傳云九命然後錫以秬鬯圭瓚孔叢云羊容問於子思曰古之帝王中分天下而二公治之謂之二伯周自后稷封為王者之後大王王季皆為諸侯奚得為西伯乎子思曰吾聞諸子夏云殷王帝乙之時王季以九命作伯於西受圭瓚秬鬯之賜故文王因之得專征伐此諸侯為伯猶周召分陝皇甫謐亦云王季於帝乙殷王之時賜九命為西長始受圭瓚秬鬯皆以為王季受九命作東西大伯鄭不見孔叢之書旱麓之箋不言九命則以王季為州伯也文王亦為州伯故西伯戡黎注云文王為雍州之伯南兼梁荆在西故曰西伯文王之德優於王季文王尚為州伯明王季亦為州伯也楚辭天問曰伯昌號衰秉鞭作牧王逸注云伯謂文王也鞭以喻政言紂號令既衰文王執鞭持政為雍州牧天問屈原所作去聖未遠謂文王為牧明非大伯也所以不從毛說言至紂又命

文王者既已繼父為州伯又命之使兼治南國江漢汝旁之諸侯也知者以漢唐序云云汝墳序云云明紂命之

鄭據禹貢州名證三分有二非周有此州名據禹貢州名指而言之雍梁荆豫徐揚歸文三其餘冀青兗屬紂九州而有其六是為三分有其二也禹貢九州夏時之制於周則夏官職方氏辨九州之域有揚荆豫青兗雍幽冀并校之於禹貢無徐梁有幽并故地理志云周監二代而損益之改禹貢徐梁二州合之於雍青分冀州之地以為幽并是其事也爾雅釋地九州之名有冀豫雍荆揚兗徐幽營孫炎曰此蓋殷制禹貢有梁青無幽營周禮有幽并無徐營然則此說不同不言殷周九州而遠指禹世者孫炎以爾雅之文與禹貢不同於周禮又異故疑為殷制耳亦無明文言殷改夏也地理志云殷因於夏無所變改班固不以爾雅為世法又周禮冀幽并於禹貢唯一州耳相率三分無一故從

岐而橫分之據禹貢正經之文取六州以爲三分之二準禹貢之境論施化之處不言當時有此州名也序言化自北而南則於岐東西之南得有三分二者岐於土中近北故也

文王從鮮原徙豐謚云自程非

文王受命作邑於豐乃分岐邦周召之地爲周公旦召公奭之采地施先公之教於已所職之國正義曰皇甫謐云豐在京兆鄠縣東豐水之西文王自程徙此案皇矣篇云文王既伐密須

二十

鄭謂文

王居豐

後分岐

爲周召

采地

徙於鮮原從鮮原徙豐而謚云自程非也豐在岐山東南三百餘里文王既遷於豐而岐邦地空故分賜二公以爲采邑也言分采地當是中立不知孰爲東西或以爲東謂之周西謂之召事無所出未可明也知在居豐之後賜二公地者以泰誓之篇伐紂時事已言周公曰樂記說大武之樂象伐紂之事云五成而分陝周公左召公右明知周召二公並在文王時已受采矣文王不賜采邑不使行化安得以詩繫之

武王巡守陳詩分而國之

武王伐紂定天下巡守述職陳誦諸國之詩以觀民風俗六州者得二公之德教尤純故獨錄之屬之大師分而國之正義曰宣十二年在傳引時邁之詩云昔武王克商而作頌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時邁序云巡守則武王巡守矣文王猶爲諸侯王業未定必不得分定二南故據武王言之

鄭以周召南爲聖賢之別皆謂自岐行於南

其得聖人之化者謂之周南得賢人之化者謂之召南言二公之德教自岐而行於南國也正義曰序云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故繫之召公不直稱周召而連言南者欲見行化之地且作詩之處若不言南無以見斯義也且直言周召嫌主美二公此實文王之詩而繫之二公故周召二國並皆云南見所化之處明其與諸國有異故也此詩既繼二公即二公爲其詩主若有美二

公則各從其國甘棠之在召南是其事也周
無美周公或時不作或錄不得也

三文王未受命二公未有土已有詩

此二南之詩文王時作文王即位至受命之時
已四十餘年諸侯從之蓋亦早矣鄭答張逸云
文王以諸侯而有王者之化卒以受命是受命
之前已行王德當此之時詩已作也何則化被
於下則民述其志何須待布王號然後作歌武
王采得之時二公已有爵土命其行化遂分繫
之非由二公有土此詩始作也周召二十五篇
唯甘棠與何彼穠矣二篇乃是武王時作武王
伐紂乃封太公爲齊侯令周召爲二伯而何彼
穠矣經云齊侯之子太公已封於齊甘棠經云
召伯召公爲伯之後故知二篇皆武王時作非
徒作在武王之時其所美之事亦武王時也趙
商問甘棠行露之詩美召伯之功箋以爲當文
王與紂之時不審召公何得爲伯答曰甘棠之
詩召伯自明誰云文王與紂之時乎至行露篇

箋義云衰亂之俗微貞信之教興若當武王時
被召南之化久矣衰亂之俗已銷安得云微云
此文王時也序義云召伯聽訟者從後錄其意
是以云然而鄭此答明甘棠箋之所云美其爲
伯之功謂武王時也

四二南后妃夫人房中之樂歌

風之始所以風化天下而正夫婦焉故周公作
樂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或謂之房中之樂
者后妃夫人侍御於其君子女史歌之以節義
序故耳正義曰王風云君子陽陽左執簧右招
我由房謂路寢之房以人君有房中之樂則后
夫人亦有房中之樂以后夫人房中之樂歌周
南召南則人君房中之樂亦歌周南召南故譜
下文云路寢之常樂風之正經也天子歌周南
諸侯歌召南用此說爲義也后夫人用之亦
當然也王肅云自關雎至采芣后妃房中之樂

五召公元子周召之次子書傳無文

周公封魯死謚曰文公召公封燕死謚曰康公

曰

西都既

是春秋時

公不知何爵也

公故言公其且與

采存本

記云河東郡垣縣有召亭周則未聞今為召州

是也

徐吳楚僭號稱王奔其詩夷狄之

問者曰周南召南之詩為風之正經則然矣自

此之後南國諸侯政之興衰何以無變風答曰

陳諸國之詩者將以知其闕失省方設教為黜

陟時徐及吳楚僭號稱王不承天子之風今在

元子世之正義曰閔宮云建爾元子乃命魯公

是元子世之也燕世家云自召公已下九世至

惠公當厲王之時則是失其世次不得召公元子名謚傳國於後是元子可知其次子亦世守采地在王官春秋時周公召公是也正義曰僖九年公會宰周公于葵丘文五年召伯來會葬是春秋時周公召公也經傳皆言周公謂為三公不知何爵也召稱伯則伯爵以左傳多召公故言公其且與與次子名謚書傳無文平王以西都賜秦則春秋時周公召公別於東都受采存本周召之名也非復岐周之地晉書地道記云河東郡垣縣有召亭周則未聞今為召州是也

其詩夷狄之也正義曰吳楚僭號稱王春秋多有其事知徐亦僭者檀弓云邾婁考公之喪徐君使容居來弔其辭云昔我先君駒王是其僭稱王

小國詩皆不錄亦有大國無詩者

其餘江黃六蓼之屬既驅陷於彼俗又亦小國猶邾滕紀之等夷其詩蔑而不得列於此正義曰邾滕紀言春秋時小國亦不錄之非獨南方之小國也其魏與檜曹當時猶大於邾莒故得錄之春秋時燕蔡之屬國大而無詩者薛答韋昭云或時不作詩或有而不足錄

二南雖斥太姒鄭歷引先王賢妃

初古公亶父率來齊寧爰及姜女其後大任思媚周姜太姒嗣徽音歷世有賢妃之助以致其治正義曰此事皆在大雅也鄭言此者以二國之詩以后妃夫人之德為首召南夫人雖斥文王夫人而先王夫人亦有是德故引詩文以歷言

后妃夫人一大姒而二

是故二國之詩以后妃夫人之德爲首終以麟趾騶虞言后妃夫人有斯德興助其君子皆可以成功至于獲嘉瑞正義曰此論二國之詩次比之意是故者緣上事生下勢之稱此而妃夫人皆大姒也一人而二名各隨其事立稱禮天子之妃曰后諸侯之妃曰夫人以周南王者之化故稱后妃召南諸侯之化故云夫人直以化感爲名非爲先後之別有陳聖化雖受命前事猶稱后妃有說賢化雖受命後事尚稱夫人二國別稱而文王不異文者召南夫人爲首后妃變稱夫人足知賢聖異化於文王不假復異其辭故鵲巢之序言國君以著義於後皆以常稱言之

論后妃夫人詳於周南略於召南

周南上八篇言后妃漢廣汝墳言文王召南上二篇言夫人羔羊標有梅江有汜騶虞四篇言文王所以論后妃夫人詳於周南而略於召南

者以召南夫人則周南后妃既於后妃事詳所以召南於夫人遂略此二風皆是文王之化太姒所贊周南以桃夭至采芣三篇爲后妃所致漢廣以下其事差遠爲文王之致召南以草蟲至行露四篇爲夫人所致羔羊以下差遠爲文王之致各舉其事互相發明

毛詩譜序要義





毛詩要義卷第一

關雎

一 如名之曰鴝鵒先作後定

正義曰關雎者詩篇之名既以關雎為首遂以關雎為一卷之目金縢云公乃為詩以貽王名之曰鴝鵒然則篇名皆作者所自名既言為詩乃云名之則先作詩後為名也名篇之例義無定準多不過五少纔取一或偏舉兩字或全取一句偏舉則或上或下全取則或盡或餘亦有捨其篇首撮章中之一言或復都遺見文假外理以定稱黃鳥顯縣蠻之貌草蟲棄嘒嘒之聲瓜瓞取絲絲之形瓞葉捨番番之狀夭夭與桃名而俱舉蚩蚩從氓狀而見遺召旻韓奕則采合上下騶虞權輿則并舉篇末其中踏駁不可勝論豈古人之無常何立名之異與以作非一人云云

二 毛氏詁訓傳依故晉典訓為傳

詁訓傳者注解之別名毛以爾雅之作多為釋詩而篇有釋詁釋訓故依爾雅訓而為詩立傳

三

傳者傳通其義也爾雅所釋十有九篇獨云詁

序下無訓者詁者古也古今異言通之使人知也今定毛傳故本作故以詩云古訓是式毛傳云古故也則故訓者故昔者典訓依故昔典訓而為傳義或當然毛傳不訓序者鄭以序下無傳不須辨嫌故注序不言箋

四

河間獻王始號毛詩以小毛公為博士

毛詩國風正義曰詩國風舊題也毛字漢廿加之六藝論云河間獻王好學其博士毛公善說

詩獻王號之曰毛詩是獻王始加毛也漢書儒林傳云毛公趙人也為河間獻王博士不言其名范曄後漢書云趙人毛長傳詩是為毛詩然則趙人毛公名為長也譜云魯人大毛公為詁訓傳於其家河間獻王得而獻之以小毛公為博士然則大毛公為其傳由小毛公而題毛也

五

國風次第舊無明說

周召風之正經固當為首自衛以下十有餘國比先後舊無明說去聖久遠難得而知欽言

先後爲次則齊哀先於衛頃鄭武後於檜國而衛在齊先檜鄭後是不由作之先後欲以國地爲序則鄭小於齊魏狹於晉而齊後於鄭魏先於唐是不由國之大小也欲以采得爲次則鷄鳴之作遠在緇衣之前鄭國之風必處檜詩之後何當後作先采先作後采乎邶鄘衛者商紂畿內千里之地柏舟之作夷王之時有康叔之餘烈武公之盛德賁母弟之戚成入相之勲文公則滅而復興徙而能富土地既廣詩又早作故以爲變風之首既以衛國爲首邶鄘則衛之所滅風俗雖異美刺則同依其作之先後故以邶鄘先衛也周則平王東遷政遂微弱化之所被纔及郊畿詩作後於衛頃國地狹於千里徒以天命未改王爵仍存不可過後諸侯故使次之於衛也鄭以史伯之謀列爲大國相爲司徒甚得周衆武公夾輔平王克成大業有厲宣之親有緇衣之美其地雖狹既親且勲故使之次王也齊則異姓諸侯世有衰德哀公有荒淫之

風襄公有鳥獸之行辭有怨刺篇無美者又以大師之後國土仍大故使之次鄭也魏國雖小儉而能勤踵虞舜之舊風有夏禹之遺化故季札觀樂美其詩音云大而婉儉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主也故次於齊唐者叔虞之後雖爲大國昭公則五世交爭獻後則喪亂弘多故次於魏下秦以秦仲始大襄公始命穆公遂霸西戎卒爲強國故使之次唐也陳以三恪之尊食侯爵之地但以民多淫昏國無令主故使之次秦也檜則其君淫恣曹則小人多寵國小而君奢民勞而政僻季札之所不譏國風次之於末宜哉幽者周公之事欲尊周公使專一國故次於衆國之後小雅之前

季札所觀孔子所制鄭所譜各異

鄭譜王在幽後者退就雅頌并言王世故耳諸國之次當是大師所第孔子刪定或亦改張襄二十九年左傳魯爲季札備歌周樂齊之下即歌幽歌秦然後歌魏杜預云於時幽第十五秦

第十一後仲尼刪定故不同杜以為今所第實孔子之制孔子之前則如左傳之次鄭意或亦然也

鄭氏表明毛意故云箋餘經云注

鄭氏箋正義曰鄭氏名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人當後相靈之時注此書也不言名而言氏者漢承滅學之後典籍出於人間各專門命氏以顯其家之學故諸為傳訓者皆云氏不言名表明毛意記識其事故特稱為箋餘經無所遵奉故

漢初經謂之注注者著也言為之解說使其義著明也

傳皆別漢初為傳訓者皆與經別行三傳之文不與經

行後漢連故石經書公羊傳皆無經文藝文志云毛詩

始就經二十九卷毛詩故訓傳三十卷是毛為詁訓

為注亦與經別也及馬融為周禮之注乃云欲省學

者兩讀故具載本文然則後漢以來始就經為

注未審此詩引經附傳是誰為之其鄭之箋當

元在經傳之下矣其毛詩經二十九卷不知併

何卷也自周南至鄭氏箋凡一十六字所題非

六字所
題非一
時
關

一時也周南關雎至第一詩國風元是大師所題也詁訓傳毛自題之毛一字獻主加之鄭氏箋鄭自題之

文王之風而美后妃以夫婦人倫之重

二南之風實文王之化而美后妃之德者以夫婦之性人倫之重故夫婦正則父子親父子親則君臣敬是以詩者歌其性情陰陽為重所以詩之為體多序男女之事不言美后妃者此詩之作直是感其德澤歌其性行欲以發揚聖化示語未知非是褒賞后妃能為此行也天子之妃曰后妃則上下通稱

二南用之鄉人用之邦國

周公制禮作樂用之鄉人焉令鄉大夫以之教其民也又用之邦國焉令天下諸侯以之教其臣也欲使天子至於庶民悉知此詩皆正夫婦也故鄭譜云天子諸侯燕其羣臣皆歌鹿鳴合鄉樂是也定本所以風天下俗本風下有化字誤也儀禮鄉飲酒禮者鄉大夫三年賓賢能之

禮其經云乃合樂周南關雎是用之鄉人也禮者諸侯飲燕其臣子及賓客之禮其經云遂歌鄉樂周南關雎是用之邦國也

詩之正變皆志所之

包管萬慮其名曰心感物而動乃呼為志志之所適外物感焉言悅豫之志則和樂興而頌聲作憂愁之志則哀傷起而怨刺生藝文志云哀樂之情感歌詠之聲發此之謂也正經與變同名曰詩以其俱是志之所之故也

誦言為詩詠聲為歌播於音為樂

情動至蹈之正義曰上云發言為詩辨詩志之異而直言者非詩故更序詩必長歌之意情謂哀樂之情中謂中心言哀樂之情動於心志之中出口而形見於言初言之時直平言之耳平言之而意不足嫌其言未申志故咨嗟嘆息以和續之嗟歎之猶嫌不足故長引聲而歌之長歌之猶嫌不足忽然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言身為心使不自覺知舉手而舞身動足而蹈

地如是而後得舒心腹之憤故為詩必長歌也聖王以人情之如是故用詩於樂使人歌詠其聲象其吟詠之辭也舞動其容象其舞蹈之形也樂記云歌之為言也長言之也說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長言之長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其文與此經略同說之故言之謂說前事言出于口與此情動形言一也虞書曰歌永言注云歌所以長言詩之意藝文志云誦其言謂之詩詠其聲謂之歌然則在心為志出口為言誦言為詩詠聲為歌播於八音謂之為樂

樂本效人非人效樂

原夫作樂之始樂寫人音人音有小大高下之殊樂器有宮徵商羽之異依人音而制樂託樂器以寫人是樂本效人非人效樂但樂曲既定規矩先成後人作詩模準舊法此聲成文謂之音若據樂初之時則人能成文始入於樂若據制樂之後則人之作詩先須成樂之文乃成為

音能寫情情皆可見聽音而知治亂觀樂而曉盛衰故神聖有以知其趣也設有言而非志謂之矯情情見於聲矯亦可識

五聲立名各以其方為義

正義曰春官大師職云文之以五聲宮商角徵羽是聲必有五故引五聲之名以解之五聲之配五方也於月令角東商西徵南羽北宮在中失立名還以其方為義漢書律曆志云商之為言章也物成熟可章度也角觸也物觸地而出戴芒角也宮中也居中央暢四方唱始施生為四聲之綱也徵祉也物盛大而蕃祉者羽宇也物聚藏宇覆之也又云宮為君君是陽陽數極於九故宮數八十一三分去一以生徵徵數五十四三分益一以生商商數七十二三分去一以生羽羽數四十八三分益一以生角角數六十四樂記云聲相應故生變變成方謂之音注云方猶文章也樂之器彈其宮則眾宮應然不足樂是以變之使雜也引昭二十年三傳曰

和乃成
成音音
聲乃

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若琴瑟之專壹誰能聽之是解聲必須雜之意也此言聲成文謂之音則聲與音別樂記注雜此曰音單出曰聲詁又云審聲以知音審音以知樂則聲音樂三者不同矣以聲變乃成音音和乃成樂

亂猶言世言政亡國不言世政

詩述民志樂歌民詩故時政善惡見於音也治世謂天下和平亂世謂兵革不息亡國謂國之將亡也亂世謂世亂而國存故以世言之亡國則國亡而世絕故不言世也亂世言政亡國不言政者民困必政暴舉其民困為甚辭故不言政也亡國者國實未亡觀其歌詠知其必亡故謂之亡國耳非已亡也若其已亡則無復作詩不得有亡國之音此云亂世亡國者謂賢人君子聽其樂音知其亡亂故謂之亂世之音亡國之音樂記云鄭衛之音亂世之音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與此異也淫恣之人肆於民上為此樂者必亂必亡故亦謂之亂世之音亡國之

音耳與此不得同也

四此言民能變樂記言樂能變人

案樂記稱人心感於物而後動先王慎所以感之者故作樂以和其聲樂之感人深其移風易俗又云志微噍殺之音作而民思憂廉直莊誠之音作而民肅敬寬裕順成之音作而民慈愛流僻邪散之音作而民淫亂如彼文又是樂能變人樂由王者所制民逐樂音而變此言民能變樂彼言樂能變人

三禮樂本出於民心還以教人

樂記曰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樂者樂其所自生是樂之本意出於民也樂記又曰夫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則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則滅天理而窮人欲者也於是有人悖逆詐僞之心有淫佚作亂之事故先王制禮作樂爲之節是王者采民情制禮樂之意禮樂本出於民還以教民猶雲出於山復雨其山火生於木反焚其木

六人正而後能感動故先言正得失

正義曰上言播詩於音音從政變政之善惡皆在於詩故又言詩之功德也由詩爲樂章之故正人得失之行變動天下之靈感致鬼神之意無有近於詩者志之所歌歌者人之精誠精誠之至以類相感樂記云茲聲感人而逆氣應之逆氣成象而淫樂興焉正聲感人而順氣應之順氣成象而和樂興焉又曰歌者直己而陳德也動已而天地應焉四時和焉星辰理焉萬物育焉此說聲能感物能致順氣逆氣者也天地云動鬼神玄感互言耳周禮之例天曰神地曰祗人曰鬼鬼神與天地相對唯謂人之鬼神耳從人正而後能感動故先言正得失

四風謂水土風氣俗謂好惡取舍

地理志云民有剛柔緩急音聲不同繫水土之風氣故謂之風好惡取舍動靜隨君上之情欲故謂之俗則風爲本俗爲末皆謂民情好惡也緩急繫水土之氣急則失於躁緩則失於慢王

者為政當移之使緩急調和剛柔得中也

三樂由詩生歌其聲為樂誦言為詩

原夫樂之初也始於人心出於口歌聖人作八音之器以文之然後謂之為音謂之為樂樂雖逐詩為曲倣詩為音曲有清濁次第之序音有宮商相應之節其法既成其音可以是以昔日之詩雖絕昔日之樂常存樂本猶詩而生所以樂能移俗歌其聲謂之樂誦其言謂之詩聲言不同故異時別教王制稱春教樂夏教詩經解稱溫柔敦厚詩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由其事異故異教也

四風雅頌皆有賦比興之辭

詩之四始以風為先故曰風風之所用以賦比興為之辭故於風之下即次賦比興然後次以雅頌雅頌亦以賦比興為之既見賦比興於風之下明雅頌亦同之鄭以賦之言鋪也鋪陳善惡則詩文直陳其事不譬喻者皆賦辭也司農云比者比方於物諸言如者皆比辭也司農又

五

云興者託事於物則興者起也取譬引類起發己心詩文諸舉草木鳥獸以見意者皆興辭也一國之事為風天下之事為雅者以諸侯列土封疆風俗各異故唐有堯之遺風魏有儉約之化由隨風設教故名之為風天子則威加四海齊正萬方政教所施皆能齊正故名之為雅風雅之詩緣政而作政既不同詩亦異體故七月

之篇備有風雅頌駉頌序云史克作是頌明作者本意自定為風體非采得之後始定體也詩

六

體既異其聲亦殊公羊傳曰十一而稅頌聲作史記稱微子過鄆墟而作雅聲譜云師摯之始開睢之亂早失風聲矣樂記云人不能無亂先王耻其亂故制雅頌之聲以道之是其各自別聲也詩各有體體各有聲大師聽聲得情知其本意周南為王者之風召南為諸侯之風是聽

聲而知之也然則風雅頌者詩篇之異體賦比興者詩文之異辭耳大小不同而得並為六義者賦比興是詩之所用風雅頌是詩之成形

賦比賦興已合於風雅頌中或云別爲篇卷者非

鄭志張逸問何詩近於比賦興荅曰比賦興與孔觀詩已不歌也孔子錄詩已合風雅頌中難復摘別篇中義多興若然比賦興元來不分則唯有風雅頌三詩而已藝論云至周分爲六詩者據周禮六詩之文而言之耳非謂篇卷也或以爲鄭云孔子已合於風雅頌中則孔子以前未合之時比賦興別爲篇卷若然則離其章句析其文辭樂不可歌文不可誦

禮義言廢政教言失家謂民家

禮義言廢者典法仍存但廢而不行耳政教言失者非無政教但施之失理耳由施之失理故使國國異政家家殊俗皆是道衰之事此家謂天下民家故稱俗若大夫之家不得謂之俗

夷懿無變雅王道盛時無正風

周道之衰自夷懿始矣變雅始於厲王無夷懿之雅者蓋孔子錄而不得或有而不足錄也昭

十二年左傳稱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諫穆王衛頃齊衰之時而有變風明時作變雅但不錄之耳王道衰諸侯有變風王道盛諸侯無正風者王道明盛政出一人

序特言國史是史官選付瞽矇

民勞常武公卿之作也黃鳥碩人國人之風然則凡是臣民皆得風刺不必要其國史所爲此文特言國史者鄭荅張逸云國史采衆詩時明其好惡令瞽矇歌之其無作主皆國史主之今可歌如此言是由國史掌書故託文史也苟能制作文章亦可謂之爲史不必要作史官駟云史克作是頌史官自有作詩者矣不盡是史官爲之也言明其好惡令瞽矇歌之是國史選取善者始付樂官也

止乎禮義獨舉變風亦兼論變雅

發乎情者民之性言其民性不同故各言其志也止乎禮義者先王之澤言俱被先王遺澤故得皆止禮義也展轉申明作詩之意達於事變

者若唐有帝堯殺禮救危之化後世習之失之於儉不中禮陳有大姬好巫歌舞之風後世習之失之於遊蕩無度是其風俗改變詩人曉達之也懷其舊俗者若齊有大公之風衛有康叔之化其遺法仍在詩人懷挾之也雖復屬意不同俱懷匡救之意故各發情性而皆止禮義也此亦兼論變雅獨言變風者上已變風變雅變舉其文此從省而略之也先王之澤謂先王有德澤而流及於後世詩人得其餘化故能懷其舊俗也

四 猶可望則箴規切莫能救則匡諫微

尚書之三風十愆疾病也詩人之四始六義救藥也若夫疾病尚輕有可生之道則盥之治也用心銳扁鵲之療太子知其必可生也疾病已重有將死之勢則盥之治也用心緩秦和之規平公知其不可爲也詩人救世亦猶是矣典刑未亡觀可追改則箴規之意切鶴鳴汚水殷勤而責王也淫風大行莫之能救則匡諫之志微

漆洧桑中所以咨嗟歎息而閔世故李札見歌陳曰國無主其能久乎見歌鄭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美者美詩人之情言不有先王之訓孰能若此先亡者見其匡諫意微知其國將亡滅也

五 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

一人者作詩之人其作詩者道已一人之心耳要所言一人心乃是一國之心詩人覽一國之意以爲己心故一國之事繫此一人使言之也但所言者直是諸侯之政行風化於一國故謂之風以其狹故也言天下之事亦謂一人言之詩人摠天下之心四方風俗以爲己意而諷歌王政故作詩道說天下之事發見四方之風所言者乃是天子之政施齊正於天下故謂之雅以其廣故也故志張逸問管聞一人作詩何謂答曰作詩者一人而已其取義者一國之事變雅則譏王政得失閔風俗之衰所憂者廣發於一人之本身如此言風雅之作皆是一人之言

世同

者

世同

者

者

者

者

者

者

者

者

者

者

者

者

者

者

者

者

者

者

者

耳一人美則一國皆美之一人刺則天下皆刺之谷風黃鳥妻怨其夫未必一國之妻皆怨夫耳北門北山下怨其上未必一朝之臣皆怨上人也但舉其夫婦離絕則知風俗敗矣言已獨勞從事則知政教偏矣莫不取衆之意以爲己辭一人言之一國皆悅假使聖哲之君功齊區宇設有一人獨言其惡如弁隨務光之羞見桀湯伯夷叔齊之恥事周武海內之心不同之也無道之主惡加萬民設有一人獨稱其善如張鍊之美王莽蔡邕之惜董卓天下之意不與之也必是言當舉世之心動合一國之意然後得爲風雅載在樂章不然則國史不錄其文也

雅頌之音合四方之風與國風異

詩人歌其大事制爲大體述其小事制爲小體體有大小故分爲二焉風見優劣之差故周南先於召南雅見積漸之義故小雅先於大雅此其所以異也詩體既異樂音亦殊國風之音各從水土之氣述其當國之歌而作之雅頌之音

樂

變雅

由音體

有大小

不與

事小

之變

小雅

故變雅

之美刺

皆由音體

有大小

復由政事

之大小

也

容解頌名

成功告神

解頌體

云頌者

美盛德之

形容明訓

則王者徧覽天下之志摠合四方之風而制之樂記所謂先王制雅頌之聲以道之是其事也詩體既定樂音既成則後之作者各從舊俗變風之詩各是其國之音季札觀之而各知其國由其音異故也小雅音體亦然正經述大政爲大雅述小政爲小雅有小雅大雅之聲王政旣衰變雅兼作取大雅之音歌其政事之變者謂之變大雅取其小雅之音歌其政事之變者謂之變小雅故變雅之美刺皆由音體有大小不復由政事之大小也

容解頌名成功告神解頌體

云頌者美盛德之形容明訓頌爲容解頌名也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解頌體也萬物本於天本於祖天之所命者牧民也祖之所命者成業也民安業就頌告神使知雖社稷山川四嶽河海皆以民爲主欲民安樂故作詩歌其功徧告神明此解頌者唯周頌耳其商魯之頌則異於是矣商頌雖是祭祀之歌祭其先王之廟述其

生時之功正是死後頌德非以成功告神其體異於周頌也魯頌主諫僖公功德纔如變風之美者耳又與商頌異也置之商頌前者以魯是周宗親同姓故使之先於代也

四始箋謂興義所由緯言五行之始

是謂四始詩之至也正義曰四始者鄭答張逸云風也小雅也大雅也頌也此四者人君行之則為興廢之則為衰又箋云始者王道興衰之所由然則此四者是人君興廢之始謂之四始也詩之至者詩理至極盡於此也序說詩理既盡故言此以終之案詩緯汎歷樞玄大明在亥水始也四牡在寅木始也嘉魚在巳火始也鴻鴈在申金始也與此不同者緯文因金木水火有四始之義以詩文託之

張逸以文王當在雅鄭謂諸侯宜為風

此實文王之詩而繫之二公者志張逸問王者之風王者當在雅在風何答曰文王以諸侯而有王者之化述其本宜為風逸以文王稱王則

詩當在雅故問之鄭以此詩所述述文王時侯時事以有王者之化故稱王者之風於時實是諸侯詩人不為作雅

岐周東北近紂西北迫戎故文化南行

文王之國在於岐周東北近於紂都西北迫於戎狄故其風化南行也

哀窮鄭注哀當為衷毛無破字

哀蓋字之誤也當為衷衷謂中心恕之箋所易字多矣皆注云當為某字此在詩初故云蓋為

疑辭以下皆倣此衷與中字異而義同論語云

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即此序之義也論語

注云哀世夫婦不得此人不為減傷其愛此以

哀為衷彼仍以哀為義者鄭答劉琰云論語云

人間行久義或宜然故不復定以遺後說是鄭以為疑故兩解之也必知毛異於鄭者以此詩出於毛氏字與三家異者動以百數此序是毛

寤之不得思賢才之良也無傷善之心焉若苟慕其色則善心傷也

四四 睢鳩摯而有別后妃之德似之

關關睢鳩在河之洲興也和聲也睢鳩王雉也鳥摯而有別水中可居者曰洲后妃說樂君子之德無不和諧又不淫其色慎固幽深若睢鳩之有別焉然後可以風化天下夫婦有別則父子親父子親則君臣敬君臣敬則朝廷正朝廷正則王化成箋云摯之言至也謂王雉之鳥雄雌情意至然而有別猶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幽間也淑善速匹也言后妃有睢鳩之德貞專之善文宜為君子之好匹

四四 睢鳩王雉類或云鸚鵡為鵲

關關為和聲也睢鳩王雉也釋鳥文郭璞曰鸚鵡類也今江東呼之為鸚鵡好在江邊洲中亦食魚陸機疏云睢鳩大小如鸚鵡深目目上骨露幽州人謂之鸚鵡而揚雄許慎皆曰白鵲似鸚鵡尾上白定本云鳥摯而有別謂鳥中雌雄情意至厚

而猶能有別

六四 鄭箋三夫人九嬪云云疏以未有周禮破之

下箋三夫人九嬪以下此言三夫人以下然則九嬪以下摠謂眾妾三七八人以下唯兼九嬪耳以其淑女和好眾妾據兼言者故唯指九嬪以上也求萊論皆樂后妃之事故兼言九嬪以下摠百二十人也周南王者之風以天子之數擬之非其時即然也何者文王為諸侯早矣豈先無嬪妾一人皆須后妃求之且百二十人之數周禮始置况文王為諸侯世子豈有百二十人也

四四 后妃當共祭萊故求淑女為助

參差至求之毛以為后妃性既和諧堪居后職當共荇菜以事宗廟后妃言此參差然不齊之荇菜湏嬪妾左右佐助而求之由此之故思求淑女窈窕然幽閒貞專之善女后妃寤寐之時常求之也鄭以為夫人九嬪既不妬忌世婦女

御又無怨爭上下說樂同化后妃故於后妃將共差之苻菜以事宗廟之時則嬪御之等皆競佐助后妃而求之由此幽閒之善女未得之時后妃於覺寐之中常求之欲與之共已職事故得之也案天官醢人陳四豆之實無苻菜者以辨禮詩詠時事故有之此經序無言祭事知事宗廟者以言左右流之助后妃求苻菜若非祭菜后不親采

古有篇章之名秦漢後乃有句稱

正義曰自古而有篇章之名與詩禮俱興也故那序曰得商頌十二篇東山序曰一章言其宗是也句則古者謂之爲言論語云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則以思無邪一句爲一言左氏曰臣之業在揚之水卒章之四言謂第四句不敢告人也及趙簡子稱子大叔遺我以九言皆以一句爲一言也秦漢以來衆儒各爲訓詁乃有句稱論語注云此我行其野之句是也字之所用或全取以制義關關雎鳩之類也或假

四九

詩自三
字至八
字爲句
謂有九
字者非
學者非

辭以爲助者乎而只且之類也句者聯字以爲言則一字不制也以詩者申志一字則言蹇而不會故詩之見句少不減二則祈父肇裡之類也三字者綏萬邦婁豐年之類也四字者關關雎鳩窈窕淑女之類也五字者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之類也六字者昔者先王受命有如召公之臣之類也七字者如彼築室于道謀尚之以瓊華平而之類也八字者十月蟋蟀入我牀下我不敢效我友自逸是也其外更不見九字十字者摯虞流外論云詩有九言者洞酌彼行潦挹彼注茲是也偏檢諸本皆云洞酌三章章五句則以爲二句也顏延之云詩禮本無九言者將由聲度闌緩不協金石仲治之言未可據也句字之數四言爲多唯以二三八者將由言以申情唯變所適播之樂器俱得成文故也

十五詩大體必協韻其垂者古韻不協

詩之大體必須依韻其有乖者古人之韻不協

五
之乎
字上
為韻
不當
者

耳之方矣也之類本取以為辭雖在句中不以
為義故處末者皆字上為韻之者左右流之寤
寐求之之類也方者其實上為韻其吉方之類
也矣者類之厚矣出自口矣之類也者何
字上其處也必有與也之類也平者俟我於著平而
為韻亦伐檀且連猗之篇此等皆字上為韻不為義也
不當然人志各異作詩不同必須聲韻諧和曲應金
石亦有即判助句之字以當聲韻之體者則彼
人是哉子曰何其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
哉是究是圖置其然乎其虛其徐既亟只且之
類是也

五風雅少猶二章多至十六與頌異

章者積句數也以其作者陳事須有多少章總
一義必須意盡而成故也累句為章則一句不
可二句得為之盧令及魚麗之下三章是也其
三句則麟趾甘棠騶虞之類是也其多者載芣
三十一句閟宮之三章三十八句自外不過也
篇之大小隨章多少風雅之中少猶兩章以上

即騶虞渭陽之類是也多則十六以下正月桑
柔之類是也唯周頌三十一篇及那烈祖玄鳥
皆一章者以其風雅叙人事刺過論功志在匡
救一章不盡重章以申勸懲故風雅之篇無一
章者頌者太平德洽之歌述成功以告神直言
寫志不必勸懲故一章而已魯頌不一章者魯
頌美僖公之事非告神之歌此則論功頌德之
詩亦勸懲而重章也雖云盛德所同魯僖實不
及則故頌體不一也高宗一人而玄鳥一章長
發殷武重章者或詩人之意所作不同立章之
法不常厥體或重章共述一事采類之類或一
事疊為數章甘棠之類或初同而末異東山之
類或首異而末同漢廣之類或事訖而更申既
醉之類或章重而事別騶虞之類何草不黃隨
時而改色文王有聲因事而變文采采芣苢一
章兩再言芣苢之初筵三章而一發或篇有數章
章句眾寡不等章有數句句字多少不同皆由
各言其情故體無恒式也

五末章為卒章末句亦為卒章

東山序云一章二章三章四章不謂末章為卒章及左傳曰七月之卒章又曰揚之水卒章則初篇為首章矣故鄭注禮記云緇衣之首章是也若然言卒者對首也則武唯一章而左傳曰作武其卒章曰者定爾功者以者定爾功是章之卒句故也大司樂注云騶虞樂章名在召南之卒章者正謂其卒篇謂之章

五章句在篇後未審何時

定本章句在篇後六藝論云未有若今傳訓章句明為傳訓以來始辨章句或毛氏即題或在其後人未能審也

五黃鳥如離留搏黍非一名

正義曰釋鳥云皇黃鳥舍人曰皇名黃鳥郭璞曰俗呼黃離留亦名搏黍陸璣疏云黃鳥黃鸝留也或謂之黃栗留幽州人謂之黃鸝一名倉庚一名商庚一名鷦黃一名楚雀齊人謂之搏黍當其熟時來在桑間故里語曰黃栗留看我

麥黃其熟亦是應節蠲時之鳥也自此以下諸言黃鳥倉庚皆是也釋木云灌木叢木又云木族生為灌孫炎曰族叢也是灌為叢木也

五女在家為締給習煩辱之事

是刈是穫為締為給服之無數灌耋之也精曰締靡曰給數厭也古者王后織玄統公侯大夫紘紼卿之內子大帶大夫命婦成祭服士妻朝服庶士以下各衣其夫箋云服整也女在父母之家未知將所適故習之以締給煩辱之事

五

乃能整治之無厭倦是其性貞孫炎曰耋為耋以為締給以養之於灌故曰灌耋非訓灌為耋內子命曲禮云為天子削爪巾以締諸侯巾以給玉藻云浴用二巾上締下給皆貴締而賤給是締精而給麤故云精曰締麤曰給數厭釋詁文彼數作射音義同自王后織玄統以下皆魯語敬姜之言也統縣璜之物織五采為之故著箋云人君五色則天子之統五色獨言玄者以玄為尊故舉以言焉紘者纓之無紘從下而上者也祭

搏黍

黃鳥

言非也此師教女之人內則云大夫以上立師
慈保三母者謂子之初生保養教視男女並有
三母此女師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皆昏義
文也

女臨嫁三月就宗子女宮教之

祖廟未毀教于公宮三月祖廟既毀教于宗室
昏禮文也彼注云祖廟女高祖為君者之廟以
有總麻之親就尊者之宮教之則祖廟未毀與
天子諸侯女宮中教之三月知在女宮者以莊

元年公羊傳曰羣公子之舍則以卑矣是諸侯
之女有別宮矣明五屬之內女就教可知彼注
又云宗室大宗子之家則大宗者繼別為大宗
百世不遷也其族雖五屬外與之同承別子者
皆臨嫁三月就宗子女宮教成之知宗子亦有
女宮者內則云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則女子
亦別宮故曲禮曰非有大故不入其門是也若
宗子未為命士教在宗子之家女子自少及長
常皆教習故內則云女子十年不出傅姆教之

但嫁前三月特就尊者之宮教成之耳

毛王以公服不澣惟澣私衣與鄭異

汗澣相對則汗亦澣名以衣汗垢者澣而用功
深故因以汗為澣私服之名耳言汗煩者謂澣
垢衣者用功煩多亦以煩為澣名故箋云煩煩
澣之用功深是也但毛以公服不澣惟澣私衣
故一事分為二句故王肅述毛合之云煩澣澣
濯其私衣是也言私燕服謂六服之外常著之
服則有汗垢故澣澣公服則無垢汗矣

婦朝舅姑與助祭服同

毛之六服所施不明內司服注鄭云禕衣從王
祭先王禕翟祭先公闕翟祭群小祀鞠衣以告
桑展衣以禮見王及賓客祿衣以御于王不言
朝舅姑之服今傳既云婦人有副禕盛飾即云
以朝事舅姑則以禕衣朝舅姑矣知者以特牲
云士妻祭用纁笄綃衣而士昏禮云纁笄綃衣
見於舅姑是朝舅姑助祭其服同也王后禕衣
以祭先王明朝事舅姑亦服之矣檀弓云婦人

圖

傳言

店有舅

設耳

大製不

必有父

母

不師不敢見舅姑將有四方之賓來喪衣何爲
陳於斯似朝舅姑與見四方廣同服展衣者彼
以大夫之妻賓客有尊於舅姑者王后則賓客
無與舅姑敵者朝事舅姑得申上服也王后而
得有舅者因姑以協句且詩者設言耳文王稱
王之時太姒老矣不必有父母可歸寧何但無
舅姑也接見于宗廟謂以助祭用禕衣也進見
于君子義與鄭同朝于王則展衣御于王則禕
衣二者同名爲進見也云其餘則私明自展禕
以上爲公衣矣但舉終始以言之明禕衣關禕
鞠衣亦在可知也或以進見君子文承副禕之
下則皆以副禕也其餘則私謂禕以下知不
然者以其臣朝君不過朝服助祭乃用冕后不
宜用祭服以朝王若其餘則私謂禕以下則
禕當禕君子偕老傳曰禕翟闕翟羽飾衣也
以羽飾衣何由可禕又傳言私燕服若禕闕
翟乃助祭之衣不得爲燕服之服也以此知毛
言進見于君子非副禕也上舉禕衣之名下言

展禕之事明六服皆爲公衣其餘則爲私也六
服之外唯有纁笄綃衣耳

惟夫人王后父母終不得歸寧

春秋莊二十七年杞伯姬來左傳曰凡諸侯之
女歸寧曰來是父母在得歸寧也父母既沒則
使卿寧於兄弟襄十二年左傳曰楚司馬子庚
聘于秦爲夫人寧禮也是父母沒不得歸寧也
泉水有義不得往載馳許人不嘉皆爲此也若
卿大夫之妻父母雖沒猶得歸寧喪服傳曰爲
昆弟之爲父後者何以亦期也婦人雖在外必
有歸宗言父母雖沒有時來歸故不降爲父後
者謂大夫以下也故鄭志答趙商云婦人有歸
宗謂自其家之爲宗者大夫稱家言大夫如此
耳夫人王后則不然也天子諸侯位高恐其專
恣淫亂故父母既沒禁其歸寧大夫以下位卑
畏威故許之耳

毛詩要義卷第一上

詩要義卷第一

卷耳

一后妃輔佐求賢無險說

求賢審官至於憂勤皆是輔佐君子之事君子所專后妃志意如然故云后妃之志也險說者情實不正舉慈為善之辭也私謂者婦人有寵多私為親戚故厲王以豎妻方嬖七子在朝成湯謝過婦謂盛與險說私謂是婦人之常態聖人猶恐不免后妃能無此心故美之也

二卷耳不盈頃筐憂思深

采采卷耳不盈頃筐憂者之興也采采事采之也卷耳卷耳也頃筐舊屬易盈之器也箋云器之易盈而不盈者志在輔佐君子憂思深也嗟我懷人寘彼周行懷思寘置行列也思君子官賢人置周之列位箋云周之列位謂朝廷臣也

三周行謂周之列位左傳王侯大夫

言周行是周之列位周是后妃之朝故知官人是朝廷臣也襄十五年傳引詩曰嗟我懷人寘彼周行能官人也王及公侯伯子男采衛大夫

各居其列所謂周行也彼非朝廷臣亦言周行者傳證楚能官人引詩斷章故不與此同

四人君壘制或玉或金或木非一說

傳人君黃金壘正義曰此無文也故異義壘制韓詩說金壘大夫器也天子以玉諸侯大夫皆以金士以梓毛詩說金壘酒器也諸臣之所酢人君以黃金飾尊大一石金飾龜目蓋刻為雲雷之象謹案韓詩說天子以玉經無明文謂之壘者取象雲雷傳施如人君下及諸臣又司尊彝云皆有壘諸臣之所酢注云壘亦刻而畫之為山雲之形言刻畫則用木矣故禮圖依制度去刻木為之韓詩說言士以梓士無飾言其木體則以上同用梓而加飾耳毛詩言大一石禮圖亦云大一斛則大小之制尊卑同也周南王者之風故皆以天子之事言焉

五鄭以經有壘觥因言燕燕賞賜

設饗燕之禮者以經云金匱觥皆陳酒事與臣飲酒唯饗燕耳言或當有賞賜非徒饗燕

而已僖三十三年卻缺獲白狄子受一命之服
宣十五年荀林父滅潞晉侯賜以千室之邑

觥爵在觥解角散之外

釋獸云兕似牛郭璞曰一角青色重千斤者以
其言兕必以兕角為之觥者爵稱者爵揔名異
義韓詩說一升曰爵爵盡也足也二升曰觥觥
寡也飲當寡少三升曰解解適也飲當自適也
四升曰角角觸也不能自適觸罪過也五升曰
散散訕也飲不自節為人謗訕揔名曰爵其實

曰觥觥者餉也觥亦五升所以罰不敬觥解也
所以著明之貌君子有過靡然著明非所以餉不
得名觥詩毛說觥大七升許慎謹案觥罰有過
一飲而盡七升為過多由此言之則觥是觥解
角散之外別有此器故禮器曰宗廟之祭貴者
獻以爵賤者獻以散尊者舉觥卑者舉角特性
二爵二觥四解一角一散不言觥之所用是正
禮無觥不在五爵之例禮圖云觥大七升以兕
角為之先師說二刻木為之形似兕角蓋無兕

者用木也知觥必以罰者地官閭胥掌其比解
撻罰之事注云觥撻者失禮之罰也觥用酒其

爵以兕角為之春官小胥職亦云觥其不敬者

是以觥罰人之義也故祭扈絲衣皆云兕觥其

觥明為罰而不犯矣饗燕之禮有兕觥者以饗

燕之禮立司正之後旅醕無算必有醉而失禮

者以觥罰之亦所以為樂也然則此後妃志使

君勞臣宜是賢者不應失禮而用觥者禮法饗

燕須設之耳不謂即以罰人也知饗有觥者七

月云朋酒斯饗稱彼兕觥成十四年左傳衛侯

饗苦成叔寧惠子引詩云兕觥其觶旨酒柔

故知饗有觥也饗以訓恭儉不應醉而用觥也

饗而用饗禮之初示敬故酒清而不敢飲肉乾而不敢

食其末亦如燕法鄉飲酒大夫之饗禮亦有旅

醕無算爵則饗末亦有旅醕恐其失禮故用觥

也知燕亦有觥者昭元年左傳鄭人燕趙孟穆

叔子皮及曹大夫與拜舉兕爵是燕有兕觥也

鄉飲酒禮無觥者說行禮不言其有過之事故

言與

后妃不妬忌則妾生子衆而孫亦多

正義曰此止說后妃不妬衆妾得生子衆多而言孫者協句且孫則子所生生子衆則孫亦多矣

宜家人謂一家盡宜

宜其家人一家之人盡以爲宜箋云家人猶室家也

后妃不妬忌而國無鰥民

桃夭后妃之所致也不妬忌則男女以正昏姻以時國無鰥民也正義曰作桃夭詩者后妃之所致也后妃內脩其化資助君子致使天下有禮昏娶不失其時故曰致也由后妃不妬忌則令天下男女以正年不過限昏姻以時行不踰月故周南之國皆無鰥獨之民焉

男子亦稱寡過時或在外亦稱鰥

本三十男二十女爲昏婦人五十不嫁男子六十不復娶爲鰥寡之限也巷伯傳曰吾聞男女

不六十不間居謂婦人也內則曰唯及七十同藏無間謂男子也此其差也白虎通云鰥之言絲絲無所親則寡者少也言少匹對耳故鴻雁傳偏喪曰寡此其對例也婦人無稱鰥之文其男子亦稱寡義一十八年傳曰崔杼生成及穉而寡故爾雅云無夫無婦並謂之寡丈夫曰索婦人曰嫠又許慎曰楚人謂寡婦爲霜並其異名也鰥寡之名以老爲稱其有不得及時爲室家者亦同名焉即此無鰥民謂年不過時過則

謂之鰥故舜年三十不娶書曰有鰥在下曰康舜唐傳孔子曰舜父頑母嚚不見室家之端故謂之鰥是三十不娶稱鰥也又何草不黃云何人不矜尚從軍未老不早還見室家亦謂之矜

好仇爲和怨腹心爲慮無鄭與毛異

公侯腹心毛以爲兇置之人有文有武可以爲腹心之臣言公侯有腹心之謀事能制斷其是非鄭以爲此置兇之人賢者若公侯行政時可使之爲腹心之計謀慮前事以首章爲禦難謂

難未至而預禦之二章為和好怨耦謂已被侵伐使和好之也皆是用兵之事故知此腹心者謂行攻伐又可以為策謀之臣使之慮無也慮無者宣十二年左傳文也謀慮不意之事也

采芣

采芣為馬馬車前非西戎木

傳采芣馬馬正義曰釋草文也郭璞曰今車前草大葉長穗好生道邊江東呼為蝦蟆衣陸璣疏云馬馬一名車前一名當道王肅引周書王會云采芣如萃出於西戎王基駁云王會所記

雜物奇獸皆四夷遠國各貢土地異物以為貢贊非周婦人所得采是采芣為馬馬之草非西戎之木也

江漢

江漢先受文王教化

美化行乎江漢之域無思犯禮求而不可得也紂時淫風徧於天下維江漢之域先受文王之教化

詩體韻在辭上休息當作休思

正義曰以泳思方思之等皆不取思為義故為

辭也經求思之文在遊女之下傳解喬木之下先言思辭然後始言漢上疑經休息之字作休思也何則詩之大體韻在辭上疑休求字為韻二字俱作思但未見如此之本不敢輒改

遊女謂庶人女執筐行饋者

內則云女子居內深宮固門此漢上有遊女者內則言閭寺守之則貴家之女也庶人之女則執筐行饋不得在室故有出遊之事

鄭云願致禮餼但昏禮不見牲餼

之子于歸言秣其馬秣養也六尺以上曰馬爰云之子是子也謙不敢斥其適己於是子之嫁我願秣其馬致禮餼示有意焉言致禮餼者昏禮下達納采用鴈問名納吉皆如之納徵用玄纁束帛儷皮是士禮也媒氏云純帛無過五兩謂庶人禮也欲致禮謂此也餼謂牲也昏禮不見用牲文鄭以時事言之或亦宜有也

刈藁謂藁蒿江東用美草

釋草云藁藁藁舍人曰藁一名藁藁郭云藁藁

蔓菁也生下田初生可啖江東用羹魚也陸璣疏云其葉似艾白色長數寸高丈餘好生水邊及澤中正月根牙生旁莖正白生食之香而脆美其菜又可蒸爲茹是也

汝墳謂汝水厓岸郭以墳爲濱非

傳曰濟汝故知是水名也墳大防釋丘文李巡曰墳謂厓岸狀如墳墓大防也故常武傳曰墳厓大司徒注云水厓曰墳則此墳謂汝水之側厓岸大防也若然釋水云水自河出爲淮江

爲沱別爲小水之名又云江有沱河有灘汝有漬李巡曰江河汝旁有肥美之地郭璞曰詩云遵彼汝墳則郭意以此汝墳爲漬汝所分之處有美地因謂之漬箋傳不然者以彼漬從水此墳從土且伐薪且於厓岸大防之上不宜漬汝之間故也

枝爲銜枝之枝肆爲夏肆之肆

周禮有銜枝氏注云枝狀如箸是其小也然南云有條有枝文與枝連則條亦木名也故傳云

條猶與此異也下章言條肆肆餘也斬而復生是爲餘也如今藥生者亦非木名也襄二十九年左傳曰晉國不恤宗周之闕而夏肆是屏又曰杞夏餘也是肆爲復生之餘

怒如調飢怒焉如擣皆訓思

怒是飢之意非飢之狀故傳言飢意箋以爲思義相接成也此連調飢爲文故傳以爲飢意小弁云慙焉如擣無飢事故箋直訓爲思也此以思食比思夫故箋又云如朝飢之思食

魚勞則尾赤鄭注左傳魚肥則尾赤

魴魚賴尾王室如燬賴赤也魚勞則尾赤燬火也箋云君子仕於亂世其顏色瘦病如魚勞則尾赤所以然者畏王室之酷烈是時紂存正義曰釋器云再染謂之賴郭云賴淺赤也魴魚之尾不赤故知勞則尾赤哀十七年左傳曰如魚賴尾衡流而彷徨鄭氏云魚肥則尾赤以喻蒯聵淫縱不同者此自魴魚尾本不赤赤故爲勞也鄭以爲彼言彷徨爲魚肥不指魚名猶自有

服而星赤者服氏亦為魚勞

公子公姓公族之別

言同姓踈於同祖上云公子為最親下云公族傳云公族公同祖則謂與公同高祖有廟屬之親此同姓則五服以外故大傳云五世祖免殺同姓是也大傳注又云外高祖為庶姓是同高祖為一節也此有公子公族公姓對例為然案杜云不如我同父又曰不如我同姓傳曰同姓同祖此同姓同祖為異彼為一者以彼上云同父即云同姓同父之外次同祖更無異稱故為一也且皆對他

人異姓不限遠近直舉祖父之同為親耳襄十二年左傳曰同姓於宗廟同宗於祖廟同族於禘廟又曰魯為諸姬臨於周廟謂同姓於文王為宗廟也邢凡蔣茅胙祭臨於周公之廟是同宗於祖廟也同族謂五服之內彼自以五服之外遠近為宗姓與此又異此皆君親非異國也要皆同姓以對異姓異姓最為踈也

經三章皆言起家而來居之文王之迎大妣亦為諸侯而言國君者召南諸侯之風故以夫人國君言之文王繼世為諸侯而云積行累功以致爵位者言爵位致之為難

鵲以復至作室家謂鵲鳩布穀近之

傳鵲鳩結鞠正義曰序云德如鵲鳩也釋鳥云鵲鳩結鞠郭氏曰今布穀也江東呼獲穀埤倉云鵲鳩方言云戴勝謝氏云布穀類也諸說皆未詳布穀者近得之鵲鳩之至燕寢正義曰推度於曰鵲以復至之月始作室家鵲鳩因以成事天性如此也復於消息十一月卦故知冬至加功也月令十二月鵲始巢則季冬猶未成也故云至春乃成

大妣諸侯子故百兩將迎兩即乘

正義曰書序云武王戎車三百兩皆以一乘為一兩謂之兩者風俗通以為車有兩輪馬有四匹故車稱兩馬稱匹言諸侯之女嫁於諸侯送迎皆百乘者探解下章將之明此諸侯之禮嫁

女於諸侯故迎之百乘諸侯之女故送亦百乘若大夫之女雖爲夫人其送不得百乘各由其家之所有爲禮也此夫人亦大妣也大明玄纁女維莘莘國長女實是諸侯之子故得百乘將之左傳曰凡公女嫁於敵國姊妹則上卿送之公子則下卿送之於大國雖公子亦上卿送之言大妣自莘適周必上卿送之

夫稱良人惟綢繆傳爲美室

昏禮曰杜良席在東注玄婦人稱夫曰良人孟

子曰吾將聘良人所之小戎曰厭厭良人皆婦人之稱夫綢繆傳曰良人美室者以其文對聚者聚是三女故良人爲美室也

送迎皆百乘象國君有百官之盛

百乘象百官者昏禮人倫之本以象國君有百官之盛諸侯禮二官屬不可盡知唯王制云三卿五大夫二十七士是與全數故云百官

天子至大夫有留車馬士妻乘夫家車

士昏禮從車二乘其天子與大夫送迎則無文

禮記

朱紫

以言夫人之嫁自乘家車故鄭箴膏肓引士昏禮云主人爵弁纁裳從車二乘婦車亦如之有祔則士妻始嫁乘夫家之車也又引此詩乃云此國君之禮夫人自乘其家之車也然宣五年齊高固及子叔姬來反馬何彼禮矣美王姬之車故鄭箴膏肓又云禮雖散亡以詩義論之天子以至大夫皆有留車反馬之禮故泉水云還車言邁箋云還車者嫁時乘來今思乘以歸是其義也知夫人自乘家車也言還之者夫自以

其車迎之送之則其家以車送之故知婦車在百兩迎之中婦車在百兩將之中明矣

繫爲豆菹蘋爲鉶芼主婦以豆爲重

傳繫菹蒿正義曰釋草文孫炎曰白蒿也然則非水菜此言沼沚者謂於其傍采之也既言公侯夫人執繫菹嫌王后尊不可親事故因明王后則親執荇菜也言以豆薦繫菹者醢人云四豆之實皆有菹菹在豆故知以豆薦繫菹也特牲玄主婦設兩敦黍稷于俎南西上及兩側

毛設于豆南南陳即主婦亦設羹炙知簠未
羹者祭統云夫人薦豆九殯職去贊后薦徹豆
邊即王后夫人以豆為重故關雎箋云后妃供
菜之菹亦不為羹采蘋知為羹者以教成之祭
牲用魚毛之以蘋藻故知為羹且使季女設之
不以薦事為重與此異也

被之祁祁言夫人去事有儀

被之僮僮夙夜在公被首飾也僮僮竦敬也夙
早也箋云公事也早夜在事謂視濯漑饔饔之

事禮記主婦髮髻被之祁祁薄言還歸杜詩還
也去事有儀也箋云言我也我還歸自廟反燕
寢正義曰被者首服之名在首故曰首飾箋引
少牢之文云主婦髮髻與此被一也案少牢作
被錫注云被錫讀為髮髻古者或剔髮者刑者
之髮以被婦人之紛為飾因名髮髻焉此周禮
所謂次也又追師掌為副編次注云次次第髮
長短為之所謂髮髻即與次一也知者特牲云
主婦纁笄少牢云被錫纁笄笄上有次而已故

如是周禮之次也

鄭注少牢追師修袂綃緣義異

少牢云主婦衣修袂注云衣綃衣而修其袂耳
修者蓋平士妻之袂以益之衣三尺三寸袂尺
八寸此夫人首服與之同其衣即異何者夫人
於其國與王后同展衣以見君祿衣御序於君
此雖非正祭亦為祭事宜與見君相似故絲衣
士視壺濯猶爵弁則此夫人視濯漑蓋展衣否
則祿衣也少牢注修綃衣之袂追師注引少牢
衣修袂以為修祿衣之袂不同者鄭以特牲禮
士妻綃衣大夫妻言修袂對士而言故修綃衣
之袂以無明文故追師之注更別立說見士祭
玄端其妻綃衣大夫祭朝服其妻亦宜與士異
故為修祿衣之袂也

鄭以視濯漑饔饔夙夜約特性

經言夙夜在公知是視濯漑饔饔者諸侯之祭
禮亡正以言夙夜是祭前之事案特牲夕陳鼎
門外宗人外自西階視壺濯及邊豆即此所

○

○

○

○

○

草蟲

去夜也又云夙興主婦親視饔饔於西堂下即此所云夙也以其夙夜之事同故約之以爲濯漑饔饔之事也特牲言濯不言漑注云濯漑也即濯漑一也鄭并言耳特牲宗人視濯非主婦此引之者諸侯與士不必盡同以此夙夜文王夫人故約彼夙夜所爲之事以明之不約少牢者以少牢先夕無事所以下人君祭之日朝乃饗人漑鼎庖人漑醢無主婦所視無饔饔之文故鄭不約之士妻得與夫人同者士卑不嫌也此諸侯禮故夫人視濯天子則太宗伯視濯王后不視矣

○草蟲鳴阜螽躍異種同類

嘒嘒草蟲趨趨阜螽興也嘒嘒聲也草蟲常羊也趨趨躍也阜螽螞蟥也卿大夫之妻待禮而行隨從君子笄去草蟲鳴阜螽躍而從之異種同類猶男女嘉時以禮相求呼

○未見謂在塗既見同牢以後

案昏義云婿親受之於父母則在家已見矣今

○

在塗言未見者謂未見君子接待之禮而心憂知既見謂同牢而食者以文在既觀之上案昏禮婦至主人揖婦以入席于奧即陳同牢之饌三飯卒食乃去御社席於奧腰社食席在東皆有枕北趾主人入親脫婦纓燭出注去昏禮畢將卧息是先同牢後與夫相遇也

○循法度謂女子時所學所觀之事

采蘋大夫妻能循法度也能循法度則可以承先祖共祭祀矣女子十年不出婦教婉婉聽從執麻臬治絲繭織紵組紃學女事以共衣服於祭祀納酒漿邊豆醢醢禮相助奠十有五而笄二十而嫁此言能循法度者今既嫁爲大夫妻能循其爲女之時所學所觀之事以爲法度

○女自十年以後當教先嫁三月又教

正義曰從二十而嫁以上皆內則文也言女子十年不出者對男子十年出就外傳也內則注云婉謂言語也婉之言媚也媚謂容貌也則婉謂婦言婉謂婦容聽從者聽受順從於人所謂

婦德也執麻枲者執治緝績之事枲麻也枲
云枲麻孫炎曰麻一名枲是也治絲繭者繭則
繅之絲則絡之織紝組紃者紝也組也紃也三
者皆織之服虔注左傳曰織紝治繅帛者則紝
謂繅帛也內則注云紃條也組亦條之類大同
小異耳學女事者謂治葛縫線之事皆學之所
以供衣服是謂婦功也此女之四德十年以後
傳姆當教至於先嫁三月又重教之此引內則
論十年之後下箋引昏義論三月之前皆是為

女之時法度二注乃具也

四教成祭以魚牲蘋藻成婦順

于以采蘋南澗之濱于以采藻于彼行潦蘋大
萍也濱厓也藻聚藻也行潦流潦也箋云古者
婦人先嫁三月祖廟未毀教于公宮祖廟既毀
教于宗室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教成之祭
牲用魚毛用蘋藻所以成婦順也此祭祭女所
出祖也法度莫大於四教是又祭以成之故舉
以言焉蘋之言賓也藻之言澡也婦人之行尚

柔順自潔清故取名以為戒

薄物至質陋器而微主尸之

誰其尸之有齊季女尸主齊敬季少也蘋藻薄
物也澗潦至質也筐筥錡釜陋器也少女微主
也古之將嫁女者必先禮之於宗室牲用魚毛
之以蘋藻箋云主設羹者季女則非禮也女將
行父禮之而俟迎者蓋母薦之無祭事也祭禮
主婦設羹教成之祭更使季女省成其婦禮也
季女不主魚魚俎實男子設之其菜盛蓋以黍

稷

此祭女所出祖若祖廟毀則告於壇

此祭祭女所出祖者以其言祖廟既毀明未毀
祭其廟也與天子諸侯同高祖祭高祖廟同曾
祖祭曾祖廟也故昏義注云祖廟女所出之祖
也宗室宗子之家也然則大宗之家百世皆往
宗子尊不過卿大夫立三廟二廟而已雖同曾
高無廟可祭則五屬之外同告於壇故昏義注
云若其祖廟已毀則為壇而告焉

●羊羹醢為羹羹若大羹不致在醢

少牢禮用羊豕也經云上利執羊俎下利執豕俎下乃云上佐食羞兩鉶取一羊鉶於房中下佐食又取一豕鉶於房中皆毛注云毛菜也羊用苦豕用薇皆有滑牲體在俎下乃設羊鉶豕鉶云皆毛煮於所亨之湑始盛之鉶器也故持牲注云鉶肉味之有菜和者今教成祭牲用魚毛之以蘋藻則魚體亦在俎蘋藻尊於魚湑之中矣故鄭云魚為俎實蘋藻為羹菜以準少牢之禮故知在鉶中為羹羹之毛知非大羹盛在鉶者以大羹不和貴其實也此有菜和不得為大羹矣魯頌曰毛包載羹傳曰羹大羹鉶羹也以經單言羹故得兼二也特牲禮云設大羹湑於醢北注云大羹湑煮肉汁則湑汁也

●言宗室牖下謂宗子之女祭大宗家廟

傳以昏義云教於宗室是大宗之家此言牖下又非於壇故知是大宗之廟宗子有廟則亦為大夫士矣言大夫士祭於宗室謂祖廟已毀或

親君同姓故祭大宗之家也知非宗子之女自祭家廟者經言于以奠之宗室牖下若宗子之女自祭家廟何須言於宗室乎箋知牖下戶牖間之前者以其正祭在奧西南隅不直繼牖言之今此云牖下故為戶牖間之前戶西牖東去牖近故云牖下又解正祭在室此所以不於室中者以其凡昏事皆為於女行禮設几筵於戶外取外成之義今教成之祭於戶外設奠此外成之義與是語助也昏禮云納采主人筵於戶

●

西西上右几問名納吉納徵請期皆如初昏禮

又云主人筵於戶西西上右几是其禮皆戶外設几筵也知宗子主此祭者以其就宗子家明告神宗子所主

●左傳季蘭明信二篇皆取此義

季者少也以將嫁故以少言之未必伯仲處小也襄二十八年左傳濟澤之阿行潦之蘋藻寘諸宗室季蘭尸之敬也隱三年左傳曰苟有明信澗谿沼沚之毛蘋藻蘊藻之菜筐筥錡釜之

器潢汗行潦之水可薦於鬼神可羞於王
有采蘋采蘋雅有行葦洞酌昭忠信也二者皆
取此篇之義

五此經教成之祭非禮女毛合為一非

言古之將嫁女者必先禮之於宗室者毛意以
禮女與教成之祭為一事也言古之將嫁女者
必先禮之於大宗之室以俟迎者其牲用魚毛
之以蘋藻蓋見昏禮記將嫁女之日父醴女而
俟迎者更不見有教成之祭故謂與禮女為一

也父醴女以醴酒禮之今毛傳作禮儀之禮者

司儀注云上於下曰禮故聘禮用醴酒禮賓作

禮儀之禮定本禮作醴箋言父禮女無祭事不

有薦無得有美今經陳采蘋藻為羹使季女尸之主設

祭不得羹者季女則非禮女也案昏禮女將行嫁父醴

如此經女而俟迎者其時蓋母薦之更無祭事不得有

設羹美矣今經陳季女設羹正得為教成之祭不得

為禮女傳以教成之祭與禮女為一是毛氏之

誤故非之也蓋母薦之者以士昏禮云饗婦姑

集

薦鄭注云舅獻爵姑薦脯醢舅饗婦既姑薦
父醴女母薦之可知故昏禮記父醴女注云父
醴之於房中南面蓋母薦焉重昏禮是也以無
正文故云蓋

四召公食采文王時分陝封燕武王時

燕世家云召公奭與周同姓是姬姓名奭也皇
甫謚以為文王庶子未知何所據也注食采於
召作上公為二伯食采文王時為伯武王時故
樂記曰武王伐紂五成而分陝周公左召公右

是也食采為伯異時連言者以經召與伯并言

故連解之言後封於燕者世家云武王滅紂封

召公於北燕鄭以此篇為伐紂後為伯時事以

經云召伯

四甘棠杜也召伯草舍其下

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蔽芾小貌甘棠
杜也剪去伐擊也箋云若草舍也召伯聽男女
之訟不重煩勞百姓止舍小棠之下而聽斷焉
國人被其德說其化思其人敬其樹釋木云杜

甘棠郭璞曰今之杜梨又曰杜赤棠白者棠
人曰杜赤色名赤棠白者亦名棠然則其白者
爲棠其赤者爲杜杜杜傳曰杜赤棠是也
舍者周禮仲夏敦麥舍注云舍草止也軍有草
止之法然則麥者草也

貞信之教興謂文王與紂時

衰亂之俗微貞信之教興者此殷之末世周之
盛德當文王與紂之時鄭志張逸問行露召伯
聽訟察民之意化耳何訟乎答曰實訟之辭也

民被化久矣故能有訟問者見貞信之教興怪
不當有訟故云察民之意而化之何使至於訟
乎答曰此篇實是訟之辭也

草既成露爲霜則草始生霜爲露

知始有露二月中者以二月八月春秋分陰陽
中也禮九月霜始降八月仍有露也則二月始
有露矣詩云蒹葭蒼蒼白露爲霜是草既成露
爲霜則二月草始生霜爲露可知野有蔓草
云仲春草始生霜爲露是也

周禮會男女會無夫家文異此注連引
地官媒氏職云仲春之月令會男女又曰司男
女之無夫家者而會之彼無夫家與今會男女
文不相連此并引之者周禮云令會男女謂初
民者也司男女之無夫家者而會之謂於寡者
也以二者不同故別其文其實初昏及於寡皆
是男無家女無夫男女相對男稱夫女稱家以
男女所以成家周禮云夫家之衆寡是也

雀穿屋物有似而非者

不思物變而推其類雀之穿屋似有角者連石
獄堦也箋云女女疆暴之男變異也人皆謂雀
之穿屋似有角疆暴之男召我而獄似有室家
之道於我也物有似而不同雀之穿屋不以角
乃以味今疆暴之男召我而獄不以室家之道
於我乃以侵陵物與事有似而非者士師所當
審也

獄訟對文異散通

鄭異義駁云獄者堦也囚證於角核之處周禮

謂之圓土然則獄者核實道理之名臯陶造獄
謂此也既囚證未定獄事未決繫之於圓土因
謂圓土亦謂獄此章言獄下章言訟司寇職云
兩造禁民訟兩劑禁民獄對文則獄訟異也故
彼注云訟謂以財貨相告者獄謂相告以罪名
者是其對例也散則通也此詩亦無財罪之異
重章變其文耳

王官有出外聽訟不必士師

鄭以士師有察獄之事因言士師所當察非召
伯即為士師也大車云古者大夫出聽男女之
訟則王朝之官皆得出外聽訟不必要為士師
矣

幣用五兩十束欲得配合之名

禮言紆帛不過五兩多不過之則少有所降耳
明雖少而不為不足不足者謂事不和同疆暴
之謂故箋申傳意棄其支而為之說云幣可備
也室家不足謂媒妁之言不和六禮之來疆委
之是非謂幣不足也媒氏注云純實緇字也古

緇以才為聲納幣用緇婦人陰也凡於娶禮必
用其類五兩十端也必言兩者欲得其配合之
名十者象五行十日相成也士大夫乃以玄纁
束帛夫子加以穀圭諸侯加以大璋雜記曰納
幣一束束五兩兩五尋注云十個為束貴成數
也禮尚儉兩兩合其卷是謂五兩八尺曰尋一
兩五尋則每卷二丈合為四十尺今謂之匹猶
匹耦之云與則紆帛亦緇也傳取媒氏以故合
其字定本作紆字

室家不足謂媒妁不和疆委六禮

左傳昭元年云徐吾犯之妹美公孫楚聘之矣
公孫黑又使疆委禽焉是也此貞女不從明亦
以六禮疆委之也六禮者納采至親迎女既不
受可疆委之納采之鴈則女不告名無所卜無
問名納吉之禮納徵之幣可疆委不和不得請
期期不從不得親迎言六禮之來疆委者以方
為昏必行六禮故以六禮言之其實時所委者
無六禮也不過鴈以納采幣以納徵耳女為父

羊

母所嫁媒妁和否不由於己而經皆陳其
訟之辭者以文王之教女皆自信非禮不動故
能拒彊暴之男與之爭訟詩人假其事而為之
辭耳

如麟趾如騶虞如羔羊皆如其經

麟趾序云如麟趾之時騶虞序云仁如騶虞皆
如其經則此德如羔羊亦如經中之羔羊也衣
服多矣何以獨言羔羊來宗伯注云羔取其羣
而不失其類士相見注云羔取其羣而不黨公

羊傳何休云羔取其羣之不鳴殺之下號乳必
跪而受之死義生禮者此羔羊之德也然則今
大夫亦能羣不失類行不阿黨我義生禮故皆
節儉正直是德如羔羊也

羔羊至委蛇毛以為召南大夫皆正直節儉言

用羔羊之皮以為裘縫殺得制素絲為英飾其
純數有五既外服羔羊之裘內有羔羊之德故
退朝而食從公門入私門布德施行皆委蛇然

之縫殺得制

縫殺得制

縫殺得制

縫殺得制

縫殺得制

縫殺得制

縫殺得制

縫殺得制

動而有法可使人蹤迹而効之其行服

內外得宜此章言羔羊之皮卒章言羔羊之經

互見其用皮為裘縫殺得制也鄭唯下一句為

異言大夫減退膳食順從於事心志自得委蛇

然

素絲可為組紉此經以英裘

古者素絲所以得英裘者織素紉為組紉以英

飾裘之縫中清人傳曰矛有英飾閔宮傳云朱

英為飾則此英亦為飾可知素絲為飾唯組紉

耳若為線則所以縫裘非飾也故干旄曰素絲

組之傳曰總以素絲而成組也紉亦組之類

素絲可以為組紉矣既云素絲即云五紵五紵

是裘縫明矣又明素絲為組紉而施於縫中故

下雜記注云紉施諸縫若今之條是有組紉而

施於縫中之驗傳知素絲不為線而得為飾者

若線則凡衣皆用非可美故素絲以英裘非線

也

大夫至來以居謂居朝廷非居家

素衣素裳以居者由大夫服之以居故詩人見而稱之也謂居於朝廷非居於家也論語曰食粥之厚以居注云在家所以接賓客則在家不服素衣矣論語注又云縗衣素裳諸侯視朝之服卿大夫朝服亦素衣唯豹袞與君異耳明此為朝服之裘非居家也

鄭以退食為減膳王肅孫毓難之

正義曰減膳食者大夫常膳日特豚朔月少牢今為節儉減之也王肅云自減膳食聖人有過下之譏孫毓云自非天災無減膳之制若車服之文物祭祀之犧牲不可逼下是故此論素衣美其得制至於奉養已食容得減退故趙盾食魚殽公孫弘脫粟之飯前史以為美談

皮革對文異散通

傳革猶皮正義曰對文則皮革異故掌皮云秋斂皮冬斂革異時斂之明其別也許氏說文曰獸皮治去其毛曰革革更也對文言之異散文則皮革通司裘曰大裘飾皮車謂革輅也去毛

得稱皮明是有毛得稱革故攻皮之工有兩職韠革裘是皮革通言也此以為裘明非去毛

君臣冕弁裘袂之等

月令孟冬始裘天子祭于廟則大裘而冕故司服云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鄭注大裘黑羔裘是也其五冕之裘亦同黑羔裘知者司裘職云掌為大裘以供王祀天之服更不別言裘冕已下之裘明六冕與爵弁同用黑羔裘若天子視朝及諸侯朝天子皆以狐白裘知者以玉藻云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視之又秦詩曰君車至止錦衣狐裘以裘象木色皮弁服白布衣故也其卿大夫在朝及聘問亦衣狐白裘知者玉藻云士不衣狐白故也其楊蓋用素衣知者以鄭注玉藻云非諸侯則不用素錦為楊故也士則麤裘青紵裘以狐白之外唯麤裘素也其諸侯視朝及卿大夫等同用黑羔裘以玉藻云黑羔裘縗衣以視之又鄭注論語云縗衣黑羔裘諸侯視朝之服是也若諸侯視朝君

臣用寬裘知者鄭注論語云素衣應素諸侯朝之服其臣則青紵裘絞衣為褻衣兵士既用韎韐衣則用黃衣狐裘及麕裘以裘象衣色故也又襄四年傳去臧之狐裘敗我於狐貍又定九年傳云哲幘而衣麕裘是也若天子以下田獵則羔裘縚衣以褻之知者司服云凡田冠弁服注云冠弁委貌則諸侯朝服故也其天子諸侯燕居同服玄端則亦同服羔裘

崔鄭二劉裘褻之制不同

凡裘人君則用全其臣則褻飾為異故唐詩云羔裘豹褻鄭玄卿大夫之服是也若崔靈恩等以天子諸侯朝祭之服先著明衣又加中衣又加裘裘外又加褻衣褻之上乃加朝祭之服其二劉等則以玉藻玄君裘狐白裘錦衣以褻之又玄以帛裏布非禮也鄭注云冕服中衣用素朝服中衣用布若皮弁服之下即次錦衣為褻便是以帛裏布故知中衣在褻衣之上明矣

鄭意以六冕與爵弁同黑羔裘

司服職云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以下冕亦後大裘司裘職云掌為大裘以供王祀天之服亦不別言裘冕以下之裘明六冕與爵弁同用大裘之羔裘矣

召伯得有大夫羔裘為卿士之後

文王未稱王召伯為侯之臣其下不得有大夫此言召南大夫則是文王都豐召伯受采之後也言召伯之屬者召伯為王者之卿士周禮六卿其下皆有大夫各屬其卿故云之屬在傳曰伯與之大夫瑕禽亦此之類也

殷殷兩雷之聲喻號令與雲漢隆隆其

聲雷聲也山南曰陽雷出地奮發驚百里山出雲雨以潤天下雲云雷以喻號令正義曰此雷比號令則兩雷之聲故云山出雲雨以潤天下雲漢傳曰隆隆而雷非兩雷也箋云兩雷之聲尚殷殷然是也

毛以秋冬得成昏與其師孫卿合

毛以上二章陳年盛正昏之時卒章蓄育法維

蕭梅

蕭梅

在期盡亦是及時東門之楊傳云不逮秋冬
毛意以秋冬皆得成昏孫卿曰霜降逆女冰泮
殺止霜降九月也冰泮正月也孫卿毛氏之師
明毛亦然以九月至正月皆可為昏也又家語
曰霜降而婦功成而嫁娶者待焉冰泮農業起
昏禮殺於此又古及合男女春班爵位坤詩曰
士如歸妻迨冰未泮是其事也其周禮言仲春
夏小正言二月者皆為期盡養育之法

男二十至三十女十五至二十得嫁娶

禮記云二十曰弱冠又曰冠成人之道成人乃
可為人父矣喪服傳曰十九至十六為長殤禮
子不殤父明男二十為初娶之端又禮記曰女
子十五許嫁而笄以十五為成人許嫁不為殤
明女十五為初昏之端矣王肅述毛曰前賢有
言丈夫二十不敢不有室女子十五不敢不事
人燕周亦云是故男自二十以及三十女自十
五以至二十皆得以嫁娶先是則速後是則晚
矣凡人嫁娶或以賢淑或以方類豈但年數而

小星

已此皆取說於毛氏

綢繆不得時標梅三章及時

綢繆首章三星在天箋云三月之末四月之中
二章三星在隅箋云四月之末五月之中卒章
三星在戶箋云五月之末六月之中與此三章
喻時大同彼云不得其時此云及時者此文王
之化有故不得以仲春者許之所以養育人民
彼正時不行故為違禮事同意異故美刺有
殊

姪婦貴於媵對夫人均為賤妾

此賤妾對夫人而言則摠指衆妾媵與姪婦皆
為賤妾也曲禮下云公侯有妾謂在九女之外
若內司服女御注以衣服進者彼暫時之事不
得次序進御明不在此賤妾之中箋命謂禮命
貴賤正義曰命謂貴賤者夫人禮命貴與君同
故稱曰小君衆妾賤故喪服注云貴者視卿賤
者視大夫也妾之貴者夫人姪婦也即喪服所
謂貴臣賤妾也左氏皆言以夫人之姪婦為繼

室

室明其貴也何休去夫人無子立右勝之子右

何休夫

勝無子立左勝之子以二勝為貴與禮不合故

人無子

韓奕箋獨言婦舉其貴者是姪婦貴於勝之義

立二勝

舉三心五噶在東以明列宿四時更見

子於禮

噶彼小星三五在東噶微貌小星眾無名者三

心

五噶四時更見箋云眾無名之星隨心噶在

天猶諸妾隨夫人以次序進御於君也心在東

方三月時也噶在東方正月時也如是終歲列

宿更見知三為心者下章去維參與昂不五星

則五非下章之昂也五既非昂則三亦非參列

宿之大房心參伐三既非參而心亦三星故知

三謂心也綢繆傳曰三星參也者以其刺昏姻

不得其時舉正時以刺之冬日之昏在天在戶

唯參為然故知非心也三星在鬻皆為心心實

三星而傳不明說蓋從此為心以其心稱三為

正故此稱三以對參也箋則三皆為心以其心

實三星而列宿之專故元命包曰心為天王公

華又去心為大辰故言三星此及綢繆皆之華

十

去味謂之柳天文志曰柳謂鳥喙則喙者柳星

也

以其為鳥星之口故謂之喙心東方之宿柳

心

南方之宿著明者故以比夫人也言四時更見

見

者見連言在東恐其俱時在東故去四時之中

更迭

見之經言在東箋云在天者在東據初見

之方

此不取所見之為義又心在東方三月時

喙

在東方正月時是不同時見也二者同在春

見

但異月耳去四時者如是終歲列宿更見因

明

二十八宿更迭而見不止於心喙也

夫人

入御舒而有儀妾御則否

書

傳曰古者后夫人將侍君前息燭後舉燭至

於

房中釋朝服襲燕服然後入御於君鷄鳴大

師

奏鷄鳴於階下然後夫人鳴珮玉於房中告

去

由此言之夫人往來舒而有儀諸妾則肅肅

然

夜而疾行是其異也言凡妾御於君不當夕

者

解所以夜晚乃往之意由妾御於君不當夕

故

也內則去妻不在妾御莫敢當夕注云避女

君之御日與此不同者彼妻不在妻不往此
自往御之時不敢當夕而往文取於彼義隨所
證亦斷章之義也

參伐諸文互見昴留亦為一

傳參伐昴留正義曰天文志云參白虎宿三星
直下有三星旒曰伐其外四星左右肩股也則
參實三星故綱繆傳曰三星參也以伐與參連
體參為列宿統名之若同一宿然但伐亦為大
星與參互見皆得相統故周禮熊旂六旒以象
伐注云伐屬白虎宿與參連體而六星言六旒
以象伐明伐得統參也是以演孔圖云參以斬
伐公羊傳曰伐為大辰皆舉相見之文也故言
參伐也見同體之義元命苞云昴六星昴之為
言留言物成就繫留是也彼昴留為一則參伐
明亦為一也

毛以綢為禪被鄭以漢世名帳為綢

蕭蕭曾往抱衾與綢寔命不猶衾被也綢禪被
也猶若也箋云綢牀帳也正義曰鄭以衾既為

被不宜復云禪被也漢世名帳為綢蓋因於古
故以為牀帳鄭志張逸問此箋不知何以易傳
又諸妾抱帳進御於君有常寢何其碎答曰今
人名帳為綢雖古無名被為綢諸妾何必人抱
一帳施者因之如今漢抱帳也

士亦有姪娣姪娣亦為媵

謂之媵者以其從嫡以送為名故士昏禮注云
媵送也古者女嫁必姪娣從謂之媵也士昏禮
云雖無娣媵先言姪若無姪娣猶先媵是士有
姪娣但不必備耳喪大記大夫撫姪娣是大夫
有姪娣矣公羊傳曰諸侯一取九女二國媵之
所從皆名媵獨言二國者異國主為媵故特名
之其實雖夫人姪娣亦為媵也此言媵不指
其諸侯大夫及士庶雖文得兼施若夫人宜與
小星同言夫人此直云有嫡似大夫以下

白茅純束猶包之讀如屯

撲檟小木也野有死鹿廣物也純束猶包之也
箋云撲檟之中及野有死鹿皆可以白茅裹束

以為禮廣可用之物非獨廣也純讀如也箋解讀如也正義曰純讀為屯者以純非束之義故讀為屯取肉而裹束之故傳云純束猶包之

拭物名悅紛自佩名佩巾

內則云子事父母婦事舅姑皆云左佩紛悅注云紛悅拭物之巾又曰女子設悅於門右然則悅者是巾為拭物名之曰悅紛其自佩之故曰佩巾

王女嫁諸侯雖二王後亦下嫁

王姬者王女而姬姓春秋築王姬之館于外杜預云不稱字以王為尊是也言雖則王姬亦下嫁於諸侯者以諸侯之女嫁於諸侯是其常今雖則王姬之尊亦下嫁於諸侯亦請諸侯主也然土無二王王姬必當嫁於諸侯言雖則者欲美其能執婦道故言雖則為屈尊之辭言下嫁於諸侯雖嫁於王者之後亦是也禮記注云周女因魯嫁卒服之如內女天子為之無服嫁於王者之後乃服之則王姬嫁於王者之後似非

下嫁其實列土諸侯不得純敵天子亦為下嫁也因姑姊妹女子有恩二王後有敵義故服之非實敵也若二王之後嫁女於諸侯爵雖尊非下嫁也故魯之孝惠娶於商及宋人來媵皆無異於諸侯也

王姬亦為媵何休說皇甫謐難之

何休云天子嫁女於諸侯備姪娣如諸侯禮義不可以天子之尊絕人繼嗣之路皇甫謐云武王五男二女元女妻胡公王姬宜為媵今何得

適齊侯之子何休事無所出未可據信也或以尊故命同族為媵

王后五路有面總容蓋之等

正義曰王后五路重翟為上厭翟次之六服禕衣為上榆翟次之今言下王后一等故知車乘厭翟服則榆翟也巾車職云王后之五路重翟錫面朱總厭翟翟勒而績總安車雕面駁總皆有容蓋注云重翟重翟雉之羽也厭翟次其羽使羽迫勒面謂以如王龍勒之章為當面飾也雕

者畫之不能其車安車坐乘車凡婦人車皆坐
乘鄭司農云錫馬面錫也駑總者青黑色以總
爲之總著馬勒直兩耳與兩錫容謂轡車山東
謂之裳幃或曰潼容玄謂朱總續總其施之如
駑總車衡轡亦宜有焉續畫文也蓋如今小車
蓋也皆有容有蓋則重翟厭翟謂蔽也重翟后
從王祭祀所乘厭翟后從王賓饗諸侯所乘安
車無蔽后朝見於王所乘謂去飾也

此經后夫人嫁時車服若在國繫夫

國風碩人曰翟茀以朝謂諸侯夫人始來乘翟
蔽之車以朝見於君以盛之也此翟蔽蓋厭翟
也然則王后始來乘重翟矣巾車又云翟車貝
面組總有握轡車組輓有斐羽蓋注云翟車以
出桑輦車宮中所乘此王后五等車所用也其
諸侯之夫人始嫁及常乘之車則無文說者各
爲其見崔靈恩以爲二王之後夫人各乘本國
先王之上車魯之夫人乘重翟知者以魯夫人
服褱衣與王后同故知車亦同也其同姓異

侯伯夫人皆乘厭翟子男夫人乘翟車所用助
祭饗朝見各依差次其初嫁之時候伯以下夫
人所乘車皆上攝一等知者以士妻乘墨車上
攝大夫之車故也崔又一解云諸侯夫人初嫁
不得上攝以其逼王后故也卿大夫之妻得上
攝一等案鄭注巾車引詩翟茀以朝謂厭翟也
衛是侯爵故厭翟崔氏後解與鄭注同既不上
攝鄭注巾車云乘翟茀之車以盛之者以乘祭
祀之車故言盛也二劉以五等諸侯夫人初嫁
皆乘厭翟與鄭不合其三公之妻與子男同其
孤妻夏篆卿妻夏縵大夫墨車士乘棧車初嫁
皆上攝一等其始嫁之衣皆以祭服加以纁紕
約士昏禮女次純衣纁紕故也其諸侯大夫用
自祭之服卿大夫之妻用助祭之服此序以經
有王姬之車故因言車服謂嫁時之車服耳若
其在國則繫於其夫各從其爵也

平王謂文王猶文武皆稱寧主

傳平正也箋正者德能正天下之王正義曰此

文王也文者諡之正名也稱之則隨德不一以德能正天下則稱平王鄭志張逸問箋云德能正天下之王然則不必要文王也答曰德能平正天下則稱為平故以號文王焉又大誥注受命曰寧王承平曰平王故君奭云割申勸寧王之德是文王也又洛誥云仲來必殷乃命寧即云予以秬鬯二卣曰明禋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則乃命寧兼文武矣故注云周公謂文王為寧王成王亦謂武王為寧王此一名二人兼之武王亦受命故以稱寧王理亦得稱平王但無文耳

騂虞為鵲巢之應故此歷序諸詩

人倫既正謂夫人均一不失其職是也朝廷既治謂以禮自防聽訟決事是也天下純被文王之化謂羔羊以下也此騂虞於末以為鵲巢之應故歷序鵲巢以下然後言騂虞當篇之義由文王之化被於天下也故得庶類蕃殖即祀是也國君蒐田以時即章首一句是也亡如

騂虞下二句是也言王道成者以此篇虞末於摠之言天下純被文王之化庶類又蒙其澤仁心能如騂虞則王化之道成矣

騂虞人翼驅五犯不盡殺之

壹發五犯豕牝曰犯虞人翼五犯以待公之發箋云君射一發而翼五犯者戰禽獸之命必戰之者仁心之至正義曰豕牝曰犯釋獸文又解君射一發而翼五犯者由虞人翼驅五犯以待公之發矢故也多士云敢翼殷命注云翼驅也則此翼亦為驅也知有驅之者古曰云漆沮之從天子之所傳曰驅禽而至天子之所又曰悉率左右以燕天子傳曰驅禽之左右以安待天子之射又易曰王用三驅失前禽也故知田獵有使人驅禽之義天子田獵使虞人則諸侯亦然故驅獸箋云奉是時牡有謂虞人田僕云設驅逆之車則僕人設車虞人乘之以驅禽也言驅逆則驅之逆之皆為驅也必翼五犯者戰禽獸之命必云翼驅者不忍盡殺今五犯止一發

中則殺一而已亦不盡殺之猶如戰然

釋名車古音居韋昭云古見奢反

釋名云古者車聲如居所以居人也今日車音尺奢反云舍也韋昭曰古皆音尺奢反從漢以來始有居音或云古讀華爲數與居爲韻

毛詩要義卷第二

吉

毛詩要義卷第二

邶鄘衛商紂畿內地在大

邶鄘衛者商紂畿內方千里之地正義曰地理志云河內本殷之舊都周既滅殷分其畿內爲三國詩風邶鄘衛是也如志之言故知畿內以畿內故知方千里也其封域在禹貢冀州大行之東正義曰案禹貢大行屬冀州地理志云大行在河內山陽縣西北以詩言楚丘桑中淇水漕浚皆在山東故皆云在大行之東大行屬河內河內即紂都而西不踰大行者蓋其都近西地北踰衡漳正義曰鄭注禹貢云衡漳者漳水橫流地理志云漳水自上黨而過鄴毘谷東北至安平阜城入河以漳水自上黨而過鄴城之北南距紂都百餘里耳故知踰之東及兗州桑土之野正義曰禹貢兗州云桑土既蠶注云其地尤宜蠶桑因以名之今濮水之上地有桑問者僖三十一年衛遷于帝丘杜預云帝丘今東郡濮陽縣也濮陽在濮水之北是有桑土明矣

鄭以三叔爲三監地土鄉封武庚餘二叔周武王伐紂以其京師封紂子武庚爲殷後正義曰此皆史記衛世家文庶殷頑民被紂化日久未可以建諸侯乃三分其地置三監使管叔蔡叔霍叔尹而教之正義曰地理志云邶以封紂子武庚鄘管叔尹之衛蔡叔尹之以監殷民謂之三監則三監者武庚與其下無霍叔矣王肅服虔皆依志爲說鄭不然者以書傳曰武王殺紂立武庚繼公子祿父使管叔蔡叔監祿父祿父及三監叛言使管蔡監祿父祿父不自監也言祿父及三監叛則祿父之外更有三人爲監祿父非一監矣古文尚書蔡仲之命曰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工群叔流言乃致辟管叔于商囚蔡叔于鄘降霍叔于庶人三年不齒則以管蔡霍三叔爲三監明矣孫毓亦云三監當有霍叔鄭義爲長然則書叙唯言伐管叔蔡叔不言霍叔者鄭云蓋赦之也王制使大夫監於方伯之國國三人謂使大夫三人監州長也此爲殷

民難化且使監之武庚又非方伯不與王制同也史記云武王爲武庚未集恐其有賊心乃令弟管叔蔡叔傅相之三分其地置三監則三叔各監一國不知所監之國爲誰也地理志雖云管叔尹鄘蔡叔尹衛以武庚在三監之中未可據信則管蔡所監不足明矣故鄭不指言之監者且令監之非所封也封即管蔡霍是也

曰自紂城而北曰邶南鄘東衛

自紂城而北謂之邶南謂之鄘東謂之衛正義曰此無文也以詩人之作自歌土風驗其來土之名知其國之所在衛曰送子涉淇至于頓丘頓丘今爲郡名在朝歌紂都之東也紂都河北而鄘曰在彼中河鄘境在南明矣都既近西明不分國故以爲邶在北三國之境地相接故邶曰亦流于淇鄘曰送我乎淇之上矣衛曰瞻彼淇奧是以三國皆言淇也戴公東徙渡河野處漕邑則漕地在鄘也而邶曰土國城漕國人所築之城也思須與漕衛女所經之邑也河水瀾

瀕宣公作臺之處也此詩人本述其事非爲目
歌其土也王肅服虔以爲鄘在紂都之西孫毓
云據鄘風定之方中楚丘之歌鄘在紂都之南
相證自明而城以西無驗其城之西迫於西山
南附洛邑檀伯之封溫原樊州皆爲列國鄘風
所興不出于此鄭義爲長

四管叔周公兄孟子文

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群弟見周公將攝政乃流
言於國皆金縢之文唯見周公將攝政一向非
耳彼注云管國名叔字周公兄武王弟封於管
群弟蔡叔霍叔知管叔周公之兄者孟子文也

五周公居東之年

周公避之居東都二年秋大熟未獲有雷電疾
風之異乃後成王悅而迎之反而遂居攝正義
曰知者準約金縢之文如鄭注金縢周公初出
成王年十三避居二年成王年十四秋大熟遭
雷風成王迎而反之是成王年十五避居三年
云二年者不數初出之年故也

六三監導淮夷與俱叛亦導祿父

書序云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注云周公還攝
政懼誅因開導淮夷與俱叛居攝一年之時紂
之武王崩者其惡之初自崩始也又書傳奄君
導之祿父遂與三監叛則三監亦導之矣故左
傳曰管蔡啓商其間王室是也成王既黜殷
命殺武庚復伐三監皆在攝政二年故事傳曰
二年克殷注云誅管蔡及祿父等也

伐管蔡封康叔異年康叔併監鄘

更於此三國建諸侯以殷餘民封康叔於衛使
爲之長正義曰以未可建諸侯故置三監今既
伐三監明於此建諸侯矣書序云成王既伐管
叔蔡叔以殷餘民封康叔作康誥攝政二年伐
管蔡四年建侯於衛則伐管蔡封康叔異年而
書序連言之者注云言伐管蔡者爲因其國也
妹邦於諸國屬鄘酒誥命康叔云明大命于妹
邦注云妹邦者紂都所處其民尤化紂嗜酒今
祿父見誅康叔爲其連屬之監是康叔并監鄘

探趙岐
注則叔
非兄

也又季札見歌邶鄘衛言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故知爲之長

八地志康叔初封即兼邶鄘鄭不然

後卅子孫稍并彼二國混而名之正義曰以康叔不得二國故知後卅子孫也頃公之惡邶人刺之則頃公以前已兼邶其鄘或亦然矣周自昭王以後政教陵遲諸侯或強弱相陵故得兼彼二國混一其境同名曰衛也此殷畿千里不必邶鄘之地止建二國也或多建國數漸并於衛不必一時滅之故云稍并兼也地理志云武王崩三監叛周公誅之盡以其地封弟康叔號曰孟侯遷邶鄘之民於洛邑故邶鄘衛三國之詩相與同風如志之言則康叔初即兼彼二國非子孫矣服虔依以爲說鄭不然者以周之大國不過五百里王畿千里康叔與之同反過周公非其制也

九鄭數諸國卅數例各不同

七卅至頃侯當周夷王時衛國政衰變風始作

正義曰衛卅家云康叔卒子康伯立卒子考伯立卒子嗣伯立卒子夷伯立卒子靖伯立卒子貞伯立卒子頃侯立除頃侯故七卅也又曰頃侯厚賂周夷王夷王命爲衛侯故知當夷王時此鄭數君數諸國不同齊陳并數有詩之君此及曹不數頃公共公又不數及魯則并數此皆隨便而言不爲例也

十分邶鄘衛之詩各從其本

作者各有所傷從其國本而異之爲邶鄘衛之詩焉正義曰綠衣日月終風燕燕柏舟河廣泉水竹竿述夫人衛女之事而得分屬三國者如此讀說定是三國之人所作非夫人衛女自作矣泉水竹竿俱述思歸之女而分在異國明是二國之人作矣女在他國衛人得爲作詩者蓋大夫聘問往來見其思歸之狀而爲之作歌也唯載馳一篇序云許穆夫人作也於時國在鄘地故使其詩屬鄘也木瓜美齊倚嗟刺魯各從所作之風不入所述之國許穆夫人之詩得在

衛國者以天人身是衛女辭為衛發故使其詩歸衛也宋襄之母則身已歸宗非復宋婦其詩不必親作故在衛

十雖分邶鄘每篇言衛猶唐實是晉

并邶鄘分為三國鄭并十邑不分之者以鄭在西都十邑之中無鄭名又皆國小土風不異不似邶鄘之地大與衛同又先有衛名故分之也雖分從邶鄘其實衛也故序每篇言衛明是衛詩猶唐實是晉故序亦每篇言晉也

三國詩以君世為次

三國如此次者以君世之首在前者為先故出家頃侯卒子釐侯立四十二年卒子共伯餘立為君共伯弟和襲政共伯於墓上共伯自殺衛人立和為衛侯是為武公以頃公三國詩之最先故邶在前也鄘柏舟與淇奧雖同是武公之詩共姜守義事在武公政美入相之前故鄘次之衛為後也凡編詩以君世為次

衛武公以後世次

世家曰武公即位脩康叔政百姓和集五十年卒子莊公楊立二十三年卒太子完立是為桓公二年弟州吁驕奢桓公黜之十六年州吁襲殺桓公而自立九月殺州吁于濮迎桓公子晉於邢而立之是為宣公十九年卒太子朔立是為惠公四年奔齊立公子黔牟黔牟立八年惠公復入三十三年卒子懿公赤立九年為狄所滅立昭伯頑之子申為戴公元年卒立弟熒是為文公此其君次也

詩次按爛在作序後

定之方中螽斯相鼠序皆云文公文公詩可知載馳序云懿公為狄人所滅露於漕邑則戴公詩也在文公下者後人不能盡得其次第爛於下耳衛淇奧云美武公則武公詩矣考樂頌人序皆云莊公則莊公詩也氓云宣公之時則宣公詩也竹竿從上言之亦宣公詩也楚蘭刺惠公則惠公詩也河廣云宋襄公母歸于衛雖父所出而文獻公襄公明襄公即位乃能

卷

公以魯僖十年即位二十一年卒終始當
文公則文公詩矣伯兮云爲王前驅有狐序云
衛之男女失時皆不言謚在河廣木瓜之間則
似文公詩矣但文公惠公之時無從王征伐之
事唯相五年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當宣
公時則伯兮宣公詩也伯兮既爲宣公詩則有
狐亦非文公詩也文公滅而復興詩無刺者不
得有男女失時之歌則有狐亦宣公詩也與伯
兮俱爛於此本在芄蘭之上序者於氓舉宣公
以明下故不復言宣公耳推此則換爛在作序
之後故舉上明下若本弟於此則伯兮宜言謚
以辨嫌不宜越芄蘭河廣而蒙氓詩之序也

仁人不遇謂志不相得

仁人不遇小人在側不遇者君不受己之志也
君近小人則賢者見侵害穀梁傳曰遇者何志
相得是不得君志亦爲不遇

兄弟不可據謂同姓臣

亦有兄弟不可以據據依也箋云兄弟年五親當

據依言亦有不相據依以爲是者希耳責之
以兄弟之道謂同姓臣也

石席謂堅平不可選謂物有其容

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石雖
堅尚可轉席雖平尚可卷箋云言已心志堅平
過於石席威儀棣棣不可選也君子望之儼然
可畏禮容俯仰各有威儀耳棣棣富而閑習也
物有其容不可數也箋云稱已威儀如此者言
已德備而不遇所以愠也言威儀棣棣然富備
而閑曉習爲之又解不可選者物各有其容
遭時制宜不可數昭九年左傳曰服以旌禮禮
以行事事有其物物有其容是也

君道常明如日今迭微如月然

日居月諸胡迭而微箋云日君象也月臣象也
微謂虧傷也君道當常明如日而月有虧盈今
君失道而任小人大臣專恣則日如月然居諸
者語助也故日月傳曰日乎月乎不言居諸也
禮弓云何居我宋之前聞也注云居語助也左

傳曰皇陶庭堅不祀忽諸服虔云諸辭是居諸皆不爲義也

同姓之臣不遇猶不忍去亦有可去者

靜言思之不能奮飛不能如鳥奮翼而飛去箋云臣不遇於君猶不忍去厚之至也正義曰此仁人以兄弟之道責君則同姓之臣故恩厚之至不忍去也以箴膏肓云楚鬻拳同姓有不去之恩論語注云箕子比干不忍去皆是同姓之臣有親屬之恩君雖無道不忍去之也然君臣義合道終不行雖同姓有去之理故微子去之與箕子比干同稱三仁

妾上僭謂公子州吁母

莊姜莊公夫人齊女姓姜氏妾上僭者謂公子州吁之母母嬖而州吁驕

毛以綠衣與妾鄭改綠爲祿

毛以間色之綠不當爲衣猶不正之妾不宜嬖寵今綠方乃爲衣方間色之綠今爲衣而見正色之黃反爲裏而隱以與今妾方乃蒙寵方不

正之妾今蒙寵而顯正嫡夫人反見疏而微綠衣以邪干正猶妾以賤陵貴夫人既見疏遠故心之憂矣何時其可以已止也鄭以爲婦人之服有祿衣今見妾上僭因以祿衣失制喻嫡妾之亂言祿衣衣方祿衣自有禮制當以素紗爲裏今祿衣反以黃爲裏非其制也

男女祿衣皆黑表素裏今黃裏非制

士冠禮陳服於房中爵弁服皮弁服祿衣以祿衣當玄端玄端黑則祿衣亦黑也故內服注以男子之祿衣黑則知婦人之祿衣亦黑也又子羔之襲祿衣纁緹緹用纁則衣用黑明矣祿衣既黑以四方之色逆而差之則展衣白鞠衣黃可知皆以素紗爲裏者以周禮六服之外別言素紗明皆以素紗爲裏也今祿衣反以黃爲裏非其制故以喻妾上僭也

婦服吉凶皆不殊衣裳男子殊

箋云婦人之服不殊衣裳上下同色今衣黑而裳黃喻亂嫡妾之禮正義曰言不殊裳者謂衣

裳連連則色同故云上下同色也定本集注皆云不殊衣裳喪服云女子在室為父布總箭弁髮衰三年直言衰不言裳則裳與衰連故注云不言裳者婦人之服不殊裳是也知非吉凶異者士昏禮云女次純衣及禮記子羔之襲祿衣纁衽為一稱譏襲婦服皆不言裳是吉服亦不殊裳也若男子朝服則緇衣素裳喪服則斬衰素裳吉凶皆殊衣裳也

四毛以絲為本綠為末鄭先漆後製

傳綠末絲本正義曰織絲而為繒漆之以成綠故云綠末絲本以喻妻卑嫡尊也上章言其反幽顯此章責公亂尊卑箋以此詩傷妻之僭已故知汝汝妾之上僭者大夫以上衣織故知先漆絲後製衣漆絲製衣是婦人之事故言汝所治為云亂嫡妾之禮責之以本末之行本末者以先漆絲為本後製衣為夫大意與毛同但毛以漆綠為末箋以製衣為末耳玉藻云士不衣織士不得明大夫以上得也漆人掌漆絲帛漆

燕燕

燕燕

殺如字

志反

絲謂衣織者也

四莊姜送歸妾謂桓公死戴嬀大歸

燕燕衛莊姜送歸妾也莊姜無子陳女戴嬀生子名完莊姜以為己子莊公薨完立而州吁殺之戴嬀於是大歸莊姜遠送之于野作詩見已志正義曰隱三年左傳曰衛莊公娶于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美而無子又娶于陳曰厲嬀生孝伯早死其嬀戴嬀生桓公莊姜以為己子四年春州吁殺桓公經書弑其君完是莊姜無子完立州吁殺之之事也由其子見殺故戴嬀於是大歸莊姜養其子與之相善故越禮遠送於野作此詩以見莊姜之志也知歸是戴嬀者經云先君之思則莊公薨矣桓公之時母不當輒歸雖歸非莊姜所當送歸明桓公死後其母見子之殺故歸莊姜養其子同傷桓公之死故泣涕而送之

五歸寧有反大歸者不反之辭

言大歸者不反之辭故文十八年夫人姜氏歸

衣於既

織志

於齊左傳曰大歸也以歸寧者有時而反此即歸不復來

史記莊公再娶夫人又云完母死皆非

衛世家云莊公娶齊女爲夫人而無子又娶陳女爲夫人生子早死陳女女娣亦幸於莊公而生完母死莊公命夫人齊女子之立爲太子禮諸侯不再娶且莊姜仍在左傳唯言又娶於陳不言爲夫人世家云又娶陳女爲夫人非也左傳唯言戴嬀生桓公莊姜養之以爲己子不言其死云完母死亦非也然傳言又娶者蓋謂媵也左傳曰同姓媵之異姓則否此陳女得媵莊姜者春秋之世不能如禮

舊周名燕燕名妃名玄鳥

釋鳥舊周燕燕名妃孫炎曰別三名舍人曰舊周名燕燕又名妃郭璞曰一名玄鳥齊人呼妃此燕即今之燕也古人重言之漢書童謠云燕燕尾涎涎是也妃乙字異音義同郭氏一音而援

頤頤與出入前卻

燕燕于飛頤之頤而上下曰頤飛而下曰頤箋云頤頤與戴嬀將歸出入前却

婦人不以名行今仲氏明戴嬀字

仲氏至寡人正義曰莊姜既送戴嬀而思其德行及其言語乃稱其字言仲氏有大德行也其心誠實而深遠也又終當顏色溫和且能恭順善自謹慎其身內外之德既如此又於將歸之時思先君之故勸勉寡人以禮義也鄭唯任字爲異言仲氏有任之德能以恩相親信也婦人不以名行今稱仲氏明是其字禮記男女異長注云各自爲伯季故婦人稱仲氏也

鄭注坊記在前故定姜莊姜異

坊記引此詩注以爲夫人定姜之詩不同者鄭志答吳棫云爲記注時就盧君先師亦然後乃得毛公傳記古書義又且然記注已行不復改之

完雖爲莊姜子未爲太子史記非

胡能有定寧不我顧胡何定止也箋云寧猶曾也君之行如是何能有所定乎曾不顧念我之言是其所以不能定字也正義曰此本傷君不答於已言夫婦之道尚如是於衆事何能有所定乎然則莊公是不能定事之人鄭引不能定事之驗謂莊公不能定字者隱三年左傳曰公子州吁有寵而好兵公不禁石碚諫曰將立州吁乃定之矣若猶未也階之爲禍是公有欲立州吁之意故杜預云字雖爲莊姜子然太子之位未定是字不爲太子也左傳唯言莊姜以爲己子不言爲太子而世家云命夫人齊女子之立爲太子非也

三 德音無良箋意無良德音

德音無良音聲良善也箋云無善恩意之聲語于我也正義曰如箋所云則當倒讀云無良德音

四 州吁莫往莫來莊姜悠悠我思

毛以爲天既終日風且又有暴甚兩土之時以

終風

與州吁常爲不善又有甚惡志怒之時州吁之暴既如是又不肯數見莊姜時有順心然後肯來雖來復侮慢之與上互也州吁既然則無子道以來事已是莫來也由此已不得以母道往加之是莫往也今既莫往來母子恩絕悠悠然我心思之言思其如是則悠悠然也

三 鄭釋噫今俗人云人道我

正義曰王肅云願以母道往加之則噫劫而不行踰與劫音義同也定本集注並同箋噫讀肉則云子在父母之所不敢噫噫噫此讀如之稱今俗人噫云人道我云云

三 震雷之聲虺虺然喻州吁暴

言噎復噎則陰噎之甚也爾雅云陰而風爲噎則此噎亦有風但前風有不陰故噎連終風此則常陰故直云噎有風可知喻州吁之暴故以爲震雷奮擊之聲虺虺然

三 平陳與宋謂告陳宋以伐鄭

擊鼓怨州吁也衛州吁用兵暴亂使公孫文仲

擊鼓

將而平陳與宋國人怨其勇而無禮也將者將
兵以伐鄭也平成也將伐鄭先告陳與宋以成
其伐事春秋傳曰宋殤公之即位也公子馮出
奔鄭鄭人欲納之及衛州吁立將修先君之怨
於鄭而求寵於諸侯以和其民使告於宋曰君
若伐鄭以除君害君為主敝邑以賦與陳蔡從
則衛國之願也宋人許之於是陳蔡方睦於衛
故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是也伐鄭在魯隱
四年

三 古謂戰器爲兵庫用人經用器

古者謂戰器爲兵左傳曰鄭伯朝於楚楚子賜
之金曰無以鑄兵兵者人所執因號人亦曰兵
左傳曰敗鄭徒兵此箋云將者將兵是也然則
此序云用兵者謂用人兵也經云踊躍用兵謂
兵器也

四 戎事輕於土功此詩以南行爲怨

正義曰州吁虐用其民此言衆民雖勞苦猶得
在國已從征役故爲尤苦也禮記曰五十不從

力政六十不與服戎注云力政城郭道渠之役
則戎事六十始免輕於土功而言尤苦者以州
吁用兵暴亂從軍出國恐有死傷故爲尤苦至
國城漕雖用力勞苦無死傷之患故優於兵事
也若力政之役則二十受之五十免之故韓詩
說二十從役王制云五十不從力政是也戎事
則韓詩說曰三十受兵六十還兵王制云六十
不與服戎是也蓋力政用力故取丁壯之時五
十年力始衰故早役之早捨之戎事當須閑習
三十乃始從役未六十年力雖衰戎事希簡猶
可以從軍故受之既晚捨之亦晚戎事非輕於
力役也

四 從孫子仲不我以歸憂不得歸

正義曰國人從軍之士云我獨南行從孫子仲
成伐事於陳與宋成伐事者先生陳使從於宋
與之俱行也當往之時不於我以告歸期不知
早晚得還故我憂心忡忡然豫憂不得歸也仲
長幼之稱故知是字則文是誼也國人所言時

未死不言謚

死傷疾病兼步卒喪馬唯甲士

爰居爰處爰喪其馬有不還者有亡其馬者爰云爰於也不還謂死也傷也病也今於何居乎於何處乎於何喪其馬乎正義曰古者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則死傷及病兼步卒亡其馬唯甲士耳

死生契闊毛鄭士伍約王云室家約

毛以爲從軍之士與其伍約云我今死也生也

說

史記

卷六

詩云

共處契闊勤苦之中親莫是過當與子危難相

救成其軍伍之數勿得相背使非理死亡也於

是執子之手殷勤約誓庶幾與子俱得保命以

至於老不在軍而死王肅云言國人室家之志

欲相與從生至死契闊勤苦而不相離相與成

男女之數相扶持俱老此似述毛非毛言也卒

章傳曰不與我生活言與是軍伍相約之辭則

此爲軍伍相約非室家之謂也鄭唯成說爲異

言我與汝共受勤苦之中皆相悅愛故當與子

成此相悅愛之恩志在相救餘同

州吁阻兵安忍雖未對敵皆有離心

正義曰隱四年左傳曰夫州吁阻兵而安忍阻兵無衆安忍無親衆叛親離難以濟矣時州吁不自行言州吁阻兵安忍者以伐鄭之謀州吁之由州吁暴虐民不得用故衆叛親離棄其約東不必要州吁自行乃致此也案左傳伐鄭圍其東門五日而還則不戰矣而軍士離散者以其民不得用雖未對敵亦有離心故有闕兮洵

兮之歎也

凱風吹棘猶慈母養七子幼勞

正義曰言凱樂之風從南長養之方而來吹彼棘木之心故棘心夭夭然得盛長以興寬仁之母以已慈愛之情養我七子之身故七子皆得少長然棘木之難長者凱風吹而漸大猶七子亦難養者慈母養之以成長我母氏實亦幼勞病苦也

母氏聖善我七子無令人

母氏聖善我無令人聖敬也箋云歡作聖令善也母乃有歡知之善德我七子無善人能報之者故母不安我室欲去嫁也

四寒泉有於浚七子乃無益於母

孝子自責無益於母使母不安也言曰有寒泉在浚邑之下以喻七子在母之前寒泉有於浚浚浸潤浚民使得逸樂以興七子無益於母不能事母使母勞苦乃寒泉之不如又自責云母無子者容可勞苦今乃有子七人而使母氏勞苦思欲去嫁是其七子之咎也母欲嫁者本為淫風流行但七子不可斥言母淫故言母為勞苦而思嫁也

四覯皖好音興孝子顏色詞令

晚晚黃鳥載好其音覯皖好貌箋云覯皖以興顏色說也好其音者興其辭令順也以言七子不能如也正義曰興必以類覯皖是好貌故興顏色也音聲猶言語故興辭令也論語曰色難性云和顏悅色是為難也又內則云父母之所

下氣怡聲是孝子當和顏色順辭令也

四承報淫亂之等

宣公由上烝父妾悖亂人倫故謂之亂也若非其匹配與疏遠私通者直謂之淫故澤陂云靈公君臣淫於其國株林云淫於夏姬不言亂是也服虔云上淫曰烝則烝進也傍淫曰通言傍者非其妻妾傍與之淫上下通名也宣公三年傳曰文公報鄭子之妃服虔曰鄭子文公叔父子儀也報復也淫親屬之妻曰報漢律淫季父之妻曰報則報與亂為類

四自詒伊阻鄭易伊為繫

我之懷矣自詒伊阻詒遺伊維阻難也箋云懷安也伊當作繫繫猶是也君之行如是我安其朝而不去今從軍旅久役不得歸此自遺以是患難今見使從軍久不得歸自遺此患難也既處患難自悔以怨君伊訓為維毛為語助也箋云宣二年左傳趙宣子曰嗚呼我之懷矣自詒伊慙小明云自詒伊慙為義既同明伊有義為

趙壹子

引詩不

同杜預

謂逸詩

有苦

葉

繫者故此及兼賸東山白駒各以伊爲繫趙壹子不易者以伊感之文與傳正同爲繫可知此云自詒伊阻小明云心之憂矣宣子所引並與此不同者杜預云逸詩也故文與此異

毛謂艱苦葉不可食與叔孫穆子意異

傳以二事爲一興詩有此例多矣涉言深不可渡似葉之苦不可食外傳魯語曰諸侯伐秦及涇不濟叔向見叔孫穆子穆子曰豹之葉及魏有苦葉矣叔向曰苦葉不材於人供濟而已韋昭注云不材於人言不可食供濟而已佩韜可以渡水也彼云取鮑供濟與此傳不同者賦詩斷章也

渡水有涉有厲有揭

傳由膝以上爲涉後傳以衣涉水爲厲謂由帶以上揭褰衣正義曰今定本如此釋水云濟有深涉深則厲淺則揭揭者揭衣也以衣涉水爲厲由膝以上爲涉由帶以上爲厲孫炎曰揭衣褰裳也衣涉濡褰也爾雅謂因揭在

自以膝以上釋之故先揭次涉次厲也傳依經先後故引爾雅不次耳然傳不引爾雅由膝以下爲揭者略耳涉者渡水之名非深淺之限故易曰利涉大川謂乘舟也褰裳涉洧謂膝下也

由帶以上由膝以上皆爲厲

揭者褰衣止得由膝以下若以上則褰衣不得渡當須以衣涉爲厲也見水不没人可以衣渡故言由帶以上其實以由膝以上亦爲厲因文有三等故曰由膝以上爲涉傳因爾雅成文而言之耳非解此經之深涉也鄭注論語及左傳皆云由膝以上爲厲者以揭衣褰衣止由膝以下明膝以上至由帶以上揭名厲也

濟盈者必濡軌雉鳴而非所求

有濡至其牡正義曰言有濡然深水者人所畏難今有人濟此盈滿之水不避其難以興有儼然禮義者人所防閑今夫人犯防閑之禮不顧其難又言夫人犯禮猶有鷺雉鳴也有鷺然

雌雉耦之聲者雌雉之鳴以興有求為淫亂之辭者是夫人之聲此以辭色媚悅於公是不顧禮義之難又言夫人犯禮既深而不自知言濟盈者必濡其軌今言不濡軌是濟者不自知以興淫亂者必違禮義今云不違禮是夫人不自知夫人違禮淫亂不由其道猶雉鳴求其牡也今雌雉鳴也乃鳴求其走獸之牡非其道以興美姜母也乃媚悅為子之公非所求也夫人非所當求而求之是犯禮不自知也

毛云由輶以上為軌疏釋因言軌輶之別傳由輶至牝牡正義曰說又云軌車輶也輶車軌前也然則軌前謂之軌也非軌也但軌聲九軌聲凡於文易為誤寫者亂之也少儀云祭左右軌范乃飲注云周禮大馭祭兩軌祭軌乃飲軌與輶於車同謂輶頭也軌與范聲同謂軌前也輶人云軌前十尺而策半之鄭司農云軌謂軌前也書或作軌玄謂軌是軌法也謂與下三面之材輶軌之所樹持車正者大馭云祭兩軌

祭軌乃飲注云古書輶為軒軌為範杜子春云文當如此又云軒當作輶輶謂兩輶範當為軌軌車軌前鄭不易之是依杜子春軌為正也然則諸言輶前皆謂輶也小戎傳曰陰揜軌也揜揜輶在輶前垂輶上文亦作輶非輶也輶自車輶耳中庸云車同軌匠人云經途九軌注云輶謂輶廣是也說文又云輶輪小穿也輶車軸端也考工記注鄭司農云輶輶也又云輶小穿也玄謂輶輶末也然則輶末軸端共在一處而有輶輶二名亦非輶也少儀注云輶與輶於車同謂輶頭者以少儀與大馭之文事同而字異以范當大馭之軌輶當大馭之輶故並其文而解其義不復言其字誤耳其實少儀輶字誤當為輶也

親迎用昏然男女之家有遠近

親迎用昏鄭云取陽往陰來之義然男女之家或有遠近其近者即夜而至於夫家遠者則宜昏後其女明發而行其入蓋亦以昏時也儀禮士昏

禮執燭而往歸家其夜即至夫氏蓋同城郭者也

四 追冰未泮謂正月以前請期

正義曰以冰未散未二月非親迎之時故為使之來歸於已謂請期也以正月尚有魚上負冰故知冰未散正月中以前也所以正月以前請期者二月可以為昏故也正月冰未散而月令孟春云東風解凍出車云兩雪載塗謂陸地也其冰必二月乃散故溱洧箋云仲春之時冰始散其冰渙渙然是也

毛詩要義卷第二上

詩要義卷第二下

邶谷風至二子乘舟

一 和風陰雨而潤澤行與八婦和室家成

習習至同死正義曰習習然和舒之谷風以陰雨而潤澤行百物生矣以與夫婦和而室家成即繼嗣生矣言已黽勉然勉力思與君子同心以為夫婦之道不宜有譴怒故也言采葑菲之菜者無以下體根莖之惡并棄其葉以興為室家之法無以其妻顏色之衰并棄其德何者夫婦之法要道德之音無相違即可與爾君子俱至於死何必顏色斯須之有乎我之君子何故以顏色衰而棄我乎

二 此言無以根莖并葑菲坊記引此異

葑也須也蕪菁也蔓菁也葑蓂也莢也芥也七者一物也菲也芻也苽菜也土瓜也宿菜也五者一物也坊記引此詩證君子不盡利於人故注云無以根莖則并取之與此異也

三 逐婦言送已門內不如行道之人重別

毛以為婦人既已被棄追怨見薄言相與行也

離者期
限猶九
歲及楚
法之畿

道路之人至將離別尚遲遲舒行心中猶有
離之志不忍即別况已與君子猶是夫婦今棄
已訣別之時送我不遠維近耳薄送我於門內
而已是恩意不如行路之人也鄭唯有違為異
以傳訓為離無眷戀之狀於文不足故以違為
徘徊也畿者期限之名故周禮九畿及王畿千
里皆期限之義故楚茨傳曰畿期也經云不遠
言至有限之處故知是門內

四 涇水入渭而清濁異此婦絕涇取所見

正義曰禹貢云涇屬渭渭注云涇水渭水發源
皆幾二千里然而涇小渭大屬於渭而入於河
又引地理志云涇水出安定涇陽西開頭山
東南至京兆陵陽行千六百里入渭即涇水入
渭也此以涇濁喻舊室以渭清喻新昏取相入
而清濁異似新舊相並而善惡別故云涇渭相
入不言渭水入涇也漢書溝洫志云涇水一石
其泥數斗潘岳西征賦云清渭濁涇是也此已
絕去所經見涇渭之水因取以自喻

五 邨人為詩得言涇以士庶人得外娶

鄭志張逸問何言絕去答曰衛在東河涇在西
河故知絕去不復還意以涇不在衛境作詩宜
歌土風故信絕去此婦人既絕至涇而自比已
志邨人為詩得言者蓋從送者言其事故詩人
得述其意禮臣無境外之交此詩所述似是庶
人得越國而昏者左傳曰大夫越境逆女非禮
即士以下不禁故士昏禮云若異邦則贈丈夫
送者以束錦是士得外娶即庶人得越國娶明
矣

六 石絕水曰梁與橋梁異

此與小弁及陂筍在梁皆云筍筍者捕魚之器
即梁為魚梁明矣何人斯云胡逝我梁我者已
所自專之辭即亦為魚梁也有狐云在彼淇梁
傳曰石絕水曰梁候人云維鵜在梁傳曰梁水
中之梁鵞鵞云鵞鵞在梁箋云石絕水之梁白
華亦云有鵞在梁又云鵞鵞在梁皆鳥獸所在
非人所往還之處即皆非橋梁矣故以石絕水

解之此石絕水之梁亦是魚梁獻人掌以時獻
為梁鄭司農云梁水堰堰水而為關空以笥承
其空然則梁者為堰以鄭水空中承之以笥
故云笥所以捕魚也然則水不絕云絕水者謂
兩邊之堰是絕水堰則以土皆云石者蓋因山
石之處亦為梁以取魚也月令孟冬謹關梁大
明云造舟為梁之類皆謂橋梁非絕水故月令
注云梁橫橋是也

八深淺喻難易有亡喻富貧

就其深矣方之舟矣就其淺矣泳之游之舟船
也箋云方汭也潛行為泳言深淺者喻君子之
家事無難易吾皆為之何有亡龜勉求之有
謂富也亡謂貧也箋云君子何所有乎何所士
乎吾其龜勉勤力為求之有求多亡求有

九舟者古名易名虛今名船

正義曰舟者古名也今名船易曰利涉大川乘
木舟虛注云舟謂集板如今自空大木為之曰
虛即古又名曰虛摠名皆曰舟

簡簡猶願慶謂盡力救喪

生民云誕實簡簡謂后稷之生為小兒簡簡
此不同也問喪注云簡簡猶願慶然則簡簡者
以本小兒未行之狀其盡力願慶似之故取名
焉凡民有凶禍之事鄰里同盡力往救之謂營
護凶事若有贈贈也

十不我能慍傳訓養受訓驕

不我能慍當倒之云不能慍我鄭唯不我能慍
為異傳慍養受慍驕徧檢諸本皆云慍養孫毓
引傳云慍與非也爾雅不訓慍為驕由養之
至於驕故箋訓為驕驕者至恩之辭驕者至恩
之稱君子遇己至薄然切至痛故舉至愛以駁
至惡

十一百畜御冬謂美菜備冬無時

我有百畜亦以御冬百美御禦也箋云百畜聚美
菜者以禦冬月乏無時也

十二既訖我肄遺我以勞苦

有光有清既訖我肄光武也清清然也肄

三微

也。云訟遺也。君子沈沈然漬漬然無溫溫之色而盡遺我以勞苦之事欲窮困我正義曰釋詁文爾雅或作勤孫炎曰習事之勞也

四出奔尖地為狄所逐皆曰寄公

式微黎侯寓于衛其臣勸以歸也寓寄也黎侯為狄人所逐棄其國而寄於衛衛處之以二邑因安之可以歸而不歸故其臣勸之此被狄所逐而云寄者若春秋出奔之君所在亦曰寄故左傳曰齊以邾寄衛侯是也喪服傳曰寄公者

何失地之君也謂削地盡者與此別

五式微者微乎微服氏用中國之道微

式微式微胡不歸式用也箋云式微式微者微乎微者也君何不歸乎禁君留止於此之辭式發聲也傳式用正義曰釋言又左傳曰榮成伯賦式微服虔云言君用中國之道微亦以式為用此勸君歸國以為君用中國之道微未若君用在此微為微也箋云式微者微乎微者也釋訓文郭璞曰言至微也以君被逐既微又見

也

卑賤是至微也不取式為義故云發聲也

六衛侯稱伯時為州伯周制伯佐牧

衛不能脩方伯連率之職黎之臣子以責於衛也衛康叔之封爵稱侯今曰伯者時為州伯也周之制使伯佐牧春秋傳曰五侯九伯侯為牧也

七此言狄逐黎侯與左傳奪黎地較百季

狄者北夷之號此其斥其國宣十五年左傳伯宗數赤狄潞氏之罪云奪黎氏地三也服虔曰黎侯之國此詩之作責衛宣公宣公以魯桓二年卒至魯宣十五年百有餘歲即此時雖為狄所逐後更復其國至宣公之世乃赤狄奪其地耳與此不同

八衛自頃侯賂夷王始為侯主康叔本侯

案世家自康叔至貞伯不稱侯頃侯賂夷王始為侯又平王命武公為公不伯以康叔毛言康叔之封爵稱侯者以康叔之後自為時王所黜頃侯因康叔本侯故賂夷王而復之命武公為

公謂三公爵仍侯也

四有牧下三監有五侯各監一國

王制云使大夫監於方伯之國國三人注云使佐方伯領諸侯者謂天子命人為方伯國內大夫監之非此牧伯之類王制雖是殷法於周亦當然故燕禮注云言諸公者容牧有三監是鄭言周之牧國亦有三監也一解云蓋牧國在先王之墟有舊法者聖王因而不改周之牧國則無三監矣太宰職云建其牧立其監注云監謂公侯伯子男各監一國又非牧下三監也

三九伯服云九州之長鄭云州伯

所引春秋傳曰僖四年管仲對楚辭也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五侯九伯汝實征之以夾輔周室服虔云五侯公侯伯子男九伯九州之長太公為王官之伯掌司馬職以九伐之法征討邦國故得征之鄭不然者以司馬征伐由王命乃行不得云汝實征之且夾輔者左右之辭也故因漢張逸受春秋異讀鄭云五侯侯為

牧也九伯伯州伯也

三侯為牧二伯為佐此正法伯賢亦選為牧

亦有侯為伯伯為牧者故周禮八命作牧注云謂侯伯有功德者加命得專征伐謂侯與伯皆得為牧也是以雜問志云五侯九伯選州中諸侯以為牧以二伯為之佐此正法也若一州之中無賢侯選伯之賢者以為牧是也

三前高後下曰旄丘土氣緩葛生誕節

旄丘之葛兮何誕之節方興也前高後下曰旄

丘諸侯以國相連屬憂患相及如葛之蔓延相連及也誕闊也變云土氣緩則葛生闊節興者喻此時衛伯不恤其職故其臣於君事亦疏廢也

三狐蒼裘無明文約王藻言之

王藻云君子狐裘裘豹褰玄綃衣以裼之青蒼色同與此一也大夫息民之服有黃衣狐裘又狐貉之厚以居在家之服傳以此刺其徒服其服明非蜡祭與在家之服知為狐蒼裘也蒼裘

簡方
學本文
無伶官
釋字
在秀
二反

所施禮無明文唯王藻注云蓋玄衣之裘禮無
玄衣之名鄭見玄綃衣以楊之因言蓋玄衣之
裘兼無明說蓋大夫士玄端裳雖異衣皆玄裘
象衣色故皆用狐青是以王藻注云君子大夫
士也此傳亦云大夫當是大夫玄端之裘也以
蒙戎者亂之貌故云蒙戎以言亂也左傳曰士
為賦詩云狐裘蒙戎杜預云蒙戎亂貌

四衰如充耳衰謂人耳聾恒多笑

叔兮伯兮衰如充耳衰盛服也充耳盛飾也大

夫衰然有華盛之服而不能稱也衰云充耳塞
耳也言衛之諸臣顏色衰然如見塞耳無聞知
也人之耳聾恒多笑而已

三冷官如冷州鳩冷蕭等皆從水

冷官樂官也冷氏世掌樂官而善焉故後世多
號樂官為冷官正義曰左傳鍾儀對晉侯曰冷
人也使與之琴操南音周語曰周景王鍾成冷
人告縣魯語云冷蕭詠歌及鹿鳴之三此云仕
於冷官以冷氏世掌樂官為冷官呂氏春秋及

律歷志云黃帝使冷倫氏自大夏之西崑崙之
陰取竹斷兩節間而吹之為黃鍾之宮周語景
王鑄無射而問於冷州鳩是冷氏世掌樂官

三仕冷官蓋樂正之屬為舞人

正義曰作簡兮詩者刺不能用賢也衛之賢者
仕於冷官之賤職其德皆可以承事王者堪為
王臣故刺之冷官者樂官之摠名經言公庭萬
舞即此仕於冷官在舞職者也周禮掌舞之官
有舞師舞師旄人韎師也舞師云凡野舞則皆

教之不教國子下傳曰教國子弟則非舞師也
舞師掌教國子舞羽吹箎則不教萬舞經言公
庭萬舞則非舞師也旄人韎師皆教夷樂非萬
舞又不教國子且夷狄之樂諸侯所無非賢者
所得為也唯大司樂云以樂教國子樂師云以
教國子小舞其用人則大司樂中大夫二人樂
師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此乃
天子之官也諸侯之禮士其官屬不可得而知
燕禮注云樂正于天子為樂師也則諸侯有樂

正之屬平首章傳曰非但在四方親在宗廟公庭二章傳曰祭有異韞胞翟閑寺者惠下之道禮記云犀者樂吏之賤者也則此賢者身在舞位在賤吏之列必非樂正也又刺衛不用賢而箋云擇人擇人則君所置用又非府史也若府史則官長所自辟除非君所擇也祭統曰尸飲九以散爵獻士下言祭之末乃賜之一爵又非士也蓋為樂正之屬祭廟教國子皆在舞位則為舞人也若周官旄人舞者衆寡無數執師舞者十有六人之類也周官司樂樂師其下無舞人此蓋諸侯官而有之然則此非府史而言樂吏者以賤故以吏言之故韞胞闡寺悉非府史皆以吏言之也言皆可以者見不用者非一或在其餘賤職故言皆也時周室卑微非能用賢而言可以承事主者見碩人德大堪為王臣而衛不用

四簡兮毛為大德鄭謂擇人

簡兮至萬舞毛以為言衛不用賢有大德之人

兮大德之人兮祭山川之時乃使之於四方行在萬舞之位又至於日之方中教國子弟習樂之時又使之在舞位之前行而處上頭親為舞事以教之此賢者既有大德復容貌美大俱俱然而君又使之在宗廟公庭親為萬舞是大失其所也鄭以為衛君擇人兮擇人兮為有方且祭祀之時使之當為萬舞又日之方中仲春之時使之在前列上頭而教國子弟習樂為此賤事

萬舞何休周舞毛干羽鄭干舞

正義曰萬舞名也謂之萬者何休云象武王以萬人定天下民樂之故名之耳商頌曰萬舞有奕般亦以武定天下蓋象湯之伐桀也何休指解周舞故以武王言之萬舞之名未必始自武王也以萬者舞之總名干戚與羽籥皆是故云以干羽為萬舞以祭山川宗廟宜干羽並有故云用之宗廟山川由山在外故云於四方變知萬舞為干舞不兼羽籥者以春秋云萬入去籥

別文公羊傳曰籥者何籥舞萬者何千舞言千則有戚矣禮記云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言籥則有羽矣籥師曰教國子舞羽吹籥羽籥相配之物則羽爲籥舞不得爲萬也以千戚武事故以萬言之孫毓亦云萬舞千戚也羽舞翟之舞也傳以千羽爲萬舞失之矣

傳云教國子日中爲期箋云春入學

知教國子弟者以言在前上處在前列上頭唯教者爲然祭祀之禮旦明而行事非至日之方

中始在前上處也傳言日中爲期則爲一日之

中非春秋日夜中也若春秋不當言爲期也故王肅云教國子弟以日中爲期欲其徧至是也箋在前至合舞正義曰公羊傳曰諸侯四佾則舞者爲四列使此碩人居前列上頭所以教國子諸子學舞者令法於已也周禮者皆春官大胥職文也彼注云學士謂卿大夫諸子學舞者版籍也大胥主此版籍以待當召聚學舞者卿大夫之諸子則案此籍以召之又云春入學者注

云春始以學士入學宮而學之合舞等其進退使應節奏月令仲春之月命樂正習舞入學者必釋菜以禮先師謂蘋藻之屬也此賢者非爲大胥也引此者以正此日之方中即彼春入學是矣

籥三孔六孔無正文故箋不改傳

鄭於周禮笙師及少儀明堂位注皆云籥如笛三孔此傳云六孔與鄭不同蓋以無正文故不復改傳

鄭以萬爲武舞籥爲文舞

異義公羊說樂萬舞以鴻羽取其勁輕一舉千里詩毛說萬以翟羽韓詩說以夷狄大鳥羽謹案詩云右手秉翟爾雅說翟鳥名雉屬也知翟羽舞也籥雖吹器舞時與羽並執故得舞名是以賓之初筵云籥舞笙鼓公羊傳曰籥者何籥舞是也首章云公庭萬舞是能武舞今又說其籥舞是又能爲文舞也

注精言厚漬興顏色之潤

澤者浸潤之名故信南山曰益之以霤霤既
既澤是也故此及終南皆云澤厚漬也言漬之
久厚則有光澤故以與顏色之潤是以終南箋
云如厚漬之丹言赤而澤

祭有昇鞞胞翟閭

祭有昇鞞胞翟閭寺者惠下之道皆祭統文彼
又云昇之爲言與也能以其餘昇於下也輝者
甲吏之賤者胞者肉吏之賤者翟者樂吏之賤
者閭者守門之賤者注云輝周禮作鞞

士則尸飲九而獻既祭乃賜知是樂吏

周禮鞞人亡庖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閭人王
宮每門四人寺人王之正內五人以庖人類之
則皆非府史不在獻又非士庖人於天子爲士
於諸侯故亦非士引之證此碩人亦樂吏故於
祭末乃見賜也知此亦是樂吏者以經云錫爵
若士則尸飲九而獻之不得既祭乃賜之故知
在惠下之中經云爵傳言散者禮器云禮有以
小爲貴者貴者獻以爵賤者獻以散祭統云尸

泉水

知以散爵獻士士猶以散爵爵賤無過散故
知不過一散

榛苓生得其所此碩人宜在王位

山有榛隰有苓榛木名下濕曰隰苓大苦箋云
榛也苓也生各得其所所以言碩人處非其位也
云誰之思西方美人箋云我誰思乎思周室之
賢者以其宜薦碩人與在王位西方之人毛云
乃宜在王位

衛女以父母終思歸寧而不得

泉水衛女思歸也嫁於諸侯父母終思歸寧而
不得故作是詩以自見也以自見者見己志也
國君夫人父母在則歸寧沒則使大夫寧於兄
弟衛女之思歸雖非禮思之至也

輶祭又名祖名道飲其側曰餞

輶祭則天子諸侯卿大夫皆於國外爲之大馭
云犯輶詩云取羝以輶聘禮云釋輶是也又名
祖聘禮及詩云出祖是也又名道曾子問云道
而出是也以其爲犯輶祭道路之神爲行道之

始故一祭而三名也皆先轅而飲餼乃後出宿
此先言出宿者見飲餼爲出宿而設祖而舍轅
即飲酒其側曰餼

三泉水與蝦蟆竹竿文同義異

此與蝦蟆竹竿文同而義異者以此篇不得歸
寧而自傷故爲由遠親親而望歸寧蝦蟆刺其
淫奔故爲禮自得嫁何爲淫奔竹竿以不見答
思而能以禮故爲出嫁爲常不可違禮詩者各
本其意故爲義不同

四古者將行既脂車又設鞶

載脂載鞶還車言邁脂鞶其車以還我行也箋
云言還車者嫁時乘來今思乘以歸正義曰占
者車不駕則脫其鞶故車鞶去間關車之鞶方
傳曰間關設鞶貌是也今將行既脂其車又設
其鞶故云脂鞶其車

五出同歸異爲肥泉

我思肥泉茲之永歎所出同所歸異爲肥泉箋
云茲此也自衛而來所渡水

其問

四君於已薄矣歸之於天勤身事之

己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箋云謂勤也詩人
事君無二志故自決歸之於天我勤身以事君
何哉忠之至正義曰君臣義合道不行則去君
於已薄矣猶勤身事之

五后夫人有女史彤管之法

靜女其變貽我彤管既有靜德又有美色又能
遺我以古人之法可以配人君也古者后夫人
必有女史彤管之法史不記過其罪殺之后妃
羣妾以禮御於君所女史書其日月授之以環
以進退之生子月辰則以金退之當御者以銀
環進之著于左手既御著于右手事無大小記
以成法箋云彤管筆赤管也正義曰傳以經云
貽我彤管是女史之事故具言女史之法也周
禮女史八人注云女史女奴曉書者其職云掌
王后之禮職掌內治之貳以詔后治內政逆內
宮書內令凡后之事以禮從夫人女史亦如之
此摠云后夫人必有女史彤管之法也

四衛宣非有蓬條戚施之病惡而比之

蓬條戚施本人疾之名故晉語云蓬條不可使俯戚施不可使仰是也但人口柔者必仰面觀人之顏色而爲辭似蓬條不能俯之人因名口柔者爲蓬條面柔者必低首下人媚以容色似戚施之人因名面柔者爲戚施故箋云蓬條口柔常觀人顏色而爲之辭故不能俯戚施面柔下人以色故不能仰也時宣公爲此二者故惡而比之非宣公實有二病故箋申傳意以爲口柔面柔也蓬條口柔戚施面柔釋訓文

四伐壽爭死此傳與左氏史記小異大同

傳因言二子爭死之由其言與相十六年左傳小異大同也此言慙伐於公傳言構伐子服虔云構舍其過惡亦是慙之也此言先待於隘傳言使盜待諸華服虔云莘衛東地則莘與隘一處也此言君命不可逃也壽竊其節而先往傳言壽子告之使行不可曰棄父之命惡用子矣有無父之國則可也及行飲以酒壽子載其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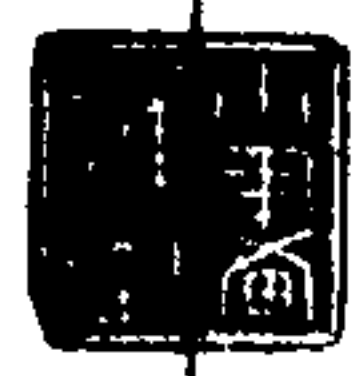
以先此文不足亦當如傳飲以酒也旌節不同蓋載旌旗以爲節信也衛世家所說與左傳略同云壽盜其白旄而先言白旄者或以白旄爲旌節也

四方伯謂州長亦謂牧衛宣公牧下二伯

王制云五國以爲屬屬有長十國以爲連連有帥三十國以爲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以爲州州有伯注云凡長皆因賢侯爲之殷之州長曰伯虞夏及周皆曰牧又曰千里之外設方伯公羊傳曰上無明天子下無賢方伯方伯皆謂州長則此方伯亦州長矣周謂之牧而云方伯者以一州之中爲長故云方伯牧下二伯不得云方伯也連率者即十國以爲連連有帥是也不言屬卒者舉其中也王制雖殷法周諸侯之數與殷同明亦十國爲連此詩周事有連率之文左傳曰晉侯享公公請屬鄫是周亦有連屬此宣公爲二伯非方伯又非連率而責不能脩之者以連帥屬方伯若諸侯有被侵伐者使其連

屬救之宣公為州伯佐方伯今黎侯來奔之不
使連率救已是不能脩方伯連率之職也何以
知宣公非州牧為方伯而以為牧下二伯者以
周之州長曰牧以長一方言之得謂之方伯未
有謂之州伯者此若是牧當言責衛牧

毛詩要義卷第二下



柏舟

毛詩要義卷第三

鄘風桑扈木匠

一 共伯死時第武公年已四十二以上

正義曰作柏舟詩者言其共姜自誓也所以自
誓者衛世子共伯蚤死其妻共姜守義不嫁言
衛世子者未成君故繫之父在之詞言世子別
於眾子言共伯者共謚伯字以未成君故不稱
爵言早死者謂早死不得為君不必年幼也世
家武公和篡共伯而立五十五年卒楚語曰昔
衛武公年九十有五矣猶箴儆于國則未必其

二

喪服傳

妻得適

人但不

嫁為善

死年九十五以後也則武公即位四十二以

上共伯是其兄則又長矣其妻蓋少猶可以嫁

喪服傳曰夫死妻稱子幼子無大功之親妻得

與之適人是於禮得嫁但不嫁為善故云

守義禮記云一與之齊終身不改故夫死不嫁

三 僖侯已葬仍云兩髦追本親在之飾

正義曰既夕禮云既殯主人脫髦注云兒生三
月剪髮為髻男角女羈否則男左女右長大猶
為之飾存之謂之髦所以順父母幼小之心至

此尸柩不見喪無飾可以去之髮之形象未聞
內則注云髮者用髮為之象幼時髮其制未聞
髮至眉亦無文故鄭云其制未聞脫髮諸侯小
歛而脫之此其伯之死時僕侯已葬去髮久矣
仍云兩髦者追本父母在之飾故箋引世子時
爽而朝明君在時事也髦者事父母之飾也若
父母有先死者於死三日脫之服闋又著之若
二親並沒則因去之矣玉藻云親沒不髦

四凡子事父母鵠鳴而朝不冠之飾

內則云子事父母鵠鳴而朝不冠之飾
士服也庶人以深衣然則命士以下亦於鵠鳴
之時朝者命士以下當勉力從事因早起而適
父母之所不主為朝也異官者則敬多故內則
注云異官崇敬是也但文王之為世子加隆焉
故鵠初鳴而至東門耳內則云子事父母鵠初
鳴咸鵠初鳴而後始鵠鳴冠纁纁端紳擯笏
謂命士以上父子異官昧爽而朝更不言衣服
之異則纁笏以下同故云亦櫛纁笏總拂髦冠

牆有茨

綾纓也禮記文王世子云親疾世子親齊玄冠
而養蓋亦衣玄端矣不并引端紳擯笏者以
證經之兩髦故盡首服而已士冠禮曰皮弁笄
爵弁笄注云有笄者屈組為紘無笄者纓而結
其條然則此冠言綾纓則無笄矣上言纁笏者
為纁而著笄也問喪曰親始死鵠斯注云鵠斯
當為笄纁是著纁必須笄也

五牆有茨主刺君故以宣姜繫於君

宣公卒惠公幼其庶兄頑然於惠公之母生子

五人齊子戴公文公宋桓夫人許穆夫人正義
曰此主刺君故以宣姜繫於君謂之君母鵠之
奔奔則主刺宣姜與頑亦所以惡公之不防閑
詩人主意異也

君薨

六此刺衛夫人而云陳人君之德從夫爵

故陳人君之德服飾之盛宜與君子偕老也夫
人宣公夫人惠公之母也人君小君也或者小
字誤作人耳正義曰以上篇君母是宣姜故知
此亦為宣公夫人夫妻一體婦人從夫之爵故

同名曰人君碩人傳曰人君以朱纁纁亦謂夫
人也夫人雖理得稱人君而經傳無謂夫人為
人君者故箋疑之云或者小字誤作人

■七箋謂象服榆翟闕翟君服則舜所云

象服是宜象服尊者所以為飾箋云象服者謂
榆翟闕翟也人君之象服則舜所云予欲觀古
人之象日月星辰之屬

■八副笄見周禮珈笄飾之最盛者

正義曰副者祭服之首飾追師掌王后之首服

九

鄭謂

如漢

搖上

又云

制未聞

為副編次言編若今假紒者編列他髮為之假
作紒形加於首上次者亦髣髴已髮相合
為紒故云所謂髮髣髴是編次所以異也以此笄
連副之飾是衡笄也故追師又云追衡笄注云
王后之衡笄皆以玉為之唯祭服有衡笄垂于
副之兩傍當耳其下以紒懸瑱是也編次則無
衡笄言珈者以玉珈於笄為飾后夫人首服之
尤尊故云珈笄飾之最盛者此副及衡笄與珈
飾唯后夫人有之卿大夫以下則無故云所以

別尊卑也箋以珈字從玉則珈為笄飾謂之
者珈之言加由副既笄而加此飾故謂之珈如
漢之步搖之上飾也步搖副之遺象故可以相
類也古今之制不必盡同故言古之制所有未
聞以言六珈必飾之有六但所施不可知據此
言六珈則侯伯夫人為六王后則多少無文也

■十傳以翟羽飾衣鄭注周禮繒彩為之

傳以翟雉名也今衣名曰翟故謂以羽飾衣猶
右手秉翟即執真翟羽鄭注周禮三翟皆刻繒

為翟雉之形而彩畫之以為飾不用真羽據
云自古衣飾山龍華蟲藻火粉米及周禮六服
無言以羽飾衣者羽施於旌旂蓋則可施於衣
裳則否蓋附人身動則卷舒非可以羽飾故鄭
義為長

■十一釋髮髣瑱瑱

昭二十八年左傳云有仍氏生女黠黑而甚美
光可以鑑名曰女婁服虔云髮美為髮詩云鬢
髮如雲其言美長而黑以髮美故云女婁是髮

爲黑髮也髡一名髮故云髡髮也說文云髮者髮也言已髮少聚他人髮益之哀十七年左傳曰衛莊公見已氏之妻髮美使髡之以爲呂姜髡是也不繫髡者言婦人髮美不用他髮爲髮而自繫美故云不用髮爲善既夕記云瑱塞耳充耳是也或曰充耳淇奥云充耳琇瑩是也以象骨搔首因以爲飾名之曰掃故云所以摘髮葛屨云佩其象掃

夏則裏衣縹緇之屬者

璫方璫其之展也蒙彼縹緇是絀絆也禮有展衣者以丹縠爲衣蒙覆也縹之縹者爲縹是當暑絺之服也箋云后妃六服之次展衣宜白縹緇之屬者展衣夏則裏衣縹緇此以禮見於君及賓客之盛服也展衣字之誤禮記作檀衣

以展覆絺當暑絀絆之服

毛以爲言夫人能與君子偕老者故服此璫方璫其鮮盛之展衣以覆彼縹緇之上縹緇是

服飾眉目頰角如此而人不辨

當暑絀去絺延烝熱之服也子之夫人非直服飾之盛又目視清明而眉目平廣且頰角豐滿而德以稱之誠如是德服相稱之人宜配君子故爲一國之美女方今夫人何爲淫亂失事君子之道而不爲美女之行乎

六服無明文孫毓鄭玄推次亦異

此傳言展用丹縠餘五服傳無其說丹縠亦不知所出而孫毓推之以爲縹衣赤綳程青關程黑鞠衣黃展衣赤縵衣黑鞠衣與麤同縵毛亦當色黃縵衣與男子之縵衣名同則亦宜黑然則六服逆依方色義或如毓所言以婦人尚華飾赤爲色之著因而右行以爲次故縹衣赤綳程青關程黑次鞠衣鞠衣宜白以爲疑於凶服故越取黃而展衣同赤因西方關其色故縵衣越青而同黑也箋不同傳故云后妃六服之次展衣宜白言宜者無明文周禮之注差之以爲然也內司服掌王后之六服縹衣綳程青關程黑衣展衣縵衣鄭司農云展衣白鞠衣黃縵衣黑

玄謂鞠衣黃桑服也色如麴塵象桑葉始生月
令三月薦鞠衣于先帝告桑事也祿者實祿衣
也男子之祿衣黑則是亦黑也六服備於此矣
以下推次其色則闕翟赤褕翟青褕衣玄是鄭
以天地四方之色差次六服之文

眉上下皆曰揚目上下皆曰清

以目視清明因名為清故此云清視清明也揚
者眉上之義名因名眉目曰揚故猗嗟云美目
揚芳傳曰好目揚眉是也既名眉為揚目為清
明因謂眉之上眉之下皆曰揚目之上目之下
皆曰清

唐有女蘿菟絲等六名

舍人曰唐蒙名女蘿女蘿又名兔絲孫炎曰別
三名郭璞曰別四名則唐與蒙或并或別故三
四異也以經直言唐而傳言唐蒙也類升傳曰
女蘿菟絲松蘿也則又名松蘿矣釋草又云蒙
王女孫炎曰蒙唐也一名兔絲一名王女則通
松蘿王女為六名

孟姜齊許申呂之長女庸六無文

知孟姜列國之長女者以衛朝貴族無姓姜者
故為列國列國姜姓齊許申呂之屬不斥其國
未知誰國之女也臣無墳外之文得取列國女
者春秋之世因聘逆更故得取焉言孟故知長
女下孟弋孟庸以孟類之蓋亦列國之長女但
當時列國姓庸弋者無文以言之

鸛鵲謂居有常匹表記證臣有逆命

序云鸛鵲之不若則以奔奔疆疆為相匹之善
故為居有常匹定本集注皆云居有常匹則為
俱者誤也表記引此證君命逆則臣有逆命故
注云疆疆奔奔爭鬪惡貌也

夫人亦得稱君

我以為君君國小君箋云小君謂宣姜正義曰
夫人對君稱小君以夫妻一體言之亦得曰君
襄九年左傳筮穆姜曰君其出乎

美衛文之詩善後來所作

春秋閔公二年冬狄人入衛衛懿公及狄人戰

漕平

于熒澤而敗宋桓公迎衛之遺民渡河立戴公以廬於漕戴公立一年而卒魯僖公二年齊桓公城楚丘而封衛於是文公立而建國焉正義曰作定之方中詩者美衛文公也衛國爲狄人所滅君爲狄人所殺城爲狄人所入其有遺餘之民東徙渡河暴露野次處於漕邑齊桓公攘去戎狄而更封之立文公焉國家殷富在文公末年故左傳曰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明其驟牝三千亦末年之事也此詩蓋末年始作或卒後爲之

衛或言滅或言敗春秋書狄入衛

正義曰此序摠說衛事故直云滅衛不必斥懿公載馳見懿公死而戴公立夫人之唁戴公時故言懿公爲狄人所滅實滅也而木瓜序云衛國有狄人之敗者敗滅一也但此見文公滅而復興載馳見國滅而唁兄故言滅木瓜見國敗而救之故言敗是文勢之便也閔二年左傳言滅經書入者賈逵云不與夷狄得志於中國杜

預云君死國散經不書滅者狄不能赴衛之君臣皆盡無復文告齊桓爲之告諸侯言狄已去言衛之存故但以入爲文詩則據實而言

衛狄戰于熒澤蓋河北亦有熒澤

言東徙渡河則戰在河北也禹貢豫州滎波既豬注云沅水溢出河爲澤今塞爲平地滎陽民猶謂其處爲滎澤在其縣東春秋魯閔公二年衛侯及狄人戰于滎澤此其地也如禹貢之注則當在河南時衛都河北狄來伐而禦之既敗而渡河在河北明矣故杜預云此滎澤當在河北但沅水發源河北入于河乃溢爲滎則沅水所溢被河南北故河北亦有滎澤但在河南多耳故指其潞水大颺則在豫州此戰於滎則在其北畔相連猶一物故云此其地也左傳又曰及敗宋桓公逆諸河宵濟衛之遺民男女七百有三十人益之以共滕之民爲五千人立戴公以廬於漕是宋桓迎衛之遺民渡河立戴公廬於漕之事杜預云廬舍也言國都上滅且舍於

此也

國狄入與文立皆十二月則戴公初立即卒此渡河處漕戴公時也傳唯言戴公之立不言其卒而世家云戴公申元年卒復立其弟文公二十五年文公卒案經傳二十五年衛侯燬卒其戴公之立其年即卒故云一年然則狄以十二月入衛懿公死其月戴公立而卒又文公立故閔二年傳說衛文公衣大布之衣大帛之冠服屢云戴公卒在於此年杜預云衛文公以此年冬立是也左疏戴公為君不過十數日耳
國戴公成君稱謚以衛滅不繫於先君戴公立未踰年而成君稱謚者以衛既滅而立不繫於先君故臣子成其喪而為之謚
國齊無攘戎之事成漕城楚丘即是春秋僖二年春王正月城楚丘左傳曰諸侯城楚丘而封衛是也引證齊桓公攘戎狄而封之木瓜序云敝而封之與此一也左傳無攘戎狄救衛之事此言攘戎狄者以衛為狄所滅民尚

畏狄閔二年傳曰齊侯使公子無虧帥車三百乘以戍漕至僖二年又帥諸侯城楚丘於是戎狄避之不復侵衛是亦攘戎之事不亦要與狄戰

國衛徙河南故鄭疑楚丘在東郡界中

定之方中作于楚宮定營室也方中昏正四方楚宮楚丘之宮也仲梁子曰初立楚宮也箋云楚宮謂宗廟也定星昏中而正於是可以營制宮室故謂之營室定昏中而正謂小室時其體與東壁連正四方正義曰鄭志張逸問楚宮今何地仲梁子何時人荅曰楚丘在濟河間疑在今東郡界中仲梁子先師魯人當六國時在毛公前然衛本河北至懿公滅乃東徙渡河野處漕邑則在河南矣又此二章升漕堦楚丘楚丘與漕不甚相遠亦河南明矣故疑在東郡界中杜預云楚丘濟陰成武縣西南屬濟陰郡猶在濟北故云濟河間也但漢之郡境已不同鄭疑在東郡杜云濟陰也毛公魯人而春秋時魯

有仲梁懷爲毛所引故言魯人當六國時蓋承
卽說而然

正定星中而正謂小雪時體與東壁連

釋天云營室謂之定孫炎曰定正也天下作官
室者皆以營室中爲正此言定星昏中而正四
方於是可以營制官室故謂之營室是取爾雅
爲說也然則毛不取記時而名營室者爲視其
星而正南北以營室室故謂之營室又云定星
昏而正中謂小雪時小雪者十月之中氣十二

月皆有節氣有中氣十月立冬節小雪中於此

時

此
壁宿
別在
東壁
東壁

月皆有節氣有中氣十月立冬節小雪中於此
時定星而正中也又解中得方者由其體與東
壁相成故得正四方以於列宿室與壁別星故
指室云其體又壁居南則在室東故因名東壁
釋天云燂甯之口營室東壁也孫炎曰燂甯之
口鄭則口開方營室東壁四方似口故因名云

三正月城楚丘以未冬至故云得時

此定之方中小雪時則在周十二月矣春秋正
月城楚丘穀梁傳曰不言城衛衛未遷則諸侯

先爲之城其城文公乃於其中營官室也建城
在正月則作室亦正月矣而云得時者在傳曰
凡土功水昏正而後日至而畢則冬至以前皆
爲土功之時以曆校之僖二年閏餘十七則閏
在正月之後正月之初未冬至故爲得時也箋
言定星中小雪時舉其常期耳非謂作其楚宮
即當十月也如此則小雪以後方興土功而禮
記云君子既蜡不興功者謂不復興農功而非
土功也月令仲秋云是月也可以築城郭建都
邑者秦法與周異仲冬云命有司曰土事無作
亦與左傳同然則左傳所云乃是正禮而召誥
於三月之下營洛邑之事於周之三月起土功
不依禮之常時者鄭志若趙商云傳所言者謂
庸時也周召之作洛邑因欲觀衆殷樂之與否
三毛傳度日以知東西視定極知南北鄭異
此度日出日入謂度其影也故公劉傳曰考於
日影是也其術則匠人云水地以縣置槩以縣
視以影爲規識日出之影與日入之景書參諸

日中之影考之極星以正朝夕注云日中之影最短者也極星謂北辰也是揆日瞻星以正東西南北之事也如匠人注度日出日入之影不假於視定視極而東西南北皆知之此傳度日出入以知東西視定極以正南北者考工之文止言以正朝夕無正南北之語故規影之下別言考之極星是視極乃南北正矣但鄭因屈橫度之繩即可以知南北故細言之與此不為乖也唯傳言南視定者鄭意不然何者以匠人云晝參諸日中之影不言以定星參之經傳未有以定星正南北者故上箋以定為記時異於傳也

四 官與室異名同實釋毛傳

釋官云官謂之室室謂之官郭璞曰皆所以通古今之異語明同實而兩名

傳室猶官也

五 箋以官為宗廟室為居室別先後

謂通而言之其對文則異故上箋楚宮謂廟此楚室謂居室別其文以明二者不同也故引出

禮曰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為先廡庫為次居室為後明制有先有後別設其文也縣與斯干皆述先作宗廟後營居室也

六 植六木於宮中為琴瑟備

釋木云椅梓也舍人曰梓一名椅郭璞曰即楸也湛露曰其桐其椅桐椅既為類而梓一名椅故以椅桐為梓屬言梓屬則椅梓別而釋木椅梓為一者陸璣云梓者楸之疏理白色而生子者為梓梓實桐皮曰椅則大類同而小別也箋云樹此六木於宮中明其別也又云其長大可伐以為琴瑟言豫備也

七 有九能可以為大夫

升彼虛矣以望楚矣望楚與堂景山與京虛漕虛也楚丘有堂邑者景山大山京高丘也箋云自河以東夾於濟水文公將徙登漕之虛以望楚丘觀其旁邑及其丘山審其高下所依倚乃後建國焉慎之至也建邦能命龜田能施命作器能銘使能造命升高能賦師旅能誓山川能

說喪紀能誅祭祀能語君子能此九者可謂有德音可以爲大夫建邦能命龜者命龜以遷求吉之意若少牢史述曰假爾大筮有常孝孫某來日丁亥用薦歲事于皇祖伯某以某妃配某氏尚饗士喪卜曰哀子某卜葬其父某甫考降無有近悔如此之類也建邦亦言某事以命龜但辭亡也田能施命者謂於田獵而能施教命以設誓若士師職云三曰禁用諸田役注云禁則軍禮曰無于車無自後射其類也大司馬職云斬牲以左右徇陳曰不用命者斬之是也田所以習戰故施命以戒衆也作器能銘者謂既作器能爲其銘若栗氏爲量其銘曰時文思索允臻其極嘉量既成以觀四國永啓厥後茲器維則是也大戴禮說武王盤盂几杖皆有銘此其存者也銘者名也所以因其器名而書以爲戒也使能造命者謂隨前車應機造其辭命以對若屈完之對齊侯國佐之對晉師君無常辭也升高能賦者謂升高有所見能爲詩賦其形

狀鋪陳其事勢也師旅能誓者謂將帥能誓戒之若鐵之戰趙鞅誓軍之類山川能說者謂行過山川能說其形勢而陳述其狀也鄭志張逸問傳曰山川能說何謂答曰兩讀或云說者說其形勢或云述者述其古事則鄭爲兩讀以義俱通故也喪紀能誄者謂於喪紀之事能累列其行爲文辭以作謚若子囊之誄楚恭之類故曾子問注云誄累也累列生時行迹以作謚是也祭祀能語者謂於祭祀能祝告鬼神而爲言語若荀偃禱河蒯聃禱祖之類是也知升漕壚蓋地有故墟高可登之以望猶僖二十八年左傳稱晉侯登有莘之墟也升墟而并望楚堂明其相近故言楚丘有堂邑楚丘本亦邑但今以爲都故以堂繫楚丘而言之釋詁云京大也故知景山爲大山京與山相對故爲高丘釋丘云絕高爲之京郭璞曰人力所作也又云非人爲之丘郭璞曰地自然生則丘者自然而有京者人力所爲形則相類故云京高丘也

九州

楚丘西有河東有濟故鄭云夾於濟水

禹貢云導流水東流為濟入于河溢為滎東出于陶丘北又東至于荷又東北會于汶是濟自河北而南入於河又出而東楚丘在於其間西有河東有濟故云夾於濟水

四

後雖遷帝丘不害為允臧

此卜云終吉而僖三十一年又遷于帝丘而言終善者卜所以決疑衛為狄人所滅國人分散文公徙居楚丘與復祖業國家殷富言莫如之後自更以時事不便而遷何害終然允臧也

四

馬三千過制國人美其能富

駉牝三千馬七尺曰駉駉馬與牝馬也箋云國馬之制天子十有二閑馬六種三千四百五十六匹邦國六閑馬四種千二百九十六匹衛之先君兼邠鄘而有之而馬數過禮制今文公滅而復興徙而能富馬有三千雖非禮制國人美之

四

蟠螭即虹鮮盛為雄虹闇為雌蜺

蟠螭

龍鼠

詩序

釋天云蟠螭謂之雩蟠螭虹也郭璞曰俗名為美人音義云虹雙出色鮮盛者為雄雄曰虹闇者為雌雌曰蜺此與爾雅字小異音實同是為虹也序云止奔而經云莫之敢指是虹為淫戒月令孟冬虹藏不見則十月以前當自有虹言由夫婦過禮者天垂象因事以見戒

四

隳亦虹與日互為東西不在日傍

視稷注云隳虹也詩云朝隳于西則隳亦虹也言升氣者以隳升也由升氣所為故號虹為隳鄭司農亦云隳者升氣是也上蟠螭虹也色青赤因雲而見此言兩微則與彼同也視稷掌十輝之法以觀妖祥注云輝謂日光氣也則隳亦日之光氣矣蟠螭亦日光氣但日在東則虹見西方日在西方虹見東方無在日傍之時

四

衛又能正羣臣而在位承敝化序文不順

正義曰作相鼠詩者刺無禮也由衛文公能正其羣臣使有禮儀故刺其在位有承先君之化無禮儀者在位無禮儀文公不黜之者以其承

千旌

先君之化弊風未革身無大罪不可廢之故也

四賢者告善謂處士

衛文公臣子多好善賢者樂告以善道也賢者時處上也正義曰以臣子好善賢者告之則賢者非巨子故云處士也士者男子之大稱言處者處家未仕為官鄉飲酒注云賓介處士賢者鄉大夫賓之以獻於君是求仕也

四大夫得在浚郊由世官食邑於浚

大夫得言在浚之郊則此臣子食邑於浚也

以得食邑者由古者臣有武功世其官邑故左傳曰官有世功則有官茲邑亦如之是有功之臣得世官邑也有功世邑則宜為卿故舉旌言之

四卿有建旗時旗有旌摠名旌

凡旌旗有軍服者畫異物然則平常建旃出軍則建旗是卿有建旗之時旗亦有旌二章互文也言旌則有旌旌言旗則亦有旌矣卒章言旌傳曰析羽為旌於周禮則遊車之所載卿而

得建旌者卿射記注云旌摠名也爾雅云注旌首曰旌則千旌千旌一也既設旌終有旌旗之稱未設旌終空有析羽謂之旌卿建旌者設旌終而載之遊車則空載析羽無旌終也

四天子之州長中大夫諸侯州長士

周礼州長中大夫天子之州長也卿射目錄云州長射於州序之禮經曰釋獲者執鹿中記云士則鹿中是諸侯之州長士也言之屬者見鄉遂官非一司常云師都建旗州里建旗縣鄙建

四

護之

卿大夫

大則遠

亦大夫

旌注云師都六鄉六遂大夫也如鄭之意鄉遂同建旗則六鄉內州長黨正遂內鄭長里宰同建旗遂內縣鄙鄉內族師問比同建旌諸侯之鄉亦大夫故鄉飲酒目錄云諸侯之鄉大夫三年賓賢能之禮是鄉為大夫則遂亦大夫也其縣與州長班同則亦士也黨鄙在州縣之下或亦為士鄭族以下卑則皆非士矣

四之謂服馬四轡加一駟馬則益一轡

素絲組之良馬五之總以素絲而成組也駟馬

五轡箋云以素絲縷縫組於旌旗以爲之飾五之者亦謂五見之也正義曰凡馬士駕二既文禮云公賄以兩馬是也大夫以上駕四四馬則八轡矣駟馬五轡者御車之法駟馬內轡納於缺唯執其外轡耳駟馬執一轡服馬則二轡俱執之所謂六轡在手也此經有四之五之六之以御馬喻治民馬多益難御故先少而後多傳稱漸多之由爲說從內而出外上章四之謂服馬之四轡也此章加一駟馬益一轡故言五之也下章又加一駟更益一轡故六之也據上四之爲服馬此加一駟乃有五故言五轡也王肅云古者一轡之車駕三馬則五轡其大夫皆一轡車夏后氏駕兩謂之麗殷益以一駟謂之駟周人又益一駟謂之駟本從一駟而來亦謂之駟經言駟則三馬之名又孔晁云作者蓋言三王之法此似述傳非毛旨也何則馬以引重左右當均一轡車以兩馬爲服傍以一馬駟之則偏而不調非人情也株林曰乘我乘駟傳曰

大夫乘駟則毛以大夫亦駕四也且殷之制亦駕四故王基云商頌曰約軼錯衡八鸞鏘鏘是殷駕四不駕三也又異義天子駕數易孟京春秋公羊說天子駕六毛詩說天子至大夫同駕四士駕二詩云四驂彭彭武王所乘龍旂承祀六轡耳耳魯傳所乘四牡駟駟周道倭遲大夫所乘謹案禮王度記曰天子駕六諸侯與卿同駕四大夫駕三士駕二庶人駕一說與易春秋同玄之聞也周禮校人掌王馬之政凡頒良馬而養乘之乘馬一師四圉四馬爲乘此一圉者養一馬而一師監之也尚書顧命諸侯入應門皆布乘黃朱言獻四黃馬朱鬣也既實周天子駕六校人則何不以馬與圉以六爲數顧命諸侯何以不獻六馬王度記曰大夫駕三經傳無所言是自古無駕三之制也

載駟
許穆夫人賦載駟鋪陳其志曰賦正義曰此載駟詩者許穆夫人所作也閔念其宗族之國見滅自傷不能救之所以鋪陳其志

賦作詩名曰賦左傳曰許穆夫人賦載馳是也此思歸唁其兄首章是也又義不得二章以下是也此實五章故左傳叔孫豹鄭子家賦載馳之四章四猶未卒明其五也然彼賦載馳義取控引大國今控引大邦乃在卒章言賦四章者杜預云并賦四章以下賦詩雖意有所主欲為首引之勢并上章而賦之也左傳服虔注載馳五章屬鄘風許夫人閔衛滅戴公失國欲馳驅而唁之故作以自痛國小力不能救在禮婦人父母既沒不得寧兄弟於是許人不嘉故賦二章以喻思不遠也許人尤之遂賦三章以卒章非許人不聽遂賦四章言我遂往無我有尤也服氏既云載馳五章下歷說唯有四章謂除首章而更有二章即此二章三章是也凡詩之作邦為四首尾接連未有除去首章更為次第者也服氏章義此言無所案據正以傳有四章之言故為此釋四并五不如杜氏并賦之說也

君奔國喪或國存君死皆曰滅

君死於位曰滅公羊傳文也春秋之例滅有二義若國被兵寇敵人入而有之其君雖存而出奔國家多喪滅則謂之滅故左傳曰凡勝國曰滅齊滅譚譚子奔莒狄滅溫溫子奔衛之類是也若本國雖存君與敵戰而死亦謂之滅故云君死於位曰滅即昭二十三年胡子髡沈子逞滅之類是也

十二月而卒凡其麥三四月時思衛此時宋桓公迎衛之遺民立戴公是夫人所姪不須問矣又於時十一月也草木已枯野無生麥而云問所控引言欲觀麥者夫人志在唁思歸訪問非是全不知也又思欲嚮衛得於三月四月民飢麥盛之時出行其野不謂當今十二月也

平王命武公為公而云卿士公蓋兼官賓之初筵云武公既入而作是詩也則武公當幽王之時已為卿士矣又世家云武公將兵佐周平戎甚有功平王命為公則平王之初未命

為公亦為卿士矣此云入相于周不片其時之
王或幽或平未可知也若平王則為公而云卿
士者卿為典事公其兼官故顧命注兼官以
六卿為正次

正史記謂衛武殺兄篡國

諸言美者美所施之政教此則論質美德盛學
問自脩乃言美其身之德故叙者異其文也案
世家武公以其賂賂士以襲攻共伯而殺兄篡
國得為美者美其逆取順守德流於民故美之
齊桓晉文皆篡弑而立終建大功亦此類也

正切磋琢磨瑟備赫喧

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匪文章貌治骨
曰切象曰磋玉曰琢石曰磨道其學而成也聽
其規諫以自脩如玉石之見琢磨瑟兮備兮赫
兮喧兮瑟矜莊貌備寬大也赫有明德赫赫然
喧威儀容止宣著也正義曰視彼淇水隈曲之
內則有王芻與芻竹猗猗然美盛以興視彼衛
朝之上則有武公質美德盛然則王芻芻竹所

以美盛也由後淇水浸潤之故武公所以德盛
者由得康叔之餘烈故又言此有斐然文章之
君子謂武公能學問聽諫以禮自脩而成其德
美如骨之見切如象之見磋如玉之見琢如石
之見磨以成其實器而又能瑟兮顏色矜莊備
兮容裕寬大赫兮明德外見喧兮威儀宣著有
斐然文章之君子盛德之至如此故民稱之終
不可以忘兮

正道學自脩大學與爾雅同此文

釋器云骨謂之切象謂之磋玉謂之琢石謂之
磨此其對例耳白圭之玷尚可磨則玉亦得稱
磨也故下箋云圭璧亦琢磨傳既云切磋琢磨
之用乃云道其學而成也指解切磋之喻也又
言而能聽其規諫以禮自脩飾如玉石之見琢
磨則唯解琢磨無切磋矣此經文相似傳必知
分為別喻者以釋訓云如切如磋道學也郭璞曰
骨象須切磋而為器人須學問以成德又云如
琢如磨自脩也郭璞曰玉石之被琢磨猶人自

脩飾也禮記大學文同爾雅是其別喻可知

六 會弁毛以皮弁會髮鄭弁縫

充耳琇瑩會弁如星充耳謂之瑱琇瑩美石也天子玉瑱諸侯以石弁皮弁所以會髮髮會謂弁之縫中飾之以玉璫璫而處狀似星也天子之朝服皮弁以日視朝傳天子至會髮正義曰案冬官玉人職云天子用全上公用龍侯用璚伯用將鄭注云公侯四玉一石伯子男三玉二石由此言之此傳云諸侯以石謂玉石雜也

禮記云周弁殷哂夏收言收者所以收髮則此言會者所以會髮可知筮會至視朝正義曰弁師云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璫注云會縫中也皮弁之縫中每貫結五采玉十二以為飾謂之璫詩云會弁如星又曰其弁伊其綦是也此云武公所服非爵弁是皮弁也皮弁而言會與弁師皮弁之會同故云謂弁之縫中也

七 武公畿外諸侯入相自以本爵為等

皮弁則侯伯璫飾七子男璫飾五玉亦三采武

公本畿外諸侯入相於周自以本爵為等則王用三采而璫飾七故云飾之以玉璫璫而處狀似星若非外土諸侯事王朝者則卿璫飾六大夫璫飾四及諸侯孤卿大夫各依命數並玉用二采其章弁飾與皮弁同

八 首章璫磨末章成器鄭云亦道其學而成金錫練而精圭璧性有質箋云圭璧亦璫磨四者亦道其學而成也正義曰此與首章互文首章論其學問聽諫之時言如器未成之初須磨此論道德既成之時故言如圭璧已成之器傳以金錫有其質練之故益精圭璧有其質磨乃成器故箋云圭璧亦璫磨四者亦道其學而成之

九 侯伯子男入為王官乘本車服

卿士車云倚重較者則較謂車兩傍今謂之平較案大車以子男入為大夫得乘子男車服則此重較謂

侯伯之車也但周禮無重輶單較之文

王肅以道自誓或得傳言鄭不忘君惡

考槃至弗謏正義曰此篇毛傳所說不明但諸言碩人者傳皆以為大德之人卒章碩人之軸傳訓軸為進則是大德之人進於道義也推此而言則寬馮之義皆不得與箋同矣王肅之說皆述毛傳其注云題窮山澗之間而能成其樂者以大人寬馮之德故雖在山澗獨樂而覺獨言先王之道長自誓不敢忘也美君子執德弘信道篤也歌所以詠志長以道自誓不敢過差其言或得傳言今依之以為毛說鄭以為成樂在於澗中而不仕者是形貌大人寬然而有虛乏之色既不為君用飢之退廬故獨樂而覺則言長自誓不忘君之惡莊公不用賢者反使至飢困故刺之

以毛以馮為寬大軸為進鄭為飢為病

以寬馮及軸言碩人之飢狀則碩人是其形也故云形貌大人不以寬為寬德者以卒章言

為病反以類此故知為虛之之色也不論其有德之事者以怨君不用賢有德可知

弗過弗敢過差弗告無所告語鄭易之

永矢弗過箋云弗過者不復入君之朝也永矢弗告無所告語也箋云不復告君以善道

夫人當翟衣今衣錦加絮在塗之服

玉藻云禪為絢故知絮禪衣也又解國君夫人當翟衣而嫁今言錦衣非翟衣則是在塗之所服也錦衣所以加絮者為其文之大著也故中

庸云衣錦尚絢惡其文之大著是也此夫人錦衣為在塗之服半云錦衣錦裳庶人之妻嫁時之服非為在塗與夫人異也士昏禮云女次紃衣纁褙士禮故不用錦衣庶人之妻得與夫人同者賤不嫌也

歷陳夫人父夫兄弟以明正嫡

太子居東宮因以東宮表太子故左傳曰娶於東宮得臣之妹服虔云得臣齊世子名居東宮是也繫太子言之明與同母見夫人所生之貴

故箋云兄弟皆正大

一邢譚皆姊妹之夫談私互言之

釋親云男子謂女子先生為姊後生為妹妻之姊妹同出為姨女子謂姊妹之夫為私孫炎曰同出俱已嫁也私無正親之言然則謂吾姨者我謂之私邢侯譚公皆莊姜姊妹之夫互言之耳春秋譚子奔莒則譚子爵言公者蓋依臣子之稱便文耳

二膏凝曰脂爾雅作冰脂

傳如脂之凝正義曰以脂有凝有釋散文則膏脂皆摠名對例即內則注所云脂肥凝者釋者曰膏釋器云冰脂也孫炎曰膏凝曰脂

三頌即頤頤蟪蟪即蝸一蟲六名

頌一名頤故禮記曰其頤五寸又名頤士冠禮云緇布冠頤頤蟪蟪也蟪蟪也蟪蟪也蝸蝸也桑蠶也蝸也一蟲而六名也以在木中白而長故以此頤今定本云蟪蟪蝸也無蟲字與爾雅合

外瓢犀爾雅作瓢棲

傳瓢犀瓢辨正義曰釋草云瓢棲辨也今定本亦然孫炎曰棲瓢中辨也棲與犀字異音同

四手膚領齒舉全物首眉指一體

釋蟲云瓢蟪蟪舍人曰小蟪也青青者某氏曰鳴蟪蟪者孫炎曰方言云有文者謂之蟪郭氏曰如蟪而小有文是也此蟲額廣而且方此經手膚領齒舉全物以比之故言如蟪首蛾眉則指其體之所以故不言如也

五倩好口輔盼黑白分

正義曰以言巧笑之狀故知好口輔也左傳曰輔車相依服虔云輔上頤車也與牙相依則是牙外之皮膚頤下之別名也故易云感其輔頤舌明輔近頤也而非頤也笑之貌美在於口輔故連言之美目盼兮盼白黑分

六鄭以說于農郊說當作穠毛不破字

碩人教教說于農郊教教長貌農郊近郊箋云教教猶頤頤也說當作穠禮春秋之穠讀皆宜同衣服曰穠今俗語然此言莊姜始來更正衣

服于衛近郊毛於詩皆不破字明此說爲舍孫
毓述毛云說之爲舍常訓也箋云云以禮施於
死者故引俗語證之

注毛惟釋車制鄭云用嫡夫人正禮

四牡有驕朱纁鑣鑣翟裼以朝驕壯貌纁飾也
人君以朱纁鑣肩汗且以爲飾鑣鑣盛貌翟翟
車也夫人以翟羽飾車第蔽也箋云此又言莊
姜自近郊既正衣服乘是車馬以人君之朝皆
用嫡夫人之正禮今而不答

公祔以贈死鄭因謂衣服爲祔

類前章衣錦娶衣謂在塗之服明至近郊更正
翟衣而入國故爲祔不言聲之誤從可知士喪
禮云兄弟未以祔進雜記云祔者曰寡君使其
祔此禮之祔春秋文九年秦人來歸僖公成風
之祔隱元年公羊傳曰衣被曰祔穀梁傳曰衣
衾曰祔此春秋之祔也祔於農郊之祔與禮及
春秋之祔讀皆同也禮與春秋之祔謂之衣服
曰祔贈死者故何休云祔猶遺也以衣服可以

遺人因謂衣服爲祔雖遺吉之衣服亦謂爲祔
今俗語猶然以禮文施於死者故引俗語以證之

一大夫早退以君夫人聽治事同

釋大夫所以早退之意而兼言夫人者以君聽
外治夫人聽內職事與君皆同大夫退然後罷
故連言之玉藻云君日出而視朝退適路寢聽
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適小
寢即是罷也又昏義曰天子聽外治后聽內職
夫人之於國與后同故知聽內事於正寢君出
視朝事畢乃之路寢以待大夫之所諮決事之
多少大夫所主故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罷
箋云無使君勞倦者君夫人新爲妃耦宜親親
之故也

二毛以鱣爲鯉鮪爲鮓郭以爲四魚

鱣鯉鮓鮓謂魚有二名釋魚有鯉鱣舍人曰鯉
一名鱣郭璞曰鯉今赤鯉魚也鱣大魚似鱣而
短鼻二在頷下體有邪行甲無鱗肉黃大者長
二三丈今江東呼爲黃魚即是也釋魚又有鮓

鮓孫炎曰鯉一名鮓郭璞曰鯉今鯉鯉白魚
別名鯉江東通呼鮓為鯉舍人以鯉鯉為一魚
孫以鯉鮓為一魚郭璞以四者各為一魚陸璣
云鯉鮓出江海三月中從河下頭來上鯉身形
似龍銳頭口在額下背上腹下皆有甲縱廣四
五尺今於盟津東石磧上釣取之大者千餘斤
可炙為臠又可為鮓魚子可為鮓鮓魚形似鯉
而青黑頭小而尖似鐵鉋整口亦在額下其甲
可以摩薑犬者不過七八尺益州人謂之鯉鮓
大者為王鮓小者為鮓鮓一名鮓肉色白味不
如鯉也今東萊遼東人謂之尉魚或謂之仲明
仲明者樂浪尉也溺死海中化為此魚如陸之
言又以今語驗之則鯉鮓鯉鮓皆異魚也故郭
璞曰先儒及毛詩訓傳皆謂此魚有兩名今此
魚種類形狀有殊無緣強合之為一物是郭謂
毛傳為誤

毛云段蘆葦亂李巡蘆亂一郭異

蘆葦亂李巡釋草文李巡曰分別葦類之異名

蘆曰蘆葦也亂似葦而小如李巡云蘆葦亂其
一草如郭云則蘆葦亂別草太車傳曰蘆葦也蘆
之初生則毛意以蘆葦為一草也陸璣云蘆葦
謂之荻至秋堅成則謂之荻其初生三月中其
心挺出其下本大如箸上銳而細揚州人謂之
馬尾以今語驗之則蘆葦亂別草也

蘆傳皆以抱布為幣不訓泉

布之書也抱布買絲民也書也書之書也
幣也書之書也所以買買物也李春始書其

書外府注云布泉也其藏曰泉其行曰布取
名於水泉其流行無不徧權弓注云古者謂錢

為泉布所以通布貨財泉亦為布也知此布非
泉而言幣者以言抱之則宜為幣泉則不宜抱

之也載師鄭司農云里布者布參印書廣二寸
長二尺以為幣買物引詩云抱布買絲抱此

布也司農之言事無所出故鄭易之云司以一
里二十五家之泉也此布幣謂絲麻布帛之布

幣者布帛之名故鹿鳴云實幣帛筐篚是也

無所出
書為幣
布參印

八 頓丘謂形如覆敦字異同音頓

傳丘一成為頓丘正義曰釋丘云丘一成為敦丘再成為陶丘三成為崐崘丘孫炎曰形如覆敦敦器似盂郭璞曰成猶重也周禮曰為壇三成又云如覆敦者敦丘孫炎曰丘一成之形象也郭璞曰敦孟也音頓與此字異音同

九 龜與卦皆有繇辭

爾卜爾筮體無咎言龜曰卜著曰筮體兆卦之體筮云爾女也復關既見此婦人告之曰我卜

女筮女宜為室家矣兆卦之繇無凶咎之辭言其皆吉又誘定之正義曰傳以經卜筮並言故兼云兆卦之體謂龜兆筮卦也左傳云其繇曰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是龜之繇易曰困于石據于蒺藜是卦之繇也二者皆有繇辭

十 士猶可說女惟以貞信為節

士之耽兮猶可說也女之耽兮不可說也箋云說解也士有百行可以功過相除至於婦人無事維以貞信為節

十一 知是鵲鳩以炁見桑葢食過則醉

釋鳥云鵲鳩鵲鳩其氏曰春秋云鵲鳩氏司事春來冬去孫炎曰一名鳴鳩月令云鳴鳩拂其羽郭璞曰似山鵲而小短尾青黑色多聲宛彼鳴鳩亦此鳩也陸璣云班鳩也爾雅鳩類非一知此是鵲鳩者以鵲鳩冬始去今秋見之以為喻故知非餘鳩也鳩食榘過時者謂食之過多故醉而傷其性

十二 婦人車飾幃裳亦名童容有褻

幃裳一名童容故巾車云重翟程安車皆有容蓋鄭司農云容謂檐車山東謂之裳幃或曰童容以幃障車之傍如裳以為容飾故或謂之幃裳或謂之童容其上有蓋四傍垂而下謂之檐故雜記曰其轎有褻注云褻謂轎中邊緣是也然則童容與檐別司農云謂檐車者以有童容上必有檐故謂之為檐車也此唯婦人之車飾為然故士昏禮云婦車亦如之有檐是也幃裳在傍渡水則濕言已雖知汝貧猶尚冒此深

水漸車之難而來明已專心於汝故責復關
二意也

二婦者有姑之辭禮亦對舅

正義曰公羊傳曰稱婦有姑之辭傳以國君無父故云有姑其實婦亦對舅故士昏禮云贊見婦於舅姑是也

三男女未冠笄皆總角謂結髮為兩角

正義曰甫田云總角小兮未幾見兮突而弁兮是男子總角未冠則婦人總角未笄也故箋云

我為童女未笄內則亦云男女未冠笄者總角於纓以無笄直結其髮聚之為兩角故內則注云收髮結之甫田傳云總角聚兩髦也箋言結髮宴然之時解經總角之宴經有作小者因甫田總角小方而誤也定本作宴

四惠公即位蓋年十五六

正義曰經言童子則惠公時仍幼童童者未成人之稱年十九以下皆是也閔二年左傳曰初惠公之即位也少杜預云蓋年十五六杜氏以

言初衛宣公烝於夷姜生伋子為之娶於齊而美公娶之生壽及朔言為之娶於齊則宣公已即位也宣公以隱四年冬立假令五年即娶齊女至桓十二年見經凡十九年而朔尚有兄壽則宣公即位三四年始生惠公也故疑為十五六也且此自謂有才能則非身幼也經云能不我知是自謂有才能刺之而言容璵之美故知但習威儀不知為政以禮

五人君治成人之事雖童子猶佩觿

童子佩觿觿所以解結成人之佩也人君治成人之事雖童子猶佩觿早成其德容焉遂焉垂帶悸兮容儀可觀佩玉遂遂然垂其紳帶悸悸然有節度箋云容容力也遂瑞也言惠公佩容刀與瑞及垂紳帶三尺則悸悸然行止有節度然其德不稱服正義曰內則云子事父母左佩小觿右佩大觿下別云男女未冠笄者故知成人之佩內則注云觿貌如錐以象骨為之是可解結也又解童子而得佩成人之佩者由

一
身
二
身
三
身
四
身
五
身
六
身
七
身
八
身
九
身
十
身
十一
身
十二
身
十三
身
十四
身
十五
身
十六
身
十七
身
十八
身
十九
身
二十
身
二十一
身
二十二
身
二十三
身
二十四
身
二十五
身
二十六
身
二十七
身
二十八
身
二十九
身
三十
身
三十一
身
三十二
身
三十三
身
三十四
身
三十五
身
三十六
身
三十七
身
三十八
身
三十九
身
四十
身
四十一
身
四十二
身
四十三
身
四十四
身
四十五
身
四十六
身
四十七
身
四十八
身
四十九
身
五十
身

一
身
二
身
三
身
四
身
五
身
六
身
七
身
八
身
九
身
十
身
十一
身
十二
身
十三
身
十四
身
十五
身
十六
身
十七
身
十八
身
十九
身
二十
身
二十一
身
二十二
身
二十三
身
二十四
身
二十五
身
二十六
身
二十七
身
二十八
身
二十九
身
三十
身
三十一
身
三十二
身
三十三
身
三十四
身
三十五
身
三十六
身
三十七
身
三十八
身
三十九
身
四十
身
四十一
身
四十二
身
四十三
身
四十四
身
四十五
身
四十六
身
四十七
身
四十八
身
四十九
身
五十
身

君治成人之事故使得佩以早成其德故也
書注云人君十二而冠佩為成人則似十二以
上要人君雖未十二亦治成人之事不必至冠
也此解觿以成人自當佩之不必國君為父母
在乃服也下章鞞亦佩時有之舉以言焉不必
國君常佩傳以此三者皆言其故各為其狀若
經曰容止可觀大東云鞞鞞佩璫璫本所佩之
物因為其貌故言佩玉璫璫然帶之垂者唯有
紳耳故知垂其紳帶也悻悻然有節度也三者
之辭箋以容及璫與帶相類皆指體言也故為
容刀與瑞知紳帶垂三尺者禮記玉藻云紳長
制三尺是也行止有節度亦摠二者之辭
釋鞞 鞞拾遂極之同異
童子佩鞞鞞璫也能射御則佩鞞箋云鞞之言
沓所以強沓手指正義曰傳云玦者以禮及詩
言決拾車攻傳曰決鉤弦也繕人注云玦挾矢
時所以持弦飾也著右手巨指引士喪禮曰玦
用正王棘若擇棘則天子用象骨為之著右臂

大指以鉤弦聞體大射士喪注皆然以士用
故推以上用骨大射注諸侯亦用象骨以大夫
用骨不必用象彼注云鉤弦與車攻傳同則一
也拾一名遂以遂為之著於左臂所以遂弦與
玦別鄭以禮無以鞞為玦者故易之為沓士喪
禮曰續極二注云極猶放弦也以沓指放弦令
不挈也生者以朱韋為之而三死用續又二明
不用也知生用朱韋而三者大射云朱極三注
云以朱韋為之食指將指無名指小指短不用
此是強沓手指也車攻云決拾既飲箋云手指
相比次亦謂巨指既著玦左臂加拾右手指又
著沓而相比次也

母出與廟絕 父雖死不可反
正義曰作河廣詩者宋襄公母本為夫所出而
歸於衛及襄公即位思欲嚮宋而不能止以義
不可往故作河廣之詩以自止也左傳云公子
頑烝於宣姜生文公及宋桓夫人故知文公之
母襄公桓公之子故知襄公之母今定本無襄

公之母四字然子無出母之道故知當相公之時生襄公而出今繫之襄公言母歸者明思而不止當襄公時故云襄公即位夫人思宋也所以義不得往者以夫人爲先君所出其子承父之重與相爲一體母出與廟絕不可以私反故義不得也大戴禮及家語皆云婦有七出

出后夫人無出雜記春秋有出夫人

諸侯之夫人雖無子不出以嬪妾既多不爲絕嗣故易同人注云天子諸侯后夫人不出是也

知者以春秋魯夫人無子多矣皆不出若犯餘六出則去故雜記有出夫人禮又春秋杞伯姬來歸及此宋桓夫人皆是也主后犯出則廢之而已皆不出非徒無子故易鼎卦注云嫁於天雖失禮無出道遠之而已以天子天下爲家其出無所出故也

自河南適宋不渡河假渡爲辭

誰謂河廣一葦杭之杭渡也箋云誰謂河水廣一葦加之則可以渡之喻彼也令我之不渡

實自不往耳非爲其廣此假有渡者之辭非喻夫人之嚮宋渡河也何者此文公之時衛已在河南自衛適宋不渡河宋去衛甚遠故杜預云宋今梁國睢陽縣也言跋足可見是喻近也

小船曰刀說文作𦨇

箋小船曰刀正義曰上言一葦梓枻之小此刀宜爲舟船之小故云小船曰刀說文作𦨇𦨇小船也字異音同劉熙釋名云三百斛以上曰艇三百斛曰刀江南所謂短而廣安不傾危者也

伯方傳謂魯桓五年四國從王伐鄭

伯方刺時也言君子行役爲王前驅過時而不反焉衛宣公之時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伯也爲王前驅久故家人思之正義曰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春秋桓五年經此時當宣公鄭啓臨碩引公羊之文言諸侯不得專征伐有從天子及伯者之禮然則宣公從王爲得其正以兵屬王節度不由於衛君而以過時刺宣公者諸侯從王雖正其時天子微弱不能使衛侯從

已而宣公自使從之據其君 過時不反實宣
公之由故主責之宣公而去利時者也

國毛云州伯鄭云君子字

伯方揭方邦之桀方伯州伯也揭武貌桀特立
也箋云伯君子字也桀英桀言賢也正義曰言
為王前驅則非賤也言伯方故知為州伯謂
州里之伯若牧下州伯則諸侯也非衛侯所得
為諸侯之州長也謂之伯者伯長也內則云州
史獻諸州伯州伯命藏諸州府彼州伯對閭史
閭府亦謂州里之伯箋伯君子字正義曰伯仲
叔季長幼之字而婦人所稱云伯也宜呼其字
不當言其官也此在前驅而執兵則有勇力為
車右當亦有官但不必州長為之

四兵車六等皆四尺為差亦曰六建

及長丈二而無刃箋云兵車六等軫也戈也人
也及也車戟也曹矛也皆以四尺為差正義曰
考工記云及長尋有四尺尋八尺又加四尺是
丈二也治氏為戈戟之刃不言及刃是無刃也

箋因及是兵車之所有故歷言六等之差考工
記曰兵車六等之數車軾四尺謂之一等戈枹
六尺有六寸既建而進崇於軾四尺謂之二等
人長八尺崇於戈四尺謂之三等及長尋有四
尺崇於人四尺謂之四等車戟常崇於父四尺
謂之五等曹矛常有四尺崇於戟四尺謂之六
等是也被注云戈及戟矛皆插車軾此云執之
者在車當插用則執之此據用以言也又廬人
先言戈及車戟曹矛夷矛之長短乃云攻國之
兵又云六建既備車不反覆注云六建五兵與
人也則六建於六等不數軾而數夷矛不引之
者因六等自軾歷數人父以上為差之備故引
之六等者自地以上數之其等差有六故注云
法易之三材六畫非六建也建者建於車上軾
非車上所建也凡兵車皆有六建故廬人先言
戈及車戟曹矛夷矛乃云攻國之兵又云六建
既備六建在車明矣但記者因曹矛夷矛同為
矛稱故自軾至矛為六等象三材之六畫故不

數夷矛其實六建與六等一也若自戈以上數
為六等則人於六建不處其由故鄭云車有天
地之象人在其中焉明為由此故自軫數之以
戈軫為地材人及為人材矛戟為天材人處地
上故在爻下如此則得其象矣或以為凡兵車
則六建前驅則六等知不然者以考工記兵車
六等之數鄭云此所謂兵車也明兵車皆然非
獨前驅也前驅在車之右其當有勇力以用五
兵不得無夷矛也司兵云掌五兵鄭司農云五
兵者戈戟鉞酋矛夷矛又曰軍事建車之五兵
注云車之五兵司農所云者是也步卒之五兵
則無夷矛而有弓矢則前驅非步卒必有夷矛
明矣知步卒五兵與在車不同者司右云凡國
之勇力之士能用五兵者屬焉注云勇力之士
屬焉者選右當於中司馬法云弓矢及矛戟戟
相助凡五兵長以衛短短以救長以司兵云建
車之五兵則步卒五兵與車兵異矣夷矛長非
步卒所宜用故以司馬法五兵弓矢及矛戟戟

當之車之五兵云建與六建文同故以司農
云戈及戟酋矛夷矛當之勇力之士屬司右選
右當於中則仍是步卒未為右也故以步卒五
兵解之步卒無夷矛數弓矢為五兵在車則六
建除人即五兵以弓矢不在建中故不數也其
實兵車皆有弓矢故司弓矢云唐大利車戰野
戰枉矢繫矢用諸守城車戰又檀弓注云射者
在左又左傳曰前驅欬大射而殺之是皆有弓
矢也

鄭在衛西南以從王東行言東

自伯之東正義曰此時從王伐鄭鄭在衛之西
南而言東者時蔡衛陳三國從王伐鄭也上云
為王前驅即云自伯之東明從王為前驅而東
行故據以言之非謂鄭在衛東

甘心毛厭足鄭心不能已

願言思伯甘心首疾甘心厭也箋云願念也我念
思伯心不能已如人心嗜欲所貪口味不能絕
也我憂思以生首疾正義曰謂之不已乃厭

於心用是生首疾也凡人飲食口甘遂至於厭足故云甘厭也箋以甘心者思之不能已如口味之甘故左傳云請受而甘心焉始欲取以甘心則甘心未得為厭故云我念思伯心不能已如人心嗜欲甘口不能絕甘與子同夢義亦然

訓欲得善忘憂之草不謂謏為草名

焉得謏草言樹之背謏草令人忘憂背北堂也箋云憂以生疾恐將危身欲忘之傳謏草至北

堂正義曰謏訓為忘非草名故傳本其意言焉得謏草謂欲得令人善忘憂之草不謂謏為草

名故釋訓云謏忘也孫氏引詩云焉得謏草是謏非草名也背者嚮北之義故知在北婦人欲

樹草於堂上冀數見之明非遠地也婦人所常

室所居處若堂也故知北堂士昏禮云婦洗在北堂有

摠名堂司徹云致爵于主婦主婦北堂注皆云北堂房

房半以北為北堂堂者房室所居之地摠謂之堂

北堂房半以北為北堂堂房半以南為南堂也昏禮注

云洗南北直室東隅東西直房戶與隅間謂在房室之內也此欲樹草蓋在房室之北堂者摠名房外內皆名為堂也

訓衛男女失時不行殺禮多昏之政

衛之男女失時喪其妃耦焉古者國有凶荒則殺禮而多昏會男女之無夫家者所以育人民也正義曰作有狐詩者刺時也以時君不教民隨時殺禮為昏至使衛之男女失年盛之時大司徒曰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十曰多昏注云荒凶年也多昏不備禮而娶昏者多也

訓衣喻夫裳與帶喻妻

之子無裳之子無室家者在下曰裳所以配衣也箋云之子是子也時婦人喪其妃耦寡而憂是子無裳無為作裳者欲與為室家二章傳曰帶所以申束衣則傳皆以衣喻夫以裳帶喻妻宜配之也

訓齊救衛而封之又遺戴文車馬器服

木瓜美齊桓公也衛國有狄人之敗出處于漕

魯相公救而封之遺之車馬器服焉衛人思之
欲厚報之而作是詩也木瓜三章章四句至是
詩正義曰有狄之敗懿公時也至戴公爲宋相
公迎而立之出處於漕後即爲齊公子無虧所
救戴公卒文公立齊相公又城楚丘以封之則
戴也文也皆爲齊所救而封之也下總言遺之
車馬器服則二公皆爲齊所遺左傳齊侯使公
子無虧帥車三百乘以成漕歸公乘馬祭服五
稱牛羊豕鷄狗皆三百與門材歸夫人魚軒重
錦三十兩是遺戴公也外傳齊語曰衛人出廬
於漕相公城楚丘以封之其畜散而死三月齊
相公與之繫馬三百是遺文公也繫馬繫於殿
之馬言遺其善者也器服謂門材與祭服傳不
言車文不備此不言羊豕鷄狗舉其重者言欲
厚報之則時實不能報也心所欲耳經三章皆
欲報之辭

詁釋木瓜桃李瓊瑤玖

釋木瓜木瓜以下木瓜桃李皆可食之木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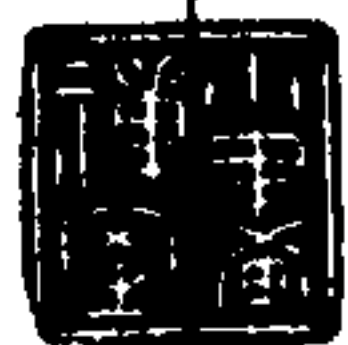
此木瓜亦美木可食故郭璞云實如小瓜酢可
食是也以言瓊瑤琚是玉名則瓊非玉名故云
瓊玉之美者言瓊是玉之美名非玉名也聘義
注云瑜玉之美者亦謂玉中有美處謂之瑜瑜
非玉名也有女同車云佩玉瓊瑤故知琚佩玉
名此言琚佩玉名下傳云瓊瑤美石瓊玖玉名
三者互也琚言佩玉名瑤玖亦佩玉名瑤言美
石玖言玉名明此三者皆玉石雜也故丘中有
麻傳云玖石次玉是玖非金玉也

詁於木瓜見苞苴之禮行

孔子曰吾於木瓜見苞苴之禮行箋云以果實
相遺者必苞苴之尚書曰厥包橘柚正義曰孔
叢云孔子讀詩自二南至於小雅喟然嘆曰吾
於二南見周道之所成於柏舟見匹夫執志之
不易於淇奧見學之可以爲君子於考槃見遜
世之士而無悶於世於木瓜見苞苴之禮行於
緇衣見好賢之至橘柚在苞明果實皆苞之曲
禮注云苞苴裹魚肉不言苞果實者注舉重而

畧之此苞之所通曲禮注云或以葦或以茅故
既夕禮云葦苞二野有死麕白茅苞之是或葦
或茅也

毛詩要義卷第三



王城譜

毛詩要義卷第四

西周方八百東周方六百
王城譜王城者周東都王城畿內方六百里之
地正義曰車攻序云復會諸侯於東都謂王城
也周以鎬京為西都故謂王城為東都王城即
洛邑漢書地理志云初洛邑與宗周通封畿東
西長南北短短長相覆千里韋昭云通在一封
之地共千里也臣瓚按西周方八百里八八六
十四為方百里者六十四東周方六百里六六
三十六為方百里者三十六都方百里者百方
千里也秦譜云橫有西周畿內八百里之地是
鄭以西都為八百東都為六百其言與瓚同也
鄭志趙商問定四年左傳曰曹為伯甸言爵為
伯服在甸案曹國實定陶去王城六七百里
甸服在二服去王城一千五百里亦復不合敢問
其故答曰東都之畿方六百里半之三百里定
陶去王城八百里有餘豈六七百也除畿內三
百里又候五百里定陶在外何謂之不合以子

王城譜
王城
東都
西都
王城
東都
西都
王城
東都
西都

洛陽 漢書地理志 洛陽 漢書地理志 洛陽 漢書地理志

魚言爲伯甸本其始封而在甸服明東都六百
初則然矣西都初則亦八百相通可知周禮每
言王畿千里者制禮設法據方圓而言其實地
形不可如圖也蓋以西都先王所居東都貢賦
所均不可並爲二畿故通數之共爲千里

東都之域西距太華東至外方

其封域在禹貢豫州太華外方之間正義曰禹
貢云荆河惟豫州注云州界自荆山而至于河
而王城在河南洛北是屬豫州也太華即華山
也外方即嵩高也地理志華山在京北華陰縣
南外方在潁川嵩高縣則東都之域西距太華
東至於外方

襄王未賜晉時河陽爲周畿內

北得河陽漸冀州之南正義曰僖二十五年左
傳稱襄王賜晉文公陽樊温原之田晉於是始
啓南陽杜預云在晉山南河北故曰南陽是未
賜晉時爲周之畿內故知北得河陽夏官職方
氏云河內曰冀州知河北之地漸冀南境也

漢書地理志 洛陽 漢書地理志 洛陽 漢書地理志

鎬京宗周是爲西都

始武王作邑於鎬京謂之宗周是爲西都正義
曰文王有聲云宅是鎬京武王成之是武王作
邑於鎬京也正月云赫赫宗周謂鎬京也後平
王居洛邑亦謂洛邑爲宗周祭統云即宮于宗
周謂洛邑也以洛邑爲東都故謂鎬京爲西都

成周漢洛陽縣洛邑王城漢河南縣

周公攝政五年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先
相宅既成謂之王城是爲東都今河南是也正
義曰洛誥云周公曰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師我
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瀍水東
惟洛食注云我以乙卯日至於洛邑之衆觀召
公所卜之處皆可長久居民使服田相食瀍水
東既成名曰成周今洛陽縣是也召公所卜處
名曰王城今河南縣是也則成周洛邑同年營
矣書傳云周公攝政五年營成周則知此二邑
皆五年營之也

武王營洛成王居之復還西都

成王居洛邑遷殷頑民於成周復遷歸處西
正義曰洛誥云成王在新邑烝是成王居洛
邑也書序云成周既成遷殷頑民注云此皆士
也周謂之頑民無知之稱是遷殷頑民於成
周也周本紀云太史公曰學者皆稱周伐紂居
洛邑其實不然武王營之成王使召公卜居之
遷九鼎焉而周復都豐鎬是成王復還歸西都
幽王敗於戲水死於麗山之北

周本紀云幽王之廢后去太子也申侯怒乃與

繒西夷大戎共攻幽王幽王舉烽火徵兵兵莫
至遂殺幽王麗山下虜褒姒盡取周賂而去魯
語里革對成公云幽王滅於戲孔晁曰戲西周
地名史記云麗山國語言於戲則是麗山之下
有地名戲皇甫謐云今京兆新豐東二十里戲
亭是也潘岳西征賦述幽王之亂滅云軍敗戲
水之上身死麗山之北則戲亦水名韋昭云戲
山名非也

晉鄭迎立平王徙居王城

晉文侯鄭武公迎宜咎于申而立之是為平王
以亂故徙居東都王城正義曰鄭語云晉文侯
於是乎定天子隱六年左傳稱周桓公言於王
曰我周之東遷晉鄭焉依地理志幽王敗相公
死其子武公與平王東遷

十王室與諸侯無異故貶謂王國變風

詩者緣政而作風雅繫政廣狹故王爵雖尊猶
以政狹入風也風雅之作本自有體而云貶
之謂之風者言作為雅頌貶之而作風非謂採

得其詩乃貶之也鄭志張逸問平王微弱其言
不能復雅厲王流於彘幽王滅於戲在雅何答
曰幽厲無道酷虐於民以強暴至於流彘豈知

平王微弱政在諸侯威令不加於百姓乎其言
言幽厲以酷虐之政被於諸侯故為雅平相則

政教不及畿外故為風也王詩次在鄭上譜退
下者欲近雅頌與王世相次故也

周大夫作黍離之詩閔宗周

正義曰作黍離詩者言閔宗周也周之大夫行

征至於宗周錫京過歷故時宗廟宮室其他
民皆墾耕盡爲禾黍以先王宮室忽爲平田於
是大夫閔傷周室之顛墜覆敗彷徨省視不忍
速去而作黍離之詩以閔之也言過故宗廟則
是有所適因過舊墟非故詣宗周也

四 鄭先爲箋復作譜故大同

鄭先爲箋而復作譜故此箋與譜大同周語云
幽王三年西周三川皆震是鎮京謂之西周也
即知王城謂之東周也論語孔子曰如有用我

者五其爲東周乎注云據時東周則謂成周爲

東周者以敬王去王城而遷於成周自是以後

謂王城爲西周成周爲東周故昭二十二年王

子猛入于王城公羊傳曰王城者何西周也

十六年天王入于成周公羊傳曰成周者何東

周也孔子設豆之時在敬王居成周之後且意

取周公之教頑民故知其爲東周據時成周也

些在敬王之前王城與鎬京相對故言王城謂之

東周也周本紀云平王東徙洛邑適戎寇

爾雅四天與歐說異鄭許見時同

釋天云春爲蒼天夏爲昊天秋爲旻天冬爲上天李巡曰春萬物始生其色蒼蒼故曰蒼天夏萬物盛壯其氣昊大故曰昊天秋萬物成熟皆有文章故曰旻天冬陰氣在上萬物伏藏故曰上天郭璞曰旻猶愍也愍萬物彫落冬時無事在上臨下而已如爾雅釋天以四時異名此傳言天各用所宜爲稱鄭君和合二說故異義天號今尚書歐陽說春曰昊天夏曰蒼天秋曰旻

天冬曰上天爾雅亦云古尚書說與毛同謹案

尚書堯典羲和以昊天揔勅以四時故知昊天

不獨春也左傳夏四月孔丘卒稱曰旻天不弔

非秋也立之聞也爾雅者孔子門人所作以釋

六藝之言蓋不誤也爾雅春爲蒼天夏爲昊天

歐陽說春爲昊天夏爲蒼天鄭旣言爾雅不謂

當從爾雅而又從歐陽之說以春吳夏蒼者

讀爾雅與孫郭異故許慎旣載今世書說即言

爾雅亦云明見爾雅與歐陽說同雖蒼昊有

夏之殊則未知孰是要一說理相符合故鄭和而釋之

①麥秀之詩傷紂此黍離閔幽而云何人

史記宋世家云箕子朝周過穀故墟城壞生黍箕子傷之乃作麥秀之詩以歌之其詩曰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兮彼狡童兮不我好兮所謂狡童者紂也過殷墟而傷紂明此亦傷幽王但不是主刺幽王故不為雅耳何等人猶言何物人大夫非為不知而言何物人疾之甚也

君子

②鑿牆樓雞曰時樓於校曰桀

子役

傳鑿牆而曰時正義曰釋宮文也又云雞樓於校為桀李巡曰別雞所樓之名寒鄉鑿牆雞作樓曰時

君子

③君子祿仕相招為房中之樂

陽陽

君子陽陽左執黃右招我由房陽陽無所用其心也簫笙也由用也國君有房中之樂箋云由從也君子祿仕在樂官左手持笙右手招我欲使我從之於房中俱在樂官也我者君子之友

自謂也時在位有官職也

④陽陽陶陶皆無所用心

言無所用心者史記稱晏子御擁大蓋策四馬意氣陽陽其自得則陽陽是得志之貌賢者在賤職而亦意氣陽陽是其無所用心故不憂下傳云陶陶和樂亦是無所用心

⑤簫者笙管中金薄鏤笙虎皆有簫

簫者笙管之中金薄鏤也春官笙師注鄭司農云笙十二簧笙必有簧故以簧表笙傳以笙簧

一器故云簧笙也月令仲夏調笙笙簧則黃

似別器者彼於笙笙虎二器之下而別言簧者

欲見二器皆有簧簧非別器也若然二器皆有

簧何知此非笙虎而必以為笙者以笙師備言

樂器有笙黃鹿鳴云吹笙鼓簧言吹笙則黃鼓

是簧之所用本施於笙

⑥天子諸侯皆有房中之樂

此實天子而言國君者以諸侯亦有此樂舉國君以明天子譜云路寢之樂風之正經天子

路邊有

五室無

房建小

覆内作

樂

六

小侵是

路復之

臺故

藥數

踐履

張之水

以周南諸侯以召南是天子諸侯皆有房寢之樂也鄭志張逸問何知在位有官職又男子焉得在房答曰房中而招人豈遠乎故知可招者當在位也斯干箋云宗廟及路寢制如明堂則天子路寢有五室無左右房矣言路寢房中可用男子者此路寢之樂謂路寢之下小寢之內作之非於正寢作樂也何則玉藻云君日出而視朝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是路寢以聽政小寢以燕息路寢非燕息之所也下箋云欲使從之於燕舞之位以燕言之明不在路寢也樂實不在路寢而譜云路寢之樂者云路寢房中者以小寢是路寢之下室繫路寢言是天官宮人掌六寢之脩注云六寢者路寢一小寢五是小寢繫於路寢之事也天子小寢如諸侯之路寢故得有左右房

言周人者別有諸侯所遣戍在申

揚之水刺平王也不撫其民而遠屯戍于母家周人怨思焉怨平王恩澤不行於民而父令屯

成不得歸思其鄉里之處者言周人者時議侯亦有使人成焉平王母家申國在陳鄭之南迫近疆楚王室微弱而數見侵伐王是以成之

申甫許同爲姜姓猶史漢謂秦爲趙

正義曰尚書有呂刑之篇禮記引之皆作甫刑

孔安國云呂侯後爲甫侯周語云柞四嶽爲侯

伯賜姓曰姜氏曰有呂又曰申呂雖衰齊許猶

在是申與甫許同爲姜姓故傳言甫諸姜許諸

女皆爲姓與申同也平王母家申國所成唯應

卷之二十一

戊申不成甫許也言甫許者以其同出四嶽俱

爲姜姓旣重章以變文因借甫許以言申其實

不戍甫許也六國時秦趙皆伯益之後同爲高

姓史記漢書多謂秦爲趙亦此類也

束蒲毛云草鄭云蒲柳

箋蒲蒲柳正義曰以首章言新下言蒲楚則蒲

楚是薪之木名不宜爲草故易傳以浦爲柳陸

璣疏云蒲柳有兩種皮正青者曰小楊其一種

皮紅者曰大楊其葉皆長廣於柳葉皆可以爲簣

幹故春秋傳曰董澤之蒲可勝既乎今又以為箕籩之楊也

中谷

有非

難

難

難

難

難

難

難

難

難

難

難

難

難

難

難

難

推一名益母即曾子見益母而感者
中谷有推嘆其乾矣興也推難也嘆於貌陸莚生
於谷中傷於水箋云興者喻人居平安之世猶
難之生於陸自然也遇衰亂凶年猶難之生谷
中得水則疾將死正義曰釋草云推推李巡曰
臭穢草也郭璞曰今荒蔚也葉似荏苒方莖白華
華生節間又名益母陸璣疏云舊說及魏博士
濟陰周元明皆云菴蘭是也韓詩及三蒼說悉
云益母故曾子見益母而感案本草云益母荒
蔚也一名益母

桓王失信謂昇號伐鄭等事

平王崩周人將昇號公政四月鄭祭足帥師取
溫之麥秋又取成周之禾周鄭交惡君子曰信
不由中實無益也是桓王失信之事也桓五年
左傳曰王奪鄭伯政鄭伯不朝是諸侯背叛也
戰於繻葛蔡衡陳皆奔王卒亂鄭師合以攻之

王卒大敗祝聃射王中有是王師傷敗之事也

覆車亦名翻車

傳罕覆車正義曰下傳置覆與此一也釋器云
繫謂之置置覆也覆謂之罕罕覆車也孫炎曰覆車
網可以掩免者也一物五名方言異也郭璞曰今
之翻車也有兩轆中施罾以捕鳥展轉相解廣
異語也

有以父母妻族為九鄭以異姓不在族中

棄其九族焉九族者據已上至高祖下及玄孫
之親正義曰此古尚書說鄭取用之異義九族
今禮戴尚書歐陽說云九族乃異姓有親屬者
父族四五屬之內為一族父女昆弟適人者與
其子為一族己女昆弟適人者與其子為一族
己之子適人者與其子為一族母族三母之父
姓為一族母之母姓為一族母女昆弟適人者
為一族妻族一妻之父姓為一族妻之母姓為
一族古尚書說九族者上從高祖下至玄孫凡
九皆為同姓謹案禮總麻三月以上恩之所及

禮為妻父母有服明在九族不得但施於同姓
玄之間也婦人歸宗女子雖適人字猶繫姓明
不與父兄為異族其子則然昏禮請期辭曰惟
是三族之不虞欲及今三族未有不億度之事
而迎婦也如此所云則三族當有異姓異姓其
服皆總麻總麻之服不禁嫁女娶妻是為異姓
不在族中明矣周禮小宗伯掌三族之別喪服
小記說族之義曰親親以三為五以五為九以
此言之知高祖至玄孫昭然察矣是鄭以古說
長宜從之事也古尚書說直云高祖至玄孫凡
九不言之親此言之親欲見同出高祖者當皆
親之此言棄其九族正謂棄其同出高祖者非
棄高祖之身

書
三月三秋三歲各從韻不由事大憂深
臣之懼讒於小事大事其憂等耳未必小事之
憂則如月急事之憂則如歲設文各從其韻不
由事大憂深也年有四時時皆三月三秋謂九
月也設言三春三夏其義亦同

蕭所以共祭祀以脂熬之為香

傳蕭所以共祭祀正義曰釋草云蕭萩李巡曰
萩一名蕭陸璣云今人所謂萩蒿者是也或云
牛尾蒿似白蒿白葉莖麤科生多者數十莖可
作燭有香氣故祭祀以脂熬之為香許慎以為
文蒿非也郊特性云既奠然後熟蕭合馨香王
氏云取蕭祭脂

王制云大夫乘墨車出封乘諸侯車

巾車職云革路以封四衛四衛四方諸侯守衛
者謂蠻服以內又云大夫乘墨車然則王朝大
夫於禮當乘墨車以大夫出封如子男之服則
車亦得乘諸侯之車此大車蓋革路也檻檻聲
之狀故為車行聲陳古大夫而云毳衣故知毳
衣大夫之服也義雖釋言文郭璞曰荑草色如
雞在青白之間春官司服曰子男之服自毳冕
而下卿大夫之服自玄元而下則大夫不服毳
冕傳又解其得服之意夫子大夫四命其出封

命注異
與鄭
命注異
命注異
命注異
命注異
命注異
命注異
命注異
命注異

五命如子男之服故得服毳冕也春官典命職
曰王之三公八命其卿六命其大夫四命及其
出封皆加一等鄭解周禮出封謂出於畿內封
為諸侯加一等褒有德也謂大夫為子男卿為
侯伯其命加於王朝一等耳非謂使出封畿外
即加命也今傳言大夫四命出封五命則毛意
以周禮出封謂出於封畿非封為諸侯也尊王
命而重其使出於封畿即得加命反於朝廷還
服其本此陳古者大夫出封聽訟故得如子男
之衣服乘其大車檻然服毳冕以決訟也
出封則加一等入仕則本爵本服
鄭以周禮出封謂為諸侯乃加一等出封行使
則不得然此詩陳古天子大夫服毳冕以決訟
則是其人於禮自得服之緣此服之貴賤準其
官之尊卑解得服之所由故云則是子男入為
大夫者也王朝之卿大夫出封於畿外褒有德
加一等公卿為侯伯大夫為子男其諸侯入於
王朝為卿大夫者以其本爵仍存直以入仕為

榮耳不復更加其命數故侯伯入為卿子男入
為大夫諸侯之數眾王朝之官少或亦侯伯為
大夫非唯子男耳隱十一年左傳曰滕侯曰我
周之下正顧命孔安國注云齊侯呂伋為天子
虎賁氏是侯伯入為大夫者也以其本爵先尊
服其本國之服故鄭忘答趙盾云諸侯入為卿
大夫與在朝仕者異各依本國如其命數是由
尊諸侯使之以其命此詩子男為大夫仍得服
毳冕也

毳衣謂衣績裳繡
毳衣之屬衣則畫績為之裳則刺繡為文由皆
有五色其青色者則如雞故得如菜也言毳衣之
屬者自毳以上當有袞冕鷩冕與毳冕之服其衣
皆用績也若絺冕則衣刺粉米唯用繡玄冕則
衣無文不復用繡明毳衣之屬正謂袞鷩耳知
衣績裳繡者考工記言畫績之事則績謂畫之
也皐陶謨云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
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於華蟲以

上言作續明畫為續文宗彝以下言締繡明是
締為繡文但王者相變禮制不同周法火與宗
彝亦畫而為衣不復在裳故鄭於司服引尚書
以校之周禮考之而立說毳以上則衣用績締
冕則衣亦繡也

穀異室謂外內異死同穴謂神合一

穀則異室死則同穴謂予不信有如皦日穀生
皦白也生在於室則外內異死則神合同為一
也箋云穴謂冢壙中也正義曰穀生釋言又皦

者明白之貌故為白也內則曰禮始於謹夫婦
宮室辨外內男不入女不出是禮也生在於室
則內外異死所以得同穴者死則神合同而為
一故得同穴也祭統曰鋪筵設同几春官司几
筵注云周禮雖合葬及同時在殯皆異几體實
不同祭於廟中同几精氣合也是既葬之後神
合為一神合故可以同穴也序疏云周法始合
葬云云

留子嗟毛云大夫字鄭云放逐之臣

丘中有麻彼留子嗟留大夫氏子嗟字也丘中
境埆之處盡有麻麥草木乃彼子嗟之所治箋
云子嗟放逐於朝去治卑賤之職而有功所在
則治理所以為賢彼留子嗟將其來施施施
難進之意箋云施施舒行何間獨來見已之貌

毛詩要義卷第四上



鄭譜

詩要義卷第四中 鄭緇衣至清人

宣王封母弟友於宗周畿內是為鄭桓

鄭家年
張同出

鄭譜初宣王封母弟友於宗周畿內成林之地是為鄭桓公今京兆鄭縣是其都也正義曰漢書地理志云本周宣王母弟友為周司徒食采於宗周畿內是為鄭桓公鄭據此為說也春秋之例母弟稱弟繫兄為尊以異於其餘公子僖二十四年左傳曰鄭有厲宣之親以厲王之子而兼云宣王明其母弟也服虔杜預皆云母弟

鄭家年
張同出

鄭世家云宣王庶弟皇甫謐亦云庶弟又史年表云鄭桓公友宣王母弟世家年表同出馬遷而自乖異是無明文可據也不先言鄭國所在而本宣王封母弟者以鄭因虢鄆之地而國之而鄆亦有詩既譜鄆事然後譜鄭故先言有鄭之由而後說得鄆之事

鄭桓寄帑虢鄆卒死幽王之難

又為幽王大司徒甚得周眾與東土之人問於史伯曰王室多故余懼及焉其何所可以逃死

正義曰自此以下盡可以少固皆鄭語文謂

西周之眾與東土河洛之人心也多故謂多難懼禍難及已也史伯曰其濟洛河潁之間乎是其子男之國虢鄆為大虢叔恃勢鄆仲恃險皆有驕侈怠慢之心加之以貪冒君若以周難之故寄帑與賄不敢不許是驕而貪必將背君君以成周之眾奉辭罰罪無不克矣正義曰謂濟西洛東河南潁北是四水之間其子男之國有十惟虢鄆為大叔仲皆當時二國之君字也勢謂地勢阻固險謂境多阨塞若克二邑鄆蔽補丹依疇歷華君之土也脩典刑以守之惟是少固正義曰八國皆在四水之間與虢鄆為鄰若克虢鄆則其餘八邑自然可滅為君之土也脩典法以守之惟有是處可以少固餘方不可入也虢鄆實國而言邑者以國邑相對為異散則國亦為邑殷武云商邑翼翼左傳云言鄭邑者皆公侯之國而稱邑也桓公從之言然之後三年幽王為犬戎所殺桓公死之其子武

公與晉文侯定平王於東都王城正義曰鄭
又云公悅乃東寄帑與賄虢鄆受之是栢公從
之也世家又云犬戎殺幽王并殺栢公鄭人立
其子掘突是爲武公地理志云幽王敗栢公死
其子武公與平王東遷是其事也

四武公卒取十邑史記誤謂桓自取

卒取史伯所云十邑之地右洛左濟前華後河
食溱洧焉今河南新鄭是也正義曰此謂武公
卒取之知者以史伯之言皆信而有徵隱元年

左傳曰制巖邑也虢叔死焉栢十一年公羊傳

曰先鄭伯有善於鄆公者通乎夫人以取其國

鄭見虢鄆之地明是武公滅虢鄆則其餘八

邑亦武公取之可知故云卒取十邑之地案鄭

世家史伯云虢鄆之君貪而好利百姓不附今

公爲司徒民皆愛公公誠請居之虢鄆之君見

公方用事輕分公地公誠居號鄩民皆公之民

也桓公曰善於是卒言於王東其民於洛東而

號創果獻十邑竟國之如世家則相公皆自取

五 撰金寄 祭題時 臣民亦 贊寄

十邑而云死後武公取者馬遷見國語有史伯
爲桓公謀取十邑之文不知桓身未得故傳會
爲此說耳外傳云皆子男之國虢鄆爲大則八
邑各爲其國非虢鄆之地無由得獻之桓公也
明馬遷之說謬耳桓公雖未得虢鄆既寄帑賄臣
民亦從而寄焉故昭十六年左傳子產曰昔我
先君桓公與商人皆出自周庸次比耦以艾殺
此地斬之蓬蒿藜藿而共處之是桓公寄帑之
時商人亦從而寄至武公遂取而與居之也

六鄭當侯爵而爲伯周禮封疆言大法

史伯言子男之國號鄩爲大設令十邑皆方百里開方除之尚三百有餘鄭當侯爵而爲伯者周禮五等封疆言大法耳其土地不可一如其制度春秋之叙鄭伯在邢侯之上曹伯在許男之下是不可以爵之尊卑計其地之大小也

鄭鄩同祝融之墟而鄭國之都非鄩

右洛左濟前華後河食溱洧焉亦鄭語文也韋昭云華華國也食謂居其土而食其水也鄭譜

云居溱洧之地此云食溱洧焉則鄭都在鄭地故服虔云鄭古鄆國之地是鄭雖處其地不居其都僖二十三年左傳稱文夫人葬公子瑕於鄆城之下服虔云鄆國之墟杜預云鄆國在滎陽密縣東北新鄭在滎陽宛陵縣西南是鄭非鄆都故別有鄆城也若然昭十七年左傳曰鄭祝融之墟鄆譜亦云則鄆鄭同地而云鄭非鄆都者正以鄭國別有鄆城决知鄭國之都非鄆也但二城不甚相遠故於鄆言祝融之墟見鄭因國其地言其境界所及非謂鄭居鄆都也

● 襄內諸侯無詩鄭國 號鄆在畿外

鄆在東周畿外之國隱元年穀梁傳曰襄內諸侯不正其外交然則畿內之國非正南面之君政教稟於天子善惡歸於其上無假風諫不當有詩鄆國見有變風不在畿內明矣鄭因號鄆之國自然亦為畿外鄭發墨守云桓公國在宗周畿內武公遷居東周畿內者以鄭於西周本在畿內西都之地盡以賜於明武公初遷亦在

東周畿內故歷言之也及并十邑鬱成大國盟會列於諸侯灼然在畿外故緇衣傳曰諸侯入為天子卿士是畿外之君稱入也

● 鄭雖非畿內不過侯服

鄭雖非畿內不過侯服昭十三年左傳曰鄭伯男也賈逵以為鄭伯爵在男畿鄭距王城三百餘里而得在男畿者鄭志答趙商云此鄭伯男者非男畿乃謂子男也先鄭之於王城為在畿內之諸侯雖爵為侯伯周之舊俗皆食子男之地故云鄭伯男也是鄭意與賈說異

詳見左傳
鄭意與賈說異

● 譜言得國作卿士其實作卿士在先

武公又作卿士國人宜之鄭之變風又作正義曰緇衣序云父子並為周司徒則桓公之死武公即代為司徒故得輔平王以東遷是先為卿士後并十邑但鄭先說得國之由故云又作卿士其實作卿士在并十邑之前也序又云善於其職國人宜之故美其德是國人宜之而作變

風也對上鄘風已作故云又作

鄭武莊後君世之次

案左傳及鄭世家武公生莊公莊公娶鄧曼生太子忽是為昭公又娶宋雍氏女生公子突是為厲公又生公子亹公子儀春秋相十一年夏五月莊公卒而昭公立其年九月昭公奔衛而厲公立相十五年夏厲公奔蔡六月昭公入相十七年高渠彌弑昭公而立子亹十八年齊人殺子亹鄭人立公子儀莊十四年傳瑕殺子儀而納厲公厲公前立四年而出奔至此而復入至莊二十一年卒前後再在位凡十一年厲公卒子文公捷立四十五年卒此其君世之次也

厲公列會成君而國人思見正宜是初年

襄裳思見正言突篡國之事是突前篡之初國人欲以鄰國正之春秋之義君雖篡弑而立已列於會則成爲君案突以相十一年篡十二年公會鄭伯盟於武父自是以後頻列於會則成爲鄭君國人不應思大國之見正襄裳宜是初

年事也

鄭詩失次由作序乃錯亂

公子五爭突最在後得之則此三篇厲公詩也清人刺文公文公詩也鄭於左方中皆以此而知文公厲公之子清人當處卷末由爛脫失次則於莊公詩內所以得錯亂者鄭答趙商云詩本無文字後人不能盡得其第錄者直錄其義而已如志之言則作序乃始雜亂故羔裘之序從上大叔于田爲莊公之詩也

緇衣

鄭武桓父子皆爲周司徒之卿

正義曰作緇衣詩者美武公也武公之與桓公父子皆爲周司徒之卿而善於其卿之職鄭國之人咸宜之謂武公爲卿正得其宜諸侯有德乃能入仕王朝武公既爲鄭國之君又復入作司徒已具於善又能善其職此乃有國者善中之善

卿士於王宮有館舍於畿內有采祿

緇衣至繫茅毛以爲武公作卿士服緇衣國人

至授愛之而享服賜館

美之言武公於此緇衣之宜服之兮言其德稱其服也此衣若弊我願王家又復改而為之兮願其常居其位常服此服也卿士於王宮有館舍於畿內有采祿言武公去鄭國入王朝之適子卿士之館舍兮自朝而還我願王家授子武公以采祿兮欲使常朝於王常食采祿也采祿王之所授衣服王之所賜而言子為子授者其意願王為然非民所能改授之也鄭以為國人愛美武公緇衣若弊我願為君改作兮自館而還我願授君以飲食兮愛之願得作衣服與之飲食也

卿士以皮弁服朝王緇衣治事

傳緇黑至之位正義曰考工記言染法三入為纁五入為緇七入為緇注云染纁者三入而成又再染以黑乃成緇是緇為黑色此緇衣即士冠禮所云主人玄冠朝服緇帶素鞶是也諸侯與其臣服之以日視朝故禮通謂此服為朝服美武公善為司徒而經云緇衣則緇衣卿士所

服也而天子與其臣皮弁以日視朝則卿士旦朝於王服皮弁不服緇衣故知是卿士聽朝之正服謂既朝於王退適治事之館釋皮弁而服以聽其所朝之政也

私朝在王宮私家之朝在國門

箋緇衣至弁服正義曰退適治事之處為私也對在天子之庭為公此私朝在天子宮內即下句適子之館兮是也齊典云闕四門者注云卿士之職使為已出政教於天下言四門者亦因卿士之私朝在國門魯有東門襄仲宋有桐門右師是後之取法於前也彼言私朝者在國門謂卿大夫夕治家事私家之朝耳與此不同何則王藻說視朝之禮曰君既視朝退適路寢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君使人視其事盡然後休息則知國之政教事在君所斷之不得歸適國門私朝明國門私朝非君朝矣論語冉子退朝注云朝於季氏之私朝亦謂私家之朝與此異也王藻云天子皮弁以日視朝是

天子之朝服皮弁故退適諸曹服緇衣也定本云天子之朝朝服皮弁服

三館爲舍粢爲餐采謂賦稅祿謂穀

館者人所止舍故爲舍也粢餐釋言文郭璞曰今河北人呼食爲粢謂餐食也諸侯入爲天子卿士受采祿解其授粢之意采謂田邑采取賦稅祿謂賜之以穀二者皆天子與之以供飲食故謂之授子粢也

四卿館如漢諸廬九室注如朝堂治事處

正義曰考工記說王宮之制內有九室九嬪居之外有九室九卿朝焉注云內路寢之裏外路寢之表九室如今朝堂諸曹治事之處也六卿官如今三孤爲九卿彼言諸曹治事處此言諸廬正謂天子宮內卿士各立曹司有廬舍以治事也言適子之館則有所從而適也言還授子粢則還有所至也既爲天子卿士不可還歸國明是從采邑而適公館從公館而返采邑

五箋以授粢爲鄭人欲飲食之非采祿

傳言受采祿者以采祿解粢義也箋言還在采地之都者自謂迴還所至國人授粢之處其意與傳不同雖在采地之都願授之食其授之者謂鄭國之人非采地之人何則此詩是鄭人美君非采地之人美之易傳者以言子者鄭人自授之食非言天子與之祿也飲食雖云小事聖人以爲禮伐柯勸王迎周公言我觀之子邊豆有踐奉迎聖人猶願以飲食故小民愛君願飲食之

六鄭莊公處叔段於大都使驕而作亂

正義曰作將仲子詩者刺莊公也公有弟名段字叔其母愛之令莊公處之大都莊公不能勝止其母遂處段於大都至使驕而作亂終以害其親弟是公之過也此事見於左傳隱元年

七箋所引祭仲諫語乃公子呂

將仲子兮無踰我里無折我樹杞將請也仲子祭仲也踰越里居也二十五家爲里杞木名也折言傷害也箋云祭仲驟諫莊公不能用其言

大叔
于田

故言請固距之無踰我里喻言無干我親戚也
無祈我樹杞喻言無傷我兄弟也仲初諫曰君
將與之臣請事之君若不與臣請除之正義曰
左傳此言乃是公子呂辭今案以爲祭仲諫者
詩陳請祭仲不請公子呂矣則祭仲之諫多於
公子呂矣而公子呂請除大叔爲諫之切莫切
於此祭仲正可數諫耳其辭亦不是過

古名甲後世名鑑

世本云杼作甲宋仲子云少康子名杼也經典
皆謂之甲後世乃名爲鎡鑿以今曉古

箋云服馬猶乘馬非夾轅馬

易稱服牛乘馬俱是駕用之義故云服馬猶乘
馬夾轅兩馬謂之服馬何知此非夾轅之馬而
云猶乘馬者以上章言無居人無飲酒皆是人
事而言此不宜獨言無馬知正謂叔既往田巷
無乘馬之人耳

內兩服上裏齊首外兩驂如鴈行如兩手
叔于至送忌正義曰言叔之往田也乘一乘之

記忌字並

黃馬在內兩服者馬之上駕也在外兩驂與服
馬如鴈之行相次序也叔乘此四馬從公田獵
叔之在於數澤也火有行列俱時揚之叔有多
才既善射矣又善御矣抑者此叔能聲騁馬矣
又能控止馬矣言欲疾則走欲止則住抑者此
叔能縱矢以射禽矣又能從送以逐禽矣言發
則能中逐則能及是叔之善御善射也叔既得
衆多才如是必將爲亂而公不禁故刺之小戎
云騏驎是中騏驎是驂驂與中對文則驂在外
外者爲驂則知內者爲服故言兩服中央夾轅
者也裏駕釋言文馬之上者謂之上駕四馬同
駕其兩服則齊首兩驂與服馬鴈行其首不齊
故左傳云如驂之 齊齊首馬首齊也如手進
止如御者之手箋云如左右手相佐助

抑即左傳冰字也弓謂破弓

抑釋抑忌抑也弓忌抑所以覆矢也弓破弓箋
云射者蓋矢破弓言由事畢正義曰昭二十五
年左傳云公徒執冰而踞字雖異音義同服虔

云冰牘九蓋杜預云或說牘九是箭筒其蓋可以取飲先儒相傳捫為覆矢之物且下句言地弓明上句言覆矢可知

高克將兵當進還自由必召乃得歸

正義曰春秋閔公二年冬十二月狄入衛鄭棄其師左傳曰鄭人惡高克使帥師次於河上父而不召師潰而歸高克奔陳鄭人為之賦清人是於時有狄侵衛也衛在河北鄭在河南恐其渡河侵鄭故使高克將兵於河上禦之春秋經書入衛而箋言侵者狄人初實侵衛衛人與戰而敗後遂入之此據其初侵故言侵也案襄十九年晉侯使士句侵齊聞齊侯卒乃還左傳稱為禮也公羊傳亦云大夫以君命出進退在大夫然則高克禮當自還不須待召而文公不召父留河上者其戰伐進退自由將帥若罷兵還國必須君命故不召不得歸也傳善士句不伐喪耳其得反國亦當是侯有命故善之

將清邑之人在彭明鄭衛境上

正義曰序言高克將兵則清人是所將之人故知清是鄭邑言禦狄於境明在鄭衛境上言翔翔河上是營軍近河而衛境亦至河南故云衛之河上鄭之郊也郊謂二國郊境非近郊遠郊也碩鼠云適彼樂郊亦摠謂境為郊也下言消軸傳皆以為河上之地蓋久不得歸師有遷移三地亦應不甚相遠故俱於河上介是甲之別名

二矛備折壤重英各有畫飾

考工記云酋矛常有四尺夷矛三尋故知二矛為酋矛夷矛魯頌以二矛與重弓共文弓無三等直是一弓而重之則知二矛亦一矛而有一故彼箋云二矛重弓備折壤直是酋矛有二無夷矛也經言重英嫌一矛有重飾故云各有畫飾言其各自有飾並建而重累

重喬傳累荷雙矛矜室下題識以縣毛羽

二矛重喬河上平道遙重喬累荷也箋云喬矛矜近上及室題所以縣毛羽正義曰釋詁云喬

五世左旋右抽傳一軍之事箋一車之事

左旋右抽中軍作好左旋講兵右抽抽矢以射
居軍中爲容好箋云左左人謂御者右車右也
中軍謂將也高克之爲將又不得歸日使其御
者習旋車車右抽刃自居中央爲軍之容好而
已兵車之法將居鼓下故御者在左正義曰毛
以爲左右中摠謂一軍之事左旋以講習兵事

平常乘

古君在

市左御

苦在中



文部科学省

維人君

親將亦

五

新

六州
兵車將在鼓下御者在左

在軍之人皆右手抽矢而射高克爲將將在軍中以此左旋右抽矢爲軍之容好言其無事故逍遙也必左旋者少儀云軍尚左注云左陽也陽主生將軍有廟勝之策左將軍爲上貴不敗績箋以左右爲相敵之言傳以左爲軍之左旋右爲人之右手於事不類故易傳以爲車之事

兵車將在鼓下御者在左

咸二年左傳說晉之伐齊云卻克將中軍解張御鄭丘緩爲右卻克傷於矢流血及屨未絕鼓音曰余病矣張侯曰自始合而矢貫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輪朱穀豈敢言病張侯即解張也卻克傷矢言未絕鼓音是卻克爲將在鼓下也張侯傷手而與染左輪是御者在左也此謂將之所乘車耳若士卒與半則闕宮箋所云兵車之法左人持弓右人持矛中人御御車不在左也此二箋皆言兵車之法則平常乘車不然矣曲禮曰乘君之乘車不敢曠左注云君存惡空其位則人君平常皆在車左御者在中央故月令

詩經正義卷第四中
之御問保介謂車右也置耒耜於車右御者之
間御者在中與兵車異也將居鼓下雖人君親
將其禮亦然夏官太僕職云凡軍旅田役贊王
鼓注云王通鼓佐擊其餘面是天子親鼓也成
二年左傳云齊侯伐我北鄙圍龍齊侯親鼓之
是為將乃然故云將居鼓下

毛詩要義卷第四中

燕裘



毛詩要義卷第四中 鄭燕裘詩正義

一桓武朝多賢臣陵遲自燕

燕裘刺朝也言古之君子以風其朝焉言猶道
也鄭自莊公而賢者陵遲朝無忠正之臣故刺
之以桓武之世朝多賢臣賢者陵遲自莊公始
二緇衣燕裘諸侯之朝服

燕裘如濡洵直且侯如濡潤澤也洵均侯君也
箋云緇衣燕裘諸侯之朝服也言古朝廷之臣
皆忠直且君也君者言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

然人望而畏之正義曰經云燕裘知緇衣者王
藻云燕裘緇衣以裼之論語云緇衣燕裘是燕
裘必緇衣也士冠禮云主人玄冠朝服緇帶素

韠注云衣不言色者衣與冠同也是緇衣為朝
服也王藻云諸侯朝服以日視朝故知緇衣燕
裘是諸侯之朝服也

遵路

三摻執君子之袂以鄭莊不寔速

遵大路兮摻執子之袂兮遵循路道摻摻袂袂
也箋云思望君子於道中見之則欲摯持其袂
之速

四

義亦異

音亦同

傳訓祛

為袂袂

是袂袂

祛為袂袂

衣袖末別耳

女曰

雞鳴

而留之無我惡乎不寔故也寔速也箋云子無

惡我擘持子之袂我乃以莊公不速於先君之

道使我然以擘字從手又與執共文故為攬也

說文擘字參反山音聲訓為斂也擘字果反此聲

訓為奉也二者義皆小異喪服云袂屬幅袂尺

二寸則袂是祛之本祛為袂之末唐羔裘傳云

祛袂末則袂祛不同此云祛袂者以祛袂俱是

衣袖末別耳

士大夫君子之總辭不言爵

德謂士大夫賓客有德者士大夫君子之總辭

未必爵為大夫士也下箋云士大夫以君命出

使者義亦然

燕食之饌燕飲之肴與食禮異

弋言加之與子宜之正肴也箋云言我也子謂

賓客也所弋之鳥鴈我以為加豆之實與君子

共肴也曲禮云凡進食之禮左肴右飯食居人

之左羹居人之右膾炙處外醢醢處內葱漑處

末酒漿處右注云此大夫士與賓客燕食之禮

其禮食則宜倣公食大夫禮云又案公食大夫

禮皆無用鳧鴈之文此得用鳧鴈者公食大夫

自是食禮此則飲酒彼以正禮而食此以相好

私燕其饌不得同也曲禮所陳燕食之饌與禮

食已自不同明知燕飲之肴又當異於食法故

用鴈為加豆也牲牢之外別有此肴故謂之加也

雜佩珩璜琕瑀珣牙之屬

知子之來之雜佩以贈之雜佩者珩璜琕瑀珣

牙之類箋云贈送也我若知子之必來我則豫

儲雜佩去則以送子也與異國賓客燕時雖無

此物猶言之以致其厚意其若有之固將行之

士大夫以君命出使主國之臣必以燕禮樂之

助君之歡正義曰說文云珩佩上玉也璜半璧

也琕佩玉名也瑀琕石次玉也玉藻云佩玉有

衝牙注云居中央以前後觸也則衝牙亦玉為

之其狀如牙以衝突前後也玉藻說佩有黝珩

列女傳稱阿谷之女佩璜而滌下云佩玉璜琕

立中有麻云貽我佩玖則珩玖與琕皆是石次

玉玼是佩則瑀亦佩也故云雜佩玼瑀瑀瑀
牙之類玉藻又云天子佩白玉公侯佩山玄玉
大夫佩水蒼玉世子佩瑜玉士佩瑀玼玉則佩
玉之名未盡於此故言之類以包之天官玉府
云共王之服玉佩玉珠玉注引詩傳曰佩玉上
有葱珩下有雙璜衝牙纈珠以納其間下傳亦
云佩有瑀瑀所以納間謂納衆玉與珩上下之間
四遺人物曰問答其恩意曰報送曰贈
傳問遺正義曰曲禮云凡以苞苴簞筭問人者

哀二十六年左傳云衛侯使以弓問子貢皆遺
人物謂之問故云問遺也問之者即出己之意
施遺前人報之者彼能好我報其恩惠贈之者
以物與之送之與別其實一也

有女
鄭忽兩辭昏鄭志問答止言文姜

正義曰作有女同車詩者刺忽也鄭人刺忽之
不婚於齊對齊爲文故言鄭人既揔叙經意又
申說之此太子忽嘗有功於齊桓六年傳曰北
戎侵齊齊侯使乞師於鄭鄭太子忽帥師救齊

六月大敗戎師齊侯欲以文姜妻鄭太子忽太
子忽辭人問其故太子曰人各有耦齊大非吾
耦也詩云自求多福在我而已大國何爲君子
曰善自爲謀及敗戎師也齊侯又請妻之固辭
又問其故太子曰無事於齊吾猶不敢今以君
命奔齊之急而受室以歸是以師婚也人其謂
我何遂辭諸鄭伯如左傳文齊侯前欲以文姜
妻忽後復欲以他女妻忽再請之此言齊女賢
而忽不娶不娶謂復請妻者非文姜也鄭志張

四

逸問曰此序云齊女賢經云德音不忘文姜內
淫適人殺夫幾亡魯國故齊有雄狐之刺魯有
淑荀之賦何德音之有乎答曰當時佳耳後乃
於陳而有過或者早嫁不至於此作者據時而言故序
齊猶請達經意如鄭此答則以爲此詩刺忽不娶文姜
寘憂案此序言忽有功於齊齊侯請妻之則請妻在
以明之有功之後齊女賢而忽不娶其文又在其下明
是在後妻者也安得以爲文姜乎文桓十一年
左傳曰鄭昭公之敗北戎也齊人將妻之昭公

世

他女不

當蓋

姜疏

何實

賢妻

辭祭仲曰必娶之君多內寵子無大援將不立

弗從夏鄭莊公卒秋昭公出奔衛傳亦以出奔

之年追說不婚於齊與詩刺其意同也張逸以

文姜為問鄭隨時答之此箋不言文姜鄭志未

為定解也若然前欲以文姜妻之後欲以他女

以忽不娶言其身有賢行大國長女刺忽應娶

不娶何必實賢實長也此陳同車之禮欲忽娶

為正妻也案隱八年左傳云鄭公子忽如陳逆

婦嬀則是已娶正妻矣齊侯所以得請妻之者

春秋之世不必如禮或者陳嬀已死忽將改娶

二者無文以明之此請妻之時在莊公之世不

為莊公詩者不娶齊女出自忽意及其在位無

援國人乃追刺之傳稱忽不娶文姜君子謂之

善自為謀則是善忽矣此詩刺之者傳言善自

為謀言其謀不及國

有女同車謂親迎壻御婦車

有女同車頗如舜華親迎同車也舜木槿也箋

云鄭人刺忽不取齊女親迎與之同車故稱同

車之禮齊女之美正義曰士昏禮云壻揖婦出

門乃云壻御婦車授綏是親迎之禮與婦同車

也

舜一名木槿都者美好閑習之言

陸璣疏云舜一名木槿一名櫬一名曰檝齊魯

之間謂之王蒸今朝生暮落者是也五月始華

故月令仲夏木槿榮都者美好閑習之言上林

賦妖冶閑都

扶蘇小材在上荷華美德在下

山有扶蘇隱有荷華興也扶蘇扶胥小木也荷

華扶渠也其華莖莖言高下大小各有其宜也

箋云興者扶胥之木生于山喻忽置不正之人

于上位也荷華生于隱喻置有美德者于下位

此言其用臣顛倒失其所也正義曰毛以下章山

有橋松是木則扶蘇是木可知而釋木無文傳

言扶胥小木者七當有以知之未詳其所出也

荷扶渠其華莖莖釋草文又云其實蓮其根藕

也

其的中的中慈李巡曰皆分別蓮華實業之名的蓮實意中心苦者也

六 橋松紅草猶弃大臣恣小臣

山有橋松隰有游龍松木也龍紅草也箋云游龍猶放縱也橋松在山上喻忽無恩澤於大臣也紅草放縱枝葉於隰中喻忽聽恣小臣此又言大臣顛倒失其所也正義曰傳以橋松共文嫌為一木故云松木以明橋非木也釋草云紅龍古其大者歸傳正取高下得宜為喻不取橋

游為義箋游龍此草直名龍耳而言游龍謂枝葉放縱也箋以作者若取山木隰草為喻則當指言松龍而已不應言橋游也孫毓難鄭云箋言用臣顛倒置不正於上位上位大臣也置有美德於下位下位小臣也則其養之又無恩於所寵而聽恣於所薄乎以箋為自相違戾斯不然矣忽之群臣非一人而已用臣則不正者在上有美德者在下養臣則薄於大臣厚於小臣此二者俱為下故一章各舉以刺忽

七 釋子充子都狂且狡童

正義曰充者實也言其性行充塞良善之人故為良人下篇刺昭公而言彼狡童者是斥昭公故以狡童為昭公也箋充是誠實故以忠良言之充為性行誠實則知狡童是有貌無實者也下篇以狡童謂狡好之童非有指斥定名也下篇刺昭公之身此篇刺昭公之所美謂狡童為昭公於此義雖通下篇言昭公有壯狡之志未可用也箋刺所美義為長

釋子

八 叔伯兄弟之稱羣臣相謂

釋子釋子風其吹女與也釋稿也人臣待君俱而後和箋云稿謂木葉也木葉稿待風乃落與者風喻號令也喻君有政教臣乃行之言此者刺今不然叔方伯方倡子和女叔伯言群臣長幼也君倡臣和也箋云叔伯群臣相謂也群臣無其君而行自以強弱相服女倡矣我則將和之言此者刺其自專也叔伯兄弟之稱

狡童

九 權臣謂輕重由己擅命號令自己

校童刺忽也不能與賢人圖事權臣擅命也正義曰權者稱也所以銓量輕重大臣專國之輕重由之是之謂權臣也擅命謂專擅國之數命有所號令自以己意行之不復諮白於君鄭忽之臣有如此者唯祭仲耳桓十一年左傳稱祭仲為公娶鄧曼昭公故祭仲立之是忽之前立祭仲專政也其年宋人誘祭仲而執之使立突祭仲遂忽立突又專突之政故十五年傳稱祭仲專鄭伯患之使其壻雍糾殺之祭仲殺

雍糾厲公奔蔡祭仲又迎昭公而復立是忽之復立祭仲又專此當是忽復立時事也

一昭公雖年長而有童心

以昭公雖則年長而有幼壯狡好作童子之時之志故謂之校童襄三十一年左傳稱魯昭公年十九矣猶有童心亦此類也

二忽世子於禮宜立此狂童謂突

褻裳思見正也狂童恣行國人思大國之正已也狂童恣行謂突與忽爭國更出更入而無人

國正之正義曰忽是莊公世子於禮宜立非詩入所當疾故知狂童恣行謂突也忽以桓十一年繼世而立其年九月經書突歸於鄭鄭忽出奔衛是突入而忽出也桓十五年經書鄭伯突出奔蔡鄭世子忽復歸於鄭是忽入而突出也故云與忽更出更入於時諸侯信其爭競而無大國之正者故思之也突以桓十五年奔蔡其年九月鄭伯突入於櫟櫟是鄭之大都突入據之與忽爭國忽以微弱不能誅逐去突諸侯又

無助忽者

三宋衛蔡魯助突為篡故思見正

案春秋突以桓十五年入于鄭之櫟邑其年冬經書公會宋公衛侯陳侯蔡侯伐鄭左傳稱謀納厲公也則是其諸侯皆助突矣而云告齊晉宋衛者此述鄭人告難之意耳非言諸侯皆助忽故言子不我思豈無他人是為諸國不思正已故有遠告他人之志若當時大國皆不助突

自然征而正之鄭人無所可思由宋衛蔡魯助突爲篡故思大國正己耳

四大國卿當天子上士故謂卿爲士

大國之卿當天子上士故呼卿爲士也春官典命云王之三公八命其卿六命其大夫四命以大夫既四命則上士當三命也故注云王之上士三命中士再命下士一命又云公之孤四命其卿三命侯伯之卿亦如之是大國之卿亦三命當天子之上士也曲禮曰列國之大夫入天子之國曰某士襄二十六年左傳曰晉韓宣子聘于周王使請事對曰晉士起將歸時事於宰旅是周命與王之士同故稱士也

四昏姻分婦壻黨散文通

若指男女之身則男以昏時娶婦婦因男而來婚姻之名本生於此若以婦黨壻黨相對爲稱則釋親所云壻之父爲姻婦之父爲婚婦之黨爲婚兄弟壻之黨爲姻兄弟是婦黨稱婚壻黨稱姻也對文則有異散則可以通我行其野

云新特謂外婚謂婦爲婚也隱元年左傳譏葬之月數云士踰月外姻至非獨謂壻家也

五以巷爲門外其實即里塗

子之丰兮侯我乎巷兮丰豐滿也巷門外也箋云子謂親迎者我我將嫁者有親迎我者面貌丰丰然豐滿善人也出門而待我於巷中正義曰丰者面色丰然故爲豐滿也叔于田傳云巷里塗此言門外者以迎婦自門而出故繫門言之其實巷是門外之道與里塗一也

六傳不釋堂以毛無改字必知不爲張

子之昌兮侯我乎堂兮昌盛壯貌箋云堂當爲張張門欄上木近邊者正義曰此傳不解堂之義王肅云升于堂以侯孫毓云禮門側之堂謂之塾謂出侯於塾前詩人比句故言堂耳毛無易字之理必知其不與邱同案此篇所陳庶人之事人君之禮尊故於門設塾庶人不必有塾不得待之於門堂也著云侯我於堂文與著庭爲類是待之堂堂非門之堂也士婚禮

當夜堂

易爲張也

中衣裳用錦爲文大著加禪聚

衣錦褰衣裳錦褰裳衣錦褰裳嫁者之服箋云
褰褰也蓋以褰褰爲之中衣裳用錦而上加褰
褰焉爲其文之大著也庶人之妻嫁服也士妻
紵衣纁褌正義曰知者以此詩是婦人追悔願
得從男陳行嫁之事云已有此服故知是嫁者
之服也婦人之服不殊裳而經衣裳異文者以
其衣裳別名詩須韻句故別言之耳其實婦人

韻句

之服衣裳連俱用錦皆有褻下章倒其文故傳
衣錦褻裳互言之王藻云禪爲綢綢與褻音義同
是褻爲禪衣裳所用書傳無文而婦人之服尚
輕細且欲露錦文必不用厚綰矣故云蓋以禪
縠爲之禪衣在外而錦衣在中故言中衣裳用
錦而上加禪縠爲中庸引此詩乃云爲其文之
大著也故箋使用之傳直言嫁者之服故又申
之云庶人之妻嫁服若士妻則紂衣纁禡士婚
禮云女次紂衣纁禡立於房中南面注云次首
飾也紂衣絲衣女從者畢袵玄則此亦玄矣禡
亦緣也禡之言任也以纁緣其衣象陰氣上在
也凡婦人之服不常施禡之衣盛婚禮爲此服
耳是士妻嫁時服紂衣纁禡也

東門之墦近而易茹蘆在阪遠而難

町者茹蘆茅蒐也男女之際近而易則如東門之墀遠而難則如茹蘆在阪箋云城東門之外有墀墀邊有阪茅蒐生焉茅蒐之爲難淺矣易

越而出此女欲奔男之辭室邇人遠傳云得禮則近不得禮則遠

封土曰壇除地曰壇古字通用

出其東門有女如雲是國門之外見女也東門之池可以漚麻是國門之外有池也則知諸言東門皆為城門故云東門城東門也襄二十八年左傳云子產相鄭伯以如楚舍不為壇外僕言曰昔先大夫相先君適四國未嘗不為壇今子草舍無乃不可乎上言舍不為壇下言舍子

草舍明知壇者除地去草矣故云壇除地町町也徧檢諸本字皆作壇左傳亦作壇其禮記尚書言壇壇者皆封土者謂之壇除地者謂之壇壇字異而作此壇字讀音曰壇蓋古字得通用也

行栗表道樹

傳以栗在東門之外不處園圃之間則是表道樹也故云栗行上栗行謂道也襄九年左傳云趙武魏絳斬行栗杜預云行栗表道樹

風雨鷄鳴與君子不改度

風雨淒淒雞鳴喈喈與也風且雨淒淒然雞猶守時而鳴喈喈然箋云與者喻君子雖居世亂不變改其節度

子孫

箋以鄭謂學為校疏引公孫弘難之

子矜刺學校廢也亂世則學校不脩焉鄭國謂學為校言可以校正道藝正義曰鄭國衰亂不脩學校學者分散或去或留故陳其留者恨責去者之辭以刺學校之廢也經三章皆陳留者責

去者之辭也襄三十一年左傳云鄭人游於鄉校然明謂子產毀鄉校愛見左傳有鄭人稱校之言故引以為證耳非謂鄭國獨稱校也漢書公孫弘奏云三代之道鄉里有教夏曰校殷曰庠周曰序是古亦名學為校也禮人君立大學小學言學校廢者謂鄭國之人廢於學問耳非謂廢毀學宮也不引孟子

父母在故青衿無則素衿

傳青衿青領正義曰釋器公衣皆謂之襟李巡

曰衣皆衣領之襟孫炎曰襟交領也衿與襟義同衿是領之別名父母在故言青衿若無父母則素衿深衣云具父母衣純以青孤子衣純以素

傳以不嗣音爲不習音聲鄭爲音問

古者教學子以詩樂誦之謂背文闇誦之歌之謂引聲長詠之絃之謂以琴瑟播之舞之謂以手足舞之學樂學詩皆是音聲之事故責其不來習音王制云樂正崇四術立四教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文王世子云春誦夏絃太師詔之注云誦謂歌樂也絃謂以絲播詩是學詩學樂皆絃誦歌舞之箋以下章云子寧不來責其不來見已不言來者有所學則此云不嗣音不宜爲習樂故易傳言留者責去者子曾不傳續音聲存問我

士佩瑤珉而青組綬與今禮記不同

青青子佩悠悠我思佩佩玉也士佩瑤珉而青組綬正義曰玉藻云古之君子必佩玉君子

玉比德焉故知子佩爲佩玉也禮記佩玉云青青子佩者佩玉以組綬帶之士佩瑤珉而青組綬故云青青謂組綬也案玉藻士佩瑤珉而組綬此云青組綬者蓋毛讀禮記作青字其本與鄭異也學子非士而傳以士言之以學子得依士禮故也

在城闕非人君宮門

挑兮達兮在城闕兮挑達往來相見貌乘城而見闕箋云國亂人廢學業但好登高見於城闕以候望爲樂正義曰城闕雖非居止之處明其乍往乍來故知挑達爲往來貌釋官云觀謂之闕孫炎曰宮門雙闕舊章懸焉使民觀之因謂之觀如爾雅之文則闕是人君宮門非城之所

終鮮兄弟竟寡於兄弟之恩

終鮮兄弟維予與女箋云鮮寡也忽兄弟爭國親戚相疑後竟寡於兄弟之恩獨我與女有耳

出

作此詩者同姓臣也

忽初立以太子故唯數後五爭

栢十一年左傳云祭仲為公娶鄧曼生昭公故祭仲立之宋雍氏女於鄭莊公生厲公故宋人誘祭仲而執之曰不立突將死祭仲與宋人盟以厲公歸而立之秋九月昭公奔衛己亥厲公立是一爭也十五年傳曰祭仲專鄭伯患之使其婿雍糾殺之雍姬知之以告祭仲祭仲殺雍糾厲公出奔祭六月乙亥鄭世子忽復歸于鄭是二爭也十七年傳曰初鄭伯將以高渠彌為卿昭公惡之固諫不聽昭公立懼其殺已也弑昭公而立公子亶是三爭也十八年傳曰齊侯師于首止子亶會之高渠彌相七月齊人殺子亶而轅高渠彌祭仲逆鄭子于陳而立之服虔云鄭子昭公弟子儀也是四爭也莊十四年傳曰鄭厲公自櫟侵鄭及大陵獲傅瑕曰苟舍我吾請納君與之盟而捨之六月傅瑕殺鄭子而納厲公是五爭也忽亦再為鄭君前

太子嗣立不為爭篡故唯數後為五爭也

傳以縞衣之男縵巾之女為夫婦

出其至我負毛以為鄭國民人不能保其室家男女相棄故詩人閔之言我出其鄭城東門之外有女被棄者眾多如雲非我思慮所能存救以其眾多不可救拯唯願使昔日夫妻更自相得故言彼服縞衣之男子服縵巾之女人是舊時夫妻願其還自配合則可以樂我心云耳詩人閔其相棄故願其相得則樂云負古今字助句辭也鄭以為國人迫於兵革男女相棄心不忍慈眷戀不已詩人述其意而陳其辭也有女被棄者如雲雲之從風東西無定此女被棄心亦無定如雲然此女雖則如雲非我思慮之所存在以其非已之妻故心不存焉

箋以縞衣縵巾作詩者之妻服

廣雅云縞細縐也戰國策云強弩之餘不能穿魯縞然則縞是薄縐不染故色白也顧命云四人綦弁注云青黑曰綦說文云綦者女色也

則茶者青色之小別顧命為升色故以為青
此為衣巾故為蒼艾色蒼即青也又謂青而微
白為艾草之色也知縞衣男服茶巾女服者以
作者既言非我思存故願其自相配合箋以序
稱民人思保其室家言夫思保妻也經稱有女
如雲是男言有女也經序皆據男為文則縞衣
茶巾是男之所言不得分為男女二服

四傳釋茶蒼艾色箋茶文

箋亦以茶為青色但茶是文章之色非染繒之
色故云茶茶文謂巾上為此蒼艾非全用蒼色
為巾也

四毛謂詩人出曲城門臺鄭謂國人出城出都

闔曲城也闔城臺也茶英茶也言皆喪服也箋
云闔讀當如彼都人士之都謂國外曲城之中
市里也茶茅秀物之輕者飛行無常正義曰
毛以為詩人言我出曲城門臺之外云云鄭以
為國人奔其妻者自言出其曲城都邑市里之
外上言出其東門此文亦言出其闔闔字皆從

門則知亦是人所從出之處釋官云闔謂之臺
是闔為臺也出謂出城則闔是城上之臺謂當
門臺也闔既是城之門臺則知闔是門外之城
即今之門外曲城是也故云闔曲城闔城臺說
文云闔闔城曲重門謂闔為曲城

四茶謂茅秀非邱風苦葉周頌茶蓼

釋草有茶苦菜又有茶委葉邱風謂茶苦即
苦菜也周頌以嫫茶蓼即委葉也鄭於地官掌
茶注及既夕注與此箋皆云茶茅秀然則此言
如茶乃是茅草秀出之穗非彼二種茶草也言
茶英茶者六月云白旆英英是白貌茅之秀者
其穗色白言女皆喪服色如茶然吳語說吳王
夫差於黃池之會陳兵以勦晉萬人為方陳皆
白常白旗素甲白羽之矰望之如茶韋昭云茶茅
秀亦以白色為如茶與此傳意同女見棄所以
喪服者王肅云見棄又遭兵革之禍故皆喪服
也

四零露謂仲春冰溫涼中

靈作零字故爲落也仲春秋俱是晝夜等過涼中九月霜始降仲秋仍有露則知正月猶有霜二月始有露故云蔓草生而有露謂仲春時也

澤有

蘭即蘭漢池苑皆種可辟蠹

傳蘭蘭正義曰陸璣疏云蘭即蘭香草也春秋傳曰刈蘭而卒楚辭云紉秋蘭孔子曰蘭當爲王者香草皆是也其莖葉似藥草澤蘭廣而長節節中赤高四五尺漢諸池苑及許昌宮中皆種之可著粉中藏衣著書中辟白魚

毛詩要義卷第四下



毛詩要義卷第五上 齊鷄鳴

齊少皞之世爽鳩氏之墟

齊譜齊者古少皞之世爽鳩氏之墟正義曰昭二十年左傳云齊侯飲酒樂公曰古而無死其樂如何晏子對曰昔爽鳩氏始居此地季前因之有逢伯陵因之薄姑氏因之而後太公因之古若無死爽鳩氏之樂非君之所願也又昭十七年左傳郊子曰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爲鳥師而鳥名祝鳩氏司徒也爽鳩氏司寇也杜預云爽鳩鷹也鷄故爲司徒主盜賊以此知爽鳩氏當少皞之世

武王封太公地方百里都營丘

周武王伐紂封太師呂望於齊是謂齊太公地方百里都營丘正義曰齊世家云太公望呂尚者東海人也其先祖世爲四岳佐禹平水土甚有功于虞夏之際封於呂或封於申姓姜氏尚其後苗裔也從其封姓故曰呂尚西伯伯遇太公於渭之陽興語大悅號之曰太公望載與

俱歸而立爲大師文王崩武王伐紂師尚父堪
君多難於是武王平商而王天下封師尚父於
齊都營丘是武王封太公都營丘之事也太公
封地方百里鄭約而知之以王制云公侯方百
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有五等之爵則非殷
制其言千七百七十三國又非夏制是武王時
也故注云周武王初定天下更立五等之爵增
以子男而猶因殷之地是武王之時大國百里

營丘臨淄一地當云獻公自薄姑徙

水所營繞故曰營丘釋丘云水出其左營丘孫
炎曰今齊之營丘淄水過其南及東是也以丘
臨水謂之臨淄與營丘一地也故漢書地理志
云齊郡臨淄縣師尚父所封也應劭曰齊獻公
自營丘徙此臣瓚按臨淄即營丘也今齊之城內
有丘即營丘也如瓚之言臨淄營丘即是一地
應劭言獻公自營丘徙臨淄是劭之謬也當云
自薄姑徙臨淄耳齊世家云哀公之弟胡公始
徙都薄姑而周夷王之時哀公之同母弟弟山

圖

遷臨

之時

毛

遷

立

殺胡公而自立是爲獻公因徙薄姑都治臨淄
據此則齊惟胡公一世居薄姑耳以後復都臨
淄也悉民云仲山甫祖齊傳曰古者諸侯逼隘
則王者遷其邑而定其居蓋去薄姑遷於臨淄
以爲宣王之時始遷臨淄與世家異者史記之
文事多疏略夷王之時哀公弟山殺胡公而自
立立後九年而卒自武公九年厲王之奔上自
胡公之所殺爲十八年而本紀云厲王三十七
年出奔計十九年不及夷王之末則遷說自遷
也如此則所言獻公之遷臨淄未可信也毛公
在馬遷之前其言當有準據

五服周九畿疆域萬里則同

周公致太平敷定九畿復夏禹之舊制正義曰
畢陶謨云弼成五服至于五千禹貢五百里甸
服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銍三百里納結服四
百里納粟五百里納米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
百里男邦三百里諸侯五百里綏服三百里揆
文教二百里奮武衛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

百里蔡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蠻二百里流分此
五服者堯之舊制也五服距面至二千五百里
四面相距而甘方五千里禹既敷土廣而弱之
故爲殘數居其間今以鄉成而至於五千里四
面相距乃萬里焉大司馬職曰乃以九畿之籍
施邦國之政職方千里曰國畿其外方百里曰
侯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
男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畿又其外方五百
里曰衛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蠻畿又其外方
五百里曰夷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鎮畿又其
外方五百里曰蕃畿注云畿猶限也自王城以
外五千里爲疆有分限者九則四面相距其方
萬里此周公致太平制禮所定故云敷土言其
復夏禹之舊制鄉成五服實是堯時以夏禹所
定故云禹制也王者相因禮有損益雖名前後
變易而疆域則同故禹貢注云甸服此周爲王
畿其鄉當侯服在千里之內侯服爲甸服其鄉
當男服在二千里之內綏服於周爲采服其鄉

當衛服在三千里之內要服於周爲蠻服其鄉
當夷服在四千里之內荒服於周爲鎮服其鄉
當蕃服在五千里之內王者禮法相變周復禹
制故鄭解禹事而已

○太公始封在臨淄成王時乃得薄姑

成王周公封東至海南至穆陵齊雖侯爵以大
功同上公封也且齊武王時地方百里未得薄
姑至周公成王時薄姑氏與四國作亂成王滅
之以封師尚父是齊於成王之世乃得薄姑之
地若然臨淄薄姑非一邑也齊之所封在於臨
淄而晏子云薄姑因之者以齊之封疆并得薄
姑之地舉其國境所及明共處齊地薄姑者是
諸侯之號其人居齊地因號其所居之地爲薄
姑氏後與四國作亂謂管蔡商奄則奄外更有
薄姑非奄君之名而尚書傳云奄君薄姑故注
云或疑爲薄姑齊地非奄君名也

○齊雖侯爵以大功爲大師當與上公等

成王用周公之法制廣大邦國之境而齊受土

之地更方五百里其封域東至于海西至于河
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正義曰按大司徒職
制諸侯之封疆公五百里齊雖侯爵以大功而
作大師當與上公地等

○齊在岱陰濰淄之野

在禹貢青州岱山之陰濰淄之野正義曰禹貢
云海岱惟青州注云州界自海西至岱山又曰濰
淄其道注云濰淄兩水名地理志云濰水出今
琅耶箕屋山淄水出泰山萊蕪縣原山然則青
州在海岱之間濰淄即青州之水也又地理志
云臨淄海岱之間一都會也桓十六年公羊傳
曰衛朔越在岱陰齊居山之陰

○九丁公伋嗣為王官非謂嗣為太師

其子丁公嗣位於王官正義曰昭十二年左右傳
楚靈王曰昔我先王熊繹與呂伋王孫牟燹父
禽父並事康王又顧命云命仲相南宮毛倬爰
齊侯呂伋以二千戈虎賁百人逆子釗于南門
之外成王之崩職掌虎賁又事康王明為王官

也但未知何官耳以太公為王官之伯丁公又
在王朝故云嗣位謂嗣王官之位耳不必嗣為
大師也孔安國顧命注云伋為天子虎賁氏謂
當時為之耳亦未終此官也

○十周懿王享哀公齊變風始作

後五世哀公政衰荒淫怠慢紀侯譖之於周懿
王使烹焉齊之變風始作正義曰齊世家云太
公卒子丁公伋立卒子乙公得立卒子癸公慈
母立卒子哀公不辰立是為五世至哀公也莊
四年公羊傳齊哀公烹於周紀侯譖之世家亦
云紀侯譖之周烹哀公二文皆言周烹之耳不
言懿王也徐廣以為周夷王烹之鄭知是懿王
者以世家既言烹哀公乃云而立其弟靜是為
胡公當周夷王時哀公之同母少弟山殺胡公
而自立是為獻公言夷王之時山殺胡公則胡
公之立在夷王前矣世家又云獻公卒子武公
壽立卒子厲公無忌立卒子文公赤立卒子成
公說立卒子莊公購立卒子釐公祿父立卒大

諸兒立是為襄公此其君世之次也

十孫毓疑鷄鳴序疏謂子夏親承聖旨

自哀公至於襄公其間有八世皆無詩孫毓以為哀公荒淫留色怠慢朝政晏起內朝群臣所患故作鷄鳴之歌蟲飛月光之辭安能侵夜失節之漏而當早興乎如此何怠慢之有也何憎之戒也自哀至襄其間八世未審此詩指刺何公耳斯不然矣子夏親承聖旨齊之君世號謚未亡若其別責餘君作叙無容不悉且衡門謗僖公原而無立志則愬原之人未必耽淫於色而東門之池刺其君之淫昏斯非一人而行反者乎況此前後不同所失各異

十一此詩皆刺而季札皆曰美哉

襄二十九年左傳魯為季札歌齊曰美哉此詩皆云刺彼云美哉者以鷄鳴有思賢妃之事東方未明雖刺無節尚能促遽自警詩人懷其舊俗故有箴規故季札美其聲

十二正法太師奏鷄鳴此夫人相警戒

正義曰常禮以雞實鳴而起今夫人之在君所心常驚懼恒恐傷晚故以蠅聲為雞鳴則起早於常禮是夫人之敬也書傳說夫人御於君所之禮云太師奏雞鳴於階下夫人鳴玉佩於房中告去則雞鳴以告當待太師告之然此夫人自聽雞鳴者彼言告御之正法有司當以時告君此說夫人相警戒不必待告

四夫人纓笄而朝毛與鄭注司服異

傳言夫人纓笄而朝首服纓笄以朝君案禮特牲饋食及士昏禮皆云纓笄綃衣注云綃衣此衣染之以黑其繒本名曰綃則首服纓笄必以綃衣配之此以纓笄朝君則當身服綃衣也天官內司服鄭注差次服之所用夫人以禮見君當服展衣御於君當服祿衣皆首服次燕居乃服纓笄耳此傳言纓笄而朝者展衣以見君祿衣以御君鄭以周禮六服差次所用為此說耳非有經典明文列女傳魯師氏之母齊姜戒其女云平旦纓笄而朝則有君臣之嚴莊二十

四年公羊傳何休注甚巨與列女傳亦同然則古之書傳有言夫人纓笄而朝君者毛當有所依據而言未必與鄭同也或以爲夫人纓笄而朝謂聽治內政案列女傳稱纓笄而朝則有君臣之嚴謂朝於夫非自聽朝也此傳亦云纓笄而朝文與彼同

三朝會者且歸無使以我而憎子

會且歸矣無庶子子憎會會於朝也卿大夫朝會於君朝聽政夕歸治其家事無庶子子憎然

見惡於夫人箋云庶衆也蟲飛薨薨所以當祀者卿大夫朝者且罷歸故也無使衆人以我故

憎惡於子戒之也正義曰言會言歸則是會於朝歸於家故知謂大夫於朝旦之時會於君朝

聽政於夕晚之時歸治其家事成十二年傳曰世之治也百官承事朝而不多是於夕而不治公

事故歸治家事也

四子我皆士大夫還與僂交譽之辭

子之還兮遭我乎得之間兮還便捷之兒獨山

多箋云子也我也皆士大夫也俱出田獵而相遭也並驅從兩肩兮揖我謂我僂兮從逐也獸三歲曰肩僂利也箋云並併也子也我也併驅而逐禽獸子則揖耦我謂我僂譽之者以報前言還也

五兩肩肩與豸同獸三歲曰肩

正義曰大司馬云大獸公之小禽私之七月云言私其獫獻豸于公則肩是大獸故言三歲曰肩

肩

六狼牡羴牝膏可煎和皮可裘

釋獸云狼牡羴牝狼其子獫狁有力者迅孫狼牡名羴牝名狼其子名獫狁有力者名迅孫

炎曰迅疾也陸璣疏云其鳴能小能大善爲小兒啼聲以誘人去數十步其猛健者雖善用兵

者不能免也其膏可煎和其皮可爲裘故禮記狼臠膏又曰君之右虎裘厥左狼裘是也

七著詩毛三章異制鄭並人臣

正義曰作著詩者刺時也所以刺之者以時不

親迎故陳親迎之禮以刺之也毛以為首章言士親迎二章言卿大夫親迎卒章言人君親迎俱是受女於堂出而至庭至著各舉其一以相互見鄭以為三章共述人臣親迎之禮

三士親受婦于著妻見其衣冠之飾

毛以為士親迎夫既受婦於堂導之而出妻見其夫衣冠之飾此陳其辭也妻言君子待我於門內之著乎而我見君子塞耳之瑱以素象為之乎而又見其身之所佩飾之以瓊華之石乎而言士親迎妻見其服飾今不親迎故舉以刺之也鄭以為摠言人臣親迎其妻見其冠飾君子待我於著之時我見君子充耳以素絲為之其末飾之以瓊華之石言用素絲為紃以懸瓊華之石為瑱也

四門屏之間為宁著與宁音義同

釋宮云門屏之間謂之宁李巡曰門屏之間謂正門內兩塾間名宁孫炎曰門內屏外人君視朝所宁立處也著與宁音義同

五犀象之牙角可為充耳

楚語稱白公子張驟諫靈王王病之曰子復語不穀雖不能用吾置於耳對曰賴君之用也故言不然巴浦之犀象其可盡乎其又以繩為瑱韋昭云瑱所以塞耳言四獸之牙角可以為瑱是象可以為瑱此言充耳以素可以充耳而色素者唯象骨耳

六箋於庭著言揖堂不揖者堂上無揖

士昏禮婿親迎至於女家主入揖入賓執鴈從至於廟門揖入三揖至於階三讓主人升西面賓升北面奠鴈再拜稽首降出婦從降自西主人不降送是受女於堂導之以出故此婦從君子而出至著君子揖之下箋亦云揖我於庭不言揖我於堂者昏禮女立于房中南面婿於堂上待之拜受即降禮於堂上無揖故不言之昏禮止言以從不言在庭著揖之箋知揖之者言待我明其住待之也下昏禮婦至夫家主人揖婦以入及寢門揖入至夫家引入之時每門

而揖明女家引出之時亦每門而揖故知至者君子揖之之時也

統為縣瑱之繩今名條

相二年左傳云衛統紘纒是縣瑱之繩故云或名為統魯語敬姜云王后親織玄統織線為之即今之條繩必用雜絲線為之故言織之人君五色臣則三色直言人君與臣不辨尊卑之異蓋天子諸侯皆五色卿大夫士皆三色其五色子之統無文正以人君位尊備物當具五色臣則下之

一立王

宜降殺以兩王肅云王后織玄統天子之統一基謂條玄而已何云具五色乎王基理之云統今之條無色豈有一色之條色不雜不成為條王后織玄統者舉夫色尊者言之耳

鄭以素為統瑱華為瑱與毛異

孫毓云案禮之名充耳是塞耳即所謂瑱縣當耳故謂之塞耳縣之者別謂之統不得謂之充耳猶瑱不得名之為統也故曰王之瑱乎夫設纓以為冠不得謂冠是纓之飾結組以縣佩不

可謂佩所以飾組今獨以瑱為統之飾謬於名而失於實非作者之意以毛王為長斯不然矣言充耳者固當謂瑱為充耳非謂統也但經言充耳以素素絲縣之非即以素為充耳也既言充耳以素未言充耳之體又言飾之瑱華正謂以瑱華作充耳人巨服之以為飾非言以瑱華飾統何當引冠纓組佩以為難乎經之文勢既言充耳以素即云飾之以瑱華明以瑱華為充耳縣之以素絲故易傳以素為統瑱華為瑱也

東方之日

東方之日傳言明盛箋言未融

東方之日者彼姝者子在我室兮與也日出東方人君明盛無不照察也姝者初昏之貌箋云東方之日者愬之乎耳有姝然美好之子來在我室欲與為室家我無知之何也日在東方其明未融與者喻君不明正義曰日出東方漸以明盛照臨下土故以喻人君明盛無不照察王肅云言人君之明盛刺之昏闇箋以日在東方其明未融故舉東方之日以喻君之不明也

昭五年左傳云日上其中明而未融其當旦乎
融妻云融高也案既融此明有融傳云融其長
也謂日高其光照長遠日之旦明不高故以融
君不明也

東方之月傳言臣察言不明

東方之月言被昧者在我聞言月盛於東方
君明於上示日也臣察於下若月也聞門內也
箋云月以與日月在東方亦言不明

散文裳亦稱衣

傳上曰衣下曰裳正義曰此其相對定稱散則
通名曰衣也禮曰兩手握衣去齊尺注云齊謂
裳下緝也是裳亦稱衣也

此晞為明始升湛露兼葭訓乾

傳晞明之始升正義曰晞是日之光氣湛露
云匪陽不晞謂見日之光而物乾故以晞為乾
兼葭云白露未晞言露在朝旦未見日氣故亦
為乾義此言東方未明無取於乾也明之始
升謂將旦之時日之光氣始升與上未明為一

事也

柳不能為藩猶狂夫不能辰夜

折柳樊圃狂夫瞿瞿柳柔脆之木樊藩也圃菜
園也折柳以為藩園無益於禁矣瞿瞿無守之
貌古者有挈壺氏以水火分日夜以告時於朝
箋云柳木之不可以為藩猶是狂夫不任挈壺
氏之事不能辰夜不夙則莫辰時夙早莫晚也
箋云此言不任其事者恒失節數也

挈壺氏水火守壺晝夜漏百刻

挈壺氏職曰凡喪縣壺以代哭皆以水火守之
分以日夜及冬則以火爨鼎水而沸之而沃之
注云代更也禮未大斂代哭以水守壺者為沃
漏也以火守壺者夜則視刻數也分以日夜者
異晝夜漏也漏刻之箭晝夜共百刻冬夏之間
則有長短焉太史立成法有四十八箭是其分
日夜之事言冬夏之間有長短者案乾象曆及
曆法與今太史所候皆云冬至則晝四十五夜五
五夏至則晝六十五夜三十五春秋分則晝五

十五半夜四十四半從春分至於夏至晝漸長增九刻半從夏至至於秋分所減亦如之從秋分至於冬至晝漸短減十刻半從冬至至於春分所加亦如之又於每氣之間加減刻數有多有少其事在曆術以其算數有多有少不可通而為率故太史之官立為成法定作四十八箭以一年有二十四氣每於一氣之間又分為二通率七日強半而易一箭故周年而用箭四十八也管言晝夜者以昏明為限馬融王肅注尚書以為日永則晝漏六十刻夜漏四十刻日短則晝漏四十刻夜漏六十刻日中宵中則晝夜各五十刻者以尚書有日出日入之語遂以日見為限尚書緯謂刻為商鄭作士昏禮目錄云日入三商為昏舉全數以言耳其實日見之前日入之後距昏明各有二刻半減晝五刻以裨夜故於曆法皆多收五刻也鄭於堯典注云日中宵中者日見之漏與不見者齊也日永者日見之漏五十五刻日不見之漏四十五刻又與

馬王不同者鄭言日中宵中者其漏齊則可矣其言日永日短之數則與曆其錯馬融言晝漏六十夜漏四十減晝以裨夜矣鄭意謂其未減又減晝五刻以增之是鄭之妄說耳漏刻之數見在史官古今曆者莫不符合鄭君獨有此異不可強為之辭

雞人告時此挈壺亦云告時

挈壺之職唯言分以日夜不言告時於朝春官雞人云凡國事為期則告之時注云象雞知時然則告時於朝乃是雞人此言挈壺告時者以序云與居無節挈壺氏不能掌其職明是挈壺告之失時故令朝廷無節也蓋天子備官挈壺掌漏雞人告時諸侯兼官不立雞人故挈壺告也庭燎箋云王有雞人之官是鄭意以為唯王者有雞人諸侯則無也

文姜往來齊魯本末諸儒異

春秋經桓三年秋公子翬如齊逆女九月夫人姜氏至自齊是文姜以桓三年歸魯也左傳於

桓十八年如齊之下始云齊侯通焉且桓六年九月經書子卯子同生即莊公也猗嗟序稱人以莊公爲齊侯之子公羊傳稱桓公云同非吾子明非如齊之後始與齊侯通也但左傳爲公謫張本故於如齊之下始言齊侯通耳夫人以桓十八年與公如齊經書公之夜至自齊傳不言文姜來歸莊元年傳云不書即位文姜出故也莊公即位之時猶在齊未來故言夫人父留於齊莊公即位後乃來也其來年月三傳無文莊元年經書三月夫人遜于齊公羊傳云夫人固在齊矣其言遜何念母也正月以存君念母以首事何休及賈逵服虔皆以爲桓公之薨至是年三月葬而小祥公憂思少殺念及於母以其罪重不可以反之故書遜於齊耳其實先在於齊本未歸也至二年夫人會齊侯於禚是從魯往之則於會之前已反魯矣服虔云蓋免桓公之夜從齊來以文姜爲二年始來杜預以莊元年歲首即位之時文姜來公以母出之故

不忍即位文姜於時感公意而來既至爲人所尤故三月又遜於齊謂文姜來而後去非先在齊二者說雖不同皆是莊公即位之後乃來也杜預創爲其說前儒盡不然也鄭於喪服小記之注引公羊正月存親之事則亦同於賈服至二年乃歸也

葛屨五兩冠綖雙傳滕聚居而襄公往雙之葛屨五兩冠綖雙止葛屨服之賤者冠綖服之尊者雙云葛屨五兩喻文姜與姪婦及傳姆同處冠綖喻襄公也五人爲奇而襄公往從而雙之冠屨不宜同處正義曰屨必兩隻相配故以一兩爲一物綖必屬之於冠故冠綖共爲一物葛屨言五冠綖言雙由見五爲奇故欲雙之使耦也奇數多矣獨舉五而言明五必有象故以喻文姜與姪婦傳姆五人俱是婦人不宜以襄公往雙之

傳姆若漢乳母何休老大夫大夫妻非是士昏禮云姆在其右注云姆婦人年五十無子

出而不復嫁能以婦道教人者若今時乳母失
士妻之姆如此則諸侯夫人其姆亦當然也內
則云女子十年不出傳姆教之執麻臬治絲繭
則傳是姆類亦當以婦人老者為之矣何休云
選老大夫為傳大夫妻為姆以男子為傳書傳
未有云焉且大夫之妻當自處家無由從女而
嫁使夫人動輒待之休之言非禮意也

傳衡獵縱獵書傳無以耕為獵

藝麻如之何衡從其畝藝樹也衡獵之從獵之
種之然後得麻箋云樹麻者必先耕治其田然
後樹之以言人君取妻必先議於父母正義曰
在田逐禽謂之獵則獵是行步踐履之名衡古
橫字也衡獵之縱獵之謂既耕而東西踐躡擊
摩之也古者推耒耜而耕不宜縱橫耕田且書
傳未有謂耕為獵者故知是摩獵之也

女家尚每事告廟夫家必皆告

傳以經云必告父母嫌其唯告生者故云必告
父母之廟箋又嫌其唯告於廟故云議於生者

無家
禮
家

卜於死者以足之昏有禮吉之禮卜而得吉使
告女家是娶妻必卜之士冠禮云筮於廟門明
卜亦在廟也曲禮云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
故齊戒以告鬼神昭元年左傳說楚公子圍將
娶妻於鄭其辭云圍布几筵告於莊共之廟而
來是娶妻自告廟之法而箋必以為卜者以納
吉為六禮之一故舉卜言之案昏禮受納采之
禮云主人筵於戶西注云主人女父也筵為神
布席也將以先祖之遺體許人故受其禮於廟
也其後諸禮皆轉以相似則禮法皆告廟矣女
家尚每事告廟則夫家將行六禮皆告於廟非
徒一卜而已明以卜為大事故特言之

易又鞠止傳訓窮箋訓盈

傳鞠窮正義曰釋言文傳意當謂魯相縱恣文
姜使窮極邪意也箋鞠窮釋詁文箋以此責魯
相之辭不宜唯言文姜之窮極邪意故易傳以
為盈責魯相之盈縱文姜不禁制之

齊莊僖已為小伯故襄公欲求諸侯

求大功與求諸侯一也若諸侯從之則大功立所從言之異耳求大功者欲求為霸主也天子衰諸侯興政曰霸中候霸免注云霸猶把也把天子之事於時王室微弱諸侯無主齊是大國故欲求之鄭以國語云齊莊僖於是乎小伯韋昭云小伯主諸侯盟會襄即莊孫僖子以父祖已作盟會之長可以為霸業之基又自以國大民衆負恃強力故欲求為霸也至其弟桓公即求而得之是齊國可以為霸但襄公無德而不可求耳

田甫田畋爾田今人謂佃食

無田甫田維莠騷騷也甫大也大田過度而無人功終不能獲麥云與者喻人君欲立功致治必勤身脩德積小以成高大正義曰甫大釋詁文言無田甫田猶多方云宅爾宅畋爾田今人謂佃食古之遺語也禁人言無田甫田猶下句云無思遠人無田與無思相對為喻周禮授民田上地家百畝中地家二百畝下地家三百

畝謂其人力堪治故禮以此為度

總角聚髦中幼穉弁冠之大號

婉兮變兮總角中兮未幾見兮突而弁兮婉變少好貌總角聚兩髦也中幼稚也弁冠也箋云人君內善其身外脩其德居無幾何可以立功猶是婉變之童子少自脩飾中然而稚見之無幾何突耳如冠為成人也正義曰候人傳曰婉少貌變好貌此弁訓之故言少好貌內則云男女未冠笄者總角於纓冠所以覆髮未冠則總角故知總角聚兩髮言總聚其髮以為兩角也此今與總角共文故為幼稚周禮掌冠冕者其職謂之弁師則弁者冠之大號

嘯謂之畢以星名也謂繳射

箋畢嘯也繳射正義曰釋天云嘯謂之畢李巡曰嘯陰氣獨起陽氣必止故曰畢畢止也孫炎曰掩兔之畢或謂之嘯因各星云郭璞曰掩兔之畢或呼為嘯因星形以名之月令注云網小而柄長謂之畢然則此器形似畢星孫請以網

名畢郭謂以畢名網郭說是也以繩繫矢而射
鳥謂之繳射也

四 盧田犬令令纓環聲

盧令令其人美且仁盧田犬令令纓環聲言人
君能有美德盡其仁愛百姓欣而奉之愛而樂
之順時遊田與百姓共其樂同其獲故百姓聞
而說之其聲令然正義曰犬有田犬守犬戰
國策云韓國盧天下之駿犬也東郭遂海內之
狡兔韓盧逐東郭遶山三越岡五兔極於前犬
疲於後俱為田父之所獲是盧為田犬也此言
鈴鈴下言環鈺鈴鈴即是環鈺聲之狀環在犬
之領下如人之冠纓然故云纓環聲也

四 重環子母環髮好兒鄭作權

盧重環重環子母環也其人美且髮髮好兒鄭
云髮讀當為權權勇壯也正義曰髮以諸言且
者皆辭兼二事若髮是好貌則與美是一也且
仁且偲既美而復有仁才則且髮不得為好貌
故易之巧言云無拳無勇其文相連是髮為勇

也

四 閑亦防禁之名即桎梏行馬

夏官虎賁氏云舍則守王閑注云舍王出所止
宿處也閑桎梏也天官掌金暈王之會同之舍
設桎梏再重杜子春云桎梏謂行馬再重者以
周衛有外內列周衛防守之物名之曰閑則閑
亦防禁之名故此及猗嗟之序皆防閑並言之

四 毛傳鰈大魚鄭云魚子本作鰈

鰈苟在梁其魚鰈鰈興也鰈大魚箋云鰈魚子
也鰈也鰈也魚之易制者然而鰈敗之苟不能
制正義曰孔叢子云衛人釣於河得鰈魚焉其
大如車鰈魚子釋魚文李巡曰凡魚之子總名
鰈也鰈鰈字異蓋古字通用或鄭本作鰈也魯
語云宣公夏濫於泗淵里革斷其罟而棄之曰
魚禁鰈鰈鳥鰈鰈也鰈鰈物也是亦以鰈為魚
子也毛以鰈為大魚鄭以鰈為魚子而與鰈相
配則鰈之為魚中魚也故可以為大亦可以為
小陸璣疏云鰈今伊洛濟潁鰈魚也廣而薄肥

恬而少力細鱗魚之美者遼東梁水魴特肥而厚尤美於中國魴故其鄉語曰居就粮梁水魴是也箋以鰕若大魚則強節亦不能制不當以鰕敗為喻且魴鯢非極大之魚與鰕不類故易傳以為小魚易制

文姜從者盛故難制孫毓謂齊妹非

傳以如雲言盛謂其從者多強盛而難制孫毓云齊為大國初嫁寵妹庶姜庶士盛如雲兩故妹來自由相公不能制禁言從者之盛傳意當

然文姜歸魯之日襄公未為君言寵妹則非也

魴鯢毛鄭說又不同

魴鯢大魚箋云鯢似魴而弱鱗正義曰陸璣疏云鯢似魴厚而頭大魚之不美者故里語曰網魚得鯢不如啗茹其頭尤大而肥者徐州人謂之鯢或謂之鯢幽州人謂之鴉鵂或謂之胡鰕

載

革飾車後戶為第竹飾為蔽傳第蔽通

載驅薄薄簟第朱韞薄薄疾驅聲也簟方文席也車之蔽曰第諸侯之路車有朱革之質而

飾正義曰斯干說鋪席燕樂之事云下莞上簟簟字從竹用竹為席其文必方故云方文席也車之蔽曰第謂車之後戶也說文云韞革也獸皮治去毛曰韞韞是革之別名此說齊君之車而云朱韞故云諸侯之路車有朱革之質而羽飾謂以皮革為本質其上又以翟羽為之飾也釋器云輿革前謂之韞後謂之第李巡曰輿革前謂輿前以革為車飾曰韞第車後戶名也郭璞曰報以韞韞車軾也第以韞韞後戶也又云

竹前謂之禦後謂之蔽李巡曰竹前謂編竹當車前以擁蔽名之曰禦禦止也孫炎曰禦以簟為車飾也郭璞曰蔽以簟衣後戶也如爾雅之文車前後之飾皆有革有簟故此說車飾云簟第朱韞也彼文革飾後戶謂之第竹飾後戶謂之蔽則第蔽異矣此言車之蔽曰第第蔽為一者彼因革與竹別而異其文耳其實革竹同飾後戶俱為車之蔽塞故此傳第蔽通言之春官巾車掌主后之車輅有重翟厭翟碩人說衛侯

夫人云翟筭以朝是婦人之車有翟羽飾矣經傳不言諸侯路車有翟飾者今傳言羽飾必當有所案據不知出何書

四發夕明發皆為發夕至旦

此言發夕謂夕時發行故為發夕至旦小宛云明發不寐謂此至明之開發未嘗寢寐故為發夕至明所以立文不同皆為夕發至旦

五豈弟言樂易變當為闔闔

齊子豈弟言文姜於是樂易然箋云此豈弟猶

言發夕也豈讀當為闔弟古文尚書以弟為闔

三六

闔明也正義曰愷悌之義與發夕不類故讀愷

書即今

為闔易稱闔物成務說文云闔開也古文尚書

書即今

即今鄭注尚書是也無以悌為闔之字唯洪範

稽疑論卜

先有五曰闔注云闔者色澤光明蓋

古文作悌

今文作闔賈逵以今文校之定以為

故云古文尚書

以悌為闔闔明也上言發夕謂

初夜即行此言闔明謂侵明而行與上互文相

通也釋言云愷悌發也今人李巡孫炎郭璞云闔明發行郭璞又引此詩云齊子愷悌是闔亦為行之義也

四頍長昌盛抑美色揚顙亦為眉

此言頍若長兮史記孔子世家稱孔子說文王之狀云黧然而黑頍然而長是頍為長貌也今定本云頍而長兮而與若義並通也箋曰佼好貌傳曰為盛不言為其貌故申足之云佼好貌

傳抑美色揚廣揚揚是顙之別名抑為揚之貌

故揚抑為美色顙貴廣關故言揚廣揚傳好目

揚眉美目揚兮目揚俱美傳欲辨揚是眉故省

其文言好目揚眉既言目揚皆好又傳解揚為

眉蓋以眉毛揚起故名眉為揚

四毛二尺曰正鄭正內方二尺皆無明文

正者侯中所射之處經典雖多言正鵠其正之

廣狹則無文鄭於周禮考之以為大射則張皮

侯而設鵠賓射則張布侯而畫正正大如鵠三

侯侯廣而正居一焉侯身長一丈八尺者正本

六尺侯身一丈四尺者正方四尺六寸大半
侯身一丈者正方三尺三寸少半寸正以綵畫
爲之其外之廣雖則不同其內皆方一尺毛於
正鵠之事唯此言二尺曰正耳既無明說可以
同之鄭焉謂正之內方二尺者亦更無明文
蓋應顧此傳耳

注毛王外孫曰甥孫毓因謂絕裏公

姊妹之子名之曰甥傳言外孫曰甥者王肅云
據外祖以言也謂不指裏公之身摠據齊國爲

言外孫得稱甥者案左傳云以肥之得備彌甥
孫毓云姊妹之子曰甥謂吾舅者吾謂之甥此
爾雅之明義末學者之所及豈毛公之博物王
氏之通識而當亂於此哉抑者以裏公雖舅而
鳥獸其行犯親亂類使時人皆以爲齊侯之子
故絕其相名之倫更本於外祖以言也凡異族
之親皆稱甥然此是毛傳之言不應代詩人爲
絕其相名之倫孫毓之言非也

注大射賓射正鵠不同侯道遠近一

大射之鵠賓射之正鵠其侯不同侯道遠
近一也儀禮大射禮者諸侯射禮經曰司馬命
量人量侯道以貌步大侯九十鵠七十射五十
鄉射記射之侯云侯道五十弓則大射所云
九十七五十皆謂弓也諸侯大射三侯之道
既有九十七五十則王射亦張三侯其道之
數亦當然故射人注云量侯道者以弓爲度九
節者九十弓七節者七十弓五節者五十弓之
下制長六尺是侯道遠近有三等不同也鄉射
記又云弓二寸以爲侯中侯中謂侯身也鄉射
之侯既弓取二寸則餘侯亦當然

注正鵠大小亦同皆鳥名

考工記云梓人爲侯廣與崇方參分其廣而鵠
居一焉司裘掌大射之禮云設其鵠射人治賓
射之儀則云五正三正三正有正者無鵠有鵠
者無正則正與鵠大小同矣故射人注云鵠乃
用皮其大如正鵠居侯中三分之一則知正亦
在侯三分之一各準其侯之廣狹而畫之耳

之正者射人注云正之言正也射者內志正也
中大射注云正者正也亦鳥名齊魯之國名
有為正正鳥之捷黠者射之難中以中為俊故
射取名焉大射射鵠賓射射正此言不出正者
據賓射為文也

鄭云禮射三而止通三耦而言

舞則選兮射則貫兮選齊貫中也箋云選者謂
於倫等最上貫習也四矢反兮以禦亂兮四矢
衆矢箋云復也禮射三而止每射四矢皆得其
故處此之謂復射必四矢者象其能禦四方之
亂正義曰傳選之為齊其訓未聞當謂其善舞
齊於樂節也貫謂貫侯故為中也箋以美其善
舞當謂舞能勝人故易傳以為倫等之中上選
也貫習釋詁文大射皆三番射訖止而不復射
是禮射三而止也必三而止者案儀禮大射初
使三耦射之而未釋獲射訖取矢以復君與卿
大夫等射釋獲飲不中者訖君與卿大夫等又
射取中於樂節注云君子之於事也始取於中

中課有功終用成法教化之漸也然則初射
三耦其後兩番君始與卿大夫等射此言禮三
而止通三耦等為言

毛詩要義卷第五上



毛詩要義卷第五下

魏葛履至碩鼠

魏譜

魏都蒲坂舜舊都今併言禹以近安邑

魏譜魏者虞舜夏禹所都之地正義曰地理志云河東郡有河北縣詩魏國也晉獻公滅之封大夫畢萬皇甫謐云舜所營都或云蒲坂即河東縣是也禹受禪都平陽或安邑皆屬河東五子之歌怨太康失邦其歌云惟彼陶唐有此冀方今失厥道亂其紀綱乃底滅亡左傳引其文服虔云堯居冀州虞夏因之不遷居不易民其

陶唐虞夏之都大率相近不出河東之界故書

魏

魏

魏

魏

責太康士失然則魏都河北蒲坂故安邑皆偏近之故云魏者舜禹所都之地謂境內有其都耳魏不居其墟也在禹貢冀州雷首之北析城之西正義曰禹貢云壺口雷首至于太岳底柱析城至于王屋地理志云雷首在蒲坂南析城在濩澤西南皆在河東界內是其屬冀州也周以封同姓焉正義曰襄二十九年左傳曰虞親焦滑霍楊韓魏皆姬姓是與周同姓也魏世家

魏不知所封為誰

魏在晉南河曲北涉汾水

地理志云魏國姬姓也在晉之南河曲故其詩曰彼汾一曲實其之河之干兮是南枕河曲也汾沮洳曰彼汾沮洳言采其莫刺君采其采於汾明其境踰汾矣故知北涉汾水

歷山在河東河濱河北之濱皆魏

昔舜耕於歷山陶於河濱正義曰尚書傳文也彼注云歷山在河東是舜耕之處在魏境也言

陶於河濱則在河北之濱蓋以歷山相近同為

魏地故連言之皇甫謐云言陶於河濱即禹貢

所謂陶丘今濟陰定陶之西南陶丘亭是也言

河濱明近河不宜在濟陰謐之言謬耳禹葬於

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

室而盡力乎溝洫此一帝一王儉約之化於時

猶存及今魏君晉且徧急不務廣脩德於民教

以義方正義曰晉有唐之遺風詩稱唐國此有

舜禹舊化其詩不稱虞夏者晉初唐叔封於

侯又能憂深思遠有堯之遺風故謂之唐虞初無虞夏之名

六 魏自平桓後變風始作

其與秦晉鄰國日見侵削國人憂之正義曰魏國西接於秦北鄰於晉桓四年左傳曰秦師圍魏是秦數伐之終為晉所滅明晉亦侵之當周平桓之世魏之變風始作正義曰周自幽王以上諸侯未敢專征平桓之後以強陵弱今云日見侵削明是諸侯專恣故以為平桓之時變風始作

自晉封畢萬始有魏氏然無世家

至春秋魯閔公元年晉獻公竟滅之以其地賜大夫畢萬自爾而後晉有魏氏正義曰鄭言此者見閔公已前魏國尚存故平桓之世得作詩也魏無世家而鄭於左方中云葛屨至十畝之間為一君伐檀碩鼠為一君知者以上五篇刺諷季札儉下一篇刺貪其事相反故分為異君或父相或子孫不可知也案襄二十九年左傳魯為

札歌魏曰美哉大而婉儉而易行以德輔此也明主也此詩並刺君而季札美之者美其有儉約之餘風由無德以將之失於大檢故詩人刺之

四 魏地陋故民巧君又儉故見侵削

正義曰作葛屨詩者刺魏也言魏地陜隘者若地廣民稀則情不趨利地陜民稠則利無所衣食不給機巧易生人君不知其非反復儉嗇徧急德教不加於民所以日見侵削

葛屨履霜利其賤女手縫裳利其事

糾糾葛屨可以履霜糾糾猶緹緹也夏葛屨冬皮屨葛屨非所以履霜矣云葛屨賤皮屨貴義俗至冬猶謂葛屨可以履霜利其賤也摻摻女手可以縫裳摻摻猶纖纖也婦人三月廟見然後執婦功箋云言女手者未三月未成為婦裳男子之下服賤又未可使縫魏俗使未三月婦縫者利其事也要之櫛之好人服之要褻也櫛也也好人好女手之人箋云服整也褻也領也在上好人尚可使整治之謂屬者之

夏葛履冬皮履皮履亦以絲為飾

正義曰糾糾為葛履之狀當為稀疏之貌故云

猶繚繚也士冠禮云履夏用葛冬皮履可也士

喪禮云夏葛履冬白履注云冬皮履變言白者

明夏時用葛亦白也凡履冬皮夏葛則無用絲

之時而少儀云國家康寧君子不履絲履者謂

皮履以絲為飾也夫履人說履為之飾有絢纓

純是履用絲為飾夏白之有葛履猶絺綌所以

當暑特為便於時耳非行禮之服若行禮之服

雖夏猶當用皮鄭於周禮注及志言朝祭履為

各從其裳之色明其不用葛也

無舅姑者三月廟見有亦三月助祭

下云宛然左辟是已入夫家既入夫家仍云女

手明是未成婦也曾子問云三月而廟見稱來

婦又云女未廟見而死歸葬於女氏之黨示未

成婦也則知既廟見者為成婦矣既成婦則

當家事盡為此譏使之縫裳明是未可縫裳故

云三月廟見然後執婦功三月廟見謂無舅姑

者婦入三月乃見於舅姑之廟若有舅姑則

昏禮所云質明贊見婦於舅姑不待三月也

於昏之明旦即見舅姑也亦三月乃助祭行

易歸妹注及鄭箴膏肓皆引士昏禮云婦入三

月而後祭行然則雖見舅姑猶未祭行亦未成

婦也

好人提提宛然左辟婦不敢當主

好人提提宛然左辟佩其象揄提提安諦也宛

辟貌婦至門夫揖而入不敢當尊宛然而左辟

象揄所以為飾箋云婦新至慎於威儀如是使

之非禮正義曰釋訓云提提安也孫炎曰提提

行步之安也言安諦謂行步安舒而審諦也士

昏禮云婦至主人揖婦以入及寢門揖入是婦

至門夫揖而入也此好人不敢當夫之尊故宛

然而左還辟之不敢當主故就客位

公路即公行主輅車公族主君之同姓

美無度殊異乎公路路車也箋云是子之德美

信無度矣雖然其采莫之事則非公路之體也

公路主君之輓車庶子爲之晉趙盾爲輓車是也正義曰公路與下公行一也以其主君路車謂之公路主兵車之行列則謂之公行正是一官也宣二年左傳云晉成公立乃官卿之適以爲公族又官其餘子亦爲餘子其庶子爲公行趙盾請以括爲公族公許之冬趙盾爲輓車之族是其事也趙盾自以爲庶子讓公族而爲公行言爲輓車之族明公行掌輓車服虔云輓車戎車之倅杜預云公行之官是也其公族則

十六

適子爲之掌君宗族成十八年左傳曰晉荀會樂厲韓無忌爲公族大夫使訓卿之子弟恭儉孝悌是公族主君之同姓故下箋云公族主君同姓昭穆是也傳有公族餘子公行此有公路公行公族知公路非餘子者餘子自掌餘子之政不掌公車不得謂之公路明公路即公行變文以韻句耳此公族公行諸侯之官故魏晉有之天子則巾車掌王之五路車僕掌戎車之倅周禮六官皆無公族公行之官是天子諸侯異

禮也

廿 蕢水爲如續斷亦似車前

傳蕢水爲正義曰釋草云蕢牛脣李巡曰別二名郭璞引毛詩傳曰水蕢也如續斷寸有節拔之可復陸璣疏云今澤蕢也其葉如車前草大其味亦相似徐州廣陵人食之

國有桃

毛以園有桃與國有民鄭謂取桃爲轂

毛以爲園有桃得其實爲之轂以與國有民得其力爲君用今魏君不用民力又不施德教使

國日以侵削故大夫憂之言已心之憂矣我遂歌而且謠以寫中心之憂不知我者見我無故歌謠謂我於君事也驕逸然故彼人又言云君之行是哉子之歌謠欲何其爲乎彼人既不知我而責我矣而我心之憂矣其誰能知之既無知我者或謗我使我得罪其有誰能知之我蓋欲亦自止勿復思念之彼人正謂不知我者曰其並爲辭鄭以爲園有桃魏君取其實爲之轂不與爲異

稅法有常魏君於公稅亦刺之

正義曰魏君薄於公乃是人君美事而刺之者公家稅民有常不得過度故孟子曰欲輕之於堯舜大貉小貉欲重之於堯舜大桀小桀十一而稅下富上尊是稅亦不得薄也鄭志答張逸亦云稅法有常不得薄今魏君不取於民唯食園桃而已非徒薄於十一故刺之

陟岵孝子行役思父教戒

陟彼至無止正義曰孝子在役之時以親戚離散而思念之言已登彼岵山之上兮瞻望我父所在之處兮我本欲行之時而父教戒我曰嗟汝我子也汝從軍行在道之時當早起夜寐無得已止又言若至軍中在部列之上當慎之哉可來乃來無止軍事而來若止軍事當有刑誅故深戒之

父尚義母尚恩兄尚親

上慎旃哉猶恐不無止旃之猶可也父尚義箋云止者謂在軍中作部列時猶來無棄母尚恩也

猶來無死兄尚親也

古者一夫百畝今十畝削小之甚

十畝之間方桑者開闢方開闢然男女無別往來之貌箋云古者一夫百畝今十畝之間往來者開闢然削小之甚正義曰王制云制農田百畝地官遂人云夫一廛田百畝司馬法曰畝百為夫是一夫百畝也此言其正法耳周禮上地家百畝中地家二百畝下地家三百畝又六遂上地有萊五十畝其廢易相通皆二百畝也孟子

得樹民

曰五畝之宅樹之以桑則野田不樹漢書食貨

志云田中不得有樹用妨五穀此十畝之中言

有桑者孟子及漢志言其大法耳民之所便雖

田亦樹桑故上云彼汾一方言采其桑古者侵

其地而虜其民此得地陬民稠者以民有畏寇

而內入故地陬也一八百畝今此十畝相率十

倍魏雖削小未必即然舉十畝以喻其陬隘耳

伐檀之君子在位空餐坎坎至餐兮正義言君子之人不得進仕坎

伐檀

然身自斬伐檀木置之於河之隈以爲輻之用此伐檀之人既不見用必待明君乃仕若待河水澄清且有波瀾倚然也君子不進由在位貪鄙故責在位之人云汝不親稼種不親斂穡何爲取禾三百夫之田穀兮不自冬狩不自夜獵何爲親汝之庭則有所懸者是貊獸兮汝何爲無功而妄受此也彼伐檀之君子終不肯而空餐兮汝河爲無功而食祿使賢者不進也

鄭禮注廬爲邑居毛謂一夫之居

一夫之居曰廬謂一夫之田百畝也地官遂人云夫一廬田百畝司農云廬居也楊子云有田一廬謂百畝之居與此傳同也地官載師云市廬之征鄭司農云廬市中空地未有肆城中空地未有宅者也玄謂廬者若今云邑居里矣廬民居之區域也里居也以廬里任國中而遂人授民田夫一廬田百畝是廬不謂民之邑居在都城者與則鄭謂廬爲民之邑居不爲一夫之

田者以廬者民居之名夫田與居宅同名爲廬但周禮言夫一廬復言田百畝百畝既是夫田故以廬爲居宅即孟子云五畝之宅是也以載師連市言之故準遂人以廬爲邑居此言胡取禾三百廬取禾宜於田中故從傳一夫之居不易之

散之獵通書夜狩兼四時

釋天云冬獵爲狩宵田爲獮李巡曰冬圍守而取禽故郭璞曰獮猶獮也今之夜獵載鑑照者也江東亦呼獵爲獮管子曰獮獵畢弋是獮爲獵之別名經云不狩不獵則狩與獵別故以獵爲宵田此對文耳散即獵通於晝夜狩兼於四時若周禮云大田獵王制云左車止則百姓田獵不必皆宵田也中候云秦伯出狩駟驢云從公子狩未必皆冬獵也釋天又云火田爲狩孫炎曰放火燒草守其下風是狩非獨冬獵之名也

毛萬萬曰億鄭十萬曰居

傳千萬也詩內諸言 者毛鄭各從其家故楚
大變傳與此同三百必與三百廬三百困相類
若為金斛之數則太多不類故為禾秉之數秉
把也謂刈禾之把數聘禮注云秉謂刈禾盈把
是也

毛孰食曰殽客始至之大禮

傳孰食曰殽正義曰傳意以殽為殽饗之殽客
始至之大禮其食孰致之故云孰食曰殽秋官
掌客云公殽五牢

鄭讀如魚殽謂魚食殽

箋殽讀如魚殽之殽正義曰宣六年公至傳曰晉
靈公使勇士將殺之盾入其門則無人焉上其
堂則無人焉俯而視之方食魚殽是其事也鄭
以為魚殽謂以魚為殽則非傳所云孰食也說
文云殽水澆飯也以殽食言人旦則食澆飯不
可停故夕則食殽也殽為飯之別名且傳者鄭
志答張逸云禮殽饗太多非可素不得與不素
相配故易之也

碩鼠謂大鼠或云即五技之鼠

正義曰碩大釋詁文釋獸於鼠屬有鼯鼠孫炎
曰五技鼠郭璞曰大鼠頭似兔尾有毛青黃色
好在田中食粟豆關西呼鼯鼠舍人樊光同引
此詩以碩鼠為彼五技之鼠也陸璣疏云今河
東有大鼠能人立交前兩脚於頸上跳舞善鳴
食人禾苗人逐則走入樹空中亦有五伎或謂
之雀鼠其形大故序云大鼠也魏國今河北縣
是也言其方物宜謂此鼠非鼯鼠也案此經作
碩鼠訓之為大不作鼯鼠之字其義或如陸言
也序云貪而畏人若大鼠然故知大鼠為斥君

魏民言三歲者謂大比有徙授

箋又云以此民居魏蓋應父矣正言三歲貫汝
者以古者三歲大比民或於是遷徙故以三歲
言之地官小司徒及鄉大夫職皆云三年則大
比言比者謂大按比其民之數而定其版籍明
於此時民或得徙地官比長職曰徙於國中及
郊則從而授之注云徙謂不便其居也或國中

之民出徙郊或郊民入徙國中皆從而什所處
之吏是大比之際民得徙矣

毛詩要義卷第五下



毛詩要義卷第六下

唐譜唐者帝堯舊都之地今曰太原晉陽是堯

一堯始居太原後都平陽夏亦在晉陽

唐譜唐者帝堯舊都之地今曰太原晉陽是堯
始居此後乃遷河東平陽正義曰以序云有堯
之遺風則堯都之也漢書地理志云太原晉陽
縣故詩唐國晉水所出東入汾是漢時為太原
晉陽也史記晉世家云唐在河汾之東方百里
言百里則堯為諸侯所居故云堯始居此地理
志河東郡平陽縣應劭云堯都也則是堯為天
子乃都平陽故云後遷河東平陽也皇甫謐云
堯為天子都平陽禹受舜禪都平陽或於安邑
或於晉陽則夏都亦在晉境故定四年左傳云
命以唐誥而封於夏墟是也此不言有夏都者
因序云有堯之遺風

二唐南有晉水正晉陽謂永安者非

成王封母弟叔虞於堯之故墟曰唐侯南有晉
水至子燮改為晉侯正義曰昭十五年左右傳稱
周景王謂晉籍談曰叔父唐叔成王之母弟也

晉世家云成王封叔虞於唐是成王封母弟於堯之故墟也地名晉陽是也南有晉水地理志云唐有晉水叔虞子燹爲晉侯是燹以晉水改爲晉侯蓋時王命使改之也皇甫謐云堯始封於唐今中山唐縣是也後徙晉陽及爲天子都平陽於詩爲唐國則唐國爲平陽也漢書音義臣瓚案唐今河東永安是也去晉四百里又云堯居唐東於彘十里應劭云順帝改彘曰永安則瓚以唐國爲永安此二說詩之唐國不在晉陽燹何須改爲晉侯明唐正晉陽是也

晉封域在太行恒山西太原太岳之野其封域在禹貢冀州太行恒山之西太原太岳之野正義曰地理志云太行在河內山陽縣西北恒山在故縣上曲陽西北以太行恒山皆在河北故屬冀州晉之東境迫此二山故云之西禹貢云既修太原至于岳陽鄭注云岳陽縣太岳之南於地理志太岳今以爲郡名太岳在河東故縣彘東名霍太山河東太原皆晉境

晉自成侯南徙曲沃

至曾孫成侯南徙居曲沃近平陽焉正義曰案晉世家云唐叔生晉侯燹燹生武侯寧族族生成侯服人地理志云河東郡聞喜縣故曲沃也晉成侯自晉陽徙此

共和時僖侯儉齊變風始作

當周公召公共和之時成侯曾孫僖侯甚愛物儉不中禮國人閔之唐之變風始作正義曰案晉世家云成侯生厲侯福福生靖侯宜曰曰主僖侯司徒是僖侯乃成侯曾孫也世家又云靖侯十七年厲王出奔于彘大臣行政故云共和十八年靖侯卒則僖侯元年當共和二年

穆侯徙絳昭以下徙翼武又都絳曲沃非都其孫穆侯又徙於絳云正義曰案晉世家云僖侯生獻侯籍籍生穆侯費王是也知徙於絳者以成侯徙居曲沃則曲沃爲晉都矣至昭公之時分曲沃以封栢叔則正都不在曲沃明昭公已前已徙絳矣知穆侯徙者蓋相傳爲然地理志云河

世家
言命
殺曰

東絳縣晉武公自曲沃徙此者以相叔別封曲沃武公既并晉國徙就晉都故云自曲沃徙此耳非謂武公始都絳也然則穆侯以後晉伯都絳而隱五年左傳云曲沃莊伯伐翼翼侯奔隨又謂之為翼者杜預云翼晉舊都在平陽絳邑縣東穆侯徙絳昭侯以下又徙於翼及武公并晉又都絳也莊二十六年左傳稱晉獻公命士為城絳以深其宮明是武公徙絳也晉世家云獻公使士為盡殺諸公子而城聚都之命曰絳案左傳云晉士為使群公子盡殺游氏之族乃城聚而處之冬晉侯圍聚盡殺群公子則城聚以處群公子非晉都也世家言命聚曰絳非也世家又云穆侯卒弟殤叔立四年為穆侯太子仇所殺仇立是為文侯三十五年卒昭侯立元年封其叔父成師于曲沃七年為大目潘父所殺子孝侯立十五年為曲沃莊伯所殺子鄂侯立六年當魯隱五年卒子哀侯立九年為曲沃武公所虜子小子侯立四年為曲沃武公

蟋蟀

變言
哀侯立
皆非

誘而殺之哀侯弟緡立為晉侯二十八年曲沃武公伐晉侯緡滅之周僖王命曲沃武公為晉君武公已即位三十七年矣又二年卒子獻公詭諸立二十六年卒此其君次也案隱五年左傳曲沃莊伯伐翼翼侯奔隨秋王命虢公伐曲沃而立哀侯于翼六年傳曰翼九宗五正頃父之子嘉父逆晉侯于隨納諸鄂晉人謂之鄂侯則哀侯之立鄂侯未卒世家言卒非也
題晉詩曰唐序每篇言晉言時
此實晉也而題之曰唐故序每篇言晉鵲羽狀杜旣言刺時於文不可言晉從上明之可知
憂深思遠故名唐風與季子同意
此實晉也而謂之唐者太師察其詩之音言本其國之風俗見其所憂之事深所思之事遠儉約而能用禮有唐堯之遺風故名之曰唐也故季札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風乎不然何其憂之遠也
蟋蟀曰蜚曰趨織曰蜻蛚曰王孫

四六二

十一

掌書

之基

界

名壘

蟋蟀蜚蠊釋蟲文李處曰蜚一名蟋蟀蟋蟀蜻蛉也郭璞曰今趨織也陸璣疏云蟋蟀似蝗而小正黑有光澤如漆有角翅一名蜚一名蜻蛉楚人謂之王孫幽州人謂之趨織里語曰趨織鳴嬾婦驚是也七月之篇說蟋蟀之事云九月在戶此傳云九月在堂堂者室之基也戶內戶外摠名為堂禮運曰醴醖在戶粢醕在堂對文言之則堂與戶別散則近戶之地亦名堂也故禮言升堂者皆謂從階至戶也此言在堂謂在室戶之外與戶相近是九月可知

三蟬采薇小賢以五十月爲歲暮

暮字 經无 日字

九月則歲未爲暮而言歲聿其暮者言其過此月後則歲遂將暮耳謂十月以後爲歲暮也此

月未爲暮也。果薇。白歸曰歸。歲亦暮。其下

章曰歸曰歸歲亦陽止十月爲陽明暮止亦

十月也。小明云：歲事二。春采蕭，穫菽。秋穫是九。

月之事也聿為遂遂者從始嚮末之言

其居其外其憂其言禮樂鄭遠近

傳不解其居之義二章其外傳以外爲禮樂之外則其居謂以禮樂自居則職思其外謂常思禮樂無使越於禮樂之外也職思其憂傳曰憂可憂謂踰越禮樂至於荒淫則可憂也故王肅云其居主思以禮樂自居也其外言思無越於禮樂也其憂言荒則憂也箋以上句言無已大康已是禮樂自居復云職思其居不宜更處禮樂居謂居處也二章言外謂居處之外則其居謂所居之處故易傳以爲主思所居之事謂國中政令也其居既是國中則知其外謂國外至四境也四境之外則有鄰國故其憂爲鄰國侵伐之憂詩人戒君所思其自近及遠故從內而外也

役車之亦行此云其休謂載未畢

正義曰庶人役車春官車文也彼注云役車
方箱可載任器以供役然則收納禾稼亦用此
車故役車休息是農功畢無事也酒誥云鑿牽
車牛遠服費用孝養厥父母則庶人之車冬

亦行而云休者據其農功既終載運事畢故言休耳

者

四鄰謂沃沃即四鄰之一

天馬

四鄰謀取其國家者三章下二句是也四鄰即相叔謀伐晉是也故下篇刺昭公皆言沃所并沃雖一國即四鄰之一故以四鄰言之

曳婁同一事馳驅俱乘車之事

傳婁亦曳正義曰曳者衣裳在身行必曳之婁與曳連則同為一事走馬謂馳策馬謂驅馳

俱是乘車之事

吳人以山樛葉為著

陸璣疏云山樛與下田樛無異吳人以其葉為著

昭公分國封沃使專有之不屬晉

正義曰作楊之水詩者刺晉昭公也昭公分其

國地以封沃國謂封叔父相叔於曲沃之邑也

相叔有德沃是大都沃國日以盛彊昭公國既

削小身又無德其國日以微弱故晉國之人皆

將叛而歸於沃國焉昭公分國封沃已為不可

人將叛又不能撫之也故刺之封沃者使專有之

中衣朝服祭服之裏衣有用布用素

素衣朱襮從子于沃襮領也諸侯繡黼丹朱

中衣沃曲沃也箋云繡當為綃綃黼丹朱中衣

中衣以綃黼為領丹朱為純也國人欲進此服

去從相叔正義曰釋器云黼領謂之纁纁炎曰

纁刺黼文以纁領是纁為領也郊特牲云纁黼

丹朱中衣大夫之僭禮也大夫服之則為僭知

諸侯當服之也中衣者朝服祭服之裏衣也其

制如深衣故禮記深衣目錄云深衣連衣裳而

純之以采者有表則謂之中衣大夫以上祭服

中衣用素詩云素衣朱襮玉藻云以帛裏布非

禮也士祭以朝服中衣以布明矣是言中衣之

制與深衣同也其異者中衣之袖小長耳玉藻

云中衣繼袂尺注云中衣繼袂拊一尺深衣緣

而已是中衣之袖長也言大夫祭服中衣用素

者謂自祭其助祭則士服爵弁之服以緣

衣則士以上助祭之服中衣皆用素也

太素曰

祭服中衣用素者謂大國之孤也雜記云大夫

冕而祭於公弁而祭於己注云弁而祭於己唯

孤耳弁謂爵弁爵弁是絲衣明中衣亦用素用

素則同不必以繡黼為領繡黼唯諸侯乃得服之耳

之耳

桓叔受封於晉云曲沃伯或自稱

晉封桓叔於沃別為諸侯之國故晉人欲以諸

侯之服往從之桓叔雖受封於晉正是晉自封之

非天子之命天子不賜以爵晉是諸侯不得以

爵賜諸侯桓叔莊伯皆以字配諡蓋雖君其國

未有爵命左傳每云曲沃伯或可自稱伯也

繡無黼稱鄭破繡字謂綃上刺繡

傳之所言郊特牲文彼注云繡黼丹朱以為中

衣領綠也繡讀為綃綃繡各引詩云素衣朱綃

此箋皆破繡為綃者以其繡之與繡共作

中衣之領案考工記云白與黑謂之繡五色

謂之繡若五色聚居則白黑共為繡文不得別

為繡稱繡繡不得同處明知非繡字也故破繡

為繡繡是繡名士風禮注引詩云素衣朱繡

詩以繡為繡屬然則繡是繡繡別名於此繡上

刺為繡文故謂之繡繡也繡上刺繡以為衣領

然後名之為繡故爾雅繡領謂之繡繡為領之

繡繡別名也案此下章作素衣朱繡而郊特牲及士

昏禮三注引詩皆作素衣朱繡者箋破此傳繡

當為繡下章字亦破為繡箋不言者從此而略

之耳此已破為繡禮記注從破引之猶月令云

鮮羔開冰注云鮮當為獻七月引之徑作獻羔

開冰與此同也

椒似菜葉其葉名蜀茶皆香為香

椒聊之實蕃衍盈升興也椒聊椒也箋云椒之

性芬香而少實今一據之實蕃衍滿升非其常

也正義曰釋木云檉大椒郭璞曰今椒樹叢生

實大者名為檉陸璣疏云椒聊即語助也椒

實大者名為檉陸璣疏云椒聊即語助也椒

一揀之
實者
其常

似葉更有針刺葉堅而滑澤蜀人作茶是久作
茗皆合煮其葉以為香今成畢諸山間有椒謂
之竹葉椒其樹亦如蜀椒少毒熱不中合藥也
可著飲食中又用蒸雞豚最佳香東海諸島上
亦有椒樹枝葉皆相似子長而不圓甚香其味
似橘皮島上獐鹿食此椒葉其肉自然作椒
香發取香氣為喻也言一揀之實者揀謂椒之
房裏實者也釋木云椒椒醜菜李巡曰椒葉更
也椒葉黃皆有房故曰棘棘實也郭璞曰葉更
子聚生成房是椒之房裏名為棘也
孫毓云相叔阻邑不臣以孽傾宗與潘父比至
殺昭公而求入焉能均平而不朋黨乎斯不然
矣此言相叔能脩國政撫民平均舉相叔之美
刺昭公之惡耳不得以傾宗阻邑為相叔罪也
即如毓言相叔罪多矣詩人何得稱其碩大且
驚能脩其政乎且相叔別封於沃自是鄰國
慶安得責其不臣

綱

毛謂昏月自季秋盡至春鄭惟云仲春
綱繆刺昏亂也國亂則昏姻不得其時焉不得
其時謂不及仲春之月正義曰毛以為不得初
冬冬未開春之時故陳昏姻之正時以刺之鄭
以為不得仲春之正時四月五月乃成昏故直
舉失時之事以刺之毛以為昏之月自季秋盡
於孟春皆可以成昏三十之男二十之女乃得
以仲春行嫁自是以外餘月皆不得為昏也今
此晉國之亂昏姻失於正時三章皆舉昏姻正時
以刺之三章者毛也首章言在天謂始見東方十
月之時故毛肅述毛云三星在天謂十月也在
天既極十月三章在隅謂在東南隅又在十月
之後也謂十一月十二月也卒章在戶三星參
正中直戶謂正月中也故月令孟春之月昏參
中參星直戶在正月中也此三章者皆昏姻
之正時晉國昏姻失此三者之時故三章各舉
一時以刺之毛以季秋之月亦是為昏之時今
此篇不陳季秋之月者以不得其時謂失於過

晚作者據其失而道陳正曉以舉十月已
復遠言季秋也鄭以為昏姻之禮必在仲春
後月則為不可今晉國之亂昏姻皆後於仲春
之月賢者見其失時指天候以責娶者三星者
心也一名火星凡嫁娶者以三月之昏火星未
見之時為之首章言在天謂昏而火星始見東
方三月之末四月之中也二章言在隅又曉於
在天謂四月之末五月之中也卒章言在戶又
晚於在隅謂五月之末六月之中故月令季夏
之月昏火中是六月之中心星直戶也此三者
皆晚矣失仲春之月三章歷言其失以刺之
參與心皆三星故毛鄭各一說
參有三星故言三星參也漢書天文志云參白
虎宿三星是也二章在隅卒章在戶是從始見
為說進而推之故知在天謂始見東方也王肅
云謂十月也孝經援神契云心三星中獨明是
心亦三星也天文志云心為明堂也大星天王
新後星子屬然則心之三星星有大小大者為

天王小者為子屬則大者尊小者卑大者尊
父小者象子婦故云心有尊卑夫婦父子之象
也二月日體在戌而斗柄建卯初昏之時心星
在於卯上二月之昏合於本位故稱合宿心星
又是二月之合宿故嫁娶者以為候焉昭十七
年左傳曰火出於夏為三月於商為四月於周
為五月小星變云心在東方三月時則心星始
見在三月矣此箋云三月之末四月之中者正
以三月至於六月則有四月此詩唯有三章而
卒章言在戶謂正中直戶必是六月昏也進而
差之則二章當五月首章當四月四月火見已
久不得謂之始見以詩人始作摠舉天象不必
章舉一月鄭差次之使四月共當三章故每章
夏章之箋皆舉兩月也成昏之時當以火星未見今
火見伏已見在天是不得其時也凡取星辰為候多取
為候昏旦中為義此獨取心星未出為候者以火者
取未出天之大辰星有夫婦之象此星若見則為失時
為候故取將見為候夏官司燿云季春出火民咸戒

杜

羔裘

之季秋納火民亦如之鄭司農云三月昏
星見於辰上使民出火九月黃昏心星伏於戌
上使民納火又哀十二年左傳云火伏而後蟄
者畢此取將見為候彼取已伏為候其意同也

三子白色為白棠即甘棠赤棠子澁即杜

釋木云杜赤棠白者棠樊光云赤者為杜白者
為棠陸璣疏云赤棠與白棠同耳但子有赤白
美惡子白色為白棠甘棠也少酢滑美赤棠子
澁而酢無味俗語云澁如杜是也赤棠木理韌

亦可以作弓幹

四與民有故有好蓋世食采邑者

豈無他人維子之故箋云此民卿大夫采邑之
民也故云豈無他人可歸往者乎我不去者乃
念子故舊之人正義曰箋以民與大夫尊卑懸
隔不應得有故舊恩好而此云維子之好故解
之是此卿大夫采邑之民以卿大夫世食采邑
在位者幼少未仕之時與此民相親相愛故稱
好也

四袂袖之太名袼袖頭之小稱

正義曰玉藻說深衣之制云袂可以回肘注云
二尺二寸之節又曰袼尺二寸注云袂口也然
則袂與袼別此以袼袂為一者袂是袖之太名
袼是袖頭之小稱其通皆為袂以深衣云袂之
長短反屈之及肘是通袼皆為袂故以為袼袂
也以袼身為本袼袂為末其皮既異是末末不
同喻在位與民異心也直以袼之本末喻在位
與民耳不以在位與民為本末也箋又解所以
用袼與意以在位身服此袼故取其袼為興召
南羔裘亦以大夫身服此羔裘即言其人有羔
羊之德與此同也

五念好不去亦唐之遺異於北風碩鼠

豈無他人維子之好箋云我不去而歸往他人
者乃念子而愛好之也民之厚如此亦唐之遺
風正義曰北風刺虐則云攜手同行碩鼠刺貪
則云適彼樂國皆欲奮飛而去無顧戀之心此
則念其恩好不忍歸他人之國其情篤厚

大亂五世自昭侯至小子侯不數緒

大亂五世者昭公孝侯鄂侯哀侯小子侯正義曰案左傳昭二年稱魯惠公三十年晉潘父弑昭侯而納栢叔不克晉人立孝侯惠之四十五年曲沃莊伯伐翼弑孝侯翼人立其弟鄂侯隱五年傳稱曲沃莊伯伐翼翼侯奔隨秋王命虢公伐曲沃而立哀侯于翼隱六年傳稱翼人逆晉侯于隨納諸鄂晉人謂之鄂侯栢二年傳鄂侯生哀侯哀侯侵陘庭之田陘庭南鄙啓曲沃伐翼栢三年曲沃武公伐翼逐翼侯于汾隰夜獲之栢七年傳冬曲沃伯誘晉小子侯殺之八年春滅翼是大亂五世之事案栢八年傳云冬王命虢仲立晉哀侯之弟緡于晉則小子侯之後復有緡為晉君此大亂五世不數緒者以此言昭公之後

苞栢謂梓子為阜今謂染阜者為梓汁孫炎曰物叢生曰苞齊人名曰栢郭璞曰今人謂物叢生者為栢變云栢者根相迫迫相繼也

亦謂叢生也栢梓釋木文郭璞曰栢樹也陸疏云今栢櫟也徐州人謂櫟為梓或謂之為栢其子為阜或言阜斗其殼為汁可以染阜今京洛及河內多言梓汁謂櫟為梓五方通語也鵲鳥連蹄性不樹止樹止則為苦故以喻君子從征役為危苦也

鹽與蠱字異同為不堅固

鹽與蠱字異義同昭元年左傳云於文皿蠱為蠱穀之飛亦為蠱杜預云皿器受蟲害者為蠱殺父積則變為飛蟲名曰蠱然害器敗穀者皆謂之蠱是鹽為不攻牢不堅緻之意也此云鹽不攻緻四牡傳云鹽不堅固其義同也

武公始滅晉大夫請命王使作詩美之

正義曰作無衣詩者美晉武公也所以美之者晉昭公封叔父成師於曲沃號為栢叔生莊伯莊伯生武公繼世為曲沃之君常與晉之正適戰爭不息及今武公始滅晉而有之其大夫為之請王賜命於天子之使而作是無衣詩

美之其大夫者武公之下大夫也

世家謂賂周僖王王使虢公賜命

正義曰不言請命於天子而云請命於天子之使故云是時使來使以他事適魯大夫就使求之欲得此使告王令王賜以命服也案左傳相八年王使立緡於晉至莊十六年乃云王使虢公命曲沃伯為晉侯不言滅晉之事晉世家云哀侯二年曲沃莊伯卒晉侯緡立二十八年曲沃武公伐晉侯緡滅之盡以其寶器賂周僖王僖王命曲沃武公為晉君列為諸侯於是盡并晉地而有之曲沃武公已即位三十七年矣計緡以桓八年立至莊十六年乃得二十八年然則虢公命晉侯之年始并晉也虢公未命晉之前有使適晉晉大夫就之請命其使名號書傳無文也或以為使即虢公當來賜命之時大夫就之請命斯不然矣傳稱王使虢公命曲沃伯為晉侯則虢公適晉之時齊命服來賜大夫不假請之

晉舊有七命之服以初并國未自安

豈曰無衣七兮侯伯之禮七命冕服七章箋云我豈無是七章之衣乎晉舊有之非新命之服不如子之衣安且吉兮諸侯不命於天子則不成為君箋云武公初并晉國心未自安故以得命服為安正義曰此解指言七兮之意晉唐叔之封爵稱侯侯伯之禮冕服七章故請七章之衣春官典命云侯伯七命其國家官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七為節秋官大行人云諸侯之禮執信圭七寸冕服七章是七命七章之衣案春官巾車云金路鉤鑾九就建大旂以賓同姓以封注云同姓以封謂王子弟率以功德出封雖為侯伯其車服猶如上公若魯衛之屬則唐叔是王之母弟車服猶如上公公之服九章此大夫不請九章之服而請七章者王子母弟車服得如上公無正文正以周之建國唯二王之後稱公其餘雖大皆侯伯也彼云同姓以封必是封為侯伯侯伯以七為節而金路

纓九就則知王子母弟初出封者車服猶如
公故得以九爲節如上公者唯王子母弟一身
若唐叔耳其後世子孫自依爵命之數故請七
章之衣也

四穀梁謂錫命非正左氏無譏

文元年天王使毛伯來錫命公羊傳曰錫者
何賜也命者何加我服也是王命諸侯必皆
以衣賜之故請衣也案大宗伯云王命諸侯則
饋莊元年穀梁傳云禮有受命無來錫命錫非
正也然則諸侯當往就天子受命此在國請之
者天子賜諸侯之命其禮亡案春秋之世魯文
公成公晉惠公齊靈公皆是天子遣使賜命左
傳不譏之則王賜諸侯之命有召而賜之者有
遣使賜之者穀梁之言非禮意也此武公以襲
奪宗故心不自安得命乃安也及世家稱武公
厚賂周僖王僖王乃賜之命是於法武公不當
賜之美之者其臣之意美之耳

四傳天子卿六命箋變七言六者謙

箋曰無衣六者天子之卿六命車旗衣服以六
爲節箋云變七言六者謙也不敢必當侯伯得
受六命之服列於天子之卿猶愈乎不正義曰
無命云王之三公八命其卿六命其國家宮室
車旗衣服禮儀亦如之是毛所據之文也云車
旗者蓋謂卿從車六乘旌旗六旒衣服者指謂
冠弁也飾則六玉冠則六辟積夏官射人云三
公執璧與子男同也則其服亦毳冕矣三公既
然則卿服絺冕大夫服玄冕則司服注云
爲卿六章之衣故毛鄭並不云章或者司服之
注自說天子之服降殺之差其臣自常依命數
也傳正解六者爲天子之卿服不解晉人請六
章之服意故箋申之云晉實侯爵之國非天子
之卿所以請六章衣者謙不敢必當侯伯之禮
入仕王朝各依本國之命晉不得有衣六
章解七章之衣言晉舊有之此不言晉舊有

之者晉國舊無此不得言舊有也按晉君
君見經傳者癸父事康王文侯輔平王有為天
子卿者但侯伯入為卿士依其本國之命不服
六章之衣故鄭答趙商云諸侯入為卿大夫與
在朝仕者異各依本國如其命數是其不降本
國不服六章也鄭知然者以大車陳古之天子
大夫行決男女之訟經云毳衣如菴則是子男
入為大夫得服毳冕故知入仕王朝者各依本
國之命晉之先世不得有六章之衣實無六章
之衣而云豈曰無衣六者從上章之文飾辭以
請命耳

有杜
之杜

一日一歲寒暑積而後極極而後衰
有杜之杜生于道左與也道左之陽人所宜休
息也箋云道左道東也日之熱恒在日中之後
道東之杜人所宜休息也今人不休息者以其
特生陰寡也正義曰王制云道路男子由右婦
人由左言左右據南嚮西嚮為正在陰為右在
陽為左故傳言道左之陽箋以為道東也物

四九

鄭氏

不在攝

主婦

祭

而後始極既極而後方衰從旦積煖故日中之
後乃極熱從昏積涼故半夜之後始極寒計一
歲之日分乃為陰陽當以仲冬極寒仲夏極熱
而六月始大暑季冬乃大寒亦此意
齊則角枕錦衾毛主謂見夫齋物而感
角枕衾芳錦衾爛芳齊則角枕錦衾禮夫不在
歛枕篋衾席而藏之箋云夫雖不在不失其
祭也攝主主婦猶自齊而行事正義曰傳以婦
人怨夫不在而言角枕錦衾則是夫之衾枕也
有故乃設非常服也家人之大事不過祭祀故
知衾枕齊乃用之內則云夫不在歛枕篋衾席
而藏之此傳引彼變章為衾衾禮經衾文祭統
云夫祭也者必夫婦親之是祭祀之禮必夫妻
共奉其事箋嫌夫不在則妻不祭故辨之云夫雖
不在其祭也使人攝代為主雖他人代夫為主
主婦猶自齊而行事是故因己之齊出夫之衾
枕非用夫衾枕以自齊也故王肅云見夫齊物
感以增思是也

四婦人專一故以百歲之居為期

夏之日冬之夜言長也箋云思者於晝夜之長時尤甚故極言之以盡情百歲之後歸于其居箋云居居墳墓也言此者婦人專一義之至情之盡冬之夜夏之日百歲之後歸于其室室猶居也箋云室猶墳壙

采芣

五采芣首陽喻君問小事於小人以致讒言

采芣采芣首陽之類興也芣大苦也首陽山名也采芣細事也首陽幽僻也細事喻小行也幽辟喻無微也正義曰芣大苦釋草文首陽之山在河東蒲坂縣南采芣者取草而已故為細事首陽在河曲之內故為幽僻細事喻小行謂小之事幽辟喻無微謂言無微驗幽隱僻側非顯見之處故以喻小人言無微驗也讒言之起由君暱近小人故責君數問小事於小人所以致讒言也

六苦菜得霜而美所謂萑茶

傳苦菜正義曰此茶也陸機云苦菜生山田

及澤中得霜枯脆而美所謂萑茶如飴六則云濡豚包苦用苦菜是也

毛詩要義卷第六上



毛詩要義卷第六

秦者隴西谷名近鳥鼠

秦者隴西谷名近鳥鼠

秦譜秦者隴西谷名於禹貢近雍州鳥鼠之山正義曰漢書地理志云秦今隴西秦亭秦谷是也於禹貢鳥鼠之山在雍州也鳥鼠與秦谷俱在隴西故云近鳥鼠之山也爾雅云鳥鼠同穴其鳥爲餘其鼠爲鼯是鳥鼠共處一山以爲名既有鳥鼠之山又別有同穴之山禹貢至肅注云鳥鼠同穴皆山名是也

皇陶子伯翳舜命作虞賜姓

堯時有伯翳者實皇陶之子佐禹治水水土既平舜命作虞官掌上下草木鳥獸賜姓曰嬴歷夏商興衰亦世有人焉周孝王使其末孫非子養馬於汧渭之間孝王爲伯翳能知禽獸之言子孫不絕故封非子爲附庸邑之於秦谷

伯翳知禽獸語介葛盧知牛鳴

本紀宣云伯翳爲舜主畜不云能知禽獸之言地理志云稱孝王云昔伯益知禽獸是知其言

秦者隴西谷名近鳥鼠

秦者隴西谷名近鳥鼠

秦譜秦者隴西谷名於禹貢近雍州鳥鼠之山正義曰漢書地理志云秦今隴西秦亭秦谷是也於禹貢鳥鼠之山在雍州也鳥鼠與秦谷俱在隴西故云近鳥鼠之山也爾雅云鳥鼠同穴其鳥爲餘其鼠爲鼯是鳥鼠共處一山以爲名既有鳥鼠之山又別有同穴之山禹貢至肅注云鳥鼠同穴皆山名是也

耳案年表秦仲以宣王六年卒計桓公之始之時乃在幽王九年所以仍言秦仲者秦仲之後遂為大國以秦仲有德故繫而言之

春秋附庸君例稱名秦仲以字配國

秦仲以字配國者附庸未得爵命無諡可稱春秋附庸君例稱名褒之則書字秦仲又作宣王大夫史策之文正當重書字

襄公討戎救周封岐以西平王時

秦仲之孫襄公平王之初與兵討西戎以救周

平王東遷王城乃以岐豐之地賜之始列為諸

侯正義曰本紀稱秦仲生莊公莊公生襄公又

云犬戎殺幽王襄公將兵救周戰甚有功周避

戎難東徙洛邑襄公以兵送周平王平王封襄

而稱公為諸侯賜之岐山以西之地封爵之襄公於

是始國與諸侯通使聘享之禮是平王之初接

周賜地之事也襄公始為諸侯莊公已稱公者

蓋追諡之

襄公固封秦東西紀謂獻岐東非

據橫有周西都宗周畿內八百里之地正義曰地理志初洛邑與宗周通封畿東西長而南北短短長相覆為千里則周之二都相接為畿其地東西橫長西都方八百里也本紀云賜襄公岐以西之地襄公生文公於是文公遂收周餘民有之地至岐岐以東獻之周如本紀之言則襄公所得自岐以西如以鄭言橫有西都八百里之地則是全得西畿言與本紀異者案終南山之山在岐之東南大夫之戒襄公已引終南為喻則襄公亦得岐東非唯自岐以西也即如本紀之言文公收周餘民又獻岐東於周則秦之東境終不過岐而春秋之時秦境東至於河襄公已後更無功德之君復是何世得之也明襄公救周即得之矣本紀之言不可信也

秦居隴西而東拓土故譜不言西

其封域東至池山在荆岐終南博物之野正義曰池謂秦之境界廣被之意於禹貢無池山鄭據時山之名案秦境所及而言之禹貢無池云

荆岐既旅終南惇物則此山皆屬雍州秦居其
傍故云之野也不言西至獨言東至者以秦居
隴西東拓土境上已云近焉鼠之山不須復言
其西故直言東至而已鄭既云變風作而又言
此者以襄公之時又能取周地與秦仲時異哉
復說其得地之由境界所在

十秦世保西垂徙平陽徙雍後常居雍

至玄孫德公又徙於雍云正義曰案本紀襄公
生文公文公生靖公靖公生寧公寧公生武公
武公卒立其弟德公是德公爲襄公玄孫也本
紀又言秦自中湫已後世保西垂至大維生非
子非子別居於犬丘厲王時西戎滅大維之族
秦仲之子莊公伐西戎破之并得大維之地爲
西垂大夫文公元年居西垂宮三年冬獵至涇
渭之會曰昔周邑我先秦嬴於此後卒爲諸侯
乃卜居之占曰吉即營邑之寧公二年徙居平
陽德公元年初居雍城徐廣云犬丘今槐里縣
也平陽今郿縣平陽亭也也雍今扶風雍縣也

本紀之言則大維之族世居西垂非子
附庸別居槐里及莊公伐戎并得大維之地即
就大維舊居西垂也至文公遷居非子舊墟在
汧渭之間即槐里是也寧公徙平陽至德公乃
徙雍鄭獨言德公徙雍者以德公之後常居雍
故特言之僖十三年左傳云秦輸粟于晉自雍
及絳昭元年左傳云秦后子享晉侯自雍及絳
是秦自德公已後常居雍也本或作穆公徙雍
者誤耳何則穆公者德公之子於襄公爲玄孫
之子非玄孫也又中候觀期注秦本在隴西襄
公玄孫德公始徙雍是鄭依本紀以爲德公徙
雍非穆公也本紀又云德公立二年卒子宣公
立十二年卒弟成公立四年卒弟穆公任好立
三十九年卒子瑩代立是爲康公此其君次也
十季札所云夏聲不由在諸夏遺錄
襄二十九年左傳季札見歌秦曰美哉此之謂
夏聲服虔云秦仲始有車馬禮樂之好侍御之
臣戎車四牡田狩之事其孫襄公列爲秦伯故

有蒹葭蒼蒼之歌終南之詩追錄先人車鄰
職小戎之歌與諸夏同風故曰夏聲如服之意
以駟職小戎爲秦仲之詩與序正違其言非也
言夏聲者杜預云秦本在西戎汧隴之西秦仲
始有車馬禮樂去戎狄之音而有諸夏之聲故
謂之夏聲耳不由在諸夏追錄

馬白顛謂的顛疏謂今戴星馬

有車鄰鄰有馬白顛鄰鄰衆車聲也白顛的顛
也

鄰鄰衆車聲車多則馬可見

正義曰車有副貳明非一車故以鄰鄰爲衆車
之聲車既衆多則馬亦多矣故於馬見其毛色
而已不復言衆多也釋畜云馬的顛白顛舍人曰
的白也顛額也額有白毛今之戴星馬也

傳寺人內小臣其實別官巷伯乃內小臣

傳寺人內小臣正義曰天官序官云內小臣奄
上士四人寺人王之正內五人則天子之官內
小臣與寺人別官也燕禮諸侯之禮也經云獻

左右正與內小臣是諸侯之官有內小臣
齊有寺人貂晉有寺人披是諸侯之官有寺人
也然則寺人與內小臣別官矣此云寺人內小
臣者解寺人官之尊卑及所掌之意言寺人是
在內細小之臣非謂寺人即是內小臣之官也
內小臣之官與寺人之官猶自別矣若然巷伯
變云巷伯內小臣以寺人作詩而篇名巷伯明
巷伯非寺人序言巷伯奄官則巷伯與寺人之
官同掌內事相近明矣巷者宮中道名也伯者
長也主宮巷之官最長者唯有內小臣耳故知
巷伯即是內小臣之官也

王內小臣主王命寺人主內令諸侯兼官與

正義曰附庸雖未爵命自若其國猶若諸侯故
言欲見國君使寺人傳告之舉寺人以美秦仲
者明仲又始有此臣也案夏官小臣掌王之命
天官寺人掌王之內人及女宮之戒令然則天
子之官自有小臣主王命寺人主內令不主王
命矣燕禮云小臣戒與者則諸侯之官有

亦應小臣傳君命此說國君之禮使寺人
有天子備官故外內異職諸侯兼官外內共掌
之也僖五年左傳說晉獻公使寺人披伐公子
重耳於蒲昭十年傳說宋平公之喪使寺人柳
熾炭于位則諸侯寺人傳達君命是禮之常也

燕飲大夫坐士下立今秦士或亦與

由其君明臣賢政清事簡故皆並坐而觀鼓瑟
作樂必飲酒故云燕飲相安樂檀弓稱工尹商
陽止其御曰朝不坐燕不與注云朝燕於寢天
夫坐於上士立於下彼言正法耳秦仲君臣安
樂武士亦與焉故作者美之而願仕也

耄有七十八十無正文

孫炎曰耄者色如生鐵易離卦去太耄之嗟注
云年踰七十僖九年左傳曰伯舅耄老服虔去
七十曰耄此言八十曰耄耄者耄有七十八十無
正文也

秦本附庸秦本始命得有田狩

正義曰作駢賦詩者秦襄公也秦自非子以襄

世為附庸未得王命襄公始受王命為諸侯
遊田狩獵之事園囿之樂焉故美之也諸侯之
君乃得順時遊田治兵習武取禽祭廟附庸未
得諸侯其禮則闕故今襄公始命為諸侯乃得
有此田狩之事故云始命也本紀云平王封襄
公為諸侯賜之岐西之地然則始命之為諸侯
謂平王之世

園囿養禽獸在郊園種菜植果近國

園囿之樂者遠是田狩之事於園於囿皆有
樂故云園囿之樂焉獵則就於園中上二章
中事也調習則在園中下章園中事也有
國有牆曰園園囿大同蕃牆異耳園者種養
禽獸之處其制諸侯四十里處在於郊囿云
三靈囿鄭駁異義引之云三靈囿難程鄭明
矣孟子對齊宣王云臣聞郊關之內有園方四
十里是在郊也園者種菜植果之處因在禁
制車馬言遊於北園蓋近在國北地宜戰
八以場園任園地明其去國近也

三 駢內轡納之缺故六轡步牽仍八轡

駢轡孔阜六轡在手駢驪阜大也箋云四馬六轡六轡在手言馬之良也正義曰每馬有二轡四馬當八轡矣諸文皆言六轡者以駢馬為轡納之於缺故在手者唯六轡耳聘禮云賓覲總束馬注云總八轡牽之贊者謂步牽馬故八轡皆在手也大叔于田言六轡如手謂馬之進退如御者之手故為御之良此言六轡在手謂在二而巳不假控制故為馬之良

六 卿大夫能以道愛於上下故曰媚子

正義曰媚訓愛也能使君愛臣令上媚下又使臣愛君令下媚上能以已道愛於上下故箋申之謂使君臣上下和合言此一人之身能使他人上下和合也卷阿云媚于天子媚于庶人謂吉士之身媚上媚下知此亦不是已身能上媚下媚者以其特言公之媚子從公于狩明是大賢之人能和合他人使之相愛王肅云卿大夫

能媚以道媚于上下者

三 奉是時牡如父狼夏

奉時辰牡辰牡孔碩時是辰時也冬獻狼夏獻麋春秋獻鹿豕群獸箋云奉是時牡者謂虞人也時牡甚肥大言禽獸得其所

四 逐禽由左常法此特言左之

王制曰佐車止則百姓田獵注云佐車驅逆之車得不以從左驅禽謂之佐車者彼驅逆之車依周禮田獵所設非君所乘此公曰左之是公命御者從禽之左逐之欲從禽之左而射之也

此是君所乘由車非彼驅逆之車也逐禽曰左

禮之常法必言公曰左之者公見獸乃命逐之故言公曰傳以拔為矢末不辯為拔之處故申

之云拔括也家語孔子與子路論矢之事云括而羽之鏃而礪之其入之不益深乎是謂矢末為括也既言公曰則是公自舍之故云公善射也

五 推本北園開馬載檢輕車置驪之事

遊于北園四馬既閑閑習也箋云公所以田則

克獲者乃遊于北園之時時則已習其四轡之
馬轡車轡鑣載檢馭轡轡也檢馭轡田大也
長喙曰檢短喙曰馭轡箋云輕車驅逆之車也
置轡於鑣異於乘車也載始也始田大者謂達
其搏噬始成之也此皆遊於北園時所為也正
義曰此則倒本未獵之前調習車馬之事夏官
田僕掌設驅逆之車注云驅驅禽使前趨獲逆
御還之使不出圍然則田僕掌田而設驅逆之
車故知輕車即驅逆之車也若君所乘者則謂
之田車不宜以轡輕為名且下句說大明是車
驅之而大獲之故知是驅逆之車非君車也冬
官考工記云乘車之輪崇六尺有六寸注云乘
車玉路金路象路也言置轡於鑣異於乘車謂
異於彼王金象也

四轡和所在無正文故鄭兩解

夏官大馭及玉藻經解之注皆云轡在衡和在
軾謂乘車之轡也此云轡鑣則轡在於鑣故異
於乘車也轡和所在經無正文解注引韓詩內

又

四國人矜其車甲婦人閱其君子

傳曰轡在衡和在軾又大戴禮保傳篇文
詩說同故鄭依用之蒙肅傳曰在軾曰和在鑣
曰轡箋不易之異義載禮戴毛氏二說謹案云
經無明文且殷周或異故鄭亦不駁商頌烈祖
箋云轡在鑣以無明文且殷周或異故鄭為兩解
正義曰國人夸兵車之善云我襄公群臣卑小
之戎車既淺短其軫矣又五節束縛歷錄此梁
駟使有文章矣賁駟馬之外轡則有游環以止
駟馬之外出自衡至軻當服馬之外脅則有脅
轡以止駟馬之內入陰板之前又有皮鞞以白
金飾其相續之處車上又有虎皮文章之茵蓐
其車又是長轂之戎車又駕我之駟馬與馬馬
車馬備其如是以此伐戎何有不克者乎又言
婦人閱其君子云我念君子之德行其心性溫
然其如玉無有瑕惡之處也今乃遠在其西戎
板屋之中終我思而不得見之亂我心中委曲
之事也

先啓行爲元戎故後爲小戎

兵車兵戎之車小大應同而謂之小戎者六月云元戎十乘以先啓行元大也先啓行之車謂之大戎從後行者謂之小戎故箋申之云此羣臣之兵車故曰小戎言羣臣在元戎之後

上言伐收下言暢轂皆謂兵車

伐淺釋言文收軫者相傳爲然無正訓也軫者車之前後兩端之橫木也蓋以爲此軫者所以收斂所載故名收言軻者軻也言五條梁軻五條是軻上之飾故以五爲五束言以皮革五束束之條歷錄者謂所束之處因以爲文章歷錄然歷錄蓋文章之貌也梁軻軻上曲句衡衡者軻也軻從軻以前稍曲而上至衡則居衡之上而嚮下句之衡則橫居軻下如屋之梁然故謂之梁軻也五條者以一軻之上有五束每束皆有文章歷錄謂之五條也此言伐收下言暢轂皆謂兵車也兵車言淺軻長轂者對大車平地載任之車爲淺爲長也考工記鄭司農云

車輿深也則兵車當輿之內從前軻至後軻深四尺四寸也車人云大車牝服二柯有參分柯之二注云大車平地載任之車牝服長八尺謂較也則大車之用前軻至後軻其深八尺兵車之軻比之爲淺

衡止容二服駟頸不當衡別有二軻

車衡之長唯六尺六寸止容二服而已駟馬頸不當衡別爲二軻以引車故云所以引也大叔于田云兩服齊首兩駟馬行明駟馬之首不與服馬齊也襄十四年左傳稱庚公差追衛獻公射兩軻而還服虔云軻車軻也兩軻又馬頸者是一衡之下唯有服馬二頸也哀二年左傳稱郵無恤說己之御云兩軻將絕吾能止之駕而乘材兩軻皆絕是橫軻之前別有駟馬二軻也

釋游環帶腰陰軻盜續

釋器云白金謂之銀其美者謂之鐐然則白金不名盜言盜白金者盜非白金之名謂銷此白金以沃灌軻環非訓盜爲白金也金銀銅鐵

名爲金此說兵車之飾或是白銅白鐵未必
白錫也劉熙釋名云游環在服馬背上驂馬之
外轡貫之游移前卻無定處也脅驅當服馬脅
也陰蔭也橫側車前所以蔭全也勒所以引車
也塗沃也治白金以沃灌勒環也續續勒端也
馬青黑爲騊右足白驪左足白鼻
色之青黑者名爲騊馬名爲騊知其色作騊文
釋畜云馬後右足白驪左白鼻樊光云後右足
白驪左足白鼻然則左足白者謂後左足也

釋中駟龍盾轡在邑何期

四牡至念之正義曰此國人夸馬之善云我君
之兵車所駕四牡之馬甚肥大也馬既肥大而
又良善御人執其六轡在手而已不假控制之
也此四牡之馬何等毛色騊馬驪馬是其中謂
爲中服也駟馬驪馬是其驂謂爲外驂也其牛
上所載攻戰之具則有龍盾之合畫龍於盾合
而載之以蔽車也其驂馬內轡之末塗金以爲
於軾前車馬備具如是以此伐戎豈有

不克者乎又云婦人閔其君子云我念君子其
體性溫然其在敵人之邑方欲以何時爲還期
乎何爲了然不來而使我不念之也

馬黑喙爲駟傳又言身黃

釋畜云馬黑喙駟不言身黃傳以爲黃馬者蓋
相傳爲然故郭璞云今之淺黃色者爲駟馬

馬身鬣俱赤爲騊赤身黑鬣爲駟

爾雅有騊白駟騊馬白腹騊則騊是色名說者
皆以騊爲赤色若身鬣俱赤則爲騊馬故爲赤

身黑鬣今人猶謂此爲騊馬也

有騊乃成駟故鄭駟字子駟

車駕四馬在內兩馬謂之服在外兩馬謂之騊
故云中中服騊兩騊也春秋時鄭有公子駟字
子駟是有騊乃成駟也

駟馬欲入則偃於脅驅故駟駟內轡

四馬八轡而經傳皆言六轡明有二轡當繫之
馬之有轡者所以制馬之左右令之隨逐人意
駟馬欲入則偃於脅驅內轡不須牽挽故駟者

輶駟內轡繫於軾前其轡之處以白金為轡

釋俊駟孔君注云竹閉轡

俊駟至德音正義曰此國人夸其甲之善三義有淺薄金甲以被四馬其調和矣三隅之九牙以白金為其鐔矣繪畫雜羽所飾之盾其文章有苑然而美矣其弓則有虎皮之韜其馬則有金鏤之膺其未用之時備其折壞交報二弓於輶之中以竹為閉置於弓隈然後以繩約之然則兵甲矛盾備具如是以此伐戎豈有不克者乎又言婦人閱其君子云我念我之君子則有寢則有興之勞我此君子體性厭厭然安靜之善人秩秩然有哲知其德音遠聞如此善人今乃又供軍役故閔念之

馬有甲矛有鍔蒙為討羽干伐皆盾

成二年左傳說齊侯與晉戰云不介馬而馳之是戰馬皆被甲也孔甚釋言文公矛三隅矛有三角蓋相傳為然也曲禮曰進戈者前其鐔後其刃進矛戟者前其鍔是矛之下端當有鍔也

澤云銳底曰鐔取其鐔地平底曰鍔取其鍔地則鍔鐔異物言鍔鐔者取類相明非訓為鐔也上言龍盾是畫龍於盾則知蒙伐是畫物於伐故以蒙為討羽謂畫雜鳥之羽以為盾飾也夏官司兵掌五盾各辨其等以待軍事注云五盾干櫓之屬其名未盡聞也言辨其等則盾有大小襄十年左傳說狄虎彌建大車之輪而蒙之以甲以為櫓櫓是大盾故以伐為中干干伐皆盾之別名也蒙為雜色知苑是文貌

俊駟四介馬以淺薄金為甲之札

箋申明俊駟為四介馬之意以馬無深淺之量而謂之俊駟正謂以淺薄之金為甲之札金厚則重知其薄也金甲堅剛則苦其不和故美其能甚羣言和調也

兵車馬帶用力故用金為膺飾

巾車云金路樊纓九就同姓以封則其車尊矣此謂兵車之飾得有金飾膺者彼注云玉路金路象路其樊及纓皆以五采綢飾之華路也

以條絲飾之不言馬帶用金玉象為飾也此其
車馬帶用力尤多故用金為飾取其堅牢金
者銅鐵皆是不必要黃金也且詩言金路皆云
鉤膺不作鏤膺知此鏤膺非金路也

秦處周之舊土而襄公未能用周禮

兼葭刺襄公也未能用周禮將無以固其國焉
秦處周之舊土其人被周之德教日久矣今襄
公新為諸侯未習周之禮法故國人未服焉

兼葭得霜而成興秦人用禮則可服

兼葭蒼蒼白露為霜興也兼葭葭蘆也蒼蒼盛
也白露凝矣為霜然後歲事成國家待禮然後
興發云兼葭在眾草之中蒼蒼然疆至白露凝
矣為霜則成而黃興者喻眾民之不從襄公政
令者得周禮以教之則服所謂伊人在水一方
伊維也一方難至矣發云伊當作繫繫猶是也
所謂是知周禮之賢人乃在大水之一邊假喻
以言遠邇洄從之道阻且長逆流而上曰邇洄
逆禮則莫能以至也發云此言不以敬順往來

之則不能得見邇游從之宛在水中央順流而
涉曰邇游順禮求濟道來迎之發云宛坐見貌
以敬順求之則近耳易得見也

露凝矣為霜而物成下章乃云未晞未已

祭義說養蠶之法云風戾以食之注云使露氣
燥乃食蠶然則戾為燥之義下章未晞謂露未
乾為霜然則露凝為霜亦如乾燥然故云凝矣
為霜探下章之意以為說也八月白露節秋分
八月中九月寒露節霜降九月中白露凝矣為
霜然後歲事成謂八月九月戾成葦可以為曲
簿充歲事也七月云八月荏葦則八月葦已成
此云白露為霜然後歲事成者以其霜降葦乃
成舉霜為言耳其實白露初降已任用矣此則
霜降物成喻得禮則國興下章未晞未已言其
未為霜則物不成喻未得禮則國不興此詩主
刺未能用周禮故先言得禮則興後言無不興
所以倒也

水湄謂水隄中坻謂小渚

傳渭水陳正義曰釋水云水草交為渭謂水草交際之處水之岸也釋山云重巖陳陳是山岸渭是水岸故云水陳傳域小渚正義曰釋水云小洲曰渚小渚曰汙小汙曰坻然則坻是小渚言小渚者渚汙皆水中之地小大異也

終南

四終南先戒後美常武先美後戒

終南二章章六句至勸之正義曰美之者美以功德受顯服戒勸之者戒令脩德無倦勸其務立功業也常武美宣王有常德因以為戒彼先美後戒此先戒後美

五終南在武功縣東一名中南

地理志稱扶風武功縣東有大山古文以為終南其山高大是為周地之名山也昭四年左傳曰荆山中南九州之險是此一名中南也

六有條謂栢有梅謂栢葉大而木理細

釋木云栢山栢李巡曰山栢一名栢也孫炎曰詩云有條有梅條栢也郭璞曰今之山楸也梅栢釋木文孫炎曰荆州曰梅楊州曰栢郭璞曰

栢如楸

似杏實酢陸璣疏云栢今山楸也亦如下田楸耳皮葉白色亦白材理好宜為車板能塗又可為棺木宜陽共北山多有之梅樹皮葉似栢樹葉樟葉大如牛耳頭尖赤心華赤黃子青不可食栢葉大可三四葉一葉木理細緻於櫟樟子赤者材堅子白者材脆江南及新羅上庸山皆多種栢終南山與上庸新城通故亦有栢也

七楊衣裳色狐白裘也

正義曰錦者雜綵為文故云絲衣也狐裘朝廷之服謂狐白裘也白狐皮為裘其上加錦衣以為楊其上又加皮弁服也王藻云君衣狐白裘錦衣以楊之注云君衣狐白毛之裘則以素錦為衣覆之使可楊也袒而有衣曰楊必覆之者裘裘也詩云衣錦褱衣裳錦褱裘則錦衣復有上衣明矣天子狐白之上衣皮弁服與凡楊衣裳裘色也是鄭以錦衣之上有皮弁服也正以錦文大著上有衣衣裳裘裘是狐白則上服亦白皮弁服以白布為之衣衣之白者唯皮弁

服耳故言天子狐白之上衣皮弁服與明諸侯狐白亦皮弁服以無正文故言與為疑之辭也玉藻又云錦衣狐裘諸侯之服也此箋云諸侯狐裘錦衣以楊之引玉藻為說以明為裘之楊衣非楊上之正服也

五諸侯視朝受聘皮弁服麕裘

鄭於坊記注云在朝君臣同服士冠禮注云諸侯與其臣皮弁以視朝朝服以日視朝論語云素衣麕裘云素衣諸侯視朝之服聘禮云公側

授宰王楊降立注引論語曰素衣麕裘皮弁時或素衣其裘同可知也然則諸侯在國視朝及受鄰國之聘其皮弁服麕裘不服狐白此言狐

五

諸侯受裘為朝廷之服者謂諸侯在天子之朝廷服此命服服耳其歸在國則不服之曾子問云孔子曰天子賜諸侯冕升服於大廟歸設奠服賜服然則不復服之知視朝受聘服麕裘此美其受賜而歸故言錦衣狐裘耳

五

有紀謂基有堂謂畢道平如堂終南何有有紀有堂紀基也堂畢道平如堂也箋云畢也堂也亦高大之山所宜有也畢終南山之道名邊如堂之牆然正義曰案集注本作此定本作紀下文有堂故以為基謂山基也釋丘云畢堂牆李巡曰堂牆名崖似堂牆曰畢經文有基有堂便是二物今箋唯云畢也堂也止釋經之有堂一事者以基亦是堂因解傳畢道如堂遂不復云基

四以人從死當刺康公而刺穆公

正義曰文六年在傳云秦伯任好卒以子車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為殉皆秦之良也國人哀之為之賦黃鳥服虔云子車秦大夫氏也殺人以葬旋環其左右曰殉又秦本紀云穆公卒葬於雍從死者百七十人然則死者多矣主傷善人故言哀三良也殺人以殉葬當是後君為之此不刺康公而刺穆公者是穆公命從已死

黃鳥止棘 得其所鄭謂不安則當去

毛以爲交交然而小者是黃鳥也黃鳥飛而往來止於棘木之上得其所以興人以壽命終亦得其所今穆公使良臣從死是不得其所秦人悉哀傷之臨其壙穴之上皆惴惴然恐懼而心悼慄乃戀之於天彼蒼蒼者是在上之天今穆公盡殺我善人也如使此人可以他人贖代之若我國人皆百死其身以贖之愛惜良臣寧一人百死代之鄭以爲交交然之黃鳥止於棘木以求安棘若不安則移去以興臣仕於君以求行道道若不行則移去言臣有去留之道不得生死從君

子車 即子輿三良或名或字取韻

傳子車氏奄息名正義曰左傳作子輿輿車字異義同傳以奄息爲名仲行亦爲名箋以仲行爲字者以伯仲叔季爲字之常故知仲行是字也然則鍼虎亦名矣或名或字取其韻耳

晨風摯鳥飛 北林喻賢人從穆公

馳彼晨風鬱彼北林興也馳疾飛貌晨風鷦鷯鬱積也北林林名也先君招賢人賢人往之馳疾如晨風之飛入北林箋云先君謂穆公馳然而疾飛者彼晨風之鳥也鬱積而茂盛者彼北林之木也北林由鬱茂之故故晨風飛疾而入之以興疾歸於秦朝者是彼賢人能招者是彼穆公馳者鳥飛之狀故爲疾貌晨風鷦鷯鳥文舍人曰晨風一名鷽鷽摯鳥也郭璞曰鷽屬陸璣疏云鷽似鷽青黃色燕頤句喙嚙風搖翅乃因風飛急疾擊鷽鷽燕雀食之鬱者林木積聚之貌故云鬱積也北林者據作者所見有此林也以下句說思賢之狀故此喻賢人從穆公也

六駮 箋傳皆云獸陸璣以下章言木

山有苞櫟櫟有六駮櫟木也駮如馬偃牙食虎豹箋云山之櫟櫟之駮皆其所宜有也以言賢者亦國家所宜有之釋畜云駮如馬偃牙食虎豹郭璞引山海經云有獸名駮如白馬黑尾

牙音如鼓食虎豹然則此獸名駁而已言六駁者王肅云言六據所見而言也倨牙者蓋謂其牙倨曲也言山有木隰有獸喻國君且有賢也陸璣疏云駁馬梓榆也其樹皮青白駁華遇視似駁馬故謂之駁馬下章云山有苞棣隰有樹檉皆山隰之木相配不宜云獸此言非無理也但箋傳不然

苞棣安知非常棣傳必以為唐棣

正義曰釋木有唐棣常棣傳必以為唐棣未詳

聞也釋木云檉赤羅郭璞云今楊檉也實以梨而小酢可食陸璣疏云檉一名赤羅一名山梨也今人謂之楊檉

葛生序刺獻公此不云康公云刺用兵

無衣三章章五句至欲焉正義曰康公以文七年立十八年卒案春秋文七年晉人秦人戰于河令狐十年秦伯伐晉十二年晉人秦人戰于河曲十六年楚人秦人滅庸見於經傳者已如是是其好攻戰也葛生刺好攻戰序云刺獻公

亦刺好攻戰不云刺康公而云刺用兵

毛以同袍為同欲鄭以此不同欲唯同怨豈曰至同仇毛以為古之朋友相謂云我豈曰子無衣乎我冀欲與子同袍朋友同欲如是故朋友成其恩好以興明君能與百姓同欲故百姓樂致其死鄭以為康公平常之時豈肯言汝百姓無衣乎吾與子同袍終不肯言此也及於王法於是興師之時則曰脩治我之戈矛與子百姓同往伐此怨耦之仇敵不與百姓同欲而唯同怨故刺之

純著新絲為襦雜用舊絮為袍

玉藻云纁為襦纁為袍注云衣有著之異名也纁謂今纁及舊絮也然則純著新絲名為襦雜用舊絮名為袍雖著有異名其制度是一故云袍襦也

此時當周頃王無王興師之事

案此時當周頃王匡王天子之命不行於諸侯檢左傳於時天子未嘗出師又不見康公提王

征伐且從王出征乃是為臣之義而刺其好戰者箋言王於興師謂於王法與師今是康公自興之王不與師也以出師征伐是王者之法故以王為言耳猶北門言王事新我賜羽云王事靡盬皆非天子之事亦稱王事

傳以同澤為共潤鄭以澤為釋褻衣

豈曰無衣與子同澤澤潤澤也箋云釋褻衣近汗垢傳澤潤澤正義曰衣服之煖於身猶甘雨之潤於物故言與子同澤正謂同袍裳是共潤澤也箋以上袍下裳則此亦衣名故易傳為釋說文云釋袴也是其褻衣近汗垢也釋是袍類故論語注云褻衣袍釋也

渭陽

秦康公母晉文公異母姊念母不見舅歸

正義曰作渭陽詩者言康公念母康公思其母自作此詩秦康公之母晉獻公之女文公者獻公之子康公之舅獻公嬖驪姬諸文公獻公殺之文公遭此驪姬之難出奔未得反國而康公母秦姬已卒及穆公納文公為晉君於時

康公為太子贈送文公至於渭水之陽思其不見舅歸也康公見其舅氏如似母之存焉於是之時思慕深極及其即位為君思本送舅時事而作是渭陽之詩述已送舅念母之事也按左傳莊二十八年傳晉獻公祭於齊姜生秦穆夫人及太子申生又娶二女於戎大戎狐姬生重耳小戎子生夷吾是康公之母為文公異母姊也僖四年傳稱驪姬諸申生申生自殺又諸二公子曰皆知之重耳奔蒲夷吾奔屈僖五年傳稱晉侯使寺人披伐蒲重耳奔翟是文公遭驪姬之難也僖十五年秦穆獲晉侯以歸尚有夫人為之請至二十四年穆公納文公然則秦姬之卒在僖十五年之後二十四年以前未知何年卒也

秦姬以姓繫所嫁齊姜驪姬繫所生

秦國夫人而其姓為姬故謂之秦姬案齊姜驪姬皆以姓繫所生之國此秦姬以姓繫於所嫁之國者外國者婦人不以名行以姓為字故也

繫於父或繫於入事得兩施也

舅甥異氏以稱氏作此詩時文已卒

秦姬生存之時以使文公反國康公見舅得反
憶母宿心故念母之不見見舅如母存也謂舅
為氏者以舅之甥甥氏姓必異故書傳通謂為
舅氏秦康以文十年即位文公時亦卒矣追念
送時之事作此詩耳

秦都雍東行至渭北咸陽送文公

我送舅氏曰至渭陽母之昆弟曰舅箋云渭水
名也秦是時都雍至渭陽者蓋東行送舅氏於
咸陽之地正義曰雍在渭南水北曰陽晉在秦
東行必渡渭今言至於渭陽故云蓋東行送舅
氏於咸陽之地地理志云右扶風渭城縣故咸
陽也其地在渭水之北

聲伯夢食瓊瑰惡之此贈舅無嫌

正義曰瓊者玉之美名非玉名也瑰是美石之
名也以佩王之制唯天子用純諸侯以下則玉
石雜用此贈晉侯故知瓊瑰是美石次玉成十

七年在傳稱聲伯夢涉洧或與已瓊瑰食之
而為瓊瑰盈其懷懼不敢占後三年而言言之
至莫而卒服虔云聲伯惡瓊瑰贈死之物故畏
而不言然則瓊瑰是贈死之王康公以贈舅者
王之所用無生死之異喪禮飯舍用玉聲伯夢
見食之故惡之耳

崔王夏屋為屋宅鄭云大具

於我乎夏屋渠渠夏大也箋云屋具也渠渠猶
勤勤也言君始於我厚設禮食大具以食我其
意勤勤然今也每食無餘箋云此言君今遇我
薄其食我饒足耳于嗟乎不承權輿承繼也權
輿始也正義曰屋具釋言文渠渠猶勤勤言設
食既具意又勤勤也案崔駰七依說宮室之美
云夏屋渠渠王肅云屋則立之於先君食則受
之於今君故居大屋而食無餘義似可通鄭不
然者詩刺有始無終上言於我乎謂始時也下
言今也謂其終時也始則大具今終則無餘猶
下章始則四簋今則不飽皆說飲食之事不備

言屋室也若先君為立大屋今君每食無餘則康公本自無始何責其無終也且爾雅屋具正訓以此故知謂禮物大具權輿始釋詁文

每食四簋謂平常燕食故降於禮食

考工記云斲人為簋其實一穀豆食三而成穀昭三年左傳云四升為豆然則簋是瓦器容斗二升也易損卦二簋可用享注云離為日日體圓巽為木木器則簋亦以木為之也地官舍人注云方曰簠圓曰簋則簠簋之制其形

異也案公食大夫禮云宰夫設黍稷六簋又云宰夫授公梁公設之宰夫膳稻于梁西注云膳猶進也進稻梁者以簋秋官掌客注云簠稻梁器也簠黍稷器也然則稻梁當在簠而云四簋黍稷稻梁者以詩言每食四簋稱君禮物大具則宜每器一物不應以黍稷二物分為四簋以公食大夫禮有稻有梁知此四簋之內兼有稻梁公食大夫之禮是王國之君與聘客禮食備設器物故稻梁在簠此言每食則是平常燕食

器物不具故稻梁在簠公食大夫黍稷六簋猶有稻梁此唯四簋者亦燕食差於禮食也

毛詩要義卷第六下

陳者大皞虞戲氏之墟

陳譜陳者大皞虞戲氏之墟正義曰昭十七年左傳梓慎曰陳者大皞之墟也漢書地理志云淮陽古陳國舜後胡公所封也大皞又號虞戲戲連豆之虞戲即伏羲

武王封閼父之子胡公備三恪妻以大姬

帝舜之胄有虞閼父者為周武王陶正武王賴其利器用與其神明之後封其子鳩滿於陳都

於宛丘之側是曰陳胡公以備三恪妻以元女

大姬正義曰襄二十五年左傳稱子產曰昔虞

閼父為周陶正其鄭所據之文也傳言為周陶

正知武王者樂記云武王克殷未及下車封

舜之後於陳則胡公是武王封之大姬又武王

之女故知是武王也世家云陳胡公滿者虞舜

之後也昔舜為庶人居於鳩汭其後因姓鳩氏

舜既傳禹天下舜子商均為封國夏后氏之時

虞夏或續至周武王克殷乃復求舜後得鳩滿

封之於陳以奉舜祀是為胡公是胡公姓鳩名

滿也昭八年左傳史趙云胡公不淫故周賜之

姓使祀虞帝則胡公姓鳩武王所賜陳世家以

為胡公之前已姓鳩者非也哀元年左傳稱夏

后氏少康逃奔有虞虞思於是妻之以二姚虞

思在胡公之前仍為姚姓明是胡公始姓鳩耳

何知胡公非閼父之身而知是其子者以傳言

虞閼父以虞為號不為陳也以元女大姬配胡

公不言配閼父明胡公非閼父也故杜預亦云

胡公閼父之子不封閼父而封其子者蓋當時

閼父已喪故也

杜預陳杞宋三恪案樂記則蒯祝陳

恪者敬也王者敬先代封其後鄭駁異義云三

恪尊於諸侯卑於二王之後則杞宋以外別有

三恪謂黃帝堯舜之後也唯杜預云周封夏殷

二王後又封舜後謂之恪并二王之後為三國

其禮轉降示敬而已故三恪以為陳與杞宋共

為三案樂記云武王未及下車封黃帝之後

封帝堯之後於祝封帝舜之後於陳下車乃封夏后氏之後於杞投殷之後於宋明陳與劉祝共為三恪杞宋別為二王之後矣

四陳在豫州之東西東不及外方孟豬

其封域在禹貢豫州之東其地廣平無名山大澤西望外方東不及明豬正義曰禹貢豫州云導荷澤被孟豬又曰熊耳外方至于陪尾注云豫州然則外方明豬皆豫州之地案地理志外方即嵩高山也明豬在梁國睢陽縣東北檢鄭居地在外方屬鄭宋都睢陽在明豬西南明豬屬宋也故檜譜云在豫州外方之北商譜稱宋西及豫州明豬之野是陳境不及外方明豬故無名山大澤明豬猶屬豫州陳在明豬之西則是豫州境內明豬尚書作盟豬即左傳稱孟諸之虞書雅云宋有孟諸是也但聲訛字變耳

大姬好巫覡歌舞民俗化之

大姬無子好巫覡禱祈鬼神歌舞之樂民俗化而為之正義曰地理志云周武王封姬滿于陳

是為胡公妻以元女大姬婦人尊貴好祭祀用巫故杜俗好巫鬼者也詩稱擊鼓於宛丘之上婆娑於粉棚之下是有大姬歌舞之遺風也

當厲王時幽公政衰而陳變風作

五世至幽公當厲王時政衰大夫淫荒所為無度國人傷而刺之陳之變風作矣正義曰世家云胡公卒子申公犀侯立卒弟相公皐羊立卒申公子突立是為孝公卒子慎公圉立卒子幽公寧立除相公一及餘父子相生為五世也世家又云幽公十二年周厲王奔于彘是當周厲王時也宛丘刺幽公淫荒昏亂是政衰也東門之粉云子仲之子婆娑其下傳曰子仲陳大夫氏是大夫淫荒也此二篇皆刺幽公故云國人傷而刺之也

史記蔡為佗殺免佗非五父躍為利等皆誤

世家又云幽公卒子僖公孝立卒子武公靈立卒子夷公說立卒弟平公晁立卒子文公圉立卒長子桓公鮑立三十八年卒弟佗其母蔡

蔡人殺之因傳會為說云誘以好女而殺之案蔡人殺佗在桓六年世家言佗死而躍立五月而卒然則躍亦以桓六年卒矣而春秋之經躍卒在桓十二年距佗之死非徒五月皆史記之謬也

公利公者桓公子也利公立五月卒立中弟林是為莊公七年卒立少弟杵臼是為宣公四十五年卒子款立是為穆公十六年卒子共公朔立十八年卒子靈公平國立此世家所言君次也案春秋桓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左傳曰再赴也於是陳亂文公子佗殺太子免而代之則是佗自殺免非蔡人為佗殺免也桓六年經云蔡人殺陳佗莊二十二年傳曰陳厲公蔡出也故蔡人殺五父而立之經云蔡人殺陳佗傳言蔡人殺五父則五父與佗一人不得云為佗殺五父也六年殺佗十二年陳侯躍卒則厲公即是躍躍既為厲公則無復利公矣馬遷既誤以佗為厲公又妄稱躍為利公檢春秋世次不得有利公也遷蓋見公羊傳云陳佗躍

蔡人蔡人殺之因傳會為說云誘以好女而殺之案蔡人殺佗在桓六年世家言佗死而躍立五月而卒然則躍亦以桓六年卒矣而春秋之經躍卒在桓十二年距佗之死非徒五月皆史記之謬也

毛以子之湯斤大夫鄭斤幽公

子之湯方宛丘之上方子大夫也湯湯也四方高中央下曰宛丘矣云子者斤幽公也游蕩無所不為正義曰爰以下篇刺大夫淫荒序云疾亂此序主刺幽公則經之所陳皆幽公之事不宜以為大夫隱四年公羊傳公子翬謂隱公曰百姓安子諸侯說子則諸侯之臣亦呼君曰子山有樞云子有衣裳子有車馬者斤昭公明此子止斤幽公故易傳

驚有朱有白公今為舞翳其白羽

驚羽執持之物故以值為持驚鳥之羽可以為舞者之翳故持之也釋鳥云驚春鉏郭璞曰白驚也頭翅背上皆有長翰毛今江東人取以為

四

臆攤名之曰白鷺綠陸璣云鷺水鳥也好而潔
白故謂之白鳥齊魯之間謂之春鉏遼東樂浪
吳揚人皆謂之白鷺青脚高尺七八寸尾如鷹
尾喙長三寸頭上有長毛十數枚長尺餘純純
然與衆毛異好欲取魚時則弭之今吳人亦養
焉楚威王時有朱鷺合沓飛翔而來舞則復有
白鷺綠赤者舊鼓吹朱鷺曲是也然則鳥名白鷺赤者
少耳此舞所持其白羽也

缶瓦器可以節樂可以汲水盛酒

四

坎其擊缶死丘之道蓋謂之缶正義曰釋器文
孫炎曰缶瓦器郭璞曰益益也此云擊缶則缶
是樂器易離卦九三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
注云艮爻也位近丑丑上值弁星弁星似缶詩
離歌云坎其擊缶則樂器亦有缶又史記蘭相如使
弁星形秦王鼓缶是樂器爲缶也案坎卦六四樽酒簋
如缶比貳用缶注云爻辰在丑丑上值斗可以斟之象
以弁星斗上有建星建星之形似簋貳副也建星上有
弁星弁星之形如缶天子大臣以王命出會諸侯

主國尊於簋副設玄酒以缶則缶又是酒器也
比卦初六爻有孚盈缶注云爻辰在未上值東
井井之水人所汲用缶缶汲水器累九年宋災左
傳曰具饘缶備水器則缶是汲水之器然則缶
是瓦器可以節樂若今擊甌又可以盛水盛酒
即今之瓦盆也

應劭謂因井爲市故曰市井

謂之市井者白虎通云因井爲市故曰市井應
劭通俗云市持也養贍老少持以不匱也俗說

市井謂至市者當於井上洗濯其物不潔及自
嚴飾乃到市也謹案古者二十畝爲一井因爲
市交易故稱市井然則由本井田之中交易爲
市故國都之市亦因名市井案禮制九夫爲井
應劭二十畝爲井者劭依漢書食貨志一井八
家家有私田百畝公田十畝餘二十畝以爲井
廩廩舍據其交易之處在廩舍故言二十畝耳
因井爲市或如劭言

孫以王父字爲氏此子仲必以祖爲氏

仲之子婆娑其下子仲陳大夫氏婆娑舞也
箋云之子男子也正義曰云子仲之子猶云彼
留之子舉氏姓言之明子仲是大夫之氏姓也
禮孫以王父字為氏此人上祖必有字子仲者
故氏子仲也云婆娑安舞也釋訓文

越以駸適言於以總集而行

正義曰越於釋詁文商頌稱駸假無言為總集
之意則此亦當然故以駸為總謂男女總集而
合行也上意于差謂男言擇女此言于逝謂女
往從男故云曰往矣謂之所會之與

衡門誘掖信公謂前導而傍扶之

箋誘進也掖扶持正義曰誘進釋詁文云掖臂也
信二十五年左傳云二禮從國子巡城掖以赴
外殺之謂持其臂而投之城外也此言誘掖者
誘謂在前導之掖謂在傍扶之

毛以衡泌興小可以大鄭以洋洋興大賢

毛以為雖淺陋衡門之下猶可以棲遲遊息以
樂雖地狹小國之中猶可以興治致政觀泌水

之流洋洋廣大君可以樂道忘飢何則泌者水
洧流不已乃至廣大況人君寧不進德積小
成大樂道忘飢乎此是誘掖之辭鄭以下二句
言泌水之流廣大洋洋然飢者可飲之以樂飢
以興有大德賢者人君可任之以成德教

門深者有阿塾堂宇此唯橫木言淺

鄭謂衡橫義同故知衡門橫木為門門之深者有阿
塾堂宇此唯橫木為之言其淺也釋詁三棟蓬
息也却風有必彼泉水知泌為泉水王肅云洋

洋泌水可以樂道忘飢魏魏南面可以樂治志
亂孫毓難肅云既魏魏矣又安得亂此言臨水
水嘆逝歎逝可以樂道忘飢是感激立志慷慨之喻

孔子曰發憤忘食不知老之將至云爾案此傳
云泌者泉水又云洋洋廣大則不可以逝川喻

年老故今為別解案今定本作樂飢觀此傳亦
作樂則毛讀與鄭異箋以經言泌之洋洋可以

樂飢則是以水治飢飲水可以療渴耳而云療飢
者飢久則為渴得水則亦小療故言飢以為韻

毛詩要義 卷七

何必姜子可妻亦取貞順而已

箋云此言何必河之魴然後可食取其口美而已何必大國之女然後可妻亦取貞順而已箋齊姜姓宋子姓正義曰齊者伯夷之後伯夷主四岳之職周語作四岳賜姓曰姜宋者殷之苗裔契之後也殷本紀云舜封契於商賜姓曰子

東門城門故池為城池

以池繫門言之則此池近在門外諸詩言東門皆是城門故以池為城池

漚麻如考工漚絲楚曰漚齊曰淩

考工記慌氏以浼水漚其絲注云漚漸也楚人曰漚齊人曰淩然則漚是漸漬之名此云漚柔者謂漸漬使之柔忍也淩音烏禾反

姬姜為婦人美稱

女而謂之姬者以黃帝姓姬炎帝姓姜二姓之後子孫昌盛其家之女美者尤多遂以姬姜為婦人之美稱成九年左傳引逸詩云雖有姬姜無棄蕉萃是以姬姜為婦人美稱也

紵亦麻今南越紵布用此麻

漚紵正義曰陸璣云紵亦麻也科生數十莖宿根在地中至春自生不歲種也荆揚之間一歲三收今官園種之歲再刈刈便生剥之以鐵若竹挾之表厚皮自脫但得其裏忍如筋者謂之微約今南越紵布皆用此麻

未漚為茅已漚為菅宜為索

白華箋云人刈白華於野已漚之名之為菅然則菅者已漚之名未漚則但名為茅也陸璣疏云菅似茅而滑澤無毛根下五寸中有白粉者柔忍宜為索漚乃尤善矣

家語荀董毛昏以秋冬子孟春鄭唯仲春

東門之楊其葉牂牁與也牂牁猶盛貌言男女失時不逮秋冬箋云楊葉牂牁二月中也興者喻時晚也失仲春之月正義曰此刺昏姻失時而舉楊葉為喻則是以楊葉初生喻正時楊葉已盛喻過時毛以秋冬為昏之正時故云男女失時不逮秋冬也秋冬為昏無正文也邶風云

之楊

之漚

親迎也毛鄭別自馮據以爲定解詩內諸言屬

不教君言之序言無良師傅以至於不義

於弑君之前先有此惡師也

墓門棘斧可斯之與佗無良師傅陷於罪

墓門有棘斧以斯之與也墓門墓道之門斯折

也幽間希行用生此棘新維斧可以開析之箋

云與者喻陳佗由不觀賢師良傳之訓道至陷

於誅絕之罪夫也不良國人知之夫傳相也箋云

良善也陳佗之師傅不善羣臣皆知之言其罪

惡著也知而不已誰肯然矣昔久也箋云已猶

去也誰肯昔世國人皆知其有罪惡而不誅退

終致禍難自古昔之時常然

墓域謂之墓墓有門

春官墓大夫職注云墓家坐之地孝子所思墓

之處然則墓域謂之墓墓入有門故云墓門墓

道之門

鵲即鵲漢供御各隨時惟鵲常御

鵲惡聲之鳥一名鵲與梟一名鵲鵲印云為梟

為鵲是也俗說以為鵲即土梟非也陸璣疏云

鵲大如班鳩綠色惡聲之鳥也入人家山實南

所賦鵲鳥是也其肉甚美可為羹美臠又可為羹
漢供御物各隨其時唯鵲冬夏尚施之以其美
故也

防鵲印若與宣公信讒故讒集

防有至初初正義曰言防邑之中有鵲鳥之巢

印丘之上有美若之草處勢自然以與宣公之

朝有讒言之人亦處勢自然何則防多樹木故

鵲鳥往巢焉印丘地美故旨若生焉以言宣公信

讒故讒人集焉公既信此讒言君子懼已得罪告

語衆讒人輩汝等是誰誑欺我所美之人宣公

乎而使我心怵怵然而憂之

廟中路謂之唐與陳及堂途皆一

正義曰以唐是門內之路故知中是中庭釋宮

云廟中路謂之唐堂途謂之陳李巡曰唐廟中

路名孫炎引詩云中唐有甓堂途堂下至門之

徑也然則唐之與陳廟廷之異名耳其實一也

故云唐堂途也

月出與婦人白哲

月出至慎方正義曰言月之初出其光皎然而
白兮以興婦人白哲其色亦皎然而白兮非徒
面色白哲又是佼好之人其形貌僚然而好兮
行止舒遲姿容又窈糾然而美兮思之既甚而
不能見之勤勞我心悄然而憂陶兮在位如是
故陳其事以刺之

夏姬鄭女御叔妻徵舒母

夏姬陳大夫妻夏徵舒之母鄭女也徵舒字子
南夫字御叔正義曰作株林詩者刺靈公也宣

九年左傳稱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通於夏姬

十年經云陳夏徵舒弑其君平國昭二十八年

左傳叔向之母論夏姬云是鄭穆公少妃姚子

之子子貉之妹也子貉早死而天鍾美於是楚

語云昔陳公子夏爲御叔娶於鄭穆公女生子

南子南之母亂陳而亡之是言夏姬所出及夫

子名字

徵舒以祖夏爲氏夏姬從子稱

株林是夏氏之邑邑在國外夏姬在邑故適邑而

澤陂

從夏姬也徵舒祖字子夏故爲夏氏徵舒字子
南以氏配字實從夏南之母言從夏南者婦人
夫死從子夏南爲其家主

乘駒大夫制我駒謂孔儀從君

我馬維駒是大夫之制禮當乘駒也此傳實略
王肅云陳大夫孔寧儀行父與君淫於夏氏然
則王意以爲乘我駒者謂孔儀從君

荷是大名莖葉本華實根各名

釋草云荷芙蓉其莖茄其葉葢其本芙蓉其華

舊其實蓮其根藕其中的的中薏李然曰皆分

別蓮莖葉華實之名菡萏蓮華也的蓮實也薏

中心也郭璞曰密莖下白弱在泥中者今江東

人呼荷華爲芙蓉北方人便以藕爲荷亦以蓮

爲荷蜀人以藕爲茄或用其母爲花名或用根

子爲母葉號此皆名相錯習俗傳誤失其正體

者也陸璣疏云蓮青皮裏白子爲的的中有青

爲薏味其苦故里語云苦如薏是也傳正解荷

爲芙蓉不言與意以下傳云傷無禮者慎

一人則此有蒲與荷共喻美人之貌蒲草柔滑
荷有紅華喻必以象質以蒲喻女之容體以華
喻女之顏色當如下章言蒲荷而此云荷者以
荷是此草大名故取荷為韻

傷無禮何至涕泗箋易傳為思美人

溱洧桑中亦刺淫佚舉其事而惡自見其文皆
無哀傷之言此何獨傷其無禮至於涕泗滂沱
輾轉伏枕也故易傳以為思美人不得見之而
憂傷也孫毓以箋義為長經傳言墮涕出涕皆

謂淚出於目泗既非涕亦涕之類明其泗出於
鼻也

鄭滅檜祝融之墟

檜謂檜者古高辛氏火正祝融之墟正義曰昭
十七年左傳梓慎云鄭祝融之墟也鄭滅檜而
處之故知檜是祝融之墟楚世家云高陽生稱
稱生卷章章生重黎高辛氏之火正能光融
天下帝譽命曰祝融為高辛氏火正也若然楚
世稱顓頊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



重黎

重黎

祝融

馬遷

地以屬民則黎為火正高陽時也言高辛氏者
重黎是顓頊命之歷及高辛仍為此職故二文
不同也黎實祝融重為南正而楚世家同以重
黎為祝融馬遷謬也尚書鄭志黎趙商云火當
為北則黎為北正也韋昭亦以火當為北北陰
位以五行官有火正祝融則火官之號若天地
之官據陰陽之位對南正為文則為北正是黎
一人居二官也鄭順外傳之文故云火正耳

檜在外方北黎波南溱洧之間

國在禹貢豫州外方之北黎波之南居溱洧之
間正義曰禹貢云熊耳外方注云屬豫州檜即
鄭地外方在鄭之南界故檜居其北也禹貢豫
州云黎波既豬注云沈水溢出所為澤也今塞
為平地黎陽民猶謂其處為黎澤在汴縣東黎澤
黎波澤名也黎澤近在河側檜國遠在河南杜
預云檜城在黎陽密縣東北是在黎陽之南也
鄭地檜地而國有溱洧是檜居溱洧之間

檜為祝融八姓之一又鄭其地

祝融氏名黎其後八姓唯姁姓檜者處其地焉正義
曰鄭語云祝融其後八姓已姓昆吾蘇顧溫宮
也董姓駸夷秦龍也彭姓彭祖豸韋諸稽也禿
姓舟人也姁姓鄢郢路偃陽也曹姓鄒莒也斟
姓無後也通楚為羊姓是八姓也姓雖同出祝
融皆不處其墟唯姁姓檜者處其地焉以姓姁
之中又有鄢路偃陽故指檜以別之楚世家云
其工氏作亂帝覺使重黎誅之而不盡帝乃以
庚寅日誅重黎而以其弟吳回為重黎後復居
火正為祝融吳回生陸終陸終生子六人四曰
會人案世本會人即檜之祖也故韋昭服虔皆
云檜是陸終第四子求言後然則八姓乃是黎
史記重黎吳回之後鄭語云以八姓為黎後者以吳回
黎為一繫黎之後復居黎職故本之黎也且黎有大功
人又吳回後世當與故史伯據黎言耳楚世家言以吳回
回為重黎為重黎似是官號而云名黎者昭二十九年左
傳重黎傳云少皞氏有子曰重顓頊氏有子曰黎重黎
皆是其名而史記以重黎為一人又言以吳回

為重黎皆是誤耳鄭以檜是祝融之後復居祝
融之墟故其言出其後處其地

四檜無世家詩正四篇意幽厲時作

周夷王厲王之時檜公不務政事而好紮衣服
大夫去之於是檜之變風始作正義曰案鄭語
史伯於幽王之世為相公謀滅虢檜至平王之
初武公滅之則幽王以前檜國仍在史伯云檜
仲恃險則仲是檜君之字檜之世家既絕作序
者不言檜仲則羔裘之作在檜仲之前不知其
幾世也幽王上有宣王宣王任賢使能周室中
興不得有周道滅而今匪風思周道也故知檜
風之作非宣王之時也宣王之前有夷厲二王
是衰亂之王考其時事理得相當故為周王夷
厲之時檜無世家詩止四篇事頗相類或在一
君時作故鄭於左方中不復分之襄二十九年
左傳魯為季札歌詩云自檜以下無譏焉言季
札聞此二國之號不復議論以其國小故也季
札不譏風俗無以言焉故鄭不言檜之風俗

檜在密縣北北鄰於東號

其國北鄰於號正義曰地理志河南滎陽縣應劭云故號國也然則號在滎陽檜在密縣北是其國北鄰於號也地理志河南有成皋縣故虎牢也一曰制隱元年左傳曰制巖邑也號叔死焉然則號國當在成皋而又以滎陽為號國者傳言號叔特制與滎陽相近在號之境内故持之耳不言其都在制也譜於諸國皆不言北鄰此獨言北鄰於號者以鄭滅號檜而鄭之先譜檜而接說鄭故特著此句為史伯之言張本也此與檜鄰者謂東號耳猶自別於西號杜預云西號在弘農陝縣東南東號今滎陽其東號鄭武公滅之西號則晉獻公滅之

臣三諫不從待放於郊得玦乃去

以道去其君者三諫不從待放於郊得玦乃去正義曰作燕裘詩者言大夫以道去其君也由檜國既小而迫於大國君不能用人君之道以理其國家而徒好脩繁其衣服逍遙遊戲而

樂而不能用心自強於政治之事大夫見其然

是故諫之而不從故去之大夫正法有去君之

道春秋莊二十四年戎侵曹曹羈出奔陳公羊

傳曰曹無大夫何以書賢也何賢乎曹羈戎將

侵曹曹羈諫曰戎衆而無義請君勿自敵也曹

伯曰不可三諫不從遂去之故君子以為得君

臣之義也曲禮下云為人臣之禮不顯諫三諫

不聽於禮得去也喪服齊衰三月章曰為舊君

傳曰大夫以道去君而猶未絕春秋宣元年晉

被其大夫胥甲父于衛公羊傳曰近正也其為

近正奈何古者大夫已去三年待放君放之非

也大夫待放正也是三諫不從有待放之禮宣

二年穀梁傳稱趙盾諫靈公公不聽出亡至於

郊趙盾諫之出至郊而舍明大夫待放在於郊

也得玦乃去者謂君與之決別任其去然後去

也荀卿書云聘士以主復士以璧召人以瑗絕

人以玦反絕以環范甯穀梁注君賜之環則還

賜之玦則往用荀卿之說以為說則君與之決

別之時或當賜之以玦也曲禮云大夫去國踰境為壇位嚮國而哭三月而復服此箋云待放於郊禮記言踰境公羊傳言待放三年禮記言三月者禮記所言謂既得玦之後行此禮而後去非待放時也

三 檜君以朝服變祭服朝是好潔

羔裘逍遙狐裘以朝羔裘以遊燕狐裘以適朝箋云諸侯之朝服緇衣羔裘大蜡而息民則有黃衣狐裘今以朝服燕祭服朝是其好潔衣服也先言燕後言朝見君之志不能自強於政治正義曰玉藻云諸侯朝服以日視朝於內朝是諸侯視朝之服名曰朝服也士冠禮云主人玄冠朝服緇帶素鞶注云玄冠委貌朝服者十五外布衣而素裳不言色者衣與冠同色是朝服衣色玄玄即緇色之小別論語說孔子之服云緇衣羔裘玉藻亦云羔裘緇衣以楊之是羔裘楊用緇衣明其上正服亦緇色也論語又曰羔裘玄冠不以弔是羔裘所用配玄冠羔裘之上

必用緇布衣為楊楊衣之上正服亦是緇色又與玄冠相配明是朝服可知故云諸侯之朝服緇衣羔裘也人君以歲事成熟搜索群神而報祭之謂之大蜡又臘祭先祖五祀因令民得大飲農事休息謂之息民於大蜡之後作息民之祭其時則有黃衣狐裘也大蜡之祭與息民具也息民用黃衣狐裘大蜡則皮弁素服論語說孔子之服云黃衣狐裘玉藻云狐裘黃衣以楊之以此知大蜡息民則有黃衣狐裘也案玉藻云君衣狐白裘錦衣以楊之又曰錦衣狐裘諸侯之服然則諸侯有狐白裘矣又曰君子狐青裘豹褰玄緇衣以楊之則禮又有狐青裘矣此經直云狐裘何以知非狐白狐青而必知是黃衣狐裘者以諸侯之服狐白裘唯在天子之朝耳在國視朝之服則素衣麀裘無狐白裘矣若檜君用狐白以朝則違禮僭上非徒好潔而已序不應直云好潔以此知非狐白也玉藻言君子狐青裘者注云君子大夫士也天官司裘云季

秋獻功裘以待頒賜注云功裘人功微也謂功微者青鹿裘之屬然則狐青乃是人功麕惡之裘謂功微者君好絮必不服之矣孔子仕魯朝論語說孔子之服緇衣羔裘與黃衣狐裘其文相對明此羔裘狐裘亦是緇衣黃衣之裘故羔裘是視朝之朝則否服狐裘是息民祭服也謂朝則否服君志在游燕祭服尊於朝服既用祭服以朝又用朝服以燕是其好絮

游燕之服無文不過玄端深衣

逍遙翱翔是遊戲燕樂故言燕耳非謂行燕禮與群臣燕也禮記云燕朝服於寢若依法設燕則服羔裘可矣今用以游燕故大夫刺之游燕之服於禮無文不過用玄端深衣而已必不得用朝服

七月公堂謂學此堂正寢之堂

傳堂公堂正義曰七月云躋彼公堂謂飲酒於學故傳以公堂為學校此云公堂與彼異也何

治之事上言以朝謂日出視朝此云在堂謂正寢之堂人君日出視朝乃退道路寢以聽大夫所治之政二者於禮同服羔裘

日照曜羔裘如膏

羔裘如膏日出有曜日出照曜然後見其如膏

三年之喪箋獨云父母舉重

素冠刺不能三年也喪禮子為父父卒為母皆三年正義曰喪服子為父斬衰三年父卒為母齊衰三年此言不能三年不言齊斬之異故兩

舉以充之喪禮諸侯為天子父為長子妻為夫妾為君皆三年此箋獨言父母者以詩人所責

當責其尊親至極而不能從禮耳故如主為父喪既母父母尚不能三年其餘亦不能三年可知矣

首章傳曰素冠練冠禮三年之喪十二月而練則

此練冠是十二月而練服也二章傳曰素冠故

素衣則素衣與冠同時亦既練之衣是上二章

同思既練之人卒章庶見素冠素衣服斬衰有素衣經帶而不言其練禮者說既練之服云練

四

衣黃裏

緣要經繩履角瑱鹿裘亦不言有韠

則喪服始終皆無韠矣禮大祥祭服朝服緇冠

朝服之制緇衣表裳禮韠從裳色素韠是大祥

祭服之韠然則毛意亦以卒章思大祥之人也

王鄭易傳以素冠為既祥之冠

庶見素冠乎棘人藥藥乎庶幸也素冠練冠也

棘急也藥藥瘠貌箋云喪禮既祥祭而緇冠素

紕時人皆解緩無三年之恩於其父母而廢其

喪禮故觀幸一見素冠急於哀感之人形貌藥

藥然瘦瘠也正義曰庶幸釋言文傳以刺不行

喪禮而思見素冠則素冠是喪服之冠也若練

前已無此冠則是本不為服不得云不能三年

若在大祥之後則三年已終於禮自除非所當

刺今作者思見素冠則知此素冠者是既練之

後大祥之前冠也素白也此冠練布使熟其色

益白是以謂之素焉實是祥前之冠而謂之練

四

鄭以素衣亦祥服亦謂素非布

庶見素衣乎素冠故素衣也箋云除成喪者其

祭也朝服緇冠朝服緇衣素裳然則此言素衣

為瘦瘠之貌定本毛無瘦字箋喪禮至重瘠正

義曰鄭以練冠者練布為之而經傳之言素者

皆謂白絹未有以布為素者則知素冠非練也

且時人不行三年之喪當先思長遠之服何得

先思其近乃思其遠又不能三年者當謂三年

將終少月日耳若全不見練冠便是其即釋服

三年之喪纔其半違禮甚矣何止刺於不能行

三年也故易傳以素冠為既祥之冠王藻曰緇

冠素紕既祥之冠也注云紕緣邊也既祥祭而

為之而服之也是喪禮既祥而緇冠素紕也間傳注云

圖

如兩手

極衣裳

得稱

衣

者謂素裳也正義曰以冠衣當上下相稱冠既練則衣亦練故云素冠故素衣謂既練之後服此白布喪服箋亦以素非布故以易傳也除成

毛引子夏事與禮考異鄭不辯正

侯若天子除喪則無文亦當服皮弁服子夏三年之喪畢見於夫子援琴而絃衍衍而樂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及夫子曰君子也閔子騫三年之喪畢見於夫子援琴而絃切切而哀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過也夫子曰君子也子路曰敢問何謂也夫子曰子夏哀已盡能引而致之於禮故曰君子也閔子騫哀未盡能割以禮故曰君子也夫三年之喪斷

有

義楚

義楚

義楚

匪風

輕不肖者之所勉箋云聊與子如一旦欲與之居處觀其行也正義曰傳以此篇既終總三章之義舉此二人之行言言三年之喪是聖人中制禮弓云子夏既除喪而見夫子子之琴和之而不和彈之而不成聲作而曰哀未忘先王制禮而弗敢過彼說子夏之行與此正反一人不得並為此行二者必有一誤或當父母異時鄭以毛公當有所憑據故不正其是非

義楚喻人少而端慤長無情慾

隱有義楚倚儺其枝興也義楚銑弋也倚儺柔順也箋云銑弋之性始生正直及其長大則其枝倚儺而柔順不妄尋蔓草木與者喻人少而端慤則長大無情慾天之沃沃樂子之無知天少也沃沃壯佼也箋云知匹也疾君之恣故於人年少沃沃之時樂其無妃匹之意

發發非有道之風偁偁非有道之車

匪風至恒兮正義曰此時周道既滅風為之變俗為之改言今日之風非有道之風發發兮大

果疾今日之車非有道之車偈偈然人輕嘔出
周道廢滅故風車失常此周道在於前世既已
往過今迴顧視此周道見其廢滅使我心中怛
然而傷之兮

魚煩則碎治民煩則散

誰能身魚漑之金鷺漑滌也鷺金屬耳魚煩則
碎治民煩則散知身魚則知治民矣箋云誰能
者言人偶能割耳者誰將西歸懷之好音周道
在乎西懷歸也箋云誰將者亦人偶能輔周道

治民者也檜在周之東故言西歸有能西仕於

周者我則懷之以好音謂周之舊政今正義曰
於時檜在滎陽周都豐鎬

鷺鷥一器耳魚不用鷺與金連言

釋器云鷺謂之鷺鷥鷺也孫炎曰關東謂鷺為
鷺涼州謂鷺為鷺郭璞引詩云漑之金鷺然則
鷺是鷺非金類耳魚用金不用鷺雙舉者以其
俱是食器故連言耳

曹在兖州陶丘北漢為定陶縣

曹譜曹者禹貢兖州陶丘之北地名正義曰禹
貢云濟河惟兖州王肅云東南據濟西北距河
不言距濟而云據者則州境東南踰濟水也禹
貢又云導沅水東流為濟入于河溢為滎東出
于陶丘北漢書地理志云濟陰定陶縣故曹國
周武王弟叔振鐸所封禹貢陶丘在西南陶丘
亭是也言丘在曹之西南則曹在丘之東北止
言北者舉其大望所在耳雖在濟南猶屬兖州
故言兖州地名也

曹在汶南濟北雷夏河澤之野

周武王既定天下封弟叔振鐸於曹今日濟陰
定陶是也正義曰曹世家云曹叔振鐸者周武
王母弟也武王克殷封叔振鐸於曹地理志云
濟陰定陶詩風曹國是鄭所引之文也曹都雖
在濟陰其地則踰濟北春秋僖三十一年取濟
西田左傳曰濟西田分曹地也案禹貢濟自陶
丘之北又東至于河又東北會于汶曹在汶南
曹東據曹而言是濟西是曹地在濟北也其

域在雷夏澤之野正義曰禹貢兗州云雷夏澤又云導沂澤被于貉案地理志雷夏澤在濟陰成陽縣西北沂澤在濟陰定陶縣東二澤同屬濟陰

四曹以堯舜所歷而民化夾於魯衛寡難

昔堯嘗遊成陽死而葬焉舜漁於雷澤民俗始化其遺風重厚多君子務稼穡薄衣食以致畜積正義曰此皆地理志文志又云濟陰成陽縣有堯冢既有堯冢是死而葬焉夾於魯衛之間又寡於患難末時富而無教乃更驕侈正義曰

四

續書

而

小

見

魯在其東南衛在其西北魯衛雖大於曹非如齊秦晉楚自專征伐畏懼霸主不敢侵曹由此所以寡於患難言末時者正謂周王惠襄之間作詩之時鄰國非獨魯衛而已舉魯衛以協句略餘國而不言也曹之後世雖為宋所滅宋亦不數伐曹

五周政衰而曹君奢變風始作

十一世當周惠王時政衰昭公好奢而任小人曹之變風始作正義曰曹世家云叔振鐸卒子

蜉蝣

大伯脾立卒子仲君平立卒子宮伯侯立卒子孝伯雲立卒子夷伯喜立卒弟幽伯強立九年弟蘇殺幽伯代立是為戴伯三十年卒子惠伯兒立三十六年卒子碩甫立其弟武攻之代立是為繆公三年卒子頤公終生立五十五年卒子莊公射姑立三十一年卒子釐公夷立九年卒子昭公班立九年卒子共公棄立此其君次也自叔振鐸至昭公凡十五君以碩甫不成為君幽伯戴伯二人又不數叔振鐸始封之君故十一世昭公以魯閔公元年即位僖七年卒周惠王以莊十八年即位僖八年崩是當周惠王時也

五蜉蝣渠略朝生暮死可噉

夏小正云蜉蝣渠略也朝生而莫死郭璞曰似蜉蝣身狹而長有角黃黑色聚生糞土中朝生莫死猶好噉之陸璣疏云蜉蝣方土語也通謂之渠略似甲蟲有角大如指長三四寸甲下有翅能飛夏月陰雨時地中出今人燒炙噉之

如蟬也樊光謂之糞中蜋蟲隨陰雨時朝生夕死故知喻國將迫脅死亡無日

蟬握閱與曹君臣衣鮮潔

正義曰蟬之蟲初掘地而出皆鮮閱以興昭公群臣其麻衣鮮潔如雪也蟬之蟲朝生夕死掘地而出甚鮮閱後又生其羽翼為此脩飾以興昭公君臣不知死亡無日亦朝夕變易衣服而為脩飾也

衣裳皆布而白唯深衣升數無文

言麻衣則此衣純用布也衣裳皆布而色白如雪者唯深衣為然故知麻衣是深衣也鄭又自明己意所以知麻是布深衣者以諸侯之朝夕則深衣故也玉藻說諸侯之禮云夕深衣祭牢由是諸侯之服夕深衣也深衣布衣升數無文也雜記云朝服十五升然則深衣之布亦十五升矣故間傳云大祥素縞麻衣注云麻衣十五升布深衣也純用布無采飾是鄭以深衣之布為十五升也彼是大祥之服故云無采飾耳

子素大禮記深衣之篇說深衣之制云孤子衣純以素非孤子者皆不用素純此諸侯夕服當用十五

升布深衣而純以采也以其衣用布故稱麻耳

案喪服記公子為其母麻衣縗緣注云麻衣者

小功布深衣引詩云麻衣如雪若深衣用十五

升布為而彼注以麻衣為小功布者以大功章

云公之庶昆弟為其母言公之昆弟則父卒矣

父卒為母大功父在之時雖不在五服之例其

縗細且降大功一等用小功布深衣引此者

證麻衣是布深衣耳不謂此言麻衣其縗亦如

小功布也

賢者為候人而小人佩赤帶者三百

彼候人者何戈與殺候人道路送賓客者何揭

殺也言賢者之官不過候人箋云是謂遠君

子也彼其之子三百赤帶彼彼曹朝也帶韞也

一命緇帶黜珩再命赤帶黜珩三命赤帶葱珩

大夫以上赤帶乘軒箋云之子是子也佩赤帶

者三百人

候人送迎賓客環人掌訝職掌異

夏官序云候人上士六人下士十有二人史六人徒百有二十人注云候候迎賓客之來者彼天子之官候人是上士下士則諸侯之候人亦應是士此說賢者爲候人乃身荷戈投謂作候人之徒屬其職云候人各掌其方之道治與其禁令以設候人注云禁令備姦寇也以設候人者選士卒以爲之引此詩云彼候人兮荷戈與投言以設候人是其徒亦名爲候人也其職又云若有方治則帥而致于朝及歸送之于境注云方治其方來治國事者也春秋傳曰晉欒黶過周王使候人出諸轅轅是其送之也官以候迎爲名有四方來者則致之於朝歸則送之於竟以是知候人是道路送迎賓客者案秋官環人掌送迎邦國之賓客以路節達諸四方又掌訝掌待賓客有賓客至逆於竟爲前驅而入及歸送亦如之若候人主送迎賓客而環人掌訝又掌送迎賓客者環人掌執節導引使門闕無

禁掌訝以禮送迎詔贊進止候人則荷戈兵防衛姦寇雖復同是送迎而職掌不同故異官也又投須人擔揭故以荷爲揭也

經傳不見芾別制傳以鞞釋之

栢二年左傳云衮冕黻珽則芾是配冕之服易困卦九五困于赤芾利用享祀則芾服祭祀所用也士冠禮陳服皮弁素鞞玄端爵鞞則鞞之所用不施於祭服矣玉藻說鞞之制云下廣二尺上廣一尺長三尺其頸五寸有革帶博二寸書傳更不見芾之別制明芾之形制亦同於鞞但尊祭服異其名耳言芾鞞者以其形制大同故舉類以曉人其禮別言之則祭服謂之芾他服謂之鞞二者不同也一命緼芾黻珽再命赤芾黻珽三命赤芾黻珽皆玉藻文彼注云玄冕爵弁服之鞞尊祭服異其名耳鞞之言蔽也緼赤黃之間色所謂鞞也珽珽珽玉之行也黑謂之鞞青謂之蔥

大夫以上赤芾又得乘軒

六

傳因赤

赤

赤

赤

周禮公侯伯之卿三命下大夫再命上士一命

然則曹為伯爵大夫再命是大夫以上皆服赤

帝於法又得乘軒故連言之定十三年左傳云

齊侯飲諸大夫之軒哀十五年傳稱衛太子謂

渾良夫曰苟使我入國服冕乘軒是大夫乘軒

也閔二年傳稱齊桓公遺衛夫人以魚軒以夫

人乘軒則諸侯亦乘軒故云大夫以上也傳因

赤帝遂言乘軒者僖二十八年左傳稱晉文公

入曹數之以其不用僇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

也且曰獻狀杜預云軒大夫之車也言其無德

而居位者多故責其功狀彼正當共公之時與

此三百文同故傳因言乘軒以為共公近小人

之狀

鵲在梁必濡與小人在朝必亂

維鵜在梁不濡其翼鵜鵲也梁水中之梁鵜

在梁可謂不濡其翼乎箋云鵜在梁當濡其翼

而不濡者非其常也以喻小人在朝亦非其常

被其之子不稱其服箋云不稱者言德薄而服尊

毛以為維鵜鳥之在梁可謂不濡其翼乎言必

鵜在梁濡其翼以與小人之在朝可謂不亂其政乎言

必亂其政鵲澤俗呼之為淘河陸璣疏云鵜水

不濡鳥形如鵜而極大喙長尺餘直而廣口中正赤

領下胡大如數升囊若小澤中有魚便群共舂

水蒲其胡而棄之冷水竭盡魚陸地乃共食之

故曰淘河箋以經言不濡其翼是怪其不濡

鵲朝齊言雲蒼蔚雲與貌南山曹南山

蒼蔚蔚南山朝齊蒼蔚雲與貌南山曹南山

也齊升雲也正義曰言南山朝齊則有物從山

上升也必是雲矣故知蒼蔚蔚蒼蔚皆雲與之

貌

鵲鵲均一君子執義一則用心固

鵲鵲在桑其子七兮與也鵲鵲枯鞠也鵲鵲之

養其子朝從上下莫從下上平均如一箋云與

者喻人君之德當均一於下也以刺今在位之

人不如鵲鵲淑人君子其儀一兮箋云淑善儀

義也善人君子其執義當如一也其儀一兮心

如結方言執義一則用心固正義曰如結者
堅牢不散如物之會聚結故言執義當則用心固
也素冠云我心蘊結又謂憂愁不散如裏結與
此同

九知此是皮弁以諸侯朝王視朝常服

傳驥驥文弁皮弁正義曰馬之青黑色者謂之
驥此字從馬則謂弁色如驥馬一文也春官司
服凡兵事韋弁服視朝皮弁服凡田冠弁服凡
弔事弁絰服則弁類多矣知此是皮弁者以其
韋弁以即戎冠弁以從禽弁絰又是弔凶之事
非諸侯常服也且不得與絲帶相配唯皮弁是
諸侯視朝之常服又朝天子亦服之作者美其
德能養民舉其常服知是皮弁

鄭大帶用素絲有雜色飾

玉藻說大帶之制云天子素帶朱裏終辟諸侯
素帶終辟大夫素帶辟垂士練帶率下辟是大
以上大帶用素故知其帶伊絲謂大帶用素
故言絲也玉藻又云雜帶君朱綠大夫素

士緇辟是其有雜色飾焉

傳驥弁與顧命之破字為璆

夏官弁師云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璆注云會縫
中也璆結也反弁之縫中每貫結五采玉以為
飾謂之璆引此詩云其弁伊璆又云諸侯及孤
卿大夫之皮弁各以其等為之注云皮弁侯伯
璆飾七子男璆飾五玉用采如彼周禮之文諸
侯皮弁有璆玉之飾此云其弁伊璆知璆當係
璆以玉為之以此故為傳也孫毓文皮弁之飾有
玉璆而無綦文綦文非所以飾弁義義為
長若然顧命云四人驥弁執戈注云青黑曰
驥不破驥字為玉璆者以顧命之文於四人驥
弁之下每云一人冕身服冕則是大夫也於四
人驥弁之上云二人爵弁執惠身服爵弁則是
士也於爵弁之下云驥弁明亦是士弁師之
文止云孤卿大夫之皮弁各以其等為之不言士
之皮弁則士之皮弁無璆飾矣故弁師注云士
之皮弁之會無璆飾以士之皮弁無玉璆之

故知顧命士之騏弁正是弁作青黑色
之皮弁矣禮無騏色之弁而顧命有之者以新
王即位特設此服使士服此騏弁執兵衛王非
常服也此言諸侯常服故知騏當作璆

下泉

泉水下流是爾雅之沃泉

釋水云沃泉縣出縣出下出也李巡曰水泉從上
溜下出此言下泉謂泉水下流是爾雅之沃泉也

稂童稂亦謂宿田翁鄭易為涼無據

苞為本稂童稂釋章文舍人曰稂一名童梁郭

璞曰秀類也陸璣疏云禾秀為穗而不成則為

稂謂之童梁今人謂之宿田翁或謂之守田也

甫田云不稂不秀外傳曰馬不過稂秀皆是也

此稂是禾之秀而不實者故非灌溉之草得水

而病變下章蕭蕭皆是野草此不宜獨為禾中

之草故易傳以為稂當作涼涼草蕭蕭之屬釋

草不見草名涼者未知鄭何所據

邠伯文王之子毛云二伯鄭云州伯

四國有王邠伯勞之邠伯邠侯也諸侯有事二

伯述職箋云有王謂朝聘於天子也邠侯文王

之子為州伯有治諸侯之功正義曰以經言邠

伯嫌是伯爵故言邠伯邠侯也知邠為侯爵者

定四年左傳祝鮀說文王之子唯言曹為伯明

自曹以外其爵皆尊於伯故知爵為侯也諸侯

有事二伯述職謂東西大伯分主一方各自述

省其所職之諸侯也莊二十三年左傳曰諸侯

有王王有巡守巡守天子巡省諸侯則知有王

是諸侯朝聘天子思古明王賢伯輒言諸侯朝

聘天子者若上有明王下有賢伯則諸侯以時

朝聘善惡則有黜陟之義大司馬掌九伐之法

正邦國賊賢害民則伐之爾時諸侯必不敢暴

虐今由無明王賢伯不復朝聘共公侵刻下民

無所畏懼故思治世有朝聘之時也僖二十四

年左傳說當辰稱畢原鄭邠文之昭也知邠伯

是文王之子也時為州伯有治諸侯之功謂為

牧下二伯治其當州諸侯也易傳者以經傳考

之武王成王之時東西大伯唯有周公召公太

公畢公爲之無郇侯者知爲牧下二伯也

毛詩要義卷第七

毛詩要義卷第七

一公劉后稷曾孫自郇遷豳豳地

豳譜豳者后稷之曾孫曰公劉者自郇而出所徙戎狄之地名今屬右扶風栒邑正義曰周本紀云后稷卒子不窋立卒子鞠陶立卒子公劉立是公劉爲后稷之曾孫也杜預云豳在新平漆縣東北郇今始平武功縣所治釐城是也郇近而豳遠從內出外故言出

二國語史記不窋遷豳蓋公劉始遷郇民

公劉以夏后大康時失其官守竄於此地猶備后稷之業勤恤愛民咸歸之而國成焉正義曰國語云昔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而自竄於豳棄稷弗務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而自竄於戎狄之間韋昭云豳西近戎北近狄周本紀亦云不窋奔戎狄之間此云公劉竄於此地者案此公劉之篇說公劉遷豳事皆詳悉自郇徙豳必從公劉始矣蓋不窋之時已竄豳地尚徙豳豳國至公劉而盡以郇民遷之也

三 詩周公居東都時作

成王之時周公避流言之難出居東都二年正義曰金縢直云居東不言東都周公避居固當不出畿內自然在東都於時實未為都而云都據後營洛而言之耳周公在東實出入二年言二年順金縢之成文襄二十九年左傳季札見歌豳曰美哉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明在東都作之也

四 自文武生卒之年數至周公攝政居東

案大戴禮文王世子篇云文王十三生伯邑考十五生武王則武王之年少於文王十四歲文王世子云文王九十七而終武王九十三而終武王既少文王十四歲文王九十七而崩則知武王於時年八十三也書傳云文王受命七年而崩是文王崩時受命七年尚書序云十有一年武王伐殷作泰誓案經泰誓上篇說武王觀其時事是受命十一年泰誓下篇云還歸二年而後伐紂是伐紂之時受命十二年也文王

至十三年始伐紂是崩後六年也金縢云武王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是伐紂後二年有疾紂文王之崩至武王有疾積八年矣文王崩時武王已八十三矣至此則九十一也武王九十三而崩故知崩後二年崩也知周公以武王崩後三年出者禮君薨百官總己而聽政於冢宰三年定四年左傳云周公為大宰以右王室周公既為大宰武王初崩總攝王政自是常事管蔡不應流言成王不應致疑明是三年喪畢周公不授王政故流言耳案周書武王以十二月崩則崩後一年十二月替而練二年十二月祥而禘除崩後三年管蔡乃流言也居東二年武王崩後五年也金縢云秋大孰未獲之下即云惟朕小子其新迎是周公即以其年反也

五 毛意周公以法誅管蔡非避居

毛氏之意傳訓不明唯鴟鵂傳曰寧三子不可毀我周室三子謂管蔡以為鴟鵂之詩為管蔡而作然則毛解金縢之文其意皆異於鄭金

六
周公攝政在喪時或除喪後毛意不明

滕云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流言於國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不辟無以告我先王周公居東二年罪人斯得于後公乃為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鵂毛以鴟鵂為管蔡而作則罪人斯得為得管蔡周公居東為東征也居東二年既為征伐則我之不辟當訓辟為法謂以法誅之如是則毛氏之說周公無避居之事矣但不知毛意以周公攝政為是喪中即攝為在除喪之後此不明耳

王肅祖毛王數文武之年亦同鄭

王肅之說祖述毛氏傳意或如肅言王肅金滕注云文王十五而生武王九十七而終時受命九年武王八十三矣十三年伐紂明年有疾時年八十八矣九十三而崩以冬十二月其明年攝元年周公攝政遭流言作大誥而東征二年克殷殺管叔三年而歸制禮作樂出入四年至六年而成七年營洛邑作康誥召誥洛誥致政成王然則文王崩之年成王已三歲武王八

十而後有成王武王崩時成王已十三周公攝政七年致政成王年二十肅意所以然者以家語武王崩時成王年十三又古文尚書武成篇云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勳誕膺天命以撫方夏惟九年大統未集孔安國據此文以為文王受命九年而崩其後劉歆班固賈逵皆亦同之肅雖不見古文以其先儒之言必有所出本從先儒以為文王受命九年而崩依大戴禮武王之年少文王十四歲故亦同鄭為文王崩時武王年八十三也受命九年武王八十三故至十三年伐紂武王八十七也金滕云武王既克殷二年有疾者并數伐紂之年與疾耳共為二年故云伐紂明年有疾時武王八十八也禮記云武王九十三而終是為伐紂後六年而崩也金滕云武王既喪即下管蔡流言周公居東則是武王崩之後管蔡即流言周公即東征也又書序云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周公相成王將黜殷命作大誥言武王崩三監叛明武王崩後即叛

周公即征可知故以爲武王崩之明年稱元年
周公攝政遭流言作大誥而東征也金縢云居
東二年罪人斯得故知二年而克殺殺管叔也
東山序云周公東征三年而歸明堂位稱周公
踐天子之位六年制禮作樂故知三年歸制禮
作樂至六年而成也東征實三年金縢言二年
者王肅於彼注云或曰詩序三年而歸此言居
東二年其錯何也曰書言其罪人斯得之年詩
言其歸之年也知營洛邑作康誥召誥皆在七
年者以召誥說營洛邑之事洛誥說致政成王
治於新邑之事明此二篇同是致政之年作也
康誥經云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作新大邑
於東國洛亦言洛邑之事明與召誥同時故知
三篇皆七年作也

王肅周公攝政作七月季札居東作
所以作七月者王肅之意以爲周公以公劉大
王能憂念民事成此王業今管蔡流言將絕王
室故陳幽公之德言已攝政之意必是攝政元

年作此七月左傳季札見歌曰其周公之東
乎則至居東乃作也居東二年既得管蔡乃作
鷄鳴三年而歸大夫美之而作東山也大夫
美周公來歸喜見天下平定又追惡四國之破
毀禮義追刺成王之不迎周公而作破斧伐柯
九戩也伐柯序云刺朝廷之不知王肅云朝廷
斥成王也肅又云或曰東山既歸之詩而朝廷
不知猶在下何曰同時之作破斧惡四國而其
辭曰周公東征四國是皇猶追而刺之所以極
美周公是肅意以破斧伐柯九戩作在東山之
後故編東山於前也狼跋美周公遠則四國流
言近則成王不知進退有難而不失其聖當是
三年歸後天下太平然後美其不失其聖耳最
在後作故以爲終此則王肅義耳未知傳意必
然以否其識緯史傳言文王受命七年而崩及
言周公攝政四年建侯衛五年營成周及大子
十八稱孟侯此等皆肅所不信

辟辟讎讎皆同辟字故鄭云避讎

金勝云管叔及其羣弟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周公乃告一公曰我之不辟我無以至於先王即云居東二年是其避流言居東都也居東者出處東國待罪以須王之察已足說避居之意也周公避居東都史傳更無其事古者避居僻皆同作辟字而借聲為義鄭讀辟為避故為此說案鴟鵂之傳言寧三子則毛無避居之義故毛讀辟為辟

七月流火心星既中而下

春秋昭十七年有星孛於大辰公羊傳曰大辰者何大火也哀十二年左傳曰火伏而後暑者畢今火猶西流司馬遷也謂火下為流故云流下言六月昏見而中則流下也昭二年左傳張趯曰災星中而寒暑退服虔云大火心也季冬十二月平旦正中在南方大寒退季夏六月黃昏火星中大暑退是火為寒暑之候事也知此兩月昏旦火星中者月令季夏民月火星中六月既昏中以衡反之故十二月旦而中也若然六

月之昏火星始中而堯典云日永星火以正仲夏注云司馬之職治南岳之事得則夏氣和夏至之氣昏火星中所以五月得火星中者吳志孫皓問月令季夏火星中前受東方之體盡以為火星季夏中心也不知夏至中星名答曰日永星火此謂大火也大火次名東方之次有壽星大火析木三者大火為中故尚書云舉中以言焉又每三十度有奇非特一宿者也季夏中火猶謂指心火也如此言中則日永星火謂大火之次非心星也堯典四時言中星者春夏交季間舉其次言星為星火秋冬舉其宿言星虛星昂為宿故注云星為鶉火之方星火大火之屬虛玄武為次名次鶉火大火居其中西方北方俱七宿虛星昂星居其中每時總舉一方故指中宿與次而互言之耳其實仲夏之月大火之次亦未中也是鄭以日永星火大火之次與此火之心星別

陽生後言月陰生後言月惟建辰變綱

一第
了
冊
實
多
四
年
全
書
第
4
卷
三
月

一之日二之日猶言一月之日二月之日故傳
辨之言一之日者乃是十分之餘謂數從一起
而終於十更有餘月還以一二紀之也既解一
二之意又復指斥其一之日周之正月謂建子
之月也二之日者殷之正月謂建丑之月也下
傳曰三之日夏之正月謂建寅之月也正朔三
而改之既言三正事終更復從周為說故言四
之日周之四月即是夏之二月建卯之月也此
篇說文自立一體從夏之十一月至夏之二月
皆以數配日而言之從夏之四月至於十月皆
以數配月而稱之唯夏之三月特異常例下云
春日遲遲蠶月條桑皆是建辰之月而或日或
月不以數配參差不同者蓋以日月相對日陽
月陰陽則生物陰則成物建子之月純陰已過
陽氣初動物以牙孽將生故以日稱之建巳之
月純陽用事陰氣已萌物有秀實成者故以月
稱之夏之三月當陰陽之中更生成之際物生
已極不可以同前不得言五之日物既未成不

可以類後不得稱三月故日月並言而不以數
配見其異於上下四章箋云物成自黍稷始明
以物成故稱月也稱月者由其物成知稱日由
其物生也若然一之日二之日言十之餘則可
言乘矣而三之日四之日者乃是正月二月十數之
上數猶初始十以為一二而謂之三四者作者理有不
通辭無所寄上云二月二月則羣生物未成更
言一之二之則與前無別以其俱是陽月物皆
未成故因乘上數謂之三四明其氣相類也春

秋元命苞曰周人以十一月為正殷人以十二
月為正夏人以十三月為正建寅之月乃是十
月之初亦乘上以為十三與此同也

田畯至喜鄭讀為饋孫毓非之

典農之夫謂之農夫以王者九重農事知其辭
為大夫也案鄭注周禮載師云六遂餘地自二
百里以外天子使大夫治之或於田農之時以
周禮無田畯正職故直云田畯田大夫喜讀為
饋酒食釋訓文李巡曰得酒食則喜歡也

毓云小民耕農事相繼雖有其缺如實之故
大夫儼然銜命巡司何為辱身就耕民公姬龍
畝草間共飲食乎鄙亦甚矣而改易經字殆非
作者之本旨斯不然矣飲食之事禮之所重夫
夫之勸迎周公邊豈有踐鄭人之愛國君欲授
之以殽何獨田畯之尊不可為之設食也

釋倉庚懿筐微行柔桑

春日載陽有鳴倉庚女執懿筐遵彼微行爰求
柔桑倉庚離黃也懿筐深筐也微行牆下徑也
五畝之宅樹之以桑箋云載之言則也陽溫也
溫而倉庚又鳴可蠶之候也柔桑擇桑也蠶始
生宜擇桑

春秋漏刻正等而遲遲連連異

正義曰遲遲者日長而暄之意故為舒緩計春
秋漏刻多少正等而秋言淒淒春言遲遲者陰
陽之氣感人不同張衡西京賦云人在陽則舒
在陰則慘然則八遇春暄則四體舒春暄
長謂日行遲緩故以遲遲言之又遇

景內體漏蹕不見日行急促唯覺寒氣襲人故
以淒淒言之

國有風雅頌篇章注與詩注小殊

篇章之注與此小殊以其歌頌詩以迎寒迎暑
故取寒暑之事以當之吹豳雅以樂田畯故取
耕田之事以當之吹豳頌以息老物故取養老
之事以當之就彼為說故作兩解也諸詩未有
一篇之內備有風雅頌而此篇獨有三體

載績言絲事起為公子裳厚所貴

七月鳴鵙八月載績載玄載黃我朱孔陽為公
子裳鵙伯勞也載績絲事畢而麻事起矣玄黑
而有赤也朱深纁也陽明也祭服玄衣纁裳箋
云伯勞鳴將寒之候也五月則鳴豳地晚寒鳥
物之候從其氣焉凡染者春暴練夏纁玄秋染
夏為公子裳厚於其所貴者說也正義曰染色
惟舉玄黃傳解其意由祭服專

女桑柔桑亦曰柔桑葉之新生

女桑柔桑言柔弱之桑其條雖長不假枝落故

東縛而采也集注及定本皆云女桑美桑取周易枯楊生美之義美是葉之新生者

四 鵲即伯勞伯趙五月鳴應陰氣

鵲伯勞釋鳥文李巡曰伯勞一名鵲樊光曰春秋云少皞氏以鳥名官伯趙氏司至伯趙鵲也以夏至來冬至去郭璞曰似鵲而大陳思王惡鳥論云伯勞以五月鳴應陰氣之動陽氣為仁養陰為殺殘賊伯勞蓋賊害之鳥也其聲鵲鵲故以其音名

五 鵲地晚寒孫毓言其不然

五月陰氣動而伯勞鳴是將寒之候也月令仲夏鵲始鳴是中國正氣五月則鳴今鵲地晚寒鳥初鳴之候從其鄉土之氣焉故至七月鵲始鳴也此篇箋傳三云晚寒上言千耕舉趾下云載績武功唯校中國一月此獨校兩月者鵲地西北遠於諸華寒氣之來大率晚耳未必皆與中國常校一月何則鵲地條桑八月其穫七月食瓜八月剥棗九月肅霜十月條場如此之類

與中國同也既云同於中國不得齊校一月

自然有大晚者得校兩月也王肅云蟬又鵲皆以五月始鳴今云七月其義不通也古五字如七肅之此說理亦可通但不知經文實誤不耳鵲地大率晚寒箋傳略舉三事又以月令校之鵲地之寒晚於中國者非徒此三事而已月令仲春之月倉庚鳴此云五月始鳴月令季秋草木黃落此云十月隕穠月令季秋令民云寒氣總至其皆入室此云日為改歲入此室處月令

季秋天子嘗稻此云十月穫稻月令仲秋云天子嘗麻此云九月殺苴月令季冬命取冰此云三之日納于凌陰皆是晚寒所致箋傳不說者已舉三事其餘從可知也上云三之日于耜言晚寒者由寒氣晚至故耕田晚也七月鳴鵲言晚寒者謂溫氣晚則鵲鳴晚也上傳言晚寒則此箋當言晚溫而亦言晚寒者鄭答張逸云晚寒亦晚溫其意言寒來既晚故順上傳舉晚寒以明晚溫耳孫毓以為寒鄉率早寒北方是也

熱鄉乃晚寒南方是也毛傳言晚寒者西土寒多雖晚猶寒非謂寒來晚也毓之此言似欲有理但案經上下言九月肅霜與中國氣同稚稻乃晚於中國非是寒來早也明是寒來晚故溫亦晚也

方言蜩蟬一物夏小正二物

方言曰楚謂蜩為蜩宋衛謂之蟬陳鄭謂之蜩秦晉謂之蟬是蜩蟬一物方俗異名耳釋蠅又云蜩寒蜩郭璞曰寒蜩也似蟬而小青赤引月令云寒蜩鳴與此鳴蜩不同者夏小正云五月蟬鳴七月寒蜩鳴是其異也

王瓜王荳荳未智同否

月令孟夏王瓜生注云今曰王荳生夏小正云王荳秀未聞孰是鄭以四月生者自是王瓜今月令與夏小正皆作王荳生秀字異必有誤者故云未知孰是本草云荳生田中葉青刺人有實七月采蔞乾十月采之又非四月已秀是未能審之物之成熟莫先荳故云

成自秀荳始

在野至床下皆蟋蟀以三物著寒漸

五月斯螽動居於莎雞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戶十月蟋蟀入我床下斯螽螳蟴也莎雞羽成而振羽之箋云自七月在野至十月入我床下皆謂蟋蟀也言此三物之如此著寒有漸非卒來也正義曰斯螽螳蟴釋蟲文又云榦天雞樊光曰謂小蟲黑身赤頭一名莎雞李巡曰一名酸雞郭璞曰一名莎雞又曰搏雞陸璣疏曰莎雞如蝗而班色毛翅數重其翅正赤或謂之天雞六月中飛而振羽索索作聲幽州人謂之蒲錯是也箋以入我牀下是自外而入在野在宇在戶從遠而至於近故知皆謂蟋蟀也蟋蟀之文在十月之下所以婉其文也月令季夏云蟋蟀居壁是從壁內出在野

穹窒言窮塞墜戶以泥塗戶北出牖嚮以窒是塞故穹為窮言窮盡塞其窟穴也士虞禮云祝啓牖嚮注云嚮牖一名也明堂位注云

嚮牖屬此爲寒之備不寒而愈故云北出牖也
備寒而云墜戶明是用泥塗之

四鬱車下李莫莫李刺素就樹擊之

正義曰鬱棣屬者是唐棣之類屬也劉桢毛詩
義問云其樹高五六尺其實大如李正赤食之
甜本草云鬱一名雀李一名車下李一名棣生
高山川谷或平田中五月時實言一名棣則與
棣相類故云棣屬莫莫者亦是鬱類而小別
耳晉宮閣銘云華林園中有車下李三百一十
株莫李一株車下李即鬱莫李即莫二者相
類而同時孰故言鬱莫也素須就樹擊之所以
刺爲擊也

五春酒凍醪即清酒中山冬釀接夏而成

春酒凍醪者醪是酒之別名此酒凍時釀之故
稱凍醪天官酒正辨三酒之物云一曰事酒二
曰昔酒三曰清酒注云事酒今之醪酒也昔酒
今之酋又白酒所謂舊醪者也清酒今之中山
冬釀接夏而成者然則春酒即彼三酒之中

酒也人年老者必有豪毛秀出者故知眉謂
眉也

六九月叔苴拾取麻實以食

說文云叔拾也亦爲叔伯之字喪服注云苴麻
之有蕒者也然則叔苴謂拾取麻實以供食也
以麻九月初孰拾取以供羹菜其在田收穫者
猶納倉以供常食也

七宅在都田在野治禾於場納於倉

正義曰宅官載師云場圃任園地注云圃樹果
蔬之屬季秋於中爲場樊圃謂之園然則園者
外畔藩籬之名其內之地種樹菜果則謂之圃
蹂踐禾稼則謂之場故言春夏爲圃秋冬爲場
東山云町疇鹿場是謂蹂踐之名箋云種菜茹
者丞民云柔亦不茹茹者咀嚼之名以爲菜之
別稱故書傳謂菜爲茹天官內宰鄭司農云先
種後孰謂之重後種先孰謂之穆相傳爲然無
正文也宅在都田在野上言場此言納故知納
是治於場而內於倉也苗生既秀謂之禾種殖

四

諸穀名爲稼禾稼者苗幹之名此言納禾稼納於場但既言治於場遂內於倉下句唯言既同不見納倉之事故變連言之耳禾稼禾麻言禾者以禾是大名非徒黍稷重稼四種而已其餘稻秫苽粟之輩皆名爲禾麻與菽麥則無禾稱故於麻麥之上更言禾字以總諸禾也此文所不見者明其皆納之也

塞向都邑之屋乘屋野廬之屋

乘車是升其上則乘屋亦升其上故爲升也變以民治屋不應直言升上而已故易傳以乘爲治下句言其始播百穀則乘屋亦爲田事且上云塞向墜戶是都邑之屋故知此所治屋者民治野廬之屋也

其始播百穀謂祈來年于公社即蜡臘

四

月令孟冬天子乃祈來年于天宗大割牲祀于公社及門閭臘先祖五祀注云此周禮所謂月令孟冬也天宗謂日月星辰大割大殺羣牲割之臘謂以田獵所得禽祭五祀門戶中竈竈行或言

五

祈年或言大割牲或言臘五文是十月之時爲民祈來年百穀也月令天子之事故云祈於天宗此陳臨公之政指言公社以諸侯之事不得祭天故也

凌人斬冰之月即納此詩藏晚出早

案天官凌人云正歲十有二月令斬冰三其凌注云凌冰室也三之者爲消釋度也杜子春云三其凌者三倍其冰此言凌陰始得爲凌室被直言凌此亦得爲凌室者凌冰一物既云斬冰而又云三其凌則是斬冰三倍多於凌室之所容故知三其凌者謂凌室不然單言凌者止得爲冰體不得爲冰室也凌人十二月斬冰即以

六

其月納之此言三之日納于凌陰四之日即出之藏之既晚出之又早者鄭答孫皓云幽土晚寒故可夏正月納冰夏二月仲春大族用事陽氣出地始溫故禮應開冰先薦寢廟言由寒晚

得晚納冰依禮須早開故也月令孟春律中大族二月律中夾鍾言二月大族用事者以大族

為律夾鐘為呂呂者助律宣氣律統其功雖至二月猶云大族用事

十四日在北陸藏冰西陸朝覲而出謂虛昂

自於是乎用之以上皆昭四年左傳文彼說藏冰之事其末云七月之卒章藏冰之道與此同故具引之釋天云北陸虛為中也西陸昂也孫炎曰陸中也北方之宿虛為中也西方之宿昂為中然則日在北陸謂日體在北方之中宿是建丑之月夏之十二月也劉歆三統歷術十二月小

四

服以西
陸朝覲
為春分
奎昂
藏此冰也獻羔而啓之謂建卯之月獻羔以啓主寒之神開此冰也二月開冰公始用之末

杜云
昂在

臣也至於夏初其出之也朝之祿位實食焉於是乎普用之乃是頒賜臣下也服虔云祿位謂大夫已上賓客食喪有祭祀是其普用之事也服虔以西陸朝覲而出之謂二月日在事四度春分之中奎始晨見東方蟄蟲出矣故以是時出之給賓客喪祭之用服說如此知鄭不與同者以鄭答孫皓云西陸朝覲謂四月立夏之時周禮曰夏班冰是也是鄭以西陸朝覲謂四月與服異也鄭意所以然者以西陸為昂爾雅正文西陸朝覲當為昂星朝見不得為奎星見也故知出之為四月賜非二月初開也

云火出而畢賦謂不可必其月

云火出而畢賦又云火出於夏為三月則是三月頒冰周禮言夏頒冰者凡言時事總舉天象不可必以其月也以三月火始見四月則立夏時相接連冰以暑乃賜之故當在於四月是火出之後

傳兩事曰朋鄉人以狗大夫加羔羊

鄉人飲酒而謂之鄉飲酒禮專事重故也
鄉飲酒之譜說用樂之事云饗賓或上取鄉飲酒
注云鄉飲酒升歌小雅禮盛者進取是鄉飲酒
之禮得稱饗也此鄉人用狗殺羊謂黨正飲酒
地官黨正職曰國索鬼神而祭祀以禮屬民而
飲酒於序以正齒位一命齒於鄉里再命齒於
父族三命不齒注云齒位者為民三時務農
闕於禮至此農隙而教之尊長養老見孝悌之
道也鄉人雖為鄉大夫以來觀禮是鄉人飲酒
有大夫與之也鄉飲酒禮自是三年賓賢能之
禮而黨正飲酒之禮亦與之同鄉飲酒經云尊
兩壺於房戶之間有玄酒是用兩樽也記云其
牲狗注云狗取擇人是鄉人以狗也王制云大
夫無故不殺羊是行禮飲酒有故得用羊故云
大夫加以羔羊也此實黨正飲酒正有一黨之
人傳言鄉人者以黨正飲酒亦名鄉飲酒故也
鄭以鄉飲無羊謂此國君大飲君臣
鄉飲酒之禮用狗不用羊故易傳以為斯饗

國君間於政事而饗群臣也月令孟冬云是月
也大飲烝注云十月農功畢天子諸侯與群臣
飲酒於大學以正齒位謂之大飲別之於燕其
禮云烝謂有牲體謂為俎引此詩十月滌場以
下云是烝頌大飲之詩是鄭以天子諸侯自有
大饗群臣之禮故不為鄉飲酒也言別於燕禮
小於大飲燕禮尚設六尊此言朋酒者設尊之
法每兩尊並設故云朋耳非謂國君大飲唯兩
尊也燕禮云司官尊於東楹之西兩方壺公尊
瓦大夫尊兩圓壺是尊皆兩兩對設之也案燕
禮記云其牲狗此大飲大於燕禮故用羊也
公堂謂學校以黨飲大飲俱教孝弟
傳以朋酒斯饗為黨正飲酒之禮案黨正屬民
而飲酒乎序則公堂學校謂黨正序學也謂之
公堂者以公法為學故稱公耳天官酒正云凡
為公酒者注云謂鄉射飲酒以公事作酒者是
鄉人之事得稱公也蓋以斯饗為國君大飲之
禮以正齒位故因是時而誓焉使羣臣知長幼

之序令之不犯禮也月令注云天子諸侯與群臣飲酒於大學以正齒位謂之大飲則此公堂謂大學也知在大學亦正齒位者以國君大飲與黨正飲酒皆農隙而為俱教孝悌之道當於序學知國君於大學

四無毀我室傳云周室受云世臣之位與之鳴鵙鳴鵙既取我子無毀我室與也鳴鵙鳴鵙也無能毀我室者攻堅之故也寧云二子不可以毀我周室受云重言鳴鵙者將述其意之所

欲言丁寧之也室猶巢也鳴鵙言已取我子者幸無毀我巢我巢積日累功作之甚苦故愛惜之也時周公竟武王之喪欲攝政成周道致太平之功管叔蔡叔等流言云公將不利於孺子成王不知其意而多罪其屬黨與者喻此諸臣乃世臣之子孫其父祖以勤勞有此官位土地今若誅殺之無絕其位奪其土地王意欲誅公此之由然

四鳴鵙似黃雀而小有鵙鵙巧婦等八名

正義曰鳴鵙鵙鵙鵙文舍人曰鳴鵙一名鵙鵙也方言云自關而東謂桑飛曰鵙鵙陸璣疏云鵙鵙似黃雀而小其喙大如錐取茅秀為巢以麻紮之如刺戟然縣著樹枝或一房或二房幽州人謂之鵙鵙或曰巧婦或曰女匠關東謂之工雀或謂之過羸關西謂之桑飛或謂之鵙雀或曰巧女無能毀我室者謂鵙鵙之意唯能云此子無能留此子以毀我室此鳴鵙非不愛子正謂重其巢室也

鄭謂成王罪公屬黨王肅設三非

成王不知其意多罪其屬黨即金縢云罪人斯得是也此實無罪謂之罪人者金縢注云謂之罪人史書成王意也罪其屬黨言將罪之箋又言若誅殺之明時實未加罪也以興為取象鳴鵙之子宜喻屬臣之身故以室喻官位土地也金縢於名之曰鵙鵙之下云王亦未敢誅公是有誅公之意但不敢言耳王肅云案經傳內外周公之黨具有成王無所誅殺橫造此言其非

一也設有所誅不救其無罪之死而請其官位土地緩其大而急其細其非二也設已有誅不得云無罪其非三也馬昭云公黨已誅請之無及故但言請子孫土地斯不然矣案鄭注金縢云傷於屬臣無罪將死箋云若誅殺之則鄭意以屬臣雖為王得罪猶未加刑

王肅謂與周室積累艱苦同傳

鄭以為鳴鵩及天之未陰雨之時剥彼桑根以繼絲其牖戶乃得有此室巢以喻諸臣之先臣

及文武未定天下之時亦積日累功乃得定此

官位土地王肅云鳴鵩及天之未陰雨剥取彼

桑根以繼絲其戶牖以與周室積累之艱苦也

下經無傳但毛以此詩為管蔡而作必不得同

鄭為與王肅下經注云今者周公時言先王

致此大功至艱難而其下民敢侵侮我周道謂

管蔡之屬不可不遏絕以全周室傳意或然

予手口盡病以成室家喻周先王

手至室家毛以為鳴鵩言已作巢之苦予手

撒揭其草予所持者是荼之草也其室巢所者皆是予之所畜為予手口盡病乃得成此室巢用免大鳥之難喻周之先王亦勤勞經營乃得成此王業

譙譙殺消消敝翹翹危嘒嘒懼

傳譙譙殺消消敝翹翹危嘒嘒懼

鳥之羽尾疲勞之狀故知為殺聲也定本消消

作脩脩也傳翹翹危嘒嘒懼正義曰皆釋訓文

王肅云言盡力勞病以成攻取之巢而為風雨

所漂搖則鳴音嘒嘒然而懼

周公西悲念管叔鄭以歸士念西

周公西悲之意以公族雖有死罪猶是骨肉之

親非徒己心自悲先神亦將悲之是將欲言歸

則念西而悲也箋以此為勞歸士之辭不宜言

己意故易傳以為此二句亦序歸士之情我軍

士在東山常曰歸言三年之內常思歸也軍士

家室在西故知念西而悲孫毓云殺管叔在二

年臨刑之時素服不舉至於歸時踰年已久

緣西行而後始心箋說為長

四勿事行技術技之技

行技正義曰技微其物微細也大司馬陳大閱之禮教戰法云遂鼓銜技而進注云技如箸銜之有結項中軍法止語為相疑惑

五果贏至熠燿五物室無人則然

果贏之實亦施于宇伊威在室螻蛄在戶叮嚀鹿場熠燿宵行果贏枯樓也伊威委黍也螻蛄長跖也叮嚀鹿迹也熠燿燐也燐螢火也箋云

螢此五物者家無人則然令人感思正義曰本草

螢螢火一名夜光一名熠燿案諸文皆不言螢火

螢為燐淮南子云父血為燐許慎云謂兵死之血

螢為鬼火然則燐者鬼火之名非螢火也陳思王

螢火論曰詩云熠燿宵行章句以為鬼火或謂

之燐未為得也

四鵲鳴于垤將雨婦念行者之苦

鵲鳴于垤婦數于室洒掃穹室我征車至垤螻蛄也將陰雨則穴處先知之矣鵲好水長鳴

喜也箋云鵲水鳥也將陰雨則鳴行者於陰

尤苦婦念之則數於室也穹窮室塞洒灑掃

也穹室鼠穴也而我君子行役述其日月今且

至矣言婦望也

四有敦瓜苦云云言我心苦事又苦

有敦瓜苦然在果新敦猶專專也然眾也言我

心苦事又苦也箋云此又言婦人思其君子之

居處專專如瓜之繫綴焉瓜之辨有苦者以喻

其心苦也然塵粟析也言君子又久見使析新

於事尤苦也古者聲栗裂同也

四鵲鳴蟪蛄鳴中為池食鵲

舍人曰蟪蛄即大螳也小者即名螳也然則螳

是小蟪蛄也此蟲穴處蟪蛄土為塚以避溼鵲鳥

鳴於其上故知垤是螳塚也將欲陰雨水泉上

潤故穴處者先知之是螳避溼而上塚

四鵲知將雨則喜巢中為池食鵲

鵲是好水之鳥知天將雨故長鳴而喜也陸機

疏云鵲鵲雀也似鴻而大長頸赤喙白身黑尾

翅樹上作巢大如車輪卵如三升杯望見人其子令伏徑舍去一名負釜一名黑尻一名背龜一名阜裙又泥其巢一傍為池含水滿之取魚置池中稍稍以食其鵲若殺其子則一村致旱災

傳以縞為禕亦曰悅郭璞今香纓

親結其縞九十其儀縞婦人之禕也母戒女施於結悅九十其儀言多儀也箋云女嫁父母既戒之庶母又申之九十其儀喻丁寧之多正義

曰釋器云婦人之禕謂之縞縞縞也孫炎曰禕悅中也郭璞曰即今之香纓也禕邪交絡帶繫於體因名為禕縞繫也此女子既嫁之所著示繫屬於人義見禮記詩云親結其縞謂母送女重結其所繫著以申解之說者以禕為悅巾失之也母戒女禮施於結悅士昏禮文彼注云悅佩巾也不解於之形象內則云婦事舅姑於纓綦屨注云於猶結也婦人有於纓示有繫屬也然則於謂纓也於先不在身故言施悅則先

繫

四國流言謂管蔡商奄

正義曰案金縢流言者管叔及其羣弟耳今并

言惡四國流言毀周公者書傳曰武王殺紂纘公子祿父及管蔡流言奄君薄姑謂祿父曰武王已死成王幼周公見疑矣此百世之時也謂舉事然後祿父及三監叛管蔡流言商奄即叛是同毀周公故并言之地理志云成王時薄姑氏與四國作亂則薄姑非奄君之名而云奄君薄姑者彼注云玄疑薄姑齊地名非奄君名是鄭不從也

破斧缺斨傳毀禮義箋毀成王周公

如傳此言則以破缺斧斨喻四國破毀禮義
王肅云今四國乃謀破其用故孫毓云猶甘誓
說言毀壞其三正耳箋以此詩美周公惡四
國則是惡毀周公耳公宜遠言其人破毀禮義
故易傳以爲破毀周公損傷成王孫毓云周公
不失其聖成王本爲賢君四國叛逆安能破周
公損成王乎斯不然矣當管蔡流言之後商奄
叛逆之初王與周公莫之相信於時周室迫近
危云其爲毀損莫此之大

鄭書注周公歸後東征與毛異

正義曰書序云成王既黜殷命成王既伐淮夷
遂踐奄皆東征時事故四國是管蔡商奄知不
數淮夷者以淮夷是淮水之上東方之夷耳此
言四國謂諸夏之國故知不數之也書序皆云
成王伐之此言周公東征者鄭於書序注以爲
周公避居東都成王迎而反之攝政然後東征
於時成王已信周公故可每事一往毛無避
義則東征之事成王猶有疑心不親詣

而書序言成王者以周公攝政耳成王則爲主
君統巨功

祿父管叔皆殺蔡叔放奄君遷於齊

此四國之君據書傳祿父管叔皆見殺蔡叔以
車七乘徒七十人止口徒之多少不知放之何
處書序云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於薄姑注云
踐讀曰弱滅也奄無滅矣其君倭人不可復故
欲徙之於齊地使遷於大國是奄君遷於齊也
書傳云遂踐奄踐之有籍之也籍之者謂殺其
身執其家諸其宜此則言奄君見殺與序不
同書傳非也

伐柯

伐柯刺朝

王肅云朝廷斥成王
伐柯美周公也同大夫刺朝廷之不知也成王
既得雷雨大風之變欲迎周公而朝廷置臣猶
惑於管蔡之言不知周公之聖德疑於王迎之
禮是以刺之正義曰箋知此篇之作在得雷風
則周公之後者若在雷風之前則王亦未悟若有所刺
當刺之王何以獨刺朝廷毛氏雖不注序推

舊

號之傳必無避居之事周公初即攝政羣臣無

有不知必不得同鄭刺羣臣也羣臣皆信周公

唯有成王疑耳狼跋序云近則王不知此刺朝

廷不知當亦刺成王不知王肅云朝廷斥成王

孫毓云疑周公者成王也明周公者羣臣也書

曰史與百執事自信噫公命我勿敢言二公下

至百執事皆明周公如此復誰刺乎且夫朝廷

人君所專未有稱羣臣為朝廷者漢魏稱人主

或云國家或言朝廷古今同也雷風之後王意

已漸開悟大夫不當刺王明所刺亦在雷風之

前王肅以為既作東山又追作此詩以刺王不

知毛意然否

傳斧喻公柯喻禮云禮義治國之柄

考工記車人云柯長三尺博三寸厚一寸有半

五分其長以其一為之首注云首六寸謂關頭

斧也柯其柄也是斧柄大小之度斧喻周公柄

喻禮義斧能伐得柯喻周公能得禮柯所以共

家用猶禮可以供國二句故云禮義者治國之

是以柯喻禮則知斧喻周公

匪媒不得妄欲使人勸迎周公孫非之

箋以媒者通傳二姓之言勸迎周公而以媒為

喻故易傳言當使曉王與周公之意者先往孫

毓云周公之思歸惠成王之未悟耳王出郊而

天雨反風禾則盡起精誠感天而況於人乎何

須賢者之先往也周公至聖見於未形非如隲

敵尚相阻疑何須問人重相曉喻乎鄭為此說

者以為此詩之作在雷風之後王實不迎周公

致使朝臣尚惑假言迎意刺彼未知

毛以所願釋伐柯鄭謂人心王謂恕施

伐柯伐柯其則不遠以其所願乎上交乎下以

其所願乎下事乎上不遠求也箋云則法也伐

柯者必用柯其大小長短近取法於柯所謂不

遠求也王欲迎周公使還其道亦不遠人心足

以知之王肅云言有禮君子恕施而行所以治

人則不遠求以為勸迎周公之辭故易傳言不

遠者人心足以知之中庸此二句乃云

以伐柯睨而視之猶以為遠詩言其則不遠
言猶以為遠者以作者言其不遠明有嫌遠之
意

九罍序無傳箋意與伐柯同

正義曰作九罍詩者美周公也周大夫以刺朝
廷之不知也此序與伐柯同則毛亦以為刺
成王也四章皆言周公不宜在東是刺王之事
鄭以為周公避居東都三年成王既得雷雨大
風之變欲迎周公而朝廷羣臣猶有惑於管蔡
之言不知周公之志者及啓金縢之書成王親
迎周公反而居攝周大夫乃作此詩美周公追
刺往前朝廷羣臣之不知也此詩當作在歸攝
之後

傳意九罍不可得鱣魴箋取物各有器

九罍之魚鱣魴興也九罍箋罍小魚之網也鱣
魴大魚也箋云設九罍之罟乃後得鱣魴之魚
言取物各有器也興者喻王欲迎周公之來當有
其禮正義曰釋器云纁罍謂之九罍九罍魚

也孫炎曰九罍謂魚之所入者九囊也鄭箋曰
纁今之百囊網也釋魚有鱣魴樊光引此詩郭
璞云鱣似鱣子赤眼者江東人呼魴魚為鱣陸
璣疏云鱣似鱣魚而鱣細於鱣赤眼然則百囊

之網非小網而言得小魚之罟者以其纁促網
目能得小魚不謂網身小也王肅云以興下土
小國不宜久留聖人傳意或然箋解網之與魚
大小不異於傳但不取大小為喻耳以下句衣
衣繡裳是禮之上服知此句當喻以禮往迎故

易傳以取物各有其器喻迎周公當有禮
毛王鴻不宜循渚箋同但避居意異
鴻飛遵渚鴻不宜循渚也箋云鴻大鳥也不宜
與鳬鷖之屬飛而循渚以喻周公今與凡人處
東都之邑失其所也正義曰言不宜循渚者喻
周公不宜處東毛無避居之義則是東征四國
之後留住於東方不知其住所也王肅云以興
周公大聖有定命之功不宜久處下土而不見
禮迎箋為喻亦同但以爲避居東故云興凡

又耳

毛謂王有袞衣不迎公鄭東人留公

是以有袞衣者無以我公歸者無與公歸之道也箋云是是東都也東都之人欲周公留為之君故云是以有袞衣謂成王所貴來袞衣願其封周公於此以袞衣命留之無以公西歸正義曰毛以為首章言王見周公當以袞衣見之此章言王有袞衣而不以迎周公故大夫刺之言王是以有此袞衣者但無以我公歸之道者王意不悟故云無以歸道又言王當早迎周公無使我君臣念周公而心悲者鄭以為此是東都之人欲留周公之辭

鄭以不失其聖不惑不怨終始無愆毛與不失其聖者聞流言不惑王不知不怨終立其志成周之王功致太平復成王之位又為之大師終始無愆聖德著焉正義曰毛不注序必知異於鄭者傳以公孫為成王則此經所陳無異公遜位之事不得以留為大師當退有難也傳

言連退有難須兩事充之明四國流言為退有難王不知為退有難能誅除四國攝政成功正是不失聖也

傳公孫為成王箋周公遜避

狼跋其胡載震其尾與也跋躡蹢蹢也老狼有胡進則躡其胡退則蹢其尾進退有難然而不失其猛箋云與者喻周公進則躡其胡猶始欲攝政四國流言辟之而居都也退則蹢其尾謂後復成王之位而老成王又留之其如是聖德

無玷缺公孫碩膚赤舄几几公孫成王也幽公之孫也碩大膚美也赤舄人君之盛履也几几約貌箋云周公也孫讀當如公孫于齊之孫孫之言孫道也周公攝政七年致太平復成王之位孫道辟此成功之大美欲老成王又留之以為大師履赤舄几几然

赤舄王服之上履上公亦得履

天官履人掌王之服履為赤舄黑舄注云王吉服有九舄有三等亦舄為上冕服之舄下有白

馬黑則赤鳥是鳥之最上故六人君之盛
履也履人注云服履者著服各有履也履下曰
馬單下曰履古人言履以通於複今世言履
以通於單俗易語反然則履鳥對文有異散則
相通故傳以履言之士冠禮云玄端黑履青絢
總純爵弁總履黑絢總純博寸注云絢之言
拘以為行戒狀如刀衣鼻在履頭總縫中紃也
履順裳色爵弁之履以黑為飾爵弁尊其履飾以
續次云凡絢貌謂馬頭飾之貌以爵弁祭服之
專飾之如續次履色縵而絢用黑則冕服之鳥必
如續次鳥色赤則絢亦黑也書序云召公為保周
公為師相成王為左右召公不悅周公作君奭是成
王留之為大師也上公命得服衣冕故履赤鳥
孫毓云未有稱天子為公孫
孫毓云詩書名例未有稱天子為公孫者成王
之去幽公又已遠矣又此篇美周公不美成王
何言成王之大美乎公宜為周
毛詩要義卷第八

詩要義卷第九
大雅
二雅正義各三王皆在豐鎬時作
小大雅譜小雅大雅者周室居西都豐鎬之時
詩也正義曰以此二雅正有文武成變有厲宣
幽六王皆居在鎬豐之地故曰豐鎬之時詩也
知者文王有聲云作邑於豐是文王居豐也又
曰考卜維王宅是鎬京維龜正之武王成之是
武王居鎬也太史公曰成王卜居洛邑定九鼎
焉而周復都豐鎬外傳曰杜伯射宣王於鎬魚
藻序云王居鎬京是幽王以上皆居鎬也世本
云懿王徙於犬丘地理志云京兆槐里縣周曰
大丘懿王都之京兆郡故長安縣也皇甫謐云
鎬在長安南二十里然則犬丘與鎬相近有離
宮在焉懿王薨居之非遷都也采微出車以天
子之命命將率則文王時未稱王也則二雅各
有未稱王時作者未稱王時則在岐周矣而繫
之豐者以其為雅詩者即述天子之政文王居
豐乃稱王縱使在岐周時作亦繫之於豐也

王流于彘王爵仍存錫京尚在故亦物云爾焉

疏以言王者文王稱王後作稱謚者前後條
餘云文王雖厥生思齊云文王之母皇矣云帝
謂文王三篇皆言文王之謚則皆文王崩後作
之棧樸云濟濟辟王靈臺云王在靈沼皆言王
則稱王之後作也唯旱麓不言謚又不言王或未
稱王之首作也

四疏謂文王小雅其事多在未稱王前

文王小雅其事多在稱王之前案書傳文王受
命四年伐昆夷采薇爲伐昆夷而作事在受命
四年也出車杜役反而勞之出車經曰春日
遲遲薄言還歸在受命五年而反也則采薇三
篇事在稱王前矣鹿鳴燕羣臣嘉賓嘉賓之文
容有鄰國之聘客也明亦未稱王也四牡云周
道倭遲傳曰岐周之道尚在岐周末遷亦是未
稱王也皇皇者華君遣使臣是聘問鄰國也
稱王之後與諸侯禮異不得爲鄰國相聘之文

則亦未稱王也此三篇之詩或在采薇之前其
作之時節次第不可得而知也稱王之前作亦
可矣伐木云陳饋八簋爲天子制天保云禴祠
烝嘗于公先王追王改祭之禮定是稱王之後
無文王之謚或當時即作或崩後爲之未可定
也檢文武大雅經每言文武之謚多在武王成
王時作也小雅唯有稱王後事曾無言其謚者
又所論多稱王以前之事

四服虔皇甫小雅無成王詩非毛鄭旨

襄二十九年左傳爲吳季札歌小雅服虔云自
鹿鳴至菁菁者我道文武脩小政定大亂致太
平樂且有儀是爲正小雅皇甫謐亦云詩人歌
武王之德今小雅自魚麗至菁菁者我七篇是
也則服虔與皇甫謐以小雅無成王之詩也左
傳曰爲之歌大雅服虔云陳文王以下至烏鵲
是爲正大雅則服虔又以生民行葦既醉鳥鵲
爲武王詩也案武王伐紂未幾而崩不得有天
下太平澤及四海之事兼烏鵲既醉之輩皆言大

之事安得為武王詩乎即小雅皆武王之詩
六月之序何當廢闕異文也生民推后稷配天
行葦曾孫維主書傳配天皆謂周公之詩曾孫
皆序成王不得為武王詩矣華黍由庚本相連
比毛氏分序置其篇端使華黍就上由庚退下
則毛意亦以由庚以下為成王之詩也不然王
詩六篇自可聚在一處何須分之也服虔之誤
違詩之文失毛之旨故鄭所以不然也

傳言金奏肆夏譜言歌歌必以鐘

傳言金奏肆夏此云歌者凡樂之初作皆擊金
奏之春官鐘師鼓奏九夏論語云始作翕如也
鄭云始作謂金奏晉為穆叔發初歌肆夏故云
金奏也言金奏者始作未必先擊鐘以奏之左
傳曰歌鐘二肆是歌必以金奏之譜云天子饗
元侯歌肆夏

歌在堂上衆聲堂下

歌在堂上故郊特牲曰歌者在堂上貴人聲也其
合樂則在堂上故儀禮注云合樂謂歌樂與樂

聲俱作明在堂下衆聲也由在堂下輕故降升
歌一等

王燕元侯升歌頌合大雅次小國歌大雅京雅
元侯者元長也謂諸侯之長杜預云元侯牧伯
牧伯與上公則為大國故儀禮注云天子與大
國之君燕升歌頌合大雅以肆夏頌之族類故
以頌言之牧伯為元侯則其餘侯伯為次國子
男為小國非元侯也故摠謂之諸侯故用樂與
兩君相見之樂同儀禮注云兩君相見歌大雅
合小雅天子與次國小國之君燕亦如之於次
國與小國與此於諸侯同也

鄉歌小雅燕合鄉樂有上取下就

用樂自有尊卑為差等不由事有輕重而升降
鄉飲酒燕禮注並云鄉飲酒升歌小雅禮盛者可
以進取燕合鄉樂禮輕者可以速下似為禮有
輕重故上取下就與此不同者彼以燕禮諸侯
之禮鄉飲酒大夫之禮王歌鹿鳴合鄉樂故鄭
解其尊卑不同用樂得同之意因言由禮盛可

以進取禮輕可以速下所以用樂得同彼言解燕禮與鄉飲酒禮異樂向之意其實不由樂食燕有輕重也

十笙間管舞之詩無文以言

其餘笙間管舞之詩無以言焉由禮樂崩壞不可得詳審也故儀禮注約天子諸侯於國君燕用樂之下云其笙間之篇未詳聞是也案鄉飲酒及燕禮升歌小雅其笙間之篇亦小雅則此笙間之篇宜與所用升歌同而云未詳聞者以

其雖知同在小雅大雅仍不知是何篇

十一王道衰詩兼美刺謂之變雅

正義曰民勞六月之後其詩皆王道衰乃作非制禮所用故謂之變雅也其詩兼有美刺皆當其時善者美之惡者刺之故云美惡各以其時也又以正詩錄善事所以垂法後代變既美惡不純亦兼采之者為善則顯之令自強不息為惡則刺之使懲惡而不為亦足以勸戒是正經之次故錄之也大雅言民勞小雅言六月之役

則大雅盡召是

小雅盡何草不黃皆為變也其

中則有厲宣幽三王之詩皆當王號謚自顯唯

厲王小雅謚號不明故鄭於下別論之如是則

大雅民勞至桑柔五篇序皆云厲王通小雅十

月之交兩無正小是宛四篇皆厲王時詩也

又大雅雲漢至常武六月盡無羊十四篇序皆

言宣王則宣王詩也又大雅瞻卬召是二篇序

言幽王小雅自節南山下盡何草不黃去十月

之交等四篇餘四十篇唯何人斯大東無將大

車小明都人士絳蠶六篇不言幽王在幽王詩

中皆幽王詩也

以史記厲王本末考之可知者惟十篇

本紀曰厲王即位三十年好利近榮夷公大夫

芮良夫諫厲王不聽卒以榮公為卿士使用事

焉王行暴虐國人謗王召公諫曰民不堪命王

怒得衛巫使監謗者以告則殺之三十四年王

益嚴虐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王告召公曰吾

能弭謗矣召公又諫不聽於是國人莫敢出言

三年乃相與叛厲厲王厲王出奔于彘周召二相行政號曰共和十四年厲王崩於彘如遷此言厲王積惡有漸三十年而甚三十四年益嚴又三年而出奔則三十七年乃流彘也板曰古人載尸箋云厲王虐而弭謗謗箋云厲王弭謗穆公不敢斥言王之惡則流彘前事也桑柔芮良夫所作云貪人敗類則與所諫云榮夷公專利事同三十年後事也而無正云周宗既滅靡所止戾則是流彘之後此其可驗者也楚語云衛武公九十五矣作懿以自警韋昭云懿今抑詩則作在平王之時然檢詩經皆指刺王蓋耽仍未失政又言哲人之愚亦維斯矣則其事在流彘之前弭謗時也韋昭之言未必可信也民勞召穆公諫王令息京師之民十月之交言后黨專權有權可專有民可役則事在流彘前也小是戒王無淪胥以敗小宛誨王無忝爾所生皆教王爲善以導民其事亦在流彘前矣則厲王小雅兩無正一篇事在大雅之後其餘

可詳也

宣王之衰有漸自三十九年後大衰本紀又曰宣王即位二相輔之脩政法文武成康之遺風諸侯後歸宗周三十九年戰于千畝王師敗績於羗氏之戎四十六年宣王崩如遷此言則宣王自三十九年以前無它過惡唯敗於千畝爲始衰耳而小雅有箴規誨刺其事有漸矣則王衰亦有漸矣皇甫謐云三十年王伐虢諸侯從此而不睦蓋周衰自此而漸也大局宣王之衰詩多是三十年前事箴規之篇當在三十年以後王德漸衰亦容美刺並作不可以限斷也其大雅六篇小雅自六月至鴻鴈及斯千無羊七篇皆宣王德盛時作其事多在初年以王承衰亂之弊百事草創任賢使能征伐安集初則當然亦不可定其年月也自庭燎盡我行其野是王德衰乃作多在三十九年之後矣而三十九年以前諸侯不睦各不朝宗諸水之等或亦作也而三十九年之後則王政大衰

刺誨爲常故宣多也傳曰宣王之末司馬

宣王德衰後以斯下無羊終著其始善

宣王中興賢君末而德衰衰有其漸故去庭燎美其能勤因以箴之箴而不改則規正之規而不變則教誨之誨而不從則刺責之故次沔水鶴鳴祈父也以爲王惡漸大故責正稍深此沔水鶴鳴其作不必在祈父之前但次之以見其漸耳王既廢其官則賢人逃去故次白駒以賢人既去則知禮教不行室家相棄故次黃鳥我行其野也宣王中興之君不能終始皆善錄者雖兼善惡以示戒勸亦貴成人之美故終以斯于考室無羊考牧若言終始之善見仁者之過亦不甚也斯下說造立宮室至寢廟生男女明其始時之事無羊類之當爲同時可知今反在箴刺之下見宣王終始之善明矣

幽王之惡三年始八九年極十一年終

遷止言竟廢后去太子不言其廢去之年以皇

此而諸申后太子尹氏及祭公導王爲非八年竟以石父之譖廢申后逐太子九年王廢高明而近譴虐使虢公專任於外褒姒固寵於內王室始騷言與遷事相終始則幽王之惡自三年之後爲漸八年九年則其極故鄭語云九年王室始騷十一年而被殺也幽王大雅瞻卬曰王婦傾城褒姒亂政之事也召旻云國百室王道衰弱之極也序皆云大壞當在八年之後也正月云赫赫宗周褒姒威之車牽序云褒姒嫉妬小弁言太子之放逐白華言申后之廢魚藻箋云幽王惑於褒姒萬物失其性此五篇經注皆有惑褒姒黜申后之事則多在八年之後也餘則無文可明大局是惡盛之時八年之後者蓋多矣

變雅以體大小不在於善惡多少

此三篇變雅善者不純爲大雅惡者不純爲小雅雅詩自有體之大小不在於善惡多少也關

雖序曰雅者正也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雅焉此為隨政美惡為美刺之形容以正物也

二雅大小自有體

司馬遷以良史之才所坐非罪及其刊述墳典辭多慷慨班固曰述其所以自傷悼小雅巷伯之倫也夫唯大雅既明且哲以保其身難矣哉又淮南子曰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非而不亂是古之道又以二雅為異區也幽王小雅四十四而大雅惟二自大體者少也厲王大雅有五而小雅惟四自小體者少是小大不相由也推此而論則二雅擬諸其形容象其物而作者之初自定其體作既有體唯達者識之則容得有小雅無大雅有大雅無小雅者矣諸儒厲王無小雅準此故也但文武成王正經也厲宣幽王變雅也小大之體時俱有作故果者並存以示二體本自小大異區非徒以意中分也

常棣作於武王崩後而列於文王詩

問者曰常棣開管蔡之失道何故列於文王之

詩曰閔之閔之者閔其失兄弟相承順之道至

於被誅若成王周公之詩則是彰其罪非閔之故為隱推而上之因文王有親兄弟之義正義曰此鄭自問而釋之也周公雖以管蔡之罪不得不誅偏於大義而誅之耳以同氣之親實懷閔傷由此而為之隱也而序云閔管蔡之失道者以其周公之情欲為之隱故編次者進而上之如此譜說則鄭定以常棣之作在武王既崩為周公成王時作王肅亦以為然故魚麗序下王傳曰常棣之作在武王既崩周公誅管蔡之後而在文武治內之篇何也夫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此文武之行也閔管蔡之失道陳兄弟之恩義故內之於文武之正雅以成燕羣臣燕兄弟燕朋友之樂歌焉是與鄭同也鄭志之說則異於此者答趙商云於文武時兄弟失道有不和協之意故作詩以感切之至成王之時二叔流言作亂罪乃當誅悔將何及未可定此篇為成王時作趙商據魚麗之序而

發問則於時鄭未為辯故說不定也言未可
此篇為成王時則意欲從之而未決後為此
譜則決定其說為成王時也

三十月之交等四詩本刺厲王毛公移之

又問曰小雅之臣何以獨無刺厲王曰有焉十
月之交兩無正小是宛之詩是也漢興之初師
移其第耳正義曰自孔子以至漢興傳詩者眾
矣獨言毛公移之者以其毛公之前未有篇句
詁訓無緣輒得移改也毛既作詁訓判定先後
事必由之故獨云毛公也

四毛公移四詩欲以宣王繼小雅正經

六月之序所以多陳正經廢闕者以聖賢垂法
因事寄意厲王庚虐傾覆宗周廢先王之典刑
致四夷之侵削今宣王起衰亂討四夷序者喜
其然所以詳其事若云厲王廢小雅之道以致
交侵宣王脩小雅之道以興中國見用舍存於
政興廢由於人也若然序者示法其意深矣毛
公必移之者以宣王征伐四夷興復小雅而

鹿鳴

繼小雅正經之後頗為不次故移之見小雅
而更興中國表而復盛亦大儒所以示法也
此六月之序若其上本無厲王四篇之詩則六
月自承正經之美無為陳其廢闕矣明於其中
躡衰亂之王故也是以鄭於十月之交檢而屬
焉

五鹿鳴飲幣謂酬幣食幣謂侑幣

鹿鳴燕群臣嘉賓也既飲食之又實幣帛簠
以將其厚意然後庶臣嘉賓得盡其心矣飲之
而有幣酬幣也食之而有幣侑幣也

六食賓有勸飽之幣飲有送酒之幣

正義曰此解飲食而有幣帛之意言飲有酬賓
送酒之幣食有侑賓勸飽之幣故皆有幣也飲
食必酬侑之者案公食大夫禮賓三飯之後云
公受宰夫束帛以侑注云束帛十端帛也侑猶
勸也主國君以為食賓殷勤之意未至復發幣
以勸之欲其深安賓也是禮食用幣之意也饗
禮三淮此亦為安賓而酬之焉案聘禮云若不

親食使大夫朝服致之以侑幣注云君不親食
謂有疾病及他故必致之者不廢其禮又曰致
饗以酬幣亦如是是親食有侑幣不親食則以
幣致之然則不親饗有酬幣矣故知飲之而
有幣謂酬幣也其天子酬諸侯及諸侯自相酬
仍不必用束帛乘馬故聘禮注又引禮器曰琥
璜爵蓋天子酬諸侯也必疑琥璜為天子酬諸
侯之幣者以琥璜非爵名而云爵明以送爵也
食禮無爵可送則琥璜饗酬所用也謂饗時酬

實以琥璜將幣耳小行人合六幣琥以繡璜以
黼則天子酬諸侯以繡繡而琥璜將之既天子
饗諸侯之酬幣與諸侯異則食禮天子侑諸侯
其幣不必束帛無文以言之此唯言饗食之幣
不言燕幣燕禮亦當有焉但今燕禮唯有好貨
無幣故文不顯言之
示我周行毛云至道鄭寘我周列位
人之好我示我周行周至行道也箋云示當作
寘寘置也周行周之列位也好猶善也人有

德善我者我則置之於周之列謂言已維
用勅勅至周行毛以為燕食以享之瑟琴以樂
之幣帛以將之故嘉賓皆愛好我以敬賓如是
乃翰誠矣示我以先王至美之道也鄭唯下二
句為異中庸云治國其如示諸掌注云示讀如
寘之河干之寘寘置也是示寘聲相近故誤為
示也大東卷耳並有周行之文皆為周之列位
此不得異耳下云視民不怵乃作視字此則為
示明其不同古者寘示同讀故改從寘也

鄭不見古文引張霸尚書
今禹貢止有厥篚玄纁之文而鄭禹貢注引胤
征曰篚厥玄黃則此所引亦為胤征文鄭誤也
當在古文武成篇矣鄭不見古文而引張霸尚
書故不同耳

視民不怵鄭示民不怵視古示怵為薄
我有嘉賓德音孔昭視民不怵君子是則是效
怵愉也是則是效言可法效也箋云德音先王
道德之教也孔甚明明也視古示字也飲酒之

又曰釋幣于柩則遂受命遂行注引曲禮曰凡爲君使已受命君言不宿於家且臣出使舍幣乃行之事也如聘禮記釋幣於柩於行乃云遂受命在釋幣之後此云臣受命舍幣於柩似受命在釋幣前者此云受命謂聘禮命使者使者辭君不許受此被遣將使之命其事在釋幣前也聘禮又云遂受命者謂受君言語聘彼之意與此臣受命者別也

離名夫不之之謹者

離者離載飛也下集于苞栩離夫不也箋云夫不鳥之類謹者人皆愛之可以不勞猶則飛則下止於栩木也人雖無事其可獲安平感厲之正義曰釋鳥二離其夫不舍人曰離名其夫不李巡曰夫不一名離今楚鳩也某氏引春秋云祝鳩氏司徒祝鳩離夫不者故爲司徒郭璞曰今鷦鷯也言鷽謹者即宜不勞是也故人受事言可以不勞且自以惡鳥勞苦固是其常鷽謹

畫畫

之鳥宜不爲勞尚爾而乃有所集是無不勞而安者故曰人雖無事其可獲安平

經謂使臣光君命序謂君命使光華

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也送之以禮樂言遠而有光華也言臣出使能揚君之美延其譽於四方則爲不辱命也經以君遣使臣主勅使有光華所以得光華者當驅馳訪善故爲此次也序以君本送之以禮樂欲使之遠有光華爲文之勢故與經不同也知遠而有光華亦是君所戒辭者以首曰皇皇者華而云君遣使臣則知此辭亦君所勅遣也且一篇之詩獨二句非君遣之辭於文不體也

每懷靡及鄭謂懷其私則事無及

駢駢征夫每懷靡及駢駢衆多之貌征夫行人也每雖懷和也箋云春秋外傳曰懷私爲每懷也和當爲私衆行夫既受君命當速行每人懷其私相稽留則於事將無所及疏引外傳全文此偶不錄毛鄭蓋有所本

四周爰咨諏毛鄭皆以春秋內外傳為據

載馳驅周爰咨諏忠信為周訪問於善為

咨事為諏箋云爰於也大夫出使馳驅而行具

忠信之賢人則於之訪問求善道也正義曰三

章傳云咨事之難易為謀四章傳曰咨禮義所

宜為度卒章傳曰親戚之謀為詢此皆於外傳

也左傳曰訪問於善為咨杜預曰問善道也咨

親為詢杜預曰問親戚之義也咨禮為度杜預

曰問禮宜也咨事為諏杜預曰問政事也咨難

為謀杜預曰問患難也唯難一事杜為患難毛

為難易不同然患難之事亦須訪其難易理亦

不異餘皆與傳同毛據彼傳因以義增而明之

其忠信為周一句魯語文也魯語無訪問於善

一句又云咨才為諏咨事為謀與左傳異章昭

以為字誤改從左傳曰才當為事又曰事當為

難是也餘與左傳同

五既獲五善猶云靡及則成六德

正義曰左傳云臣獲五善是也魯語曰重之以

六德是傳之所據五者咨也諏也謀也度也詢

也以左傳穆叔先解此五事乃曰臣獲五善

知此為五者也言雖得此於忠信之人者皆於

周咨焉故云得之咨出於己非得於彼同云得

者由遇彼賢所以得訪故亦為得之於忠信也

雖得此五者猶當云已無所及於事則成六德

言慎其事也章昭云六德謂諏也謀也度也詢

也咨也周也案周者彼賢之質不當以周備數

也傳曰謂無所及成於六德箋申傳說言猶當

云已將無所及於事則成六德

六常棣周公所作以親兄弟召穆公歌之

常棣燕兄弟也閔管蔡之失道故作常棣焉周

公弔二叔之不咸而使兄弟之恩疏召公為作

此詩而歌之以親之正義曰此解所以常棣之

意咸和也外傳云周文公之詩曰兄弟鬩于牆

外禦其侮則此詩自是成王之時周公所作以

親兄弟也但召公見厲王之時兄弟恩疏重

此周公所作之詩以親之耳左傳曰王怒將以

狄伐鄭富辰諫曰不可臣聞之天上以德撫民其
次親親以相及也昔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
建親戚以藩屏周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
合宗族於成周而作詩曰常棣之華鄂不韡韡
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周之有懿德如是猶曰莫如兄
弟故封建之其懷柔天下也猶懼有外侮捍禦侮
者莫如親親故以親屏周召穆公亦云是周公
弔二叔之不咸召公作詩之事也檢左傳止言
周公弔二叔之不咸而封建親戚不言爲思疏
作常棣下云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糾合宗族
於成周而作常棣則周公本作常棣亦爲糾合
宗族可知但傳文欲詳之於後故於封建之下
不言周公作常棣耳末言召穆公亦云明本常
棣是周公之辭故杜預云周公作詩召公歌之
四二叔鄭賈云管蔡馬融周仲文夏殷末
先儒說左傳者鄭賈遠達以二叔爲管蔡馬融
以爲夏殷之叔世故鄭張逸問此箋云周仲文
以左氏論之二辟之興皆在叔世謂三代之末

即二叔宜爲夏殷末也答曰此注左氏者亦云
管蔡耳又此序子夏所爲親受聖人足自明矣
問者以昭六年在傳叔世者謂三代之末世也
則言二叔者亦宜爲夏殷之末世故言有周仲
文蓋漢世儒者也以爲二叔宜爲夏殷之末不
得爲管蔡故問之鄭答注左氏者亦云管蔡謂
鄭賈之說也又左傳論周公弔二叔之不咸而
作常棣此序言管蔡之失道故作常棣之意
則此云管蔡即傳言云二叔可知故云此序子
夏所作親受聖人足自明矣
四鄭以鄂不韡韡不當作拊言鄂足
常棣之華鄂不韡韡與也常棣棣也鄂猶鄂鄂
然言外發也韡韡光明也箋云承華者曰鄂不
當作拊拊鄂足也鄂足得華之光明則韡韡然
盛興者喻弟以敬事兄兄以榮覆弟恩義之顯
亦韡韡然古聲不拊同
四脊令而在原失其常處故求類
脊令在原兄弟急難脊令離渠也飛則鳴行則

拙不能自舍耳急難言兄弟之相救於急難
云雖渠水鳥而今在原失其常處則飛則鳴求
其類天性也猶兄弟之於急難

四兄弟內閤外禦雖有良朋填父無助

兄弟閤于牆外禦其務閤很也箋云禦禁務侮
也兄弟雖內閤而外禦侮也每有良朋燕也無
戒丞填戎相也箋云當急難之時雖有善同門
來父也猶無相助已者古聲填實鹿同正義曰
他人侵伐之時雖有善同門來見之雖父也終
無相助之事唯兄弟相助耳言兄弟之恩過於
朋友也

四安寧相琢磨則兄弟不如友生

喪亂既平既安且寧雖有兄弟不如友生兄弟
尚恩怡怡然朋友以義切切然箋云平猶正也
安寧之時以禮義相琢磨則友生急

四不脫履升堂立飲曰飲飲為私大於燕

儼爾邊且飲酒之飲儼陳飲私也不脫履升堂
謂之飲箋云私者圖非常之事若議大疑於堂

則有飲禮焉聽朝為公正義曰飲私釋言文孫
炎曰飲非公朝私飲酒也周語有王公立飲又
曰立成禮燕而已飲既為私不在公朝在路門
內也酒肉所陳不宜在庭則在堂矣燕禮云昏
脫履乃升堂少儀云堂上無跣燕則有之是燕
由坐而脫履明飲立則不脫矣以私在路寢堂
上故謂之私若聽朝則為公事對公故言私也
知飲禮為圖非常議大疑者以周語云王公之
有飲禮將以講事成禮建大德昭大物言講事
昭物是有所謀矣明圖非常議大疑而為飲禮
也周語曰王公立飲則有房丞親戚燕饗則有
殺丞又曰飲以顯物燕以合好則飲燕禮異序
曰兄弟此陳飲者圖非常議大疑乃有飲禮則
飲大於燕燕亦是王於族親之禮故陳之示親
親也禮飲議其大疑則婦人不與立以成禮則
不必和樂下章云妻子好合此傳曰王與族人
燕則尚毛以此詩飲燕雜陳故下箋云王與族
人燕則宗婦內宗之屬亦從后於房中是此章

傳

之中兼燕禮矣上二句為飲下二句為燕飲

王同姓大夫之婦名宗婦同姓女名內宗

妻子好合如鼓瑟琴琴瑟三好合志意合也合者

如鼓瑟琴之聲相應和也王與族人燕則宗婦

內宗之屬亦從后於房中合正義曰此解天

子自燕宗族兄弟所以得致妻子好合之意以

其王與族人燕則宗婦內宗之屬亦從后於房

中而燕故有妻子也宗婦者謂同宗卿大夫之

妻也內宗者同宗之內女嫁於卿大夫者春秋

莊二十四年夫人姜氏入大夫宗婦親用幣謂

之宗婦明是宗族之婦也故賈杜皆云宗婦同

姓大夫之婦襄二年傳曰葬齊姜齊侯使諸姜

宗婦來會葬諸姜謂齊同姓之女宗婦謂齊同

姓之婦是同姓大夫之婦名為宗婦也周禮春

官序官云內宗凡內女人有爵者注云內女王

同姓之女謂之內宗有爵其嫁於大夫及士者

是王同姓之女名為內宗也天子燕宗族之

燕禮

子將有事族人皆入侍不醉而出是不親也醉

而不出是深宗也箋云天子燕諸侯之禮亡此

假宗子與族人燕為說耳然則天子燕同姓諸

侯之禮猶宗子燕族人則天子燕宗族兄弟為

朝廷臣者如宗子於族人可知曲禮曰男女不

雜坐謂男子在堂女子在房故族人在堂宗婦

在房也宗婦得與於燕明內宗亦與其中可知

宗子之禮既然故知天子燕之禮亦然故云王

與族人燕則宗婦內宗之屬亦從后於房中

先言朋友見總名別言故舊

經以主美文王不遺故舊為重故先言之而後

言父舅兄弟見父舅亦有故舊也序以經雖主燕

故舊而故舊亦朋友故先言朋友以見總名而又

別言故舊以明其為一事天子至于庶人未有

不須友以成者即序首章之事因文王求友而

廣言貴賤也經以由朋友而燕之故先言

友之由序則詩本主為燕所以倒也舊則不可更擇新交非賢不友故變朋友言友賢

丁丁嚶嚶有相切直之義

郭璞曰丁丁斫木聲嚶嚶兩鳥鳴但正伐木鳥鳴時有此相切直之義故總言丁丁嚶嚶為相切直

傳伐木許許栝櫟

正義曰以許許非聲之狀故為栝櫟上言丁丁之聲下言於阪之處互以相通明在阪伐之為

曰聲而有栝也以筐曰醴以藪曰滑者栝竹器也

藪草也澆酒者或用筐或用草於今猶然毛氏

蓋相傳為說因醴言滑通解下文用草者用茅

信四年左傳曰爾貢苞茅不入王祭不供無以縮酒是也真美貌 醴 醴所餘所寄 與音殺

燕族人用栝天子禮異諸侯

此有酒有栝召族人飲之蓋是燕禮非饗也何者聘禮注云饗謂享太牢以飲賓也今此唯有肥斃而已是非饗明矣今燕禮是諸侯燕其

臣及賓客之禮禮記云其牲狗不用羊豕此云有肥斃者天子之禮異於諸侯也宣十六年左傳曰王饗有體薦燕有折俎公當饗卿當燕王室之禮是天子饗燕之禮異於諸侯牲亦不同也

此謂食禮乃有醴酒謂饗禮無太牢

正義儀禮特牲少牢聘禮公食之等皆以簋盛黍稷則八簋是黍稷之器也陳其黍稷謂為食禮燕禮王於飲酒無飯食則此簋盛黍稷是食

禮可知周禮地官春人云凡饗供食米則饗禮有黍稷矣但饗主於飲不主於食此經不言酒

曰

殺獨陳八簋假令與上醴酒并為一事亦不得

養言為饗禮何者饗享太牢以飲賓不得用未成羊

斃也但於肥斃之下既言以速諸父又別言於

漿酒埽以速諸舅明二者各為一禮上句為燕

下句為食燕言諸父食言諸舅互文以相通也

乾餼謂乾食滑訓舊醑一宿酒鄭為買

乾餼之食不分於人以獲愆過乾餼之食尚以

新說沉天子之饌可不召親戚令之恨乎故
召而燕之族人陳王之恩言王有酒則滑沛之
以飲我王無酒則卒造一宿之酤酒以與我於
時坎坎然擊鼓以娛我躡躡然興舞以樂我
王恩甚厚矣王又謂族人曰汝族人今日正及
我閒暇矣共汝飲此滑酒矣言已率有閒暇而
為此飲其意欲令族人無不醉是王之恩厚也
鄭以伐木於阪亦本之酤買為異餘同

八保

鄭謂周公改夏禘為禴而文王詩易已有禴

釋天文孫炎曰祠之言食杓新菜可灼嘗嘗新
穀烝進品物也若以四時當云祠禴嘗烝詩以
便文故不依先後此皆周禮文自殷以上則禴
禘嘗烝主制文也至周公則去夏禘之名以春
禴當之更名春曰祠故禘禘志云王制記先王
之法度宗廟之祭春曰禴夏曰禘秋曰嘗冬曰
烝禘為大祭於夏於秋於冬周公制禮乃改夏
為禴禘又為大祭祭義注云周以禘為殷祭更
名春曰祠是祠禴嘗烝之名周公制禮之所改

也若然文王之詩所以已得有制禮所改之
者然王者因革與世而遠事雖制禮大定要
所改有漸易曰不如西鄰之禴祭鄭注為夏祭
之名則文王時已改言周公者據制禮大定言
之耳

先公諸注不同或數稷或不數

先公謂后稷至諸堊俗本皆然定本云諸堊至
不啻疑定本誤中庸注云先公組紃以上至后
稷也司服注云先公不啻至諸堊天作堊云諸
堊至不啻所以同是先公而注異者以周之所
追大王以下其大王之前皆為先公而后稷周
之始祖其為先公書傳分明故或通數之或不
數之

采薇

歌采薇遣戍文王為西伯詩

文王為西伯服事殷之時也昆夷西戎也天子
殷王也戍守也西伯以殷王之命命其屬為將
率將戍役禦西戎及北狄之難歌采薇以遣之
狄杜勤歸者以其勤勞之故於其歸歌狄杜

休息之

師不踰時采薇豫告以仲春涉冬

靡室靡家玁狁之故不遑啓居玁狁之故玁狁之故也箋云北狄今匈奴也靡無遑暇啓跪也古者師不踰時今薇生而行歲晚乃得歸使女無室家夫婦之道不暇跪居者有玁狁之難故曉之也采薇至之故正義曰序其中情告之是故使之懷恩而怨寇也古者師出不踰時今從仲春涉冬若不豫告恐一時望還故丁寧歸期

歲亦陽止謂陽月

毛以陽爲十月解名爲陽月之意以十一月爲始陰消陽息後卦用事至四月純乾用事五月受之以姤陽消陰息至九月而剝仍一陽在至十月而陽盡爲坤則從十一月至九月凡十有一月

也亦謂陽月

已經歷此有陽之月而至坤爲十月故云歷月鄭以傳言涉歷陽日不據十月故從爾雅釋天云十月爲陽本所以名十月爲陽者時純坤用事而嫌於無陽

十月無陽而名陽其實陰陽恒有

嫌者君子愛陽而惡陰故以陽名之實無陽而得陽名者以分陰分陽迭用柔剛十二月之消息見其用事耳其實陰陽恒有詩緯曰陽生酉仲陰生戌仲是十月中兼有陰陽也四月秀萼靡草死豈無陰乎明陰陽常兼有也

嫌於無陽鄭作嫌與濂孫炎鄭徒仍作嫌

易文言曰陰疑於陽必戰爲其嫌於無陽故稱陽焉鄭云嫌讀如羣公嫌之嫌古書篆作立心與水相近讀者失之故作濂濂雜也陰謂此上六也陽謂今消息用事乾也上六爲蛇得乾氣雜以龍知此不與彼說同者彼說坤卦自以上六爻辰在巳以爲義已至四月故消息爲乾非十月也且文言嫌於無陽爲心邊濂鄭讀從水

邊兼初無嫌字知與此異孫炎即是鄭玄之徒其注爾雅與郭璞皆云嫌於無陽

四卿以上所乘車皆曰路此將帥命大夫

以其乘路車而稱君子故知謂將帥將帥則命卿南仲雖為元帥時未稱王無三公亦不過命卿也卿車得稱路者左傳鄭子驥卒赴于晉晉請王追賜之以大路以行禮也又叔孫豹聘于王王賜之大路是卿車得稱路也故鄭箴膏肓云卿以上所乘車皆曰大路詩云彼路斯何君子之車此大夫之車稱路也王制卿為大夫是鄭以此詩將帥為文王之命大夫故引王制以明之

五侵伐戰三傳說異鄭參取以釋三捷

侵伐戰三傳之說皆異左傳有鍾鼓曰伐無曰侵皆陳曰戰穀梁拘人民驅牛馬曰侵斬樹木襲宮室曰伐公羊稱捕者侵精者伐是也周禮大司馬職曰賊賢害仁則伐之負固不服則侵之注引春秋傳曰精者曰伐又曰有鍾鼓曰伐

伐者兵入其境鳴鐘鼓以往所以聲其罪者兵加其境而已用兵淺者然則鄭參用三傳之文也周禮九伐相對故侵為用兵淺者其實侵名但無鐘鼓耳雖深入亦謂之侵故僖四年諸侯侵蔡蔡潰遂伐楚是深入名侵也伐名施於重入境雖淺亦名伐故經云晉人伐我東鄙及齊侯伐我北鄙總伐界上是淺亦稱伐也侵伐則主國之師未起直入境而行之若主國出而禦之則曰戰故左傳皆陳曰戰此言庶乎一月之中三有勝功者謂侵伐戰於三事之內望有勝功非謂三者之中唯有一勝功耳此侵伐戰用師之大名故略舉之非如春秋用兵之例三者之外仍有敗取龍克圍滅入之名

六小人所勝傳云辟箋易為庇

傳勝辟二義曰傳文質略王述之云所以避患也鄭以君子所依依戎車也小人所勝亦當勝戎車安得更避患義故易之為庇言成設之庇倚謂依廕也文七年左傳曰公族者

之所謂履是也

象弭象骨為弓反末亦解紒

弭者弓弱之名以象骨為之是弓之末弭弛之則反曲故云象弭為弓反末也陸璣疏云魚腹魚鱗之皮也魚獸似豬東海有之其皮背上班之腹下純青今以為弓韃步又者也其皮雖乾燥為弓韃矢服經年海水潮及天將雨其毛皆起水潮還及天晴則毛復如故雖在數千里外可以知海水之潮自相感也傳云解紒不知解

何繩之紒故申之助御者解總紒也兵車三人同載左人特弓中人御車各專其事尚書曰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御非其馬之正汝不恭命是職司別矣而言助御解總紒者御人自當佩觿不專待射者解結弭之用骨自是弓之所宜亦不為解轡而設但巧者作器因物取用以弓必須骨故用滑象若轡或有紒可以助解之耳非專為代御者解紒設此象弭也夏官司弓矢漢曰仲秋獻矢服注云服盛矢器也以獸皮為

之是矢器謂之服也

遣將帥成役同歌同時反勞之則異

出車勞還率也遣將率及成役同歌同時欲其同心也反而勞之異歌異日殊尊卑也禮記曰賜君子小人不同日此其義也

言出車設旄將憂僕瘁示知其勞

正義曰王勞將帥本其所言云王本以我天子之命出我將帥之戎車於彼郊牧就馬矣既命我為將帥我受命當行即就於郊牧之車設此

旄而屬之於旄之干矣以屬旄於旄乃建立彼旄於戎車之上矣旄在地已屬之於干旄言建旄則亦同建之也旄建而後行在道之時彼旄旄斯隨車而行何有不旄旄者乎言皆旄旄然垂也時既受命行汝將帥則憂心悄悄然臨事而懼僕夫憂馬不正亦然滋益憔悴矣言其勞苦示知其情也言此旄彼旄者凡兩事者一言彼一言此便文耳于彼新田于此舊畝皆此類也

勞還帥謂軍吏伍長以上

大司馬序云凡制軍萬二千五百人為軍軍將皆命卿二千五百人為師師帥皆中大夫五百人為旅旅帥皆下大夫百人為卒卒長皆上士二十五人為兩兩司馬皆中士五人為伍伍皆有長此言勞還帥自伍長以上皆在焉鄭於大司馬職注云凡旌旗有軍衆者畫異物無者帛而已則伍長以上皆軍衆所建畫異物矣其職曰王載太常諸侯載旂軍吏載旗郊野載旐百

官載旗注云軍吏諸軍帥也

城朔方謂築軍壘蓋散文城築通

知為築壘者以軍之所處而城之唯有壘耳曲禮云四郊多壘注云壘軍壁也言城是築之別名春秋築都邑皆謂之城左傳曰邑曰築都曰城是也春秋別大小之例故城築異文散則城築通故此築軍壘亦謂之城也

古無紙書之簡以相命為簡書

正義曰古者無紙有事書之於簡謂之簡書

相戒命之救急故云戒命知鄰國有難以簡書相告者閔元年左傳引此詩乃云簡書同惡相恤之謂也

南仲已平獫狁將移伐西戎

嚶嚶至西戎正義曰南仲已平獫狁將移伐西戎是晚秋之時也其近西戎之諸侯聞南仲之伐皆喜時有草蟲鳴故因興之焉

杜

憂我父母鄭謂憂其夫不與北山同

王事靡盬憂我父母箋云杞非常菜也而升北

山采之託有事以望君子檀車惓惓四牡瘡瘡

征夫不遠檀車役車也惓惓敝貌瘡瘡罷貌正

義曰此類上下皆陳婦人思夫之事故為託

采杞以望君子不與北山同也以下章期逝

不至上章我心傷悲類之則憂我父母謂

夫為父母也日月云父兮母兮畜我不卒莊

姜稱莊公為父母與此同也正義曰此戎役

之妻說君子所乘役車也以檀木為車伐檀

曰坎坎伐檀兮又曰伐輪輻是檀可為車之

輻輳又大明云檀車煌煌武王之戎車是檀之所施於車廣矣則夫以從征之故其甲士三人所乘之車而備四馬故曰四牡非庶人尋常得乘四馬也

魚麗物盛言取有時用有道

魚麗于罾鱮魚麗歷也罾曲梁也寡婦之笱也鱮楊也鱮也太平而後微物衆多取之有時用之有道則物莫不多矣古者不風不暴不行火草木不折不操斧斤不入山林豺祭獸然後殺獮祭魚然後漁鷹隼擊然後爵羅設是以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羣大夫不麇不郊士不隱塞庶人不數罟罟必四寸然後入澤梁故山不童澤不竭鳥獸魚鼈皆得其所然

罾寡婦笱鱮黃頰魚鱮吹沙

以薄爲魚笱其功易說之寡婦笱耳非寡婦所作也鱮楊者魚有二名釋魚無文陸璣疏云鱮一名黃楊今黃頰魚是也似燕頭魚身形厚而大類骨止黃魚之入而有力解飛者徐州人

之楊黃頰通語也鱮鮪釋魚文郭璞曰今吹沙也陸璣疏云魚狹而小常張口吹沙故曰吹沙此寡婦笱而得鱮魚之大魚是衆多也

孟春孟冬皆獮祭魚聚魚以祭先

獮祭魚然後漁亦謂獮聚其魚以祭先然後可捕魚耳援神契曰獸蟄伏獮祭魚亦十月也王制曰獮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與此一也月令孟春獮祭魚則獮亦有一時祭魚此類上文爲冬矣

仲春鷹化鳩仲夏化鷹八月當全爲鷹

案夏小正五月鳩化爲鷹月令季夏鷹乃學習孟秋鷹乃祭鳥則一鷹也仲春化爲鳩其變從五月始至八月當全爲鷹與仲春相對故司裘云仲秋王乃行羽物注云此羽物小鳥鵲雀之屬鷹所擊者仲秋鳩化爲鷹順其始殺而大班賜羽物王制亦云鳩化爲鷹而爵羅設故據此似八月也但鳩化爲鷹得在八月言爵羅設則非八月之事鄭云順其始殺則鷹八月始擊士

月乃甚又文與隼連共豺獺相對為十月事也

二如春薦秋膳之屬得殺惟不可故獵

王制直言不麝不卵不殺胎不斂天示人禁取
麝卵是尊卑皆禁也但急於春夏緩其秋冬差
可為恐盡物以長養之故也若時有所須如春
薦非郊秋膳饋賓之屬得取而用正不得故田
獵以取之

三傳鱧訓鮓鮓訓鮓鄭璞四者各一魚

傳鱧鮓正義曰釋魚云鱧鮓舍人曰鱧名鮓郭

璞曰鱧鮓徧檢諸本或作鱧鮓或作鱧鮓若作

鮓似與郭璞正同傳鮓鮓正義曰釋魚有鮓鮓

郭璞曰鮓今鮓頌白魚也鮓別名鮓孫炎以為

鮓鮓一魚鱧鮓一魚郭璞以為鮓鮓鮓鮓四者

各為一魚

四南陔等三篇燕鄉皆用孔子時猶存

此三篇者鄉飲酒燕禮用焉曰笙入立于縣中

華奏南陔白華華黍是也孔子論詩雅頌各得其

時俱在耳篇第當在於此遭戰國及秦之世

而亡之其義則與衆篇之義合編故存至毛公

為詁訓傳乃分衆篇之義各置於其篇端云又

闕其亡者以見在為數故推改什首遂通雅云

耳而孔子之舊正義曰鄭見三篇亡其詩辭乃

迹其所用亡之早晚此三篇者鄉飲酒及燕禮

二處皆用焉何者是用之也曰笙立于縣中奏

南陔白華華黍是用之也此雖總言鄉飲酒燕

禮用焉其言笙入立于縣中直燕禮文耳鄉飲

酒則云笙於堂下鼓南北面歌南陔白華華黍

是文不同鄭據一而言之耳

內治始燕臣外治終勞還篇各有次

小雅自鹿鳴至於魚麗先其文所以治內後其

武所以治外正義曰此又解小雅比篇之意采

薇序云文王之時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獫狁之

難以天子之命命將率歌采薇以遣之出車以

勞還扶杜以勤歸則采薇等篇皆文王之詩天

保以上自然是文王詩也魚麗序文武並言則

魚麗武王詩也鹿鳴至天保六篇言燕勞羣臣

朋友是文事也采薇篇言命將出征皆是武
事也故魚麗序曰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采薇
以下治外既以治內為先君為元首臣為股肱
君能懇誠以樂下臣能盡忠以事上此為政之
尤急故以鹿鳴燕羣臣嘉賓之事為首也羣臣
在國則燕之使還則勞之故次四牡勞使臣之
來也使臣還則君勞之去當送之故次皇皇者
華言遣使臣也使臣之聘出即遣之反乃勞之
則遣先勞後矣此所以先勞後遣者人之勞役
苦於上所不知則已勞而怨有勞而見知則雖
勞而不怨其事重故先之也且使臣往反固非
其一四牡所勞不必是皇皇者華所遣之使二
篇之作又不必一人故以輕重為先後也君臣
既治鄰國又睦乃可以和燕宗族故次常棣燕
兄弟也兄弟既和又及朋友故次伐木燕朋友
故舊也君既能燕勞臣下臣亦歸美以報之故
次天保言下報上也內事既治則當命將征伐
禦夷狄之患故次采芣遺戍役遣則欲其同

心還則別其責職先出車以勞將率後杖杜以
勞還役也文王之詩既終武王之事繼之以文
王治內外有成功故武王因之得萬物盛多所
為歌
其次魚麗也萬物既多人得養其父母故次南
陔孝子相戒以養也孝子非徒能養其親身又
清絜故次白華言孝子之絜白也萬物盛多人
民忠孝則致時和年豐故次華黍歲豐宜黍稷
也思齊說文王之教先兄弟後家邦此詩之次
先羣臣後兄弟者彼說施法之事先齊其家後
化於外自近及遠之義此即為國之政固當先
國事後族人故使燕羣臣在先也又鹿鳴等三
篇皆燕勞臣子為政之大務後世常歌之故鄉
飲酒燕禮皆歌此三篇四牡傳曰文王率諸侯
撫叛國而朝聘於紂故歌文王之道為後世法
是其事重可法故樂常歌之推此則樂歌周南
召南及大雅皆歌其首三篇書傳多云升歌清
廟是事重為常歌故以為諸篇之首也
正義
樂燕用樂實同鄭異之為上取下就例

燕禮注云合鄉樂者禮輕者逮下諸侯燕臣子
合鄉樂為下就明天子於諸侯合鹿鳴者亦是
下就也諸侯於鄰國之君歌大雅為上取則知
天子於元侯歌肆夏亦上取也若然天子諸侯
皆有上取下就自由尊卑之差而云饗或上取
燕或下就似上取下就以饗燕為別者以穆叔
曰肆夏天子所以饗元侯禮記曰大饗有四為
兩君相見之禮儀禮燕禮是諸侯燕羣臣賓客
之禮因此成文故天子諸侯於國君皆三饗於
臣皆云燕所以見尊卑之禮異臣與國君別其
等使上取以饗為文其實國君與臣饗燕皆有
何者周禮掌客職曰上公三饗三燕是天子於
諸侯饗燕俱有也鹿鳴天子小雅而序曰燕羣
臣嘉賓也既飲食之箋云飲之而有幣酬幣即
饗燕所用是天子於群臣饗燕皆有也左傳曰晉
侯使士會平王室定王饗之又曰晉士文伯如
周王與文伯燕是天子於聘問之賓饗燕俱有
也秋官司儀職曰凡諸公相為賓致饗食主禮

曰公與諸侯燕於河上是諸侯相於饗燕俱有
也左傳曰穆叔如晉晉侯饗之聘禮曰公於賓
再饗一燕是諸侯於聘問之賓饗燕俱有也左
傳曰季文子如宋致女復命公饗之燕禮燕已
之臣子是諸侯自於羣臣饗燕俱有也國君與
臣並有饗燕而鄭異其文見尊卑之禮殊為上
取下就之例耳此因尊卑異其又則其用樂也
由尊卑為差不由饗燕為異此饗燕之文互見
耳則饗燕用樂同也正義
坊天子於諸侯稱父舅諸侯於大夫亦然
禮天子謂同姓諸侯諸侯謂同姓大夫皆曰父
異姓則稱舅故曰諸父諸舅也禮記注云稱之
以父與舅親親之辭也觀禮說天子呼諸侯之
義曰同姓大國則曰伯父其異姓則曰伯舅同
姓小國則曰叔父異姓則曰叔舅是天子稱諸
侯也左傳隱公謂臧僖伯曰叔父有憾於寡人
鄭厲公謂原繁曰願與伯父圖之禮記衛孔悝
之鼎銘云公曰叔舅是諸侯稱大夫父舅之文

九一

也諸侯則國有大小之殊大夫准以長幼為異故服虔左傳注云諸侯稱同姓大夫長曰伯父少曰叔父是也然則諸侯謂異姓大夫長者亦當為伯父但經傳無其事耳左傳曰王者之大國之後稱公天國稱侯皆十乘小國稱伯子男左傳君而稱曰在禮卻不會公侯會伯子男可也分五等為叔連二節皆以公侯為上等伯子男為下等明大邦謂公侯小邦謂伯子男其稱牧伯則異曲禮曰五官之長曰伯是職方天子同姓謂之伯父異

九二

姓謂之伯舅東西二伯又曰九州之長入天子之國曰牧天子同姓謂之叔父異姓謂之叔舅禮記注云牧尊於大國之君而謂之叔父避二伯也亦以此為尊禮或損之而益謂此類也言由避二伯故稱叔父因以別異大邦之君亦以損其稱而更益其尊故云損之而益也齊大公為王官之伯左傳云王使劉定公賜齊侯命曰昔伯舅大父在我先王是稱太公為伯舅也又齊桓公與顯王又以二伯之禮命之僖九年傳

王使宰孔賜齊侯胙曰使孔賜伯舅胙是也周公亦是分陝之伯而魯頌云王曰叔父也以其實成王叔父以本親言之也其晉文公亦有霸功而王策命辭云王曰叔父者齊桓晉文雖俱有霸功天子賜命皆本其祖大公受二伯命故還以二伯之禮賜桓公唐叔本受州牧之命故還以州牧之禮命文公故唐叔文公俱稱叔父左傳周景王謂籍談曰叔父唐叔亦受州牧之禮而稱叔父也僖二十四年傳王出適鄭使來告難曰敢告叔父謂魯為叔父成二年傳王告鞏朔曰今叔父克遂有功于齊謂晉為叔父也昭七年王使追命衛襄公曰叔父陟恪在我先王之左右是謂衛為叔父也是晉與魯衛王皆呼之為叔父昭九年王使詹桓伯辭於晉曰伯父惠公歸自秦又謂晉侯為伯父由此觀之魯衛為大國而稱叔父晉國之中伯叔俱稱不同者以魯雖周公之後周公位冢宰為東伯而周公不之國故事繫伯禽左傳曰燹父燹父王

魯年並事康王三國俱以令德作王卿明康叔
矣變父唐叔之子王孫牟康叔之子康叔稱叔
父是為州牧尚書酒誥命康叔之辭曰明大命
於妹邦鄭云康叔為連屬之監則康叔後或為
州牧變父王孫牟或各繼其父為州牧也伯禽
作費誓章往徐戎為方伯可知三國並為大國
王室之親又皆二伯之後尊而異之所以皆稱
叔父焉晉又稱伯父者以晉既大國世作盟主
故變稱伯父耳尚書文侯之命王曰父義和

王得文侯夾輔周之勲尤親之而直稱父也天
子稱朝廷公卿則無文蓋有爵者自依諸侯之
例無爵者亦應以此長幼稱伯父叔父大夫以
下位卑其稱父舅以否無文以明之此傳以及
下經父舅兼有解天子所呼父舅之文以諸侯
於大夫猶天子於諸侯同有父舅之名故連釋
之焉

鄭既見毛傳不改禮注然儀禮亦取詩序
云有其義而鄉飲酒之禮注皆云今亡其義

未鄭志答吳摸云為記注時就盧君耳元
亦然後乃得毛公傳既古書義又當然記注已
行不復改之是注禮之時未見此序故云義未
闕也彼注又云後世衰微幽厲尤甚禮樂之書
稍廢棄以為孔子之前六篇已亡亦為不見此
序故也案儀禮鄭注解關雎鵲巢鹿鳴四牡之
等皆取詩序為義而云未見毛傳者注述大事
更須研精得毛傳之後大誤者追而正之可知
者不復改定故也

大小雅各有正經疏謂凡書非正經為傳
傳曰文王基之武王鑒之周公內之謂其道同
終始相成比而合之故大雅十八篇小雅十六篇
為正經正義曰此傳以作室為喻也言周國之
興譬如為室文王始造其基武王鑒其棧棟周
公內而架之乃成為室凡書非正經者謂之傳
未知此傳在何書也

毛詩要義卷第九

毛詩要義卷第十 小雅南有嘉魚至吉日

善

魚

一南有嘉魚謂江漢善魚鄭注然久如

多大之魚必在大水南方大水唯江漢耳必取善魚者以喻賢者之有善德也然塵釋言文釋詁云塵久也鄭欲然為久故言然塵也又云塵然猶言久如是以塵為久然為如也不言然為眾者以此單魚喻求賢久如欲往單之是欲魚之甚

二鄭謂君子下其臣民於公卿有臣之稱

下章箋云君子下其臣故賢者歸往之似斥成王諸此言君子博聞朝廷公卿孝經唯士言爭友大夫以上則有爭臣是公卿之於下民有臣之道且人之進賢唯善所在公叔文子升家臣於公

三鄭引鄉飲安賓釋燕

君子有酒嘉賓式燕綏之箋云綏安也與嘉賓燕飲而安之鄉飲酒曰賓以我安正義曰案鄉飲酒燕飲而安之無以我安之文燕禮司正洗

解南面奠于中庭升東楹之東受命西階上北面命卿大夫君曰以我安卿大夫皆對曰諾敢不安則此文在燕禮矣言鄉飲酒者誤也

四一人君敬賢為國家之本得壽考之福

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樂只君子萬壽無期基本也箋云只之言是也人君既得賢者置之於位又尊敬以禮樂樂之則能為國家之本得壽考之福

五臺夫須可為莖葉草總名

傳臺夫須葉草正義曰臺夫須釋草文舍人曰臺一名夫須陸璣疏云舊說夫須莎草也可為莖葉都人士云臺莖細葉傳云陸所以樂暑是也十月之交曰田卒汙萊又周禮云萊五十畝萊為草之總名

六或以草木言山高大或譏其郭蔽

此山有草木成其高大而車牽箋云析其柞薪為蔽岡之高山者以興喻者各有所取若欲觀其山形草木便為蔽郭之物若欲顯其高大

木則是裨益之矣言不一端矣

四

由庚等三詩皆笙歌遺亂而下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以美狄之數不同則爾雅本有二文

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釋地文職方氏

及布憲注亦引爾雅曰九夷八蠻六戎五狄謂

之四海數既不同而俱云爾雅則爾雅本有兩

文今李巡所注謂之四海之下更三句云八蠻

在南方六戎在西方五狄在北方此三句唯李

巡有之孫炎郭璞諸本皆無也李巡與鄭同時

鄭讀爾雅蓋與巡同故或取上文或取下文也

爾雅本有二文也由王所服國數不同

夷狄稱子男殷爵無子男則稱伯

曲禮曰其在東夷北狄西戎南蠻雖大曰子是

雖有大者爵不過子也大者曰子小者曰男而

已左傳曰驪戎男是也若殷爵三等無子男則

四夷之君為伯爵也而書序曰武王勝殷巢伯

來朝注云巢伯南方諸侯世一見者以武王即

位來朝是九州外為伯

龍光言恩龍光耀

既見君子為龍為光龍龍也箋云為龍為光言

龍光言恩龍光耀

既見君子為龍為光龍龍也箋云為龍為光言

龍光言恩龍光耀

既見君子為龍為光龍龍也箋云為龍為光言

龍光言恩龍光耀

天子恩澤光耀被及已也

四 脩革謂轡首之垂者驚和見駟鐵

釋器云轡首謂之革郭璞曰轡軛也然則馬轡所軛之外有餘而垂者謂之革脩皮爲之故云脩革轡首垂也脩革即言冲冲故知垂飾貌在軛曰和亦鈴也以其與驚相應和故載見曰和鈴央央是也在鑣曰驚謂驚鈴置於馬之鑣郭璞曰鑣馬勒傍鐵也言置鈴於馬口之兩傍此無文也故鄭不從之禮記注云驚在衡

四 觀禮天子不下堂朝宗與燕有迎法

王唯觀禮不下堂而見諸侯耳其朝宗當迎之故秋官大行人說車迎之法賓主步數彼六服諸侯尚有車迎則四夷之君車迎可知燕主歡心不可不接既然迎接不得無故燕禮云若四方之賓公迎之于大門內是燕有迎法也鄭

燕禮不出迎諸侯則冬遇亦不迎然則秋燕見亦無出迎之法也

四 不醉而出不親醉不出是燕宗毛伏必有據

厭厭安也夜飲燕私也宗子將有事則族人皆侍不醉而出是不親也醉而不出是燕宗也箋云天子燕諸侯之禮亡此假宗子與族人燕爲說爾族人猶群臣也其醉不出不醉諸侯之儀也飲酒至夜猶云不醉無歸此天子於諸侯之儀燕飲之禮宵則兩階及庭門皆設大燭焉書傳曰既侍其宗然後得燕燕私者何而與族人飲飲而不醉是不親醉而不出是不敬與此同毛伏俱大儒當各有所據而言也燕飲之禮宵則兩階及庭門皆設大燭是燕必至夜故欲留之夜飲也燕禮曰宵則庶子執燭於阼階上甸人執大燭於庭閭人爲燭於門外是兩階門庭皆有燭也彼兩階與門言執燭唯庭言大燭此云皆設大燭也因彼有大燭摠而言之

四 夜飲必於宗室於庶姓辭則止

溢湛露斯在彼豐草厭厭夜飲在宗載考也
也夜飲必於宗室爰云豐草喻同姓諸侯也載
之言則也考成也夜飲之禮在宗室同姓諸侯
則成之於庶姓其讓之則止昔者陳敬仲飲相
公酒而樂桓公命以災繼之敬仲曰臣卜其晝未
卜其夜於是乃止此之謂不成也

陳敬仲飲齊桓酒不卜夜

昔者陳敬仲飲相公酒至於是止莊二十二年
左傳有其事引之以證異姓不得成夜飲之義
故云此之謂不成也飲相公酒者桓公至敬仲
之家而敬仲飲之酒也故鄭志答張逸云時相
公館敬仲若哀公館孔子之類杜預亦云相公
賢敬仲之故幸賢人之家是也卜晝不卜夜
者服虔云臣饗君必卜示敬慎也此燕諸侯王
爲之主彼相公飲酒敬仲爲主而得證此者君
適其臣君爲主人其進退在君所裁敬仲之辭
與諸侯之讓同

燕博不屬賓所專唯薦祖二王後異

當燕之時唯酒與薦祖酒則博不屬賓賓所
唯薦祖耳昭二十五年宋樂大心曰我於周爲
客是二王之後其尊與諸侯殊絕故知薦祖禮
物多於諸侯也

諸侯敵愾獻功有饗賜得專征

形王天子錫有功諸侯也諸侯敵王所愾而獻
其功王饗禮之於是賜彤弓一彤矢百旅弓矢
千凡諸侯賜弓矢然後專征伐正義曰自諸侯
敵王所愾盡旅弓矢千除饗禮一句以外皆文
四年左傳審武子辭也諸侯賜弓矢然後專征
伐禮記王制文也以王命興師以討王之所恨
者爲讎敵而伐之既勝而獻其所獲之功於王
者親受之又設饗禮禮之於是賜之弓矢也獻
功者伐四夷而勝則獻之其伐中國雖勝不獻
故莊二十一年左傳曰凡諸侯有四夷之功則
獻於王以警於夷中國則否是中國之功不獻
捷也其獻唯四夷之功乃獻之其賜有功則賜
之也晉文侯夾輔周室平王東遷洛邑無伐四

夷之功王亦賜之弓矢尚書文侯之命是其事也

先言賜弓後言饗蓋先受賜後獻酬

襄二十六年左傳曰將賞則加膳加膳則飲賜將欲賞人尚加殺膳況弓矢之賜賞之大者焉得無其禮也為賜以設饗而賜之故鄭先言饗也其饗之日先受弓矢之賜後受獻酬之禮也且王以賜弓為重故經先言賜弓後言饗之事若僖二十八年左傳說晉文公敗楚於城濮獻功於王王饗醴命晉侯宥下乃言策命晉侯為侯伯賜之以弓似先饗後賜者彼饗醴命宥別行饗禮非賜日之饗也故丁未獻俘已而設饗是光饗禮以勞其功他日乃賜之弓矢更加策命其賜之日別行饗禮則此經所云是與彼饗別也莊十八年虢公晉侯朝王王饗醴命之宥僖二十五年晉侯朝王王饗醴命之宥於時不賜特行饗醴以此知城濮之言饗禮者非賜日之饗

饗者烹太牢以飲賓盛於食燕

正義曰饗者烹太牢以飲賓是禮之大者故曰大飲賓曰饗謂以大禮飲賓獻如命數殺牲俎豆盛於食燕周語曰王饗有體薦燕有折俎公當饗卿當燕是其禮盛也言一朝者言王殷勤於賓早朝而即行禮

毛以右之為勸鄭以賓受爵奠薦右

鐘鼓既設一朝右之右勸也箋云右之者主人獻之賓受爵奠于薦右既祭俎乃席末坐卒爵之謂也正義曰案燕禮云主人建前獻賓賓正階上拜筵前受反位膳宰薦脯醢賓升建膳宰設折俎賓坐左執爵右祭脯醢奠爵於薦右與取肺坐絕祭嚙之興加於俎坐挽手執爵遂祭酒興席末坐啐酒此鄭畧其事故言謂之右之者即此燕禮所言奠於薦右之謂也彼啐酒即此卒爵爵即酒也鄭以下言醕之為醕賓故此右之為當獻賓賓受而奠之於薦右是右之可明主之獻賓故作作者舉以表之

五既獻酢主人又自飲而酌賓曰醕

案燕禮賓既受獻西階上北面坐卒爵賓以虛爵降賓坐取觚奠於篚下盥洗卒盥揖升酌以酢主人於西階上主人北面拜受又曰遂卒爵是主人獻賓賓酢主人也又曰主人盥洗升騰觚於賓酌散西階上坐奠爵拜賓賓降筵北面答拜主人坐祭遂飲又曰主人酌膳賓西階上拜受爵於筵前反坐位主人拜送爵賓升席坐祭酒遂奠於薦東是主人又飲而酌賓曰醕也其鄉飲酒亦然彼注醕勸酒與此厚勸一也孰葉傳曰醕導飲主人又飲以導賓而醕之此傳訓醕為報是傳意醕之不施於飲酒明矣故王肅云醕報功也

六嘉魚南山樂與菁莪樂育上下異

南有嘉魚言樂與賓也南山有臺云樂得暇著彼謂在位及人君於時樂求賢者本在上之心非下人所樂此則下人所樂樂君之能育材與彼別

七鄭引秀選俊造進為育才有漸

王制云興立小學士學方音其有循教者鄉人子弟鄉大夫餘子皆入學九年大成名曰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升之於太學曰俊士升於司徒者不征於鄉升於大學者不征於司徒曰造士又曰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於王而升諸司馬口進士注云進士可進受爵祿又曰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於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如是從鄉人中教之為秀士是教學之從秀士漸至於進士是養之以漸也

八古者貨貝五貝為朋百朋言祿多

既見君子錫我百朋箋云古者貨貝五貝為朋賜我百朋得祿多言得意也漢書食貨志以為大貝牡貝小貝不成貝為五也言為朋為小貝以上四種各二貝為一朋而不成者不為朋鄭因經廣解之言有五種之貝貝中以相與為朋非摠五貝為一朋也故志曰大貝四寸八

分以上直錢二百一十文二貝爲朋牡貝三十六
分以上直錢五十文二貝爲朋公貝二十四分
以上直錢三十文二貝爲朋小貝一寸二分以
上直錢一十文二貝爲朋不成貝寸二分滿度
不得爲朋率枚直錢三文是也以志所言王莽
時事王莽多舉古事而行五貝故知古者貨貝
焉

六月至常武毛鄭親征不親征異

首章傳曰日月爲常周禮王建太常二章傳曰
出征以佐其爲天子是自於己之辭觀此則毛
意此篇王自征也卒章傳曰使文武之臣征伐
與孝友之臣處內言與似共留不去之辭者王
肅云宣王親伐獫狁出鎬京而還使吉甫追伐
追逐乃至於太原如肅意宣王先歸於京師吉
甫還時王已處內故言與孝友之臣處內也肅
以鎬爲鎬京未必是毛之意其言宣王先歸或
得傳旨不然不得載常簡閱遣將獨行則毛意
下四章說王自親行下二章說王還之後遣吉

甫行也故三章再言薄伐上謂王伐之下謂吉
甫伐之也鄭以爲獨遣吉甫王不自行王基即
鄭之徒也云六月使吉甫采芑命方叔江漢命
召公唯常武宣王親自征耳孔是云王親自征
耳孔是王肅之徒也言六月王親行常武王不
親行若王自親征飲至大賞則從軍之士莫不
在焉何由吉甫一人獨多受祉故鄭以此篇爲
王不親行也遣將拉詖師可稱王意經言王曰還
歸事在既克之後事平理自當還在軍將所專
制何當假稱王命始還師也以此知常武親征
爲得其實孫毓亦以此篇王不自行鄭說爲長

征伐記六月者盛夏出兵明急

正義曰以征伐之詩多矣未有顯言月者此獨
言之故云記六月者盛夏出兵明其急也

戎車載常服謂韋弁服在道未服

戎車旣飭即載是常服是則戎車載之故云戎
車之常服也言載之者以戎服當戰陳之時乃
服之在道未服之司服云凡兵車韋弁服注云

韋弁以韎韋爲弁又以爲衣春秋晉卻至韋之跗注是也周禮云韋弁皮弁服皆素裳白帛又雜問志云韎韋之不注不讀如幅注屬也幅有屬者以淺赤韋爲弁又以爲衣而素裳白帛也

在朝及齊祭君臣多同服鄭唯言在軍

聘禮君使卿韋弁歸饔餼注云韋弁韎韋之弁其服蓋韎布以爲衣而素裳不韎皮爲衣者以卿之歸饔餼當用皮弁以權事之宜而用韋弁故彼注云兵服也而服之者皮爲同類也取相近耳若分別言之戰伐用韋不用皮也此所載者據將帥服耳其餘軍士之服下章言旣成我服是也通皆爲皮故坊記注云唯在軍同服耳知者傳五年左傳曰均服振振取號之旂是同也禮在朝及齊祭君臣有同服多矣鄭獨言在軍者爲僕右無也以君各以時服僕右恒朝服至在軍則同故言唯耳不謂通於他事

鄭以吉甫獨行故王于爲王曰與毛異

王于出征以佐天子出征以佐其爲天子也云王曰今女出征伐以助我天子之事禦北狄也

毛馬齊色物馬齊力兵車尚力亦同色

夏官校人云凡大事祭祀朝覲會同毛馬而頒之凡軍事物馬頒之注云毛馬齊其色物馬齊其力是毛物之文也傳以直言物則難解故連言毛物以曉人也然則比物者比同力之物戎車齊力尚強不取同色而言四驪者雖以齊力爲王亦不厭其同色也故曰駟驪彭彭又曰乘其四驪田獵齊足而曰四黃旣駕是皆同色也無同色者乃取異毛耳駟驪是中駟驪是驂是也

侵鎬及方北方地名王肅謂鎬京誤

毛不解鎬方之文而出車傳曰朔方近獫狁之國鎬方文連則傳意鎬亦北方地也王肅以爲鎬京故王基駁曰據下章云來歸自鎬我行求鎬又言吉甫自鎬來歸猶春秋公至自晉公至自

故云先良也無文論其形制故云同異未聞

四毛意獵狁退王先反使吉甫逐之鄭異

戎車至為憲毛以為王征獵狁既出鎬方獵狁退王身還反而使吉甫逐之故此章更叙車馬之盛言兵戎之車既安正矣從後視之如輕從前視之如軒是適調矣其所駕四牡之馬既正大矣且須復閑習吉甫以此薄伐獵狁敵不敢當遂追奔逐北至于太原之地王師所以得勝者以有文德武功之臣尹吉甫其才畧可為萬國之法受命遼狄王委任焉故北狄遠去也鄭以為元來吉甫獨行以估為壯健為異餘同

四使文武之臣征伐與孝友之臣處內

侯誰在矣張仲孝友侯維也張仲賢臣也善父母為孝善兄弟為友使文武之臣征伐與孝友之臣處內然云張仲吉甫之友其性孝友

四燕吉甫併及諸友箋傳惟御義異

毛以為吉甫逐出獵狁遠去中國有功而歸王以燕禮樂之則歡喜既多賞賜之福也王所以

多氏御訓進也

燕賜之者以其不歸自鎬其處迫遠我吉甫之行日月長久矣故今王飲之酒進其宿在家諸同志之友俱飲以盡其歡鄭以諸友侍之為尊崇之意其義勝進故易傳也言加珍美之饌者以燕禮其牲狗天子之燕不過有牢牲魚鼈非常膳故云加之

四戎車三千鄭以司馬法釋之

方叔涖止其車三千師干之試方叔卿士也受命而為將也涖臨師衆干扞試用也箋云方叔臨視此戎車三千乘其士卒皆有佐師扞敵之用爾司馬法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宣王承亂羨卒盡起

四二歲曰新田興宣王新美天下士

一歲曰苗二歲曰新田三歲曰畚釋地文苗者災也畚和柔之意故孫炎曰苗始災殺其草木也新田新成畚田也畚和也田舒緩也郭璞曰今江東呼初耕地反草為苗是也臣工傳及易注皆與此同唯坊記注云二歲曰畚三歲曰新

田坊記引易之文其注理不異當是轉寫誤也
田耕二歲新成采田采必於新田者新美其美
然後采之故以喻宣王新美天下之士然後用
之也

四車三千乘則爲十八軍蓋羨卒盡起

天子六軍千乘今三千乘則十八軍矣所以然
者宣王承厲王之亂荆蠻內侵衆少則不足以
敵之故羨卒盡起而有些三千也地官小司徒
職曰上地家七人可任者三及中地家六人可

任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者家二人以

其餘爲羨唯田與追胥場作起軍之法家出

一人故鄉爲一軍唯田獵與追胥皆盡行耳今

李藩以敵強與追胥無異故羨卒盡起羨餘也以

三千乘人爲正卒其餘爲羨卒也若然彼三等之家通

而率之家有二人半縱令盡起唯二千五百乘

所以得有三千者蓋出六遂以足之也且言家

二人三人者舉其大率言耳人有死生數有改

易六鄉之內不必常有糾況羨卒豈能正滿二

千五百也當是於時出軍之數有三千耳或出
於公邑不必皆鄉遂也

四方叔得乘金路豈以同姓或上公

擊謂今馬大帶纓令馬鞅金路其樊及纓以五
采屬飾之而九成是帶鞅在膺故言膺以表之
也巾車金路同姓以封也今方叔所乘者或方
叔爲同姓也又下云方叔五官之長是上公也
上公雖非同姓或亦得乘金路矣不乘革路者
以革路臨戰所乘此時受命率車未至戰時故

不言戎車也

五三命以上皆葱珩非謂方叔唯三命

玉藻云一命緼韍黻珩再命赤韍黻珩三命赤
韍葱珩是據諸侯而言也彼云又累一命至三
命而止而云葱珩則三命以上皆葱珩也故云
三命葱珩明至九命皆葱珩非謂方叔唯三命
也

六鉦人伐鼓陳師鞠旅鄭云皆互言

方叔率止鉦人伐鼓陳師鞠旅伐擊也鉦以靜

鼓名鉦
鉦以正
鉦名鉦
鉦以節
鉦亦名

之鼓以動之也。鉦也。鼓也。各有所司。焉言鉦人伐鼓。互言。言。千五百人為師。五百人為旅。此言將戰之日。陳列其師。旅誓告之也。陳師告旅。亦互言。正義曰。周禮。鐃。鐃。鐃。無鉦也。說文云。鉦。鐃也。似鈴。柄中上下通。然則鉦即鐃也。鼓人云。以金鐃止鼓。大司馬云。鳴鐃且卻。聞鉦而止。是鉦以靜之。大司馬又曰。鼓人三鼓。車徒皆作。聞鼓而起。是鼓以動之也。說文又曰。鐃。鉦也。鐃也。則鐃。鐃。相類。俱得以鉦名之。故鼓人注云。鐃。鉦也。形如小鐘。是鐃。亦名鉦也。鐃似小鐘。鐃似鈴。是有大小之異耳。俱得名鉦。但鐃以節鼓。非靜之義。故知鉦以靜之。指謂鐃也。凡君進退。皆鼓動鉦止。非臨陳獨然。依文在陳師。鞠旅之上。是未戰時事也。

四伐鼓振旅。即春秋傳治兵振旅禮同。

古者春教振旅。秋教治兵。以戎是大事。又三年一教。隱五年左傳曰。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是

征伐之時。出軍。云。對陳用治兵禮。戰止。至還。歸用振旅法。名異而禮同也。以此出當用之。故以脩治兵事為名。入則休息。故以整眾為名。其治兵振旅之名。周禮左傳。穀梁。爾雅。皆同。唯公羊以治兵為祠。其禮治兵。則幼賤在前。振旅則尊老在前。釋天云。出為治兵。尚威武也。入為振旅。反尊卑也。伐鼓之上。不言治兵振旅之下。不言伐鼓。是二句自相互也。所以得互相發見。正由其禮一也。

四方叔卿士為五官之伯。故稱老。

昔曰共吉甫。已征獫狁之國。今又特往征伐。蠻荆。皆使之來服。於宣王之威。言其每有大功也。毛為猶道鄭。以為猶謀也。是時方叔為五官之伯。故稱老。上傳云。方叔卿士。元老皆兼官也。以軍將皆命卿。故言卿士為元師。故以上公兼之。謂復文武境土。以文逆意。理在不然。

正義曰。案主制注云。以為武王因殷之地。中國三千海隅。五千至周。公成王。斥大九州之界。乃

中國七千海隅萬里彼注者據文而言耳其實武王與成王之時土境不甚相遠也何則武王崩後王室流言四國皆叛不暇外討三監既定即為太平制禮便云大界以此知成初武末土境畧同故舉文武而言大界王制之法據禮為正耳不然豈周公數年攝政能使三倍大於武王宣王攘去夷狄仍小成王三倍且宣王中興明君美其復古比諸成康纔四分之一則展也大成徒虛言耳若宣王復古始廣三千則厲王之末當城壞壓境以文逆意理在不然故知復古復成康之時以文武先王舉而言之耳文王未得天下而配武言之明為先王而言

五我馬既同言齊力毛併引齊豪齊足正義曰宗廟齊毫戎事齊力田獵齊足釋畜文也尚純尚強尚疾是毛以義增解之也

五傳言田狩似有成文不知所出

田車既好四牡孔阜東有甫草駕言行狩甫大也田者大芟草以為防或舍其中揭纏旃以為

門束經質以為櫛間容旌驅而入擊則不待入左者之左右者之右然後焚而射焉天子發然後諸侯發諸侯發然後大夫士發天子發抗大綏諸侯發抗小綏獻禽於其下故戰不出頃田不出防不遂奔走古之道也箋云甫草者甫田之草也鄭有甫田正義曰計立旌為門當在教戰之前周禮以旌為左右和之門文在教戰下者以教戰之時直言建旌後表之中不說入門之事故不言立門教畢以叙和出因其將出而言立門故文在下其實戰之前門已先設也教戰既畢士卒出和乃分地為屯既陳車驅車卒奔驅禽內之於防然後焚燒此防草在其中而射之天子先發然後諸侯發然後大夫士發發謂發矢射之也王制曰天子殺則下大綏諸侯殺則下小綏注云下謂弊之是殺禽已訖田止而弊綏也各舉終始之一故與此不同也此等似有成文未知其事所出昭八年穀梁傳曰艾蘭以為防以為覆實為弊與此不同

其多少猶令戰場者不出其頃界田者不出其防也王制云昆蟲未蟄不以火田則用火田獵唯在冬耳此言焚而射之自焚所焚之草非放火田獵四時皆焚之也

宣王時未有鄭圃田在東都畿內

鄭有圃田釋地文也郭璞曰今滎陽中牟縣西圃田澤是也職方曰河南曰豫州其澤數曰圃田宣王之時未有鄭國圃田在東都畿內故宣王得往田焉

金鳥達履即禮之赤鳥履為通名

亦帝金鳥會同有繹諸侯赤帝金鳥鳥達履也時見曰會教見曰同繹陳也箋云金鳥黃朱色也正義曰言諸侯赤帝對天子當朱帝也言金鳥達履者天官獲人注云鳥有二等赤鳥為上冕服之鳥下有白鳥黑鳥此云金鳥者即禮之赤鳥也故箋云金鳥黃朱色加金為飾故謂之金鳥白鳥黑鳥猶有在其上者為尊未達其赤鳥則所尊莫是過故云達履言是履之最上法

者也此鳥也而曰獲履通名以鳥是祭服尊卑異之耳故履人兼掌履鳥

田無射禮唯既田乃有班餘獲射在澤宮

正義曰田無射禮唯既田乃有班獲餘射在於澤宮言同復將射之位在澤宮之位也以言助我舉積是不得射助他人也故射雖不中必助中者舉積禽矣鄉射禮云禮射不主皮不勝者降即此是也此謂士大夫以上有禮射者庶人則以主皮當禮射故鄉大夫以五物詢衆三曰

主皮是也

傳引乾豆賓客君庖及三殺釋大庖

蕭蕭馬鳴悠悠旆旌言不謹譁也徒御不驚大庖不盈徒輦也御御馬也不驚馬驚也不盈盈也一曰乾豆二曰賓客三曰君之庖故自左膘而射之達于右隅為上殺射右耳本次之射左髀達于右肱為下殺面傷不獻踐毛不獻不成禽不獻禽雖多擇取三十焉其餘以與大夫士以習射於澤宮田雖得禽射不中不得取禽田

雖不得禽射中則得禽古者以辭讓取不以
勇力取箋云不驚驚也木盈盈也反其言美之
也射右耳本射當為達三下者每禽三下也

徒不為徒行為輦者故御為御馬者

正義曰諸徒皆為徒行此獨以為輦者釋訓云
徒御不驚輦者也爾雅特釋此文故依而為說
地官鄉師云大軍旅會同治其輦人輓行所以
載任器也止以為輦者司馬法輦有一斧斤一
鑿裡周輦加二板二築夏后氏二十人而輦殷
十八人而輦周十五人而輦是會田獵人輓輦
以徒行也徒既為輦者故御為御馬者

以上殺次殺奉宗廟賓客君取其下

一曰乾豆謂第一上殺者乾足以為豆實供宗
廟也二曰賓客謂第二殺者別之以待賓客也
三曰充君之庖謂第三下殺者取之以充君
之庖厨也君尊宗廟敬賓客故先人而後已取
其下也又分別殺之三等故自左膘而射之達
過於右肩膊為上殺以其貫心死疾由最緊美

故以為乾豆也

有聞無聲如達穀七里穀人不知

之子于征有聞無聲有美聞而無諠譁之聲
云晉人伐鄭陳成子救之舍於柳舒之上去穀
七里穀人不知可謂有聞無聲正義曰事在哀
二十七年左傳曰晉荀瑶伐鄭次于桐丘鄭駟
弘請救于齊陳成子救鄭及甯舒達穀七里穀
人不知柳留不同所據書異

戊剛日伯禱謂祭馬祖天駟

吉日維戊既伯既禱維戊順類乘牡也伯馬祖
也重物慎微將用馬力必先為之禱其祖禱禱
獲也箋云戊剛日也故乘牡為順類也正義曰
馬國之大用王者重之故夏官校人春祭馬祖
夏祭先牧秋祭馬社冬祭馬步注云馬祖天駟
先牧始養馬者馬社始乘馬者馬步神為災害
馬者既四時各有所為祭之馬祖祭之在春其
常也而將用馬力則又用彼禮以禱之祭必用
戊者日有剛柔猶馬有牡牡將乘牡馬故禱

剛日伯者長也馬祖始是長也鄭云馬祖天驕
釋天云天驕房也孫炎曰龍為天馬故房四星
謂之天驕鄭亦引孝經說曰房為龍馬是也

此傳酌醴為飲酒箋為祖實然為脯醢亦非祖

以御賓客且以酌醴饗醴天子之飲酒也箋云
御賓客者給賓客之御也賓客謂諸侯也酌醴
酌而飲羣臣以為祖實也正義曰醴不可專飲
天子之於羣臣不徒設醴而已此言酌醴者左
傳天子饗諸侯每云饗醴命之宥是饗有醴者

得禽即與羣臣飲酒故知以為祖實也若乾之
為脯醢之為醢則在邊豆矣不得言祖實也

七鹿鳴等二十二篇小雅正經

正義曰六月序二十二篇小雅之正經王者行
之所以養中國而威四夷

毛詩要義卷第十



滿馬

毛詩要義卷第十一 小雅鴛鴦至無羊

一鄭引書天將有立父母民之有政有居今泰誓文

書曰天將有立父母民之有政有居今泰誓文
言天將有立聖德者為大地父母民之得有善
政有安居彼武王將欲伐紂民喜其將有安居
是民之所欲安居為重也宣王之為是務言宣
王之所為安集萬民是以民之父母為務意同
武王所以為美

二之子于征謂侯伯述職王使存省

之子于征劬勞于野之子侯伯卿士也劬勞病
苦也箋云侯伯卿士謂諸侯之伯與天子卿士
也是時民既離散邦國有壞滅者侯伯久不述
職王使廢於存省諸侯於是始復之故美焉正
義曰毛知之子為侯伯卿士者以此勞來之詩
也王使勞來於天下唯侯伯與卿士耳故傳元
年左傳曰凡侯伯救患分災討罪禮也又周禮
王之所以撫邦國諸侯者歲徧存三歲徧覲五
歲徧省注云歲者巡守之明歲以為始自五歲

三

侯伯

州長

牧官

有官

四

其實

官之伯

亦述職

王朝

夫亦出

使

傳

長短

公羊

鄭據

雞既

尺也

長三

丈

韓詩

說八

尺為

之後遂間歲偏省此天子於諸侯所命卿士也

春秋之時天子每使卿聘魯故知有卿士也諸

侯之伯伯者長也諸侯之長謂之侯伯即州牧

是也故左傳杜注云侯伯州長也列職於王即

有官曰牧於諸侯則謂之侯伯一官而有三名也傳

以之子是王所使之人舉侯伯卿士而言耳其

實王官之伯亦有時述職天子之大夫亦使於

諸侯故下泉傳曰諸侯有事則二伯述職春秋

之世每有大夫聘魯是皆得為王使也其實侯

伯亦王所遣總名王使但存省不使侯伯

五五板為堵諸儒同唯板雉長短異

傳以一丈為板鄭欲易之故引傳文而證板之

長短春秋傳曰五板為堵五堵為雉定十二年

公羊傳文也公羊雖非正典其言傳諸先達故

鄭據之以敬毛也言五堵為雉謂接五堵成一

雉既引其文約出其義故云雉長三丈則板六

尺也雉長三丈經亦無文古周禮說雉高一丈

長三丈韓詩說八尺為板五板為堵五堵為雉

六

何休注公羊取韓詩傳云堵四十尺雉二百尺

以板長八尺接五板而為堵接五堵而為雉也

二說不同是鄭計雉所據之文也王愆期注公

羊云諸儒皆以為雉長三丈堵長一丈疑五誤

當為三如是大通諸儒唯與鄭板六尺不合耳

六宣王詩首末不言美其間有美歲規誨刺

宣王既在變詩此言美而箴之以下規誨為衰

失之漸而首則六月采芑末則斯干無羊並不

言美者叙以示法見宣王中興置斯干無羊於

末見終善以隱之

七宣王以諸侯將朝夜起問早晚

夜未央庭燎之光君子至止鸞聲將將央旦也

庭燎大燭也君子謂諸侯也將將鸞鐘聲也箋

云夜未央猶言夜未渠央也而於庭設大燭使

諸侯早來朝聞鸞聲將將然此宣王夜起問早

晚之辭

八傳以未央為旦未央為未央

正義曰未央者前限未到之辭故箋云夜未央

猶言夜未渠央也故漢有未央宮詩有樂未央
傳言央且者且是夜屈之限言夜未央者謂夜
未至旦非謂訓央為旦故王肅云央旦未旦夜
半是也二章夜未艾艾久也毛意艾取名於著
艾

庭燎 樹門外曰大燭門內曰庭燎散則通

庭燎者樹之於庭燎之為明是燭之大者故云
庭燎大燭也秋官司烜云邦之大事供養燭庭
燎注云樹於門外曰大燭門內曰庭燎其散則

通也郊特牲曰庭燎之百由齊桓公始也注云
僭天子也庭燎之差公蓋五十侯伯子男皆三
十是天子庭燎用百古制未得而聞要以物百
枚并而纏束之今則用松葦竹灌以脂膏也

十箋 以艾訓耆久不安易為艾末

箋以傳云艾久取老之義其理不安故易之以
艾艾為喻一物之全是猶一夜也以月初艾猶
初昏也艾竟猶旦也是艾者以昏初為本以過
為末所以成艾之名言未成艾猶初未至於旦

故言先鷄鳴時也朝禮羣臣別色始入在鷄鳴
之後此未至朝節故知先鷄鳴時也未艾於鷄
鳴則未央又在其前故王肅以為夜半雖鄭亦
當然矣

規者正圓之器

汚水規宣王也規者正圓之器也規主仁恩也
以恩規正君曰規春秋傳曰近臣盡規正義曰
作汚水詩者規宣王也圓者周匝之物以比人
行周備經云諸侯不朝天子互相侵伐又說言
將起王不恭之欲王治諸侯諸侯皆規王使
為善也

諸侯不為流水朝宗乃如歛雉飛止

正義曰汚然而滿者彼流水也此水之流當朝
宗而入於海小就大也以喻強盛者是彼諸侯
姓邦人也此諸侯亦當朝宗天子臣事君也何為今更
不然歟然而疾者彼飛雉其意欲飛則飛欲止
則止自山無所畏也以喻彼諸侯欲朝則朝欲
不則否自恣無所懼也故責之嗟乎我生兄弟

同姓之國及為邦君之人異姓諸侯此同姓異姓皆我王之諸友何為自恣不朝無肯念此於禮法為亂者若然則誰無父母乎何者人皆生於父母臣之道資於事父以事君

鶴鳴

鶴鳴于九臯聲聞于野興也臯澤也言身隱而名著也箋云臯澤中水澤也所為坎自外數至九喻深遠也鶴在中鳴焉而野聞其鳴聲興者喻賢者雖隱居人咸知之魚潛淵或在干渚

良魚在淵小魚在渚箋云此言魚之性寒則逃於淵溫則見於渚喻賢者身亂則隱治平則出在時君也樂彼之國爰有樹檀其下維擇何樂於彼園之觀乎擇落也尚其樹檀而下其擇箋云之往爰曰也言所以之彼園而觀者人曰有樹檀檀下有擇此猶朝廷之尚賢者而下小人

是以往也它山之石可以為錯錯石也可以琢玉舉賢用滯則可以治國箋云它山喻異國

詩 八牙之士責祈父使從軍敗於千畝

祈父

十六

祈父掌

封祈之

諸圻

衛女何移我於憂使我無所止居乎謂見使從

祈父刺宣王也刺其用祈父不得其人也官非其人則職廢祈父之職掌六軍之事有九伐之法祈圻畿同祈父祈父司馬也職掌封祈之兵甲箋云此司馬也時人以其職號之故曰祈父書曰若疇圻父謂司馬司馬掌祿士故司士屬焉又有司右主勇力之士予王之爪牙胡轉予于恤靡所止居恤憂也宣王之末司馬職廢羗戎為敗箋云予我轉移也此勇力之士責司馬之辭也我乃王之爪牙爪牙之士當為王閑守之

鄭注若疇圻父為順壽與定本異

書曰若疇圻父酒誥文也彼注云順壽萬民之圻父圻父謂司馬主封畿之事與此同也定本作若疇與鄭義不合誤也又解祈父為爪牙所責之意司馬掌祿士故司士之官屬焉是爵祿黜陟由司馬也其屬又有司右之官主勇力之士

白駒

故爪牙屬司馬也司馬主爪牙之士其職得爵人今轉爪牙之士於可憂之地故所以怨之

晉地有各千畝孔晁謂在王近郊

杜預云西河介休縣南有地名千畝則王師與姜戎在晉地而戰也國語云宣王不籍千畝虢文公諫而不聽三十九年戰于千畝孔晁云宣王不耕籍田神怒民困為戎所伐戰于近郊則晁意天子籍田千畝還在籍田而戰則千畝在王之近郊非是晉地義或然也

欲繫維白駒刺宣王不能留賢

宣王之末不能用賢賢者乘白駒而去者繫維維繫也箋云求父也願此去者乘其白駒而來使食我場中之苗我則絆之繫之以父今朝愛之欲留之

鄭以天地之文交相飾為貴

賁卦離下艮上艮為山離為火故言山下有火以火照山之石故黃白色也其卦名曰賁者鄭云離為日日天文也艮為石石地文也天文在

賁

與鳥

下地文在上天地之文交相飾成賁賁然也此賁賁必為賢者之貌箋傳不言貌此思賢者當以車服表之皎皎為馬之貌

夫婦亦可言兄弟

夫婦而謂之兄弟者列女傳曰執禮而行兄弟之道何休亦云圖安危可否兄弟之義故比之也

歸寧於宗與被逐還家皆謂歸宗

傳於此言歸宗者以婦人之所尊者其兄也因此諸兄之文故言歸宗喪服為昆弟之為父後者傳曰何以蕃也婦人雖在外必有歸宗曰小宗故服蕃也此以諸兄為宗之文也彼所言歸宗唯謂大夫以下其妻父母沒有歸寧於宗要被出還家亦為歸宗故準彼而言也箋恐謂宗是大宗故云謂宗子亦謂宗兄也

天子諸侯一娶大夫以下容更娶

正義曰凡嫁娶之禮天子諸侯一娶不改其大夫以下其妻或死或出容得更娶非此亦不得

更娶今宣王之末妻無犯七出之罪無故棄之更婚王不能禁

四 弃舊求新成不足以富祗以自異

我行其野言采其菑不思舊姻求爾新特菑惡菜也新特外昏也箋云菑菑也亦仲春時生可采也壻之父曰姻我采菑之時以禮來嫁女女不思女老父之命而棄我而求女新外昏特來之女責之也不以禮嫁必無肯媵之成不以富亦祗以異祗適也箋云女不以禮為室家成事不足以得富也女亦適以此自異於人道言可惡也

五 庶人本無媵云無肯媵者男女通稱

此解新特之義特謂獨來夫家由不以禮嫁必無人肯媵送之故獨來也禮大夫乃一妻二妾是有姪娣為媵士庶人則不能備矣此詩所述下及庶人本自無媵而云無肯媵者釋言云媵送也妾送嫡而行以謂妾為媵媵之名不專施於凡送女適人者男女皆謂之媵僖五年左傳

斯干

晉人滅虞虢其大夫井伯以媵秦穆姬史傳稱伊尹有莘氏之媵臣是送女者送女者雖男亦名媵也此不以媵嫁其父母之家男子婦女皆無肯媵之故獨來耳

六 斯干考室毛徒言宮室鄭兼廟寢

人之所居曰室宮寢稱室是其正也但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為先故鄭以為亦脩宗廟室是總稱言室足以兼之毛傳不言廟王肅云宣王脩先祖宮室儉而得禮孫毓云此宣王考室之詩無作宗廟之言孫王並云述毛則毛意此篇不言廟也

七 考室名成名豐名落亦二樂

築宮廟羣寢築作既成其廟則神將依焉則而以禮豐塗之其寢則王將居焉設盛食燕羣臣歌斯干之詩以歡樂之此之謂成室雜記下曰成廟則豐之其禮雍人拭羊舉羊升屋自中中屋南面封羊血流於前乃降是豐廟禮也昭四年左傳叔孫為孟丙作鐘饗大夫以落之服

云豈以綴豚為落則又一名落蓋謂以血澆之也雜記云路寢成則考之而不豐注云設盛食以落之即引檀弓晉獻文子成室諸大夫發焉是樂之事下箋亦云安燕為歡以樂之

毛以似續為嗣續鄭讀已午之已

似續妣祖似嗣也箋云似讀如已午之已已續妣祖者謂已成其宮廟也妣先妣姜姬也祖先祖也正義曰箋以似續同義不須重文故似讀為已午之已已與午比辰故連言之直讀為已

以於穆不云字誤則古者似已字同於穆不已師徒異不己為讀是字同之驗也周禮左宗廟在雉門外之左門當午地則廟當已地也謂既在已地而續立其妣祖之廟然後營宮室故云謂已成其宮廟也

也

室在北南戶在東西戶猶南東其畝

傳西鄉戶南鄉戶正義曰傳不言此為路寢之制則此據王太子之宮其室非一在北者南戶在東者西戶推此有東嚮戶北嚮戶也故孫毓

云猶南東其畝

天子燕復諸侯路寢皆左右房

西南其戶非路寢之制

此築室謂築燕寢者路寢作與燕寢同時而制與宗廟相類此西南其戶非路寢之制故制言燕寢其路寢文雖不載亦作之可知言天子之寢有左右房者以天子之燕寢即諸侯之路寢禮諸侯之制有夾室又士喪禮小斂婦人髻於室而喪大記諸侯之禮云小斂婦人髻帶麻於房中以至喪男子括髮在房婦人髻於室無西房故也士喪禮婦人髻於室在男子之西則諸侯之禮婦人髻於房亦在男子之西是有西房矣有西房自然有東房是諸侯路寢有左右房也天子路寢既制如明堂自然燕寢之制當如諸侯路寢故知天子之燕寢有左右房也既有左右則室當在中故西其戶者異於一房之室戶也大夫以下無西房唯有一東房故室戶偏東與房相近此戶正中比之為西其戶矣知大

夫以下止一房者以鄉飲酒義云尊於房之中也但大夫禮直言房不言東西明是房無所對故也若然特牲云且遷銅在東房者鄭注云謂房中之東當夾北非對西戶也鄉飲酒記云薦豆自左房鄉射記云出自房者以記人以房四戶燕居東在左因言之記非經無義例也又解南其戶者宗廟及路寢制如明堂每室四戶是燕寢之室獨一南戶

宗廟路寢制如明堂

知宗廟及路寢制如明堂者明堂位曰太廟天子明堂又月令說明堂而季夏云天子居明堂太廟以明堂制與廟同故以大廟同名其中室是宗廟制如明堂也又宗廟象生時之居室是似路寢矣故路寢亦制如明堂也又匠人云夏后氏世室殷人重屋周人明堂注云世室宗廟也重屋者王宮正室若大寢也明堂者明政教之堂也此三者不同而三代各舉其一足欲互

以相通故鄭云此三者或舉宗廟或舉王宮或舉明堂互言之以明其同制是宗廟及路寢制如明堂也彼三者並陳此言如明堂者以周制舉明堂為文故以宗廟及路寢制如之也彼文說世室曰五室四傍兩夾窻注云窻助戶為明也每室四戶八窻以言四傍是四方傍開又云兩夾窻是也一戶兩窻夾之以此知每室四戶

宣王都鎬此當是西都宮室

宣王都在鎬京此考室當是西都宮室顧命說成王崩陳器物於路寢云胤之舞衣大貝鼗鼓在西房允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在東房若寢制如明堂則五室皆在四角與中央而得左右房者鄭志答趙商云成王崩之時在西都文王遷豐作靈臺辟離而已其餘猶諸侯制度故喪禮設衣物之處寢有夾室與東西房也周公攝政致太平制禮作樂乃立明堂於王城如鄭此言則西都宗廟路寢依先王制不似明堂此言

如明堂者鄭志答張逸云周公制禮土中洛誥
王入太室裸是也顧命成王崩於鎬京承先王
宮室耳宣王承亂未必如周公之制以此二答
言之則鄭意以文王未作明堂其廟寢如諸侯
制度及周公制禮建國土中以洛邑為正都其
明堂廟寢天子制度皆在王城為之其鎬京則
別都耳先王之宮室尚新周公不復改作故成
王之崩有二房之位由承先王之室故耳及厲
王之亂宮室毀壞先王作者無復可因宣王別
更脩造自然依天子之法不復作諸侯之制故
知宣王雖在西都其宗廟路寢皆制如明堂不
復如諸侯也若然明堂周公所制武王時未有
也樂記說武王祀乎明堂者彼注云文王之廟
為明堂制知者以武王既伐紂為天子文王又
已稱王武王不得以諸侯之制為父廟
四君子攸羊傳訓大箋云當作懽
風雨攸除鳥鼠攸去君子攸羊羊大也箋云羊
當作懽懽覆也寢廟既成其牆屋弘殺則風雨

之所除也其堅致則鳥鼠之所去也其堂室
稱則君子之所覆蓋正義曰孫毓云宮室既成
君子處之所以為自光大箋云讀如亂如此懽
以聲相近故誤耳懽覆也鄭以義言之爾雅無
此訓也

四如人跂翼矢棲廉鳥希革蜚飛

如跂斯翼如人之跂踈翼爾如矢斯棘如鳥斯
革棘棲廉也革翼也箋云棘戟也如人拔弓矢
戟其肘如鳥夏暑希革張其翼時如蜚斯飛君
子攸躋躋升也箋云伊洛而南素質五色皆備
成章曰蜚此章四如者皆謂廉隅之正形貌之
顯也蜚者鳥之奇異者也故成之焉此章主
於宗廟君子所升祭祀之時

四庭平柱直毛鄭同正宜訓長幼與晝夜異
毛以為殖殖然平正者其宮寢之前庭也有覺
然高大者其宮寢之楹柱也言宮寢庭既平正
楹又高大宣王之所與翔列聚集於此者皆是
德有禮之士噲噲然寬博其羣臣之長者噲

嗚然其舉臣之幼者長幼有禮君子安也鄭以爲言寢室殖殖然其庭平正有調直者其楹柱庭平柱直處所寬明故快快然其晝日居之也煇煇然其夜寢居之也院寬室明晝夜俱快君子之所安息也

禮以莞加蒲明莞細竹簟曰簟

莞蒲一草之各而司几筵有莞蒲筵則有大小爲席藉者故得爲兩種席也知莞用小蒲者以司几筵設席皆藉者在下美者在上其職云

目

言義

言義

言義

言義

同

諸侯祭祀之席蒲筵繡純加莞席紛純以莞加蒲明莞細而用小蒲故知莞小蒲之席也竹簟曰簟者以常鋪在上宜用堅物故知竹簟也且詩每云簟弗用爲車蔽是竹簟可知以此考室之詩室之初成堂有燕樂故爲寢室既成鋪席與羣臣安燕爲歡以樂之也定本作落此下莞上簟雖是與羣臣燕樂之席其室內寢臥在席亦當然也士喪禮者士禮也云下莞上簟杜如初則平常皆莞簟也其寢臥之席自天子以下

宜莞簟同

熊羆陽祥虺蛇陰祥其法大人所爲

大人占之維熊維羆男子之祥維虺維蛇女子之祥箋云大人占之謂以聖人占夢之法占之也熊羆在山陽之祥也故爲生男虺蛇穴處陰之祥也故爲生女也箋大夫至生女正義曰以占夢之官中士耳而言大人占之明其法大人所爲故云聖人占夢之法占之聖人有法解則占之故左傳文公之夢子犯占之簡子之夢問諸史墨不必要占夢之官乃得占也此及無羊皆云大人占之則占夢者聖人之法正月云召彼故若訊之占夢讖之者以王不尚道德專信徵祥侮慢故老故刺之不謂夢不當占也熊羆大較是山獸亦居澤在穴故韓奕云川澤訐訐有熊有羆秋官穴氏注云熊羆之屬冬藏者也燒其所食之物於穴外以誘出之是也

寢之牀尊之裳與璋明先知爲臣

乃生男子載寢之牀載衣之裳載弄之璋半圭

外 書夜向 分尊卑 章之文 變以下 四

曰璋裳下之飾也璋臣之職也箋云男子生而臥於牀尊之也裳晝日夜也衣以裳者明當主於外事也玩以璋者欲其比德焉正以璋者明成之有漸其泣嗶嗶朱希斯皇室家君王箋云皇猶煌煌也希者天子純朱諸侯黃朱室家一家之內宣王所生之子或為諸侯或且為天子皆將佩朱希煌煌然裳為下飾以璋配裳故知見臣之職也宣王子孫當為君而言臣下者王肅云言無生而貴之也明欲為君父當先知為臣子也璋而得為臣職者王肅云羣臣之從王行禮者奉璋箋以下章與此相對以下女子寢之地明男子生而臥之牀尊之也以下載衣之褊褊是夜臥之衣故云裳晝日夜也一晝一夜明取外內為義故知男子衣以裳明當主外事女子衣以褊明當主內事也女子弄之瓦瓦紡塼也以女子之所有事禮記鄭注云人始生在地男子已寢之牀又非始生也蓋聖人因事記義子之初生暫行此禮不知生經幾日而為之

擊

也何則女子不可恒寢於地竟無裳男子亦不容無褊且甫言其泣則未能自弄璋明暫時示男女之別耳

四有非非婦人有善亦非婦人無非無儀唯酒食是議無父母詒羅婦人質無威儀也惟憂也箋云儀善也婦人無所專於家事有非非婦人也古善亦非婦人也婦人之事惟議酒食爾無遺少母之憂

四褊褊兒被瓦紡塼書傳說成王之幼云在襁褓褊褊兒被也故箋以為夜衣以璋是全器則瓦非瓦褊而已故云瓦紡塼婦人所用瓦唯紡塼而已故知也毛以裳為下飾則褊不必主內事侯苞云示之方也明褊制方令女子方正事人之義

四六畜各有人牧人主之周禮有牧人下士六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六十六人又有牛人羊人犬人鷄人唯無豕人鄭以為豕屬司空官亡故不見夏官又有牧師主養

馬此宣王所考別應六畜皆備此獨言牧人者
牧人注云牧人養牲於野田者其職曰掌牧六
牲而阜蕃其物則六畜皆牧人主養其餘牛人
羊人之徒各掌其事以供官之所須則取於牧
人非放牧者也羊人職曰若牧人無牲則受布
於司馬買牲而供之是取於牧人之事也唯馬
是國之大用特立牧師圉人使別掌之則蓋擬
駕用者屬牧師令生息者屬牧人此詩唯言牛
羊者經稱爾牲則具主以祭祀為重馬則祭之
所用者少豕犬鷄則比牛羊為卑

鄭謂捕魚者衆歲熟養之祥

鄭以中孚三四辰在亥丑釋豚魚與詩取
正義曰魚者庶民之所以養者以庶民不得殺
犬豕維捕魚以食之是所以養也歲穀不熟則
無以相養今衆人相與捕魚則是歲熟相供養
之祥引易中孚卦曰豚魚吉者孟子曰七十者
可以食雞豚豚魚俱是養老之物故引之以證
無可供養也被注云三辰在亥丑故為不

故變而從其小名言豚耳四辰在丑丑為鼈蟹
鼈蟹魚之微者又得正故變而從其大名言魚
耳三體允允為澤四下值天淵二五皆坎又坎
為水二浸澤則豚利五亦以水灌淵則魚利豚
魚以喻小民也而為明君賢臣恩意所供養故
言如彼注意以豚魚喻小民與此乘者以豕云
豚魚吉信及豚魚喻恩澤及民觀豕為說此則
斷章取義故不同也

毛謂陰陽和則魚衆多

傳陰陽和則魚衆多正義曰以魚麗之義言之
太平而萬物盛多故知陰陽和

無非無儀明善惡統於尊

正義曰儀善釋詁文言有非有善皆非婦人之
事婦人從人者也家事統於尊善惡非婦人之
所有耳不謂婦人之行無善惡也

詩有自見姓名或傍見或不知或不錄

正義曰家父言甫詩辭自有名字其餘有名者他書傳記有之左傳引桑柔謂之周芮良夫之詩是也故叙得據之而言其不言者皆不知也或云大夫者止知是大夫所作不得姓名故不言也頌及風雅正經唯公劉等三篇言召康公以外皆不言作者姓名外傳謂常棣為周文公之詩思文為周文公之頌則一篇周公作也外

傳尚得言是叙者不容不知蓋以正詩天下同心歌詠故例不言耳公劉三篇言戒成王戒須有王不得天下其戒故特見召康公耳又諸言姓名爵謚者皆是王朝公卿大夫縣蠻謂士為微臣不言姓名蓋以士位卑微名不足錄也推此則太子之傳及寺人譚大夫不言姓名亦為微也又變風唯七月鴟鴞言周公所作其餘皆無作者姓名亦以諸侯之大夫位比天子之士官位亦微故皆無見姓名者也唯魯人頌非常

特詳其事言行父請周史克作頌耳不然豈變風十有二國其詩百有餘篇作者不知一人也

如家父仍叔凡伯未必與春秋同一人

春秋之例天子大夫則稱字相十五年天王使家父來求車以字見經文與此同故知此字亦是大夫也相十五年上距幽王之卒七十五歲此詩不知作之早晚若幽王之初則八十五年矣韋昭以為平王時作此言不廢作在平相之世而上刺幽王但古人以父為字或累世同之宋大夫有孔父者其父正考父其子木金父此家氏或父子同字父未必是一人也雲漢序云仍叔箋引相五年仍叔之子來聘春秋時趙氏世稱孟智氏世稱伯仍氏或亦世字叔也自相五年上距宣王之卒七十六歲若當初年則百二十年矣引之以證仍叔是周大夫耳未必是一人也瞻仰箋亦引隱七年冬天王使凡伯來聘自隱七年以上距幽王之卒五十六歲被詩亦凡伯已言老夫不得下及幽王

尹氏大師民憂而畏不敢戲談

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憂心如惓不敢戲談赫赫
顯盛貌師大師周之三公也尹尹氏為大師具
供瞻視惓惓也箋云此言尹氏女居三公之位
天下之民俱視女之所為皆憂心如火灼爛之
矣又畏女之威不敢相戲而言語疾其會集齊
下以刑辟也

雖云國既卒斬未至如東遷後

正義曰國者諸侯之辭卒斬盡滅之稱如是則

尹氏又為王官之伯分主東西得專征專殺故
言何用為職也兩無正云斬伐四國箋云天下
諸侯於是更相侵伐謂厲王時也汚水箋云諸
侯出兵妄相侵伐謂宣王時也則諸侯征伐久
矣而論語注以為平王東遷諸侯始專征伐者
幽厲雖殘虐無道尚能治諸侯

周之氏傳讀從邸箋極轄之極

正義曰尹氏至我師毛以為見天災及民故歸
於執政責之云尹氏汝今為太師之官維是周

之根本之臣秉持國之正平居權衡之任四
之事是汝之所維制天子之身是汝之所崇尊
讀從邸若四時有邸故為本言是根本之臣也
以毗為毗益故為厚孝經鉤命決云孝道者萬
世之極鑑說文云極車轄也則極是鑑之別名
耳以鑑能制車喻大臣能制國

褒姒遠人此姻婭不必專是其親

正義曰褒姒遠人所獻未有親戚可任幽王耽
淫女色寵之者蓋多女寵必私多謂請小人則

王嬖婦言是用姻婭者或其餘嬖妾之家不必專是
二后之親也如此則幽王厚於婚姻矣而角弓
云兄弟婚姻無胥遠矣者以王者志不及遠唯
同類相愛婚姻詔倭者進用故此戒之賢德
疏遠故彼刺之詩者志也各有以發

亂隨月生我憂如醒

不弔昊天亂靡有定式月斯生俾民不寧憂
如醒誰秉國成病酒曰醒成平也箋云弔至也
至猶善也定止式用也不善乎昊天天下之亂

無背止之者用月此生言月月益甚也使民不得安我今憂之如病酒之醒矣觀此君臣誰能持國之平乎言無有也

不自為政鄭謂更授命二王辯之

不自為政卒勞百姓箋云卒終也昊天不自出政教則終窮苦百姓欲使昊天出圖書有所授命民乃得安正義曰王肅云言政不由王出也王肅以為禮人臣不顯諫諫猶不顯況欲使天更授命詩皆獻之於君以為箴規包藏禍心臣

子大罪況公言之乎王基理之曰臣子不顯諫者謂君父失德尚微先將順風喻若乃暴亂將至危殆當披露下情伏死而諫焉待風議而已哉是以西伯戡黎祖伊奔告王曰天已訖我殷命古之賢者切諫如此幽王無道將滅京周百姓怨王欲天有授命此下陳下民疾怨之言曲以感寤此正與祖伊諫皆同義

四方蹙蹙言日見侵削

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騁騁極也箋云蹙蹙縮小

之貌我視四方土地日見侵削於夷狄蹙蹙雖使馳騁無所之也

自稱家父猶寺人孟子不憚誅罰

正義曰作詩刺王而自稱字者詩人之情其道不一或微加諷喻或指斥愆咎或隱匿姓名或自顯官字期於中寫下情冀上改悟而已此家父盡忠竭誠不憚誅罰故自載字焉寺人孟子亦此類也

正月若建寅固有霜此正陽之月

以大夫所憂則非常霜之月若建寅正月則固有霜矣不足憂也昭十七年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左傳曰祝史請所用幣平子禦之曰止也唯正月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有伐鼓用幣謂之正月者以乾用事正純陽之月傳稱慝未作謂未有陰氣

傳以臣僕為有罪箋并及臣僕

民之無辜并其臣僕古者有罪不入於刑則投之圓土以為臣僕箋云辜罪也人之尊卑有

等僕第九臺第十言王所刑殺無罪并及其家之賤者不止於所罪而已書曰越茲麗刑并制正義曰王肅云今之王立有好陷人罪無辜下至於臣僕言用刑趣重傳意當然也箋以言并其臣僕是身既得罪復罪及臣僕故云并也易傳者以臣僕非罪人之名經言并其臣僕不言以為臣僕

四召故老訊占夢言不尚道德信徵祥

召彼故老訊之占夢故老元老訊問也箋云君

臣在朝侮侵元老召之不問政事但問占夢不尚道德而信徵祥之甚

五以燎方揚寧或威喻威周者為甚

燎之方揚寧或滅之滅之以水也箋云火田為燎燎之方盛之時炎熾燥怒寧有能滅息之者言無有也以無有喻有之者為甚也赫赫宗周褒姒威之宗周鎬京也褒國也姒姓也威滅也有褒國之女幽王惑焉而以為后詩人知其必滅周也正義曰於時宗周末滅見微知著

六墮女載乃請長者助言國危求賢

載輸爾載將伯助予將請伯長也箋云輸墮也葉女車輔則墮女之載乃請長者見助以言國危而求賢者已晚矣正義曰隱六年鄭人來輸平公羊傳曰輸平猶墮成何言墮成敗其成昭四年左傳曰寡君將墮幣焉服虔云墮輸也是訓輸為墮壞之義子路將墮三都是也定本墮作墮

七昏姻孔云毛謂妻黨周旋不能及遠

正義曰毛以為言幽王彼有旨美酒矣又有嘉善之穀矣禮物甚備足矣唯知以此禮物協和親比其鄰近之左右與妻黨之婚姻甚相與周旋而已不能及遠人也王既不能及遠人國家將有危亡故念我獨忘至此政兮憂心惓惓然痛也

八十月之交等四篇鄭云刺厲毛移此

十月之交大夫刺幽王也當為刺厲王作詁訓傳時移其篇第因改之耳節刺師尹不平亂靡

鄭豔威周此篇疾豔妻煽方處又幽王時司徒乃鄭

有定此篇譏皇公擅恣日月吉凶正月惡豔威周此篇疾豔妻煽方處又幽王時司徒乃鄭相公友非此篇之所云豔也是以知然正義曰鄭以此篇本六月之上為刺厲王詩毛氏移之於此改厲為幽今本其舊而為之說故云當為刺厲王也作詁訓傳者毛公也毛公漢初時人故譜云漢興之初師移其第作詁訓傳時是漢初也其改之意已具於譜鄭既言當為厲王又自檢其證節刺師尹不平亂鄭有定此篇豔皇父擅恣日月吉凶秉國家之權任天下之責不得並時而有二人彼是幽王知此非幽王也正月惡豔威周此篇疾豔妻煽方處敵夫曰妻主無二后豔似是幽王所發豔妻非幽王之后鄭語云幽王八年相公為司徒此篇云豔維司徒一官不得二人為之故又云幽王時司徒乃鄭相公友為之非此篇之所云豔是以知之由此知豔當為厲也毛以豔妻為褒如美色曰豔則褒如豔妻為一鄭必為別人者以詩論天子之后非如曲說邪淫不當以色名之中候曰刺者配姬以放賢刺豔古今字耳以刺對姬刺為其姓以此知非褒如也鄭相公幽王八年始為司徒知非代豔為之者以豔為司徒在豔妻方盛之時則豔既為后豔始為司徒也鄭語說相公既為司徒方問史伯史伯乃說褒如之事其末云竟以為后則相公初為司徒褒如仍未為后中候之文亦可以明此為厲王但緯候之書人或不信故鄭不引之鄭檢此篇為厲王其理欲明而知下三篇亦當為刺厲王者以序皆言大夫其文大體相類十月之交兩無正卒章說已留彼去念友之意全同小旻小宛卒章說怖畏罪辜恐懼之心如一似是一人之作故以為當刺厲王也王肅皇甫謐以為四篇正刺幽王孫毓疑而不能決今韓詩亦在此者詩體本是歌誦口相傳授遭秦滅學之後眾儒不知其次齊韓之徒以詩經而為章句與毛異耳非有詩中舊本可得憑據或見毛次於此故同之焉

不然韓詩次第不知誰爲之

詩言月比夏時箋以此日食爲周十月夏

八月

毛以爲幽王之時正在周之十月夏之八月日

月之交會朔月辛卯之日以此時而日有食之

此其爲異亦甚之惡也何則日食者月掩之也

月食日爲陰侵陽臣侵君之象其日又是辛卯

辛是金卯是木金當勝木今木反侵金亦臣侵

君之象臣侵君逆之大也一食而有二象

日有柔而皆爲君辰有陽而皆爲臣

月令其日甲乙是從甲至癸爲日也左傳曰辰

在子卯又曰辰在申是從子至亥爲辰也雖十

日甲剛乙柔其中有五剛五柔要十日皆爲幹

故日爲君也而十二辰亦子陽丑陰其中有六

陽六陰以對十日皆爲支故辰爲臣

鄭唯言卯侵辛緯又取休王剛柔

緯之意以辛王在秋八月用事卯位在春秋當

休廢謂臣以休廢之時能侵當王之君是陰盛

辛之

象故

也此

事容

一年

侵辛

王廢

杜預

陽微之象緯意又取剛柔爲義以辛是柔

辛之言新言微陽新用事也卯位正春強臣之

象故云君幼弱臣秉權以權臣凌弱君故爲醜

也此箋直言卯侵辛不言君弱臣強者陰陽之

事容有多塗故舉金木爲正餘略之也昭二十

一年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以午食壬似卯

侵辛傳言不爲災者彼爲夏之五月午當用事

王廢休廢又壬爲岡日非是弱君故與此不同

杜預謂日月食無常時因名示義

日月之食本無常時故曆象爲日月交會之術

大率以百七十三日有奇爲限而日月行天各

自有道雖至朔相逢而道有表裏若月先在裏

依限而食者多若月先在表雖依限而食者少

杜預見其參差云日月動物雖行度有大量

不能不少有盈縮故有雖交會而不食者或有

頻交而食者唯正陽之月君子忌之是日月食

無常時非分至之月必相食也正以二分晝夜

等有類同道二至長短極似若相過因名示義

非故云此日反微非其常也

日月食可推亦有不依交限而食

王基云以歷校之此會當在共和前

日月之食大率可推步而知亦有大依交限而食者襄二十四年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於法算前月之日食既則後月不食而春秋有之又此經云日月告凶不用其行筭云行道度也不用之者謂相干犯則此依交限以否未可知也古之曆書云矣今

世有周曆魯曆者蓋漢初為之其交無遲疾盈縮考日食之法而其上年月已往參差是以漢世通儒未有以辛卯日食者而王基獨云以曆校之自共和以來當幽王世無周十月夏八月辛卯交會欲以此會為共和之前其在共和之前則信矣而校之則無術說者或據此以定義謬矣

以日食為重故月食為常

下云彼月而食則雖其常月食為常則日食為

慎是也

山家謂頂岑謂歷義或作嵯峨崔嵬

釋山云山頂家孫炎曰謂山巔也又云岑者歷義郭璞曰謂山岑頭巉巖者意或作嵯峨此經作岑箋作崔嵬者雖字與爾雅小異義實同也徐邈以岑則當訓為盡於時雖大變異不應天下山頂盡皆崩也故鄭依爾雅

若厲王時百川沸伯陽父不當遠取二代

周語曰幽王三年西周三川皆震伯陽父曰周

將亡矣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彼幽王之時云若二代之季若厲王時已百川皆震不當遠至此二代之末以此知沸騰非震也彼云三川震此云百川沸又知此詩非幽王時也鄭以爲當刺厲王於義實安

六人爲黨皇父爲首豔妻主之

皇父卿士番維司徒家伯維宰仲允膳夫聚子內史蹇維趣馬橋維師氏豔妻煽方處豔妻褒姒美色曰豔煽煽也箋云皇父家伯仲允皆字

番聚蹇橋皆氏厲王淫於色七子皆用后嬖寵方熾之時並處位言妻黨盛女諂行之甚也敵夫曰妻司徒之職掌天下土地之圖人民之數冢宰掌建邦之六典皆卿也膳夫上士也掌王之飲食膳羞內史中大夫也掌爵祿廢置殺生子奪之法趣馬中士也掌主馬之政師氏亦中大夫也掌司朝得失之事六人之中雖官有尊卑權寵相連朋黨於朝是以疾焉皇父則爲之端首兼擅羣職故但目以卿士云

鄭謂家伯爲冢宰得與士同列權寵相連

周禮有太宰卿小宰中大夫宰夫下大夫鄭司農宰夫注云詩人曰家伯維宰謂此宰夫也王肅以此宰爲小宰鄭以爲冢宰者以宰夫等經傳之中未有卑稱宰處冢宰之單稱宰猶司徒以下不稱大故序官云大宰小宰不言冢是冢者大處以對小故天官注云百官總焉謂之冢列職於王則稱大以小司徒小宗伯不得單稱司徒宗伯要以小配之是小宰亦不得單稱宰也今此宰夫既是其佐對司徒內史等六官是列職之事五者皆是一官之長宰不當獨爲太宰之佐以此知家伯維宰是冢宰也趣馬下士膳夫上士耳得與司徒冢宰同列於詩者鄭解其意六人之中雖官有尊卑而此六人權寵相連其朋黨於朝是以疾焉然官高者勢大者黨其故此大率以官高爲先而有不次者便文以取韻也

都鄙立兩設伍今三有事自同畿外

兩無正

詩要義卷第十二下 小雅兩無正至巷伯

詩成而名曰兩無正箋傳刺幽厲異

作此詩以刺之既成而名之曰兩無正也經七章皆刺幽王之辭鄭以為刺厲王為異

鄭以周宗滅為厲王出鎬京與傳異

毛以為周室為天下所宗今可宗之道謂先王之法既已滅亡矣其道既滅國亦將亡無所止而安定也以此無法故我之賢友長官大夫奔散而去與我離居我雖勞無知我之勞者又三

事大夫無肯早起夜臥以勤國事者國君之諸侯無肯朝夕在公而敬事王者法度既滅君臣解體國將滅亡我庶幾曰王今國危如此當改用善人而王反出為惡政以害天下言其惡所以當亡也鄭以為厲王既為昊天所疾故今宗周鎬京既已破滅王出京師無所止而安定也餘箋備

厲王流彘周召行政曰共和

本紀稱厲王暴虐國人謗王召公諫曰民不

命王怒殺謗者諸侯不朝於是國人莫敢出言三十七年乃相與叛襲厲王王出奔彘是王流于彘之事也本紀又云召公周公二相行政號曰共和則鎬京滅者以王不在焉

彘在漢屬河東晉時郡分而縣移

韋昭云彘地漢時為縣屬河東今永安是也杜預云平陽永安縣東北有彘城晉時郡分而縣移故與漢時不同

三事大夫謂三公大夫公卿之通稱

鄭言三公者以經三事大夫為三公也卿則當有六人孤則無所主事故知三事大夫唯三公耳公雖無職而地官云二卿則公一人鄭亦云外與六卿之事職所不說三皆有事故云二事也謂之大夫者大夫丈夫之成名可以上通公卿春秋傳曰王命委於三吏謂三公也三公尚謂之吏況大夫乎王肅以三事為三公大夫謂其屬案上文正大夫為一人三事大夫不得分為二也且其文對邦君諸侯

六箋傳以不能言巧言皆謂賢者

哀哉至處休毛以為幽王信讒賢者不能從俗不敢發言故云可哀傷哉不能言之賢者意雖欲言言則忤物其欲言者當今非我此舌是所可出若出是舌維其身是病言小人惡直將其害之可矣若世之所謂能言者以巧善為言順於俗如水之轉流理正辭順無所忤逆小人之所不忌使身得居安休休然言世雖謗勝賢有巧拙亦有能免之者見亂世欲其順就鄭以厲王時為異

記云辭欲巧是正言亦欲巧

人雖正直性有巧拙表記云辭欲巧是正言亦欲巧但人有不能耳知非佞巧者若邪佞之巧則自得志矣非徒所可矣傳云從俗如轉流言從俗明亦謂賢人與鄭同也劉微之者書傳注云劉勰說文云劉摩也謂摩切其傍不斥言云不可使則得罪云可使則友然

維曰于仕孔棘且殆云不可使得罪于天子

云可使怨及朋友于仕也箋云棘急也不可使者不正不從也可使者雖不正從也居今衰亂之世云仕仕乎甚急迫且危急迫且危以此二者也正義曰執正守義不從上命則天子云我不可使我將得罪於天子我若阿諛順旨亦既天子云此人可使我則怨及於朋友朋友之道相切以善今從君為惡故朋友怨之

招其友俾遷居王都辭以無室

毛以為幽王政亂大夫有去離朝廷者其友在朝思而呼之謂曰爾可遷居于王都欲見其還朝也去者不肯曰予于王都未有室家心疾王政託以無室家為辭也其友以其拒已又責之云我所以憂思泣血欲汝還者以孤特在朝無所出言而不為小人所見憎疾故思汝耳何為拒我云無室家乎昔爾從王都出居於郊外之時誰復從汝作汝室也本汝自作之耳汝若還王都亦可自作室家何當以無室為辭

鼠訓憂泣血無聲而出淚淚比血

說文云哭哀聲也泣無聲出淚也則無聲謂之泣矣連言血者以淚出於目猶血出於體故以淚比血禮記曰子臯執親之喪泣血三年注云無聲而血出是也

一 違戾而依否此道將何所底

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我視謀猶伊于胡底箋云于往底至也謀之善者俱背違之其不善者依就之我視今君臣之謀道往行之將何所至乎言必至於亂

二 滄滄訛訛爾雅謂莫供職不解其文

釋訓云滄滄訛訛莫供職也李巡曰君闇蔽臣子莫親其職郭璞曰賢者陵替姦黨熾盛背公恤私曠職事也皆言其大旨耳彼不解滄滄訛訛之文滄滄為小人之勢是作威福也訛訛者自營之狀是求私利也自作威福競營私利是不供君職也此傳亦準爾雅文徑解其意惠其上者專權爭勢與上為患不思稱上者背公為私不思欲稱上之意亦是不供職之事

三 發言而無執咎如匪行而坐謀

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謀人之國國危則死之古之道也箋云謀事者眾訕訕滿庭而無敢決當是非事若不成誰云已當其咎責者言小人爭知而讓過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箋云匪非也君臣之謀事如此與不行而坐圖遠近是於道路無進於跬步何以異乎

四 左傳駢也受其咎是執咎

慮有死責故不能決正無敢執咎以歸已者左傳說楚伐鄭鄭六卿三欲從楚三欲待晉子驥曰請從楚駢也受其咎是敢執之也

五 築室于道謀不得遂不成

如彼築室于道謀是用不潰于成潰遂也箋云如當路築室得人而與之謀所為路人之意不同故不得遂成也

六 發軔謂去支輪木而發行

楚辭云朝發軔於蒼梧王逸曰軔支輪木也說文云軔礙車木也動軔者謂去木動輪而發行

也

毛意國雖小民雖少猶有聖哲謀肅又

國雖靡止或聖或否民雖靡盬或哲或謀或肅或艾靡止言小也有通聖者有不能者亦有明哲者有聰謀者艾治也有恭肅者有治理者箋云靡無止禮無法也言天下諸侯今雖無禮其心性猶有通聖者有賢者民雖無法其心性猶有知者有謀者有肅者有艾者王何不擇焉置之於位而任之為治乎書曰敷作聖明作哲

無音
無反音

聰作謀恭作肅從作又詩人之意欲王敬用五事以明天道故云然正義曰定本及集本聖上無人字靡止言國靡盬言民文勢互相通耳鄭訓盬為法王肅讀為憚憚大也無大有人言少也國雖小民雖少猶有此六事未審毛意如何今同之鄭說

疏所引書五事注非孔傳疑是鄭

毛五事皆準尚書為說故箋引書曰以證之所引從作又以上皆洪範文也彼注云皆謂政所

也

致也君思獻則臣賢智也君視明則臣昭哲也君聽聰則臣進謀也君貌恭則臣禮肅也君言從則臣職又是也彼先言恭次從明聰獻與此不次者彼五事貌言視聽思為次注云此數本以人所諸昭明人相見之次也以人先須貌嚴而後出為要言言從而後視明及聽聰思獻是人明見在前故如彼次此則用優劣為差等故聖哲為後乃謀次之謀慮出心肅恭在貌故肅次謀也者治理之名乃是人之伎能貴行賡能故最在

下順此詩經故倒彼書文也

人知暴虎馮河之害不敬小人亦危

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他馮也徒涉曰馮河徒搏曰暴虎一恭也他不敬人之危殆也箋云人皆知暴虎馮河立至之害而無知當畏慎小人能危亡也

發夕至明不寐有懷文武

我心憂傷念昔先人先人文武也明發不寐有懷二人明發發夕至明正義曰以文武創業

小宛

統有此天下今將亡滅故憂念之夜地而闇至旦而明明地開發故謂之明發也人之道夜則當寐言明發以來不寐以此故知從夕至旦常不寐也

四飲酒溫克謂溫藉自持溫蘊通

蘊藉者定本及箋作溫字舒瑗云苞裏白蘊謂蘊藉自持含容之義經中作溫者蓋古字通用內則說子事父母云柔色以溫之鄭亦以溫爲藉義

四中原有菽喻王位無常家

中原有菽庶民采之中原原中也菽藿也力采者則得之箋云藿生原中非有主也以喻王位無常家也勤於德者則得之螟蛉有子蜾蠃負之螟蛉桑蟲也蜾蠃蒲盧也負持也箋云蒲盧取桑蟲之子負持而去煦嫗養之以成其子喻有萬民不能治則能治者將得之教誨爾子式穀似之箋云式用穀善也今有教誨女之萬民用善道者亦似蒲盧言將得而子也

四蜾蠃嫗煦螟蛉變爲己子

傳螟蛉至蒲盧正義曰皆釋蟲文郭璞曰蒲盧即細青蜂也俗呼爲蜾蠃桑蟲俗謂之桑蠅亦呼爲戎女鄭中庸注以蒲盧爲土蜂陸璣云螟蛉者桑上小青蟲也似步屈其色青而細小或在草葉上蜾蠃土蜂也似蜂而小青取桑蟲負之於木空中七日而化爲其子樂記注云以體曰嫗以氣曰煦謂負而以體煖之以氣煦之而令變爲己子也

四小宛常棣脊令皆取其不能自止

正義曰毛以爲既王位無常當須自勤於政故告幽王言視被脊令之鳥尚則飛則鳴既飛以翼又鳴以口翼也口也無有止息之時況人之處世其可自舍視此脊令以爲喻節鳥皆飛鳴而此及常棣獨云雖渠者此鳥自有不能止舍之性

四桑扈鵲脂今無肉而循場啄粟

交交桑扈率場啄粟交交小貌桑扈鵲脂也

上為亂政而求下之治終不可得也箋云竊脂
食肉今無肉而循場啄粟失其天性不能以自
活正義曰桑扈竊脂釋鳥文郭璞曰俗呼青雀
甫曲食肉喜盜脂膏食之因以名云陸璣云青
雀也好竊人脯肉脂及膏

三窮盡寡財而仍有獄訟故卜其生

哀我填寡宜岸宜獄握粟出卜自何能穀填盡
岸訟也箋云仍得曰宜自從穀生也可哀哉我
窮盡寡財之人仍有獄訟之事無可以自救但

持粟行卜求其勝負從何能得生

三百金之子不死於市故鄭謂寡財

箋以寡財者以衰亂之世政以賄成史記曰百
金之子不死於市是貧者無財自救

三太子之傳作焉變序文以示義

小弁刺幽王也太子之傳作焉正義曰太子謂
宜咎也幽王信褒姒之讒放逐宜咎其傳親訓
太子知其無罪聞其見逐故作此詩以刺王經
八章皆所刺之事諸序皆篇名之下言作人此

獨末言太子之傳作焉者以此述太子之言太
子不可作詩以刺父自傳意述而刺之故變文
以示義也

三宜咎被讒放逐詩意如舜怨慕

民莫不穀我獨于罹幽王取申女生太子宜咎
又說褒姒生子伯服立以為后而放宜咎將殺
之箋云穀養子曰惟憂也天下之人無不父子
相養者我太子獨不然日以憂也何辜于天我
罪伊何舜之怨慕日號泣于旻天于父母

三鷺卑居斯語辭類苑云鷺斯誤

正義曰鷺卑居釋鳥文也卑居又名雅鳥郭璞
曰雅鳥小而多羣腹下白江東呼為鴨鳥是也
此鳥名鷺而云斯也語辭猶蓼彼蕭斯苑彼柳
斯傳或有斯者衍字定本無斯字以劉孝標之
博學而類苑鳥部立鷺斯之目是不精也

三桑梓父所樹毛裏父氣母胎

維桑與梓必恭敬止父之所樹已尚不敢不恭
敬桑梓匪父靡依匪母不屬于毛不離于裏毛

在外陽以言父裏在內陰以言母箋云此言人無不瞻仰其父取法則者無不依恃其母以長大者今我獨不得父皮膚之氣乎獨不處母之胞胎乎何曾無恩於我

三 我辰安在謂六物之吉凶

天之生我我辰安在辰時也箋云此言我主所值之辰安所在乎謂六物之吉凶正義曰言我生所值之辰安所在乎則本初生之辰有所值故知謂六物也昭七年左傳晉侯謂伯瑕曰何謂六物對曰歲時日月星辰是謂也服虔以爲歲歲星之神也左行於地十二歲而一周時四時也日十日也月十二月也星二十八宿也辰十二辰也是爲六物也

四 瑾謂路冢左傳道瑾相望

相彼投兔尚或先之行有死人尚或瑾之瑾路冢也箋云相視投掩行道也視彼人將掩兔尚有先驅走之者道中有死人尚有覆掩之成其瑾者言此所不知其心不忍正義曰瑾者埋也

之名耳此言行有死人是於路傍故曰路冢左傳曰道瑾相望是也

五 幽王遇太子不如伐木析薪

伐木倚矣析薪地矣伐木者倚其巔析薪者隨其理箋云倚其巔者不欲妄踣之地謂觀其理也必隨其理者不欲妄挫折之以言今王之遇太子不如伐木析薪

六 既酢酬賓曰奠酬三爵後旅酬酬酢通

箋醇旅酬正義曰酢酬皆作酬此作醕者古字得通用也酬有二等既酢而酬賓者賓奠之不得謂之奠酬至三爵之後乃舉嚮者所奠之爵以行之於後交錯相酬名曰旅酬謂衆相酬也此喻得禮也受而行之故知是旅酬非奠酬

七 逝梁發笱言褒姒盜寵又嘆皇恤我後

無逝我梁無發我笱箋云逝之也之人梁發人笱此必有盜魚之罪以言褒姒淫色來嬖於王盜我大子母子之寵我躬不閱遑恤我後念父孝也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詩也孟子曰何以言

之曰怨平孟子曰固哉夫高叟之為詩也有越

孔子善

之也兄弟關弓而射我我則談笑而道之無他疏

子譏小

至而慕箋云念父孝也太子念王將受讒言

不止我死之後懼復有被讒者無如之何故自

涕云我身尚不能自容何暇乃憂我死之後也

正義高子年老於孟子故謂之高叟重言固哉

高叟之為詩傷其不達詩意之甚也凱風親之

過小者以言莫慰母心心不悅故親之過小也

小弁則王欲殺太子是親之過大也孔子之善

舜知高子譏小弁為不達詩之意也

君子信盜盜者小人窮稱

箋以詩刺讒非刺盜賊所引者公羊傳文弑君

者為或稱名氏或不稱名氏大夫弑君稱名

氏賤者窮諸人何休曰賤謂士也士正自當稱

人又曰大夫自相殺稱人賤者窮諸盜何休曰

降大夫稱人降士使稱盜者所以別死刑輕重

也傳言窮者盡也弑君則盡於稱人弑大夫則

盡於稱盜言盡此以下更無稱也小人賤者盡

於盜

前廟後寢君子所作

周禮注云前曰廟後曰寢則寢廟一物先寢後

廟便文耳此自工匠所造而言君子者闕宮曰

新廟奕奕奕斯所作以教護課程必君子監之

春秋之世為公者多畿內諸侯

正義曰蘇忿生之後成十一年左傳曰昔周克

商使諸侯撫封蘇忿生以溫為司寇則蘇國在

溫杜預曰今河內溫縣是蘇在東都之畿內也

春秋之世為公者多是畿內諸侯徧檢書傳未

為暴聞畿外有暴國今暴公為卿士明畿內故曰皆

畿內國名春秋時蘇稱子此云公者子蓋子爵

而為三公也暴公為卿士而亦稱公當卿士兼

公官也又暴公為卿士而諸蘇公則蘇公為卿

士以否未可知但何人為暴公之侶云二人從

行則亦卿士也故王肅云二人俱為王卿相隨

而行下云俱為王目蘇公亦為

卿士矣

四蘇公得譴而暴與其侶不言疑有慙

二人從行誰為此禍胡逝我梁不入唁我箋云
二人者謂暴公與其侶也女相隨行見王誰作
我是禍乎時蘇公以得譴讓也女即不為何故
近之我梁而不入弔唁我乎始者不如今云不
我可箋云女始者於我甚厚不如今日也今日
云我所行有何不可者乎何更於已薄也正義
知已被譴而不唁疑其諧已而內慙

五吉有慶凶有唁所以敬天道示慙愧

汝不來見我而不弔唁我是不慙愧於人又不
畏懼於天也天有尊卑之道人有往來之節使
吉有賀慶凶有弔唁所以敬天道示慙愧故不
相弔唁為不愧人不畏天也

六此言陳謂公館之堂塗

傳陳堂塗正義曰釋宮云堂塗謂之陳孫炎曰
堂下至門之徑筵堂塗者公館之堂塗正義曰
禮有公館私館公館者公家築為別館以舍客

也上云不入我門則不得入所居之宮故知
陳者至公館之塗也以館者所以舍客故雖不
見主得至其庭

七壹者之來見我於女何病

爾之安行亦不違舍爾之亟行違脂爾車壹者
之來云何其肝憂去違暇亟疾肝病也女可安
行乎則何不暇舍息乎女當疾行乎則又何暇
脂女車乎極其情求其意終不得壹者之來見
我於女亦何病也

八壘簾喻相和世本謂二公作壘簾謬

世本云暴辛公作壘蘇成公作簾譙周古史考
云古有壘簾尚矣周幽王時暴辛公善壘蘇成
公善簾記者因以為作謬矣世本之謬信如周
言其云蘇公暴公所善亦未知所出蘇暴並公
卿不當自言於樂之小器以相親也又此窮極
何人何人非暴公也故鄭以為喻王肅亦云我
與汝同寮長幼之官如壘簾之相和與鄭同也
九諸相疑有詛法用一牲非三物並用

人君亦有詛法襄十一年左傳言平武子將柩三軍盟諸僂闕詛諸五父之衢定六年既逐陽虎及三桓盟於周社盟國人於亳社詛諸五父之衢是人君與羣臣有詛法也此人與蘇公同為王臣蘇公與之詛則諸相疑亦應有詛法但春秋之世無其事耳詛之所用一牲而已非三物並用其言出此三物以三物皆是詛之所用總而言之鄭伯殺犬雞並用非一處

四 蜮短狐含沙射人五行傳蜮氣所生

正義曰洪範五行傳云蜮如鼃三足生於南越南越婦人多淫故地多蜮淫女惑亂之氣所生也陸璣疏云一名射影江淮水皆有之人在岸上影見水中投人影則殺之故曰射影南人將入水先以瓦石投水中令水濁然後入或曰含沙射人皮膚其瘡如疥是也

巷伯

五 寺人傷於讒又傷其將及巷伯

五 疏謂周禮無巷伯知是內小臣

巷伯奄官寺人內小臣也奄官上士四人掌

后之命於宮中為近故謂之巷伯與寺人之言相近讒人諸寺人寺人又傷其將及巷伯故以名篇釋官云宮中巷謂之臺孫炎曰巷舍間道也王肅曰今後宮稱永巷是宮內道名也伯長也主宮內道官之長人主之於羣臣貴者親近賤者疏遠主宮內者皆奄人奄人之中此官最近人主故謂之巷伯也巷伯是內小臣者以周禮無巷伯之官奄雖小臣為長主巷之伯唯內小臣耳故知是也蓋其官名內小臣時人以其

職號之稱為巷伯也與寺人官相近者寺人亦奄人其職曰掌王之內人及文宮之戒令

五 萋斐以成貝錦如餘泉餘砥之貝文

萋斐斐字成是貝錦與也萋斐文章相錯也貝錦錦文也箋云錦文者文如餘泉餘砥之貝文也與者喻讒人集作已過以成於罪猶女工之集采色以成錦文正義曰釋魚餘砥黃白文餘泉白黃文云古者貨真其也

五 南箕二為踵三為舌踵已咬舌又侈

嗟乎修也成是南箕哆大貌南箕箕星也修之言是必有因也斯人自謂辟嫌之不審也箋云箕星哆然踵狹而舌廣今譏人之因寺人之近嫌而成言其罪猶因其星之哆而又哆大之正義曰哆者言其寬大哆哆然故為大貌二十八宿有箕星無南箕故云南箕即箕星也箕四星一為踵二為舌若使踵本大狹舌雖小寬不足以為箕由踵之二星已哆然而大舌又益大故所以成爲箕也箋言踵狹而舌廣者踵對舌為狹耳其實踵之二星已寬大故為哆也修者因物而大之名禮於衣袂半而益一謂之修袂

四被譏而勸其謹言警以女遷

慎爾言也謂爾不信箋云慎誠也女誠心而後言王將謂女不信而不受豈不爾受既其女遷遷去也箋云遷之言訕也王倉卒豈將不受女言乎已則亦將復訕誅也

四告蒼天察驕人矜勞人

驕人好好然而喜我勞人草草然而憂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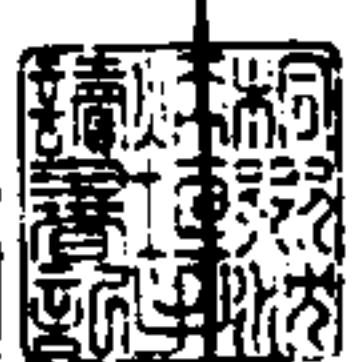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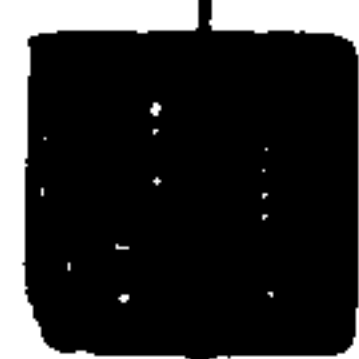
四投畀有昊付昊天制其罪

蒼天蒼天何不視察彼人之虛妄而矜哀此勞人
豺虎不食投畀有北北方寒涼而不毛有北不
受投畀有昊昊天也箋云付與昊天制其罪也
豺虎之食人寒鄉之凍物非有所擇言不食不
受者惡之甚也故禮記緇衣曰惡惡如巷伯言
欲其死亡之甚

四之楊園先服畝丘譜大臣從近小始

楊園之道猗于畝丘楊園園名猗加也畝丘丘
名箋云欲之楊園之道當先服畝丘以言此譏
人欲諸大臣故從近小者始寺人孟子作爲此
詩凡百君子敬而聽之寺人而曰孟子者罪已
定矣而將踐刑作此詩也箋云寺人王之正內
五人作起也孟子起而爲此詩欲使衆在位者
慎而知之既言寺人復自著孟子者自傷將去
此官也

毛詩要義卷第十二下



谷風

毛詩要義卷第十二

雅俗風至小

一風與俗小異亦謂之政有可改不可改

漢書地理志云凡民稟五常之性而有剛柔緩急音聲不同繫水土之風氣故謂之風好惡取捨動靜無常隨君上之情欲故謂之俗是解風俗之事也風與俗對則小別散則義通蟋蟀云堯之遺風乃是民感君政其實亦是俗也此俗由君所為故言舊俗言舊俗者亦謂之政定四年左傳曰啓以夏政商政謂夏商舊俗也言風俗者謂中國民情禮法可與民變化者也孝經云移風易俗關雎序云移風俗皆變惡為善谷風序云國俗傷敗焉此云天下俗薄皆謂變善為惡是得與民變革也若其更夏更且山川殊制民之器物言語及所行禮法各是其身所欲亦謂之俗也如此者則聖王因其所宜不强變革王制曰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者異俗又曰脩其教不易其俗地官土均云禮俗喪紀皆以地美惡為輕重之法而行之誦訓掌道

愚以知地俗皆是不改之此言其大法耳若乃箕子之處朝鮮太伯之在勾吳皆能教之禮儀使同中國是有可改者也但有不可改者不强改之耳

谷風生長之風雨資為潤喻朋友

箋東風至潤澤行正義曰東風謂之谷風釋天文風類多矣正取谷風為喻者谷風生長之風取其朋友相長益故也此據風為文故云風而有雨則潤澤行潤澤是雨之事但雨得風乃行則潤澤亦由風故易曰潤之以風雨是風雨共為潤澤

風上降曰頽上升曰炎喻朋友相成

傳頽風至而成正義釋天云焚輪謂之頽扶搖謂之炎李巡曰焚輪暴風從上來降謂之頽頽下也扶搖暴風從下升上故曰炎炎上也孫炎曰迴風從上下曰頽迴風從下上曰炎然則頽者風從上而下之名迴風從上而下力薄不能更升谷風與相遇二風并力乃相扶而上以喻

朋友二人同心乃相率而成也

④盛夏猶有死葉萎枝朋友安能無小怨

習習谷風維山崔嵬無草不死無木不萎

山巔也維盛夏萬物茂壯草木無有不死葉萎

枝者箋云此言東風生長之風也巔之上草木

猶及之然而盛夏養萬物之時草木枝葉猶有

萎槁者以喻朋友雖以恩相養亦安能不時有

小訟乎

⑤餅壘壘取刺不使富分貧

餅之聲矣維壘之取餅小而壘大壘盡也箋云

餅小而盡壘大而盈言為壘取者刺王不使富

分貧衆恤寡正義曰釋器云小壘謂之坎孫炎

曰酒罇也郭璞曰壘形似壺大者受一斛是壘

大如餅也言餅盡矣對壘盈言為壘取者是為

主壘者之耻即酌者也以壘大似富眾餅小似

貧寡然壘餅並列俱以酌之則當多酌壘而少

酌餅以至於俱盡是均也猶上之賦役亦富貧

並對俱以役之則當多役富而少役貧

義

孝子不

得終養

注二親

病亡之

時時在

役所不

得見也

⑥父母生我至腹我欲報罔極

父兮至罔極毛以為此言父母生養之恩已思

報之言父兮本流氣以生我母兮又懷任以養

我又拊循我起止我長遂我覆育我顧視我反

覆我其出入門戶之時常愛厚我是生我劬勞

也我今欲報父母是勞苦之德昊天乎心無已

也常所憶念無有已時故言已痛切之情以告

於天鄭以腹為懷抱為異毛云腹厚也

⑦民莫不穀已獨偏苦怨者之常辭

正義曰自傷者皆以已刺彼故言他得孝養已

獨寒苦此則怨者之常辭且虐君者役賦不平

非無閑豫之人故作者言已偏苦得稱民莫不

穀也

大東

⑧經及傳箋怨賦重序兼言困役

大東刺亂也東國困於役而傷於財譚大夫作

是詩以告病焉譚國在東故其大夫尤苦征役

之事也魯莊公十年齊師滅譚正義曰作大東

之詩者刺亂也對則其財謂之賦功力謂之役

九

言小東

大東非

譚獨見

困傷

十

大東小

明賢夫

夫作或

國緊

國

案此經及傳箋皆怨賦歛重薄無怨力役之事

叙則兼言困役從首章以盡三章皆是困役財

之事四章以下言周衰政偏聚官廢職由此已

國所以賦重故言之以刺周亂也告病者雖七

章皆是若指事而言則哀我憚人亦可息也是

所苦之辭也言東國者譚大夫以譚國在東而

見偏役故經云小東大東叙亦順之而言東國

焉不指譚而言東者譚大夫雖自為己然而王

政大舉備東非譚獨然故言東以廣之譚大夫

者以此主陳譚國之偏苦勞役西人之優逸是

有彼此之辭故須辨之明為譚而作故也若汎

論世事則不須分別小明大夫悔仕於亂彼牧

伯大夫不言其國是也

食已砥天言施子厚而法制均

有饒豐殯有棘棘也與也饒滿饒貌殯熟食謂

黍稷也抑長貌已所以載鼎實棘赤心也箋云

殯者客始至主人所致之禮也凡殯饗饌以其

爵等為其牢禮之數陳興者喻古者天子施予

之恩於天下厚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如砥貢賦

平均也如矢賞罰不偏也君子所履小人所視

箋云此言古者天子之恩厚也君子皆法恊而

履行之其如砥天之平小人又皆視之共之無

怨

士簋盛熟食也長三尺吉棘以桑

傳饒滿至赤心正義曰簋以盛殯饒為其狀故

知饒滿簋貌也主人供賓客有禾有米此以盛

於簋故知孰食也又禮之通例皆簋盛稻粱簋盛

黍稷故知謂黍稷也抑為已之狀故知長貌雜

記云已用桑長三尺是也鼎實者煮肉也煮肉必

實之於鼎必載之者以古人之祭祀享食必解

解其肉之胖既大故須以已載之載謂出之於

鼎升之於俎也雜記注云亦言已所以載牲解

牲體即鼎實也言棘赤心者以棘木赤心言於

祭祀賓客皆赤心盡誠也吉禮用棘雜記言用

桑者謂喪祭也待賓客之已禮當用棘

三 杵杻空故葛屨履霜公子獨行

小東至心疚正義曰譚大夫既思古無及乃言今幽王政偏重斂於已小亦於東大亦於東前所賦斂者唯出杵杻今既輸送杵杻從其上之物皆已盡焉由此財盡衣履不備糾糾然夏日之葛屨公子以貧之故謂其可以履冬日之寒霜也忼忼然獨行者我譚國之公子也因送轉餽又見使行於彼周之列位而發幣焉雖則困乏猶不止也公子之困如此又我譚人自盡空竭送餽而往周人則空盡受之虛空而來曾無反幣復禮之惠由是所以使我心傷病焉

四 行彼周行謂發幣既來謂無反幣

既往既來仍是轉輸之事故知公子獨行為送轉餽至京師又因見使之行周列位而發幣焉謂適有司也隱七年左傳曰初戎朝於周發幣於公卿杜預云朝而發幣於公卿如今計獻詣公府卿寺彼因朝而有貢獻之物發幣於公卿與此公子發幣同但此轉餽不因行聘也聘禮

五 季受反幣言之知責王無反幣者以怨其盡受明當

云無行則重賄反幣謂以幣反報來者故此以季受反幣言之知責王無反幣者以怨其盡受明當有報也中庸曰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是有報矣天子報諸侯之禮雖主春秋之世諸侯之事霸主與天子同也齊桓公知諸侯之歸己也故使輕其幣而重其禮諸侯之使垂橐而入細載而歸言其空而來重而歸也則天子亦當有報故此其所以怨之也

六 穫刈之薪浸則腐與哀憐人困病不堪

毛以為有冽然寒氣之沍泉無得浸漬我所穫之樵薪也以興暴虐者周室之幽王無得稅斂我譚國之民人也刈薪者惜其樵薪不欲使沍泉浸之以浸之則涇腐不中用故也以興今譚大夫契契憂苦而寤寐之中嗟哀憐我譚國勞苦之民人不欲使周人極斂之極斂之則困病不堪其事也又言薪舊是穫刈之薪者尚以為可存載於意當餽而掌之以為家用故不欲沍泉之所浸也況譚大夫哀於我勞苦之人寧不亦可

今之在情當休息而養之以待國事鄭唯獲爲
木名尚爲庶幾又尚可載以對亦可息是新可載
歸猶人可休息直文比事於義爲通故不從毛
餘同

舟人之子傳舟楫之人箋作周

東人之子職勞不來西人之子祭祭衣服東人
譚人也來勤也西人京師人也祭祭鮮盛也箋
云職主也東人勞苦而不見謂勤京師人衣服
鮮潔而逸豫言主政偏甚也自此章以下言周

道衰其不言政偏則言衆官廢職如是而已舟
人之子熊羆是衆舟人舟楫之人熊羆是衆言
富也箋云舟當作周衆當作求聲相近故也周
人之子謂周世臣之子孫退在賤官使搏熊羆
在冥氏穴氏之職私人之子百僚是試私人私
家人也是試用於百官也箋云此言周衰群小
得志

韜韜佩璆不以其長德不稱佩

韜韜佩璆不以其長韜韜玉貌璆瑞也箋云佩

璆者以瑞玉爲佩佩之韜韜然居其官職非
才之所長也徒美其佩而無其德刺其素餐禮
以玉爲瑞信其官謂典瑞此瑞正謂所佩之玉
故箋云佩璆者以瑞玉爲佩玉藻曰古之君子
必佩玉是也釋訓云皐皐韜韜刺素餐也其氏
云韜韜無德而佩故刺素餐也

四星者元氣之英漢者水之精

楊泉物理論云星者元氣之英也漢水之精也
氣發而升精華浮上宛轉隨流名曰天河一曰

雲漢大雅云倬彼雲漢是也此天河雖則有光
不能照物故有光而無所明也自下諸星皆取
有名無用以爲義

牛女箕斗諸星雜取以成文理

牛女言其貌箕斗言其用七襄再述其辭長庚
一無所說參差不同者皆作者選言置辭使成
文理潤色而已無義例也

七襄襄訓駕謂七更其肆毛訓反

箋襄駕至七襄正義曰襄駕釋言文言更其肆

者周禮有市鄺之肆謂止舍處也而天有十二次日月所止舍也舍即肆矣在天爲次在地爲辰每辰爲肆是歷其肆舍有七也星之行天無有舍息亦不駕車以人事言之耳晝夜雖各六辰數者舉其終始故七即自卯至酉也言終日是晝也晝不見而言七移者據其理當然矣

織不成章牛不服箱長庚無實光畢不用雖則七襄不成報章不能反報成章也箋云織女有織名尔駕則有西無東不如人織相反報

成文章昬彼牽牛不以服箱昬明星貌河鼓謂之牽牛服牝服也箱大車之箱也箋云以用也牽牛不可用於牝服之箱東有啓明西有長庚日旦出謂明星爲啓明日既入謂明星爲長庚庚續也箋云啓明長庚皆有助日之名而無實光也有挾天畢載施之行挾畢貌畢所以掩鬼也何嘗見其可用乎箋云祭器有畢者所以助載鼎寶今天畢則施於行列而已

爾雅河鼓牽牛一星李巡孫炎二之

四

服即較

兩較內

爲箱以

客物

河鼓謂之牽牛釋天文也李巡曰河鼓牽牛皆二十八宿名也孫炎曰河鼓之旗十二星在牽牛北也或名爲河鼓亦名牽牛如爾雅之文則牽牛河鼓一星也如李巡孫炎之意則二星今不知其同異也知服牝服者以連箱言之爲牛所用故牝服也車人言大車牝服二柯又二分柯之二注云大車平地載任之車牝服長八尺謂較也今俗呼爲平較兩較之內謂之箱甫田曰乃求萬斯箱書傳曰長幾充箱是謂車內容物之處爲箱

啓明是太白長庚或異名或別星

言開導日之明故謂明星爲啓明庚續釋詁文日既入之後有明言其長能續日之明故謂明星爲長庚也釋天文明星謂之啓明孫炎曰明星太白也出東方高三舍今曰明星昏出西方高三舍今曰太白然則啓明是太白矣長庚不知是何星也或一星出在東西而異名或二者別星未能審也

掩兔載鼎實其畢而象星

鴛鴦曰畢之羅之月令禁羅網畢無出國門是田器有畢也此畢象畢星為之而施網焉故言所以掩兔也特性饋食禮曰宗人執畢是祭器有畢也彼注大畢狀如叉蓋為其似畢星取名焉主人親舉宗人則執畢導之是所以助載鼎實也掩兔祭器之畢俱象畢星為之必象傳者孫毓玄祭器之畢狀如畢星名象所出也畢弋之畢又取象焉而因施網於其上雖可兩通箋義為長

箕言舌斗言柄以歟與挹言

維南至之揭正義曰言維此天上其南則有箕星不可以歟揚米粟維此天上其北則有斗星不可以挹斟其酒漿所以不可以歟挹者維南有箕則徒翕置其舌而已維北有斗亦徒西其柄之揭然耳何嘗而有可用乎兩柄之揭與載翕其舌又不類者以箕斗之形成於柄舌又歟之須舌猶挹之須柄各隨其義故不同

二十八宿唯箕斗井壁以方名

案二十八宿連四方為名者唯箕斗井壁四星而已壁者室之外院箕在南則壁在室東故稱東壁鄭稱參傍有玉井則井星在參東故稱東井推此則箕斗並在南方之時箕在南而斗在北故言南箕北斗也以箕斗是人之用器故令相對為名名既定雖單亦通故巷伯謂箕為南箕為此也

王肅以四月至六月為行役過時孫難之

經八章皆民怨刺王之辭此篇毛傳其義不明王肅之說自云述毛於六月但暑之下注去詩人以夏四月行役至六月暑往未得反已闕一時之祭後當復闕二時也先祖匪人之下又云征役過時曠廢其祭祀我先祖獨非人乎王者何為忍不憂恤我使我不得脩子道案此經序無論大夫行役祭祀之事據檢毛傳又無此意縱如所說理亦不通故孫毓難之曰凡從役踰年乃怨雖文王之師猶采薇而行歲暮乃歸小

雅美之不以為譏又行役之人固不得親祭者修之未為有關豈有四月從役六月未歸數月之間未過古者出師之期而以刺幽王亡國之君乎

三 但暑謂火中暑往箋以徂為始

四月維夏六月徂暑徂往也六月火星中暑盛而往矣箋云徂猶始也四月立夏矣至六月乃始盛暑與人為惡亦有漸非一朝一夕毛以為言四月維始立夏矣未甚暑至六月乃極暑也

既極然後往過其暑矣以往表其極于今乃極酷也自即位以漸漸酷至今乃酷甚也王惡如此故大夫仰而訴之我先祖非人乎先祖若人當知患難何曾施忍於我當此亂世乎以王惡之甚故訴其先祖也鄭以徂為始六月始暑喻王乃始酷

三 爰其適歸歸於亂左傳歸於怙亂

亂離度矣爰其適歸離憂瘼病適之也箋云爰曰也今政亂國將有憂病者矣曰此禍其所

之歸乎言憂病之禍必自之歸為亂謂之於城亡之亂流彘城戲之類非疊上文也宣十二年左傳引此詩乃云歸於怙亂者也

三 廢為殘賊廢訓怙定本訓太

廢為殘賊莫知其尤廢怙也箋云尤過也言在位者貪殘為民之害無自知其行之過者言伏於惡正義曰說文去怙習也怙為惡行是慣習之義定本廢訓為太與鄭不同

三 江漢紀理眾川喻吳楚君長小國

滔滔江漢南國之紀滔滔大水貌其神足以綱紀一方箋云江也漢也南國之大水紀理眾川使不壅滯喻吳楚之君能長理旁側小國使得其所

四 疑時無吳楚吳實未必有楚已叛度

幽王時吳楚微弱未為盟主所以能長理傍國為之綱紀者上言諸侯並惡耳漸漸之石序曰戎狄叛之荆舒不至是幽王之時荆已叛矣亦既背叛王命固當自相君長是大能字小紀理

傍國明矣南方險遠世有強國商頌去捷彼武奮伐荆楚是殷之中生楚已葺叛鄭語史伯謂相公曰姜嬴荆芊實與諸姬相干也南有荆蠻不可以入是幽王之時楚已強矣於時未必有吳以吳亦夷之強者與楚相配言耳

鵲 鵲為貪殘而居高鰓鰓大魚而處潛

傳鵲鵲至處淵正義曰說文云鵲鵲也從野為聲字異於鵲也鵲之大者又名鵲孟康漢書音義曰鵲大鵲也說文又云鵲鵲鳥也鵲鵲皆殺害小鳥故云貪殘之鳥以喻在位貪殘也大魚能逃於淵喻賢者隱遁也故王肅云以言在外非鵲鵲也何得貪殘鵲高飛至天時賢者非鰓鰓也何為潛逃以避亂孫毓云貪殘之人而居高位不可得而治賢人大德而處潛遁不可得而用上下皆失其所是以大亂而不振皆述毛說也

六 自言君子作歌告哀

君子作歌維以告哀箋云告哀言勞病而歎之

北山

三

游瀆涯

浦皆水

畔之名

正義作者自言君子以非君子不能作詩

率 率土之濱言九州外皆水

傳溥大也濱涯正義曰溥大釋詁文釋水云溥水涯孫炎曰涯水邊說文云浦水濱也廣雅云浦涯然則溥濱浦皆水畔之地同物而異名也詩意言民之所居民居不盡近水而以濱為言者古先聖人謂中國為九州者以水中可居曰洲言民居之外皆有水也鄒子曰中國名赤縣赤國內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其外有瀛海環之是地之四畔皆至水也濱是四畔近水之處言率土之濱舉其四方所至之內見其廣也

傳 以賢訓勞箋以我賢乎獨使我

傳賢勞正義曰以此大夫怨已勞於事故以賢為勞箋以賢者自道故易傳言王專以我有賢才之故乎何故獨使我也王肅難云王以己有賢才之故而自苦自怨非大臣之節斯不然矣此大夫怨王偏役於已非王實知其賢也王若

孟子曰此莫非王事而我獨賢勞也

實知其賢則當任以尊官不應勞以苦役此從事獨賢猶下去加我未老鮮我方將恨而問王之辭非王實知其賢也

四傳鞅掌失容受鞅猶何掌猶捧

或棲遲偃仰或王事鞅掌鞅掌失容也受鞅猶何也掌謂捧之也負何捧持以趨走言促遽也正義曰傳以鞅掌為煩勞之狀故云失容言事煩鞅掌然不暇為容儀也今俗語以職煩為鞅掌其言出於此傳也故鄭以鞅掌為事煩之實故言鞅猶荷也鞅讀如馬鞅之鞅以負荷物則須鞅持之

無將大車

四鄭以大夫悔與小人並下云悔進小人

無將大車大夫悔將小人也周大夫悔將小人幽王之時小人眾多賢者與之從事反覓譖害自悔與小人並正義此大夫作詩則賢者也自當擇交既進而悔者知人則哲堯尚難之孔子以聖人之雋尚改觀於棄我子文以諸侯之良猶未知於子玉况大夫非聖能無悔乎

大車悲
不可比
小人

明

四傳大車小人之所將箋大車喻小人

無將大車祇自塵兮大車小人之所將也箋六將猶扶進也祇適也鄙事者賤者之所為也君子為之不堪其勞以喻大夫而進舉小人適自作憂累故悔之正義曰又官車人為車有大車鄭云大車平地載任之車則此是也其車駕牛大車須人傍而將之是為扶車而進導也大車比小人言無扶進此小人也

四日月方除傳二月箋四月

昔我往矣日月方除曷其還歲聿云暮除除陳生新也箋云四月為除昔我往於光野以四月自謂其時將即歸何言其還乃至歲晚尚不得歸正義曰上云二月初言謂始行之時故言除陳生新二月也四月為除釋天云今不雅除作余李巡曰四月萬物皆生枝葉故曰余余詩也孫炎曰物之枝葉敷舒然則鄭引不雅當同李巡等除余字雖異音實同也若毛以方煥為一月之初則接於正月之末時尚有霜不

可去煥且示雅稱四月為除故據以易傳也

四靖其爾位傳當有明君謀共汝爵位

大夫既自悔仕乱又戒朋友恐其仕不擇時選同已悔故嗟嘆而深戒之嗟乎汝有德未仕之君子人之居無常安之處謂不要以仕官為安汝但安以待命勿汲汲求仕當自有明君謀具汝之爵位其志在於正直之人於是與之為治也此明君能得如是為神明之所聽祐之其用善人必當用汝矣靖謀釋詁文也襄七年在傳公族穆子引此詩乃去正直為正正曲為直此傳解正直取彼文也

毛詩要義卷第十三上

而理

鼓鐘

毛詩要義卷第十三下

一鼓鐘刺幽王鄭未見毛詩為昭王

此刺幽王明矣鄭於中候握河紀注云昭王時鼓鐘之詩所為作者鄭時未見毛詩依三家為說也

二傳言幽王會諸侯鼓淫樂變先王之樂

鼓鐘將將淮水湯湯憂心且傷幽王用樂不與德比會諸侯于淮上鼓其淫樂以示諸侯賢者為之憂傷變去為之憂傷者嘉樂不野合犧象不出門今乃於淮水之上作先王之樂失禮尤大王基曰所謂淫樂者謂鄭衛桑間濮上之音師延所作新聲之屬王肅云凡作樂而非所則謂之淫淫過也幽王既用樂不與德比又鼓之於淮上所謂過樂也桑間濮上亡國之音非徒過而已未知二者誰當毛旨也孫毓云此篇四章之義明皆正聲之和欽欽人樂進之善同音四縣克諧以雅以南既言其正且廣所及以簫不僭又為和而不僭差皆無淫樂在

間也則未知幽王曷為作先王之樂於淮水之上耳二詩之說箋義為長如毓此言不信毛為會諸侯也

三傳箋淫正雖異雅南論同為正樂

傳藝大鼓三洲淮上地正義曰藝即皐也古今字異耳韓人立皐鼓尋有四尺長丈二是大鼓也三洲繫淮言水中可居曰洲故知淮上之地鼓鐘至不借毛以為幽王既作淫樂失所故言其正道言善人君子若鼓擊其鐘則其聲

今字異

樂鼓古

樂鼓古

欽欽然人聞而樂進其善又鼓其瑟與琴又擊其堂下東方之笙磬於是四縣之樂皆得和同其音矣琴瑟堂上也笙磬堂下也是上下之樂得所以為王者之雅樂以為四方之南樂又以為羽舞之簫樂如是音磬和合節奏得所為和而不參差此正樂之作也王何為不如此作之乃鼓其淫樂於淮水之上以示諸侯乎鄭以為上三章言幽王作正樂於淮水之上失其數故此言其正樂鼓其鐘欽欽然又鼓其瑟與琴

吹匏竹之笙與玉石之磬於是堂上之琴瑟與堂下之磬鐘皆同其聲音且不相奪倫又以為雅樂之萬舞以為南樂之夷舞以為羽籥之翟舞此三者皆不借差又作不失處故可為美王今何故於淮水而作之乎

五作樂鐘為先四縣樂笙磬為先

作樂必擊鐘左傳謂之金奏是先擊金以奏諸樂也言笙磬東方樂者以東萬物生之位故謂其磬為笙磬也大射樂人宿縣昨階東笙磬西面其南笙鐘其南鑄皆南陳注去笙猶生也東為陽中萬物以生是東方為笙磬舉磬則鐘鑄可知矣以笙磬之下即言同音故知四縣皆同也小胥云王宮縣鄭司農云宮縣四面縣是也以東為始舉笙磬則四方可知故也

六雅萬舞南四夷舞簫文樂舞

箋周樂尚武故謂萬舞為雅是以先言雅也南先簫者進之以韻句以上下頌之則知南亦舞也以四夷之樂所取者不盡取其樂器唯取舞

四
傳以

舞
非西東
非所獻
舞

楚
漢

耳故言舞四夷之樂美大王者德廣能所及故舞之也白虎通云王者制夷狄樂不制夷狄禮何以為均中國也即為夷禮恐夷人不宜隨中國禮也四夷之樂雖為舞以使中國之人是夷樂唯舞也明堂位曰昧東夷之樂也任南蠻之樂也納夷蠻之樂於太廟言廣魯於天下也是廣所及也魯下天子因在東南用二方耳言南而得摠四夷者以周之德先致南方故秋官立象胥之職以通譯四夷是言南可以兼四夷也然則舞不立南師而立昧師者以象胥曲以示法昧四夷之始故從其常而先立之也若然虞傳去東岳陽伯之樂舞殊離注去殊離舞曲名言象物生殊離也彼雖中國之舞四岳所獻非四夷之舞要名與此東西反者以物生與成皆有離其根株之義故兩有其言也

此詩言先成民後事神皆有以唯三章傳異

此篇思古明王先成於民而後致力於神故首章言民除草以種黍稷收之而盈倉廩王者得

九

三章非

三章非

三章非

三章非

三章非

三章非

為酒食獻之宗廟摠言祭祀之事其言安有主人身之所行也三章言助祭者各供其職爰及執爨有俯仰之容君婦有清淨之德俎豆肥美獻酬得法以事鬼神鬼神安之報以多福四章言君子恭敬無愆尸嘏以福五章祭事既畢告尸利成卒章言於祭之末與同族燕飲六章共述祭事而其文皆次唯三章獻酬笑語事在祭末當處嘏辭工祝致生之下文在先者以獻酬是賓客之事因說羣臣助祭而言之耳三章傳曰釋而眉尸及賓客或以為三章則別陳經祭之事知不然者以此篇所陳上下有次首章言酒食二章言牛羊三章言俎豆燔炙四章言神嗜飲食是共論一祭首尾接連不得輒有釋祭則之也案三章傳曰燔取腍膋也禮燔燎報陽乃是朝事之節釋祭事尸而已無求陽燔燎之事若傳以三章為釋祭安得以燔為膋膋也三章傳又曰且也同蓋庶羞案有司徹陳蓋豆之下注云此皆朝事之且漢大夫無朝事

而用之實尸然則天子有朝事則此耳當朝事用之矣作者何得捨正祭而不述越言釋祭之末禮乎又釋祭主於事尸而行神禮簡三章言神保報福與三章正同豈禮簡之謂

十倉言盈庾言億互文露積未入倉曰庾我黍與與我稷翼翼我倉既盈我庾維億露積曰庾萬萬曰億錢玄黍與與稷翼翼蕃無貌陰陽和風雨時則萬物成萬物成則倉庾充滿矣倉言盈庾言億亦互辭喻多也十萬曰億

方尺傳露積曰庾正義曰甫田言曾孫之稼如茨如梁此聚稼也又曰曾孫之庾如坻如京是積粟也下言乃求千斯倉乃求萬斯箱欲以萬箱載稼于倉納庾是庾未入倉矣故曰露積言露地積聚之九章筭術平地委粟是也周語云野有庾積韋昭引唐尚書云十六斗曰庾昭謂此庾露積穀也倉無一億者假令一億十萬斛依九章筭術占粟斛方一尺長二尺十寸是一億之積方一尺而長二十七萬尺也立方闊之幾六

十五尺雖則高大之倉未有能容此者知其不相通也明在則一億入倉則盈倉直以庾至於億倉至於滿為相互耳錢言喻多明非實然也若然豐年曰亦有高廩萬億及秭廩亦倉之類而得萬億及秭者彼論天下之粟非據一廩

十一禮以籍田供粢盛詩以稅物

上言黍稷乃是天下民田稅以充倉庾耳以為酒食文承其下則以稅得之粟為酒食矣案祭義君親耕以供粢盛則當用籍田黍稷而此文勢得用稅物者親耕示其孝敬之心以勸民耳未必祭祀所用皆所親為信南山云曾孫之穡以為酒食與我尸賓是用稅物之明文也

十二承嘗時祭當自禴以上而言先祖

下章云以往承嘗則時祭也時祭當自禴以上而言先祖者據遠可以兼近言既又迎尸使處神坐者解安侑之意文承享祀之下而享祀雖摠於祭因在其前則為灌及朝踐矣安侑

朝踐
至薦
至薦
至薦
至薦
至薦

當饋食之節故云又迎尸使處神坐而食於時
拜以安之是安也為其嫌不飽祝以主人之辭
尸外勸之是侑也又者亞前灌獻之辭初尸入祝延
之入廟與而行灌禮至朝踐祭統注云天子諸
侯之祭延尸於戶外郊特牲注云朝事延尸於
戶西南面注又云至薦孰乃更延主於室之奧
尸來升席自北方升坐於主北焉即郊特牲曰
舉鉶角詔安尸注云安安坐也尸始入舉鉶角
若鉶角將祭之祝則詔主人拜安尸使之坐尸即
至尊之坐或時不自安則以拜安之是又迎尸
使處神坐也言嫌者以天子使公卿為尸尸為
天子所尊已有為臣之嫌故言嫌不飽祝以主
人之辭勸之知祝者以今少牢特牲之禮主人
及尸之言皆祝之所傳故也

註繫牛羊謂助祭之臣各有職

濟濟蹌蹌繫爾牛羊以往丞嘗或剝或亨或肆
或將濟濟蹌蹌言有容也耳鉶之也肆陳將齊
也或陳于牙或齊其肉箋云有容言威儀敬慎

至天
至天
至天
至天
至天

也冬祭曰烝秋祭曰嘗祭祀之禮各有其事有
解剝其皮者有煮孰之者有肆其骨體於俎者
或奉持而進之者正義曰毛以為古之明王其
助祭之臣大夫士其儀濟濟然蹌蹌然其容敬
慎乃鮮繫爾王者所祀之牛羊以往為冬烝秋
嘗之祭也於周禮祭祀之職事司徒奉牛司馬
奉羊六牲各有司也既繫此牲其理治之亦各
有其職或解剝之者或亨煮之者或陳其肉於
牙之上者或分齊其肉所當用者鄭唯或肆或
將及是為異既或亨而煮之載而出或有
肆其骨體於俎者或有奉持而進之者為事之
次

註肆謂陳於互將謂齊其肉

將齊釋言文郭璞曰謂分齊也地官牛人云凡
祭祀共其牛牲之互注云互若今屠家懸肉架
則肆謂既殺乃陳之於互上也齊其肉者王肅
云分齊其肉所當用則是既陳於互就互上
而齊之也

出剝亨肆將各有所司

禮運曰腥其俎孰其殽注云腥謂豚解而腥之孰謂體解而爛之豚解腥之是解剝其肉也定本集注皆云解剝其皮體解爛之是煮孰之者禮運又曰然後退而合亨體其大豕牛羊注云謂分別骨體之貴賤以為衆俎也是肆其骨體於俎也特牲少牢之禮每云佐食奉俎肉是奉持而進之本持作將此說天子之祭群臣各有所司於周禮則內饗云凡宗廟之祭祀掌割亨之事則解剝其肉是內饗也亨人云掌供鼎鑊以給水火之齊職外內饗之饗亨者則煮孰之者是亨人也外饗掌外祭祀之割亨供其脯醢刑臠陳其鼎俎實之牲體則肆其骨體於俎是外饗也大司徒云祀五帝奉牛牲羞其肆享先王亦如之注云肆進所解骨體又小子職云掌祭祀羞羊肆羊醢肉且則奉持進之是司徒小子之類也然群臣助祭各有所掌故稱奔走之廟奉持進之非獨此二職而已易傳者以祭雖

有互不施於既亨之後非文次也孫毓方此章祭時之事始於繫牛羊成於神保饗饗各以次第也既解剝則當貴煮之於鑊既煮孰當陳其骨體於俎然後奉持而進之為尸羞不待既亨孰乃分齊所當用也箋義為長

祝祭于枋與繹祭于枋門內外異

傳枋門內正義曰釋宮云閑謂之門李巡曰閑廟門名孫炎曰詩云祝祭于枋枋謂廟門也彼直言門知門內者以正祭之禮不具出廟門也而郊特牲云直祭祝於主注云直正也謂薦孰時也祭以孰為正又曰索祭祝于枋注云廟門外曰枋又注枋之禮宜於廟門外之西室與此不同者以彼枋對正祭是明日之名又彼記文稱枋也於東方為大明在西方與繹俱在門外故檀弓曰為枋於外祭統曰而出於枋對祭於堂為正亦明日之繹故皆在門外與此不同以廟門謂之枋知內外皆有枋稱也

枋祭謂門內平生待賓之處求神

於此而祝祭于祊者以孝子不知神之所在故使祝傳求之平生門內之傍待賓客之處也每處求之是祀禮於是甚明也明此祊廟門之名其內得有待賓客之處者聘禮公食大夫其行事於廟其待之迎於大門之內則天子之禮焉其迎諸侯之臣或於廟門內也繹祭之祊在廟門外之西此正祭之祊或在廟門內之西天子迎賓在門東此祭當在門西太宰繫之門內為待賓客之處耳

三適妻稱君婦為且謂肉羞庶羞

君婦莫莫為且乳庶為賓為客莫莫言清靜而敬至也且謂肉羞庶羞也繹而賓君及賓客箋云君婦謂后也凡適妻稱君婦事舅姑之稱也庶羞也祭祀之禮后夫人主共邊且必取肉物肥腍美也

六燔取胙骨是薦俎非從獻

燔取胙骨王肅云取胙骨燔燎報陽也案祭義曰君牽牲既入廟門麗于碑卿大夫執鸞刀以

割之取胙骨注云胙骨血與腸間脂也郊特牲曰取胙骨燔燎升首報陽也禮器曰君親制祭注云親制祭謂朝事進血骨時也如此則當朝事之時取牲胙骨燎於灶炭是燔胙骨也既以燔為胙骨故以炙為炙由馬傳以炙為炙肉則是薦俎非從獻也從獻之俎炙用肝

鄭謂燔炙從獻之物助祭者就饗為之鄭以上或肆為陳其骨體於俎則此非尸賓常俎故為從獻之俎明燔炙是從獻之物故為燔肉炙肝也言從獻者謂既獻酒即以此燔炙從之而置之在俎也於此言之者以其為之於饗故就饗文言之易傳者以燔燎報陽祭初之事君親為之此文承為俎之下言執饗有容則序助祭之人非君親之也且胙骨燎之於灶此燔炙為之於饗禮有燔肉炙肝從獻所用

四正祭先薦且後獻繹祭先獻後薦

正祭則先薦且然後獻繹祭則先獻後薦知者少牢正祭云主豆薦韭醯醢主人乃獻

有司徹大夫賓尸禮云主人獻尸乃始云主婦薦韭菹是以鄭注祭義云君獻尸夫人薦豆謂

釋日也

豆謂內羞庶羞以大夫賓尸推之
豆內羞庶羞者以言孔庶則非一故為兼二羞
也有司徹云宰夫羞房中之羞于尸侑主人主婦皆右之司士羞庶羞于尸侑主人主婦皆左之注云二羞所以盡歡心房中之羞其邊則饌餌粉養其且則醢食糝食庶羞羊臠豕臠皆有

載醢房中之羞內羞也內羞在右陰也庶羞在左陽也是有二羞之事也彼大夫賓尸尚有二羞明天子之正祭有二羞矣天子庶羞百有二十品明內羞亦多矣

豆之薦有后內宗世婦此惟言君婦后夫人所主邊豆唯朝事饋食之邊豆后薦之耳於周禮加邊則內宗薦之內羞庶羞則世婦薦之而此言君婦為豆為賓為客者以后夫人摠主之故也

鄭約特牲少年釋錫為天子受嘏

既齊既稷既烝既飭永錫爾極時萬時億稷疾勑固也受去齊戒取也稷之言即也永長極中也嘏之禮祝徧取黍稷牢肉魚鴈于醢以授尸孝孫前就尸受之天子使宰夫受之以筐祝則釋嘏辭以勑之又曰長賜女以中和之福是萬是億言多無數傳稷疾也勑固正義曰王肅云執事已整齊已極疾已誠正已固慎也傳意或然箋齊戒取至勑之正義曰齊與資古今字異資訓取故齊為戒取非訓齊為戒取也以上言嘏之意此言嘏之事參之以特牲少年而事有似故說為嘏之禮也其不同者天子與大夫尊卑既殊故禮數有異耳

此祝以神意告主人下章以主人意告尸此及下章再言三祝致生養以此章祝以神意告主人使受嘏下章祝以主人之意告尸以利成知者此致告之下即去祖賚孝孫以物予主人明是告之使受嘏也下章乃去三祝致告

即云皇尸載起明致孝子之意以告尸也又特牲少牢皆受嘏在前告利成在後以此知之

一 特牲少牢祝致尸意告利成而此去告尸箋鐘鼓至利成正義曰以禮儀既畢而擊鐘鼓以戒知戒諸在廟中者告以祭禮畢也祭禮畢即禮儀既備是也孝孫往位堂下西面位知者以言往是自此適彼之辭而特牲告利成之位去主人出立于戶外西面少牢告利成之位去主人出立于阼階上西面是尊者出稍遠也此云祖位明遠於大夫故知至堂下也特牲少牢皆西面故知天子之位亦西面也既言祖位即去致告故去於是致孝子之意告尸以利成也少牢主人立於阼階祝立于西階上告利成此孝孫在堂下西面則祝當以西階下告利成也若然特牲告利成即去尸謾祝前主人降少牢祝告利成即去祝入尸謾主人降此二者皆祝告主人以利成是致尸意也此言致孝子之意告尸者以孝子之事尸有尊親及賓客之義

命當由尊者出讓當從賓客來禮畢義由尸

非主人所當先發故知彼二禮皆言祝告主人以利成也則天子彌尊備儀盡飾益有節文往彼二禮祝告主人則此亦禮先致尸意告主人乃更致主人之意以告尸故云告尸以利成也此云皇尸載起即彼尸謾也但此舉主人之報告則得尸告而可知矣必知然者以彼大夫與士尊卑而俱告主人明此亦有告主人矣其告主人則同主人報告則有差彼士禮告主人利成尸即謾大夫則祝入乃尸謾明天子則祝入又報以利成然後尸乃起准彼為差故知然也言利成者少牢注云利猶養也成畢也孝子之養禮畢

一 神醉而尸謾送尸而神歸尸與神為節言皆醉者所祭羣廟非止一神故也又解神尸相將之意故云尸節神者也郊特牲云神象也此詩所陳言神醉而尸謾送尸而神歸是尸與神為節度也神無形故尸象焉特牲少牢注

家以送此

尸起之

此利成

其樂不可知

皆依釋言云謖起也又解以鼓鐘送尸由尸出入奏肆夏故也尸出入奏肆夏春官大司樂職文也祭義云樂以迎來哀以送往此鼓鐘送尸者以哀其饗食否不可知自孝子之心耳其送尸猶自作樂也

三同姓臣慶君神嗜飲食君得壽考

以土章云備言燕私故此即陳燕私之事以祭時在廟燕當在寢故言祭時之樂皆後來入於寢而奏之以安其從今以後之福祿言骨肉歡

曰四

樂然後君之福祿安也其燕之時非直以鼓鐘樂之又爾之殺羞既行之長幼皆徧故同姓之

同姓今具入者事異器同

臣莫有嗟怨而皆慶君是其骨肉歡矣於是之時既醉於酒矣既飽於食矣其同姓小大長幼皆再拜稽首而共慶君曰由君明德馨香神乃嗜君飲食使君得壽考之福燕祭不得同樂而云皆入者歌詠雖異樂器則同

四傳以甸為治不為丘甸異於鄭

信彼南山維禹甸之昉昉原隰曾孫田之甸治

也昉昉原隰貌曾孫成王也正義曰此及韓奕之傳皆言甸治則訓甸為治不為丘甸之甸異於鄭也

五成王而古曾孫自大王已有王迹

成王而謂之曾孫者以古者祖有德而宗有功因為之號文武為受命伐紂定天下之基以為祖宗祭法云祖文王而宗武王是也成王繼文武之後為太平之主時異其號詩經通稱成王為曾孫也不繼於文王不直言孫者蓋周雖

文王受命而大王已有王迹所起見其王業之遠故繼而稱曾孫不言孫者蓋孫對高祖為定名世數更多則不得稱孫矣曾者重也自曾祖以至無窮皆得稱曾孫故維天之命箋云自孫之子而下手先祖皆稱曾孫是為遠辟明周德之隆久故繼大王而不稱玄也毛以此及維天之命言曾孫篤之亦為成王鄭以礼非一人所行唯彼不從之耳

六甸訓治音乘以車賦出長轂一乘

句廣狹
約周礼
孟子出
賦據司
馬法

箋云彼南山之野禹治而丘甸之即去今原隰
艱辟則又成王之所田也成王乃遂修禹之功
今王反不修其業乎甸之爲字既訓爲治音又
爲乘以治其地使成平田則訓爲治以方十里
出兵車一乘故又音爲乘也韓京箋云禹甸之
者決除其災使成平田定貢賦於天子是亦以
甸爲義也地官小司徒云四丘爲甸注云甸之
言乘也讀如衷甸之甸稍人云掌今丘乘之政
令注云丘乘四丘爲甸甸讀與維禹陳之之陳
同其訓曰乘田是改云郊特牲云丘乘其穀盛
注云甸或謂之乘以其於車賦出長轂一乘是
以乘爲義也知六十四井爲甸者小司徒云四
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如數計之丘十六
井甸六十四井也知方八里者以孟子云方里
爲井計之則邑方二里丘方四里甸方八里也
又解方八里名爲甸之意以其居一城之中成
方十里出兵車一乘以爲賦法故謂之甸甸乘
也十里爲成冬官匠人文也知甸居一成之中

馬重
出主
馬重
馬重
馬重

者以匠人既云一車爲成即云成開廣八尺深
八尺謂之洫是當甸在其巾傍一里以治洫故
彼注云方十里爲成中容一甸甸方八里出
田稅緣邊一里治洫是也論語注引司馬法云
井十爲通通十爲成成出革車一乘是據成方
十里出車一乘也成元年在傳服注引司馬法
云四邑爲丘有戎馬一匹牛三頭是曰匹馬丘
牛四丘爲甸甸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馬四
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戈楯具
備謂之乘馬是據甸方八里出車一乘也二者
事得相通故各據一焉若然成出兵車一乘爲
七十五人耳而哀元年在傳說夏小康有田一
成有衆一旅十里有五百人者計成方十里其
地有九百夫之田也授民田有不易一易再易
通率二而當一有四百五十人矣其中上地差
多則得容五百人也其出兵夫則衆不盡行故
一車士卒唯七十五人傳說小康言有衆一旅
盡舉大衆故與出賦異也箋以此維禹甸之爲

四

丘甸孫毓云禹平治水土以除洪水之災當此之時未及丘甸其田也且井邑丘甸出於周法孫云立虞夏之制未有開焉今以周之法為虞夏之說又謂禹治水土皆丘甸之非其義也然則鄭為禹亦丘甸之者禮運說大道既隱而曰以立田里是則三王之初而有井甸田里之法也論語說禹盡力乎溝洫與匠人井間有洫同也臯陶謨畝澮距川與匠人同間有澮專達於川同也是則丘甸之法禹之所為左傳少康之在虞思有田一成有衆一旅於是則十里為成非周之賦法也禹之治水既平乃任土作貢有何不暇而云未及丘甸之也

四 豐年之冬必有積雪舉年生成

上天同雲雨雪雰雰雲雪貌豐年之冬必有積雪正義曰謂明年將豐今冬積雪為宿澤也然則積雪是年之前冬而言豐年之冬必有積雪者以此章言穀之生下章言其成熟舉一年之生成以為首尾之次非復言歲初歲末限以

同年

四 曾孫之禘為酒食禘謂斂稅

斂斂稅至萬年正義曰上言來稷或是天下民田也曾孫之禘文承其下故知稅斂曰禘也

四 酒食以昇尸賓箋云齊戒時

經言昇我尸賓何知不指謂祭時子之而箋以為齊戒則以賜尸賓者以此詩陳事而有次序五章卒章如言祭時之事清酒騂牡享于祖考則此未祭而言昇我尸賓明祭前矣

四 宅在都邑出而就田則有廬

中田有廬疆場有公是謂是謂剝公為殖也箋云中田田中也農人作廬焉以便其田事於畔上種瓜瓜成又入其稅天子剝削淹漬以為殖貴四時之異物正義曰古者宅在都邑田於外野農時則出而就田須有廬舍故言中田謂農人於田中作廬以便其田事於田中種穀於畔上種瓜亦所以便地也於畔上種瓜廣謂天下民田瓜成又入其稅民以瓜新熟獻於天子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天子待之乃剝削淹漬以為蕝欲以供祭祀貴

四時之異物故也編檢書傳未見天子稅民瓜

以供祭祀者故地官場人掌國之場圃而樹之

果林珍異之物以時斂而藏之凡祭祀供其果

蘇瓜瓠之屬郊特牲曰天子樹瓜華不斂藏之

種是則天子之瓜自今有司供之不稅於民此

言瓜成入其稅於天子者周禮言其正法瓜

不稅民此述成王之時民盡力於農業故辭上

種瓜獻諸天子天子得為道以祭欲見天子

孝於親而下民愛其主反以刺今幽王也箋以

對前曾孫之稿為正稅故云又入其稅耳非謂

正法所當稅也

以駢牡從清酒謂牽牲納耳時

箋又以經先言祭以清酒乃云從以駢牡言從

是相亞之辭郊特牲曰既灌然後迎牲是先用

酒後用牲故云祭之禮先以饗饗降神然後迎

牲也郊特牲又曰灌用鬯臭鬱鬱人鬯臭陰達

於淵泉是以鬱降神也又言其手相考謂納

耳時者太宰公及納耳贊王牲事注云納牲

將告殺謂向祭之晨既殺以授耳人然則納

耳者謂牽牲入廟將殺授耳人故謂之納耳

也耳于祖考知是納耳時者祭義云君牽牲

入廟門麗于碑卿大夫袒而毛牛尚耳鸞刀以

割之此下文乃言執其鸞刀故知

毛詩要義卷第十三下



而里

甫田

毛詩要義卷第十四

傳以十千言多箋從井通

倬彼甫田歲取十千倬明貌甫田謂天下田十千言多也箋六甫之言丈夫也明乎彼太古之時以丈夫稅田也歲取十千於井田之法則一成之數也九夫爲井井稅一夫其田百畝井十爲通通稅十夫其田千畝通十爲成成方十里成稅百夫其田萬畝欲見其數從井通起故言十千上地穀畝一鍾

我取其陳傳農夫食陳箋民餘官粟

我取其陳食我農人自古有年尊者食新農夫食陳箋太倉廩有餘民得賒貰取食之所以紓官之蓄滯亦使民愛存新穀自古者豐年之法如此

王孫述毛說不以夫井斗量言

倬彼至髦士毛以爲倬然明大者彼古太平之時天下之大田也一歲之收乃取十千以其天下皆豐故不繫之於夫井不限之於斗斛要

多取田畝之收舉十千多數而已以其大熟如此故時人去我取其陳者以食農人使一家之內尊老得食其新粟卑穉食其陳粟是爲老壯之別孝養之義自古太平豐年其時如此鄭唯今適南畝三句同其首尾皆異言倬然明著者彼太古之時於丈夫之所稅田一歲之中於一成之地取十千畝也言賦歛不重倉廩盈實故於時之民見官有餘遂去我從官取其倉廩之陳者而食我農夫之民所以紓官之蓄滯亦使民愛存新穀故今國以足用下無困人自古豐有之年其法如此王肅云太平之時天下皆豐故不繫之於夫井不限之於斗斛要言多取田畝之收而已孫毓曰凡詩賦之作皆摠舉衆義從多大之辭非如記事立制必詳度量之數甫田猶下篇言大田耳言歲取十千亦猶頌云萬億及秭舉大數且以協句言所在有大田皆有十千之收推而廣之以見天下皆豐此皆申述毛說也

四甫之言丈夫之美稱

玄甫之言丈夫也穀梁傳曰天猶傳也男子之美稱士冠禮注亦玄甫丈夫之美稱

五此既傷今思古而古今適南畝

此詩據幽王之時而思古謂思成王也成王既古矣而古今適南畝以成王之時為今則古又古於成王是為太古也

六上地穀畝一鍾鍾容六斛四斗謂上孰

言上地穀畝一鍾明時和而收多故稅輕而用

足也史記河渠書曰韓使水工鄭國間說秦鑿涇水為渠並於山東注洛三百餘里渠成而用溉瀉鹵之地四萬餘頃收皆畝一鍾彼瀉鹵之地灌溉之功畝收一鍾明太平陰陽和風雨時上地畝亦收一鍾也昭三年左傳曰齊舊四量豆區金鍾四升為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釜釜斗則鍾是鍾容六斛四斗也漢書食貨志曰一夫治田百畝歲收畝一碩半為粟百五十碩歲有上中下上孰其收自四中孰自三下孰自倍張

晏曰平歲百畝收百五十碩今大孰四倍收六百碩自三四百五十碩自倍三百石彼謂中平之地土孰畝六碩故本太平之上孰上地準關中為畝一鍾也

七孟子以貢助法通率言什一

孟子曰言三代稅法其實皆什一若井稅一夫是九稅一矣此詩之意刺幽王賦重當陳古稅之輕而言成稅萬畝反得重於什一者孟子言什一據通率而言耳周制有貢有助助者九夫

而稅一夫之田貢者什一而貢一夫之穀通之二十夫而稅二夫是為什中稅一也故冬官匠人注廣引經傳而論之去周制畿內用夏之貢法稅夫無公田邦國用殷之助法制公田不稅夫貢者自治其所受田貢其稅穀助者借民之力以治公田又使收斂焉諸侯謂之徹者通其率以什一為正孟子去野九夫而稅一國中什一是邦國亦異外內之法耳是鄭解通率為什一之事也又孟子去滕文公使畢戰問井田

子說 鄭奎 邦國助



子對曰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是鄭
所引異外內之事也蓋千文云方里而井井九
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
事畢然後治私事所以別野人也是說助法并
別一夫以入公也言別野人者別野人之法使
與國中不同也爾雅云郊外曰野則野人爲郊
外也野人爲郊外則國中謂郊內也郊內謂之
國中者以近國故繫國言之亦可地在郊內居
在國中故也助法旣言百畝爲公田則使自賦
者明是自治其田貢其稅穀也助則九而助一
中什二貢則什一而貢一通率爲什一也若然九一而
助者爲九中一知什一自賦非什中一者以言
一貢九一即去而助明九中一助也國中言什一乃
一井云使自賦是什一之中使自賦之明非什中一
爲賦也故鄭玄通其率以什一爲正若什一
自賦爲什中賦一則不得與九一通率爲什一
也且鄭引孟子大野九夫而稅一國中什一不
言國中什而稅一明是國中什二而貢一故得



通率爲什一也如鄭之言邦國亦異外內則諸侯郊內貢外助矣而鄭正言畿內用貢法邦國用助法以爲諸侯皆助者以諸侯郊內之地少郊外助者多故以邦國爲助對畿內之貢爲異外內也案王制云千里之內曰甸其外曰采注云取其美物以當穀稅又尚書鄭志說貢篚之義云凡所貢篚之物皆以稅物市之隨時物價以當邦賦然畿外諸侯不以穀入天子此若必稅萬畝是畿外助法則詩說天子之事得云歲取十千者以天子天下爲家故美其收入之多則廣舉天下之田若貢之天子自可隨其所須變爲貨物皆是稅穀市之亦得爲天子所取也史傳說助貢之法唯孟子爲明鄭據其言以什一而徹爲通外內之率理則然矣而食貨志云井方一里是九夫八家共之各受私田百畝公田十畝是爲八百八十畝餘二十畝爲廬舍其言取孟子爲說而失其本旨班固既有此言由是羣儒遂謬何休之注云羊苑甯之解穀

十一

聖家
受公田
十畝
二畝半
非孟言

梁趙岐之注孟子宋均之說樂緯咸以爲然皆義異於鄭理不可通何則言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則中央百畝共爲公田不得家取十畝也又言八家皆私百畝則百畝皆屬公矣何得復以二十畝爲廬舍也言同養公田是八家共理公事何得家分十畝自治之也若家取十畝各自治之安得謂之同養也若二十畝爲廬舍則家別二畝半亦入私矣則家別私有百二畝半何得爲八家皆私百畝也此皆諸儒之謬鄭於匠人注云野九夫而稅一此箋云井稅一夫其田百畝是鄭意無家別公田十畝及二畝半爲廬舍之事俗以鄭說同於諸儒是又失鄭旨矣

此言井稅一夫鄭注禹貢以九井擬九賦此井稅一夫是爲定法而禹貢注上上出九夫稅下下出一夫稅通率九州一井稅五夫者以禹貢九州之賦法凡有九等鄭欲品其多少無所比况遂以九井擬之以示稅之多少耳非其

實稅之也何則九州之地不至九倍若第一之州爲三等豈第九之州上者一家受田九百畝中者千八百畝下者二千七百畝斯不然矣若亦以百畝二百畝三百畝爲三等給之以地有薄厚差降其稅不可下州九家而共積一夫之稅此乃不近人情也明是以九等井稅擬之耳

疏主成稅萬畝爲十千之說難毛徒

箋必易毛者以此詩之作刺幽王政煩賦重廢民農業而此章下言治田則此爲稅法互言其事以相發明耳且取者自此取彼之辭耳歲取既爲稅斂之言十千即是期限之數若子孫千億萬億及祊文無指定可爲多大之辭其此文與十千維耦百室盈止周公之東征四國成湯之式於九圍皆是數有限量不得爲擬舉大辭也又參之於司馬之書校之於一成之稅其數正允有若合符故不從毛氏也而孫毓難云一成之收裁是十里之豐謂箋之說不足以該天

下然毓以所在天下大田皆有十千之收可推而廣之則每於十里皆取十千何獨不可推而廣也

四十一 我取其陳鄭謂民賒官粟而償新穀

笈倉廩至如此正義曰上言古之稅法一成而歲取十千故知此言我取取於官是倉廩有餘賒貸取而食之也以官有畜積恐其久而腐敗所以紓出官粟之畜積久滯者待秋收然後取民新穀以納官也於官則積而不腐亦是使民愛重存留此新穀也若然王制云古者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則太平豐年當家自有積而得有貸官粟者然古今時運入亦一也作制者美古之詳據多以言不能使皆有畜積猶今之豐年而民有貧而無食者

四十二 紓謂雖本即漢志遺土附根

傳耘除草紓雖本正義曰食貨志云后稷始畝田以二耜為耦廣尺深尺曰畝長終畝一畝三畝一夫三百畝而播種於畝中苗葉以上稍耨

壟草因墳其土以附苗根北成壟壟壟而風與旱故疑疑而盛也是說耘紓之事附根此雖本也

四十三 民於介止之處以道藝相講肄

介止相對止是止息故介為舍也信南山云中曰有廬舍則必歸於廬止則隨其所倦而息故介止分為二事也禮記曰紉作耘紓其有間暇則於廬舍及所止息之處以道藝相講論而肄習其業言禮者以其禮法當然非有禮文也漢書藝文志曰古之學者且耕且養三年而通一藝用日少而畜德多三十而五經立即此丞我髦士是也

四十四 以我齊明器實曰齊在器曰盛

經傳多齊盛盛連文故傳因齊解盛者官肆師祭之日表齊盛告祭注云梁六穀也則六穀揔為齊天官甸師注云梁稷也唯以梁者以稷是穀之長為諸穀之揔名六穀皆為器之實曰器實曰齊指穀體也在器曰盛據已盛於器也故相

杜與石
上之辨
此義此
不錄

六年左傳曰勅祭豐盛言為國則潔清在祭則
豐滿是指器實為盛在器為盛也

火土俱在南故先儒謂黎兼二祀

下曲禮云夫子祭四方歲徧注云祭四方謂祭
五官之神於四郊也句芒在東祝融后土在南
蓐收在西玄冥在北是也實五官而四郊者火
土俱在南其火土俱祀黎故鄭志答趙商云后
土轉為社無復代者故先師之說黎兼之亦因
火土位在南又大宗伯注云黎為祝融后土食
於火土是黎兼二祀

四方社皆太牢言犧羊以會句

郊特牲云杜稷太牢則四方之神亦太牢此獨
言羊以會句言犧以見純明非特羊而已社為
陰祀其犧用純黑色也其方祀則各以其方之
色也

鄭以下文指此社方為沐報

知此社與四方皆為秋祭報功者以三言黍稷
之盛而此言齊羊之祭明是物成而祭也下言

農夫之慶當要休息以御田祖是來春新穀
故知此祭在秋為時次也故大司馬仲秋云遂
以獮田羅罝弊致禽以祀枋注云枋當為方聲之
誤也獮田主祭四方報成萬物即引此詩云以
社以方是報祭四方在仲秋也良耜序云秋報
社稷

臘與蜡異與息田夫一

王者以歲事成孰搜索羣神而報祭之而謂
之大蜡又為臘祭先祖五祀因今黨正屬民飲
酒于序以正齒位而勞賜農夫令得極歡大飲
是謂休息之知如此者郊特牲曰天子大蜡八
蜡也蜡者索也歲上有二月合聚萬物索饗之
也是說大蜡之祭也月令孟冬云是月也臘門
閭及先祖五祀勞農以休息之是說休息之事
也郊特牲蜡祭之下又曰黃衣黃冠而祭息曰
夫也注云既蜡臘先祖五祀於是勞農以休息
之是臘即次蜡之後與蜡異也郊特牲止云息
田夫不謂之臘必知月令之臘祭與特牲息田

夫爲一者郊特牲說蜡祭之服云皮弁素服以送終葛帶榛杖喪殺也其下別云黃衣黃冠而祭明非蜡也又曰既蜡而收民息已既蜡乃云息民明知息民非蜡息民與月令休息文同故知黃冠而祭爲臘祭也是以注云息民蜡異則黃衣黃冠而祭爲臘必也以此知臘在既蜡之後也地官黨正職曰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以正齒位以此知黨正飲酒亦此時也下雜記云子貢觀於蜡曰一國之人皆若狂是恣民大飲也漢世每有國慶而賜民大酺亦此義也臘與息民蜡後爲之以其與蜡同月若不爲蜡則此事亦廢事皆相將故繫之蜡焉

先嗇田祖神農后土田正田主之同異
郊特牲注云先嗇若神農春官籥章注云田祖始耕田者謂神農是一也以祖者始也始教造田謂之田祖先爲稼穡謂之先嗇神其農業謂之神農名殊而實同也以神農始造田謂之

田祖而后稷亦有田功又有事於尊可以及卑則祭田祖之時后稷亦食焉后土則五穀所生本云句龍能平之則句龍亦在祭中而籥章云以樂田畷尚及典田之大夫明兼后土后稷矣故大司徒注云田主田神后土及田正之神所依也詩人謂之田祖以句龍爲后土后稷爲田正而言詩人謂之田祖則田祖之文雖主於神農而祭尊可以兼卑其祭田祖之時后土田正皆在焉故鄭摠言詩人謂之田祖也言此田祖其文得兼有后土后稷而司徒言田主則其文不得兼神農何則彼云設其社稷之壇而樹之田主則田主唯社稷不得有神農故鄭唯云后土田正其言不及神農

啓蟄郊祭而耕始耕祭田祖
月令孟春天子乃以元日祈穀于上帝注云謂以上辛郊祭天即引襄七年左傳曰天郊祀后稷以祈農事是故啓蟄郊祭而後耕又曰乃擇元辰天子親載耒耜躬耕帝藉注云元辰郊後

書云是郊後始耕也謂於始耕時而祭之知者以先嗇人神不宜先天而祭故當郊後也祈雨又宜早不可以至二月而田祖是始教田者故知是始耕祭之

四土鼓瓦缶章而祭田祖并祭田畯

周禮者篇章吹豳雅謂篇吹之故其職掌土鼓豳篇杜子春云土鼓以瓦爲匡以革爲兩面可擊也鄭司農云豳篇豳國之地竹玄謂豳篇豳人吹篇之聲章是也祭田祖而并祭田畯

五曾孫來止鄭謂成王后世子觀農事

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攘其左右嘗其旨否箋云曾孫謂成王也攘讀當爲饁饁也田畯司嗇夫也喜讀爲饁饁酒食也成王來止謂出觀農事也親與后世子行使知稼穡之艱難也爲農人之在南畝者設饁以勸之司嗇至則又加之以酒食饁其左右從行者成王親爲嘗其饁之美否亦親之也

六傳推毛意以爲成王勸稼田畯喜樂

毛以爲成王之時非直爲民報祭其年又曾孫成王亦自來止親循畎畝勸稼穡也君既勸之於上民又勸之於下農夫務事遂以其婦之與子並來饁饁於彼南畝之中家盡歡樂矣其曰畯之官典田大夫既至見其勤勞則喜樂其事矣即教農夫以閒暇之時攘除田之左右辟其草萊嘗其氣旨土地和美與否也

四鄭田畯司嗇即漢嗇夫與郊特牲異

田畯田官在田司主稼穡故謂之司嗇漢世亦有此官謂之嗇夫故言今之嗇夫也郊特牲曰蜡之祭也主先嗇而祭司嗇也注云先嗇若神農司嗇若后稷以神農始造其田后稷教民播種此二人有田事之大功者也蜡者爲田報祭故知謂此二人稷爲人臣然稼亦是田官故謂之司嗇此言田畯乃是當時主稼之人故以司嗇言之與郊特牲名同而實異也饁彼南畝田畯至喜此及大田文與七月正同故亦讀喜爲饁饁酒食也

王孫以婦人無外事從官有常餼難鄭此經毛不為傳但毛氏於詩無破字者與鄭不得同王肅云曾孫來止親循畝畝勸稼穡也農夫務事使其婦子並饁饋也田畯之至喜樂其事教農以間暇撰田之左右除其草萊賞其氣旨士和美與否也傳意當然王肅又云婦人無閭外之事又帝王乃躬自食農人周則力不供不偏則為惠不普玄說非也孫毓云古者婦人無外事送兄弟不踰閭唯王后親桑以勸蠶事又不隨天子而行成王出勸農事何得將婦兒自隨而云使知稼穡之艱難王后寧復與稼穡事者乎此與豳風同我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之義皆同農人遽於其事婦子俱饁也田畯見其勤脩喜樂其事又王者從官自有常餼非獨於南畝之中乃饁左右而親為之嘗又非人君待下之義皆以鄭說為短斯不然矣此刺今思古之詩言古人之所難行以傷今之廢業也若王后必無外事不當饗於北郊王基以親蠶決

王肅云此云以其婦子文繫於曾孫辭既不同義固當異又安得甘為農人婦子也王者從官非無常餼直以同循稼穡共食旨甘與夫秦風所謂勸百可使海內從風何必每地皆往農人盡資而云力不供惠不普也王基因於不偏之言而引周語以此為藉田之事謬矣然此詩止說豐年之義無刺廢籍之文

王肅如茨屋蓋梁車梁坻水中地京高丘曾孫之稼如茨如梁曾孫之庾如坻如京茨積也梁車梁也京高丘也箋云稼禾也謂有葦者也茨屋蓋也上古之稅法近者納穗遠者納粟米庾露積數也坻水中之高地也正義曰墨子稱茅茨不翦謂以茅覆屋故箋以茨為屋蓋

傳言茨積非訓茨為積也言其積聚高大如屋茨耳其意與箋同也孟子十二月車梁成梁謂水上橫橋橋有廣狹得容車渡則高廣者也

周畿內有禾稼之稅畿外不入穀

此言禾更當在畿內若畿外則采取美物以當邦賦不入穀矣畿內雖用貢法亦較其歲以為率依稅法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二甸稍縣都無過十二以禾及米貢入於王掌客有芻薪倍禾之言是明周法有禾稼之稅矣禹貢有納

銓納結周之有無無以言也依禹貢云五百里甸服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銓三百里結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注云甸服者堯制賦其田使入穀禹弼其外百里者賦入總謂入刈禾也二百里銓銓斷去葉也三百里結結又去穎也四百里入粟五百里入米者遠郊輕也甸服之制本自納總禹為之差使百里者從之耳以此言之有輕遠之法故為近者納總遠者粟米既無經結之文不知遠近何以為差也若然世之役宜

大田

繫於上代周止千里納穀唐虞則弼其外五百里為方二千里是方千里者四納穀多於周者唐虞萬國諸侯歲朝其用或費於後代故納穀多也又鄭志荅趙商云畿內四百國則周郊內亦封諸侯矣於周法十國而入其一於天子然則雖千里者四其稅猶少於周故使方二千里入粟米世代不同故異法也

特牲少牢之祭無稻粱知此賜農

正義曰特牲少牢之祭皆無稻粱此特言黍稷

稻粱故知勞賜農夫加以稻粱

既種謂相地擇種既戒如計耦耕事

大田多稼既種既戒既備乃事箋云大田謂地肥美可墾耕多為稼可以授民者也將稼者必先相地之宜而擇其種季冬命民出五種計耦耕事修耒耜具田器此之謂戒是既備矣至孟春土長冒櫛陳根可拔而事之正義曰知大田非天下田者以文連多稼又云既種既戒皆謂田中之事不得為天下之田故以為肥美之大

田可墾耕者也舉肥美以與民則自然為天下田矣地自山陵林麓川澤溝瀆城郭宮室塗巷其外皆可墾耕作者舉其年豐明田多故古大田方陳擇種豫戒是本之於初所授受之辭其實此地先在民矣言多為稼乃授民者疾今之田萊多荒而本之初授民而稼之或公家令民稼之而後授故雜氏掌之也

四 鄭讀倣載為熾留謂熾入地留殺草

以我軍耜倣載南畝豐利也倣六倣讀為熾載

讀為留粟之留時至民以其利耜熾留發所受之地趨農急也田一歲曰留

五 既方生房既阜成實既堅孰既齊好

正義曰阜是未堅方文又在阜上初秀始欲結實之時故云方房也謂孚甲始生而未合時也謂米外之房者言其孚甲米生於中若人之房舍然也孚者米外之粟皮故極者一孚二米言一皮之內有兩米也甲者以在米外若鎧甲之在人表其種於地則開甲始生故月令孟春云

其日甲乙注云物之孚甲始生謂開此孚甲生出也禾既有穗即生孚甲故云盡生房矣房生既成則有米實故云盡成實矣既已有實稍向孰成故云盡堅熟矣眾穗皆熟故云盡齊好矣

六 螟螣蟲賊皆蝗傳別其所食

舊說螟螣蟲賊一種蟲也如言寇賊奸宄內外言之耳故隸為文學曰此四種蟲皆蝗也實不同故分別釋之傳食心葉根節

七 傳以秉畀炎火為盛陽

去炎火盛陽也陽而稱火者以南方為火炎為甚之故去盛陽也知非實火者以四者所謂昆蟲得陰而藏得陽而生故箋云盛陽氣蒸騰則生之義以得陽而生故陽盛而為害月令仲夏行春令百勝時起是陽行而生陽盛則蟲起消之則付於所生之本

八 雨無不徧民歸之君故去遂及我私

太平之時有滄然既起萋萋然行者雨之雲也此雲既行乃起其雨澤祁祁然安徐而落

三元

常餘此

不有遺

兼帶

兼帶

不暴疾也民見行雲雨降歸之於君云此兩本
主為雨我公田耳因遂及我之私田雖作者實
見太平之時民心先公之義要雨無不徧天澤
以時故得五穀大成由此民所收刈力皆不尼
而令彼處有不獲刈之糈禾此處有不收斂之
糈束又彼處有遺餘之秉把此處有滯漏之委
穗此皆主不暇取維是寡婦之所利言撝拾取
之以自利已王制及書傳皆云矜寡孤獨天民
之窮而無告者皆有常餘地官遺人門閭之
積以養老孤則官自有餘而須撝拾者以豐年
矜寡撝拾足能自活王者恐其不濟或力不堪
事乃饒之

四毛釋駢黑為牛羊豕鄭從方色

傳駢牛黑羊豕毛意蓋以此四方既非望祀又
非五方之帝故用是牲所以無方色之別豈其
牲各從其方色則宜五色獨言駢黑者略舉二
方以韻句耳故易傳

四五祀在血祭中而言禋

大宗伯職祀天乃稱禋五祀在血祭之中而言
禋者此五官之神有配天之時配天則禋祀此
祭雖配天以其實為禋祀故亦以禋言之五祀
在血祭之中則用太牢矣故上篇云與我犧羊
以社以方是方祭有羊

洛陽

四韎韐以作六師謂諸侯世子除喪服士服

君子至止福祿如茨如棘六君子至止者謂來受
爵命者也爵命為福賞賜為祿茨屋蓋喻多
韎韐有奭以作六師韎韐者茅蒐草也一曰韎
韐所以代韠也天子六軍箋云此諸侯世子除
三年之喪服士服而來未遇爵命之時時有征
伐之事天子以其賢任為軍將使代卿士將六
軍而出韎韐者茅蒐草也茅蒐韎韐聲也韎韐
祭服之韠合韋為之其服爵弁服紵衣練裳也

四宗周之洛謂洛水與東都伊洛別

傳洛宗周既浸水正義曰宗周鎬京也夏官職
方氏河西曰雍州其浸渭洛是洛為宗周之浸
水也禹貢云漆沮既從孔安國云漆沮一名洛

水落水則淒沮是也與東都伊洛別矣

四典命侯適以皮帛繼子男謂父在代行禮正義曰以序言爵命諸侯故知此謂諸侯世子也若在三年喪中則凶服不得有韎韐耳若已爵命則當服諸侯之赤韍不得服士服故知除三年之喪服士服而來也王制云諸侯之世子未賜爵視天子之元士以君其國此又言韎韐故知諸侯世子未賜爵命服士服也若然春官典命云凡諸侯之適子誓於天子攝其君則下其君之禮一等未誓則以皮帛繼子男此以代父君國反服士服者周禮之文謂父在代父行禮故其執圭璧皮帛之禮未誓尚比卿今此雖已除父喪非代父行禮不得復繼於父又不敢自成為君故服士服也世子雖服士服待之同於正君雜記云君薨太子號稱子待猶君也彼注謂未踰年者尚然况除服後乎待之固如成君何但下一等而已此詩大意皆言諸侯世子受王爵命今服士服故知是未遇爵命又云

六師故知有征伐之事天子以其賢任為軍將使代卿士將六軍而出也

四諸侯踰年賜命春秋時無定限

春秋之義諸侯踰年即位天子賜之以命圭則天子遣使就國賜之矣文元年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是其事也此言除三年之喪自來受賜命也天子命諸侯之禮亡亦無明文春秋之義言踰年賜命者說者致之非傳辭也春秋之世魯文公晉惠公即位而賜之魯成公八年乃賜之齊靈公天子將昏於齊始賜之衛襄魯桓既薨乃賜之是賜命時節無定限也由此而言蓋踰年賜命是其正其不得命則除喪自見天子

四世祿直食其先祿世位則居父位

此言古之仕者世祿及文王曰凡周之士不顯亦世皆謂仕宦於朝者朝者在官之惣名公卿大夫士皆是也經言乘其四駟則仕者得乘四馬矣禮士乘兩馬則此詩所言不及士也古者

羣



詩要義卷第十四
鴛鴦畢羅言友物乘馬

鴛鴦于飛畢之羅之箋云匹鳥言其止則相耦飛則為雙性馴耦也此交萬物之實也而言與者廣其義也獺祭魚而後漁豺祭獸而後田此亦皆其將縱散時也乘馬在廐摧之秣之摧也秣粟也箋云摧今坐字也古者明王所乘之馬繫於廐無事則委之以坐有事乃予之穀言愛國用也以與於其身亦猶然齊而後三舉設

盛饌恒日則減焉此之謂有節也

二 齊日三舉恒日則減朔必加於恒日

天官膳夫云王日一舉注云殺性盛饌日舉又曰王齊則三舉是恒日則減焉因奉養先盛而倒言耳此不言朔月而王藻云天子之食日少後所牢朔月太牢兩朔必於恒日不知為同齊三太牢與周牢為降一太牢也王藻曰少牢與周禮日一舉不同者鄭志答趙商云禮記後人所定或以諸侯同天子或以天子與諸侯等所施不同故

難辨

難據

四 諸公刺幽王作詩者一人稱諸公意

不能燕樂同姓明諸公是同姓諸公也作詩者一人而已言諸公者以作者在諸公之中稱諸公意以刺之也九族亦同姓見諸公非一容九族之外故言同姓以廣之

五 諸侯用朝服燕知天子亦然

燕禮者諸侯燕臣子之禮經云燕朝服諸侯用朝服燕則知天子亦自以朝服燕也且此詩責

王不燕而舉皮弁是天子燕用皮弁明矣若然王制云周人冕而祭玄衣而養老注云凡養之

六

李燕

冠親

冠親

冠親

冠親

服皆其時與羣臣燕之服周人循而兼用之玄衣素裳其冠委貌諸侯以天子之燕服為朝服如彼注則天子燕用玄衣此言皮弁者蓋天子燕服有二燕羣臣用玄冠親同姓用皮弁也賓之初筵三章箋云此祭末王與族人燕而經云側弁之俄是燕同姓用皮弁之事也

七 薦一名寄生菟絲非松蘿

陸璣疏玄鳥一名寄生葉似當盧子如覆等
黑恬義釋草玄唐蒙女蘿女蘿莢絲毛意以莢
絲為松蘿故言松蘿也陸璣疏六今莢絲蔓連
草上生黃赤如金今人藥莢絲子是也非松蘿
松蘿自蔓松上生枝正青與莢絲殊異

八 陽之專氣為霰陰之專氣為雹

如彼雨雪先集維霰霰暴雪也箋云將大雨
雪始必微溫雪自上下遇溫氣而搏謂之霰又
而寒勝則大雪矣喻幽王之不親九族亦有漸自
微至甚如先霰後大雪大戴禮曾子云陽之
專氣為霰陰之專氣為雹盛陽之氣在兩
水則溫暖為陰氣薄而骨之不相入則搏為
雹也盛陰之氣在兩水則凝滯而為雪陽氣專
而骨之不相入則消散而為霰是霰由陽氣
薄而為之故言遇溫氣而搏也

九 車行則設牽止則脫

正義曰以連言牽之故知間開設牽貌牽無車
則脫行乃設之故言設牽也

十 四足之美有鹿兩足之美有鵠

鵠雉釋鳥文以說文云鵠長尾雉走鳴乘鵠尾
為防鉤著鳥頭上陸璣疏玄鵠微小於翟也走
而且鳴曰鵠鵠其尾長肉其美故林麓山下人
語曰四足之美有鹿兩足之美有鵠鹿者似鹿
而小是也此鵠是雉中之別名雉性耿介故箋
謂之耿介之鳥

十一 仰高行明駢牡御羣臣琴轡調教令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四牡駢駢六轡如琴景大
也箋云景明也諸大夫以為賢女既進則王亦
庶幾古人有高德者則慕仰之有明行者則而
行之其御羣臣使之有禮如御四馬駢駢然持
其教令使之調均亦如六轡緩急有和也

十二 讒者始構合二人終交亂四國

讒人罔極構我二人箋云構合也合猶交亂也
上言四國此去二人者二人謂人君與見讒之
人也讒者每人讒之常構一人構之不已至交
亂四國

四 淫液謂遲久小人久飲則情態出

君臣上下沉湎淫液武公既入而作是謂也淫液者飲酒時情態也武入者入爲王卿士正義曰樂記說樂之遲云咏嘆之淫液之則淫液遲久之意也小人未醉身有惡態強自收掩及其醉酒則舊時情態皆出莊子說察人之法曰醉之以酒以觀其態是久飲酒則情態出也下箋云至於旅酬小人之態出亦謂久飲態出故舞不知止也

四 毛首章燕次章射鄭次章至末皆祭

毛於首章傳曰有燕射之禮二章傳曰主人請射於賓則毛以上二章皆陳古者先行燕禮後爲燕射無祭祀之事也燕禮於旅酬之後云若射則大射正爲司射如鄉射之禮是燕射之法先行燕禮而後射也首章舉酬逸逸以上八句皆說燕事舉酬即旅酬也燕禮旅後乃射故舉酬之下說大侯既抗以下六句爲射事也燕必有樂故二

章又重說燕事簫舞笙鼓是燕時之樂若燕樂之義得先祖之神悅故因論樂事遂引而致之言樂既和而奏之可以進樂先祖每事得禮則神降之福至子孫其湛以來六句說燕樂得宜可使明神降福之意燕樂得所則神明福之是不可不以禮燕射故下四句復說射事言賓主相耦入次取弓矢而又射也此兩章皆初論燕後論射而首章言邊且二章言笙鼓者燕以飲食爲主作樂助其歡耳故先言酒殺而後言聲樂三章四章言今王燕飲初雖重慎後則失儀至於音聲號咷舞不休息卒章言下民化之亦荒於酒皆刺當時沈湎之事鄭以將祭而射謂之大射大射之初先行燕禮首章上八句言射初飲燕之事下六句言大射之事二章言作樂以祭盡章皆說祭時之事三章四章言今王祭末與族人私燕小人爲賓威儀昏亂唯卒章與毛同耳

四 將祭習射澤宮正射於射宮射宮在郊

射義又曰天子將祭必先習射於澤宮澤者所以擇士也已射於澤宮然後於射宮射中者得與於祭不中者不得與於祭是先王將祭必射以擇士也先於澤宮後於射宮是將祭再為射禮澤宮言習射則未是正射射於射宮乃行太射云公入鵞注云此公出而言入者大射於郊鄉射記曰於郊則閭中注云於郊謂大射於學則射宮者西郊之學也澤宮之所在則無明文

天子諸侯有大射賓射燕射州有鄉射

毛以此篇為燕射鄭則為大射因辨禮射之數言已不同之意也故云射禮有二有大射有賓射有燕射大射者將祭擇士於射宮賓射者謂諸侯來朝與之射於朝燕射者因燕賓客即與射於寢此三者其處不同其侯亦別冬官梓人云張皮侯而棲鵠則春以功張五采之侯則遠國屬張獸侯則王以息燕三者別文皮侯即大射也五采之侯賓射也獸侯燕射也不言鄉射者鄉射是州長與其民射於州序之禮天子諸

侯無之

穀豆實核加邊然亦可互稱

此經二句自相充配穀核即邊豆所盛穀則實之於豆核則加之於邊故言穀豆實核加邊也先穀後核不依邊豆次者便其文耳祭禮有加豆邊傳言加邊者以此非祭無取加豆之義而又天官籩人加邊之實凌炙栗脯非核物且以穀豆實類之知加之於邊非為邊加之也旅陳釋詁文云邊實有桃梅之屬故稱核也言豆屬者以燕之物多非止桃梅故稱屬也既以豆實為植醢恐穀名唯施於此故云凡非穀實而食之曰穀名穀是摠名以此穀核與邊豆相對故分之耳其實核亦為穀魏風曰園有桃其實之穀是在邊之物亦為穀也醢人云羞豆之實醢食糝食醢糝皆以稻米為之則豆實之穀亦有穀實矣

天子宫縣妨射故改縣軒縣不改

於此言鍾鼓既設者亦為將射改縣也正義以

天子宮縣階間妨射位故改縣以避射也鄉射禮將射乃去樂正命弟子贊工迂樂于下注云當避射位彼琴瑟之樂尚迂之明鍾鼓之縣改之矣箋鍾鼓至改縣正義大射諸侯之禮云樂人宿縣厥明乃射明天子亦然今至於舉酬始言鍾鼓既設故知將射改縣也大射不言改縣者國君與臣行禮略三面而已不具軒縣東西縣在兩階之外兩階之間有二建鼓耳東近東階西近西階又無鍾磬不足以妨射不須改也大射注云國君於其羣臣備三面耳無鍾磬有鼓而已其為諸侯則軒縣是由階間無縣故不改也鄭言諸侯為諸侯則軒縣明天子於其臣備宮縣將射而改之故於此言既設也

四燕射各以鄉射之禮張侯上下共一侯傳唯言大侯君侯不言侯之所用梓人云張獸侯則王以息燕是燕射射獸侯則毛意亦當然矣燕射之禮自天子至士皆一侯上下共射之無三侯二侯故鄉射記云天子熊侯白質諸侯

麋侯赤質大夫布侯畫以虎豹士布侯畫以豕注云此所謂獸侯也燕射則張之鄉射及賓射當張采侯二正而記此者天子諸侯之燕射冬以其鄉射之禮而張此侯是以云焉

三張皮侯而棲鵠鵠居侯中三之一

此將射而言大侯既抗明非始張侯體言舉鵠而棲之於侯中也知者鄭既云周禮梓人張皮侯而棲鵠是鵠在侯復別棲之棲即舉也居侯中三分之一則此鵠方六尺唯大射以皮飾侯故言張皮侯而棲鵠也天官司裘注亦云以虎能豹麋之皮飾其側又方制之為質謂之鵠著於侯中所謂皮侯也

二侯中有鵠鵠中正正中質質即麋

毛氏於射侯之事正鵠不明唯猗嗟傳云三尺曰正亦不言正之所施周禮鄭眾馬融注皆云十尺曰侯四尺曰鵠二尺曰正四寸曰質則以為侯皆一丈鵠及正質於一侯之中為此等級則亦以此質為四寸也王肅亦云三尺曰正四

寸曰質又引尔雅云射張皮謂之侯侯中者謂之鵠鵠中者謂之正正方二尺也正中謂之鵠方六寸也鵠則質也舊云方四寸今云方六寸尔雅說之明且從之此肅意唯改質為六寸其餘同鄭焉也賈逵周禮注云四尺曰正正五重鵠居其內而方二尺以為正正大於鵠鵠在正內雖內外不同亦共在一侯鄭於周禮上下檢之以為大射之侯其中制皮為鵠質射之侯其中采畫為正正大如鵠皆居侯中三分之一其無射則射獸侯侯中畫為獸形即鄉射記所謂熊侯白質之類矣三射之侯皆不同也射人注說畫正之法云其外之廣居侯中三分之一中言二尺與毛傳二尺曰正同也射義云孔子曰循聲而發發而不失正鵠者其唯賢者乎詩云發彼有的以祈尔爵既言正鵠即引此的則記人之意以的為正鵠之謂也

鄭引下而飲以證射爵跪去揖讓而升下大射禮曰司射命設豐司宮士奉豐由西階升

坐設於西楹西勝者之弟子洗觶升酌散禮記坐尊于豐上司射命三耦及衆射者勝者皆袒決遂執張弓不勝者皆襲脫決拾却左手右加弛弓於其上遂執弱勝者先升堂不勝者進北面坐取豐上之觶興少退立卒觶坐奠於豐下三耦卒飲衆皆繼飲射爵如三耦是飲射爵之禮故論語曰下而飲其爭也君子引此者明祈尔爵為心中之爭也此飲於西階上言下而飲者謂飲射爵時揖讓而升下意取而飲與其爭故引彼文不盡耳

四 人死魄降鬼升故祭有求陰求陽

箋般人至之禮正義曰般人先求諸陽郊特牲文以人死也體魄則降知氣在上祭義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合鬼與神教之至也般生必死死必歸土此之謂鬼其氣發揚于上神之著也又曰二端既立報以二禮注云二端既立謂氣也魄也由人死有二者故作樂揚其聲音之號使詔告天地之間令魂氣聞而

五

詩言奏

樂不言

祭故

引殷

求陽

以降此求諸陽之我陽謂魂氣分散者也又其鬱合也。以灌令體魄聞而以出是求諸陰之義。陰謂體魄存在者也。祭者皆為此二者但行之有先後耳。故郊特牲曰。殷人尚聲。臭味未成。滌蕩其聲。樂三闕然後出迎牲。聲音之號所以詔告於天地之間。周人尚臭。灌用鬯臭鬱合鬯臭陰達於淵泉。灌以圭璋用玉氣既灌然後迎牲。致陰氣也。凡祭慎諸此。魂氣歸于天。形魄歸于地。故祭求諸陰陽之義也。殷人先求諸陽。周人先求諸陰。注云此其所以先後異也。由此言之。殷周先後雖異。皆行一禮。殷人之臭味未成。滌蕩其聲。則成臭味而作樂。臭味成而行裸。其相去亦幾也。示廟當九闕。殷於樂闕迎牲。周既灌迎牲。則殷之為灌不可在迎牲之後。當亦三闕之前矣。以氣魄不甚相遠。求之示先後耳。故知作樂與灌不得相懸也。昭七年左傳稱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則魂魄小異耳。禮記注云。復招魂復魄是魂魄相附之物。

也。然人死精氣有遺而留有發而升者相對。故留者為魄。聖人制作二禮以求之。此詩說祭祀之禮不言酒食。唯言樂。故解之由殷人先求諸陽。故祭祀之禮先奏樂滌蕩其聲。以是之故此詩主言鼓舞而已。

周子孫而鄭言殷禮以衛殷之畿內

武公周之子孫而言殷禮者。鄭志云。趙商云。衛殷之畿內。君子行禮不求變俗。祭祀之禮居喪之服。哭泣之位。皆如其國之法。故衛稱殷禮。禮記說大夫士去國之法。故祭不變父祖之俗。至於人君則與民為政。故順民之俗。秦襄公居周之故地。故兼襲刺襄未能用周禮。將無以固其國。定四年左傳。命伯禽以商奄之民。命康叔封諸殷墟。皆啓以商政。皆因其故地。行其舊俗。故知武公行殷之禮。

其實殷詩亦言酒食。周詩亦言聲樂。

詩人之作出於本情。但不必殷人皆言樂。周人皆言裸也。列祖言既。載清酤。玄鳥不天。糖是承是。

幾人之作言酒食也執競說武王之祭言鼓鐘管磬是周人之作言聲樂也以此知作者各言其志立文不常

二自篇舞至五林毛言燕樂鄭言諸侯助祭毛以此詩正論燕樂之和其言遂及先祖皆非實祭之事則百禮既至不得為諸侯非百國之禮自外至也然則有士有林皆異於鄭當謂有祭祀之大禮有孝子之人君耳鄭以此為實祭既至外來之辭則君為諸侯之君君為國君則任是君所任者故為卿大夫也以百禮既至則禮從外來故云所獻之禮既陳於庭謂九州諸侯採其美物以當邦賦各獻國之所有而陳之王庭也禮器曰大饗其王事與三牲魚腊四海九州之美味也邊豆之薦四時之和氣也注云此饌諸侯所獻則王者之祭致遠物以助之故知陳天下諸侯獻之禮陳於庭其禮物之外又有卿大夫又有國君也國君之來臣必從焉亦有君不來朝使臣聘者故任林並言先任後林

其文耳

四主人請賓賓自取匹詩略射禮詳

毛以此為行燕射之禮故以手為取言室人以對賓故云室人主人以主自居於室故謂之室人也大射云司射請於公鄉射云司射請於賓則射法立司射以請之非主人自請此云主人請射於賓賓許諾者以詩之所陳略舉大綱非如記注禮儀曲言節數又射禮耦者有司所比不是賓自取之云賓自取匹者雖配之由於有司其技藝敵與不敵亦強弱素定自相牽引而為耦也

四特牲士禮有嗣子舉奠少牢無避諸侯

禮獻必有酢故知尸酢而卒爵也以天子祭禮亡約士之祭禮有嗣子舉奠因酌尸天子則有子孫獻尸之禮特牲禮云上嗣舉奠入北面再拜稽首注云上嗣主人將為後者舉猶飲也使嗣子飲奠者將傳重累之也又曰尸執奠進受復位祭酒啐酒尸舉肝進受肝復位坐食肝

觴是士之祭禮嗣之舉奠也又曰舉奠洗酌入尸拜受舉尊拜尸祭酒啐酒奠之舉奠出復位是因酌尸也言奠者謂迎尸之前親酌奠於銅南嗣子於此乃舉奠以飲之故言舉奠自是以後因號嗣子為舉奠也引少牢禮者少牢無嗣子舉奠之事特牲云大夫之嗣子無舉奠避諸侯然則士卑故不嫌也特牲酌尸不卒爵又無酢且啐而奠之此不同引之者以有洗酌入事其節相當故引之文引文王世子者與此相當故云其登餼獻受爵則以上嗣彼據世子之禮正當此事故言是也

天子有子孫繫爵禮謂祭末世子舉奠天子有奠爵諸侯有奠角在於饋獻之前至祭末世子乃舉奠也郊特牲云舉爵角詔受尸彼謂陰厭之時設於奧奠畢鋤南迎尸主而入即席東面尸舉爵奠之畢祭之至九獻之後嗣子舉所奠之爵以卒爵所謂受爵也既稱為獻固當有酢而卒爵所以為異故此云天子則

有子孫獻尸之禮以明士禮無也

加爵間賓兄弟交酬酬後卒爵虛爵特牲禮加爵之前酬長兄弟加爵之後長兄弟酬賓是加爵之間賓與兄弟交錯其酬也酬賓之下云卒爵者虛觴於篚是卒爵也於是以後爵乃虛矣

王與族人燕共姓為賓

此復言初筵者既祭王與族人燕之筵也即楚茨所謂諸父兄弟燕用言燕私是也以文王世子云若公與族人燕則異姓為賓明王亦然彼注同宗無相賓客之道以是賓必異姓

三章燕初至旅酬此無筭爵賓醉失禮

前章言燕初及旅酬之事此述無筭爵之後言爵行無筭賓既醉於酒止於是則號呼則謹嘏而唱叫也錯亂我燕豆之行列數起舞傲然不能自正也又疾而重言之是此言賓曰既已醉則不自知其過失傾側其弁使之俄然數起舞僂僂然又不能止以此荒醉敗亂天下故武

公爲言陳作賓之禮若既醉而出則賓與主人並受其得禮之福賓則身爲知禮主則得其人是並受其福也若至於醉而不出是謂誅伐其德

正禮有司正以監失禮此監史督使醉

毛以爲言王燕失所故天下化之凡此天下之人聚共飲酒初時或有醉者或有不醉者復設法以逼之既立酒之監或復佐之爲史令催不醉之人亦使醉也彼醉者則已不善爲人所非惡不醉者此監與史反耻而罰之是使小大盡醉舉坐皆猶狂也毛以經直云立監佐史不知是何監何史贊其不足故言酒也立監是衆所推舉佐史是彼自佐之故立文不同此刺其立酒之監燕禮鄉射並立司正鄉射注云解俸失禮者立司正以監之察儀法也即引詩云既立之監或佐之史則禮法自當立監此刺者彼則監其失禮此乃督之使醉名同而實異以其居是監察故鄭於鄉射引此耳

三旅與無筭不止三爵鄭指獻酢酬

禮有獻酢與旅酬及無筭爵旅與無筭不止三爵而已故知三爵是獻也酢也酬也若然禮主人獻賓賓飲而又酢主人主人飲而又酌以酬賓賓則奠之而不舉則賓主皆不飲三爵矣而指獻酢酬爲三爵者言於飲三爵禮之時非謂人飲三爵也

毛詩要義卷第十四下



魚藻

毛詩要義第十五上

一思古之詩無武王此以鎬京武王

幽王之詩思古多矣皆不陳武王此獨言之者此言將喪鎬京其居鎬京武王為始刺王將喪其業故特陳武王也

二莘其尾訓長那其居訓安

王在在鎬有那其居箋云那安貌天下平安王無四方之虞故其居處那然安也莘其尾長貌

三幽王侮慢諸侯疏引烽燧事

正義曰作采菽詩者刺幽王也以幽王侮慢諸侯諸侯來朝不能錫命以禮數微召而會聚之而無誠信之義事無故召之而無信義後若實有義事將召而不來詩人君子見其微知其著而思古昔明王焉正義周本紀曰褒姒不好笑幽王欲其笑萬方故不笑幽王為烽燧大鼓有寇至則舉烽火諸侯悉至至而無寇褒姒乃大笑幽王欲悅之數舉烽火其後不信益不至幽王之廢申后去太子申侯怒乃與繒西夷大戎

共攻幽王幽王舉烽火徵兵兵莫至遂殺幽王驪山下盡取周賂而去是義事不信見伐無救之事

四待諸侯雖無子之尚得車馬袞黼

采菽至及黼毛以為言古之明王待諸侯使人采此菽藿得菽藿則筐盛之筐盛之以為牛汁之筆筐筐所以受所采之菜以興牛禮所以待來朝諸侯故於此君子諸侯之來朝也乃云有何物而當錫子之乎於時雖為無可子之尚與之路車及所采之駟馬其車馬之外又以何物子之又以玄衣而畫以袞龍下及絺冕之黼裳言無子之尚得車馬袞黼今王何以反侮慢之曾無錫命之禮乎故刺之鄭唯以不與為異其文義則同

五藿以羊牛今言菽毛太牢者舉其一

傳既言羊則若豕則微則菽不揔筆三牲而言菽所以毛太牢者舉牛之毛則羊豕之苦微從之可知故云太牢以揔之公食禮云鉶羊牛藿

羊豕豕微皆有滑注云龍且葉也豕豕豕豕
董豕之屬是也王豕毛云管管受所采之菜豕
禮所以待來朝諸侯

六 觀禮賜侯氏車則同服賜

觀禮曰天子賜侯氏以車服注云賜車者同姓
以金路異姓以象路服則衣也驚也豕豕豕豕
同賜之矣

七 玄衣玄衣而畫龍龍則刺之

傳雖云玄衣卷龍而義未明故申之玄衣者玄
衣而畫以龍龍王藻注云龍者畫龍於衣卷字或
作袞然則以龍首卷然謂之袞龍袞是龍之狀也
龍者引類以明之龍者為一也謂緇衣者緇謂刺之
言此龍者緇刺之於衣袞之在衣也袞則畫之
龍則刺之故言謂緇衣以對袞畫衣故也緇在
裳言衣者衣摠名也諸公之服自袞冕而下侯
伯自鷩冕而下子男自毳冕而下皆春官司服
職文引之者明袞非一衣君子摠諸侯也故
彼注云九章初二曰龍次三曰山次三曰華蟲

八

次四曰火次五曰宗彝皆畫以為績次六曰藻
皆冕服次七曰粉米次八曰黼次九曰黻皆緇以為績
皆衣則袞之衣五章裳四章凡九也驚畫以雉謂華
纁裳也其衣三章裳四章凡七也纁畫虎雉謂宗
裳無彝也其衣三章裳二章凡五也緇衣粉米無畫
刺也其衣一章裳二章凡三也玄冕者衣無文裳
刺黻而已是以謂之玄焉凡冕服皆玄衣纁裳
由此言纁冕緇冕其裳皆以黼為首唯玄冕無
文耳言子男自鷩冕而下則通及緇冕此黼且

緇冕之裳矣箋言謂緇衣者自取緇繡之義非
謂冕名但差次偶同耳

九 賜法下不得兼上知此賜非上公袞冕

或以為衣舉袞裳舉黼正是袞冕之服知不然
謂天者以經言及則非一之辭又君子來朝非獨上
于不賜公一人何得獨言袞龍之衣乎故知黼文下及
無文之緇冕之裳也賜法下不得兼上而上得兼下則
服義詩五等所賜下皆及於緇冕矣所以獨言袞黼不
亦有賜及玄冕者鄭即解之云王之賜服唯用有文章

詩經
卷之四
詩類

故也案終南美素襄公之受顯服衣黻衣繡裳
是得玄冕也又曰錦衣狐裘是得皮弁服也然
則天子之賜諸侯無文亦賜之言王賜唯用有
文章者解詩人特舉衣黻之意非謂玄冕以下
王不賜之且作者黼亦取與官馬為韻也

王於諸侯待之迎之驂駟而見之

庸沸至所屈毛以為庸沸然者是正出之檻泉
我明王使人於此水中采其芹菜以為道以待
諸侯以興富有者是王家之府藏我明王使人
於此府中取其財貨以為車服以賜諸侯其君
子諸侯至來朝之時我明王又使人迎之因觀
其車服旌旆其此君子車服旌旆則泐泐然動
得宜其車馬鸞鈴之聲又嘒嘒然鳴中節至於
將朝王於是親自驂駟則乘四馬而往迎之未
來則采菽為道以待之既來則及使人在塗迎之
既朝王則驂駟而見之是故明王於諸侯其所尊
敬法制之極今王何以不尊乎鄭唯以不與為
異

王勞迎諸侯所以觀威儀省禍福

案觀禮云至于郊王使人皮弁用璧勞注云郊
謂近郊去王城五十里小行人職曰凡諸侯入
王則逆勞于畿則郊勞者大行人也解所以必
使迎而觀其威儀者迎之所以為敬觀之且以
省察其禍福也成十四年左傳曰古之為享食
也以觀威儀省禍福也彼雖大饗豈可相通故
箋據而言之以諸侯至當行朝禮故言將朝於
王王則驂駟馬而往迎之知驂駟非諸侯之
物者以上古言采其芹又曰言觀其旌皆王於
諸侯之事既言旌鸞乃六載驂駟故知非諸
侯所乘明王所乘以往也夏官齊僕云朝觀宗
遇饗食皆乘金路各以其等為車送逆之節
云謂王乘車迎賓客上六九十步侯伯七十步
子男五十步是也

帝古蔽膝之象冕服為帝他服為韞

赤芾在股邪幅在下彼交匪紆天子所予諸侯
亦芾邪幅幅也所以自備束也紆緩也箋云

十五

邪幅如

漢時行

膝裏

自是至

聯

芾太古蔽膝之象也冕服謂之芾其他服謂之

韋以韋為之其制上廣一尺下廣二尺長三尺

其頸五寸肩革帶博二寸脰本曰股邪幅如

今行膝也偏束其脰自是至膝故曰在彼與

人交接自偏束如此則非有解怠紆緩之心天

子以是故賜予之

六

韋韋以韋存古邪幅亦單之偏

正義曰以赤芾對朱為異故去諸侯赤芾也相

二年左傳曰帶裳幅焉內則亦單之偏則此服

名偏而已莊鄭皆云之行膝然則邪幅於足謂之

邪幅故傳辨之去邪幅正是偏也名曰偏者所

以自偏束也蓋本其有芾之由故言太古蔽膝之

象易乾數履注太古者田漁而食因衣其皮先

知蔽前後知蔽後後王易之以布帛而猶存其

蔽前者重古道不忘本垂衣裳服布帛必始於

黃帝其有此象未知起自何代也明堂位曰有

虞氏服韋注去舜始作之以尊祭服言始

尊祭服異其名未以此時始存象也知冕服謂

之芾其他服謂之韋者以士之有爵弁大夫

以上有冕也士有韎韐猶大夫以上有芾也士

冠禮陳服於房中爵弁韎韐皮弁素韠玄端爵

韠雜記去士弁而祭於公即爵弁也士服爵弁

以韎韐配之則服冕者以芾配之故知冕服謂

之芾士服皮弁玄端皆服韠是他服謂之韠以

冕為主非冕謂之他也韋韠俱是蔽膝之象其

制則同但尊祭服異其名耳古者衣皮此存其

象故知以韋為之故禮記玉藻韠君朱大夫素

士爵韠士去韠下摠以韋結之故知以韋上廣一

尺下廣二尺長三尺其頸五寸肩革帶博二寸

此王藻文也彼論韠此言韋而引之者明此二

者色異而制同也

七 柞之葉新將生故乃落喻繼世

維柞之枝其葉蓬蓬蓬蓬蓬蓬蓬蓬蓬蓬蓬蓬

柞之幹猶先祖也枝猶子孫也其葉蓬蓬蓬蓬

才也正以柞為興者柞之葉新將生故乃落於地

以喻繼世以德相承者明也

平平訓辯治堯典平章亦云辯章

傳平平辯治正義曰堯典去平章百姓書傳作

辯章則平辯義通而古今之異耳

計魏絳引詩作便番左右

箋以上去賢才相承故此云諸侯之有賢才之

德能辯治連屬之國便得其所也諸侯來朝其

連屬者亦至焉至則亦當賞之襄十一年左傳

說晉悼公受魏絳之謀先和戎狄霸功既成以

賜魏絳之樂即引詩云樂只君子殿天子之

樂只君子萬福攸同便番左右亦是率從雖引

詩斷章彼以晉悼為霸長連屬之國與此同

也

三維舟與約制葵謂揆度腹厚賜

汎汎至戾矣毛以為汎汎然浮於水上者楊本

之舟舟人以紼繩繫而維持之使不得東西也

以與居於民上者諸侯之君也明王以禮法約

而制禦之使不得違叛也諸侯既不得違叛供

職順命故於來朝明王以禮樂樂是君子諸侯

職順命故於來朝明王以禮樂樂是君子諸侯

天子於是揆度其功德之多少而命賜之以禮

樂樂是君子諸侯又以福祿厚賜之

三紼訓綽綽是大綱綱為綽綽為繫

釋水云紼綱維之紼綽也綱綽也孫炎曰綽大

索也李巡曰綽竹為索所以維持舟者郭璞曰

綽繫也孫炎曰舟止繫之於樹木戾竹為大索

然則紼訓為綽綽是大綱綱為綽綽又為繫止

謂舟之止息以綱繫而維持之以喻明王能維

持諸侯定本及集注以毛云紼弗也與爾雅不

同

三左傳引優哉游哉下句與此異

襄二十一年左傳叔向引詩云優哉游哉聊以

卒歲下句與此不同則所引逸亡此非也鄭亦

約彼優遊為居止自安多義故與毛不同

三角弓不善紼繫則反族姻胥遠則怨

駢駢角弓翩其反矣與也駢駢調利也不善紼

繫巧用則翩然而反箋云與者喻王與九族不

以恩禮御待之則使之多怨也兄弟皆姻無胥

四二 弓人無角弓蓋如今北狄所用者

二五
發言
說內
余附

者藏弓定體之器謂未成弓時內於槩中此弓已調和而言槩者蓋用訖內於竹閉之中恐損其體亦謂之槩紐即組縶也傳言巧用明是旣已成弓非未定體也故知槩義爲然

六 骨肉謂族親鄭通言昏姻

骨肉謂族親也以其父祖上世同稟血氣而生如骨肉之相附附謂之骨肉然則骨肉唯謂同姓耳此經兼言昏姻箋通言骨肉者以昏姻之親與宗族同類以玄兄弟甥舅連言之是其同

如酌孔取鄭謂器之孔大小不同

如酌老者之酒則當如孔之有取孔者器中之
所受也器之所受有大小滿則止鄭知孔非物
所由出言凡器之孔者以物所由出之孔於人
飲酒容受之喻不宜又若一空不可以喻多少
故爲凡器之孔老子云孔德之容唯道是從衆
謂器之受實爲孔也

一 獮升塗塗喻人心皆有仁義教之則進

母教柔升木如塗塗附猱猿屬塗泥附著也箋
云母禁辭猱之性善登木若教使其爲之必也
附木桴也塗之性善著若以塗附其著亦必也
以喻人之心皆有仁義教之則進君子有徽猷
小人與屬微美也箋云猷道也君子有美道
以得聲譽則小人亦樂與之而自連屬焉今無
良之人相怨王不教之

髦西夷摠名卽羌獽

嬭雅八蠻在南故爲南蠻髦對而言之不在中

國故為夷髦髦雖在西夷之稱也武王伐紂
等有八國從之其中有髦故知在西方也牧誓
曰及庸蜀羌髡微盧彭濮人又曰迺西土之
人是西方也彼髦此髦音義同也

髦柳

後子邁焉訓行訓放如左傳將行子南

俾子靖之後子邁焉箋云邁行也行亦放也春
秋傳曰子將行之正義昭元年左傳文時鄭之
大夫游楚有罪子產將放之子大叔者游楚之
宗傳曰將行子南子產咨於大叔大叔曰吉不
能亢身焉能亢宗吉若獲戾子將行之何有於
諸游是行為放之義故引證之也吉大叔之名
子南游楚之字

都全

長民者衣服不貳由德行有常

正義曰都人士詩者周人所作刺其時人所著
之服無常也以古者在上長率其民所衣之服
不變貳雖從容休燕之處其容貌亦有常不但
公朝朝夕而已身自行此以齊正其人則下民
皆為一德謂其德如一與上齊同亦衣服不貳

都人士
言周人
變既觀其服之不貳知其德之齊一

從容有常也飭令不復見古之人故作詩反以
刺之周人者謂京師畿內之人此及白華獨言
周人者蓋叙者知畿內之人所作其人或微不
足錄抑抑威儀維德之隅由德行有常故服不
變既觀其服之不貳知其德之齊一

都邑之士有道先被德無道先化淫

正義曰都者聚居之處故知城郭之域也定本
城作域正舉都邑者以都邑之士近政化有道
先被其德無道先化其淫此時奢淫巧偽都邑
尤甚故舉古之都邑以駁今之都邑也

鄭於禮記注黃衣與此義異

禮記緇衣引此詩彼注云黃衣則狐裘大蠟之
服也詩人見而說焉以為大蠟之裘則是有衣
褐矣言取溫裕者以注記之時未詳此詩之意
以狐裘黃黃者實大蠟時息民所服服則黃
衣故以言焉至此觀經為解故不與彼同也

玉藻云大羊之裘不相注去質略亦庶人無文

玉藻云大羊之裘不相注去質略亦庶人無文

飾則庶人止服大羊此衣狐裘者以禮不下庶

人其制不可得而曲盡此言狐裘則庶人得衣

狐裘明矣禮云大羊舉一以言之七月云一之

日于貉箋云于貉往捕貉以自為裘是庶人又

以貉裘而禮無明文禮之所記不能盡也七月

又云取彼狐狸為公子裘則非公子不得衣狐

裘言庶人狐裘者以狐色不等若狐白非君不

服狐青及小而美者則可以供公子而庶人避

其文故言于貉若黃狐及麋惡者不廢庶人亦

服之且孔子云狐貉之厚以居狐連貉言之貉

既庶人所服狐亦服之明矣以庶人服大羊不

褐故此狐裘亦不褐取其溫裕而已或以書傳

云古者必有命民得乘飾車駟馬衣文錦彼都

人士為命民故異於其餘庶民知不然者此則

思古之人則古之都邑之士則當皆然也下言

緇撮不異庶人則狐裘黃黃是庶人所當服矣

服虔時毛氏不列學官故云逸詩

襄十四年左傳引此二句服虔曰逸詩也都人

行禮
萬民

士首章有之禮記注亦言毛氏有之三家則亡

今韓詩實無此首章時三家列於學官毛詩不

得立故服以為逸

士臺笠緇撮也且節女網直如髮密且正

彼都人士臺笠緇撮臺所以禦暑身立所以禦雨

也緇撮緇布冠也箋云臺夫須也都人之士以

臺皮為笠緇布為冠古明王之時儉且節也彼

君子女網直如髮密直如髮也箋云彼君子女

者謂都人之家女也其情性密緻操行正直如

髮之本末無隆殺也

臺夫須言臺皮為笠緇布為冠

臺草名可以為笠則一也而傳分之者笠本禦

暑故良耜曰其笠伊糾因可以禦雨故傳分之

以充二事焉以緇撮為一知臺笠不二矣以臺

皮為笠緇布為冠不用美物故云儉言撮是小

撮持其髮而已

冠禮冠緇布而敝之今都人常服

案郊特牲云大古冠布齊則緇之冠而敝之可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

也注云此重古而冠之耳三代改制齊冠不換用布王藻去始冠緇布冠自諸侯下達冠而敝之可也則此應始冠而敝之今都人以為常服者士以上冠而敝之庶人則雖得服委貌因而冠之而儉者服緇布故詩人舉而美焉故論語今也純儉注云純當為緇則緇亦得為紕帛何知非紕帛為玄冠而言緇布者以緇雖古布帛兩名但字從才者為帛從田者為布此言緇知非帛且若是帛為玄冠則有制度不得言緇

四 人謂尹姑氏之女言有禮法

彼君子女謂之尹吉尹正也箋云吉讀為姑尹氏姑氏周室婚姻之舊姓也人見都人之家女咸謂之尹氏姑氏之女言有禮法正義曰節南山云尹氏太師常武經曰王謂尹氏昭二十三年尹氏立王子朝是其世為公卿明尹與周室為昏姻也韓奕玄為韓姑相攸言汾王之甥是姑與周室為昏姻也又宣三年左傳云鄭石癸曰吾聞姬姑耦其子孫必燕姑吉人也后稷之

元妃也言姬姑耦明為舊姓以此知尹亦有昏姻矣既出貴舊姓民皆連於王室家風不替是有禮法矣

四 帶如顰厲髮如蠶尾而亦如也

彼都人士垂帶而厲彼君子女卷髮如蠶厲帶之垂者箋云而亦如也而厲如顰厲也顰必垂厲以為飾厲字當作裂蠶蠶也尾末捷然似婦人髮末曲上卷然

四 帶當有餘髮當有旗

匪伊垂之帶則有餘匪伊卷之髮則有旗旗揚也箋云伊辭也此言士非故垂此帶也帶於禮自當有餘也女非故卷此髮也髮於禮自當有旗也旗枝旗揚起也

四 婦人在夫家笄象笄今髮曲局不容飾

子髮曲局薄言歸沐局卷也婦人夫不在則不容飾箋云言我也禮婦人在夫家笄象笄今曲卷其髮憂思之甚也有云君子將歸者我則沐以待之

召伯營謝既集告役夫歸哉今不然

我任我輦我車我牛我行既集蓋云歸哉任者輦者車者牛者蓋云集猶成也蓋猶成也營謝輦輦之役有責任者有輦輦者有將車者有牽使牛者其所為南行之事既成召伯則皆告之云可歸哉刺今王使民行役曾無休止時

有任負有輦輦有將車有牽傍牛

生民云是任是負文別為一故箋以任為抱此一者以相對則任在前負在背此任謂人所提荷隨其所在抱之皆為任也輦車之輦以行故云輦輦者有將車者此輦運載任則是大車以駕牛者也有牽傍牛者秋官罪隸職云凡封國若家牛助為牽傍鄭司農云凡封國若家謂建諸侯立大夫家也云謂牛助國以牛助轉徙也罪隸牽傍之在前曰牽在旁曰傍此營謝即封國也宜使罪隸牽傍其牛也既云將車者車中有牛而將之而別云牽傍牛者此牛在輦之外不在輦中故別牽傍之地管牛人云凡軍旅行

役共其兵車之牛與其牽傍以載人任節注云牽傍在輦外輦牛也人御之彼雖非封國要牽傍亦在輦外以此知不與將車同也

毛詩要義卷第十五上

毛詩要義卷第五下 小雅鵲巢至何草木黃

一 下濕曰鵲巢非水木鵲畔無水宜桑

鵲巢有阿其葉有難興也阿然美貌難然盛貌
有以利人也箋云鵲中之桑枝條阿阿然長美
其葉又茂盛可以庇蔭人興者喻時賢人君子
不用而野處有覆養之德也正義曰夏書傳曰
下濕曰鵲巢非能水之木而言鵲巢美者以桑
不宜在停水之地宜在鵲潤之所鵲之近畔或
無水而宜桑以今驗之實然者也

二 幽王黜申后而刺褒姒王惡可知

正義曰白華詩者周人所作以刺幽王之后也
幽王之后褒姒也甲后之黜幽王所為而刺褒
姒者言刺褒姒則幽王之惡可知以褒姒媚惑
以至使申后見黜故詩人陳申后之被疏遠以
主刺褒姒也帝王世紀云幽王三年納褒姒八
年立以為后則得在三年而黜申后在八年此
詩之作在見黜之後褒國姒姓言姒其字者婦
人因姓為字也鄭語云而嬖是女使至於為后

而生伯服又王以殺太子必求之申是幽王亦
以伯服代太子

四 雨有雲露亦有雲露雲氣微

英英白雲露彼菅茅英英白雲貌露亦有雲言
天地之氣無微不著無不覆養正義曰以英英
連白雲故為白雲貌言露亦有雲者以雨必有
雲言亦亦雨也以今觀之有雲則無露無雲乃
有露言露亦有雲者露雲氣微不映日月不得
如雨之雲耳非無雲也若露濃霧合則清且為
昏亦是露之雲也霜露所濡是天地之氣故言
天地之氣無微不著

五 龍黎之異在母四十二年

昔夏之衰有二龍之妖上藏其黎周厲王發而
觀之化為玄黿童女遇之當宣王時而生女懼
而棄之後褒人有獄而入之幽王幽王嬖之足
謂褒姒昔夏之衰以下之事皆出外傳鄭語帝
王世紀以為幽王三年嬖褒姒褒姒年十四若
然則宣王立四十六年崩是先幽王之立十一

妾

年而生其生在宣王三十六年也屬王流彘之
歲為共和十四年而後宣王立自宣王三十六
年上距流彘之歲為五十年流彘時重姜七歲
則生女時母年五十六凡在母腹五十年其母
共和九年而年十五而孕自孕後尚四十二
年而生作為妖異故不與人道同

豐在豐水西鎬在東其間水北流

澆池北流浸彼稻田澆流貌箋云池水之澤浸
潤稻田使之生殖喻王無恩意於申后澆池之

不如也豐鎬之間水北流正義曰文王有聲受

云豐在豐水西鎬在豐水東然則豐鎬之間唯

豐水耳而謂之池者家語云今池水之大誰知

非泉焉召旻曰池之竭矣不亡自瀆則池者下

田畜水之處且言浸者不得在豐水之中則此

池在豐水之左右其池汙下引豐以溉灌故言

浸彼稻田也池水當得停而亦言北流者以池

上引豐水亦北流浸灌既訖又決而入豐亦

北流

樵桑薪以烘炷竈喻黜后為卑賤

樵彼桑薪印烘于炷印我烘燎也烘炷竈也桑
薪宜以養人者也箋云人之樵取彼桑薪宜以
炊饗饕之爨以養食人桑薪薪之善者也我反
以燎於炷竈用炤事物而已喻王始以禮取申
后申后禮儀備今反黜之使為卑賤之事亦猶
是正義曰舍人曰烘炷竈也郭璞曰今之三隅
竈也然則炷者無金之竈其上燃火謂之烘本
為此竈上以燃火照物若今之火爐也少儀云

火爐

抱樵注云未燃曰樵則樵者薪之一名但諸事

皆反其名以名其事此樵彼桑薪猶薪是樵薪

也此以燎炷為不宜明其宜炊爨也故知宜炊

養饕之爨饗以養肉饕以炊飯雙言之也煮肉

亦言炊

十念子慄慄疏作慘慘

慄七感反說文七
慄反亦作慘

念子慄慄視我邁邁正義曰邁邁是不悅之狀
為王所不悅者唯申后耳故以我為申后反以
相對故以子為幽王慘慘非悅順之辭故知欲

諫正

一鴛鴦貪惡而在梁鶴鵲白而在林

有鴛在梁有鶴在林鴛鴦貪惡也鵲云秋鴛也鶴也皆以魚為美食者也鴛鴦之性貪惡而今在梁鶴鵲白而反在林與王養蒙妙而餒申后近惡而遠善

二鳥翼者掩左雄左掩右雌

鴛鴦在梁載其左翼鵲云載斂也斂左翼者謂右掩左也鳥之雌雄不可別者以翼右掩左雄左掩右雌陰陽相下之義也

三微臣謂卿大夫出行士為末介者

府史則官長辟除不在臣例大夫則爵尊祿重是為大臣故知微臣謂士也士之作詩亦應多矣此篇獨言微臣者以為此大臣遺忘微賤而刺之義取於微言之也又解所以怨大臣遺忘之也以古者卿大夫出行士為末介以士之祿薄或困乏資財則當賙贈之以不賙贈為遺忘也知士為末介者以為賔而作介猶為主而作

損以聘禮及聘義皆言士為紹續繼於卿大夫之末為末損故知出行作末介也王制說班祿之法下士食九人中士十八人上士三十六人公私雜費有不足故云士之祿薄或困乏於資財也

四聘問宜與朝祀同名貳車鄭云倅

後車倅車者明後為副也夏官戎僕掌倅車之政道僕掌貳車之政田僕掌佐車之政是朝祀之副曰貳兵戎之副曰倅田獵之副曰佐此是聘問之事宜與朝祀同名當言貳車言倅者周禮以相對而異名其實貳倅皆副也散則義通

鄭義

牛羊豕曰牲繫養曰牢孰饗腥醢

正義曰孝經云三牲之養則牲兼三畜故牛羊豕曰牲也公劉曰執豕于牢地官充人掌繫祭豕曰牲牲牲祀五帝則繫于牢笏之三月牢者牲本所居之處故繫養者為牢也天官內外饗皆掌享養謂耳之事耳人掌外內饗之饗者肉之名故孰曰饗也饗既為孰則饗非孰矣僖三十三年

左傳曰饌牽場矣饌與牽相對是牲可牽行則饌是已殺殺又非孰故知腥曰饌謂生肉未煮者也既有饌饌遂因解牽使肉之別名皆盡於此此與牽牽相對故饌為腥其饌亦生哀二十四年左傳云晉師乃還饌臧石牛是以生牛賜之也論語及聘禮注云牲生曰饌由不牽養相對故為生也

十一 瓠葉庶人之菜亨以嘗酒

幡二 瓠葉采之亨之君子有酒酌言嘗之幡二

瓠葉貌庶人之菜也箋云亨孰也孰瓠葉者以為飲酒之菹也此君子謂庶人之有賢行者也其農功畢乃為酒漿以合朋友習禮講道藝也酒既成先與父兄室人亨瓠葉而飲之所以急和親也飲酒而曰嘗者以其為之主於賓客賓客則加之以羞

十二 兔斯首訓曰漢時斯作鮮以声近字變

鄭以斯首以見兔小與毛為異斯為兔首之色故言斯白也又解斯得為白之意今俗斯白之

十八

服民以

于思為

白頭亦

思為

也

字當依鮮明是斯白之義故也鮮而變為斯者齊魯之間其語鮮斯聲相近故變而作斯耳宣二年左傳曰于思于思服虔云白頭貌字雖異蓋亦以思聲近鮮故為白頭也蓋獸小則毛悅長則色重故言有兔白首兔之小者明其微薄也

廿 禮先進酒乃薦脯醢乃羞庶羞

羞進也謂既飲酒而進此兔肉於賓也飲酒之禮既奏酒於賓乃薦羞羞者因此酒羞並有言先

後之宜且辨經雖先為羞進則在後也今禮鄉

飲酒燕禮大射皆先進酒乃薦脯醢乃羞庶羞

廿一 酢訓報賓既卒爵洗而獻主人

有兔斯首燔之炙之君子有酒酌言酢之炆火

曰炙酢報也箋云報者賓既卒爵洗而酌主人

也凡治兔之宜鮮者毛炮之炙者炙之乾者燔

之正義曰若鮮明而新殺者合毛炮之若割殺

而炙者則燔貫而炙之若今炙肉也乾者謂脯腊則加之火上燔之若今燒乾脯也柔謂殺已

多日而未乾也

三 醕猶漢俗人勸酒亦先自飲而後勸人

酌言醕之醕道飲也箋云主人既卒酢爵又酌自飲卒爵復酌進賓猶今俗人勸酒正義曰傳以醕為導飲嫌其謂主人自飲為醕故辨之主

人既卒酢爵又酌自飲卒爵復酌以進賓如此

乃謂之醕猶今俗人勸酒者俗人亦先自飲而後勸人故云猶之箋皆注鄉飲酒燕禮而為說也

四 楚父稱荆秦始皇父諱楚改荆州

正義曰以楚居荆州故或以州言之春秋經賈氏訓詁云秦始皇父諱楚而改為荆州亦以其

居荆州故因諱而改之亦有本自作荆者非為諱也春秋公羊穀梁皆言州不若國賈楚故以

荆言之彼自春秋之例其外書傳或州或國自

從時便非褒貶也郭武曰維汝荆楚已并言之

是楚之稱荆亦已久矣魯頌亦曰荆舒是懲是隨時之名不定也以傳有舒鳩舒邠舒庸又

舒龍謂之羣舒此直言舒不拍一國箋又引舒國不盡故言之屬

五 維其勞矣字義自通鄭讀為遼

鄭以勞為遼遼言廣闊之意毛無改字之理必不與鄭同勞矣山為勞苦故王肅云言遠征戎狄戍役不息乃更漸漸之高石長遠之山川維其勞苦也孫毓云篇義言役人久病於外故經曰山川悠遠維其勞病矣廣闊遼遼之字當從遼遠之遼而作勞字者以古之字少多相假借

詩又口之詠歌不專以竹帛相授音既相近故遂用之此字義自得通故不言當作遼也

六 白蹄之豕離繒牧而涉波

有豕白蹄豕涉波矣豕豬也蹄蹄也將久雨則豕進涉水波箋云豕豕也豕之性能水又唐突難禁制四蹄皆白曰駭則白蹄其尤躁疾者今離其繒牧之處與眾豕涉入水之波連矣喻荆舒之人勇悍捷敏其君猶白蹄之豕也正義曰釋獸釋豕云四蹄皆白曰駭豕曰蹄蹄也爾

雅主為釋詩詩中言豕白蹄唯此而已故知本以訓此也馬驚謂之駭則駭者躁疾之言白蹄名之為駭是躁疾於餘豕故云則白蹄其中尤躁疾者也駭與豕字異義同釋獸於豕之下所寢槽舍人曰豕所寢草名為槽某氏曰臨淮人謂野豬所寢為槽李巡曰豬卧處名槽槽是所居之處牧是所食之地故云離其槽牧之與與眾豕涉入水之波漣矣總與槽音義亦同

箕箕好風雨從妃之所好

因箕好風畢好雨者鄭洪範注云風土也為木妃兩木也為金妃故星好焉推此而往南宮好陽北宮好燠中宮四季好寒也是由己所克而得生雨為其妃從其妃之所好故也鄭知然者以庶徵曰木由五兩曰暘曰燠曰寒曰風而休徵肅時雨若又時行傳為暘若哲時燠若謀時寒若聖時風若此肅又哲謀聖本之五事則肅由貌也為木又由言也為金哲由視也為火謀由聽也為水聖由思也為土故五行傳以為貌屬木言屬金視屬火聽屬

華

思屬土庶徵亦依此貌言視聽思為次鄭由此故云兩木氣也春而施生故木氣為陽也暘金氣也秋物成而堅故金氣為陽也燠火氣也寒水氣也風土氣也凡氣非風不行猶金木水火非土不處故知土氣為風以此知風土兩木皆從妃所好

經經先傷已後時事序先事而後傷

若之華大夫閔時也幽王之時西戎東夷交侵中國師旅並起因之以饑饉君子閔周室之將亡傷已逢之故作是詩也師旅並起者諸侯或出師或出旅以助王距戎與夷也大夫將師出見戎夷之侵周而閔之今當其難自傷近危亡首章上二句之事因之以饑饉卒章下二句是也閔周室之將亡卒章上二句是也傷已逢之即首章下二句是也經序倒者序以由師旅饑饉致周室之亡所以傷之經則因文以弘義逢師旅而已傷乃覆言可傷之事周禮制諸侯從王之法云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今

出師旅者周禮言其極耳行則隨時多少不必盡然且於時諸侯衰弱或不能備軍故纔出師旅也

三 陵若之華將落則黃喻諸夏衰

若之華其黃矣興也若陵若也將落則黃箋云陵若之華紫赤而繁興者陵若之幹喻如京師也其華猶諸夏也故或謂諸夏為諸華華衰則黃猶諸侯之師旅罷病將敗則京師孤弱

三 群羊不能墳首心星不能久在雷

群羊墳首三星在雷群羊牝羊也墳大也雷曲梁也寡婦之笱也群羊墳首言無是道也三星在雷言不可久也箋云無是道者喻周已衰求其復興不可得也不可久者喻周將亡如心星之光耀見於魚笱之中其去須臾也正義曰釋畜云羊牡牝牝群故知群羊牝羊也墳大釋詁文牝小羊也首必稱身小羊而責大首必無是道理也星隨天運晝夜一周魚笱之間莫見心星之光曜須臾即過故言不可久也

三 傳以鮮飽為治少亂多變無可以飽

人於亂世之食而飢人於治世豐食而飽今亂日多故人可粗得食而治日少故少可以飽鄭下二句為異言時師旅既起因之以飢饉故言此士卒之人於晏早可以與之食但時乏少無可以飽之鄭以幽王時恒多禍亂曾無治時何得云治日少乎所以易毛

三 草黃至玄師過時不歸故云矜云匪民

何草不玄何人不矜箋云玄赤黑色始春之時草牙孽者將生必玄於此時也兵猶復行無妻曰矜從役者皆過時不得歸故謂之矜哀我征夫獨為匪民箋云征夫從役者也古者師出不踰時所以厚民之性也今則草玄至於黃黃至於玄此豈非民乎

三 鄭云草牙孽必玄孫炎物衰色玄

玄赤黑色春秋元命苞稽耀嘉言云夏以十三月為正物生色黑故知始春之時草牙孽者將生必玄也釋天云九月為玄孫炎曰物衰而色

玄也詩曰何草不玄與此始春之言不同者爾雅所言月名皆不以草色李巡曰九月萬物草盡陰氣侵寒其色皆黑是陰而氣寒之黑不由草玄色孫炎之言謬矣

非兕虎而循野言視民如禽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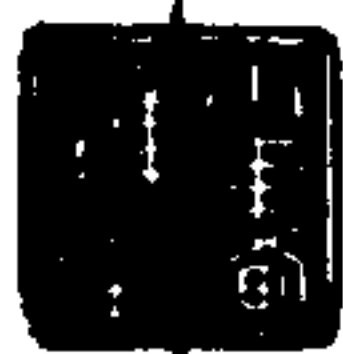
非是兕非是虎何爲久不得歸常循彼空野之中與兕虎禽獸無異乎許慎云兕野牛其皮堅厚可爲鎧序云視民如禽獸則直取在野以比之而下章以狐比有棧之車則比中各自取象故云兕虎比戰士取其猛也

禮棧車役車異傳以役釋棧

巾車言服車五乘有士乘棧車庶人乘役車注云服車者服事者之車棧車不革鞅而漆之役車方箱可載任器以供役以此言之則彼自有棧車何知此非彼者以彼棧車士之所乘以服事非此軍旅徒役所當有以此知非巾車之棧車也若然傳云棧車役車則與彼庶人役車同又知非彼役車者以役車庶人之所乘但庶人

賤以供役爲名耳非輦者也即唐蟋蟀言役車其休是矣彼不以人輓故知不與此同此謂從軍供役之輦車耳有棧是車之狀非士所乘之棧名也

毛詩要義卷第十五下



而理
書經

文王

毛詩要義卷第十六 大雅文王受命

一 文王受命毛無明說推鴟鵂傳必與鄭

文王文王受命作周也受命受天命而王天下制立周邦正義曰言受命作周是創初改制非天命則不然故云受命受天命也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是立周邦也無逸曰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注云中身謂中年受命謂受殷王嗣立之命被謂文王為諸侯受天子命也此述文王為天子故為受天命也文王雖未得九州以其稱王故以天下言之文王受命毛無明說鴟鵂之傳謂管蔡為一子則毛意周公無除喪攝政避居東都罪其屬黨之事其受命之年必不得與鄭同也尚書武成篇曰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勲誕膺天命惟九年大統未集孔安國云言諸侯歸之九年而卒故大業未就劉歆作三統曆考上世帝王以為文王受命九年而崩班固作漢書律曆志載其說於是賈逵馬融王肅韋昭皇甫謐皆采同之則毛意或當然矣

王九十七而終終時受命九年受命之元年年

八十九也其即諸侯之位已四十二年矣故帝

又王受王世紀云文王即位四十二年歲在鶉火文王

命九年於是更為受命之元年始稱王矣乃引周書稱

文王受命九年惟暮之春在醵召太子發作文

傳九年猶召太子明其七年未崩故諸儒皆以

為九年而崩其伏生司馬遷以為文王受命七

年而崩故尚書周傳云文王受命一年斷虞芮

之訟二年伐邾三年伐密須四年伐大夷五年

伐耆六年伐崇七年而崩史記周本紀云西伯

陰行善諸侯皆來決平虞芮既讓諸侯聞之曰

西伯蓋受命之君也此是受命一年之事又曰

明年伐大夷明年伐密須明年敗耆國明年伐

邾明年伐崇侯虎而作豐邑明年西伯崩此雖

伐大夷與伐耆伐邾其年與書傳不次要亦七

年崩也鄭不見古文尚書又周書遺失之文難

可據信依書傳史記為說

七十 六季為一部二十部為一紀

知日
在東
積年為
積有六
十除之

依三統曆七十六年為一部二十部為一紀
一千五百二十歲凡紀首者皆歲甲寅日甲子
即以甲子之日為初部名甲子部一也滿七十
六歲其後年初日次癸卯即以癸卯為部首二
也從此以後壬午為部三也辛酉部四也庚子
部五也己卯部六也戊午部七也丁酉部八也
丙子部九也乙卯部十也甲午部十一也癸酉
部十二也壬子部十三也辛卯部十四也庚午
部十五也己酉部十六也戊子部十七也丁卯
部十八也丙子部十九也乙酉部二十也是一
紀之數終而復始後紀還然今乾鑿度入天元
二百七十五萬九千二百八十歲以紀之法一
千五百二十歲除之得一千八百一十五紀餘
有四百八十歲即是入後紀之年其初年還歲
甲寅日甲子以甲子癸卯壬午辛酉庚子己卯
等六部除之餘有二十四年即是入戊午部二
十四年更加五年為二十九年受赤雀之命若
推太歲即以六十除積年其受命之年太歲在

變引
太傳召
諸非文
王始改
正朔

戊午若欲知日之所在乘積年為積日以日行
一而六十除之得日之所在
五文王伐崇後行王事故皇矣有類祭
皇矣說伐崇之事而云是類是禡王制云天子
將出征類乎上帝禡於所征之地然則類者祭
天之名未稱王而得祭天者文王於伐崇之後
尋即稱王於時天期已至崇又大敵雖未稱王
已行王事故類禡也文王雖稱王改正統得行
其統內六州而已禮記大傳白牧之野武王之
大事改正朔易服色謂克紂之後又復頒布使
天下徧知之猶未制禮未是大定故召誥云惟
二月三月注云當為一月二月不云正月者蓋
待治定制禮乃正言正月故也
文王得大公之季及大公始進諸儒各異
書傳云散宜生南宮括閔天三子相與學訟於
太公四子遂見西伯於美里是文王被囚之年
得太公也史記齊世家云西伯政平及斷虞芮
之訟伐崇密須大夷大作豐邑天下三分其二

上傳及
字從系

歸周者太公之謀計居多則是斷虞芮之辭得
太公也皇甫謐以爲未受命時已得太公羣言
不同莫能齊一案左傳稱呂及爲王舅則武王
之后太公女也文王受命六年武王已八十二
矣不應此時方取正室且文王於今年得之明
年即崩以人情準之未應便爲武王取其女也
又書傳之美太公言其翼佐文武身有殊勲世
胙太公以表東海以其有大功故也若伐崇之
後方始得之則文王於時基季已就太公無所

八

大受
武王
十二
應要
邑姜

宣其力亦何功業之有乎若武王承父舊基太
公因人成事牧野一戰賢聖多矣枚鉞之勞不
足稱述而使經傳之文褒揚若此六年始得深
可感矣齊世家云呂尚蓋嘗窮困年老矣以魚
釣于周西伯出獵得之或曰太公嘗事紂紂無
道去之游說諸侯無所遇而卒西歸周西伯或
曰呂尚隱海濱周西伯拘美里散宜生等知而
招尚曰吾聞西伯善養老蓋往歸焉言呂尚所
以事周雖異然要之爲文武師司馬遷馳騁古

九

以載
載古
建始
國享
通

今良亦勤矣尚不能知其事周所由安能知得
之年月

文王勤德致令問陳利以賜子孫

毛以爲豐平勉力勤用明德不倦之文王以
勤行之故有善聲譽爲人所聞日見稱歌不復
已止文王能布陳大利以賜子孫於是又載行
周道致有天下以此德澤流之後世維文王孫
之與子皆受而行之維文王孫之與子不問本
宗支子皆得百世相繼言由文王功德深厚故
福慶延長也鄭唯以哉爲始侯爲君爲異哉與
載古字通用中庸言哉者培之注引上云之載
是其通也以其通用故云哉載也哉始侯君釋
詁文也以文王受命創爲天子宜爲造始周國
君其子孫故易傳也受天之命本由明德其用
明德即陳錫是也以能敷陳恩惠之施故得受
命造周令長世稱誦是用明德而致令聞不已
也昭十年左傳曰陳錫載周能施也夫故知陳
恩惠之賜以施乎也宣十五年在傳亦

乃云文王所以造周不是過也是造始周國也
既造周國當子孫嗣之故天下之民君其子孫
適為天子庶為諸侯皆百世也

十一 封國固當世卿大夫有大功乃得世

郊特牲及士冠禮云繼世以立諸侯象賢則封
為國君固當世矣其卿大夫有大功乃得世也
王制言天子之縣內諸侯祿也注云選賢置之
於位其國之祿如諸侯不得世又曰大夫不世
爵注云謂縣內及列國諸侯為天子大夫者不

又而曰

食舊德

三

卿大夫

得世祿

有大功

命亦

世

世爵而世祿辟賢也又曰諸侯之大夫不世爵
祿也公羊傳曰世卿非禮則卿大夫正法不得
世也異義卿得世又公羊穀梁說卿大夫世則
權并一姓妨塞賢路專政犯君故經譏尹氏齊
氏崔氏也左氏說卿大夫得世祿不得世位父
為大夫死子得食其故采而有賢才則復升父
故位故傳曰官有世功則有官族謹案易爻位
三為三公三為卿大夫曰食舊德食舊德謂食
父故祿也尚書曰古我先王既乃祖乃父胥及

三

卿大夫

得世祿

有大功

命亦

位

逸勤予不敢動用非罰世選爾勞予不絕爾善
論語曰興滅國繼絕世國謂侯世謂卿大夫詩
云凡周之士不顯亦世孟子曰文王之治岐也
仕者世祿知周制世祿也此許氏亦以卿大夫
世祿為常雖以世祿為常而有大大功德亦得世
位故裳裳者華刺幽王棄賢者之類絕功臣之
世鄭箴膏肓云公卿之世立大功德先王之命
有所不絕者是大大功特命則得世位也

四 思皇多士傳箋皆以皇為天

臣能幹事則國以乂安故歎美之此濟濟然多
威儀之眾士文王以之安寧言文王得賴此臣
之力思語辭不為義皇與多士連文能生多士
唯天乃然皇者天號故皇為天也王肅云言天
思周德至盛故為生眾士於此周國王國能生
此眾美之士維周以之為損幹也箋猶謀釋詁
文以思之為辭止在句末今句首言之不宜為
辭故易傳以明此思皇多士是世顯之人復思
使皇天更生多賢也

五此敬止止為辭大學細衣各有義

直言光明之德不言止則止為辭也大學引此詩注云敬其所以自處止繼衣亦引此注云敬其容止者彼各有所證故與此不同也此言緝熙敬止明有緝熙之德者敬其光明之德

六文王詩作於成王時故追言商孫子歸周王肅云商之孫子有過億之數天既命文王則維服于周盛德不可為衆毛於上章訓侯為維則其意如肅言也文王所得六州而已殷之同

姓未必有歸之者況其子孫乎而云不億者此作在成王之時從後見其歸周本而美之耳非實事也言天既命文王之後乃為君於周之九服之中言其貴者耳其數既多亦有不為君者也

七殷士服殷冠助周祭見天命無常

侯服于周天命靡常則見天命之無常也箋云無常善則就之惡則去之殷士庸敏裸將于京厥作裸將常服黼皐殷士殷侯也庸美敏疾也

奇義

裸灌也也周人尚臭將行京大也黼白與黑也鳴殷冠也夏后氏曰收周曰冕箋云殷之臣壯美而敏來助周祭其助祭自服殷之服明文王以德不以彊

八舉裸將以表祭事不必專助行裸

宗廟之祭以裸為主於禮王正裸而后亞裸則裸將主人之事矣而云助行灌者天官小宰凡祭祀贊裸將之事注云又從太宰助王裸謂贊王酌鬱鬯以獻尸言太宰贊王小宰贊太宰是

裸將之事有臣助之矣此周人尚臭舉裸將以表祭事見殷士助祭耳不必專助行裸也

九天位而又殷適使教令不達四方

天難忱斯不易維王天位殷適使不挾四方忱信也紂居天位而殷之正適也挾達也箋云天之意難信矣不可改易者天子也今紂居天位而又殷之正適以其為惡乃棄絕之使教令不行於四方四方共叛之是天命無常維德是子耳言此者厚美周也

大任

九

姜在

尊之稱

大或稱

已姜

生

十一 摯仲氏任摯國任姓仲中女本其未嫁

以文勢累之任姓仲字故知摯為國也以下言

大任婦人稱姓故知任為姓仲者中也故言之

中女此言任下言大任者此本其未嫁故詳言

其國及姓字下言已嫁以常稱言之禮婦人從

夫之謚故頌稱大姒為文母大任非謚也以其

尊加于婦尊而稱之故謂之大姜大任大姒皆

稱大明皆尊而稱之唯武王之妻左傳謂之邑

姜不稱大蓋避大姜故也

十二 曲禮生妻死嬪然生亦有嬪稱

嬪婦釋親文下曲禮云生曰妻死曰嬪此生而

言嬪者周禮立九嬪之官婦人有德之稱妻死

其夫以美號名之故稱嬪也若非夫於妻傍稱

女婦有德雖生亦曰嬪故書曰嬪于虞亦是生

稱之也京大釋詁文王肅云唯盡其婦道於大

國耳述毛為說也

十三 文王可言京王季亦言京蓋地名

易傳著以言於京是於其處所不得漫言於

大王肅以為大國近不詳矣上篇述文王受命

之事而云裸將于京可得以為京師此王季時

為諸侯之子孫耳追崇其號得謂之王不得節

以其居為京師也孫毓以為京師又不通矣思

齊曰思媚周姜京室之婦此云來嫁于周曰嬪

于京下章云命此文王于周于京皆周京並言

明俱是地矣周是大名明京是其中小別也當

時殷商為天下大號而言曰彼為有所從來之

辭以商對周故知自其畿內也

十四 天命既集文王為生配於氣勢之處

箋云天監視善惡於下其命將有所依就則豫

福助之於文王生適有所識則為之生配於氣

勢之處使必有賢才謂生大姒正義氣勢之處

止謂洽陽渭溪是也名山大川皆有靈氣嵩高

曰維嶽降神生甫及中水亦靈物氣與山同詩

人述其所居明是美其氣勢

十五 問名而得大姒既定祥又親迎

文王嘉止大邦有子嘉美也箋云文王問大姒

之賢則美之曰大邦有子女可以爲妃乃求昏大邦有子倪天之妹倪磬也箋云既使問名還則卜之又知大妣之賢尊之如天之有女弟文定厥祥言大妣之有文德也祥善也箋云問名之後卜而得吉則文王以禮定其吉祥謂使納幣親迎于渭言賢聖之配也箋云賢女配聖人得其宜故備禮也

此倪天之妹倪訓磬喻如天有女弟

此倪字韓詩文作磬則倪磬義同也說文云倪

喻也詩云倪天之妹謂之譬喻即引此詩箋云尊之如天之有女弟與譬喻之言合蓋如今俗語喻物云磬作然也

此詩僅見五禮既親迎明請期可知

春秋莊二十二年冬公如齊納幣不言納徵者禮以著義而爲之立名故謂之納徵春秋君及大夫之行當指其所爲之事故言納幣何休因此言春秋質也箋上有問名卜而得吉即納吉也定其吉祥爲納幣也下有親迎是四禮見矣

此

以取大以事文王身

爲主孫

無納采與請期者詩人之作舉其大綱非如記注能備言其事上箋云求昏者即是納采也唯請期之文不見耳既親迎明請之可知也六禮納采納吉納徵三禮言納餘不言納者以問名請期親迎皆須復名而後可言其名既復不須以納配之采也吉也徵也三者皆單是夫氏於女之禮故加納見行之於彼也箋以此章言取大以事文王身爲主孫毓云昏禮不稱主人母在則命之此時文王纔十三四孺子耳王季尚在豈得制定求昏之事如毓之言非無理矣鄭必以文王爲主者文王之娶時實幼少但聖人有作動爲模範此詩歌之大雅以爲正法主於文王之身不復繫之父母耳非謂其時不是父母制之也

此公羊鄭氏天子亦親迎與左氏異

六禮唯親迎爲重迎尚身親之餘禮行之可知故言備也文王雖人子時事在雅則天子法天子當親迎故異義公羊說天子至庶人娶皆親

迎左氏說王者尊無體敵之義故不親迎鄭駁之云大妣之家在洽之陽在渭之溪文王親迎于渭即天子親迎明矣天子雖至尊其於后猶夫婦也夫婦判合禮同一體所謂無敵豈施於此哉禮記哀公問曰寡人願有言然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爲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君何謂已重乎此言親迎繼先聖之後爲天地宗廟主非天子則誰乎是鄭意以此爲天子之法故引之以明天子當親迎也

一 造舟比舟爲梁因文王遂爲天子制

天子造舟至特舟皆釋水文李巡曰比其舟而渡曰造舟中央左右相維持曰維舟併兩船曰方舟一舟曰特舟孫炎曰造舟比舟爲梁也維舟連四舟也然則造舟者比船於水加板於上即今之浮橋故杜預云造舟爲梁則河橋之謂也維舟以下則水上浮而行之但船有多少爲等差耳禮天子乃得造舟云天子造舟周制也

殷時卜有等制知者若先有等制則下不僭上文王雖欲重昏禮豈得僭天子乎若僭天子爲罪則六於時人主誰肯聽之以此知殷時未有等制文王敬重昏事始作而用之後世以文王所用故制爲天子法耳

一 華國之長子續女事謂大妣繼大任

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于周于京續女維華長子維行續繼也華大妣國也長子長女也能行大任之德焉箋云天爲將命文王君天下於周京之地故亦爲作合使繼大任之女事於華國華國之長女大妣則配文王維德之行此華猶上華也婦人所繫國姓而妣是其姓則華是其國故云華大妣國也續女者言能繼行女事故知長子長女喪服注云言子兼男女是也婦之所繼唯繼姑耳繼姑而言維行故知能行大任之德也

一 武王伐殷歲月日辰星五位合三所

歲月日辰星五者各有位謂之五位星日辰在

保左命
劉鄭注
合位三
五

北歲在南月在東居三處故言三所此事在於
外傳周語伶州鳩曰昔武王伐殷歲在鶉火月
在天駟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鼃星
與日辰之位皆在北維顓頊之所建也帝嚳受
之我姬氏出自天鼃及析木者有建星及牽牛
焉則我皇妣太姜之姪伯陵之後逢公之所憑
神也歲之所在則我有周之分野也月之所在
辰馬農祥也我太祖后稷之所經緯也王欲合
是五位三所而用之韋昭云五位歲月日辰星
也三所逢公所憑神也周分野所在也后稷所
經緯也案其文云星與日辰之位皆在北維歲
之所在月之所在言五位三所謂五物在三處
當以此五在為三所不得以所字充之若必以
所字充之則周之分野不言所也又正合五位
則五物皆助若三所唯數逢公則日之與辰不
助周矣韋昭之言非也周語唯有此言而古曆
廢滅劉歆作三統曆以考之頗有其次故韋昭
王肅等皆據而言焉漢書律曆志曰三統上元

五物助
周者
武王
應

至伐紂之歲十四萬三千一百九歲歲在鶉火
張十三度故傳曰歲在鶉火師初發以殷十一
月戊子日在析木箕七度故傳曰日在析木是
夕也月在房五度房為天駟故傳曰月在天駟
後三日得周正月辛卯朔合辰在斗前一度斗
柄也故傳曰辰在斗柄明日壬辰辰星始見於
癸巳武王始發丙午逮師戊午度于盟津盟津
去周九百里師行三十里故三十一日而渡明
日己未冬至辰星與婺女伏歷建星及牽牛至
於婺女天鼃之首故傳曰星在天鼃是劉歆所
考之事也此天之五位所以得助周者以辰星
在須女八度日在箕七度日月合辰斗前一度
謂在箕十度也此三者皆在東北維東北水木
交際又辰星所歷建星及牽牛皆水宿顓頊水
德而王帝嚳以木受之今周亦木德當受殷水
星與日辰在其位當如帝嚳之代顓頊是一助
也又天鼃一名玄枵齊之分野太姜之祖有逢
伯陵者殷之諸侯封之齊地逢公之死其神憑

焉我周出於姜姓為外祖所佐是二助也歲星在張十三度鶉火之次周之分野歲星所在利以伐人是三助也月在房五度房心為大辰大辰農正而農事起謂之農祥后稷播殖百穀月在農祥之星則月亦佑周是四助也以於伐紂之時有此五物助周武王能上應天意合而用之故謂協和也此五位所在星宿度數自非用筭無以推之又鄭注尚書為文王受命武王伐紂時日皆用殷曆劉向五紀論載殷曆之法唯有氣朔而已其推星在天龜則無術焉

四殷商如林之旅不為紂用

殷商之旅其會如林矢于牧野維予受興旅衆也如林言衆而不為用也矢陳興起也言天下之望周也箋云殷盛合其兵衆陳於商郊之牧野而天乃予諸侯有德者當起為天子言天去紂周師勝也正義曰周本紀云紂聞武王來亦發兵七十萬人拒武王武王使師尚公以大卒馳紂師紂師雖衆皆無戰之心欲武王之亟入

紂師皆倒戈以戰以開武王武王馳之紂兵皆崩是衆而不為用

三疏引太誓師乃鼓譟云云今無此

闕官云云是戒武王使無貳心伐紂之事本出武王之心詩人反言衆人之勸武王見其勸戰之甚太誓昌師乃鼓譟前歌後舞格於上天下地咸曰孜孜無怠是樂勸武王之事

傳以駟駟馬白腹上周下勢

牧野洋洋檀車煌煌駟駟彭彭洋洋廣也煌煌

明也駟馬白腹曰駟言上周下勢也箋云言其

戰地寬廣明不用權詐也兵車鮮明馬又彊則

暇且整正義成十六年左傳樂鉞說晉國之勇

云好以衆整又曰好以暇牧誓注云好整好暇

用兵之術是兵法貴閑整也此說武王之師尚

父為佐則牧野之戰不用權詐矣信二十二年

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左氏以其不用子魚之計

至於軍敗身傷所以責襄公也而公羊善之云

雖文王之戰亦不是過鄭歲膏育云刺襄公不

王不遇
約變

唐德不量力引考異郵云襄公大辱師敗於泓徒信不知權衡之謀不足以交鄰國定遠疆也此是譏師敗也公羊不譏逆考異郵矣是德均力同當勝也

何休以狂狡近古道鄭譏之

在軍之士則聽將之命不得縱舍前敵曲為小仁宣二年宋鄭戰于大棘左傳曰狂狡輅鄭人鄭人入于井倒戟而出之獲狂狡君子曰失禮違命宜其為禽也戎昭果毅以聽之之謂禮殺敵為果致果為毅易之義也何休以為狂狡近於古道鄭嚴賈賈云狂狡臨敵拘於小仁忘在軍之禮譏之

太公呂尚亦號太公望亦云呂牙

史記齊世家云太公望呂尚尚者東海上人四伯出獵得之曰吾太公望子久矣故號之曰太公望而雒師謀云呂尚釣厓注云尚名也又曰望公七年尚立變名注云變名為望蓋因所呼之號遂以為名以其道可尊尚之取本名為號

也孫子兵法曰周之興也呂牙在殷則牙又是其名字也

太誓云司馬在前謂太公為上將

太誓云司馬在前王肅曰司馬太公也司馬非上卿而云上將者周司馬主軍旅之戒命故上將為司馬也

傳言疾伐大商會甲日之朝天下清明

以肆為疾言伐者見清明之速又解會朝清明為速疾之意言武王陳師會甲日之朝不終一朝而為天下清明是其疾也王肅云以甲子昧爽與紂戰不崇朝而殺紂天下乃大清明無復濁亂之政傳云會甲肅言甲子昧爽以述之

箋以會朝清明合旦昧爽

合兵以朝旦清明之時言於時殺紂也引牧誓證清明之時是昧爽之義牧誓注亦引此詩交相為證以明其事向也昧爽者爽明也言其昧之而初明晚則慶豐且則清故謂朝旦為清明古詩曰清晨登龍首是清亦古今之通語也易

傳者以會者遇值之辭言會朝清明正是會清明之朝耳詩無甲子之文不當橫爲會甲日清明與昧爽文協故易之

四古公謂豳公未有家室陶復陶穴而居

箋后稷乃帝嚳之胄封於邠其後公劉失職遷于豳居沮漆之地歷世亦縣縣然至大王而德益盛得其民心而生王業故本周之興云于沮漆也傳古公豳公也古言久也豳父字或殷以名言質也古公處豳狄人侵之去之踰梁山邑乎岐山之下豳人曰仁人之君不可失也從之如歸市陶其土而復之陶其壤而穴之室內曰家未有寢廟亦未敢有家室箋云古公據文王本其祖也諸侯之臣稱君曰公復者復於土上鑿地曰穴皆如陶然本其在豳時也傳自古公處豳而下爲二章發

四國語史記不窋遷豳而詩言公劉

周語云昔我先王后稷以服事虞夏及夏之衰也棄稷不務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而自竄于

戎狄之間韋昭云不窋失官去夏而遷於豳豳西近戎北近狄周本紀亦云不窋末年夏氏政亂去稷不務不窋以失其官而奔戎狄之間然則失職遷豳自不窋始矣言公劉遷豳者案公劉之篇說公劉避亂適豳其言甚詳不可得而改而外傳史記皆言不窋奔於戎狄蓋不窋之時已嘗失官逃竄豳地猶尚往來邠國未即定居於豳公劉者不窋之孫至公劉而盡以邠民遂往居焉故本紀又云公劉雖在戎狄間復脩后稷之業務耕種相地宜百姓從而歸保焉公劉卒子慶節立國於豳是定國於豳自公劉始也豳有漆沮之水言居沮漆之地公劉以下常居沮漆

四太王已追王今云古公云豳甫必字

以在豳爲公故曰豳公謂之古公言其年世久古後世稱前世曰古公猶云先王先公也大王追號爲王不稱王而稱公者此本其生時之事故言生存之稱也士冠禮爲冠者制字云伯某

甫宜亦稱甫故知字也以周制論之甫必是字但時當殷代質文不同故又爲異說

四 太王避狄遷豳於禮非其義是

曲禮下曰國君死社稷公羊傳曰國滅君死之正也則諸侯爲人侵伐當以死守之公劉遭夏人之亂而被迫逐若顧戀疆宇或至滅亡所以避諸夏而入戎狄也大王爲狄人所攻必求土地不得其地攻將不止戰以求勝則人多殺傷故又棄戎狄而適岐陽所以成三分之業達七節

四 古無曠土而公劉大王得舉國擅徙

王制稱古者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地邑民居必參相得故曰無曠土無游民而公劉大王得擇地而遷又無天子之命諸侯得舉國擅徙者王制所云平世大法法不恒定世有盛衰王政既亂威不肅下迫逐良善無所控告戎狄內侵莫之抗禦故不待天子之命可以權宜避之

以其政亂故有空土公劉大王得擇地而遷焉且古者有附庸閑田或可先是閑處也既往遷之人居成國後有明主因而聽之也

四 豳未有家室豈十世內常穴居

說文云穴土屋也覆地室也則覆之與穴俱土室耳故箋辨之云覆者於地上鑿地曰穴皆如陶然公劉始遷於豳比至古公將歷十世公劉云於豳斯館則豳有宮館也書傳略說稱耆老謂大王曰不爲宗廟乎是豳地有寢廟也下云作廟翼翼故此言未有寢廟下云俾立室家故此言未有家室以爲立文之勢耳其實有豳之時亦有宮室七月云入此室處即豳事也不然豈十世之內常穴居乎但豳近西戎處在山谷其俗多復穴而居

四 茶苦菜葦葉頭嬭姬宜葦於肉

茶苦菜釋草文藝光曰苦菜可食也內則曰葦菹枌榆則葦是美菜非苦茶之類釋草又云葦葦草郭璞曰即烏頭也江東人呼爲葦葺語

將諸申生實燂於酒實釐於肉賈逵曰董馬頭也然則董者其馬頭乎

契契龜謂以楚燂置干煇既灼龜乃開兆

契開者言契龜而開出其兆非訓契為開也春秋董氏掌共燂契以待卜事注云士喪禮曰楚燂置干煇在龜東楚燂即契所用灼龜也煇謂炬其存火也士喪禮注云楚荆也然則卜用龜者以楚燂之木燒之於燂炬之火既熱執之以灼龜故箋云契灼其龜而卜之既契乃開出其兆故春官卜師掌開龜之四兆注云開謂出其占書也是既契乃開之

慰慰止左右是作邑宣畝言徧發土地

正義曰以宣在疆理之下乃畝之上疆理既定乃宣於田畝時耕曰宣宣訓為徧也發也天時已至令民徧發土地故謂之宣慰止左右文在築室之下明其皆是作邑之事乃左右而處之據公宮在中民居左右故王肅云乃左右開地置邑以居其民與鄭同也疆理是一宣畝亦同

但

但作者以乃問之而足句耳故箋通解之云乃

疆

疆理其經界乃時耕其田畝也民性安土重遷

離

離居或有所悔言從西方往東之人皆於周執

事

事競出力明其勸樂於是皆無悔心也幽在周

原

原西北而經言自西便是從其正西而來故辨

之

之云幽與周原不能為西東據主周之時從水

洧

洧而言也鄭志張逸問幽與周原不能為東西

何

何謂答曰幽地今為栒邑縣在廣山北沮水西

有

有涇水從北西南行正東方得周故言東西云

岐

岐山在長安西北四百里幽又在岐山西北四

百

里如志此言發幽西南而行從沮水之南然

後

後東行以適周也時耕曰宣無他文也鄭以義

言

言之耳

召

召司空司徒立公卿室家依繩而築

正

正義曰民既得安止乃立國家宮室於是乃召

司

司空之卿令之營度廣輪乃召司徒之卿令之

與

與聚徒役使之立公卿之室家之位處也營度

位

位處以繩正之其繩則方正而直矣依此繩

之

之

之處起而築之以繩縮束其板二滿築訖則升下於上以相承載作此宗廟翼二然而嚴正言能依就準繩牆屋方正也

五后稷封郃為上公大王當有三卿

司空之屬有匠人其職有營國廣狹之度廟社朝市之位是司空掌營國邑也司徒之屬有司徒其職云凡用衆庶則掌其政教是司徒掌徒役之事也以此二卿各有所掌故召之使立室家之位處也位處者即匠人所謂左祖右社面朝後市之類是也后稷封郃為上公孟子稱文王以百里而王則大王之時以殷之大國當立三卿其一蓋司馬乎時不召者司馬於營國之事无所掌也

五揀度築削言百姓勸役

揀之陜二度之薨二築之登登削屢焉二揀藁也陜二衆也度居也言百姓之勸勉也登二用力也削牆毀屢之聲馮二然箋云揀揀也度猶投也築牆者揀聚壤土盛之以藁而投諸版中

五鼙鼓謂大鼓側有應鼙胡鼙

百堵皆興鼙鼓弗勝皆俱也鼙大鼓也長一丈二尺或鼙或鼓言勸事樂功也箋云五版為堵興起也百堵同時起鼙鼓不能止之使休息也凡大鼓之側有小鼓謂之應鼙胡鼙周禮曰以鼙鼓鼓役事

五毛於臯應言致於大社言巡與鄭異

廼立臯門臯門有仇廼立應門應門將將王之郭門曰臯門仇高貌王之正門曰應門將將廢正也美大王作郭門以致臯門作正門以致應門焉箋云諸侯之宮外門曰臯門朝門曰應門內有路門天子之宮加以庫雉廼立臯土戎醜攸行冢大戎大醜衆也冢土大社也起大事動大衆必先有事于社而後出謂之宜美大王之社遂為大社也箋云大社者出大衆將所告而行也春秋傳曰屬社之內正義曰下傳云冢土大社美大王之社遂為大社則毛意以大社者天子社名諸侯不得稱大社也冢土非諸侯

之社則皋應非諸侯之門故云王之郭門曰皋
門王之正門曰應門是諸侯之郭門不得名皋
門諸侯之正門不得名應門也大王實非天子
而以皋應言之者美大王作郭門以致皋門作
正門以致應門言大王作郭門正門耳在後文
王之興以為皋門應門雖遷都於囂周舊
制故云致得為之也此言以致皋門下云遂為
大社致者自小至大之辭遂者從本嚮末之稱
皆言大王所作文王因其制度增而長之以為
天子之制故云致耳毛所以為此說者蓋以明
堂位云庫門天子皋門雉門天子應門魯以諸
侯而作庫雉則諸侯無皋應故以皋應為正門
之名也郭門者宮之外郭之門以應門不言宮
明與郭門皆為宮門也正門謂之應門釋宮文
孫炎曰謂朝門也毛以諸侯之門不名皋應與
鄭別耳而郭門為宮之外門正門為朝門亦與
鄭不異也

諸侯門名庫雉制如皋應

宋有皋
門衛有
庫門大
士亦自
侯門

鄭以檀弓云魯莊公之喪既葬而經不入庫門
春秋定二年雉門及兩觀災是魯有庫門雉門
也明堂位云庫門天子皋門雉門天子應門是
則名之曰庫雉制之如皋應魯以周公之故成
王特褒之使之制二兼四則其餘諸侯不然矣
襄十七年傳宋人稱皋門之哲諸侯有皋門也
諸侯法有皋應太王自為諸侯之制非作天子
之門矣故云諸侯之宮外曰皋門朝門曰應門
文王世子云至於寢門是內有寢門也明堂位
云天子皋門天子應門顧命云二伯率諸侯入
應門是天子亦有皋應故為天子之宮加之以
庫雉也家語云衛莊公易朝市孔子曰繹之於
庫之內失之矣則衛有庫門魯以周公立庫而
衛亦有庫門者家語言多不經未可據信或以
康叔賢亦蒙褒賞故也謂應門為朝門內為寢
門一曰路門以朝位在應門之內路寢在路門
之內故繫而名之諸侯三朝皋門之內雖有
朝議大疑詢眾庶乃往不常在焉故不得朝

其君日出所視與羣臣法事之朝在應門之內故以應門為朝門也

六箋引春秋傳蜃宜社之肉今無此文

春秋傳曰蜃宜社之肉言此者證宜為祭社之名三傳皆無此文而言傳曰衍字也閔二年左傳曰帥師者受命于廟受蜃于社成十三年左傳曰成王受蜃於社不敬以祭社之肉盛之蜃器而賜之故說者皆以蜃為宜祭於社之肉箋但取其意

二行道允矣成蹊之貌

宣十一年左傳曰牽牛以蹊人之田則蹊者先無行道初為徑路之名允是成蹊之貌

穀

三燔燎祀司中司命鄭以燔為祭天及辰

知此為祭天者以下云奉璋峨峨是祭時之事則此亦祭事燔之與大宗伯燔燎文同故知為祭天也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禋燎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後燔燎之文唯施用於司中司命此祭皇天上帝亦

四

言燔之者彼云禋祀實柴燔燎三者皆祭天神之禮俱是燎柴升煙但神有尊卑異其文耳故注云禋之言煙周人尚臭煙氣之臭聞者也三祀皆積柴實牲體為或有玉帛燔燎而升煙所以報陽也是其禮皆同故得為禋之也春官神仕之職相二年左傳皆有三辰之文即宗伯所云日月星辰是也此章言祭之事祭天則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可兼及日月而摠言三辰以為兼及星辰者以其俱在天神皆用柴祭燔文可以兼之故通舉焉此及宗伯月在柴燎之限則月為天神當以煙祭觀禮云祭天燔柴祭地瘞注云燔柴祭天謂祭日也則祭地瘞者謂祭月也日月而云天地靈之也又以月為地神而從瘞埋之祭者彼注又云月者太陰之精上為天使然以天使從天以陰精又從地故以祭月有二禮月之從埋唯此會同告神一事而祀其餘皆從實柴故宗伯定之以為天神也

五文王未月祭天之禮

文王受命稱王必當祭天其祭天之事唯肇禋與是類見於詩文王未定天下不宜已祭圓丘所以言禋配蓋郊也何則周公制禮始禘嘗而郊稷祖文而宗武若文王已具其禮當便誰配之以此知文王之時未具祭天之禮

左右奉璋毛謂任賢得助鄭助祭

毛以為文王能任賢為官助之行禮濟濟然多容儀之君王其行禮之事則左右之臣奉璋而助行之此臣奉璋之時其容儀峨峨然甚盛壯矣乃是俊士所宜為臣奉璋是其能官人也鄭以此章說宗廟之祭賢臣助之言濟濟然其臨祭祀敬美之君王其祭之時親執圭瓚以裸其左右之臣奉璋瓚助之而亞裸奉璋亞裸之時容儀峨峨然甚得其禮此奉璋之事俊士之所宜行也宜以助祭是官得其人也

王肅未有名璋瓚為璋王基駁之

鄭以臣行禮亦執圭璧無專以璋者禮圭以進君璋以進夫人則圭當統名不得言璋論語說

孔子執圭是其事也冬官玉人云大璋中璋邊璋皆是璋瓚也以璋言之故知璋是璋瓚王肅云本有圭瓚者以圭為柄謂之圭瓚未有名璋瓚為璋者王基駁云郊特牲曰灌以圭璋與此云奉璋峨峨皆有明文故知璋為璋瓚矣祭之用瓚唯裸為然故云祭祀之禮王裸以圭瓚諸臣助之亞裸以璋瓚即祭統云君執圭瓚裸尸大宗伯執璋瓚亞裸是也

傳六師即六軍鄭云殷末之制

周王于邁六師及之天子六軍箋云于往邁行及與也周王往行謂出兵征伐也二千五百人為師今王與師行者殷末之制未有周禮周禮五師為軍軍萬二千五百人正義曰瞻彼洛矣云以作六師常武云整我六師皆謂六軍為六師禮天子六軍諸侯大國三軍今周王不以軍而與師行者殷末之制未有周禮故也若如周禮夏官序云五師為軍軍萬一千五百人也詩為大雅莫非王法迨舟為梁裸將于京皆是天

子之禮而此必爲殷末之制者以詩人之作
以後事言之或論當時之實若是當時實事文
王未必已備六軍臨碩并引詩二處六師之文
以難周禮鄭釋之云春秋之兵雖累萬之衆皆
稱師詩之六師謂六軍之師摠言三文六師皆
云六軍是亦以此爲六軍之意也又易師卦注
云多以軍爲名次以師爲名少以旅爲名師者
舉中之言然則軍之言師乃是常稱不當於此
獨設異端又其誓云乃召六卿注云六卿者六
軍之將公劉箋云卽后稷上公之封大國三軍
泰誓注云六軍之兵東行皆在周禮之前鄭自
言有六軍三軍之法何故於此獨言殷末當是
所注者廣未及改之耳

三軍此

三軍此

縣言文王之興本由大王而經有文王之事此
言受祖而經皆說祖之得福其言不及文王者
詩者志也各言其志故辭不可同生民周公成
王之雅也維清執競時邁思文周公成王之頌

也其文皆無周公成王之事以其光揚祖業足
爲子孫之美故其辭不及

楷可織爲箱宮亦爲釵

周語韋昭注云榛似栗而楷木名陸璣云楷其
形似荆而赤莖似著上黨人織以爲牛筐箱器
又屈以爲釵故上黨人調曰問婦人欲買不
謂竈下自有黃土問買釵不謂山中自有楷

周語旱麓之榛楷殖君子得樂易

周語引此一章乃云夫旱麓之榛楷殖故君子
得以樂易千祿焉若夫山林園謁林麓散之數
澤肆逸民力彫盡田疇荒蕪資用之匱君子將
險哀之不暇而何樂易之有焉毛依此文以爲
義彼韋昭注云王者之德被及榛楷陰陽調草
木盛故君子以求祿其心樂易矣用此傳爲說
然則此外傳正文而箋易之者以陰陽和山數
殖自然民豐樂矣立君所以牧民美人君之德
當以養民爲主不應捨民弗言而唯論草木是
必以木既茂盛民亦豐樂外傳引其本經遺其

興意毛傳理雖不謬於作意未盡故箋而備之

傳意黃金飾瓚流為鬯箋直云秬鬯

瑟彼玉瓚黃流在中玉瓚圭瓚也黃金所以飾流鬯也九命然後錫以秬鬯圭瓚箋云瑟絜鮮貌黃流秬鬯也圭瓚之狀以圭為柄黃金為勺青金為外朱中央矣殷王帝乙之時王季為西伯以功德受此賜正義曰瓚者器名以圭為柄圭以玉為之指其體謂之玉瓚據成器謂之圭瓚故云玉瓚圭瓚也瓚者盛鬯酒之器以黃金為勺而有鼻口鬯酒從中流出故云黃金所以流鬯以器是黃金照酒亦黃故謂之黃流也箋俗本無直以秬鬯為黃流者秬黑黍一秬二米者也秬鬯者穰秬為酒以鬱金之草和之使之芬香條鬯故謂之秬鬯草名鬱金則黃金色酒在器流動故謂之黃流易傳以言黃流在中當謂在瓚之中不謂流出之時而瓚中赤而不黃故知非黃金也

四玉人以璋狀說瓚形典瑞引漢禮瓚槃

冬官玉人云大璋中璋九寸邊璋七寸射四寸黃金勺青金外朱中央鼻寸衡四寸注云射琰出者也鼻勺流也凡流皆為龍口也衡橫字謂勺徑也三璋之勺形如圭瓚故說瓚之狀以璋狀言之知三璋如玉瓚者以彼上文云裸圭尺有二寸有瓚以祀宗廟更不說瓚形明於三璋之制言之故知同也又春官典瑞注引漢禮瓚槃大五升口徑八寸下有槃口徑一尺則瓚如勺為槃以承之也天子之瓚其柄之圭長尺有二寸其賜諸侯蓋九寸以下

鄭不見孔叢言王季為西伯亦同

鄭不見孔叢之書其言帝乙之時或當別有所據故譜亦然尚書西伯戡黎注云文王為雍州之伯在西故謂之西伯則以文王為州牧故楚辭天問云伯昌號襄鞭作牧王逸云文王為雍州牧此王季為西伯亦當為雍州牧也

注毛以上下祭釋為魚鄭云惡人遠而民安

爲飛戾天魚躍于淵言上下察也箋云爲鷦之類鳥之貪惡者也飛而至天喻惡人遠去不爲民害也魚跳躍于淵中喻民喜得所毛以爲大王王季德教明察著於上下其上則爲鳥飛至於天以遊翔其下則魚皆跳躍於淵中而喜樂是道被飛潛萬物得所化之明察故也能化及上下故歎美之言樂易之君子大王王季其變化惡俗遠此不新作人言其近新作人也鄭上二句別具箋

七 大任媚大姜大妣嗣大任

思齊大任文王之母思媚周姜京室之婦齊莊媚愛也周姜大姜也京室王室也箋云京周地名也常思莊敬者大任也乃爲文王之母又常思愛大姜之配大王之禮故能爲京室之婦言其德行純備故生聖子也大姜言周大任言京見其謙恭自卑小也大妣嗣徽音則百斯男大妣文王之妃也大妣十子衆妾則宜百子也箋云徽美也嗣大任之美音謂續行其善教令

大妣十子在傳史記世紀名同次異

定六年左傳云大妣之子唯周公康叔爲相暨也大妣爲周公康叔之母是文王之妃也又解大妣一人而有百男之意以大妣一人有十子不妬忌而進衆妾則宜有百子能有多男爲國之屏翰是婦人之美事故言爲大妣之德也定四年左傳曰武王之母弟八人是通武王與伯邑考爲十子也其名則左傳又云周公爲太宰康叔爲司寇聃季爲司空通武王伯邑考爲五人又曰五叔無官則其餘五者皆字叔又曰曹爲伯甸非尚年也則曹叔振鐸是康叔聃季之兄也又管蔡霍爲三監蔡與衛爭長明其皆母弟也鄭於富辰之言在蔡霍之間五叔者其曹與管蔡鄭霍事史記管蔡世家云武王同母兄弟十人母曰大妣文王正妃也其長子曰伯邑考次曰武王發次曰管叔鮮次曰周公旦次曰蔡叔度次曰曹叔振鐸次曰鄭叔武次曰霍叔處次曰康叔封次曰聃叔季載其次不必如此

一多し、子、日、五、台、書、第、4、片、J、1

其十子之名當然也皇甫謐云文王取大姒生伯邑考武王發次管叔鮮次蔡叔度次郕叔武次霍叔慶次周公旦次曹叔振鐸次康叔封次聃叔季載其名與史記皆同其次則異不知謐何所據而別於焉遷也左傳富辰之言曹在衛聘之下不以長幼為次則其弟無明文以正之

傳宗公宗廟之神箋謂順大臣

傳宗公至洞痛正義曰書序云班宗彝中庸云陳其宗器皆謂宗廟為宗又下頻言神罔則宗

八十
公是宗廟先公故云宗神也洞痛釋言文王肅云文王之德能上順祖宗安寧百神無失其道無所怨痛經傳未有以宗廟之神為宗公者也
聖詢
晉語云文王於是子用四方之賢良其即位也
虞賈
詢於八虞度於閭夫而謀於南宮諏於蔡原而
虞周
訪於辛尹重之以周召畢榮意寧百神而柔和
全鄭
萬民故詩曰惠于宗公神罔時怙彼正論文王
別有
之事先言諮訪後言安神乃引此詩以證之則
惠于宗公是順臣可知故易之彼注賈逵虞固

皆云八虞周八士皆在虞官辛男尹侯蔡公原公也案論語有八士鄭以為周公相成王時所生則不得為文王所詢如鄭意則別有八士賢人在虞官矣

寡妻訓少御訓迂訓馭

寡非無夫之稱故以為少適妻唯一故言寡也釋詁云迂迎也但書傳諸御字亦得為迂故毛讀為迂訓之為迎王肅云以迎治天下之國家箋以上言大姒之賢今言寡妻當是賢之意故

以為寡有之妻言其賢也鄭讀御為馭以御者制治之名故為治也易傳曰言迎於家邦則於義不通若如玉肅之言則是橫益治字引書乃寡兄勗康誥文周公戒康叔謂武王為寡有之兄也

文王不聞亦式傳言性與天合

傳言性與天合正義曰傳言性與天合則是說文王之身式訓為法也王肅云不聞道而自合於法無諫者而自入於道也然則

毛詩要義卷第十六上終

而理
書
美

詩要義卷第十
文王之詩而言美周經有美周事
正義曰作皇矣詩者美周也以天監視善惡於下就諸國之內求可以代殷為天子者莫若於周實文王之詩而言美周者周雖至文王而德盛但其君積世行善不獨文王以經有大伯王季之事故言周以廣之

二國殷夏四國四方鄭謂二國殷崇

維此二國其政不獲維彼四國爰究爰度二國

殷夏也彼彼有道也四國四方也究謀度居也箋云二國謂今殷紂及崇侯也正長獲得也四國謂密也阮也祖也共也度亦謀也殷崇之君其行暴亂不得於天心密阮祖共之君於是又助之謀言同於惡也正義曰叙言天監代殷則二國當論紂事一紂而言二國則是取類而言故以二國為殷夏謂殷紂夏桀也紂既喪殷桀亦亡夏其惡既等故配而言之猶嵩高之美申伯而及甫侯也二國言此四國言彼此既為惡

則彼當為善故言彼彼有道也桀紂身為天子明所從者非法四國故為四方有道之國也孫毓云天觀眾國之政求可以代殷之人先察王者之後故言商而及夏夏者夏禹之世時為二王之後者不得追斥桀也桀亡國六百餘年何求於將代殷而惡之乎或以毓言為毛義斯不然也箋以此詩陳事上下相成七章云以伐崇墉不言崇罪則罪狀於此見之即不獲是也叙云代殷下言伐崇故知二國謂今紂與崇侯虎也五章云密人不恭侵阮祖共也說文王之伐四國謂密阮祖共四國違義見伐則是與紂同謀

殷亦稱國如祿父稱公子平王列國風之類

崇侯乃是人臣而得與紂稱為二國者紂乃亡國之主可以同之崇侯也何則大誓曰獨夫紂謂紂為獨夫非復為天子也書叙云繼公子祿父以祿父為公子則同紂於國君也平王天命

未改忝離列於國風春秋周鄭交質君子謂之
二國是紂與崇侯可稱二國也

四上帝耆之傳為惡箋為老言須暇之

耆者老也人皆惡己之老故耆為惡也王肅云
惡桀紂之不德也箋耆老以憎己是惡故耆不
為惡禮稱六十曰耆是耆為老也須待也天以
二國雖惡猶待其改悔而間暇優緩未即憎惡
至老猶不變改上天始憎惡之其所用為惡者
正謂暴虐之政也浸大者其惡漸更益甚也天

無形可居假稱意耳故云言天意常在文王所
也言須暇者多方云天維五年須夏之子孫注
云夏之言暇天觀紂能改故待暇其終至五年
須夏欲使復傳子孫五年者文王八年至十三年也
之注夏彼言須暇謂武王時須暇紂而未殺此則須暇
之言暇而未惡之其意既同故引以為說

一 天徙就明德以世習常道得居大位

帝遷明德串夷載路徙就文王之德也串夷夷
常路大也箋云串夷即混夷西戎國名也路應

也天意去殷之惡就周之德文王則侵伐昆夷

以應之正義曰毛以為天顧文王而與之居於

是四方之民大歸往之周地險隘樹木尤多競

共刊除以為田宅其攻作之屏除之者其為留

木其為翳木之所也修理之平治之者其為濯

濯木其為樹木之處也啓拓之開闢之者其為

濯濯木其為樹木之地也攘去之剔剪之者其為

濯濯木其為樹木之材也各各刊除材木以自居

是樂就有德之甚也帝所以徙就文王之明德

而顧之者以其世習於常道則得居是大位也

天既顧而就之又為生賢女立之以為妃今當

佐助之內有賢妃之助其受命之道既堅固也

言天助自遠非始於今也鄭唯串夷載路為異

鄭以詩本為患故不從毛采薇序曰西有昆夷

之患是患夷者患中國之夷故患夷則昆夷也

出車云薄伐西戎是昆夷為西戎國名也書傳

作畎夷蓋畎昆聲相近後世而作字異耳或作

犬夷犬即畎字之省也路之為應更無正訓鄭

以義言之耳

九 柞栻拔然松柏允然天意自太伯王季

毛以爲言天顧文王之深乃和其國之風雨善其國內之山使山之所生之木柞栻拔然而枝葉茂盛松柏之樹允然而材幹易直言天之恩澤乃及其草木非徒養其民人而已既人物蒙養天又爲之興作周邦又爲之生明君以作其配是乃自太伯王季之時已則然矣既上本太伯王季因說王季之德維此王季有因親之心則復有善兄弟之友行言其有親親之心復廣及宗族也

十 詩并言太伯故毛王以適吳事證之

傳以言周世世修德須論王季而已今并言太伯故解其意從太伯之見王季謂見其生聖子而讓之故王季得爲君而修德是以本之於太伯也王肅曰太伯見王季之生文王知其天命之必在王季故去而適吳太伯沒而不返而後國傳於王季周道大興

十一 又言王季德比於文德之王無所恨

維此至孫子毛以爲既言王季明太伯之功故又言王季之德言維此王季之身爲天帝所祐天帝開度其心令之有揆度之惠也又安靜其德教之善音施之於人則皆應和其德又能有監照之明又能有勤施無私之善又能教誨不倦有爲人師長之德又能賞善刑惡有爲人君上之度既有君人之德故爲君王於此周之六邦其施教令能使國人徧服而順之既爲國人順服則功德有成能擇人之善者從而比之言其德可以比上人也以此王季之德比於經緯天地文德之周王其德無爲人所悔恨者言文王之德不爲人恨而王季可以比之王季賢德之大能比聖人以此之故既受天之祉福延於後之子孫福及於後故文王得受之而起鄭唯其德靡悔爲異言以王季之德比於文德之王其比王季之德人無有悔以爲不應比之者言王季可與聖人爲匹也

十四左傳韓詩王肅皆作唯此文王

此傳箋及下傳九言曰者皆昭二十八年左傳
文彼引一章然後為此九言以釋之故傳依用
焉毛引不盡箋又取以足之此云維此王季彼
言唯此文王者經涉亂離師有異讀後人因即
存之不敢追改今王肅注及韓詩亦作文王是
異讀之驗

三傳侵阮徃侵共伐密阮徃非三國

拒大邦之下即言侵阮徃共則侵阮徃共即是

密須拒周之狀故知文王侵此三國徵兵於密
密人拒其義兵也密須紂黨所以文王得徵兵
者杜預云密須今安定密縣則在文王統內書
傳云文王受命三年伐密須則阮徃共又在伐
密之前四年伐混夷仍以天子之命命將率則
文王伐此三國之時叛殷之形未著密須在統
內故得徵兵也密須之君雖不達天命亦是民
之先覺者也疑周將叛殷故拒其徵發皇甫謐
云文王問太公吾用兵孰可太公曰密須氏疑

十四

鄭說

但共為

三國本

於我我可先伐之管叔曰不可其君天下之明
君伐之不義太公曰臣聞先王之伐也伐逆不
伐順伐險不伐易文王曰善遂侵阮徃共而伐
密須密須之人自縛其君而歸文王謚雖採撫
舊文傳會為說要言疑於我者未為顯叛文王

得徵兵而不從叛始彰耳三國犯周而文王伐
之是義兵也密須敢拒義兵違其正道是不直
也上言天使文王先平曲直密須不直故文王
伐三國而亦伐密須也王肅云無阮徃共三國

孔晁云周有阮徃共三國見於何書孫毓云案
書傳文王七年五伐有伐密須大東黎邦崇未
聞有阮徃共三國助紂紀周文王伐之之事皆
以為無此三國故訓徃為往鄭必以為皆國名
者正以下言徃旅徃有師旅明徃是國故知三
國與密須充上四國之文事在此詩即成文也
於時書史散亡安可更責所見張融云晁豈能
具數此時諸侯而責徃共非國也魯詩之義以
阮徃共皆為國名是則出於舊說非鄭之創也

書傳七年年說一事故其言不及阮徂其耳書傳亦無攸攸采微稱攸攸之難復文王不伐之乎鄭之所言非無深趣皇甫謐勤於考校亦據而用之

傳以無矢我陵等語周人怒密見侵

依其至之王毛以為上既言與師伐密遂天下之心此又本密人不義來侵周人怒密之意言密人之來也依止其在我周之京丘大阜之傍其復自阮地之疆為始乃升我阮地之高岡周

人見其如此莫不怒之曰汝密須之人無得陳兵於我周地之陵此乃我文王之陵我文王之何無得飲食我周地之泉此乃我文王之泉我文王之池言皆非汝之有不得犯之民疾密須如是故文王遂往伐之征密既勝文王於是謀度其鮮山之傍平原之地此地居岐山之南在渭水之側背山跨水營建國都乃為萬邦之所法則下民之所歸徃言其怒以天下為心其伐與百姓同欲別起都邑為萬民之王鄭以為上

阮國

言怒而出兵此言征伐之事言文王之所徵發不用多兵但取依居其在京地之眾為一旅之人以此而往侵自阮國之疆為始既至阮國乃登我所伐得者阮國之高岡以望之阮國之兵眾纔始望之未嘗交戰而此國之兵莫不驚走無敢當我陵無敢當我阿者無敢飲我泉無敢飲我池者因此而往伐徂其密須皆克之矣既兵不見敵者知己德盛威行可以遷徙都邑安定民心乃始謀居於其舊原廣平之地居岐山之南在渭水之側為萬國之所嚮作下民之君主

木在初遷已在岐文王徙程後徙豐

大王初遷已在岐山故言亦在岐山之陽是去舊都不遠也周書稱文王在程作程寤程典皇甫謐云文王徙宅於程蓋謂此也箋嫌此即是豐故云後竟徙都於豐知此非豐者以此居岐之陽豐則岐之東南二百里

鈎援謂以鈎梯援引上城臨衝其車二名鈎援一物正謂梯也以梯倚城相鈎引而上援

即引也箋云鈎鈎梯所以鈎引上城者墨子
公輸般作雲梯以攻宋蓋此之類也臨者在
臨下之名衝者從傍衝突之稱故知二車不同
兵書有作臨車衝車之法墨子有備衝之篇知
臨衝俱是車也說文云城所以盛民也墉城垣
也彼細辨其名耳散則墉亦城也

四鄭引春秋傳勇而無剛者肆之無此語

箋云伐謂擊刺之肆犯突也春秋傳曰使勇而
無剛者肆之拂猶僂也言無復僂矣文王者正
義曰肆謂犯突言犯師而衝突之故引春秋傳
為證也案左傳隱九年二使勇而無剛者當冠
而速去之文十二年左傳云若使輕者肆焉其
可其言皆不與此同鄭以輕者與勇而無剛義
同故引之而遂謬也

五致謂致社稷而存之附謂附其先祖立後
毛以為文王之伐崇也非直吊民伐罪又能敬
事明神初出兵之時於是為類祭至所征之地
於是為禘祭既克崇國於是運致其社稷羣神

而來更存祭之於是依附其先祖宗廟於國
之立後致者運轉之辭附者依倚之義以社稷
於人無親故以致言之先祖則依其子孫故以
附言之崇侯有罪當滅其國所以復得致其羣
臣為之立後者蓋以崇侯虎身有罪耳其先祖
嘗有大功不當絕祀擇其親賢更為立後使得
奉其示廟存其社稷也

靈臺

一靈臺所以觀稼象即觀臺

天子有靈臺者所以觀稼象察氣之妖祥也文
王受命而作邑于豐立靈臺春秋傳曰公既視
朔遂登觀臺以望而書雲物為備故也

二昆蟲昆訓明得陽而生

昆蟲者王制注云昆明也明蟲者得陽而生得
陰而藏陰陽即寒溫也故祭統注云昆蟲溫生
寒死之蟲然則諸蟄蟲皆是也

三天子有靈臺時臺園臺諸侯無正文

此靈臺所處在國之西郊諸儒以無正文故其
說多異義公羊說天子三諸侯二天子有靈臺

以觀天文有時臺以觀四時施化有園臺觀鳥獸魚鼈諸侯當有時臺園臺諸侯卑不得觀天文無靈臺皆在國之東南二十五里東南少陽用事萬物著見用二十五里者吉行五十里朝行暮反也韓詩說辟離者天子之學圓如璧壘之以水示圓言辟取辟有德不言辟水言辟離者取其離和也所以教天下春射秋饗尊事三老五更在南方七里之內立明堂於中五經之文所藏處蓋以茅草取其潔清也左氏說天子

郊即天靈臺在大廟之中壅之靈沼謂之辟廱諸侯有大學觀臺亦在廟中皆以望嘉祥也毛詩說靈臺不

足以監視靈者精也神之精明稱靈故稱臺曰靈臺稱囿曰靈囿稱沼曰靈沼謹案公羊傳左氏說皆無明文說各有以無以正之玄之聞也禮記王制天子命之教然後爲學小學在公宮之左大學在郊天子曰辟廱諸侯曰泮宮天子將出征受命於祖受成於學出征執有罪反釋奠於學以訊馘告然則大學即辟廱也詩頌泮

六五

鄭意靈

臺南府志

與明堂

家廟集

迎

水云既作泮宮淮夷攸服矯矯虎臣在泮獻馘
淑問如臯陶在泮獻囚因此復與辟廱同義之證
也大雅靈臺一篇之詩有靈臺有靈沼有辟廱
其如是也則辟廱及三靈皆同處在郊矣園也
沼也同言靈於臺下爲園爲沼可知小學在公
宮之左大學在西郊王者相變之宜衆家之說
各不昭哲雖然於郊差近之耳在廟則遠矣王
制與詩其言察察亦足以明之矣如鄭此說靈
臺與辟廱同處辟廱即天子大學也王制言大
學在郊乃是殷制其周制則大學在國大學雖
在國而辟廱仍在郊何則園沼魚鳥所萃然不
可在國中也辟廱與太學爲一所以得大學移
而辟廱不移者以辟廱是學之名耳王制以殷
之辟廱與大學爲一故因而說之不必常以天
學爲辟廱小學亦可矣周立三代之學虞庠在
國之西郊則周以虞庠爲辟廱矣若然魯是周
之諸侯於郊不當有學泮宮亦應在國而禮器
注云類宮郊之學也詩所謂泮宮也字或爲郊

宮不在國者以其詩言魯侯戾止是行往適之故知在郊蓋魯以周公之故尊之使用殷禮故學在其郊也鄭以靈臺辟雍在西郊則與明堂宗廟皆異處矣案大戴禮盛德篇云明堂者所以明諸侯尊卑也外水名曰辟雍政穆篇云大學明堂之東序也如此文則辟雍明堂同處矣故諸儒多用之盧植禮記注云明堂即太廟也天子太廟上可以望氣故謂之靈臺中可以序昭穆故謂之太廟圓之以水似辟故謂之辟雍

四 古法皆同一處近世殊異分為三耳蔡邕月令論云取其宗廟之清貌則曰清廟取其正室之貌則曰太廟取其堂則曰明堂取其四門之學則曰大學取其周水圓如璧則曰辟雍異名而同處耳其實一也項子容春秋釋例云太廟有八名其體一也肅然靜謂之清廟行禘祫序昭穆謂之太廟告朔行政謂之明堂行饗射養國老謂之辟雍是物望氣祥謂之靈臺其四門之學謂之太學其中室謂之太室摠謂之宮

四 遠服虔注左傳亦云靈臺在太廟明堂之中此等諸儒皆以廟學明堂靈臺為一鄭必知皆異表進廟處者表準正論云明堂宗廟太學禮之大物也各所事義不同各有所為而世之論者合以為一體不可合取詩書放逸之文經典相似之語而致之不復考之人情驗之道理失之遠矣夫宗廟之中人所致敬幽隱清靜鬼神所居而使眾學處焉射其中人鬼慢黷死生反錯因倖獲耳瘡痍流血以干犯鬼神非其理矣且夫茅茨采椽至質之物建日月乘玉輅以處其中象著玉杯而食於土簋非其類也如禮記先儒之言明堂之制四面東西八丈南北六丈禮天子七廟左昭右穆又有祖宗不在數中以明堂之制言之則穆安在若又區別非一體也夫宗廟鬼神之居祭為靈廟天而於人鬼之室非其處也夫明堂法天之宮是以非鬼神常處故可以祭天而以其祖配之配其父於天位可也事天而求人鬼則非義也自古帝王必立大小之學以教天下有虞氏謂之上

庠下庠夏后氏謂之東序西序殷謂之右學左學周謂之東膠虞庠皆以養老乞言明堂位曰瞽宗殷學也周置師保之官居虎門之側然則學宮非一處也文王世子春夏學于秋學于羽籥皆於東序又曰秋學禮冬讀書禮在瞽宗書在上庠此周立三代之學也可謂立其學不可謂立其廟然則太學非宗廟也又曰世子齒於學國人觀之宗廟之中非百姓所觀也王制曰周人養國老於東膠不曰辟雍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宗廟之尊不應與小學爲左右也辟雍之制圓之以水圓象天取生生也水潤下取其惠澤也水必有魚鼈取其所以養也是故明堂者大朝諸侯講禮之處宗廟享鬼神歲觀之官辟雍大射養孤之處大學衆學之居靈臺望氣之觀清廟訓儉之室各有所爲非一體也古有王居明堂之禮月令則其事也天子居其中學士居其內君臣同處死生參並非其義也大射之禮天子張三侯大侯九十步次七

十步其次五十步辟雍處其中今未知辟雍狹之數但二九十八加之辟雍則徑三百步也凡有公卿大夫諸侯之賓百官侍從之衆殆非宗廟中所能容也禮天子立五門又非一門之間所能受也明堂以祭鬼神故亦謂之廟明堂太廟者明堂之內太室非宗廟之太廟也於辟雍獻捷者謂鬼神惡之也或謂之學天下之所學也揔謂之宮大同之名也生人不謂之廟此其所以別也先儒曰春秋人君將行告宗廟反獻於廟王制釋奠於學以訓誡告則太學亦廟也其上句曰小學在公宮左太學在郊明太學非廟非所以爲證也周人養庶老於虞庠虞庠在國之西郊今王制亦小學近而太學遠其言乖錯非以爲正也顏氏云既視朝遂登觀臺其言遂故謂之同處夫遂者遂事之名不必同處也馬融云明堂在南郊就陽位而宗廟在國外非孝子之情也古文稱明堂陰陽者所以法天道順時政非宗廟之謂也融云告朝行政謂

一說

之明堂夫告朔行政上下同也未聞諸侯有明堂之稱也順時行政有國皆然未聞諸侯有居明堂者也齊宣王問孟子人皆謂我毀明堂毀諸已乎孟子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夫宗廟之設非獨王者也若明堂即宗廟不得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且說諸侯而教毀宗廟為人君而疑於可毀與否雖復淺丈夫未有是也孟自古之賢大夫而皆子思弟子去聖不遠此其一證也乃子曰昔武

不家假

王崩成王少周公踐東宮祀明堂假為天子明

託辟

堂在左故謂之東宮王者而後有明堂故曰祀

辟

明堂假為天子此又其證也竊以準之此論可

不可信

以申明鄭意太戴禮遺佚之書又多假託不立

世

學官世無傳者其盛德篇云明堂外水名曰辟

月

今明辟政穆篇稱太學明堂之東序皆後人所增失

堂

太廟於事實故先儒雖立異端亦不據為說然則明

謂

明堂非廟而月令天子居明堂太廟者以明堂是

之

太室祭神之所故謂之明堂太廟王謂明堂之太

祭宗廟之太廟也明堂位云太廟天子明堂自謂制如明堂非太廟名明堂也廟與明堂不同則靈臺又宜別處故靈臺辟廱皆在郊也

春秋時諸侯亦有靈臺

其實天子之臺皆名曰靈臺服虔左傳注云天子曰靈臺諸侯曰觀臺是也若然書傳說武王渡河言觀臺蓋者彼謂在臺仰觀之人不得謂其人為臺故指實言觀也傳十五年左傳至秦伯獲晉侯以歸乃舍諸靈臺秦是諸侯而得有

靈臺者杜預云在京兆鄠縣周之故臺也哀二十五年左傳曰衛侯為靈臺於藉圃言為則是新造其時僭名之也

設康業機牙音鼓大鑄辟廱以節觀者

康業維機音鼓維鑄於論鼓鐘於樂辟廱植者曰康橫者曰柶業大版也柶崇牙也音大鼓也鑄大鐘也論思也水旋丘如壁曰辟廱以節觀者箋云論之言倫也康也柶也所以懸鐘鼓也設大版於上刻畫以為飾文工立靈臺而知民

之歸附作靈囿靈沼而知鳥獸之得其所以養
音聲之道與政通故合樂以詳之於得其倫理
乎鼓與鐘也於喜樂乎諸在辟離中者言感於
中和之至

虞 虞 錄

並音

瞽瞍瞽瞍之別

瞽瞍皆無目之名就無目之中以為等級瞽者
言其瞽瞍然無所見故知有眸子而無見曰瞽
即今之青盲者也故春官瞽瞍注鄭司農云無
目朕謂之瞽有目朕而無見謂之瞽有目而無
眸子謂之瞽亦與此傳同也此則對而為名其
摠則皆謂之瞽尚書謂舜瞽子外傳云吾非瞽
史周頌有有瞽之篇周禮有瞽瞍之職

三后登遐精氣在天

三后大王王季文王也王武王也箋云此三后
既沒登遐精氣在天矣武王又能配行其道於
京謂鎬京也

文王有武功徙豐以應天命

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豐

武功謂伐四國及崇之功也作邑者徙都於
以應天命

王城方九里方十二里鄭兩解

文王既已受命當為天子其意以紂尚在猶不
敢自足故築此豐邑之城大小適與賦法十里
之成相匹偶是大於諸侯小於天子之制春官
典命云上公九命侯伯七命子男五命其國家
宮室皆以命數為節注云國家之所居謂城方
也公之城蓋方九里侯伯之城蓋方七里子男
之城蓋方五里坊記注云子男之城方五里此二
注皆以公城方九里為差則天子之城十二里矣
故此十里為小於天子也畢義駁云鄭伯之城
方五里又以侯伯為五里者鄭兩解故書傳云
古者百里之國九里之城七十里之國五里之
城五十里之國三里之城注云玄或疑焉周禮
匠人營國方九里謂天子之城今大國九里則
與之同然則大國七里之城次國五里之城小
國三里之城為近耳或者天子實十二里之

諸侯大國九里次國七里小國五里是鄭之事也以匠人典命俱是正文故不執定典命注每言蓋匠人注云立王國若邦國者皆為疑辭

豐邑在豐水西鎬京在豐水東

禹貢曰導渭自鳥鼠同穴東會于豐入于河是豐水入渭東注於河此章武王之事而并言文王作邑於其傍者以一邑皆在豐傍舉豐而言可以兼及文王連言之帝王世紀云豐鎬皆在長安之西南言豐邑在豐水之西鎬京在豐水之東以時驗而知之

武王成之謂伐紂詩注築成之鄭兩解

正義曰以洪範有稽疑之言故云考猶稽也宅居釋言文以稽疑之法必契灼其龜而卜之正謂得吉兆龜正定其吉云此地可居卜兆言吉居之而得天下是成龜兆之占伐去虐紂身即王位功無大於此者伐紂為成龜兆之占定本集注皆云功莫大是也義亦得通禮記引此

彼注云武王築而成之與此異者引詩斷章多異於本此顧上下之文言武王烝哉是武王之盛事不宜直言其築作而已故以伐紂為成之

武王詒孫順之謀以安翼敬之子

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詒厥孫謀以燕翼子芑草也仕事燕安翼敬也箋云詒猶傳也孫順也豐水猶以其潤澤生草武王豈不以其功業為事乎以之為事故其所以順天下之謀以安其敬事之孫孫謂使行之也書曰厥考翼其肯曰我有後弗弃基

毛詩要義卷第十六下

王民

毛詩要義卷第十七上 生民之祖生民之祖

祭天必以祖配父之父以祖配祖

周公成王致太平制禮以王功起於后稷故推舉之以配天謂配夏正郊天焉祭天而已祖配祭者天無形象推人道以事之當得人爲之主禮記稱萬物本於天人本於祖俱爲其本可以相配是故王者皆以祖配天是同祖於天故爲尊也祖之定名父之父耳但祖者始也已所從

王乃十七世祖也

大戴禮堯與稷契同爲學子

大戴禮帝繫篇云帝學下其四妃之子皆有天下上妃有郤氏之女曰姜嫄而生后稷次妃有娥氏之女曰簡狄而生契次妃陳鋒氏之女曰慶都生帝堯下妃嫄之次女曰常儀生摯以堯與契俱爲學子家語世本其文亦然故毛爲此傳及玄鳥之傳司馬遷爲五帝本紀皆依用焉其後劉歆班固賈逵馬融服虔王肅皇甫謐等

皆以爲然然則堯爲聖君契爲賢弟在位七十載而不能用必待舜乃舉之者聖人顯仁藏用匿迹隱端雖則自知故不委任待衆舉而後用見取人之大法耳若稷契堯之親弟當生在堯立之前比至堯崩百餘歲矣堯崩之後仍爲舜所勅用者以其並是上智壽或過人不可以凡人從齡而怪彼永命也若稷契即是學子則未嘗隔世左傳之說八元云世濟其美正以能承父業即稱爲世不要歷數世也其緯候之書及春秋命歷序立五帝傳世之事爲毛說者皆所不言

三姜嫄炎帝女姓名然婦人不以名行

以炎帝姓姜故知姜嫄是炎帝之後姓姜而以嫄配之故知有女名嫄婦人不以名行此嫄或當是字但五帝時質未必有名字之別故以名言之

四鄭信識緯姜嫄非學妃乃高辛氏世妃

鄭信識緯以命歷序云少昊傳八世顓頊傳九

世帝學傳十世則堯非學子稷年又小於堯則
姜嫄不得爲帝學之妃故云當堯之時爲高辛
氏之世妃謂爲其後世子孫之妃也人世短長
無定於是時書又散亡未知其爲幾世故直以
世言之其大戴禮史記諸書皆鄭所不信張融
云稷契年稚於堯堯不與學並處帝位則稷契
焉得爲學乎若使稷契必學子如史記是堯
之兄弟也堯有賢弟七十不用須舜舉之此不
然明矣詩大雅頌姜嫄履迹而生稷爲周始祖
有娥以玄鳥生商而契爲玄王即如毛傳史記
之說學爲稷契之父帝學聖夫姜嫄正妃配合
生子人之常道則詩何故但歎其母不美其父
而云赫赫姜嫄其德不回上帝是依是生后稷
周魯何殊特立姜嫄之廟乎融之此言蓋得鄭
旨但以姜嫄爲正妃則於左傳世濟之文復協
故易傳不以爲高辛之妃也

四諸儒以禋爲祭之通名鄭唯祭天
釋詁云禋祭也則禋是祭之名又曰禋敬也大

康伯云禋祀昊天上帝注云禋之言煙周人尚
臭煙氣之臭聞者也則鄭以禋者唯祭天之名
故書稱禋于六宗鄭皆以爲天神經傳之中亦
非祭天而稱禋祀者諸儒遂以禋爲祭之通名
王肅云外傳曰精意以享曰禋禋燔燎之謂也
袁準曰禋者煙氣煙煴也天之體遠不可得就
聖人思盡其心而不知所由故因煙氣之上以
致其誠故外傳曰精意以享禋此之謂也準又
稱難者曰禋于文王何也曰夫名有轉相因者
周禮云禋祀上帝辨其本言煙煴之禮也書曰
禋于文武者取其辨精意以享也先儒云凡繫
祀曰禋若繫祀爲禋不宜別六宗與山川也凡
祭祀無不繫而不可謂皆精然則精意以享宜
施燔燎精誠以假煙氣之升以達其誠故也
以準言爲然鄭於尚書以文武於明堂配上帝
故亦以稱禋是禋名唯施之天也傳於此下即
說郊禘之祀郊必祭天則毛亦以此禋爲祭天
其餘書傳言禋者則未知毛意與誰同也

六傳引玄鳥至祠高禘皆月令文

自玄鳥至之日以下皆月令文所異者唯彼郊作高耳玄鳥燕也燕至在春分二月之中燕以此時感陽氣來集人堂宇其來主為產乳蕃滋故王者重其初至之日用牛羊豕之太牢祀於郊禘之神蓋祭天而以先祖者配之變禘言禘者神之也其祭之時天子親自身往敬其事故親祭之於時后妃率九嬪從之而往侍御於祭焉於祀之時乃以醴酒禮天子所御謂已被幸有娠者也使太祝酌酒飲之於郊禘之庭以神之惠光顯之也既飲之酒又帶以弓之韞末授以弓矢使執之於郊禘之前弓矢者男子之事使之帶弓衣執弓矢冀其所生為男也鄭於月令之注其意則然唯高禘異耳故鄭注云高辛氏之世玄鳥遺卵卵簡狄吞之而生契後王以為媒官嘉祥而立其祀焉以為由中罕有嘉祥故稱高禘於春月令章句云高禘祀名高猶尊也禘猶媒也吉事先見之象蓋謂之人先毛於

八

此及玄鳥傳皆依作郊禘則讀高為郊下傳云後於帝而見於天則此祭為祭天不祭人先也於郊故謂之郊不由高辛亦不以高為尊也

七凡言大迹生稷胤卵生契不信

諸書傳言姜嫄履大迹生稷簡狄吞胤卵生契者皆毛所不信故以帝為高辛氏帝蓋以三章十章皆言上帝此獨言帝不言上帝故以為高辛氏帝也釋訓云履帝武敏武迹也敏拇也傳既依爾雅以武為迹而不以敏為拇者毛意蓋以

爾雅

不可盡從故也

心識速疾謂之敏故訓敏

為疾又解姜嫄得踐帝迹所由以高辛之帝親

行裡祀姜嫄從於帝而往見於天故行在後而

踐帝之迹從帝見天即上傳所云后妃率九嬪

御是也踐迹者直謂隨後行耳非必以足躡其

踐地之處也將事齊敬者將行也謂行祀天之

事齊敬而速疾也鬼神食氣謂之歆故以歆為

饗謂饗而神饗之也介大釋詁文福祿所止謂

上於姜嫄使之早有子也震動風早育長皆釋

詁文動謂懷任而身動也昭元年左傳曰是姜方震大叔哀元年左傳曰后縉方震皆謂有身為震也

緯候史記諸文皆言姜嫄履迹

以緯候及史記諸文故知祀郊禘之時則有大神之迹姜嫄履之也履神之迹直言武足矣而復言拇是先履其跟之迹又移足以就拇既言太迹明不能滿故云足不能滿履其拇指之處履拇之下而即言故知心體歡然意動之狀也

十生首子而如羊子之生言易

誕彌厥月先生如達誕大彌終達生也姜嫄之子先生者也箋達羊子也大矣后稷之在其母終人道十月而生生如達之生言易也

一馬王謂稷乃嬰遺腹子故弃之以自明

王肅引馬融曰帝堯有四妃上妃姜嫄生后稷次妃簡迪生契次妃陳鋒生帝堯次妃嫫母生帝摯摯最長次堯次契下妃三人皆已生子上妃姜嫄未有子故裡祀求子上帝太安其祭

而與之子任身之月帝堯崩摯即位而崩帝堯即位帝堯崩後十月而后稷生蓋遺腹子也雖為天所安然堯居而生子為眾所疑不可申說姜嫄知后稷之神奇必不可害故欲棄之以著其神因以自明堯亦知其然故聽姜嫄棄之肅以融言為然王基駁之曰凡人有遺體猶不以為嫌況於帝堯聖主姜嫄賢妃反當嫌於遺棄之月便犯禮戾人情不然一也就如融言審是帝堯之子凡聖主賢妃生子未必皆賢聖能神明所祐堯有丹朱舜有商均文王有管蔡姜嫄於帝堯而有身何以知其特有神奇而置之於寒冰乎不然二也又世本云帝堯下其四妃之子皆有天下若如融言任身之月而帝堯崩姜嫄尚未知有身帝堯焉得知而卜之苟非其理前却勢礙義不得通不然三也

一稷果堯弟始不應棄後又不舉

且馬王之說姜嫄為高辛之正妃其於帝堯則君母也比之後世則太后也以太后之尊欲棄

己子足以自尊不假堯命何云聽棄之也又堯
爲人兄聽母葉弟縱其安忍之心殘其聖父之
胤不慈不孝亦不是過豈有欽明之后用心若
此哉若以堯知其神故爲顯異則堯之知稷之
甚矣初生已知其神纔長應授之以位何當七
十餘載莫之收采自有聖弟不欲明揚虞舜登
庸方始舉任雖帝難之豈其若此故知王氏之
說進退多尤所遺腹非毛二旨矣其解義義傳
意或然故采其釋經之辭遺其寡居之說

傳謂帝嘗順天意以顯稷又非遺腹

言帝嘗若不順天意以顯之則是爲不明則棄
之者帝意也以此傳觀之則后稷之生嘗尚存
矣不得爲遺腹也

單許長大岐疑有所知識

實單實許厥聲載路誕實匍匐克岐克疑以就
口食單長許大路大也岐知意也疑識也箋云
實之言適也單謂始能坐也許謂張口嗚呼也
是時聲音則已大矣能匍匐則以岐然意有所

知也其貌疑然有所識別也以此至于能就
衆人口自食謂六七歲時

箋訓單爲坐許爲張口嗚呼

儀禮注云禪之言澹澹然安意也則單亦安意
故爲坐也許音呼字又從言故爲張口嗚呼是
時聲音則已大矣謂大於呱呱之時因言張口
嗚呼即說音聲之大且嬰兒既坐而後弄口破
坐而後匍匐則智識漸生故於匍匐之下言岐
疑皆爲事之次也所知在於心神故云岐然
意有所知識則發於耳目故云其貌疑然有
所識別見內外之異也岐疑皆是其貌故重言
之此岐疑在匍匐之時則其生亦未一年矣就
口食之時則已稍大

注存叔即戎叔非管子胡豆

釋草云戎叔謂之存叔孫炎曰大豆也此箋亦
已爲大豆矣光舍人李巡郭璞皆云今以爲胡
豆璞又云春秋齊侯來獻戎捷穀梁傳曰戎叔
也管子亦云北伐山戎出冬葱及戎叔布之天

下今之明且長也案尔雅戎菽皆為大豆注穀
梁者亦以為大豆也郭璞等以戎胡俱是夷名
故以戎菽為胡豆也后稷種穀不應捨中國種
戎國之豆即如鄭言齊桓之伐山戎始布其豆
種則后稷之所種者何時絕其種乎而齊復布
之禮有戎車不可謂之胡車明戎菽正大豆是
也

廿自后稷之穡至有邰家室為稷官時

毛以為既言后稷為兒時而好種田此後言其

為稷官時事也可美大矣后稷之教民稼穡若
有神明相助之道言種之必好似有神助故可
大也又說其若有神助之狀言后稷之教民種
殖乃除治而去其茂盛之草既去其草於此地
種之以黃色而茂盛者謂黍稷之穀也於是此
穀既生實方正而極於龍畝無空缺之地實稷
本而盡皆均調无稀穢之處謂春生之時也其
苗實雍種然而肥大實稷然而生長謂夏末
時也稻至秋初禾又出穗實發於管實生粒皆

秀更復少許其粒實皆堅成實又齊好實穗重
而垂穎實成就而栗栗然以此故收入弘多堯
善其功而賜之上字封之於邰就有邰國之家
室焉鄭以方謂苗生齊等苞謂苗之茂盛種謂
田種不雜成功而改封於邰非始有國土唯此
為異其文勢則同

廿一穀之初熟為粟

栗是穀穗成就之貌故云其實栗栗然相六年
左傳云奉酒醴以告曰嘉粟旨酒服虔云穀之

初熟為粟

廿二傳邰女生稷故稷始封邰鄭言改封

世本云有邰氏女曰姜嫄故知邰是姜嫄之國
也傳以此言封之於邰下言祭天之事故解其
意云堯見天因邰而生后稷謂使邰國之女生
后稷也故國后稷於邰謂封為邰國之君鄭以
姜嫄之夫先為二王之後是先有國故言改封
其封早晚亦無明文稷之功成實在堯世其封
於邰必是堯之封矣故此變及傳皆以為堯周

本紀云舜封棄於郕號曰后稷以后稷之號亦起舜時其言不可信也杜預云郕始平武功縣所治釐城是也

十一 周紀舜封弃已有后稷之號皆不可信

六 正義曰如此言則功成受封之後始天與之種唯四穀而已而閔宮云是生后稷降之百福黍稷重稷種稷麥所降多矣非徒四穀又彼下文乃言奄有下國俾民稼穡則是爲稷官之日已得此種與此二文不同者天降種者美太后

稷以種之必獲歸功於天非天實下之也作者意異故先後不同此言祭之所用故拍陳黍稷閔宮廣言民食故穀多於此孔叢云魏王問子慎曰往者中山之地無故有穀乃云天雨反以土國何也曰自古及今未聞天下穀與人詩美后稷能大教民種穀以利天下若中山之穀妖怪之事非所謂天降祥也以此而言明非實降之也案集注及定本於此並無箋云

六 春榆斂蹂釋之烝之

誕我祀何如或春或榆或斂或蹂釋之烝烝之浮浮榆杼曰也或斂糠者或蹂黍者釋淅米也烝烝聲也浮浮氣也箋云蹂之言潤也大矣我后稷之祀天如何乎美而將說其事也春而杼出之斂之又潤濕之將後春之趨於斂也釋之烝之以爲酒及簋簠之實

四 既爲酒及米合馨香行道祭

載謀載惟取蕭祭脂取羝以較載燔載烈嘗之日涖下來歲之麥獮之日涖下來歲之戒社之日涖下來歲之稼所以興來而繼往也穀熟而謀陳祭而卜矣取蕭合黍稷臭達牆屋既奠而後藝蕭合馨香也羝羊牡羊也較道祭也傳火曰燔貫之加于火曰烈箋云惟思也烈之言爛也后稷既爲郊祀之酒及其米則諏謀其日思念其禮至其時取蕭草與祭牲之脂藝之於行神之位馨香既聞取羝羊之體以祭神又燔烈其肉爲尸羞焉自此而往郊

四 空空浮浮爾雅作淫淫言聲氣

釋之既在穀之下丞之上故知為浙米也說文云浙汰米也孟子曰孔子去齊接浙而行謂泔米未炊漉之而去言其疾也釋例云漚漚浙也煇煇氣也樊光引此詩孫炎曰漚漚浙米聲煇煇炊之氣漚煇與此不同古今字耳傳以泔米則有聲故言漚漚聲丞飯則有氣故言漚煇氣取爾雅之意為說也

米有糲有稗有鑿有御

春掄之下始云或蹂故知是既春而掄出之又潤濕之將復春以趨於鑿也召曼箋云米之率糲十稗九鑿八侍御七九章等述粟一石為糲米六斗春糲一斗即為稗九升又春為鑿則八升又春為侍御則七升言趨於鑿者承此四穀之後一春一數始為糲米又一濕一春猶未至於鑿故言趨於為漸到之意也米之細者乃窮於御止言趨於鑿者以經傳說祭祀之饌無言用御米者相二年左傳云粢食不鑿昭其儉也剛不儉有用鑿之處郊天尊於宗廟其祭或當

禮

用之故止言於鑿也相十四年穀梁傳說宗廟之事夫人親春楚語云天子禘郊之事王后必自春其粢諸侯宗廟之事夫人必自春其盛章既歸節昭云粢盛互文也言春不過如天子躬耕三推而已故傳語或不斥后夫人也楚語又云天子親春禘之盛章昭云率后春之亦天子親春也酒與食用此米為之故云釋之丞之以為酒及簋簠之實孫毓云詩之叙事率以其次既數練矣而甫以蹂為蹂黍當先蹂乃得春不得先春而後蹂也既蹂即釋之丞之是其次也義為長

禮合羶鄉鄭羶當作馨毛時未誤

云蕭合黍稷臭達牆屋既奠而後執蕭合馨香皆郊特牲又彼唯馨作羶注云羶當作馨字之誤也蓋毛時未誤故讀彼從此彼言臭陽達於牆屋此無陽於一字引之略耳彼言宗廟之祭此是將郊為較近之祭事不同而引之者證此用蕭之意蕭香蒿也藝燒也言宗廟之祭以香蒿合黍稷欲使臭氣通達於牆屋故記於戶

已奠之而後燒此香尚以合其馨香之氣使神
歆饗之故此亦用蕭取其馨香也此言祭脂彼
不言脂彼言黍稷此不言黍稷皆文不具爾

大夫以上將祭必諏日

禮大夫以上將祭必諏謀其日日定乃卜之特
牲禮云不諏日明大夫以上諏之矣

木豆為菹醢登為大羹瓦亦名豆

釋器云木豆謂之豆瓦謂之登是木曰豆瓦曰
登對文則瓦木異名散則皆名豆故云瓦豆謂

之登冬官瓠人掌為瓦器而云豆中懸鄭云懸
繩正豆之柄瓦亦名豆也再言於豆者疊之以
足句耳經唯言盛於豆傳辯其所盛之物天官
醢人掌四豆之實皆有菹醢是豆為薦羞菹醢
也公食大夫禮云大羹湑不和實於登是登為
大羹湑者肉汁大古之羹也不調以鹽菜以其
質故以瓦器盛之

天子燕非獨五服內此唯言九族

親睦九族非直其父祖子孫而已故言上至高

祖下至玄孫之親見同出高祖五服內皆親之
文王世子云族食世降一等則天子所燕及者
非獨五服之內此唯言九族者言其親親以及
遠舉九族以見同姓皆親之

戚戚兄弟謂內相親

戚戚兄弟莫遠具爾或肆之筵或授之几戚戚
內相親也肆陳也或陳設筵者或授几者箋云
莫無也具猶俱也爾謂進之也

鋪陳在下曰筵蹈藉在上曰席

既言肆筵上又設席故知重席也不過下筵上
簾而已春官司几筵注云筵亦席也鋪陳曰筵
藉之曰席然則言之筵席通矣彼以在下為鋪
陳在上人所蹈藉故在下者稱筵在上者稱席
此當與之同也

緝御續代而侍謂惇史

緝續者連續之故緝猶續也凡御者皆侍其側故
御為侍也上章已云肆筵授几今肆筵之上復
設席則是主於老者異於上章少者或單席

悼史主侍老人故知續代而侍者謂悼史

卅莫學謂殷爵用先代物尊兄弟

知用殷學爲尊者公羊傳曰周公白牡魯公駢剛禮運云醴畢及尸君非禮也以大夫用之爲僭明先代之物爲尊尊兄弟也

卅序賓以賢謂已擇之賢鄭以射之賢爲

毛以爲自此以下皆說養老之禮周之先王將欲養老親目射以擇士其天子所射之畫弓既堅韌矣其四鏃之矢既均停矣其舍放此矢既

均同而中矣王既射以擇賓莫非賢者其次序而爲賓客者以此擇之故而皆是賢人也鄭唯下句爲異謂次序羣臣爲賓以射之賢者爲次言以射中多少爲差等餘同

卅敦弓即彫弓畫飾之義臣下等級無文

敦與彫古今之異彫是畫飾之義故云敦弓畫弓也作者主言天子之弓而已其諸侯公卿宜與射者自當各有其弓不必畫矣其等級無文以明之也定四年公羊傳何休注云天子彫弓

諸侯彤弓大夫嬰弓士盧弓事不經見未必然也

卅四鏃既鈞謂矢皆參亭

四鏃之義言鏃是矢參亭者也參亭謂三分矢一在前二在後輕重鈞亭四矢皆然故言四鏃既鈞冬官矢人爲鏃矢參分一在前二在後注云三討之而平者前有鐵重也矢而謂之鏃者釋器云金鏃翦羽謂之鏃孫炎曰金鏃斷羽使前重也方言云關西曰箭江淮謂之鏃則鏃者

鐵鏃之矢名也又解舍矢既均之義言已均中孰謂所射之質四矢皆均中也案周禮司弓矢鏃矢殺矢用諸近射田獵恒矢庫矢用諸散射鄭注云散射謂禮樂之射此養老即是禮射而用鏃矢者此與賓客私宴不與常射同

卅祭與養老類知此必大射王肅謂燕射

禮射有三賓射在朝而射以娛賓燕射因燕而射以爲樂皆無擇士之義樂記云祀於明堂以教諸侯之孝食三老五更於太學以教諸侯之

悌是祭與養老為相類之事故知此射必大也
也王肅以此為養老燕射案燕射於燕旅酬之
後乃為之不當設文於曾孫維主之上豈先為
燕射而後酌酒也以此知雖毛之意亦為大射
也

四與為人後人已有後復奇而後之

及與為人後謂他人已自有後復往奇而後之
則是貧財之人若有此行者不得入

四射禮摺三挾一个若君則使人屬矢

射禮摺三挾一个大射禮然也摺者插也挾謂
手挾之射用四矢故插三於帶間挾一以扣弦
而射也射禮每挾一个令言挾四鎗故知已編
釋之也案大射禮摺三挾一个謂卿大夫若其
君則使人屬矢不親挾也

四大斗柄長三尺此尊中不當用此長勺

大斗長三尺謂其柄也漢禮器制度注勺五升
徑六寸長三尺是也此蓋從大器挹之於樽用
勺耳其在樽中不當用如此之長勺也

給音並
舍反
余徐
聲

四爾雅作鮐背此作台並湯來反

舍人曰老人氣衰皮膚消瘠背若鮐魚也爾雅
作鮐以其似鮐魚而此經作台故箋申之云台
之言鮐也大老則背有鮐文是依爾雅為說也
劉熙釋名云九十曰鮐背

四鄭注既醉謂成王祭澤下徧疏引十倫證
之

祭統云夫祭有十倫焉筵几依神詔室出於祊
為交神明一也君迎牲而不迎尸為尸在廟門
外疑於臣別嫌而不迎是明君臣之義二也孫
為王父尸已北面而事子則為其父尸之故此
父子之倫三也尸飲五獻卿尸飲七獻大夫尸
飲九獻士與有司是明貴賤四也羣昭羣穆咸
在別遠近親疏之序是親疏之殺五也賜爵祿
於太廟此施爵賞為六也君在阼夫人在房不
相授受酢必易爵此別夫婦為七也祭末歸俎
貴者不重賤者不虛是政事之均八也賜爵昭
穆及有司皆以齒是長幼有序九也有異韓趙

狄閭等君在上而惠下是上下之際十也此
義祭必有之唯爵賞之施或有或無舉其有也
而為十耳

四 醉酒謂旅酬至無等爵飽德謂充滿

毛以為成王之祭宗廟羣臣助之至旅酬而酌
酒終無等爵而皆醉言成王既醉之以酒矣又
於祭末見惠施先後歸祖之事差次二者之德
志意充滿又是既飽以德矣君子成王德能如
此當有萬年之壽天又大與汝大福也

四 天子以卿為尸言公尸謂卿非諸侯者

天子以卿謂以卿為尸也卿而謂之公者言此
卿之尊比下土諸侯也諸侯稱公故亦謂卿為
公也白虎通引曾子曰王者宗廟以卿為尸射
以公為耦不以公為尸避嫌三公尊近天子天
子親稽首拜尸故不以公為尸然則當時傳記
有此說故知宗廟之尸必以卿也卿六命出封
則為侯伯故得以公言之此傳據卿非諸侯者
為說耳若諸侯入為卿則稱公是常矣

四

五等爵在國稱公故入為卿稱公尸
諸侯有功德者入為天子之卿大夫謂侯伯為
卿子男為大夫五等在國臣皆稱之曰公故言
公尸也公君釋詁文明國君而稱公非必公爵
也此宗廟宜以卿為尸但因解公而連言大夫
耳祭統云夫祭之道孫為王父尸所使為尸者
於祭者子行也父北面而事之彼說天子諸侯
之法則天子諸侯宗廟之祭其尸用同姓也於
同姓之中用其適者故祭統注云必取同姓之

四

適知者士虞記云男男尸女女尸必使異姓不
使賤者注云異姓婦也尸配尊者必使適也雖
虞時男女別尸既附則夫婦共尸唯此為異其
用適則同也曲禮曰為人子者不為尸注云然
適而無則尸必卜筮無父者然則尸又用適而無父者
父非宗也非其宗廟之祭則其尸不必同姓石渠論云
周公祭天用太公為尸是用異姓也白虎通又
云周公祭太山用召公為尸蓋天地山川得用
公也

豆靜嘉豆道之徧至鄭政平氣和所致
其生羅何邊豆靜嘉怕豆之藟水草之和也其
醢陸產之物也加豆陸產也其醢水物也邊豆
之薦水土之品也不敢用常藝味而貴多品所
以交於神明者言道之徧至也箋云公尸所以
善言告之是何故乎乃用邊豆之物潔清而美
政平氣和所致故也

朋友攝歛相助爲威儀

朋友謂羣臣同志好者攝者收歛之言各自收歛以相助佐爲威儀之事則祭義所謂濟濟漆漆是也

五 錫類傳謂善戩謂族類

孝子木匱永錫爾類匱竭類善也箋云永長也
孝子之行非有竭極之時長以與女之族類謂
廣之以教道天下也春秋傳曰穎考叔純孝也
施及莊公

三五 毛壘訓廣裕鄭壘之言栢

其類謂何至家之靈靈廣也箋云靈之言梱也

危陂島

五
鳥驚在淫喻公尸在廟

其與女之族類云何乎室家先以相相致已乃及於天下正義曰釋宮云宮中巷謂之壺以宮中巷路之廣故以壺爲廣王肅云其善道施於室家而廣及天下周語單靖公之老送叔向叔向告其老而美單子引此章乃云壺也者廣裕民人之謂也王肅據彼文以述毛傳彼言壺者廣裕民人故以壺爲廣也箋以言室家之壺則壺即是室家之事若言室家之廣則於文不類故易之云壺之言相以孝行與族類者室家先以相相逼而密緻言其相親比之意既能室家相親然後以此相親之道與其族類亦使之室家相親故言乃及於天下也毛據外傳爲說外傳正解此文而箋必易之也箋之此意不違外傳也室家相緻則可以化天下則是廣裕民人也

鶯鷺在涇公戶來燕來寧鳥永息也鶯鷺鳥名

平則萬物衆多變云涇水名也水真而居水中

猶人爲公尸之在宗廟也故以喻焉祭祀既畢明日又設禮而與尸燕成王之時尸來燕也其心安不以己實臣之故自嫌言此者美成王事尸之禮備爾酒既清爾穀既馨公尸燕飲福祿來成聲之遠聞也箋云爾者女成王也女酒穀清美以與公尸燕樂飲酒之故祖考以福祿來成女

五公尸來燕謂祭後燕尸大夫云賓尸

此謂正祭故云在宗廟若繹祭之禮則郊特牲

注云祔當於廟門之外西室繹又於其堂不專在廟門明在廟爲正祭也言公尸來燕則是祭後燕非尸祭時也燕尸之禮大夫謂之賓尸即用其祭之日今有司微是其事也

四箋以明日燕公尸禮皆以祭日燕

上箋宗廟之祭言明日又設禮而與公尸燕此及下章皆不言明日有事祭義周人祭日以朝及闇既言祭日有事明其即燕尸矣春官神士職曰以冬日至天神人鬼以夏日至地祇物

禮注云蓋用祭天地之明日既別有事明其不復燕尸故知燕尸即以其祭之日也天地尚以其日明其餘諸神亦以其日也故箋於此及下章皆不言明日也

四祭天地唯二至在丘餘爲壇非丘

春官大司樂曰冬至於地上之圜丘奏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奏樂八變則地祇皆出是祭天地之神皆在丘也天地之祭唯二至在丘耳其夏至郊天與迎氣四郊祭地爲壇而祭不於丘也

四天地尸尊祭唯酒脯其實更有殺饌

箋以上言酒多殺美今酒言滑變殺言脯明其因文立義故知天地之尸尊事尊者不敢以褻美之味直以所汔之酒及乾脯而已因此示義舉酒脯爲言其實天地之祭更有殺饌也

五臣民不得祭山川皆得祭社

諸侯之於山川在其地則祭之非其地則不祭國君尚然則羣臣民庶必不得祭山川矣臣民

得與天子同祭者唯社稷耳故知既燕于宗廟指社宗以社是尊神耳故言社宗猶廟稱宗廟也月令仲春命民社祭法云大夫以下成羣立社郊特牲曰唯爲社事單出里是羣臣下及民庶盡有祭社之禮而燕飲焉臣民所祭不必有尸所云燕飲因祭而與其祭之人自燕飲耳郊特牲曰社者神地之道也又曰社祭土而主陰氣天子諸侯下及庶民雖廣狹不等俱土神因言天子祭社其辭遂及於民故文辭重疊異於餘章

五祀或戶內門內門外其燕尸皆門外案中雷禮唯祭五祀皆先薦於奧祀戶則設主於戶內祀中雷則設主於牖下此二者在戶內也祀門則設主於門左樞在門內也祀竈則設主於陞祀行則設主於轅上竈在廟門外之東行在廟門外之西此二者在門外也尸主當相依附五祀正祭之時與中雷在戶之內門在門之門內竈行在門之外司命大厲雖無文亦不

假樂

過廟門之外內也宗廟正祭在奧繹在門況土祀之祭有本在門外者也明其燕尸皆在門之外

成王威儀綴密教令清明

抑抑美也秩秩有常也箋云抑抑密也秩秩清也成王立朝之威儀致密無所失教令又清明天下皆樂仰之無有怨惡

百辟謂畿內諸侯臣愛君民暨息

百辟卿士媚于天子不解于位民之攸暨暨息

也箋云百辟畿內諸侯也卿士卿之有事也媚愛也成王以恩意及羣臣羣臣故皆愛之不解於其職位民之所以休息由此也

毛詩要義卷第十七上

公劉召康公戒成王也成王將汭政戒以民事

美公劉之厚於民而獻是詩也公劉者后稷之曾孫也夏之始衰見迫逐遷於豳而有居民之道成王始幼少周公居攝政及歸之成王將汭政召公與周公相成王為左右召公懼成王尚幼稚不留意於治民之事故作是詩美公劉以深戒之

夏政衰公劉以迫逐去邠遷豳

正義曰周本紀云后稷生不窋不窋生鞠陶鞠陶生公劉是后稷之曾孫也后稷本封於邠非有所迫不應去國通豳公劉有道之君天子不應無罪見逐故知以夏之衰始見迫逐而遷於豳也譜云公劉以夏后太康時失其官守竄於此地則夏之始衰謂太康時也去中國而適戎狄則是不為天子所助下箋以為夏人迫逐蓋是王朝之人以時衰政亂疾惡有道故逐之也

案譜以公劉當太康之時

韋昭之注國語以不窋當太康之時不窋乃公劉之祖不應共當一窋據世夏氏之衰太康為始太康禹之孫不窋稷之曾孫子計不窋宜當太康公劉應在其後豳譜欲言在太康遷豳之由遠本失官之世不窋以太康之時失之世稷官至公劉而竄豳其遷豳之時不必當太康也又外傳稱后稷勤周十五世而與周本紀亦以稷至文王為十五世計虞及夏殷尚有十二世至百年每世在位皆八十許年乃可充其數耳命文王之短長古今一也而使十五世君在位皆八十許載子必將老始生不近人情之甚以理而推實難據信若使此言必非虛誕則不窋之與公劉彌是不共世太康之後有羿浞之亂比至少康之立幾將百年蓋太康始衰之時不窋失官少康未立之前而公劉見逐也

鄭於書注約成王汭政年二十二

鄭於金縢之注差約之以為武王之前成王年十歲除喪年十三是其幼少也攝政元年成王

年十五及歸之成王年二十一成王將游政其
年二十有二召公與周公相成王為左右謂作
上公為二伯分陝而治周公左召公右書序云
周公為師召公為保召公不悅作君與與此同
時也

周人以諱事神而召公得稱公劉

鄭不辨公劉是名是字王肅云公號也劉名也
王基云周人以諱事神王者裕百世召公大賢
出自姬姓稱揚先祖盛德之君而舉其名不亦

遠於禮乎其意以為公劉必是字也計歷夏之
時世代尚質名字之別難得而知世本史記不
應皆沒其名而盡書其字以之為名未必非矣
鄭以姜嫄為名詩人亦得稱之何獨公劉不可
稱公言其名也周人自以諱事神於時未有諱法
稱者祭之及羣公未能重於先妣何當許姜嫄而怪
唯云公劉王基雖述鄭意未必然也王肅以公為號
姜嫄亦猶可焉何則右稷至於大王十有餘世唯二人
稱公何故三君特以公號豈餘君不為公也

名單而以公配則古公祖紺者復一名而加
公矣

國於漢屬右扶風或為戎或為狄

言公劉乃避中國之難遂平西戎而遷其民邑
之於豳者言其遷之所由也豳地雖亦與狄鄰
而近戎為多故云遂平西戎平之者謂與之交
好得自安居耳公劉不忍鬪民而去不與戎戰
卑而平之也豳於漢屬右扶風為栒邑縣則是
中國之地言西戎者雍之西境與戎接連為夏
為戎隨時變易公劉未居之前則為戎大王既
來之後復為狄良由地居疆場故一彼一此也

小曰橐大曰囊橐唯盛食

橐囊俱用穀糧而異其文明有大小之別故云
小曰橐大曰囊宣二年左傳稱趙盾見靈輒餓
食之又為之簞食與肉實諸橐以與之橐唯盛
食而已是其小也哀六年公羊傳稱陳乞欲立
公子陽生盛之巨囊而內可以容人是其大也
上天下小如甕曰甕小山別大山曰鮮

釋山云重巖陳郭璞曰謂山形如累兩巖巖巖山狀似之上天下小因以為名西京賦曰陵重巖是也與皇矣小山別大山曰鮮義別彼謂大山之傍別有小山也

●舟之謂帶瑤是玉別名韞刀韞瑤飾

言何以舟之即說玉瑤容刀刀玉是所佩之物故知舟是帶也傳解下之所以進上多矣唯言玉瑤容刀者君子所以比德今進之瑤言公劉有美德也瑤是玉之別名舉瑤可以兼玉故

不言玉也韞者刀鞘之名韞者鞘之上飾下不言其飾指韞之體故云下曰韞上則有飾可名故云上曰瑤栢二年左傳曰衮冕黻裳帶裳幅舄昭其度也藻率韞瑤瑩厲游纓昭其數也夫德儉而有度登降有數此韞瑤在昭數之中以表人之有數故云言有度數意取左傳故并度言之刀所以斷割故云言有武事

●逝泉瞻原京師謂大衆所居

上既相地居民此又說相立都邑言厚乎公劉

之為君也乃往之彼百泉之間就下地而仰建彼廣大之原觀可居之處也乃又升彼南山岡脊之上乃見其可居而為都邑者於京之地也乃是大衆所宜居之野故於是處其所當處者於是又為館舍以寄其賓旅既立都邑乃宣布號令公劉於是言其所當言語其所當語謂施政教於民也

●京是立之高大公劉亦得稱京師

京與丘相對且言為之丘則是人為之矣孫炎郭璞皆云人力所作而此詩說公依京築王肅言可以禦亂則京是大丘非人為矣李巡曰丘之高大者曰京是有二等若戰勝取尸築為京觀者則人為之此言京者則是立之高大非人為也春秋言京師者謂天子所居公劉非天子不得謂所居為京師此文連上乃觀于京則此京還是上京也師者衆也故云是京乃大衆所宜居之野

●執豕新國用殺禮用匏儉質

大宗

為公劉于京斯依踳踳濟濟俾延俾几箋云踳踳濟濟士大夫之威儀也俾使也厚平公劉之居於此京依而築宮室其既成也與羣臣士大夫飲酒以落之羣臣則相使為公劉設几筵使之升堂既登乃依乃造其曹執豕于牢酌之用匏賓已登席坐矣乃依几矣曹羣也執豕于牢新國則殺禮也酌之用匏儉以質也箋云公劉既登堂負展而立羣臣乃適其牧羣得豕於牢中以為飲酒之酌酌酒以匏為爵言忠敬也食之飲之君之宗之為之君為之大宗也箋云宗尊也公劉雖去邠國來遷羣臣從而君之尊之猶在邠也

落室之禮公家所為臣主供辦

落室之禮則是公家所為筵几酒炙當是公家之物而云羣臣相使為公劉設几筵使之升坐者為禮之物實於公但主掌供辦羣臣之職

燕饗一人為賓摠言之非主者皆賓

燕饗之禮立一人為賓對主以行禮摠而言之

則非主者皆曰賓饗禮當尊大牢以饗也此用豕者秋官掌客曰凡禮賓各國新殺禮公劉新至豕地殺禮也匏是自然之物故云儉且質也

天子負斧依屏風則諸侯無明文

明堂位注云負之言背也斧依為斧文屏風於屏風之間然則斧者是屏風之名屏風則戶牖之間地耳郭璞云屏風東戶西也禮有斧依形如屏風畫為斧文置於屏風地因名為斧依是言天子負斧依則諸侯之依有斧以否無明文也

天子諸侯一國所宗故云大宗

傳以君之宗之具意為一也板傳曰王者天下之大宗然則天子諸侯為一國之所尊故云為之大宗也

孫毓謂無饗燕非大宗

孫毓云此篇主稱公劉之尊於民列其始遷於燕此章言羣臣之愛敬上下之有禮無饗燕尊燕之事且饗之禮設几而不倚何有賓已登席

休凡之義又國君不統宗故有太宗小宗宗傳
為之君復為之太宗乎箋說為長

景岡以日定經界相陰陽謂山南北

既廣既長謂正定疆界故以土地言之公劉自
邵往迂幽之時尺土皆非已物故美公劉能廣
長之也夏殷之世大國百里雖云廣長亦不是
過也日影定其經界者民居田畝或南或東皆
須正其方面故以日影定之居山之脊觀其陰
陽則觀其山之南北也大名則山南為陽山北
為陰但廣谷大川有寒有暖寒暖不同所且則
異故相之也

重衣曰襲三單謂三重

重衣謂之襲三單相襲者謂三行皆單而相重
為軍也此謂發邵在道及初至之時以未得安
居慮有寇鈔故三重為軍使強壯在外所以備
禦之也王肅云三單相襲止居則婦女在內老
弱次之強壯在外言自有備也

公為大國當三軍言單謂無羨卒

知后稷上公之封者公羊傳曰王者之後稱公
后稷本是二王之後以有大功而改封於邵明
為大國公爵公劉是其冒孫耳故知仍為大國
當作三軍地官小司徒云凡起徒役無過家一
人以其餘為羨羨謂家之副丁也今言其軍三
單則是單而無副

山西曰夕陽幽之東大山唯梁山

山西曰夕陽釋山文孫炎曰夕乃見日然也夕
始得陽故名夕陽皇矣傳以度為居此章之度
傳意皆應為居王肅云居其夕陽之地正義曰
夕陽者總言幽人一國之所處也其界在山之
西不知是何山也譜云幽在岐山之北書傳說
大王去幽云踰梁山注云梁山在岐山東北然
則幽國之東有大山者其唯梁山乎

芮芮鞫鞫為究為內為水之外

芮是水涯之內故云水涯也釋言云鞫究窮也
俱訓為窮故轉鞫為究此鞫是水涯之名言其
曲水窮盡之處也故傳解其名鞫之意箋芮之

言內謂厩內隄隈之處故即引爾雅以釋之釋丘云隄隈也厩內為隄外為鞠李巡曰厩內近水為隄其外為鞠孫炎曰內曲裏也外曲表也是水之內曰隄水之外曰鞠也

鄭以為為內周禮涇汭注作水名

夏官職方氏雍州其川涇汭注云汭在豳地引詩大雅公劉曰內鞠之即以此為水名者蓋注禮之時未詳詩義故為解

汭酌

遠酌行潦而可以沃酒食之饋

山人

春秋傳

惟德繫

物

修德係

廿九

蒸米謂

之饋饋

汭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餽餽汭遠也行潦流潦也餽餽也餽酒食也雲云流潦水之薄者也遠酌取之投大器之中又挹之注之於此小器而可以沃酒食之餽者以有忠信之德齊繫之誠以薦故也春秋傳曰人不易物惟德繫物釋言云饋餽也孫炎蒸之曰饋均之曰餽郭璞曰今呼餐飯為饋饋均熟為餽說文云饋一蒸米也餽飯氣流也然則蒸米謂之饋饋必餽而熟之故言饋餽非訓饋為餽餽酒食釋訓文

沃酒食之饋謂為饋之時以此水沃潤之也引春秋傳者傷五年左傳文也服虔注云繫繫聲也

卷阿

求賢用吉士吉士亦是賢人

卷阿召康公戒成王也言求賢用吉士也吉猶善也正義曰說文云賢堅也以其人能堅正然後可以為人臣故字從臣吉者善也吉士亦是賢人但序者別其文以足句亦因經有吉士之文故也

王屈己待賢如曲阿則君子樂就之

有卷者阿飄風自南興也卷曲也飄風迴風也惡人被德化而消猶飄風之入曲阿也箋云大陵曰阿有大陵卷然而曲迴風從長養之方來入之興者喻王當屈體以待賢者則猥來就之如飄風之入曲阿然其來也為長養民豈弟君子來游來歌以矢其音矢陳也箋云王能待賢者如是則樂易之君子來就王游而歌以陳出其聲言其將以樂王感王之善心也

鄭云伴象自縱弛王肅孫毓疑之

王肅奏云周公著書名曰無逸而云自縱弛不亦違理哉孫毓云忠臣戒君而發章令自縱弛非直方之義斯皆未達勸戒之要旨也何則周公之言無逸者心也召公之言優游者事也心常戰兢無時可逸事若無為自然逸矣

似先公苗謂嗣先王之功而終之

傳彌終似嗣苗終正義曰似先公是繼嗣先君故似為嗣道終釋詁文彼道作苗音義同也

運云政也者君之所以藏身之固也然則賢人在位即行善政可以保全性命無他患禍故云使汝終汝之性命成王之所繼嗣者先王也而云先公公是君之別名故云嗣先君之功而終成之謂守其王位成就先君之功也

土宇販章言居民大得法

爾土宇販章亦孔之厚矣販大也箋云土宇謂居民以土地屋宇也孔甚也女得賢者與之為始使居宅民大得其法則王恩惠亦甚厚矣

之使然

弗祿傳弗為小箋為福

爾受命長矣弗祿爾康矣弗小也箋云弗福康安也女得賢者與之承順天地則受父長之命福祿又安女也

前尸曰引傍曰翼然禮無在尸傍之時

言尸之入使祝贊導之扶翼之者行蓋箋云在前曰引在傍曰翼此與彼同故以引為贊導也少牢云祝出迎尸于廟門之外主人降立于阼

不素

不素

不素

不素

不素

階東西面祝先入門右尸入門左是祝在前導之也導謂在前則贊謂在後少牢又云祝延尸尸升自西階入祝從注云由後詔相之曰延延進也特性亦云至於階祝延尸尸入升祝先主人從是在後贊之也故此兼言贊焉特性少牢亦無在尸傍之時而此言扶翼之者已有在其前後亦當或在其傍特性注引禮器詔侑無方是前後左右無常也又言尸至設几佐食助之明上豫設至此用之又解所以令王尊尸如也

者戶神象故當事之如祖考

四王者得賢切瑳則有顯印

上既勸王敬賢又言敬賢之益意言王者若得賢人與之以禮義相切瑳則令王體貌顯顯然溫和而敬順其志氣印印然充盛而高明似王之成器如圭然如璋然有善聲譽為人所聞知有善威儀為人所觀望非徒有益於王此樂易之君子能與天下四方為綱紀王何得不求之乎

九梧桐鳳所栖山東曰朝陽

梧桐可以為琴瑟是柔刃之木故曰柔木釋木云櫟梧桐郭璞曰今梧桐又曰榮桐木郭璞云即梧桐一木耳山東曰朝陽釋山文孫炎曰朝先見日也言梧桐不生山岡太平而後生朝陽箋以上二章興求賢人故此亦以鳳凰興賢者梧桐自是鳳之所栖不必太平乃有不得為太平之事因鳳所集故以興明君焉

四自大夫以上有乘馬貳車士否

君子之車既庶且多君子之馬既閑且馳上龍錫以車馬行中節馳中法也箋云庶衆閑習也今賢者在位王錫其車衆多矣其馬又閑習於威儀能馳矣大夫有乘馬有貳車言大夫者自大夫以上皆有此不必專指大夫也禮士無貳車又止得兩馬本或有士者衍字

四厲至成九世今云七又周與召並而世不同

民勞召穆公刺厲王也厲王成王七世孫也正

義曰世本及周本紀皆云成王生康王康王生昭王昭王生穆王穆王生恭王恭王生懿王及孝王孝王生夷王夷王生厲王凡九王從成王言之不數成王又不數孝王故七世也左傳服虔注云穆公召康公十六世孫然康公與成王同時穆公與厲王並世而世數不同者生子有早晚壽命有長短故也

四汔訓危訓近蓋周昌期不奉詔之意傳以汔之為危既無正訓又小康者安此

直以勞民須安不當更云危也釋詁云幾危也孫炎曰沆近也郭璞曰謂相摩近反覆相訓是沆得為幾也昭二十五年左傳引此詩杜預云沆期也然則期字雖別皆是近義言其近當如此史記稱漢高祖欲廢太子周昌曰臣口不能言然臣期知其不可陛下雖欲廢太子臣期不奉詔言期者意亦與此同也

三柔遠能邇能訓怨訓如

尚書無逸云柔遠能邇注以能為怨則此亦如

者與怨同謂順適其意也

四無棄爾勞始時之勞誘掖之

無棄爾勞以為王休休美也箋云勞猶功也無廢女始時勤政事之功以為女王之美述其始時者誘掖之也

五王乎我欲令女如玉故大諫正

王欲玉女是用大諫箋云王者君子比德焉王乎我欲令女如玉然故作是詩用木諫正女比穆公至忠之言

板

六續繼牢固相著蓋善惡通詞

傳續繼反覆正義曰昭二十五年左傳續繼從公無通外內則續繼者牢固相著之意非善之辭但施於善則善施於惡則惡耳此云以謹繼繼是人行反覆為惡固執不捨常為惡行者也

七凡伯周公之胤為王卿士

正義曰僖二十四年左傳曰凡將刑茅昨祭周公之胤也知為王卿士者以經云我雖異事及爾同寮是為王官也以其伯爵故實為卿士瞻中凡伯之刺幽王春秋隱七年天王使凡伯來聘世在王朝蓋畿內之國杜預云汲郡共縣東南有凡城共縣於漢屬屬河內郡蓋在周東都之畿內也

八同寮謂同為王官

同寮者謂同為王官文七年左傳荀林父謂先蔑曰同官為寮言嘗同寮敢不盡心乎

九謹謹然喜謫謫然盛崇譏慝

正義曰謹謹直是喜樂之貌而云以譏慝助之

釋訓云謹謹誦崇讓也舍人曰謹謹誦皆盛烈貌孫炎曰厲王暴虐大臣謹謹然喜錫錫然盛以興讓惡也

煇煇氣熱之盛

煇煇是氣熱之盛故為熾盛也

殿屎謂呻吟癸訓揆

民之方殿屎則莫我敢癸癸亂蔑資曾莫惠我師殿屎呻吟也蔑無資財也癸癸揆也民方愁苦而呻吟則忽然有揆度知其然者其遭災禍

又素以斂空虛無財貨以其其事窮困如此又曾不肯惠施以賙贍衆民言無恩也

夸毗謂以體柔人

釋訓云夸毗體柔也李巡曰屈己卑身求得於人曰體柔然則夸毗者便僻其足前却為恭以形體順從於人故云以體柔人

善人載尸謂如祭時尸不言

尸謂祭時之尸以為神象故終祭而不言賢人君子則如尸不復言語畏時政故也時厲王重

而弭謗事見周語弭止也止人之謗已者

備與誘通六如獨取攜字乘語末

備與誘古字通用故亦為導也墮虎俱是樂器其聲相和以喻民之應君故云相和也半圭為璋合二璋則成圭以喻民合君心故云言相合也取謂物在他處行往取之攜謂物在地上手舉攜之人所攜取必從手而來故云言必從也以韻當為改易之易故轉之為難易之易也上有六如獨言攜者以攜者最處末故乘而反之

毛鄭大師大邦大宗同惟价人義異

价人維藩大師維垣大邦維屏大宗維翰价善也藩屏也垣墻也王者天下之大宗翰幹也變云价甲也被甲之人謂卿士掌軍事者大師三公也大邦成國諸侯也大宗王之同姓世適子也王當用公卿諸侯及宗室之貴者為藩屏垣幹為輔弼無疏遠之

大邦謂成國諸侯七命千乘四百里

大宗伯云五命賜則注云則未成國之名又云

七命賜國則伯以上為成國也襄十四年春
成國不過半天子之軍周為六軍諸侯之大者
三軍可也明堂注成國之賦千乘侯地四百里
以上始為成國也此言大邦成國當以侯以上也

四無俾城壞而獨居畏其言皆有徵

以上言大宗謂姓之適此言宗子嫌與上同故
辨之云宗子謂王之適子也周語曰虢之亂宣
王在召公之宮國人圍之召公以其子代宣王
是禍及宗子也兩無正曰正大夫離居莫知我

勛是君臣乖離也昭二十六年左傳曰至於厲
王王心戾虐萬民弗忍居王於虢是獨居而畏
也是賢人之言皆有徵矣

五昊天常與女出入往來游溢相從

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王往
旦明游行衍溢也箋云昊天在上人仰之皆謂
之明常與女出入往來游溢相從視女所行善
惡可不慎乎

毛詩要義卷第十七下

而理國
書館

毛詩要義卷第十八

一不刺厲王而傷周室恨深於刺

傷者刺外之有餘哀也其恨深於刺也瞻印召
吳皆云刺幽王大壞此不言刺厲王而云傷周
室者幽王承宣王之後父善子惡指刺其身此
則厲王以前周道未缺一代大法至此壞之故
言傷

二穆公不敢斥王惡故託文王咨紂以刺之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箋云厲王弭謗穆公朝廷
之臣不敢斥言王之惡故上陳文王咨嗟紂
以切刺之正義曰穆公傷王之惡又不敢斥言
昔文王以紂政亂數嗟歎之故穆公假為之辭
以責厲王言文王恨紂始言曰咨咨嗟乎汝殷
商之君汝為人君當任用賢者何曾以是彊梁
禦善之人何曾以是於拊好勝之人何曾任用
二者惡人使之在位執職事

三彊梁禦善於拊好克服謂服政事

彊梁者任威使氣之貌禦善者見善事而抗禦

之是心不嚮善不從教化之人也自代解拊好勝解克定本倍作拊拊即倍也倍者不自量度謂己兼倍於人而自矜伐論語云願無伐善是也克者勝也已實不能恥於受屈意在陵物必勝而已如此者謂之克也釋詁云服事也且在服與在位對文故知服服政事

四 家父凡伯芮伯直言不諱蕩不斥言

民勞亦穆公所作皆斥王惡此篇獨畏弭諂不斥言者民勞之詩汎論王惡欲王惠中國以綏四方其惡非深不須假託蕩則陳王凶暴將至滅亡號呼沈湎俾晝作夜其言既切故假文王至如家父作誦自著己名凡伯芮伯直言不諱者其人既異所作有殊

五 殷商秉政彊禦多對流言之人

毛以爲文王曰咨咨嗟汝殷商汝秉執政事之臣宜用善人何爲不用善人反更信任彊禦衆對爲惡之人爲流言以遂成其惡事者鄭唯流信以對爲異言此強禦衆對爲惡之人作此流

言謗毀賢者若王問賢人則以此謗毀而對使王不得用之餘同

六 包休斂怨謂自矜氣健聚羣不逞

女包休然于中國斂怨以爲德包休猶彭亨也箋云包休自矜氣健之貌斂聚羣不逞作怨之人謂之有德而任用之正義曰包休是人之形狀故言自矜莊氣健之貌與彭亨一也羣不逞裏十年左傳文逞快也謂志意不快好作怨禍者也

七 昔無臣側無人無陪貳無卿士

不明爾德時無昔無側昔無臣側無人也箋云無臣無人謂賢者不用爾德不明以無陪無卿無陪貳也無卿士也正義曰陪貳謂副貳王者則三公也卿士謂六卿也昭三十二年左傳曰物有陪貳天生季氏以貳魯侯諸侯以上卿爲貳則知天子陪貳唯三公也冢宰雖亦貳王治事當從卿士之列也

八 酒所以祭祀養賢天不酒爾以酒

酒誥注云飲酒齊色曰酒然則酒者顏色酒然齊一之辭故云天不同汝顏色亦謂酒為同色也酒者人之所為非天生之物聖人用酒所以祭祀養賢周公作戒使德將無醉是酒然而醉者人自為之非天為之也

內嘆訓怒即巨靈靈屬之嘆

內嘆于中國單及鬼方嘆怒也不醉而怒曰嘆鬼方遠方也箋云此言時人快於惡雖有不醉猶好怒也西京賦云巨靈靈屬以流河曲則嘆者怒而自作氣之貌故為怒也

蝓即蟪蛄蟪蛄亦蟬之別名

三輔以西為蝓梁宋以東謂蝓為蟪楚地謂之蟪蛄楚辭云蟪蛄鳴兮啾啾是也陸璣疏云蟪一名蟪蛄字林蛄或作蟪也青徐人謂之蟪蟪然則蟪蟪亦蟪之別名耳

無老成人而猶有典刑故可案用

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箋云老成人謂若伊尹伊陟臣扈之屬雖無此臣猶有常事故法可案

用也

折

衛武公年九十五作抑之詩即懿

楚語云昔衛武公年九十有五矣猶箴儆於國曰自卿以下至於師長苟在朝者無謂我耄而舍我於是乎作懿以自儆韋昭云昭謂懿詩大雅抑之篇也抑讀曰懿毛詩序曰抑衛武公刺厲王亦以自警如昭之言武公言耄始作抑詩厲王亦以自警如昭之言武公言耄始作抑詩厲王亦以自警如昭之言武公言耄始作抑詩宣王三十六年即位則厲王之世武公時為諸侯之庶子耳未為國君未有職事善惡無豫於物不應作詩刺王必是後世乃作追刺之耳正經美詩有後王時作以追美前王者則刺詩何獨不可後王時作而追刺前王也詩之作者欲以規諫前代之惡其人已往雖欲盡忠無所裨益後世追刺欲何為哉詩者人之詠歌情之發憤見善欲論其功觀惡思言其失兩無正之篇鄭為流風後事王既出居政不由己雖欲箴規亦無所及此篇彼意不同雖文刺前朝實意在

當代故誦習此言以自肅盛侯包亦云衛武公刺王室亦以自戒行年九十有五猶使臣日誦是詩而不離於其側其意亦取楚語為說與韋昭小異

威儀可以知德今哲人而為愚

抑抑威儀維德之隅人亦有言靡哲不愚抑抑密也隅廉也靡哲不愚國有道則知國無道則愚箋云人密審於威儀抑抑然是其德必嚴正也古之賢者道行心平可外占而知內如宮室之制內有繩直則外有廉隅今王政暴虐賢者皆佯愚不為容貌如不肖然庶人之愚亦職維疾哲人之愚亦維斯戾職主戾罪也箋云庶衆也衆人性無知以愚為主言是其常也賢者而為愚畏懼於罪也

訐謏謂大謀定教命以時告民

毛以為施教之法當豫大謀定其教命為長遠之道而以時節告民施之王之朝廷又當敬慎其舉動威儀維與下民之為法則也言王當田如

此不得棄也示使民無所法也鄭唯以猶為圖為異正月周之正月也吉謂朔日也太宰以正月朔日布王治之事於天下至正歲又書而禮記懸於象魏使萬民觀焉周禮六官其存者五唯春官春官無此事其餘皆有之唯所主異耳然春官主禮周公所制未為定法更不改張故不須再懸王之教命不過六典和之告之二時不同與謀定時告相合故以大謀定命謂正月始布政教于邦國都鄙是也為天下遠圖庶事而以歲

時告施之即正歲懸之象魏是也

無淪胥戒羣臣相率引為惡

肆皇天弗尚如彼泉流無淪胥以亡淪率也箋云王自絕於天如泉水之流稍就虛竭無見率引為惡皆與之以亡戒羣臣不中行者將并誅之及厲王之出周召共和是不與同惡則不誅

質人民謹侯度用戒不虞

質爾人民謹爾侯度用戒不虞質成也不虞非虞也箋云侯君也此時萬民失職亦不肯趨公

故又戒鄉邑之大夫及邦國之君平女萬民之事慎女為君之法度用備不億度而至之事

四無曰苟且無捫持我舌而自恣

無易由言無曰苟且莫捫朕舌言不可逝矣莫無捫持也箋由於逝往也女無輕易於教令無曰苟且如是今人無持我舌者而自聽恣也教令一往行於天下其過誤可得而已之乎正義曰字書以捫為摸摸索是手持

三周以前朕為通言公羊法以漢法言

自周以前朕為通言故皐陶曰朕言惠屈原曰朕皇考是也秦始皇既平六國制天子之法號為皇帝自稱曰朕後代遂遵用之宣十二年公羊傳何休注云天子自稱曰朕以漢法言之也

二屋漏西北隅箋云屋小帳漏隱

相在爾室尚不媿于屋漏無曰不顯莫予云觀西北隅謂之屋漏觀見也箋云相助顯明也諸侯卿大夫助祭在女宗廟之室尚無肅敬之心不顯媿於屋漏有知元人之為也女無謂是幽

昧不明無見我者神見女矣屋小帳也漏隱也禮祭於奧既畢改設饌於西北隅而辟隱之處此祭之末也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格至也箋云矧況射厭也神之來至去止不可度知況可於祭末而厭倦之乎

三帷幕大帳幄小帳故鄭訓屋為帳

天官幕人職掌帷幙幄帟注云幕以布幙帟以繒為之雜記云諸侯行而死於道繒布裳帷素錦以為幄而行皆先言帷幕而後言幄則幄在帷幕之內帷幕是大帳則幄為小帳也隱隱釋

元本作此隱字下同

四

祭未設饌也特牲禮尸謨之後云佐食徹尸薦俎敦設于西北隅凡在南扉用筵納一尊佐食闔牖戶降

屋漏有注云扉隱也不知神之所在或者遠人乎尸謾而改饌為幽闇庶其饗之是其事也若然當闔

尚

宗子為臣雖情非祭初即倦當有事屋陋之時乃始倦耳因當時屋陋有神而責其不媿非謂助祭之厭摩子在屋陋之處言在室者正謂在宗廟中耳爾宗子適雅孫炎解屋漏二當室之白日光所漏入非鄭義也案禮記曾子問云殯不備祭何謂陰厭陽厭鄭注云祭成人始設奠於奧是謂陰厭尸既

四

設奠於唯有陰厭若庶子適殯宗子適殯唯有陽厭案奧陰厭特牲士禮有陰厭陽厭又此詩不媿于屋漏則改饌西天子亦有陽厭以上下言之諸侯亦同唯上大夫無陽厭故儀禮少牢祭末不徹饌於西北隅鄭注云無陽厭者為大夫當日賓尸故也

淑慎爾止傳引大學箋言容止

淑慎爾止不愆于儀不僭不賊鮮不為則女為善則民為善矣止至也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

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僭差也箋云辟法也止容止也

童羊之無角今云而角實虹潰王

言童知是羊者童者未冠之名猶童之無角其文即云而角明此物之類有有角者有無角者畜之如此者唯羊耳言童而角是無角而為有角自用也虹潰釋言上文說政事此言而角以潰小子小子是王之稱此人特能潰之則是專恣之人能亂朝政者也

桑

芮伯畿內諸侯世為王卿士

桑柔芮伯刺厲王也芮伯畿內諸侯王卿士也字良夫正義曰書序云巢伯來朝芮伯作旅巢命武王時也顧命同召六卿芮伯在焉成王時也桓九年王使虢仲芮伯伐曲沃桓王時也此又厲王之時世在王朝常為卿士故知是畿內諸侯為王卿士也書叙注云芮伯周同姓國在畿內則芮國姬姓也杜預云芮國在馮翊臨晉縣在四都之畿內也顧命注芮伯人為宗伯說

內而言入者入有二義若對畿內則畿外爲入
衛武公入相於周是也若對在朝無封爵者則
有國者亦爲入畢國亦在畿內顧命注亦云畢
公入爲司馬是也文元年在傳引此云周芮良
夫之詩曰大風有隧且周書有芮良夫之篇知
字良夫也

三 捋采其劉謂毗劉爆樂樂即剥落

箋云桑之柔濡其葉苑然茂盛謂蠶始生時也
人庇陰其下者均得其所及已捋采之則葉爆

爆 音作

爆 音作

爆 音作

樂而疏人息其下則病於爆爆釋詁云毗劉爆
樂也舍人曰毗劉爆樂之意也木枝葉稀疏不
均爲爆樂郭璞曰謂樹木葉缺落蔭疎爆樂也
劉曰葉之稀疏爆樂之意故云爆樂而稀也

乙 古塵填字同故填得爲父

釋言云丞塵也孫炎曰丞物父之塵則塵爲父
義古者塵填字同故填得爲父

二 具禍以燼是焦燭之餘以比民僅存

四牡騤騤是軍行之物亂生國滅是加兵之辭

故知此言軍旅久出征伐也燼是焦燭既然之
餘以比兵寇災害民之餘故云災餘曰燼言其
時之民得存性命者皆死亡之餘

三 靡所止疑音凝訓定

靡所止疑云徂何往疑定也箋云蔑猶輕也將
猶養也徂行也正義曰疑音凝凝者安靖之義
故爲定也

四 念我王宇鄭謂念鄉王言憂世

五

我生不

知所往

卒從軍

懷憂其心

徂東靡所定處宇居僊厚也箋云辰時也此士
卒從軍又勞苦自傷之言正義曰毛以爲上言
不知所往此言在役而憂我既不得還歸故皆
懷憂其心殷殷然顧念我之鄉土居宅也既不
得歸故自傷我之生也不得時節正逢天之厚
怒使我從西而往於東無所安定而居處居宇
所以居人故宇爲居僊音相近義亦同既是
士卒自傷則念王宇者自念己之鄉土居宅也
王肅云乃念天下居土之不安其意以爲詩人

廣念天下傳既無說箋意不然

用賢可以無憂猶濯以救熱

告汝以憂天下之憂誨汝次序賢能之爵但能用賢人則無憂可矣所以然者誰能執火熱之物而去之不以水濯手者乎襄三十一年左傳引此詩乃云禮之於政如熱之有濯也濯以救熱何患之有以濯救熱喻以禮救亂也必賢人乃能行禮

虐政逆於人心猶逆疾風而懷嘔

毛以為王不任賢政教暴虐虐此傷而戒之言王之為政使人見之如彼嚮於疾風之時亦甚可為之嘔然使人傷氣而不能息言王政之虐逆於人心之甚也

好是稼穡鄭云居家各晉與傳異

卅九

論語云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為之聚斂而附益之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是孔子聚斂大疾聚斂之臣也禮記云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盜者避忌主人有時而竊聚斂則恃公

作威徵責不已故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何者聚斂之臣則害民盜臣則止害財財輕於民斂甚於盜然則聚斂之臣王政之大害而樂記云君子聽笙簧簫管之聲則思畜聚之臣獲思得之者彼謂在官主掌畜積受納輸稅若載師倉人之類非井求之輩橫斂下民且樂記言畜聚不言聚斂與此異也

具賢卒荒繫屬於兵役而皆空

贅猶綴也謂繫綴而屬之長發云為下國綴

子屬襄十六年公羊傳曰君若綴統然是贅綴同也

是孟子曰大王屬其耆老書傳云贅其耆老是贅

作為屬漢書謂男子在婦家為贅婿亦此義也

考慎其相傳云美質變云輔相

義毛以為上責王不任賢此言不能任意維此至

德順民之君為百姓民人之所瞻仰者乃執正

其心徧謀於眾又稽考誠信用其賢明之有美

質者以為臣鄭唯考誠其輔相之行為異餘同

傳讀相如金玉其相故以為質謂大賢之人有

進無明君退迫罪役故云維谷

人亦有言進退維谷谷窮也箋云前無明君却迫罪役故窮也

誦言則眠卧如醉如魏文侯秦孝公

道聽之言即論語所謂道聽塗說者也貪人之

職不能鑒遠聞淺近之言人其志意則應答之

見誦詩書之言非心所解則眠卧如醉樂記魏

文侯自言端冕而聽古樂唯恐卧史記稱商鞅

說秦孝公以帝道孝公睡而弗應皆是心所不

悟如醉然也

反予來赫口距人謂之赫

既之陰女反予來赫赫炙也箋云之往也口距

人謂之赫我恐女見弋獲既往履陰女謂啓告

之以患難也女反赫我出言悖怒不受使告

毛詩要義卷第十八上

毛詩要義 卷一 中

毛詩要義卷第十八中

雲漢至蒸民

皇甫謐謂宣王旱五年無所據

宣王遭旱早晚及旱年多少經傳無文皇甫謐

以為宣王元年不藉千畝瓠文公諫而不聽天

下大旱二年不雨至六年乃雨以為二年始旱

早積五年謚之此言無所憑據

春秋例大夫稱字故知仍叔大夫

正義曰仍氏叔字春秋之例天子公卿稱爵大

夫則稱字此言仍叔故知大夫也桓五年夏天

王使仍叔之子來聘則春秋經也引之者證此

仍叔是天子大夫也以史記考之桓之五年上

距宣王之崩七十六年至其初則百餘年也未

審此詩何時而作為別人可也何則春秋之世

晉之知氏世稱伯趙氏世稱孟仍氏或亦世稱

字叔為別人可也

望雲漢以天河水氣與雨為類

此雲漢與大東天漢為一故云天河也昭光釋

詁文河圖括地象云河精為天漢是天河

水光之精氣也望其候者謂望天之星辰及風雲之氣冀見雨之徵候也惟言望雲漢者天河水氣與雨爲類觀天之水氣傷地之無雨

皇甫謚雖無據言薦饑必連年

故皇甫謚以爲旱積五年五年之言未知信否要言饑饉薦臻必是連年不熟

凶荒索鬼神而祭故云靡神不舉

大司徒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其十有一曰索鬼神注云荒凶年也鄭司農云索鬼神者求廢祀

而脩之雲漢之詩所謂靡神不舉靡愛斯牲是也下傳亦云國有凶荒則索鬼神而祭之是遭遇天災必當廣祭羣神皆用牲祭之故言靡愛斯牲徧祈羣神所祭者廣天地五帝當用特牲其餘諸神或用太牢或用少牢三牲皆用故言無所愛於三牲也祭神又用玉器春官大宗伯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皆是祭神所用故云禮神之圭璧已盡矣禮神之圭器自有多名言圭璧爲其摠稱以三牲用不可盡故言無

太宰禱祀羣神祭法曰埋少牢於泰昭祭時也禋於坎壇祭寒暑也王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

愛圭璧少而易竭故言既盡莊二十五年左傳曰凡天災有幣無牲而此云靡愛斯牲者設文之意各有所主彼因日食大水而發此言謂救止天災告社之法不當用牲也至於水旱荐至禱祀羣神祭法曰埋少牢於泰昭祭時也禋於坎壇祭寒暑也王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祭祭星也雩祭祭水旱也注云凡此以下皆祭用少牢寒暑不時或禋之或祈之是說祈禱之祭用牲也又春官太祝掌六祈以同鬼神示類造禮崇政說注云造類禮崇皆有牲政說用幣而已是天災祈禱有用牲也

莫置之地瘞埋之士亦互文

不殄禋祀自郊徂宮上下莫瘞靡神不宗上祭天下祭地莫其禮瘞其物宗尊也國有凶荒則索鬼神而祭之箋云宮宗廟也爲旱故繫祀不絕從郊而至宗廟莫瘞天地之神無不齋肅而尊敬之莫謂置之於地瘞謂埋之於土禮與物皆謂爲禮事神之物酒食牲玉之屬也天言莫

其禮見燔其物也言瘞其物亦莫其禮也

九旱不可推皆心動意懼如有雷霆

旱既大甚則不可推兢兢業業如霆如雷周餘
黎民靡有孑遺推去也兢兢恐也業業危也孑
然遺失也箋云黎衆也旱既不可移去天下困
於饑饉皆心動意懼兢兢業業然狀如有雷霆
近發於上

十先正謂百辟卿士雩祀者先祖謂文武

羣公先正則不我助父母先祖胡寧忍予先正
百辟卿士也先祖文武爲民父母也箋云百辟
卿士雩祀所及者今曾無肯助我憂旱先祖文
武又何爲施忍於我不使天雨

十一孔夙不莫如孟春祈穀孟冬祈來年

祈年孔夙方社不莫昊天上帝則不我虞敬恭
明神宜無悔怒悔恨也箋云虞度也我祈豐年
甚早祭四方與社又不晚天曾不度知我心肅
事明神如是明神宜不恨怒於我我何由當遭
此旱也正義曰月令孟春祈穀于上帝孟冬祈

來年於天宗是也祭四方與社即以方是也

十二散無友紀謂羣臣鞠而疚

旱既大甚散無友紀鞠哉庶正疚哉冢宰趣馬
師氏膳夫左右歲凶年穀不登則趣馬不秣師
氏弛其兵馳道不除祭事不縣膳夫徹膳左右
布而不脩大夫不食梁士飲酒不樂箋云人君
以羣臣爲友散無其紀者凶年祿餼不足又無
賞賜也鞠窮也庶正衆官之長也疚病也窮哉
病者念此諸臣勤於事而困於食以此言勞倦
也

十三友邦友君子皆謂羣臣

尚書武王稱我友邦冢君抑云視爾友君子是
人君謂羣臣爲友也君臣之義不可廢而云散
無綱紀者由祿餼不足又無賞賜皆困於饑不
能如常相紀領故謂之散非即分散去朝也

十四何但求爲我身乃欲矣爾庶正

此衆官之長爵位已高體國情深助王憂雨於
已職事不能安定今勸令助已亦所以安定其

身故云何但求為我身乎乃欲安定汝衆官之
長憂其職事

四 尹吉甫作詩美宣王褒賞申伯

崧高詩者周之卿士尹吉甫所作以美宣王也
以厲王之亂天下不安宣王興起先王之功
使天下復得平定能建立邦國親愛諸侯而褒
崇賞賜申國之伯焉

五 吉甫為周卿士尹以官為氏

六月言宣王北伐吉甫為將禮軍將皆命卿也

此美申伯云維周之翰明亦身為王官故言周
之卿士也知非三公必兼六卿故舉卿士言之
伊摯尹天下謂之伊尹洪範曰師尹惟日立政
云三亳阪尹楚官多以尹為號左傳稱官有世
功則有官族今吉甫以尹為氏明其先嘗為尹
官而因氏焉故云尹官氏外傳有申呂王風云
戍申故知申為國名

六 姜氏為四伯主嶽祀甫申齊許皆其曹

崧高維嶽駿極于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崧高

崧山大而高曰崧嶽四嶽也東嶽岱南嶽衡西
嶽華北嶽恒堯之時姜氏為四伯掌四嶽之祀
述諸侯之職於周則有甫有申有齊有許也駿
大極至也嶽降神靈和氣以生申甫之犬功
云降下也四嶽卿士之官掌四時者也因主方
嶽巡守之事在堯時姜姓為之德當嶽神之意
而福與其子孫歷虞夏商世有國土周之甫也
申也齊也許也皆其苗曹

七 五嶽之名一定不因歷代都邑而改

或以為雜問志有云周都豐鎬故以吳嶽為西
嶽周家定以嶽山為西嶽不數崧高知不然者
以宗伯亦是周禮而以華為西岳安得至於司
樂即云華非西嶽也若必據己所都以定方嶽
則五嶽之名無代不改何則軒居上谷處恒山
之西舜居蒲坂在華陰之北豈當據己所在改
嶽祀乎五嶽之名隨時變改則都之所在本無
方嶽尚書之注何云周處五岳之外乎雜問之
志首尾無次此言或有或無不可信也且釋

反云泰山為東嶽華山為西嶽霍山為南嶽
山為北嶽崧高為中嶽若五嶽之山每代一改
爾雅何當定此五者永為嶽名乎若然何知此
言崧高非中嶽而以崧為高貌

因堯賜禹姓姒氏夏祚四嶽國為侯伯氏呂
周語說堯使禹治水四嶽佐之帝嘉禹德賜姓
曰姒氏曰有夏祚四嶽國為侯伯氏曰有呂此
一王四伯韋昭云一王謂禹也四伯謂四嶽也
為四嶽伯故稱四伯是當堯之時姜氏為四伯

也周語唯云四嶽不言名字其名則鄭語所云
伯夷能禮於神以佐堯者也言禮於神是掌禮
之官舜命羣官使伯夷典禮則伯夷於堯之時
已掌禮也掌禮之官舜時為秩宗於周則宗伯
也宗伯掌天神人鬼地祇之禮摠主諸神故掌
四嶽之祀堯典注云堯之末年庶績多闕羲和
之子皆死矣於時分四嶽置八伯四嶽四時之
官主方嶽之事然則堯時四嶽內典王廟之職
如周之六卿外掌諸侯之事如周之牧伯故又

述諸侯之職然述職者述其所主之方耳其掌
四嶽之祀者則四嶽皆掌之由掌四嶽故獨得
四嶽之名伯夷所掌偏掌四嶽則此詩所言維
嶽降神亦摠謂四嶽故傳廣以四嶽解之明不
偏指一山言嶽降神靈和氣以生申甫者正謂
德當神意山神祐之使有賢子孫耳非言山氣
憑人以生之也何則神氣之所憑依不由先祖
掌祀與乙卯大跡不相類也

禮官主嶽祀故特稱伯夷為四嶽

身在王廟外治嶽事及掌天子巡守之事在堯
時姜姓為之謂於四嶽之中而為其一為四嶽
之一而獨得四嶽之名者雖同為嶽官而又將主
嶽祀故外傳史記特稱伯夷為四嶽由主嶽祀
故也

春秋書姜氏散文以姓配氏

傳言姜氏箋言姜姓者姜實是姓對則氏姓有
異散則以姓配氏春秋稱夫人姜氏是其事也
齊許申曰是大姜之宗

周語稱大姜之姪逢伯陵為殷之諸侯史記稱世家云太公望其先祖嘗為四嶽佐禹有功虞夏之際封於呂或封於申是歷虞夏商而世有國土也周語云齊許申呂由大姜言此四國是大姜之宗故知皆其苗裔說文云胄胤也

四鄭以甫侯即佐穆王者呂侯即甫侯

甫侯佐相穆王以王年老耄荒恐其重行刑罰故教訓王行夏時贖罰之刑功加百姓為前世賢臣美此甫侯與申伯上世俱出於四嶽故連

言之尚書作呂刑此作甫侯者孔安國云呂侯

後為甫侯詩及禮記尚書與外傳作呂蓋因燔

詩書家遂改易後人各從其學不敢定之故也

此箋定以甫為甫侯而孔子間居引此詩注以

甫為仲山甫者案外傳稱樊仲山甫則是樊國

之君必不得與申伯同為嶽神所生注禮之時

未詳詩意故耳

四申伯先封申今往式南國改邑于謝

言申伯以賢人為王之卿士則申伯先封於申

來仕王朝又言王欲使繼其故諸侯之事往作邑於謝者蓋申伯本國近謝今命為州牧故改邑於謝取其便宜若申伯不先為諸侯不得云入為卿士下言我圖爾居莫如南土者言餘處不如汝舊居之南方故遷封之於南方言申伯當是伯爵出封於謝當自理其國而已而云南國是式則為一州之牧故知改大其邑不同舊時又解詩人言南國是式之意以其使為侯伯故云然

四侯與伯俱得為州牧

僖元年左傳曰凡侯伯救患分災又二十八年

左傳曰王命王子虎策命晉侯為侯伯其策文

云王曰叔父用州牧之禮是謂州牧為侯伯此

明此時言侯伯亦謂為州牧也旄丘箋云侯為牧此申

伯爵而得為牧者侯伯七命伯亦得為牧故大

宗伯云八命作牧注云謂侯伯有功德者加命

得專征伐於諸侯是侯之與伯俱得為牧也且

申伯雖舊是伯爵今改封之後或進爵為侯更

記周本紀云申侯與西戎共攻幽王彼申侯者不過是此申伯子之與孫耳明此時得進為侯箋言改大其邑或亦褒進其爵矣

北封諸侯不必先築邑此獨先命召公定宅

封諸侯者當即使其人自定居處不必天子為築城邑然後遣之此宣王獨先命召公定申伯往君之宅以營築城之事築既了知已不得不去則嚮國之意定也其容得不往營之者王乃云召公為司空主繕治案泰苗序去卿士不行

召伯之職然則營築城邑召伯所立其事或如肅言

三命申伯作庸召伯徹其土田遷私人

毛以為王既命召伯令申伯定其居又告申伯以將封之意王乃命諸申伯云我欲使汝為法度於是南方之國今因是故謝邑之人以改作汝之國城也召公於時猶尚未發王又命召伯云汝往謝邑非徒營立申伯之居宅而已又當治理申伯國內土田使之正其井牧定其賦稅

毛云庸
城也鄭
功也

也王於是又命傅御於王者治事之臣謂家宰遷徙其申伯之私人謂申伯私家之臣在京師者遷之使從申伯共歸其國也鄭唯以作爾庸為異餘同

三私人對王朝臣為公人謂不純臣

私人者對王朝之臣為公人家臣為私屬也有司徹云主人降獻私人注云大夫言私人明不純臣此申伯雖是王之卿士亦是不得純臣故稱私人也王命使遷其私人告令其人使之裝載耳其遷猶與申伯同行也

三召伯營寢廟定其人神所處

獨言寢廟者王言定其人神所處故也寢人所處廟神亦有寢但此宜撫據人神不應獨言廟事故以為人寢也

三申伯異姓得賜樊纓以命為侯伯

鉤者馬婁領之鉤是器物之名膺者直是馬之膺前非是器物以鉤類之明言膺者謂膺上有飾故取春官巾車之文以足之謂膺有樊纓也

案巾車金路鉤樊纓九就同姓以封申伯異姓而得此賜者以其命爲侯伯故得車如上公

傳以介圭寶瑞筮謂瑞圭自九寸而下

三五

爾雅

$$\frac{\text{大}}{\text{尺}}$$

寺曰

食大如

長髮支

此賜介圭賜申伯令執之言介者大於常圭故王肅云寶瑞也相圭九寸諸侯圭之大者所以朝天子是也釋器云珪大尺二寸謂之介長大一也引之而變其文也長尺二寸則非諸侯所當執又寶者居守之辭非瑞信之語故云非諸侯之圭故以爲寶又言諸侯之瑞圭自九寸而

下明其無尺二寸不得稱介示已所以易傳之意孫毓云特言賜之以作爾寶明非五等之玉且申伯受侯伯之封當信圭七寸又不得受上公之制九寸相圭而謂之介箋義爲長

往近王舅近讀如彼記之子之記

以命往之國不復得與之相近故轉已以爲辭也近得爲已其聲相近故受申之云如彼記之已也

桓厲后豔妻無子姜氏生宣王

鄭意厲王之后曰豔妻而得申伯爲王舅豔妻無子姜氏生宣王

八三 信邁誠歸申伯始不欲去至是實行

申伯信邁王餞于郾郾地名箋云邁行也申伯之意不欲離王室王告語之復重於是意解而信行餞送行飲酒也時王蓋省岐周故于郾云申伯還南謝于誠歸箋云還南者北就王命于岐周而還反也謝于誠歸誠歸于謝正義曰申伯初意不欲離王王告語復重心開意解申伯

孤山



雜言

廣

將疾至



自註

東洋

卷之五

合

於是信實欲行王乃以酒餞之於鄆申伯乃旋
反而南行此南方謝國申伯於是誠實歸之矣
言其不得顧戀也又言先者申伯未發之時王
豫命召伯令治申伯之國土界所至之疆境又
以峙具其糧食謂自京至國在道所須令皆豫
不備委積用是以速其申伯之行由在道無所闕
乏故得疾至言王厚申伯也申在鎬京之東南
道自鎬適申塗不經鄆解其得錢鄆之意時宣王
蓋省視歧周申伯從王至歧自此遣之故餞之

四於郛也江漢箋云岐周周之所起為其先祖之
靈以有先祖之靈故時省之言省者王自須省
視非為申伯故往江漢言于周受命是為召公
故往是以經云于周與此異也王先在岐得召
公之報知營謝已訖召申伯於鎬至岐周而命
之也申伯既受命王餞還歸於鎬而後適申故
云北就還南也言謝于誠歸正是誠心歸於謝
國古人之語多倒

四番番勇武嘽嘽喜樂

申伯番番既入于謝徒御嘽嘽番番勇武貌諸
侯有大功則賜虎賁徒御嘽嘽徒行者御車者
嘽嘽喜樂也

四吉甫自言肆好美申伯即美宣王

吉甫作誦其詩孔碩其風肆好以贈申伯吉甫
尹吉甫也作是工師之誦也肆長也贈增也愛
云碩大也吉甫為此誦也言其詩之意甚美大
風切申伯又使之長行善道以此贈申伯者送
之令以為樂正義曰吉甫作詩自述云其美者

欲使前人聽受其言故美大以公之令以為樂
者令使申伯常歌樂此詩以自規戒也如此言
則此詩之作主美申伯而已伯有德王能建之
美申伯亦所以美宣王故為宣王詩也

四畿內無侯爵而傳言樊侯

周語稱樊仲山甫諫宣王是山甫為樊國之君
也韋昭云食采於樊僖二十五年左傳說晉文
公納定襄王王賜之樊邑則樊在東都之畿內
也杜預云經傳不見畿內之國稱侯男者天子
不以此爵賜畿內也如預之言畿內本無侯爵
傳言樊侯不知何所案據

四龍出納朕命山甫出納王命異

傳喉舌冢宰正義曰上句云式是百辟與百君
為法則王朝上卿故為冢宰舜命龍作納言云
出納朕命彼特立納言之官以其典王命出入
即今之納言也與此出納王命者異出從於王
故為王口所自言納自外來故為時之所宜復
於王復白也大宰職曰王視治朝則贊聽治注云治

朝在路門外羣臣治事之朝王視之則助王平焉是出王命也又曰歲終則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會聽其致事而詔王廢置注云平其事來至者之功狀而奏白王是納王命也宰夫掌諸臣之復注云復之言報也反也反報於王謂朝廷奏事

明曉善惡辨知是非為明哲

既能明曉善惡且又是非辨知以此明哲擇安去危而保全其身不有禍敗

仁之為器重而云德輶如毛

表記稱仁之為器也重其為道也遠舉者莫能勝也行若莫能致也則德當重矣而云輕如毛者若論德所施行實為重大若言在人身體則於人不重故為輕也言如毛者舉輕物以喻其輕之甚耳其實輕於毛也故中庸引此乃云毛猶有倫是怪其所比為重也舉者提持之言既以重輕為喻故以舉言之

大喪之冕雖尊衾乃行禮正衣

服之中有衾冕者是人君之上服故舉衾以

四表君也若然天子以大喪之冕為尊故觀禮謂衾冕為禪冕而言上服者以大喪之冕無旒事而冕天乃服以示質耳非與人君行禮之正衣故以衾為上也不言王而言衾不敢指斥而言猶律謂天子為乘輿也

仲山甫述卿士之職

仲山甫出祖四牡業業征夫捷捷每懷靡及言述職也業業言高大也捷捷言樂事也箋云祖者將行祀較之祭也四牡彭彭八鸞鏘鏘王命

仲山甫城彼東方東方齊也古者諸侯之居逼隘則王者遷其邑而定其居蓋去薄姑而遷於臨淄也正義曰既受王命將欲適齊出於國門而為祖道之祭正陳車騎而人觀之見其所乘之駟牡業業然動而高大所從衆人之行夫捷捷然敏而樂事仲山甫為王之卿士職當眺省諸侯言此出行者述其卿士之職也

齊居逼隘王使仲山甫往城而定之

解王命城齊之意由古者諸侯之居逼隘則王

傳讀
蓋去薄
城遷臨
舊鑿
記異

者遷其邑而定其居時齊居逼隘故王使仲山甫往城而定之也既言所定不知定在何處故云蓋去薄姑而遷於臨菑也毛時書籍猶多去聖未遠雖言蓋為疑辭其當有所依約而言也史記齊世家云獻公元年徙薄姑都治臨菑計獻公當夷王之時與此傳不合遷之言未必實也朱文公云豈徒於夷王之時而至是始備其城郭之守與

吉甫作誦慰仲山甫述職之勞

吉甫作誦穆如清風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清微之風化養萬物者也箋云穆和也吉甫作此工歌之誦其調和人之性如清風之養萬物然仲山甫述職多所思而勞故述其美以慰其心

毛詩要義卷十八中

而理
韓奕

毛詩要義卷第十八

韓姬姓之國後為晉滅漢左傳云韓宣惠王也

韓奕尹吉甫美宣王也能錫命諸侯梁山於韓國之山最高大為國之鎮祈望祀焉故美大其貌奕奕然謂之韓奕也梁山今左馮翊夏陽西北韓姬姓之國也後為晉所滅故大夫韓氏以為邑名焉幽王九年王室始廢鄭桓公問於史伯曰周衰其孰興乎對曰武實昭文之功文之祚盡武其嗣乎武王之子應韓不在其晉乎

京兆馮翊扶風為三輔加左右字乃官名

以其韓國之奕故謂其篇為韓奕也又辨其處云今在左馮翊郡夏陽縣之西北也漢於長安畿內立三郡謂之三輔京兆在中馮翊在東扶風在西外郡之長謂之太守此三輔者謂之京兆尹左馮翊右扶風左右猶外郡之名太守也計此止須言馮翊耳不須言左但漢書稱馮翊扶風之人皆并言左右故鄭亦連言左范曄後漢書始於馮翊扶風之人不言左右耳以前皆

并言左右服屨左傳解贊云右扶風賈君是也

三韓是武王之子食邑韓因為氏

襄二十九年左傳說晉滅諸國云霍揚韓魏皆

姬姓之國後為晉所滅也此韓是武王之子以

卒章之傳已言韓侯之先祖武王之子故直辨

時其姬姓也故大夫韓氏以為邑名焉謂食邑於

在韓以韓為氏也桓三年左傳云曲沃武公伐翼

晉韓萬御戎服虔云韓萬晉大夫曲沃桓叔之子

初韓莊伯之弟晉為大夫以韓為氏也襄昭之間有

禹

韓宣子六國之韓王是此韓萬之後也晉之滅

韓未知何君之世宣王之時韓為侯伯武公之

世萬已受之蓋晉文侯輔平王為方伯之時滅之也

故韋昭云近宣王時命韓侯為侯伯其後為晉所滅

以為邑以賜桓叔之子萬是為韓萬則其在平王

時也幽王九年以下皆鄭語文證幽王時韓猶在也

五先言禹甸謂厲亂後韓復禹功

信南山維禹甸之下云曾孫田之美成王能復

禹之功然則此維禹甸之下又云有倬其道

亦美韓侯復禹之功也禹能決除其災使成平

田定其貢賦於天子今韓侯居禹所治之地修

理其田供其貢賦於天子禹定其制韓侯奉行

以此為復禹之功也周有厲王之亂天下失職

謂諸侯不修臣職不貢賦也今有倬然著明之

道復禹之功謂韓侯修臣職奉貢賦也

六王錫韓侯車服之物

王錫韓侯淑旂綬章簞華錯衡玄衮赤舄鉤膺

鏤錫鞶褭淺犧韋金厄淑善也交龍為旂綬

大綬也錯衡文衡也鏤錫有金鏤其錫也鞶華

也鞶韋中也淺虎皮淺毛也犧覆式也厄鳥鵲

也箋云王為韓侯以常職來朝享之故故多錫

以厚之善旂旂之善色者也綬所引以登車有

采章也簞華漆簞以為車蔽今之藩也鉤膺樊

纓也眉上曰錫刻金飾之今當盧也儔華謂纒

也以金為小環往往纒撻之

七諸侯四時之朝經無正文先儒說異

下云奄受北國則韓侯是北方諸侯而得秋觀

王者諸侯之朝天子四方時節其文不明說周禮者賈逵以爲一方四分之或朝春或觀秋或宗夏或遇冬藩屏之臣不可虛方俱行故於四時助祭也馬融以爲在東方者朝春在南方者宗夏在西方者觀秋在北方者遇冬是由經無正文故先儒爲此一說鄭於太宗伯注云六服之內四方以時分來或朝春或宗夏或觀秋或遇冬各殊禮異更進而偏二注並言分來則是從賈之說一方而分爲四時也韓侯雖是北方

諸侯其在北方爲西偏蓋於時分之使當秋觀也若然明堂位注云魯在東方朝必以春似東方諸侯比朝春者正以彼記魯之祭禮云夏秋嘗又烝獨無春祀明爲朝王闕之故云朝必以春魯在東方尤爲東偏蓋亦分之使春朝故常闕春祭也

朝觀之禮既以朝禮見又以享禮見

箋以經再云入觀故分之爲二韓侯入觀爲行觀禮入觀于王爲行享禮行享而云介主則主

是爲享之物大行人陳諸侯見王之禮玉帛中將幣三享注云享比東帛加璧庭實惟國所有朝士儀曰奉國地所出重物明臣職也是朝觀之禮既以朝禮見又以享禮見

淑旂旂之善綬有采章簟席爲蔽

旂雖同畫交龍而爲之有惡有善故曰善旂旂之善者以此經所陳其事各別若綬是大綬則共旂一物淑旂可以兼之不應重出其文故易傳以綬爲所引登車者即少儀所謂執君之乘車僕者負良綬注云良綬君綬是也此綬是升車之索當以采絲爲之故云綬章謂有采章也第者車之蔽簟者席之名言簟第正是用席爲蔽而知來簟以爲車蔽者以巾車云云

觀後反國必祖尊其所往去如始行

韓侯出祖出宿于屠顯父餞之清酒百壺屠地名也顯父有顯德者也箋云祖將去而犯軼也既觀而反國必祖者尊其所往去則如始行焉祖於國外畢乃出宿示行不留於是也顯父

之公卿也餞送之故有酒

路車可以賜臣卿大夫亦得稱路

於酒殽之下始言其贈維何則是王使人至餞飲之處贈之故曰既使顯父餞之又使送以車馬所以贈厚意也采菽及此言乘馬路車皆以賜諸侯故知人君之車曰路車所駕之馬曰乘馬又巾車五路止云以封諸侯不以賜人臣其卿大夫以下則謂之服車是人君謂之路車也箴膏肓引采薇彼路斯何君子之車言大夫亦得爲路車者以路名本施人君因其散文卿大夫亦得稱路耳於卿大夫亦未有乘馬路車并言之者故知唯於人君言此

汾王之甥蹇父之子言尊貴

韓侯取妻汾王之甥蹇父之子汾大也蹇父卿士也箋云汾王厲王也厲王流于彘彘在汾水之上故時人因以號之猶言莒郊公黎比公也姊妹之子爲甥王之甥卿士之子言尊貴也
十以厲王爲汾王猶莒郊公黎比公等

左傳稱王流于彘於漢則河東永安縣也永安西臨汾水故云在汾水之上以其父在汾地時人因以號之猶言莒郊公黎比公亦以所居之地而號之也左傳於昭公之世有莒郊公棄公之世有黎比公箋先言郊公者以其文單令與莒相配使黎比蒙莒文也莒在東夷不爲君諸每世皆以地號公此外猶有莒不公著丘公之等以二者足以明義不復徧引之

叶傳以汾王爲大王意亦爲厲王

毛傳以汾王爲大王其意亦爲厲王之甥此無其文正經稱汾王是指他王也若是宣王之甥當如上篇言王元舅不宜別言王號改知非宣王之甥宣王之前唯厲王耳故箋傳之意皆以爲厲王

叶衆妾之名有姪有姊有媵媵又有姪姊

祈祁如雲是行動之貌故以爲徐靚也莊十九年公羊傳曰媵者何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以姪姊從姪者何兄之子姊者何女弟也諸

六十
因時百蠻長是蠻服鄭云時節其徃來

亦書省
一可長此
三侯伯
長之
迫如字
又都

有猫有一節
卷末

實當作寔趙魏之東實寔同聲

九州牧擇賢不必繼世

天馬 驍 才

有絕 知音 江漢

召虎平淮夷虎穆公是康公十六世孫

正義曰江漢詩者尹吉甫所作以美宣王也以宣王承厲王衰亂之後能興起此衰撥治此亂於時淮水之上有夷不服王命其臣召公爲將使將兵而往平定淮夷故美之也經言召公皆召康公也嫌此亦爲康公故辨之經云王命召虎是名虎也於世本穆公是康公之十六世孫

六 淮夷東國在淮浦而為夷行

禹導淮自桐柏東入于海其傍之民不盡為夷故辨之云淮夷東國在淮之厓浦而為東夷之行者也知在東國者禹貢徐州淮夷蠙珠則夷在徐州也春秋時淮夷病杞齊桓公東會於淮以謀之左傳謂之東略是淮夷在東國昭四年楚子會諸侯于申而淮夷為國號其君之名姓則書傳無文

七 疏命將在江漢之上蓋今廬江左右

禹貢嶠冢導淥水東流為漢又東為滄浪之水過三澨至于大別南入于江是至大別之南漢與江合而東流也漢書地理志大別在廬江安豐縣界則江漢合處在州之境也下云江漢之潁王命召虎故知宣王於是水上命將帥也并云遣士者明武夫之文兼有將帥也宣王不於京師命之而於江漢之上命者蓋別有巡省或親送至彼也淮在江北相去絕遠夷在淮上兵當通淮而云順流下者命將在江漢之上蓋

臣說
勃海
氏注漢

廬江左右江自廬江亦東北流故順之而行將至淮夷乃北行嚮之也如此則召公伐淮夷當在淮水之南魯僖所伐淮夷應在淮水之北當淮之南北皆有夷也淮夷來求正是來求淮夷古人之語多倒

八 鄭云使傳遽告功猶後世乘驛

玉藻云士曰傳遽之臣注云傳遽以車馬給使者也謂若今時乘驛遞傳而遽疾故謂之傳遽也告成于王箋疏

九 匪狄匪棘齊威公皆反是

僖四年左傳稱桓公率諸侯伐楚楚既與齊盟齊將還師陳轅濤塗謂鄭申侯曰師出於陳鄭之間國必甚病欲詐之使出於東方是齊桓之兵病害人也莊三十年齊人伐山戎公羊傳曰齊侯也其稱人何貶曷為貶子司馬子曰蓋以躁之為已蹙矣何休云躁迫也已甚也蹙病也蓋戰迫之而甚痛其意言齊桓殺傷過多其可痛蹙是齊桓之兵急躁切之也

述康公之功以勉虎故曰召公是似

王命召虎來旬來宣文武受命召公維翰旬徧也召公召康公也箋云來勤也旬當作營宣徧也召康公名奭召虎之始祖也王命召虎女勤勞於經營四方勤勞於徧疆理衆國昔文王武王受命召康公爲之棟幹之臣以正天下爲虎之勤勞故述其祖之功以勸之無曰予小子召公是似肇敏戎公用錫爾祉似嗣肇謀敏疾戎大公事也箋云戎猶女也女無自減損曰我小子耳女之所爲乃嗣女先祖召康公之功今謀女之事乃有敏德我用是故將賜女福慶也王爲虎之志大謙故進之云爾

豳在豳詩書左傳云豳謂賜時

案春官鬱人掌和鬱鬯以實彝而陳之則豳當在彝而此及尚書左傳皆云豳豳一曰者當祭之時乃在彝未祭則在豳賜時未祭故豳豳之召本采地穆非出封此是益之土田禮名山天川不以封諸侯有大功德乃得賜之

故云諸侯有大功德則賜之名山土田附庸也召本岐山之賜采地之名且爲畿內之國書傳無召穆出封之文則益之土田大於故耳未成爲大國也此經無附庸傳云附庸者以土田即是附庸定本集注毛傳皆有附庸二字

于周受命以岐周有先王別廟

時實周世而特言于周受命明非京師以召祖之故地在岐周故知周爲岐周也虎祖康公在岐周事文武有功而受采地今虎嗣其業功與之等故往岐周命之祭統云賜爵祿必於大廟以岐是周之所起爲其有先王之靈謂有別廟在焉故就之也禮宗子去國則以廟從此周既徙都仍得有廟存者宗子去國則居之處非復已有故以廟從文武雖則去岐岐仍天子之地故因留其廟爲別廟焉

王以康公命虎虎以康公之辭答王

毛以爲上既受賜今復謝之言虎拜而稽首遂稱揚王之德美乃作其先祖召康公對王命成

之辭曰使天子得萬年之壽宣王以康公受命之法命召虎故虎亦以康公荅王之辭荅宣王也鄭唯對為荅為異餘同

三宣王末年德衰故因以常德為戒

常武召穆公美宣王也有常德以立武事因以為戒然戒者王舒保作匪紹匪遊徐方經驛宣王末年德衰此云有常德者是謂當時所行之德可以為常非言宣王終始有常故因以為戒

四毛意並命南仲皇父於廟故太祖文處中

毛以為今有赫赫然顯盛明明然昭察者宣王也所以為盛察者以王今命用卿士南仲者於王太祖之廟使之為元帥親兵又合為太師之公者皇父使之監撫軍眾既使此二人為將為監乃告之云當整齊我六軍之眾以治我甲兵之事鄭以南仲為皇父遠祖止命皇父一人而已言王命卿士以南仲為太祖者太師三公皇父也毛蓋見其文煩故以為二人南仲卿士文在太祖之上是先為卿士今命以為大將太師

其六

鄭以南

仲為太

師皇父

之太祖

其七

孫毓命

將於

祔廟非

命於太

祖

皇父在太祖之下則於太祖之廟始命以為太師其實皆在太祖之廟並命之故太祖之文處其中也南仲為卿士未知於六官何卿也皇父新為太師未知於舊何官也正以二文不同知皇父新命之耳下章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則此二人亦當尹氏命之矣此言太師下言尹氏互相足也太師三公之官則是尊於卿士先言王命南仲以南仲為上將皇父為監以皇父不親兵故將言命南仲王肅云皇父以三軍而撫軍也殊南仲於王命親兵也箋以王命卿士以為大將止當命一人為元帥不應並命二人故以為止命皇父而已以出車之篇言之知南仲文王時武臣是今所命者皇父之太祖故本言之命皇父為將必遠本其祖也因其有稱積世之功尤欲使之彰顯故也上言王命卿士則皇父為卿士矣太師三公之名復言太師皇父一人是公兼官謂三公而兼卿士之官必易傳者孫毓云宣王之大將復字南仲傳無聞焉

且古之命將皆於禰廟未有於后稷太祖之廟者又經言南仲太祖明以南仲為太祖非命於太祖之文也昔陳勝舉兵稱項燕命將本祖古今有之箋義為長

諸侯三軍有中左右天子六軍亦各二

左傳稱晉作諸軍常以中軍之將為元帥元帥是其尊也諸侯三軍分為左右可得有中軍焉天子六軍而得有中軍者亦當分之為二中與左右各二軍也春秋桓五年蔡人衛人陳人從

王伐鄭左傳曰王為中軍親公林父將右軍周公黑肩將左軍是天子之軍分為左右之事

王命內史尹氏為策書以命程伯休父

毛以為上命將元帥此命司馬王謂其內史大夫尹氏汝當為策書命此程國之伯字休父者謂命之為大司馬之卿也即言所命之意冬軍出之時使此司馬令其士眾左右陳列而為行稱王之命戒勅我六軍之師旅往徂行淮之浦厓省視此徐之國士有叛逆者從而討之又當

預告徐土之人我兵之來也不久留不停壓直從父誅爾叛逆之君為汝立三有事之臣使就其事業當即還師勿驚怖也鄭唯三事就緒謂三農之事皆就業為異餘同

程國伯爵休父名重黎氏後

楚語云重黎氏世叙天地其在周程伯休父其後也當宣王失其官守而為司馬氏韋昭云程國伯爵休父名也失官謂失天地之官而以諸侯為大司馬也案父宜是字而昭以為名未能審之

箋以三事為原隰平地之三農

以誅君平民使之就業民之就業唯農事耳故知三事謂三農之事大宰九職一曰三農生九穀注云三農原隰及平地則三農謂此也十月之交云擇三有事是有事者三而擇立之兩無正云三事大夫文連大夫故得以為公卿至於此言民就農業唯至以為三卿故易傳也

釋訓陳騷訓動箋改釋為驛

繹陳騷動也箋云繹當作驛王之軍行其貌赫業業然有尊嚴於天子之威謂聞見者莫不憚之王舒安謂軍行三十里亦非解緩也亦非教遊也徐國傳遽之驛見之知王兵必克馳走以相恐動

四王至淮浦進虎臣執醜虜

毛以爲既到淮浦臨陣將戰王乃奮揚其威武其狀如天之震雷其聲如人之勃怒其色言嚴威之可懼也即進而前其虎臣之將闕然如燒怒之虎令布陳敦厚之陣於淮水濱厓之上就而執其衆所降服之虜既敗其根本又窮其枝葉因復使人治彼淮浦之傍有罪之國皆執而送之來就王師之所而聽誓言盡得其支黨也鄭唯以敦爲屯爲異餘同

四王旅有六如絲絲翼翼覲且敬

王旅嘽嘽如飛如翰如江如漢如山之苞如川之流嘽嘽然盛也疾如飛擊如翰苞本也箋云嘽嘽間暇有餘力之貌其行疾自發舉如鳥之

瞻印

飛也翰其中豪俊也江漢以喻盛大也山本以喻不可驚動也川流以喻不可禦也絲絲翼翼不測不克濯征徐國絲絲覲也翼翼敬也濯太也箋云王兵安覲且皆敬其勢不可測度不可攻勝既服淮浦矣今又以大征徐國言必勝也

四靜如山苞動如川流盛大如江漢

兵法有動靜靜則不可驚動故以山喻動則不可禦止故以川喻如川之流取流爲喻江漢不取流取其盛大

四王猶允塞謂謀慮信實箋以猶爲尚

毛以爲王師既盛如此又王之謀慮信而誠實用兵有常伐當其罪故兵未陣而徐方既已自來告服箋以徐方畏威望軍而服不由計謀所致故易傳以猶爲尚兵法臨敵設權王尚守信自實所以爲美也不言對戰執虜故知兵未陣徐國已來告服

四侯伯入王朝則爲卿云大夫亦卿

凡國伯爵禮侯伯之入王朝則爲卿故板箋以

凡伯為卿士此言大夫者大夫卿之總稱也所引春秋者隱七年經也引之者證天子之臣有凡伯也凡國伯爵積世稱之不謂與此為一人矣

幽王九年王室始騷見鄭語

鄭語稱幽王九年王室始騷此言不安已久蓋九年已後也療病夷常釋詁文彼夷作弄音義同罟非罪名而云罪罟故知設罪以為罟謂多立科條使人易犯若設網以待鳥獸

鄭以成城傾城陰陽異然亦有相反者

箋以其有城郭之嫌故云城猶國也箋以大夫陽陽動故多謀則成國婦人陰陰靜故多謀慮則亂國由陰陽不等動靜事異故俱多謀慮而成傾有殊也若然謀慮苟當則婦人亦成國任姒是也謀慮乖離雖丈夫亦傾城卒証無極是也然則成敗在於是非得失不由動靜而云陰陽不同者於時姒用事干預朝政其意言姒有智唯欲身求代后子圖奪宗非有益國之

謀勸主不使聽用非言婦人有智皆將亂邦也

婦寺婦之侍御者故寺訓近

傳寺近正義曰寺即侍御者必近其傍故以寺為近

君子而識賈物婦人而休蠶織

如賈三倍君子是識婦無公事休其蠶織休息也婦人無與外政雖王后猶以蠶織為事箋云識知也賈物而有三倍之利者小人所宜知也君子反知之非其宜也今婦人休其蠶桑織維之職而與朝廷之事其為非宜亦猶是也

蠶室為龍精故蠶室近川取氣勢

蠶室必近川者夏官馬質注引蠶書云蠶室為龍精然則以龍是水物故近川為之取其氣勢

築宮謂築蠶宮之浣牆也七尺曰仞仞有三

尺則蠶宮之牆高一丈矣尚書夏傳文與此略同云築宮有三尺者其文誤也故彼注云官當為宮雉長三丈高一丈度長以長度高以高則

蠶宮高一丈禮志曰仞有三尺七尺曰仞
直云宮有三尺宮下當脫仞字也雉者城墻之
度故鄭計雉之數以推之又引禮記以證之復
言七尺曰仞是仞有三尺乃充一雉之度明其
宮不得高丈三矣彼注或云蠶宮高一丈三尺
者衍三尺二字也棘牆謂牆上布棘以禁人之
踰起不以禦寇故外閉之

四 檻泉之深喻已憂之久

甯沸檻泉維其深矣心之憂矣寧自今矣不自
我先不自我後箋云檻泉正出涌出也甯沸其
貌涌泉之源所由者深喻已憂所從來久也惡
政不先已不後已怪何故正當之

五 首言旻天末及召公錯綜名篇

首章云旻天疾威卒章云有如召公雖有召旻
之字而文不次作者錯綜以名篇故叙特解經
之旻天自由天之閔下以旻爲天名此叙轉爲
閔箋訓爲病則與旻天之義其意小乖
五 旻天疾威召旻小旻蕩三箋各異

箋以此詩刺王大壞而承以饑饉流亡明是王
使之然於文勢非言上天故以天爲斥王旻天
亦斥王也故箋即言幽王之爲政急行暴虐之
法厚下來亂之教以幽王文摠二事是經之二
天皆斥王也小旻云旻天疾威文與此同彼箋
云旻天之德疾王者以刑罰威恐萬民則以天
爲上天疾爲疾惡而此不然者以此下云天降
罪罟承以蠹賊內証是人自潰亂非上天降之
文與下相類故知疾威降喪亦是王自行之非
天疾王非天降之也小旻之文連鋪於下土布
政下土是王之所爲明天以是故疾惡於王觀
文而說故與此異蕩之疾威與此不同義亦然
也

四 昏極傳云昏天箋云昏奄人

昏極厥共潰潰回適實靖夷我邦極天極也潰
潰亂也靖謀夷平也箋云昏極皆奄人也昏其
官名也極極毀陰者也王遠賢者而近任刑奄
之人無肯共其職事者皆潰潰然維邪是行皆

謀滅王之國正義曰傳意亦以移為去陰但
以正月云天天是移天謂夫殺移謂移破天移
文連故并舉其類以曉人潰潰昏亂之意故為
亂也靖謀釋詁文夷平易也俱訓為易是夷得
為平謂平殄而滅變昏移云皆奄人也天官閹
人注云閹人司昏晨以啓閉者是官其官名也
移極毀陰者謂犯淫罪而刑之也書傳曰男女
不以禮交者其刑宮秋官司刑注云官者大夫
則割其勢女子閉於宮中此移毀其陰即割勢
是也謂之奄者天官酒人注云奄精氣閉藏有
引月令其器閹以奄是由割去其勢精氣閉藏
故謂之奄人也若然秋官掌戮二墨者使守門
閹人之注引掌戮之文則閹人乃是墨者非奄
人矣而此箋以昏為奄者案周禮序官閹人上
書內有內小臣下有寺人內小臣之與寺人皆是奄
人為之閹人與之為類官居其間明亦奄人也
閹人云王官每門四人周遊亦如之注云爾禁
苑也遊離宮也然則王官之與周遊所守門者

其官皆曰閹人是閹之用人非獨奄也掌戮
者使守門官者使守內刑者使守圜則墨刑皆
亦為閹非獨官刑者矣但內門則用奄以守之
其外門則用墨耳閹人職曰掌守王宮之中門
之禁注云中門於外內為中天子五門雉門為
中門是雉門以內用奄庫門以外用墨其圜則
用刑也官與寺人為類主以奄者為名月令仲
冬命奄尹審門閭謹房室是門房之守皆奄為
之故知閹是奄人之官名也奄者防守門閭親
近人主凡庸之君閹於善惡以其少小慣習朝
夕給使顧訪無猜憚之心恩狎有可悅之色且
其人久處宮掖頗曉舊章常近牀第探知主意
或乃色和貌厚挾術懷姦或乃捷對敏才飾巧
亂實於是邪正並行情貌相越遂能迷罔視聽
因惑愚主謂其智足匡時忠能輔國信而使之
親而任之國之滅亡多由此作故詩人責王遠
賢者而近刑奄之人也原其本心不欲滅國也
所謀不當滅國之道也故謂之謀滅王國也

蟲賊內訌傳訌訓潰箋訓爭訟

以訌字從言故知訌者是爭訟相陷入之言由爭訟相陷故至潰敗故爾雅以訌為潰

我位孔貶言甚隊

我位孔貶貶隊也我王之位又甚隊矣言見侵侮政教不行後犬戎伐之而周與諸侯無異

皋皋頑不知道訛訛麻不共事

釋訓云皋皋珣珣素食也舍人曰皋皋不治之貌某氏曰無德而空食祿也無德不治而空

食祿

職

也

職也是訛訛為麻不供其職也說文云麻癩也

如彼棲苴謂草木之枯槁者

如樹上之棲苴是草木之枯槁者故在樹未落及已落為水漂皆稱苴也此經再云如者言如早草草又如苴見其枯槁之極喻王無恩之甚也

昔之富果不如時今之政不如茲

維昔之富不如時往者富仁賢今也富譴佞賢也箋云茲此也此者此古昔明王

彼疏斯糲彼宜食疏今反食精糲

言米之率糲十糲九鑿八侍御七者其術在九章粟米之法彼云粟率五十糲米三十糲二十七鑿二十四御二十一言粟五升為糲米三升以下則米漸細故數益少四種之米皆以三約之得此數也言此明糲糲於糲故為疏也

池竭自頻泉竭自中

池之竭矣不云自頻頻厓也箋云頻當作瀕厓猶外也自由也池水之益由外瀦焉今池竭人不言由外無益者與言由之也喻王猶池也其政之亂由外無賢臣益之泉之竭矣不云自中泉水從中以益者也箋云泉者中水生則益深水不生則竭喻王猶泉也政之亂又由內無賢妃益之

池者穿地自外引水爲之

人見池水之竭盡矣豈不言云由其外之濱厓無水以益故也池者穿地引水家語曰池水之大魚鱉生焉萑葦長焉誰知其非泉也是池由自外引水而爲之

箋頻當作濱水厓猶外也

箋頻當至益之正義曰以水厓之濱其字不應作頻故破之也傳作頻者蓋以古多假借或通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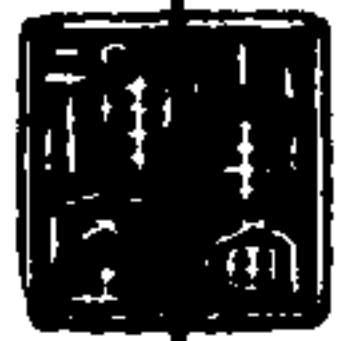
日辟國蹇國百里其言之

正義曰言日闢日蹇甚言之耳不得一日之間便有百里之校於蹇國之上不言無賢者以不尚有舊事見於下

貓似虎淺毛爾雅虎竊毛曰彪貓

有猫有虎傳猫似虎淺毛者也如字又武交反本又作苗音同爾雅云虎竊毛曰彪猫彪仕板反韓奕

毛詩要義卷十八下



毛詩要義卷第一

周頌作於周公攝政成王即位之初周頌譜周頌者周室成功致太平德洽之詩其作在周公攝政成王即位之初

周公六年制禮制禮之前固有頌

正義曰書傳曰三年踐奄多方曰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自此之後無復征伐易注云行誅之後致太平自三年數也故四年之封康叔因欲營洛以觀民心康誥曰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

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周公以三年太平即應作禮樂但爲優游之故至六年乃作其禮樂自優游未作頌聲乃人志所爲制禮之前頌已作矣故周禮太師教六詩六曰頌樂師帥學士歌徹謂歌雍也制禮之時得取頌詩爲樂是制禮之前有頌也制禮之後民俗益和明頌聲乃作可知故摠云其作之時在周公攝政成王即位之初也成康沒而頌聲寢不廢康王之時仍有其頌但今詩所無耳

周頌四篇武王時八篇成王時本鄭說

周頌所頌之事多在成王即位之前今檢其作之早晚前後亦參差不同案齊序云大封於廟也箋云大封武王伐紂時封諸臣有功者宣十二年左傳昔武王克商而作頌載載干戈載櫜弓矢又作武其三曰鋪時繹思我祖惟求定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其又在時邁與般叙武資桓也而桓說武王伐紂之事時邁與般叙三思守案康王之誥云王若曰庶邦侯甸男衛注云獨舉侯甸男衛四服者周公居攝六年制禮班度量至此積三十年再巡守餘六年侯甸男要服正朝要服國遠既事遣之衛服前冬來以王有疾留之如鄭此言以攝政六年而六服咸在以爲年端則成王即位後十年乃巡守是爲攝政至成王之初無巡守也明時邁與般武王時也此四篇皆武王時事也閔子小子訪落敬之三篇序云嗣王經稱小子是成王除喪嗣位未改喪中之稱攝政之前事也右容微子來見祖廟

箋云成王既黜般命殺武庚命微子代般後既受命來朝而見命尚書叙微子之命在誅管蔡之前則微子來見是攝政二年之事也凡此八篇事皆在太平之前也

四成王禘祫之年以魯禮言之

雖禘太祖以魯禮言之武王以成王年十歲十二月崩則成王年十三祫於武王之廟年十四禘於羣廟乃年十七攝政三年而祫至五年而禘雖於周禮徹而歌之則事在攝政六年之前而攝政五年及成王十四時俱有禘檢其篇中二者無以可明而雖箋云得天下之歡心似五年之事也維天之命太平告文王箋云告太平者居攝五年之末則亦五年之事也

四朝諸侯郊禘皆周公攝政六年時

明堂位曰昔周公朝諸侯於明堂之位謂在洛邑也孝經曰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然則朝諸侯郊禘皆攝政六年所爲而清廟周公既成洛邑朝諸侯率

以祀文王焉我將祀文王於明堂思文后稷配天皆六年時事也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不指年月而郊祀周公所定思文頌所配之人昊天有成命言感生之帝祐及後世以事相況蓋與思文同時也振鷺二王之後來助祭箋云二王夏殷也其後祀也宋也微子攝政二年始爲殷後獨來見於祖廟祀本先封不當與宋俱至今二王之後並來助祭則在有客之後也祀宋異服不應並朝蓋亦周公朝諸侯於明堂之時與天下俱至則振鷺亦六年也祀宋二國亦得去二王之後如是則其時不可知也酌告成大武亦六年之事箋云其始成告之而已是也既告當作之以觀其和否有瞽始作樂而合於太祖云始作明既告之後合而觀之即告也合各有禮於廟以樂初成所以合而作之故曰既備乃奏肅雝和鳴亦爲六年時事也朝明堂之時諸侯及二王之後皆未去故云我客戾止求觀厥成以此考之事相符合也

八 周公制禮作樂而奏大武乃在歸政後
周公攝政六年制禮作樂則大武之樂當奏之
矣而酌箋云歸政成王乃後祭於宗廟而奏之
者以周公之作禮樂王爲成王故據成王而言之
不言攝政之時已奏大武則武詩之作其時未
可明也載見箋云諸侯始見君王謂見成王小
毖曰予其懲而箋云我其創艾於往時矣皆成
王即位之初也烈文成王即政檢成王除武王
之喪周公未攝之時與周公致政之後二者皆
爲即政若除喪之時事宜與閔予同時而閔予
三篇與羣臣謀事稱未堪家多難有求賢自退
之志今烈文之篇申敕諸侯卿士以賞罰爲已
任亦宜爲歸政之後成王即位之初也故服虔
注左傳亦云烈文成王初卽洛邑諸侯助祭之
樂歌是也其維清叙皆得爲武王之事但叙云
奏者容周公成王時所奏述其事而爲頌故不
可必定也

九噫嘻等詩言豐年物多乃太平事

噫嘻曰既昭假尔臣工曰迄用康年豐年曰多黍多稌載芣曰萬億及秭良耜曰其崇如墉潛曰潛有多魚言豐年物多以告神明是論太平後事但不知攝政三年之後定指何年耳天作祀先王先公事與天保于公先王文同以禘祠烝嘗類之是為時祭執競祀武王說武王生時之功絲衣繹賓尸說繹祭得禮之宜推檢無以知其早晚以祭乃繹是告神之作亦其太平之年事也

十升歌清廟下管象武以父子分上下

武王王之大事周之最盛者也但周推文德以先文王則武王為子道故武詩不在周頌之初故禮記每云升歌清廟下管象武謂武也子道而在堂下示上下之義武詩主歌武王之功而未致太平王崩子幼朝廟謀事群臣進戒故次閔予小子訪落敬之也先朝廟而後諮謀君訪問而臣進戒事之次也臣既進謀君又求助故次小豳也

般天般地謂教天地以下教令

是故夫政必本於天般以降命正義曰般之言教鄭云效天之氣以下教令天有運移之期陰陽之節也若賞以春夏刑以秋冬皆效天也命降於社之謂般地謂教令由社下者也社者土地之主土會之法有五地之物生此則教令本下於社是謂教地之宜以下者也教令由社而云效地者以社五土之摠神為土地主也大司徒職曰以土會之法辨五地之物生一曰山林宜阜物二曰川澤宜膏物三曰丘陵宜叢物四曰墳衍宜叢物五曰原隰宜叢物是地有山川高下物生各有所宜人君當效之亦順合所宜而任之山者不使居川渚者不使居中原之類所效亦多矣上文因政者君之所以藏身即云政必本於天既云本天遂從天嚮下而言故云般以降命皆神降於人君君又降之於民也降於祖廟之謂仁義大傳曰自輔率而上之至於祖遠者仁也自祖率而下之至於輔高者重義也是祖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

廟有仁義降於人君人君法之下於民降於山川之謂興作山川有材用可以興作器物有此法以降人君人君所效降興作之教令於民也降於五祀之謂制度五祀有中雷門戶竈行之神中雷謂室也室及門戶竈行人之動作所由為皆有制度是五祀有制度以降人君人君所以下於民為之制度也上揀下宇起自黃帝有室則有門戶矣行是道塗所由竈有爨之用則五祀乃人之所為而云降制度於人君者以五祀雖人所為要理自當有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創為之

清廟乃既祭後周公述其事而作

清廟經曰肅雝顯相濟濟多士駿奔在廟皆是既祭之後述祭時之事明非祭時即歌也但既作之後常用之故書傳說清廟云周公升歌文王之功烈德澤尊在廟中嘗見文王者愀然如復見文王是作後每祭嘗歌之也

清謂象天德清明廟之言貌

清廟祀文王也周公既成洛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焉清廟者祭有清明之德者之宮也謂祭文王也天德清明文王象焉故祭之而歌此詩也廟之言貌也死者精神不可得而見但以生時之居立宮室象貌為之耳成洛邑居攝五年時

周禮春曰祀詩序以祀為通名

周禮四時之祭其祭者春曰祀因春是四時之首故以祀為通名楚茨經云絜粢稷稱祭祀是秋冬之祭亦以祀目之此祀文王自當在春其餘序之稱祀不必皆春祀也以王制之法及鄭志所云殷禮春初夏禘四時皆無祀名而商頌之序亦稱祀者子夏生於周世因以周法言之那與烈祖皆云絜粢而序稱為祀是祀為通名也

賈逵以清靜為清廟鄭云象德

賈逵左傳注云肅然清靜謂之清廟鄭不然者以書傳說清廟之義云於穆清廟周公升歌文

主之功德烈德澤尊在廟中嘗見文王者愀然如復見文王說清廟而言功德則清是功德之名非清靜之義也

營洛邑成周皆周公攝政五年

書序云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作召誥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使來告卜作洛誥如是則作洛邑與成周同年營之矣書傳說周公攝政五年營成周故知洛邑亦以五年成之

美周公之祭肅雝助祭者奔走顯承

毛以爲於乎可美哉周公之祭清廟也其祭之禮儀既內敬於心且外和於色又諸侯有明著之德來助祭也其祭之時又有濟濟然美容儀之衆士亦來助祭於此衆士等皆能執持文王之德無所失墜文王精神已在於天此衆士之行皆能配於在天言其行同文王與之相合也此明著諸侯與威儀衆士長奔走而來在文王之廟後世常然供奉不絕則文王之德豈不顯

洛誥七年事猶云殷禮未用周禮

於天豈不承於人所以得然者以文王之德爲人所樂無見厭倦於人斯由人樂之不厭故皆奔走承之鄭唯以駿奔走二句爲異言諸侯之與多士大奔走而來在文王之廟豈不光明文王之德與言其光明之豈不順承文王之德與言其順承之意明堂位云六年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明是制作已就故度量可頒其禮亦應頒之未即施用洛誥說七年時事周公猶戒成王使肇

稱殷禮祀于新邑則是成王即政始用周禮也

孟子云齊王以孟子辭病使人問醫來孟子

孟子云齊王以孟子辭病使人問醫來孟子對趙岐云孟子從昆弟學於孟子者也譜云孟仲子者子思弟子蓋與孟軻共事子思後學於孟軻著書論詩毛氏取以爲說言此詩之意稱天命以述制禮之事者歎夫天命之無極而嘉美周世之禮也美天道行而不已足歎夫天命之極文王能順天而行周禮順文王之

子思論之禮也定本作美周之禮本或作周公之禮者詩於穆不已仲子思論詩於穆不已仲子曰於穆不已仲似此傳雖引仲子之言而文無不似之義蓋取子思其所說而不從其讀故王肅述毛亦爲不已與鄭同也

意是周之禮法效天爲之故此言文王是美周之禮也定本作美周之禮本或作周公之禮者誤也譜云子思論詩於穆不已仲子曰於穆不似此傳雖引仲子之言而文無不似之義蓋取其所說而不從其讀故王肅述毛亦爲不已與鄭同也

文王與天同功嘉以衍我我敷收之

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假以溢我我其収之
駿惠我文王純大假嘉溢慎収聚也箋云純亦

不巳也溢盈溢之言也於乎不光明與文王之
施德教之無倦已美其與天同功也以嘉美之
道饒衍與我我其聚斂之以制法度以順我
文王之意正義曰中庸引此云於乎不顯文王
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爲文也純亦不已
指說此文故箋依用之文王旣行不倦已與天
同功是其道則饒衍至於滿溢故言以嘉美之
道饒衍與我我其聚斂之以制法度歸功文王
故言收文王之德而爲之耳文王本意欲得制

作但以時未可爲異意有所恨今既太平作之
是大順我文王之本意也

五卅曾孫已下雖多卅亦稱曾孫

孫是其正稱自曹孫已下皆得稱曹哀二年左傳云曹孫蒯瞶敢告皇祖文王烈祖康叔是雖歷多世亦稱曹孫也小雅曹孫唯斤成王文各有施不得同也

雜

象舞象刺伐之事武王制成王卅奏

維清奏象舞也象舞象用兵時刺伐之舞武王

萃

太畧象文王之事以象舞爲名故解其名此之意故

誓曰今日之事不愆于六伐七伐乃止齊焉注

擊刺曰一伐是用兵之時有刺有伐此

聖樂象於用兵之時刺伐之事而爲之舞故謂之

象舞也知者以其言象則是有所法象樂記說

大武之樂象武王之伐明此象舞象文王制焉者以爲人子者貴其成父之事

祭文

肇禋鄭謂文王受命始祭天征伐

肇禋肇始禋祀也箋云文王受命始祭天而征伐也周禮以禋祀祀昊天上帝

成王即政以朝享之禮祭祖考

烈文成王即政諸侯助祭也新王即政必以朝享之禮祭於祖考嗣位也謂周公居攝七年致政成王成王乃以明年歲首即此為君之政於是用朝享之禮祭於祖考有諸侯助王之祭既祭因而戒之詩人述其戒辭而為此歌焉經之所陳皆戒辭也武王崩之明年與周公歸政明年俱得為成王即政但此篇勅戒諸侯用賞罰以為己任非復喪中之辭故知是致政之後年之事也

洛誥言禘祭此言朝享事有先後

案洛誥說周公致政之事云烝祭歲文王騂牛

一武王騂牛一王命作冊逸祝冊惟告周公其

後注云歲成王元年正月朔日也此言以朝享

之禮彼言禘祭文武有一者各自設祭當是年

禮記

以朝享之禮備祭群廟以告已嗣位於祭之末即勅戒諸侯事訖乃更以禮合祭文武於文王之廟以告封周公也知合祭文武於文王廟者以彼經云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即云王命作冊是并告二神一處為祭畢當就尊

無封禪云云毛王謂武王因殷舊國

毛以為成王於祭之末呼諸侯而戒之曰汝等有是光明文章者君人之辟公我先君文王賜汝以此祉福也言文王造始周國此等作周藩

屏得為諸侯之福乃是文王賜之武王伐紂之後以舊國皆應削滅而我武王觀汝舊為君者誠無大累於汝國維我武王其就封立之又為之陳武王之德無疆乎維是得賢人若得其賢人則國家彊矣四方有不學教者其可使訓導之不顯乎維是有德若能有德此賢人則身必顯矣百辟有無所法者其可師此顯德而法象之言武王有顯德任賢人能以訓四方刑百辟是武王之道至美矣於乎我之先王則此武王

御福共

王肅云
武王得
天下因
殷之諸
侯無大
累於其
國者就
七之序
遷也

天作

六五

序併言

先公猶

吳天序

嘉地般

序言

四箋云先公謂盥至不窋疏唯斥后稷
天作祀先王先公也注先王謂大王已下先公
謂盥至不窋疏四時之祭祠祫嘗烝但祀是摠
名未知在何時也時祭所及唯親廟與太祖於
成王之世爲時祭當自大王以下上及后稷一
人而已言先公者唯斥后稷耳於王既摠稱先
王故亦謂后稷爲先公令使其文相類經之所
陳唯有先王之事而序并言先公者以詩人因
於祭祀而作此歌近舉王跡所起其辭不及於
后稷序以祭時實祭后稷故其言及之昊天有
成命經無地而序言地般經無海序言海亦此
類也

高山謂岐荒謂廣山之德澤

正義曰以文王未徙豐之前與大王皆在岐故知高山謂岐山也韋昭云大王秩祀之而尊大焉指謂祭之爲太未必然也大王能廣山德澤明其愛民甚矣故民皆從之居之一年成邑二年成都三年五倍其初由是王之有德故致然

也

昊者
成命

郊祀天地不言神鄭禮北極崑崙

正義曰昊天有成命詩者郊祀天地之樂歌也

謂於南郊祀所感之天神於北郊祭神州之地

祇也案禮祭祀天地非止一事此言郊祀天地

不言所祀之神但祭之於郊但天地相對唯有

此二神耳何者春官大司樂職曰冬自至於地

上之國二奏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夏至至於澤

中之方丘奏樂八變則地祇皆出注云天神則

主北極地祇則主崑崙彼以二至之日祭之於

丘不在於郊此言郊祀必非彼也大司樂又曰

舞雲門以祀天神舞咸池以祭地祇注云大神

謂五帝王者又各以夏正月祀其所受命之帝

於南郊地祇所祭於北郊謂神州之神也地官

牧人云陽祀用騂牲毛之陰祀用黝牲毛之注

云陽祀祭夫於南郊陰祀祭地於北郊此二祀

文相相對

文王配明堂非一此即孝經宗祀禮大饗

我將

此言祀文王於明堂即孝經所謂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是也文王之配明堂其祀非一此言祀文王於明堂謂大享五帝於明堂也曲禮曰大饗不問卜注云大饗五帝於明堂莫適卜月令季秋是月也大享帝注云言大饗者編祭五帝曲禮曰大饗不問卜謂此也是於明堂有饗祭五帝之禮但鄭以月令為秦世之書秦法自季秋周法不必然矣故雜問志云不審周以何月

四迎氣祭一帝還亦祀明堂

雜問志云四時迎氣於四郊祭一帝還於明堂亦如之則四時迎氣亦祀明堂但迎氣於郊已有祭祀還至明堂不可不為禮耳其盛乃在於郊明堂之祭不過與告朔同也何則堯典說巡守之禮云歸格于藝祖為文祖猶周之明堂巡守之歸其告止用特牲則迎氣之還其祭亦不

是過也明亦用特牲矣此之維牛維羊則是祭之大禮故云此祀明堂是大享五帝非迎氣告

朔也

四據祭法武王亦配明堂

祭法云祖文王而宗武王注云祭五帝之神於明堂曰祖宗則明堂之祀武王亦配之矣此唯言祀文王者詩人雖同祀明堂而作其辭主說文王

禮郊用特牲此有羊配者與天異饌

此祀文王於明堂則是祭天矣禮稱郊用特牲祭法云燔柴於泰壇祭天用騂犢則明堂祭天亦當用特牛矣而得有羊者祭天以物莫稱言貴誠用犢其配之人無莫稱之義自當用太牢也郊特牲云帝牛不吉以為稷牛是配者與天異饌明其當用太牢此祀有文武為配於禮得有羊也

四象法行文王之常道日治四方王肅以靖為謀

靖治釋詁文特牲少牢皆祝以神辭嘏主人與之以福是受福曰嘏儀者威儀式者法式故以

時邁

儀式為則象謂則象法行文王之常道也以此能治天下所以蒙佑不冝為謀之故以靖為治謂施於天下也

四時邁巡守告祭武王事周公作

正義曰時邁詩者巡守告祭柴望之樂歌也謂武王既定天下而巡行其守土諸侯至於方嶽之下乃作告至之祭為柴望之禮柴祭昊天望祭山川巡守而安祀百神乃是王者盛事周公既致太平追念武王之業故述其事而為此歌焉宣十二年左傳云昔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戰于文明此篇武王事也國語稱周公之頌曰載戰于文明此詩周公作也

四柴祭天告至秩山川謂次秩祭之

王制注亦云柴祭天告至也云秩者山川之神望其所在以尊卑次秩祭之堯典注云徧以尊卑次秩祭之是也言至於方嶽之下者每至其方之嶽皆為告祭之禮非獨東嶽而已告祭則四嶽皆然

四封禪之見於經者惟二禮大封升中

封禪之見於經者唯大宗伯云王大封則先告后土以外更無封文也禮器云因名山升中于天而鳳皇降龜龍假雖不言封亦是封禪之事故注云升上也中猶成也謂巡守至於方嶽而燔柴祭天告以諸侯之成功而太平陰陽和而致象物是則功成瑞至然後可以升中

四時邁武王巡守白虎通成王巡守非

以左傳之文參之此詩是武巡守矣白虎通曰

何以知太平乃巡守以武王不巡守至成王乃巡守其言違詩及傳

四昊天天子愛武王生賢知之臣

四周公以時既太平追述武王之事言武王既定天下以時行其邦國其出也天行雲轉六軍皆從羣臣賢智各司其職於是乃見昊天其於武王子愛之矣實佑助而次序我有周之事謂生賢智之臣使得以爲用是子愛之也其所往之處始欲我武王以軍威動之莫不動懼而服是

賦又可畏不假用兵也至於方嶽之下其來爲安寧百神及河與嵩嶽皆次秩祭之武王巡行邦國而使人神得所信乎武王之德如是維宜爲天下之君也於此行也明見天之愛我有周使俊乂之臣用次序在位

四巡守當有師從鄭以意言禮無正文

大司馬云及師大合軍以行禁令以救無辜伐有罪又曰若大師則掌其戒令蒞衆主及軍器上云及師下云若大師則二者之師不同也大

師言衆主及軍器是征伐實事則上云及師非征伐也明大師爲征伐及師爲巡守故及師之下注云師謂王巡守若會同司馬起師合軍以從所以威天下行其政也不言大者未有敵不尚武是巡守之禮當師從也言大合軍猶大司馬言大合樂大合樂者徧作六代之樂則知大合軍者亦六軍皆行也而雜問志云天子巡守禮無六軍之文者鄭意以巡守必有六軍但禮無正文

求懿德之士陳其功于樂歌之大者

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夏大也箋云懿美肆陳也我武王求有美德之士而任用之故陳其功於是夏而歌之樂歌大者稱夏允王保之箋云允信也信哉武王之德能長保此時夏之美

呂叔玉肆夏即時邁鄭九夏非頌

春官鍾師凡樂事以鐘鼓奏九夏彼主引呂叔玉六肆夏繁遏渠皆周頌也肆夏時邁繁遏渠競也渠思文也玄謂以文王鹿鳴言之則九夏

皆詩篇名頌之族類也此歌之大者載在樂章樂崩亦從而士是以頌不能具然則鄭以九夏別有樂歌之篇非頌也但以歌之大者皆稱夏耳

執競兩言成康皆成安祖考之道

執競武王正義曰言有能持彊盛之道者維武王耳此武王豈為無彊乎維克商之功業實為彊也豈不顯乎其成安祖考之道實為顯也由其既彊且顯上天以是之故嘉美之以大福又

五

嚶嚶和
將將集
穆穆衆
簡簡大
反反難

重述武王疆顯得福之事武王用彼成安祖考之道故得受命伐紂同有天下四方之民而斤斤然其為周家一代明察之君是其顯而得福也又武王之祭宗廟也作鐘鼓之樂其聲和樂嚶嚶然奏穆穆之音其聲合集鏘鏘然合於禮度當於神明故神下與之福衆多而穆穆然下與福豐大而簡簡然於時助祭之人又威儀順習反反然其祭之末此羣臣等既醉於酒矣既飽於德矣於祭之事始終無違故致福祿復來與之言武王受此多福故今得太平是以述而歌之

我將惟言祀文王於明堂思文言穆配天

臣語云周公之為頌曰思文后穆克配彼天是此篇周公所自歌與時邁同也后穆之配南郊與文王之配明堂其義一也而此與詩將序不同者我將主言文王三賢其祭祀不說文王可以配上帝故云祀文王於明堂此篇主說后穆有德可以配天不說后穆饗其祭祀故言后穆

配天

四鄭引烏與穀俱來以釋來牟太拉夏

貽我來牟帝命率育無此疆爾界陳常時夏
年來率用也箋云貽遺率循育養也武王渡孟
津白魚躍入王舟出渚以燎後五日火流爲烏
五至以穀俱來此謂遺我來牟正義武王渡孟
津至以穀俱來皆尚書文太誓云

毛詩要義卷第十九上

而理
書館

毛詩要義卷第十九上 周頌 既 武

一諸侯朝享天子饗食燕饗樂舞

正義曰臣工詩者諸侯助祭建於廟之樂歌也
謂周公成王之時諸侯以禮春朝因助天子之
祭事畢將歸天子戒勅而遣之於廟詩人述其事
而作此歌焉諸侯來朝行朝享之禮已終天子饗
食燕賜之事又畢唯待祭訖而去故於祭之末
因在廟中遣之經陳戒諸侯之臣使敬其公事
又戒車右令及時勸農天子賓敬諸侯不勅其
身戒其臣

一賓敬諸侯但敕臣工與保介

正義曰此周公成王於祭之末將遣諸侯不直
戒其身爲其太序故戒其卿大夫及車右以警
切之將戒先嗟而又嗟重歎以呼之曰我臣之
下諸官諸侯之卿大夫也汝等皆當敬慎於汝
在君之職事汝能如此則我王家當平理汝之
成功知其勤惰亦不忘汝勞汝若有大事賞
賜來諮謀計度於我王之廟無自事欲使諸侯

聞之亦教。車中不自專也。又勅其車右以農
 事亦嗟焉。入嗟重歎而呼之曰爾從君之保介
 車右衣巾之人也。今已是維暮之春矣。汝若
 歸國亦有何所求。施於民乎。維汝如何於民之
 田。畝田言汝當奈此民之新田。畝田何欲其
 民耕之也。所以令汝勸民耕田者。何於乎美
 平赤鳥所與俱來之年。麥以瑞我周家。大受
 光明。謂得此年麥之瑞而為天下所休慶也。
 光明之事乃見於上帝所聞知也。至今用以
 之故。常有樂歲。遠時和年豐。耕則必獲。是
 已不可舍。汝可命我衆民。令各具汝所用錢。鐸
 之田器。勤力以事農畝。於以必多。錢刈宜以此
 告勸下民。使勤於田事。

要服以內為大賓。大客外為小賓。小客
 秋官大行人掌大賓之禮。與大客之儀。注云大
 賓。要服以內。諸侯大客。謂其孤卿然則天子之
 於諸侯。謂之無賓。賓者敵主之辭。鄭據大行人
 之文。以為不純臣之證也。以賓客之文明不也。

臣之義則謂天子與諸侯對為賓主。行禮是為
 不純臣。若與朝廷之臣行禮。饗燕則使人為主
 諸侯燕其臣。使宰夫為獻主。不與臣對行禮。是
 純臣之也。大行人又云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
 一見注云。謂其君為小賓。臣為小客。小行人云
 凡四方之使大客。則擯小客。則受其幣。聽其辭
 見於夷狄。君臣亦稱賓客。則四夷諸侯亦不純
 臣也。此則天子於諸侯之義耳。若諸侯於天子
 皆純臣矣。

臣之義則謂天子與諸侯對為賓主。行禮是為
 不純臣。若與朝廷之臣行禮。饗燕則使人為主
 諸侯燕其臣。使宰夫為獻主。不與臣對行禮。是
 純臣之也。大行人又云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
 一見注云。謂其君為小賓。臣為小客。小行人云
 凡四方之使大客。則擯小客。則受其幣。聽其辭
 見於夷狄。君臣亦稱賓客。則四夷諸侯亦不純
 臣也。此則天子於諸侯之義耳。若諸侯於天子
 皆純臣矣。

諸侯朝及廟。唯上相入此廟中。得有臣工
 保介

勅臣之工不勅臣也。諸侯之朝天子。必有卿與
 大夫隨之。為介。故云勅其諸官卿大夫也。秋官
 司儀云。諸侯相為賓。及將幣。每門止。一相及廟。唯
 上相入。則諸朝天子亦應唯上相入廟耳。此得卿
 大夫及車右俱在廟中受勅者。彼謂將幣饗食
 行禮之時。唯上相入耳。此諸侯將歸。遣之於廟
 是召入而戒之。

古者大事謀於廟

且古者大事謀於廟中訪落序六嗣王謀於廟國語六謀之廊廟失之中原

日在耕中為首算春周季夏孟

古暮字作莫說文去日在耕中為莫是晚之義也時有三月季為其晚故以周之季春為晚春也知非夏之季春者以月令季冬命民脩耒耜具田器農書稱孟春耕者急發不得於建辰之月方始勸農故知是夏之孟春也且此諸侯來

朝而遣之若是夏之季春非復朝王之月明堂

位六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雜記去

七月而禘獻子為之以六月為正譏用七月則

祭用夏之孟月矣故王制注去祭以首時薦以

仲月諸侯時祭用夏之正月王制去諸侯初則

不禘禘則不嘗嘗則不烝烝則不杓注去虞夏

之制諸侯歲朝廢一時祭明是朝祭同月故廢

之也明堂位去夏杓秋嘗冬烝天子之禮獨不

言春祀得不為朝王而闕之故彼注去魯在東

朝必以春或闕之以此而言明諸侯之朝皆孟月可知由孟春耕則既逼故勅其車右以其時事時事即耕田是也

鄭注五穀天官與職方不同

月令春食麥夏食菽季夏食稷秋食麻冬食黍天官疾醫以五穀養人病注云五穀麻黍稷麥豆是也鄭以五行之穀五穀也夏官職方氏豫州其穀宜五種注云五種黍稷菽麥稻不以五行之穀為五種者以職方辨九州土地生殖

之所宜每州不同非五行常穀豫州之界東接

青州宜稻麥西接雍州宜黍稷明小州宜黍稷

稻麥也菽則土地多生人所常種明通菽為五

也職方又云幽州宜三種注云黍稷稻兗州宜

四種注云黍稷稻麥皆準約所與連接者言之

也

錢鉞以刈物轉鋤類去草鉞獲不短鎌

命我衆人序乃錢鉞鉞觀鉞艾序具錢鉞鉞鉞

鉞獲也箋云奄久觀多也教我庶民具女田盟

序詩
羊賡

鉞

鉞七

鉞七

鉞七

鉞七

鉞七

鉞七

鉞七

鉞七

鉞七

鉞七

終父必多鉞艾勸之也正義曰序具釋詁文

文云錢鉞古田器世本云垂作鉞宋仲子注云

鉞刈也然則鉞刈物之器也說文云鉞田器也

釋名云鉞鋤類也鉞迫地去草世本云垂作釋

釋器云鉞斷謂之定李巡曰鉞也郭璞曰鉞屬

廣雅云定謂之釋呂氏春秋云釋柄尺此其度

也其釋六寸所以間稼也高誘注云釋去苗也

六寸所以入苗間此云鉞釋當是一器但諸文

或以爲釋即鉞或云鉞類古器變易未能審之

鉞一釋釋名云鉞獲禾鐵也說文曰鉞獲禾短鎌也然

一鉞乃則鉞器可以獲禾故云鉞獲也管子云一農之

成其事必有一鉞一釋一鉞然後成農是三者皆田

器

噫嘻春夏祈穀于上帝也祈猶禱也求也月令

孟春祈穀于上帝夏則龍見而雩是與必知雩

祭亦是祈穀者月令仲夏大雩帝以祈穀實是

雩爲祈穀之明文但雩以龍見爲之當在孟夏

之月爲月令者錯至於仲夏失正雩之月故不

引之左傳稱凡祀啓蟄而郊龍見而雩郊雩文

連事正當此不并引左傳者又以傳無祈穀之

又故月令左傳各取其一

三十里十千耦謂一川之地萬夫

駿發爾私終三十里亦服爾耕十千維耦私民

田也言上欲富其民而讓於下欲民之大發其

私田耳終三十里言各極其望也箋云駿疾也

發伐也亦大服事也使民疾耕發其私田竟三

十里言一部一吏主之於是民大事耕其私田

萬耦同時舉也周禮曰凡治野田夫間有遂遂

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

塗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計

此萬夫之地方三十三里少半里也耜廣五寸

二耜爲耦一川之間萬夫故有萬耦耕言二十

里者舉其成數

大田私先公噫嘻上讓下

大田云兩我公田遂及我私是民意之先公也

此去駿發爾私言不及公上意之讓下也以彼公私相對知此言私對公

毛王三十里以極望言千千以盈數

人目之望所見極於三十里每各極望則徧及天下矣三十以極望爲言則千千維耦者以萬爲盈數故以之非謂三十里內有十千人也王肅云三十里天地合所之而三十則天下徧此申毛之意也言人目所望三十里而天地合於三十里外不復見之是爲望極也

立田官每三十里分一部

王者之立田官每三十里分爲一部令一主田之吏主之田之吏即農夫是也七月傳云畯田大夫畯即此農夫也三十里而有一吏蓋皆以大夫爲之箋又以萬人爲耦與三十里大數相應故引周禮以證之

計遂人文正與三十里十千耦相當

川上有路皆地官遂人文也彼意言凡治郊外野人之田一夫之間有通水之遂廣深各二尺

也此遂上即有一步徑以通牛馬其千夫有通水之溝廣深各四尺也此溝上即有一行畛以通大車其百夫有通水之洫廣深各八尺也此洫上即有一大塗以通乘車其千夫有通水之澮廣丈六尺深丈四尺也此澮上即有通道以容二軌其萬夫有自然之大川此川上即有一廣路以容三軌是周禮以萬夫爲限與此十千相當又計此萬夫之地一夫百畝方百步積方夫方之是廣長各百夫以百百乘是萬也

遂溝洫澮通水於川通車塗於國都

遂人注云十夫二鄰之田百夫一鄰之田千夫

長皆百夫夫有百步三夫爲一里則百夫爲三

十三里餘百步即三分里之一爲少半里是三

十三里又少半里也耦廣五十二耦爲耦大夫官

匠人文也此一川之間有萬夫故爲萬人對耦

而耕此萬人受田計之乃三十三里少半里正

言三十里者舉其成數也以三十里與十千舉

其成數正足相充故鄭首尾爲一以易傳也

二鄙之田萬夫四縣之田遂溝洫會皆所以通水於川也遂廣深各二尺溝倍遂洫倍溝廣二尋深二仞徑畛塗道路比皆所以通車塗於國都也徑容牛馬畛容大車塗容車一軌道容二軌路容三軌以南晦圖之則遂從溝橫洫從會橫九澮而川周其外焉是鄭具解五溝五塗之事也以遂人治野田故還據遂中鄰里鄭鄭縣而說之四縣為一部計六遂三十縣為七部猶餘一部善與公邑采地共為部也何者遂人於川上有路之下云以達於畿鄭云以致於畿則中雖有都鄭注鄙遂人盡主其地是都鄙與遂同制此法明其中雖共為部也地官序縣正每縣下大夫一人鄙師每鄙上士一人鄭長每鄭中士一人里宰每里下士一人鄰長五家則一人計四縣有二十鄙百鄭四百里二千鄰則鄰長以上合有二十五百二十四人矣而云一吏主之者彼謂主民之官與典田者別職其主田之吏一部唯一人也遂人注所言遂溝洫廣深之數皆及官之文

也
武王時始封微子於宋末為殷後
史記杞世家云武王克殷求禹之後得東樓公封之於杞以奉夏后氏之祀是杞之初封即為夏之後矣其殷後則初封武庚於殷墟後以叛而誅之更命微子為殷後書序云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啓作微子之命是宋為殷後成王始命之也樂記武王封先代之後已言投殷之後於宋者以微子終為殷後作記者從後錄之其實武王之時始封於宋末為殷後也樂記注云投者舉徙之辭謂微子在殷先有國邑今舉而徙之別封宋國也若然僖六年左傳曰昔武王克殷微子啓如是武王親釋其縛受其璧而赦之焚其櫬禮而命之使復其所史記宋世家亦云武王乃釋微子復其位如故言復位似還為微子但微國本在紂之畿內既以武庚君於畿內則微子不得復封於微也但微子自囚以見武王武王使復其位正謂解釋其囚使

六

鄭食其

湯封夏

史記

記異

復臣位不是復封微國也以樂記之文知武王初即封微子於宋矣但未知爵之尊卑國之大小耳至成王既殺武庚命為殷後當爵為公地方百里至制禮之後當受上公之地更方百里而漢書酈食其說漢王曰昔湯伐桀封其後於杞武王伐紂封其後於宋者主言夏殷之滅其後得封耳

四振鷺于彼西雝謂白鳥集于澤

雝澤也謂澤名為雝故箋云西雝之澤也明在作者之西有此澤言其往嚮彼耳無取於西之義也

四秋冬報謂嘗烝于宗廟

豐在秋冬報也報者謂嘗也烝也經言年豐而多穫黍稷為酒醴以進與祖妣是報之事也言烝昇祖妣則是祭於宗廟但作者主美其報故不言祀廟耳不言祈而言報者所以追養繼孝

義不祈於父祖至秋冬物成以為鬼神之助故歸功而稱報亦孝子之情也

四稼訓稻廩以藏盛盛之穗

豐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廩萬億及秭豐大秭稻也廩所以藏盛盛之穗也數萬至萬曰億數億至億曰秭箋云豐年大有年也亦大也萬億及秭以言穀數多正義曰豐大釋詁文秭稻釋草文郭璞曰今沛國呼稻為秭是也言廩所以藏盛盛之穗者器實曰盛在器曰盛盛盛謂飯食也禹貢百里賦納總即禾稼也二百里銍即穗也禾稼當積而貯之不在倉廩其穗當在廩藏之故言藏盛盛之穗則自穗以往秸及粟米皆在倉廩矣

有瞽

四瞽在周庭視瞭為設業虞牙羽等

毛以為始作大武之樂合於太廟之時有此瞽人有此瞽人其作樂者皆在周之廟庭矣既有瞽人又使人為設其橫者之業又設其植者之虞其刻為崇牙因樹置五采之羽以為之飾

既有應之小鞀又有田之大鼓其鼓懸之虞業為懸鼓也又有鞀有聲有祝有圍皆視瞭設之於庭矣既備具乃使瞽人擊而奏之又有吹者編竹之簫併竹之管已備舉作之嗶嗶然和集其聲此等諸聲皆恭敬和諧而鳴不相奪理先祖之神於是降而聽之於時我客三王之後適來至止與聞此樂其音感之長令多其成功謂感於和樂遂入善道也此樂能感人神為美之極述而歌之鄭唯應田俱為小鼓為異餘同

四橫栒加業業刻畫無明文故兩解

釋器云大板謂之業是業為大板也又解業之所用所以飾栒為懸也懸之橫者為栒其上加以業所以飾此栒而為懸設也其形刻之捷業然如鋸齒故謂之業或曰畫之謂既刻又畫之以無明文故為兩解業即栒上之板與相配為

三崇牙業上齒壁翼植於龔角上

明堂位云夏后氏之龍龔虞初之崇牙注云橫

龍龔飾之以鱗屬以大板為之謂之業殷又於龍上刻畫之為重牙以掛懸紃是牙即業之上齒也以其形卷然得紃繩於上故言可以為懸也言掛懸紃者紃謂懸之繩也掛羽置羽者置之於栒虞之上角漢禮器制度云為龍頭及頷口銜壁壁下有旄牛尾明堂位於崇牙之下又云周之壁翼注云周又畫繒為翼戴以壁垂五采羽其下樹翼於龔之角上飾繒多是也

一鞀如鼓而小祝故皆木為之

鞀者春官小師注云鞀如鼓而小持其柄搖之傍耳還自擊是也祝木控圍楫者以樂記有控楫之文與此祝圍為一故辨之言木控者明用木為之言祝用木以木可知而略之大師注木祝故也是二器皆用木也臯陶謨云合止祝故注云祝狀如漆甬中有椎合之者投椎於其中而撞之故狀如伏虎背上刻之所以止鼓謂之祝故今止釋樂云所以鼓祝謂之止所以鼓故謂之鞀耶撲云祝如漆甬方二尺四寸深一尺八寸中

有椎柄連底桐之令左右擊止者其椎名也如伏虎背上有二十七鈕鐻刻以木長尺櫟之斲者其名也此等形狀蓋依漢之大予樂而知之拘翼圖敵古今字耳

簫編竹小管如漢時賣錫人所吹

既備乃奏簫管備舉噓噓厥聲爾雅和鳴先祖是聽箋云既備者縣也縣也皆畢已也乃奏謂樂作也簫編小竹管如今賣錫者所吹也管如篴併而吹之

簫有大小管數長短不同

郭璞曰簫大者編二十三管長尺四寸小者十六管長尺二寸一名簫易通卦驗云簫長尺四寸風俗通云簫參差象鳳翼十管長二尺其言管數長短不同蓋有大小故也要是編小竹管為之

賣錫吹簫猶伍子胥吹簫乞食

賣錫之人吹簫以自表也史記稱伍子胥鼓腹吹簫乞食亦為自表異也方言云錫謂之

張皇或云滑糖凡飴謂錫開東方之通語也然則錫者餽之類也

漢大予樂官有簫併兩管吹

管如笛併而吹之謂並吹兩管也小師注云管如笛形小併兩而吹之今大予樂官有之是也

冬魚性定春鮪新來故薦獻

潛季冬薦魚春獻鮪也冬魚之性定春鮪新來薦獻之者謂於宗廟也

大者為王鮪岫居其來有時

陸璣云河南鞏縣東北崖上山腹有穴舊說云此穴與江湖通有從此穴而來北入河西上龍門入漆沮故報衡云王鮪岫居山穴為岫謂此穴也然則其來有時以春取而獻之明新來也陸璣又云大者為王鮪小者為鮪鮪

漆沮自豳歷岐周歷豐鎬毛唯言岐周

猗與漆沮潛有多魚岐周二水名也潛棲也猗嘆美止義曰漆沮自豳歷岐周以至豐鎬以其薦獻所取不宜遠於京邑故不言豳言岐周者

四

鎬京去岐不遠故繫而言之其實此為潛之處

種

當近京邑釋器云橡謂之漆李巡云今以木投

魚

澤水中養魚曰漆孫炎曰積柴養魚曰漆鄭璞曰

漆

今之作橡者聚積柴木於水中魚得寒入其裏

字

藏隱因以簿圍捕取之橡字諸家本作米邊爾

雅作木邊積柴之義也然則橡用木不用米當

從木為正也漆潛古今字

難

鄭謂禘大於四時而小於禘毛不明言

雖禘大祖也禘大祭也大於四時而小於禘大

祖謂文王也毛於禘禘其言不明唯關宮傳曰

諸侯夏禘則不約秋禘則不嘗然則天子亦有

禘禘禘禘者皆殷祭蓋亦如鄭三年一禘五年

四

一禘武王以周十二月崩其明年周公攝政稱

意

元年十二月小祥二年十二月大祥三年二月

周

禘四年春禘蓋此明也若復五年則成王即政

政

之年頌之大例皆是元年前事此不應獨在五

夏

年禘時也鄭以武王十二月崩成王三年二月

禘周公避流言而出明年春禘於時周公未反

五

時非太平必不能為此頌也又明年周公反而居攝是為元年至三年而禘五年禘常禘當以夏此則攝政五年之夏禘也然則此禘毛以春鄭以夏又不同

皇考稱文武文王亦可稱大祖

經云假哉皇考又言文武維是此皇考為天下

之人右明非右稷若是右稷則身非天子不得

言維后也大祖謂祖之太者既非右稷明知謂

文王也文王雖不得為始祖可以為大祖也若

此祭文王則於禮當諱而經云克昌厥後者以

此詩自是四海之人歌頌之聲本非廟中之事

故其辭不為廟諱及採得之後即為經典詩書

不諱故無嫌耳孫民云四方爰發亦此類也

父祖皆得稱皇考

閔予小子皇考與皇祖相對故知皇考為武王

此則下有烈考為武王故知皇考為文王考者

成德之名可以通其父祖故也祭法云父曰考

祖父曰王考曾祖曰皇考此與閔予小子非

祖亦云皇考者以其散文取尊君之義故父祖皆得稱之

載見

載見美諸侯始朝旂和鈴革有光

毛以爲諸侯始來朝而見君主作者美而述之曰此等皆能自求其章謂能內脩諸己自求車服禮儀文章使不失法度以此之故其所建交龍之旂陽陽然而有文章其在軾之和與旂上之鈴央央然而有音聲又以脩皮爲轡首之革其末以金爲飾有鎗然而美此旂和鈴革如是休然盛壯而有顯光是能自求文章故無所不美也既能朝見以禮至於祭時伯又率之以見於明德之謂令武王之廟使之助祭以致孝子之事以獻祭祀之禮以光大我王使得秀眉之壽又叙諸侯之意言此孝享介壽之道長我諸侯能安而行之思使我君成王得衆多之福也是光明文章之君公能得禮如是我昭考之神乃安此諸侯以多福使之皆有光明之德以至於大大謂令傳世無窮長爲國君也鄭以介

爲助辟公謂百辟與諸侯俾緝熙于純嘏謂使之皆光明於大嘏之意唯此爲異餘同

祝以福慶告白嘏天子諸侯曰大嘏

禮運曰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祝嘏莫敢易其常是謂大嘏案特牲少牢皆祝以福慶之言告主人謂之嘏故知禮運大嘏是天子受福魯頌曰天錫公純嘏是諸侯亦爲大嘏也

微子始封宋今命爲殷後來朝見

微采地名微子啓紂同母庶兄也武王投之於宋因命之封爲宋公代殷後承湯祀是也彼言作微子之命所由微子先封於宋但未得爲殷後耳於此時命爲宋公故作此命辭或召來命之或遣使就命史傳無文未可知也要是既受命乃來朝而見也

微子來見周人愛而繫留之

毛以爲微子來至京師爲周人所愛故述而歌之言我周家今有承先代之客此客亦如我周自來所尚而白其馬其來則有翼翼然有且且

能慎厥德盡心力於其事也身既如此又
郭琢其從行之徒旅言選擇從者如郭琢玉然
是從者皆賢故周人所愛有客已一宿又一宿
有客經一信復一信至已多日可以去矣我周
人授之繫絆以絆其馬愛而留之不欲使去也
至於將去王始言餞送之左右之臣又從而安
樂之謂與之餞燕厚之無已又嘆美微子得為
王者之後用其正朔行其禮樂既有大法則矣
神明降與之福則又甚異言有德故易福鄭唯
亦白其馬亦武庚為助餘同白馬武庚所當乘
乃叛而謀之不肖之甚今微子亦乘殷之白馬
不應乘而得乘之獨賢而見尊異故丁寧美大
之言亦者駁武庚之惡而反以美之

四郭琢其旅謂選擇徒旅郭離古今字

茲是從者之衆郭琢治王之石人而宗郭琢故
為選擇明尊其所往故擇卿大夫之賢者與之
朝王釋器去玉謂之離又去玉謂之琢是雕琢
皆治之名郭離古今字

四古之朝聘不止一旬而反

古之朝聘留停日數不可得而詳易豐卦初九
遇其配主雖旬無咎注去初脩禮上朝四四以
匹敵恩厚待之雖留十日不為咎正以十日者
朝聘之禮止於主國以為限聘禮畢歸大禮曰
旬而稍旬之外為稍久留非常如鄭此言似諸
侯之朝鄰國其留以十日為限案春秋相朝動
經時月雖復亂世之法正禮亦應當然又聘禮
曰致饗明日夕夫人歸禮既致饗則旬而稍於
大禮之後每旬而稍稍供其芻秣亦非一旬即
歸且諸侯王必待助祭祭前齋齋猶十日明非
一旬而反但鄭以雖旬之言故云十日為限不
必從來至去唯十日也

四周公攝政六年時作大武之樂

武奏大武也大武周公作樂所為舞也正義曰
武詩者奏大武之樂歌也謂周公攝政六年之
時象武王伐紂之事作大武之樂既成而於廟
奏之詩人觀其奏而思武功故述其事而作此

歌焉

田文王克開厥後故嗣武勝殷遏劉

毛以爲於乎可美而君哉者武王也此武王可

田

謂無彊乎維其克商之功業言克商之功業實

意爾

最爲彊也所以能致此業而得爲彊者由於信

聲謂

有文德者之文王以聖德受命能開其後世子

孫之基緒故武王繼嗣其迹而受之謂復受天

命以伐紂勝此殷家止其殺人之害以致安定

乃定功

汝武王之大功其盛業如此故象而制樂是以

美而歌之鄭下三句爲異言嗣子武王受其業

而行之舉兵伐紂勝殷而止其殺人至年老乃

定汝之大功言不汲汲誅紂是其功業之盛故

作樂象之

毛詩要義卷第十九中

毛詩要義卷第十九下周類閔子小子至般

一閔子等詩毛鄭釋義王國政不同

正義曰閔子小子詩者嗣王朝於廟之樂歌也

朝廟早晚毛無其說毛無避居之事此朝廟事

武王崩之明年周公即已攝政成王未得朝廟

且又無政可謀此欲夙夜敬慎繼續先緒必非

居攝之年也王肅以此篇爲周公致政成王嗣

位始朝於廟之樂歌毛意或當然也此及小序

四篇俱言嗣王文勢相類則毛意俱爲攝政之

後成王嗣位之初有此事詩人當即歌之也鄭

以爲成王除武王之喪將始即政則是成王年

十三周公未居攝於是之時成王朝朝自言敬

慎思繼先緒訪落與羣臣共謀敬之則羣臣進

戒文相應和事在一時則俱是未攝之前後至

太平之時詩人追述其事爲此歌也小序言懲

創往時則是歸政之後元年之事

二追叙在喪之事故稱小子

曲禮稱天子在喪曰子小子若已除喪當爲吉

在喪即
政鄭謂
必以朝
享之禮
告嗣位

稱而經言小子在疚為喪中辭者以其服雖除
去喪日近又序其在喪之事故仍同變稱言將
始即政者始欲即政先朝於廟既朝而即聽政
故言將也烈文箋云新王即政必以朝享之禮
祭祖考告嗣位然則除喪朝廟亦用朝享之禮
祭於廟矣序不言祭者以作者王述王言其意
不在於祭故略而言朝則祭可知

四成王始朝廟悼傷遭家之不成

毛以為成王將蒞政而朝於廟乃追悼於已過

欲自強於未然故感傷而言鄭以為周公未攝
之前成王因朝廟而感傷言曰可悼傷乎我小
子耳今遭此家道之不成唯此為異餘同孫毓
云傳以閔為病以造訓為雖義不異於辭不便
箋說為長

訪落

五成王訪落謀廟羣臣告以昭考之道

毛以為成王始即王政恐不能繼聖父之業故
於廟中與羣臣謀事汝等當謀我始即政之事
羣臣對王曰當循是明德之考今效武王所

變之

施而為之王又謙而答之曰於乎可嗟嘆也此
昭考之道悠悠至遠哉我之懸絕未有等數言
其遠不可及不能循之汝若將我就之使我繼
此先人之業則先人之道乃分散而去矣言己
之才不足以繼之也鄭唯繼猶判演謂繼續其
業圖我所失分散者而收斂之未堪家多難謂
年幼未堪以此為異

鄭以命不易為不變易日監近在此

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無曰高高在上
陟降厥吉日監在茲顯見主事也箋云顯光監
視也羣臣見王謀即政之事故因時戒之曰敬
之哉敬之哉天乃光明去惡與善其命吉凶不
變易也無謂天高又高在上遠人而不畏也天
上下其事謂轉運日月施其所行日月瞻視近
在此也

佛訓大仔有訓克鄭訓弼訓任

釋言云將送也孫炎曰將行之送是將亦行之
義故為行也以光之照耀所及廣遠故以光為

廣佛之為大其義未聞釋詁云有克也直以有
仔肩共為克耳傳言仔肩有克也則二字共訓為克猶權
訓訓與之為始變亦云仔肩有仕也雖所訓不同亦二
克猶權字共義釋詁云緝熙光也故為光明鄭讀佛為
與為始輔弼之弼時是釋詁文釋詁云有勝也即堪任
之義故為任也身方學之未堪為政故輔弼是
任示導我以顯明之德行欲使輔弼之人示語
已也

小慈

小慈言謹於小成王初政求助之樂歌

小慈嗣王求助也必慎也天下之事當慎其小
小時不慎後為禍大故成王求忠臣早輔助已
為政以救患難正義曰小慈詩者嗣王求助之
樂歌也謂周公歸政之後成王初始嗣位因祭
例由神在廟而求忠臣助已詩人述其事而作此歌焉
明而與經言創文往過戒慎將來是求助之事也毛以
上三篇亦為歸政後事於訪落言謀於廟則進
戒求助亦在廟中與上三篇之事鄭以上三篇
居攝之前此在歸政之後然而頌之大例皆由

神明而與此蓋亦因祭在廟而求助也

井蜂訓學庚辛整言苦毒

子其懲而後後思莫予井蜂自求辛整愁悔也
井蜂摩曳也雙去德也始者管叔及其羣弟
流言於國成王信之而疑周公至後三監叛而
作亂周公以王命舉兵誅之歷年乃已故今周
公歸政成王受之而求賢臣以自輔助也曰我
其創文於往時矣畏慎後復有禍難羣臣小人
無敢我學曳謂為誦詐誑欺不可信也女如是
徒自求辛苦毒整之害耳謂將有刑誅毛以為
成王即政求助於羣臣告之云我其懲創於往
時言管蔡始則譏毀周公後遂舉兵誅叛逆是
懲積小成大言後有此類當小即誅之勿使至大
事難於又言求助之意以我才智淺薄未任獨當國家
多難之事恐我有集止於患難似羣采之辛苦
然鄭於下四句文勢大同屬意小異言已所以
創於往時者往始之時信以管蔡之譴為小如
後桃蟲耳故小即誅之乃叛時作亂為王室大

患如桃蟲翻然而飛維為大鳥矣於時我年幼少未任統理國家眾難成之事故使周公攝政即有三監及淮夷作亂使我又會於辛皆由不慎其小以致使然

三 莽蜂或作卑王孫為善鄭為惡

釋訓云孫炎曰謂初擊曳入於惡也彼作卑王古今字耳王肅云以言才薄莫之藩援則自得辛毒孫毓云羣臣無肯牽引扶助我我則自得辛螫之毒此二家以蜚蜂為擊曳為善自求為

王身自求案傳本無此意故同之鄭說

四 疏釋意此周公自東反居攝稱元年

成王年十五周公自東都反而居攝稱元年其年即舉兵東伐至二年滅叛三年踐奄叛逆之事始得平定是歷年乃已也既創往時畏慎後禍恐其將復如是故戒羣臣小子無敢擊曳我也

五 桃蟲小鳥金鵲其雛化為鵲

釋鳥云桃蟲鵲其雛鵲舍人曰桃蟲名鵲其雛

四

名鵲郭璞曰鵲桃雀也俗名為巧婦鵲鳥而生鵲鵲者也陸璣疏云今鵲鵲是也微小於黃雀其雛化為鵲故俗語鵲鵲生鵲言始

之羽名小終入箋又言鵲之所為鳥題肩或曰鵲皆惡聲之鳥定本集注皆云或曰鵲皆惡鳥也案月

令季冬亡征鳥鵲疾注云征鳥題肩齊人謂之擊征或曰鵲則題肩是鵲之別名與鵲不類鵲

自惡聲之鳥鵲非惡聲不得云皆惡聲之鳥也說文云鵲鵲桃蟲也郭璞云桃蟲巧婦也方言

說巧婦之名自關而東謂之桑飛或謂之工雀或謂之過羸或謂之女匠自關而西謂之桑飛

或謂之戰雀郭璞注云即鵲鵲是也諸儒皆以鵲為巧婦與題肩又不類也今箋以鵲與題肩

及鵲三者為一其義未詳且言鵲之為鳥題肩事亦不知所出遺諸後賢

五 上拚飛謂長惡此集義謂會子辛苦

既已多難又會辛苦故主肅云非徒多難而已又多辛苦是說將來之事對多難為文要緊

毛詩要義 卷一九下

之樂上以翻飛爲喻謂其使成此六又集于
蓼謂逢其叛逆故上箋言管蔡此箋言三監猶
是一事但指意有先後耳言三監及淮夷之難
者淮夷之叛亦三監使然故連言之也

四載其春籍田而祈社稷之樂歌

正義曰載其詩者春籍田而祈社稷之樂歌也
謂周公成王太平之時王者於春時親耕籍田
以勸農業又祈求社稷使獲其年豐歲稔詩人
述其豐稔事而爲此歌焉經陳下民樂治田業
收穫弘多釀爲酒醴用以祭祀是由王者耕藉
田祈社稷勸之使然

五鄭以籍田爲借民漢書注典籍之田

每耕人數如周語其推之數如月令天官序云
甸師下士一人府一人史二人胥三十人徒三
百人其職去掌帥其屬而耕耨王籍注去藉之
言借也王一耕之而使庶人芸茅終之是借民
者謂借此甸師之徒也王者役人自是常事而
謂之借者言此田耕耨皆王親爲之但以聽

六藉田之千畝典籍之田臣瓚案景帝詔曰朕親耕后親
蠶率天下先本不得以假借爲稱而鄭以爲借

政治民有所不暇故借人之力以爲己功是以
謂之借也漢書孝文元年開籍田應劭曰籍田
千畝典籍之田臣瓚案景帝詔曰朕親耕后親
桑率天下先本不得以假借爲稱而鄭以爲借
蠶民力者凡言典籍者謂作事設法書而記之或
復追述前言號爲典法此籍田在於公地歲耕
墾此乃當時之事何故以籍爲名若以事載典
籍即名籍田則天下之事無非籍矣何獨於此
偏得籍名瓚見親耕之即云不得假借豈籍田
千畝皆天子親耕之乎祭義云天子爲藉千畝
躬秉耒耜以事天地山川社稷先古以爲醴酪
盛盛於是乎取之敬之至也是說籍田之意也

七此始言芸播盡力末祭祀獲福

毛以爲周公成王之時耕籍以勸下民其所社
而求穀實故其時之民樂治田業於是始及其
所田之草始作其所田之木待其土氣蒸達然
後耕之其耕則澤澤然土皆解散又二人相對
耨有千耦之人其皆芸除此所其作草木之根

株也其耘之時或往之隰或往之畛其所往之人維為主之家長維處伯之長子維以長之仲叔維叔之子弟維強力之兼士維所以備貨之人此等俱往畛隰芸除草木盡蒙之衆皆服作勞有喻然而衆其來饌饋之人即其婦之與士也此農人不以其身為苦乃謂饌己為勞思逆而媚其行饌之婦有愛其從來子弟是王化之澤務農之至也此農人既去草木根株有略然而利者其所用之耜以此利耜始事於南畝之中以種其百衆之穀此穀之種實皆含此當生之活氣故從土中騁騁然其鑽土以射出其土也乃有厭然而特茂者其傑立之苗也厭厭然而長大者其齊等之苗也於是農人則縣縣然用其力庶芸之以此至於大熟則獲刈之濟濟然穗衆而難進有成實而多者其此民之積聚也乃有萬與億而及秭言其多無數也天下豐熟而此在上稅而取之以為三種之酒以為五齊之醴進于先祖先王以會洽聚其百衆

之禮而為祭祀此所為之酒醴有飴然其氣芬香用之以祭祀為鬼神所饗為我國家之光榮也此所為之酒醴有如椒之馨香用之以祭祀為神降福則得年壽與成德之安寧也

鄭倣載為熾留水昇以下分賓祭

鄭以倣載為熾留熾然入地而留殺其草於南畝之中又以丞昇祖妣為祭祀之禮以禮宗廟以治百禮為饗燕之禮以待賓客既言二禮又反而申之言此所為之酒醴有飴然其氣芬香用之以饗燕賓客為賓所悅為我國家光榮也

侯彊即周禮彊予侯以即間民

彊有餘力謂其人強壯治一夫之田仍有餘力能佐助他事者也周禮曰以彊予任民地官遂人文彼注云彊予謂民有餘力復予之田引之以證彊有餘力彼民作旺注云變民言旺異外內也然則旺民是一故以民彊之以謂閒民今時傭賃者太宰以九職任萬民其九曰閒民無常職轉移職事鄭司農云閒民謂無事業者轉

移爲人執事若今時傭力也是有此傭力
主人所東西故稱以也僖二十六年左傳曰凡
師能左右之曰以左右即東西也彼雖爲師發
例要以者任其東西故引之以證此太平之世
而得有閑民者人之才度等級不同自有不能
存立必爲人所役者聖人順而任之

其耕澤澤言土膏釋釋然解散

周語說將耕之事云陽氣俱然土膏其動韋昭
云然升也月令孟春天氣下降地氣上騰注云

此陽氣然達可耕之候然則土氣然達者謂陽氣
升上達出於是耕之故土得釋釋然而散也釋
訓云釋釋耕也舍人曰釋釋猶釋釋解散之意
言輩作者合家盡行輩輩俱作言趨時也

有依其士士謂子弟行饒者

士者男子之稱而不在耕芸之中宜是幼者行
饒故爲子弟此經言有喻其饒以目之婦士俱
是行饒之人七月云同我婦子子即此之士也

厭厭衆苗齊等絲絲靡芒不恩

有厭其衆言苗然美也箋申特美之意
云先長者傑既是先長明厭厭其餘衆苗齊等
者應是芒之別名絲絲是庶之貌釋訓云絲絲庶
也孫炎曰絲絲言詳密也郭璞曰芒不恩也王
肅云芒者其衆絲絲然不絕也

穫刈言濟濟必舉動安舒

在田穫刈不得有濟濟之容但容止濟濟者必
舉動安舒

詩言以洽百禮者三鄭皆觀文爲義

用酒醴者祭祀以外唯饗燕耳故言饗燕無之
屬賓之初筵與豐年皆有以洽百禮之文與此
同而賓之初筵其文之下即云有壬有林林謂
諸侯之君故箋以爲合見百國所獻之禮豐年
止言報祭無饗燕之義故箋不爲說皆觀文爲
義故三者皆具毛既無饗燕之言明皆據祭祀
與鄭不同

胡考猶言胡考胡爲壽

胡考之寧極猶飢也胡壽也考成也箋云寧安

也信二十二年左傳曰雖及胡者周書謚法保
民者父曰胡胡為壽也

匪且有且匪今斯今言報應疾

有天下者主於敬待神人接之以禮則人神慶
悅至誠感物祥瑞必臻故知非且有且非今斯
今謂嘉慶積祥之事非謂其有而已有之以言
報應之疾也且實語助但今謂今時則且亦今
時其實是一作者美其事而丁寧重言之耳

經是十月後事而序言秋報

正義曰良耜詩者秋報社稷之樂歌也謂周公
成王太平之時年穀豐稔以為由社稷之所祐
經言百室盈止婦子寧止乃是場功畢入當十
月之後而得言秋報者作者先陳人事使畢然
後言其報祭其實報祭在秋寧止在冬也本或
秋下有冬衍字

始事南畝中開百室末報社續古

毛以為農人以農為利刃善耜始事於南畝
而耕之種其百室之穀其實皆合此當時生之

氣故生而漸長農人事而芸之於是有來視汝
之農人者載其方筐及其圓筐其於民營所盛以
饌者維是黍也既饌到田見其農夫所戴之笠
維糾然其田器之縛以此趙而刺地以薅去奈
蒙之草其奈蒙之草既朽敗止黍稷乃茂盛止
及其成熟乃獲刈之桎桎然為聲既獲訖乃積
聚之栗栗然衆多所積聚者其大如城雉之峻
壯其比迫如櫛齒之相次既蹂踐而治之則以
開百室一時而納之於是百室皆盈滿而多穀
粟止婦子皆不行而安寧止天下大熟民安如
此國家乃殺是博之牲有挾然者此牲之角用
此牲以報祭社稷所以報祭之者以嗣繼其先
歲復求有豐年以續接其往歲復得以養人又
求良善司畜以續古昔之人庶其常勤勸農常
得豐年也鄭唯倣載為犧苗為異餘同

趙謂以縛刺地奈陸穢麥水草

其縛斯趙則趙是用縛之事縛是鋤類故趙為
刺地也王肅云奈陸穢麥水草然則所由田有

原有隙故並舉水陸犧牲

三 黍貴稷賤豐年雖賤者猶食黍

筐筥之下即云饌黍故知筐筥所以盛黍也少牢特牲大夫士之祭禮食有黍明黍是貴也玉藻云子卯稷食黍羹羹為忌日賤而用稷是為賤也賤者當食稷耳故云豐年之時雖賤者猶食黍

四 開百室謂四閭之族同時納穀

一族同時納穀親親也百室者出必共洫閭而

耕入必共族中而居又有祭酺合醵之歡正義

三

白周禮五家為比五比為閭四閭為族是百室

為一族於六鄉則一族於六遂則一鄴是鄭以

鄉尊於遂故舉鄉言耳上篇言千耦此言百

室雖未必一人作而其文千百不同故解其

意千耦其芸輩作者尚眾故舉多言也一族同

時納穀見聚居者相親故舉少言也又解族黨

州鄉皆為聚屬獨以百室為親親之意由百室

出必共洫閭而耕入必共族中而居又有同祭

五

酺

醵

酺

醵

酺

醵

酺

醵

酺

醵

酺

醵

酺

醵

酺

醵

酺

醵

酺

醵

酺

酺合醵之歡也故偏言之也遂人云百夫有

故知百室共洫閭而耕彼注云百夫一鄴之田

為六遂之法族在六鄉而引彼者小司徒注云

鄉之田制與遂同故得舉鄴之制以言族也祭

酺者族師職云春秋祭酺注云酺者為人物災害

之神也古書酺為步因此祭酺聚錢飲酒故後

世聽民聚飲皆謂之酺漢書每有嘉慶令民大

酺五日是其事也

四 族無飲酒禮鄭意祭酺必有醵

禮器云曾子曰周禮其猶醵與注云合錢飲酒

為醵王居明堂之禮乃命國家醵是也族師雖

云祭酺不言即為醵飲酒禮記自有醵語不云

醵是族法鄭知祭酺必有飲酒合醵是族法者

以族師上文云月吉則屬民必為行禮不可徒

然又以族無飲酒之禮故知因祭酺必合錢飲

酒與其民長幼相酬酢也鄉飲酒之禮州長於

春秋有屬民射於州序之禮黨正於國家索鬼

神而祭祀有屬民飲酒于序以正齒位之禮此

皆禮有飲酒當以公物供之無為湊合錢也
族無飲酒之禮明合錢飲酒是族師之法故箋
以為同族之禮

社稷牛無文箋合禮緯從毛傳

王制云祭天地之牛角繭栗宗廟之牛角握賓
客之牛角尺無社稷之文社稷卑於宗廟宜與
賓客同尺也禮緯稽命徵云宗廟社稷角握此
箋不易毛傳蓋以禮緯難信不據以為正也

祭明日又祭曰繹曰彤卿以下曰賓尸

絲衣繹賓尸也高子曰靈星之尸也繹又祭也
天子諸侯曰繹以祭之明日卿大夫曰賓尸與
祭同日周曰繹商謂之彤

序惟繹賓尸一句後人增高子曰

經之所陳皆繹祭始末之事也子夏作序則唯
此一句而已後世有高子者別論他事云靈星
之尸言祭靈星之時以人為尸後人以高子言
則靈星尚有尸宗廟之祭有尸必矣故引高子之
言以證賓尸之事子夏親受聖旨不須引人為

四五

證毛公分序篇端於時已有此語鄭志云張逸
云高子之言非毛公後人著之高子者不知何
人孟軻弟子有公孫丑者稱高子之言以問孟
子則高子與孟子同時趙岐以為齊人此言高
蓋彼是也靈星者不知何星漢書郊祀志云高
祖詔御史令其天下立靈星祠張宴曰龍星左
角曰天田則農祥也晨見而祭之史傳之說靈
星唯有此耳未知高子所言是此以否

繹主賓事此禮大者別名繹

宣八年六月辛巳日祭壬午而繹是魯為諸侯
用祭之明日故金縢傳曰繹者何祭之明日也知卿
大夫曰賓尸者金縢傳饋食禮者卿大夫之祭
禮也其下篇有司徹所行即賓尸之禮是卿大
夫曰賓尸案其禮非異日之事故知與祭同日
然則天子諸侯謂之繹卿大夫謂之賓尸是繹
與賓尸事不同矣而此序云繹賓尸者繹祭之
礼主為賓事此尸但天子諸侯禮大異日為之
別為立名謂之為繹且其尋繹昨日卿大夫礼

小同日為之不別立名直指其事謂之賓尸耳此序言釋者是此祭之名賓尸是此祭之事故特詳其文也

四始言祭初恭順末言無罰有壽考

正義曰此述釋祭之事上五句言祭之初下四句言祭之末初三言卑者恭順則當祭尊者可知祭末舉其不慢則當祭恭敬明矣是舉終始以見中舉輕以明重也言於祭之前使士之行禮在身所服以絲為衣其色經然而鮮繫在首戴其爵色之麻弁其貌俛俛而恭順此絲衣戴弁之人從門堂之上既視靈濯及籩豆降往於門墜之基生君以濯具更視三牲從羊而往牛所以告肥充又發舉其爵繫及籩豆之覆暴而告此鼎之繫矣祭之初使卑者行事尚能恭順故至於當祭事尸禮無失者以此至於祭末旅酬之節兕觥酌爵其觥然徒設無所用之所以然者由此助祭飲美酒者皆思自安不謹謹不傲慢每事如禮故無所罰恭順如此當於神明是釋

壽考之休徵

四釋在門不在廟知此為門堂非廟堂

釋宮云門側之堂謂之塾孫炎曰夾門堂也又官匠人云門堂三之二注云以為塾也白虎通云所以必有塾何欲以飾門因取其名明臣下當見於君必熟思其事是塾為門之堂也直言自堂祖基何知非廟堂之基者以釋禮在門不在廟故知非廟堂也郊特牲曰釋之於庫門內初之於東方失之矣釋於門內為失明其當在

四門外枋以東方為失明其當在西方是枋之與

西釋大釋一時之事故注云枋之禮宜於廟門外之西

西釋室釋又於其堂神位在西二者同時而大名曰

祭祭釋又禮器曰為枋乎外注云枋祭明日之釋祭

也謂之枋者於廟門外之傍因名焉其祭之禮

既設祭於室而事尸於堂孝子求神非一處也

以此二注言之則枋釋大同而釋統名焉

四牲先小後大而鼎先大後小取韻

自羊祖牛是從此往彼為先後之次故知詩思

言先小後大為行事之漸也釋器云鼎絕大者謂之鼎鼎既絕大鼎自然小故曰小鼎謂之鼎鼎則先大後小與牛羊異者取其鼎為韻故變其文也

禮絲衣非祭服知此弁為士

禮有冠弁章弁皮弁皆以不絲為衣且非祭祀之服雜記去士弁而祭於公冠而祭於己士冠禮有爵弁服紂衣與此絲衣相當故知此弁是爵弁士服之以助君祭也又解天子之朝羣官

特性雖
七禮引
以證君
無嫌

詩

多矣所以不使服冕之人而使戴弁之意由繹之禮故使士也若正祭則小宗伯云視滌濯祭之日逆盥省饋告時于王告備于王彼正祭重使小宗伯此繹祭輕故使士蓋亦宗伯之屬士也知使士外門堂視壺濯及饗豆者以特牲為說特牲雖則士禮而士卑不嫌其禮得同君

酌詩所述王師毛述武王鄭謂文王

正義曰酌詩者生成大武之樂歌也謂周公攝政六年象武王之事作大武之樂既成而告於

廟毛以為述武王取紂之事即是武樂所象鄭以為武王克殷用文王之道故經述文王之事以昭成功所由功成而作此樂所以上本之也言生成大武不言所告之廟有誓始作樂而合乎太祖此亦當告太祖也大司樂舞大武以享先祖然則諸廟之中皆用此樂或亦偏告羣廟也

桓詩武王將伐紂為類為禡

正義曰桓詩者講武類禡之樂歌也謂武王將伐殷陳列六軍講習武事又為類祭於上帝為禡祭於所征之地治兵祭神然後克紂至周公成王太平之時詩人追述其事為此歌焉序又說名篇之意相者威武之志言講武之時軍師皆武故取相字名篇也

類或言南郊或言隨兵所鄉

謂之類者尚書歐陽說以事類祭之天位在南方就南郊祭之春官肆師云類造上帝注云造即也為北以類禮即祭上帝也類禮依郊祀

和為之者言依郊祀為之不用歐陽事類之說為義也言為非以祭上帝則是隨兵所徯就而祭之不必祭於南郊但所看是南郊所祭之天耳正以言造故知就其所往為其非位而祭之不要在南郊此言小異於歐陽也

禡或蚩尤或黃帝禡貉貍皆同

禡之所祭其神不明肆師云凡四時之大田獵祭表貉則為位注云貉師祭也於立表處為師祭祭造軍法者得氣勢之增倍也其神蓋蚩尤

或曰黃帝又句祝掌四時之田表貉之祝號杜子春云貉兵祭也貉又或為貉字古今之異也

賚詩大封於廟之樂經無賚字

正義曰賚詩者大封於廟之樂歌也謂武王既伐紂於廟中大封有功之臣以為諸侯周公成王太平之時詩人追述其事而為此歌焉經無賚字序又說其名篇之意賚字也言所以錫予善德之人

大封是武王伐紂時封將率兄弟

四

宣十二年左傳曰昔武王克商而作頌其三曰敷時繹思我祖維求定引此文以為武王之頌

未重故知武王伐紂時封諸臣有功者封為諸侯樂

記說武王克殷未及下車而封蕭祝陳下車而

封杞宋又言將率之士使為諸侯是大封也昭

二十八年左傳曰昔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其兄

弟之國十有五人姬姓之國者四十人古文尚

書武成篇說武王克殷而反祀於周廟列爵惟

五分土惟三大賚于四海而萬姓悅服皆是武

王大封之事此言大封於廟樂記未至廟而已

封三恪二代者言其急於先代之意耳祭統曰

古者明君必賜爵祿於大廟示不敢專也然則

武王未及下車雖有命封之必至廟受策乃成

封耳亦在此大封之中也皇甫謐云武王伐紂

之年夏四月乙卯祀於周廟將率之士皆封諸

侯國四百人兄弟之國十五人同姓之國四十

人如謐之言此大封是伐紂之年事也

武王戒羣臣於廟言文王以勤得天

正義曰武王既封諸臣有功者於文王之廟因以文王之道戒勅之言我父文王既以勤勞於政事止以勤勞於事故有此天下之業我當受而有之故我徧於是文王勞心之事皆陳而思行之我往以此維求安定言用文王之道往行天下以求天下之定此文王勞心之事是我周之受天命而王之所由於乎今汝諸臣受封者亦當陳而思行之

般

般詩巡守祀嶽河經無般字

正義曰般詩者巡守而祀四嶽河海之樂歌也謂武王既定天下巡行諸侯所守之土祭祀四嶽河海之神神皆饗其祭祀降之福助至周公成王太平之時詩人述其事而作此歌焉經稱不言喬嶽翁河是祀河嶽之事也經無般字序又說中言河其名篇之意般樂也為天下所美樂定本般樂二不言瀆字為鄭注未知孰是嶽實有五而稱四者天子巡守遠適四方至於其方之嶽有此祭禮於中嶽無事故序不言焉四瀆者五嶽之匹故周禮

嶽瀆連文序既不言五嶽故亦不言四瀆以河是四瀆之一故舉以為言漢書溝洫志曰中國川原以百數莫著於四瀆而河為宗然則河為四瀆之長巡守四瀆言祭言河可以兼之經無海而序言海者海是眾川所歸經雖不說祭之可知故序特言之

始言嶽河末言哀神而配祭之

毛以為於乎美哉是周家也既定天下巡省四方所至之處則登其高山之嶽而祭之其祭之也於大山之傍有隨隨然之小山與高而為嶽者皆信案山川之圖者又合九河為一以大小次序而祭之也徧天之下山川皆聚其神於是配而祭之能為百神之主德合山川之靈是周之所以受天命由此也鄭唯以皇為君哀為眾為異餘同

河從廣河北分為九經威公塞之同為一漢書地理志鉅鹿郡有鉅鹿縣大陸澤在其北賈注云在鉅鹿鄭志答張逸云鉅鹿今名廣

河澤然則河從廣河之北分爲九也禹貢兗州九河既道孔安國注云河水分爲九道在此州界平原以北是也鄭注云河水自上至此流盛而地平無岸故能分爲九以兼其勢壅塞故通利之也九河之名徒駭太史馬頰覆金胡蘇簡絮鉤盤萬津周時齊相公塞之同爲一今河間弓高以東至平原萬盤往往有其遺處焉鄭言九河之名釋水文也溝洫志稱成帝時博士許商以爲古記九河之名有徒駭胡蘇萬津今見在成平東光萬界中自南以北至徒駭間相去二百餘里今河雖數移不離此域如商此言上舉三河之名下以縣充之則徒駭在成平胡蘇在東光萬津在萬縣其餘六者商所不言皇矣時已不能詳知其處故也又商言自南以北至徒駭間相去二百餘里則徒駭是九河之最北者萬津是九河之最南者然則爾雅之文從北而說也

古九河皆兗州界於漢屬冀州

古之河跡難得而詳要於禹貢之時皆在兗州之界於漢之世則兗州之所部近南其界不及於北故鄭志趙南謂河在兗州之北已分爲九河分而復合至大陸之北又分爲九故問之曰禹貢導河至于大陸又北播爲九河然則大陸以南固未播也在於兗州安得有九至於何時復得合爲一然後從大陸已北復播爲九也答曰兗州以濟河爲界河流分兗州界文自明矣復合爲一乃在下頭子走南北何所求乎觀子所云似徒見今兗州之界不及九河而青冀州分之故疑之耳既知今亦當知古是鄭以古之九河皆在兗州之界於漢乃冀州域耳言復合爲一乃在下頭正以經云同爲逆河入于海明并爲一河乃入于海故云在下頭耳亦不知所并之處故不斥言之齊相公塞爲一者不知所出何書其并爲一未知并從何者

詩要義卷第十九下



毛詩要義卷第二

魯少昊摯之墟都曲阜大庭氏之居

魯頌譜魯者少昊摯之墟也國中有大庭氏之庫則大庭氏亦居茲乎正義曰昭十七年左傳云邾子曰少皞摯之立也定四年左傳祝佗曰命伯禽封於少皞之墟是其文所出也明堂位曰封周公於曲阜少皞之墟即曲阜也漢書地理志云周興以少皞之墟曲阜封周公子伯禽為魯侯以為周公主應劭云曲阜在魯城中委曲長七八里然則其都在此曲阜其地則名魯也昭十八年宋衛陳鄭災左傳稱梓慎登大庭氏之庫以望之然則大庭氏之居在於魯城內於其處作庫非大庭氏所作也

二周公使伯禽就國歸政後定七百里封

史記魯世家云武王既克殷封周公旦於少皞之墟曲阜是為魯公周公不就封於是卒相成王而使其子伯禽代就封於魯然則周公於武王之時已受魯封但身不之魯使伯禽就國至

歸政之後成王乃大啓土于魯地方七百里魯之封疆於是始定故據後定言之其封域在禹貢徐州大野蒙羽之野

三周公十九世至僖公遵伯禽法

自後政衰國事多廢十九世至僖公當周惠王襄王時而遵伯禽之法養四種之馬牧於坰野正義曰魯自伯禽之後有武公魯人追立其廟以為世室又有孝公為樊仲山甫所薦雖復賢於諸公不為時所歌頌不能遵伯禽之法故摠

云政衰事廢明僖公興之故致頌也世家云伯禽卒子考公首立卒弟熙立是為煬公卒子幽公卒立十四年弟潰弑幽公而立是為魏公卒子厲公權立卒魯人立其弟具是為獻公卒子真公湣立卒弟敫立是為武公卒子戲立是為懿公九年兄括之子伯御與魯人攻殺懿公而立伯御為君十一年周宣王伐魯殺伯御乃立懿公弟稱是為孝公卒子弗湣立是為惠公卒子息姑攝行君事是為隱公十一年冬公子翬

弑隱公其弟允為君是為桓公十八年卒
太子同是為莊公三十二年卒立子開為閔公
二年卒於是季友奉公子申立之是為僖公從
周公數之故為十九世僖公以惠王十九年即
位襄王二十二年薨是當周惠王襄王時也

四魯每篇名須名生於不足

舒瑗云魯不合作頌故每篇名須以名生於不
上功事足故也能脩泮宮主功之事春秋經不書者泮
而春秋宮止國學也脩謂舊有其宮脩行其教學之法
不書

功費微少非城郭都邑例所不書也

春秋經傳僖公無伐淮夷事

十六年冬會諸侯于淮上謀東略公遂伐淮夷
正義曰春秋僖十六年經書夏十有二月公會
齊侯宋公等於淮左氏傳曰會于淮謀郕且東
略如傳之意以言此會主為謀郕且東行略地
今鄭言謀東略則鄭意言此會非直謀郕且謀
東略以為一俱謀之謀東略者謂東征伐而略
地也淮會既有此謀所以遂伐淮夷泮宮之

篇所說伐淮夷事是也但春秋經傳僖公無伐
淮夷之事故鄭推校早晚以為淮會之謀東略
即是謀伐淮夷既謀即伐故稱遂也案左傳僖
十六年冬公會諸侯于淮未歸而使師取項公
為齊所止十七年方始得還傳云魯公至自
會猶有諸侯之事焉且諱之也然則伐淮夷者
是在十七年末公還之後乃興師伐之詩稱既
作泮宮淮夷攸服則是受成於學然後出師非
因會而遂行也淮會謀東略者與諸侯共謀詩
稱伐淮夷者專美魯侯蓋以淮夷居淮水之上
在徐州之界最近於魯於時霸者使魯獨征之
故詩專美僖公也用兵征伐事之大者春秋之
例君舉必書所以經傳無伐淮夷文者當是史
文脫漏故經傳皆闕

春秋譏南門不書姜嫄廟與頌異

二十年新作南門又脩姜嫄之廟至於後魯舊
制未徧而薨正義曰二十年新作南門春秋經
也閔宮云閔宮有他實實救救又曰新廟變矣

美斯所作是又脩姜嫄之廟也序稱僖公能遵伯禽之法而牧馬門廟魯之舊事是至於復魯舊制也伯禽之後國事多廢則所廢者非徒馬及門廟而已故云未徧而薨所以死後追頌若然新作南門左傳云書不時也而以爲僖公之美者僖公新作南門意在脩復古制但不從啓塞之時是於禮爲小失春秋貶繼介之惡故取以爲議論其復舊之情實爲美事作南門脩廟其事相類故鄭言脩廟因說作門贊成僖公之大美言其致頌之本意也脩姜嫄之廟春秋不書者魯國舊有此廟更脩理之用功少例所不書也

行父請周頌僖公當在文公世

國人美其功季孫行父請命於周而作其頌正義曰既言未徧而薨乃云請周作頌則此頌之作在僖公薨後知者以大夫無故不得出境上請天子追頌君德雖群臣欲意其行當請於君若不在僖公之時不應聽臣請于自頌已德明是

不得有

僖公薨後也文六年行父始見於經十八年史見名見於傳則克於文公之時爲史官矣然則此詩之作當在文公之世其年月不可得而知也行父請周而不見於經者凡羣臣出使嘉好聘享受命而行者乃書之耳此行父適周自以羣臣之心請王作頌雖復告君乃行不稱君命以使非史策所得書也駟頌序云史克作是頌廣言作頌不指駟篇則四篇皆史克所作閔宮云新廟亦亦美斯所作自言美斯作新廟耳世文人班固王延壽之等自謂魯頌是美斯作之謬矣故王肅云當文公時魯賢臣季孫行父請于周而令史克作頌四篇以祀四廟皆頌僖公之美德也若然春秋僖八年秋七月禘于太廟用致夫人三十一年夏四月上郊不從猶三望三十三年薨于小寢皆爲春秋所譏則是行不經善而得作頌者春秋所譏皆人事小失

魯無伯禽頌於時太平事歸天子

僖公能遵伯禽之法尚爲魯人所頌則伯禽之

德自然堪爲頌矣所以無伯禽頌者伯禽以成王元年受封於魯於時天下太平四海如一歌頌之作事歸天子列國未有變風魯人不當作頌

三望諸侯常法郊祭魯同二王後

初成王以周公爲太平制典法之勲命魯郊祭天三望如天子之禮故孔子錄其詩之頌同於王者之後正義曰明堂位云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也是成王命魯之郊天也春秋欲

云不郊猶三望是魯郊祭天而因祭三望也鄭以三望爲河海岱是魯之境内山川也祭其境内山川則自是諸侯常法亦云天子之禮者以春秋郊望連文故因說郊天而并云三望耳禮運云夫祀之郊也禹宋之郊也契是王者之後得郊天由命魯得郊天用天子禮同爲王者之後故孔子亦錄其詩之頌同於王者之後也

鄭云周於商魯不陳詩示無貶黜

問者曰列國作詩未有請於周者行父請之何

也曰周尊魯巡守述職不陳其詩至於臣頌君功樂周室之聞是以行父請焉正義曰變風之序皆不言請周此獨言請故問而釋之商譜云巡守述職不陳其詩示無貶黜客之義然則不陳魯詩亦示無貶黜魯之義也巡守陳詩觀民風俗善則賞之惡則貶之既示無貶黜不采其詩雖有善詩不得復采故王道既衰變風皆作而魯獨無之以無魯風故知巡守述職不陳其詩魯之臣子緣周室尊魯不陳其詩是不欲使魯有惡既不欲其惡當喜聞其善至於臣頌君功亦樂使周室聞之是以行父請焉魯人請周不作風而作頌者以頌者美盛德之形容是詠歌之善稱

諸侯善惡侯伯監之行人書之

周之不陳其詩者爲優耳其有大罪侯伯監之行人書之亦示覺焉正義曰此言主於戒惡故言有大罪耳其實小善小惡亦監之書之也侯伯者州牧之別名僖元年左傳曰凡侯伯救患

分災計罪禮也是州內諸侯有善惡者侯伯當監之也秋官小行人云又其萬民之利害爲一書其禮俗政事教治刑禁之逆順爲一書其悖逆暴亂作惠猶犯令者爲一書其札喪凶荒厄貧爲一書其康樂和親安平爲一書凡此五物者每國辨異之以此反命于王以周知天下之故是諸國有善惡行人當書之

四 史克魯史名頌而體風故有章句

文十八年左傳稱季文子使太史克對宣公知

史克魯史也此雖借名爲頌而體實國風秋告神之歌故有章句也

五 宗廟齊魯人得有異毛客朝車所乘

每章各舉四色以充之宗廟齊魯則馬當純色首章說良馬而有異毛者客朝車所乘故也

六 垺馬有驕皇驪黃馬朝紀車

牧之在於垺遠之野其水草既美牧人又良飲食得所莫不肥健故皆駟駒然溥言駒者有何馬也乃有白踣之驕馬有黃白之皇馬有純黑

之驪馬有黃驪之黃馬此等用之以駕朝祀之車則彭彭然有壯力有儀容

七 近郊遠郊之等諸儒相傳爲說

孫炎言百里之國十里爲郊則郊之遠近計境之廣狹以爲差也聘禮云賓及郊注云郊遠郊周制天子畿內千里遠郊百里以此差之遠郊上公五十里侯四十里伯三十里子二十里男十里近郊各半之是鄭之所約也以聘禮下云賓至于近郊故知賓及郊者爲遠郊也司馬法

云王國百里爲遠郊且王畿千里其都去境五百里爾雅從邑之外止有五明當每皆百里故知遠郊百里也知近郊半之者書序云周公既沒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於時周都王城而謂成周爲東郊則成周在其郊也於漢王城爲河南成周爲洛陽相去不容百里則所言郊者謂近郊故注云天子近郊五十里今河南洛陽相去則然是鄭以河南洛陽約近郊之星數也周禮杜子春注云五十里爲近郊白虎通亦云近

三
夏穀制

郊五十里遠郊百里是儒者相傳為然昭二年叔弓如晉左傳曰晉侯使郊勞服虔云近郊三十里或當別有依約與鄭異也書傳云百里之國二十里之郊七十里之國九里之郊五十里之國三里之郊言其百里七十里是夏穀諸侯之國其郊與周異也

二 必牧於坰野遯民居與良田

國內居民多近都之地貴必牧于坰野者遯民居與良田故也以序云務農重穀牧於坰野故知有遯民田之義也引周禮者地官載師文彼注鄭司農云官田者以備公家之所耕也牛田者以養公家之牛也賞田者賞賜之田也牧田者牧六畜之田司農以牛田為牧家所受則非復放牧之田而引證此者以牧人之牧六畜常在遠郊之外因近其牧處而給之田故引此為證牧馬之處當遠於國也彼雖天子之法明諸侯亦當然

六 爾雅有驕皇而無驪黃

釋名云驪馬白跨驪孫炎曰驪黑色也白跨脚白也郭璞云跨驪間也然則跨者所跨據之處謂驪間白也釋名又云黃白皇舍人曰黃白色雜名皇也其驪與黃則爾雅無文月令孟冬云駕鐵驪象時之色檀弓云夏后氏尚黑戎事乘驪故知純黑白驪爾雅黃白皇謂黃而色白者名之為皇則黃而赤色者直名為黃明矣故知黃驪曰黃驪者赤色謂黃而雜赤者也

七 戎路之衡高於田路不得駕田馬

諸侯戎路亦不得與田路同馬是戎路之衡高於田路田馬不得駕之冬官輶人為輶國馬之輶深四尺有七寸田馬之輶深四尺注云國馬謂種馬戎馬齊馬道馬高八尺兵車乘車衡高八尺七寸田馬七尺則衡高七尺七寸是戎馬之高當與齊道同不與田馬等故知戎路不得駕田馬也戎路必加馬戎馬則知有金路者金路象路共駕良馬明矣

八 五路之馬皆稱良此傳獨以齊馬為良

校人又云凡頒良馬而養乘之注云良善也善馬五路之馬彼以五路之馬皆稱為良此傳獨以齊馬為良馬者以其用之朝祀故謂之良不與周禮同也朝祀所乘雖取其力亦須儀容故云彭彭有力有容言其能備五御之威儀也

四爾雅有騅駼無騅騏

正義曰釋畜云蒼白雜毛騅郭璞曰即今騅馬也又云黃白雜毛駼郭璞曰今之桃華馬也此二者皆云雜毛是體有一種之色相間雜上云

五

駼本桃

華馬騅

今駼馬

黃白曰皇黃騅曰黃止一毛色之中自有淺深與此二色者異故不云雜毛也其騅騏爾雅無文周人尚赤而牲用騅禮稱陽祀用騅牲是騅為純赤色言赤黃者謂赤而微黃其色鮮明者也上云黃騅曰黃謂黃而微赤此云赤黃曰騅謂赤而微黃此其所以異也騅者黑色之名蒼騅曰騅謂青而微黑今之騅馬也顧命曰四人騅升注云青黑曰騅引詩云我馬維騅是騅為青黑也此章言戎馬戎馬貴多力故云任任

有力

六爾雅有騊駼無騊維

騊徒河反
騊音乾
騊即今連錢騊
騊即今連錢騊
騊即今連錢騊

正義曰釋畜云青騊騊孫炎云色有淺深似魚鱗也郭璞曰色有深淺班駮隱駮今之連錢騊也又云白馬黑鬣騊郭璞引禮記曰夏后氏駮馬黑鬣然則鬣即是鬣皆謂馬之騊也定本集注鬣字皆作鬣其騊維爾雅無文爾雅有騊白駮騊馬黃者騊則騊是色名說者以騊為赤色若身鬣俱赤則騊馬故為赤身黑鬣白騊即

六

不任有

力騊騊

義是騊

騊騊

今之騊馬也黑身白鬣曰騊則未知所出檢定本集注及徐音皆作駮字而俗本多作駮案爾雅有騊白駮謂赤白雜色駮而不純非黑身白鬣也東山傳曰騊白曰駮謂赤白雜取爾雅為說若此亦為駮不應傳與彼異且注爾雅若樊光孫炎於騊白駮下乃引易乾為駮馬引東山皇駮其馬皆不引此文明此非駮也其字定當為騊但不知黑身白鬣何所出耳此章言田馬田獵尚疾故言騊騊善走

淵爾雅有駟駟魚而無驪

正義曰釋畜云陰白雜毛駟舍人曰今之泥驄

也樊光曰駟者目下白也孫炎曰陰淺黑也郭

璞曰陰淺黑今之泥驄或云目下白或云白陰

皆非也璞以陰白之文與驪白黃白蒼白彤白

相類駟陰是色名非目下白與白陰也又云彤

白雜毛駟舍人曰赤白雜毛今諸馬名駟郭璞

云彤赤也即今諸白馬是也又云一目白眊二

目曰魚舍人曰一目白曰眊兩目白為魚郭璞

曰似魚目也其驪爾雅無文說文云駟駟也郭

璞曰駟脚腔然則駟者膝下之名釋畜云四駟

皆白駟無豪駟白之名傳言豪駟白者蓋謂豪

毛在駟而白長名為驪也驪則四駟雜白而毛短

故與驪異也此章言駟馬主以給宮中之役貴

其肥壯故曰祛祛強健也

振鷺鷥白咽咽鼓節醉舞無等爵

正義曰言有駟有駟然肥強之馬與舊公有賢

能之臣將任之先致其祿食故皆盡忠任之則

可以安國治民得為君用矣群臣以盡忠之故

當侵早速夜在於公所其任於君所則君臣無

事相與明義明德而已以君臣間暇共明德義

故在外賢士競來事君振振然而羣飛者翬白

之鷺鳥也既集君朝與之樂以鼓節之咽咽

然至於無等爵而醉為君起舞以盡其歡於是

君臣皆喜樂兮是其相與之有道也

風夜在公飲酒言君臣敬惠有餘

傳言臣至餘惠正義曰臣禮朝朝暮夕不當常

在君所今間暇無事而風夜在公是臣有餘敬

也君之於臣饗燕有數今以無事之故即與之

飲酒是君有餘惠也

鷺鷥于飛醉言歸群臣飲欲退

振振鷺鷥于飛鼓咽咽醉言歸于左樂兮箋云

飛喻羣臣飲酒醉欲退也

君臣安樂則有豐年有善道

自今以始歲其有君子有穀詒孫子千春樂兮

歲其有豐年也。云穀善謂道也。君臣安樂則陰陽和而有豐年。其善道則可以遺子孫也。此詩僖公薨後乃作而不自今以始者。上言在公載燕因即據燕為今與將來為始。非以作詩為始。

漿

泮水蓋東西門以南通水北無

思樂泮水。薄采其芹。泮宮之水也。天子辟雍諸侯泮宮。言水則取其芹。宮則取其化。雲云。芹水菜也。言已思樂。僖公之將泮宮之水。復伯禽之法而往觀之。采其芹也。辟雍者築土離水之外。圓如壁。四方來觀者均也。泮之言半也。泮水者蓋東西門以南通水北無也。天子諸侯宮異制。因形然。魯侯戾止。言觀其旗。其旗茂枝。言聲。言無小無大。從公于邁。戾來止至也。言觀其旗。言法。則其文章也。枝枝言有法度也。噦噦言有聲也。雲云。往邁行也。我采泮水之芹。見僖公來至泮宮。我則觀其旗。枝枝然。噦噦和之聲。噦噦然。臣無尊卑皆從君行而來。稱言

者僖公賢君人樂見之

魯有四代之學。行禮用兵皆在泮宮。明堂位曰。米廩有虞氏之庠也。序夏后氏之序也。瞽宗殷學也。類宮周學也。是魯禮得立四代之學。魯有四代之學。此詩主頌其脩泮宮者。先代之學。尊魯便得立之。示存古法而已。其行禮之飲酒養老。兵事之受成告克。當與周世之學在泮宮也。僖公之伐淮夷。將行則在泮定謀。既克則在泮獻賦。作者主美其作泮宮而能服淮夷。故將言其脩泮宮耳。

靈臺傳水旋立以即觀者與此變異

辟雍者築土為堤以壅水之外。使圓如壁。令四方來觀者均。故謂之辟雍也。釋器云。肉倍好謂之璧。孫炎云。肉身也。好孔也。身大而孔小。然則璧體圓而內有孔。此水亦圓而內有地。是其形如璧也。圓既中規。其望水內則遠近之路等。故四方來觀者均。言均得所視也。此變言築土壅水。四方來觀者均。說水之外。畔靈臺傳云。水旋

東漢書

橋門而

觀由辟

備法物之

靈臺以望雲物

射禮畢帝正坐

紳之人園橋門而觀聽者蓋億萬計

牆院故得園門觀之也

天子之宮形既如璧則

諸侯之宮制當異矣

故云泮之言半半水者

蓋東西門以南通水北

無也既以蓋為疑辭必疑南有水者

以行禮當

南面而觀者宜北而畜水本以節觀者

宜其先

節南方故知南有水而北無也

北無水者下天

子耳亦當為其限禁故云東西門以南通水

明門北亦有溝澗但水不通耳

諸侯樂用軒懸去

其南面泮宮之水則去北而者樂為人君而設

貴在近人與其去之寧去遠者泮水自以節觀

節音却

故留南方各從其宜不得同也天子諸侯之宮

異制因形然言由形異制殊所以其名亦別也

王制注云辟明也離和也所以明和天下泮之

言班也所以班政教也以物有名生於形因名

立義

泮宮飲老者順道收衆民

魯侯戾止在泮飲酒既飲旨酒永錫難老箋云

在泮飲酒者徵先生君子與之行飲酒之禮而

因以謀事也已飲美酒而長賜其難使老難使

老者最壽考也長賜之者如王制所云八十月

告存九十日有終者與順彼長道屈此群醜屈

收醜衆也箋云順從長遠屈治醜惡也是時淮

夷叛逆即謀之於泮宮則從彼遠道往伐之治

此群為惡之人

鄭以錫老為常饌群醜為淮夷

毛以為魯人言已思樂往泮宮之水我薄欲采

其茆之菜也既采其菜又觀其化值魯侯不至

在泮水之宮與群臣飲酒謂召先生君子

節音却

一第 卷二 五

行飲酒之禮既飲此美酒而得其宜則天長與之以難老之福故能順彼仁義之長道以收歛此群衆人民鄭以爲既飲此美酒又長賜其難老之人謂所養老人常有賙餼也又言僖公行飲酒之禮因以謀征伐之事乃欲從彼長遠之道路以治此群爲惡之人謂時淮夷叛逆魯謀伐之此章言其謀行故下章言其伐克也

四養老如漢郡國致羊酒庶人復除

長賜終老者之身賜之不絕故言如王制所云

四

月存日

致膳有

德致仕

者不可

齊養

八十月告存九十日有秩彼注以爲告存者每月致膳有秩者日有常膳然則八十者每月一羊酒之類也王制告存之文承七十不俟朝之下則謂朝臣有德致仕者也庶人之老者則不能然直行復除以養之耳王制又云凡三王養老皆引年八十者一子不從政九十者其家不從政注云引戶校年當行復除老人衆多非賢

者不可皆養之也

四獻馘獻囚如王制反釋奠於學

矯矯虎臣在泮獻馘淑問如臯陶在泮獻囚囚拘也箋云矯矯武貌馘所格者之左耳淑善也囚所虜獲者僖公既伐淮夷而反在泮宮使武臣獻馘又使善聽獄之吏如臯陶者獻囚言伐有功所任得其人王制云天子將出征受成於學出征執有罪反釋奠於學以訊馘告注云釋奠奠幣禮先師是將出則謀於學而後行反則禮先師以告克故僖公既伐淮夷而反在泮宮也彼云以訊馘告者即此獻馘

四不吳不揚謂不謹譁不大聲

烝烝皇皇不吳不揚不告于訟在泮獻功烝烝厚也皇皇美也揚傷也箋云烝烝猶進進也皇皇當作晔晔晔猶往往也吳譁也訟訟也言多士之於伐淮夷皆勸之有進進往往之心不謹譁不大聲僖公還在泮宮又無以爭訟之事告於治訟之官者皆自獻其功

四徒馭無數謂故事孔淑不逆謂其順

角弓其觥東矢其搜戎車孔博徒御無數既克淮夷孔淑不逆觥弛貌五十矢為束搜衆意也箋云角弓觥然言持弦急也東矢搜然言勁疾也博當作傳其傳致者言安利也徒行者御車者皆敬其事又無厭倦也僖公以此兵衆伐淮夷而勝之其士卒甚順軍法而善無有為逆者謂堙井刊木之類式固爾猶淮夷卒獲箋云式用猶謀也用堅固女軍謀之故故淮夷盡可獲服也謀謂度己之德慮彼之罪以出兵也

荀卿一弩五十矢毛學於荀故同

荀卿論兵云魏氏武卒衣三屬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負矢五十个是一弩用五十矢矣荀則毛氏之師故從其言以五十矢為束也大司寇云入束矢於朝注云古者一弓百矢其百个與則鄭意以百矢為束此箋不易傳者百矢為束亦東亦無正文以尚書及左傳所言賜諸侯以弓矢者皆云彤弓一彤矢百以一弓百矢故謂束矢當

五

百个而在軍之禮重弓以備折壞或亦分百矢以為兩束故不易傳也毛以為搜與束矢共文張矢搜當言其束之多故搜為衆意傳以弓言觥矢言不用言搜其意言弓不張矢不用是僖公不至大戰而克服淮夷也

琛寶總名龜象南金寶之別

淮夷去魯既遙故以憬為遠行貌琛寶釋言文舍人曰美寶曰琛來獻其琛摠言獻寶其龜象南金還是寶中之別以其物貴特舉而言其獻

六

龜

唯此等也漢書食貨志云龜不盈尺不得為寶此言元龜龜之大者故云龜尺二寸也淮夷居

君

在徐州貨唯珠魚而已其土不出龜象其國不

有

屬荆揚而得有龜象南金獻於魯者禹貢所陳

左

謂常貢天子土地所出此則僖公伐而克之暨

賂

以賂魯其國先得此寶以其國寶為獻春秋襄

二十五年晉帥諸侯伐齊齊人賂晉侯自六正

五吏三十師及處守者皆有賂是及羣臣故知廣賂者君及卿大夫也又申傳南荆揚之義故

三云荆揚之州貢金三品禹貢揚州厥貢惟金三
品荆州云厥貢羽毛齒革惟金三品彼注云三
品者銅三色也王肅以為三品金銀銅鄭不然
言金者以梁州云厥貢錫鐵銀鏤爾雅釋器云黃金
即銅

闕宮

銀為名則知金三品者其中不得有金銀也又
檢禹貢之文厥貢錫鐵銀鏤而獨無銅故知金
即銅也僖十八年左傳曰鄭伯始朝于楚楚子
賜之金既而悔之與之盟曰無以鑄兵故以鑄
三鐘考工記云六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鐘鼎
之齊是謂銅為金也三色者蓋青白赤也
四詩述遠祖至始封序唯言復周公之宇
正義曰作闕宮詩者頌美僖公能復周公之宇
謂復周公之時土地居處也明堂位也成王以
周公為有勳勞於天下是以封周公於曲阜地
方七百里革車千乘是周公之時土境特大異
於其餘諸侯也伯禽之後君德漸衰鄰國侵削
境界狹小至今僖公有德更能復之故作詩以

僖公

頌之也復周公之宇雖辭出於經而經之所言
止為常許此則摠序篇義與經小殊其言復周
公之宇主以境界為辭但僖公所行善事比是
復故非獨土地而已自三章周公之孫以下皆
述僖公之德作者將美僖公追述遠祖上陳姜
嫄后稷至於文武大王爰及成王封建之辭皆
公受賜之命言其所以有魯之由與僖公之事
為首引耳序者以其非頌所主之意故從而略
之

孟仲子以闕宮為媒宮

闕宮有恤實實枚枚闕閉也先妣姜嫄之廟
在周常閉而無事孟仲子曰是媒宮也恤清淨
也實實廣大也枚枚叢密也箋云闕神也姜嫄
神所依故廟曰神宮

闕宮謂常閉妣廟祭疏時朝不及

毛以為將美僖公上述遠祖周人立姜嫄之廟
常閉而無事欲說姜嫄又先言其廟言在周所
閉之宮有恤然清靜其宮之內則實實然而其

廣大其宮之材則枚枚然而薈之密之鄭以闕
宮為神宮於魯國有其宮故先言廟而逆說姜
嫄上帝是依謂憑依其身降之精氣又以奄為
覆緒為事為異餘同莊三十二年左傳稱公見
孟任從之闕謂開戶拒公故闕為閉也大司樂
云舞大護以享先妣則先妣之廟有祭事矣且
立廟所以祭神而云閉而無事者案祭法王立
七廟五廟皆月祭之二祧享嘗乃止彼文據周
為說其言不及先妣先妣立廟非常而祭之又
疎月朔四時祭所不及比於七廟是閉而無事
也周禮定其用樂明其有祭之時但其祭時節
禮無明又或因大祭而別祭之也傳亦以此司
樂之文知姜嫄之廟在周耳言其在周則謂魯
無其廟以周立是非常故魯不得有也孟仲子
曰是謂禰宮蓋以姜嫄祈郊禰而生后稷故名
姜嫄之廟為禰宮嫄廟清靜之風故以血為清
靜寔以詩人之作觀事與辭若魯無姜嫄之廟
不當先述闕宮卒章云新廟亦突突矣斯所作

言闕宮於卒章言新廟則所新之廟新此闕
宮首尾相承於理為順案斯作之自然在魯不
宜獨在周也且五廟而祭不宜以閉為名釋詁
云此神溢慎也俱訓為慎是闕得為神闕與此
字異音同故闕為神也

毛氏不信履迹鄭謂上帝依憑姜嫄

毛氏不信履迹之事不得言其依姜嫄故為依其
子孫正謂依助后稷使其母無災害也此直依其
子耳兼言孫者以后稷後世克昌皆是天所依祐

并孫言之以協句也箋以生民之篇說姜嫄履
帝迹而有后稷則是上帝憑依姜嫄而使之有
子

重稷植穠生熟早晚之異稱

重稷植穠生熟早晚之異稱耳非穀名先種曰
植後種曰穠當謂先種先熟後種後熟但傳略
而不言其熟耳七月傳曰後熟曰重先熟曰穠
天官內宰鄭司農注云先種後熟謂之穠後種
先熟謂之稷是傳亦略而不言其種與此互相

明也

五舜命羣臣有五官惟夏官不言命即稷

居稷官之曰民賴其功後雖作司馬天下猶以
后稷稱之周本紀云初欲棄之因名曰棄棄與
云帝曰棄是后稷生名曰棄也本紀又云堯舉
棄爲農師天下得其利是堯登用之使居稷官
民賴其功也堯典之末說舜命羣官使禹宅百
揆即天官也契布五教爲司徒即地官也伯夷
爲秩宗即春官也咎繇爲士即秋官也垂爲共
工即冬官也唯夏官不言命而上句禹謨稷契
之下帝曰棄黎民阻飢汝后稷播時百穀遂其
爲稷之功不言命而爲官明是稷作司馬爲夏
官也且尚書刑德故云稷爲司馬契爲司徒故云
後雖作司馬猶以后稷稱焉

六詩言稷續禹緒其實平水教種同時

禹稷同時其事相繼禹平水土乃教民播種之
於是天下大有謂大有五穀也禹能平水土稷
能種穀二者俱以利民故謂之繼禹之事稷之

播種種禹所治之地故言禹平水土乃教民播
種爲先後之辭耳其實禹稷所爲亦同時矣

六大王始翦周文武致天屈于牧野

后稷之孫實維大王居岐之陽實始翦商實
也箋云翦斷也大王自幽從居岐陽四方之民
咸歸往之於時而有王迹故云是始斷商至于
文武續大王之緒致天之屈于牧之野無貳無
虞上帝臨女虞誤也箋云屈極寔度也文王武
王繼大王之事至受命致太平天所以罰極紂
於商郊牧野其時之民皆樂武王之如是故戒
之云無有二心也無復計度也天視護女至則
克勝

七無貳無虞毛鄭小異惟民勸武王同

毛以爲上言后稷之事此又接說其後言后稷
後世之孫實維是周之大王也此大王自幽而
來居於岐山之陽民歸往之初有王迹實始有
前齊商周之萌兆也至於文王武王則能繼大
王之業於時商周暴虐天欲誅之武王乃致天

之誅於牧野先祖欲成王業武王卒能成之是合同其功鄭唯以剪為斷緒為事無貳無虞謂民勸武王無有一心無復計度上帝今臨視汝為異餘同

大明傳民無貳心則此傳亦為民情

大明云上帝臨女無貳爾心傳云無敢懷貳心以為民無二心傳以虞為誤則亦為民之情謂民無疑誤也王肅云天下歸周無貳心無疑誤上帝臨命汝傳意或然屈極虞度釋言又釋言又

云殛誅也然則此極又轉為誅紂為無道天欲誅之武王奉行天意故云致天之備箋以汝者汝武王故以無貳無虞為戒武王之辭太誓說十一年觀兵盟津之時八百諸侯皆曰受可伐王曰爾未知天意未可伐是其所計度故紂之云無有貳心無復計度也致天之誅唯武王比經文武共文以其受命伐紂事相接成故也

鄭謂山川附庸加賜非常故言錫

土田者是魯國之土田亦既封為魯君自然田

為魯有而山川附庸與土田其蒙賜之文土田既長專統則知山川附庸亦專統也箋以專統土田是諸侯之常而山川附庸則是加賜故特言加賜之山川附庸以明之凡言賜之謂非所當得也故引王制名山大川不以封諸侯故山川當言賜也夏穀之禮云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者不合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言附諸侯事大國不得專臣也若然魯亦不得專臣魯為侯爵以周公之勳受上公之地可為五百里耳於法無附庸也明堂位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之上又復加之附庸故注云上公之封地方五百里加魯以四等之附庸方百里者二十四并五五二十五積四十九關方之得七百魯里大司徒注云凡諸侯為牧正帥長及有德者乃有附庸為有德者魯取焉公無附庸侯附庸九同伯附庸七同子附庸五同男附庸三同進爵則取焉退則歸焉魯於周法不得有附庸故言錫之也言地方七百里者包附庸以夫言之也

六

附庸二十四言得兼此四等矣如鄭此言是由
附庸法不得有故謂之賜猶不使魯專臣也論語云
得專臣 顓臾昔者先王以為東蒙主是社稷之臣顓臾
故顓臾魯之附庸謂之社稷之臣者以其附屬於魯亦
謂魯之社稷其國猶自繼世非專臣也以非專
臣故季氏將伐若其純臣魯君季氏豈得伐取
之也言四等附庸者侯九伯七子五男三井之
得二十四也夏殷之禮不能五十里者為附庸
則周法附庸不滿百里而云九同七同者聚積
其國使得同耳非謂一同一附庸也

毛言禘祫唯此而不辨年數或同鄭

毛以載為則言秋而則嘗謂當祫之年雖為祫
祭而則為嘗祭故解其意言諸侯之禮於夏為
大祭之禘則不為時祭之祫於秋為大祭之祫
則不為時祭之嘗唯天子兼之雖為禘祫不廢
時祭今魯亦如天子之禮故言秋而則嘗謂為
祫復為嘗鄭祫祫志云儒家之說禘祫通俗不
同或云歲祫終禘或云三年一祫五年再禘鄭

六

駁異義云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百王通義以禮
識所云故作禘祫志考春秋禘祫之數定以為
三年祫五年禘毛氏之言禘祫唯此傳耳而不
辨禘祫年數或與鄭同也傳言夏禘秋祫則以
秋祫則為禘在夏祫在秋鄭於禘祫志云周改先王夏
不嘗無祭之名為祫故禘以夏先王祫於三時周人一
文焉則宜以秋是從毛此說為禘在夏祫在秋也
諸侯禘則不祫祫則不嘗所以下天子也唯天
子兼之魯禮亦如天子故云載嘗也傳之此

六

言無正文正以王制說先王之法云天子植杓
祫禘祫嘗祫祫又天子當祫之歲以春物未成
植杓而已於夏秋冬則為祫復為時祭也王制
又云諸侯植禘一植一祫嘗祫祫其意言
諸侯當祫之歲春則植杓夏則祫而不禘秋冬
乃為時祭而復為祫也先王之禮諸侯與天子
不同明知周世諸侯亦當異於天子故知禘則
不祫祫則不嘗鄭於諸侯禘祫更無明說亦當
如此傳也

十一鄭周禮福衡為二物此豕為一物

福衡謂設橫木於角以福之此牛故云設牛角以福之也地官封人云凡祭祀飾其牛牲設其福衡注云福設於角衡設於鼻如椶狀如彼注福衡別兩處設之此箋申傳言福衡其牛角為其舐觸人以福衡為一者無文故兩解也

十二毛與先鄭犧尊羽飾王肅形如牛

犧尊之字春官司尊彝作獻尊鄭司農云獻讀為犧犧尊飾以翡翠象尊以象鳳皇或曰以象骨飾尊此傳言犧尊者沙羽飾與司農飾以翡翠意同則皆讀為沙傳言沙即沙之字也阮湛禮圖云犧尊飾以牛象尊飾以象於尊腹之上畫為牛象之形王肅云將將盛美也大和中魯郡於地中得齊大夫子尾送女器有犧尊以犧牛為尊然則象尊尊為象形也王肅此言以二尊形如牛象而背上負尊皆讀犧為義與毛鄭義異未知孰是

十三毛包謂豚豕謂切肉大羹大古之羹

十四

組稱房肉是也大羹謂大古之羹羹羹謂盛之銅器其故半體大羹則盛之於登以木為名故不舉所盛之器也大房與簋豆同文則是祭祀之器器之名房者唯組耳故知大房半體之組明堂位曰組有虞氏以梲夏后氏以簠殷以相周以房組注云梲斷木為四足而已簠謂中足為橫距之象組謂曲撓之也房謂足下跗也上下兩間有似於

堂房然是組稱房也知是半體者周語云禘郊之事則有全烝王公立飲則有房烝親戚宴饗則有殺烝如彼文次全烝謂全載牲體殺烝謂體解節折則房烝是半體可知此亦云房故知是半體之組言禘郊乃有全烝則宗廟之祭唯房烝耳故舉大房而言也昏禮婦饋舅姑特豚命外側載注右胖載之舅組左胖載之姑組是組載半體之事也明堂位稱祀周公於大廟組用梲嚴此云大房蓋魯公之廟用大房也

古
載書傳
云前書
變云始
書

周公皇祖二人與皇祖右文異上下

以周公皇祖之下即云白牡駢駢駢是魯公之牲故知皇祖謂伯禽也此皇祖之文在周公之下故以為二人上文皇祖在右文之上即右文也變以備裕之事於文不見不宜以載為則故易之為始以秋物新成始可嘗之故言始嘗也

三壽作明僖公以三卿為友

老者尊稱天子謂父事之者為三老公卿大夫謂

其家臣之長者稱室老諸侯之國立三卿故知

三壽即三卿也言作朋者謂常得賢人信公與

之為朋即伐木傳云國君友其賢臣是也

朱英矛飾二矛重弓備折壞

公車千乘朱英綠勝二矛重弓大國之賦千乘

朱英矛飾也勝繩也重弓重於邑中也變云二

矛重弓備折壞也兵車之法左人持弓右人持

矛中人御

以貝飾胃朱綬綴之三萬舉成數

公徒三萬貝胃朱綬綴三萬徒增增貝胃貝飾也朱綬以朱綬綴之增增衆也變云萬二千五百人為軍大國三軍合三萬七千五百人言三萬者舉成數也然進也徒進行增增然

千乘有七萬五千人與公徒三萬不合

明堂位云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革車千乘今復其故也司馬法成方十里出革車一乘

計魯方七百里為車多矣而云千乘者坊記云

制國不過千乘然則地雖廣大以千乘為限故

云大國之賦千乘司馬法兵車乘甲士三人步

卒七十二人計千乘有七萬五千人則是六軍

矣與下公徒三萬數不合者二者事不同也禮

天子六軍出自六卿萬二千五百家為卿萬二

千五百人為軍地官小司徒曰凡起徒役無過

家一人是家出一人卿為一軍此則出軍之當

也天子六軍既出六卿則諸侯三軍出自三卿

下云公徒三萬自謂卿之所出非此千乘之衆

也此云公車千乘自謂計地出兵非彼三軍之

車也一者不同故數不相合所以必有二法者
聖王治國安不忘危故令所在皆有出軍之制
若從王伯之命則依國之大小出三軍二軍若
其前敵不服用兵未已則盡其境內皆使從軍
故復有此計地出軍之法但鄉之出軍是正故
家出一人計地所出則非常故成出一車以其
非常故優之也

綠滕即小戎緹滕重弓即交韞二弓

清人云二弓重英故知朱英子飾蓋緹而朱
染之以爲矛之英飾也小戎云竹閉緹滕傳曰
緹繩滕約謂內弓於閉以繩束之此云滕繩者
滕亦爲約之以繩非訓滕爲繩但傳詳彼而略
此耳重弓謂內弓於匏匏中有二弓小戎云交
韞二弓是其事也

重弓二弓皆是備折壞

弓矛所用執一而已解其有二弓重弓之意故
云備折壞也考土記云酋矛常有四尺夷矛三
尋則矛法自有二等此云二矛知非二等之矛

者以重弓是一弓而重之故知二矛亦一矛而
有二俱是備折壞也矛有二等此當是酋矛何
則考土記又云攻國之兵用短守國之兵用長
此美其當戎狄懲荆舒則是往伐之明是酋矛
而有二也

公徒三萬或二軍或三軍鄭兩解

萬二千五百人爲軍大國三軍皆夏官序文也
與成數者謂略其七千五百直言三萬耳如此
箋以爲僖公當時實有三軍矣答臨碩云魯頌
公徒言三萬是二軍之大數又以此爲二軍者
以周公受七百里之封明知當時從上公之制
備三軍之數此叙云復周公之宇故此箋以三
萬爲三軍言其復古制也又以凡舉大數皆舉
所近者若是三萬七千五百大數可爲四萬此
頌美僖公宜多大其事不應減退其數以爲三
萬故答臨碩謂此爲二軍以其不安故兩解之
也今以春秋檢之則僖公無三軍襄十一年經
書作三軍明已前無三軍也昭五年又書舍中

軍若僖公有三軍則作之當書也自文至襄復
減為二則舍亦當書也春秋之例以軍賦事重
作舍皆書於僖公之世無作舍之文決知當時
無三軍也鄭以周公伯禽之世舍有三軍僖公
能復周公之宇遵伯禽之法故以三軍解之其
實於時唯二軍耳

僖公時僅有伐楚事未見應戎狄

傳應當承止正義曰應當釋詁文承者當待之義
變微艾至禦之正義曰微艾皆創故為艾也僖
公之時齊相為霸故知與齊相公舉義兵也僖
公之世用兵於戎狄荆舒者唯有僖公耳僖四
年經書公會齊侯等侵蔡潰遂伐楚楚一名
荆羣舒又是楚之與國故連言荆舒其伐戎狄
則無文唯十年經書齊侯許男伐狄其時蓋
魯使人助之師賤兵少故不書或別有伐時經
傳脫漏如伐淮夷之類

泰山在齊魯界言屋廡蒙在魯言有

泰山巖巖魯邦所廕奄有龜蒙遂荒大東至于

海邦淮夷來同莫不率從魯侯之功廕星也龜
山也蒙山也荒有也奄不畜覆荒奄也大東極
東海邦近海之國也來同為同盟也率從相率
從於中國也魯侯謂僖公正義曰廕至釋詁文
春秋定十年齊人來歸鄆離龜陰之田謂龜山
之北田也論語說顯更至且有先王以為東蒙
主謂顯更主蒙山也魯之境内有此二山故知
龜蒙是龜山蒙山也龜蒙今在魯地故言奄有
泰山則在齊魯之界故言所廕見其不全屬魯
也

泰山在齊魯界故三國皆祭

禮祭法諸侯之祭山川在其地則祭之亡其地
則不祭春秋僖二十一年不郊猶三望者公羊
傳曰三望者何泰山河海鄭駁異義云魯者楚
昭王曰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言境内所不
及則不祭也魯則徐州地禹貢海岱及淮惟徐
州以昭王之言魯之境界亦不及河則所望者
海也岱也淮也是之謂三望又王制云諸侯祭

名山天川之在其地者注云魯人祭泰山晉人祭河是也是由魯境至於泰山故得望而祭之禮器去齊人將有事於泰山必先有事於配林齊人亦祭泰山是齊境亦及之矣由其泰山廣長故二國皆以為望也

僖公時東淮小國唯邾莒滕杞見盟會

當僖公之世東方淮夷小國見於盟會唯邾莒滕杞而已其餘小國及淮夷同盟不見於經蓋主會者不列之耳言莫不率從有從魯之嫌故明相率從於中國以僖非盟主不得為從魯故也

僖公非能服蠻貊言淮夷如蠻貊

禹貢徐州嶧陽孤桐謂嶧山之陽有桐木也鳧嶧連文與龜蒙相類故知是鳧山嶧山也宅居僖公之從齊桓唯能服淮夷耳非能服南夷之蠻東夷之貊故知淮夷蠻貊謂淮夷如蠻貊之行僖四年從齊桓伐楚而服之故言南夷謂荆楚鄭志答趙商云楚交中國而近南夷未世夷行

皆謂之夷也若順釋言又定本集注若順之上有諾順兩字

常許魯南鄙西鄙鄭云許田嘗邑

天錫公純嘏眉壽保魯居常與許復周公之手常許魯南鄙西鄙箋云純大也受福曰嘏許許田也魯朝宿之邑也常或作嘗主許之旁春秋魯莊公三十一年築臺于薛是與周公嘗邑許由未聞也六國時齊有孟嘗君食邑於薛

鄙謂邊邑朝宿之邑則采邑

春秋言伐我東鄙西鄙者皆謂伐其邊邑故月令注云鄙界上之邑常為南鄙許為西鄙或當有所依據書傳無文故箋易之許許田也魯朝宿之邑也諸侯有大德受采邑於京師為將朝而宿焉謂之朝宿之邑魯以周公之故成王賜之許田春秋之時魯不朝周邑無所用而許田近於鄭國鄭有枋田地勢之便而與鄭易之桓元年鄭伯以璧假許田公羊傳曰許田者何魯朝宿之邑也彼以近許繫許則非魯之邑故箋

九

春秋無書得許田蓋經傳闕漏故無其事也既以許為傳復許朝宿而常邑無文故推本其事言常字詩本或田常嘗有作嘗字者許邑事見春秋嘗則無文故云周皆無文

言此以易傳也相公以許與鄭僖公爰得居之故美其能復周公之宇也春秋於僖公之世不無明文故又自言其證六國時齊有孟嘗君食邑於薛以其居薛邑而號孟嘗君則嘗在薛傍共為一地也孟嘗君者姓田名文

僖公治路寢新廟矣斯屬功課章程

松楠有焉路寢孔碩新廟奕奕矣斯所作摘掇也焉大貌路寢正寢也新廟閔公廟也有大夫公子奚斯者作是廟也箋云孔甚碩大也奕奕佼美也脩舊曰新所新者姜嫄廟也僖公承衰亂之政脩周公伯禽之教故治正寢上新姜嫄之廟姜嫄之廟廟之先也奚斯作者教護屬功課章程也至文公之時大室屋壞

新廟奕奕傳閔公姜嫄

毛以為僖公威德遠及國內咸宜乃命彼賢臣脩造寢廟取彼徂來山上之松新甬山上之栢於是斬斷之於是量度之其度之也於是用八尺之尋於是用十寸之尺既量其材乃用松為楠有焉然而大作為君之正寢其寬大又新作閔公之廟奕奕然廣大鄭唯以新廟為姜嫄之廟

王肅以新廟為閔公廟

王肅云僖公以庶兄後閔公為之立廟奕奕盛

大美其作之中禮能自儉而崇大宗廟是申說毛義閔二年慶父出奔莒左傳又蓋名魚而字奚斯

毛詩要義卷第二十上

而理也

毛詩要義卷第二

鄭以湯取契封商為代號

商頌譜商者契所封之地有娥氏之女名簡狄者吞乙卵而生契堯之末年舜舉為司徒有五教之功乃賜姓而封之正義曰本紀稱帝舜封契於商者長發箋至堯封之於商為小國舜之末年益其土地為大國是舜亦封之故歸之舜也商者成湯一代之大號而此云商者契所封之地則鄭以湯取契之所封以為代號也服虔王肅則不然襄九年左傳曰關伯居商上相土因之服虔云商丘地名相土契之孫因之者代關伯之後居商丘湯以為號又書序王肅注云契孫相土居商丘故湯因以為國號而鄭玄以為由契封商者契之封商見於書傳史記中候其文甚明經典之言商者皆單謂之商未有稱為商丘者又相土居商丘以後不恒厥邑相土之於殷室雖是先後者譬之於周則公劉之傳耳既非湯功所起又非王迹所因何當取其

商

居以為代號也商之有契猶周之有稷成湯以商為代號文王不以邵為代號者自契至湯雖則八遷而國號不改商名未易成湯以商受命故當以商為號周即處邵處豳國名變易大王來居周地其國始名曰周文王以周受命當以周為號不得遠取邵也若然湯在亳地受命不以亳為代號而禮記郊特牲云亳社北牖襄三十年左傳云為鳴于亳社皆謂殷三國之社也謂之亳社者禮存三國之社以為亳社也居地故指地而言以殷紂無道喪滅湯之所居欲使諸侯觀之思自保固故不舉代號而指亳社也亳是湯之所居耳及紂滅之時則在朝歌非復亳也成湯之初以商為號及盤庚遷於殷以後或呼為殷故書序云盤庚五遷將治亳殷注云商家改號曰殷玄為云殷受命咸宜殷武云捷彼殷武是其兼稱殷也雖或稱殷不是全改商號故大明云殷商之旅蕩云咨汝殷商皆取前後二號而雙言之是其不全改也

四諒闇轉作梁闇相謂之梁闇即廬

武丁爲太子時殷道衰爲其父小乙將師役於外與小人之故言知其憂樂也作起也諒闇轉作梁闇相謂之梁闇廬也小乙崩武丁立憂喪三年之禮居凶廬柱楣不言政事

五微子封宋後商即閼伯故地

商德之壞武王伐紂乃以陶唐氏火正閼伯之墟封紂兄微子啓爲宋公代武庚爲商後正義曰昭元年左傳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李

曰實沈居于曠林不相能也日尋于戈以相征討后帝不載遷閼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爲商星襄九年左傳曰陶唐氏之火正閼伯居商丘祀大火而火紀時焉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以此言之是宋居閼伯故地故漢書地理志云周封微子於宋今之睢陽是也本陶唐氏火正閼伯之墟鄭取其言以爲說也

六宋封域東至泗濱西至盟豬

其封域在禹貢徐州泗濱西及豫州盟豬之野

正義曰禹貢徐州云泗濱澤豫州云道清澤被盟豬地理志云盟豬澤在梁國睢陽東北是盟豬在豫州地理志云宋地今之梁國沛楚山陽濟陰東平及東都之潁昌壽張皆宋分也據時驗之是宋之封域東至泗濱西至盟豬也

七商禮樂亡散正考父得頌十二篇

自後政衰散亡商之禮樂七世至戴公時當宣王大夫正考父者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太師以那爲首歸以祀其先王正義曰微子爲商之後得行殷之禮樂明時商頌皆在宋矣於後不具明是政衰而失之那序云微子至於戴公其間禮樂廢壞是散亡商之禮樂也史記宋世家云微子啓卒弟仲衍立卒子宋公稽立卒子丁公申立卒子湑公共立卒弟煬公庶立湑公子鮒祀殺煬公而自立是爲厲公卒子釐公舉立卒子惠公釐立卒子哀公立卒子戴公立自微子至戴公凡十君除二及餘八君是微子之後七世至戴公也世家又云惠公四年周宣王

自戴公三十九年周幽王為犬戎所殺考其年宣王以戴公十八年崩是戴公當宣王時也正考父考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之太師以那為首魯語文也韋昭云名頌頌之美者然則言校者宋之禮樂雖則亡散猶有此詩之本考父恐其舛謬故就太師校之也

夏詩已泯夫子錄周商魯以備三頌

孔子錄詩之時則得五篇而已乃列之以備三頌者為後王之義監三代之成功法莫大於是矣正義曰王者存二王之後所以通天三統夏之篇章既已泯棄唯有商頌而已孔子既錄魯頌同之二王之後乃復取商頌列之以備三頌宋無變風時王所客不陳其詩

問者曰列國政衰則變風作宋何獨無乎曰有焉乃不錄之王者之後時王所客也巡守述職不陳其詩亦示無貶黜客之義也正義曰巡守之陳詩者以觀民之好惡示有刺責則貶黜之其有大罪亦當如魯所云侯伯監之行人

之不得全無貶黜故春秋之時杞為伯爵是其為時王所黜也

周用六代樂故太師有商頌

又問曰周大師何由得商頌曰周用六代之樂故有之正義曰以周用六代之樂樂章固當存之故得無其商頌也然則自夏以上周人亦存其樂而得無其詩者或本自不作或有而滅亡故也此商頌五篇自是商世之書由宋而後得存故鄭為譜因商而又序宋也

正考甫至孔子七世頌又失七篇

那祀成湯也微子至于戴公其間禮樂廢壞有正考甫者得商頌十二篇於周之大師以那為首禮樂廢壞者君怠慢於為政不脩祭祀朝聘養賢待賓之事有司忘其禮之儀制樂師失其聲之曲折由是散亡也自正考甫至孔子之時又無七篇矣正考甫孔子之先也其祖弗甫何以有宋而授厲公

自殷以上未有謚生名死即為謚

殷本紀云主癸生天乙是為成湯案中候雒子命云天乙在亳注云天乙湯名是鄭以湯之名為天乙也則成湯非復名也周書謚法者周公

所為禮記檀弓云死謚則自殷以上未
有謚法蓋生為其號死因為謚耳謚法安民立
政曰成除殘去虐曰湯蓋以天乙有此行故號
曰成湯也長發稱武王載旆又呼湯為武王者
以其伐桀革命成就武功故以武名之非其號
謚也

四知孔子時亡七篇以子夏序唯五

知孔子之時七篇已亡者以其考甫校之太師
歸以祀其先王則非煩重燕職不是可棄者也
而子夏作序已無七篇

四世本序孔子之世

世本云宋濬公生弗甫何弗甫何生宋父宋父
生正考甫正考甫生孔父嘉為宋司馬華督殺
之而絕其世其子木金父降為士木金父生祁
父祁父生防叔為華氏所偏奔魯為防大夫故
曰防叔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叔梁紇生
仲尼則正考甫是孔子七世之祖故云孔子之
先也其祖弗父何以有宋而授厲公昭七年

傳文也服虔云弗父何宋濬公世子厲公之兄
以有宋言濬公之適嗣當有宋國而讓與弟厲
公也宋世家稱厲公殺煬公而自立傳言弗父
何授之者何是濬公世子父卒當立而煬公篡
之蓋厲公既殺煬公將立弗父何而何讓與厲
公也

四置我鞀鼓毛不改字鄭讀曰植

猗與那與置我鞀鼓猗歎辭那多也鞀鼓樂之
所成也夏后氏足鼓殷人置鼓周人縣鼓箋云
置讀曰植植鞀鼓者為極貴而樹之美湯受命
伐桀定天下而作濩樂故歎之多其改夏之制
乃始植我殷家之樂鞀與鼓也鞀雖不植貫而
搖之亦植之類

四烈祖為湯為上祖湯孫為太甲為湯得箋異

奏鼓簡簡祈我烈祖湯孫奏假綏我思成衍樂
也烈祖湯有功德之祖也假大也箋云奏鼓堂
下之樂也烈祖湯也湯孫太甲也假升綏安也
金奏堂下諸縣其聲和太簡簡然以樂我功

烈之祖成湯湯孫大甲又奏升堂之樂弦歌之
乃安我心所思而成之神明來格也禮記曰齊
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
思其所嗜齊三日乃見其所為齊者祭之日入
室儼然必有見乎其位周旋出入肅然必有聞
乎其容聲出戶而聽悵然必有聞乎其嘆息之
聲此之謂思成

毛鄭釋祖孫異客助神格大意同

毛以為成湯崩後祀於其廟詩人美湯功業
而歎之曰猗與湯之功亦甚多而能制作護樂
植立我殷家靴與鼓也既立一代之樂用之以
祭其先其祭之時廟中奏此靴鼓其聲簡簡然
而和大也以樂我有功烈之祖湯之上祖有功
烈者謂契冥相土之屬也既以樂祭祖而德當
神明故更述湯功美其奏樂言湯之能為人子
孫也於此之時有王者之後及諸侯來助湯祭
我有嘉善之賓宴矣其助祭也豈亦不夷悅而
樂乎嘉賓所以來顧念我此祭嘗之時祭者

正以湯為人之子孫亦有顯大之德所致也
湯能制作禮樂善為子孫嘉客助祭鬼神降福
故陳其功德以歌頌之也鄭以奏鼓以下皆述
湯孫祭湯之事烈祖正謂成湯是殷家有功烈
之祖也湯孫奏假謂太甲奏升堂之樂綴我思
成謂神明來格安我所思得成也於赫湯孫美
太甲之盛顧予烝嘗謂嘉客念太甲之祭湯孫
之將言來為扶助太甲唯此為異其文義略同

大護樂曲見呂春秋靴如鼓而小

呂氏春秋仲夏紀云殷湯即位夏為無道暴虐
萬民湯於是率六州以討桀之罪乃命伊尹作
為大護歌晨露穆九招六列以見其善高誘注
云大護晨露九招六列皆樂名也是成湯作護
樂之事也晨露九招六列之樂蓋大護之樂別
曲名也又解靴亦稱植之意靴雖不植以木貫
而搖之亦植之類故與鼓同言植也春官小師
注云靴如鼓而小持其柄搖之傍耳還自擊是
靴之狀也

思成五事先粗後精

所引禮記祭義文也致思之深想若聞見視其有所成故引以證之此之謂思成也所思五事先思居處後思樂嗜者先粗而後精自外而入內也居處指身之所笑語貌之所發此皆目所可見是外之粗者在內有常理可測度者志意也在內無常級物而動者樂嗜也內事難測深思然後及之

祭無尸則有出尸無尸謂無孫列

祭之日所以得有出尸而聽者被注云周旋出尸謂設薦時也無尸者闔戶若食間則有出尸而聽之是由無尸者有闔戶出聽之事也古之祭者莫不以孫行者為尸而得有無尸者士虞記云無尸則禮交薦饌皆如初注云無尸謂無孫列可使者也是祭有無尸者故作記者言及之也

秋成律呂數短故玉聲清

玉聲必清故云聲之清者解其別言夜磬之意

也象萬物之成者以秋天是萬物成就之時其

律呂數短聲調皆清鐘鼓磬管同為樂器磬非樂之主而樂之主而云鼓管和平來依聲聲明此異於常磬非石磬也臯陶謨云鼗擊鳴球謂玉磬也成二年左傳齊人賂晉以玉磬是古人以玉為磬也由玉磬尊故異言之

食嘗無樂此有樂直取嘗為韻

郊特牲云饗養禘有樂而食嘗無樂故春禘而秋嘗注禘當為禘字之誤也王制云春初夏禘鄭引王制夏殷以正特牲之文則特牲所云食嘗凡異於無樂當是夏殷禮矣此云食嘗則是秋冬之祭同法者而上句盛陳聲樂者此經所陳總論四時之祭即推非獨為秋冬發文直取食嘗之言為韻耳縱使嘗實無樂而於禘有之故得言其聲樂也且禮文殘缺鄭以異於周法者便即推為夏殷未必食嘗無樂非夏禮也

祖

謂宗以時毀謂宗無常不毀各一說

禮王者祖有功宗有德不毀其廟故異義詩魯

說丞相臣衡以為殷中宗周成宣王皆以時毀
古文尚書說經稱中宗明其廟宗而不毀謹案
春秋公羊御史大夫貢禹說王者宗有德廟不
毀宗而復毀非尊德之義鄭從而不駁明亦以
為不毀也非徒六廟而已鄭言殷六廟者據其
正者而言也禮稽命徵曰殷五廟至於子孫六
注云契為始祖湯為受命主各立其廟與親廟
四故六是此六者決定不毀故鄭據之以為殷
立六廟至於中興之主有德則宗宗既無常數
亦不定故鄭不數二宗之廟也

三 祀中宗而述湯功云湯孫本其所自
毛以為中宗崩後子孫祀之中宗之有天下乃
由成湯創業作者述成湯之功言其福流於後
故言嗟嗟乎我功烈之祖成湯也中宗既有此
業故今祀之既載清酒於樽酌以裸獻以其繫
敬之故神明賜之我所思而得成亦謂萬福來
宜天下和平也其祭之時非直羣臣而已亦有
卿大夫也此祭中宗而引湯善為子孫者以湯是

商家王業之所起故歸功於湯鄭以資我思成
謂神靈來至我孝子所思得成也職假無言謂
摠集升堂皆無言語也以假以享謂來朝升堂
獻國之所有也來假謂諸侯來升堂獻酒來饗
謂神來歆饗之湯孫之將正謂此時設祭之君
諸侯來扶助之然則此時祭者當是中宗子孫
而云湯孫者中宗之饗此祭由湯之功故本言
之雖中宗子孫亦是湯遠孫故亦得言湯孫也
唯此為異其文義略同

四 先祖賚我思之所欲成清酒清酌同
資賜皆釋詁文也言賜我思成者王肅云先祖
賜我思之所欲成也知酌是酒者以此說祭事
而云既載清酌文與旱麓清酒既載事同

五 裸用鬱鬯鄭云清酒蓋詩舉大綱
案禮言周法裸用鬱鬯殷禮雖則不明其裸亦
應用鬱而云用酒以裸獻者鬱鬯釀秬為酒蒸
鬱金草和之而已摠而言之亦是酒也詩人所
述舉其大綱非如記事立制曲辯酒齊之異

酤之言可兼裸獻之用故鄭並舉裸獻以充之

鄭禮注鸞在衡此注在鑣不敢質

目

約錯

約錯

約錯

約錯

之車

軹者長轂之名約謂以綵色纏約之故云約軹

約之則此亦當以皮纏約而朱漆之也鄭於秦

風駟職之箋云實鸞於鑣異於乘車禮記注云

鸞在衡則鄭以乘車之鸞必在衡而此云鸞在

鑣者以鸞之所在經無正文而殷周或異故從

舊說以為在鑣以示不敢質也言篆轂金飾者

考工記云容轂必直陳篆必正注云篆轂約也

容轂者治轂為之形容彼言篆轂即此約軹故

言諸侯來助祭者乘篆轂金飾錯衡之車也知

金飾者以采芑約軹錯衡與輅車有輿連文與

赤貌

此湯孫毛王亦以為湯為人子孫

此祭中宗在中宗崩後當是中宗子孫而云湯

孫故知本之傳於上篇以湯孫為湯為人子孫

則此亦當然祭中宗而美湯之為人子孫者王

肅云祭中宗而引湯者本主業之所起也

玄鳥祀高宗鄭云祀當作祫

玄鳥祀高宗也祀當為祫祫合也高宗殷王武

丁崩而始合祭於契之廟歌是詩焉古者君喪

三年既畢祫於其廟而後祫祭於太祖明年春

禘于羣廟自此之後五年而再殷祭一禘一祫

春秋謂之大事

鄭既改祀為祫又云此崩後初祫非常祫

禮三年喪畢祫於太祖之廟以新崩之主序於

昭穆此高宗崩喪畢之後新與群廟之主始合

祭於契之廟故詩人因此祫祭之後乃述叙其

事而歌作詩焉鄭駁異義云三年一祫百王通

義則殷之祫祭三年一為而必知此崩而始祫

者以序云祫高宗也若是三年常祫則毀廟之

主陳於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使

徧及先祖不獨主於高宗今序言祫高宗明是

為高宗而作祫故知是崩後初祫於契之廟

禘祫疏數無文鄭以春秋推之

大宗伯及王制之注皆云魯禮三年喪畢禘於太祖明年春禘於羣廟自此之後五年而再殷祭一禘一禘春秋謂之大事彼二注其言與此正同而云魯禮則此云古者君喪以下謂魯禮也此箋及禮注所言禘祫疏數經無正文故鄭作魯禮禘祫志以推之其略云魯莊公以其三十二年秋八月薨閔二年五月而吉禘此時慶父使賊殺子般之後閔公心懼於難務自尊成以厭其禍至二年春其間有閔二十一月而除喪夏四月則禘又即以五月禘比月大祭故譏其速譏其速者明當異歲也經獨言吉禘於莊公閔公之服凡二十一月於禮少四月又不禘無恩也魯閔公二年秋八月公薨僖二年除喪而明年春禘自此之後乃五年再殷祭六年禘故八年禘經曰秋七月禘於大廟用致夫人然致夫人自有禮因禘事而致哀姜故譏焉魯僖公以其三十三年冬十二月薨文二年秋八月禘僖薨至此而除間有閔積二十一月從閔除喪

不禘故明月即禘經云八月丁卯大事於太廟躋僖公僖公之服亦少四月不刺者有因也魯文公以其十八年春二月薨宣三年除喪而禘明年春禘自此之後五年而再殷祭與僖爲之同六年禘故八年禘經曰夏六月辛巳有事於太廟仲遂卒於垂說者以爲有事謂禘爲仲遂卒張本故畧之言有事耳魯昭公十一年夏五月夫人歸氏薨十三年夏五月大祥七月而禘公會劉子及諸侯於平丘公不得志八月歸不及禘冬公如晉明十四年春歸乃禘故十五年春乃禘經曰二月癸酉有事於武宮傳曰禘於武公及二十五年傳將禘於襄公此則十八年禘二十年禘二十三年禘二十五年禘於茲明矣儒家之說禘祫也通俗不同學者競傳其聞是用訕訕爭論從數百年來矣竊念春秋者書天子諸侯中失之事得禮則善違禮則譏可以發起是非故據而述焉從其禘祫之先後考其疏數之所由而粗記注焉魯禮三年之喪畢則

禘於太祖明年春禘於羣廟也宣也八年皆有禘禘祭則公羊傳所云五年而再殷祭禘在六年明矣明堂位曰魯王禮也以相準況可知也此是鄭君考校魯禮禘祭疏數之事也閏二年五月吉禘於莊公即是春秋之經而於禘之前經無禘事鄭知四月禘者以文二年經書大事於太廟公羊傳曰大事者何禘也彼是除喪而禘則知閏之吉禘之前亦當先有禘祭於禘所以不識者以時有慶父之難君子原情免之但為禘足以成尊不假更復為禘而五月又禘故議之而書言禘也議之言若則是未應從古故知明當異歲也且五年而再殷祭乃是公羊傳文後禘去前禘當五年矣信也宣也皆八年有禘明知前禘當在三年矣文公以二年禘祭禘在除喪之年禘宜在二年是其與禘當異歲也鄭以春秋上下考校知其必然故此幾及禮注皆為定解仍恐後學致惑故又作志以明之如忠之言五年再殷祭先禘後禘而此云一禘一

釋 禘先言禘者從其文便無義例也春秋謂之大禘喪事指謂文二年禘祭之事耳其禘則春秋或謂異禘之禘或云有事皆不言大事禮宣八年之經是後禘與也此幾或云吾者君喪三至喪畢禘於其廟而後禘於太祖自此之後五年而再殷祭者其文誤也何則禮注及志皆無此言則此不當獨有也定本亦無此文

注 毛謂玄鳥至祈禘生契故今推本美之毛以為契母簡狄於春分玄鳥至日祈於高禘而生契封商後世有此殷國今以高宗有國本而美之言上天命此玄鳥使下而生此商國故契之子孫得居此殷土其國境廣大至然即摠言天命生商又指陳商興之節古之天帝命有威武之德者成湯令長有彼四方之國謂為之君長有其土地天既命成湯為長又令四方歸之方方命其諸侯之君使歸成湯故得同有此九州之民也成湯既受天命子孫又能循之商之先君受天之命年世延長所以不至危殆

者在此高宗武丁善爲人之孫子也此武丁爲人之孫子行其先祖武德之王道威德盛大無所不勝任之也故於此祀高宗也乃有諸侯建龍旂者十乘來助殷祭於祭之時有大黍稷之食此諸侯於是奉承而進之言高宗澤及天下故子孫祭之得萬國之歡心也高宗前世殷政衰微又述高宗能興之狀殷之邦畿之內地方千里維是民之所安止矣然後始有彼四海言高宗爲政先安畿內之民後四海之國以爲已

有由此能有彼四海故四海諸侯莫不來至其來至也祁祁然數其衆多此衆多諸侯其辭皆云殷王之政其大均矣維如河之潤物然言其無不濡及也成湯既受天命子孫克循其道則殷之受命皆得其宜故百衆福祿於是宜稽負之高宗興殷之道能爲四海所慶故因其祀也述而歌之鄭以爲簡狄吞鳳卵生契故言天命玄鳥降而生商也正域彼四方言長有邦域爲政於四方又以奄爲覆言覆有九州爲之王也又受命

不殆在武丁孫子謂行之不懈怠者在武丁之孫子言高宗興湯之功法度著明以教戒後世子孫行之不懈怠也武王靡不勝謂武丁孫子有武功有王德者於天下無所不勝由高宗功被後世故子孫能服天下也北域彼四海謂正天下之經界爲營北境域以至於彼四海也景云維何言諸侯大至所言維云何乎殷受命咸宜百祿是荷即其言之所云也唯此爲異餘文義略同

方爲降有祀禘之禮毛不信讖正義曰釋鳥云燕燕也色玄故又名爲玄鳥毛氏不信讖緯以天無命鳥生人之理而月令仲春云是月也玄鳥至之日以太牢祀于高禘天子親往后妃率九嬪御則玄鳥降日有祀郊媒之禮也大戴禮帝係篇說帝嚳下其四妃之子皆有天下云有姚氏女簡狄則契爲高辛之子簡狄高辛之妃而云玄鳥至生商則是以玄鳥至日祈而得之也故以爲春分玄鳥降湯

之先祖簡狄祈郊禱而生契也玄鳥以春分而至氣候之常非天命之使生契鄭以中候契握云玄鳥翔水濱郊簡狄取吞之因孕生契此文及諸緯候言契生契者多矣故鄭據之以易傳也

皇甫殷有三亳鄭必以為尸鄉

書序六自契至於成湯八遷湯始居亳又云盤庚五遷將治亳殷於湯言居亳於盤庚言亳殷則殷是亳地之小別名故知湯是亳之殷地而受之也自契至湯八遷者皇甫謐云史失其傳故不得詳是八遷地名不可知也其亳地在河洛之間書序注云今屬河南偃師地理志河南郡有偃師縣有尸鄉殷湯所都也皇甫謐云學者咸以為亳在河洛之間今河南偃師西二十里有尸鄉亭是也謐考之事實失其正也孟子稱湯居亳與葛為鄰案地理志葛今梁國寧陵之葛鄉是也湯地七十里耳葛伯不祀湯使亳眾為之耕有童子餉食葛伯奪而殺之古文仲虺

之語曰湯征自葛始計寧陵去偃師八百里而使亳眾為耕有童子有餉食非無理也今梁國自有二亳也南亳在穀熟之地北亳在蒙地非偃師也書序曰盤庚五遷將治亳殷即偃師是也然則殷有三亳一在梁國一在河洛之間穀熟為南亳即湯都也蒙為北亳即景亳是湯所受命地偃師為西亳即盤庚所徙者也立政之篇曰三亳既尹是也如謐之言非無理矣鄭必以為亳為尸鄉者以地理志言尸鄉為殷湯所都

是舊說為然故從之也且中候洛予命云天乙在亳東觀於洛若亳在梁國則居於洛東不得東觀於洛也所言三亳既尹謂其君在既謐之所言三亳其地非皆有既故立政注云三亳者湯舊都之民分為三邑其長居險故云既尹蓋東成畢南轅轅西降谷也是鄭以三亳為分亳民於三處非三處有亳地也杜預以景亳為周地河南華縣西南有湯亭或說即偃師也漢書

四 有湯冢已氏有伊尹冢皆相近又以亳為濟陰
鄭志薄縣以其經無正文故各為異說地名變易難
得而詳也孟子稱湯以七十里有天下則湯之
初國猶尚小耳言曰以廣大芒芒然謂至湯身
而漸大也又解將述成湯而遠言契意以湯之
受命由契之功故本其天意而言契之初生也

建龍旂承大糝言諸侯來助祭
大糝是承謂奉承助祭祭之菜盛唯黍稷耳糝
字從米故知是黍稷也乃有諸侯建龍旂者十

乘奉承黍稷而進之殷禮既亡無可案據若以
周法言之則謂諸侯乘墨車建龍旂入天子之
門至祭時奉黍稷之饌以助祭也觀禮曰侯氏
裨冕乘墨車載龍旂孤輜乃朝注云墨車大夫
制也乘之者入天子之國車服不可盡與王同
交龍為旂諸侯所建是入天子之門乘墨車也
其在道路則隨其尊卑故觀禮記云偏駕不入
王門注云在傍與已同曰偏駕同姓金輅異姓
象輅四衛華輅蕃國木輅駕之與王同謂之偏

四 駕不入王門者乘墨車以朝偏駕之車金輅
矣是未入於王門駕不入王門者則所駕之車
隨其尊卑其建龍旂則終始同也又解諸侯衆
多獨言十乘之意謂二王之後與八州之六國
故十也八州大國謂州牧也諸侯當以服數來
朝而得十乘並至者舉其有十乘耳未必同時
至也或者王不巡守之歲則諸侯並時來朝四
時更來則一年之間而十乘俱至也

祭之名禘者多鄭以長發為郊天
正義曰祭法云殷人禘嘗而郊冥注云禘謂冬
至祭天於圜丘則圜丘之祭名為禘也又王制及祭
統言四時祭名春秋夏禘秋嘗又注云蓋夏殷制
則殷之夏祭宗廟亦名禘也又鄭駁異義云三
年一祫五年一禘百王通義以為禮議云殷之
五年殷祭名亦名禘也然則祭之名禘者多矣
而知此大禘為郊祭夫者以冬至為祭乃是天
皇大帝神之最尊者也為萬物之所宗人神之
所主非於別代異姓曲有感助經稱帝立子生

四
鄭意郊
祭感生
帝圓丘
祀昊天
上帝

商謂感生之帝非天皇帝也且周頌所誦
神不與皆無圓丘之祭般人何獨捨其感生之
帝而遠述昊天上帝乎以此知非圓丘之禘也
時祭所及親廟與太祖而已而此經歷言王
相土非時祭所及又非宗廟夏禘也五年粢禘
鄭以禘裕志推之以為禘祭各就其廟今此篇
上述商國所興之由歷陳前世有功之祖非是
各就其廟之言以此又知非五年穀祭之禘也
彼諸禘者皆非此篇之義故知此云大禘唯是
郊祭天耳

推禹以明契又言有娥立子生商之始
毛以為有深智者維我商家之德也昔在前世
久發見其禘祥矣其祥之見在何時乎往者唐
堯之末有水芒芒然有大禹者敷廣下土以正
四方京師之外大國於是畫其疆境今使中國
廣大均平既已長遠矣於是時契已佐禹是其
禘祥久見也又說商興之由有娥氏之女方欲
長大之時天為之生立其子而使之生商謂上

天祐契使賢而生有商國也鄭以墮為圓言中
國廣大而圓周也有娥方將謂有娥之國方始
廣大黑帝憑依簡狄使之有子立其子使生商
國其文義略同

四
有娥契母婦人以姓為字餘同上

有娥契母之姓婦人以姓為字故云有娥契母
也將大釋詁文謂契母方成大之時天為生立
其子商者成湯王天下一代之大號此商之有
天下其本由契而來故言契生商也詩言商興
所由止頌言契而已上句乃述禹敷下土者以
契禹俱事帝堯皆有大功故將欲論契先言洪
水也

四
鄭意推有娥以頌簡狄猶大明言摯華

有娥是簡狄國名非簡狄之身言有娥方將不
得為簡狄長大故以為禹敷下土之時有娥氏
之國亦始廣大也有娥氏國之大小非復商家
之事而言及之者君子言人之美務欲加之因
其國實廣大見簡狄為大國之女猶大明之篇

言擊辛也

鄭以承黑帝而立子故謂契玄王

玄王相撥受小國是達受大國是達率履不越遂視既發玄王契也相大撥治履禮也箋云承黑帝而立子故謂契為玄王遂猶偏也發行也玄王廣大其政治始堯封之商為小國舜之末年乃益其土地為大國皆能達其教令使其民脩禮不得踰越乃偏省視之教令則盡行也上言有娥生子此句即言玄王故知玄王即契也且

國語云玄王勤商十四世而興玄王為契明矣

至猶

厚稷

解以

祖稱王

非是

以湯有天下而稱王契即湯之始祖亦以王言之尚書武成云昔先王后稷國語亦云昔我先王后稷又曰我先王不窋韋昭云周之締裕文武不先不窋故通謂之王商頌亦以契為玄王是其為王之祖故呼為王非追號為王

鄭云相土為王官之伯王肅云為司馬

五

義

太

公

為

司

馬

相土烈烈海外有截相土契孫也烈烈威也箋云截整齊也相土居夏后之世承契之業入為王官之伯出長諸侯其威武之盛烈烈然四海之外率服截然整齊正義信四年左傳管仲說太公為王官之伯云五侯九伯汝實征之以

言有烈烈之威則相土在夏為司馬之職掌征伐也說春秋者亦以太公為司馬之官故得征

五侯九伯與鄭異也

帝命至于湯齊言自契以後漸大

帝命不達至于湯齊至湯與天心齊箋云帝命

不達者天之所以命契之事世世行之其德浸

大至於湯而當人心正義曰言至湯者謂從契而

湯也自契以後雖則不達天命未能齊於天至湯

而與之齊以為漸大之意也言帝命即云湯齊

禮注云
詩讀為
讀

故知湯所與齊唯天心耳易稱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此之謂也傳以此為湯齊甚分明而孔子問居注云詩讀湯齊為湯齊者言三家詩有讀為齊者也契無受命之事矣而云天命契者正謂授以上智之性使之佐舜有功建國於商德垂後裔是天所以命契之事也湯以孤聖獨興父祖未有王迹而云其德浸大者以言至於湯齊又為漸高之勢

鄭以降不遲為待下疾昭假遲為馭下舒湯為天子而云湯降故知下者是下士尊賢也晉語宋公孫固說公子重耳之德引此詩乃云降有禮之謂也是亦以此為下賢也寬暇天下之人謂不責人所不能馭之舒緩也待士則疾馭下則舒言其急於己而緩於人也

湯受玉為下國表章

毛以為上言用事九圍此言用事之實湯之用事也受小球玉謂尺二寸之鎮圭也大球玉謂三尺之珽也受此二玉以作天子為下國諸侯

之表章能荷負天之重與也又述湯之行能致美譽之由湯之性行不爭競不急躁不大剛猛不大柔弱舉事皆得其申敷陳政教則優優而和美以此之故百眾之祿於是聚而歸之福祿聚歸能荷之也鄭唯下國綴旒為異言湯受二玉與諸侯而會同諸侯心繫天子如旌旗之旒綴著於綵餘同

鄭謂結定諸侯之心如旒公羊作贅旒內則云衣裳紱裂紉歲請補綴是綴為連結之義也又襄十六年公羊云君若贅旒然言諸侯反繫屬於大夫也此言綴旒文與彼同明以旌旗為喻故易傳以綴猶結也旒為旌旗之垂也秋官大行人及考工記說旌旗之事皆云九旒七旒爾雅說旌旗云練旒九是旌旗垂者名為旒也

苞有三葉莫能遠達故九截歸湯

毛以為上言成湯進勇此述為勇之事有武功有王德之成湯載其旌旗以出征伐又能固

其誠志在誅殺有罪其威勢嚴猛如火之炎
烈烈然曾無於我成湯敢望之者又述成湯得
衆之由先代既滅封其支子爲王者之後猶樹
木既斬其根本更有孽生之條言夏桀與二王
之後根本之上有三種孽餘承緒雖重必無德
行莫有能以申遂天意者莫能以德自達於天
者天下諸國無所歸依故九州諸侯截然齊整
一而歸湯也九州諸國既盡歸湯唯有韋顧昆
吾黨桀爲惡成湯於是恭行天罰韋顧二國既
已伐之又伐昆吾之與夏桀群惡既盡天下廓
清成湯於是乃即真爲天子鄭唯以苞爲豐言
天豐有三正之餘使爲大國而不能遂達故
九州歸湯餘同

苞謂本孽謂餘當時二王後及夏桀
傳苞本孽餘正義曰易稱繫于苞桑謂桑本故
以苞爲本盤庚云君艱木之有由孽謂本根已
傾更生枝餘故云孽餘也言本有三餘謂上世
受命創基之君爲之本當時二王之後及今夏

桀是其餘也其意與三正之後亦同云豐
有三孽孽者樹木於根本之上更生枝餘之名
則知三孽皆謂帝王之後也郊特牲稱王者存
二代之後猶尊賢也尊賢不過二代則是先代
有與今王而三也

三

昆吾不韋顧溫黨桀湯伐之

四

鄭語云祝融其後八姓又歷數之已姓昆吾顧

五

溫彭姓不韋則商滅之矣故知韋即不韋彭姓

六

也顧與昆吾皆已姓也鄭語又云不韋爲商伯

七

此已滅之又得爲商伯者成湯伐之不滅其國

八

故子孫得更興爲伯也爲湯所伐明與桀同心

九

故知三國黨於桀惡昆吾夏桀兵戈在既伐之

十

下故知先伐韋顧克之昆吾夏桀則同時誅昆

十一

吾與桀亦是成湯伐之而不言伐者以上句言

十二

既伐足明下句亦是伐作文之體句有所施以

十三

其足相發明不須更言伐也禮器云湯放桀武

十四

王伐紂時也則桀放而不誅而云同時誅者對

十五

則誅放有異紂受則放之遠方亦爲誅也昭十

十六

則誅放有異紂受則放之遠方亦爲誅也昭十

八年左傳云二月乙卯周毛得殺毛伯適長弘曰毛得必亡是吾稔之日也侈故之以言昆吾以乙卯日一昆吾與桀同日誅則桀亦以乙卯日亡也故檀弓注云桀以乙卯亡則亡日必是乙卯未知何月也

中世威業天命而子之降生卿士

昔在中葉有震且業允也天子降于卿士葉世也業危也震云中世謂相土也震猶威也相土始有征伐之威以為子孫討惡之業湯遵而興之信也天命而子之下予之卿士謂生賢佐也春秋傳曰畏君之震師徒撓敗

阿保皆公官此言卿士三公兼

君奭曰在昔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格于上帝注云伊尹名摯湯以為阿衡至太甲改曰保衡阿衡保衡皆公官然則伊尹摯阿衡保衡一人也彼注阿衡為公官此言卿士者三公兼卿士也

毛鄭殷之武下同惟湯孫為湯為太甲異

毛以為捷然而疾者彼殺王之武丁也又言其疾之意乃能奮揚其威武往伐荆楚之國深入其險阻之內聚荆國之人眾俘虜而以歸也既伐楚克之則無往不服有截然而整齊者其高宗往伐之處所是高宗之功乃湯之為人子孫之業也美高宗之伐與湯同也鄭以采為冒又以湯孫之緒為太甲之等功業高宗之功與太甲之等同也餘同

荊州名楚國名

荆是州名楚是國名故云荊州之楚也周有天下始封熊繹為楚子於武丁之世不知楚君何人也

荆楚叛湯責以氏羌之不如

維女荆楚居國南鄉昔有成湯自彼氏羌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曰商是常鄉所也箋云氏羌猶存羌夷狄國在西方者也享獻也世見曰王維女在秦隴楚國近在荊州之域居中國之南方而背叛乎成湯之時乃氏羌遠夷之國來獻來見曰屬玉

是吾常君也此所用貢之義方遠夷之
如箕氏羌至不如正義曰氏羌之種漢世仍存
其居在秦隴之西

鄭以弼成五服至于五千為萬里

臯陶謨云禹曰予惟荒度土功弼成五服至于
五千注云荒奄也奄大九州四海之土敷土既
畢廣輔五服而成之至於面各五千里四面相
距為萬里竟制五服服各五百里要服之內四
千里曰九州其外荒服曰四海為所弼五服之

殘數亦每服者合五百里故有萬里之界焉又
禹貢云五百里甸服每言五百里一服者是竟
舊服每服之外更言三百里二百里者是禹所
弼之殘數也竟之五服服五百里且禹平水土
之後每服更以五百里輔之是五服服別千里
故一面而為差至於五千也賈逵馬融之說尚
書云甸服之外每百里為差所納糴銓結粟米
者是甸服之外特為此數其侯服之外每言三
百二百里者遷就其服之內別為名耳非是

平

馬遷四距為五千里耳王肅注尚書摠諸義而論之云
面相距賈馬既失其實鄭玄尤不然矣禹之功在於平
為平治山川不在於拓境廣土土地之廣三倍於堯
里王肅而書傳無稱焉則鄭之創造難可據信漢之孝
武疲弊中國甘心夷狄天下戶口至減太半然
後僅開緣邊之郡而已禹方憂洪水三過其門
不入未暇以征伐為事且其所以為服之名輕

重顛倒遠近失所難得而通先王規方千里以
為甸服其餘均平分之公侯伯子男使各有寰
宇而使甸服之外諸侯皆入禾藁非其義也史
遷之旨蓋得之矣王肅之難非無理也鄭不然
者何哉將以山川帶地土境不移前聖後聖義
終一揆禹之所導山川也西被流沙東漸滄海
南距衡山之陽北臨碣石之北經塗所亘萬有
餘里若其所弼五服唯極五千而遠遊夷狄之
表勞功荒服之外復為何哉又周公制禮作為

十一

孔疏參以周漢之域方萬里為得實

九服蠻貊之內尚至七千舜禹之功不應劣於周世何由土境蹙促三倍狹於周世又外傳稱禹會諸侯于塗山執玉帛者萬國執玉帛者唯中國耳若要服之內唯止四千率以下等計之正容六千餘國況諸侯之大地方百里三等分土總至數千安得有萬國之言平唐堯之初協和萬國於時境界蓋應廣矣至於洪水滔天蒸民不粒土地既削國數亦減故五服之界總至五千洎乎禹治洪水地平天於災害既除大制疆域固當復其故地面至五千何云不在於拓境廣土也若云大禹之功不在拓境廣土則武王周公之功豈專以境界為事而能使要服之內有七千里乎且經稱弼成五服至於五千若五服之廣猶是堯之舊制何弼成之有乎而稱之以為功也凡言至於者皆從此到彼之辭明是自京師而至於四境為五千耳若其四面相距為五千則設文從何而往而言至於哉漢之孝武德非聖人乘其六世之資而與夷狄角力

及開綠邊之郡境界踰於萬里何由舜禹之境總至五千此乃所以為證非所以為難也肅意將謂大禹之德不逮於漢武乎何其取證之非類也先王作法遭時制宜甸服之外去京未遠使入禾蕘復何傷乎而云非其義也鄭以尚書之文上下相校禹稱弼成五服至於禹貢歷數服名正合五千之數參之以周漢之域驗之於山川之圖則廣萬里為得其實故不從賈馬別為此說

鄭謂商時楚僭王號陳湯以告曉之

封大也箋云降下遑暇也天命乃下視下民有嚴明之君能明德慎罰不敢怠惰自暇於政事者則命之於小國以為天子大立其福謂命湯伐古七十里王天下也時楚僭號王位此又所用生曉楚之義

契已封上公而云湯由七十里起

案契為上公受封舜之末年又益以土地則當為大國過百里矣而成湯之起止由七十里蓋

2040796

S
Z121.5
15

續修四庫全書 經部 詩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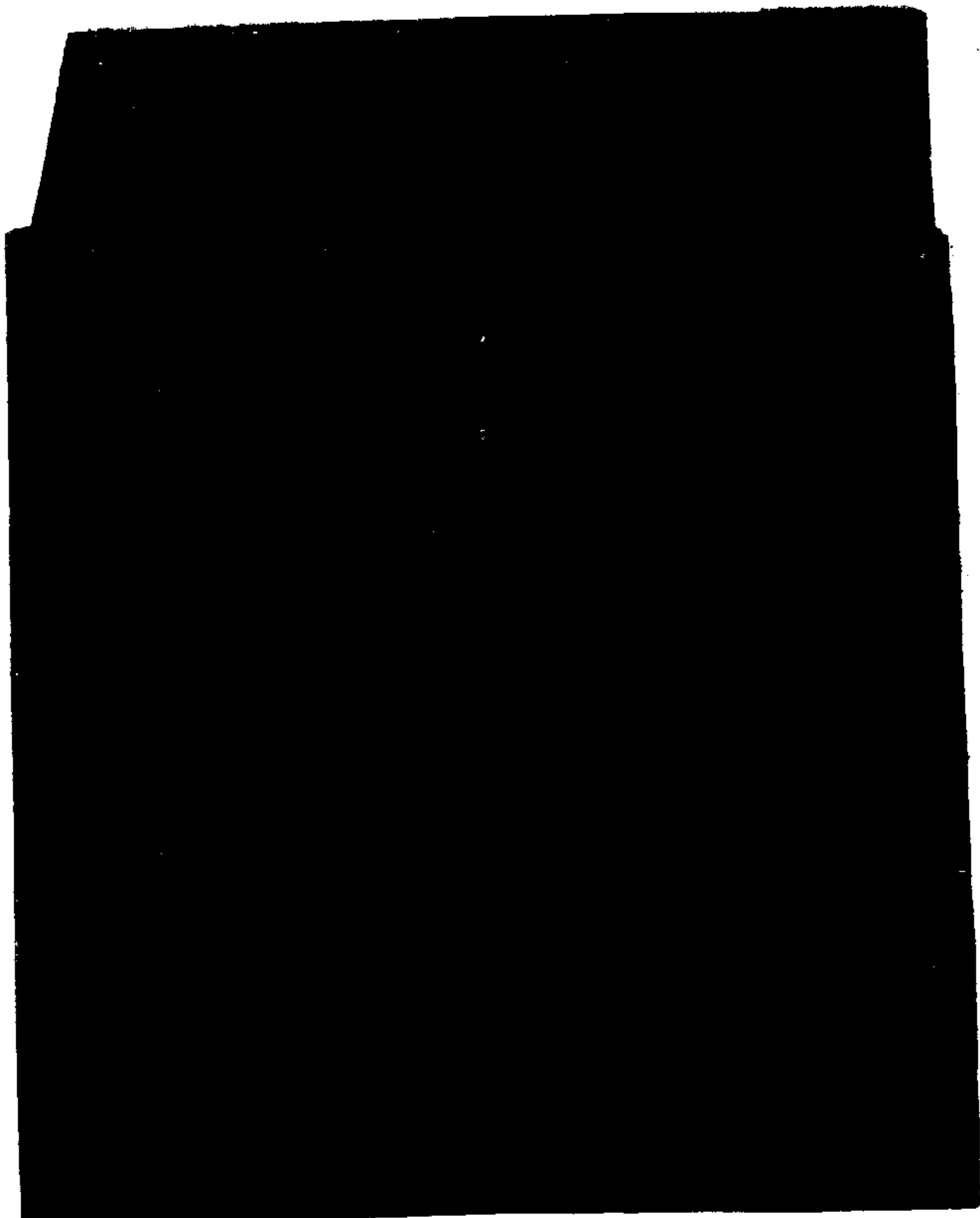
湯之前世有君襄弱土地減削故至於湯時止
有七十里耳

毛詩要義卷第二十下

道光丁未白春但秋桐歸沈炳垣手後一過



21101000448593



八四八